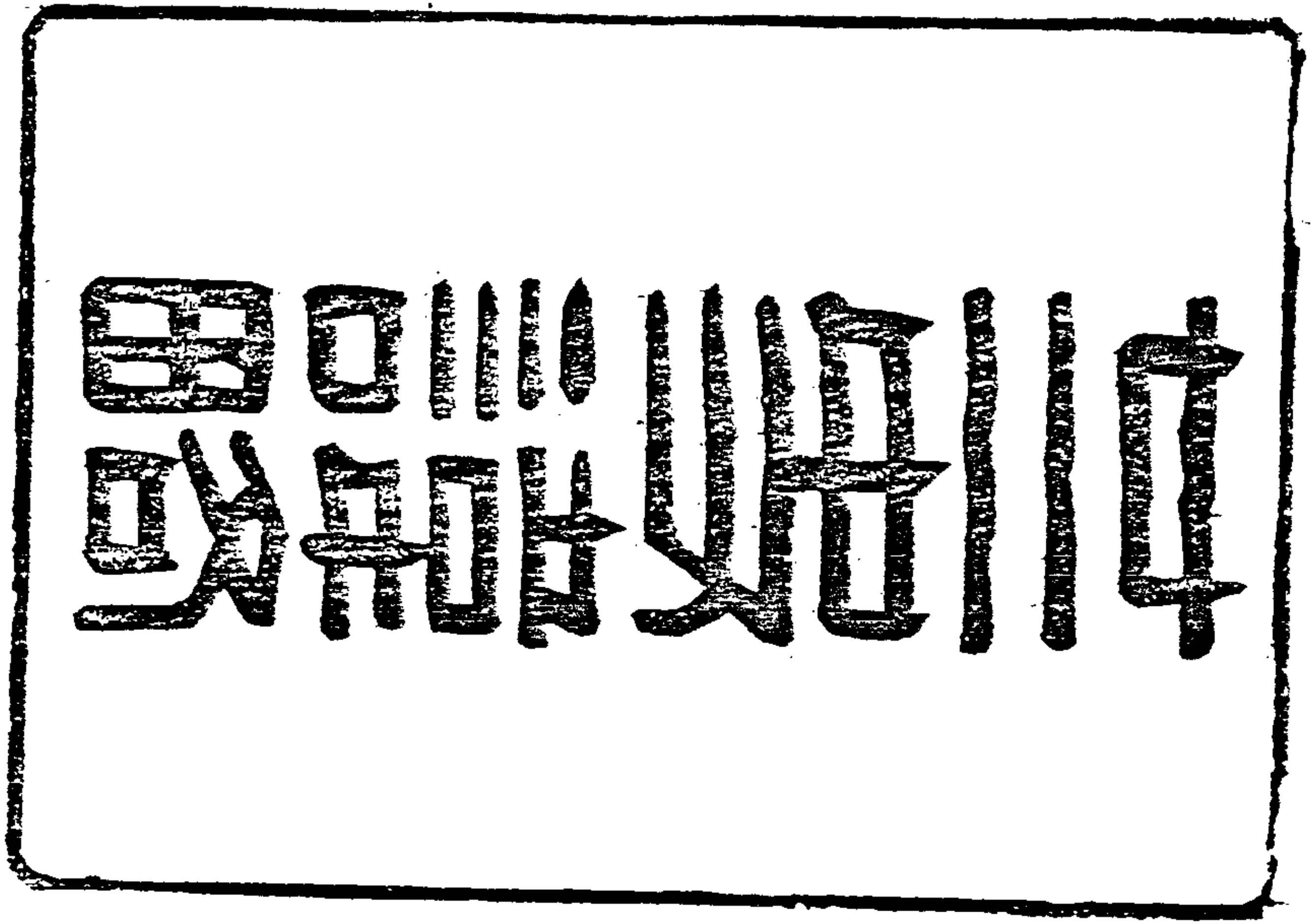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五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五六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詔　令

聖諭廣訓集證二卷……清　吳旭仲撰　有福讀書　一

諡　諱

國朝諡法考一卷……清　王士禛撰　昭　代　二九
避諱錄五卷……清　黃本驥譔　三長物齋　五一
廿二史諱略一卷……清　周　榘輯　嘯　園　八五

考　試

暢春苑御試恭紀一卷……清　狄　億撰　昭　代　一〇五
制科雜錄一卷……清　毛奇齡著　昭　代　一一一
登科記考三十卷……清　徐　松撰　南菁書院　一二三

奏　議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二卷……宋　范仲淹撰　擇是居　六四五
余襄公奏議二卷……宋　余　靖譔　廣　東　六九三
宋趙忠定奏議四卷……宋　趙汝愚撰　郋　園　七一九
竹林愚隱集一卷……宋　胡夢昱譔　胡氏豫章　七七九

聖諭廣訓集證

遐稽古昔開刱之初必有一代法言著爲令甲最古
者如二典三謨尙矣漢唐以降亦代有文誥昭然冊
籍然皆出自金馬石渠之彥其文辭瑰麗足使文人
學士諷誦揣摩究之求諸躬行鮮焉弗講
本朝
聖諭廣訓一書萃
二祖之睿思示生人之正軌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於是頒
之郡縣列於制科是亦象魏懸書虎門教胄之遺意
也煌煌
天語詞旨湛深海內士庶罔不率俾同里吳旭仲先生砥學
礪行蔚爲民望每於宣講之餘手纂近時果報附於

各條意主闡揚言尤淺易匪特貴介儒生皆知儆懼
卽至販夫牧豎亦受甄陶昔李仲元之居綿竹鄭子
眞之耕谷口嚴君平之與臣言忠與子言孝緬茲高
風曷爲多讓丁丑首夏恩星五都轉領郡鹿門謀付
剞劂謨忝宰斯邑值以瓜代未及蕆事郵寄無多僅
足自繩近復重刊以廣流傳將見道一風同蒸蒸向
化豈不懿歟
光緒四年歲在戊寅十有一月既望陽湖史致謨謹
記

光緒庚子年九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聖諭第一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聖諭第二條　篤宗族以昭雍睦
聖諭第三條　和鄉黨以息爭訟
聖諭第四條　重農桑以足衣食
聖諭第五條　尙節儉以惜財用
聖諭第六條　隆學校以端士習
聖諭第七條　黜異端以崇正學
聖諭第八條　講法律以儆愚頑
聖諭第九條　明禮讓以厚風俗
聖諭第十條　務本業以定民志
聖諭第十一條　訓子弟以禁非爲

聖諭第十二條　息誣告以全善良
聖諭第十三條　戒窩逃以免株連
聖諭第十四條　完錢糧以省催科
聖諭第十五條　聯保甲以弭盜賊
聖諭第十六條　解讎忿以重身命

聖諭廣訓集證

第一條敦孝弟以重人倫

楊乙江蘇武進人求乞以養父母有了喫物雖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得了酒則跪進歌舞以求親悅鄉人見其孝養對他說你何不幫人做工得了錢就可事父母了乙曰此話固是好的但我之父母那好一日相離麼後父母死求得棺木殯葬後露宿墳旁日夜哀號朝夕供養如在生時後於墳旁得金一穴上有字云天賜孝子楊乙

龍游地方有徐氏兄弟二人住處相去數里輪供老母每家五日兄極貧弟稍寬餘母在兄家何缺兩日語母

曰家中缺食請母且往弟家俟有來路後再補母聽其言去了那曉得其弟夫婦兩人都極忤逆看見母來便認道母偏愛兄了令其妻將飯藏去云飯已喫完我與兄一樣兄可推出母難道我能獨養麼母已餓極哀求借碗飯充饑竟不肯母乃大哭而返行里許雷聲大震將飯提至門外夫婦兩個皆打死

淮陽陳孝婦年十六即嫁未有子其夫當兵遠行囑孝婦曰我此去未知生死老母年高又無兄弟若不歸汝肯養吾母否婦應曰肯後夫果死於外婦竭力養姑姑性躁急稍不如意即打罵婦曲意順受無怨色日夜紡織以爲衣食其父母念其少且無子勸其改嫁孝婦曰夫去時囑女以供養老母女既許之義不可反背必欲强我嫁我將死父母懼遂不再勸姑年八十餘而卒盡以家產變賣而殯葬並處奉祭祀地方官奏聞於朝賜黃金四十斤旌其門

趙彥雲彥霄兄弟二人兄浪費不務正業弟屢諫不聽遂請分家五年後兄產已費完且該人之債一日弟備酒席謂兄曰弟初無分家之意以兄不節用故分而守先業之半亦足以喫用請兄仍主家事即取分券焚之更爲還清各債兄慚愧無地從此歸正

孝弟之事自古至今先聖先賢書中所載可謂無言不盡無非教人爲應分之事宋朝朱夫子少年時讀孝經

即書其上云若不如此便不成人亦是說人人應分之話人子自出母胎至成人父母之費心血用錢財耽憂慮任勞怨種種罔極之恩是人人皆知之事人子成人之後急須報答大恩可是人人應分之事如今之人受了他人之物喫了他人之飯必時刻在心有以還禮人子受父母之物不知幾許喫父母之飯亦不知幾許若不思報豈得謂成人方纔所說楊孝子求乞孝養其家中之窮可知天下之人窮亦不過如是何弗人人學此窮人之行爲至徐氏弟兄弟固不是富家而飯是有喫的是自小喫得父母之飯長大成人有了妻室就是日日供應其母亦爲子者應分之事況與兄一家輪供五

日尚恐此禮不能還淸乃其母至餓極之時哀求借飯充饑而不肯已不是人了天地豈肯留此種人在世設宜乎卽刻天雷打死可怕可怕一箇是天賜黃金流芳百世一箇是天雷打死遺臭萬年你們想想看做那一箇算得來可是孝父母非分外之事不孝父母就是禽獸不得算人了再人子之孝亦要媳婦幫之人子是不能終日在家媳婦則時刻不離左右故人家生女自幼須教以孝養及到婆家爲丈夫者亦須教以孝養不可溺愛聽枕邊之言如徐氏之婦於其姑哀求飯喫之時能少發天良勸夫供母何至兩人皆受天誅至陳孝婦是貧苦人家答應丈夫供養老母之話而終身不改年

少無子願受姑之打罵不聽父母之改嫁日夜紡織以奉養其姑如此孝婦爲人所難能之事可謂好人矣天下婦人宜人人學之敬之諸位聽了到家後卽與妻女講說教以學此孝婦之行爲是望至兄弟和睦亦是應分之事所謂同氣連枝人之有兄弟皆父母氣血所生你能孝順父母而不和睦兄弟父母之心不安不得謂之孝故兄弟友愛亦人人應分之事大凡家庭之不睦皆起於錢財所說趙氏兄弟其弟能守家業之半與兄公用更爲兄還淸各債其輕錢財重兄弟可謂天下之成人亦可爲天下人人應學之好樣矣今日所講孝弟之話未免煩多因此話是爲人第一要緊之事望聽講

各位記之思之就在此講所卽打算學前人之好樣出了此講所卽思買點喫物買件衣服帶了回家以供養父母和好兄弟豈不人人都是成人了從來傳說小羊喫乳兩足跪食慈烏生小烏之後兩眼漸不明小慈烏銜食反哺此是禽獸之孝近時有牛貓之孝再爲講之湖北漢陽南鄉農家有耕田母牛已七八年矣會產小牛一頭將半年常依母側有時母牛以舌舐之便欣喜跳躍母牛食亦食母牛臥亦臥一刻不離農家因度歲無資將母牛賣與西門外屠牛場之某屠戶家小牛失母卽昂頭哀鳴往奔至屠場四圍張望不見母牛不覺潸然淚下跪於屠夫之前作搖尾乞憐狀屠夫會意方

欲引入後廊見其母走至室中忽腥風撲鼻且四壁皆挂牛皮小牛似疑母已宰殺乃滾地數轉淚如雨下哀切之聲鳴震屋瓦屠夫感動卽牽母牛出來小牛一見距躍不已似得幸生意可謂孝牛矣屠夫慨然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毛角耳一墮輪迴有何區別而獨日事牛刀耶遂將利刀投之井中牽兩牛放生於歸元寺此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事

江蘇海州李姓屠戶光緒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將殺一母牛牽之不出哀鳴不已所生小牛亦哀鳴作乞憐狀李大怒縛小牛於柱而殺母牛小牛袒向而啼淚滿眼眶是晚李在後園寢旦小牛奔入以角觸李之腹腸出

而死小牛自往宰母牛之處觸刃而死此牛可爲奇孝矣

漢鎭隄口李興發油傘鋪畜一牝貓已十年矣徧體斑文如虎狀善於捕搏左右數十鄰無鼠患每年產一小貓稍長卽教以捻縱之法主人與魚食則呼小貓就食而自以舌舐其毛後貓母以形老憊小貓日夕相隨不離左右且時以舌舐母之身如主給以魚必呼母先食遇母他往小貓卽口銜食魚繞屋而呼必俟母至食畢始食其餘人爭異之故以魚試三四年無少改可謂孝貓矣此同治年間之事

以上兩屠戶一是見小牛之孝而感動卽以兩牛放生棄刀改業古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人必得好報一是見小牛哀鳴乞憐而無惻隱之心反縛小牛而殺母牛其心之殘忍不可問宜乎卽日破腹而死方纔所說不孝父母就是禽獸如屠戶李姓者是禽獸不如了至貓則更小於牛而亦能孝世不多見牛貓均畜生也而如此奇孝既得人身勝於牛貓遠矣豈可弗趕早思所以盡孝道與弟道哉

第二條篤宗族以昭雍睦

陳忠肅公父幼爲同族某虐害後族中有怨某者告翁曰某甚無道我欲控之官煩君爲證翁力爲勸阻其人曰某亦虐害君君豈不恨之翁歎曰宗黨間何忍言一

恨字某是學問未到你我既知道理是當忍耐豈可學他其人聽翁之勸遂不去告狀

新安陳尙聲家富而好施有族孫某被官訪拏將定死罪尙聲聞之出千金營救始得脫其時族孫某方與尙聲之子結訟尙聲絕不在意以德報怨尤人所難族中有急難及婚嫁喪葬貧而無告者無不竭力資助一日有族人來竊物子孫請追之尙聲曰不可彼竊我物以我不知也若追之則顯揚其惡於衆矣其人不將愧死乎壽至九十餘歲一門五代子孫共百餘人

國朝雍正癸卯科江南第二場霜字號一生縊死其戚友曰此生高才博學蔑視同輩薄待宗族有一族弟最富年三十而卒遺一子五歲其妻以有子誓不嫁生欲吞其產日遣媒婆往其家以邪語動之妻竟改適子已八歲牽衣泣諫母終不從母去此生代理家事子忽夭母聞子死且悔失節因自縊生之死殆爲是矣

觀此兩陳公故事可見古人於宗族中有怨讎者急難之時尙且爲之解勸爲之出錢營救若無怨讎者必更爲親睦至如場中縊死者較之天壤之隔可謂狗彘不如矣要知闔族之人雖有親疏而祖宗視之均是子孫無論族大族小必貧富不齊貴賤不等如鰥寡孤獨者住居無所者嫁娶無資者不能讀書者飢寒交迫者無資本營生者疾病不能醫者殯葬無錢者件件皆是急

事闔族之人大家皆應出錢幫助若無錢可助皆應同心出力相助祠堂宜常修理朔望及春秋祭祀宜及時誠敬如無祠堂春秋必聚族而祭之遠祖墳墓宜早日祭埽公祠公墳要多集經費置產舉誠實族人經理庶不致大家推諉族中爲善之人宜稱揚而學之有過之人宜開導而戒之有訟案者爲之和息有讎忿者爲之勸解就是平時來往均須和好相親輩分長者尤當恭敬年幼子姪即當慈愛如此種種行爲方得謂之篤宗族而雍睦昭矣祖宗在九泉之下亦必暗中呵護一切如意也若不如是即視族人爲陌路他日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哉況族中有錢財者是祖父積德而來既有

了錢財是應先爲族中濟急自然可以子孫長有受用如無錢財者或先人未能積德或自己有他過犯所致現在急應出心出力相助自能日見寬裕且錢財是天下公共之物俗所謂明中去暗中來若看得一錢如命徒爲守錢之奴及至無常一到兩手空空留與子孫恐難保長受用也趁早思之其無忽

第三條和鄉黨以息爭訟

宋南野璟爲御史還家家有牛誤踏鄰家柳姓田柳姓將牛打死復使子弟詬罵家中人忿恨擬送官成訟公曰不可命家人無出與爭柳有狂子醉詈許久跳入河中公使人救出將自己衣服爲之更換迎至家中請其上座謂之曰你我兩家至好之鄰奈何以小忿而如是呼放牛兒出鞭之數十使人以轎送歸且親往其家謝之其家慚愧無地後公高壽子孫科第不絕

袁仲誠少讀書家中不甚寬裕待人甚謙恭與鄰舍往來亦和好鄰有異母弟以家財不公欲訟其兄仲誠知之即以手足之情不可傷不可爭訟之語勸之再四竟不能解遂將自己資財盡數與之而訟未成其兄不知此事仲誠亦不言惟情願貧窮讀書而已一夕夢人將天榜與他看曰君本無科名因有陰德今得中第二名矣後果中式家業日漸富足

觀此二則一係官爲御史官不小矣放牛兒失於照應誤踏鄰家之田鄰家將牛打死已出情理之外更使子弟詬詈宜乎家人要送官成訟御史公竟不肯反鞭放牛兒到其家謝過可謂人所難能之和睦度量矣一係讀書而家業不裕之人因自己能和鄉鄰而推及鄰人之兄弟不但勸說且不顧自己衣食暗中將所有家財一概與之以免爭訟而不使其兄知亦人所難能之和事陰德也宜乎御史公之享大壽子孫得科第袁公得科名家業富足凡人皆有鄰里若都如此二公之行爲天下無不和之鄰里衙門前亦無人告狀了再將不和以致三命之故事爲衆人講之

乾隆乙巳年四月江蘇金匱縣鄉間有村人往迎岳母

來家令妻預烹一雞以待妻往河下洗衣適鄰婦失雞覓之不得一鄰媪至村人家入其廚見鍋中有熟雞遂奔告失雞之婦婦疾來值嬰孩臥於竈旁遂取雞投孩蓋鍋而去妻返揭蓋則嬰孩爛矣驚慘無可說遂自縊及村人與其岳母至不見其妻入廚見孩爛死妻懸樑上駭極頻頓足岳母聞而至搶地長號曰汝殺吾女爲此慘毒此恨能解乎村人默不能語遽入房岳母亦入而拽之則又縊死乃仰天大呼曰天乎將何罪乎霎時黑雲滿布疾雷數聲鄰婦殛死於庭鄰媪半體陷土中自言始末而死村人夫婦皆復生

此件鄰婦失雞鄰媪即以村人之雞爲鄰婦之雞鄰婦即以爲自己所失之雞實出情理之外可見平時之不睦不然豈有兩婦媪均不問一清白乎由此而致三命婦媪之心可謂很毒矣岳母以六字之狀告天即刻天誅鄰婦地滅鄰媪復活村人夫婦以快人心較之陽間以許多字狀告官訊斷需時尚不能復活死人奚啻霄壤由此觀之鄰里之不睦不但爭訟且有性命之憂每見人家鄰里不和有因婦女爭端起者有因小兒口角起者男人終日在外及至到家婦女又添得許多不順理之話以致彼此心不能平至於爭訟其實不過些微小事而起若有一家能退讓一步有何爭訟不和哉須知鄰里之人時刻不離故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有無

相通緩急相恃方得謂之好鄰今日聽講諸位到家之後務以此三件故事大家說說切囑家中婦女如遇有鄰里口角爭端之事急思退一步想彼如不肯欲我斷不可與之爭忍之讓之所謂人心是肉做的斷無不歇不和之理至鄰有兵房營盤更宜和好爲兵者宜知兵以衞民不可自恃其勇仗營官之勢以擾民爲民者宜知兵爲民設不可因畏其強預懷不相安之意以厭兵如此則鄉黨和而兵民安大家朝夕相見和藹相親豈非樂境

第四條重農桑以足衣食

自古至今男女老幼第一件是衣食而衣食在農桑所以先要重農桑農則耕種五穀雖各處地土所種之穀不同各處所喫之穀不同而能充饑則一所以五穀是天地間至寶之物也農夫日曬夜露雨打風吹辛苦備嘗方得成熟所以要重農也桑則上古聖王所製以養蠶而爲帛後世植棉以爲冬布植麻以爲夏布而禦寒則一亦是天地間至寶之物也種桑種棉至成帛成布蠶婦織女費許多氣力方得爲衣所以要重桑也故耕織是第一件貴重之事今將勤耕懶織故事講之

明江西李按院中秋時青衣小帽往鄉私訪要案在田中行走見一方稻田青美可愛因問此田何人所種土人指前村某某所種按院即到其村見其家雖小戸甚

爲清潔人亦樸素知其種田勤能以千文賞之其人感謝自後田作之事更爲勤勞且向來用心惜穀於夏秋收割之時置備白布單放於田間將割下麥稻等包裹挑回場上一路不致遺漏即做篩打麥研碓均無一粒抛棄廚下亦時刻留心尤嚴戒小兒喫飯不許遺於地下家中米麥日漸堆積致成富室

國朝順治時有知縣往鄉催錢糧見一村中門前立婦女三四人衣服皆破舊不堪因喚其男人來亦是破衣問以家中若干人其人曰一母一妻二妹縣官至其門前探望看織布之機豎立樑上有懸蒲包問是何物對云棉花知縣即飭之曰汝家婦女三四人棉花放在樑上面不織布爲衣閤家衣不遮身可見均屬懶惰其人無可對即將男人責手心二十板並喚其妻妹出來命男人各打二十板手心村中人無不稱快

此二件一件是農夫能勤得官之賞且能惜穀自然五穀日積日多而致富一件是婦女懶惰受官之責罰爲衆人輕棄可見前人之重耕織矣就是士工商賈兵勇雖皆不耕不織之人衣食則一須要想耕夫織婦之勤勞辛苦各人勤勞各人應爲之事以消受一日之衣食即是重農桑也不然徒費了天地所生之衣食清夜思之何以自安至五穀既爲天地間至寶宜貴重愛惜不可抛棄再將不惜五穀之慘報講之

婁縣東鄉村民家小康耕讀安分之人忽有火災闔門少長及來未半月之婢均燒死鄰里以其生平無橫暴之行爲不知是何隱惡而天罰之酷適有鄉人夢神指示云其家散棄五穀太甚收割篩碓並廚房中十分不愛惜縱小兒弄食嫗婢共爲污穢每擲棄之上帝爲其無惡也俟其悛改以小災警之十年矣而狼藉如故乃付雷部雷部覆奏以爲輕又付瘟部瘟部亦以爲輕遂付火部婢本不在劫中三日前主人曾與之殘食抛窗外糞舟中秘而不言故並死

此人輕褻五穀十年而尙不知改故天施以慘酷亦可見天之重農矣至布帛既爲天地間至寶無論綢布衣服亦宜貴重愛惜不可隨意輕棄方得謂之重桑也不然眼前之無喫無衣之乞丐同是人也何以我有衣有食彼無衣無食亦可見輕耕織之報應各位聽了今日之話務要大家傳說各自勤苦男耕女織時時念農桑之重即個個飽食暖衣共享自然之福矣

第五條尙節儉以惜財用

宣德中新繁縣知縣胡壽安在署止食糙米飯菜蔬未嘗喫肉其子私食雞壽安知之遂遣之歸有人勸慰之壽安曰我非不愛子恐其隨心所欲如水之下流無底止愛之正是害之也

桐鄉錢貢先人遺産頗厚弱冠登第官至大理寺卿家

無奢侈之習人無巧詐之行入其室聞紡績聲子夢得少時見客穿青布長衫及長登第官都察院御史雖袍服以布爲之未嘗衣綢絹俸餘所積置田數百畝名生生產以給族之鰥寡孤獨者二百年來子孫尚科名鼎盛

朱道行爲高安縣知縣歸衣服布素食不厚味親友請其喫飯大家以儉約不敢豐一衣十餘年不易所居之屋毫不粉飾可蔽風雨而已有餘卽以給族親之貧寒其子履和能守父教中舉人後還是夏麻布冬棉布爲衣不用綢紗喫飯不過菜羹爾

自古以來節儉者甚多不能盡述無非教人愛惜錢財長有日用爾夫錢財人人不可少之物然必量入爲出古人有以一年所入分作三分留一分爲水旱嫁娶各事以二分爲日用酬應各事至年終有餘方爲添置衣服修葺房屋及周給族親之費若貧苦之家固不能人人如是然亦須以每日所入酌爲存積以備不測就是日存一文一年亦可積三四百文雖無濟於事而典衣借債總可免矣無論窮富兵民此話皆宜着意萬不可不知節儉不計家中有餘無餘事事要體面事事要排場鮮衣美食一切浪費相交無益之友喫著嫖賭終日遊蕩就要移借典賣日漸破家至不成人了方纔說三件衣服飲食如此節儉人人急宜學之再以不節儉之人講之

明吳良佐大興縣人家豪富日尚奢侈以雞鴨爲不足適口以綾羅爲不堪著體設酒待客綦珍非常娶婦嫁女奢華無比而親友探望則先說苦狀以免借貸元旦日有鬼寫對聯於門上云天賜汝財天厚汝汝戕天物汝輕天良佐命家人刷去仍不改後遭盜劫二次家財頓減良佐死後其子名磐哥任意嫖賭家財費盡行乞於市

此人是有錢之家而不思節儉衣食如此浪費又不肯周恤親友以致窮而求乞於人豈不可惜諺云惜衣有衣穿惜食有食喫誦之記之自然財用亦就惜了你看

法場上之斬頭大盜起初亦不過不節儉以致日漸無衣無食而做盜賊之行爲到了法場之後卽身首異處此等榜樣豈不怕哉再如今之最不節儉者喫鴉片煙煙之爲害人人皆知未喫者人人皆知不可喫已喫者人人皆知必要戒而喫者添戒者少不知何故有錢之人雖日喫無多亦恐不免廢時失事無錢之人全在終日爲他人工作方得衣食喫煙卽爲人厭棄每至衣食不足究是何所爲而必要喫此害人之物人之所喫者惟飯是不可省鴉片則非飯可比祇要心上肯戒從未聞戒煙而致死也俗云賭鬼因賭事夜間居多故云鬼喫煙亦稱煙鬼因多喫者夜間不睡故也奉勸未喫者

不入苦海已喫者卽刻回頭不必入於鬼道爲淸白之良民是禱是望

第六條隆學校以端士習

從古學校之設無處不有如今則京師國子監各府各縣之敎官書院義塾均是學校爲士者有學師敎之又可坐監肄業書院肄業每課有膏火花紅敎養讀書人可爲隆矣士農工商士居其首士讀聖賢書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宜如何端正自愛敎導農工商賈以報敎養之隆今將古之隆學校端士習故事講之

梁彥光刺相州深慮俗弊徧立鄕校以己俸延名師大儒敎授以季月召集生徒親臨策試察其勤業者升之堂上設饌與之其餘並坐廡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下設以草具進如學業成就當舉行賓貢之禮祖送郊外賚以財物於是人皆刻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俞泣杖之條通遂感悟悲愧若無所容者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力行卒爲善士吏民感悅

成都潘景雲爲師古心敎導不肯虛受束脩每日除節課外講忠孝節義之事數條反覆引誘於貧家蒙童尤爲加意常告人曰貧家之徒勉力讀書三五年後卽須自爲謀食此三五年中終身成敗關係不小若不與講說爲人之道爲師者之惡孽豈不大哉甲午鄕試房師閱其卷闈室中語曰此能苦心訓人子弟者已注定聯捷矣乃薦於主試是科果中式明年成進士

此二件一係廣設鄕校得變俗化民之治一係善敎子弟得神語聯科之報可謂天悅人服也近世之士能端正自愛可以爲人之法者固不勝枚舉而不端正者父母不知孝養師傅不知尊敬得了一個秀才就要抗欠錢漕干與詞訟飮酒宿娼喫煙賭博者亦不能無如此行爲之士非但不可敎人適足以壞人今再以誤子弟不尊師故事講之

萬歷間京口張某者有文名試七次不得採芹求夢文帝夢帝君怒視曰天罰至矣尙望入泮乎憶爾十五年中豪富相延束脡殊厚汝所授不能償十之一凡歷五家皆爲改作文字欺誑父母遂誤其子弟終身爾負用頹裕猶不思服食所從來聚徒書室羣習樗蒲爲師者當如是乎張不能答遂覺不久生徒因賭鬬死張株連訟庭財盡悒悒而卒

錢塘都氏子資頗敏受業於張姓之門每逢課藝師直筆刪改都子私計曰偏我文不佳耶腐儒依我輩爲生我若歸彼又闕脩脯數金矣捲書徑去父母亦不禁是夜父夢神責之曰汝子本天賦異才應中庚戌科魁元

奈汝爲父母者素不知敬重師尊以致汝子慢師至此倘不知禁行將削祿紀矣後其子才日拙竟一衿未獲少年死於非命

此兩件一個是不盡心教誨誤人子弟以致小小秀才不能得至財盡而死一個是傲慢師尊以致好好狀元削去且死於非命皆是不端之士也人之身父母生之師教之農工商賈以及兵勇似與學校不相干涉而那一個不要師傅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以各勤其職業方得成人則學校實與人人相干涉亦人人應重也人人能尊敬師傅人人能親近端士纔算得隆學校惟不端之士大家萬不可與之相交萬不可學其行

爲致誤終身切囑切囑所謂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字何等鄭重爲士者思之思之其無忽至士之所宜敬惜者字紙爲第一字可記古今之事字可通往來之言所謂天地間至寶也士之成大儒取科名亦全在乎字今將得科名故事講之

陳元善秀才時在塾中常教生徒惜字書角無許破爛寫字不可東塗西抹見有遺棄字紙雖污穢者必拾歸洗淨焚化家貧常典衣履人廣收朔望將灰埋淨土二十年不倦後鄉試之卷房官已遺棄忽聞空中云此敬惜字紙人也宜細看勿違天意遂薦而得中次年聯捷官至吏部郎中

此士子惜字之報至各店鋪之用字紙包物婦女之用舊書夾鍼線是不敬惜最大之罪孽再以故事講之

山西靳姓先世在北京開煙鋪見各鋪都用字號紙包物致字拋棄惻然不安獨改用花樣爲記由是不識字之人皆知有花樣是彼店之貨竟得著名每年獲利數倍後往南省開綢布氈皮雜貨等鋪俱用花樣爲記到處馳名獲利遂大富

魏銘母吳氏敬惜字紙素不用書本爲鍼線簿常以花樣紙訂成册廣換人家有字之鍼線簿年四十無子忽夢老嫗抱一小兒謂曰汝命中乏子以爾敬惜字紙帝命我賜汝佳兒遂生銘官至三品吳氏享壽九十八

歲

此二則一係用花樣代招牌字而得大富一係以無字本換鍼線簿而得好子可見不惜字之罪重也古今惜字不惜字善惡之報不勝講說就此三則人人能依而爲之亦可謂得敬惜字紙之大概矣附講之以爲勸

第七條黜異端以崇正學

歷朝以來孔聖之教謂之正學至釋道二教既不在四民之列又不講五倫之道祇以清淨寂滅爲念所以聽其自然者以無害於民也此外如從前之白蓮教紅陽教後日之元門教金丹教名目及師巫童子之類都是邪教均爲異端大者妄想叛逆搖惑人心小者詭託佛

氏假畫地獄妖言怪術交通婦女修齋設醮跳鬼降神逞其荒誕不經之邪說以誘惑鄉愚紛紛入教其實是聚斂錢財姦淫婦女爾及至官府拏辦非殺頭即絞死一個也逃不脫近年所殺之髮匪捻匪等不下千萬計即各州縣之拏辦師巫邪教亦不能勝數今將故事二件說與大衆聽

明萬歷時有奸民倡立邪教詭言入教者上等成仙成佛下等轉生爲卿相引誘男婦遠近會聚究其所爲竟是斂財姦淫等事後被人告發巡撫奏上詔以立教之人皆誅之房屋什物一槪入官至入教者亦多受累

河南彰德府臨漳縣向有河伯娶婦之事每歲三老廷

椽（即如今之保甲等類人）向各富戶斂錢囑巫（即師婆師娘）覵良家女好者即聘取洗沐入於絳帷浮水而沒俗言不爲河伯娶婦即水來漂溺知縣西門豹欲禁其事乃曰至期吾亦往送知縣到河上官屬豪長富老皆會集縣曰呼女來見之曰是女不佳煩巫嫗往告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令吏抱巫嫗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不返須以巫弟子投河中告之連投三人皆不返曰是皆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於河自立河邊待良久傍觀者驚懼回顧曰巫嫗三老不還報奈何復欲使廷椽豪長入河中查之皆叩頭流血面如死灰伏地不起縣曰且復少頃曰廷椽可起河伯不娶婦矣命女之母家將女領回闔邑均爲驚感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古訓云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可立身於天地之間此就是所謂孝父母忠君上別夫婦和兄弟信朋友尊師傅篤宗族睦鄉黨之正教依此而爲忠臣孝子義士節婦正大光明之事業是人人可爲亦人人應爲也其次亦可得富貴名利再次亦必衣食飽煖諺所云各人頭上一方天天不生無祿之人若異端邪教之行爲則人人不可爲者如有惑於初心一時利令智昏爲其所愚宜即刻悔悟先賢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仍不失爲好人方纔所說故事可見師巫邪教那個是成仙成佛那個是發富發貴徒然少了幾年

陽壽活活作死生爲不成人之匪類死作無面目之罪鬼並且遺臭萬年眞是可惜眞堪痛哭大家想想看可算得來還是算不來古聖有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既爲盛世之良民須要各人安各人之分依聖人之正學各人爲各人之業自然一切邪說異端黜而不興矣

第八條講法律以儆愚頑

法律之罪最重者不孝父母人的身子自從下地到娶妻成家父母不知費了許多心血花了許多錢財爲人子者急宜竭力奉養爲媳婦者孝順公婆以報答養育之恩故云百善孝爲先倘有一點違犯忤逆即是死罪次之姦淫婦女從來說姦近殺人於夫妻之外皆是非

己之色衹要想我之妻女惡人姦淫他人之婦女我如何好去姦淫豈不是極大之罪故云萬惡淫爲首就是婦女最要緊者廉恥犯了姦情不但罪名亦重卽自己有何面目見人至謀害搶奪爭鬭偷竊賭博誣告等等雖法律有輕重皆是斬絞軍流徒杖之罪故云諸惡莫作總之衆人面前不可說之話不可做之事都有罪名兵民急宜猛省也今將故事說與大家聽聽

雲巖縣知縣張橫渠在任以敎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年老者會於縣庭親爲酬勸使人知養老事長之儀問民閒疾苦告以訓誡子弟之道再講說法律條例如不孝不弟姦淫邪盜相打搶奪等等應得何罪使耆老回去一一傳布勸戒故一言之出雖婦人孺子無不聞知興利除弊賞罰嚴明一邑大治

蕭蘭玉山人家貧以代書生理有人來寫狀常以法律罪名之話勸息必不得已問明實在情節爲人作稟且日日鈔寫律例分送鄉人人多樂從之有時數日不舉火不顧也邑中訟案日息後習武在營內亦時以法律之話說戒兵民官至都督總兵

各省文武皆能如張公之善俗代書皆能如蕭公之勸化則無犯法之兵民又是一個好世界了可見愚頑之人不知王法故多犯罪如有人時常講說法律之話以安分二字放於胸中就不至爲非作歹矣今日聽講諸

位務以此話大家講說以安分二字常常念著勝於念佛燒香多多也從來一等好漢犯罪之後到了監門無不下淚懊悔於此見人性之本善奈遲矣晚矣就是最輕者欺心之事亦不能無罪如人家門前所用斗秤每有重入輕出佔小便宜要知肩挑貿易小本營生者皆是窮人每日早出晚歸風雨烈日之中奔波勞苦無非要賺幾個銅錢養活一家老小若能家家公道買物在我所費甚微窮人受惠多矣古云與肩挑貿易無佔便宜此句話大家宜放在觜上時刻說說再以一個賢孝婦人談與你們聽

四川人姓周名美才家中小康生一子娶得媳婦來家卽以大斗大秤各一件小斗小秤各一件付之云大者用以爲入小者用以爲出媳婦不樂涕泣求去云翁之所爲有逆天道後代必生不肖之子破家蕩產人謂媳婦所生媳婦不願受此名也翁聽之亦爲省悟翁曰改之何如媳問用幾年矣翁曰二十餘年媳曰必欲留媳請入用小斗小秤出用大斗大秤二十餘年以償還昔日欺詐之數翁稱善而允之自後家中更爲富足生一子皆中舉人進士爲官此婦亦得誥封

俗云家有賢妻不招横禍可見人家婦人幫夫亦極要緊的此婦可謂賢孝矣此等欺詐之罪雖法律之最輕者其實功德最大再姦淫之話方纔未及細談此件是

人之生死關頭死是人人所不願聞之事而姦淫則殺身在頃刻所謂姦近殺尙是古人之緩詞實在姦則無有不殺也豈不可怕今將姦卽殺之故事講之

何生金陵人少年美貌鄉試時寓處對門有女見之而有意場後遣使女約其相會何生思淫報之速怕淫禍之慘不敢往同寓一生竊知之黑夜冒爲何生而去適女之父到家突入房見之大怒將女與生皆殺死明日放榜何生高中

此女不知廉恥約何生相會何生怕死不往明日就高中大家想想看倘何生敢去豈不中了鬼舉人乎至同寓生冒名而往男女都爲刀頭之鬼可是殺身在頃刻

也至婦女之貞節是婦人第一件要事故天重之尺敬之再以節孝婦講之

清江浦節婦吳王氏早寡家極貧將嫁時衣飾易錢爲紡織之本機聲終夜不絕嚴寒十指凍裂勿顧也竭盡心力養翁撫孤自己每至不飽有豪富陸德武者欲强娶之節婦曰吾豈是棄高年之翁幼小之孤爲忘廉喪恥之人乎家雖窮爲節孝餓鬼流芳百世爲失節富人遺臭萬年我願爲餓鬼遂將刀自劓其面翁病日夜侍側數月不倦百計醫治不效割股和藥以進方愈子名震亨教之甚嚴有人勸其稍從寬宥節婦曰吾所望子者望其端方成人也豈因獨子而姑息之後成進士爲

名臣

極窮之婦人如此辛苦孝翁教子不肯失節可謂知廉恥之賢孝婦人矣可敬之至觀此兩件足見姦淫之事男女皆不可犯不淫卽有好報淫則卽刻殺頭務望人人於想念淫慾之初男女相見之時卽以爲猛虎卽以爲砒霜斷不可近近之卽死如此設想自然淫念可息淫事不起矣

第九條明禮讓以厚風俗

禮讓二字人人所共知亦人人所自有者然必實意爲之如事父母不能孝養事長上不能恭順夫婦不倡隨兄弟不友愛朋友無信義親鄰無款洽冠婚喪祭不以

時無實心之類皆是非禮如行走在尊長之前坐立在尊長之上說話爭先飯食擇美言有高聲面有怒容之類就是非讓今以重禮之故事講之

江蘇上海縣潘恭定公身爲尙書兄弟四人各以科甲明經出仕二子一爲布政一爲學憲府縣謁門不輕升堂公致仕歸問候鄉里雖肩挑貧人必步至其門入室作揖極其殷勤設酒筵召會鄉鄰肅恭無怠容鄰里常以誇示於人至親戚故舊之來往及慶弔等無不類是公薨至有哭拜不能起者

嘉靖間松郡張莊簡公悅與莊懿公鎣皆爲尙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隔數十武兩公元旦入城祝釐則偕出

城同往朱櫛工家賀年（櫛工即今之薙髮者）兩公念係老鄰肅章服拜之櫛工則戴老人巾接入具茶修賓主禮而出當時風俗之厚如此

此三公身居高位全無自尊自大氣概於鄰里故舊如此恭敬其他孝弟之事可想而知再講能讓之古人

舒狀元芬在翰林時其家屬屢次寄書訴鄰人佔牆址公題於書尾曰紙紙家書只說牆讓他徑尺有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緘封寄歸鄰人聞之感服盛德自毀其牆

楊翥家貧少孤爲鄉塾師友人楊文貞公士奇未仕時流寓武昌偶到翥館以無資告翥遂以其塾讓之自己再覓他所日往返十餘里不厭鄰人作室簷溜翥家人不能平翥曰晴日多雨日少不必較也鄰人產子翥恐所乘驢鳴驚之即鬻驢步行可謂讓矣

此二公於鄰友如此能讓其他行爲可想而知以上四件都是明禮讓之前型若人而無禮即日漸肆無忌憚犯法違條奸淫邪盜諸惡由此而生人而不讓即日漸爭競不和相打相罵受傷致命諸惡由此而起就是不仁厚之風俗了至營內兵勇更爲要緊知禮自可不犯營規能讓即無爭鬬之事兵勇之鎗礮時刻不離於手并有隨身所帶小刀時常習慣易於惹事如遇有言語不順之時務宜忍耐方不滋生事端不但刀鎗不可亂動就是勇氣亦不可逞再以兵勇近事講之

光緒二年六月朔日上海營內健勇陳廣韜其弟廣弼安徽巢縣人年皆三十餘歲在軍營從未滋事是日因挂龍兄弟同登城觀看雨後草滋泥滑有一人一足踏空撲於廣韜之身廣韜即將右腿一擡意欲將此人挑起不意隨足下墮直至城腳頭面破損奄然氣絕當時城門兵役將兄弟二人獲住告知守門千總兄曰誠我誤傷願甘定罪弟爭曰實我誤推與兄無涉兩相承認繼而弟哭曰兄尚有室宗祧所屬兄若死嫂必嫁我無力完娶我姓絕矣兄哭曰是我賣弄武力以致如此弟年正富日後未可量何忍無辜致弟死而我生耶相爭不已千總及衆曰此義士也且毋爭此人雖死或尚有救即不活誤傷亦有可原姑且救之移時果甦其母聞信奔至見此情況頗爲舒服語陳氏弟兄曰我子如不生亦不要汝弟兄抵命也兄弟即叩頭而謝道路之人無不嗟歎謂爲三絕

凡人犯了重罪未有不怕死求生如此弟兄二人兩相爭死其平日之能忍讓兄弟之友愛可知可敬之至矣見有細微口角極不要緊之事鬬到驗傷問罪無非是拳打刀傷所致逞一時之勇氣懊悔於終身豈不可惜方纔所說古今之禮讓何等親愛何等寬厚眞是可師可法之好榜樣宜人人記念刻刻思維實心實意不事

浮僞大家豈同爲和好之世界豈非厚美之風俗哉

第十條務本業以定民志

凡人各有一業以爲日用飲食之需原貫乎有恆心方得爲務本業若想意外之營求不安於本業志向就不定了士農工商四民爲士者以讀書學道爲本業今將士之故事講之

羅念庵中狀元報到日外舅曾太僕往賀曰喜吾壻幹此大事念庵頭項發赤對曰大丈夫事業更有許多大者在此等三年一人耳何足爲大也是日猶攜米偕黃落村何善山往蕭寺同榻講學焉

此羅公之行爲中狀元不以爲喜向同友到寺講學可謂務士之本業矣至爲農者以耕種五穀爲本業再將農之故事講之

張全義治東都爲政寬而簡常出見田禾美者下車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織善者親至其家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有王姓農夫辭云勤耕是農人本業豈可受老爺之賞賜乎至田有荒蕪者則集衆杖之是以里無游民熙然成治

此是農之勤業者官卽賜以衣物酒食如王姓者以不應受官之賞爲辭可謂務農之本業矣至爲工者以各人所爲爲本業再以工之故事講之

浙江吳九如家貧向做竹器爲業僅能一家衣食友人

勸其改業可以得財九如曰富貴是有一定不可棄本業而他求每日必焚香一炷謝天清福其妻笑曰三餐苦菜和羹此清福耶九如曰幸生昇平之世一家骨肉不致饑寒牀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如此爲工者不聽友人之言改業且每日謝天清福可謂安分知足而務工之本業矣至爲商者以販運貨物爲本業再以商之近事講之

山西介休縣趙禰羅父爲賈於吳門而性仗義於親友施借無少吝因是家道中落禰羅幼聰穎八歲通九經十一歲入泮然性不樂進取迫於父命兩應鄉試俱未得志父故後更無意科名常曰大丈夫當積產巨萬以供平生利濟揮霍由是思爲商賈盡取家中所有變價得二千餘金遂至吳下有舊友汪姓者向在商家司出入爲言東洋可獲大利乃欣然從之行往來驚濤駭浪者十餘年積貲百萬金乃歸起大宅造花園復於吳地購美女四人以娛歲月享庸福者二十年有二子亦將成立至五十壽辰遠近親友咸來祝賀無不嘖嘖稱頌補羅喟然曰諸君子以我爲富乎不知此特適然爾其可適然而富者亦可適然而貧我從前學道未深故讓心於利欲今老矣豪華靡麗一如過眼煙雲幾見倚頓陶朱其子孫猶能坐承先業乎與其散之後裔不如散之及身誠所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憾卽出三

千金席間分贍族親之貧窘者以三十萬金入宗祠爲公費以贍閤族再由親以及疏無不分別周恤大小善舉亦盡力奉行所費不可計數不十年名處店鋪之資均已散盡將家中所有田房衣飾一概變價尚得十萬餘金以三萬金分與二子餘金乃廣爲施濟並令四妾日爾等皆輕年弱質自當爲終身計無徒守此白頭翁也皆厚貲遣之自己與妻子數人居於鄉間終日布衣草履徜徉於豆棚瓜架之間以樂餘年可謂之享清福據說同治末年此人尚在

如此趙公之有志利濟揮霍竟得遂其所欲亦是務本業之所致至若不爲無益之事及其身將百萬家私盡

行散去可謂散財好手可謂豪傑之士徧天下恐無此種肯散財之人可嘉可敬至爲兵者以習武藝爲本業尤須遵守營規弗飲酒賭博遊蕩滋事方可謂之務本業也人之志氣是最要緊之件士農工商以及軍伍之人大家勤於本業自然衣食足而志定方得立於天地之間爲人若懶惰因循失其本業則衣食不足志縮不定就要爲非作歹倘算得天地間人乎如牛需耕田馬備營伍犬能司門驢騾負物是獸亦勤業也常見遊手無事之徒日從事茶坊酒肆煙館賭臺而不擇一業以安身真是牛馬之不如矣豈不可惜人爲男子身生於樂土各宜自食各幹營生古云爾若果能勤職業皇天不負苦心人勉之望之

第十一條訓子弟以禁非爲

訓子弟是人生第一件要事古人有孕之後即以起居飲食視聽言行必以正爲戒所謂胎教至能言能走則教以不胡言不亂步稍長則教以衣冠整齊言動端莊灑埽應對禮義廉恥擇師而學之十歲至二十歲此十年是子弟最要關頭教以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尤宜防其淫邪戲場勝會先生放學之時嚴其出入謹擇交友若非讀書姿質宜早令習農工商賈之正業亦必有正人管教之爲父兄者如此盡心教誨提防方可望子弟之不非爲今講從前訓子弟故事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時最名有家法中東門有小齋非上朝之日每平旦入小齋諸弟子皆束帶晨省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輩會食皆不離小齋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至人定鐘寂後歸寢凡二十餘年如一日居外藩子弟來省入境郡邑未嘗知旣至每出入常於戟門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後子孫皆居顯位亦守祖父之風

涿郡王瑤溺愛二子任其放蕩養成惡性父不能制受其害者告於官二子次第俱死遂絕後及瑤死次年二月十五日夜本處城隍廟祝劉進聞喧呼聲披衣起視

從壁孔窺見王瑤持狀求清明祀城隍怒曰爾有子不能教自絕嗣誰來祀你令鬼卒驅之瑤大哭而去如此二則可見能教子弟者家門昌盛不能教子弟者死後香煙血食無著豈不是人生第一要事至父則督教之嚴而母不明大義能言能走之時便教之撒謊教之打諢教之討便宜教之打人駡人至童年到成立又時時爲之隱庇爲之護短私給好衣好食背助玩物錢財致其日流日下似此爲母實是害其終身教之不成人爾可謂人生恨事所以母之善教亦不可少者再以善教之賢婦說與大家聽聽

朱震亨母戚氏早寡家貧甚艱難勤苦理家政井井有條漸以致裕教諸子恩而嚴訓以義方震亨幼時戲取人家一雞蛋母怒曰是而所當取耶笞而還之後震亨勤學成名儒諸子孫均得科第人皆稱賢母教子苦心之報

沈宏字臨秋生五月而孤母宋氏於紡織之下親授之詩書家常之食公七八歲時出行郊野見兒童競拾穀穗亦取一兜以歸母怒曰非分之物喜爲已有爲可不絕其萌責令跪父靈前杖以懲其後後公得進士爲官此二女可謂明大義而善教子矣人當童穉之年戲取人家一個雞蛋以尋常而論似亦不爲大過而朱母則笞責而送還是大丈夫之不可及至田中所遺之穀本是田主不要之物人人取之而不禁也乏食之家七八歲之孩童拾取而歸似乎可爲之事而沈母以爲非分之物施以跪靈嚴責直是深明義禮學問古之大儒無以過之二母之賢宜乎天之報以科第矣可見教子弟全在幼時譬如樹木亦要自小種植修整及至長成就無能爲了若富貴人家不可說自己有錢子弟不怕無飯喫要曉得錢財之易去貧苦人家是望子弟賺錢爲衣食尤爲急務無論貧富總應自小嚴教至長成後觀其情性才力擇一業以安定其身心否則四處遊蕩遇喫就喫遇嫖就嫖遇賭就賭遇鴉片就吸終日不歸家竟成了一個無業遊民起初以家裏的錢偷用後來借用人家的錢及至家財敗盡沒有法子就爲乞丐賊盜之行爲此皆父母不能約束教導所致至此而思老來之衣食殯葬無著死後之香煙祭埽無人豈不要如方纔所說之王瑤大哭哉至生女是要爲母者教之亦須小時教以知廉恥不可淫邪故敬重尊長學習鍼線栻棹埽地燒茶煮飯家常一切件件皆好到了婆家自然公婆歡喜人人稱贊亦是母之光彩古人說子不教父之過女不教母之差如今之律例子女犯事父母亦有罪也尚有尤其要緊者子女十歲之外要緊防其淫邪不可云年紀尚小而忽之至現在子弟有將壞及已壞者宜緩緩開導或託人勸說所謂誘掖獎勸以期日漸

歸正斷不可急切反致一家不和甚有逼成大逆無道切記切記各位聽了今日一番說話到家後將此人生第一件要事趁早認眞教成個個佳子弟個個守法務正則非爲不禁而禁矣再淫書淫畫天下第一害人之物斷不可使子弟入目如能設法嚴禁銷燬其功最大再以古今報應之事講之

福建諸葛潤善畫春宮常居京中名重而價高諸貴人子弟日親近之遂致富一夜盜入其室先砍其手再數刀而斫死財物席捲而去廣東李孝廉得其遺稿曰此物誤人家子弟不少償其値而焚之李於是年登第子亦先後聯捷南宮

揚州王秀才年二十餘歲性端謹聞人邪言卽掩耳而走見淫書雖他人物必奪而焚之光緒二年七月以鄉試無資於某戚家借得六千文在邵伯舟中爲人竊去祇剩數百文行至城外見書攤上有殘缺金瓶梅儘錢買歸怒擲於案呼妻取火焚之適有友人來而出外妻檢書中有店票一紙正在不解而生已自外而入方知是書中會票一千兩夫婦大疑訝再檢之又得一信閱之云旣是貪官污吏之物用之何妨並可以作收燬淫書淫畫之費卽取而赴試

燬春宮焚淫書卽有聯捷科第及千金之報可見淫畫淫書造孽最大報應亦速子弟萬萬不可看之物人人急宜加意相戒至禱至禱

第十二條息誣告以全善良

凡人爭訟多起於一時氣忿解之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消禍於未成兩家均受其福所以遇爭訟之事若有人從旁解勸委曲調停則氣亦漸平無如刁唆之輩或極力激成或暗中挑唆成代寫呈詞或包攬衙門其故有二一則平時與其人有忿借以報讎一則平時遇事興波從中取利其居心之險惡已不可問況以無爲有以曲爲直揑詞誣告硬作干證此種行爲訟師陽誅陰譴都不能逃今以誣告故事說與大家聽聽

蒲田縣王監生素常豪橫見田鄰張嫗田五畝欲取成

方造僞契賄縣令某斷爲己有張嫗無奈何以田與之而心甚憤日罵其門王恨買囑鄰人毆死張嫗召其子視之卽執以鳴官誣爲子毆其母子受刑而誣伏將陵遲處死矣總督蘇昌疑之以爲子縱不孝毆母當在其家不當在田野間且徧體鱗傷子毆母必不至此委福泉兩州知府會審於省中城隍廟兩知府仍照前定罪其子受綁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爺爺我家奇冤極枉而神全無聲響何以享人間血食哉語畢西廂突然傾倒尙不介意及牽至前廟門則兩泥皁隸忽移而前以兩梃夾叉之人不能過於是觀者大噪兩知府亦悚然重加問訊始白其冤而王監生伏誅

薛敷爲訟師專工虛捏詞狀能飾無理爲有理人之受其累者不可計數而家中以此致富自以爲神明之佑請道士設醮報謝道士焚疏拜伏起曰上帝批家付火司身付水司不多時家中火起產業盡行燒去敷有事過江遇風舟覆溺死

此二件一是造僞田契毆死人命反誣告其子忤逆大罪其心可爲很毒一是虛言誣告害人其心亦不可問故有城隍顯靈總督之陽誅火司水司之陰譴必然之理也至善良是天地間之好人忠臣義士孝子順孫之事業善良所做救難濟急恤孤憐貧之行爲善良是望所謂擎天之柱石宜人人保護人人愛惜也誣告善良而使之受累者其兇頑之徒也故欲全善良必先勸懲兇頑勸懲兇頑全在寫狀之訟師代書再以勸懲故事講之

丹陵縣吏劉安民持心公平素爲士民所敬凡有訟者不卽詣縣必先詣劉陳曲直決可否然後行欲誣告人者尤爲深惡如己有誣狀呈縣必設法勸懲以息之由是一縣之訟頓息其二子汲湜皆相繼登第

明田俊民河間人性情忠厚和順見鄉黨有口角必多方排解每日在代書房內閒談見有人來寫狀故爲親暱勸之以理導之以情及有事不如無之語反覆開陳告狀者都從之而止卽各代書亦不肯以誣言寫狀如是者二十年後親戚家有鬼作祟俊民往問方入室聞鬼語曰和事老人來也德行可敬何敢於此地侮人其家卽安靖俊民享壽八旬有五無疾而終子孫多科第

如此二件可見兇頑之人勸懲亦能感化古云公門中好修行奉勸訟師代書斷不可爲人捏詞誣告就是實情之案或用幾言勸之或兩面爲之排解至於和好無事豈不兩家祖宗感激天神喜歡而自己亦得福壽乎尤望士農工商以及兵勇人人都爲留意則天下之人全是善良矣至爭訟之事道要談談官府衙門原爲百姓伸冤理枉而設然非人命盜案大不了之事奉勸斷不要起告狀之念古人云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衙門事非錢不行卽使贏了官司工夫躭誤許多錢財用去許多而家幾代不睦並有破家蕩產因此而得病身亡者此時悔之不可救矣

第十三條戒窩逃以免株連

此條是講旗人背主私逃他處兵民人等窩留者要連累治罪也旗人於主僕之分極重故從前窩留之家罪極大後來已改從輕如今則窩逃之事近省少有聞見卽故事亦無所查考因民間僕婢之人亦有主僕之分故以善惡僕人故事講之

明淸安徐氏兄弟三人析產伯分馬一匹仲分牛一隻季已故寡婦分老僕阿奇一個寄年五十餘歲矣寡婦

泣曰馬可乘牛可耕老僕徒費我飲食爾寄歎曰主謂我不如牛馬耶乃爲畫策營生寡婦出簪珥得十二金寄入山販漆一年而得息三倍不二十年置產數萬金爲延師教兩郎並皆輸粟入太學娶兩媳嫁三女所費皆千金至病將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二簿家計巨細悉載云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自己毫無絲粟之積一妻一子不至饑寒而已主母厚贈之

國朝嘉慶時李毓昌字皐言即墨人進士以知縣在江蘇候補委赴山陽縣查賑至則徧歷村舍稽考多有浮冒將據實稟覆山陽縣王伸漢大懼使門人包祥以多

金與李之僕李祥顧祥馬陞等說其主且許重賄李堅弗從事急伸漢謂包祥曰此事在必成聽汝輩爲之包祥遂與李祥等於茶內入砒深夜送飲李君毒發顛撲狂吼尙不死李祥等以帶扣頸懸牀上遂氣絕淮安府王轂得賄金以中惡自縊具詳靈柩到家數月矣李君忽附同學荆翁之身至家呼家人具言受害狀且云上帝憫其清正强直死於民事授棲霞城隍神家人啟棺視之七孔尙有血痕於是京控將王轂王伸漢等俱解京嚴審遂得實以李祥發毓昌墳前陵遲處死知府知縣家人門人皆斬於市加毓昌知府銜　賜其子舉人一體會試

此二則一係農家之僕垂老之年盡心盡力爲主母經營二十年家產富厚各事裕如死而後已自己尙無積蓄可謂不愛財明大義之僕世所少見也一係縣官之僕忘恩負義只知愛錢大家商同殺主人而得賄可謂喪盡天良之禽獸亦世所少見也至錢財固是人人歡喜人人必需之物少有知覺者亦有可取不可取之心賑濟之錢是百姓性命攸關此錢取之必傷自己性命且子孫必爲餓殍也畜類之王伸漢身爲百里之尊平日享受朝廷俸祿百姓荒饑之時應如何廣籌錢穀以救生靈方可謂民之父母乃不思百姓性命攸關之錢不可取浮冒侵漁泰然而取之更甚於喪盡天良之李

僕矣僕是供奔走下賤之人縣是坐四轎尊貴之官下賤爲歹事縣官應懲治之而喪廉恥之王伸漢反以錢與下賤之僕教之殺其主是李公之死實狗彘之王伸漢殺之同一知縣一爲城隍之神人人敬重一爲無頭之鬼人人唾罵惜哉至王轂身爲知府各縣之民有冤全在知府伸之乃不思錢是何錢奉迎無心肝之知縣以頭顱賣與禽獸之王伸漢亦是無心肝之畜類也此係僕之善惡至主之待僕亦有厚薄之不同再將故事講之

馬封翁年四十止生一子已五歲一日婢偶抱至門外失手跌傷左額而死封翁見之即呼婢奔逃自抱死兒

入夫人驚哭幾死撞倒封翁數次索婢撻之不得婢歸母家日夜焚香祀天願公早生貴子明年遂生森左額宛然有赤痕後爲戶部尚書

道光二十四年浙江仁和縣顧某本世家子娶妻某氏待婢甚虐一日失栗子數枚疑婢竊食打罵不已婢畏痛逃於牀下氏令一媪以木棍戳之而出復令張口覩之婢甫開口以花翦斷其舌不能飮食明日卽死婢本賣絕向無母家來往埋之而已不數月氏病以手自批其頰云婢來索命不令飮食困苦萬狀其夫代爲婉求並許功德超度婢似已肯逾時又云主人如此我亦願遵命奈何已告准不能自主且氏在母家曾殺一婢無人知者今二罪俱發必無生理氏遂死明日用木棍之媪亦死

此二件一是婢女跌死小孩係人人傷慘大怒之事而主人使婢逃走以了之可見平日待男女之僕寬恕可知可謂難得之厚主矣一是失栗子數枚事之極細者竟硬坐婢竊食撻之不已乃翦去其舌而死忍心害理一至於此可謂少有之毒主矣此等酷婦旣陽誅之不及宜乎陰司之索其命也天下很心婦人全在爲丈夫者教導而改行此婦爲此殺人之事其夫平日不教之咎已難辭及婢來索命之時尙爲之婉求超度此種溺愛之罪不知如何消受以上四件善者慈愛盡忠惡者

慘酷很毒有天淵之隔均可爲主僕之勸戒至山陽之案更可爲千百世辦賑者之暮鼓晨鐘也

第十四條完錢糧以省催科

爲人之道孝順父母之外卽以忠君爲先務爲官者則日日盡心政治以報君恩士農工商終日爲己忠君之事甚少惟錢漕一件不論多寡早爲完納就是忠君了國家設官分職兵餉河防一切費用每年數千百萬全在徵收錢漕以爲支放倘各州各縣人人拖欠將何爲一年之需況所費仍是爲百姓而設可是要早早完納今將古人故事講之

明王之綸在京爲御史每寄書戒其子弟日官糧早完田租緩索有外侮宜忍不宜爭求說情宜辭不宜應王法森嚴懍不可犯惟恪守爲士耳子弟共遵其訓後按院知其居鄉賢贈以儀型鄉國扁額鄰近諸紳士無不聞而感化

霍洞往鄉收租時晚卽宿於佃戶之家其家婦人深夜織布不睡問之云天氣寒冷老幼赤體急須織成爲衣明早見有催科之差至大言追呼不得已將布作抵錢糧霍憐之以錢代完收回布疋與其家爲衣並給以錢且不收其田租而返後佃戶日漸寬裕年年田租足數送到且常以布送霍報之

王公身爲御史官不小矣與子弟之書首以早完官糧

次以綏索田租爲戒可見其心之忠君仁民霍公則代佃戶完錢糧自己應收之租不收且以錢給之可見其心之急公好義宜乎均有後日之報紳衿是地方領袖作事則爲人之榜樣每有家居之紳士及紳衿之子弟倚著聲勢不完錢漕就有差役到門即怒罵加之其實喫著嫖賭之費不肯節省以受君恩之身竟忘了忠君之念此種行爲豈不是忘廉喪恥之徒麼奉勸以王霍二公之爲人思之凡人除了富戶之外無論讀書種田工作販賣之家田房諒必不多即完錢漕爲數亦必不多早日打算積聚似非難事若心上不以爲事及至期滿差役追呼即不能不花使費以約期時日再至其時或又銀錢不能湊手又加費用甚有花費已過於應完之數徒然受了差役之騷擾且日夜寢食不安用了格外之錢財而正賦仍不能少一毫眞算不來俗云官糧早早完落得心頭寬此話極有意味諸位今日聽了回去與大家講講勸各人打算早日完納落得心頭寬泰省了官府煩心差役奔走豈不是忠君報主乎再談差役之行爲衙門差役是不可少之人署內有名者爲正役無名者爲散役第一要緊者你們充當差役之人切勿多收散役免得人多事少之累且可使其人另覓他業以爲終身之計切記切記正役雖有工食究不能養活一家老幼派了案件到手不能不沾潤以爲衣食之

需然斷不可苛刻從事宜摸著心頭思此錢之可取不可取至散役本是學業不成心地不明者居多初來時宜教以良心爲主不可哄嚇撞騙勒索錢財要遇事和解省得拖累多人所謂公門中好修行也今將好差人講之

河南歲荒新建縣一鄉民窮甚止存一水桶賣銀三分以二分買米一分買砒將與妻子共一飽而死飯將熟適縣差來索丁銀餓求一飯告以無差見鍋內有飯云你騙我民搖手曰此非汝所食因涕泣告以故差急以飯埋之曰爾何至此吾家尚有穀五斗可取來以延數日民感其意隨之得穀以歸則穀內有五十金民駭曰此必官銀誤置其中他救我我安忍害他以銀送還差曰吾亦貧人安有此銀是天之賜汝彼此推讓許久方各分其半兩家由此致富

此差家內必非有餘肯以五十金救人一家性命求之殷實之人恐亦不可多得向云差是下賤之役如此差之行爲竟是上貴之君子可敬之至惜其姓名不載再以爲惡之差役講之

順治九年江甯劉姓差役往江北拘一人到官訊後將犯問罪收禁須十餘金可贖罪犯與劉差云吾家尚有一女可賣汝可爲我一行劉即過江與其妻商議妻頗有色劉欲姦之妻以夫之性命賴其扶持勉强從之隨

賣女得二十金盡付之劉回不告知犯將銀與其兄共分之犯之妻以爲銀交官夫可計日歸也後數日託一族人來探爲犯備言其故犯一哭而死遲了十天劉差寒熱交作自言某人在東嶽告我卽刻要審伏席哀號連稱該死且云因我慣說慌話要將鐵鉤鉤我舌頭不多時舌頭伸出數寸一嚙粉碎血淋漓而死

此差乘人之急而姦人婦女已在可殺之條又將其賣女之銀分用而不爲贖罪致其人死於非命忍心害理竟至於此豈算世間之人直是豺狼耳可惡之至宜乎卽得現報所謂天理昭彰毫髮不爽也同是差役一肯出米出銀以救人之命一則爲姦爲盜以逼人之命豈不是人鬼之關頭奉勸今日聽講之差役須學救人之好樣到了府縣衙前逢人傳說勸得個個爲救人之差望切望切

第十五條聯保甲以弭盜賊

保甲之法自古至今無地不然奈日久玩生有名無實居多其實此事最有益於民且自保各人之身家十家爲一甲亦有十家爲一牌一甲之內互相稽查如有來歷不明之人甲長卽告知保正不准容留如處處皆能如此則匪類無容身之地自然盜賊無矣儻若各顧各家遇有鄰右招留匪類大家不肯聲明除害一味怕事恐其將來挾怨報復到了鬧起事來牽連受累於是十家你抱怨我我抱怨你鄉黨反不和了可慮可慮今將實力奉行故事講之

鄞縣南鄉茅山地方一鄉能行保甲久無竊盜之案有一日三更時外方之盜至某家打門而入闔鄉之人皆來竭力幫同捕捉並與之鬬盜始逃走大家追趕受傷之盜甚多且獲盜一人解送鄞縣縣官給賞鄉人亦有受傷者縣官均給以醫費

觀此可見一鄉實力奉行保甲大有益處也至盜賊亦是人也因無衣食故隨衆作此行爲而其心本不壞如有人與之講說亦能感化再以故事講之

海陵王心齋素講道學一日盜至其家公與之講良知（良知者有羞恥之心也）羣盜譁然曰如我輩者良知安在公曰汝試去衣良知便露羣盜因去衣惟一褲相顧不去公曰此卽良知所在也汝不去此是有恥心此心本有謂之良知因爲之反覆曉諭羣盜感悟而去卽改行爲良民

濟甯州馬翁少年不得志曾混迹綠林後自知不可卽改行且勸同事之人多有聽者後教子讀書子且貴矣里中人皆謂天道不可知一日里中長者夢見城隍神問翁之子何以貴顯神書窗外白鏹籠裡紅裙八字皆不解以問翁翁微笑曰此非人所知我實告汝汝勿笑也我少年流落四方爲羣盜裹脅同行偶至一家有婦人哭甚哀我隔窗問之婦曰吾夫爲某家佃戶積欠若

千金無力繳償今欲以妻身抵欠以是哭耳我乃於所盜之銀內取若干置其窗外呼而與之又里中有巨室爲富不仁羣盜直入其室僕婦皆遁去幃中有一弱女子祼體不得去衆曰俟搜贓畢再擄而取之時皆括取衣物我乘間以被蒙此女令伏於雞籠之下自執火立其上指揮移時有問女之所在我曰早逃去矣俟衆全出我乃走女幸而免神語殆指是歟聞者皆爲佩服

觀此二件可見人之本心皆善有人勸說卽能改行其初不過一時迫於境遇或誤爲脅從以致爲賊爲賊而天理王法皆不能幸逃及至受刑絞斬之時無不皆懊悔從前之錯古云賊爲樑上君子亦是說本來原是好人一時錯誤如一改行卽爲君子之意至馬翁爲盜之時而爲善且知改行宜乎子孫貴顯此翁豈非君子乎且人何事不可爲而得衣食必爲此難告人難見人之事以犯王章入於苦海有何趣味奉勸不明之人急急回頭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也至有因賭而爲盜賊者賭之害甚大輕則傾家蕩產重則亡身喪命均是害及妻子彼開賭之人祇知搶你之錢財你之受苦彼不顧也再以賭爲賊故事講之

江蘇潘封翁某居鄉有盛德一切善舉有利於民者莫不至誠爲之嘗除夜於廳前獲一賊乃鄰家子問之云因賭而負人故爲此事翁憫之與以二十金謂之曰以

半償負以半爲小經紀但願汝戒賭爲安分良民我誓不以今夜之事告人也其人泣謝去明年卽往鄉間爲小酒業不數年娶妻生子家亦小康後翁至鄉擇地適是此人之田款留住宿率妻子出拜卽以田贈於翁翁仍給以厚價不敢傳芝軒公大魁天下一家科名鼎盛觀此一則可見賭就要爲賊此人聽潘公之勸化洗心改行不久卽成有錢之家亦以見賊與賭均是人身斷不可爲之事若得人人能勸化大家改行豈不是個個安分之良民保甲之事并不勞官長操心矣

第十六條解讎忿以重身命

凡人有冤欲報有讎欲復固不能一日去諸懷然亦宜平心思之如與其人素有嫌隙安知非我之不是如與其人素無嫌隙安知非彼之誤聽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卽告之曰天下事未有是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己一個不是則我之氣平但說自己一句不是則人之氣亦平此息爭之妙法今將解冤讎之事講之

順天人于長髮趕驢爲生與對門典鋪張姓有讎張曾將于毒打體無完膚後有強賊扳張爲窩主縣官私訪偶遇長髮問其張姓爲賊你可知否長髮力辯其無張卽免禍張知之到門拜謝長髮曰冤家宜解不宜結豈可因讎而妄應耶張慚愧無地敬服之極遂以女爲其

媳嫁貧頗厚長髮因而改業以商販而成富室

咸豐癸丑髮逆陷揚州有某生帶洋數十元避走至某橋下聞喊殺聲懼被賊害急避橋側積屍中時已黃昏見有燈火來疑賊又至伏而不敢動及至一人執紅紗燈一人奉册點至生訝曰胡多一名提燈者曰此某生也應明日在橋北被周二麻子刺死言畢而去某生自思死生有定數即逃亦不免不如先往待之遂至橋北坐守天明有老翁流涕而來生問之答曰我姓錢夫婦年逾花甲亡妾生一子甫十歲今被擄去已尋得下落哀乞賜歸賊長已許從人不無需索於親眷處借得二十金不意復遇賊搶去人財兩失香煙既絕意欲覓死

免得自傷而生思死期已到所帶之洋亦無處用不如贈伊既免骨肉分離且救老翁之命與其三十元翁拜而去少頃攜子而來邀生同逃生告以待死之由翁去後一騎馬賊來手持長矛向生便刺生曰且住我固當死但不知汝可是周二麻子否賊聞甚駭問汝胡知我名生具以告賊擲矛於地曰冤冤相報何時得了我不殺汝汝肯從我去乎生曰蒙恩不殺誓當圖報因隨之去後官兵圍困生即投誠積功保舉知縣分發山西

以上二則一係趕驢賤役為人毒打之讎能知冤家宜解不宜結之說一係長毛逆賊宿昔之讎能知冤冤相報何時得了之說足見世間無不可解之讎忿如天下之人有讎而不肯解必為趕驢長毛二人所笑且結讎初起只為一時心火若有旁人解散譬如把一服清涼之藥向他心頭一點滿腔心火立時消散了若已成讎就要以身命為重退一步解之古云退一步想海闊天空此話何等快活諸位若與人無讎者是生來天然之快活宜逢人勸之若與人有讎者是自己尋來之煩惱急思解之急思解之世間還有讎可解而仍不解者總在酒醉之後所謂酒在肚事在心不能自主了夫酒以合歡少飲則養人多飲則害人醒時所不敢為不敢言者醉則悉為悉言之古來為官者因之落職農工因之廢業商賈因之失財甚至跌傷身體失足落河者不可

勝數今將故事講之

漢將軍灌夫壯義士也常從魏其侯破吳兵名聞天下漢帝厚任之其為人剛直好酒不能下人後與武安侯田蚡飲酒因懷恨醉罵坐不敬而蚡遂以私憤論其罪以上聞竟不得善終

觀此一則可見讎忿因酒醉而至亡身也豈可不戒哉每見善飲之人席將終時酒興發了就要大杯來猜拳行令賓主都鬧在酩酊大醉方止其時全在同席善為解散萬不可勸人多飲以致醉後失德反為不美之語俗說將酒勸人終無惡意但將醉之時而再勸之直是惡意也是為勸

十六條已講完依此而爲人就是好人古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稱人曰好人是人人歡喜但必行好事方得爲好人務該聽講各位刻刻留意行好事自然就是個個好人了不勝翹企

國朝謚法考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國朝謚法考一卷

國朝王士禎撰始於

國初下迄康熙三十四年大臣之

賜謚者咸錄焉凡親王十八人郡王十五人貝勒十二人貝子十二人鎮國公十一人輔國公十六人鎮國將軍五人輔國將軍七人妃三人公主二人額駙二人藩王七人民公九人侯伯十四人大學士二十七人學士四人詹事一人尚書二十七人侍郎九人都御史三人八旗大臣一百六人總督十七人巡撫十七人殉難監司三人提督十七人總兵官八人前代君臣二十六人外藩一人

國朝謚法考題辭

古者之謚以行後世之謚以爵然古之賤者亦未嘗有謚則是古亦以爵也第必以行定之耳非若後世之有褒而無貶也雖然亦有說焉人臣受祿于君孰不欲由卑而尊以建立于盛世逮其沒也復邀賜謚之榮然往往不克以功名終其獲與于易名之典者十不得一焉凡有謚者大都敬謹寡過自愛其鼎乃能得之則亦其人有足表章夫是以當美謚而無媿古謚法六家宋嘉祐中所修名周公者即汲冢周書之謚法篇名春秋者即杜預釋例之謚法篇廣謚不知何人所作合之沈約賀琛扈蒙之書奉詔刊定而蘇文公又別爲謚法三卷謚錄三十五卷蓋論夫謚之未當而惜乎其不傳于世也今新城王先生輯國朝謚法考自　國初迄康熙三十四年二月以前得謚者備載無遺謹按　本朝應得卹典者賜謚與否咸出自

上裁誠足以示勸懲而昭法戒有非前代所可及聞是編者能無感發而興起乎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九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國朝謚法考（康熙三十四年二月止以後續編）

新城王士禛阮亭編

和碩親王謚號

和碩敬謹親王尼堪（順治十年十月二十三日謚曰莊）

追封和碩親王達爾哈把土魯舒爾哈齊（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謚曰莊

和碩巽親王滿達海（順治十二年八月初二日謚曰簡）

和碩端重親王孛羅（順治　年　月　日謚曰定）

和碩肅親王合格（順治十三年　月　日謚曰武）

追封和碩親王呼字（康熙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謚曰惠順）

和碩鄭親王濟而哈朗（康熙元年二月　日謚曰獻）

和碩敬謹親王尼思哈（康熙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謚曰悼）

和碩顯親王富壽（康熙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謚曰懿）

和碩簡親王濟度（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謚曰純）

和碩潁親王薩哈廉（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謚曰毅）

和碩襄親王博穆博果爾（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謚曰昭）

和碩承澤親王碩塞（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謚曰裕）

追封和碩饒餘親王阿巴泰（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謚曰敏）

和碩禮親王代善（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謚曰烈）

和碩簡親王德塞（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謚曰慧）

和碩純親王隆禧（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謚曰靖）

和碩安親王岳樂（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十五日謚曰和）

多羅郡王謚號

太祖親伯父郡王爾袞（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謚曰慧哲）

太祖親伯父郡王階堪（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謚曰宣獻）

太祖親弟郡王牙爾哈奇（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謚曰通達）

多羅郡王塔喇納（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謚曰敏思）

世子福爾敦（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謚曰慤厚）

多羅信郡王多尼（順治十八年九月初七日謚曰宣和）

多羅謙郡王瓦克達（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謚曰襄）

多羅敏郡王勒度（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謚曰簡）

多羅衍禧郡王羅洛洪（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謚曰介）

多羅豫郡王多鐸（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謚曰通）

多羅郡王精濟（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諡曰懷愍）

多羅順承郡王勒克德渾（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諡曰恭惠）

多羅溫郡王（康熙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諡曰良）

多羅溫郡王（康熙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諡曰哀）

多羅平郡王羅科多（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諡曰比）

多羅貝勒諡號

多羅貝勒哈兒出洪（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顯榮）

多羅貝勒圖倫（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恪禧）

多羅貝勒擇桑古（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和惠）

多羅貝勒偏古（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靖定）

多羅貝勒卓禮克兎（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剛果）

多羅貝勒清把土僧穆爾哈齊（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勇壯）

多羅貝勒塔察偏古（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恪恭）

多羅貝勒扈世希（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剛毅）

多羅貝勒杜爾戶（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愨厚）

多羅貝勒把爾出洪（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和惠）

多羅貝勒齊克辛（順治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諡曰懷思）

多羅貝勒常阿岱（康熙四年七月十四日諡曰懷愍）

固山貝子諡號

固山貝子博和拖（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溫良）

固山貝子蘇不兎（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悼愍）

固山貝子努賽（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悼哀）

固山貝子倘儉（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賢愨）

固山貝子強度（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介潔）

固山貝子撒畢（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懷愍）

固山貝子吳達海（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襄敏）

固山貝子特爾護（順治十五年正月十四日諡曰恪僖）

固山貝子傅格齊庫（順治十五年正月十四日諡曰介潔）

固山貝子敦達（康熙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諡曰恪恭）

固山貝子福喇塔（康熙十七年七月初二日諡曰惠獻）

固山貝子姑爾瑪洪（康熙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諡曰溫簡）

鎮國公諡號

鎮國公阿拜（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勤敏）

鎮國公巴布太（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恪僖）

鎮國公馬山（順治十五年二月十八日諡曰懷儀）

鎮國公文齊哈（順治十五年正月十四日諡曰懷思）

鎮國公祜孫順治十五年正月十四日謚曰悼愍

鎮國公僧額順治十六年閏三月十一日謚曰懷愍

鎮國公馬爾兎順治十六年閏三月十一日謚曰懷思

鎮國公敦蓋順治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謚曰端純

鎮國公喇都戶順治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謚曰端純

鎮國公果色康熙九年九月初九日謚曰愨厚

鎮國公托克托慧康熙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謚曰純和

輔國公謚號

輔國公塔拜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謚曰愨厚

輔國公賴尹布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謚曰介直

輔國公答爾察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謚曰剛毅

輔國公舜庫圖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謚曰懷思

輔國公翁古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謚曰懷思

輔國公金柱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謚曰懷儀

輔國公世補世倫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謚曰悼愍

輔國公翁武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謚曰悼愍

輔國公海蘭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謚曰愨厚

輔國公千兎順治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謚曰介直

輔國公拔都海順治十七年十月十六日謚曰恪僖

輔國公喇什塔順治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謚曰恪僖

輔國公滿都順治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謚曰襄思

輔國公杜倫康熙三年四月初二日謚曰懷愍

輔國公穆臣康熙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謚曰愨厚

宗人府右宗人輔國公都統瓦山康熙廿四年二月十四日謚曰襄敏

鎮國將軍謚號

鎮國將軍湯古代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謚曰克潔

鎮國將軍穆爾撡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謚曰恪恭

鎮國將軍蘇黑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謚曰懷思

奉恩將軍喇都海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謚曰懷儀

鎮國將軍杷杷順治十五年正月十四日謚曰懷愍

輔國將軍謚號

輔國將軍范兎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謚曰懷儀

輔國將軍偏古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謚曰悼殤

輔國將軍賽克兎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謚曰懷儀

輔國將軍賽爾白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謚曰懷儀

輔國將軍巴吟順治十五年正月十四日謚曰懷思

輔國將軍杜爾把（順治十五年正月十四日謚曰愨厚）

輔國將軍恩克布（康熙二十年六月初六日謚曰溫僖）

妃謚

妃　廓爾沁把土魯王之女（順治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謚曰悼）

石妃　吏部侍郎石申之女（康熙六年十二月初二日謚曰恪）

妃（康熙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謚曰慧）

公主謚號

喇馬思額駙所尚公主（康熙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謚曰端獻長公主）

噶爾馬岔諾額駙所尚公主（康熙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謚曰端順長公主）

額駙謚號

和碩額駙太子太保耿昭忠（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初九日謚曰勤僖）

和碩額駙太子太保耿聚忠（康熙二十六年三月初十日謚曰愨敏）

藩王謚號

定南王孔有德（順治十一年五月十九日謚曰武壯）

靖南王耿仲明（順治　謚曰）

義王孫可望（順治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謚曰恪順）

靖南王耿繼茂（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謚曰忠敏）

義王孫徵淳（康熙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謚曰順愨）

平南親王尚可喜（康熙十六年七月初五日謚曰敬）

海澄公追封王銜黃芳度（康熙十五年五月十八日謚曰忠勇）

民公謚號

固山額眞三等公何芍圖（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謚曰端恪）

少保兼太子太保內大臣一等公愛星阿（康熙三年四月十一日謚曰敬康）

輔政大臣一等公索尼（康熙五年八月十二日謚曰文忠）

一等公品級遏必隆（康熙十三年三月初四日謚曰恪僖）

太子太保一等公加贈太保黃梧（康熙十六年八月三十日謚曰忠恪）

太子太保一等海澄公加贈少保黃芳世（康熙十七年七月初九日謚曰忠襄）

太子太傅都統議政大臣三等公吏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圖海（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謚曰文襄）

太子少師領侍衛內大臣議政大臣一等公噶布喇（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謚曰恪僖）

都統內大臣一等公舅舅佟國綱（康熙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謚曰忠勇）

侯伯謚號

二等伯明安（順治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諡曰忠順）

一等伯又一拖沙喇哈番黑白昂邦程尼（順治十三年正月初七日諡曰誠介）

固山額眞三等伯阿機格尼堪（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武敏）

內大臣三等伯加一級贈侯鄂碩（順治十四年九月廿七日諡曰剛毅）

定西將軍都統三等侯黑勒根蝦（順治十七年七月初七日諡曰敏壯）

欽定一等侯兼一拖沙喇哈番都統宜爾德（順治十八年二月初八日諡曰襄敏）

一等精奇尼哈番一等蝦陣亾援三等伯覺羅莫雜洪（康熙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諡曰剛勇）

內大臣二等伯宜爾鄧（康熙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諡曰忠直）

都統議政大臣二等伯卓羅（康熙七年九月十五日諡曰忠襄）

三等承恩伯周全斌（康熙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諡曰恪順）

少保兼太子太保漢軍都統三等伯石廷柱（康熙十年八月十八日諡曰忠勇）

都統議政大臣一等伯宜理布（康熙十九年八月初十日諡曰武恭）

提督四川總兵官三等伯王之鼎（康熙二十年七月初六日諡曰忠貞）

鎮守福建將軍伯佟國瑤（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諡曰忠愍）

大學士諡號

內院大學士謝陞（順治二年　月諡曰清義）

內翰林宏文院大學士贈太保希福（順治十年閏六月初五日諡曰文簡）

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贈太子太保張端（順治十一年七月日諡曰文安）

太子太保內翰林宏文院大學士高爾儼（順治十三年正月初七日諡曰文端）

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宋權（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十一日諡曰文康）

少師兼太子太師戶部尚書保和殿內國史院大學士額色黑（順治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諡曰文恪）

太傅兼太子太師經略湖廣等處五省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三等阿達哈哈番洪承疇（康熙四年四月十一日諡曰文襄）

少傅兼太子太傅內國史院大學士二等阿達哈哈番甯完我（康熙四年五月十一日諡曰文毅）

太傅兼太子太師內秘書院大學士一等精奇尼哈

番范文程（康熙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諡曰文肅）

少師兼太子太師大學士都統覺羅巴哈納（康熙八年七月十五日諡曰敏壯）

太傅兼太子太師內秘書院大學士金之俊（康熙九年三月十九日諡曰文通）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內國史院大學士蔣赫德（即蔣元恒康熙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諡曰文端）

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車克（康熙十年七月十五日諡曰文端）

太保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馮銓（康熙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諡曰文敏）

內秘書院大學士孫廷銓（康熙十四年二月初二日諡曰文定）

少師兼太子太師戶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衛周祚（康熙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諡曰文清）

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管吏部尚書事拜他喇布勒哈番對哈納（康熙十四年十月初六日諡曰文端）

大學士三等阿達哈哈番覺羅伊圖（康熙十六年八月初二日諡曰文僖）

經略陝西等處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莫洛（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諡曰忠愍）

少保兼太子太師戶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李霨（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諡曰文勤）

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黃機（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初五日諡曰文僖）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宋德宜（康熙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諡曰文恪）

太子太傅都統內大臣世襲一等精尼奇哈番吏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巴泰（康熙三十年二月初三日諡曰文恪）

太子太傅加太子太師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杜立德（康熙三十年閏七月二十日諡曰文端）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正治（康熙三十一年四月初四日諡曰文僖）

太子太傅刑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馮溥（康熙三十一年四月十九日諡曰文毅）

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李之芳（康熙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諡曰文襄）

學士諡號

欽定光祿大夫大學士達亥巴克式（順治十一年四月十八日諡曰文成）

爾德你巴式格（順治十一年四月十六日諡曰文成）

學士拜他喇布勒哈番陣亡加一拖沙喇哈番馬祿（順治十四年二月十九日諡曰忠勤）

經筵日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贈尚書喇沙里（康熙十九年二月初九日諡曰文敏）

詹事府諡號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禮部侍郎沈荃（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諡曰文恪）

尚書諡號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鐸（順治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諡曰文安）

兵部尚書張秉貞（順治十三年正月初七日諡曰僖和）

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李際期（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初十日諡曰僖平）

尚書二等阿達哈哈番滿達喇漢（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敦敏）

尚書三等阿達哈哈番宜孫（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襄壯）

理藩院尚書一等阿達哈哈番沙棲達喇（順治十三年六月十八日諡曰正直）

固山額眞吏兵二部尚書一等阿達哈哈番噶達洪（順治十四年六月十二日諡曰敏壯）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謝啟光（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諡曰僖敏）

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永吉（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四日諡曰文通）

戶部尚書甯古里（康熙二年四月初二日諡曰勤敏）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明安達禮（康熙八年三月初十日諡曰敏果）

蒙古都統尚書馬爾賽（康熙八年三月初十日諡曰忠敏）

戶部尚書太子少保蘇納海（康熙八年九月初九日諡曰襄愍）

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劉昌（康熙十年二月初六日諡曰勤僖）

太子太保內大臣理藩院尚書二等阿達哈哈番哈

蘭圖（康熙十二年四月初五日諡曰敏壯）

禮部尚書龔鼎孳（康熙十三年二月十三日諡曰端毅）

太子少師工部尚書星納（康熙十三年九月初九日諡曰敏襄）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宏祚（康熙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諡曰端簡）

一等阿思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戶部尚書米斯

漢（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諡曰敏果）

刑部尚書姚文然（康熙十七年八月十八日諡曰端恪）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崇簡（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九日諡曰文貞）

刑部尚書劉楗（康熙十八年十月十九日諡曰端敏）

工部尚書陳敳永（康熙二十年七月初九日謚曰文和）

禮部尚書管刑部尚書郭四海（康熙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謚曰文敏）

吏部尚書郝惟訥（康熙二十年十月十一日謚曰恭定）

刑部尚書魏象樞（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謚曰敏果）

吏部尚書鄂爾多（康熙三十年九月二十日謚曰敏恪）

侍郎謚號

戶部右侍郎梁雲構（順治十一年四月十六日謚曰康僖）

理藩院侍郎一等阿思哈哈番尼堪（順治十三年正月初七日謚曰勤愨）

吏兵二部侍郎拜他喇布勒哈番超哈耳（順治十二年六月十二日謚曰果壯）

吏部右侍郎拜他喇布勒哈番科爾坤（順治十七年正月十八日謚曰忠勤）

侍郎副都統阿思哈哈番邵古（康熙三年二月初十日謚曰英敏）

太子少保侍郎阿達哈哈番石達禮（康熙三年四月十一日謚曰僖敏）

刑部右侍郎加禮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葉方藹（康熙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謚曰文敏）

太子少保刑部左侍郎宋文運（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謚曰端愨）

欽天監治理厤法加工部右侍郎南懷仁（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初二日謚曰勤敏）

都察院都御史謚號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孫昌齡（順治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謚曰恭憲）

太子太保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房可壯（順治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謚曰安恪）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管大理寺卿徐起元（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十一日謚曰僖靖）

旗下官員謚號

二等精奇尼哈番頂帶照固山額眞銜吳賴（順治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謚曰果毅）

一等精奇尼哈番固山額眞左夢庚（順治十一年七月日謚曰莊敏）

贈三等阿達哈哈番照阿思哈哈番品級立碑敦達禮（順治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謚曰忠毅）

贈三等阿思哈哈番照一品品級立碑友達禮（順治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謚曰忠介）

乳公二等阿達哈哈番哈喇（順治十一年八月日諡曰恭襄）

拜他喇布勒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管牛彔兼管梅勒陳逢泰（順治十三年正月初七日諡曰康僖）

二等阿思哈哈番荊古而達（順治十三年正月初七日諡曰忠直）

三等阿思哈哈番管牛彔蘇班帶（順治十三年正月十三日諡曰順僖）

蒙古固山額真馬喇喜（順治十三年正月初七日諡曰忠信）

一等阿達哈哈番管梅勒牛彔卜舟（順治十三年正月初七日諡曰毅勤）

梅勒章京二等阿達哈哈番葉徵（順治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諡曰忠毅）

一等阿思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寧古塔駐防昂邦章京沙爾呼達（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十一日諡曰襄壯）

與五臣同固山額真郤科羅把土爵安偏我（順治十三年閏三月十一日諡曰敏壯）

一等阿達哈哈番照阿思哈哈番品級管牛彔兼一拖沙喇哈番阿機拜（順治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諡曰勤僖）

纛章京管牛彔三等阿思哈哈番邇塔喇（順治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諡曰忠壯）

照侍郎品級一等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盧

禮（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九日諡曰僖裕）

噶布什賢超哈噶喇昂邦三等精奇尼哈番追贈郤科羅把圖魯涂魯希（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忠宣）

固山額真一等精奇尼哈番準塔把圖魯（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襄毅）

固山額真一等精奇尼哈番冷格里（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武襄）

八門總管昂邦三等阿達哈哈番衞奇（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端勤）

三等精奇尼哈番恩格德里（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端順）

梅勒章京三等精奇尼哈番勞沙郤科羅把圖魯（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忠毅）

梅勒章京三等阿思哈哈番訢譚（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忠勇）

三等阿思哈哈番舒賽（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壯勤）

三等阿思哈哈番達諸護（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襄敏）

二等精奇尼哈番哈山（順治十三年六月十八日諡曰敏壯）

梅勒章京三等阿達哈哈番納爾格（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端壯）

嘉爾虎氣二等阿達哈哈番雅希禪（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謚曰）敏果

三等精奇尼哈番順霸邦（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謚曰信順）

固山額真三等阿達哈哈番把都理（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謚曰）敏壯

固山額真二等精奇尼哈番佟養性（順治十三年六月十八日謚曰）勤惠

固山額真三等精奇尼哈番何和禮（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謚曰）溫順

嘉爾虎氣三等阿思哈哈番阿藺珠（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謚曰）順教

與五臣同三等阿達哈哈番西喇把（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謚曰）順壯

二等精奇尼哈番祾諾木（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謚曰順良）

三等精奇尼哈番祖可法（順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謚曰順僖）

固山額真管牛彔一等精奇尼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陳泰（順治十三年　月　日謚曰忠襄）

內大臣二等阿思哈尼哈番鄂齊爾（順治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謚曰勤恪）

內大臣二等精奇尼哈番加一級覺羅塞勒（順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謚曰勤愍）

一等精奇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固山額眞管牛彔阿爾進（順治十五年六月初三日謚曰端果）

三等阿思哈哈番頂帶照精奇尼哈番品級加一級管牛彔蘇喇章京宜拜（順治十五年六月初五日謚曰勤直）

太子太保三等精奇尼哈番加一級土賴（順治十五年七月初三日謚曰勤襄）

一等阿達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梅勒章京加一級董俄（順治十六年七月初八日謚曰勤僖）

三等阿思哈哈番一等蝦加一級劉麟圖（順治十六年七月初八日謚曰僖順）

一等精奇尼哈番加一級顧爾布錫（順治十七年五月十八日謚曰）敏襄

一等阿達哈哈番蝦傳達理（順治十七年五月十八日謚曰忠烈）

太子太保盛京駐防總管一等精奇尼哈番加一級

敦拜（順治十七年七月初七日謚曰襄壯）

一等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蒙古副都統渾錦（順治十七年七月初七日謚曰壯勤）

拜他喇布勒哈番牛彔都統加一級沙理布（順治十七年七月初七日謚曰襄壯）

一等精奇尼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內大臣多爾機達爾罕諾奇（順治十七年七月初七日謚曰順僖）

內大臣二等精奇尼哈番加一級覺羅塞勒（順治十年）月（日謚曰勤愨）

額爾克戴青（順治十八年九月初五日謚曰勤良）

三等阿思哈哈番加一級蘇祿邁把圖魯（康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謚曰勤勇）

三等精奇尼哈番一等蝦納穆生格（康熙二年八月十九日謚曰直勇）

一等精奇尼哈番馬光遠（康熙二年九月初十日謚曰武順）

太子太保一等阿思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加一級議政大臣哈什屯（康熙三年二月初十日謚曰恪僖）

副都統三等精奇尼哈番加一級教善（康熙三年二月初十日謚曰敏勇）

二等精奇尼哈番管蝦內大臣加一級杜魯麻把圖魯占（康熙三年四月十一日謚曰忠直）

十嘉爾虎氣都統博爾金蝦（康熙三年八月初四日謚曰忠直）

太子太保都統二等精奇尼哈番加一級俄羅色臣（康熙三年九月十九日謚曰果敏）

都統議政大臣孫塔（康熙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謚曰忠襄）

三等阿思哈哈番胡亮（康熙七年六月十六日謚曰忠敏）

內大臣一等精奇尼哈番吳拜（康熙八年七月十五日謚曰果壯）

內大臣一等阿思哈哈番蘇拜（康熙八年七月十五日謚曰勤僖）

都統三等精奇尼哈番加一級朱馬喇（康熙八年十二月初三日謚曰襄敏）

太子太保廣東鎮海將軍都統一等阿思哈哈番加一級王國光（康熙九年閏二月二十六日謚曰襄壯）

內大臣加一級那爾孫（康熙九年閏二月二十六日謚曰襄敏）

一等阿思哈哈番都統議政大臣加一級高爾沁（康熙九年三月十九日謚曰襄敏）

噶喇昂邦一等阿思哈哈番加一級功授三等精奇

尼哈番白爾黑兎（康熙十年二月二十六日謚曰忠勇）

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議政大臣都統加二級特錦（康熙十一年四月初九日謚曰襄壯）

護軍統領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加二級費思哈（康熙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謚曰信恪）

太子太傅內大臣二等阿達哈哈番布葉希理（康熙十三年四月初六日謚曰果壯）

盛京將軍二等阿達哈哈番阿穆爾圖（康熙十三年四月初六日謚曰襄壯）

盛京副都統三等阿達哈哈番加一級鄂莫格圖（康熙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謚曰壯勤）

穆穆阿媽一等阿達哈哈番加二級邁坎（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謚曰勤僖）

太子少傅護軍統領二等阿思哈哈番加二級孫達禮巴圖魯（康熙十四年五月十六日謚曰果壯）

西安將軍一等阿達哈哈番窪兒哈（康熙十四年閏五月初四日謚曰襄敏）

副都統一等阿達哈哈番加一級褚庫巴圖魯（康熙十四年六月十二日謚曰襄壯）

副都統阿爾虎（康熙十七年　月　日謚曰敏壯）

參贊護軍統領三等阿達哈哈番哈克山（康熙十九年　月　日謚曰武毅）

太子太保副都統徐大貴（康熙十九年五月　日謚曰勤果）

署副都統三等阿思哈尼哈番達理世把圖魯（康熙　年　月　日謚曰武毅）

盛京副都統拖沙喇哈番鄂泰（康熙　年　月　日謚曰襄壯）

一等侍衛他客兒昂邦禪布（康熙　年　月　日謚曰勇恪）

內大臣一等精奇尼哈番加二級哈岱（康熙十九年閏八月　日謚曰勤壯）

拖沙喇哈番前鋒叅領加二級吳木篤（康熙十九年九月初七日謚曰襄壯）

一等阿思哈哈番管侍衛內大臣加三級阿豖哈（康熙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謚曰勤僖）

蒙古都統畢理格圖（康熙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謚曰恪僖）

太子少保內大臣色爾格克（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謚曰勤敏）

護軍阿勒賽（康熙二十一年　月　日謚曰壯敏）

二等阿思哈尼哈番敖塞（康熙　年　月日謚曰勤僖）

太子少傅蒙古都統道喇（康熙　年　月日謚曰勤襄）

副都統拖沙喇哈番卜舒虜（康熙　年　月日謚曰剛壯）

護軍參領阿勒賽（康熙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謚曰壯愍）

都統佐領賴塔（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謚曰襄毅）

散秩大臣墨勒根下阿淑（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謚曰勤僖）

副都統巴圖（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謚曰）

蒙古都統拜他喇布勒哈番塔爾代（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十八日謚曰勇壯）

杭州將軍拖沙喇哈番扈圖（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謚曰敏恪）

奉天將軍宗室察尼（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十四日謚曰恪僖）

參領卜爾何代（康熙三十年四月初二日謚曰襄愍）

西安將軍三等阿達哈哈番馬喇（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謚曰敏恪）

蒙古都統黑碩色（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十四日謚曰敏）

副都統邁圖（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　日謚曰忠毅）

滿洲都統根特（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謚曰襄壯恪）

散秩大臣輔國將軍扎山（康熙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謚曰敏恪）

總督謚號

總督直省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張存仁（順治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謚曰忠勤）

總督川陝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孟喬芳（順治十一年七月　日謚曰忠毅）

總督直省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光輝（順治　年　月　日謚曰忠靖）

總督湖廣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全才（順治十四年二月三十日謚曰勤毅）

總督川陝三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之先（順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謚曰勤僖）

總督四川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國英（康熙五年五月初八日謚曰勤襄）

總督福建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率泰（康熙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謚曰忠襄）

總督浙閩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趙廷臣（康熙八年五月十一日謚曰清獻）

總督直省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昌祚

康熙八年九月初九日謚曰勤愍

總督漕運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蔡士英

康熙十三年二月十三日謚曰襄敏

總督福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范承謨（康熙十九年八月十七日謚曰忠貞）

總督雲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甘文焜

康熙二十年六月初十日謚曰忠果

總督福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施維翰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初四日謚曰清惠

總督兩江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于成龍（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謚曰清端）

總督漕運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旭齡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謚曰清獻

總督河道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靳輔（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初八日謚曰文襄）

總督兩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拜他喇布勒哈番傅臘塔（康熙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謚曰清端）

巡撫謚號

巡撫南贛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武元（順治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謚曰明靖）

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祝世昌（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初十日謚曰僖靖）

提督操江巡撫安徽等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昆（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初十日謚曰忠毅）

巡撫河南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景道

順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謚曰愨僖

巡撫甘肅兵部右侍郎加兵部尚書周文華（順治十四年二月三十日謚曰僖敬）

巡撫直隸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登聯

康熙八年九月初九日謚曰愨愍

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清額（康熙九年九月初九日謚曰清獻）

巡撫山東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袁懋功

康熙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謚曰清獻

巡撫廣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秉

權康熙十四年閏五月初四日諡曰端勤

巡撫江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色純康熙十五年三月初九日謚曰勤僖

巡撫江寧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祜（康熙十六年正月十九日謚曰）清恪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佟鳳彩（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謚曰勤僖

巡撫直隸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金世德康熙十九年六月初九日謚曰清惠

巡撫廣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雄鎮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初五日謚曰文毅

巡撫廣西撫蠻滅寇將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宏烈（康熙二十年五月十三日謚曰忠毅）

巡撫四川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杭愛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初八日謚曰勤襄

巡撫直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格爾古德（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謚曰文清

藩司殉難謚號

原任湖廣糧儲道參議殉難贈工部右侍郎葉映榴康熙二十八年　月　日謚曰忠節

原任福建巡海道副使殉難贈工部右侍郎陳啟泰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初六日謚曰忠毅

原任浙江溫處道僉事殉難贈通政使司通政使陳丹赤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初六日謚曰忠毅

提督謚號

提督浙江總兵官贈太傅兼太子太傅左都督二等侯田雄康熙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謚曰毅勇

提督福建總兵官左都督三等侯贈一等侯馬得功康熙四年二月十六日謚曰襄武

提督江南總兵官左都督贈少保兼太子太保三等阿思哈哈番梁化鳳（康熙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謚曰敏壯）

提督陝西總兵官左都督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加三等精奇尼哈番追封公爵陳福（康熙十五年五月十六日謚曰忠愍）

提督廣東總兵官右都督贈左都督王可臣（康熙十七年八）月十八日謚曰襄敏

提督廣西左江總兵官左都督二等阿達哈哈番贈

太子少保趙應奎（康熙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謚曰襄壯）

少傅兼太子太師提督甘肅靖逆將軍靖逆侯贈少師張勇（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初八日謚曰襄壯）

提督平涼奮威將軍左都督三等精奇尼哈番贈太子太保王進寶（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十三日謚曰忠勇）

提督江西總兵官左都督趙國祚（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二十七日謚曰敏壯）

提督浙江總兵官左都督贈太子少保陳世凱（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初七日謚曰敏襄）

少保兼太子太保提督江南昭武將軍三等阿達哈哈番楊捷（康熙三十年四月初二日謚曰敏壯）

總兵官謚號

湖廣辰常總兵官左都督贈太子太傅徐勇（順治十三年正月初七日謚曰忠節）

廣東饒平總兵官左都督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吳六奇（康熙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謚曰順恪）

雲南總兵官右都督劉偁（康熙八年四月十一日謚曰直勇）

平南王下右翼總兵官左都督贈太子少保尚之廉

（康熙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謚曰勤恪）

福建福寧總兵官右都督贈太子少保左都督吳萬福（康熙十九年閏八月二十八日謚曰忠愍）

四川總兵官署都督同知贈太子少保左都督費雅達（康熙二十年七月初六日謚曰忠勇）

浙江平陽總兵官贈太子少保左都督朱天貴（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謚曰忠壯）

浙江定海總兵官左都督贈太子少保黃大來（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七日謚曰壯勇）

前代

明崇禎皇帝（謚莊烈愍皇帝）

前明名臣謚號

大學士范景文（謚文忠）

戸部尚書倪元璐（謚文貞）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謚忠肅）

刑部侍郎孟兆祥（謚忠端）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施邦耀（謚恭愍）

大理寺卿凌義渠（謚忠介）

太常寺少卿吳麟徵諡貞肅
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諡文介
左春坊左中允馬世奇諡文肅
左春坊左中允劉理順諡文烈
翰林院檢討汪偉諡文毅
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諡莊介
御史王章諡節愍
御史陳良謨諡恭潔
御史陳純德諡忠潔

吏部文選司員外許直諡忠愍
兵部車駕司主事成德諡介愍
兵部主事金鉉諡忠潔
太僕寺寺丞申佳允諡端愍
進士孟章明諡忠僖
新樂侯劉文炳諡忠恪
宣城伯衛時青諡忠穆
惠安伯張慶臻諡忠毅
駙馬都尉鞏永固諡忠烈

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諡忠節

外國諡號

朝鮮國王李淏順治十六年九月十二日諡忠宣

跋

古有一字之謚有二字之謚有三字之謚近代二字之謚爲多最貴者一字之謚若三字則絕無之矣或謂今謚有褒而無貶爲不及于古然觀古人弑君之陳恒得謚爲成奪妻之孔圉得謚爲文若此者不一而足雖曰節取其一善然大節有虧似未足以小善相掩又不若近代之得謚者寡爲猶勝也　心齋張潮

道光二十六年編輯

避諱錄

知敬學齋藏板

序

諱始於周記曰臨文不諱見於經者惟金滕元孫某一條見於傳者惟左傳申繻數語國語范鞅聘魯一事此外固無所諱也秦漢以後臨文之諱始興然漢諱盈莊茅盈以之命名鄭莊以之爲字雖諱猶未盡諱也降至唐宋避之愈謹而史傳因以日淆非有一書以裒集之人名地名年號官制隨時更改且以後代史筆改及前朝定制於薛淵孔珪韓擒王充因諱省名隋以廣字唐以隆字後梁以成字宋以義字改易郡縣隋以中字改易官制又恒農宏農恒山常山時改時復幾於理棼絲而迷歧路矣宋王楙野客叢談稍爲摭拾周密因之採入齊東野語既多挂漏又復譌以傳譌未能是正皆不足爲攷据定本本驥齋居多暇不揣固陋因以目所及見者彙錄成編冠以本朝敬避字樣次敘歷朝國諱而以家諱終焉分爲五卷以備遺忘至詳徵經史使歷朝掌故一字無遺尚有待於博雅君子時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望日龍標學長黃本驥自識

避諱錄目錄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輯
湘陰蔣環維揚恭校

卷一
本朝敬避字樣

卷二
周武王　晉僖侯　宋武公　魯獻公　武公
齊桓公　秦始皇帝（父子附楚）　項羽　漢高帝（呂后）
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父進）
元帝（王后父禁）　成帝　哀帝　平帝（附王莽）　東漢光武帝（叔良）　明帝　章帝　和帝　殤帝　安帝（父慶）
順帝　沖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魏文帝（父操子芳）　吳大帝（祖鍾父堅子和孫皓）　晉武帝（祖懿伯父師父昭）
懷帝（東海王世子毘）　愍帝　東晉元帝　明帝（庾后母邱）
成帝　康帝　哀帝（王后）　簡文帝（母鄭附桓溫溫父彝母孔）
後趙石勒（從子虎）　後秦姚萇　宋武帝（祖靖）
明帝　順帝　齊太祖（父承之）　梁武帝（父順之）
宣帝　北魏道武帝　太武帝（子晃）　獻文帝（子禧）
孝文帝　孝明帝　北齊神武帝（六世祖隱高祖泰父樹生）
北周文帝　武帝　隋文帝（祖禎父忠子勇）　煬帝

卷三
唐高祖（祖虎父昞子建成）　太宗（子承乾）　高宗（子忠宏賢武后及后祖華父士彠母楊）
中宗（韋后父元貞）　睿宗（子憲）　明皇　肅宗
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哀宗　後梁太祖（曾祖茂琳信父誠）
後唐莊宗（祖國昌附郭崇韜）　明宗　後晉高祖（曾祖璟祖彬父紹雍）
後漢高祖（高祖湍曾祖昂祖僎父琠）　後周太祖（高祖璟父簡）
恭帝　吳越錢鏐（子元瓘）　吳楊行密（父怤）
閩王審知（子鏻）　後蜀孟知祥（祖察父道）

卷四
宋太祖（始祖元朗高祖朓曾祖珽父宏殷子延美）　太宗　眞宗（劉后祖慶父通）
仁宗　英宗（父濮）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高宗（子旉）　孝宗（父元偁）　光宗（李后）　寧宗　理宗（附西夏趙元昊父德明）
遼太宗　聖宗　興宗　天祚帝
金太祖（子宗雋）　熙宗　海陵王（子元璹）　世宗（父宗堯子允恭）
章宗　衛紹王　宣宗（子緒）　哀宗　元武宗（附明玉珍）
明太祖　成祖　世宗　神宗　光宗　熹宗　莊烈帝（子慈烺）

卷五
家諱

目終

避諱錄卷一

三長物齋叢書

本朝敬避字樣

聖祖仁皇帝諱上一字从丄从幺字典缺末點今頒行條例用元字代舊本書有用予夵玄字代者今不用詩文內囗德囗黃囗鳥囗牡囗圭等字皆不得用直書本字者舉人罰停會試三科選士罰停殿試三科生員罰停鄉試三科雖經缺筆仍各罰停一科生員均發學戒飭（各諱犯者準此）策內漢儒鄭康成元歐陽原功皆書其字唐明皇不稱某宗史官劉知幾本以字行今仍書其名炫弦絃眩等字缺末

點率字缺中點畜字不必缺點牽字寫作牽兩諱相竝之字作玆或作兹　下一字从火从華韓愈文其膏沃者其光囗字典作燁唐宋文醇作爗科場舊例作爗今頒行條例用爗字代書後漢書之范蔚宗行文只書其字不以名稱又从火从曅之字詩囗囗震電字典作爗从日从華之字後漢書張衡傳列缺囗其照夜字典作曄二字音義相近一體敬避單用華字音義各別不得缺筆作𦻏亦不得寫古字作𠌶陵號曰景北魏宣武帝唐憲宗明宣宗陵號相同策內稱某帝某宗不得以某陵稱古竟陵縣在今湖北安陸府後晉避敬字嫌名改竟作景歷代因之

本朝改名天門以避陵號明鍾惺其縣人也明史文苑得稱竟陵人策內不得仍用前代縣名以竟作景士子命名不得於景字下著林齡等字後泰裕昌字竝同

世宗憲皇帝諱上一字从肩从乚用允字代舊本書有缺筆作胤者今不用詩之祚囗書之囗征皆不得用遇文義應用囗字者以嗣裔等字代之　下一字从示从眞雍正初兼避眞字改直隸眞定府眞定

縣貢州眞安州河南眞陽縣甘肅眞寧縣眞皆作正江蘇儀眞縣眞作徵今府州縣名皆因之而眞字不避字典缺末點科場舊例用正字代改

本朝刑部尚書王文簡名作士正賜名士禛又改作士禎舊本書改明崇禎年號作崇正今不改遇貞眞字缺末點今不缺其引詩維周之禎書唐相元稹名皆不缺筆陵號曰泰策內唐明皇明孝宗不得以某陵稱

高宗純皇帝諱上一字从弓从厶用宏字代詩文中囗道囗化含囗等字皆不得用偏旁字缺末點紘字可

通作紘紭泓字不可通作浤浤義別故也強字寫作強寫宏字不得缺末點亦不得避改本字作弘弨

下一字从厤从日用歷字代歷字中本从秝从止今改从林从心□數字用氣數字代□本稱時憲書萬年□稱萬年書□象□造治□律□等字皆不得用

陵號曰裕策內宋神宗明英宗不得以其陵稱

端慧皇太子諱上永字不避下一字从玉从連應試詩文不得用士子不得以此字命名

仁宗睿皇帝諱上一字从禺从頁敬缺頁旁一撇一點詩

文內□昂□若等字皆不得用

殿板書遇周□等古人名皆省作禺埸屋不可引用

下一字从玉从炎右旁第二火字改作又改詩韻上聲第十八部以儉字爲首書顯命琰圖璧琬詩文中可拆用不可整句全用單用炎字及談淡等字皆義各別不得改炎作𤆎

陵號曰昌宋太祖陵號永下一字同策內不得以某陵稱

皇上御名上一字从日从文敬缺文上一點詩文內□天蒼□等字皆不得用　下一字从宀从心从皿敬改作寕詩文內咸□康□等字皆不得用即策內前代地名年號不可改易然試題未及者亦不得用

時文中虛字常用者以安能豈不字代不可代者皆不得用近日刻書行文有用甯字代者（公羊傳衛公孫甯於陳漢書郊祀歌正直往甯王莽傳承以康甯諸吏等有甯成地理志有廣甯郡鄭康成禮運注引陳孔甯皆與敬避字義相通）義雖相通場屋不可代用

謹案君父之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言也今頒行條例既曰某字用元字代某字用允字代某字用歷字代而科場文字有用元下著德允上著祚歷下書數者自以爲遵例避改矣磨勘例仍以犯諱議罰（減直書者一等）蓋字雖避改究屬親言（口言爲言筆言亦言）

（也如賦得詩云五言發韻一字即一韵）自作詩文豈無他字可以代用（如昇事甚多倘必定用升開句）而必欲於功令所諱十餘字中取材耶此理鄉曲儒生多有未喻故申言之又如府廳州縣名與上同者未奉裁改自當改宀從宁遵制正書如江寧建寧等府縣人自書鄉貫或書他人之籍不得輒以同義同音字代代之是改制也此理雖通人亦有未喻者（近見名公爲人書墓志改寧鄉作甯鄉使後世無考）故并及之

避諱錄卷二

三長物齋叢書

避諱與爾經籍洎漢唐以來改復不一至宋尤甚淳熙文書式有一帝之名避至四五十字者紛紛更易傳寫易譌擬其可考者錄之以便查檢

周

武王名發金縢之冊曰元孫某成王啟籥時諱先君名也（周公作冊本是直書王名所謂廟中不諱也史依成王口語記之以避君諱韻會云臣諱其君曰某）

晉僖侯名司徒改司徒為中軍

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為司城

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改具敖二山各以其鄉名晉范

鞅來聘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鞅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鞅歸徧戒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以上三條皆見左傳桓公六年申繻語范鞅聘魯見晉語昭公二十一年事然則獻武之名不獨桓公時諱之至昭公時猶未革也）

齊桓公名小白博采五白稱為五皓（博用王木有王采四盧采六五白王采宋之一也五皓見顏氏家訓未詳出何書）

諱始於周見於經傳記載者僅數條此外無因諱而改字者周頌曰克昌厥後洪範曰邦其昌周公作周禮醢人有昌本之薦周南曰一發五豝周頌曰駿發爾私牧誓曰今予發武成曰周王發是詩書不諱文武之名也

成王名誦周禮以誦訓名官宣王時詩曰吉甫作誦昭王名瑕周有瑕邑左昭二十四年王子朝攻瑕是也穆王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滿厲王名胡節南山至雨無正四詩之中六言胡字皆其孫幽王時作也又八世孫僖王亦以胡齊為名宣王名靖其子幽王時詩曰俾予靖之實靖夷我邦桓王名林其臣有鍼公林父又陳莊公亦名林襄王名鄭鄭不改封其出居氾告之辭曰鄙在鄭地而同時之衛成公亦名鄭又蔡文侯昭侯皆名申衛穆公成侯皆名遬晉靈公名夷皋定公時有范夷皋魯武公名敖僖公時有公孫敖衛襄公名惡其臣有石

惡（隋書禮儀志云衛石惡宋向戌皆與君同名案宋君無名戌者向戌之君乃平公成也）晉定公名午其臣有趙午是周人不盡諱也魯莊公名同春秋書同盟襄公名午書陳侯午卒僖公名申書戊申定公名宋書宋人宋幾仲是臨文不諱也書大誥云弗棄基棄是后稷名詩古公亶父亶父是太王名書梓材言歷人歷是王季名是先世不諱也周康王名釗其子為昭王秦康公名罃其孫桓公名榮衛侯名完是為桓公楚王名槐是為懷王是嫌名不諱也

秦

始皇名政兼避正字（此避嫌名之始）舊說改正月之正音征案

春秋春王正月陸氏公穀傳音義皆曰正音征又如字其在詩曰噲噲其正不出正兮正皆讀征豈亦始皇所改耶自是當時所呼本有征正二音且政本字尚不改音獨改正月一音不可通矣惟秦稱正月爲一月史記年表又稱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類因端平法度又曰端直厚忠皆以端代正是則因避諱改也　帝父莊襄王字子楚稱楚曰荊

附西楚霸王項羽名籍晉籍談十三世孫瓌仕羽改姓席

漢

高帝名邦荀悅漢紀曰諱邦之字曰國（洪邁云邦之字曰國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之訓變左傳遇觀之否謂觀變而爲否也後各帝諱放此）改孔門弟子鄭邦曰鄭國邦巽或作邦選文翁石室圖又作國選避諱改也漢書引尚書曰以和萬國無教逸欲有國引論語曰善人爲國百年熹平石經尚書曰安定厥國論語曰國君爲兩君之好何以去父母之國張遷碑詩云舊國其命維新皆避邦字惟史記邦內曰幾邦外曰侯漢書刑法志以刑邦國又引詩曰萬邦作孚韋孟詩總齊萬邦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皆不避邦字左傳引周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引周詩曰王此大國皆漢儒避改惟魏楊阜引尚書協和萬邦[illegible]尼引論語一言而喪國則承襲漢儒傳本[illegible]　帝后呂氏名雉呼雉作野雞封禪書云野雞夜雊[illegible]篇云有雉登鼎耳雊又不避雉字徐廣曰雉亦作鷸

惠帝名盈諱盈之字曰滿左傳[illegible]引作滿數說苑敬慎篇引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盈皆作滿儀禮聘禮記云發氣焉盈容漢註引作發氣滿容皆避諱所改（朱子儀禮集註亦作發氣滿容蓋仍而未改也）惟史記盈而不持則傾漢書麻律志盈元盈統不盈之類言盈者四十餘處何休註公羊夫人孫于齊傳曰盈諱文其時惠廟已祧故

不諱也若景帝時有三茅君其長者名盈又韋孟詩負戴盈路李陵詩獨有盈尊酒枚乘詩盈盈一水間盈盈樓上女又乘柳賦云盈玉縹之清酒皆當避不避或曰李枚詩皆後人擬作非西京舊文然韋詩枚賦則不皆擬作也或當時臨文不諱至茅君以廟諱命名尤不可曉

文帝名恒諱恒之字曰常改恒山郡曰常山恒農郡曰宏農漢書引小明詩曰毋常安息孔門弟子施之常字子恒家語作字子常漢儒避諱改也

景帝名啟諱啟之字曰開改啟母石爲開母石漢書元

封詔又有啟母石之文則辭文不諱也又改夏后啟宋微子啟爲閼公啟方啟皆作開大戴禮四代篇引詩東有啟明啟亦作開又改啟蟄節作驚蟄改啟陽縣爲開陽劉熙奏啟篇曰孝景諱啟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云啟聞

武帝名徹諱徹之字曰通改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韓愈云漢諱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非以通爲轍乎

昭帝名弗陵諱弗之字曰不陵無代字漢書王陵李陵不改其名

宣帝名詢諱詢之字曰謀又避嫌改荀卿爲孫卿　帝父史皇孫名進以前字代

元帝名奭諱奭之字曰盛改奭苞姓盛鄗奭名赫　帝后王氏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此外戚避諱之始）

武帝名驁諱驁之字曰俊

哀帝名欣諱欣之字曰喜

平帝名衎諱衎之字曰樂

附新莽時尚書郎魯國孔莽改名均　莽父名曼改鄤曼縣爲鄤延

東漢

光武帝名秀伏侯古今注曰諱秀之字曰茂改秀才爲茂才衡方碑擢英接秀逢盛碑苗而不秀皆改秀作[illegible]孔彪碑敘其元秀張納碑旌顯秀異[illegible]字　帝叔父名良改壽良爲壽張縣（案水經注作[illegible]此從漢書地理志）

明帝名莊諱莊之字曰嚴改曾莊爲曾嚴老莊爲老嚴卞莊爲卞嚴凡莊氏如莊助莊光莊遵莊安莊尤莊春莊忌皆改其姓爲嚴氏惟嚴延年本姓嚴非因諱改又避嫌以辦裝爲辦嚴後漢陳紀傳不復辦嚴卽時之郡風俗通河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卽嚴便出則皆避諱改也漢書袁盎傳曰上益莊鄭當時傳曰鄭莊千里不齎糧皆不避莊字孫叔敖碑莊王置酒以爲樂莊作庄郭究碑嚴莊可畏莊作狂嚴訢碑兆自楚莊莊作狂惟武氏祠堂畫象書曾莊公不避莊字（[illegible]此碑在明帝前）　國語稱楚莊王爲楚嚴王魯莊公爲魯嚴公曲沃莊伯爲嚴伯左傳衞鍼莊子周禮小司寇註引作嚴子皆漢人避諱所改而吳韋昭國語引莊子皆作嚴子臣龍師謚曰莊後魏酈道元水經注作嚴猶避漢諱何也

章帝名炟諱炟之字曰著

和帝名肇諱肇之字曰始（伏侯曰肇音兆許慎曰肇大可反二說不同蓋不諱嫌名註云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則以兆音爲正）衛方碑肇先蓋堯之裔肇從殳

係避改袁敏碑肇祖宓戲肇從戈則肇之正文也

殤帝名隆諱隆之字曰盛改伏隆爲伏盛隆慮縣隆慮侯皆爲林慮韓詩與爾隆衝毛詩改作臨衝衡方碑毅民校尉熊君碑皆改作隆王君石路碑省作隆丁魴碑省作隆惟韓勅碑陰華山亭碑不避隆字（一說隆衝臨衝韓詩毛詩）（所傳本異非因諱改）

安帝名祜諱祜之字曰福　帝父清河孝王名慶侍中慶純改姓賀氏

順帝名保諱保之字曰守漢碑保皆作係惟衡方碑保郭二城作保係乃保之正文非因諱改

沖帝名炳諱炳之字曰明史晨奏銘元德煥炳不避炳字

質帝名纘諱纘之字曰繼帝堯碑張遷碑尹宙碑皆省作纉

桓帝名志諱志之字曰意婁壽碑作恙費全碑作志忎卽志之正文惟劉脩碑作态似因諱而改又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孔廟置卒史碑改作意伯

靈帝名宏諱宏之字曰大

獻帝名協諱協之字曰合

三國

魏文帝名丕以大字代　父名操杜操字伯度改稱杜度　邵陵厲公名芳改芳林園爲華林

吳大帝祖名鍾改鍾山爲蔣山（案三國志未載孫鍾之名）　父名堅甄本音堅吳人避嫌改其姓讀眞其後秦避苻堅名隋避楊堅名皆讀爲眞而溷甄字遂無堅音矣　太子名和赤烏中改禾興爲嘉興避嫌名也（[illegible]諱嫌避名之始）　和子歸命侯皓字元宗孟宗改名仁（[illegible]東野諸皆誤作蜀後主名宗）

晉

武帝名炎以盛字代　帝祖名懿以美字代王仲德名懿改以字行　伯父名師改師傅爲保傅太師爲太宰

師姓爲帥氏公師複姓爲公帥氏軍師爲軍司京師爲京都　父名昭以明字代改昭明宮爲顯明昭歡縣爲邵歡昭武縣爲邵武昭陵縣爲邵陵昭陽縣爲邵陽昭穆爲佋穆一作韶穆又作明穆稱王昭君爲明妃吳韋昭名改爲曜（案三國魏志有胡昭董昭吳志有張昭魏志是時無容諱文吳志亦作華覈等舊文章在歸命侯時吳書未爲立傳陳壽時爲晉朝故改避時諱）

懷帝永嘉五年東海王世子毗封毗陵侯改其郡縣爲晉陵

愍帝名業改建業爲建鄴又避嫌改曰建康改鄴縣爲臨漳

東晉

元帝名睿王元德名叡改以字行

明帝名紹王景文名紹改以字行　帝后庾氏母邱名茂虞茂改名預

成帝杜后名陵陽改陵陽縣爲廣陽

康帝名岳改山岳爲山岱岳州爲建昌鄧岳改名嶽又避嫌改名岱

哀帝后王氏名穆之劉穆之改以憲祖字行

簡文帝名昱孝武時避嫌改淯陽縣爲云陽　太后鄭氏名阿春改春穀縣爲陽穀平春縣爲平陽富春縣爲富陽蘄春縣爲蘄陽宜春縣爲宜陽壽春縣爲壽陽以春秋爲陽秋晉人所以有皮裏陽秋之目又習鑿齒著漢晉陽秋孫盛著晉陽秋檀道鸞著續晉陽秋孫壽著魏陽秋意同陽秋之名皆昉於此

附桓溫改宛溫縣爲宛暖　溫父名彝避嫌改平夷郡平夷縣皆爲平蠻夷道縣爲西道夫夷縣爲扶縣夷水爲蠻水　母孔氏名憲祖劉穆之避哀后王氏諱改以憲祖字行至是又改以武生小字行

十六國

後趙石勒時國人呼羅勒爲蘭香又呼香菜　勒從子虎立改虎頭鞶囊爲龍頭鞶囊鄴中呼白虎旛爲天鹿旛

後秦姚萇諱長爲臧

宋

武帝名裕王敬宏名裕之褚叔度謝景仁張茂度皆名裕改以字行　帝祖名靖孔季恭向彌皆名靖季恭以字行彌以小字行

明帝名彧王景文名彧改以字行

順帝名準改平準令曰染署令（準刱作准漢桐柏廟碑已有之或曰避順帝諱又曰避過宋相寇準名又曰避蔡京王珪父名皆非也然宋書平準令王準之皆作准則梁沈約沿劉宋避諱所改耳）

齊

太祖名道成薛道淵名去道字（案齊東野語誤作的道淵）蕭道先改名景先王元成改名鸞　帝父名承之陳承叔改名允叔改承明門爲北掖承華門爲宣華

梁

武帝小名阿練呼練爲絹（案梁劉勰文心雕龍作於齊世觀時序篇稱皇齊御寶可見故第二十九篇以練才標目總篇又有因性以練才練於骨者析辭必精練青濯絳等語皆不避練字）帝父名順之易革彖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武帝詔作應天從人避諱改也（案唐史思明朱泚五代劉守光夏趙安全皆襲用梁諱借號應天無足深

（眞宗大中祥符七年改歸德府亦曰應天其時王旦王欽若爲相亦何不考於經義耶）

宣帝名詧（音義同察）劉孝綽傳引論語衆惡之必察焉二句察皆作監蓋唐姚思廉仍梁史舊文未及改生其論有姚察之名則直書作察（察思廉父也）

北魏

道武帝名珪避嫌改上邽縣爲上封

太武帝名燾避嫌改平陶縣爲平遥　子恭宗名晃魏書避嫌稱前燕慕容皝之字曰元眞

獻文帝名宏（字本從弓從厶今避作宏）以大字代復宏農郡宏農縣皆爲恒農程伯達名宏改以字行成宏改名洪魏書稱前秦苻宏爲永道（案十六國春秋苻宏傳未載其字宏爲堅長子堅字永固其子不應又字永道疑魏書永字誤）北燕馮宏爲文通宋書改沈泓爲宏（上皆從弓從厶此是本字）　子咸陽王名禧高禧賜名祐

孝文帝名宏（不避父嫌說見家諱第四條）崔宏改以元伯字行李先字宏仁改字容仁（崔李之名本從弓從厶以避嫌改）

孝明帝名詡尉詡改名羽（案酈道元水經注淇水漾水陰溝水屢引虞詡之名不避時諱其音當成於宣武時也）

北齊

神武帝六世祖名隱趙彥深名隱改以字行　高祖名泰字文泰改稱果獺以小字行　父名樹生法曹辛子炎諮事讀署爲樹帝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子炎以二名不偏諱對

北周

文帝名泰改泰平縣爲太平泰昌縣爲大昌蕭世怡名泰改以字行庾信撰蕭泰誌改泰作太

武帝名邕叱羅邕改名協

隋

文帝名堅以固字代唐長孫無忌撰隋書稱苻堅爲永固（永固堅字也）　帝祖名禎李季禎改以字行曰元操　父名忠以誠字代兼避中字以內字代凡郎中皆去中字改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侍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侍書御史代之改司憲中大夫爲持書御史改漢中郡爲漢川中部郡縣皆爲內部中鄉縣爲內鄉中牟縣爲內牟中盧縣爲次盧中邱縣爲內邱中江縣爲內江雲中縣爲雲內褒中縣爲褒內閬中縣爲閬內復中都縣爲榆次稱中國爲諸州開皇十三年曹子建碑引黄中通理作黄內又以忠信爲正信而長孫無忌撰隋書亦改忠節傳爲誠節殆以身生隋世故入唐猶避其諱　子房陵王勇立爲太子改勇士縣爲健士

煬帝名廣以長宁代改廣平郡爲武安廣陵郡爲江都廣昌郡爲春陵廣安郡爲馬邑廣熙郡爲永熙廣化郡爲河池廣武郡爲允吾縣廣德縣爲綏安廣川縣爲長河廣通縣爲通義廣寧縣爲上蔡廣豐縣爲豐城廣年縣爲永年廣宗縣爲宗城廣武縣爲豐林廣阿縣爲大陸廣陵縣爲邗江廣饒縣爲東海廣潤縣爲靈武廣信縣爲蒼梧廣安縣爲延安廣樂縣爲長樂廣恩縣爲洮陽廣長縣爲修城廣威縣爲化隆廣洛縣爲金明廣福縣爲安福廣城縣爲樂壽廣定縣爲蒲江長廣縣爲膠水南廣縣爲南溪上谷郡廣昌縣爲飛狐春陵郡廣昌縣爲棗陽丹陽郡廣陽縣爲南陽京兆郡廣陽縣爲萬年汶山郡廣陽縣爲汶山河池郡廣化縣爲河池宋康郡廣化縣爲義康武安郡廣平縣爲永平汶山郡廣平縣爲左封秦州廣化郡汴州廣武郡益州廣漢郡陳留郡廣德縣安樂郡廣興縣汶山郡廣柔縣皆廢

避諱錄卷二終

避諱錄卷三

唐

高祖名淵以深汪水泉等字代改澶淵縣爲澶水長淵縣爲長水金淵縣爲金水改歲陽大淵獻爲大泉獻改顏子淵爲子泉陶淵明爲泉明楊淵爲楊泉劉淵爲元海薛道淵爲道深趙文淵爲文深蕭淵明爲深明戴淵爲若思鄧淵爲彥海皆以字稱也又改崔浩字伯淵爲伯深李淯字彥淵爲彥深經典缺筆作渊渕洸㜸亦作[illegible][illegible]帝祖名虎呼虎爲猛獸或曰於菟或以武字代如武賁武林之類皆是又改白虎門爲白獸白虎通爲白

武通龍虎軍爲龍武銀虎符爲銀菟虎嘐爲滸嘐虎邱山爲武邱又作獸邱太宗作晉史李延壽作南北史皆稱石虎之字曰季龍魏徵作隋書稱韓擒虎名去虎字姚思廉作梁書改王天虎名爲天獸陳虎牙名爲獸牙金石文字書虎作乕或作贙贙經典缺筆作虎或作虍虎書號爲号號虢彪滮等字在旁或改作帍帍乕乕南史蕭正純傳有寧逢五虎及侯景傳有虎視之語則又不避虎字太公六韜及史記周本紀載文王獵辭皆曰非龍非彲非虎非羆無非熊字章懷太子注東漢書引史記乃作非熊杜甫詩亦曰　田獵舊非熊又曰熊羆載呂望白居易六帖於熊部獵　部卜部皆作非熊李瀚蒙求亦曰呂望非熊皆唐人避國諱改也惟李善注文選於非有先生論引六韜曰非熊非羆非虎非狼於賓戲引史記曰非龍非虎非熊非羆其實六韜史記之文竝不如是善亦唐人乃改而獨諱何耶至若管子古詩也乃曰諸侯之子委質者以雙武之皮又曰以布武豹之皮以武爲虎則唐人避諱所改　父名昞並避丙字以景字代如丙科作景科丙丁作景丁丙令作景令丙夜作景夜皆是改邴氏爲李氏丙粲本李陵後至是復姓李韓愈羅池廟碑其日景辰是避丙字賀慶雲表其日

丙戌則又不避　太子建成初立稱竇建德作竇德改建城縣爲高安建陵縣爲修仁兼避城字改晉城縣爲晉安新城縣爲新政鹿城縣爲束鹿建成誅遂除

太宗名世民爲秦王時高祖爲改淳民縣爲咸義避其名也即位後二字不連用者不避故戴胄唐儉皆爲民部尙書虞世南李世勣皆不改名貞觀石刻昭仁寺段志元盤文達三碑皆不避世字房彥謙皇甫誕二碑皆不避世民二字至高宗始改民部爲戶部世南先卒不改世勣名去世字北齊宋世良隋王世充名皆去世字所謂卒哭乃諱也高宗以後至五代唐世以代系字代

如治世曰治代世宗曰代宗是也民以人甿字代如蒸民曰蒸人富民侯曰富人侯栁宗元平淮夷雅表引烝民詩作烝人捕蛇者說以俟觀人風者采焉又石刻記曰李興甿也皆是章懷注後漢書引詩角弓曰人之無良以人易民亦避諱所改王應麟以爲出自韓詩誤也凡五世七世枼世唐人皆以葉字代後人遂承用之又書葉作茉金石文字缺筆世作卋或作世卌民作巳或作民書棄作弃勩作勚枼作桊凡渫牒揲蝶等字皆從之（禮記曲禮葱渫處末渫當作渫唐石經避諱改字遂相沿至今）書𢗁作悠或作緤紲泄作絏洩湣緡作潛緍岷泯字亦有從氏者惟昏字上

從氏省作氏氏下也謂日下而昏本說文正字非避唐諱所改（江鄰幾雜志馮章靖云昏字本從民避唐諱作氏孫文公云從高低之低馮說說文始慤已說未博案眞韻之緡文韻之蟁元韻之昏字本從昏惟元韻之昏昬婚暋閽字本從昏非困唐諱改也詩祇自痻兮宋劉寔曰疧當作痻讀平聲與上塵叶唐人避諱改作疧後乃其誤然則俾我疧兮多我覯痻亦皆唐人所改矣悉未必然惟維絲伊緍異或石經作緍則蔽唐人所改耳）故褚遂良書太宗聖教序云遺昏之夜未嘗改民從氏也韓愈諱辨云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機（謂虎世昞基四嫌名）攷貞觀二十三年改洋州興勢縣爲興道非諱勢字乎李延壽撰南史劉秉不稱名而諱其字曰彥節非諱秉字乎德宗九日賜宴詩時以爲樞瑕非諱機字乎愈之言不盡然也又貞觀

中廢潤州永世縣改富世縣爲富義萬世縣爲萬歲又晉書天文志云天聰明自我人聰明以人代民南史錄虞寄諫陳寶應書以世故作艱故不世作動俗庇民作庇人劉勰傳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唐詔令錄許敬宗舉賢良詔亦以生民作生靈吏民作吏人隋書百官志有領人酋長以人代民房喬撰晉書李延壽撰南史許敬宗撰詔魏徵撰隋書皆在貞觀時不是後人追改則太宗二字不連用之說亦未盡然也且太宗之諱不獨唐代敬避即孟蜀石經世作廿民作巳皆仍開成之舊又石晉時劉煦唐書段頵合傳贊曰希代之士

也亦避世作代前蜀王氏已稱帝而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諱亦皆缺筆後晉相里金碑宋卜諲伏羲女媧廟碑孫沖序絳守居園池記碑遇民珉字皆缺末筆攷之唐人文集卻不盡然如韓愈賀卽位表曰以和萬民白居易有道州民樂府皆不避民字隋書經籍志改四民月令作四人而齊民要術仍作齊民顏眞卿書東方朔畫贊曰棄世登仙文選所載夏侯湛原文本作棄俗此乃改而獨諱皮日休鹿門隱書云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又與元徵君書云懼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民皆世民二字連用（案劉知幾史通不避世字其論李百藥齊書曰變世祖爲文襄改世宗爲）

（武[illegible]世字刑不吾褒氏有歐是敢百萊不乏逸時諱忠其德敢引書曰明世本世說要見於篇其第五籍以世字者曰書中之言之字如泰升之古直惠之世不下二十餘處又曰民者瞑也兩言民無得而稱焉民到於今稱之皆一以人代民一則直書民字是太宗二名皆不諱也其引古人則石虎劉昞評淵張淵石顯蕭子顯韓顯宗高堂隆衛隆景皆直書其名偕俗謂李彥淵皆直書其字其迄言虎淵等字則曰畫虎不成虎踞龍蟠隱朝洪獻治國字人且行不臣之[illegible]龍異等基業未彰而用顯微顯晦隱顯幽顯等字亦不下十有餘處皆不用同義字代免於諱宗韜諱或皇諱名皆所不避又不獨太宗稱諱也然史通稱魯莊不曰嚴公稱楚莊王曰嚴子遠避前代之名而於本朝不諱殊屬怪彭且知幾以明皇嫌諱改以字行[illegible]且改遐隆基正名純不顯忌是謹於謂安小禮而不顯父母之賓惡得爲孝子哉然亦可見唐初國諱寬後世禁令爲疎略矣）

帝子常山王名承乾房元齡等撰晉書引洛書乾曜度改乾作甄

高宗名治以理字或制字代改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稱前代此官爲持書侍御史（案漢設治書侍御史自魏晉至梁陳皆因之梁書顏協傳父見遠爲齊治書侍御史是也北周改司憲中大夫隋諱中字始改持書侍御史唐初因之高宗避嫌名改爲御史中丞金石萃編謂侍御起於漢別無治書之名何以廢矣顏眞卿家廟碑謂見遠爲持書侍御史齊代尚無持書之稱蓋避廟諱改也開元二十四年碑[illegible]溫碑素日雖治亦作雖持）改諸州治中作司馬別駕長史治禮郎爲奉禮郎避嫌稱長孫稚之字曰承業又改其名曰幼南史成於高宗時晉汜毓字稚春避嫌改作幼春齊孔稚珪名去稚字明皇刪定月令曰野雞入大水爲蜃又曰野雞始雊改雉爲野雞皆避治字嫌名也經典缺筆作治唐詔令錄許敬宗擧賢

良詔以致治作致政成治作成化蓋後人追改惟章懷注文選曰至理之主不代出陸贄引尙書曰與理同道罔不興又曰脅從罔理是避治字裴度撰諸葛武侯祠堂碑云無治人之術不避治字其銘云待人而理則又以理代治韓愈策問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與是避治字愈潮州上表曰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行素曰文學治行爲衆所推平淮西碑曰坐以治之則又不避蓋憲宗時高廟已祧故不諱策問之諱循舊例也至唐書載新羅王獻織錦詩曰治物體含章治則正當高宗時文苑英華作理字爲是英華又載神功元年崔沔擧賢良策用世字治字其時武后雖已革命不應便用唐諱當是李昉等編書時所改　太子忠立改中郎將爲旅賁郎中允爲內允中書舍人爲內史舍人忠廢復舊　太子宏（本從弓從厶今避作宏下倣此）卒諡孝敬皇帝改曲阿宏氏爲洪氏李含光本姓宏易爲李改宏農縣爲恆農宏靜縣爲保靜宏化縣爲安化宏文館爲昭文宏教門爲崇教稱溫彥宏之字曰大雅徐宏敏名爲有功韓宏機名去宏字開元七年復　章懷太子名賢改集賢館爲崇文　則天皇后武氏名曌自制字音照

改詔書爲制書符詔爲待制鮑照爲鮑昭懿德太子重照爲重潤劉思照爲思昭澱山普照寺中宗改爲普光后祖名華（字本從日從華）改華州爲大州廣德元年復崔華改名元暐后父名士彠韋仁約以約彠音近改名思謙后母楊氏魏眞宰避其諱改名元忠

中宗名顯以光明字代改湖州顯山爲峴山稱高宗顯慶年號爲明慶顏顯甫改名昭甫後周宇文顯和神龍二年爲其孫舉立碑去顯字韓愈袁州上表曰顯榮頻煩舉韋顗曰顯映班序柳宗元樂曲曰義和顯耀乘濤芬元和時廟主已祧故不諱也　帝后韋氏父名元貞竇懷貞改以字行曰從一

睿宗名旦改旦作𣅀但坦怛單亶暨字皆從之景丁景字又改作景張仁亶避嫌改名仁愿（甕牖閒評云蔡君謨寫東關記景字頭上從日洪景盧自書其表德景字頭上亦從日均非也蓋唐宋人避諱改景作景蔡洪作字多摹唐碑故沿襲用之非不知景頭當從日也然以宋人而用唐諱致字冗雜免不學之譏）　子讓皇帝名憲裴行儉諡憲唐書本傳作獻裴安道諡忠憲開元二十九年詔作忠獻（唐凡諡有憲字者碑多避作獻）

明皇名隆基隆以盛字代基以根本字代隆缺筆作隆基缺筆作其或省作其又太一十神有君基臣基民基並改作棊稱高宗永隆年號爲永崇殤帝唐隆年號及

唐隆縣名皆改唐安又改隆山郡爲仁壽隆州爲閬中隆康縣爲普康隆龕縣爲崇龕隆山縣爲彭山昌隆縣爲昌明化隆縣爲廣威盈隆縣爲盈川隆陽縣爲南川隆化縣爲賓化隆慶宮隆慶池皆爲興慶大基縣爲河清基城縣爲祐川帝弟岐王隆範薛王隆業名皆去隆字改隆昌公主爲崇昌楊隆禮名崇禮（案僧懷惲神龍元年卒號隆闡法師天寶二年立碑不避上諱）南詔大禮國王世隆嗣立以名犯太宗明皇廟諱停其冊禮（案懿宗紀世隆作酋龍避諱改也）改鄭崇基爲崇業豆盧承基爲承業裴光庭祖名仁基張九齡撰光庭碑曰大父仁去基字兼避箕姬幾機璣等字改箕州爲儀州箕城縣爲西華姬處逸改姓周劉知幾改以字行曰子元改臨機縣爲臨高李林甫序明皇月令曰璿樞玉衡改璣作樞敬宗寶歷元年正月帝主祧遷後不諱故開成石經自高宗至明皇凡四宗之諱皆不缺筆以祧故也（惟高祖太宗二主不祧故終唐之世皆避其諱）然後唐明宗詔改少帝冊文內基字作宗則又避及前朝廟諱矣

肅宗名亨以通字代經典或借作享（嚴郢撰唐奉先寺大德記書高宗咸亨年號亨皆作享）或省作亨元結之祖名亨顏眞卿撰次山墓表稱其字曰利貞文苑英華載先天二年蘇頲冊文曰開

者泰也尚不亭亭當作葶肅宗天寶二載方改此名不應預避當世後人追改帝初名紹韋紹改名綱韓紹宗改名徵宗

代宗名豫以樂字代或以裕字代復豫州爲蔡州改豫章縣爲鍾陵豫寧縣爲武寧兼避預字改宿預縣爲宿遷蘇源明名預李元恭名豫皆以字行呼薯蕷爲薯藥金石文字或省作豫或改作豫帝初名叔書叔作尗

德宗名适兼避括字改括州爲處州括蒼縣爲麗水經典缺筆作适括

順宗名誦以詠字代經典缺筆作誦又避嫌改刑律鬬

訟曰鬬競昭宗時宦者摘李磎疏中語犯帝廟嫌名磎引禮律以奏得不坐

憲宗名純改純化縣爲慕化純義縣爲正義韋純改名貫之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諶竇純亮改名行範王純改名紹程純改名宏馮純改名約董純改名和經典缺筆作紀省屯作乇肺作肺帝初名淳改淳州爲欒州還淳縣爲清溪淳風縣爲從化省淳于氏曰于氏陸淳改名質柳淳改名灌韋淳改名處厚（齊東野語誤陸淳柳淳之名皆作純又誤韋淳作之純）

穆宗名恆以常字代改恆山恆農作常與漢諱同又以恆山爲平山經典缺筆作恒協律郎鄭恆改名通

敬宗名湛經典缺筆作湛或作湛堪戡等字皆從甚鄭茂諶避嫌改名茂休

文宗名昂開成石經左傳文公宣公卷內昂字不缺筆以生則不諱也韋昂改名重（案野客叢談云文宗諱昆宋緄會要作宋泚非也）帝初名涵書函作函鄭涵改名澣

武宗名瀍改名炎避偏旁改談作譚淡作澹餤作餡啖作噉改啖氏爲澹氏順宗子經本封郯改爲覃王賈炎改名嵩會昌末帝又自改其名爲炎帝初名瀍書廛作廛瀍纏字從之李瀍改名回陸瀍改名澧

宣宗名忱兼避諶字韋諶改名損穆諶改名裕

哀帝名柷改太常樂器柷名爲擊

後梁

太祖曾祖名茂琳改茂名縣爲越常兼避戊字缺筆作戊改日辰丙戊字爲武　祖名信以寶字代改信都縣爲堯都　父名誠以確字代兼避成字以完字代改武成王爲武明成德軍爲武順義成軍爲義順義成鎮爲宣義告成縣爲陽邑文成縣爲屆邑武成縣爲武義又避城字以牆字代改城父縣爲塽父欒城縣爲欒氏鄘城縣爲昭化考城縣爲戴邑豐城縣爲吳皋棗城縣爲

槀平　阜城縣爲漢阜　臨城縣爲房子　潞城縣爲潞子　黎城縣爲黎亭　襄城縣爲苞孚　韓城縣爲韓原　翼城縣爲澮川　郟城縣爲萬安　晉城縣爲高都　陽城縣爲濩澤　應城縣爲應陽　豐城縣爲吳高　長城縣爲長興　樂城縣爲樂清　堯城縣爲永定　唐城縣爲漢東　韋城　相城　胙城　密城　鄭城　絳城　蒲城　鄄城等縣皆去城字以單名爲縣　改城門郎爲門局郎　東都城爲東都　州城隍廟爲牆隍廟　經典成城字皆缺末筆作成城　又避嫌稱翰林學士承旨作奉旨

後唐

莊宗祖名國昌　改昌明縣爲彰明　昌江縣爲平江　延昌縣爲延唐　義昌縣爲郴義　西昌縣爲須城　益昌縣爲益光　孝昌縣爲孝感　金昌縣爲唐山　博昌縣爲博興　改南平高季昌名爲季興　郭崇韜父名宏　改宏文館爲崇文（此朝廷避大臣家諱之始）

明宗名亶　楊檀以偏旁犯之改名光遠

後晉

高祖名敬瑭　敬以恭字代（金石畧稱唐王知敬作知恭）　改敬氏爲文氏（宋文彥博之祖本敬氏以姓）或爲苟氏　兼避竟唐字　改竟陵縣爲景陵　唐城縣爲漢東　唐昌縣爲彭山　唐山縣爲橫山　行唐縣爲永昌　陶穀本姓唐改姓陶氏　帝曾祖名璟　兼避景影字　祖名彬　以斑字文字代　父名紹雍　兼避昭字邕雝字　改後唐莊宗雍陵曰伊陵　劉昫舊唐書稱顏杲卿祖昭甫名去昭字

後漢

高祖名知遠　張昭遠名去遠字　魚崇遠改名崇諒　折從遠改名從阮　趙遠以字行曰上交　帝高祖名湍　兼避喘遄端瑞等字　改臨湍縣爲臨瀨　曾祖名昂　兼避卬仰等字　祖名僎　兼避巽譔撰等字　父名琠　兼避典字

後周

太祖名威　改威勝軍爲武勝　史威改名懿　曹威改名英　李洪威改名洪義　馬令威改名令琮　郭崇威名去威字　帝高祖名璟　南唐李景通改名璟　避諱復名景　父名簡　孫方簡改名方諫

恭帝名宗訓　向訓改名拱

十國

吳越　吳　閩　後蜀

吳越錢鏐國人避嫌呼石榴爲金櫻　金履祥先世本姓劉　避嫌改爲金氏　劉氏或又改爲婁氏　辟羅隱書稱劉表爲婁荊州　又改留氏爲田氏　謂畱任爲駐任　子元瓘

立國人謂一貫爲一千不

吳揚行密據揚州州人呼荇溪爲菱溪蜂蜜爲蜂糖其父名怤與夫同音改大夫爲大卿或但云光祿大御史大或缺筆作ナ（行密女適劉氏者行密子溥僭位封尋陽長公主有墓誌存爾夫字皆缺末筆）

閩王審知避嫌名改沈氏爲尤氏子鏻立以綾爲花絹

後蜀孟知祥祖名察蜀石經書察作𥧌書左傳祥字缺筆　父名道蜀檮杌改作𢧵

避諱錄卷三終

避諱錄卷四　　三長物齋叢書

宋

太祖名匡允（下一字本從肩從乚今避作允）匡以正字輔字代允以裔字代改匡氏爲主氏（政和間以主非人臣所宜稱又改康氏）允氏爲嗣氏呂餘慶名允改以字行新唐書改程昌允爲昌裔復匡城縣爲長垣兼避眶恇酳劻等字經典鈌筆作匡肩匡或作匡禮部韻畧去平聲陽部內去王切一十三字去聲震部內羊晉切一十二字避嫌名也宋世賣香印者但鳴羅而不呼以音近太祖諱也　帝始祖名元朗（上字本從亠從幺今避作元）元以眞字至字代改孔子元聖謚爲至聖

老子元元謚爲混元改北方七宿元武爲眞武水師元冥爲眞冥元枵之次爲眞枵太元經爲太眞元默爲眞默（歲陽壬也）元戈爲眞戈（司馬法夏執元戈）孫奭孟子疏以鄭元作鄭亢畢士元改名士安新唐書孔穎達傳子志元名去元字（宰相世系表仍作志元）朗以明字代楊延朗改名延昭改朗州爲鼎州朗池縣爲營山兼避縣懸悢浪等字改藥名元胡索爲延胡索（本草云避眞宗諱改非也蓋眞宗避廟諱所改）　高祖名朓改謝朓名作眺腹避朓洮祧等字又改朓作眺　曾祖名珽兼避廷庭等字　祖名敬以恭欽字代文彥博本姓敬避石晉諱改姓文後復姓敬至是又改姓文（江鄰幾雜[illegible]）又改敬姓爲苟[illegible]或爲恭氏王居敬改名居安高宗御書石經敬事而信用下敬上敬皆作欽行不篤敬事君敬其事敬皆作欽兼避竟境鏡警等字改石鏡縣爲石照崇文總目載顏眞卿韻海鏡源改鏡作鑑　父名宏殷（上一字本從弓從厶今避作宏）宏以洪大字代又改作弘孔紭泓字竝作紭泓宏撥改姓洪氏吳越錢宏佐宏倧宏俶五代史皆去宏字表忠觀碑作仁佐南漢劉玢初名宏度弟晟初名宏熙五代史改宏作洪李宏義改名孺贇復宏道縣爲營道改宏文館爲昭文唐書李德裕傳有韋宏質

嘉祐六年制策引作韋賢避諱去宏字又誤質爲賢也（韋賢漢人）殷以商湯字代改殷氏爲商氏元商挺其後也又殷悅改姓湯氏書唐殷亮爲因亮夏至李彝殷改名彝興改殷州爲商州殷城縣爲商城溵水縣爲商水高宗御書石經論語殷因於夏禮殷作商他經或鈌筆作殷　帝第四子名廷美趙美改名贊

太宗名炅其字音耿又有睿音趙睿改名鎔兼避熲炯耿熲等字初名匡義避太祖名改光義弟光美又避帝名改廷美[illegible]閣王李光睿改名克睿楊光美名去光字復金光縣爲金昌改金光殿曰會慶楊義改名信李[illegible]

義改名懷忠祈廷義改名廷訓沈義倫名去義字改義陽軍爲信陽義武軍爲定武招義軍爲招德崇義軍爲崇信彰義軍爲彰化感義軍爲感德招義縣爲招信軍富義縣爲富順監北義州爲儀州南義州爲南儀州義豐縣爲蒲陰義陽縣爲信陽義川縣爲宜川義淸縣爲中盧義章縣爲宜章義寧縣爲信安義倫縣爲宜倫義賓縣爲宜賓義與縣爲宜興歸義縣爲歸信孝義縣爲中陽郴義縣爲桂陽方義縣爲小溪通義縣爲眉山信義縣爲信宜全義縣爲興安廢感義義昌等縣又避嫌改汶川縣爲漢川畢士安父名乂林奏請改避朝議以

二名不偏諱不聽則宋初偏諱嫌名猶不甚重也眞宗咸平以後不避義字故僧夢英書高僧傳及贈詩碑皆書宣義大師之號

眞宗名恒初缺筆作恒後改以常字代恒氏改姓常氏恒山爲常山改千文恒岱爲泰岱改藥名恒山爲常山（常山卽蜀漆也）兼避峘佷等字高宗御書石經恒作恒又作恒論語得見有恒者恒作常朱子周易本義四書集註不避恒字其時眞廟已祧故也帝初名元侃楊侃改以大雅字行　帝后劉氏仁宗立爲皇太后祖名慶石慶孫改名元孫父名通改通直郎爲同直郎通州爲崇州通判爲同判通進司爲承進司通奉爲中奉通事舍人爲宣事通州爲崇州通利軍爲安利軍明道間復舊

仁宗名（从示从貞）兼避貞禎楨徵等字改禎州爲惠州稱唐魏徵作魏證宮徵之徵或作祉昏禮納徵改稱禮作納成司馬光書儀作納幣晉唐貞觀年號爲眞觀或爲正觀五代史書吳乾貞爲乾正書南漢殷王劉保興爲祥王石保貞改名保興又避正（征鉦）蒸等字王珪上書謂正月爲端月宮中謂正月爲初月呼蒸餅爲炊餅嘉祐初胡瑗侍講至元亨利貞帝爲動色瑗徐奏曰臨文不諱趙師民侍講亦不避貞字帝曰眞古儒也慶厤二年褒

城文宣王廟碑書貞珉作溫珉高宗御書石經貞作貞李昉王旦皆諡文貞後以避嫌名改呼文正非本諡也（案岳珂桯史載嘉定間有讀雷氏琳瑯古琴者索錢百萬將成買矣鳳沼內有唐貞元十一年題字貞字缺末畫珂察其贗曰唐人不應預爲昭陵避諱蓋贗者大慙頻減其直然則余撰是錄不獨可證史氏之誤卽世之購買骨董者亦當奉爲副目金鑑矣）

英宗名曙王曙改以字行曰晦叔兼避抒樹䂞澍豎署等字改簽署曰籤書都部署爲都總管從京學士院有太宗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蔡京摹刻杭州奏去之署字曰玉堂（胡騣爲憲司一尉稍目忘書名頗恐責其不署職名以牌遞之尉於牌上署字以黃覆之蓋一時盛怒亢英爲曙諱也頗竟不敢開）唐改藷薯爲薯藥至是故呼山藥雍

錄以貞女樹寫正女木避仁英二宗嫌名也水經注豫章以樹氏都困學紀聞引作以木氏郡蓋都應作郡乃鄭氏之誤而木則王氏避諱改也帝初名宗實周惇實改名敦頤張茂實改名孜德祐初度宗升祔禮臣議謚實字以犯英廟舊名改定曰度　帝父濮安懿王名讓以遜字代高宗御書石經孟子無辭讓之心讓作遜

神宗名頊兼避旭勖等字陳旭改以升之字行（東軒筆錄劉攽主試開封舉子有用蓄字者其副王介謂犯嫌名攽以禮部韻未定此諱介爭不已御史張戩程顥并彈之皆罰金御史中丞呂公著講爲太輕遂奏攽介主判蓋公著方不樂於攽也）

哲宗名煦兼避呴朐酗咻等字帝初名傭程頤侍講王南容三復白圭內侍曰上舊名也頤不聽（案名既曰舊原可不避況容爲傭之嫌名乎漢宣帝詔曰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是既改之後則原名本字亦不諱矣宋代一帝之名改至再三可勝避乎其端皆開於宦官宮妾惜廷臣無有以漢詔正之者程子不聽南容之言可謂以禮事君矣）帝陵曰永泰改福州永泰縣爲永福　高太后父名遵惠詔諱其名紹聖元年除

徽宗名佶兼避姞郅等字高宗御書石經佶作仕（蔡京謂吳侗假報無上欽宗聞何以知之京曰於桓名上加一圖宣之指則即佶字也遂罷侗不用京之陰險如此京敗後則欲份佶者新倉傍人君二字謂京有不臣之心雖若附會然亦平日好以字畫陷人之報也）

元懿太子名旉兼避甫字滕甫以字行名元發更字達道鄧潤甫以字行名溫伯更字聖求錢遹字穆甫人呼

爲錢穆去甫字或以穆四呼之

欽宗名桓改桓圭爲植圭桓公爲威公兼避完丸紈洹萑垣等字紹興二年改桓氏爲亘氏清波雜志書桓溫作亘溫其見經傳者以威武爲義讀曰威以回旋爲義讀曰旋以植立爲義讀曰植皆不改易本字高宗御書石經桓作恒又作恒

高宗名構兼避勾遘覯媾逅呴彀購搆等字陳遘以字行名亨伯勾濤之姓仍其字更其音勾光祖加金作鉤勾紡加系作絇勾諶加艸作苟勾思改作章句之句勾龍大淵去勾作龍（宋史勾龍如淵傳云本姓勾若以避御名改案勾乃構之嫌名是避構作勾不是避若字傳誤）朱子周易本義姤卦註云故爲遇以遇代姤避嫌名也

孝宗名昚以謹字代兼避愼蜃等字改愼縣爲梁縣愼德秀改姓眞朱子四書如愼獨子之所愼註皆用謹代全引經文如先愼乎德愼於言人姓如愼子仍用本字

帝父秀王名子偁吳偁改名傚

光宗名惇兼避敦錞等字張敦醲改名詢禮龔敦頤改名頤正稱字改以字行曰宏父李燾續通鑑稱周敦頤去敦字爲蘇韓敦益梁中都人避嫌呼曰韓材梨凡地以敦名者吳人皆改呼曰坡　后李氏名鳳宮中呼鳳

仙花爲好女兒花

寧宗名擴兼避郭廓礦霍等字謝廓改名直

理宗名昀兼避匀馴等字又避嫌改筠州爲瑞州

附西夏趙元昊父名德明稱宋明道年號爲顯道仁宗改明道三年爲景祐元年亦避元昊父諱也范仲淹與元昊書稱後唐明宗爲顯宗

遼

太宗名德光改光祿寺爲崇祿寺

聖宗名隆緖道宗壽隆五年慈悲庵幢壽隆作壽昌年號不避祖諱民間諱之何耶

興宗名宗眞改女貞爲女直兼避貞禎等字平章政事蕭察遏初封宗國公後避改任國

天祚帝名延禧避嫌改興宗重熙年號爲重和姚景禧改名景行

金

金太祖名（同　今上御名上一字）宋紹興十四年避金祖嫌名改岷州爲西和州又宋臣張（同金王名）改名晋先　子兗國公名宗雋熙宗皇統八年避其嫌名改雋州爲通州

熙宗名亶改亶字上從面下從且（孫郎虔藏說見後）

海陵王太子名光瑛宋紹興中避其諱改光州爲蔣州

世宗名雍改雍丘縣爲杞縣　父睿宗名宗輔宗端修改姓姬改宗州爲瑞州宗安縣爲瑞安　太子顯宗名允恭弟衛紹王允濟改名永濟宗室思恭改名思敬白彥恭改名彥敬承安五年刻鄭康成碑改張恭祖爲欽祖又避嫌改共城縣爲河平龔縣爲寧陽武功縣爲武亭（案章宗泰和六年詔[illegible][illegible]改熙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睿宗諱宗作崇世宗諱雍作雝顯宗諱允作[illegible]又改允字偏旁允統作充統號〃說見自是遂多[illegible]諱盡孝臣不學之過犯亶從面且曹人避睿宗諱有[illegible][illegible]法崇下作未以蘭亭草法作眞書用皆日不可後[illegible]作[illegible]不成字允作允始於北魏近世俗書尚有沿之者）

章宗名璟張璟避嫌改名煒

衛紹王名永濟改永興縣爲德興濟陽縣爲清陽張永改名特立閻詠避嫌改名長言尹安石避嫌改姓師侯師尹避嫌改名摯

宣宗名珣梁詢誼避嫌改名持勝　莊獻太子名忠張行忠改名行信

哀宗名守緒賈守謙改名益謙

元

（元代常賞命名多用國語故時名人名國語而改者甚少）

武宗名海山程文海改名鉅夫

附僞夏明玉珍改珍州爲眞州

明

太祖字國瑞方國珍改名谷珍吳國興改名良吳國寶

攺名禎丁國珍攺名玉胡廷瑞攺名美案明代避諱之令甚寬太祖名元璋而上元慶元廣元等縣張元禎鄒元標鄧元錫等名皆不避元字又高州高郵高安上高臨高等府州縣不避仁宗諱祁州及祁陽鎮江鎮遠等府縣不避英宗諱深州深澤縣不避憲宗諱日照縣不避武宗諱萬載縣不避穆宗諱獨國瑞二字開國諸臣皆令攺避然寧國興國瑞州瑞昌等府州縣又不攺而後代安國王國蔡國珍朱國祚王瑞劉瑞海瑞王邦瑞等名亦不避國瑞字意者起事之初太祖嘗以字行故軍中避之卽眞後始弛其禁故地名人名皆不攺避

成祖名棣攺棣州爲樂安無棣縣爲海豐

世宗名厚熜張璁避嫌攺名孚敬

神宗名翊鈞攺鈞州爲禹州

光宗名常洛攺常州府常熟縣常皆作嘗洛陽洛南洛容洛川等縣洛皆作雒

熹宗名由校攺校尉爲官旗檢校爲檢較凡校字皆攺作較惟學校攺稱學政

莊烈帝名由檢又攺檢較爲簡較巡檢爲巡簡　帝長子慈烺立爲太子刑部主事賀烺攺名世壽

避諱錄卷四終

避諱錄卷五　　三長物齋叢書

家諱

避諱之禮雜見於禮經者曰卒哭乃諱（曲禮○疏禮葬而虞虞而卒哭未卒哭以前猶用事生之禮故卒哭乃諱其名）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舊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檀弓○事生之禮已畢事鬼之禮方始已矣同諱多則難避故使宰夫振鐸於宮中曰舍高祖之父親盡當祧者不諱而諱新死者之名自寢門至庫門欲內外咸知也）入門而問諱（曲禮○入他人之門必問其諱恐得罪於主人）稱諱如見親（祭義○上不諱下故廟中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會祖以下也）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曲禮○少孤不聞父母諱其祖妣故不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

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雜記○父之祖父母父之伯叔父及姑之姊妹服在小功以下本不合諱因父在己亦從父而諱之若已之伯叔父之姊妹已本當諱非從父而諱也）禮不諱嫌名（曲禮○嫌名字之同音者）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檀弓○不偏諱謂以二字爲名者可單言一字）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玉藻○凡祭祭羣宗廟中祭家神不以尊避卑也教學臨文而諱恐其廢誤後學）詩書不諱（曲禮○不因避諱而易詩書之文）君所無私諱（曲禮○私諱私家之諱也）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字大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玉藻○在君前士之生者沒者皆稱名大夫之生者稱名沒者有諡則稱諡無諡稱其字在大夫前士之生者稱名沒者稱字大夫之生者沒者皆稱字公諱本國先君之諱也）過而舉君之諱則起

與君之諱同則稱字（雜記○謂君諱則起立示變不自安也已之先人或他國前代之人與君之所諱者同名則稱其字）夫人之諱雖質之君前臣不諱也（曲禮○外戚之諱不避於君前）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雜記○母之尊長子於宮中諱之妻之尊長夫於其側諱之非宮中非其側則不諱也若母妻之尊長與己之從祖昆弟同名雖在他所亦所當諱）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曲禮○內諱不出於外大功以下服輕不諱）

顏氏家訓曰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目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於顛沛而走也凡避

諱者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爲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烟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耳凡文與正諱相犯當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呂尚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倘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

昌黎韓子諱辨曰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

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邱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避諱之論備載於前學者所當遵守而勿泥也晉荀息濟河而禱曰曾臣彪以臣名君廟中不諱也楚子伐宋申犀見王稱無畏知罃對楚王曰外臣首鄢陵之戰欒鍼曰書退華耦來盟曰先臣督欒盈辭於周行人曰陪臣書曰其子黶以子孫名其祖父公所無私諱也孔子父名紇母名徵在作春秋書臧孫紇出奔邾臨文不諱也論語云杞宋不足徵某在斯二名不偏諱也曾子父名晳曰昔者吾友裼裘而弔不諱嫌名也（唐李翱父名楚金文集今字皆以茲代孝過曾子不足法也）孟子父名激與告子論性曰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激學不諱也魏曹植詩云脩坂造雲日既不避父操之嫌名其子志奏議云幹植不强并不避其父之本諱三國志載吳人語曰功以權成斥其主權之名而不避可見漢魏以前國諱家諱皆不甚重晉宋以來家諱始嚴然宋明帝名彧其子蒼梧王復名昱北魏獻文帝名（從弓從厶）其子孝文帝復名宏是嫌名猶不避也降至唐宋避之滋甚若晉王舒父名會辭會稽內史詔改會爲鄮宋范蔚宗陳王廓皆以父名泰不拜太子詹事唐源乾曜祖名師民不拜太子少師裴胄父名京不拜京兆少尹李涵父名少遹不拜太子少傅賈曾父名至忠不拜中書舍人韋聿授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司

議郎[illegible]大夫少[illegible]以家諱[illegible]太子[illegible]柳公綽授禮部[illegible]以[illegible]諱正[illegible]兵部尚[illegible]父名衡授晉王行軍長史以行音近衡改其衘爲統軍長史衞殊授鄭顥觀察使以衘內一字同家諱乞改授宋李建中父名昭不入昭文館呂希純父名公著不拜著作郎胡瑗修國史以避祖名不拜張沆父名餘慶辭知虔州李若拙父名光贊辭太子贊善雖非公爾忘私之義猶曰焚黃告廟時聞名心瞿非人子所忍故宋世朝令有除官日自陳家諱者準以次官擬授或有出特旨改避者如慕容彥釗父名章吳廷祚父名璋皆拜使相制麻中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同二品沈與求湯思退二相父皆名舉改提舉書局爲提領會公亮父名會改勘會爲勘當蔡京父名準改平準務爲平貨務皆出自朝廷恩命猶可說也至范鎮父名度撰仁宗實錄以度量爲尺量則鎮自避其家諱也嘉定十六年制策以遺詔爲遺誥則避時宰家諱也夫以實錄制策而避臣下私諱均失行文之體惟安吉發判蔣良貴爲郡守趙希觀撰修城記用浩浩字犯宰相父名趙欲易之良貴力爭不可聞者壯之最可怪者唐裴德融父名皋不得於主司高鍇下登第崔殷夢父名龜從不得錄歸仁澤於貢籍李賀

父名晉肅不得舉進士韓昌黎作文辨之舊唐書猶議其紕繆則一時橫議可知矣五代盧文紀父名嗣業屏屬官于鄴不見至鄴憂畏自經盧亦坐貶楊彥朗父名石欲更屬吏石昂之姓曰右至昂棄官而去宋韋翼父名樂生平不飲酒不務歡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音樂不游五嶽徐積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不踐石地遇石橋令人負而過其迂執至此猶謂其爲父母之名也至北齊熊安生避名於徐之才和士開以之才父名雄士開父名安遂自稱曰觸觸生宋蔡京當國薛昂戒家人避京名犯者笞責偶自犯家人以爲言乃舉手自擊其口又蔡經國以經京音近奏乞改名純臣章惇爲相安惇自稱其名曰享方岳以趙葵父名方遂改姓万又爲郢岳屬吏復改名巨山居節避賈似道之名書其銜曰知春陵州事改用道州古稱元李班避右丞相葉李之名書其銜曰福建道宣慰使班而去己之姓此則諛佞成風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善哉胡康侯之論曰後世不明春秋之義有以諱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迷禮以爲孝諂者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今擇歷來避諱之可爲法戒者彙錄於後

漢劉安父名長所著淮南子凡言長以修字代司馬遷

父名談作史記以趙談爲同子張孟談爲孟同惟李斯傳有趙談因其人爲宦者故不諱晉王羲之宗正卿曾之曾孫也故蘭亭敘書覽作攬父名正書正月爲初月或作一月餘皆以政字代如足下意政同之類以詩云今茲之正月令云仲春班馬正皆與政通故借用也宋范蔚宗父名泰作後漢書書郭泰鄭泰名皆作太北齊劉紹父名照一生不爲照字以昭字代梁劉勰祖名靈父名尚作文心雕龍原道篇曰性靈所鍾詮賦篇曰義尚光大皆不避家諱北魏酈道元祖名嵩作水經注曰嵩高嵩岳孫嵩劉嵩嵩梁山皆不避祖諱唐陳子昂撰

父有周居士陳公墓誌云公諱元敬高祖方慶曾祖湯祖通考辨自高祖以下皆直書其名惟父加一諱字劉禹錫自傳云曾祖凱祖鍠亦直書其名惟父緒加一諱字所謂不遠事王父母則不諱也（後世爲先人作行狀借他人銜名填諱者非是）杜甫父名閑詩集無閑字集中宴王使君宅詩云留懽卜夜閑諸將詩云曾閃朱旗北斗閑不諱嫌名也（卜閻云卜夜閑乃上夜闌之誤北斗閑乃北斗殷之誤炎武曰閑與閑字不相犯）韓愈文集不避仲卿二字二名不偏諱也宋富弼父名言不辭右正言韓億父名保樞億及子絳縝皆歷任樞密不以私廢公也王安石父名益所著字說無益字蘇軾祖名序文集以序爲敘或作引而以字序爲字說張芸叟父名蓋表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以此乃字代蓋字此皆避家諱之可法者又晉王述拜揚州主簿請諱述曰先祖父名在海內（述湛之孫承之子也）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唐相崔羣父名積屬吏陸鎮以音近請改名瑱羣不許韓皋尹京兆祈雨讀祝縣官恐犯其諱矜持過甚稱官銜畢誤呼先相公名（德宗相滉也皋之父）皋但慘然命重讀竟不之罪宋杜衍帥幷州包拯知開封吏請家諱皆曰吾無所諱惟諱枉法贓吏悚而退家諱在我人何與焉此尤可法者也至梁謝舉（莊之子）宋趙葵（方之子）聞諱必哭桓敬道（溫之子）聞

溫酒而泣臧逢世（嚴之子）覽嚴寒而悲既爲過禮若盧志（毓之孫珽之子）問陸機（遜之孫抗之子）曰遜抗與君遠近答曰如卿與毓珽庾爰之（翼之子）謂孫放（盛之子）曰諸孫大盛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何易（無忌之子）與殷孚（淳之子）共食孚羹盡易云益殷羹孚曰何無忌諱謝超宗（鳳之子）問王慈（虔之子）曰卿書何如虔公答曰如雞比鳳慈與蔡約（興宗之子）入寺禮佛約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彼此各以家諱相謔問者固疎答者亦褊皆不可以爲法況超宗聞劉道隆鳳毛之語至於走匿而獨不爲他人諱乎其受侮實自召也又若梁王亮（攸之子）

[illegible][illegible]爲吏[illegible]以其犯諱遂駁代之吏遂良曰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所諱若爲攸字（若爲猶云是何也）當作無敬尊傍犬（敬[illegible][illegible]也尊去足爲酋傍加犬是猶字）爲犬傍無敬尊（犬傍加酋是猷字）若是有心攸字（是悠）無心改（明知諱攸說云猶也攸不知何字是也）乞告示亮跣而走唐李訥父名建訥除浙東路出淮楚郡守盧罕遣使送臨使名與訥父同訥大怒即鼓棹去罕聞之命篙往謝且笞其使訥去意益堅罕度不可留怒曰大約下人名建者多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訥亦無如之何杜甫乘醉謂蜀帥嚴武曰不謂嚴挺之乃有此兒武怒曰杜審言孫敢捋虎鬚武母恐其害賢遣甫歸峽云

言之失幾至殺身宋趙康凝爲令嘗以家諱刑人崔丞相允規之曰聞名心瞿但有聲豈可笞人康凝不改卒罹淮甸之禍徐申爲郡守自諱其名責屬吏不當用申府字吏曰此事申府不報便當申監司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身死即休申雖怒甚無以罪之凡此皆忌諱過甚者也夫避諱過甚致自諱其名尤出情理之外如田登爲州守諱燈爲火值元夜吏榜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趙宗漢諱漢字稱兵士其妻供阿羅漢子授漢書家人謂夫人供阿羅兵士郎君讀兵士書錢良臣名戒家衆勿犯其子讀孟子改其文曰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趙時杖簽判平江凡書判決杖吏避其名皆以紙帖杖字其謬至此若韓皋病瘡命醫傳藥醫曰天寒膏硬皋笑曰韓皋實是硬富弼少日有呼名而詬者或告之弼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是眞宰相度矣明杭州守錢塘令皆名仕貴令請改名守曰汝我名皆父命也何可改眞豁達之見也

顏氏家訓曰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呂后微時嘗字高祖曰季袁種字其叔盎曰絲（案史記曰君能日飲毋何漢書曰絲能日飲亡何二史所載不同雖古不諱字斷無以姪對叔呼字之理當以史記爲是）玉丹與侯霸子語字霸曰君房江南玉今

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尚書王元之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宋張光叔曰昔人有諱後生不可稱前輩之字此忠厚之至也然一時出於至誠未暇深考字所以表德也古人以爲美稱殷人以諱事神而後有字（案諱始於周左傳曰周人以諱事神是殷以前無諱也光叔誤記）儀禮子祭父云敢昭告於考伯某父稱字也近世子由與坡公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中稱中立先生非若今世既諱其名又諱其字也愚案白虎通德論曰聞字即知其名字依名立正所避其名也何諱之有子思子作中庸兩言仲尼稱祖字也屈原

作離騷云朕皇考曰伯庸稱父字也至後生稱前輩者七十子之事孔子至矣子貢謂叔孫武叔曰仲尼不可毀也猶曰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禮載之矣子禽謂子貢曰仲尼豈賢於子乎則與同學言亦未嘗諱長者之字字固古所不諱也子貢又曰他人之賢者邱陵也孟子亦曰泰山之於邱垤二子皆論孔子事獨忘其名邱而斥言之乎諱施於君父師不與也名且不諱況字乎然時有古今未可泥論孔子稱弟子曰回曰賜皆呼其名孟子稱公孫樂正則皆曰子（或曰論語弟子所記故稱名孟子自作故稱子）（然曰回也賜也則非記者諱）師弟一也百餘年而稱謂已別況數千年後必欲反古是猶爲學三年歸而名母不亦傎乎後人名字之外各有別號古所無也不必泥於潁濱之稱子瞻了齋之稱中立但稱別號曰東坡曰龜山斯得之矣然史例書字號非特筆不書（如學者稱爲龜山先生之類）今人棄字不稱其人雖甚著名後世秉史筆者僅知名號非得家傳無由查考而字遂不傳亦一弊也

大戴禮記曰上古不諱正天名也白虎通德論曰上古之時所不諱者何尚質也春秋左氏傳曰周人以諱事神疏曰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禮檀弓曰卒哭而諱疏曰古者生不相諱卒哭乃有神諱也又曰日月

有時將葬矣諱所以易其名者注曰死則諱其名故爲之謚所以代其名也張光叔曰今人往往有台諱尊諱之語非是生曰名死曰諱載之禮經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然漢宣帝初名病已元康二年詔曰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一詔之中三言諱字是生亦稱諱也諱者避也漢詔諱作避辭帝自言之非臣下可稱御名爲諱光叔所論未爲不當

左氏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大戴禮記曰太子生然後卜名上無取於天下無取於墜（古地字）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顏氏家訓曰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名子者當爲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友諱同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憀賴焉以上三說皆言命名時卽當爲後日避諱者計至顏氏謂襄友同清和禹等字不可命名則無字可命矣卽顏氏以之推爲名何嘗易避勢必如孫休四子以𩅦（音灣）𩃬（音跡）壾（音莽）𠭯（音褒）爲名及武曌（音照）劉龑（音儼）創製一字然後可免後人相犯是則高叟言詩之說也

洪容齋曰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垂之後世當直書其名無所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稱譜官如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牂牁太守曾孫諤者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往往稱君諱某字某王荊公爲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爲不相契愚案文集諱名其說有二一重其人爲先德不書其名後世自有可考一以諛墓得金文過其實恐後世訾議而己之文又不能不存故諱之以滅其迹二者皆非也諛墓而匿其名固非厚道重其人而諱

其名亦非達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人之命名原欲藉德功言以傳不朽使後世婦孺皆能直呼其名則其名傳矣避諱云者爲其子孫聞名心瞿恐觸其哀思也不逮事父母卽王母之名禮尙不諱非其子孫何諱之之有若謂後世自有可考甚不足恃如史漢之楚南公董公雒陽吳公之類史失其名從何而考碑誌不書操史筆者又何所據是欲傳其人之名實妬其名之成也凡此皆後世避諱之說誤之也故著其論於篇末云

避諱錄卷五終

避諱錄補正

漢

昭帝名弗陵以二名雖避且長安霸陽茂五帝陵號不可改也但諱弗之字曰不故雲陵平陵二縣皆帝所置不以爲嫌而霸陵高陵等縣皆仍其舊

東漢

光武帝避叔父廣陽王良名改壽良縣爲壽張水經注誤叔父爲叔母壽良縣爲壽良聚

三國

吳大帝曾祖名鍾避嫌改鍾山爲蔣山鍾名不見於三

國吳志惟宋書符瑞志載鍾爲堅之祖則權之曾祖也

前刻祖上脫曾字

隋

煬帝名廣改廣陽門爲顯陽

唐

宋初范質戒子姪詩曰深泉薄冰又曰堯舜理宇乃沿襲唐之非避高祖高宗諱也

中宗名顯改隋顯仁宮爲昭仁顯德殿爲明德

十國

楊行密時揚州人呼杏爲甜李

宋

王應麟詩攷序稱匡衡爲康衡避太祖諱也

英宗以嘉祐七年立爲皇太子其時歐陽修奉敕撰唐書於地理志常明宜三州土貢薯蕷皆去草作署預不避東宮嫌名又澧州土貢恒山藥草並不避眞宗廟諱何邪

廿二史諱略

求餘懷學古有獲於歷朝典禮隨叩輒應僂指四千餘年不遺一髮法器古物金石文南北宋雕木槧一寓目斷諳如出強記之材固勝而於其搜總畢尤必有道也坡老閒人對書輒以記幾事名爲閒讀書吃緊語不在此然較製一二寬博語爲通明者不大有關哉憶昔與友同覽宋板書一碧眼胡曰北宋余曰嘗是南宋眾未見服碧眼胡強爲請故余曰構爲高宗諱廓爲甯宗嫌諱北宋人安得預避之眾遂以孝先服管繆爲推許此特近代帝諱人人能記顧余木鈍根汲古一事竟付因循昔宋太祖以鏡背乾德年號問朝士多不能對竇儀識爲蜀物太祖嘆賞夫明靜衡心偉然我輩誰不當如是哉日來餘懷山人出所錄帝諱考略示余紙纔數縴而資用甚多詎可以僉帙少之余乃排纂增損得一萬餘言有附考諸則非謝舌瀾報及歸安追傳（後凡有日者追尊也）意注所考難免不無於史家法姑置之至篇中云無考者鄙人一時之見以爲無也若說部雖有所見語近荒渺亦不敢引惟俟正考鑒據便當續入非必以今日爲無者

絕無之也排纂既成刻存家塾暘曲友人張思孝時遊西湖未回邀渠觀覽必能益我吁二友者吾卅年傾遇之人嘗勉余琢月雕雲爲無益事而余亦心領竟不能讀一卷有用書以副良友之望誠可愧也序此並書以自警云幔亭周榘

廿二史諱略

古靖周　榘幔亭輯

宇宙日闢先聖慮焉無文之質難詔後人乃爲區別姓氏名字以爲御繁之道考上古雖至尊與庶民不異無所謂避諱也或曰堯舜號也非名也有謂堯舜爲諡諡起於周唐虞夏殷詎有所謂諡哉姓氏猶簡詎有所謂字哉四岳舉舜有鰥在下曰虞舜讀此已知堯舜爲名也竹書曰虎獨斷路史姓苑率多牽合不足取信夏禹之世太康仲康少康凡三康桀名履

癸湯父名主癸湯自名履又名天乙其後有四乙太丁未立武乙之子又稱太丁其以丁稱者凡七般名庚仲孫又名庚仲厲王名胡釐王名胡齊君臣祖孫未嘗引避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奠世系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鄭氏注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有官詔之使人不得犯也大戴記周始制諡開避諱之端矣然於尊則避於疏則否死後則避於生前則否臣子愛慕君親不能不以諡代耳傳稱不以日月不以名物避諱之義如此已嚴若後世最廣最嚴則縟文也

姬周不避諱故克昌厥後發揚蹈厲誦詩讀書於昌發誦三字俱不諱穆王名滿定王之孫亦名滿夷王名燮唐叔虞子亦名燮蔡仲名胡厲王亦名胡平王名宜臼晉靖侯亦名宜臼匡王名班曹昭公亦名班簡王名夷曹僖公亦名夷哀王名去疾晉頃公亦名去疾威烈王名午衛襄公曹悼公晉定公皆名午桓王名林中林之林不避襄王名鄭鄭國之鄭不避景王名貴富貴之貴不避元王名仁仁義之仁不避周

立諡法雖開避諱之端而世子及公侯伯儼然與天王世祖並名其時制猶未定與

〔附考〕象曰琴朕弤朕秦以前通稱朕霍光傳師古注古者室屋高大通呼爲殿又人臣亦通稱行在郡守之尊稱本朝亦謂之郡朝又有以縣令而稱朝者陵墓古亦通稱至南北朝王公以下始禁稱又呼萬歲古亦不避如馮煖馮拔馮勛諸傳所載是也且以萬歲爲名者凡數見卓文君誄相如之辭曰永託爲妃兮不恥當鑪書譜王羲之云假令

寡人既之若此妃與寡人亦不避區分既立又當遵行勿犯矣否則周敬王名丐越君名不壽馮婦徐夫人班纍拏錯范蛭漢唐以來焉劫溫疥朱龜程蜓史蒐孫讎施讎容疾樊疾原豕侯兢欒小孫朱壘人唐堯虞舜商湯諸可詫之名於今尚可爲名乎

孔母徵在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齊稱論語多門弟子編述曾不避師名子思作中庸屢稱祖君之字孟父激公宜孟子於三字亦不避

（附）司馬遷父諱談以同代之改張孟談爲孟同陸機父抗杜預父恕張華父平束晳父龕王羲之祖正父驥杜甫父閑韓愈父仲卿司馬君實父池歐陽脩父觀蘇洵父序朱熹父松各避家諱斷筆別體如羲獻帖凡正月作初月或作一月他正字皆以政代之是也坊本不校竟有不避者襍書亭集少陵七律第三五七句末一字參用三仄無重複若世本杜詩則重者不少須知是世本之誤千文必求智永之元本觀之則律吕調陽不致譌律吕

赤壁賦必求東坡自書之元本觀之則吾與子之所共食不致譌共適此文史所以貴善本而識古之不可以質質也久矣

（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爲司城（晉）僖侯名司徒改司徒爲司功此避諱之始也

（秦）莊襄王姓嬴諱楚改楚爲荊謂楚人爲荊人始皇諱政並避正改正月爲端月此避嫌諱之始也

（附）杜甫李白亦呼名從周茂叔遊直呼師之字唐宋師友間尚質猶如此嫌諱之說殊可不必

（西楚）霸王項諱籍字羽改籍爲談或改典改籍姓爲席以羋相近也

（漢）太祖高皇帝劉諱邦字季改邦爲國如書協和萬邦改協和萬國論語爲邦百年改爲國百年（但見引用之書）孝惠帝諱盈改盈爲滿呂后諱雉改雉爲野雞太宗孝文皇帝諱恆改恆爲常改恆農爲弘農恆山爲常山陳恆爲陳常西京人上書避恆字甚嚴皆以常代之孝景帝諱啟改陳啟爲陳開啟母闕爲開母闕世宗孝武帝諱徹徹皆改爲通蒯徹改蒯通孝昭帝諱

弗陵後更諱弗凡弗皆改爲不昌邑王諱賀避否無考宣帝父史皇孫諱進宣帝即位後始避進以前字代之此避廟諱之始也宣帝初諱病已後諱詢凡詢皆改洵兼避洵荀改荀子爲孫子孝元帝諱奭凡奭皆改爲盛孝元皇后王氏父諱禁改禁爲省謂禁中爲省中孝成帝諱驁凡驁皆改俊孝哀帝諱欣凡欣皆改喜孝平帝諱衎凡衎皆改樂孺子諱嬰更始帝諱玄避否俱無考

漢自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字巨君攝政佈威天下避莽諱者二十年如劉莽自改其名爲劉均之類

附王莽傳劉之爲字卯金刀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此逆莽謬說亦見莽不識字劉从丣聲也桺丣世多誤从卯桺氏字龕推字註以中劉大參稱柳學斷丁問推字公隨曰以木卯答之坐客以指畫几曰此楊柳之柳哄然一笑按推櫛俱俗字不足深論柳當是木傍丣若木傍卯說文並無其字當時客之匡正劉之自悟並梅之引證究竟祇考定了一俗字終睽繆一正字

漢世祖光武帝諱秀字文叔改秀材爲茂才秀異爲茂異顯宗孝明帝諱莊改莊王爲嚴王莊公爲嚴公莊侯爲嚴侯莊子陵爲嚴子陵莊君平爲嚴君平肅宗孝章帝諱炟避否無考孝和帝諱肇凡肇皆改爲開兼避兆照改兆氏爲趙氏照臨爲燭臨孝殤帝諱隆改隆慮爲林慮孝安帝諱祜改祜爲助或改爲福父清河王諱慶又改慶氏爲賀氏少帝諱懿順帝諱保沖帝諱炳質帝諱纘桓帝諱志靈帝諱宏劭帝諱辯獻帝諱協皆無考昭烈帝諱備字玄德後帝諱禪亦無考

附漢韋孟相楚作詩諷楚王戊不諱邦字漢伍被傳引麥秀歌不諱秀字劉歆傳改名秀以應讖實諱傳稱秀材俱不避惠帝諱盈昭帝諱弗過時多不諱或者傳寫之譌耶董子三對策皆不諱邦字過時竟不諱矣

魏高帝曹諱騰太帝諱嵩嵩本姓夏侯爲騰養子冒姓曹魏武帝諱操字孟德文帝諱丕字子桓明帝諱叡皆無考邵陵公諱芳改芳林園爲華林園高貴公諱

髦元帝諱奐亦無考

吳武烈帝孫諱堅長沙王諱策大帝諱權字仲謀廢帝諱亮景帝諱休文帝諱和後帝諱皓皆無考

晉宣帝司馬諱懿字仲達凡懿皆改爲美景帝諱師改師爲率改太師爲太宰改師氏爲帥氏文帝諱昭凡昭皆改爲明改昭武爲邵武改昭君爲明君改昭穆爲韶穆又爲明穆武帝諱炎字安世凡炎皆改爲盛惠帝諱衷懷帝諱熾皆無考愍帝諱業改建業爲建康東晉元帝諱睿明帝諱紹成帝諱衍康帝諱嶽

穆帝諱聃哀帝諱丕廢帝諱奕簡文帝諱昱孝武帝諱曜安帝諱德宗恭帝諱德文皆無考

附自逆莽詔天下名皆用一字天下奉行者三四百年晉宋間多用之字爲助辭如胡奴輔之之子名謙之王氏一門羲之子徽之獻之子楨之於之字非有義直助辭耳晉則父子祖孫竟同行列邪爾時公卿名兼之字者不可勝數始亦此意

宋武帝劉諱裕字德輿少帝諱義符文帝諱義隆孝武帝諱駿前廢帝諱子業明帝諱彧後廢帝蒼梧王諱昱皆無考順帝諱準沈約宋書不準令王準之皆作准管准諸書準字因追改准

附宋明帝多忌諱改騧字爲騧以騧類禍一日臣下朱見文入朝忘其忌偶言白門明帝大怒曰白汝家門又袁粲舊名愍隕門反爲袁門隕反爲愍取隕門之門以嫌之劉悛舊名忱臨讎爲劉讎臨爲忱亦用反語嫌之

齊高帝蕭諱道成字伯紹武帝諱賾文帝諱長懋廢帝諱昭業少帝諱昭文景帝諱道生明帝諱鸞後廢

帝東昏侯諱寶卷和帝諱寶融皆無考

附武帝於青溪立宮號爲舊宮時人爲之反語曰窮廐舊窮廐爲舊廐窮爲宮也

梁道尊文帝蕭諱順之武帝諱衍字叔達簡文帝諱綱高宗昭明帝諱統安帝諱歡廢帝諱棟元帝諱繹閔帝諱淵明敬帝諱方智後帝諱琟皆無考

附一說簡文時曾避綱剛等字故道書有天罡然亦無諱罡經疏來等字始於方士六弦僧伽等字本之佛氏皆非經典所載考古者烏得根之字彙

景字注云藉木幽非幽也於六書之義無當故皆
本字皆不收

後梁宣帝諱詧昭明第三子明帝諱巋靖帝諱琮皆
無考

陳追尊景帝陳諱文讚武帝諱霸先字興國昭烈王
諱道譚文帝諱蒨廢帝臨海王諱伯宗宣帝諱頊後
帝長城公諱叔寶皆無考

附陳後帝叔寶反語爲少福諱少福反爲叔福少
反爲寶也

趙光文帝劉諱淵字元海少帝諱和昭武帝諱聰隱
帝諱粲後主諱曜皆無考

後趙明帝石諱勒字季龍廢帝諱弘武帝諱虎字世
龍少帝諱世前廢帝諱遵後廢帝諱鑒後主諱祗皆
無考

魏元帝冉諱瞻悼武帝諱閔皆無考

燕武宣帝慕容諱廆文明帝諱皝景昭帝諱儁幽帝
諱暐皆無考

秦武惠帝苻諱洪本蒲氏略陽氐人改姓苻景明帝
諱健廢帝諱生文桓帝諱雄宣昭帝諱堅字永固哀
平帝諱丕高帝諱登後主諱崇皆無考

附堅姓从艹與苻別誤書者往往混爲一如揚雄
之誤楊子寶之誤于慨今古人昧其姓近有自昧
其姓如呼古肉胡爲古月人示余爲人未木昜楊
爲木易音十章爲立早書俞成俞不知从亼从舟
書商成商不知从冏从合雖士大夫亦復不免徐
文長離其名曰田水月核其實胃从肉从囪非田
月也王于一紀胡明勳書經事用俗稱古月頭陀

又見貢諱諸書離合體隱姓文中假息盛木玩執
周書又云人可考立下早試檢字書會胡并不入
月部楊與昜俱無其字乃知六書愈當討論而楷
體不復存經籍之舊也信然矣志古者其稽興之
退之有云作爲文詞宜略識字

後燕武成帝慕容諱垂文明帝諱皝第五子也惠閔
帝諱寶昭武帝諱盛昭文帝諱熙惠懿帝諱雲皆無
考

後秦景元帝姚諱弋仲魏武王諱襄無考昭武帝諱

護并避長字改長安爲常安文桓帝諱興凡興皆改
爲昌後主諱泓無考
西燕先主前燕景昭帝儁之子諱泓威帝諱沖燕將
段氏諱隨嗣主諱顗少帝諱瑤廢帝諱忠後帝諱永
皆無考
南燕獻武帝諱德皝之少子也後帝諱超皆無考
成始祖景帝李諱特秦文王諱流武帝諱雄哀帝諱
班廢帝諱期皆無考
漢獻皇帝諱驤前李氏武帝雄之叔父昭文帝諱壽

後主諱勢皆無考
涼太祖張諱軌高祖諱寔太宗諱茂世祖諱駿世宗
諱重華廢王諱耀靈威王諱祚冲王諱玄靚後主諱
天錫皆無考
西秦烈祖乞伏氏諱國仁高祖諱乾歸太祖諱熾磐
後主諱暮末皆無考
附昭王名暠安王名嶠漢成帝名鶩陳文帝名蒨
涼沖王名玄靚秦後主名暮末有乖典重皆近不
雅又漢唐以來如陳龜任蝦錫徵畢鶩鶩文覗虛

醜奚志奚背寒貧師頑險夫人蔣夫人關豎王戲
趙廢陵疾備珍珠王元寶之數名皆俳諧可嗤又
女子名有可詫者廬陵長公主南弟晉獻帝后賈
南風郗超妻周馬頭庾會妻諸葛文虎謝石妻諸
葛文熊庾和妻謝僧要羊輔妻王僧首播於文史
皆人任誕如此
後涼景昭王姓呂諱婆樓懿武帝諱光隱王諱紹靈
帝諱纂文帝諱寶後帝諱隆皆無考
南涼烈祖禿髮諱烏孤康王諱利鹿孤景王諱傉檀

避者無考
北涼王段氏諱業無考
西涼公李諱弇簡公諱昶太祖諱暠哀王諱歆後主
諱恂皆無考
後北涼太祖沮渠諱蒙遜哀王諱牧犍後主諱無諱
避者無考
按無諱名義或與名敢當相類若撲用姓吳名諱
不知於義何取
北燕追尊元帝諱和宣帝諱安文成帝諱跋昭成

帝諱弘皆無考

〔夏〕追尊元帝劉諱訓兜景帝諱虎宣帝諱豹桓帝諱衛辰武烈帝諱勃勃南匈奴之後赫連氏是也廢帝諱昌後帝諱定皆無考

〔魏〕追尊始祖神元帝拓拔氏諱力微（至孝文帝改稱元氏）文帝諱沙漠汗章帝諱悉鹿平帝諱綽思帝諱弗昭帝諱祿官桓帝諱猗㐌少帝諱普根穆帝諱猗盧幼帝諱乂平文帝諱鬱律惠帝諱賀傉煬帝諱紇那烈帝諱翳槐昭成帝諱什翼犍獻明帝諱寔道武帝諱珪明

元帝諱嗣太武帝諱燾南安王諱余景穆帝諱晃文成帝諱濬皆無考獻文帝諱弘改弘農郡爲恆農郡凡典籍中弘字皆以大字代之孝文帝諱宏宣武帝諱恪孝明帝諱詡少帝諱釗文穆帝諱勰孝宣帝諱攸孝莊帝諱子攸前廢帝諱曄節閔帝諱恭後廢帝諱朗武穆帝諱懷孝武帝諱脩文景帝諱愉文帝諱寶炬廢帝諱欽恭帝諱廓〔東魏〕孝靖帝諱善見皆無考

〔附〕魏有兖州生子名同同生子又名叔此祖孫重名也林邑楊邁子亦名邁漢書王侯表廣陵王之子名德生子又名德隋襄陽處士羅靖生子又名靖俱不可解再說文有魏無魏楷體既興遂以有山者爲魏高以無山者爲都姓不知漢八分碑刻尚無從山書魏者升加山於上抑坐山於下宋張有爲林據用書嶽碑篆魏作巍據請去山張有曰吾手可斷字不可更者張有可謂識字每見今人呼魏姓曰委鬼箋解魏伯陽參同契之末篇云委時去世與鬼爲鄰一句中隱魏字不知參同契元本

係四句委時去世依託邱山循游寥廓與鬼爲鄰伯陽蓋自隱其姓故箋解者又謂知依託邱山一句正非附文哉

〔北齊〕追尊文穆帝高諱樹神武帝諱歡字賀六渾文襄帝諱澄字子惠文宣帝諱洋字子進廢帝諱殷孝昭帝諱演武成帝諱湛後帝諱緯田帝諱延宗幼主諱恆皆無考

附考以三文爲字非特賀六渾背督恆玄字神靈寶張天錫字公純嘏五代劉崇無爲字無不爲再

考一文爲字者范雎字叔屈原字平陳勝字涉劉邦字季項籍字羽袁盎字絲枚乘字叔朱雲字游焦延壽字贛公孫弘字季鄭當時字莊羅靖字禮顏師古字籀是也

周追尊德帝字文諱肱文帝諱泰字黑獺閔帝諱覺字陀羅尼明帝諱毓武帝諱邕字禰羅突宣帝諱贇靜帝諱闡皆無考

隋追尊武元帝楊諱忠并避中字凡忠皆改爲誠如死忠稱死誠是也唐太宗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

臣此太宗少時避隋廟諱凡中皆改爲內如改中央爲內境中原爲界內改毛詩中陵爲內陵中國爲神州宮中爲宮內中使爲內使改榮陽郡中牟縣爲內牟馬邑郡雲中縣爲雲內是也文帝諱堅凡堅皆以固字代之於奏符堅稱其字曰永因皇太子諱勇凡勇皆改爲健明帝諱廣入唐謚廣爲煬故後稱煬帝廣自爲太子時凡廣皆以長與大代之如改廣川爲長河之類其餘郡縣之名有廣字者悉改廣開改盛武廣恩改洮陽廣平改永年少帝諱侑成帝諱昭恭帝諱侑東都恭帝諱侗皆無考

附楊堅國號隨謂齊周以來不遑甯居因去辵爲隋不知隨安步也吉莫大焉隋說文云裂肉也不祥莫甚焉且隋音妥無隨音墮之不學殊堪嗢噱今人用隨侯珠事亦書隨作隋則又誤矣元次山謚煬帝曰擬佩觽詞之僻字

唐追尊興聖皇帝李諱暠即西涼太祖也興聖帝孫爲獻祖宣皇帝諱熙懿祖諱天賜避否皆無考太祖諱虎凡虎皆稱獸捕虎曰捕獸伏虎曰伏獸後遂改虎

爲武武牢關武賁之士是也又於故後趙石虎稱其字曰石季龍又改虎䝢爲滸䝢世祖諱昞兼避丙改丙爲景如景子景中景戌之類高祖諱淵字叔德改淵爲深或爲泉改陶淵明爲陶深明又爲泉明省梁閔帝蕭淵明爲蕭明改薄淵泉爲深泉改淵哉爲汪哉於漢劉淵稱其字曰劉元海太宗諱世民改世爲代或爲系改民爲人如改世本爲系本世系爲代系典籍中世字皆作丗或作卅改民部爲戶部長民黎民道民皆改爲人民亦勞止改爲人亦勞止唐諸

帝廟號有代宗而無世宗代即世也高宗諱治音池改治爲理治國爲理國治天下爲理天下又爲制天下文武百司治所爲理所韓文諱辨不開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乃是制天下俗本譌爲治讀音者又不暇詳辨等制天下一諱見之史漢林西仲韓文起云公文中竟用治字亦屬未檢不知元本實此制也退之豈不避廟諱不審字音之人哉中宗諱顯改顯爲光睿宗諱旦凡旦但字及坦字皆避孝敬帝諱弘不開避弘按弘高宗之子立爲太子者二十年被武

氏鴆斃高宗追稱爲孝敬皇帝以父追尊其子亦奇哉孝殤帝諱重茂不開避讓帝諱憲亦不避玄宗諱隆基改隆爲盛改孝殤帝唐隆年號爲唐元改基爲本或爲根姬姓併改爲周姓追尊奉天皇帝諱琮不開避肅宗諱亨凡亨字皆改爲通經籍中亨字作亨追尊承天皇帝諱倓不避代宗諱豫改豫爲樂並避預蕷等字改薯蕷爲薯藥德宗諱适並避括字順宗諱誦凡誦皆改爲詠憲宗諱純兼避淳字淳于姓省爲于穆宗諱恒改恒山爲常山恒姓爲常姓反元魏之

諱復改恒農爲弘農經籍中恒字皆作恒敬宗諱湛文宗諱昂無考武宗諱炎啖姓避嫌改爲澹宣宗諱忱懿宗諱漼僖宗諱儇昭宗諱曄昭宣帝諱柷皆無考

〔附〕唐高宗改元爲通乾以反語不吉詔停之蓋通乾反爲天乾通反爲窮以天窮二字爲忌也又考反切之名自南北朝以上皆謂之反孫愐唐韻則謂之切當時忌諱反字荀子曰行相反戰國策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家語其強禦足以反是而獨

立粲書侯景傳取臺城如反掌俱改作返說文水經返字唐人亦改作汴飯字改爲飰隋以前不避反字如蒲坂作蒲反路史云煬帝忌反字改坂爲汴夫反傍水准南讀音同弁已非反音又何用避

武周追尊成帝諱克己敬帝諱居常昭安帝諱儉文穆帝諱華無上帝諱士彠則天帝諱曌皆無考

〔附〕則天名音照从明非从二目武氏復以人作𤯔聖作𨲢月作𡆠作𠥱星作〇君作𠺞臣作𢘑載作𡕀正作𠙺授作𥠢初作𡔈戴作蘭應作[illegible]國作圀

凡十數字文盟取日月當空字者本無武氏意正與新莽改壘字从三田忌其太盛爲一反正耳夫經典所無皆爲增損如葛稚川增景爲影識字者議之曰影亦光景之類合通用景非毛髮之事不當从彡後人贅桼爲膝增欲爲慾改彬作斌減綦爲棊倚卓傎从木冒犧从巾衣於義乖舛於六書之學遠矣

朱梁追尊肅祖朱諱黯無考敬祖諱茂併避戊字改茂名縣爲越常縣改戊己之戊爲武改戊己校尉爲武己校尉殷王太戊爲太武武與務音相近後人遂譌讀戊爲務失其本音容齋續筆亦載此事但云朱溫父名誠戊類成因改戊音爲武則誤說也憲祖諱信凡信皆改爲寔烈祖諱誠並避城成等字凡誠字皆改爲確改新城爲新登長城爲長興樂城爲樂清城郭之城皆改爲垣成全之成皆改爲完太祖初諱溫賜名全忠更諱晃郢王諱友珪末帝諱友貞皆無考

後唐追尊懿祖朱邪氏諱赤心無考獻祖諱國昌凡昌字皆避改昌明縣爲彰明昌江縣爲平江延昌縣爲延唐義昌縣爲彬義金昌縣爲唐山至太祖賜姓李諱克用莊宗諱存勖皆無考追尊惠祖諱聿毅祖諱敖烈祖諱琰德祖諱霓明宗諱嗣源愍帝諱從厚廢帝諱從珂亦無考

石晉追尊靖祖諱璟并避景影等字肅祖諱彬改彬爲斑或爲文睿祖諱昱無考獻祖諱紹雍並避邕雝等字高祖諱敬瑭兼避唐字敬氏改爲文氏如文彥博曾大父本姓敬是也或改爲苟氏凡敬皆改爲恭州縣地名及器用犯瑭字唐字者悉改之稱唐爲先代或稱先朝後主諱重貴無考

後漢追尊文祖劉諱湍並避湍端瑞等字德祖諱昂並避卬仰抑等字翼祖諱僎並避巽譔撰等字顯祖諱琠並避典字高祖初名知遠更諱暠隱帝諱承祐皆無考

後周追尊信祖郭諱璟僖祖諱諶義祖諱蘊慶祖諱簡太祖諱威世宗本姓柴郭威養以爲子諱榮恭帝諱宗訓皆無考

吳武帝父楊氏諱怤怤音孚並避夫字如改光祿大夫為光祿大憲御史大夫為御史大憲之類前代碑文有大夫字皆鑿去夫字武帝諱行密字化源並避密蜜改樞密為內樞蜜為蜂糖景帝諱渥宣帝諱隆演睿帝諱溥皆無考

南唐追尊定宗李諱恪成宗諱超惠宗諱志慶宗諱榮烈祖為徐溫養子冒姓徐諱知誥後諱昪元宗諱璟後帝諱煜皆無考

前蜀高祖王諱建字光圖後帝諱衍皆無考

後蜀追尊太祖孟諱佚世祖諱遷顯祖諱道高祖諱知祥後帝諱昶皆無考

南漢追尊太祖劉諱安仁代祖諱謙烈祖諱隱皆無考高祖初諱巖克龔州以國諱併省之改諱龔殤帝諱玢中宗諱晟後主諱鋹皆無考

附字書本無龑字高祖謂飛龍在天遂創龑字音掩

閩太祖王氏諱審知字信通並避沈字沈姓改為尤姓改沈溪為尤溪廢帝諱延翰惠宗諱鏻康宗諱昶景宗諱曦天德帝諱延政皆無考

吳越司空公錢氏諱碩豐弘望王諱沛建初王諱宙英顯王諱寬皆無考太祖武肅王諱鏐字具美兼避劉膠醪僇謬蓼等字如改劉姓為金姓改瀏膠為諸墅之類世宗諱元瓘無考成宗諱弘佐兼避左字凡官名左者皆改為上吳越備史稱上右者即左右也忠遜王諱弘倧忠懿王諱弘俶皆無考

楚文肅王馬氏諱犄莊穆王諱正景莊王諱元豐武穆王諱殷字霸圖衡陽王諱希聲文昭王諱希範廢

王諱希廣恭孝王諱希萼後主諱希崇皆無考

南平武信王高氏諱季興字貽孫文獻王諱從誨貞懿王諱保融嗣王諱保勗後主諱繼沖皆無考

北漢世祖劉諱旻劉知遠之弟也初名崇睿宗諱鈞少帝諱繼恩英武帝諱繼元皆無考

附李衛公之淮陽變姓名為劉知遠教授生徒以自給夫重名不辨牽混害事便自不少如傳稱曾參殺人又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平原君猝聞驚惶旣乃知又一毛遂也陳遵同時有二个問姓字一

座皆驚韓翃同時亦有二唐德宗因制誥闕人批與韓翃左右具二名請區別上批與春城無處不飛花之韓翃他如昝犯王孫賈秋胡韓信朱買臣丙吉王莽京房貢禹楊震李膺張衡李密江革江泌劉琨王羲之葛洪杜子夏李善張昌宗盧正蔡京王著張載楊時辨材參寥俱有二董仲舒祁平俱有三公孫弘有五張良有九劉弘王褒俱有十一而孟光魯班張文君鮑靚温太眞則男女同名也苟漫然引據不辨時代後先人品清濁則貽譏

豈淺尠哉至道家兩安期生兩何仙姑佛氏兩觀世音天皇天王兩道悟不勝更僕數考古者豈宜謊從略與

（宋）道尊始祖趙諱玄朗凡經典中玄字缺點餘俱改爲眞字或改至字如改玄武爲眞武玄聖爲至聖之類凡朗皆以明代之並避縣懸眩玹䁂頍伭昀畍泫訇肱閎誸蚿犳妶玆獧等字及佷貸側寘服恨根烺稂眼眼朖硍狠賫閬浪埌等字僖祖諱朓謝朓之名改从日復避眺挑兆等字於謝名朓作朓順祖諱珽並避挺廷庭等字翼祖諱敬凡敬皆改爲恭改恭敬爲恭欽敬愼爲欽愼並避竟境儆警等字刻隋唐法帖追避敬字闕波考昇元太淸往往如是耳大觀刻王珉此年帖竟字闕末筆稱南唐元敬皇后爲元恭皇后宣祖諱弘殷凡弘皆以大代之殷皆以商代之改殷州爲商州夏殷周爲夏商周殷輅爲商輅周發殷湯爲周發商湯凡殷姓併爲湯姓太祖諱匡胤改匡爲正或爲輔改桓公匡合爲桓公輔合並避筐邼眶恇劻狂懬距蛀崖軭頤眶框闛朏迋軒等

字及酳紖蚓引朄軕酳鼓猾濥螾戭杓螾衍等字溫公通鑑於唐昭宗朝相崔胤稱其字曰崔昌遐避廟諱也太宗初諱光義改諱炅太祖廟號義祖改爲藝祖凡義皆以宜字代之如改義興爲宜興之類並避炯絅奐泂潁耿褧炅蝙熲脊鏨扃璟憬晶熲等字眞宗諱恒恒皆改爲常改丁文嶽宗恒岱爲嶽宗泰岱大觀帖恒字闕末一畫並避峘姮很棢等字仁宗諱禎並避楨貞偵郎塡瀓湞隕貢損爒斫徵等字改宋不足徵爲宋不足證改唐魏徵爲魏證濮安懿王諱

讓凡讓皆以孫代之英宗諱曙兼避署薯如改署藥爲山藥之類並避署抒曙諸樹潛婿樹恕豎紓尌侸位尌媸豎禰尌樹僅等字神宗諱頊兼避旭勗朐顊虓珛稌等字哲宗諱煦並避昫朐酗姁呴欨休咻鮈蚼呴等字徽宗諱佶並避姞郅趌狤鮚㐹仡芞趌吉咭等字欽宗諱桓凡桓皆改爲威改桓公輔合爲威公輔合並避梡巘垸完尨魭竈院峘䮝洹汍紈絙綄垸光貛崽皖莞萑雚鸛鵍莧筦羦獂貆狟貆脘筦廌鵍貆梡莧奩皖寬蜿莞等字南宋高

宗諱構凡構以結代之並避傋媾遘媾覯購搆篝構講篝韝篝姤詬逅姤垢詬雊鉤佝佝雊鉤鉤詬訽𦙃𠁿狗彀彀榖㲉轂彀轂構𣪇觳㲉鷇豿購穀傋遘句等字太祖時曾試惡王不江南回榜云江南句當公事及建炎始以嫌諱改句當爲幹辦孝宗諱眘兼避愼字改愼姓爲眞姓如眞德秀是也改愼獨爲謹獨並避脊音眘蜃蜄敺鋠等字光宗諱惇並避敦驐鷻撴鐓𡊠敦驐鶉蹲張郭褩鶉蜳蜳錞鐓穬懭䗺等字寧宗諱擴並避廓郭廓鄺鞹郭鄺鞟彍

霩鞹郭鞟鞟鞹鄺郭等字理宗諱昀並避匀畇酌均巡的等字度宗諱禥並避祺內等字恭帝諱㬎孆嫺宗諱㬎後帝諱昺皆無考至所避本字玄作𢆯朗作朗朓作朓斑作斑敬作敬弘作弘殷作殷匡作匡胤作胤炅作炅恒作恒禎作禎讓作讓曙作曙頊作頊煦作煦佶作佶桓作桓構作構眘作眘愼作愼惇作惇敦作敦擴作擴昀作昀㬎作㬎此其定例也後世亦皆因之

〔附〕閣帖王廙書兩表懇字民上俱闕筆此唐人書

避太宗諱王侍書誤入晉人列殊未可定法帖刊誤云消化中內府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受詔敘正安知晉王廙此兩表非羣蹟耶晉人那得預避唐諱閣帖考正直斷爲唐人鈎模晉人至宋人因仍缺筆此說似尚無據

〔附〕閣帖考正云大觀帖大觀刻本於玄字闕末一點以宋太宗小字玄朗故也高宗臨蘭亭於天朗氣淸朗字亦闕月中兩小畫按玄朗乃太祖之始祖諱也並非太祖小字考正所云不知何據

〔附〕閣帖中有據江東一帖於世字闕筆避太宗諱自是唐人書閣帖誤入孫權列王著以爲大令尺牘考正以爲唐模晉書宋仍唐舊但唐人諱晉人安得避宋人又何須避

〔附〕周元公敦頤本名敦實英宗在藩邸諱宗實避實改頤又考寇萊公名準功在社稷當時官僚悉於準省爲准並追改晉籍準爲准今官司文牒多用准是也自劉宋順帝避諱至趙宋復避萊公諱前後多年俱用准遂令天下昧其致按萊公此事

猶羊祜在荆多惠荆人爲之諱戶

〔遼〕太祖耶律氏諱億本名阿寶機太宗諱德光世宗諱兀欲穆宗本名述律更諱璟景宗本名明記更諱賢聖宗諱隆緒蕭太后耨斤皆無考興宗本名木不孤更諱宗眞改女眞爲女直避眞字道宗諱洪基順宗諱濬天祚帝諱延禧宣宗諱湻少帝諱定後主諱雅里末帝諱朮烈避否皆無考

〔西遼〕德宗諱大石感天皇后蕭氏諱塔不烟仁宗諱夷列承天太后諱普速完後帝諱直魯古承先遼之後避否皆無考

〔夏〕太祖拓拔氏唐賜姓李及宋又賜姓趙諱繼遷太宗諱德明景宗諱元昊毅宗諱諒祚惠宗諱秉常崇宗諱乾順仁宗諱仁孝桓宗諱純祐襄宗諱安全神宗諱遵頊獻宗諱德旺後主諱睍迨後臣於宋宋改元爲明道夏人避其太宗諱稱顯道於國中是夏人亦避諱然仁宗既諱仁孝而廟號又曰仁宗竟似未嘗避者不可考矣

〔金〕太祖完顏氏諱阿骨打更諱旻太宗諱吳乞買更

諱晟景宗諱繩果熙宗諱合剌更諱亶德宗諱斡本廢帝諱亮睿宗諱訛里朵世宗諱烏祿更諱雍獻宗諱允恭章宗諱麻達葛更諱璟衛紹王諱永濟宣宗諱珣哀宗諱守緒末帝諱承麟避否皆無考

〔附〕大觀新書本於庾亮之名皆闕筆避廢帝諱也世稱亮字不全本卽此又鍾元常帖中剷去英字末筆疑避亮子光瑛諱又東庫別本庾亮名闕其右邊亦稱亮字不全本

〔元〕始祖奇渥溫氏諱孛端叉兒二世諱八林昔黑剌

秃必合甯三世諱咩撚篤敦四世諱納眞五世諱海都六世諱拜姓忽兒七世諱敦必乃八世諱葛不律寒九世諱八哩丹烈祖諱也速該太祖諱鐵木眞睿宗諱拖雷太宗諱窩闊台六皇后馬眞氏定宗諱貴由太后禿里孛納少帝諱失烈門憲宗諱蒙哥世祖諱忽必烈裕宗諱眞金成宗諱鐵木耳順宗諱答剌麻八剌武宗諱海山仁宗諱愛育黎拔力八達英宗諱碩德八剌顯宗諱甘麻剌泰定帝諱也孫鐵木兒天順帝諱阿速吉八明宗諱和世㻋文宗諱圖帖木

耳甯宗諱懿璘質班惠宗諱妥歡帖木耳明諡惠宗爲順故今稱順帝昭宗諱愛猷識理達剌後主諱脫古思帖木耳俱不避諱

〔附〕元人雖不避諱而奏章行文有忌字如極板蕩古考老孝服陵等共一百六十七字皆避而不稱

〔明〕太祖父朱諱世珍生四子追尊稱仁祖淳皇帝太祖乃仁祖第四子諱元璋興宗諱標惠帝諱允炆成祖諱棣仁宗諱高熾宣宗諱瞻基英宗諱祁鎮代宗諱祁鈺憲宗諱見深孝宗諱佑樘武宗諱厚照世宗諱厚熜穆宗諱載垕神宗諱翊鈞光宗諱常洛熹宗諱由校懷宗諱由檢明人亦不避諱惟離其字上下其文存避諱之意過時則否然自天啟以來洛陽作雒陽稱校尉爲官旗猶是嫌諱之意也

〔附〕考明太祖之高曾祖三代稱德祖玄皇帝懿祖恆皇帝熙祖裕皇帝而不載諱猶之漢高之太上皇無名母媪無姓也良緣當時多故崛起窮壁遂致闕疑白孔六帖謂去古未遠風俗質略理或然與唐宰相世系表敘劉氏所出謂漢高之父名煓

字執嘉夫史漢不載唐史載之一可疑也西漢及東漢凡廿餘帝皆有避諱之禁不避煓執嘉三字更可疑謂唐宰相世系表沿追溯考必有所據然不知何以處毛裏纔滕之漢高哉三可疑也

〔附〕漢高祖以火德王謂火忌水改洛陽爲雒陽雒从隹亦火屬新莽篡竊仍改洛謂水勝火光武興又改从雒符以金德王謂金水相生復改从洛（戴氏六書故禹貢導洛自熊耳今商州上雒縣東北至鞏縣入河或曰上雒山名因名水漢志又洛水出馮翊懷德縣若魚豢漢火德忌水之說則漢都長安未改遷謂國號漢从水又何也如恆農

郡漢改弘農元魏復爲恆農唐又改弘農北嶽恆山漢改常山唐宋皆改常山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改姓文至後漢復姓敬入宋避翼祖諱改姓文

〔附〕路史云張納碑言張姓本張星柳敏碣言柳姓因柳宿果何據耶此直野人巫師之說耳又盧與雷陳與甄既云聲轉仇與求棗與棘則謂讎改皆不識字之所致也右軍弄筆爲林禽謂來禽千年無有覺其譌者反爲之說曰果熟禽來故有此名

俗儒之可笑類如此世之避翼祖諱者折敬字各用其一偏曰苟曰文不知敬从苟音棘與苟別从攴擊攴之攵與文別於敬字偏旁辨之不確折敬爲姓兩姓俱譌字樣分毫唐宋人已難之然畢竟從悠忽之說非豪傑之士也江素庵先生云任爾文筆高華識字不精疵病百出不其然哉

〔附〕重名如漢諸侯王中劉福有十二唐宋世系表亦往往疊見大潢巨衍固不待言即晉代名族如王氏一門有兩淮兩愷兩綏兩乂兩澄兩處仲兩安期其伯叔子姪遂致擾無稽覈明太祖開國有鑒於是諸王侯位下各賜字派俾不雷同燕王位下係高瞻祁見佑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靜迪先猷共二十字餘俱詳大明會典至字派下所有尊名皆五行相生翰林院擬創之字俟請欽定始諭頒賜諸王侯府中生子輒行奏聞慶成王生一百子名俱可考太祖雲來至以一萬計其有封者皆無重名職此之故

廿二史諱略終

嘯園藏板

56

8A

余君成之持示諱略一卷爲閩莆周幔亭先生手纂蓋就餘懷山人帝諱考略排纂增輯者也援引精鑿攷據詳明足爲讀史之指南論古之先導正非雕雲琢月無關實用而徒侈才華者比爰閱一過亟付手民庶無負余君見示之深心焉

光緒五年歲次己卯秋九月仁和葛元煦理齋氏識

御試恭紀

56 100

御試恭紀題辭

我朝庶常之選年未滿四十者例必學習清書蓋欲學清書則必先善清語苟非英俊少年未免舌本間強雖欲學之吾知其不能曲折如意也間嘗竊取清書觀之其製字也似與字母翻切之法相類其出口之音相同則字之上半同其聲韻之部相同則字之下半同雖未必果如余之所云然往往覺其如是耳向濤狄太史于余有世誼一日以御試恭紀見示余受而讀之知太史于

御試時自以爲于清書尚未嫻熟自願留館學習三年聖主深嘉其志如其所請而漢文與楷書尤克當上意假使太史當日清書嫺熟必將專心翻譯雖有滿漢兼考之論亦安肯獨異于衆復作漢人文字邀當宁之嘉與乎乃知天下事類皆以無意得之有非人力所可致也至夢中之句預兆于先適爲詩句作結而名數又適與藏公相符斯則更爲奇絕耳心齋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十七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　楙悳　翠嶺　校

暢春苑

御試恭紀

溧陽狄　億向濤紀

甲戌三月初二日　車駕自霸州回初五日兩院長奏請散館

上命內閣擇日考試次日

上幸暢春苑面諭閣臣云庶吉士散館在暢春苑好蓋以舊例或在體仁閣或在保和殿也十二日昒爽諸臣集院東御柳下坐辰刻

上御澹寧居內閣九卿啟奏畢諸臣以次引見每十人爲一班凡三十有四人億名在十之五

上坐御榻以次詳問兩　院長跪左側一一奏對訖

天顏喜甚見畢

上入內諸臣皆出閣臣請命題

上諭內閣擬進欽定然是諸臣復以次入在澹寧居堦下布席澹寧居爲苑中聽政之所凡三楹不甚高緣以長廊無丹績彫鏤之飾雖史傳所稱茆茨土階何多讓焉少頃閣臣捧黃紙朱字題二授兩院長院長以一授修撰臣戴有祺以一授庶吉士臣楊中訥閣臣復傳

上諭云爾等淸書翻畢將漢書題目都做來諸臣就位申刻　賜讌肴八點四湯飯各一復　賜茶茶罷行三叩頭禮謝　恩先是未試前十日夢與同年戴紱同几席試殿廷而戴卷視億卷差大心甚怪之未

幾爽起敲火一切就燬蒼黃逸出相視笑曰此番我卷當與君同矣又一友人來前曰君向以不鼎元爲快快今日之事定是佳兆安知昔日所云日華高照處佳氣正絪縕者不驗在今日耶因思戴固漢書也卷安得與億同且平時亦未有此詩句眞屬不解然有生來所得異夢往往奇驗豈昔夢不虛而今夢乃相玩弄耶　御試舊例習淸書者不得及漢文至是特諭滿漢文兼考億思兩年閒奔馳南北國書尚未嫻習

天顏咫尺何敢草草欺誑　聖明遂不復措意國書止作仁是天地之心論賦得別館春寒淑氣催五言十二韻即用夢中句子作結踪　御榻前直陳云臣蒙

皇上殊恩於猥人中拔置庶吉士未及三月給假南還至上年十一月赴館肄習日淺實未精熟今若冒昧翻譯直是上欺

君父臣既不敢欺又不忍負

皇上拔擢之恩伏乞再留教習三年以圖報稱於是

內閣諸臣竟將億卷附漢書之末而名次適與戴相連嘻異矣越三日

上親閱國書諸卷多不稱

旨切責院長嚴加處分獨億以漢書文字兩蒙

皇上激賞竟欲拔置第一內閣諸臣格於舊例奏億卷無清書不便遽置高等

上沉吟良久問狄億年紀幾何閣臣對年紀狠小

上曰狄億漢文甚佳字亦是文人之筆且情願學習志甚可嘉着再教習三年伏念億草莽卑寒行能無算遭逢　盛世幸簉清班今復邀此異數後先情事竟與夢中一一符合　天恩高厚傈然豈儒何從報答惟有捐糜頂踵以仰酬夫萬一而已翰林院庶吉士臣狄億恭紀

跋

種種文字皆古勝于今而翻譯之學則新勝于舊苟欲以　國初之翻譯施之于近日之文章恐未必能曲折如意也矧翰苑詞臣尤不同于一切諸臣者乎然則狄太史之所謂未之嫻熟願更學習者蓋欲已精而益求其精云爾宜其允當

上指也心齋張潮

制科雜錄

制科雜錄　續編卷第六

蕭山毛奇齡西河著

康熙十七年吏部奉

上諭特開制科以天下才學官人文詞卓越才藻瑰麗者　召試擢用備顧問著作之選名爲博學鴻儒科

敕內外大臣各薦舉來京行文到浙本府遵依寧紹合分巡道撤照布政司來帖謬薦及予予初辭道府繼辭布政司及院使皆不許先是二年間

上厭薄八比已諭內三院九卿於甲辰丁未兩科改換策論着以經濟時務取士而　廷臣狃于故習皆言古學不可猝辦仍暫用八比以俟徐復因特開是科振厲其事時予走四方裁得還里而頗膺斯舉且怖且愧特守紹合道許公驛傳道李公巡撫陳公皆濫相推許于兩浙州縣所薦合五十餘人核至五人而予名預焉且將部咨擲寓以要必赴因狼倉出關時戊午八月九日正舉浙鄉試是日繫第一場試士日云

按制科始于兩漢皆朝廷親試不涉有司歷漢魏六朝唐宋不改惟唐試科不一遂分制科與進士及明經諸科爲二然惟親試者得稱制科又謂之大科餘皆非是也自元明專用進士一科不用制科卽有薦舉擢用如賢良方正等皆不經召試有薦舉而無科目因誤以進士科爲制科且以八比文爲制舉文而典制與名稱俱失之矣至是始開科實別于八比而世仍未之曉也

是時相傳爲博學宏詞科按博學宏詞爲前代科名此並非是但世不深考不曉鴻儒所自出遂以宏詞當之卽同試與同籍諸公亦尚有自署其銜爲宏詞者不知鴻儒二字出自董仲舒繁露有云能通一經者曰儒生博覽群書者號曰洪儒故其後作陋室銘者曰談笑有鴻儒鴻卽洪也猶古洪水稱鴻水也

予甫至京閣學李合肥師補薦予曰予不可以失是人也卽邀予主其家高陽益都二師相亦並蒙召詣益都師開宴萬柳堂延四方至者命卽席作萬柳堂賦蒙奬予第一予實不才諸妄皆落後不敢先人時

同志有學最相好者惟上虞徐仲山且與一路同行至是以仲山無寓薦之盐都師將邀至外舍時錢塘吳志伊與諸公先在舍諸公本不欲極沮之而仲山偶以辨字與志伊不合志伊亦逡巡遂不果

當予薦仲山時盐都師方出闕邀許之會游萬柳堂天將雨外舍諸公有舉吳志伊字彙補中水雲角觲爲言者仲山曰呂覽水雲魚鱗未聞角觲也諸公大驚且曰魚角鱗觲字形之誤此必坊刻有是本而志伊據之此固不關學問者仲山復曰淮南子亦有之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呂覽有誤本何不更考淮南乎衆大慽因沮其事但志伊實有學其學亦何減仲山此偶誤耳鄭康成註經十誤二三世敢謂康成非通儒耶

揚州喬石林以內閣中書被薦同集萬柳堂錄予賦歸次日其同舍江陰曹峨嵋亦在薦中石林出予賦請教峨嵋反覆曰此非君作也然則誰作曰此非江東毛生恐不能也一時傳誦爲佳話後石林峨嵋皆與予同籍同爲史館官石林嘗曰予于同籍師事者二人一堯峯（長洲汪苕文）一西河也或戲曰愚山（宣城施閏章）御陵（宜興陳其年）不足汝師耶曰愚意爾爾

時薦舉諸公滿長安市閣學李師宅雖止予一人然宴會請召無虛日關中李天生（名因篤）爲三相公所薦李師以同姓年長每兄事之而天生亦居之不疑其人生平稱關西夫子嘗從吳中顧寧人講韻學最有名至是與予辨古韻數次不勝即大怒始而啊喝繼將加以拳勇蓋關中習氣如此會天寒天生衣短袼裘來而毛色麤惡師曰是當內其毛而衣之天生怫然曰是反衣也獨不聞反裘而負薪者乎亡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是內毛者反裘也反裘豈可耶師曰然則羊裘何如曰羊裘賤服恐負薪所衣亦即此物但毛色所向古無明文然定無有從內向者師以問予予曰毛色不內向極是但羊裘最尊凡天子郊祀諸侯大夫朝服皆用之名爲大裘狐狠麑鹿皆在其下恐非賤服也且毛色所向古亦有之羊裘用純黑而毛皆外向論語羔裘元冠緇衣羔裘正以冠衣黑色表毛色也且不聞羔羊之皮素絲五紽乎惟黑毛向

外當用白絲五條嵌之縫中使黑白分明以爲飾謂之五紽此非外向乎師曰善時崑山葉奕苞錢唐吳志伊皆在坐奕苞曰禮器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諸侯狐青裘元綃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是天子諸侯皆尊狐白似未嘗賤於羊也予曰狐羊貴賤他不可考然卽以禮器觀之有云諸侯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據所解者謂以黑羊雜狐白相閒而成黼文者謂之黼裘（黼以黑帛綸白◇文于其上皆黑白相閒成文◇斧形也）純黑羊裘則謂之大裘是天子用純黑羊裘諸侯用之卽謂之非古而倘黑羊而偶閒狐白則諸侯皆得而用之是非尊黑羊而賤狐白乎吳志伊曰觀黼裘誓省狐裘祭蜡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狐用卑褻自不如羊裘祀天之尊且檜詩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則羊裘狐白雖皆可用爲朝服然狐多羊少則詩人譏之此亦貴賤之一驗也天生乃笑曰田文以狐白脫秦患而五羊之皮則秦人薄之國策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若此者果何貴何賤也志伊曰羊皮之價焉得如狐但歷觀羣書似乎羊裘價賤而用貴狐白價貴而用反賤也時坐客皆是其言

是年十一月初一日大學士索額圖明珠奉

旨各大臣官員題舉才學官人俟全到之日考試其中恐有貧寒難支者交與戶部酌量給與衣食用以副朕求賢重文之意戶部議帖給俸廩併柴炭銀兩按月稽領眞曠典也

至次年己未正月晦日

上諭薦舉人員着二月初三日親試高陽李師奏時日迫促不能預備試卷桌子等項遂　諭十六日啟奏時　幸温泉回鑾都馮師又備入會闈作主文官未敢奏聞十七日傳　諭着該部同翰林院確定試日并應用事宜具奏因定三月初一日

遂于二月廿九日吏部過堂予時以右手腫爛告病不許先是予體羸手臂以北方風高每瘋燥作癢旋弟會侯送藥劑來是火酒製者飲之忽筋腫而膚爛予臉脹如瓠不可執筆因作呈詞一紙于過堂時告驗時滿漢太宰皆執不許而掌院葉師以爲僞也云君但洗去其藥自愈矣至選君楊公則淮人故知予

者慰云天下名士有幾若先生告去則此舉爲不光
矣不得已蹷出是夜遇陳太士用草藥治之稍愈
三月初一日平明齊集太和門以魚貫入詣太和殿
前鴻臚唱行九叩頭禮畢是日
上御殿祭　堂子回命諸薦舉人員赴東體仁閣下
太宰掌院學士捧題出用黃紙十張上寫題二道放
黃幄桌上跪領題訖用矮桌列堦下坐地作文及巳
牌太宰掌院學士復宣
旨云汝等俱係薦舉人員有才學的原不必考試但

是考試愈顯你們才學所以
皇上十分敬重特賜汝宴凡是會試殿試館試狀元
庶吉士俱沒有的汝等要曉
皇上德意宣訖命起赴體仁閣設高桌五十張每張
設四高椅光祿寺設饌十二色皆大盌高攢相傳給
直四百金先賜茶二通時菓四色後用饅首卷子紅
綾餅粉湯各二套白米飯各一大盂又賜茶訖復就
試時陪宴者太宰滿漢二員掌院學士滿漢二員皆
南北向坐謂之主席以賓席皆東西向也餘官提調

者皆不與焉予是日仍告手腕難執筆不聽及賜宴
時强把金筯指小詘因草草完卷卽出其夕晚出者
十餘人皆給燭竣事然後彌封諸試卷作四封當夜
呈　進
相傳先試一日
上命內閣諸學士及翰林院掌院擬題皆一文賦一
詩高陽李師擬璿璣玉衡賦賦得雨中春樹萬人家
寶坻杜師擬王者以天下爲一家論省耕益都馮師
擬十三經同異考耕耤內閣學士項公擬士先器識

而後文藝論賦得春殿晴薰赤羽旗閣學李師擬岣
嶁碑賛遠人向化歌掌院學士葉師擬珪璋特達賦
三江九江考賦得龍池柳色雨中深
上用高陽師賦題寶坻師詩題第先試一日傍晚或
云外閒有覘知其題者
試之次日
上擕卷至霸州觀魚貯以黃絹箱至初十日大風帳
房內親看抽四卷出其一卽予卷且夾一紙籤于卷
中御書女媧事三字以予賦詞有云日升于東匯彎

弓所能落天傾于北豈鍊石之可補疑鍊石句不經將以諷諸大臣也時以大風起不終閱仍入箱訖十四日還宮十五日發卷出中堂三相公暨掌院學士參閱十六日閱訖十七日啟奏呈繳照前代制科分等第進士科分甲乙例判作四等曰上上曰上曰中曰下時閱卷者見予卷紙籤不知所謂且疑

上不善其詞三相公欲置之上卷之首而掌院卿爵曰第置上卷末何

皇上意旨何如耳會二十日殿試二十二日中堂掌院俱作讀卷官

上諭前所試上上卷上卷着入史館纂修明史餘俱遣回其年老者量加虛銜未到者不再試亦不必令來送問有不完卷的何以列在中卷衆荅曰以其贍詞可取也又問上上卷內有驗于天者不必驗于人語無礙否（彭孫遹文）衆荅曰雖意圓語滯然故無礙也又問有或問于予曰及睢睢否否語豈以或指朕予自指耶（汪琬文）衆荅曰賦體本有子虛亡是之稱大抵皆寓言似不必有實指也又問有女媧補天事信否盍都師曰在列子諸書有之似乎可信

上曰朕記楚詞亦有之但恐燕齊物怪之詞不宜入正賦否盍都師曰賦體本浮夸與銘頌稍異似可假借作鋪張者

上曰如此則其文頗佳今在何等荅曰已置之上卷末

上命稍移在上卷中壁乎予實不才且是日腕脹全不盡生平所長不知何以猥蒙

聖眷如此

及拆卷

上又曰詩賦韻亦學問中要事何以都不檢點賦韻且不論即詩韻在取中中者亦多出入有以冬韻出宮字者（潘耒卷）有以東韻出逢濃字者（李來泰卷）有以支韻之旗誤出微韻之旂字者（施閏章卷）此何說也衆荅曰此緣功令久廢詩賦非家絃戶誦所以有此然亦大醇之一疵也今但取其大焉者耳

上是之遂定爲五十卷上上卷二十作一等上卷三十作二等餘中卷下卷分作三等四等者總名爲下

第不塡榜內至拆畢因於上卷中斥去一卷

上命擇一有名者補之時中堂掌院各有所薦皆不允最後盍都師以徐咸清薦（卽徐仲山也）

上曰有著作乎曰有資治文字若干卷

上曰資治文字何書也曰字書也傍一學士曰字書小學耳遂置不問後

上自取嚴繩孫卷補之（卽前云中卷中不完卷者）

先是高陽師精於字學謂古無査字作察核解者今閣中票本及中外各衙門文移俱用此字不典已啟

奏

御前將票本査字已改察字以爲査者察聲之轉也惟中外衙門文移將俟再加考覈一齊改定值薦舉諸公到京凡有進謁者必一一晉接詢辯此字而遲久無應者及徐仲山入見問曰査字有出乎曰有曰在何所曰査者在也聲之轉也卽虞書在璿璣玉衡是也曰査聲不轉察乎曰差轉察在不轉察也曰此字聲也亦有字形乎曰有曰在何所曰漢書山不茬蘖茬从在而有察義其在草部者以槎枒抵捂正當分析故在形加草此卽通槎通査之所自來也然則改察可乎曰査卽察也但老子曰其政察察故從前政府避察字而用査字今仍用察是察察也高陽師怫然而起至是盍都師力薦仲山而高陽師無一言或曰恐卽以此稍芥蔕云

自發榜後二日尚未授職盍都師復修禊于萬柳堂蒙召者一十六人酒再巡司斟者呼解托師曰解托有出乎長洲汪若文曰有出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卽解托也大夫士棜禁則以棜作禁不解去矣

師左右顧曰然則解托有名分可輕解乎予曰似可以解可以不解師曰何曰以解托而推及廢禁非博通典禮者不能言但廢禁卽解托之意其實非解托也古尊彝必有架名之曰禁禁者閑也謂尊彝本貯酒物恐其欹側必作架以閑禁之若抔卑則何閑乎且廢禁者禁名非解去之謂也禮有以下爲貴者天子諸侯其架最卑如隤廢然猶儀禮稱廢敦廢爵也棜則稍高矣故曰以下爲貴蓋名分在高卑不在去留也師曰善遂命去托旣而座中有言修禊爲祓濯

者有言論語浴沂亦是祓濯非入水浴者師顧予曰註疏何解予曰不記也似乎浴字無明註者衆譁然曰豈有以註疏之核而遺此字者師立命取註疏觀是包咸註但曰浴乎沂水之上風涼乎舞雩之下邪疏亦然師又顧予曰君可謂不愧博學矣時師又問若包註者是祓濯抑是澡洗宜城施愚山云沂水之上則非澡洗矣時嘉興徐勝力熟春秋傳謂古無裸體入水者惟齊懿被弑時有丙歜閻職入申池浴然池與沂川不同且是賤者之事非士大夫所宜行又時屬夏月非暮春也暮春入水恐無是理矣衆以爲然

至廿四日

上諭吏禮二部這取中人員該授何職着確議具覆

時二部不諳舊制科例但擬已仕者照現任品級或陞或加級其未仕在籍者或宜起用或宜在籍加銜一應未仕者俱授翰林院待詔具覆

上命閣臣取前代制科舊例來閱查得兩漢授無常職晉上第授尚書郎唐制策高者特授以尊官其次等出身因之有及第出身之分宋制分五等其第一第二等皆不次之擢第三等始爲上等恩數比廷試第一人第四等爲中等比廷試第三人皆賜制科出身第五等爲下等賜進士出身

上乃降旨這薦舉取中人員俱授爲翰林官應給職銜着再議具奏其杜越傅山王方穀等文學素著念其年邁從優加銜以示恩榮于是已仕者俱照品級授講讀宮坊編修等其未仕者概授檢討總充史館官纂修明史其杜越等俱授內閣中書聽其回籍依議

乃擇四月二十日到任各朝服頂帶于欽天監火神廟齊到衙門行禮畢次日赴史館

後同籍五十人集于衆春園做題名故事各賦詩一首施愚山爲之序

予有制科題名記見別卷

康熙十八年　召試博學宏詞題名碑錄

一等二十名

彭孫遹　浙江海鹽人己亥進士主事授編修

倪　燦　江南上元人舉人授檢討

張　烈　順天大興人庚戌進士中書舍人授編修

汪　霦　浙江錢塘人丙辰進士行人授編修

喬　萊　江南寶應人丁未進士中書舍人授編修

王頊齡　江南華亭人丙辰進士太常寺博士授編修

李因篤　陝西富平人布衣授檢討

秦松齡　江南無錫人乙未進士原任檢討授檢討

周清原　江南武進人監生授檢討

陳維崧　江南宜興人生員授檢討

徐嘉炎　浙江秀水人監生授檢討

陸　棻　浙江平湖人丁未進士內閣典籍授編修

馮　勖　江南長洲人布衣授檢討

錢中諧　順天昌平人戊戌進士知縣授編修

汪　楫　江南休寧人教諭授檢討

袁　佑　直隸東明人拔貢生中書舍人授編修

朱彝尊　浙江秀水人布衣授檢討

湯　斌　河南睢州人壬辰進士參議道授侍講

汪　琬　江南長洲人乙未進士主事授編修

邱象隨　江南山陽人拔貢生授檢討

二等三十名

李來泰　江西臨川人壬辰進士參議道授侍講

潘　耒　江南吳江人布衣授檢討

沈　珩　浙江海寧人甲辰進士中書舍人授編修

施閏章　江南宣城人己丑進士參議道授侍講

米漢雯　直隸安化人辛丑進士行取主事授編修

黃與堅　江南太倉人己亥進士知縣授編修

李　鎧　江南山陽人辛丑進士知縣授編修

徐　釚　江南吳江人監生授檢討

沈　筠　浙江仁和人己未進士授編修

周慶曾　江南常熟人辛丑進士候補主事授編修

尤　侗　江南長洲人拔貢生推官授檢討

范必英　江南長洲人舉人授檢討

崔如岳 直隸獲鹿人舉人授檢討

張鴻烈 江南山陽人廩監生授檢討

方象瑛 浙江遂安人丁未進士候選中行評博授編修

李澄中 山東諸城人拔貢生授檢討

吳元龍 江南華亭人甲辰進士郎中授侍講

龐塏 直隸任邱人舉人授檢討

毛奇齡 浙江蕭山人廩監生授檢討

錢金甫 江南上海人舉人授檢討

吳任臣 浙江仁和人生員授檢討

陳鴻績 浙江鄞縣人舉人知縣授檢討

曹宜溥 湖廣黃岡人廩生授檢討

毛升芳 浙江遂安人拔貢生授檢討

曹禾 江南江陰人甲辰進士中書舍人授編修

黎騫 江西清江人貢生授檢討

高詠 江南宣城人貢生授檢討

龍燮 江南望江人監生授檢討

邵遠平 浙江仁和人甲辰進士光祿寺少卿授侍講

嚴繩孫 江南無錫人布衣授檢討

制科雜錄跋

康熙己未鴻博一科得人之盛夐絕今古卽賓朋曲讌文采風流亦復照耀一時是不可無文以永之茲帙閒閒敘述若斷若續若有意若無意自成段落自成結搆蓋西河紀事文體裁類如此癸卯初夏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登科記考

敘

光緒戊子秋予刊皇清經解續編成時試事既畢還暨陽候代檢書藏及近得之書裨益藝文者尚數十種遂以餘力促召梓人刊爲叢書國朝儒碩朋興纂著之盛實能洞達閫奧修起廢墜大之經史注隃隆往代剏旁逮諸子雜家靡不疏通證明底於精善雖其間學人所得大小醇駁各有不同然前明空疏淺陋之風庶乎滌蕩盡矣中興而後斯道益章海內人士咸知崇厲實學以空腹高談爲恥視乾嘉之際執漢宋學斷斷相辨論者固不侔矣聞道而大笑積久而後信亦必然之理也當此之時苟有資於問學之書亟取而公諸天下傳之久遠宏益儒者之見聞仰贊聖朝之文治豈非士大夫維持世教者之責與自來叢書之刻多雜廁前代或汎及詞章茲編專錄國朝非有裨考訂者不入書分八集皆可習可觀予未及授梓者又屬吾友院長繆筱珊編修賡續成之板存南菁書院因以名其書四五集則院中高材生所撰述多士觀覽興起倘益覃精術業偕登於作者之林是予所深望也孟冬既望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提督江蘇全省學政長沙王先謙撰於江陰節署

登科記敘

選士命官有國之大典察言考行先王之舊規古者命於鄉而升於學俾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進士者謂可進而授之爵祿也然則前（一作歷）代選士其科不一洎聖唐高祖以神武靜天下用文教貞萬姓武德五年詔有司特以進士爲選士之目仍古道也自鄉升縣縣升州州升府皆歷試行藝秋會貢於文昌咸達（一作造）帝廷以光王國然後會羣后謁先師備牲牢奏金石尊儒教也若明試其業主張其文衆能否於聽覽之間定取舍於筆削之下職在考功郎後至元宗開元二十五年重難其事更命春官小宗伯主之而業文志學之士知勸矣於是獻藝輸能擅場中的者榜第揭出萬人觀之禾浹旬而名達四方矣近者佐使外藩司言中禁彈（一作戢）冠憲府起草粉闈由此與能十恆七八至於能登台階參密命者亦繄有徒所謂選才授爵之高科求士濫觴之捷徑也不其然歟粵自武德至乎貞元閱崔氏本記前後嗣續者在我公爲多焉顧惟寡昧獲與斯文因濡翰而爲之序貞元十七年三月丁亥校書郎趙儋述（文苑英華載此序題作李奕登科記序按玉海載序於崔氏登科記下言李奕誤也今不取 玉海又引姚康科第錄有長慶二年五月十二日敘曰自武德已來登科名氏編記凡十餘家皆不備具康錄武德至長慶二年列爲十三卷漢元帝詔云歲以此科第郎從官遂題爲科第錄）

登科記考

禮部鑄印局員外郎大興徐松撰

敘曰州歲貢士制昉禎明蓋魏晉以進相矜族望江左猶不失門材北朝則祇重門蔭世胄在高位上品無寒門窮則變變則通其不得不出於科目者亦時勢然也夫國有與立惟在得賢人匪生知誰能廢學造士進士賢以論辨而升小成大成學由考校乃見則江都三策建初四科雖南院之濫觴實西周之舊軌矣李唐承隋法制大備冬集之例旁該律書春關以來兼試宏拔其設條流也不務苛細其展公道也在振孤寒卷軸可溫行止無駮扣簾得

請通榜非私莫不攖爭含芳芙蓉表豔重龍門之聲價寫雁塔之姓名又若待非常之才列制舉之目期之以伊呂責之以霸王或才綜八能或名成一藝束帛之賁相望邱園弓旌之招無間屠釣山陬海澨命使遐蒐諸子百家獻書授職何其牢籠羣有甄括九流如此哉是以俊入四門經聯千佛銀袍鵠化氈筆鸞飄武翊黃之三頭張文成之萬選常雜鮑帖羅甲袁朋波屬雲興猋乎貢部極之狂遵以吏擢蘇涣以盜取高智周以沙門升吉中孚以道士進而賓貢得人新羅有金可記高麗有崔致遠大食有李彥昇無流品之別無華夷之限衡校古今得士之盛於斯爲最英雄入彀殆非虛語年祀邈遠舊錄散亾史志會要文成踳駮不揣檮昧綴而緝之有志復古者倘其鑒諸道光十八年孟夏之月徐松述

登科記考

凡例

一唐人撰登科記不下十餘家見於新書藝文志者惟三家而已曰崔氏顯慶登科記五卷姚康科第錄十六卷李奕唐登科記二卷崔氏書自武德逮貞元玉海引中興書目云崔氏登科記一卷是其時已有殘闕後有續之者迄周顯德見書錄解題姚康字汝諧南仲孫也其書自武德至長慶二年十一卷續之者自長慶三年畢天祐丙寅爲五卷洪興祖作韓昌黎年譜伺引之書錄解題云洪忠宣僅得其書五卷可見

亦非全帙李奕官兵部郎中金吾將軍其書宋時已不存最後有大中十年鄭顥所進諸家科目記十三卷自武德至大中敕付翰林每歲編次見於唐會要而藝文志不載蓋亦久佚也至趙宋時樂史有修定登科錄四十卷作崇文總目時已亾樂史又有雍熙三年正月所上登科記三十三卷郡齋讀書志作三十卷起唐武德訖天祐末紹興三十年十月洪适又重編唐登科記爲十五卷書錄解題云洪忠宣得姚康書五卷於北方丞相适又得別本起武德終大和於毗陵錢伸氏乃合崔氏之書凡三本絣爲一書天寶前姚書爲正天寶後則三本合爲一晁氏書有樂無洪陳氏書有洪無樂通考始兼收之自茲以後惟見於世善堂書目及玉芝堂談薈今所編輯百不存一海內藏書家儻有流傳秘笈矜而教之使唐賢姓名重光天壤亦藝林之幸也

一宋人著述每引登科記而不言某氏本其總目載馬端臨通考進士之外統曰諸科按讀書志云樂史登科記記進士及諸科登名者是通考用樂史本也今據以爲目編於各年之下諸書所引亦以附焉

一圖經家乘例載科目而近世府廳州縣志襲謬承訛動遭指

摘如獨孤及於天寶十三載洞曉元經科擢第而河南府志誤作天寶十五年第且不言是制科韓昶於長慶四年登第在韓湘後一年而山陽續志誤作湘與昶同是長慶三年登第畢誠大和六年登第楊乘大中元年登第而蘇州府志誤以畢誠在大和二年楊乘在大中六年至譜牒之詳宜推聖胄然闕里文獻考所載元和五年狀元孔敏行咸通四年狀元孔振中和三年狀元孔拯考之傳記往往牴牾又如宿遷胡氏譜云胡虢唐天祐進士萬載辛氏譜云辛闕仕梁開平二年進士亦不知所據顏師古漢書注云私譜之文出於閭

56 100表 9B

巷家自爲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今同斯例概就刊落惟見於永樂大典所引者皆宋元舊笈事有可徵盡行采錄

一唐之秀才科罷於永徽孝廉科停於建中中葉以遠則以秀才爲進士之稱孝廉爲明經之號凡斯之類不可以文害意至其應舉之法通典史志皆言之采詳大抵第明經者仍得舉進士牛蔚王凝是也第進士者亦得舉明經蔡京許孟容是也惟進士得第則止明經有再試之法昌黎贈張童子序云童子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繇是

拜衛兵曹之命是也若宏詞拔萃兩科登宏詞者得試拔萃得拔萃者得試宏詞且得再舉張巡以書判拔萃入等蕭昕兩舉宏詞是也制科尤有一人連中數科者員半千陸元方崔融陽嶠連中八科張鷟連中七科裴守眞連中六科李懷遠孫逖連中四科一代之制不可不知

一唐主司自改制後以禮部侍郎任者曰知貢舉他官任者曰權知貢舉皆於上年之秋冬簡任次年正月入闈第傳記所載或稱簡任之年或稱主試之年故每致參差今以主試之年爲定凡有事實類敘知舉之下其應舉者鄉貢進士例於

十月二十五日集戶部生徒亦以十月送尚書省（據溫庭筠牓爲十月六日）正月乃就禮部試試三場先雜文次帖經次答策每一場已卽牓去留通於二月放牓四月送吏部然閻濟美之試東都則在十一月十二月邱爲有省試夏日可長詩敬括有省試七月流火詩或東都試與西都異抑有事故期也明經亦試三場先帖文次口試次答策三道其試期史無明文河東記載苻丹舉五經元長史言於明年五月及第疑試明經在進士放牓後

一玉海引中興書目云崔氏登科記一卷載進士諸科姓名是

諸科之名始於崔氏樂史沿而不改所謂諸科者謂明法明字明算史科道舉開元禮童子也明經不在此數何以明之明經每歲及第將二百人其數倍蓰於進士而登科記總目所載諸科人數皆少於進士玉海云登科記顓載進士續之者自元和方列制科言進士制科對明經爲義也韓文五百家注每詳科目惟牛堪明經及第注文一無徵引知明經爲記所無矣今之編輯則貴詳贍故於其年明經可考者特書以補之凡五經二經三經學究一經三禮三傳入明經科明法以下可考者入諸科

一舉進士而未第者曰進士曰舉進士得第者曰進士第曰前進士新舊唐書於初唐人傳多但言舉進士而不言第郎中葉詳載某年登第亦有未可盡據者如程昔範於元和時登第舊書李紳傳言長慶時事仍曰進士程昔範李景素登第舊書李蔚傳但言景素大和中進士崔嘏登第新書李德裕傳但言嘏舉進士至於雜家小說或言進士或言舉進士人既未詳時亦莫考紛紜參錯載筆殊難又或進士明經紀載互異如賀易直史謂舉明經因話錄作舉進士元德秀史謂舉進士獨異志作舉明經杜景儉史謂舉明經御史臺記作舉進士今於有可考者按年編次折衷求是其確知爲得第而年不可考者萃爲一篇目爲附考系於卷末

一登科記有上書拜官上書及第考封氏聞見錄云常舉外有進獻文章並上著述之輩或付本司或付中書考試亦同制舉雲麓漫鈔亦云上書者中書試同進士及第權載之集有元和元年吏部試上書人策問三道是與制舉對策無異惟自武德至顯慶記不乏書至開元四年以後全闕今採傳記所載因上書而拜官實有年歲可考者依其年增入至又有所謂召拜官者蓋如趙贊之薦處士袁滋元宗召拜校書郎韋夏卿薦處士竇羣德宗召拜拾遺之類不在此例

一唐季科第之弊人主至以進士市恩如劉鄴韋保乂皆賜進士及第論其非由場屋自不應濫入千佛名經惟唐書韋保乂傳直言進士登第與文戰者絕無區別且薛史記天成賜趙贊及第詔明言附其年春榜既附其榜去之則於人數不符況上書拜官尚入科目則同出特恩自宜一例載入

一鄉貢進士由刺史送者爲州試由京兆河南太原鳳翔成都江陵諸府送者爲府試皆差當府當州參軍或屬縣主簿與尉爲試官然喬彝之試幽薊試官則有二人令狐之鎮三峰秋賦加置五場白居易之在錢塘又自爲試官是其時初無定制至應宏詞及制舉亦或由州府試歐陽詹有懷州應宏詞試片言折獄論見文苑英華郁渾應百篇舉壽州刺史李紳命百題試之見於新書藝文志是可類推也今錄其關省試者府州試從略

一困學紀聞云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玉海亦言自志烈秋霜而下凡五十九科自顯慶三年至大和二年及第者二百七十八今以舊唐書唐會要册府元龜文苑英華雲麓漫鈔諸書參考之其設科之名已無慮百數又如

曰吏職清白曰孝弟廉讓見孝子郭思訓墓誌曰賓楊附校見李邕臧懷亮碑曰經明行修見李邕李思訓碑曰五臣見李邕程府君碑曰文擅詞場見張說楊志誠碑曰藏器下僚見張說平貞昚碑曰精通經史見白居易張擇碑曰武藝超絕見蕭穎士集曰才可百里見顏魯公集曰燮理陰陽見元和姓纂曰韜晦奇才見唐才子傳曰懷能抱器曰牧宰見卓異記是知科目之名遺佚者多矣至有所謂八科舉四科舉者則是其年以八目設科以四目設科非置科之名也今以制舉及第姓氏文章之可考者各標其科若有姓氏而科之名不可考者則依登科記初唐之例標曰應制及第

一玉海載樂史有唐登科文選五十卷文苑英華載唐人賦策每引登科記注其異同是登科記載試文之證今據文苑英華及本集所載或因人以考其文或因文以知其人各依其年載之先進士次制科宏詞拔萃又次之進士始惟試策垂拱以前載策爲多後以雜文爲第一場故又專錄賦詩焉

一唐人試賦限韻自王邱始其試詩則注曰題中用韻限若干字成或曰以某字爲韻若干字成今於有可考者附載於詩賦題下唐人試策皆寫題於試卷今則列問於前數人同試者不重錄

一宏詞試文三篇拔萃試判三條是吏部選人之法原無關於禮閣惟冊府元龜唐會要宏詞拔萃皆與制科類序文苑英華詩賦門宏詞與省試同載其典同度管判常非月名下注引登科記月作自是登科記載宏詞拔萃之證今亦按年序入以備一代之制

一登科記舊係按年編次故仍用編年之體載諸帝之徽號列武后之建元用通鑑例也其朝廷大事如封禪之典播遷之變有關貢舉者採新舊書本紀及通鑑載之

一唐會要貢舉門有論經義一類載經疏緣起以至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因明經而類及之也今因貢舉謁先師故及褒崇先聖因設明法科故及改定律令至冊府元龜貢舉門於條制考試之外又立將正謬濫諸目既用編年恐所不取又有事關貢舉而無年月可稽者於編年之例未符亦所不錄

一登科記之外尚有諱行錄文場盛事諸書玉海引中興書目云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之諱主司名氏文場盛事一卷載唐人世取科第及父子兄弟門生座主同時者今用其意於登科人族系官秩瑣事遺

文皆載之摭言又有元和元年登科記專載等第謂之神州等第錄茲於摭言所載等第事亦按年附於進士之下

一玉海引中興書目通考引書錄解題皆有五代登科記一卷起梁開平二年至周顯德六年記姓名及試題茲亦編敘五代別爲二卷至十國之蜀漢南唐皆置貢舉契丹亦歷部試士其時如張昭遠之第於漢當同光之四年伍喬之第於南唐當乾祐之元年宋琪之第於契丹當天福之六年雖與五代同時而閏位偏安事非畫一且非原書之例故從蓋闕

一正史稱官及唐人藝文言涉貢舉皆關考證茲於卷末另彙爲別錄三卷仍以類相次

登科記考

目錄

第一卷
起高祖武德元年
盡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第二卷
起高宗永徽元年
盡永淳二年
第三卷

起則天光宅元年
盡長壽三年
第四卷
起則天證聖元年
盡中宗景龍四年
第五卷
起睿宗景雲二年
盡元宗開元六年
第六卷

元宗開元七年
第七卷
起元宗開元八年
盡開元二十年
第八卷
起元宗開元二十一年
盡開元二十九年
第九卷
起元宗天寶元年

盡天寶十五載
第十卷
起肅宗至德二載
盡代宗大歷九年
第十一卷
起代宗大歷十年
盡德宗興元元年
第十二卷
起德宗貞元元年

盡貞元七年
第十三卷
起德宗貞元八年
盡貞元十年
第十四卷
起德宗貞元十一年
盡貞元十六年
第十五卷
起德宗貞元十七年

盡順宗永貞元年
第十六卷
憲宗元和元年
第十七卷
起憲宗元和二年
盡元和四年
第十八卷
起憲宗元和五年
盡元和十五年

第十九卷
起穆宗長慶元年
盡長慶四年
第二十卷
起敬宗寶歷元年
盡文宗大和三年
第二十一卷
起文宗大和四年
盡開成五年

第二十二卷
起武宗會昌元年
盡懿宗咸通元年
第二十三卷
起懿宗咸通二年
盡僖宗文德元年
第二十四卷
起昭宗龍紀元年
盡昭宣帝天祐四年

第二十五卷
起梁太祖開平元年
盡唐廢帝淸泰二年
第二十六卷
起晉高祖天福元年
盡周世宗顯德六年
第二十七卷
附考
第二十八卷
別錄上
第二十九卷
別錄中
第三十卷
別錄下

登科記考卷一

唐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

大興徐松

武德元年（戊寅）

五月甲子高祖卽皇帝位於太極殿大赦天下改隋義甯二年爲唐武德元年（舊書本紀）

壬申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郡縣學亦各置生員（通鑑　按新書選舉志國子學生三百人太學生五百人四門學生千三百人此言合三百餘員者志所載後來增益之數也志又云自高祖初入長安開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於州縣皆有數是以爲卽位以前事）

十一月四日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祕書外省別立小學（唐會要）

上書拜官一人

二年（己卯）

六月戊戌（按會要戊戌爲朔日）詔曰盛德必祀義存方策達人命世流慶後昆建國君臨宏風闡教崇賢章善莫尚於茲自八卦初陳九疇攸敘徽章既革節文不備爰始姬旦主翊周邦創設禮經大明典憲啟生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原起化二南業隆八百豐功茂德獨冠終古暨乎王道既衰頌聲不作諸侯力爭禮樂陵遲粵若宣尼天姿叡哲經過齊魯之際揖讓洙泗之間綜理遺文宏宣舊制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歇惟茲二聖道著生民宗祀不修孰明褒尚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宜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不貢舉

三年（庚辰）

不貢舉

四年（辛巳）

正月於門下省置修文館（唐會要　按此爲西內之門下省）

四月十一日（一作一日）敕諸州學生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爲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摭言　按隋書煬帝置進士科通鑑武德元年有明經劉蘭成胡三省注曰劉蘭成蓋嘗應明經科因稱之其時唐未貢舉是隋亦有明經矣故新選舉志云唐取士之科多因隋舊也志又云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與摭言十月者異）

五月乙丑以竇建德平赦山東詔曰奇才異行隨事旌擢（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七月丁卯以王世充平大赦天下詔曰奇才異行隨狀爲舉（冊府元龜）

56 100冊

（唐大詔令集）

不貢舉（是年下詔而舉人至明年始集故曰不貢舉永樂大典載衡水縣圖經志云蓋文達字藝成冀州衡水縣人武德四年以經明行修徵爲國子博士按冀州爲竇建德地此或因赦詔而舉之）

五年（壬午）

三月詔曰擇善任能救民之要術推賢進士奉上之良規自古哲王宏風闡教設官分職惟才是與然而巖穴幽居草萊僻陋被褐懷珠無因自達賓貢選眾之舉固藉左右之容義在搜揚理宜精擢（一作確）是以貢士有適爰致加錫之隆無益於時必貽貶黜之咎末葉澆僞名實相乖取非其人濫居班秩流品所以未穆庶職於是曠廢朕膺圖御宇寧濟兆民思得賢能用清治本招選之道宜革前弊懲勸之方式加恆典苟有才藝所貴適時潔己登朝無嫌自進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總管刺史各舉一人其有志行可錄才用未申亦聽自舉具陳藝能當加顯擢授以不次賞罰之科並依別格所司頒下詳加搜引務在獎納稱朕意焉（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按此爲制舉之始）

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八人（摭言）

十一月引見敕付尚書省考試（摭言）

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甯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並通敕放選與理人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充歸糧各勤修業（摭言）

秀才一人

進士四人（摭言作進士十四人登科記作進士四人按玉海引趙修登科記序曰武德五年詔有司特以進士爲選士之目是此年有進士摭言作俊士誤四人與十四人未知孰是）

孫伏伽（玉芝堂談薈載唐宋以來狀元姓名始於唐高祖武德元年孫伏伽是孫伏伽爲唐第一科狀元惟唐貢舉始於武德五年言元年者誤　又按舊徵伏伽於武德元年上書已授治書侍御史五年免官尋起爲刑部郎中豈免官時應舉耶其時草昧初開未可以常格論之）

李義琛

李義玫

李上德（摭言武德五年李義琛與弟義玫從弟上德三人同舉進士義琛等隴西人世居鄴城國初草創未定家

素貧乏與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隨計至潼關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陽商人見而憐之延與同寢處居數日雪霽而去琛等議鬻驢以一醉酬之商人竊知不辭而去復先贈以稻糧琛後宰咸陽召商人與之抗禮義琛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長史義玫相高宗皇帝上德司門郎中　舊書李義玫傳義玫魏州樂昌人父元德義玫少舉進士新書云義玫從祖弟義琛擢進士第　按義玫之父名元德則上德似非義玫從弟）

知貢舉　申世甯（見上按通典云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此以員外郎者定制之初不必盡一也）

六年（癸未）

進士四人

七年（甲申）

二月己酉詔曰六經茂典百王仰則四學崇教千載垂範是以西

膠東庠春誦夏絃說禮敦詩本仁祖義建邦立極咸必繇之自叔世澆訛雅道淪缺縣歷歲紀儒風莫扇隋季以來喪亂滋甚瞻言篇籍皆為煨燼周孔之教闕而不知庠塾之儀泯焉將墜非所以闡揚徽烈敦尚風範訓民調俗垂裕後昆朕受命膺期握圖御宇思宏治道聿宣德化永言墳索深存講習所以捃摭遺逸招集散亡諸生胄子特加獎勸而凋弊之餘湮替日久學徒尚少經術未隆子衿之歎無忘興寢方今函夏既清干戈漸戢搢紳之業此則可興宜下四方諸州有明一經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屬舉送具以名聞有司試策加階敘用其吏民子弟有識性開敏志希學藝亦

具名狀申送入京量其差品並即配學明設考課各使勵精琢玉成器庶其非遠州縣及鄉里各令置學官僚牧宰或不存意普更頒下早遣修立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出忠入孝自家刑國揖讓俯仰登降折旋皆有節文咸資端肅罔習末業隨時廢紀凡厥生民各宜勉勵（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通鑑　按是時秀才進士明經皆試策而已）

丁巳（按會要為十七日）上幸國子監（按監當作學）釋奠詔諸王公子弟各就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通鑑　新書禮志）

五月裴寂等奏上選定律令頒行天下（舊書刑法志）

七月詔曰自隋以來離亂永久雅道淪缺儒風莫扇朕膺期御宇

靜難齊民欽若典謨以資政術思宏德教光振遐軌是以廣設庠序益召學徒旁求俊異務從獎擢甯州羅川縣前兵曹史孝謙守約邱園伏膺道素爰有二子年並幼童講習孝經咸暢厥旨義方之訓實堪勵俗故從優秩賞以不次宜普頒示咸使知聞如此之徒並即申上朕加親覽時將褒異（冊府元龜　按新書選舉志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經予出身按此即童子科所由昉也）

秀才二人

進士六人

八年（乙酉）

秀才一人

進士五人

九年（丙戌）

三月改修文館為宏文館（唐會要　按在西內門下省東）

八月癸亥制傳位於太子甲子太宗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詔曰高年碩學直言正諫所在長官隨狀為舉（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通鑑）

九月上於宏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宏文館於殿側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宏文館學士（通鑑　按宏文殿在凝陰殿北為西內之正北此自門下省移於此也學士當作學生）

十二月二十九日詔曰宣尼以大聖之德天縱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倫育其教義故孟軻稱生人以來一人而已自漢氏馭歷魏室分區爰及晉朝暨於隋代成相崇尚用存享祀朕欽若前王憲章故實親師宗聖是所庶幾存亾繼絕抑爲通典可立孔子後爲褒聖侯以隋故紹聖侯孔嗣悊嫡子德倫爲嗣主者施行（贈泰師孔宣公碑陰　按冊府元龜以德倫封褒聖侯爲貞觀十年事誤當以碑爲正）

秀才二人

進士七人

知貢舉（按太宗於武德四年開文學館有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通鑑於九年六月有行臺考功郎中房元齡蓋爲秦府之官非知舉也）

唐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貞觀元年（丁亥）

正月乙酉改元（舊書）

上命吏部尚書長孫无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通鑑、舊書刑法志命長孫无忌房元齡與學士法官更加釐改）

五月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唐會要　舊書職官志以此爲二年事）

敕現在京官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子（按子下疑有脫字）有性愛學書及有書性者聽於宏文館內學書其書法內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館敕虞世南歐陽詢敎示楷法（唐會要）

黃門侍郎王珪奏宏文學生學書之暇請置博士兼肄業爲敕太學助敎侯孝遵授其經典著作郎許敬宗授以史漢（唐會要）

策進士問獄市之寄自昔爲難寬猛之宜當令不易緩則物情恣其詐急則奸人無所容曹相國所以殷勤路廷尉於焉太息韋弦折衷歷代未聞輕重淺深佇承嘉議　問棘岸登輔不因階於尺木華郊作相豈憑資於衆選蓋道有攸存時無可廢爰暨堯訛必循班序先容乃器因地拔萃其相沿襲遂成標準今監上務切懸旌心搖厥繇雖衣冠華允已喬遷於周列而衡泌幽人罕遂集於

魏鼎豈英靈不孕於山澤將物理自係於古今無蔽爾辭切陳其致（文苑英華）

秀才二人

進士四人　敬播（書儒學傳敬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舉進士凡新舊書言某某初者皆係於元年下後倣此）

上官儀（舊書本傳本陝州陝人父宏隋江都宮副監因家於江都儀游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獵經史善屬文貞觀初楊恭仁爲都督深禮待之舉進士　按楊恭仁於武德九年七月爲雍州牧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二年不貢舉則儀當於元年及第）

張越石　張楚金（舊書忠義傳張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爲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也乃俱薦擢第按舊書李勣傳太宗即位拜幷州都督太平廣記引廣人物志亦云貞觀元年勣爲幷州都督楚金幷州人）

應制及第　謝偃（舊書文苑傳謝偃衛縣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北齊散騎常侍改姓謝氏偃貞觀初應詔對策及第）

知貢舉（按通典貞觀以後貢舉考功員外郎專掌之）　盧承慶（舊書本傳貞觀初爲秦州都督府戶曹參軍因奏河西軍事太宗奇其明辨擢拜考功員外郎）

上官儀對策曰讓秩九流披懷萬古覽玉籙之奧義覿金簡之遐文觀皇王臨御之迹詳政術樞機之旨莫不則乾剛而張禮樂法迅震而寘威刑縱使軒去鼎湖非無涿鹿之戮舜辭雷澤遂有崇山之誅自臯陶不嗣忿生長往甫侯設法徒有說於輕重子產鑄書竟無救於衰敗是知風淳俗厚草文而可懲主僻時昏懸鑿而猶犯我君出震繼天承圖化宇孕十堯而遐舉吞九舜而上征猶以爲周書三典既疏遠而難從漢律九章已偏雜而無準方當採韋弦於往古施折衷於當今若能詔彼刑章定金科之取捨徵其張趙平丹書之去留必使楚國受金不爲莊生所貴長陵盜土必用張子之言謹對　鳳德方亨必資英輔龍光未聘實俟明君既蘊器以須時亦虛襟而待物莫不理符纖應道叶冥通類霜降而鐘鳴同雲蒸而礎潤秘策赴之如投水神心應之若轉規用能感會一時抑揚千古是以沈鱗暫躍遂游泳於天漢墜羽纔遷乃騰驤於日陛宏心體之妙旨播舟水之嘉謀義列丹青德融金璧迨

乎時鍾季叔化漸澆訛拔本之患罕流因地之階愈篤使西都金子奕葉稱榮東國袁生八公爲貴廷尉之明窮識理十歲無知黃門之妙極揔文八選稍進往使千星秀氣永翳窮塵照廡奇光長湮幽石自可循風市馬襲軌畫龍三反不虧七年無廢戔戔束帛指邱園而畢陳翹翹車乘望林泉而載轄則材標海若毅集丹墀德表星精雲飛紫闕豈直高尚之士遂集於台司衡泌之儔爲遷於鼎職謹對（文苑英華）

二年（戊子）

十二月尚書左僕射房元齡國子博士朱子奢建議云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夫子爲先聖以顏回配享詔從之（唐會要）

二十一日置書學隸國子學（唐會要　按職官志武德初廢書學此年復置國子學當作國子監）

移宏文館於納義門西（按納義門在西內嘉德門之西廊此自宏文殿側移宏文館於此）　王珪奏請爲學生置講經博士考試經業准式貢舉兼學書法（唐會要　舊書儒學傳序曰貞觀二年大徵天下儒士以爲學官數幸國學令祭酒博士講論畢賜以束帛學生能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又於國學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藝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元武門屯營飛騎亦

（給博士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之貢舉）

米貴不貢舉

三年（己丑）

四月詔曰百行之本要道惟先一言終身恕而已矣春生夏長寬裕之令行爲齊禮道德恥格之義斯具朕爰自幼年夙懔庭訓豈徒學聞詩禮因令匡定家國是以提三尺之劍起一旅之師戮鯨鯢於原野救蒸人於塗炭雲雷締搆備嘗夷險仁發於心義形於色大敵必勇非爲身謀大憝必誅志安天下太上皇留情姑射尙想軒轅駐蹕大安使朕正居紫極顧惟虛薄辭不獲免祇奉制誥

負扆當朝乃眷宮宇載懷冰谷未明求衣乙夜忘寐靜思七政言念九功何以答上元之心稱殿君之志欲勤恤典刑舉直錯枉允釐人瘼任賢用能拯濟困窮抑損澆僞開直言之路廣不諱之門聞所未聞日愼一日冀人皆見德變於至道若一物失所一人有怨則朕躬之責訓道不明也朕聞書曰至誠動神況於百辟乎況於兆庶乎比聞遠近黔黎恥爲盜賊州縣囹圄多並空虛豈繇德教至此自是人知厭亂因其遷善可以化之朕往因征伐行天下多矣每見村落邱墟未嘗不撫膺歎息自登九五不許橫役一人惟冀遐邇休息得相存養長幼有序敬讓興行其孝義之家賜粟

五石高年八十以上粟二石九十以上三石百歲加絹二疋婦女正月以來生男粟一石鰥寡惸獨不能自存逃戶初還郊無糧貯州縣長官量加賑恤諸州官吏或正直廉平刑清訟息或貪婪貨賄害政損人宜令都督刺史以名封進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材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謹堪理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過太平而克己亦錄名狀與官人同申泣辜愼罰前王所重枉繫一日事等三秋州縣法司特宜存意普告天下知朕意焉（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按此詔所言卽制舉科目之始）

秀才二人

進士五人

四年（庚寅）

詔州縣皆作孔子廟（新書禮志）

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貞觀政要）

秀才一人

進士九人

五年（辛卯）

秀才一人

進士十五人

明經科　錢元脩（羅隱揚威將軍錢公列傳公諱元脩字文通貞觀五年策試通經補長興縣博士）

六年（壬辰）

二月戊子初置律學（舊書本紀　按職官志隋以律學隸大理寺武德初隸國子監尋廢至此復置）

秀才一人

進士十二人

應制及第　崔信明（舊書文苑傳信明青州益都人祖滔信明貞觀六年應詔舉授興世丞）

七年（癸巳）

十一月丁丑頒新定五經（舊書本紀　舊書顏師古傳云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於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蓋四年詔師古考定五經至是頒行今五經正義中每引定本即其時所頒之本也）

秀才二人

進士十三人

應制及第　鄭敞（薛稷故洛州洛陽令鄭府君碑公諱敞字仲高滎陽開封人貞觀七年制策高第授越州都督府參軍　按敞即仁基之子）

八年（甲午）

正月壬寅命尚書右僕射李靖特進蕭瑀楊恭仁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鄜州大都督府長史皇甫無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譽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張亮涼州大都督李大亮右領軍大將軍竇誕太子左庶子杜正倫綿州刺史劉德威黃門侍郎趙宏智使於四方觀省風俗詔曰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內列公卿允釐庶績外建侯伯司牧黎元惟其淳化未敷名教或替故有巡狩之典黜陟幽明存省方俗遐邇遂性情偽無遺時雍之宜率由茲道朕祗膺寶命臨御帝圖裒過庭之義方荷上元之嘉祉四荒八表無思不服而夙興夕惕勤躬約己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欲萬國歡心兆民有賴推誠待物近取諸身實謂羣官受拜咸能自勵乃聞連帥刺舉或乖共治之寄縣司主吏尚多黷貨之罪有一於

此責在朕躬是用中夜憮然昃景輟食宜遣大使分行四方申諭朕心延問疾苦觀風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獘耆年舊齒孝弟力田義夫節婦之家疾廢惸嫠之室須有旌賢賑贍聽以倉庫物賜之若有宏材異等留滯末班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宜精加搜訪進以殊禮務盡使乎之旨俾若朕親覿焉（舊書本紀　唐大詔令集）

三月三日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冊府元龜　唐會要　按進士初惟試時務策五道至是加讀經史仍試以策非帖經也）

秀才一人

進士九人　李義府（舊書本傳瀛洲饒陽人其祖爲梓州射洪縣丞因家於永泰貞觀八年劍南道巡察大使

李大亮以義府善屬文表薦之對策擢第（冊府元龜）李義府舉進士劉洎馬周薦之太宗令詠烏援筆爲詩曰何惜鄧林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曰當盡借卿全樹何止一枝也尋除爲監察御史

九年（乙未）

五月二十日敕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於本色內量減一進（冊府元龜　唐會要）

是年移宏文館於門下省南（唐會要　按自納義門內西移此其後移仗大明宮亦在門下省南）

進士六人（此數年或無考秀才按唐語林云唐朝初明經取通兩經先帖文乃按章疏試墨策十道秀才試方略策三道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其後舉人憚於方略之科爲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明經進士）

十年（丙申）

進士十一人

十一年（丁酉）

正月庚子頒新律令於天下（舊書本紀）

四月詔曰朕以寡薄嗣守鴻基寶資多士共康庶政虛己側席爲日已久投竿捨築罕值其人自親巡東夏觀省風俗興言至治夕惕兢懷然則齊趙魏舊禮義出自江淮吳會英髦斯在山川所感古今寧殊載佇風猷寶勞夢想宜令河北淮南諸州長官於所部之內精加訪採其孝弟淳篤兼閑時務儒術該通可爲師範文詞秀美才堪著述明識治體可委字民並志行修立爲鄉里（一作閭）所推者舉送雖賜官各給傳乘優禮發遣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有老病不堪入朝者具以名聞庶巖穴靡遺俊乂可致務盡搜揚之道稱朕意焉（舊書本紀　唐大詔令集）

七月庚寅（此據舊書新書作乙未）以水災詔諸州官民有能明識治道方正直諫者並宜薦達朕將親見其人問以得失（冊府元龜）

丙午（按會要是二十四日）修宣尼廟於兗州（舊書本紀　按新書禮志云十一年詔尊孔子爲宣父作廟於兗州）

秀才一人

進士八人

十二年（戊戌）

二月丁丑幸國子學親觀釋奠國子祭酒以下官及學生高第精勤者加級賜帛各有差（冊府元龜）

詔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義訓（舊書孔穎達傳　按傳十二年拜國子祭酒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爲不朽付國子監施行又冊府元龜云穎達爲國子監祭酒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數年乃成蓋於十二年拜祭酒受詔撰義疏十五年乃成而馬嘉運等每掎摭之故十六年有詔更定也通鑑載於十四年非是考正義序穎達列其同撰義疏人姓名易疏爲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馬嘉運守太學助教趙乾叶書疏爲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王德韶前四門助教李子雲詩疏爲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齊威禮記疏爲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朱子奢國子助教李善信守太

學博士賈公彥行太常博士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范義頵魏王參軍事張權春秋左氏傳疏爲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谷那律故四門博士楊士勛四門博士朱長才又唐會要云穎達撰義疏一百七十卷名曰義贊有詔改爲五經正義　又按孔穎達碑云奉敕預撰五經義疏公博極羣書遊□眾藝刪前□之紕繆季往哲之□□誠萬古之儀刑實一代之準的蒙敕改名五經正義付國子監施行是穎達所撰初名義疏非義訓義贊也

秀才一人

進士十一人

十三年（己亥）

秀才二人

進士十七人

十四年（庚子）

二月丁丑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通鑑）

秀才一人

進士五人

應制及第　李楚才（楊烱原州百泉縣令李君神道碑君諱楚才衛州衛縣人貞觀元年授長樂監十四年應詔四科舉射策登甲第）

十五年（辛丑）

四月辛卯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泰山（舊書本紀）

六月戊申詔曰朕遐觀前載歷選列辟莫不貴此得人崇茲多士猶股肱之佐元首譬舟楫之濟巨川若夫構大廈者採眾材於山岳善爲國者求異人於管庫是以陶唐有虞揖讓之聖帝也非元凱不能成茂功商湯姬發革命之明王也非伊呂無以定禍亂況乎齊桓中人之才器非濬哲漢武嗣業之主志在驕奢猶賴管仲隰朋之相平津博陸之輔既爲五霸之主亦稱萬代之宗是知得士則昌失人則亂朕冕旒夙夜虛心政道雖天地效祉宗社降靈匪予曷如俊乂咸事倘恐山林藪澤藏荆隋之寶卜築屠釣韞蕭張之奇是以躬撫黎庶親覿風俗臨河渭而佇英傑眺箕潁而懷

隱淪亟移日月空勞夢寐而驪龍莫兆而歎寂寥豈混跡駑駘未遂良樂之顧將韜德岩穴方追禽向之遊望雲長想增其歎息可令天下諸州搜揚所部士庶之內或識達公方學綜今古廉潔正直可以經國佐時或孝悌淳篤節義昭顯始終不移可以敦厲風俗或儒術通明學堪師範或文章秀異才足著述並宜薦舉具以名聞限來年二月總集泰山庶獨往之夫不遺於版築藏器之士方升於廊廟務得奇偉稱朕意焉（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己酉有星孛於太微太史令薛頤上言未可東封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封禪（通鑑）

秀才一人

進士十四人

十六年（壬寅）

敕趙宏智與孔穎達覆更詳審五經正義（五經正義序按序言十六年奉敕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蘇德融爲易正義十四卷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王士雄爲書正義二十卷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賈普曜爲詩正義四十卷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周元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趙君贊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王士雄爲禮記正義七十卷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上騎都尉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上騎都尉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隨德素爲春秋左氏傳正義三十六卷）

不貢舉

十七年（癸卯）

五月乙丑手詔曰朕覩前烈建國君臨未有不藉忠良而能濟其功業者也朕顯承宗祀獲奉鴻基側席求賢有年載矣而山林莫致珍玩必臻豈朕好惡之情未達於下其令州縣舉孝廉茂才好學異能卓犖之士（冊府元龜）

進士十五人

明經科　蕭灌（張說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公諱灌字元茂南陵八年十八明經高第補代王功曹以永徽元年卒年五十七推之登第在是年）

十八年（甲辰）

三月己丑（會要作二月六日）有鄜州（會要作汴鄜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前帝問曰思觀往古聖帝明王莫不得一奉天必以黎元爲本隆邦建國亦以政術爲先天以氣變物莫知其象君以術化人不顯其機氣以隱質爲虛術以潛通爲妙運之無爲施之無極故能淸風蕩萬域長轡控八荒不令而行不言而信欲尊其術未辨其方想望高才以陳良策孝廉等文之（按文之二字疑有誤）無對又令皇太子問之曰夫子何以爲曾參說孝經孝廉答曰夫子以弟子之中參稱最孝所以爲說太子曰禮記云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孝子先意承志喻父母於道參直養而已安能爲孝據此而言參未云孝又問禮云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此五孝施用若爲孝等孝廉不能答次令近臣迭問仁孝之名誰所創作明其優劣仁孝何先又問孝廉於四行之內居第幾科又問社主之義殷柏周栗秦漢以來若爲變改又問堯舜聖德應貽厥孫謀何因朱均以後絕滅無後孝廉並不能答帝曰昔楚莊王謀事羣臣莫及（一作逮）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一作德）羣臣言莫吾逮吾國能免於亡乎朕發詔徵

天下俊異幾以淺近問之咸不能答海內賢哲將無其人耶朕甚寤之令引就中書省射策所答乖旨於是下詔曰朕遐想千載旁覽九流詳加布政之方莫若薦賢之典是以元凱就列仄微可以立帝功管隰爲臣中人可以成霸業朕緬懷曩烈虛己英奇斷斷之士必升於廊廟九九之術不棄於閭閻猶恐在陰弗和獨善難尋永言髦傑無忘寤寐是以去夏之中爰動翰墨披露丹府疇咨海內尺木既樹思覩游霧之羣雲羅宏舉佇降翔庭之翼而諸州所舉十有一人朕虛懷仄席引入內殿借以溫言略訪政道莫能對敭相顧結口朕仍以其泰觀闕廷能無戰慄（一作悚）令於內省更

以塞對雖搆思彌日終不達問旨理既乖違詞亦庸陋豈可飾丹漆於朽質假風雲於決起者哉宜令放還各從本色其舉主以舉非其人罪論仍加一等然則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甯容仲舒伯始之流偏鍾美於往代彥和厥基之侶獨絕響於今辰故其見知也則平準與樂安並進其不用也則敬通與亭伯同悲淮陰所以興言子長所以貽歎因斯論之良繇俊造難進或固棲遲之節收牟猶常未盡披揚之道撫事長息彌增憮然其令州縣依前薦舉皆集今冬奇偉必收浮華勿採無使巴人之調濫吹於簫韶魏邦之珍混光於江漢務盡報國之義以副興賢之懷（冊府元龜按唐大詔令集入此詔於十年誤應從冊府）

秀才一人

進士二十四人　冉實（張說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公諱實字茂實弱冠太學生進士擢第以證聖元年卒年七十一推之是年二十歲）

十九年（乙巳）

二月庚戌上親征高麗乙卯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太子令曰仰惟聖訓奉以周旋虛想異人共康神化式遵彝軌分騖翹車企覩英靈欽聞政道宜頒下州郡妙簡賢良其有理識清通執心貞固才高位下德重位輕或孝弟力田素行高於州里或鴻筆麗藻美

譽陳於天庭或學術該通博聞千載或政事明允才爲時新如斯之倫並堪經務而韜光勿用仕進無階委身蓬蓽深爲可歎所在官僚精加訪採庶使垂綸必察操築無遺一善弓旌咸宜舉送於是州郡所舉前後至者數百人（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秀才三人

上書拜官一人

二十年（丙午）

策進士問惟堯則天全穎陽之節惟禹奠川遂滄州之美然則高潔之士出於盛明廉潔之質不生澆季自皇唐受命驅駕前古貞

遯不聞風亂莫繼豈端操之範獨秘於往辰將奔競之徒頓鶩於茲日緬懷長往有惜深衷佇聽諸賢以袪心疚　問元默垂拱理歸上德法令滋彰事鍾澆季是以唐虞畫象四罪而咸服姬晃訓刑三千而愈擾故知勝殘去殺必在於宏仁反樸還淳不務於多辟方知削茲三尺專循五禮幸陳用舍之宜以適當時之要（文苑英華）

六月詔曰高明之天資星辰以麗象博厚之地藉川嶽而成形況於帝王體元立極臨馭萬物字養生靈者乎所以致治之君選謏佞近忠良屈己以伸人故能成其化爲亂之主親不肖疏賢臣虐下以恣情用能成其亂明君遵彼以興國暗主行此以亡身是以朽壤毀於蓮峯巨蠹傷於翠葉蓮峯墜澗竟無反嶺之期翠葉隨風終無歸林之望故知亡者難以復生敗者不可重全所以馭朽臨冰銘心自戒宵興旰食側席思賢庶欲博訪邱園搜採英俊弼我王道臻於太平可令天下諸州明揚側陋所部之內不限吏人其有服道棲仁澄心厲操出片言而標物範備百行以綜人師質高蹈於琳瑯人不聞於闠閱潔志邱園揚名里閈或甄明政術曉達公方稟木鐸於孔門受金科於鄭相奇謀間發明略可以佐時識見清通偉才長於幹國或含章傑出命世挺生麗藻遒文馳楚澤而方騖鉤深覩奧振梁苑以先鳴業擅專門詞高載筆或辨彫

蠢圖談瑩秋天發研機於一言起飛雷於三寸蓄斯奔箭未遂揚庭並宜推擇咸同舉薦以禮將送具狀表聞限以今冬並與考使同赴庶使茂林之舉咸矯異於嚴廊尺木之階方振鱗於游霧翹心俊乂稱朕意焉主者施行（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按詔令集作二十一年六月文苑英華作二年正月六日從冊府　此詔許敬宗所草）

秀才一人

進士三人　張昌齡（舊書文苑傳張昌齡冀州南宮人弱冠以文詞知名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　新書昌齡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勤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　唐會要貞觀二十年九月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性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倣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爲名言後並如其言　按舊書明言昌齡及第文苑英華亦載其文潘昂霄金石例載張昌齡召見試息兵詔又言昌齡爲崑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則又及第後任幕職之證也會要新書皆非事實今從舊書　王公瑾卽王公治避諱爲理理訛爲瑾耳）　田備（見文苑英華原注云總目作田佫）　郗進（見文苑英華）

諸科　張隲（張說府君墓誌銘諱隲字成隲姓張氏年十九明法擢第以調露元年卒年五十二推之是年十九歲隲卽燕公之父燕公又爲碑云以明法歷饒陽長子二尉）

知貢舉　王師旦（諱寶錄貞觀十九年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蓋知二十年之舉今從會要）

張昌齡對策曰則天分命箕山多長往之賓濬畝勿勞滄州有肥

道之咎是以北荒孤行甘草澤而輕周南岳紫芝之翫林泉而恥漢此蓋爲匹夫小節未達汾陽之旨獨行幽姿冒動少微之宿豈若大風在夢非熊入兆下箕尾而稱師委厖頭而作傳自大君有命遠頓天紘盡巖穴之英奇總濠梁之逸軸脫荷裳而襲朱紱解薜蘿而綰青綬五尺童子羞稱荷蓧三事大夫恥觀瓢飲將使鄭君谷口擅不言之謠曹相府門多清淨之化方知聖人在上真隱不獲全其高滄風所偃幽貞不能固其節鷇卵得性麟鳳所以呈姿山林不夭風雲以之通氣物既稟和而適變士亦感類而相從調飪自可怡神烹鮮足堪養性猶謂寒泉獨善未臻授受之仁薪槱

兼濟有助興王之道謹對

兩儀亭育著嚴刑於積陰四序平分降明罰於秋序是知觀象設教聖人所以勝殘因物造端懿后由其立辟故嬀川受命士師陳九德之歌瑤山載刑呂侯訓百鍰之典然則激揚神化鼓舞皇階賁紛澤而宏風俟德刑而振俗是故六轡在御飛龍之駕可期九戢不施奔鯨之害斯兆縱使業優倦領道邁曾巢齊飲啄於鶉居絕來往於犬吠猶未可長懸三禮永擯五刑削兹噬嗑之科專行忠信之薄況今時推纂聖運屬升皇猶勞丹浦之誅徇漏青邱之罪伯夷典禮與猾夏而同科司寇詳刑共春官而聯事自可遠稽九伐近命三驅釋刀鋸於凶魁休甲兵於原野然後弛威象闕展事天宗繼美媯皇追風火燧石渠未滅豈得輒議寢刑中獄既封自可專循大禮謹對（文苑英華）

田備對策曰聖人出震博訪芻蕘大帝登庸詢謀師相是以周稱尚父呂望擢自磻溪殷曰得賢傅說求諸版築莫不舟梁羽翮鼎實鹽梅表區寓之明明成朝廷之濟濟自隆周洎乎幽厲朝政在於諸侯炎漢至於哀平威權任乎卿相貂蟬耀彩雄俊偏五侯之門劍履生光賓客滿四豪之第吹竽彈劍犬吠雞鳴用才各任所能取士不求其備弓旌之命非道德之門蒲帛之徵乖有道之室方今前疑後丞龍翰鳳翼左輔右弼岳氣星精加以徵適璞於巖

廊索遺珠於窮海邱園之下羔雁成行閭巷之中軒輶相次元纁之禮既備巢父長謝山林珪璧之問不空夷齊豈食薇蕨謹對（文苑英華　按今本脫文據永樂大典引補）

郝連梵對策曰法星垂象列九霄而照燭習坎分爻疏六位而輝煥故有皇王愼罰正俗以經時聖哲詳刑開物而成務莫不克清函夏載穆黎元制天討之威嚴宏秋官之典憲舜遊嬀汭乃去四凶湯出鑛宮驅除三面然則質文異代興廢殊途徵禹會昌仁流於下泣獨夫受戮禍招於剖心自運往道消澆離樸散王風不競菀柳之刺斯聞后德方衰棘槐之制斯闕望夷招敗酷甚凝脂函

谷生灾冤多精氣雖復蕭何改創爰始九章溫舒上言仍譏一失網漏吞舟之罪主苟持寬律加盈閣之繁吏還舞智邈乎還法允屬升平大唐執紀先天凝圖王氣化軼胥庭之上功超步驟之前揣氛祲於乾樞靜晷塵於地軸紫微君聖時乘光於得一黔首安生日用陶其吹萬皇帝上元統歷下武嗣徽道叶順風契黃帝之同象精通就日符赤運之文明於是職列英奇朝班俊乂載升降之節旣耆禮容臨甲乙之科方在政辟道無爲以瑞拱思有罪而責躬念向隅之獨嚬乃納隍而軫慮曲詢管庫取蔿芻蕘誠宜妙簡平反旁求庶獄渭橋驚馬必歸張季之言禁園射兔勿爽高柔

之旨于公陰德委以廷尉之司盛吉深仁授以憲曹之任剖符寄劉寬之蒲鞭之教可追分陜趨邵奭之儔棠陰之聽斯在加以五詞咸備兩造兼持運靜躁於韋弦聽遲速於寬猛辨豸雖觸咎繇行其惠化蒼鷹輟號郅都息於頓苛自然囹圄空虛釋怨黃沙之罪鉗釱安用無施白粲之刑則迹邁成康道迴文景不仁自遠無得而稱謹對（文苑英華）

二十一年（丁未）

正月丁酉詔以貞觀二十有二載仲春之月式遵故實有事於泰山仍令天下諸州搜揚仄陋其有學藝優洽文蔚翰林政術甄明才膺國器者並以申送限以來年二月一日總集泰山庶令作賦貽金不韞天庭之掞被褐懷玉無溺屠釣之間務得英奇當加不次（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按此詔許敬宗所草）

二月壬申詔曰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愼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等二十有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旣行其道理合崇襃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堂（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按自貞觀二年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是年以左邱明二十二人並爲先師至永徽間後復以周公爲先聖降孔子爲先師貶顏子與左邱明等爲從祀至顯慶二年七月長孫无忌始奏復舊制）

丁丑皇太子於國學釋菜（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二月丁丑詔皇太子之國學釋奠於先師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張後胤爲亞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宏智爲終獻既講宏智開講孝經敷宏忠臣孝子之義皇太子歎甚因令宜勞胄子以上言名教之所由學校之所作君臣父子之義風化訓導之端加之以宏獎因之以誠勵凡數百言詞義甚美聽者悚然無不歎悅更相顧曰此誠德音也於是賜學官胄子帛各有差仍擢其高業者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

八月壬戌詔以河北大水停封禪其朝集使及選舉人等前令詣洛陽宮可依常年集限並赴京師（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七人

明經科　陳元敬（陳子昂有周居士陳公墓誌銘公諱元敬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銘言太歲己亥享年七十有四己亥爲嗣聖十六年逆數之擢第當在此年按元敬卽子昂之父）

知貢舉　王師旦

二十二年（戊申）

進士九人

知貢舉　王師旦

二十三年（己酉）

五月己巳太宗崩（舊書本紀）

六月甲戌朔高宗即位（通鑑）

九月詔曰殷宗邁德化致升平周王顯仁政稱刑措太宗文皇帝神明配德叡武兼資掃欃槍而王區夏混陰陽而作天地以此大業留屬微躬雖復璿璣變星霜而心嬰荼毒州郡之長能修厥職禮義與行姦回自屏刑憲不苛孤惸是賴有司詢訪宜以名聞有一於此當超不次其有經明行修談講精熟具此師嚴才堪教胄者志節高妙識用清通博聞彊正終堪卿輔者遊情文藻下筆成章援心處等端平可紀者疾惡揚善依忠履義執持典憲終始不移者京師長官上都督府及上州各舉二人中下州刺史各舉一人前代忠賢身死王門子孫才堪任官而留滯停移者既想遺風尤宜旌舉（冊府元龜）

秀才一人（通典云初秀才科等最高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

進士八人　裴師德（舊唐書本傳鄭州原武人弱冠進士擢第以聖歷二年年七十推之是年二十歲）

知貢舉　王師旦（師旦知舉譚賓錄之言十九年即唐會要之二十年也通典冊府元龜又載於二十三年蓋此數年皆師旦知舉惟太宗於是年五月崩通典冊府元龜載九月太宗問張昌齡下第之事張昌齡下第事誤辨已見前言九月亦誤　按畫墁錄言唐太宗一朝五放榜每榜一名其說甚謬不知何所據也）

登科記考卷二

大興徐松

唐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

永徽元年（庚戌）

正月辛丑朔改元（舊書本紀）

六月詔曰昔勳華肇政仁義居先殷周創基教學成本朕嗣立鴻基裁成丕緒知歸於海罔知攸濟思得學徒用康庶績而頃歲所致先諸聖教青襟方領未達至懷惟欲思轅固以加班想高堂以授秩斯文寥落去之彌遠深加發慮稱朕意焉儒官員缺即宜補授其館博士助教節級賜物三館學生有業科高第景行淳良者所司簡試具以名聞（冊府元龜）

是年敕太尉長孫无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黃門侍郎宇文節柳奭左丞段寶元太常少卿令狐德棻吏部侍郎高警刑部侍郎劉燕客給事中趙文中書舍人李文紀少府丞張行實大理丞元紹太府丞王文端刑部郎中賈敏行等共撰定律令格式舊制不便者皆隨有刪改（冊府元龜）

秀才一人　劉鎣（玉海引登科記）

進士十四人

二年（辛亥）

三月十四日詔太尉趙國公長孫无忌及中書門下國子三館博士宏文學士故國子祭酒孔穎達所撰五經正義（按孔穎達卒於貞觀二十二年）事有遺謬仰即刊正（唐會要）

閏九月長孫无忌等上所刪定律令式甲戌詔頒之四方（通鑑）

秀才（玉海引登科記云是年始停秀才舉　按新書韓思復傳舉秀才高第思復在永徽後所謂秀才者即進士科也）

進士二十五人

三年（壬子）

詔曰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法遂無憑準宜廣召解律人條義疏奏聞仍使中書門下監定（舊書刑法志）

應制及第（雲麓漫鈔於制科及第下注云永徽三年是此年有制科也）

不貢舉

四年（癸丑）

二月二十四日太尉長孫无忌等表上五經正義曰臣无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醨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龍圖出於榮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國天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炯誡於百王五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迹雅頌表興廢之由實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

騷不同質文有異莫不開茲膠序樂以典墳敦稽古以宏風闡儒雅以立訓啟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於前荀孟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昇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墜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而緯俗經邦蘊九德而辨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元扈以裁仁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無虛月集囿巢閣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茂績冠於勳華而垂拱无爲遊心經典以爲聖教幽賾妙理深

元訓詁紛綸文疏蹐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勅修撰雖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勅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監修國史上護軍蓨縣開國公臣季輔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騎都尉臣柳奭前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宏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國子博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宏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頵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太學博士臣齊威宣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宏宣德郎守太學博士臣孔志約右內率府長史宏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太學助教臣鄭祖元徵事郎守太學助教臣隨德素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趙君贊承務郎守太學助教臣周元達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元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王眞儒等上稟宸旨旁摭羣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

之煩亂探曲臺之奧趣索連山之元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慚張禹雖罄庸淺懼乖典正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等上（北宋周易單疏本）

三月壬子朔須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舊書本紀）

十一月十九日太尉長孫无忌等表上律疏曰臣无忌等言臣聞三才既分法星著於元象六位斯列習坎彰於易經故知出震乘

時開物成務莫不作訓以臨函夏垂教以牧黎元昔周后登極呂侯闡其茂範虞帝納麓臯陶創其彝章大夫之述三言金簽騰其高軌安衆之陳九法玉牒播其宏規前哲比之以隄防往賢譬之以銜勒輕重失序則繫之以存亡寬猛乖方則階之以得喪泣辜愼罰文命所以會昌斮脛剖心獨夫於是蕩覆三族之刑設禍起於望夷五虐之制興師亡於涿鹿齊景網峻時英有踊貴之譏周幽獄繁詩人致菀柳之刺所以當塗撫運樂平除慘酷之刑金行提象鎭南刪煩苛之法而體國經野御辨登樞莫不崇寬簡以宏風樹仁惠以裁化景胄以之碩茂寶祚於是克崇徽猷列於緗圖

鴻名勒於靑史暨炎靈委御人物道銷霧翳三光塵驚九服秋卿司於邦典高下在心獄吏傳於爰書出沒由己內史溺灰然而被辱丞相見牘背而行賊戮遂棄灰誅及偶語長平痛積冤之氣司敗切瘦死之魂遂使五樓之姦爭迴地軸十角之旅競入天田國步於是艱難刑政於焉弛紊殷憂俟來蘇之后多難佇撥亂之君大唐握乾符以應期得天統而御歷誅叛梟之巨猾勦丹浦之凶渠掃句始而靜天綱廓妖氛而淸地紀朱旗乃舉東城高滅楚之功黃鉞裁麾西土建翦商之業總六合而光宅包四大以凝旒異域於是來庭殊方所以受職航少海以朝絳闕梯崑山以謁紫宸雕聲之酋加之以文冕窮髮之長寵之以徽章王會之所不書塗山之所不紀歌九功以協金奏運七政以齊玉衡律增甲乙之科以正澆俗禮崇升降之制以拯頹風蕩蕩巍巍信無德而稱也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纂業則大臨人覆載並於乾坤照臨運於日月坐靑蒲而化光四表負丹扆而德被九圍日旰忘餐心存於哀矜宵分不寐志在於明威一夫向隅而責躬萬方有犯而罪己仍慮三辟攸斁八刑尙密平反之吏從寬而失情次骨之人舞智而陷網刑靡定法律無正條徽纆妄施手足安措乃制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長孫无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李勣尙

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于志寧尙書右僕射監修國史上柱國開國公褚遂良銀靑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騎都尉柳奭銀靑光祿大夫守刑部尙書上輕車都尉唐臨太中大夫守大理卿輕車都尉段寶元太中大夫守黃門侍郎護軍潁川縣開國公韓瑗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監修國史驍騎尉來濟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辛茂將朝議大夫守尙書右丞輕騎都尉劉燕客朝請大夫使持節潁川諸軍事守潁川刺史輕車都尉裴宏獻朝議大夫守御史中丞上柱國賈敏行朝議郎守刑部郎中輕車都尉王懷恪前雍州盩厔縣令雲騎尉董雄朝

議郎行大理丞護軍路立承奉郎守雍州始平縣丞驍騎尉石士逵大理評事雲騎尉曹惠果儒林郎守律學博士雲騎尉司馬銳等摭金匱之故事採石室之遺書捐彼凝脂敦茲簡要網羅訓誥研覈丘墳撰律疏三十卷筆削已了實三典之隱括信百代之準繩銘之景鍾將二儀而並久布之象魏與七曜而長懸庶一面之祝遠超於殷簡十失之歎永弭於漢圖謹詣朝堂奉表以聞臣无忌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進（唐律義疏）

頒新律疏於天下（舊書本紀）

不貢舉

應制及第三人

五年（甲寅）

進士一人

六年（乙卯）

進士四十三人

應制一人（按應制下脫及第二字）

七年（丙辰）

正月壬申改元爲顯慶元年（舊書本紀）

三月十六日皇太子宏請於崇賢館置學士並生徒詔許之（唐會要）

十月詔曰朕受命上元嗣膺下武每虔恭冕旒延想英奇俯稽然而企貞臣仰飛鴻而佇長轡寘宴側席玉質屢移宣室整衣金壺亟改寂寥靡覿寤寐與懷比年雖嘗進舉遂無英俊猶恐棲岩穴而韜奇樂邱園而晦影宜令河南河北江淮以南州縣或緯俗之英蟠聲馳譽樂或濟時之器價軼蕭張學可帝師材堪棟幹者必當位之不次可明加採訪務盡才傑州縣以禮發遣（唐大詔令集）

十二月乙酉置算學（舊書本紀　按職官志武德初廢算學此年復置）

進士三人

蘇瓌（舊書本傳瓌隋尚書右僕射威曾孫祖夔父勖瓌弱冠本州舉進士　盧藏用蘇瓌神道碑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幼而岐嶷聰敏冠常始讀山樓志一覽便誦及長博綜經史尤善爲詞年十八進士高第以景雲九年卒年七

十二推之及第在是年）

顯慶二年（丁巳）

二月（唐大詔令集作六月）詔曰濟時興國資佇九功禦敵威邊亦資七德朕端拱宣室思宏景化將欲分憂俊乂共逸岩廊而比者貢寂英奇舉非勇傑豈稱居安慮危之志處存思亂之心如不旌賁遠近則爪牙何寄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牧守各舉所知或勇冠三軍翹關拔山之力智兼百勝緯地經天之才蘊奇策於良平馳功績於衛霍蹤二起於吳白軌雙李於牧廣賞纖善而萬衆悅罰片惡而一軍懼如有此色可精加採訪各以奏聞（冊府元龜　按劉仁願紀功碑顯慶

（二年應詔舉文武高第升進二階疑即應此詔也）

進士二十二人

三年（戊午）

二月策志烈秋霜科（冊府元龜）

七月上謂宰臣曰四海之廣唯在得賢卿等用人多作形迹護（一作讓）避親知不能盡意甚爲不取昔祁奚舉子古人以爲美談卽使卿等兒姪有材亦須依例進舉（通典 冊府元龜）

九月廢書算律學（舊書本紀）

是年黃門侍郎劉祥道以選舉漸弊陳奏其三曰雜色人請與明經進士通充入流之數以三分之論每二分取明經進士一分取雜色人其四曰（本傳作其三）儒爲敎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敎不興風俗將替今庠序徧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勸誘之方理實爲備而獎進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以來於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綸旨超升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臣故以爲獎進之道未周其五曰（本傳作其四） 國家富有四海於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舉未知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可方稱多士遂闕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仍量爲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絕一代盛事實爲朝廷惜之（餘不錄） 奉勑付所司集羣官詳議者多難於改作事竟不行（通典 舊書劉祥道傳）

進士十七人 崔禹錫（唐詩紀事崔禹錫字洪範登顯慶三年進士第爲中書舍人）

明經科 康希銑（顏魯公康使君神道碑銘君諱希銑字南金會稽人年十四明經登第補右內率府胄曹應詞藻宏麗舉甲科拜秘書省校書郎轉左金吾衞錄事參軍應博通文史舉高第授太府寺主簿轉丞又應明於政理舉拜洛州河清令以開元三年卒年七十一推之明經登第當在是年）

諸科一人

志烈秋霜科 韓思彥（冊府元龜 唐會要 新書韓思彥傳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志烈秋霜科擢第 楊烱右將軍魏哲神道碑公諱哲字知人鉅鹿陽曲人顯慶三年詔除左衞清宮府左果毅都尉尋囬谷府折衝都尉並長上加故又以應詔舉對策甲科遷左騎衞郎將四年詔公爲鐵勒道行軍總管按是年不見他科疑亦志烈秋霜科及第）

四年（己未）

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冊府元龜作引諸色目舉人謁見下策詔問之）凡九百人（冊府元龜作九百餘人）惟郭待封張九齡五人居上第（按徐浩撰張九齡碑九齡卒於開元二十八年年六十三則生於調露元年上距顯慶四年尙二十一年舊志誤冊府元龜載五人無張九齡）令待詔宏文館隨仗供奉（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人（詞學指南顯慶四年進士試關內父老迎駕表貢士箴）

明經科 尹思貞（舊書本傳京兆長安人弱冠明經舉以開元四年年七十七推之是年二十歲）

洞曉章程科

材稱棟梁志標忠鯁科

政均卓魯字俗之化通（按通字疑有誤）高科

安心畎畝力田之業夙彰科

道德資身鄉閭共挹科

養志邱園嘉遁之風載遠科

材堪應幕科

學綜古今科（按以上諸科皆見雲麓漫鈔是年設科最多故本紀言試舉人九百人也）李巢　張昌宗

秦相如　崔行功（行功恆州井陘人見舊書文苑傳）　郭待封（冊府元龜載是年制科五人卽本紀所云五人居上第也第統言制科不知某人舉某科今附於此科之下以俟考）

五年（庚申）

六月辛卯詔文武五品以上（冊府元龜作內外官）四科舉人或孝悌可稱德行夙著通涉經史堪居繁劇或游泳儒術沈研冊府下帷不倦拔物馳聲或藻思清華詞鋒秀逸譽標文雅材堪遠大或廉平處事鯁直爲心洞曉刑書兼苞文藝者精加搜訪各以名薦（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按張說贈太州刺史楊志誠碑明慶中詔郡國舉賢良公對策天朝無能出其右者疑即此年四科舉也又按河朔訪古記載藁城縣九門城西有唐高宗上元三年建浮圖碑題云唐應詔四科舉董行文撰文寶刻叢編載集古錄目引作前應詔四科舉董行思當亦此年制舉）

進士十四人

上書拜官一人

六年（辛酉）

三月丙申朔改元龍朔元年（舊書本紀通鑑作二月乙未晦改元）

進士五人

名拜官一人（按新書祝欽明傳父綝字叔良門人張後允既顯宦薦於朝詔對策高第疑即其人也）

諸科　楊炯（郡齋讀書志楊炯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　舊書文苑傳炯幼聰明博學善屬文神童舉）

（按炯是年十二歲）

應制及第　高□（陳子昂離狐縣丞高府君墓誌銘君諱某龍朔元年有制舉忠鯁君對策及第試永州湘源縣尉　按顯慶四年有志標忠鯁制科制舉忠鯁殆亦此類）

龍朔二年（壬戌）

正月丙午（唐會要作十八日）東都初置國子監并加學生等員均分於兩都教授（舊書本紀）

改國子監爲司成館（唐會要）

五月乙巳復置律書算三學（舊書本紀）

九月勅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禮於師國子太學各絹三疋四門學各絹二匹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學各絹一匹皆有酒脯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年國子監所管學生國子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選藝業優長者爲試

官仍長官監試（摭言）

進士八人

明經科　崔元暐（舊書本傳元暐博陵安平人父行謹爲胡蘇令元暐少有學行深爲叔父秘書監行功所器重龍朔中舉明經）

三年（癸亥）

正月詔以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寺（舊書本紀）

八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各舉嚴藪幽素之士廣加詢訪旁求謠俗式企英材允毗闕政（冊府元龜　按舊書本紀八月癸卯彗星見於左攝提戊申詔百寮極言正諫令內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

十二月庚子詔改來年正月一日爲麟德元年（舊書本紀）

不貢舉

麟德元年（甲子）

七月丁未朔詔宜以三年正月式遵故實有事於岱宗所司詳求茂典以從折衷其諸州都督刺史以二年十二月便集嶽下諸王十月集東都緣邊州府襟要之處不在集限天下諸州明揚才彥或銷聲幽藪或藏器下僚並隨嶽牧舉送（冊府元龜）

進士三人

諸科二人

茂材異行科（見雲麓漫鈔）

銷聲幽藪科　嚴善思（舊書方伎傳嚴善思同州朝邑人初應銷聲幽藪科舉擢第則天時爲監察御史）

（按記纂淵海麟德元年應銷聲幽藪科一人殆即嚴善思也　新書嚴善思名譔以字行父延）

藏器下僚科　平貞昚（張說常州刺史平貞昚神道碑補盧州慎縣尉刺史盧寶允舉藏器下僚轉冀州大都督府曲沃縣尉換晉州洪洞縣主簿北平陽道所河東裴知禮薦以經邦典化徙雍州新豐縣尉）

經明行脩科　李思訓（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人年十四補崇文生舉經明行脩甲科）

（按碑言思訓卒於開元四年年六十六是年爲十四歲唐書本傳作卒於開元六年者誤）

二年（乙丑）

進士並落下（唐語林高宗時進士特難其選龍朔中勑左史董思恭與考功員外郎權崇原同試貢舉思恭吳士輕脫

洩進士問目三司推贓污狼籍命西朝堂斬決告變免死除名流梧州按思恭與皇太子宏撰瑤山玉彩其書成於龍朔三年三月其年不貢舉所云洩進士問目或即此年事而進士因之落下歟）

三年（丙寅）

正月戊辰朔車駕至泰山己巳行封禪之禮壬申改麟德三年爲乾封元年（舊書本紀）

辛卯至曲阜詔曰朕聞德契機神盛烈光於後代化成天地元功被於庶物魯大司寇宣尼父孔某資大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己濟俗宏道佐時應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永嘆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一時昭景

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歷祇奉睿圖憲章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行大道於天下遂得八表乂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盛樂和展采東巡迴輿西土塗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區願爲師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宴寢荒蕪餘基尙在靈廟虛寂懋烈猶存孟軻曰自生人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微禹之歎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圖景業惟新儀型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允緒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宜免賦役主者施行（通鑑贈太師孔宣公碑陰　舊書云甲午至曲阜按碑載此爲正月二十四日詔二十四日爲辛卯當從通鑑）

進士（是年不言貢舉蓋有貢舉而登科記脫佚也）　王上客（劉禹錫王俊神道碑大父上客高宗封岳進士及第）

魏知古（舊書本傳深州陸澤人性方直早有才名弱冠舉進士以開元三年卒年六十九推之是年二十歲）

幽素科十二人（記纂淵海作十三人）　蘇瓌（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解琬（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魏州元城人少應幽素舉拜新政尉）　苗神客（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格輔元（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岑文本傳格輔元汴州浚儀人新書輔元父處仁）　徐昭（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劉訥言（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谷神（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郭敬同（孫翌敎子郭府君墓誌嚴考敬同皇幽素舉高第）　王勃（舊書文苑傳王勃年未及冠應幽素舉及第按王勃春思賦序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則是年十七故曰未及冠　唐才子傳王勃六歲善詞章麟德初劉祥道表其才對策高第）

乾封二年（丁卯）

十月令天下諸州舉鴻儒碩學博聞彊記之士（冊府元龜）

進士五人

詞贍文華科

直言極諫科（雲麓漫鈔列此二科於幽素之次皆係乾封元年按二年有舉鴻儒碩學之詔則詞贍文華必在此年故與直言極諫並隸於此）

三年（戊辰）

二月丙寅改元爲總章元年（舊書本紀　新書作三月庚寅）

三月（舊書作二月癸未新書作三月丁巳）詔曰皇太子宏近因釋菜齒胄上庠祇事先師馳心近侍仰崇山而景行眷褒哲以勤懷顏曾之特高揚

仁義之雙美請申褒贈載敭芳烈朕嘉其進德冀以思齊副誘之方莫斯爲尙顏回可贈太子少保（冊府元龜　按舊書本紀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進士二十六人

總章二年（己巳）

不貢舉

三年（庚午）

三月甲戌朔大赦天下改元爲咸亨元年（舊書本紀）

五月丙戌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露（冊府元龜作零）深非

敬本宜令所司速事營造（舊書本紀）

改司成館復爲國子監（唐會要）

進士五十四人、宋守節（狀元）　杜審言（唐才子傳審言字必簡京兆人預之遠裔咸亨元年宋守節榜進士爲隰城尉舊書文苑傳杜易簡從祖弟審言進士舉）　高瑾（唐詩紀事高瑾高士廉之孫登咸亨元年進士第）

咸亨二年（辛未）

十月丙子詔曰禮樂之用其來尙矣朕誕膺明命克光丕歷思隆頌聲以康至道而曲臺闕訓猶乖揖讓之容大樂登歌徒紀鏗鏘之節良以教虧綿蕝學闕賓宗輿言盛業寤寐盈抱然則幽誠所

者縱九皋而必聞忠信所存在十室而無遺但慮習俎之彥韞跡於閭閻辨鐸之英韜深於林藪夫良玉無脛求之斯來眞龍難覩好之而至其四方士庶及邸閭棲隱有能明習禮樂詳定音律於行無遺在藝可錄者宜令州縣搜揚博訪具以名聞（舊書本紀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不貢舉（按唐詩紀事弓嗣初咸亨二年第一人登第二年疑四五年之訛）

三年（壬申）

不貢舉

四年（癸酉）

進士七十九人　郭震（新書本傳郭元振名震以字顯舊書魏州貴鄉人　張說郭元振行狀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同業年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以開元元年卒年五十八推之當於是年及第）　李迥秀（新書迥秀及進士第按迥秀於五年舉英材傑出科年弱冠前數年不貢舉故附四年）

拔萃科　郭震（撫言郭震今年及第明年登科今從行狀）

諸科　馬懷素（舊書本傳潤州丹徒人　墓誌銘懷素字貞規十五徧誦詩禮騷雅能屬文有史力長史魚承曄辟見器異舉孝廉引同載入洛　按咸亨四年懷素年十五舊書本傳言舉進士墓誌不載蓋即舉孝廉之誤也今從墓誌）

知貢舉　杜易簡（舊書文苑傳杜易簡咸亨中爲考功員外郎按新書李敬元恨杜易簡爲吏部侍郎名易簡爲考功員外郎屈之敬元爲吏部侍郎在咸亨三年則易簡當於三年即爲考功矣）

五年（甲戌）

八月改咸亨五年爲上元元年（舊書本紀）

詔五品以上各舉所知（冊府元龜）

十二月二十七日（舊書本紀作壬寅）　天后上表曰伏以聖緒出自元元五千之文實唯聖教望請王公以下內外百官皆習老子道德經其明經咸令習讀一準孝經論語所司臨時策試請施行之（唐會要舊書本紀作天后上意見十二條請王公百寮皆習老子考后妃傳習老子爲十二條中第八事）

是年有劉嶢者（通鑑作劉曉）上疏曰國家以禮部爲孝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馳驅於才藝（通鑑作文藝後同）不矜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

刑辟刑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祿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草木（通鑑作卉木）之間極筆於烟雲（通鑑作烟霞）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昔之採詩以觀風俗詠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而孝子悲溫良敦厚詩教也豈主於淫文哉夫人之愛名猶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爲先才藝爲末必敦德勵行以佇甲科酆舒俊才沒而不齒陳寶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風動於下聖理

於上豈有不變者歟（通典　按是時貢舉未屬禮部而言禮部爲孝秀之門恐誤通鑑引亦作禮部取士）

進士五十七人重試及第十一人　周彥暉（唐詩紀事彥暉登咸亨五年進士）

張守貞（摭言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鸞臺鳳閣龍石白水公時任考功員外郎下覆試十一人內張守貞一人鄉貢）

知貢舉　王方慶（摭言鸞臺鳳閣龍石白水公任考功員外郎按舊書方慶傳封白泉縣男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鳳閣侍郎則所謂鸞臺鳳閣者卽方慶也白水爲泉字之訛龍字衍文傳雖不言爲郎中員外事而高宗紀永淳元年有吏部郎中王方慶是咸亨時得爲員外郎也）

英材傑出科　李迥秀（舊書李大亮傳迥秀大亮族孫也弱冠應英材傑出舉拜相州參軍按新書迥秀卒於代姚崇爲兵部尚書時年五十事在長安四年則弱冠在咸亨五年是年有詔舉所知蓋卽制科也）

上元二年（乙亥）

正月（唐會要作正月十四日）敕明經加試老子策二條（唐會要作三條）進士加試帖三條（冊府元龜　按進士試帖謂帖老子是時尚無帖經之制新書選舉志言是年加試貢士老子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則試帖當作試策矣）

八月二十七日改崇賢館爲崇文館（唐會要　按避章懷太子諱也館在東宮左春坊南）

進士四十五人　鄭益（狀元）　沈佺期（唐才子傳沈佺期字雲卿相州人上元二年鄭益榜進士舊書文苑傳沈佺期相州內黃人進士舉）　宋之問（唐才子傳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上元二年進士）　劉希夷（唐才子傳劉希夷字廷芝潁川人上元二年鄭益榜進士時年二十五射策有文名按希夷宋之問之甥）　梁載言（書錄解題梁載言上元二年進士）　張鷟（舊書張薦傳張鷟初登進士第對策尤工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賞之曰如此生天下無雙矣又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凡應八舉皆登甲科　太平廣記引朝野僉載鷟初舉進士至懷州夢慶

雲復其身其年對策考功員外郎騫味道以爲天下第一　桂林風土記張鷟字文成深州陸渾人弱冠應下筆成章凡七應舉四參選皆中甲科按容齋續筆引登科記云上元二年進士四十五人鷟名皆二十九既以爲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膺管樂科於九人中爲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爲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亦不然也）　陳該（陳子昂周故內供奉學士懷州河內縣尉陳該石人銘君諱該字彥表絳州顯武人少好學能屬文上元元年州貢進士對策高第釋褐授將仕郎按元年鄉貢是登第在二年故三年得應詞彈文律科也）　附不疑（通志氏族略上元登科有附不疑　按上元改元在八月則無元年貢舉三年不貢舉故知在此年）

別敕二人（按別敕摭言謂卽別頭是不始於開元二十九年矣二當作四）　錢令緒　鄭人政　王愷　崔志恂（摭言別頭及第始於上元二年錢令緒鄭人政王愷崔志恂等四人亦謂承優及第）

續試三人

應制及第　楊炯（楊炯渾天賦序顯慶五年炯時年十一待制宏文館上元二年始以應制舉補校書郎）

知貢舉　蹇味道（見上張鷟注）

三年（丙子）

正月策詞殫文律科（冊府元龜）

閏三月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都督刺史各舉所知一人（冊府元龜）

十一月壬申改上元三年曰儀鳳元年（舊書本紀）

十二月詔曰山東江左人物甚衆雖每充賓薦而未盡英髦或孝悌通神遐邇推敬或德行光俗邦邑崇仰或學綜九流垂帷視奧或文高六藝（一作義）下筆成章或備曉八音洞該七曜或射能穿札力可翹關或邱園秀異志存棲隱或將帥子孫世稱勇烈委巡撫大使咸加採訪仍申褒獎弈有婆娑鄉曲負材傲俗爲讒議所斥陷於跅弛之流者亦宜選擇具以名聞（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不貢舉（張說故宣威將軍楊君碑公諱令一字令一太州仙掌人年十九舉進士高第授潞州參軍以聖歷元年卒年四十一推之及第在是年登科記既有諸科則言不貢舉者誤）

諸科四人

詞殫文律科　崔融（冊府元龜　唐會要　舊書本傳崔融齊州全節人應八科舉擢第新書融字安成）

陳該（陳子昂陳該石人銘上元元年之明年制勑天下文儒司屬少卿楊若訥薦君應詞殫文律對策高第勑授茂州石泉縣主簿）

文學優贍科　馬懷素（舊書本傳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墓誌銘公年甫弱冠以文學優贍對策乙科乃尉郿無何丁太夫人憂服闋授麟臺正字京兆韋方直善飛白以公既及冠禮未嘗立字遂大署飛白云懷素字貞規以開元六年卒年六十推之咸亨四年年十五舉孝廉服闋後云既及冠是應制舉時未及二十也是年有制科或文學優贍科亦在是年故載於此）

口口科　員半千（舊書文苑傳上元初應八科舉授武陟尉　按江鄰幾雜志白水縣堯山民掘得誌石是員半千墓云十八代祖凝自梁入魏本姓劉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　陽嶠（舊書良吏傳陽嶠河南洛陽人儀鳳中應八科舉授蔣陵尉）　裴守貞（舊書孝友傳裴守貞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父育貞觀中官至令守貞早孤初舉進士及應八科舉累轉乾封郷尉　按八科舉在是年而不知其科俟考）

儀鳳二年（丁丑）

十二月詔京文武職事三品以上官每年各舉所知或才蘊廊廟器均瑚璉體王佐之嘉猷資公輔之宏量或奇謀異算決勝千里或投石拔距勇冠三軍或謇諤忠亮志存匡弼或繩違糾慝不（避）權豪或威惠仁明堪居守牧之重或公正廉直足膺令長之任咸宜搜訪具錄封進朕當詳覽量加獎擢（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不貢舉

上封拜官一人

下筆成章科（按去冬下詔應科舉在是年）　張鷟（見上注）　姚元崇（舊書姚崇傳本名元崇陝州硤石人元崇爲孝敬挽郎應下筆成章舉授濮州司倉）　韓思彥（新書韓思彥傳萬年令李乾祐異其才舉下筆成章）

科　王無競（舊書文苑傳王無競有文學初應下筆成章舉及第解褐授趙州欒城縣尉　孫逖王無競墓誌公諱無競字仲烈其先郎邪人因官家於東萊弱冠以應制擢第）

三年（戊寅）

三月（冊府元龜作正月）勅自今已後道德經孝經並爲上經貢舉人並須兼通其餘經及論語任依常式（冊府元龜　唐會要）

四月戊申改來年正月一日爲通乾（舊書本紀）

十二月癸丑詔停明年通乾之號（新書本紀）

不貢舉（陳憲墓誌銘公諱憲字令將平陽臨汾人年三十鄉貢進士對策上第其年解褐榮澤主簿以開元十三年薨春秋七十八以年推之當是儀鳳二年鄉貢進士次年上第又按舊書鄭惟忠傳儀鳳中進士舉授井陘尉是儀鳳　有進士張九齡徐

堅神道碑上元中遭太夫人之喪服闋州舉秀才其年登科解巾補汾州參軍事是登第亦在儀鳳中而此數年皆言不貢舉恐登科記誤）

諸科一人

四年（己卯）

六月辛亥改儀鳳四年爲調露元年（舊書本紀）

七月己卯朔詔以今年冬至有事嵩岳（舊書本紀）

是月詔令諸州明揚仄陋或孝弟純至感於神明或文武兼資才堪將相或學藝該博業標儒首或藻思宏麗詞擅文宗或洞曉音律識均牙曠或深明歷數妙同京管者咸令薦舉（冊府元龜　記纂淵海引登科

記）

十月庚申前詔封嵩山宜停（舊書本紀）

十二月壬子帝臨軒引岳牧舉人問之曰兵書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武陟尉員半千對曰臣觀載籍多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偏伍彌縫也臣以爲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三軍使兵士如父子兄弟（會要作士卒輕利將帥和睦）得人之利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將何以戰帝又問皇道帝道王道何以區別族今可行何道長壽令蕭思問越州參軍周彥昭以次應詔帝皆稱善

甲寅御製問目以試之（冊府元龜　會要載此事於永隆元年按舊書本紀與冊府元龜同今從之）

不貢舉

調露二年（庚辰）

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奏明經進士二科並加帖經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通典　按此調露二年事故列於改元永隆之前　按此爲帖經之始）

八月乙丑改調露二年爲永隆元年（舊書本紀）

十二月詔縣令刺史御史員外郎太子舍人司儀郎左右史文武五品以上清要近侍及宿衛之官並令舉所知一人（冊府元龜）

進士一人（按一人疑有誤）蘇頲（新書蘇瓌傳瓌子頲字廷碩舊書頲少有俊才一覽千言弱冠舉進士　讀書

56 100頁

（志蘇顯武功人調露二年進士按蘇顯卒於開元十五年年五十八是年方十一歲讀書志所載未知何據）李福業（唐詩記事李福業調露二年登第）

宋璟（顏魯公集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公諱璟邢州南和人年十六七時或讀易隳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以開元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推之十六七當儀鳳三四年皆不貢舉則及第在此年矣舊書本傳璟博學工於文翰弱冠舉進士）

岳牧舉

員半千（舊唐書文苑傳員半千本名餘慶晉州臨汾人上元初應八科舉授武陟尉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州舉人親問半千越次而對高宗甚嗟賞之及對策擢爲上第冊府元龜永隆元年岳牧舉武陟尉員半千及第）

殷楷（馮宿殷公家廟碑工部府君諱楷字文綺高宗朝四岳舉高第釋褐拜雍州新豐尉按四岳舉即岳牧舉）

永隆二年（辛巳）

三月丙午皇太子親行釋奠禮（舊書本紀）

八月詔曰學者立身之本文者經國之資豈可假以虛名必須徵其實效如聞明經射策不讀正經鈔撮義條總有數卷進士不尋史傳惟誦舊策共相模擬本無實才所司考試之日曾不簡練以循舊例以分數爲限至於不辨章句未涉文詞者以人數未充皆聽及第其中亦有明經學業該深者惟許通六進士文理華贍者竟無甲科銓綜藝能遂無優劣試官又加顏面或容假手更相屬請莫憚糾繩由是僥倖路開文儒漸廢興廉舉孝因此失人簡賢任能無方可致自今已後考功試人明經試帖取十帖得六已上者（會要作明經每經帖十得六已上者）進士試雜文兩首（按雜文兩首謂箴銘論表之類開元間始以賦居其一或以詩居其一亦有全用詩賦者非定制也雜文之專用詩賦當在天寶之季）識文律者然後並令試策仍嚴加捉搦必材藝灼然合昇高第者並即依令其明法并書算貢舉人亦量準此例即爲常式（冊府元龜 唐會要 唐大詔令集 舊書文苑傳劉憲父思立高宗時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雜文自思立始也唐語林云劉思立以進士惟試時務策恐復傷膚淺請加試雜文兩道並帖小經是因思立之奏故下此詔）

九月乙丑改永隆二年爲開耀元年（舊書本紀）

進士一人（按一人疑有誤）

婁瑜（唐詩紀事瑜登永隆二年進士第）

李乂（舊書本傳本名尙眞少兄尙一尙貞俱以文章見稱舉進士 蘇頲李乂神道碑公諱乂字尙眞趙郡房子人柏人侯曾孫侍郎書勁十一世孫曾祖彥博祖惠明父大智公十一從學極奧研幾十二屬詞含商咀徵半詣令薛元超謂人曰此子必負海內盛名十九舉茂才策第考功郞劉思立一見又如之調補潞州壺關婺州武義尉以開元四年卒年六十推之年十九當上元二年其間數年不貢舉而劉思立於是年知舉蓋上元二年舉於州是年方登第 新書本傳作茂才異等舉調萬年尉）

應制及第

陳該（陳子昂陳該石人銘開耀元年制舉太子舍人司議郞大府少卿元知讓應制薦君於朝堂對策高第勑授隆州蒼溪縣主簿）

知貢舉

劉思立（唐會要調露二年四月劉思立除考功員外郞蓋知次年之舉故唐語林封氏聞見錄皆載於開耀元年）

開耀二年（壬午）

二月癸未改開耀二年爲永淳元年（舊書本紀）

進士五十五人（摭言引作五十一人）重試及第十一人

許且（狀元）

陳子昂

11A

唐才子傳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開耀二年許且榜進士按永樂大典引潼川志陳子昂文明初舉進士又趙儋故拾遺陳公旌德之碑亦云子昂年二十四文明元年進士與才子傳異考碑言射策高第在高宗崩之前當以才子傳爲是盧藏用陳子昂別傳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遊太學由是爲遂進所籍甚以進士對策高第

雍思泰（摭言開耀二年五十一人內雍思泰一人）

（鄉貢）劉知幾（舊書劉子元傳本名知幾楚州刺史允之族孫也新書父藏器　舊書知幾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弱冠舉進士按子元卒在開元九年年六十一開耀元年年二十惟其年進士一人故載是耳

知貢舉　劉思立（摭言作思元蓋思立之誤）

永淳二年（癸未）

三月勑令應詔舉人並試策三道卽爲永例（冊府元龜　唐會要）

七月庚申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嵩岳仍令天下岳牧及京官五

品以上各舉所知有孝行儒學文武之士尋以帝不豫改用來年正月行封禪之禮（冊府元龜　舊書本紀時天后自封岱山之後勸上封中岳每下詔草儀注卽歲饑邊事警急而止至是復行封中岳禮上疾而止）

十一月丙戌詔來年正月封中岳者宜停（冊府元龜）

十二月己酉詔改永淳二年爲宏道元年是夕帝崩於貞觀殿（舊書本紀）

子中宗卽位尊天后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通鑑）

進士五十五人　元求仁（摭言永淳二年五十五人內元求仁一人鄉貢）

知貢舉　劉廷奇（見摭言）

南菁書院叢書

登科記考卷三

唐則天順聖皇后

大興徐松

嗣聖元年

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舊書本紀　通鑑注此太子即位踰年所改之元也）

二月廢中宗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為皇帝改元文明（通鑑）

九月甲寅改元光宅元年大赦天下制曰濟時之道求賢是務其官人及百姓等或器標瑚璉材堪棟幹或在職清慎或抱德幽棲或武藝驍雄或文藻流譽宜令京官九品以上諸州長官各舉一人咸以名薦務取得賢之實無貽濫舉（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改國子監為成均監（唐會要）

策詞標文苑科問朕聞北辰端扆貯眾彥以經邦南面居尊俟羣材而締俗是知九官分職薰風之詠載敷八元匡朝就日之規方遠歷選列辟遐考前修並建明敭之蹤式廣旁求之義故康衢抑角授相越於齊班海上牧羊封侯超於漢秩洎乎澆風陵替雅道湮沈仕必因基官非材進官雖備職位匪得人遂使七輔之材銷聲於巖穴六佐之彥晦跡於邱園寤寐以之載勞虛佇今欲革因循之弊躡稽古之蹤此志雖勤其途未遂為是庭貢爽於前代奭雄算於今是佇爾昌言朕將親覽（文苑英華原注光宅元年）

是年陳子昂上疏曰臣竊獨有私恨者惟陛下之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太學之廢積歲月久矣學堂荒穢署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下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臣聞天子立太學所以聚天下賢英為政教之首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揖讓尊俎之節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也今則荒廢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豈可得哉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廢柰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陛下何不詔太子胄子使歸太學而習業乎斯亦國家之大務也（冊府元龜）

進士十六人（摭言光宅元年閏五月二十四日劉廷奇重試一十六人內康庭芝一人鄉貢是此年進士不止此數重

試及第者十六人也）

康庭芝（見上）

鄭繇（唐詩紀事繇鄭州人登嗣聖元年進士第）

諸科併上書拜官九人

知貢舉　劉廷奇（見上）

抱儒素科（雲麓漫鈔曰或抱德幽棲蓋創是科也　按是年改元赦制）

韜鈐科（雲麓漫鈔曰或武藝驍雄蓋創是科也　按是年改元赦制）　郭敬之（舊書郭子儀傳父敬之顏眞卿郭公廟碑銘敬之弱冠以鄉邦之賦驟膺將帥之舉四擢高第有聲　按敬之以天寶三年卒年七十八是年十八歲所謂將帥舉即登韜鈐科也永昌元年亦有韜鈐科敬之蓋聯登上第矣）

詞標文苑科（文苑英華注光宅元年冊府元龜載垂拱四年十月是年改元赦制有文藻流譽今從英華）　房晉（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皇甫伯瓊（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按文苑英華作皇甫瓊引登科記作皇甫伯瓊）

玉旦（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房晉對策曰惟德動天大雲開其五色惟賢濟俗大運符其半千是知廣廈將崇必佇羣材之用巨川方濟良資舟楫之功俾作股肱方之羽翼自風美御辨之始樹以后王君公雲鳥分司之初承以大夫師長莫不投竿入相捨築稱師五臣光就日之朝八凱翊薰風之代陰陽由其燮理百姓用以平康善佐必資於賢臣輔國或佇於良佐國家旁求俊乂束帛之禮薦陳物色異人邱園之彥咸萃登壇對楚連城之寶不足稱置館求燕照乘之珍無以貴多士邁隆周之日得人光炎漢之朝猶以爲官匪材升仕因基進顯

華因循之弊用追稽古之風誠願察彼山苗之詞求夫縱壑之論材或可紀超升於槐棘之班德或可褒擢任於公卿之位開其上賞之路頒以中和之詩則滔于髦之進賢一朝而見七士許子將之舉德少選而收二俊自然詞人關步才子長鳴公理息昌言之篇節信罷潛夫之作謹對（文苑英華）

皇甫伯瓊對策曰珠衡上列聖人居曜魄之尊玉理旁融元后握乾坤之柄膺寶歷而推五勝皇綱居混沌之先懸玉鏡而運三千帝系出氛氳之上莫不闢天關以統業橫地軸而開基象列宿而環北辰制諸侯而嚮南面柱州巢氏之際晦聲迹於龍圖結繩鍊石之餘摛景曜於龜象未有巨川已濟不資舟楫之功大廈已成不假棟梁之力至於遊霍流祉既委任於三台就日居尊亦僉謀於四岳道德爲富魏文侯之式盧禮義可尊燕昭王之擁篲孔明佐蜀叶魚水以陳謀仲父相齊假鴻毛以康俗洎嬴暉掩鏡漢道亡珠位以恩升榮非德進挂網羅者則黃鵠高飛縻爵祿者則靑鳧競至自欽明撫運憲章稽古司光鳳紀位映龍名振鷺來儀翼憲颷而鼓舞白駒莘止食場苗以縶維所以繩準百王牢籠萬代伏惟聖母皇帝陛下闡陰陽之二氣獨化初皇啓日月之三光混成太極靈祇翕忽出震宮而齊巽圖雲雨氤氳辨天垓而通地圻

慕崩沙之靈運符開石之休期憂在進賢道叶採芩之化恩無不逮德合樛木之風掩媯后以稱尊邁姬任而莅政吹塵釣璜之侶接武於堦墀騎星弄電之夫肩隨於廊廟雖良駿充廄巡懷買骨之謀眞龍在堂更佇丹靑之說應休璉之獨坐鳥雀來庭尹叔良之閑居蠨蛸在戶傍加策問親覽政途詞麗汾川聲侔沛邑掩鵬圖而該魏網漆園無控地之詞飛鶴板而徵漢臣九皋有聞天之譽凡曰羣生孰不幸甚臣中庸賤逸下澤幽微忝預明敭謬承推擇馳心日路冀三捨以矜魂累息天門瞻九重而惕慮謹對問（文苑英華）

光宅二年（乙酉）

正月丁未改元垂拱元年（舊書本紀）

三月丙辰遷廬陵王哲於房州（舊書本紀）

五月詔內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舊書本紀文苑英華載求賢制曰）

鸞臺朕聞璧月珠星實爲麗天之像蒼波翠居爰標紀地之形是知正位辨方體元建極不憑羣彥孰贊皇猷肅總萬幾心單億兆恆靡遑於寢食誠周憚於憂勤伫賢良則終宵失寢詢正道則旰日停餐豈直未明求衣具昃忘食而已比者屢垂旌帛潛訪邱園雖志切於旁求然未逢於俊乂待舟航而涉水思羽翼而凌虛今者更啟搜揚庶得不遺草澤其有文可以經邦國武可以定邊疆蘊梁棟之宏才堪將相之重任無隔士庶具以名聞若舉得其人必當擢以不次如妄相推薦亦實科繩所冀多士襄於隆周得人踰於盛漢布告遐邇知朕意焉按此制年月不可考景雲二年有文可以經邦國科然鸞臺之稱自神龍元年已改則非景雲詔書（明矣故載於此以俟考）

策進士問欲使吏潔冰霜俗忘貪鄙家給人足禮備樂和庠序交興農桑競勸善師期於不陣上將先於伐謀未待干戈遽清金庭之祲無勞轉運長銷玉塞之塵利國安邊伫聞良算明言政要朕將親覽（第一道）

問朕聞運海摶扶必藉垂天之羽乘流擊汰必伫飛雲之楫是知席蘿黃屋握鏡紫微誠資獻替之功必待弼諧之助所以軒轅撫運遂感大風之祥伊帝乘時遽致秋雲之兆朕雖慚古烈而情切上皇未校滋泉之占猶虛傅野之夢欲使歲星入仕風伯來朝河薦蕭張之名山降申甫之佐垂衣伫化端拱仰成多士溢於周朝得人過於漢日行何政道可以至斯思聞進善之言以副求賢之旨（第二道）

問朕聞明王闡化化感人靈之心聖后宣風風移動植之性遂使翔龍薦檢鳴鳳司農獸解觸邪草能指佞仰惟前烈何德而臻此乎朕踐祚遂初載欽神化每欲反斯澆薄景彼上皇欲使瑞箑司庖仙蓂候月遊四靈於翠苑集五老於榮河致此休徵良由政感伫聞啟沃以副虛襟（第三道）

問朕聞三微遞代哲后所以承天五運因循明王由之革命或金水而鱗次應火木以還周或寅子變正天人之統斯辨驪騵改色昏旦之用有殊茲乃渙汗圖書昭彰歷數受位出震以迄於今莫不母子相承終始交際然而都君土德鄗乃尚青天乙水行盧宜用白梁明要旨其義何從若以秦氏霸基便有符於紫色則魏人鼎足豈復應於黃星緬鏡前修又以矛盾張蒼之議既頗反於公孫賈傅之談復遠乖於劉向子大夫學包羣玉文擅鏘金既聽南史之篇方伫東堂之問詳數事實靡得浮詞商榷前儒誰爲折衷（第四道）

問朕以紫極暇景青史散懷眇尋開闢之源遐覽帝王之道或載紀遼邈無其處而有其名或墳籍喪亡有其號而無其事將求故實以伫多聞至如化被桂州創基刑馬兩代之事誰遠五德之運何承石樓之都見匪均霜之地窮桑之壤元非測景之區時將城彼

偏方惟十隅而獨于轄茲中土棄九洛而不營大夏之時化臻禁甲隆房之日道致韜戈而七十一征翻在鳳凰之運五十二戢吏屬雲官之期斯則假伯之人無聞於太古推鋒之弊皮息於中葉澆湻之道名實何乖欲令歷選前聖遐稽上德採文質之令猷求損益之折衷何君可以爲師範何代可以取規繩遲爾昌言以沃虛想（第五道　文苑英華　按文苑英華載此爲賢良方正策是時制舉第祇三道進士則五道英華誤也今改正）

進士二十二人再取五人（此與摭言所載二十七人之數適合登科記又載嗣聖二年進士十三人重試三十六人光宅二年進士五十九人按嗣聖二年光宅二年即垂拱元年也登科記誤今不取　是年雜文試題爲九河銘高松賦見下）

吳師道（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文苑英華注一作吳道古　摭言吳師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勅批云略觀其策並未盡善若依令式及第者惟祇一人意欲廣收其才通三者並許及第）

顏元孫（舊書忠義傳顏元孫垂拱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劉奇榜其詞策文瑰俊拔多士聳觀　顏眞卿顏元孫神道碑君諱元孫字聿修京兆長安人舉進士考未習尚書六日而兼注必究省試九河銘高松賦故事舉人就試朝官畢集考功郎劉奇乃先標榜君曰銘賦二首既麗且新時務五條詞高理贍惜其帖經通六所以不敢屈從常第徒深悚怍由是名動天下　按劉奇當作劉廷奇）

明經科　張嘉貞（舊書本傳蒲州猗氏人弱冠應五經舉以開元十七年卒年六十四推之是年二十歲）

李尚隱（舊書良吏傳李尚隱弱冠明經以開元二十八年年七十五推之是年二十歲）

知貢舉　劉廷奇（見上）

吳師道對策曰臣聞樓培塿者不覩嵩泰之干雲遊涓滂者詎識滄溟之沃日臣蒿萊弱質衡泌鯫生未識廣廈之居安知太牢之味不量長爾輕從貢然謬達天聽兢惶聖問粤惟皇家出震纂業重輝天人歸七百之期宗祊聯億兆之慶太宗以明一察道括珠囊而總萬方高宗以通三御宸轉金鏡而清九服用能蕭清天步夷坦帝途垂乾大之鴻基託非常之元聖伏惟皇太后陛下道超鍊石化軼捫天被子育之深仁宏母儀之博愛星階已正尚雖休而勿休宸極既安猶損之而又損方欲還淳返樸振三古之頹風緝正蒼生降四海之昌運拔幽滯舉賢良黜讒邪進忠讜故得權稀接軫和宇宙之陰陽龍武分青節風雨之春夏禮樂備舉學校如林俗知廉讓之風人悅農桑之勸猶復旁求讜議虛佇芻蕘既

屬對敭敢陳庸瞽誠願察洗幘布衣之上任以台衡擢委金讓玉之夫居其令守則俗忘貪鄙吏潔冰霜矣旌好學之流賞力田之伍則家寔貧惰位列文儒矣降通親之使喻彼梟心發和戎之官收其雜肪則四戎左衽願倒來王三邊元惡謳謠仰化矣自然龍義駕昊六五帝而四三皇遠肅邇安飛英聲而騰茂實謹對（第一道）

臣聞立極膺乾之君當亡御坤之主欲臻至道將隆景化莫不旁求俊彥廣命英奇疑庶績以安人綏萬邦而撫俗是故軒邱膺籙委四監以垂衣丹陵握圖舉八元而光宅於是齊桓擬之於飛翼殷武貫之以奚梅克贊人謀實宣神化陛下功包遠古道逸上

皇受授惟明謀謨克序弼輔之任總風力於前驛變理之司列伊周於後乘振鷺翔鸞之客畢湊天階乘箕降昴之英咸趨日路且猶虛心卜兆託想旁求冀山谷之無遺庶賢良之畢萃俯訪愚魯敢述明敭誠願發德音下明詔咨列嶽訪羣公舉爾所知不遺於側陋知人不易無輕於慎擇下僚必錄上賓頻薦則葉縣游龍自九天而下降燕郊駿馬赴千金而遥集漢末爲得周豈能多盡善盡美於斯爲盛謹對

第二道　臣聞化洽乾樞景緯呈其靈貺澤周坤絡卉木效其禎祥是以若霧非烟必應文明之后九莖三秀允符光宅之君陛下應期納籙撫運登皇孝道格於元穹仁心光於

紫極自臨萬域輧御羣方靈瑞屢臻休徵荐至五蹄仁獸樂君圓而來遊六象威禽拂帝梧而萃止豈直銀黃玉紫錐白馬丹翻鄗上之二稃拔江間之三脊固亦巡河受檢拜洛披圖降五老於星躔歸四神於雲路盛矣美矣巍乎煥乎瞻三五以騰徽吞八九而高視尚且崇謙讓之道守沖撝之德抑斯天瑞訪此人謀陛下雖不宰其成功微臣亦不知其所謂謹對

第三道　臣聞方圓既闢帝王斯建四遊將六氣交馳五德與三微遞變自攝提著紀出震登皇循木火而相承用驪騵而繼作雖復武功文德揖讓干戈御旒扆以高居握圖籙而深視莫不埀天人之統順寅子之正始終之際何莫由斯暨乎運偶都君時云土德道鍾天乙數叶水行子勝母而尙青母生金而尙白晷言其美斯窮奧旨至若秦居閏位紫實非正之符魏得中區黃標應星之紀未有矛盾允愜隨時漢祖承天人多異議張蒼言水而異時方興公孫據土而黃龍復應遽二劉之父子推五運之相沿較彼前談斯爲折衷臣學非博古識昧知新輕陳管穴之窺猥奉天人之問慚惶靡地悚越兼深謹對

第四道　臣聞一剖爲三始鴻濛於太易九變於七漸茫昧於無爲旣分淸濁之儀乃列君臣之位則有天皇首出暾柱州而宅土地皇革命俯刑馬以開都年胚異於萬八千號稍殊於七十二旣云

木德亦曰火行開於天地之初錄自帝皇之紀至若石樓遠界窮桑延壤非萬邦之土中爲二代之天邑斯乃時猶鷇飲道尙鶉居誰知風雨之均能建皇王之宅亦分長於九域豈獨王於偏方乃覩象垂衣化移羲軒之代剪商伐扈人澆周夏之年而皇德方隆未弭戰爭之患王道幾著復存韜偃之日長則懷柔伐叛取亂侮亡雖鋪大道之行終佇勝殘之戰是故劣於太古非事優於中代陛下選芳列辟垂範千年王化旣平能事斯畢亦何必損益今辰之政師謨往帝之規撫和琴而偃柱御夷途而止轍因循勿失臣謂其宜謹對

第五道（文苑英華）

垂拱二年（丙戌）

進士四人

三年（丁亥）

進士六十五人　陳伯玉（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四年（戊子）

十二月策詞標文苑科問朕聞立極開基之主經文緯武之君莫不象法殊流汚隆異制至於安人導俗咸節運以垂芳緝化宣風各因時而播美是以道孚繩木爰膺九翼之年圖秘龜龍用啟六爻之代窮桑御歷狎威鳳以分司軒后列位因景雲而命職徵汾

陽之蹟則十政方敷衍河濱之化則四門攸闢祥披玉斗理九土以興功亦徙金精調五聲而作教周崇六禮仁義之道為先漢設三章王霸之圖斯[illegible]替所以牢籠八際囊括三靈齊四大以居尊叶五神而稱正且隨時之義既不相沿師古之言又聞前誥朕欽承先聖對越上元當宁興懷真切推溝之慮凝旒結想方深馭朽之情思所以式展鴻猷勉康庶績而撫茲薄德昧此永圖爾等積學多聞含章獨秀未顯疇庸之德宜申待扣之音隨時之務何先經國之圖何取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佇聽良謨朕將親覽（第一道）　問朕聞禮崇三典方宏慎罰之規書著五刑不以深文

為義朕每臨赤縣子育黔黎夏日貽憂懼青牛之結氣秋荼軫念慮丹筆之成冤然以人有掛於湯羅情倍深於禹泣頃者荊郊起祲淮甸興祅朕惟罪彼元凶餘黨並從寬宥令敬貞之輩猶蘊狠心不荷再生之恩重構三藩之逆還嬰巨釁便犯嚴科豈止殺之方乖於折衷將小懲之淨爽彼大猷子大夫等學富三冬才高十室刑政之要實所明閑傾此虛襟佇聞良說（第二道）　問朕聞仰觀乾象房心為布政之宮俯察坤元河洛建受圖之所是以上稽珠緯得風雨之和下表圭躔均遠近之節定都考室斯焉是崇顧以庸虛謬膺大寶乾乾夕惕每軫納隍之懷栗栗宵興恆勞馭朽之

念而昊穹眷命靈貺屢彰雲構既隆天城斯畢是用內省多愧上答愈勤將欲殷薦有常嚴配不墜光啟惟新之躅申明祀典之方順四時以布和風考五物以作正氣盛禮之要猶慮未宏爾等並積學基身含章表質或遠從賓薦聲滿於州閭或邇應搜揚譽光於朝選採皇王之奧旨掇周漢之前蹤蘊彼胸襟咸應備曉未知何代之政參酌適中何禮之規施用為切務從必簡之道式崇可久之基試陳嘉謀爾其揚榷思擢大常之第副朕求賢之懷（第三道）

（文苑英華　張燕公集）

進士二十四人

明經科 尹守貞（張說四門助教尹先生墓誌銘先生諱守貞天水冀人垂拱四年以明經高第）

諸科三十人 裴耀卿（新書本傳耀卿字煥之舊書本傳贈戶部尚書守眞子也少聰敏數歲解屬文童子）擧（孫逖裴公德政頌耀卿河東聞喜人八歲神童擢策王維裴僕射遺愛碑八歲神童擧試毛詩尚書論語及第以天寶二載年六十三推之應擧在是年）

詞標文苑科（一曰學綜古今科） 張說（舊書本傳弱冠應詔擧對策乙第新書本傳武后策賢良方正吏部尚書李景諶糊名較覆說對第一后署乙等大唐新語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御雒陽城南門親自臨試張說對策爲天下第一則天以近古以來未有甲科乃屈爲第二等其警句曰昔三監玩常有司旣糾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拜太子校書仍令寫策本於尚書省頒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國得賢之美劉禹錫韋處厚集序天后朝燕國張公說以詞標文苑徵唐才子傳張說字道濟洛陽人垂拱四年擧學綜古今科授太子校書記纂淵海引登科記永昌元年應學綜古今科一人張說第三等考策日封難命曰洛陽人張說文詞清典藝能優裕金門對策已居高科之首銀榜効官且加一命之秩按諸書所引或曰賢良方正或曰詞標文苑或曰學綜古今實止一科也說卒於開元十八年年六十四是年二十二故曰弱冠） 陳該（陳子昂陳該石人銘垂拱四年又應制學綜古今對策高第勅授懷州河內縣尉）

張說對策曰臣聞舜命昌言漢徵極諫嘗覽千古賢哉二君今陛下發德音下明詔選空巖穴訪市輿臺大哉邈乎過之遠矣臣以草莽之賤謬當車乘之招誠不足以庶幾王庭充塞大問伏讀聖旨乃知天情之所在焉臣聞昔者烏跡代繩龜文演卦水土遷王時更禹祀金木互興人非一姓暨乎三皇五帝氏往夏商周漢氏作或尊人以禮樂或驅俗以刑政或革弊以敬忠或沿風以文武非師古之誥有殊蓋隨時之義且異也伏惟聖母神皇陛下誕孕鴻基光膺駿命粵若立極格天之業論道布政之典任賢克暴之功出洛飛雲之瑞此並藏緯玉冊敕休金版鬱映於前古揚光於後業者矣至於創業垂統之則宏猷永圖之義重光三聖載清六合可不謂然乎猶或惕慮推溝勞謙馭朽謝文明於薄德想嚆庸於清問此陛下之至讓也愚臣何足以知之策曰適時之務何先經國之圖何取臣聞古者因人以立法乘時以設教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夫人者理得則氣和業安則心固崇讓則不競知恥則遠刑若強人之所不能雖令不勸禁人之所必犯雖罰必違故曰政

不欲煩煩則數數則政無定人懷苟免之心網不欲密密則巧巧則文多傷下有非辜之懼竊見今之俗吏或匪正人以刻爲明以苛爲察以剝下爲利以附上爲誠綜覈之詞考課專於刀筆撫字之宰職務具於簿書陛下日昃雖勤守宰風化多闕臣以爲將行美政必先擇人失政謂之虐人失人謂之傷政捨人爲政雖勤何爲伏願陛下進經術之士退掊克之吏崇簡易之化流愷悌之風畫一成歌此適時之務也愼賢而用此經國之圖也苟能英才不棄大化方隆而猶曰朝謝垂衣野非擊壤則文武之道何言哉堯舜之君徒虛語耳策曰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者布在

方策臣聞之矣聖人御歷上湑而下信帝者膺期君明而臣哲周用王道教化一而人從漢雜霸道刑政嚴而俗僞故親譽優於畏侮文景劣於成康謹對（第一道）　臣聞刑以助教德以閑邪先王愼於好生大易誠於緩死今陛下毋臨黔首子育蒼生孚佑下人克配上帝然有東南小侵荊蠻遺孽雖聖德泣辜上用防風之戮天心罪已仍勞淮甸之師其有挂誤閭閻脅從井邑陛下愍孤婦於海淮恤困窮於江漢捨從寬宥此陛下之恩也而蕞爾餘孽蠢茲頑兇思弄兵於漢地之下將構釁於戎狄之城罪盈稔貫禍得萌芽此又陛下之明也今陛下乃賜臣策曰豈止殺之方乖於折衷

將小慈之澤爽彼大猷臣實覓折衷大猷之規不知小弊微爽之義也策曰刑政之要實所明閑臣聞政同水火刑譬陰陽頃者三監亂常有司既料之以猛於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明肆赦之渥恩安萬人之反側布深仁於羅鳥收至察於泉魚豈不大哉天下幸甚且夫人者眠也暗而不可罔庶者衆也愚而不可欺是以刑在必澄不在必慘政在必信不在必苛故明王之理天下也刑一則人畏而不干政僻則俗齊而不僞於是禍亂不作災害不生君安於上臣悅於下百姓日用不知其然四海風動惟帝之則道暢鍾石聲流舞詠其行已也非他所理者以此刑政之要庶幾一隅謹對（第二道）　伏惟陛下則天法地畏命重人據河洛之規模總風雨之交會軒后魚圖之水建邦設都周公龜墨之地考堂作室靈祇降福嘉祥薦祉制同神造力以子來將以殷薦上帝至德也嚴配先王至孝也是以八風攸序四時克諧無得而稱能事畢矣猶復執勞謙之不已懼盛德之未宏訪末學之臣詢稽古之政斯事體大臣何足言然不敢不欽承以竭涓滴耳策曰何代之政參詳適中何禮之規施用爲切臣謹錯綜三五明徵典墳竊以緯武經文布方策而非遠英風顯號流頌聲而可襲未有反義背德而至昇平之政乘古違今以克永終之祿莫不發號施令法乾

坤而動靜執契懸衡順金木之刑德是故青陽元室遵季孟而觀風白輅朱旗乘離兌而布政養老用上庠之禮教胄取大學之義環水著辟雍之名嚮陽表明堂之位蓋所以昌羣瑞朝諸侯班正朔調景緯成簡易之業崇久大之基也皇王奥旨庶此詳採周漢前蹤固難守用臣才智駑劣草莽鯫生至如軍國務廣政刑理急但至敬無文信言不美陛下欲聽其說必觀於事將逆其謀先求諸道危言抵禁破膽寒心伏惟聖主稽留天聽謹對（第三道　文苑英華　張燕公集）

永昌元年（己丑）

正月乙卯改元（舊書本紀）

六月詔曰蓋上之臨下道莫貴於求賢臣之事君功豈踰於進善所以允釐庶績式靜羣方成大厦之凌雲濟巨川之沃日故周稱多士著美風謠漢號得人垂芳竹素歷觀前代罔不由茲朕雖宵分輟寢日旰忘食勉思政術不憚劬勞而九域之至廣豈一人之獨化必佇材能共成羽翼雖復舉龍在位振鷺充庭仍恐屠釣或違邁軸尚隱未殫巖穴之美或委邱園之秀所以屢迴旌帛頻遣搜揚推薦之道相尋而虛佇之懷未愜永言於此寤寐以之宜令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其有抱梁棟之材可以丹青神化

縕韜鈐之略可以振耀天威資道德之方可以奬訓風俗踐孝友之行可以勸率生靈抱儒素之業可以師範國胄蓄文藻之思可以方駕詞人守貞亮之節可以直言無隱履清白之操可以守職不渝凡此八科實該三道取人以器求才務適所司仍具爲限程副朕意焉主者施行（文苑英華）

策賢良方正科曰問朕聞體國經野取則於天文設官分職用力於人紀名實相副自古稱難則哲之方深所不易朕以薄德謬荷昌圖思欲追逃軌於上皇拯羣生於季俗澄源正本式啟惟新傳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効力各得其長至於考課之方猶迷於去取黜陟之義尙惑於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可表此雖戔戔束帛每賁於邱園翹翹錯薪未獲於英楚竝何方啟塞以致於茲佇爾深謀朕將親覽（第一道）

問朕聞軌物垂訓必隨正於因生開國承家理崇光於敦本故七葉貂珥表金室之榮十紀羽儀峻班門之躅保姓受氏義先於睦親翼子謀孫事隆於長發朕以寡昧叨奉先靈墜典咸新遺章必覩思欲甄明譜系澄汰簪居派別淄澠區分士庶至如陳田互出虢郭俱開東晉改漢傳之宗都果易晉卿之號巨君之姓曾非馭鶴之苗元海之家諒非擾龍之族永言紕謬良用憮然子大夫十室推英三冬富學允

迪褒然之舉宜揚鏘爾之詞至若北郭南宮本因何義三烏五鹿起自何人公孫之由司馬之姓咸加辨析且顯指歸式副對揚朕將親覽（第二道　文英華集）

進士神都六人西京二人（按摭言以兩都貢舉始於永泰元年者誤）

諸科一人

賢良方正科　張東之（舊書本傳進士擢第累補青城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徵試同時對策者千餘人東之獨爲當時第一　太平廣記引定命錄張東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第人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故退則天覽之以爲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卽上第拜王屋縣尉　大唐新語永昌初張東之應制策試畢有傳東之考入下課者東之嘆曰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

（齊皐考自下第昇甲科爲天下第一）孔季詡（舊書文苑傳孔禎字季詡早知名新書季詡字季和永昌初擢制科授祕書郎當亦賢良方正科也）林元泰（林氏續慶圖林孝寶字宗珍孝寶生文濟字季悅文濟生國都字帝舉國都生元泰字履貞永昌元年舉茂才對策第三拜內授文章博士遷瀛州刺史　按茂才當即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科也）

明堂大禮科　趙叡沖（劉說趙叡沖神道碑云天后時膺明堂大禮科上異其對授陝州陝縣尉　按武后享明堂在是年）

張柬之對策曰臣聞仲尼之作春秋也法五始之要正王道之端微顯闡幽昭隆大業瀍洛之功既備範圍之理亦深伏惟陛下受天明命統輯黎元載黃屋負黼扆居紫宮之邃坐明堂之上順陽和以布政攝三吏而論道雍容高拱金聲玉振徵求無厭誤及斯

賤微臣材朽學淺誠不足以膺嚴旨揚天休雖然敢不盡芻蕘磬狂瞽悉心竭節昧死上對臣聞天者羣物之祖王者受命於天故則天而布列職天生烝人樹之君長以司牧之自非聰明睿哲齊聖廣深不能使人樂其生家安其業陛下德自天縱慈惻元元既樂其生且安其業臣聞瑞者上天所以申命人主也故使麒麟遊於囿鳳皇集於庭慶雲出神龍見其餘草木烟露之祥不可勝紀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故天申之以禎石告之以神文大矣哉聖人之鴻業也臣聞河圖洛書之不至也久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說曰聖人自傷已有能致之資而天不致也陛下有能致之資而天蘊者所以扶助聖德撫臨兆人也臣觀今朝廷含章贍博之士鯁言正議之臣陛下誘而進之並踐丹地伏青規顒顒昂昂雲屬霧委鸞騫鳳振佩金鳴玉曳珠紱揚翠綏充牣於階庭者矣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人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前史美之稱曰盡善盡美雖甚盛德無以加此陛下彰善去惡昭德塞違萬萬於虞舜自託薄德愚臣何足以望清光而敢有議哉制策曰思欲追迹軌於上皇拯羣生於季俗澄源正本式啟惟新臣聞善言古者必考之於今善談今者必求之於古臣竊以當今之務而稽之往古以往古之跡而比之當今以爲三皇神聖其

臣不能及故於[illegible]見之陛下刊列格正爰書修本業著新誡建總章以申嚴配置法匭以濟窮冤此前聖所不能爲非羣臣之所及也今朝廷之政上令下行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百僚師師罔不咸乂此羣臣之所能奉職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臣以爲陛下有三皇之位而能隆三皇之業也臣以今之刺史古之十二牧也今之縣令古之百里君也有官聯焉有社稷焉可謂重矣任非其材其害亦重矣昔周宣王欲訓其人問於樊仲曰吾欲訓人諸侯誰可者仲曰魯侯肅恭明神敬事耆老必咨於故實問於遺訓乃立之晉之名臣亦言舍人洗馬一時之高選臺郎

御史萬邦之俊哲若出於宰牧頌聲興矣由此言之則古牧州宰縣者不易其人也自非惠訓不倦動脩天心者未可委以五符之重百里之寄今則不然多矣門資擢授或以勳階流職莫計清濁無選藝能負違聖誠安肯肅恭明神輕理慢法安肯敬事耆老取捨自便安能求之故實舉錯縱欲安能問之遺訓異一時之高材非萬邦之俊傑欲是多其僕妾廣其資産齒角兩兼足翼雙備蹈瑕履穢不顧廉恥抵網觸羅覆車相次孔子曰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故臣以爲陛下有三皇之人無三皇之吏也制策曰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効力各得其長至於考課之

方猶迷於去取黜陟之義尙惑於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衷臣聞皇王之制殊條共貫雖有改制之名無不相因而立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然則虞帝之三考黜陟周王之六廉察士雖有沿革所取不殊期於不濫而已陛下取人之法甚明考績之規甚著臣以爲猶舟浮於水車轉於陸雖百王無易也今邱園已賁英楚雲集啟塞之路豈愚臣所能輕云也謹對

（第一道）臣聞保姓受氏明乎典訓或因地以賜姓或因官而受氏或官以代功亦以官族或所居之地因以爲氏諸侯之子稱爲公子公子之子稱爲公孫公孫之子乃以其王父字爲氏後代因之亦以爲姓田陳號郭以聲近而遂分輔果東晳以避難而更改王莽以田王爲氏元海因漢甥立族騷括分南北之號充宗爲五鹿之先應氏著書具表三烏之始司馬司徒是曰因官公孫叔孫春秋備載陛下盡六藝之英窮百代之要淑問揚天地元精貫幽顯黃竹清歌詞窮五際白雲高唱文苞萬象昔曹門二祖道媿由庚劉氏四葉仁非解愠豈若睿思瓊敷同雨露之霑漸神機若發等曦望之照臨起帝典酉孤立孕皇墳而獨秀臣沐浴涵和叨承至訓名聞於聖聽言奏於闕前謹對（第二道 文苑英華）

載初元年（庚寅）

正月庚辰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年依周正建子月爲正月（舊書本紀）

二月辛酉（冊府元龜唐會要作二月十四日）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冊府元龜唐會要云數日方畢）貢士殿試自此始（通鑑）

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國號爲周改元爲天授（舊書本紀）

令史務滋等十人分道存撫天下（舊書本紀）

進士神都十二人西京四人　王珣（新書珣字伯玉與兄璵弟瑨以文學稱天授初珣及進士）第

諸科五人

拔萃科　顏惟貞（顏眞卿惟貞碑天授元年糊名考試判入高等）

蕃文藻之思科　彭景直（冊府元龜）

抱儒素之業科　李文蔚（冊府元龜　唐會要作李文愿　按冊府元龜載此兩科於永昌元年正月考下詔在永昌元年六月故移入此年）

天授二年（辛卯）

進士十六年

英才傑出業奧大經科　祝欽明（文獻通典引李巽嚴家有唐制舉科目圖一卷在天授中祝欽明中英才傑出業奧大經科　按新書祝欽明傳永湻天授間中英才傑出業奧六經等科是大爲六字之訛英才傑出業奧六經亦非一科也附此俟考）

孝弟鯁直科（見雲麓漫鈔）

三年（壬辰）

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欔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通鑑　考異曰統紀天授二年十月十道舉人石艾縣令王山齡等六十人擢爲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爲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爲著作佐郎及評事內黃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爲衛佐）

甲戌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國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託政於王猛及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賜輅馬以止讒秦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識之至而察之深也（舊書作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仲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事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

庶績其理周任十亂則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慚干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故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

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禮讓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術化俗則蜀士崇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眞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横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將爲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好屬詞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之爲浮詞者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詞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倣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爲本而以虛浮爲貴有唐纂歷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其理樹本崇化惟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敭則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爲自求之意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此見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詞縱不能抑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疏而取其附故選司補授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爲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潔己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己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惟祇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貲或邀勳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即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奬拔夏統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應經邦之流惟令試策武能致敵之例只驗彎弧若其文登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滅便即告歸以此取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藻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

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概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之陳平之智略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關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慚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代宋謀將不長於弓矢良相不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安飾詞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較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須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爲少僥倖冒進須立隄防斷浮虛之飾詞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讜之言文則試以效官武

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效伎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牙作詞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稟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劍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領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與此人同時及

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察訪簡汰堪用者試令職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如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苟或進錘繇郭嘉劉陶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則君子之道長矣（通典　舊書薛登傳　唐會要　據通鑑在此年）

四月改元爲如意（舊書本紀）

九月庚子改元爲長壽（舊書本紀）

進士（按是年登科記不載蓋脫佚也）

長壽二年（癸巳）

三月（通鑑作正月唐會要作三月）令貢舉人習則天所撰臣軌停通老子道德經（冊府元龜）

十月左拾遺劉承慶上書曰伏見比年以來天下諸州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惟貢人獨於朝堂拜列但孝廉秀異國之英才既隨方物以充歲貢宜同珍幣列見王庭豈得金帛羽毛昇於玉

陛之下賢良文學兼彼金門之外恐所謂貴財而賤義重物而輕人甚不副陛下好道之心尊賢之意伏請貢舉人至元日引見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之禮從之（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十八人減策及第二人

三年（甲午）

四月策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問若濟巨川必憑舟楫之勢將興大廈實佇楝櫨之材聖皇握象膺符順天革命變澆風於易簡躋薄俗於醇醲未明求衣宵旰忘食無遺符鼎不棄芻蕘聞逆耳之言怡然啟齒聽犯鱗之說假以温顏緬懷七聖之規勞求五臣之

佐至如臨難不顧知無不爲獻替帷幄匡過補闕爰洎銜命之流並應搜揚之指子大夫博古强學見賢思齊一善或同千載相遇肇自漢魏以及梁陳若斯之人布在方策宜具陳年代各敘徽猷無憚米鹽用旌多識（第一道）　問自周星擯耀漢日通輝象教聿興迹蓺鬱起脊茲和眾因果爲先伊此法門棟梁攸屬我皇光膺天授託降閻浮宏八解之要津啟四禪之幽鍵濟含生於彼岸證圓果於中天紺宇巍巍緇徒翼翼莫不譽高澄什聲重安遠振三藏於辨囿悟兩諦於談筵飛錫煙蒸乘杯霧委蘭艾因而或糅玉石由是難甄迹雖選於元關名乃編於白屋若欲令沙汰促以金科將恐乖智海之宏規匪提河之遺範然則經行之所在釋氏而合容朱紫分區談王化而期切施張之術去就何從（第二道）　問神農曰金城千里湯池百步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然則師出以律咸資於糗糧兵雖尚奇必藉於流衍皇周八紘有截四海無虞折衝樽俎之間旋軍衽席之上而吐蕃小醜時擾於沙場獸噬逋凶偷生於玉塞由是任以精卒寄以邊陲車徒置騎實賴防禦飛芻輓粟轉餽之弊尤深疆理屯田播植之功難就欲使人無憂於半菽歲有積於如坻强國富人佇聆良策（第三道）（文苑英華）

五月甲午改元爲延載（舊書本紀　新書本紀）

不貢舉

諸科二人

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　薛稷（見冊府元龜）　寇珽（見冊府元龜）

薛稷對策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是孝能無菅虛己明庭之上嚴鼠全身深穴神丘之下故有旁於一償不輟子高之耕待以二旌無過屠羊之肆懍乎秋駕既識爲君之難踊此春冰未見爲臣之易然而夢弼降佐風起雲從其天祐之俊乂將制當今制賢以祿制爵以庸設言不違式化厥訓羈毛騏驥翼天駟而齊衡社稷元龜升帝賢而負兆猶是幽芳在採雲逸來羈垂倒影之懸光

獨重泉之沈隱故遠臣得離山草比獻野芹瞻望天臺數跡對日帝德廣運六臣參其業天道大明五帝傾其序猶黼黻之章五色鼎鼐之飪五味五靈之效禎祥五音之和雅樂若乃同義變力古人中求則紀信誑項以免君王刎頸以紓國九卿居府王倘從赴難之義二國合圍路中無返旨之失漢帝之憚汲黯陳主之畏柳莊社稷之臣於是乎在恪居爾位勤不告勞則蕭公堂堂漢糾糾馮豹伏於閤下黃公宿於臺上憂公奉國可以不謂忠乎書誠面從詩詠司直犯顏無隱求福不回周昌之比漢高同乎桀紂劉毅之方晉武類彼桓靈申屠剛之軔車鍾離意之排閤史魚是

慕直在其中聖人謨議君子謀道張良之翼漢王郭嘉之協魏主宋武之得穆之齊高之得褚彥定策決勝謀夫孔多蓬矢桑弧有志四海飛旌插羽道好二同膠柱豈調絃之術飲冰實將命之難陸賈南行貢繇爽之失禮陳湯西討誅單于之暴慢終令趙佗貢職郅支傳首竹帛所載斯其庶乎謹對（第一道）

竊惟善本無生茲緣常寂捨身捨智涅槃之行可觀不動不定般若之名已立蘭容聖質剖碧玉而恆傳寶相靈模鏤紫金而尚在運一儀而迴掌魏乎寶力極萬物之濡足皋矣能仁是以付受有歸變與尊紀知來之際遠明於萬劫祈聖之符大啟於九部始則江漢潰被終以攝河積學出是明僧輩出賢衆肩降道行息心顧澄什而服侶戒扶禪結視安遠而儕孩雖葱嶺茄藍涉流沙而西極白木聚落浮漲海而東馳聖教之興爲期爲感（原注此句疑）但敬重堅固有悲忍之大權循習護持有煩惱之深淺物情以之勸切俗慕由是懇到苟求利養或滋貪濁濫名竊服行僞學非魚目叨珍遂入摩尼之寶鳥鵲借類便假伽藍之翼謂宜宥而勿罰限其自新卷迹緇林之遊反服白衣之役則愍（原注一作恐）愚受智寬令四飛辨是決嫌浮食一變九色揚翰不謬於楚雞六管流聲豈混於齊士庶人無量在釋典而維祇出家有限憑國經而必恪維摩之入諸必（原注疑作心）藏尚

爲居士之身菩薩之惠其神通由持在家之誠未嘗不等何妨（原注一作方）慎擇謹對（第二道）

持人之術地著爲本應敵之道糗糧爲先故李悝盡地力而創謀本能强魏衛鞅開阡陌而急職終以霸秦當今三壤既平九稅有職倉庾陳積秬秸充牣山川效止而咸敘陰陽感化而致和夜戎黠羌不討之日久矣天有星象以分其區地有山河以致其險素野遐曠元國寒涼塞下三春未辨重重之樹河邊九月已落青青之草我后側隱嚴廊之下垂拱衽席之上聖智備元地神武動山岳悠然遐覽白露涼秋建日月朱烏之旗樹風雨蒼牛之旝（疑）將帥良猛謀慮深長猶重息人未俯伐鬼而

犬羊無檢時驚邊柝定遠侯之功略還出玉門戍校尉之七營更運金郡麻奴小醜敢懷凌斥之心榆鬼殘祇仍延晷刻之命結山豪而嘯聚驅轂馬而陸梁百萬之師糗糧易盡空虛之地轉餉難集良可追蹤墾草取彼大田脩充國之舊圖採威明之遠算將軍素厲奚興斷河之術都尉壅强畢盡通溝之利舉農夫而休戰士息轉輸而用耕牛智效其謀勇奮其力資虜金之如粟藉邊馬之如羊賞士犒師選騎館轂或休垣罷障城滅迹殫然後坐鳳皇之臺驗騏驎之貢王旅凱入豈不休哉清問徒訓（原注疑） 危言每竭短才抒軸景夕貽憂謹對（第三道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卷四

大興徐松

唐則天順聖皇后

證聖元年（乙未）

正月辛巳改元（舊書本紀 新書本紀）

丙申夜明堂災庚子以明堂災告廟手詔曰朕君臨紫極撫育黔生普該有識之流為啟無疆之福神宮之後式建尊容頃緣內作工徒病火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朕昧旦憂勤不遑寢食虞虒至近未副天心內省厥躬伏增寅畏槐省棘署眾僚庶尹宜竭迺誠各揚其職內作工匠可即放還刺史縣令風化之首宜矜恤鰥寡敦勸農桑均平賦役省察姦盜里閈妖訛允當禁止遠近冤訟令早決斷見禁囚徒速為處分老病之色征鎮之家亦令州縣加意撫存諸作非要切者量事宜停所司供進之物並宜節減其長才廣度沉跡下僚據德依仁韜聲幽閉懷輔佐之器乏知己之容宜令京官職事五品以下及刺史上佐縣令量各準狀薦舉仍遣內外文武百官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正議無有所隱（舊書本紀 文苑英華）

策進士問卦分江使圖演天文文籍於是濫觴書契以之抽緒皇墳帝典述紀言以聯鑣五傳六經紵禮樂而齊騖斯並懸諸日月煥乎文章至如諸子相騰小說弃競有惭肩玉之化無異雜鉛之實請用於火恐招博奕之譏將扇其風復爽交貞之義一塗交戰一為解環百兩之篇孰明其善七分之術孰書其能誰求天下之書誰決冢中之籙讖二備者何子觀四轍者何人京兆者胄之篇起於何代陳留神仙之傳創自何人誰先孝子之圖誰首逸人之記儻無談於雕棘將有薦於拔茅（文苑英華）

策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科問四岳疇庸羲和代掌其任九官命職稷禼不易其能逢化運以康時籍功深而成務洎乎嬴劉以降曹馬承流罕為官以擇人直循資而就列或十旬而登三事或一日而致九遷遂開邀競之門莫守代工之美國家網羅羣彥驅駕時英其政洽於至和其人淳於太古今欲削漢魏之遺法復堯禹之遺圖能其事者永守其官稱其職者不遷其任增秩賜爵用申勸善之規金帛璽書載表優賢之義變通之理倘或多端用捨之途佇聞良策（文苑英華）

九月甲寅親祀南郊改元為天冊萬歲（舊書本紀 新書本紀）

進士二十二人（登科記證聖元年不貢舉延載二年進士二十二人按證聖元年即延載二年登科記誤按文苑英華載書史百家策問當是此年試題）

賀知章（舊書文苑傳賀知章會稽永興人舉進士 唐才子傳賀知章字季眞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

許南容（見文苑英華）

李令琛（見文苑英華）

孫嘉之（舊書文苑傳孫逖父嘉之天冊年進士擢第 孫逖宋州司馬先[illegible]墓誌銘府君諱嘉之魏郡武水人連貝載初之際始詣洛陽

（闕下俛論時政言多抵忤所如不合遂投迹太學託名常調天冊中以進士擢第與崔日用蘇晉俱爲考功郎中李迥秀所標貫顔傳公孫逖集序父嘉之以詞學登科）

崔日用（見上　舊書本傳滑州靈昌人進士舉　崔祐甫齊昭公集序弱冠鄉貢進士擢第以開元十年年五十推之是年二十三）

蘇晉（見上　舊書蘇珦傳子晉弱冠舉進士以開元二十二年年五十九推之是年二十）

超拔羣類科

賀知章（新書唐才子傳皆言知章以證聖年出舉進士超拔羣類科證聖惟一年是此年有是科）

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科

張漪（冊府元龜作張河文苑英華作張倚注云登科記作漪按漪爲柬之長子見柬之傳及漪墓誌　唐會要亦作漪）

上書拜官

成敬奇（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成敬奇有俊才天冊中詣闕自陳請日試文章三十道則天命王勑試之授校書郎）

知貢舉　李迥秀（舊書李大亮傳迥秀累轉考功員外郎則天雅愛其才甚寵待之掌舉數年）

許南容對策曰夫皇王範物經籍訓人澆浮之說漸列文質之規斯變故九流異軫百氏齊鑣枝分葉布千門萬戶雖復言有踳駁理或叢殘時招府玉之譏乍起雜鉛之議妨工或善招惡褰違比夫羣㕘差各有蔽虧之勢眾川浩蕩俱資潤澤之功且夫三代之道未能無弊六經之教尚猶有失其於子史何獨尤之若以失而便廢則書禮之法可捨短而從長去泰而除惡咸用於火竊未爲得各言其志亦何傷乎乃好尚不同撰述各異並流鉛槧咸著蓬山京房惟善於七分張霸心明於百兩荀勖決冢中之錄陳農求天下之書識二簡者廣微觀四轍者周穆京兆耆舊光武創其篇陳留神仙阮蒼述其事梁鴻作逸人之傳劉向修孝子之圖斯並賢者傳之不朽謹對（文苑英華）

李令琛對策曰日月經天星辰助其明耀江河紀地畎澮資其廣深俱麗於乾綱同歸於坤軸況乎六經既出百子並騖萬卷五車七略四部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雖非全璧之珍亦是連珠之寶當有求書之官遠探禹穴近聞汲冢之文具修蠹簡或陰陽不謬朱紫自分仲任叢殘之議並非通論稚川翡翠之喻實得大方豈重

以褒夷加之翦截敢申直筆以塞異端則有百兩之篇張霸所善七分之術京房獨精陳農訪天下之書荀勖決冢中之策識二簡者束皙觀四轍者穆王京兆耆舊之篇創於光武陳留神仙之傳起自阮蒼劉向修孝子之圖梁鴻首逸人之記謹對（文苑英華）

孫嘉之對策曰自龍馬出河爰分八卦靈龜薦洛乃見九疇文字以興典謨斯起卽有姬公秀出制禮樂以匡周宣父挺生刪詩書而反魯莫不憲章文武祖述唐虞開兆庶之心靈啟羣生之耳目洎乎尼山落構梁木興歌大義云亡諸子爰起於是墨承諸廟孟繫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運能於千樹孫武紉其韜略蒙叟

覩其鵬蜩葛洪述內外之篇劉安論黃白之秘楊託思於全性鄒銳想於談天商君既擅於刑書尹文亦究於名實呂韋博識載摛懸市之文鬼谷多才爰初飛鉗之作自茲以後其流甚繁雖云有異於微言亦可觀於小道或激揚仁義或囊括政刑或富國成家或懲惡勸善進既資於助國退亦取於理身實翰墨之泉源信文章之隆藪故馬遷修史列之九流班固敘書著之七略今欲議其刪削語以芟夷便是絕學者之多聞爽國家之廣略學雖不敏未敢從命謹對（文苑英華，按今本脫名據永樂大典引補）

張漪對策曰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之以

后王化之以師長用人弗及私昵建官惟在賢才夫難知非獨在於今日故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自生人以來有國之主莫不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義百王不能易也是知賢人君子國之所急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言人君得其賢臣所以成其教化廣其基業也退觀歷代聖王之求賢哲也義匪一途或精選以取之或降訪以得之有營之經載而始獲有求之不日而便至遲速之禮雖異輔弼之職不殊黃帝勞於夢想而感力牧誠之至也唐堯務於疇咨而致夔龍訪之審也至唐虞之黜陟幽明三載就績夏禹之顧眄空谷七起成名殷宗託夢於傅巖姬文遊心於渭水此六君者可謂勤於求賢而善於用人也故能使元凱就績申甫登朝道濟五臣功宣十亂康良作誦喜起成歌人無險詖之情代有雍熙之樂由庚入詠天保爲詩下僚報主之心上荷受天之祿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績其凝此之謂也斯並政符大道理合至公委賢能臣之一德所以天工可代人爵攸宜懸久化以濟寰瀛藉深功而安宇宙暨戰國之代王道寢微各衒英賢或雜或霸楚襄勞持金之聘燕昭躬擁篲之禮空聞僭號之議未覩昇平之業雖桓公之有仲父晉侯之獲趙文委任責成其登霸道唯勤鬬爭之理不務清和之績而動乖王度

舉違帝典故五尺童子恥之不論況所由醜齪何其卑也秦皇不仁虐亂是極儒生塡於坑穽詩書滅於烟火忠貞潔白以爲徒哲諂佞邪媚謂之至公卒以覆亡爲後代誡寔由遠賢近佞使之然也漢高祖雖不好儒然亦任用英傑登壇而禮韓信擢洗而迎酈生委蕭曹以股肱寄張陳以社稷至孝武之代儒學漸茲採董仲舒之策始令郡國貢舉於是賢良方正之士霧委雲集其晁錯公孫宏匡衡蕭望之輩並繼踵而至故當文景之代號爲得人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漢所以甯者亦士之力也光武仗吳鄧以立功任賈寇以起事拔奇取異決自於心爰至顯宗中興於茲爲盛

由此而兩漢之代數百年間陟正黜邪褒善貶惡雖不襲唐虞之法亦去煩芟亂幾乎大成矣逮獻靈之際姦滑縱橫升必以財進不由道於是縉紳潔白之士疾之若讐乃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乃至懸爵而賣之列價而爭之守正道者以爲陸沈由斜徑者謂之知變衣冠爲之失序賢哲由是潛藏遂使社稷喪亡後嗣覆滅悲夫此伐檀所以興刺麥秀所以勞歌無他故焉賢人不得進也及乎當塗啟運典午開基陳羣制九品之條劉毅興八損之難故曹羲疾其闊遠孫楚以爲鬼錄遂令權要歸於中正威福去於天朝臧否任情品藻

乖失宋齊之季梁隋之末聘士求賢罕聞稽古棟橈則折惟見陵夷既同自鄶之譏詎勞更僕之說聖上覽百王之得失立萬代之規模大開舉爾之科廣陳訓廸之典用與不用賢否各稱其能材與不材輪角並當其任小人去位疾之猶若寇讐君子盈朝求之恆如不及故得百僚無濫九有昇平不聞濡翼之譏永絕爛頭之誚仲長亡越級之論賈生無調下之悲今欲遠服堯禹之蹤近棄劉曹之法增秩令其永任錫帛許其不遷使官不易能職遵代掌雖優賢之義有所會通而隨時之談或恐未可何則太古敦權務靜人希敦樸則易湻人希則易理故不勞而功可就今聖明撫運

俗阜才多俗阜則事煩才多則理劇必資明哲獨任不以避嫌但使委得其人數遷何妨化理如其用失其理久任豈廢功虧愚管所窺以爲如此大體期於不濫所務在於得賢苟違此途未知其可謹對（文苑英華）

天册萬歲二年（丙申）

臘月甲申封神岳改元萬歲登封（通鑑）

三月丁巳新明堂成改元萬歲通天（通鑑）

策應封神岳舉賢良方正科問隆周御歷多士如林湯已露才于時求進甯知媒衒之醜不顧廉恥之規風馳景軼雲集霧委攘袂

於選曹盱衡於會府吏員仍舊人物實繁優游窘於退飛聲殿疲於點額量能受職無闕以供料官列位擇才斯衆欲令九流式敘一藝不遺佇聞芳話宏茲盛烈且夫署行議年殷姬取人之道門調戶選魏晉持衡之術因宜適變何者爲先（第一道）

問曆鈞關柝之流鳴雞吠犬之伍集於都邑蓋八萬計然則人無求備物各異宜十哲殊科八能異術咸資對策則絳灌之器或沈必俟公求則許郭之才難進選賢取士應有良規（第二道）

問王於衢室總章重屋陽館姬氏明堂之制炎靈汶上之規三雍五室之名清廟容臺之日蔡邕之論袁準之談庶幾棨肖之儀前賢是非之說咸宜詳

稱以判羣疑第三道（文苑英華）

重試崔沔策一道問不其才難於今所嘆知人未易自古病諸以貌取言既其不可觀聲考度又或非宜故皇帝淸問有司藻覈公孫異之於天子晁錯爽然爲孝廉賢才訓迪其道宏矣多歷年所茲率典常國家謁報上元展禮中岳降非常之制求希代之寶將以潤色雲封增輝柴燎龍門既陟方縱鱗於巨壑鴻于斯漸忽垂翅於風路艮由夢石之木猶參杞梓之行冠玉之姿尙忝琳琅之序更令憲府重推詞林承鳳綍之明威俟龍泉之斷割其何以搴秀長楚審詞衆好辨是與非懲忿窒欲聊耳陳事冀獲嘉謀至若

柳莊黜殯用事之差也石建闕馬爲字之失也尋其後句末韻或犯於前聲覽以終篇答難不倫於次序一篇之內貧富不侔三道之中妍媸頓別取瑕則頗慚於卞氏擢用則致嫌於葛龔貽孟孫之言膏肓莫愈學詞宗之默長短何分進退之禮奚宜用捨之方安在又旁求流議紛披風謠威勢壓於權衡黷貨通於主守不同吾黨無嫌小子之詞翻乃倩人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詐起終策出而奸生何方可以靜流競之來何法可以杜訛謬之入佇裨不逮無悋話言（文苑英華）

進士二十七人　鄭遂初（唐詩紀事遂初萬歲通天年李迥秀下登第）　韋虛心（孫逖韋虛心神道碑公諱虛心京兆杜陵人越在童冠升於膠序國子博士范頤嘗與均禮考功員外郎李迥秀擢以高第按孫逖之父上年登第此碑不言故知非同年舉）　崔沔（下見）

南郊舉三人（按享明堂有明堂大禮科此當日南郊大禮科舊書有言應大禮舉者蓋即是科也）　蘇晉（舊書蘇珦傳晉應大禮舉居上第）　裴漼（舊書本傳絳州聞喜人父琰之歷任倉部郎中以老疾廢於家漼色養劬勞十數年不求仕進父卒後應大禮舉拜陳留主簿）

賢良方正科　崔沔（李華崔沔集序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舊書孝友傳崔沔京兆長安人周隴州刺史士約元孫自博陵徙關中父皚沔事親至孝博學有文詞初應制舉對策高第俄被落第者所援則天令所司重試沔所對策又工於前爲天下第一由是大知名　顏魯公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銘記公諱沔字若沖博陵安平人年二十四舉鄉貢進士考功郎李迥秀器異之曰王佐才也遂擢高第其年舉賢良方正對策數公獨居其一而兄渾亦在甲科典試官梁載言陳子昂歎曰雖公孫鼂

錯不及也　文苑英華以崔沔對策爲神功元年按封神岳在丙申年不應以次年方策應神岳舉且陋室銘明言對策爲二十四歲事沔卒於開元二十七年年六十七推之丙申年適二十四歲是文苑英華誤今改正）　崔渾（上見）　蘇頲（新書本傳武后封嵩高頲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

文藝優長科　韓琬（冊府元龜　舊書韓思彥傳子琬字茂貞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解曰孝於家忠於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擢第又舉文藝優長　按會要作韓璘誤）

知貢舉　李迥秀（大唐新語李迥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章非佳迥秀覽之良久謂之曰第一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鬚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處可量豈必要須進士再三慰諭而遣之聞者大噱焉　陳子昂送著作郎崔融等從梁王東征詩序云歲七月軍出國門時比部郎中唐奉一考功員外郎李迥秀著作佐郎崔融並參帷幕之賓掌書記之任考舊書本紀萬歲登封元年五月李盡忠孫萬榮攻陷營州七月命春官尚書梁王三思爲安撫大使是李迥秀掌舉止於是年也）

崔沔對策曰昔者賢良方正之士應務之際沔雖固陋嘗亟聞之莫不修辭立誠難進易退言不苟合道不苟容捨之則藏義然後取安肯負媒衒之醜棄廉恥之規若此之類其可多乎至夫揚己露才干時求進盱衡攘袂以狗速者斯皆小子趨附之徒豈足以厠我周行寘於多士屛而勿用夫何疑哉主上欽若庶官明敭沈隱是使羣英霧委多士景輳而秉鈞當軸之儔察言觀行之風不能審樞機定名實懲鄙儒之虛服辨齊竽之濫吹至令累最爲僞名交戰謬功與實効相參而請滯才由乎少官無位供乎有德嗟乎事大有謬一至於此明主昧旦丕顯每嘆才難而羣士揚於王庭反覆多士君臣之同德其若是乎天子有司談何容易今懿綱遐布涓風殷流家識廉隅人知禮節苟能上尊王制下絕吏姦開請託之源塞虛詐之路使得懷才見用以道周旋無令椒蘭信芳獨屈樵夫之手騏驥雖駿不貴屠耆之門則虛位待人猶持固讓懷寶深藏何患不達九流式敘庶莫遠焉一藝罔遺諒其所也沔又聞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有濟治之臣無不弊之法往古雖載其陳迹行用實在乎有司觀夫署行議年殷姬令典門調戶選魏晉良圖無非致遠之規咸有理亂之兆所以允釐百揆銓綜百官及譏唐官朝則君子在野貪佞竊柄則以貨售才與故雖存而官政

已紊然則隨時變通觀象因宜近取諸身一言斯蔽遠求於古兩無適從所以輕進狂言猶冀或逢善聽謹對

第一道

傳曰文以足言言以足志言或可察志隱於濆是知文者言之藻繪志之筌蹄有貞實者或忘藻繪得魚兔者必棄筌蹄則存言捨文合於道古以言考德必洞精微故書云明試以言蓋用此道也古之對策其試言之流歟昔姬氏既衰先王道喪秦政虐戾亂彼天綱廢古燒書以愚黔首窮兵騁詐時無文焉故絳灌之徒韓彭之佐雄姿雖茂而道法不足向使伊人薄見方策早聞師範當亦略通大體抑揚宏議豈止決勝於境外而不能導議於君前乎故抱朴子曰古之試良將者亦問以策卽其義矣國家樹萬世之基懲九流之弊墳索典業洋溢於時搢紳先生蘊藉無缺安有倜儻之傑瑰瑋之才承明主之清風逢人生之大慶而不能抽其秘思效其長策歟然則謀而不行信而不用者抑可知也今之考言取士者必以綺飾爲工覩學論文者闇於心而必升曉政達幽者失其類而咸退千金之璧以微瑕而毀之百丈之材覩小節而棄之亦良可悲矣誠理達而義舉者勿以文害言詞婉而論深者勿以言害意則可以包括羣品網羅眾途察微知彰以文用武矣昔許子將郭林宗徒以布衣之交俯仰之際而能拔奇旌異因言揣心況乎擅英博

之委受明試之寄享厚祿居尊官而不能撫踠足於吳阪指濳璧於荆山至使有公輸之才而無許郭之鑒者斯則卿士之罪也小子何足以知之至如懷一異能負一偏技鳴梭抗履之彙聲律鼎飪之儔事雖易於縑緗功不資於翰墨則方以類聚各有司存謹

對第二道

我皇帝慈理廣運文思稽古紹興絕典重光大壯含宮雲構明庭天聳列辟軌儀羣宮制度可以卽事而見觀象而察今猶遠訪先典曲垂下問者豈不欲揣其敏思徵其博物臣實非薄何足當之昔哀公問儒而仲尼請更僕況此大體其可率爾言乎雖敢略談之然未臻其極也若夫堯之衢室舜之總章夏之重屋殷之陽館皆所以取象天地昭配陰陽致孝於先布政於下歷運雖改此道不移八窗四達上圓下方度堂以筵度室以几周之制也崑崙茅屋周流璧水漢之圓也明堂辟雍靈臺三雍也大廟青陽總章明堂（疑脫元堂二字）五室也取其宗祀祖考則曰宗廟取其修飾禮物則曰容臺蔡邕之論所以合異說袁準之談所以別衆事歷代繁省其儀不一先賢是非其書甚衆非斯須之述所能盡非造次之言所能精自我皇創制之前今臣定議之外敎明禮備得繁省之中者其姬宗乎詞寡理舉處是非之要者其蔡氏乎謹對第三道

又重試對策曰夫鉛刀均鋒劍之恥也蹇驢齊足驥之恥也

頑璞蒙垢玉人之過也鳴絲絕絃伶官之罪也借如承明旨獻嘉猷而愚智糺紛臧否錯揉斯亦士君子之所恨豈獨爲政之憂哉洒實陋才良不足算憑藉休慶謬借旌拔狂言雖立鄙道未孚蘊雜蕭猶沈蔽玉石重參彝彥之末再承議賢之問進思自勵其何補缺退欲鳴謙其獲無咎竊詞衆好儻或擇善而行辨是與非請思卽事而對策曰柳莊黜殯用事之差也石建闕馬爲字之失也竊爲議人者貴知其心論道者務存其意心懼未信則援古以自明道隱未光卽託文而後顯故事以明心爲本字以顯道爲公事有小差而心術著矣字有小失而道數存焉斯則夜光之瑕明月之纇固不可得而棄也事與類相反字與義相違證乖而心不可玄象毀而道不可見一至於此亦無取云策曰尋其後句未韻或犯於前聲覽以終篇答難不倫於次序竊謂明試以言古之道也徵言以策今之制也言有聲韻蓋其浮飾策之次序固非典要切問存於答難次序豈效謀謨精義盡於對揚聲韻何尋獻替稽之於古揣之於情未韻或犯於前聲其來久矣答難不倫於次敍爲病良深策曰一篇之內貧富不侔三道之中妍媸頓別取瑕則頗慚於卞氏擢用則致嫌於葛龔竊謂萬有一失聖人不免捨過舉能先師是訓道不可以純備才不可以周給斷可知矣是以國家

稽通塞之迹列甲乙之科亦不可廢善以取瑕疑於擢用矣策曰贈孟孫之言膏肓莫愈學嗣宗之默長短何分進退之禮奚宜用捨之方安在仲尼有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進退之禮用捨之宜允非小人之所及也然則覽古昔之通事敢不薦其聞乎竊謂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懲奸以察何俟贈言致身於朝不可以默固當參刑禮以定枉直體明智以辨情僞見利不虧其分見死不更其守屬聰明不諱之時居執憲繩違之任何至持疑於果斷逡巡於正色哉策曰旁求流議紛披風謠威勢壓於權衡黷貨通於主守不同吾黨無嫌小子之詞翻乃倚人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詐

起終策出而姦生甚矣誠哉不期所以然也今所慮怙威黷貨者其類猶存假手借詞者其人不遠但能察其言象揆而度之精覈問試優而柔之則竊實之名自分濫吹之竽自遁矣其道甚著人焉廋哉策曰何方可以靜流競之來何法可以杜訛謬之人竊謂任良在主宏道在人以執事之明遵大君之惠敷明智以考往迹揚清機以鑒羣情則知訛謬不興流競永息俯慚謏議良非詁言謹對（文苑英華）

萬歲通天二年（丁酉）

九月壬寅改元爲神功（舊書本紀）

是月策絕倫科（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七人　璩抱朴（通志氏族略唐神功登科有璩抱朴）

諸科十人

絕倫科　蘇頲（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元童（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袁仁敬（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何鳳（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孟兼禮（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洪子輿（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盧從愿（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詩紀事載從愿字子龔舉制科高第舊書本傳相州臨漳人魏度支尚書昶六代孫明經舉授絳州夏縣尉又應制舉拜右拾遺明皇雜錄從愿從五舉制策三等授夏縣尉）　趙不欺（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聖歷元年（戊戌）

正月甲子朔冬至改元（通鑑）

三月召廬陵王哲於房州（舊書本紀）

九月丙子廬陵王哲爲皇太子依舊名顯（舊書本紀）

策進士問元龜效祉鼎命昭夏王之祚赤烏呈祥金德總商君之業白魚躍而周道隆丹雀來而秦德霸殷因夏禮損益可知秦盛周衰天人何昧若水滅火起殷周之運匪人若桀暴紂昏廢興之期自我然而龍門興於夏日龜祇發於周年災祥兆於前成荒敗興於後政蕩蕩之德何所加焉佇爾揚名爲余張目（文苑英華）

進士二十二人（登科記載萬歲通天三年不貢舉神功二年不貢舉聖歷元年進士二十二人按萬歲通天三年神功二年卽聖歷元年也登科記誤文苑英華載馮萬石對歷數策疑是此年試題）　馮萬石（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馮萬

石聖曆元年

進士及第

諸科三人

馮萬石對策曰臣聞天地草昧洪鈞列五運之期雲雷始屯火德分三才之位莫不時來命偶人迪天將白環昭虞后之功元珪錫夏王之德空桑負鼎遇爲牲之君渭水張羅得非熊之相伏惟陛下化光坤載道叶乾行總五氣以發生籠百王而亭育粤若稽古握曆數之存亡感而遂通酌天人之符命明揚側陋典採芻詞開闢大猷旁求雅問則天文幽邃誠匪管窺然人事昭彰敢陳蹇塞原夫興亡有數符命無差遽啟丹書俄迴白璧君臣道合則遐邇

又安上下情乖則邦家板蕩水火革而天人順暴亂行而桀紂亡百六爲霖旱之災七九非湯堯之運曆數斯在惟德動天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德者五行之義也人者兩儀之心也人心動而悔吝生德義形而陰陽謝必乘金運則殷不及於期果歷本行則周不及於數龍鬥褪祆之發人與事并白魚丹雀之符德將時應神道設教金土之運匪他人文化成狂聖之來是我蕩蕩之德何敢不通翼翼之心奚施不可天也人也坦然見分時乎命乎昭文斯辨臣優柔理道杳同河漢或羅文江懼深冰谷謹對（文苑英華）

二年己亥

十月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曰臣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人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冑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升班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

月至因籍際會入仕光多加以讒邪凶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爲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殉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正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渝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闒茸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勖使海內黔首騷然不安州縣官僚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仕庶觀聽有所發揚宏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

海之內靡然向風矣（舊書韋思謙傳冊府元龜）

進士十六人　崔湜（舊書崔仁師傳湜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太平廣記引翰林盛事崔湜弱冠進士登科不十年掌貢舉遷兵部　按湜以景隆三年爲宰相年二十七是年爲十七歲疑登第在此數年今載此年俟考）

諸科一人

三年庚子

五月癸丑改元爲久視（舊書本紀）

十月甲寅復舊正朔改一月爲正月仍以爲歲首正月依舊爲十一月（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八人　張鈜（唐詩紀事鈜登久視六年進士第按久視無六年上六爲元之訛　獨孤及張從師皐表烈考崧以碩學麗藻名動京師亦舉進士自監察御史爲會稽令疑崧即鈜之訛崧又作法）　崔侚（唐詩紀事侚登久視六年進士第按六亦元字之訛　杜甫壯遊詩斯文崔魏徒注崔鄭州侚）

經邦科（聖歷三年有此科見吳蘭漫鈔）　劉幽求（舊書本傳冀州武強人聖歷年應制舉　按聖歷時制科之可見者惟此幽求或以是科登第歟）

大足元年辛丑

正月改元（舊書本紀）

十月辛酉改元爲長安（舊書本紀新書本紀）

策進士問有征無戰道存制禦之機惡殺好生化含亭育之理頃塞垣夕版戰士晨炊猶復城邑河源北門未啟樵蘇海畔東郊不開方議驅長轂而登隴建高旗而指塞天聲一振相弔俱焚夫春雪俱陽寒蓬易卷今欲先驅誘諭暫頓兵刑書箭而下舂臣妖孽而還虜騎眷言籌畫茲理何疑（第一道）

問夫子述孝經裁道德輔天相地樹之王化穆乎人倫既鉤命而合謨亦契神而盡性歷聽藏書同爲代寶亦言五孝不列六經將設教之有旨豈偏序之無法北宮羣彥未始詳焉東觀諸儒不之辯也且禮樂二本古文漏失春秋三傳大議派分而備六籍於蘭臺懸九經於甲令今欲登孝道爲七藝亦未前聞足經名爲十部恐疑後進思覩義窟用定儒門（第二道）

問語人以倫鳴鶴斯和砥名礪節異代同歸子等溫古知今將施有政前言往行豈曰無聞至於顯仁義以基德標智信以習禮觸目青史比肩緗帙思齊其事各辯其人既呈役於扣鐘可徵賢於求燧肖形天地甄化陰陽五常配於五行六情同於六氣爲所稟之各異蓋因物而或遷仍分情氣之題目兼敘常行之方位（第三道）

問自昔帝王必有制作所以隆基天命器辯神姦至於或鑄昆吾或遷郟鄏虞邱之說尙疑周漢楚子之間未詳輕重通明舊史幸爲指陳亦有弗父勒名仲山傳器得於何代顯自何功魚遊之旨安施雉頌之文奚戒兼言鼎鼐之異及顯國家之宜（第四道　張燕公集　按原題曰試濟州進士蓋時在東都也）

進士二十七人（登科記大足元年進士二十七人二年不貢舉按大足無二年登科記誤）

章仇嘉勉（通志氏族略唐長安元年右史知貢舉張說下進士章仇嘉勉孫愐曰漢有章弁因避仇加仇字爲章仇氏通鑑百七十九按嘉勉本作嘉勖岑植德政碑之句容縣尉章仇嘉勖即其人鄭樵仲避神宗諱改之正如宋慶歷開元昊之伊州刺史賀從勖熙甯時王珪撰梁適墓誌則謂之賀從勉也至鄭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作章仇嘉昂又勖字之誤耳）

席豫（舊書文苑傳豫襄陽人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從家河南豫進士及第按豫以是年登詞擅文場科年十六則登第不得復在其前故附是年）

明經科　崔晙　崔景晊（李華崔景晊神道碑景晊清河東武城人年十七與親兄晙一舉明經同年擢第以天寶十二年卒年六十九推之是年十七歲）

諸科十八

拔萃科（冊府元龜大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拔萃科按舊書孟詵傳不載此事）

崔翹（冊府元龜唐語林大足元年置拔萃始於崔翹）

鄭少微（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裴寬（舊書裴漼傳漼從祖弟寬應拔萃舉）

孫嘉之（孫逖其撰父嘉之墓誌銘久視初預拔萃與邵昇齊澣同昇甲科按久視時無拔萃科故附是年）

邵昇（見上）

齊澣（見上、舊書文苑傳齊澣定州義豐人弱冠時以制科登第　按新書作聖曆初誤）

疾惡科（雲麓漫鈔載大足二年誤）

馮萬石（唐會要　按冊府元龜作馮石誤）

文擅詞場科　楊志誠（張說贈太州刺史楊公神道碑公諱志誠宏農華陰人明慶中詔郡國舉賢良公對策天朝無能出其右者遷太子通事舍人再舉高第從國子監丞除禮部員外郎又轉吏部員外郎丁憂去職服闋授幽州三水令又應文擅詞場舉試爲天下第一）

王敬從（孫逖太子右庶子王敬從神道碑大足中舉文擅詞場）

王易從（舊書王徽傳曾祖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孫逖王敬從神道碑兄曰易從公始以對策高第則易從同科按蘇頲王易從神道碑二十升甲科授亳州城父尉倚廬於墓者六祀辟授華州華陰縣尉復策甲科蓋二十升甲科者進士登第後又與敬從同登制科也）

席豫（新書席豫字建侯長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按詞擅文場當即是年之文擅詞場也）

知貢舉：張說（舊書張說傳長安初修三教珠英畢遷右內供奉兼知考功貢舉事）

長安二年（壬寅）

正月初令天下諸州有練習武藝者每年准明經進士例舉送（冊府元龜　通鑑作正月乙酉初設武舉　按文苑英華載詔曰鸞臺朕聞文武之道經緯而開國春秋之功藉生殺而成歲雖復車書混一中黃之雄氣諒存溫煦方滋太白之高星必應事既不昧理乃固然朕自臨御天下憂勞兆庶宵衣佇旦望調東戶之風旰食望服衒緝南薰之化故得中外禔福遐邇乂安控蟠桃於滋光之墟通細柳於炎洲之域楚鋒越刃俱鑠大農之治俠客雄兒皆服鴻都之肆今若循其至理任彼無爲則取夬之道有餘止戈之義不足況金方起暴玉河未靖偷安偷鬼之鄉竊險麻奴之地然而北豳獯化已事和親之禮而西堡負恩不習用師之備隨時之義甯可自然當士宇曠修人物繁富三門九地之祕豈謝前規白猿蒼兒之奇何慚翼烈或英謀冠代雄略過人總韓白以先驅不掩孫吳而得儁或力能拔距勇絕蒙輪冒白刃其如歸捨脊璧而不顧或跡隱屬肆身託材闡行雖犯於流俗器乃堪於挺雜或捷如迅電走若追風彎弧則七札洞開奔陳則重闈自擯亟有思於制命俱未遇於時須可令文武內外官五品及七品已上清官及外官稱史都督等於當管部內即令具舉且十宅之邑忠信尚存三人同行我師猶在會須搜訪不得稱無薦若不虛自從褒異之典舉非其上豈漏貶責之科所司明爲條例布告遠近知朕意焉此詔年月無考而所舉皆練習武藝之事疑在是時附此俟考）

進士二十一人

張九齡（舊書本傳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於始興今爲曲江人父宏愈　徐浩張九齡神道碑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弱冠鄉試進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時有下等謗議上聞中書令李公當代詞宗詔令重試再拔其萃擢秘書省校書郎銘　讀書志張九齡曲江人長安二年進士）

徐秀（顏魯公集徐府君神道銘君諱

56 100頁
138

秀東海郯人年十五爲崇文生應舉考功員外郎沈佺期再試東堂壁畫賦公援翰立成沈公駭異之遂擢高第

明經科　麗履溫（邵混之元氏縣令麗君清德碑君姓麗氏名履溫字若水南安人也長安二年明經擢第拜宣州參軍）

龔黃科（冊府元龜長安二年龔黃科雲麓漫鈔作大足二年蓋大足爲長安之訛）　馮克麐（冊府元龜唐會要）

知貢舉　沈佺期（舊書文苑傳沈佺期長安中遷通事舍人再轉考功員外郎坐賕配流嶺表　按沈佺期有自考功員外授給事中詩文苑傳誤武后夏日宴石淙詩刻於久視元年其時沈佺期已爲通事舍人傳言長安中亦誤　張說四門助教尹守貞墓誌自延載之後條限資薦長安之初大開貢舉考功是年千五百餘人召先生課覈淑慝府偁無滯矣）

三年（癸卯）

進士三十一人　王擇從（舊書王徽傳曾祖擇從大足二年登進士第　按大足二年即長安二年　鄧名

世古今姓氏書辨證王擇從登第又制舉升乙第充麗正殿學士）

諸科四人

上書拜官一人　王元感（唐會要冊府元龜載長安三年三月四門博士王元感表上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漢書藁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制令宏文崇文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宏文館學士祝欽明崇文館學士李憲趙元亨成均博士郭山惲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唯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爲元感申理其義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　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授太子司議郎　按冊府元龜又載爲貞觀十六年十月事今從會要）

四年（甲辰）

進士四十一人續奏四人　李溫玉（摭言長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溫玉稱蘇州鄉貢）

知貢舉　崔湜（見摭言）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神龍元年（乙巳）

正月壬午朔改元乙巳太后傳位於皇太子丙午中宗即位（通鑑）

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通鑑）

令貢舉人停習臣軌依舊習老子（舊書本紀　會要作二月二日　按舊書事在己未二月辛亥朔己未爲九日會要誤通典冊府元龜又誤作二年二月事）

詔九品以上及朝集使極言朝政得失兼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之士（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五月丙午制以鄒魯之邑百戶爲太師隆道公（冊府元龜　按則天封孔子爲隆道公）宣尼采邑收其租稅用供薦享又授裔孫褒聖侯崇基朝散大夫仍許子孫以相傳襲（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是月制令職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一人（冊府元龜）

九月壬午親祀明堂大赦天下制內外文武三品以上官並縣令京師清官九品以上各舉孝弟廉讓一人（舊書本紀唐大詔令集）

十月十九日改宏文館爲昭文館（唐會要　按避孝敬諱也）

改成均監復爲國子監（唐會要）

是年始定進士科三場試（摭言）

進士六十一人重試及第十二人（吳曾能改齋漫錄引登科記神龍元年第五十四人有薛全之按薛全之卽二年薛令之之訛所云五十四人亦恐未足爲據）

諸科三十九人

賢才科（見雲麓漫鈔　新書盧藏用傳姚崇持節靈武道奏爲管記還應縣令舉甲科按姚崇自靈武還都在神龍元年縣令舉或卽賢才科也）　嚴挺之（舊書本傳挺之少好學舉進士神龍元年制舉擢第按是年制科惟有賢才則於此科擢第也）

知貢舉（李華崔沔集序云權貢舉時得陸尙書景融宋揚州璟宋上黨遙宋兵部鼎等僉爲國器按沔登第在萬歲通天元年歷陸渾主簿秩滿擢左補闕除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拜祠部員外郎遷給事中睿宗時拜中書舍人華序權貢舉於中書之前蓋以祠部員外郎兼考功員外郎故曰權考中宗朝惟此年知舉無人或卽沔歟　按崔景融宋璟傳皆不言由科舉又據崔湜傳則是年知貢舉當是湜）

二年（丙午）

二月令舉天下鴻儒碩學之士（冊府元龜）

是年改昭文館復爲修文館（唐會要　舊書本紀以爲元年事誤）

策問選賢舉能秀造參用今之所薦誠爲得人未聞含聲待扣乃有不耕而稼十室忠信理亦難誣若遂踐於清朝仗何材而濟物又二老歸周見稱何德八元佐舜見述何功蠡泉以何術見稱莘邑以何辭作相雲臺畫象述其先蹤閣稱名標其道（文苑英華　按此疑係才高位下策問附載俟考）

進士三十二人　姚仲豫（狀元　淳熙三山志玉芝堂談薈皆載神龍元年惟三山志注明丙午則元爲二字之訛矣）　薛令之（淳熙三山志姚仲豫榜進士字珍君長溪人終左補闕太子侍讀唐語林薛令之閩之長溪人神龍二年趙彥昭下及第　唐摭言　唐詩紀事）　趙冬曦（新書儒學傳趙冬曦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　趙安定（廣卓異記引登科記趙不器父子八人皆進士及第內冬曦安定神龍二年考功趙彥昭下兄弟三人及第）

諸科三十九人

才膺管樂科（容齋續筆引登科記作元年按冊府元龜二年二月方下詔則不得爲元年明矣唐會要亦作二年）

張大求（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魏啟心（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杜甫壯遊詩斯文崔魏徒注魏豫州啟心）

魏愔（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盧絢（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張鷟（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順宗實錄張薦祖文成博學工文詞七登文學科　容齋續筆引登科記才膺管樂科張鷟於九人中爲第五）　褚璆（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按璆爲遂良曾孫見新書）　成廙業（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郭鄰（見唐會要　冊府元龜作郭隆）　趙不爲（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才高位下科

馮萬石（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晁良貞（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張敬（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張鷟（大唐新語張文成應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三入科俱登上第轉洛陽尉故有詠燕詩其末章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府人無不諷詠）

孝弟廉讓科（雲麓漫鈔作廉讓）　郭思訓（孝子郭府君墓誌公諱思訓字遜太原平陽人解褐睢州建德縣主簿歷吏職清白舉及第轉滄州洛陵縣丞勅除温王府兵曹參軍事轉太子典膳應孝弟廉讓舉及第勅授大理司直）　郭思謨（孫翌孝子郭思謨墓誌應孝讓舉擢武功尉）

56 100要 13A

知貢舉　趙彥昭（見上）

馮萬石對策曰昔者聖人之立極也選衆舉能列官分職以通天地之德以類亭毒之功臣哉鄰哉時用遠矣主上重光纘曜紹開中興拜輔軒於受命之初希俊賢於御極之日茲乃羲軒之志堯禹之心勤求道要（闕）所望於淸光哉故鄧林有必至之才崑山無藏價之寶可不謂然乎臣以妄庸藝無兼採謬從卑列應此嘉薦誠非鈍朽所能塞充然天光震動虛求俊逸揚於王廷亦僶俛矣顧當參明試獻嘉謀竭讜聞敷大體言用身退以酬萬一豈所謂不耕而穫邀名幸時而已哉今見屬有司恭承下問懋陳常務自

謂無奇若得飭躬召見對揚天休下學上達舒憤竭情則亦引諭陰陽較明時政之要感激狂直甄撫授受之宜效其涓埃以增海岳耳若遂踐淸朝濟時成務其道甚大惟變所適俾聞後命則藏器而動顧以更僕言何盡言曲學鯫生居今志古若乃忠爲令德善養夷齊以讓國歸老帝舜舉能元凱以通才授職維師尙父韜功賁佐時披卷懷人恨爲異代雖慚非博物敢不揚言則夫西伯鈐乃適遁之功相時阿衡鼎飪爲獻君之術雲臺紀績吳鄧懿其元勳麟閣圖功衛霍流其茂實謹對（文苑英華　按今本脫名據永樂大典引補）

三年（丁未）

正月庚戌以默啜寇邊制募猛士武藝超絕者各令自舉（舊書本紀）

二月令皋天下鴻儒博學之士（冊府元龜　按此與上年同疑神龍景龍相似而誤）

九月庚子改元爲景龍（舊書本紀）

策賢良方正科問妙盡黃閉期于百發術該元女智無七縱聲苟中律不憚撞鐘之求服必稱儒何辭解衣之試況今徵工意匠摯秀談叢梟鸞郎是於分區牛驥佇從於別阜謂其凌厲顧盼以雪陳琳之恥何乃罔蔽遷延不答馬卿之難豈時英所病其設於翟酬將高尙在懷不屈於周冀薦舉之法抑有多途取捨之方莫能折衷何則含光隱跡不盜處士之名介立寡徒安獲知己之薦舉

遂之法應有通規取捨之言非爲譏善文武之道方冊所不墜德怨之報人情之大綱射爲諸侯杜預無穿札之力士爲知己崔洪有挽弓之悔相圃澤宮失之遠矣子皮鮑叔夫何言哉與賢受賞非才有罰國柄所加期乎必當驗之從政効無限斷之年試以文才智有遲速之別知而不舉闕濺竊位舉而非人宵當頻戮臧孫之犯既是虛刑子文之辜復當何典內外齊舉援親豈不致嫌師錫具陳行慶又誰爲育凡此歧路罔識攸從遲冀如律宏其利涉（文苑英華）

兵部策沈謀秘算科舉人問詩稱有截傳載無爲必在得人方致

斯道皇上心存元默政洽清虛坐五室以調氣舞兩階以柔遠溥天之下計日來庭尙有戎羯餘孽覬長城於塞北句驪舊壤走都護於安東弃招壓國之議取有叛人之慮綏討之理用捨何從且夷狄異方地俗殊等借使斷山川之是利較戰守之所長贏糧調兵幾何克濟選倫求將何者爲謀靜聽嘉謀將聞執事（第一道）

問安西迴途磧北多寇自開四鎭於玆十年及瓜戍人白首無代分閫節使丹旐方歸未悟恢邊之益且疑事遠之弊今赤縣旣并於黃姓獸噬復覘於庭州漠掖徒張胡臂未斷而內匱積穀外非足兵於何出踐更之師奚使聞穹廬之黨息人靜國有策存乎（第二道）

問五嶺山深三蜀地險篁竹之下時驚剽劫瓜芋之壤歲擾居人若縱兵揚麾則鳥散谿谷及旋師返旆則蟻聚律塗窮之乃一切歸降遣之又無可反覆安輯之術敷陳其要（第三道　張燕公集）

進士四十八人　李欽讓（摭言景龍元年李欽讓稱定州鄉貢附學）

諸科三人

材堪經邦科（按此科與下賢良方正科唐會要皆作神龍二年今從冊府元龜）　張九齡（舊書本傳登進士第應舉登乙科）　康元瓌（按元瓌爲康希銑之子見顏眞卿康使君神道碑銘　冊府元龜）

賢良方正科　蘇晉（見冊府元龜）　宋務光（見冊府元龜按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見舊書本傳）　寇玭（見冊府元龜）　盧怡（見冊府元龜）　呂恂（見冊府元龜）　韓琬（舊書韓思彥傳琬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　大唐新語載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爲高郵主簿使於都場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簿言行之缺而友朋之過賊景龍中自亳州司戶應制集於京吏部員外薛欽緒考琬策入高等謂琬曰今日非朋友之過賊）　蘇詵（新書蘇瓌傳弟詵字延言舉賢良方正高等　按自頭舉賢良後是年復有賢良方正科兄弟相去不應甚遠載此俟考）

草澤遺才科

宰臣科（二科見雲麓漫鈔）

武藝超絕科（蕭穎士有爲邵翼作上張兵部書云應武藝超絕舉某乙謹上書侍郎公執事蓋即是年正月詔舉之事也）

知貢舉　馬懷素（舊書本傳轉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等充十道黜陟使還遷考功員外郎時貴戚

縱恣請託公行懷素無所阿順典舉平允擢拜中書舍人　按十使巡察天下在神龍元年二年知舉爲趙彥昭則懷素爲景龍元年知舉矣）

蘇晉對策曰物以類昇方以類降故小大趨捨未始離乎類也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武時其效歟竊惟生人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安可處非其類乎斯固士君子砥行立名伸首抗迹思欲奮迅泥滓凌邁雲漢與鸞鳳爲伍矣豈不能折其鋒沮其目誠謂類有聚羣有分下流不可久居且無其時猶欲於進之若此況乎師曠傾耳卞氏拭目將欲察異音求奇彩苟有留者誰肯遷延於解衣之試哉策曰薦舉之法抑有多途取捨之方

莫能折衷何則含光隱迹不盜處士之名介立寡徒安獲知己之薦舉逸之法應有通規取捨之言非無盡善者夫人洪（原注疑）然則淵其心飾其狀不可知以貌不可窮以言將爲辯者不可也求乎其端或有可知矣夫天之嚴乎其上者施人以氣地之坎乎其下者成人以形高下之間不可逃者形氣而已矣氣之積者彰乎形形之動者感乎物彰於形故可以象察感於物故可以類求察其象長短之材可量矣求其類邪正之氣可識矣雖則含光隱迹介立不群終不能以形逃不能以氣隱明矣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古聖王之觀人也未嘗越於是

取捨之言非不盡善也但夫懷詐飾僞舉士有之干祿者不盡善舉人者不盡智或以勢通或以利與觀象察言以難其識附威藉利諛媚其心有於此者則取捨之方何所施矣嗚呼負舟登山誠難事也策曰文武之道方册所不墜德怨之報人情之大綱射爲諸侯杜預無穿札之力上爲知己崔洪有挽弓之悔相圖澤宮失之遠矣子皮鮑叔夫何有哉夫射者先王所以定人之心和人之志而亦以示其威儀耳以爲諸侯分我茅土育我黎蒸撫有威衡持秉生殺當審心定知數德遵和故爲其立飲射之法以導達其志不在穿札貫的矣子曰射不主皮鄭其義也則夫麗龜貫石者將武夫之技耳非不侮鰥寡保其社稷之業夫有大功者獲大賞異哉當陽誠無間然矣古之君子冠業而立於朝則必有益於時矣以爲益時者莫先於進賢苟得其人則沒齒無怨矣又何可顧望默識乎子曰定其交而後求夫古之人定其交者將宏濟時務克清世幾恐夫道不吾行才爲時棄是用定其交求其達豈徒販促存於情之所好哉若以情之所好相求則是便僻比周之人豈得爲文雅君子乎崔侯必不以挽弓爲悔假使子皮薦國產叔牙舉吏吾終不能光興鄭邦匡合齊祉亦未足以紛綸載籍矣策曰舉賢受賞非才有罰國柄所加期乎必當驗之從政效無限斷之

年試以文才智有遲速之別知而不與聞譏竊位舉非其人常當顯戮臧孫之犯既是處刑子文之辜復焉何典內外齊舉援親豈不致嫌師錫其陳行廢又誰爲首夫天之平分萬物豐不俱舉有其才者棄其首擇其發者兩其足德不必備才難盡善其人善於政者不必有其文工於詞者不必敏其事書曰無求備於一人詳矣先王均其曲直任之事宜物各有所長工拙不相害矣故書曰明試以言車服以庸則堯試其人以官備在方策矣夫政有序化有漸時有險夷功有顯隱爲政者當責其歲晚不可中道而廢也施政立德不過乎三年人情大可見也孔子曰期月而化成書曰

三載考績何得無限斷之年歟夫文者貴其能書理諭宣道其業非得意之實乃無意之筌歟夫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又曰非文無以自達苟欲考之文詞求之遲速則志有可得在政斯亨言之無文用亦何害且夫官爵者至公之器也薦賢者至公之道也君子持至公之道守至公之器進思盡忠何可回隱復挽薦嫌疑親讐之間哉昔者先王之立制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舉非其實寘其阿黨之誅薦得其人介以彙征之賞行慶之典不偏於師錫矣時理則德存世亂則道喪難乎魯無君子楚不足徵使子文安居臧氏無咎痛哉政不難矣不有仲尼薦賢之喻千載之後何知其過焉謹對（文苑英華）

景龍二年（戊申）

進士四十八人　張諤（唐詩紀事諤登景龍中進士第）　韋述（舊書本傳景龍中述隨父至肥鄉任舉進士西入關時述甚少儀形眇小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韋學士童年有何事業述對曰性好著書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終篇至如詞策仰待明試之問曰本求異才果得遷固是歲登科）

諸科六人

知貢舉　宋之問（舊書文苑傳宋之問景龍中再轉考功員外郎及典舉引拔後進多知名者　宋之問祭杜審言文稱景龍二年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文苑英華九百七十八）

三年（己酉）

不貢舉

諸科八人

抱器懷能科（唐會要雲麓漫鈔載於景龍二年今從冊府元龜）　夏侯銛（冊府元龜作侯銘今從會要）

茂才異等科（唐會要雲麓漫鈔載於景龍二年今從冊府元龜雲麓漫鈔作異行）　王敬從（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孫逖王敬從神道碑作景雲歲辟茂才異等雲蓋龍之訛）　盧重元（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文學優長科

藏器晦迹科（雲麓漫鈔以此二科與抱器懷能茂才異行同爲景龍二年科目上二科既從冊府元龜故二科亦附此）

年

四年（庚戌）

四月二十八日制曰門下朕聞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立訓之基也故上務之則敦本下由之則成俗豈可使顧門殆絕或乖其義入室將廢莫知其道乎朕承百王之末接千歲之統虛心問政早朝晏罷勵精求古忘寢與食思所以奉前聖之典謨矯茲深薇致後生於軌物遵我大猷去歲京畿不稔倉廩未實爰命樂羣輟停課藝遂令子音罔嗣吾道空歸居無濟濟之業行有憧憧之歎雖日月以冀而歲時送往今者運洽嘗麥且周於黎獻永言釋菜甯歎於生徒每用惕然良非所謂其國子監學生等麥熟後並宜追集務盡師資諸州牧宰亦倍加導誘先勸學

校必使俊造無濫名實有歸庶博士弟子京邑由斯日就鴻生鉅儒海內爲之風化有司可即詳下稱朕意焉主者施行（唐大詔令集）

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皇后臨朝攝政改元唐隆（通鑑）

庚子夜臨淄王隆基舉兵誅諸韋武甲辰睿宗即位（舊書本紀 通鑑）

詔內外執事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一人（冊府元龜）

七月十九日（按是月庚戌朔十九日爲戊辰在改元前一日故文苑英華詔令集載此制皆作唐隆元年）制曰朕克纘丕業肇膺景命憲章昔典欽若前王永言政途庶幾指掌猶恐學校多闕賢俊罕登庠序者風化之本人倫之先宜令州縣勸導令知禮讓每年貢明經進士不須限數貴在得人天下有奇

才異行沈伏不能自達及官人有能極言時政得失者並令本州具狀封進鄉飲之禮廢日已久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之禮（文苑英華 唐大詔令集）

己巳改元爲景雲（舊書本紀）

十二月十一日（詔令集作先天元年十二月按先天十二月爲元宗冊府元龜稱爲睿宗制故從之）制曰才生於代必以經邦官得其人故能理物朕恭膺大寶慎擇庶僚延佇時英無忘終食思欲蘭艾咸採芻蕘不遺而商山幽曠渭濱寂寞夫以貴耳賤目殊通方之論捨近謀遠非應物之術今四方選集羣才輻湊操斧伐柯求之不遠其有能習三經通大義者能綜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者善六書文字辨聲象者博雅度典和平六律五音者韜略孫吳識天時人事者暢於詞氣聰於受領善敷奏吐納者咸令所司博採明試朕親覽焉（冊府元龜 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進士五十二人

知貢舉 武平一（唐才子傳載王翰舉景雲元年盧逸下進士按景雲改元於七月所謂元年者蓋二年之榜也唐詩紀事景龍四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萊宮御大明殿會吐蕃騎馬之戲柏梁連句詩有考功員外郎武平一則其年爲武平一知舉矣元和姓纂武平一考功員外郎）

登科記考卷五

唐睿宗元眞大聖大興孝皇帝

大興徐松

景雲二年（辛亥）

二月己亥（唐會要作三月八日）改修文館爲昭文館（舊書本紀）

八月丁巳皇太子釋奠於太學詔曰庠序之典教自元子禮經之最奠始先師中古迄今斯道無替皇太子隆基天資聖敬日就文明弦誦之業已高元良之德斯茂自外儲博望王器承華執經之問雖勤用幣之儀未展今仲丁獻告有事兩塾備禮三尊宜遵舊章俾緝徵典（舊書本紀唐大詔令集）

進士（登科記闕）

王翰（唐才子傳王翰字子羽并州人景雲元年盧逸下進士及第唐人例以上年冬命次年知舉之人故王翰實二年榜也）　張秀明（明廣卓異記登科記張秀明景雲二年進士及第）　王朋從　王言從（舊書王徵傳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

諸科五十六人

文以經國科　袁暉（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韓朝宗（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朝宗爲韓思復子見舊書　王維韓朝宗墓誌銘朝宗本出昌黎今爲京兆人年若干應文以經國舉甲科按誌天寶九年卒年六十五則此年當二十六歲）

藏名負俗科　李俊文（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按會要作俊之）

賢良方正科　張鷟（容齋續筆引登科記張鷟於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爲第三）

明三經通大義科

抱一史知其本末科八人　王楚玉（玉海景雲二年王楚玉等八人以一史中第）

通三教宗旨究其精微科（雲麓漫鈔以此三科與文以經國藏名負俗二科皆爲景雲二年科目按詔下於元年十二月則當以此年考試故冊府元龜會要亦載經國藏名二科於此年也）

知貢舉　盧逸（見上又見唐語林）

三年（壬子）

正月己丑改元爲太極（舊書本紀）

制孔宣父祠廟令本州修飾取側近三十戶以供灑掃（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二月皇太子將行釋奠之禮因下令曰夫談講之務貴於名理所

以解疑辯惑鑒瞽開聾使聽者聞所未聞視者見所未見爰自近代此道漸微問禮言詩惟以篇章爲主浮詞廣說多以嘲謔爲能遂使講座作俳優之場學堂成調弄之室啻夫利口可以驪首先鳴太元儁才自當俛首垂翅捨兹確實競彼浮華取悅無知見嗤有識假令曹張重出馬鄭再生終亦藏鋒匿銳閉關卻掃者矣寡人今既親行齒胄躬詣講筵思聞起沃之談庶叶溫文之德其侍講所有合難釋嫌疑不得別構虛言用相變忽如有違者所司舉事糾彈（冊府元龜）

丁巳（冊府元龜作丁亥）皇太子釋奠於國學追贈顏回爲太子太師曾參

爲太子少保（按曾子已於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此當從冊府元龜作太子太保）每年春秋釋奠以四科弟子曾參從祀列於七十二賢之上（舊書本紀）

命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才堪軍將及邊州都督刺史一人（冊府元龜）

五月辛巳改元爲延和（舊書本紀）

八月庚子元宗卽位尊睿宗爲太上皇（通鑑）

甲辰改元爲先天（舊書本紀）

九月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文可以經邦材可治國（冊府元龜唐會要作文經邦國科按雲麓漫鈔於景雲九年並列文可以經邦與文以經國是判然兩科參考傳文蓋文以經國爲前年之科此年當是文可以經邦與材可治國二科也諸科多亂特正之如此）才堪刺史賢良方正（按冊府元龜唐會要無此二科與）道侔伊呂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按冊府元龜唐會要二科各一人容齋續筆引登科記）

策文可以經邦科（文苑英華作文可以經邦國）問三雄鼎立四海瓜分魏氏獨跨於中原孫劉割據於南土五勝更襲雖受命以當塗四大居尊咸仗義而稱帝二十八宿指躔次於何方三十六郡列封疆於何所醇化懿綱非無寬猛之規愛國活人自有弛張之度皇皇祖考並建鴻名耿耿子孫俱聞失德爲功業之厚薄而存亡之後先至如獻納忠規縱橫武節既白方於樂毅或見比於張良各有其人詳諸史傳所行事跡咸請縷陳（文苑英華）

策道侔伊呂科（策問文苑英華失載容齋續筆載其略曰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追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次及越騎佽飛皆出畿內欲均井田於要服遵邸賦於革車并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

十二月詔曰將帥之任軍國是重禦侮干城良才是急頃武臣多闕戎政莫修聆鼓鼙以載懷寐熊羆而未遇古今一也何代無人南仲方叔之儔亦在用之而已宜令京文武官及朝集使五品以上各舉堪充將帥者一人明敎幽側無限年位務求實用以副予懷（冊府元龜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七人（玉芝堂談薈引作七十一人）

常無名（狀元唐才子傳以開元元年爲常無名榜考常袞叔父故禮部員外郎墓誌銘云諱無名河內溫人既冠進士擢第其年拔萃登科按拔萃科卽此年之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

也是進士擢第在此年無名卒於天寶三年年五十六歲是年二十四歲故曰既冠）

張子容（唐才子傳張子容襄陽人開元元年常無名榜進士唐詩紀事云張子容先天二年進士第按先天二年卽開元元年今從常無名改在是年孟浩然有送張子容赴進士舉詩云夕曛山照滅送客出柴門惆悵野中別殷勤歧路言茂林余偃息喬木爾飛翻無使谷風誚須令友道存）

王灣（唐才子傳王灣常無名榜進士唐詩紀事云王灣登先天進士第）

諸科二十七人

文可以經邦科（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韓休（舊書本傳京兆長安人父大智官至洛州司功　蘇頲授韓休起居郎制中對策譽副求賢科）

獨孤楷（獨孤及贈秘書監河南獨孤公靈表公諱某太極元年詔舉文可以經邦國者宣勞使源乾曜以公充賦時對策者數百人公與滎陽鄭少徵特冠科首考唐宰相世系表有穎川郡長史楷益郎及之父）

鄭少徵（見上文苑英華云少微第二人）

晁良貞（文苑英華）

羅惟良（文苑英華）

材可治國科（見上雲麓漫鈔又作經國治人科）

材堪刺史科（容齋續筆引登科記有此科冊府元龜唐會要皆不載）

賢良方正科（容齋續筆引登科記有此科冊府元龜唐會要皆不載）　韓休（舊書本傳休早有詞學初應制舉累授桃林丞又舉賢良元宗時在春宮親問國政休對策與校書郎趙冬曦並爲乙第按是時元宗雖即位仍未聽政故猶稱春宮張九齡對策亦稱殿下也休應文經邦國及賢良二科趙冬曦亦得應藻思清華與賢良也）　王擇從（舊書王敞傳曾祖擇從先天中又應賢良方正制舉升乙第）　趙冬曦（見上）

藻思清華科　趙冬曦（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楊仲宣（席豫楊府君碑公諱仲宣字夢授河南府河陽縣尉尋應藻思清華舉今上親試對策甲科按容齋續筆引登科記藻思清華科二人　新書楊仲昌字蔓以通經爲修文生累調不甚顯以河陽尉對策元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昌與宣未知孰是）

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　郭璘之（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容齋續筆引登科記興化變俗科二人而冊府元龜唐會要所載皆祇郭璘之一人考張說常州刺史平貞眘神道碑云北平陽道逝河東裴知禮薦以經邦興化徙雍州新豐縣尉疑經邦涉文經邦國而誤興化即此興化變俗科也）

道侔伊呂科　張九齡（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元宗在東宮舉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　徐浩張九齡神道碑應道侔伊呂科對策第二等遷左拾遺　劉禹錫集序云元宗朝曲江張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

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見冊府元龜雲麓漫鈔手筆作文章）　杜昱（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張子漸（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冊府元龜作子斷誤）　張秀明（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常無名（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趙居正（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賈登（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邢巨（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邢巨（揚州人見舊書文苑賀知章傳）　席豫（新書本傳豫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

懷能抱器科　馮萬石（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雲麓漫鈔作懷才）

知貢舉　房光庭（見唐語林）

鄭少微對策曰漢氏失德魏圖爰啟孫劉建號唇齒相依咸能廓帝緒以定業振皇綱而握紀雖數有五勝運鍾當途而土無二王終殊霸業然則封疆畫界俯稽於地理躔星揆景仰煥於天文東井發曜於梁岷傍分蜀漢南斗聯輝於吳會遠接荊衡詳魏土之分野當畢昴之躔次伊洛列山川之郡曹公居四隩之中毗陵在吳華陽惟蜀疆理所得其在茲乎至於開國基行政令咸垂統履

順永傳來葉創業興緒克昌後昆終數代而一何倫比雖濫名依德將崇貽厥之謀而繼代守文頗著聿脩之美是以堂構始於祖考功業由於厚薄負荷因其子孫存亡以之先後至於忠規動俗武節冠時異代齊名孔明自方於樂毅死而可作文若偶比於張良懷獨見之明既一謀於匡濟行闔合之策終不謝於孫吳謹備諸前庶幾萬一謹對（文苑英華）

晁良貞對策曰漢代崩離三光分景齊甿溢析九土殊方權備割據於岷吳瞞丕篡圖於冀兗火行土德則有攸歸紫色蛙聲豈無兼時策曰二十八宿指躔次於何方三十六郡列封疆於何所至

若畢昴爲大魏之郊，井絡應庸蜀之分，星紀直奎吳之野，婺女寄處越之精，此其躔次也。至若常山鉅鹿孟德之設教，會稽豫章文臺之建國，考廣漢犍爲之地，實夜郎元德之邦，星土之殊，於是乎在。

策曰：醖化懿綱，非無寬猛之規；受國活人，自有弛張之度。皇皇祖考，竝建鴻名；耿耿子孫，俱聞失德。爲功業之厚薄，而存亡之後先者。且夫天命不諂，帝圖難僭，劉既備矣，當禪於人，此乃事本於元符，何止功殊於厚薄。祚窮安樂，不亦宜乎。至於魏主以雄猜之姿，虎噬河朔；吳王以英威之略，鳳起江南。欺孤有言，貽譏於石勒；令圖發論，見稱於陸機。蜀滅於前，吳亡於後，物之理也，天何足疑。

策曰：至如獻納忠規，縱橫武節，既自方於樂毅，或見比於張良，各有其人，詳諸史傳，所行事迹，咸請縷陳者。山川出雲，賢豪擇木。英英文若，見比於留侯；桓桓孔明，自方於昌國。聞九錫而殊議，節表純臣；荷三顧而知恩，身歸與主。命畢空器，不其惜哉；威餘返旗，蓋亦奇矣。大者遠者，斯焉取斯。謹對。（文苑英華）

雍惟良對策曰：天命靡常，地變其主，三雄鼎據，分割乾坤。或利近江海銀銅之湊，或邑居河洛桑梓之餘，用能仗風雲，采松竹，開物成務，廣運靖人。至如仰緯星躔，傍分列郡，成都應乎井絡，建鄴開於斗牛。若乃發跡譙墟，圖光畢昴，竟能一紫宙之意，兆黃精之符。然而物運弛張，得失成敗，此關諸天意也，諒非人事也，豈功業之厚薄，何存亡之先後。長想前修，載述古跡，且爲人臣者，善指事之要，尊切直之言。然則荀氏之比張良，沉機已迅；葛侯之方樂毅，希古自高。俱能明允克誠，興光大化，代收其器，人獻其謀，觀國以取肅，軍容退惡以力，扶王室，其理甚博，厥美惟先。畫爲九州，時更七代，徒勤短思，有媿縷陳。謹對。（文苑英華）

張九齡對策曰：嗣曾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徵仕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伏覽睿問，大哉圖體，九品流弊，嘗所憯焉，幸因對揚庶言其可。古者諸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舉里選，故十五十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之行可知於鄉里，政事之業可昇於國朝，先王務敎，此其大者。及周既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唯力是視，仁義大壞，俊造亦亡。漢高以馬上非禮，復修三代之事；魏武以軍中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代因循，莫能改作，紛紛橫調，滔滔皆是，天下公器，可講傷心。伏惟殿下神啟睿圖，天佐助德，物不終否，則受之以泰；弊不遂極，乃鼎之以新。滌瑕蕩穢，今其時也，伏願圖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理，勞於求者逸於用，豈有大明御寓，慮此假權之人，循良擇人，安得謝恩之義。是則外臺會府，員若漏於綱中，濟理通辟，復何殊於掌上者也。且

有備無患忘戰必危是以振旅茇舍之儀羽林佽飛之衛漢家徵選咸出五陵周制供王不踰千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之制豈虛乎哉必開井賦於要服俾貢錙於畿甸雖經始之規何施不可而圖遠之業猶願勿遵且將振九品之頹綱維百姓之絕紐使官有位次賢有等差才苟不倖時所勿取使夫能者代上帝之理議者息高門之談吏精其心人享其利流遁不日而來復耕桑何憂乎不稔動之斯應綏之斯來若雖作法於末途非救敝之本意盛德大業孰與歸乎九齡怖慄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慷慨禾莠搴因獻策之時何敢望焉盡心而已謹對（第一道） 王道務德

不來不強臣霸道尚功不伏不假甲由此勞逸異數得失可明故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是則漢武事胡豈比重華之干羽秦皇戍越奚擬公劉之橐囊雖古人有言引之者有同於秦漢而王者大化行之者必本於唐虞不亦然乎此其開基之大者也國家因已有之地廣無私之仁犬戎卽敘肅慎入貢若力不能救豈惟桓公之恥征在其蘇是必成湯之怨然而春秋所貴惟義所在內諸侯而外夷狄此明中國恐弊不興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救兵之舉則知弔伐之義隨時之道也今頗獨弊抑非其時至如守塞則侯應之言爲得斥地則蒙恬之弊可知前事昭昭足爲明戒者也必欲繫單于之頸裂匈奴之肩奚翳貲恩受制於北虜小人發憤請議於東征謹對（第二道） 伏惟陛下德盛問安教存齒學則孝悌之感元良之旨詠子衿之詩義存乎辭真吾君之子也天下幸甚伏以化憑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或因於時德甚置郵之速則何草不偃何心不應而曰未能動俗殿下之至謙也尚何術之務而舍此乎今又降意微言徵諸墜典至如黃帝斲木蓋取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雖成象之時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禮夏正得天縱損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既遠禮經殘缺遺文苟存羣儒相採故喪服異制諸家殊軌故王肅之旨約情以斷鄭元

之言引經取夬呂氏因封侯之餘俗採禮官之舊儀故戴聖採十二紀之首爲十二月令存周禮之典其故匪他仲尼以尊魯而取美於頌穆公以尊周而見序於書左氏以黜富稱誣穀梁以文淸爲婉范甯序事其義則詳樂書因秦而遂亡空有河間之制夾氏在傳而不見雅餘班固之說謹對（第三道文苑英華）

唐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先天二年（癸丑）

六月詔曰致化之道必於求賢得人之要在於徵實頃雖屢存貢帛無輟麴車而駿骨空珍眞龍罕覯豈才之難遇將舉或未精且

人匪易知取不求備瑰琦失於俗譽韜晦嗟於後時宜其博詢州里明敭幽側使簪庫無遺邁軸咸舉其諸州有抱器懷才不求聞達者命所在長官訪名奏聞武勇者具言謀略文學者指陳藝業務求實用以副予懷（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七月壬申命益州長史畢構宣撫劍南及山南道少府監齊景胄宣撫關內及河東道太子右庶子陸餘慶宣撫河北道宗正少卿韋璆宣撫江南及淮南道光祿少卿杜元琰宣撫隴右道廣州都督周利貞宣撫嶺南道制曰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內有公卿允釐庶績外有侯伯司牧羣黎猶懼至道未孚湻風或替故有巡狩

之典黜陟幽明行人之官省方察俗用能遐邇咸乂情僞無遺於變時雍率其道也朕祗膺嗣德恭守帝圖上稟過度之謨下憑庶士之力竭精思理兩載於茲冀逮小康漸臻至化而區宇遐曠風教未同負扆長懷責深在己近者姦回搆釁禍起蕭牆宗社降靈應時殲殄今又恭承聖訓總統大猷率彼百官齊茲七政恐倉廩不實禮節未興吏虐息於貧殘人或滯於幽枉永言於此明發疚懷今卜征未習時邁仍遠宜分命輶軒慰撫黎庶畢構等並操履公清識見明允茂績彰於歷試嘉譽滿於周行宜膺行李載光原隰所至之處申諭朕心並令屏絕浮華敦崇仁厚務修孝悌勤事農桑耆老鰥惸婦人家口不自存者咸加恤問德舉言揚雖賢是急若有良材異等藏器下僚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審知才行灼然者各以名聞凡百牧宰洎乎吏人咸悉朕心各敬爾事勤則不匱仁遠乎哉勉以勗之以副朕心（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十一月四日敕立政之本惟賢是切朕祗膺天歷殷鑒遺圖揚於王庭生此王國朕之所望久矣豈徵辟爲事未極於巖數而高尚絕塵見遺於草澤將何以舉逸而勸賢然來恩且才之或偏器罔求備故非臧文之智則侑其盲收具逆之奇則捐其行過而能改仁遠乎哉天下諸州有懷才隱逸跅弛不調及失職寃人等並令

諸道檢察使博訪具以名聞副朕饑渴之懷庶廣搜揚之義（唐大詔令集　按此敕蘇頲所草）

十二月庚寅朔改元爲開元（舊書本紀）

進士七十一人重奏六人（文苑英華載耤田賦云上皇傳璽之二戴聖主龍飛之四年按元宗於景龍四年爲皇太子先天元年受禪則耤田在此年耤田賦爲此年試題）

李蒙（文苑英華）

知貢舉　房光庭（見唐語林）

闕名耤田賦曰帝王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惟孝之理惟農是先我上皇傳璽之二載聖主飛龍之四年日在陬訾祗事於九宮之位時惟戊己躬耕於千畝之田祥風發於耒耜瑞雪掩於郊鄽萬姓

顒顒若百川之朝海九宮濟濟如衆星之麗天帝乃儼然蕤華蓋被袞服戴冕旒佩瓊玉朱紘烱以照燭藻繂紛其繁縟敬齊之色旣肅肅以雍雍禮樂之容亦皇皇而穆穆於是出甲乙之帳命先農之官設庭燎而晰晰陳量幣而戔戔旌旄夾於翠幕奠簴列於青壇然後華鐘撞焚燎舉馨香發乎聖躬烟熅感乎寰宇常伯撰播殖之器宗人掌牲帛之數旣金石而間存亦籩豆而靜旅晨光滿躬湛露初晞告九天之事畢將三辰之禮依帝猶懷神農之務稽想伯禹之疆理一之日於是躬耕二之日於是舉趾秉金耦而顒若駕鐵驪而禮矣將致美於粢盛遂盡力於耘耔望農祥之晨

正知土膏之脈起所寶惟穀故大飲以勞農所貴惟人故躬耕以悅使俾夫三時不奪六府咸修遂放牛於藪澤還卻馬於田疇道方齊於雨粟化寶遠於焚裘務穡勸分顧勤於稷禼授時度地彌甚於殷周職乃分於九扈政不逮於諸侯豈非人和而俗阜亦將力穡而有秋是曰命丞相巡行山林道達溝瀆因物土以分宜隨川原而列木晝爲九野教種百穀實萬代之儲址況九年之所蓄猶以爲不躬不親庶人不信降翹車以徵求發紅粟以恤賑紼弋不加於嬪御茅茨承䔉於堯舜祭惟司嗇蜡必田畯卽異畝同穎豈獨瑞於往年象耕鳥耘是錫羨於今運適有田父起而歌曰畇畇千畝兮理有疆濟濟千耦兮稷既良躬三推兮供神倉分九扈兮應農祥粢盛普淖兮潔敬斯皇神之聽之兮將登穰穰（文苑英華）

李蒙藉田賦曰探爲耒剡爲耜取其象也遠矣農爲本食爲天惟其利也大焉聖人利器致豐躬親莫重於稼穡執物勵俗敦勸克厚乎率先於以奉神祇昭報之誠達於以祈社稷孝享之德宣則躬耕之義也從古以然皇帝勤惟國本欽若天人所務惟農順動而取諸豫所寶惟穀時行而應乎乾洎正月之吉日將有事乎昊天列千官於近甸屯萬騎於邇阡當是時也其祭不戒而宿設其工職競以先後大禮備兮和樂陳嗇夫馳兮庶人走帝乃服慗牿

乘御耦我疆我理禮正於三推必躬必親義存乎千畝四輔冢宰六卿近臣大夫師長之族都鄙華裔之人聖有作兮萬物咸覩人胥効兮天下歸湑且圖匱者於其豐防儉者於其逸有備所以無患克勤是用終吉三推之禮廢則倉廩以之虛肆眚之恩廢則簡書以之佚欽哉欽哉能事斯畢夫然則農功可大農扈允臧以農爲本兮國有常令以農率下兮人知向方亦既奉宗廟亦既備蒸嘗一人垂訓兮萬國昌罔有迷於日用於胥頌美兮聲洋洋（文苑英華）

開元二年（甲寅）

正月壬午制求直諫宏益政理者（舊書本紀　新書本紀）

四月己巳敕曰淮海雖揚是稱谿險山川重複水陸殷湊去歲田收稍乖豐稔僉茲人庶頗致饑乏朕爲人父母深用惕然近聞雨澤應節秔稻有望目前之困餬口猶切思從觸省用救荒弊宜令給事中楊虛受往江東道安撫存問不急之務一切除減觀察疾苦量宜處置刑獄冤滯委使詳理百姓間有偉才異行藏鱗戢羽隱淪屠釣栖遲閭閻宜入內有負冒苟得背公徇私循默自守養望充位者還日各以名聞所至之州具令宣布求瘼恤隱稱朕意焉（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按此敕蘇頲草）

五月（冊府元龜作四月）詔曰古之學者始入小學見小節入大學見大節

知父子長幼之序君臣上下之位然後師逸功倍化人成俗莫不繇之子不云乎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故道行於上教在其中所謂貴於速成不難於遲遠自頃州里所薦公卿之緒門人衆矣孰嗣子音國胄顒然未臻吾道至使鑽仰之地寂寥厥風貴於責實務欲求仕將去聖滋遠尚沿澆薄爲敦儒未宏不行勸沮朕承百王之末居四海之尊惟懷永圖思革前弊何以發後生之智慮垂先王之法則朕甚懼之敢忘於是天下有業專門學優重席堪師授者所在具以名聞仍令以後貢舉人等宜加勗勉須獲實才如有義疏未詳習讀未遍輒充舉送以希僥倖所繇官並宜彝憲有司更申明條例稱朕意焉（唐大詔令集）

六月甲子制曰其有茂才異等拔萃超羣緣無紹介久不聞達者咸令自舉朕當親問其應宣撫使名聞舉人試第四等須准舊例別有優獎（冊府元龜）

是年廢舉人等第京兆府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其七八開元三年大尹崔珙判云選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府送名豈合差第今年不定高下不鎖試官既絕猜嫌暫息浮競差功曹盧宗回主試除文書不堪送外便以所下文狀爲

先後試雜文後重差司錄侯雲章充試官竟不列等第明年崔珙出鎮徐方復置等第（摭言）

策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問朕聞理國莫尚乎任賢命官必資乎選衆堯舜以聲而以度考覈其難殷周取德而取言徵求匪易朕所以載懷經術之度夕遺其寢虛佇藝能之士朝忘其饑子大夫光我弓旌膺斯揚擇爲政作法豈無前範安人濟時亦有令躅宜敘立身之志各言從宦之才至如七輔八元施何綱紀十臣四老正何得失並陳事迹兼言名氏朝會古禮登享舊章九儀式敘其賜六贄各明所執雍畤趣於何年亳社並於何代天士地士此何

所封諸布諸嚴彼何所主又穆邦家而濟生死三聖之教何長利動植而益黎元五材之術何要工商兩業在俗何先文武二柄適時何急凡此數科不獲雙美必存者均乎存信所去者同乎去食朕將親覽爾等明言（文苑英華）

進士十七人（永樂大典賦字韻注云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始有八字韻脚是年試旗賦以風日雲野軍國淸肅爲韻　按雜文之用賦初無定韻用八韻自此年始見能改齋漫錄引偶蜀馮鑑文體指要）

李昂（唐才子傳李昂開元二年王立下狀元及第　據永樂大典王立爲王邱之譌）

孫逖（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按新舊書皆不言逖進士及第或以才子傳有第一人及第之語誤爲狀元也俟考）

明經科

權自挹（權文公集權自挹墓誌銘公諱自挹天水人年十四太學明經上第以大歷五年卒年七十推之及第在是年）

諸科十二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見冊府元龜唐會要雲麓漫鈔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歷六年監察御史唐詢奏云唐開元二年設直言極諫科）

梁昇卿（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袁楚客（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王翰（唐才子傳王翰舉直言極諫又舉超拔羣類科）

席豫（新書本傳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爲陽翟尉異等疑兼舉良材異等俟考）

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文苑英華作賢良方正科注云登科記作哲人隱士隱淪屠釣科當從之隱淪冊府元龜唐會要作逸倫）

孫逖（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文苑傳孫逖潞州涉縣人曾祖仲將祖希莊父嘉之逖開元初應哲人奇士舉授山陰尉　唐才子傳孫逖傳州人幼而有文屬思警敏援筆成篇開元二年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

藻宏麗等科第一人及第元宗引見擢左拾遺集賢殿脩撰　顔魯公孫逖集序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於涉而徙焉年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士火鑪賦齊公駭之刻以忘年之契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邱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　吏部侍郎當作考功員外按王令然論薦書王邱於開元九年掌選是此時未爲侍郎又按竹簾賦今文苑英華作簾賦）

李元成（見文苑英華）

沈諒（見文苑英華）

手筆俊拔科（見上　舊書文苑傳又有超拔羣類蓋與此爲一科猶先天元年之手筆俊拔超越流輩也羣類亦作舉流）

孫逖（唐才子傳孫逖開元二年舉手筆俊特科）

王翰（見上）

張秀明（廣卓異記引登科記張秀明景雲三年超拔羣流科開元二年重試及第）

懷能抱器科

馮萬石（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馮萬石景雲三年懷能抱器科開元二年重考及第）

良材異等科

邵潤之（冊府元龜作張閏之今從唐會要）

崔翹（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知貢舉　王邱（舊書本傳開元初累遷考功員外郎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邱一切覈其實材登科者竟滿百人議者以爲自則天以後凡數十年無如邱者其後席豫嚴挺之爲其次焉）

李昂旗賦曰遐國華之容衛諒玆旗之多工文成日月影滅霜空乍逶迤而掛霧忽搖曳以張風排迴鸞鳥飛天斷鴻至若混羽旗以橫野則睹之者目駭雜金鼓而特設則見之者氣雄爾其誓將臨邊興師授律擁抱騎而長往指龍山而衝出月陣聯雲星旄闢日迴五翎以革面挫三庭而屈膝匪旗之佐彼軍容則何以沙場淸謐明明我君四海無塵立徽號建洪勳爲旗制蚩尤之跡盡蛟龍之文信俟（疑）功於巢燧諒比德於姜雲奄有天下體國經野覽

裁旗之財成故可得而言者儆孤時以摽衆列廣形而助寡隨時卷舒任用行捨不務功以伐謀民有足而稱也徒觀其進退繽紛旖旎三軍可仰可則光輝一國輔示迷於指南何登車而逐北裂斷連營幸偶時清對岌岌之臺殿閒悠悠之旆旌陵紫霄而風掃逗碧落以雲紫擺帝樓之睛樹弄天門之曉旌高則可仰犯乃不傾每低昂以自守常居滿而益盈時乎大畜於何不育永端容於太階沐皇風之清肅（文苑英華）

孫逖對策曰伏惟陛下文明有赫元聖廣運勸激極乎宇宙察微窮乎物象至如選衆任能之術禮經享物之要三聖五材之短長

文武工商之用捨斯並獨斷聖慮懸衡睿謀百辟端委而陌若庶績不言而潛運矣猶以爲立政圖大試言務重弗躬弗親庶人不信降清問於窮昊儼神威於咫尺斯亦堯咨舜吁同德比義臣愚敢不拜手稽首對揚天子之休命制策曰予大夫光我弓旌膺斯揚擇爲政作法豈無前範安人濟時亦有令躅宜敘立身之志各言從官之才者臣聞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神化陰隲要道光備設序塾以教於鄉立膠庠以訓於國制爲祿秩以勸其從則合生稟靈者孰不刻意於仁義飭躬於聞達所謂堯舜之代比屋可封也臣以一介行能無取思勉進以追羣顧觀光而知愧嘗亦自強不息有聞而行馳顏閔之極摯伏周孔之軌躅學古庶乎叶道慎行期乎潤身非有志於干祿苟求仁於寡過立身之志允或在茲從官之才則愚豈敢何則仲尼有言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必也臨事難乎預謀昔孔明之自比管樂時人未許仲由因之以師旅夫子哂之祇奉睿問懼深殞越其敢醜冒輕議天工陛下若不棄菅蒯無遺蘊藻考片言而察所以效一官而視所由安敢廋哉取則不遠知人則哲陛下光膺於聖君揚已自媒微臣敢辭於醜行制策曰七輔八元施何綱紀十臣四老正何得失並陳事跡兼言名氏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故君明臣忠予違

汝弼時闡間出代有其人昔者黃帝之首出庶物也時則有若七輔殷肱舟楫虞舜之賓於四門也時則有若八元忠肅恭懿周文之心德同濟始用十臣漢儲之羽翼已成初聞四老陳其事跡斯亦庶乎言其名氏固可畢也七輔則風牧共貫八元則伯仲同歸論十臣之倫則太顛閎天稽四老之類則綺季園公昔劉子之敘古官勞於傾蓋魯公之問儒行疲於更僕況實繁有衆急景不留聊舉凡以見意豈遽數而周物制策曰夫朝會古禮祭享舊章九儀式辨其賜六贄各明所執雍畤起自何年亳社立於何代天土地土此何所封諸布諸嚴彼何所主者傳曰朝有著定會有表儀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斯蓋曲爲之防事爲之制經禮三百儀禮三千載在祀典藏之吏冊九儀謂一命受[illegible]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六贄謂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雍時起於秦年毫社立於周代天士地士者漢武之寵方士將軍始受其封諸布諸嚴者班史之記小祠先儒不詳所以制策曰參邦家而濟生死三聖之教何長利動植而益黎元五材之用何要工商兩業在俗何先文武二柄適時何急者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欲也天稟其性而不能節聖人設爲之節而

不能絕故務恬樸貴清淨同衛於湯之益謙合志於堯之克讓此道教所長也若乃不殺伐證因果包太空以爲言化羣有而歸寂此釋教所長也皆能懲窒嗜欲靜鎮紛躁王侯得之以貞天下至於辨貴賤立君臣示之以好惡因之以誅賞使禮樂刑政燦然可觀則爲善不同其味相反係風捕影蕩而無適故知孔氏之立教乃爲邦之所急也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斷之於陰陽效之於氣物示休咎以垂誡因興衰以運行若可廢則乾坤之道其或息矣然土爰稼穡居中履正應我皇之休運勃焉化以阜成利動植而益黎元先金火而踰水木必不得已斯其[illegible]偶文國有六職資

轍工商時之二柄莫先文武同唯阿之相去何是非之足徵然舜命共工之職周有考功之記車服器械斯爲取斯豈與夫乘時射利滯財居逐者若茲之瑣瑣焉文德者政之所尊也武威者文之所助也然則士農之末作巧賢於鬻貨昇平之藏經國先於定功臣學昧稽古思迷政途謀適不作空媿繞朝之策道之所行猶委仲尼之命謹對（文苑英華）

李元成對策曰臣聞大聖有國將興至理總庶官以匡化覽羣議以登賢所以奉若天紀作爲人極觀堯舜之興則四嶽僉舉九載陟明考覈之端立矣鑒殷周之策則三篤訪德六廉察事徵求之

道行矣非睿哲明慮深體化源亦安能董正理官推伎賢傑者也今陛下纘興聖業昭布天光舉良弼以謀至道綜羣材以康庶績故乃嶽生維翰星降士師嘉猷日聞正言彌啟肅然在位燦然盈朝矣且猶郡邑公選嚴穴數求遺寢載懷比歲臨問佇經術以佐職想藝能以建官則古之坐明堂議衢室安可以備請問之深也固將卓立化首廓開政先豈雅昭明恆訓踐循常軌而已臣素微經藝之術謬忝弓旌之召誠不足以登進王庭恭承明策至若爲政作法之要安人濟時之體臣雖愚陋竊有志焉臣聞政務利人法期濟物布法由道行政在官官必其才則人樂於化法必於正

則物賴其安故庶人以和所以興其義率人以禮所以致其淯賦之必均所以穀其業役之必度所以務其時䘏其轉死所以保其命薄其收入所以全其生此皆安人之畫濟時之要總其大趣存其至心而臣節無隱者爾故王者安人則審政興政則任官任官必良則爲政皆善善政溥洽則庶人用康德之本也是以深居而情鑒萬里高拱而明照八極其在任人之術歟夫至公克守於明議臣節必存乎無隱況王心虛鏡容光必察詢其立身之志考其從官之才臣之悃衷具以上達若蒙飭躬召入程器收用使得履文石以獻議聽法座以陳誠序安人之大訓言濟時之良政抗恆

節以忠主申遠圖以戴君臣之宿心承顧畢矣立政之志實在於斯從官之才安敢自必盡無善不應有開必先七輔立於先朝充四目以鑒遠八元翼於舜日播五典以宏風或秉歷茂時天道以敘或辨方益亂地紀用章或內平外成樹稼而蒸人乃粒或忠肅恭懿敷教而理訓克從言其紀綱較然明著十臣佐命周道蔚興四老爲賓漢儲底定文武以濟靈臺光偃伯之期羽翼既成寵子罷奪宗之計匡正得失格言斯在風后力牧膺七輔之召伯奮仲戡居八元之列周公呂尙爲十臣之宗園公綺里參四老之目八元盡高辛之裔十臣有文王之子事跡斯辨名氏可徵矣夫朔會

者所以正君臣之位祭享者所以盡誠敬之極故物稱其禮舉之表儀功被於人施之祀典蓋辨其位序而不多其玉帛先其敬意而不繁其罇俎明王道之制也自道遠聖逝移及於嬴劉薦弊興利覲金匱祠祭非眞鬼神望其祥瞻古語事斯謬甚矣周官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蓋以懋功訓德審官乂人也又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蓋象事以明等威以示禮也至於脩雍祠而古有雍畤爲周祭亳社豈社有屬亭爲孝武

祈仙封於欒大將以通天地之道也故天士地士懸以五利之名爲漢氏廣祭主於小祠將以期純嘏之集也故諸布諸嚴設於孚望之祭爲大谷神不死道宗於元默至覺而生釋歸於淸淨書於聖典固在儒流然鍊神虛心釋道以空慧爲法可以濟於生死矣興政致理周孔以禮義爲訓可以穆於邦家矣致之攸設偏則爲長天生五材利濟萬物火炎水潤動植以滋剡木範金黎吒攸濟稟於元象土德厚載而居多施於物宜五行廢一而不可工以籍器商以通財財則聚人器則周用疾其浮侈商以政而當遏賈於器械工在俗而爲先聖人規天地以成文象震曜以興武文武九

序武標七德利用閑物禁暴夷兇一柄所資百代無易兩參王政互爲國經若寰海晏如則武備都偃干戈日振則文教式賁自有偏廢之辰皆無必去之道理曠者不可以言極道深者不可以意明乾象照臨聖模廣運臣材非秀茂學非敏博對越天冒誠無足覯謹對（文苑英華）

沈謜對策曰臣聞時雨作解靡物不滋春雷發聲蟄潛覺聞者明詔咨九牧闢四門光燭嚴藪恩覃側陋葵藿仰惠以納景山川有開而出雲使草茅微臣幽賤朽質辱旌賁陳芻蕘瞻璃臺之穆然預煙閣而伏對此臣之鴻造也敢不瀝陳哉臣聞堯之光宅也

以親九族以命百官舜之登庸也以察萬人以齊七政大禹拜咎繇伯益惟其昌言武王問黃帝顓頊存乎至道此四君者文思濬哲恭儉高明仁以創制慎乎體國思借力以任重飭遠（闕）以安人故選賢以居位（闕）事而後爵則考績以庸取人必才賦納獻可聲度言狀庶存茲矣伏惟陛下豐功厚利資始萬物以統天執契含元宮有八方而纂聖家道以正庶績咸寗帥師滿雲火之庭濟濟盛龍光之列尚紓神睠更睟天儀思仁壽之登域緬前王以作鏡雖軒轅之衛齊藏用垂拱之好問察言未足以扶轂大明驂乘元聖臣聞之遊大海者難爲水窺聖門者難爲言陛下作造化而作法尊道德以垂範敬宗廟以示孝愛臣子以興仁懷蠻夷以廣德抑願祥以崇理禮經大備四海共職而朝宗樂物至和百獸來庭而率舞至於爲政安人之躅則微臣何足以知之其餘備父母之體以立身欽聖人之化以從官之問則願竭其愚臣惟忠孝可以從官奉陛下之法以自理守陛下之職以自安以之居處則莊以之戰陣則勇是陛下軼堯舜之上愚臣忝比屋之封臣雖不才則亦有志矣昔者風后力牧仲容庭堅相與謀謨於有熊之前顓遵於納麓之運讚信而脩睦肆直而惠和垂衣裳作舟楫分州土敘星辰其紀綱也如此其後閎散周召園黃綺季鎬京得之爲心膂

漢儲得之爲羽翼終能牧野清明惠皇不廢其救失也如彼夫國有五服朝聘申其貢禮有五經享祠肅其首職方品其遠邇宗伯辨其瑞玉乃開封壝是設方明錫之以盤絺袞裳執之以圭璧焉秦之立雍畤也將以禘其自出周之居亳社也亦以戒於不臧臣又聞先王之制禮法也以勞定國沐哉漢武曾是顓神採少君以崇信樂道之貞列帳甲乙樹紅頭望嶧山祈石室天士地士不殆於昏淫諸市諸嚴何憚於風雨乎聖策以三教立言歷代爾勤成軌制以化時較陷醨而景俗此聖君合懸解之旨而小臣慚默識之明然臣亦嘗聞之矣夫禮者始諸飲食盛於冠昏分而爲陰

陽轉而爲太一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二氏包虛無而合寂滅長性靈而已宜去於斯傳曰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則士德優矣若乃神農之肇皇業揉木爲耒弦木爲弧黃帝之開帝功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器以成務稼惟人天利以通財阜國周用苟能全人天可邇乎故臣願抑商而進工也大哉武之爲功赫矣師之所處象震曜而舉垂雲雷以揚宣威而山河蕩容訓誓而煙塵動色可以定禍亂可以翦暴強頑者牝雞之晨陛下潛龍或躍提白蛇之劍摅翠鳳之旗人於北軍兵皆袒左氛祲殄滅日月光華此神武之壯觀也謹對（文苑英華）

三年（乙卯）

十月詔曰有懷才抱器沈淪草澤不能自達者具以名聞（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一人　李諴（獨孤及頓邱李公墓誌公諱諴字元成魏郡頓邱人年十六戶部尚書姚珽以賢良薦比之終賈開元三年舉進士十年舉茂才十七年舉文學皆射策取甲科又曰開元中蠻夷來格天下無事搢紳聞達之路惟文章先公以俊造文賦皆第一京師人傳寫兼業相示以爲式以天寶七年卒年五十三推之是年二十舉進士）

諸科　武雲坦（賈餗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師諱雲坦姓武氏則天太后之族孫父宣官至洛陽令師生而神雋七歲舉童子及第年二十歷太子通事舍人以元和十一年卒年一百八歲推之是年七歲）

四年（丙辰）

七月六日制曰朕每置旌告善仄塵懃賢恐閭閻有愁苦之聲草澤無明□之士吏或慢法官或非才因之致理且未爲得其何以廉敗政愼冤刑問惸嫠招茂異寬賦斂節吏徭使天下爲無爲事無事也頃分遣牽則曰使臣將求人瘼克宣朕命諸道按察使揚州都督宋璟益州長史韋抗蒲州刺史程行諶汴州刺史倪若水魏州刺史楊茂謙靈州都督強循潤州刺史李濬荊州長史任昭理秦州都督楊虛受梁州都督張守潔並邁迹垂憲偉才通識有其直方無所迴避宜令各巡本管內人有清介獨立可以標映士林或文理兼優可以潤益邦政者百姓中文儒異等道極專門或武力超倫聲侔敵國者並精訪具以名聞（唐大詔令集）

進士十六人（文苑英華載丹甑賦有薛邕史翽蓋二人以此賦登第也按翽與李蒙同溺曲江死見太平廣記引定命錄其事在五年則翽之登科非三年卽此年矣今載於此俟考　按丹甑賦以周有豐年爲韻）

范崇凱（狀元見王芝堂談薈）

薛邕（見文苑英華）

史翽（見文苑英華）

上書及第一人　員俶（新書藝文志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員俶進太元幽贊十卷召試及第授散官文學直宏文館）

薛邕丹甑賦曰神物昭見聖人是則五位時序兮萬邦以寧百祥薦臻兮一人之德鼓茲靈器呈我王國有物有憑匪雕匪刻察其狀而元妙相其儀而不忒諒幽贊而克成矧徽猶之允塞是知奇制可久嘉名不朽類君子之心以虛而受同玉人之德終善且有

既應盛而自滿不假於盤瓶亦詎炊而自沸何勞於薪樵擬神鼎之有用掩欹器而無咎豈以塵見范丹之空貽爲紀國之醜者矣且夫清明在躬符瑞由衷誠之必感感而遂通獻白環於重華克明濬哲錫元圭於文命告厥成功此唐堯之表貺嶽王母之欽風曷若自然挺出爲瑞斯崇其應不昧其用無窮莫因埏埴寧俟磨礱以彰我君聖以報我年豐而已哉客有賦而歌曰元德日用兮象帝之先丹甑時見兮神物光妍中含虛兮體道上應規兮法天粢人無所施其彩飾陶人無所效其貞堅以享以孝兮可以饋饎多稌多黍兮尸茲豐年（文苑英華）

史闕丹甑賦曰皇矣上帝臨下有則元德升聞榮問充塞三光明而品物昭報四氣序而黎人不忒雖休勿休惟靜惟默倬夫自然之丹甑方作瑞於明德應皇運而無疆報時豐於有國其業可大其功可久既中命以自天類有孚而盈缶循環外映爰假象以爲名濩落內虛信富無而入有明夫既耕既穫表此不稂不莠將有開而必先固茲器之可守天應靈既入期至豐不汲而滿將寶鼎而齊列不炊而沸與溫泉而比崇異鈞陶之有作符造化之爲功于箱以之而發詠萬姓無嗟乎屢空且夫人爲國本食乃人天朝有代耕之秩野多擊壤之賢豈不以休徵畢至瑞應無遐正色期呈以明於聖感天賚可尚是表其豐年影亭亭於瑞日光泛泛於禪壇九功成序八政攸先超三皇而軼五帝尚何足夫比肩（文苑英華）

五年丁巳

二月詔有嘉遯幽棲養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薦（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九月詔曰古有賓獻之禮登於天府揚於王庭重學尊儒興賢造士故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所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思與大夫蒞士復臻於理故他日訪道有時忘食乙夜觀書宵分不寐悟專經之義篤知學史之文繫永懷覃思有足尚者不有褒崇孰云獎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

學官爲之開講質問疑義仍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解舉人亦准此其日朝諸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並往觀禮卽爲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賢才矣（冊府元龜　唐會要　唐大詔令集　摭言　按會要註云謁先師自此始也）

進士二十五人（文苑英華辨證引唐登科記開元五年試止水賦考文苑英華止水賦以清審洞澈涵容爲韻）

劉清（見文苑英華文注云登科記無劉清名）　劉廷玉　劉疑（文苑英華辨證引唐登科記劉廷玉第十三人及第劉疑第十七人及第）

王洽然（唐才子傳王洽然山東人開元五年裴耀卿下進士授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文苑英華注引登科記王洽然十九名摭言載王洽然上張燕公書云今長安裴耀卿於開元五年掌天下舉擢僕高第以才相知又與御史高昌宇書云僕之怪君甚久矣不偕往日任宋城縣尉乎先天年中僕躬幼小未閑聲律輒參舉選公既明試量擬點額

僕之枉蓍豈肯棄口一年在長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坐家園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二月及第往者雖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雲天下進士有數自河以北唯僕而已

明經科　徐浩　舊書本傳字季海越州人父嶠官至洛州刺史浩少舉明經　張式徐浩神道碑年十五究經術首科昇第　以建中三年年八十推之是年年十五

諸科　是年登科記不載諸科冊府元龜云開元五年敕蕭州童子吳牙之薄綴小篇兼記古事不稍優異無申奬勸宜賜其父絹十匹令更學習便有成就是未嘗舉童子科也

博學宏詞科　按博學宏詞置於開元十九年則此猶制科也　李蒙　獨異志開元五年春司天奏元象有謫見其災甚重元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壻上不得已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壻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十艘進士畢集蒙聞之乃

踰垣走赴羣衆慨望方登舟移就池中暴風忽起畫舸平沈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　按王谷然于開元九年平判入等則進士無一生者其說未可信且李蒙耤田賦見文苑英華當是開元元年及第太平廣記兩引定命錄皆以蒙爲宏詞及第當從之　廣異記云隴西李捎雲范陽盧若虛女壻也性誕率輕肆好縱酒聚飲其妻一夜夢捕捎雲等輩十數人雜以娼妓悉被髮肉袒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號泣顧其妻別驚覺淚沾枕席因爲說之而捎雲亦夢之正相符會因大畏懼惡遂棄斷葷血持金剛經數請僧齋三年無他後以夢滋不驗稍自縱忘因會中友人適以酒炙捎雲素無檢遂縱酒肉如初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娼大縱歌妓酒正酣舟覆盡皆溺死定命錄云李蒙宏詞及第注華陰縣尉授官相賀於曲江舟上宴會諸公令李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翽先起於蒙手取序看裴世南等十餘人又爭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沒李蒙士南等並被沒溺而死　按史翽裴士南梁褒李捎雲不言是李蒙同年故不載

文史兼優科（按四年七月制當作文理兼優）　李昇期（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康子元（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達奚珣（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摭言載張楚與達奚侍郎書云尋應制舉同赴洛陽是時春寒正値雨雪俱）乘款段莫不艱辛朝則齊鑣夜還連榻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及次新鄉同爲口號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僕答曰淇水煙波半含春色向將百對盡在一時發則須酬遲更有罰並無可屈斯可爲歡又付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復加屯躓屬公家豎逃逸病藏無遺輒僕倚裝未空同爨斯在殆過時月以盡有無巷雖加窮坐客常滿還復嘲謔顧展歡娛公詠僕以衣袖障塵僕詠公以濁粥和酒復有悲嫌提鵝破儐頻來掃除共爲笑弄盍郎達奚珣應舉事也書云公授鄭縣歸迎板輿僕已罷官時爲貧士是張楚未得中第

文儒異等科　崔偘（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褚廷誨（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殷踐猷（顏魯公殷踐猷墓碣銘踐猷字伯起陳郡長平人年十三日誦左傳二十五紙讀稽聖傳一遍亦誦之博覽羣言尤精史記漢書百家氏族之說開元初舉文儒異等授祕書省學士　新書韋述同傳）

知貢舉　裴耀卿（見唐語林　蘇頲有授裴耀卿檢校考功員外郎制云敕朝散大夫行河南府士曹參軍裴耀卿七行絕密文詞典麗府人許其清秀職事推其綜核惟才是舉方想止水之明在位斯聞佇考觀光之彥可檢校考功員外郎）

劉清止水賦曰觀乎太古之初乾坤定列有坎方一德之大成江河四瀆之別注仙海以環流度星橋而雁爲立體清靜舒光朗澈觀五行以獨舉潤萬物而齊悅豈以善下之故長聽流行抑亦能遇坎則止以爲爲平居荒野而不動合寒虛而自清晝則煙雲亂出夜則星象羅生若乃湖稱青草澤若雲夢淺深滎渟表裏寒洞當朱陽之夏晚遇白露之秋仲紫關之鴻雁飛來綠浦之蓮舟風送旣能止而利物所以歸之者衆亦有鳳凰之沼明月之潭何澄

流於庭院當不注於東南紫賽宗之玩洽漣琴酌而相參以遊以賞如液如涵若英賢之取則類貞咸之是湛居夫玉宇初晴風飈歛寢龍碧天而似鏡展紅霞而若錦納衆影而不遺比羣情而正用使至人觀之而心察智者樂之而情窮達士愛而欲臨高節聞而願飲復乃養龜鶴藏魚龍怪石積明珠重虛以受物謙而克從有一人兮允賦每咨歎於澗松飾清顏而自肅希止水而今逢則知無美惡心畢鑒豈徒取乎矯容（文苑英華）

王冷然止水賦曰嘗聞神心保正天道害盈漏巵添而復出欹器備而還傾豈若茲水居然可名旣混之而不濁又澄之而不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峻隄防則其源見塞開浚引則其道能宁安波不動與物無爭如方圓之得性何寵辱之能驚故爲國者取象於止水使其政公平爲身者亦同於止水使其心至明至察可尚柔謙何窮思遠道則一葦能航守貧居則一瓢可飲接下流則卑以自牧鑒羣物則寬而能容誠用之而捨之在去泰而去甚水之爲得也長水之爲功也衆散成雲雨蓄作潭洞浮芥則傲吏揩杯種瓜則幽人抱甕無朝夕之出納有飛沈之狎弄徒觀其深虛見底咫尺宜探千人並入萬象皆涵搖樹影於青岸落山光於碧潭其仁可以濟物其義可以激貪旣而壅之不流𧗸則未決照春物而畫屏相似映晴空而明鏡無別雨來而圓點亂生風靜而長波自滅任天時以開閉隨王澤而盈絕受涓滴而逾深處氷壺而更澈詩云視水青影能見形容視人行事能知吉凶政煩則人擾水濁則魚喁夫子欲精神而不惑俾榮利無繫於心胸比浮雲之於我觀止水而爲容兀兮若枯木坐望澹兮若虛舟見逢正道未遠斯言可從儻不違於射鮒希有便於登龍（文苑英華）

六年（戊午）

二月詔曰我國家敦古質斷浮豔禮樂詩書是宏文德綺羅珠翠深革弊風必使情見於詞不用言浮於行比來選人試判舉人對策剖析案牘敷陳奏議多不切事宜廣張華飾何大雅之不足而小能之是衒自今以後不得更然（册府元龜）

進士三十二人　李伯魚（唐詩紀事伯魚臨淄人開元六年進士登第嘗爲文擢校書郎出爲青州司功而卒其妻范陽張氏女燕公之妹也燕公有張氏墓銘）

博學通藝科（册府元龜作通議今從唐會要）　鄭少微（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蕭識（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超拔羣類科　馮萬石（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　膚豫（新書本傳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復舉超拔羣類科）

知貢舉　裴耀卿（見唐語林　王維裴僕射齊州遺愛碑河南府士曹參軍考功員外郎公府屈廊廟之才曹無

（留事仙郎明黜陟之法野無遺賢）

登科記考卷六

大興徐松

唐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開元七年（己未）

三月一日勅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注其中旨趣頗多踳駮精義妙理若無所歸作業用心復何所適宜令諸儒并訪後進達解者質定奏聞（冊府元龜　唐會要）

其月六日詔曰孝經者德教所先自頃已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又子夏易傳近無習者輔嗣注老子亦甚甄明諸家所傳互有得失獨據一說能無短長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若將理等亦可並行其習易者帖子夏易傳共爲一帖亦詳其可否奏聞（冊府元龜　唐會要）

四月七日左庶子劉子元上孝經注議曰謹按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爰自近古皆云鄭即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元所注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魏齊則立於學官著在律令蓋由膚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孝經非元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據鄭君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元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惟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鄭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書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荅臨碩難禮駮許慎異義發墨守箴膏肓及荅甄子然等書寸紙片札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荅編錄其語謂之鄭志唯載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其所注箋駮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元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元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於詩譜（一作緯）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元之傳業弟子也師所著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元之所著於此特明其驗六也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元又爲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余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元爲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元又爲之注者汎辭耳非事

實序春秋亦云元又爲之注也豈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世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俱爲鄭元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並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著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辨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爲考覈而世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世觀夫言語鄙陋義理乖疏固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如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置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劭以爲此書經文盡在傳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音發問校其短長愚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又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結草菴於河曲乃以爲號所注老子授文帝因沖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

言流俗之虛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三家河上所釋無聞焉爾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耶其言鄙陋其理乖訛雖使纔別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而況有識者乎豈如王弼英才俊識覈微索隱考其所注義旨爲優必黜河上公升王輔嗣在於學者實得其宜又按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合則事殊隳刺者矣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蹤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鄭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爲疑子元又上言曰臣才雖下劣而學實優長竊自不遜以爲古已來未之有也嘗以鄭氏孝經河上公老子二書訛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意其願莫從見夫月十（當作一）日敕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聞奏臣等草議請行孔王二書牒禮部訖但令庸儒淺識闇見不周可與共成難與慮始蓋孔父有言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此則今古循環愚智往復豈前者必是而後者獨非乎是以老篇莊子興於晉代公羊穀梁寢於魏日春秋左氏因元凱而方著尚書孔傳至光伯而始行斯皆尚好不同晚乃覺悟

承習既久近輒弛張伏維開元皇帝陛下嘗以九重餘隙窮覽文藝百氏詳觀游心經典爰降綸綍俯逮芻蕘臣輒以愚識上符睿旨伏望明恩曲垂照察如將爲允請即班行不可使隨流腐儒參論其義（册府元龜　唐會要）

景寅中書門下奏曰劉子元奏注孝經請廢鄭依孔註老子請停河上公行王易傳非子夏所造者子元博識誠則純儒全非衆家亦則未可且孝經鄭義行已多時老子河注用亦云久并子夏易傳文不折於片言望並付所司令諸儒與子元對質定必須理勝義成不得飾詞爭辨論定聞奏是時尚書禮部奏議曰臣得國子

博士司馬貞等議稱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之本劉向以此本參較古人省煩除惑定爲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元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惟荀昶范曄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序云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氏所作而義旨敷暢頗將爲得其數處小非穩實亦未爽經通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後遭巫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之正說按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之句是比妻子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乃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既爲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眞抑且傳文淺僞又注因天之時就地之利其略曰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而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元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准令式孝經鄭

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又得議稱老子道德者是爲元言注家雖多罕窮厥旨河上蓋憑虛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其注以養神爲宗以無爲爲體其詞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潔誠大可以寧人安國故顧歡曰河上公雖曰注書即文立教皆沒略遠體指明近用斯可謂知言矣王輔嗣雅善元談頗探道要窮神明乎橐籥守靜默於元牝其理暢其旨微在於元學頗謂所長至若近人立教修身宏道則河上爲得今望請王河二注令學者俱行又得議稱謹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失眞本又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

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梁時六卷今兩（一作三）卷是知其書錯謬多矣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秘庫有子夏傳薛虞記其傳文質略指輒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伏奉今年三月十（會作六）日敕曰孝經者德教所先自則天以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又子夏易傳近無習者輔嗣注者亦甚甄明諸家所傳互有得失獨據一說能無短長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依習若將理等亦可兼行其習易者兼帖子夏易傳詳其可否奏聞者又奉四月九日敕曰太子左庶子劉子元奏孝經注請廢鄭依孔老子注請停河上公行王輔嗣易

傳非子夏所造者付臣所司令諸儒與子元對質定詳必須理勝義成不得飾詞爭辨者臣等國子博士司馬貞太學博士郄嘗通等十人對如前子元請依諸儒爲定（冊府元龜　唐會要）

五月五日詔曰朕以全經道喪大義久乖淆感之性浸微流遁之原未息是用旁求廢簡遠及缺文欲使發揮異說同歸要道永惟一致之用以開百行之端開者諸儒所傳頗乖通義敦孔學者冀鄭門之息滅尙今文者指古傳爲誣僞豈朝廷並列書府以廣儒術之心乎況孔鄭大宗固多殊趣諸生會議曾無所申而推求小疵其細已甚聚衆之訛人無則焉其何鄭二家可令仍舊行用王孔所注傳習者希宜存繼絕之典頗加獎飾子夏傳逸篇既廣前令帖易者停（冊府元龜　唐會要　唐大詔令集）

是月敕曰諸投匭獻書上策人其中或有懷才抱器者不能自達宜令理匭使料簡隨事採蹟仍加考試如有可採具狀奏聞（冊府元龜）

九月甲子（唐會要作四日）改昭文館依舊爲宏文館（舊書本紀）

十一月乙丑以貢舉人將謁先師敕皇太子瑛及諸子行齒胄禮庚午敕曰皇太子今月二十四日行齒胄禮所以崇儒重道尙德宏風宜有錫賚以成光寵其在陪位定等差與賜乙亥皇太子入國學行齒胄禮謁先聖太子初獻其亞獻終獻並以胄子充右常

侍褚無量開講孝經并禮記文王太子篇初詔侍中宋璟亞獻中書侍郎蘇頲終獻及臨享帝思齒胄之義乃改焉（冊府元龜）

十二月詔曰儒道有百王之政元良乃萬國之貞屬太學舉賢賓庭貢士當其謁講敬行齒奠所以宏風闡教尙德尊賢宜有頒錫以成光寵陪位官一品宜賜五十疋二品三品四十疋五品三十疋六品七品二十疋八品九品十五疋緣行禮及別職掌者各遞加一等六品以下五疋爲等三品以上十疋爲等座主加二等學生賜物三疋得舉者及諸方貢人各賜五疋（唐大詔令集）

策文詞雅麗科問朕聞至道雖微不言而化皇天陰騭相叶其彝

信寒暑而生成施雲雨而沐潤垂範作訓樹君育人時有澆淳教垂繁略成湯既聖禹道云亡桑扈谷風屢動詩人之刺塞門反坫時貽宣父之嫌我國家振彼頹綱開茲盛業朕以不德襲號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宏厥理其義安從至如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又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文苑英華）

進士二十五人（文苑英華辨證引唐登科記開元七年試北斗城賦以池塘生春草爲韻）　崔鎮（文苑英華作崔損引登科記作崔鎮）

明經科　盧濤（盧杞先府君墓誌濤字混成年十九明經擢第以天寶十二年卒年五十三推之及第在此年）

諸科八人

文詞雅麗科　邢巨（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文苑英華不注名次按當是第一人孫逖授邢巨監察御史制邢巨器能通敏詞藻清新）　苗晉卿（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文苑英華注云第二人李華苗晉卿墓誌銘晉卿字元輔上黨壺關人成童好學弱冠工文二登甲科三入高等）　褚思光（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趙良器（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張楚（文苑英華注云第五人）　孟萬石（文苑英華注云第六人）　孫翃（文苑英華注云第七人）　彭殷賢（文苑英華）　王縉（唐詩紀事縉字夏卿河中人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詞清麗科上第按清麗當即雅麗之訛）

超拔羣類科　張秀明（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

知貢舉　李納（見唐語林）

崔鎮北斗城賦曰昔炎漢之開國宅咸秦而設規闢都邑之壯麗紛制作而多儀像蓬島以疏岳擬天河而鑿池館倚南山撥雲霓而上出城作北斗仰星漢而會披何爽鳩之代謝驗驪駒之遲虧是以作之者不處居之者不為祚我神唐丹青煌煌峻址雲矗曾譙錦章綺頹壤以壘形凝皓粉以飛光門結黃金之石檐施白璧之墻堞盤紆於曲檻池徑復於圓塘城勢逶迤若苕岑之隱映樓

形宛轉似崑崙之相望接千門之宮闕通八通之康莊既而鸞駕西巡嚴扃晨啟羽衛咸集聲明克陳登陴睨以清夜聽舉通而候春儀雄戟以耀武振鵷行而拱辰夕沈烟雲之色曉流車馬之塵引祥輝之爛漫吐佳氣而輪囷於是歲發青道池隍煦早堞霧縈林岸風柔草暖懸寶以彌謠飾崇闕之增好映春水之澄澄納朝陽之杲杲惟壯勢之崢嶸達洪規而鎮京望浮雲之黑水對翔鳳之丹檻配宗子之永固等皇家之不傾俯賓庭而贊義終自惡其輕生（文苑英華）

邢巨對策曰臣聞太宗文皇帝之御天下也廣直言之路開納善

之門近臣盡規庶人畢議可謂至矣今皇天眷命陛下紹復先業齊心法宮之中冕旒正殿之上詳考秀異詢及芻蕘若乃敷皇極以作則宏禮樂以垂訓彝倫攸序寧德畢舉斯太宗之盛事也豈前王訪九疇之要貞三極之本能望清光哉天文昭回萬物盡覩臣謬以黃綬之末預聞赤墀之議將何以塞厚問揚天休臣聞諸仲尼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自上皇不歸大道悠久聖人順天地之性究變化之元雖損益以文質或沿襲以忠敬至於飾禮容以昭賁崇樂舞以立象樹君牧人茂時育物其致一也夫務本於道則淨競可以鎮靜習俗於變即純一或以僞遷故輕樂見諂於國風昧禮貽訓於聖典蓋有由焉唐興百有餘載高祖以神武定鼎紐天綱於八紘太宗以睿聖握符纂天光於三象蕩亡隋之頹靡宏聖唐之簡易盛德大業與三代同風伏惟陛下誕受天休光膺景命粤若昭德般薦之禮感和通神之教敬事眷聖之微順時布德之典將以登格皇穹鴻業也啟廸王命大猷也風雨時若休徵也人俗康寧至教也五輝叶訓八方順軌堯舜之盛無以加焉成康之道復何足數而猶曰皇道未敷謨明尙闕發天章於聖藻探至言於輿誦陛下之謙讓也愚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如視聽貌言協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政之端本於性也至化之極歸於理也能盡其性而合乎理則休徵至不盡其性而悖乎理則咎徵至故聖人法天以立性畏命以作則見天道之在五行人事應之彰彰類矣自非統性命之理求天人之端孰能從言以作乂因事以求哲暘順而會其極蒙恆而返其通適於數故雖以五事明宗其極則可以一理貫臣又聞聖心鏡物必採於至妙大道虛象垂契於理先然即繼聖業者其道同遵王度者其化一陛下體周武之盛德訪唐堯之遺事龜圖靈文天光垂象伏願沐時雨於動植散祥風於涵泳則大中之道何以尙茲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義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臣聞禮樂其所由來尙矣先王所以美教化厚人倫以致太平也必將以考其理求其端故揖讓之教末而安上存乎至簡舞詠之功淺而移風歸乎至易夫辨升降彰采服此禮之所以飾情也登金石翔景瑞此樂之所以道感也故感發於內樂由衷以致和情見乎表禮自外以爲異雖淸濁之質考性則殊而教化之端在理斯一況今彜綱被遐裔至道冠生靈和理日躋同乎大順非禮樂之化其孰能至此乎夫

崇德垂範此同異之用也教齊化密此人俗之融也至於武德之盛武之業也文德之盛順之至也神道設教制四時於炎歷德機可崇增五行於橫序尊二德於淸廟表二容於盛禮聖問昭闡與天道以元亨狂言鄙淺仰天文而知愧謹對（文苑英華）

苗晉卿對策曰陛下頃與三事大夫議於朝以計天下有奇才異行含光而不揚其輝詔諸侯咸舉之臣實至愚不通大識循才審行不副高求臣聞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孝經曰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理所謂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而保大定功勳業蓋時也還金石斯緬步驟不同時有澆湻教隨繁略桑扈谷風之刺三歸八佾之嫌人用僭忒一至於此孔子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傳曰國家之弊恆必由之陛下嗣守丕緒茂昭大德能使百官承式萬邦作乂所謂孕虞育夏甄殷陶周革弊移風自前代未有也陛下乃賜臣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規尙闕者豈不以採舜堯之義誠考試之端不宰其功俯垂下問寶陛下謙德也微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若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理洪水天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故河圖洛書

相爲經緯八卦九疇相爲表裏聖人行道各保其眞若人有乖方數必徵於錯逆政惟協雅理必應於調和考之咎徵粲然著矣陛下隨陽澤以著恩愼嚴霜以肅威鷹隼未擊尉羅不施草木未零山林不伐足可使乖景呈而降甘露騰休氣而涌醴泉臣以爲一以貫之其道久矣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董仲舒對策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之爲德陰之爲刑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陛下脩先王之好生存大易之緩死愼者省囹圄去桎梏此則脩省刑罰之謂也臣聞樂以理內爲同禮以脩外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二者並行合爲一體揖讓而理天下者禮樂之謂也適時之要斯並存焉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者臣以爲斯並漢主之樂載於班氏之書必使究其明徵考其敏博旣勞更僕何易盡言雖敢略而陳之何未臻其極也臣聞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古者制宗廟太祝通神於廟門其義也

四時武德者漢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而武德奏於高廟焉五行舞者本之周舞也秦始皇二十五年更爲五行也漢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昭德盛德孝景孝宣之所以尊宗廟昭容禮容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也謹對（文苑英華）

張楚對策曰臣聞昔在上皇之撫運也政寬事明法簡心一仰察天道中順人情至於不言混然而化故上元所以眷命罔違於德下人安定厥居俾獲其利暑往寒來以信之雲行雨施以從之於是乎疫疾不生禎祥存至巍巍蕩蕩蓋無德而稱焉自大道既隱滔原且散或救弊以忠敬亦隨時而損益成康已往頌聲不作俗薄禮廢政荒人亡故其詩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此則刺上不能行政者也仲尼生周末傷道不行乃刪詩書定禮樂立君臣上下之節明奢儉揖讓之序尙不敢救當代變於陪臣而稱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矣自玆厥後頹波浸流有聖哲之君聰明之后豈能振彼獨弊張其紀綱不有我唐興建鴻業乂甯黔首則掃地將盡求野多遺陛下統皇綱纂休運德澤汪濊仁風洋溢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勸農桑卹刑獄不奪三時之務且惜十家之產左右伊呂郡縣龔黃其是以驅俗於雍熙納人於軌物者也豈不徵賢良論政要所以達四聰也臨前殿察嘉言所以收九術也梓匠舒慕所以禮賢也凌人散水所以救渴也臣竊以自古求賢之盛未若今日者矣賜臣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尙闕思宏厥理其義安從者臣實見可久可大之規非有未敷尙闕之事此陛下讓之至也愚臣焉敢本承之若乃考前古之庶徵究禮樂之同異辨皇王之制度詳宗廟之禮儀此則陛下懸鏡九流常覽百氏索隱探異鉤深致遠已在聖斷豈有疑而疑者歟今下問愚臣遠議其事陛下豈不欲廣於明試察臣微才臣幸對敭敢不悉情以對制策曰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者立極必本於天天事著於上人事應於下昔者禹平水土天告成功錫之以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又皇天降其極皇大極中也言王者能行大中之道則陰陽和風雨時百穀用成俊乂用章也夫是則視曰明聽曰聰貌曰恭言曰從則無恆若之生自去咎徵之應矣今天瑞降地靈集所有動作光字化先則一以貫之道斯不遠矣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夫禮由陰作樂與陽來樂與天地同和禮與天地同節誠能感神動

物安上移風或以理內爲同或以脩外爲異率由和敬靡不從之者乎施之人俗靡不盡善者乎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者臣聞嬴政失御漢皇乘極文景致刑措之美武宣當雄富之盛故有四時武德之樂五行文始之舞昭德盛德因之而尊昭容禮容自茲而備臣才識愚劣學業虛淺猥當聖問茫然有失謹對（文苑英華）

孟萬石對策曰臣嘗黽勉讀書夙夜匪懈觀前代之事稽王者之風欲樹文明必招俊乂所以平章百姓昭暢萬人負黼扆而海宇清垂衣裳而天下理今陛下朝盈多士野無遺賢猶復發德音下明制張雲羅以掩俊設大綱以頓奇片善不遺有能特進故得飛飛丹鳳棲翼於帝梧皎皎白駒連食於場藿維夷齊巢許咸屆於茲臣既庸妄豈敢當此且聲非入異譽不出凡文律未明才用無取謬參推擇濫赴搜揚安敢避直飾詞而華乖實但丹誠有屬至敬無文敢竭鄙隔用當明試然將涓滴以足海用纖埃以增岳雖寡攸助誰能默哉臣聞建國興邦必以黎元爲本康時訓代必以政術爲先軌謨雖異理化皆一昔者太上之君崇道以致化立德以養物人必欲壽敦禮教而不傷人必欲富薄賦斂而不困人必欲逸則省力而不勞人不欲危則扶持而使固不強人之所惡不

禁人之所欲故能無爲而理不言而化及至中古行仁履義克己厲身拯溺於人博施於物則能陰陽不錯風雨以時疾疫必除妖孽莫起洎乎末代政令不作刑法聿脩奢侈是崇禮樂非雅時無美善之說俗有姦邪之聲豈不由君失其道臣非其人澆漓浸興湻樸離散者也今陛下出號施令罔有不臧齊物正人各得其所然猶綜覈古今稽謀政教視先王之得失崇今日之高明以此天聽尙云不德巍巍至化謙尊而光非臣愚昧所能涯際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尙闕思宏厥理其義安從者臣以爲皇極將立莫先擇俊得人則政和非人則政失人賢化遠豈不謬哉至如因能任官量賢受祿則百僚濟濟萬姓安安去無用之言除無用之器則情實斯得謬說不繁使人以時謹身節用則倉廩儲積黎庶完豐進有德而退無良則庶位允釐庶官不曠尊有功之子棄無功之人則營事者不惜其身制作者能竭其力罰必當罪則姦回自除賞必中賢則人臣自勸夫是則海內行大中之道天下有幸甚之言何憂夫皇極之道未敷者也若乃列張輔佐建立官司詢忠直之言開道諫之路用能獻可替否補過弼違外藏主之非內正君之失今陛下乃順時而動非道不行事無不嘉人欲何說故獻納之職諫諍之詞但可略言莫知所議大哉至德賈冠古

令且朝無佞臣縱朱雲重生安能折檻人不妄從雖辛毗不死曷聞牽裾天子聖明是故羣臣無事亦何憂文軌之闕哉制策曰觀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者法乾理物觀象裁規敬順天時恭行月令恆若時若罔有咎徵矣敘九疇之儀脩八政之規事不失儀動不違制出處語默皆歸於仁依乎中庸遠棄偏黨蕩至道於萬國寄眞政於百官直道而行不可則止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不日而致矣視聽貌言無從而失也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脩則斯要者

臣聞化雖將美人各有心不違制節必有放縱故先王作典禮以防之興雅樂以感之用能移風易俗安上理人矣今陛下行宗廟之禮故能配天地之神履直言之議故能立上下之敬聽宮商之變故能分善惡之俗損鄭衛之音奏簫韶之樂正疏略之弊敦推讓之儀州郡大行朝廷式序同異斯達內外罔差旣合盡美之端何問不才之子若縈懇而說則陛下無有味之者若駐筆而述則陛下鍾佇明之訪實迷遊海何足知之臣聞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旣列同異之因將分內外之殊皇王是尊古今所重俱爲時用其功一焉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者臣聞四時武德制之以周王五行文始本之於漢帝制策曰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者臣聞昭德盛德實有攸尊之道昭容禮容出於劉氏之代昔者魯哀公問儒行宣尼有更僕之勞孔文訪爲官鄭子生傾蓋之倦然且宮學滄海猶恒勉於一隅況乎道謝桂林豈對揚於庶事徒周遊於文苑終展轉於迷津謹對（文苑英華）

孫翃對策曰臣聞登衡霍者嗟培塿之微泛溟海者鄙潢汙之陋臣草茅孤賤才無足取厲絲綸明揚州閭選辟謬得接武羣彥比肩時英而文物昭回宸顏咫尺退思愚劣甚不稱聖朝求賢之意

也撰拙競顏心媿失守將何以充塞大問對敭天休聞之於師請言其略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何闕思宏厥理其義安從伏惟皇帝陛下開元立極地平天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夔龍成事陰陽以和聖德動天無遠不屆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弓旌累降徵搜是急日昃視朝文武並進旣盡美矣無德而稱猶且罪己爲心在予興嘆此陛下之至讓也小臣何足以當哉然抃舞德音忝列明試敢不瀝肝膽獻所聞乎臣恭惟政理之開傳諸長者之口以先朝之事一二明之昔貞觀永徽之閒恭默而天下理家給而人足時和而歲豐外戶不扃牛羊被野太倉之粟陳陳相

因中府之錢貫朽莫校然而戎車屢駕不無事矣於是度遼之師鬼方之討賀蘭之戰高昌之伐而軍人無損帑藏如初國家富有海內百餘年士庶之多如蠡時之兼倍征戍之役當今日之無何豈往得而今失將政繁而俗變其故何哉良有以也議者以爲賦斂厚徭役繁風俗奢利息倍今若息其宮室愛人節用省無事之官罷不急之務三年政成臣竊運之愚心曉然謂在此矣制策曰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伏惟陛下躬神武之姿廣聰明之德思宏至道屬精爲政反支通奏甲夜觀書斸神聽於九疇留睿情於百氏臣聞智小不可謀大

綆短難於汲深窺聖謀之莫測謂宸衷之不凡致遠恐泥不其難乎夫視者明也審邪正於曲直聽者聰也察善惡與是非貌者容止可觀儼恪之所謂言者詞令斯在榮辱之所由乂時暘若肅時雨若察休咎之（闕）會歸於皇建惟睿哲之作聖繫彼道樞故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一以貫之此其義也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夫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豈惟明尊卑辨等列動天地感鬼神而已哉豈不繫於鐘鼓諒無微於玉帛樂自外作必假器以明儀禮由中起故備物以飾容蓋有國之典章生人之冕服均五材之並用廢一不可類三者之何先無宜去食故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去同即異離之則多傷相須而成兼之則雙美一彼一此何後何先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臣聞暴秦失政皇漢創業爰作樂以尊先聿釋音以追孝四時武德用之於高祖所以恢武功也文始五行陳之於文廟所以昭文德也蓋舞以盡意歌以頌德制自炎漢之君本乎孝武之代昭德盛德郊廟之樂也昭容禮容賀文之辨也臣學不師古才

非敏贍慙瑣瑣之陋無足言哉仰蒼蒼之高茫然自失謹對（文苑英華）

彭殷賢對策曰臣聞孔子云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又顏回對孔子云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此二者皆傷不可得而見也況臣生湣風大道之運屬聖主立政之秋不能有所建明以佐大化此微臣夙心愧恥竊有慚焉日者聖敕頒宣遠覃幽隱振廢滯收介特本州微臣充賦於王庭陛下溫顏屢賜晏見司饔行食羣事頒冰亦可謂厚德矣自顧性識愚鶩智術微淺既蒙清問敢不具素所聞乎臣聞伏羲神農氏往黃帝堯舜氏作莫不體道以育物立德以興化用闡無爲之教以宏不宰之

功齊飲啄於鵜居絕往來於犬吠豈不以我清淨而人自正我無欲而人自樸乎迨乎政及三王君臨萬國亦承奉天地變贊陰陽順四時之氣理五行之敘總仁義以安庶類先博愛以悅羣生使人遷善遠惡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觀夫三王之爲君也謹其所好惡而已故君好之則人爲之上行之則下效之莫不清心以率物正身以御下九女序列於內三公分職於外度數有恆徭役不作其取人賦也薄而役人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征伐有道大明詠其功什一而稅大田歌其事所以家給人足而理安興矣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其斯之謂乎爰及末俗政

漸澆僞而禮樂彌煩姦盜滋起桀紂昏亂於上幽厲縱逸於下崇臺榭之峻恐其不高也廣宮室之居恐其不大也聚珍美之色恐其不多也窮聲音之巧恐其不樂也其斂人財也厚而使人力也衆其害物也博而興利也寡其後興役無常桑柔病而嘆之故其詩曰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蓋言其役之甚也徵發無度下人勞病南山疾而刺之故其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蓋言其政之亂也自茲厥後强陵弱衆暴寡千官樹姦於朝廷百賈窮僞於市邑財力匱竭寇攘不止大東又刺之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言小大俱盡也又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執有爲人上者不平若此而可久安天下哉此則上失其道政逐多門故天下敗而不之覺乃至所以爲夏者轉而爲殷也所以爲周者轉而爲秦也詩云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代之後於今爲庶此史墨所載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言及秦始皇平定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不務廉恥唯存戰伐內造阿房繼以驪山之作外征林邑重以遼東之戍鑿馳道則隱以金椎通鴻溝則樹以柳杞役及閭左人不聊生曲泛龍舟聲多哀思傾天下之賦不足以周其事殫帑藏之財不足以盈其欲是以衆怨難犯人自爲戰所以陳勝吳廣奮梃以挺之王充李密揚聲以逼之釁起郊壘而禍生左右

望夷宮中不免閻樂之難江都城內卒死裴通之手故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此二君者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能無及此乎然則合大中之道者如彼失皇極之用者如此古之興敗備在典謨迨隋室道消數鍾百六衣冠禮樂埽地無餘賢人君子稽天亟浸此乃大人利見之日聖主驅除之時我太宗志在救焚心存拯溺因茲感激投袂而起車及於平陽之郊劍及於盟津之會既而戡剪多難克清中夏建非常之功定不拔之業洎位登九五富有萬國制禮以示其讓作樂以興其和兼愛以厚其仁節用以崇其義非先王之服不敢服非先王之言不

敢道言必本於風雅行務去乎枝葉明刑賞嚴號令賞當其功則勞臣勸勉罰當其罪則姦人畏懼名器不妄假必俟其能爵祿不虛授必先有德是以四海之內靡然向風我太宗以至道之心爲天下也所征無不克所向無不成孝弟通於神明易簡合於天地如此則天地德之鬼神佑之使風雨以序災害不作萬國莫不懽心四夷莫不咸賴良由不僭不濫無慾無荒所以享國久長多歷年數陛下秉天然之姿定不伐之略披肝膽以決大計殄宮闈之氛祲除詐僞之昏移日月載廓宗社以安深思禍亂之原乃皇天所以開聖人也自南面臨天下九年於茲封候無警干戈再戢置

鼓以招諫設木以待賢故得近臣盡規遠人獻政出宮女則使心不亂屬大旱則引咎自責蓋禹湯之罪己實堯舜之用心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斯之謂歟深合太宗之宏略遠符貞觀之故事賜愚臣制策云朕以不德襲號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讜明之規尙闕者微臣何以識陛下之深遠而輒欲議之或恐日月有遺照聖智所不及略陳其愚伏惟陛下留聽臣聞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言災害之起事有不正者也去歲水旱不時咎徵屢作匈奴侵軼邊將氣沮天其或者正訓我也欲令陛下知爵祿之虛授冗散之職多歟將（闕）樂蕩志歟服制失度歟何皇極之不建遂至於此也臣聞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淸心誠能克己復禮正身率物表有功而彰明德（闕）復古而貴能變禁異服革慢聲遠便佞近忠讜斷斷之士必擢於廟堂九九之術不遺於管庫可謂盡其心而衆象應正其本而萬事理焉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若捨此道是不知其所從矣制策曰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古之王者享聖人之資乘大寶之位北辰居正南面而理亦可謂富貴乎當須存至公之行立大中之道覆燾同於天地通明合乎日月志遠通

之化存易簡之功庶徵順序五紀和叶百穀用成六畜遂字者無不由焉傳曰皇建其極其斯之謂矣若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雨其極惡若得其道則攸好德以應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暘其極憂若得其道則康寧以應之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燠其極疾若得其道則壽以應之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寒其極貧若得其道則富以應之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風其極凶短折若得其道則考終命以應之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陰其極弱故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斯之謂矣臣聞貌言視聽以心爲主故有正心者必有正德正德歸人猶樹直表而望影之曲也得

乎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矣有邪心者有枉行枉行臨人猶樹曲表而望影之直也得乎孔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戒此也故王者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也者親親爲大義也者尊賢爲大是以君子先正身而後及於天下如此則六沴不作五福相生貽厥孫謀永無極矣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撥亂反正之主繼體守文之君撫馭之道雖殊禮樂之用爲急自土鼓蕢桴之後始自無聲汙尊杯飲之初彰乎有用既而莫不曲諧九變信合四時是知大樂

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移風易俗義切於鐘鼓安上理人事寢乎揖讓既而祀歷三王時更七國經籍道息飇宣榭之烟埃儒生數窮赴秦坑而欻滅迨乎斷蛇立極乘牛設位紀綿蕝之儀鳴鼓舞之節必欲樂宣湮滯禮釋回邪取其不肅而成必在既富而教我唐功高邃古德邁往聖坐宣室而訪道登明堂以思政六樂爲馭利則不爭五禮有經思而無犯思聞同異下訪芻蕘臣聞古之明君之御天下也身坐九重心遍四海禮以導其志樂以防其淫樂以理內爲同禮以脩外爲異禮樂之不悖內外之相親可以感於神明通於天地矣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既敬且和何事不行其斯之謂矣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者臣聞皇王御寓步驟相仍莫不作樂以饗其德立謚以明其行此五帝之常道百王之所不易也且咸池六英韶頀兩聽盡善盡美竊無間然自秦失盛位漢雜霸道文景相襲刑措不用武宣承統華夷再清樂舞告功可略言也武德舞者高祖作之定禍亂也四時舞者孝武作之示和平也五行者本周曲也文始者本舜舞也孝景採武德爲昭德以尊太宗也孝宣採昭德爲盛德以尊武帝也昭容禮容猶古韶夏紹之於漢祖

備之於樂志矣臣材非多士不遊六合之間夢異趙君忽覩九天之上敵處無地戰汗不盈況承護問敢以輕議謹對（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卷七

大興徐松

唐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開元八年（庚申）

三月詔曰顏生等十哲宜爲坐像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像坐於十哲之次因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堂壁以顏回亞聖親爲製贊以書於石乃命當朝名士分爲之贊題其壁焉（册府元龜）

按李陽冰有上元二年縉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集古録以爲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爲立像其時已有此詔不知何以不用也．按宋熊禾三山郡泮五賢祠記言開元八年始塑十哲是此言坐像者皆塑像也曾子當亦是塑像不但言十哲誤

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瓘通典作璀）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徒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既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望請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人第以此開勸卽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通典　册府元龜　唐會要）

十一月詔貢舉人謁先師開講仍令朝集使及京官觀禮（册府元龜）

進士五十七人

苗含液（苗延嗣次子含液開元八年登第見五百家韓注[illegible]）

知貢舉　李納（見唐語林）

九年（辛酉）

正月詔曰武有七德所以安人禁暴臣稱三傑所以戰勝攻取蜀乃一方之主尚得孔明齊爲九合之君斯繇管仲況宇宙至廣人物至多豈乏英賢無聞韜略蓋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今邊境未淸統邊須將頃林胡暫擾柳城非捷北虜忽驚西軍英振罪繇失律過在無謀曹劌不言孟知登軾之効毛遂緘口豈彰處囊之奇長想古人是思擢士雖屠鬻被猶晦跡於下流或蘊智謀尚沈名於大澤不加精訪何以甄收其兩京中都及天下諸州官人百姓有

智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有勇齊賁育可以斬將搴旗或坐鎭行軍足擬萬人之敵或臨戎却寇堪爲一堡之雄各聽自舉務通其實仍令州府具以名進所司遣立限期隨表赴集朕當親試不次用之其有身充見在諸軍統押者但錄所能奏聞未須赴集（册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五月壬戌有司引應制舉人見敕曰興化立理急於得賢呈才效用屬在文武朕恭默思道寤寐勞求長想幽仄屢申徵責今邊隅未靜師旅時興屬聽鼓鼙載懷屠釣廣求百夫之特以作四方之守總夫戎政爰詔武臣宏我風敎諒惟儒林卿等或謀慮深遠或

56
100冊
191

學藝該通求應旌招深副虛佇並宜朝堂坐食訖且歸私第即當有試期也（冊府元龜）

乙亥親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命有司置食勑曰卿等知蘊韜略學綜古今喬木將遷盧鐘待扣旣膺旁求之辟佇聞明試之言各整爾能對敭所問古有三道朕今減其二一策近錄甲科朕將存其上第務收賢儁用衛軍國並宜即存綴詳思之（冊府元龜　舊書本紀載於四月甲戌赦四月無甲戌誤）

策知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科問朕聞武以保大定功刑以禁邪止殺軒轅三皇之聖莫能去兵陶唐五帝之聽時猶振旅故知體

國經野宜有弔伐居安慮危可無預備朕纂承丕業虔守大寶因祖宗之旣康恐文武之將墜兢兢戒懼翼翼憂勤而德教誕敷烽燧尚警三邊每勞於征伐百姓不歇於耕鑿言念于役深軫於懷所以日旰忘餐中宵輟寐思謀臣以制敵折衝於樽俎索名將以守邊降伏其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哉子等藏器待時呈才應命盡陳古今之事備詳攻守之策至時賢著述往彥勳庸兵法有五十三家宜分其四種漢臣有二十八將自比夫幾人異略可遵於孔明張遼得齊於關羽斛律光賀若弼近代之用誰優我李勣與李靖先朝之光誰最又卭南一方之地積西萬里之域將棄之以促境甯守之以勞人鎮梁州至於流沙軍隴坂至於積石險阻要害子疑汝明奏中歲役於防水若爲釐革代北年疲於禦塞奚所變通薊門屯田何術以休其弊柳城梗澁何籌以繫其虜凡此邊廷今爲重鎮何經何見何履何歷若兵不獲已用何奇謀貞我師旅使有征無戰必文可來之施何異政柔彼夷狄使懷惠畏威咸進爾能直言其事當有昇擢之拜佇伸推轂之寵（文苑英華）

十一月庚午冬至大赦天下（王泠然上張燕公書曰去年赦書云草澤卑位之閒恐遺賢俊宜令兵部郎作牓目徵名奏聞疑即是年赦文）

進士三十八人

諸科　劉晏（舊書本傳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以建中元年年六十六推之是歲七歲）

知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科　楊若虛（見文苑英華）　張仲宣（見文苑英華）

馬季龍（舊書馬燧傳父季龍嘗舉明孫吳）　元□（杜集送元二適江左詩注元二常應孫吳科舉當即是科錢箋言劉會孟本題下有公自注元結也六字宋善本無之所謂元二者必非元結今從蓋闕）

拔萃科　李昂（見文苑英華）　暢諸（見文苑英華）　王泠然（見文苑英華王泠然論薦書曰今尚書右丞王邱於開元九年掌天下選授僕清資以智見許）

知貢舉　員嘉靜（唐語林載李納知舉訛於十年考冊府元龜開元八年考功員外郎李納以舉人不實貶沁州司馬時北軍勳臣葛福順有子舉明經帝聞之故試其子牆面不知所對由是坐貶是語林誤也開元八年有考功員外郎員嘉靜見舊書張嘉貞傳當是李納旣貶嘉靜代之耳）

楊若虛對策曰臣沐清化忝紆黃綬屬陛下聽鼓鼙之音藏懷將率卹邊鄙之辭思輯軍容臣竊歎三陲未甯爲日久矣不以庸菲謬膺推薦恭承大問俯蹐玉陛咫尺天休以抒情素臣聞古先哲王靡不征伐禁暴止亂威以爲人思患預防實爲善政伏惟陛下允恭克讓虞守四表俊乂咸理以孚於人猶卹彼勤勞求茲政道實天下幸甚臣聞事適於務則理有成法宜於時則功可建是以廣采輿誦詢於芻言不以人廢言不以欲違衆故計濟事立利倍功大完軍保勝道泰人安雖三邊未清而百姓不獘臣聞或多難以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守宇天其啟此邊難以警陛下勤於

政理以致和平因定荒亂之宜以爲子孫之業也不然者豈聖明之時屢有斯寇今若以明視遠以聰聽德欽崇天意允釐庶績側以官刑儆於有位愛敬立於親長始終協於家邦崇禮以致賢修德以來遠言合於道雖賤必行議乖於政雖貴必罰謀得其要必申爪衍之賞刑當其理不貽戮俘之從則在庭之官足以致化臣聞燕昭立館以報強讐越踐自勤竟雪深恥景略用而秦道覇孔明起而蜀業成豈明明之朝不如區區之國其珠玉無足愛之必至賢良思用求之必來惟陛下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苟得其任何憂制敵降戎而已哉必資聽之不濫擇之無失審甄其操履明試以言謀之以八徵求之以五聽覆直進於晏子韓信用自蕭何是以君人勞於求才逸於任使舍人求勝臣以爲難臣聞自古用兵成敗相半賢者得其大愚者得其小莫不同用於法焉至於戰勝攻取無出三事類文校義分爲四種記之金篆且於玉韜漢臣以之撥亂輔時上應列宿振威耀武咸得其才以臣之愚何以堪此然守終持滿竊仰鄧禹之能効敵神謀傾懷馮異之略至隱若敵國思其奉上之故亦採於一善未致其全若景略比於孔明功當衛援張遼比於關羽壯劣情優斛律光著破虜之功賀若弼有平陳之績論其功職則可齊肩語其才難此或先篤彼亡隋之任士

內用寵戚外殆朋黨忠言死於逆耳國命出於讒言政以賄易功以財成雁門之圍兵士以微而不賞溷河之敗許公以親而不誅天下分崩人受塗炭是以李勣與李靖爲國家用因亡隋之臣致有周之業靖則克勝其任匈奴於是破亡勣則能達其謀高麗以之終滅謀功比事勣可同年以功取人靖以居上臣聞惇德允元柔遠能邇王者無外守在四夷張綱棄兵竟和南國充國不戰亦定西夷若李牧以居邊魏尚而爲牧遠和邇鎮固障持邊遠和則不勞邇鎮則居逸是謂釋遠謀近逸而有終然後明其伍候守其支禮謹其走集誠以不虞足以觧和士庶羈縻夷狄何必棄南邛

之戎捨磧西之地蹙先朝之業致將來之誚爲壓國挫威臣所不取臣又聞華夏者國之心腹邊陲者國之支體若心腹充盈則支體無害古既守之不損今禦之而何失古以之足今以之虛非古今有殊理實授非其任然東自榆林西至蒲海限之以亭鄣隔之以山河啟玉關金微之險有臨洮盤雞之阨飛狐白石爰在并汾未狹土門出於幽薊李靖距頡利於峽口終絕南侵李傑敗王師於榆關遂貽東難險阻不異成敗乃殊以是言之非才莫可今若漸收塞上之士市晁錯之謀安輯雲中之人曉嚴尤之術保以邑落守以城池求賢良以爲守習農桑以爲教敵至則收其積聚使

野無所遺賊去則伺其虛危使兵不失利則秦川歲減於冬戍代北不懼於秋犯臣見薊門屯田防重寇之乘攻守餘暇務耕耘之積省兩河之粟貲三軍之費但使役之無擾何憂兵以致弊軍既未息此安可停臣聞取亂侮亡書之明義固險而守國之恆政若柳城之寇不虐於邊人鴻臚之賓未絕於來使則養士卒以待其衰也必若虐暴邊隅須申致寇之略如其毒痛於下方興問罪之師任之以智能申之以謀策明賞必罰教人以信山林水澤之陣識以權宜父子兄弟之軍赴湯蹈火然後揚兵耀武示之以威則師旅以貞夷狄柔服惠懷無戰其在於茲若但行以秋霜之殿而無時雨之澤不計而動離怨在心驅以合敵貪以取敗既輕有生之命求幸白刃之中使天威挫衄者臣竊恨焉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臣以不才展効州郡每懷報國屢上微言神龍二年進狀論沙場喪敗開元四載投匭言降戶得失鑾駕而幸又於河中府上表并進柔遠論一首而才微理拙不蒙顧問制問曰何經何歷敢不盡言臣識淺才微罔知攸據至若昇壇之拜推轂之寵豈可一築所能及愚臣暗昧不足以當之俯伏惶恐若履氷谷謹對（文苑英華　按舊書本紀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置中都而本紀是春唯載幸新豐不言幸河中疑史有奪誤）

張仲宣對策曰臣聞玉弩垂芒耀明威於紫緯金方戒序凝殺氣於丹霄然則負扆登樞規七衡而立辟垂旒御辨法四選以詳刑是故黃運披圖靜妖氛於涿鹿丹陵啟業耀佳兵於洞庭伏惟陛下陟上帝之耿命順下人之樂推總不測之謂神包混成而爲道然後運天地日月以臨之洩雷雨水火以育之宣道德仁義以綏之張禮樂刑政以肅之然則宿離無忒天清也海外無波地平也左學上庠文明也保大定功武威也由是東西沈潛朔南浹洽草木咸若昆蟲無夭猶且日慎一日雖休勿休俯徇謙光循易象之明義降詢得失追漢策之高蹤所以廣訪芻蕘旁求道路臣戎旃

賤伍稱散匭容策蹇以忘疲勵弱而知倦猥玆庸菲充賦闕庭奉詔慚惶啟處無地所冀齊庭設炬九九之術先收燕館初開先尊郭隗而已敢緣斯議庶竭丹誠制策曰思謀臣以制敵折衝於樽俎索名將以持邊降伏於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哉臣聞習謀元帥漢召材官必資悅禮之英咸選良家之子誠請秋風授律吉日拜將收不疑之十計問子明之五策賞必以功罰必以信則良將斯至矣大功可舉矣制策曰兵法有五十三家且分其四種臣聞習手足便器械積虞備具攻守伎巧之兵也權德刑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陰陽之兵也雷動風舉後發先至離合向背而應變

無常形會之兵也守正而用奇詳形而計戰兼伎巧包陰陽權宜之兵也然後犢之以仁義信之以賞罰以我直而權其曲以我智而濟其愚以我和而制其離以我治而乘其亂故雖孫吳再生亦不知爲敵人計矣制策曰漢臣有二十八將自比夫幾人臣聞漢有二十八將者上應二十八宿也或以文雅光國鄧禹有決勝之奇或以武能威人吳漢有綏邊之略功論樹下馮異之績彌彰冰結河中王霸之誠尤著臣以卑賤夙無器業竊循運合聖恩不得參賢俊之末安敢自強而比哉請聞猥及臣當萬死制策曰景略可逮於孔明張遼得齊於關羽斛律光賀若弼近代之用誰優臣聞景略之功也孔明之績也張遼之謀也關羽之烈也斛律光之勇也賀若弼之略也廣論之則耀靈不駐略談之又書不盡言景略之佐秦堅纔騁如熊之捷孔明之匡蜀主克著卧龍之名張遼運籌之方可以歸之於先軌關羽搴旗之効可以論之於後塵賀若弼之破陳軍功先諸將斛律光之扶齊國名劣衆人以次而言斷可知矣制策曰我李勣與李靖之功誰最者臣聞李勣者智也仁也勇也嚴也躬教可以圖始心教可以保衆自伐三韓克清九族所以東夷之人不敢西向也至於李靖者安可同年而語哉大征北狄詎見絕其餘氣授鉞南蠻甯見殄其遺寇所以蠻胡猾夏

邊鄙亟聳者良由此也制策曰印南一方之地磧西萬里之域將棄之以促境甯守之以勞人鎮涼州至於流沙軍隴坂至於積石險阻要害子疑汝明秦中歲役於防水若爲蘇葦代北年疲於禦塞奚所變通蘄門屯田何術以休其弊柳城梗澁何策以繫其虜凡此邊庭今爲重鎮何經何見何廢何歷臣聞曉邦懷裔既崇於弔伐昧谷遐方實資於鎮撫薇亦柔止猶聞遣戍之詩瓜時在期尙起踐要之役今欲明守邊之術開斥地之制緬維經算俯訪芻蕘謹聞鄙術何足以覩之夫先王馭道也必專其邊守疆以戎索恃吾有以備懷其所以來招携以禮懷遠以德今九山在境猶發

度遼之師葱河卷服仍開拜井之屯勞人遠役其何以哉若乃務廣其土以疲其人宿兵於無用之地勞師於不禦之俗聖王之道未足前聞制策曰若兵不獲已用何頁謀貞我師旅使有征無戰必文可來之施何異政柔彼夷狄使懷惠畏威臣聞季梁在隨楚朝罷議仲尼居衛晉國折謀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陛下誠然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於無外大啟爵命以示四方拔將選才各盡其用急善同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邪佞之門廢鄭衛之樂混清六合實由乎此雖西有不羈之寇北有不賓之虜征之則勞師待之則無益故班固曰有其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蓄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懷惠畏威也但以日暮途遠汲探綆短文不逮意書何盡言謹對（文苑英華）

李昂歷生失度判曰鳳皇司歷象（原注疑）謀託算象生有數感而遂通逸探渾元是知元妙耹覩雲物必在精微情至紛擾則他想交亂形質溷穢則奇鑒不明焉可以見天地之心窮鬼神之狀幽變未測孰辯端倪相彼歷生迹參日御臺觀是叅泉蒙未豁唐都不作糟粕誰傳趙達何追萇華莫繼失杪忽之度曷以敬授人時若歸奇於扐履端於始則毫釐不爽忝累無愆如或未精法將焉捨（文苑英華）

賜諸歷生失度判曰瞻乎歷生跡編太史按黃鍾之妙算玉管非工察緹幕之微灰銅儀罕究今者三元奧術伺懵履端之明六律幽源未達歸餘之數失之忝忽糾以簡孚誠櫝龜之見毀豈書馬而致誤不堪敬授將亂甲乙頗異太初之差宜正羲和之罪（此篇今本文苑英華闕名茲據永樂大典載舊本文苑英華補）

王洽然歷生失度判曰律呂之本今古攸同用行殷歷孔子於是興嗟漢襲秦正劉歆以之條奏莫不考於經傳稽之氣象惟彼歷生稱明算法理須銅壺曉唱則聽雞鳴玉斗夜迴方看蟻轉何得輕於秒忽失以毫釐裨竈多言豈知天道羲和廢職幾亂人時遂令太史罷占疇人廢業陸佐公之漏刻莫見新成張平子之渾儀但聞虛設既失推莫之典何逃寘棘之刑（文苑英華）

十年（壬戌）

帝御雒城門試文章及第二十八人考功戶部郎中蘇晉刑部員外郎席懷（懷疑豫）之訛　侍御史陳希烈於化城院考（記纂淵海　按文章或即文藻宏麗科）

六月辛丑上訓注孝經頒於天下（舊書本紀）

御製孝經注序曰朕聞上古其風樸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

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常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注踳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

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石刻拓本邢疏）（按明皇孝經凡再注邢疏以此序屬於開元十年今從之）

進士三十三人　苗含澤（苗延嗣長子含澤開元十年登第見五百家韓注）

明經科　白鍠（白居易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公諱鍠字確年十七明經及第以大歷八年卒年六十八推之及第在是年按鍠即居易之祖）

茂才異等科　李誠（是年茂才甲科見上獨孤及頓邱李公墓誌按通典云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秀才舉則此茂才非秀才蓋茂才異等科）

文藻宏麗科　孫逖（舊書文苑傳孫逖開元十年應制登文藻宏麗科）　常無名（常無名墓誌開元十年舉文藻宏麗遂上陳皇王之盛下借周漢之諭稽以洪範九疇天人之統災變之異高言體大久而可驗如賈生之論漢也與孫逖同入第二等）

知貢舉　員嘉靜（按靜或作靖元和姓纂云唐吏部郎中員嘉靖華陰人）

十一年（癸亥）

正月庚辰幸并州癸巳敕曰其有沈淪草澤抱德棲遲及武德功

臣子孫并元從子孫才堪文武未有官者並委府縣搜揚具以名薦（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十一月戊寅親祀南郊大赦天下制曰每搜羅賢俊旌賁邱園猶遺跡藏名山安卑守位勝言及此寤寐思焉其諸色人中有懷才抱器未經薦舉（冊府元龜作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官審訪擇其名錄奏（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一人（詞學指南開元十一年進士試黃龍頌）　崔顥（唐才子傳崔顥汴州人開元十一年源少良下及進士第）

知貢舉　源少良（見上　玉芝堂談薈以源少良爲是年狀元誤也）

十二年（甲子）

二月詔曰朕君臨宇內子育黎元豈以黃屋爲尊實以蒼生爲念何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雖身在九重而情存六合恐至道猶鬱大化未孚昨因展義河東祈穀脽上肆覲羣后親問高年舉滯賑窮旌善黜惡緝其墜典酌於古訓今省方告至禋祀云畢思人庶官務崇簡易緣路州縣有表薦官僚及上書獻頌者中書門下審覆奏聞量加進賞（冊府元龜）

閏十二月辛酉文武百官吏部尚書裴漼等上請封東岳甲子侍中臣源乾曜中書令臣張說等再三上言時儒生墨客獻賦頌者

數百計帝不得已而從之丁卯下詔以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實有事泰山（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一人　杜綰（狀元）　祖詠（唐才子傳祖詠洛陽人開元十二年杜綰榜進士　唐詩紀事有司試終南山望餘雪詩詠賦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納於有司或詰之詠曰意盡）

將帥科　裴敦復（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房白謙（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按張燕公集有舉洛州臨武縣主簿陳光乘夔州歸州鎮將勤思齊前中州參軍戴師倩等狀云準七月二十二日制內外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官有奇材異略堪任將帥者封狀進內）疑即設將帥科時事

知貢舉　賈季陽（按玉芝堂談薈記唐代狀元錄以知貢舉誤爲狀頭此年以賈季陽爲狀元知亦爲知貢舉之誤矣故據以載之復駁正如此）

十三年（乙丑）

四月癸酉令朝集使各舉所部孝弟文武集於泰山之下（舊書本紀）

十一月己丑日南至封禪泰山（冊府元龜　儲光羲秋庭貽馬九詩伊昔好觀風自鄴西入秦往復萬餘里相逢皆衆人大君幸東嶽世哲屆時巡予亦從此去閑居清洛濱又有幾陽馬氏二子詩聖君封太嶽十月建行旆皆謂此年封泰山也）

封東岳禮畢幸孔子宅親設奠祭詔曰孔宣父誕聖自天垂範百代作王者之師表開生人之耳目朕增封岱嶽迴鑾洙泗思闕里之風想雩壇之詠邈矣遺烈慨然永懷式遵祀典用申誠敬宜令禮部尚書蘇頲以太牢致祭仍令州縣以時祀享復近墓五戶長

供掃除（冊府元龜）

進士（登科記闕）　丁仙芝（儲光羲貽丁主簿仙芝別詩注云丁侯前舉予次年舉又云同年舉而丁侯先第拔光羲於十四年及第則仙芝在此年也永樂大典引嘉定鎮江志丁仙芝曲阿人進士第餘杭尉）

拔萃科　馮萬石（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開元十三年馮萬石考判入等）

知貢舉（舊書李懷遠傳子彭年開元中歷考功員外郎知舉疑當在是時）

十四年（丙寅）

六月敕曰朕聞以道得人者謂之備切問近思者謂之學故以賜禮教讓則下不爭以陰禮教親則遠無怨豈非習無不利教所繇生者乎朕以厚儒林闡書殿討論易象研覈道源冀淳風大行華

胥非遠而承平日久趨競歲積謂儒士爲冗列視之若遺謂吏職爲要津求如不及頃亦開獻書之路親揚己之人闕下之奏徒盈席上之珍蠢寡豈宏獎之義或有未孚將敦本之人隱而未見天下官人百姓有精於經史道德可尊工於著述文質兼美者宜令本司本州長官指陳藝業條狀奏聞其吏部選人亦令所由銓擇各以名薦朕當明試用觀其能若行業可甄待以不次如妄有褒進必加明罰（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七月癸巳上御雒城南門樓親試岳牧舉人及東封獻賦頌人命太官置食賜有差（冊府元龜）

八月六日太子賓客元行冲等撰禮記義疏五十卷成奏上之先是右衛長史魏光乘上言今禮記章句踳駁故太師魏徵更編次改往堪立學傳授上遽令行冲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冲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及疏成右丞相張說駮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之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引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釐改兼爲之注雖加賞賜其書竟亦不行今行冲等奉敕撰疏勒成一部欲與先儒義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遂留其書

貯於內府竟不得立學行冲恐諸儒排己退而著論以自釋也（唐會要）

八月十四日上讀洪範至無偏無頗而聲不協謂其文頗爲陂詔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臨政之暇乙夜觀書匪徒閱於微言實欲暢於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云陂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墜缺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其尚書洪範無頗字宜改爲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令宣示國學（唐會要　冊府元龜以爲天寶四載詔按新書藝文志與唐會要同今從之　此詔爲孫逖所草）

十月詔曰朕夢想賢才咨諏列嶽遂因封祀發詔搜揚昨所臨御道場親加策問不稱所薦其數則多乃聞猾褻之人遞相招致邱園之俊罕見褒升豈朕勞求之意也宜令都督刺史審更訪擇具以名薦（冊府元龜）

是年通事舍人王嵒疏請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相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

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修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删改行用制從之（唐會要 按其書至開元二十九年始成郎開元禮也）

進士三十一人（詞學指南開元十四年進士試考功箴）

嚴廸（狀元）

儲光羲（唐才子傳儲光羲兗州人開元十四年嚴廸榜進士儲光羲貽丁主簿仙芝別詩注予後及第又應制授官 按新書藝文志儲光羲開元進士第又詔中書試文章歷監察御史則所謂應制授官者卽中書試文章也）

崔國輔（唐才子傳崔國輔山陰人開元十四年嚴廸榜進士 按杜集有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詩崔卽國輔也）

綦毋潛（唐才子傳綦毋潛字孝通荊南人開元十四年嚴廸榜進士授宜壽尉）

賢良方正科（文苑英華載神岳舉賢良方正策元宗於十三年東封十四年試岳牧舉人則神岳舉當在此年）

袁映（見文苑英華）

尹暢（見文苑英華）

孫逖（新書本傳又舉賢良方正元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等第其文異等）

知貢舉

嚴挺之（見唐語林 顧況監察御史儲公集序開元十四年嚴黃門知考功以魯國儲公進士高第與崔國輔員外綦毋潛著作同時其明年擢第常建少府王龍標昌齡此數人皆當時之秀）

袁映對策曰（文苑英華注策問闕）臣聞天矜於人人所必從（按句有誤字）臣謏聞吹萬僻生草莽幸陶甄爲之風得守忠蹇之節常願拜手宸極敷猷乃誠危言匪躬少答亭育昔仲尼稱鳳爲不至河不出圖蓋傷衰周之運不見聖明之代也臣今輿誦芻言肅祇睿命啓聖踵於神岳奉金策於玉宸賡歌淸泰咫尺旒扆是天縱聰穎而超於孔某不圖幸之至於斯也況周頌禹膺列坐堯衢此優賢之至也愚臣何足以充塞敢不布其腹心竭盡聞見臣伏惟皇穹有成命聖唐受之崇高配天高大配地天地合德而陛下大明於其中有以觀高祖之休光有以恢太宗之鴻烈樂成於郊祀而昭升上帝禮備於脽上而敷問后祇於是柴於岱宗望於秩首三光全而五行序八荒協而萬國諧皇靈丕應象物昭格無疆惟休能事畢矣況陰陽燮理則賢相盡規風俗敦龐則良牧宣政百揆時敍庶物咸亨誠已贊映華胥邁績堯舜豈夷吾所記七十二之涼德可望淸光哉而猶恭默思道勵精圖政帝闕崢嶸而下臨天問昭回而謐

覩乃賜臣策曰延想無爲之理聿修太和之化匪曰能致將與國之所以謀廣聰明詢於仄陋使君子道長後又用彰陛下執謙之至也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愚臣無得而稱焉制策曰夫原疾而授藥者良醫也因時而救弊者權政也今塞垣猶守府兵云耗閑人輕去冗食雜歸者臣聞先王之理布在方策乘時司契其道深乎陛下親鑒萬化之原獨運安危之兆執大象鼓洪爐知惟其神惟睿作聖九門警蹕致蒼生於爾壽七政齊衡得元珠於利見雖講信修睦寰區大同而安不忘危故塞垣仍守雖道德齊禮黔庶康濟而寬以厚載故閑人或浮臣又聞之兵戈者威不軌而昭文德

也兆庶者忘帝功而畏苛政也邊鄙備預誰能去軍參狄逢方時
聞失業總寰瀛而觀偃伯則三邊之戍役不足多也據天下而覽
兆人則萬一之逋逃不足怪也況國家皇極作乂七政有倫增新
軍以保蕃革浮情而綏輯何憂乎府兵之耗何有乎充食不歸雖
休勿休惟陛下之深慮也制策曰膏粱無恥於僥幸蓬蓽未敦於
退讓選舉殷湊官員不給效職者或祿仕而養資試言者多浮華
而背實皆今之食舊德農服先疇結綬登朝咸遵揖讓被褐在野
盡歸廉潔臣實覩還淳反素之風不知無恥未敦之事尋諫俯問
臣何敢奉欽若帝唐之有天下也久於其德人文化成敦詩說

禮樂濟濟多士開元以常日者十銓分鑣衡材慎敍親行考言責
名徵實克黜浮薄登延俊秀大建循弊其命維新則推讓之風行
尸素之源滅其苟養資祿仕以速官謗若使會府持衡守而勿失
將恐詠彼空谷嘆此才難豈有員不給官殷湊乎選士言而背實
浮華於舉才臣雖庸愚有以知其不然也制策曰豈風之不臧何
草之難偃也澄源正本厥路何由聞乎古者井田有助公私取給
諸侯貢士賞罰存焉改轍欲從違律向背者臣聞人無假德實從
上教草順風而靡假水隨器而方聞陛下神謀元行德如天覆驪
今之代歸於壽域深源固本政事惟斷俗既分於士宜人亦同於

上好又何取乎井田古制力助前規賞罰於歲貢之士增削於諸
侯之地若斯而已哉夫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非故相反蓋取
隨時泥以從鈞車難改轍臣誠庸妄不識大體竊願陛下神而化
之使人宜之正如當今之代也策曰文質再復忠敬何適於時濟
魯一變親賢何近於道者大哉聖問臣敢颺之臣聞文質再而復
正朔三而改殷因於夏周因於殷人（原注疑）德齊莊夏尚忠厚殷人
質也周人文也文質雖變忠敬咸宜不敬則禮節遂乖不忠則弼
諧斯替臣朝聞化適時惟一然則敬自外飾忠由內消必也奚先
請同去食若乃親親而尊尊其有周公之餘化乎舉賢而尚忠者

其有太公之遺風乎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魯由
舊貫斯焉殆庶制策曰擇何典而淳俗采何法而安人何功而天
地和平何德而黎元富壽者臣聞諸元元皇帝曰我無欲而人樸
大哉至道不可多言伏願陛下克修聖祖恢維化綱崇象帝之風
反皇人之始俗已淳矣人斯安矣三事允理六府孔脩則地平天
成矣輕徭薄賦慎罰措刑則既富且壽矣豈臣庸鯫克堪預焉伏
以垂政立範因時變通布陳前載簡在帝聰今乃下問愚鄙徵其
辨迷豈不欲觀其末學收其微才臣狂妄斐然非相如子雲之流
也幸屬千齡大慶五載脩封遂得獻頌皇衢參陪鑾展慚考言之

無取念天獎而何階忠比魏臣空思捧日夢非秦后謬至鈞天跼影天庭若臨冰谷謹對（文苑英華）

尹暢對策曰（文苑英華注元失問）臣聞非才難遭時難況躬忝觀光之舉不俟媒揚之地儼身天闕用感良辰伏惟陛下建初立元創業垂統夷凶靖難聖敬日躋格上下而無憂內治光四表而誼德昭振故能荷天之休福應尤盛殷薦嚴配昇中告成十數年間而功業大備豈非徇齊之德神化所致哉雖少康復夏宣王興周比之當今萬分不及而猶賜臣策曰常恐上廑五聖之耿光下辱萬方之瞻戴日昃觀政夜分思理者可謂無念增德勿休熙載履衆美而不足躬聖明而流謙而臣愚對非誤自充賦雖言及之將可以承奉淸問對敭天休乎然臣聞立德之謂道體道之謂仁固無宏逸安敢訛濫是以古之善爲士者必將微妙元通豈獨直於偏才好詭而已如此則黃帝之功濟生人素王之猶遜先聖離朱喫詬奚得議其淺深夷齊尹惠抑可語其同異何者食薇絶粟終慚淑媛之言醜夏歸殷卒致成湯之業寓言莊叟且未足徵側訊羣矜誠將異爾無貪至理僧副虛懷若乃喜怒哀樂之四端貌言視聽思之五事雖擴充之在我諒休咎之關天殷臣格言已著之於皇極鄒子戲論亦頗存於昭應詎茲辨志方用怵心伏惟陛下事天明事

地察無文政秩羣望畢舉故祈殷汾脽薦寶鼎於宗廟燔柴岱嶺靄飛烟於雲日神歆效其如答靈貺昭而必開雖飄風乍起曾不終朝大雨時行旁霑數郡亦未聞偃拔包褱之甚也陛下憂勤夕惕若厲信禹湯之罪己寔堯舜之用心蓋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屠龍壯馬亦何以爲書稱安人則惠易異（原注疑）損上益下謂宜開倉廩以賙給選牧宰以寵綏散利薄征息役弛捨禳疹之道何莫由斯傳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謂此物也雖歸諸天道亦以人事故周官六職水旱則宗伯是司漢宰三公災眚則丞相是主不然何以昭燮贊之術開勸戒之端哉大體若茲詳徵何有臣聞夫大理之後有易亂之人者安甯無放驕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理之人者創艾避災思樂生也當今海服淸晏太平無虞衆且曲折萬事纖妙文理至詳不可復加矣陛下享已成之功居崇高之位人有後庭聲色之務出有苑囿遊觀之樂志得無滿乎欲得無極乎古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此言雖微可以喻大是以聖人乾乾日惕莫敢或遑雖休勿休盡善盡美伏願陛下愼終如始以成德政使鴻閭盛烈作唐龍光不騫不虧永永無極此適時務之所當先也臣又聞善爲政者在能其事能其事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臣竊惟今國家所使分威權御黎庶縣

府庫理刑獄者皆天下長吏也而其俸祿各有差等以勸其徙百官以理萬人以察天下幸甚然而都內冗散叨假名器者不可勝數或倡優雜伎之伍弁射夷貊之流紆紫懷金出入周衛漿酒藿肉乘堅策肥者奉一人猶聞不給今官此輩何所取資狐鼠既託於城社粟帛載殫於倉庫非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賢勿及惡德惟其賢者矣此救弊之所急也臣草莽諸生地卑識淺陛下誘而進之訪以時政將承汝弼安敢面從輕陳末議伏深殞越謹對（文苑英華）

十五年（丁卯）

正月戊寅制草澤有文武高才令詣闕自舉（舊書本紀冊府元龜作二月）

五月詔中書門下引文武舉人就中書試於是藍田縣尉蕭諒右衛冑曹梁涉邠州柱國子張玘等對策稱優錄奏帝謂源乾曜杜暹李元紘等曰朕宵衣旰食側席求賢所以每念搜揚者恐草澤遺才無繇自達至如畿尉衛佐未經推擇更與褐衣爭進非朕本意繇是唯以張玘爲下第放選餘悉罷之（冊府元龜）

九月庚辰帝御雒城南門親試沈淪草澤詣闕自舉文武人等（冊府元龜）

進士十九人（詞學指南開元十五年進士試積翠宮甘露頌）　李嶷（狀元）　王昌齡（唐才子傳王昌齡字少伯太原人開元十五年李嶷榜進士授汜水尉）　常建（唐才子傳常建長安人開元十五年與王昌齡同榜登科）

杜頠（開元十五年同王昌齡登第）

諸科三人

武足安邊科　鄭昉（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樊衡（見冊府元龜唐會要陳岵上中書權舍人書薦考功之納樊衡也以爲取衡難得衡無後悔黜衡易失衡有遺恨故開一人之數以容之人到于今不謂衡忝一第而謂嚴得主司求人之義也又崔顥有薦樊衡書）

高才沈淪草澤自舉科　鄧景山（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鄧景山傳景山曹州人文史見稱）

樊詠（舊書樊澤傳父詠開元中舉草澤授試大理評事韓愈樊宗師墓誌作泳）　王緒（舊書本傳字夏卿河中人少好學與兄維早以文翰著名連應草澤及文詞清麗舉）

知貢舉　嚴挺之（見唐語林）

十六年（戊辰）

十二月二十四日國子祭酒楊瑒奏稱見今之舉明經者主司不詳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難每至帖試必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之明經習左傳者十無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學廢無日矣臣望請自今已後考試者盡帖平文以存大典又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若無甄異恐後代便棄望請能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者亦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舊書楊瑒傳冊府元龜唐會要）

進士二十八人。 廣成狀元 賀蘭進明（唐才子傳賀蘭進明開元十六年廣成榜進士及第唐詩紀事同）

拔萃科 馮萬石（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開元十六年馮萬石又考判入等）

知貢舉。嚴挺之（舊書本傳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大稱平允登科者頗減二分之一 按挺之凡三知舉見唐語林本傳二年爲三年之誤也）

十七年己巳

三月國子祭酒楊瑒上言曰太學者教人務禮樂敦詩書也古制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咸造焉故曰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以訓之四教以睦之人既知勸且務通經學成業著然後爵命加焉以之效職則知禮節以之莅人使識廉讓則棫樸之咏興也伏聞承前之例監司（新書作二監）每年應舉者嘗有千數簡試取其尤精上者不過一二三百人省司重試（新書作擬校以第）但經明行修即與擢第不限其數自數年以來省司（新書作考功）定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兩監惟得一二十人若常以此數而取臣恐三千學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縻天祿臣竊見流外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向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浮虛之徒以其效官豈識於先王之禮義國家大啟庠序廣

置教道厚之以政始訓之以士先豈徒然哉將有以也陛下設學校務以勸進之有司爲限約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曉臣伏見承前以來制舉道跡邱園孝悌力田者或試時務策一道或通一經粗明文義即放出身亦有與官者此國家恐其遺才至於明經進士服道日久請益無倦經策既廣文辭極難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其一二若長以爲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元宗甚然之（新書楊瑒傳 册府元龜 府會要）

十一月謁五陵大赦天下制曰朕探維復樸將致無常在理難□元風未暢不有時習焉能化成自今以後每至三元日宜令崇元館學士講道德經羣公百辟咸就觀禮庶使軒冕之士盡宏兩郭之風寰海之內咸爲大庭之俗其崇元學士補置猶近於經術或未精通又屬初崇聖號親行典册宜宏勸獎以示恩惠至舉口試及帖并策各減一條三年業成然依常式（唐大詔令集）

進士二十六人。 王正卿狀元 樊系（太平廣記引定命錄員外郎樊系未應舉前一年書夢及第榜出王正卿爲榜頭一榜二十六人明年方舉登科之後果是王正卿爲首人數亦同 按開元中惟此二年進士二十六人而無狀元姓名故載此俟考）

諸科一（作一誤）人。 蕭同和 蕭同□（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開元十七年荊州解童子蕭同和並

弟同日俱及第

上書拜官五人：李鎮（新書藝文志李鎮注史記一百三十卷開元十七年上授門下典儀） 韓佑（新書藝文志韓佑續古今人表十卷開元十七年上授太常寺太祝） 辛之諤（新書藝文志開元十七年辛之諤上敘訓三卷授長社尉） 卜長福（新書藝文志開元十七年卜長福上續文選三十卷授富陽尉） 裴傑（新書藝文志裴傑河南人開元十七年上史漢異義三卷授臨濮尉）

才高未達沈跡下僚科　吳鞏（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薛僅（徐季鶴屯留令薛僅善政碑開元二十年有敕將幸太原重巡潞上顧謂侍中裴光庭先擇才能俾宿儲供公以左拾遺膺是選也公名僅字沖用會有制命舉才高未達沈跡下僚宏詞博識至公從政者上御紫宸殿親試親考入拜獻替之司蓋於是年登科也）

十八年（庚午）

六月庚申命左右丞相尚書及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舉才堪邊任及刺史者（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六人（是年試冰壺賦以清如玉壺冰何慚宿昔意爲韻） 陶翰（唐才子傳陶翰潤州人開元十八年崔明允下進士及第次年中博學宏詞　顧況禮部員外郎陶氏集序唐詞臣姓陶氏諱翰開元十八年進士上第天寶文明載登宏詞拔萃兩科拔翰以冰壺賦得名） 崔損（見文苑英華） 薛總（元暉第二子開元十八年登第見五百家韓注）

拔萃科　張秀明（廣卓異記引登科記秀明開元十八年考判入等）

知貢舉　崔明允（見上）

陶翰冰壺賦曰惟冰也有堅凝之貞惟壺也有虛受之明諒周流之弱質託鎔鑄以成名直方任器規圓慚情對光輝而比色固摯抑而馳聲冰假壺以爲用壺含冰而轉清及夫權呈朝晏之餘瑞表經綸之初允荀吳之失對陷王霸之後軍既遇賞以爲樂乃獲成於所如但觀夫推移在道澄徹如玉時見瑩而則明或將摧而不曲故曰冰貴於水器尊者壺國因時而必用軍每挈而何虞若乃周將酬客爵欲藏冰揖籍父其何忌顧申豐而可憑是以用之者廣須之者多遇薛鼓而擊誦豳詩而何至時冰銷滴潤壺罄成酣乃挾纊以荷德豈知漏而興慚昔者逝衰從徑魏主其遙雖有飯而仍攜顧無糜而未宿每覽餘軌當思踐迹志未吐於平生容

已衰於疇昔儻開冰之可薦庶投壺而無斁況霜空且寒晚景仍墜雖杼軸而不輟猶勞勞而無記將投皎潔之姿願假含容之意（文苑英華）

崔損冰壺賦曰烱乎太陽之精玉有眞質冰則貞清我君子象諸溫如皎如正其色兮匪貞不克峻其節兮匪貞不居爾其製盤盂訪結綠贍白虹之氣詠生芻之束乃賦於他山攻此良玉刻之成器錯以成壺信以旁達忠不掩瑜以虛而受用當其無及乎嚴律閉陰氣升氛霧結河海凝沙驚雁塞雪滿崤陵於是天景初夕玉壺始冰蹋象筵而孤映對金鏡而相澄爾其淋漓未泮溫潤而瑳

纖光不隱毫末不遁豈爾瑕之可匿玷之可磨不然珉之衆矣貴玉者何心之潔矣飲氷則那莊氏寓論宣父式談夜光奪魄明月懷慚豈比夫立槩生操激清厲貪伊至人之比德同貞士之司南夫以物象所鑒精明所蓄霜華晨清月影寒宿故覽之者魂竦遇之者慮惕迨北風之已壯幸西陸之未覩客有撫而嘆曰猗歟吾無是易且漏巵無當兮歎諸古大圭不琢兮聞諸昔曷若茲器之可佳諒君子之宏益然後宜其列贊其意抽毫命觴賦氷壺之盛事（文苑英華）

十九年（辛未）

三月丙申初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尚父廟一所以張良配享春秋二時取仲月上戊日祭諸州賓貢武舉人準明經進士行鄉飲酒禮（舊書本紀）

六月敕諸州貢舉皆於本貫籍分信明者然依例不得於所附貫便求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縣即便催科不得遞相容許（唐會要）

進士二十三人

王維（狀元）（舊書文苑傳王維父處廉維開元九年進士擢第　按九上脫十字　唐才子傳王維字摩詰太原人開元十九年狀元及第集異記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為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皋聲稱籍甚客有出入公主之門者為其地公主以詞牒京兆試官令以九皋為解頭維方將應舉言于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新聲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至

吾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乃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齎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讌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于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調聲哀切滿坐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為文乎維則出獻懷中詩卷呈公主公主既讀驚駭曰此皆兒所誦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為諸貴之欽矚岐王因曰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為解頭誠為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為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當為子力致焉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矣）

薛據（唐才子傳薛據荊南人開元十九年王維榜進士　舊書薛播傳初播伯父元曖終於隰城丞其妻濟南林氏丹陽太守洋之妹有母儀令範博涉五經善屬文元曖卒後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雲及播兄據揔並早孤幼悉為林氏所訓導咸致文學之名開元天寶中二十年間彥輔據等七人並舉進士連中科名衣冠榮之）

明經科

張諴（白居易贈尚書工部侍郎張公神道碑銘公諱諴字老萊吳郡人年十八以通經中第以大歷三年卒年五十五推之及第在是年通經當是明經科也　按諴一作誠）

諸科二人

上書拜官一人

馮中庸（新書藝文志馮中庸開元十九年上政錄十卷授汜水尉）

博學宏詞科（按唐之博學宏詞科歲舉之閻氏若璩以王應麟弟兄所應之博學宏詞即昌黎所應之詞科誤也）

蕭昕（冊府元龜唐會要皆作是年鄭昉及第唐語林云開元十九年置宏詞始於鄭昉　舊書蕭昕傳少補崇文進士開元十九年首舉博學宏詞授陽武主簿天寶初復舉宏辭授壽安尉　按鄭昉為蕭昕之訛）

陶翰（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書錄解題陶翰開元十八年進士次年宏詞）

王昌齡（唐才子傳王昌齡又中宏詞遷校書郎）

拔萃科・張秀明（廣卓異記引登科記張秀明開元十九年考判入等）

知貢舉・裴敦復（見唐語林）

二十年（壬申）

九月乙巳中書令蕭嵩等奏上開元新禮一百五十卷制所司行用之（舊書本紀）

十月壬午如潞州（新書本紀）

丙戌命巡幸所至有賢才未聞達者舉之（舊書本紀）

十二月十四日敕昔在元聖强著元言權輿眞宗啟迪來裔遺文誠在精義頗乖撮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元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爲之理每因淸宴輒叩元關隨所意得遂爲箋注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今茲絕筆是詢於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澈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諛神自聖柰非此流懸市相矜亦云小道旣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爲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御注道德經碑）

進士二十四人　鮮于向（顏魯公集鮮于公神道碑銘公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年二十餘尙未知書太常切責之縣南有離堆山斗入嘉陵江形勝峻極公乃慷慨發憤屏棄人事勵精爲學至以鐵鉤其瞼使不得睡開元二十年年近四十舉鄉貢進士高第又曰公負不羈之才懷濟世之志方及知命始擢一第以天寶十四載卒年六十二推之是年正三十九故曰年近四十也）

上書拜官四人　高希嶠（新書藝文志高希嶠注晉書一百三十卷開元二十年上授淸池主簿）

陳庭玉（新書藝文志開元二十年陳庭玉上老子疏授校書郎）　柳縱（新書藝文志開元二十年柳縱上注莊子授章懷太子廟丞）

帥夜光（新書藝文志帥夜光幽州人開元二十年上三元異義三十卷授校書郎元和姓纂帥夜光上三元異義集賢院試三元策十道及第詔直國子監）

知貢舉　裴敦復（見唐語林）

登科記考卷八

唐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大興徐松

開元二十一年（癸酉）

正月一日（舊書本紀作庚子朔）赦天地以大德生羣有聖人以大寶守萬物古者受命之君謂之承天之序明有所□夫豈徒然若道無欽崇命不永保帝賔臨汝人曷戴君朕所以□其庶乎合於仁覆之意也夫宓犧神農黃帝堯舜或誅而不怒或教而不誅彼亦何爲獨臻於此朕自有天下二紀及茲雖未能畫衣以□亦未曾□人於□而政猶踳駁俗尙澆醨當是爲理之心未返於本耳凡人豈不仁於父母兄弟不欲於飲食衣服乎而卒被無孝友之名不溫飽之困其故何哉蓋未聞義方不識善道或任小智而爲詐或見小利而□□得致遠則覊縻之以暴已而身受戮辱家不相保愚妄之徒頗多自陷獄訟之弊□□□□□□悲乎亦在教之不明也蓋刑罰者不獲已而用之天下黔黎皆朕赤子以誠告示其或知歸何必用威然後致理先務仁恕甯不懷之且如五常循行豈須深識六親和睦何待丁甯自宜勉之以副所望刑厝不用道在於文獻歲之吉迎氣伊始敬順大常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蠕伏孕育之物蠢動生□之類愼無殺伐□□夭傷九土異宜三農在候眾眾興役妨時害功特宜禁止以助春事至若家有征鎮□□孤惸物向陽和此獨憂悴良可憫也亦令所由隨事優恤蓋不體仁無以爲長不知道無以用心故道者眾妙之門而心者萬事之統得其要會義可以兼濟於人失其指歸生不能自全於已故我元元皇帝著道德五千文明乎眞宗致於妙用而有位者末之講習不務清靜欲全□爲之政教何從而至於太和者耶百辟卿士特須詳讀勉存進道之誠更圖前席之議至如計校小利綜緝□□□□□□□无化俾蒼生登於仁壽之下還於湻樸豈遠乎哉行之可至其老子宜令士庶家藏一本仍勸令習讀使知旨要每年貢舉人量減尙書論語一兩條策准數加老子策俾敦崇道本附益化源朕推誠與人有此教誡必驗行事豈徒空言今之此敕亦宜家置一本每須三省以識朕懷（荊州龍興觀道德經臺）

三月詔曰博學多才道術醫藥舉人等先令所司表薦兼自聞達敕限以滿須加考試博學多才舉人限今來四月內集道術醫藥舉人限閏三月內集其博學科試明三經兩史已上帖試稍通者多才科試經國商略大策三道幷試雜文三道取其詞氣高者道術醫藥舉取藝業優長試練有效者宜令所繇[illegible]處分[illegible]

五月勅諸州縣學生二十五已下八[illegible]

十一己下通一經已上未及一經而精神聰悟有文詞史學者每年銓量舉送所司簡試聽入四門學充俊士卽諸州貢人省試下第情願入學者聽國子監所管學生尙書省補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州縣學生取郭下縣人替諸州縣學生習本業之外仍令兼習吉凶禮公私有禮事令示儀式餘皆不得輒使諸百姓立私學其欲寄州縣學授業者亦聽（摭言）

進士二十五人（玉芝堂談薈作二十四人）

徐徵（狀元　玉芝堂談薈作開元二十年狀元）

劉長卿（唐才子傳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開元二十一年徐徵榜及第）

房安禹（前定錄房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元德秀（舊書文苑傳元德秀河南人字紫芝開元二十一年登進士第德秀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從鄉賦歲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則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登第後母亡廬於墓所按德秀卒於天寶十三年年五十九則登第時年三十八李華元魯山墓碣銘公諱德秀延州使君之子延州卽世之後昆弟凋落慈親羸老無大無小仰給於公及應貢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　按雲溪友議以元公明經入仕誤）

王端（新書王紹傳父端第進士有名天寶間　權德輿王端神道碑端太原人舉進士宏詞連中甲科又云自開元天寶間仕進者以文講業無他蹊徑公與河南元德秀天水閻仲興同歲中正鵠）

閻仲興（見上）

多才科

李史魚（冊府元龜　梁肅李史魚墓志銘公諱史魚趙郡平棘人也開元中以多才應詔解褐授秘書省正字時海內和平士有不由文學而進誚者所恥公以盛名冠甲科羣輩仰之如鴻鵠軒在霄際矣按史魚上元二年卒年五十六時年二十八）

知貢舉（是年知貢舉無可考按舊書文苑傳席豫開元中累官至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爲時所稱疑卽在是時俟考）

二十二年（甲戌）

四月詔曰風化之本其在庠序去秋不熟生徒暫令就舍講習之地安可久闕其兩監生在外者卽宜赴學（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九人（據顏魯公孫逖集序九當是七字之訛　是年試梓材賦武庫詩見留元剛顏魯公年譜按文苑英華梓材賦以理材爲器如政之術爲韻）

李琚（狀元）

閻防（唐才子傳閻防河中人開元二十二年李琚榜及第）

張茂之（李華三賢論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能篤據李華蕭穎士文集序當在此年）

顏眞卿（殷亮顏魯公行狀公姓顏名眞卿字淸臣小名羨門子別號應方京兆長安人年弱冠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及第登甲科舊書眞卿傳開元中舉進士登甲科令狐峘顏眞卿墓誌銘弱冠進士出身留元剛顏魯公年譜公年二十六考功員外郎孫逖下進士及第）

杜鴻漸（舊書本傳故相暹之族子祖愼行益州長史父鵬舉官至王友鴻漸敏悟好學舉進士）

郗昂（見文苑英華）

魏頎（見文苑英華）

梁洽（見文苑英華）

王澄（見文苑英華）

博學宏詞科（是年試公孫宏開東閣賦以風勢聲理暢休賢久爲韻見文苑英華）

王昌齡（舊書文苑傳王昌齡進士登第又以博學宏詞登科書錄解題王昌齡開元二十二年選宏詞超絕羣類）

李琚（廣卓異記引登科記李琚開元二十二年進士狀元及第當年宏詞頭登科按言宏詞頭則琚爲第一人而文苑英華列于王昌齡之下俟考）

楊諫（見文苑英華）

韓液（見文苑英華）

知貢舉

孫逖（唐語林　舊書文苑傳孫逖開元二十一年入爲考功員外郎集賢修撰逖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輔顏眞卿爲尙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逖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二十四年拜進中書舍人顏魯公孫逖集序公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奨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第者一十六人授校書郎者九人其餘成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又曰眞卿昔觀光于天府賓薦公之奨擢）

郤昂梓材賦曰匠人度有山之梓相文木之理既因性而是度又從繩而可擬故輪梢適任棟梁資始陰陽之體叶時隱括之形中軌飾其象乃圖之以鳥獸諧其音必均之以宮徵苟可擇於棫樸亦何殫夫杞梓徒覩其破擁腫斲瑰材攢節迸集斜文洞開蜀柿落而雨足交灑郢斤運而風聲颼來伐之丁丁斲礱狸之斑首斲之稾桑碎空穴之青苔巧無匪制庸無所施因心則達觸物能爲初會方以成矩乍投圓而折規削斲同功準量成類方資剞劂之力乃作罄香之器厥若遷德以序辨官以位誠留正直而無頗亦何患乎綱紀之紊墜小既以此大無不如文公立號以化俗康叔省功以愼儲仁義有常剛柔貫識其虛實寬猛相濟勤苦務知其疾徐教在治人悲於出令亦猶代大匠斲罕或不傷其性俾夫來者式遵前聖且修短得喪亦奚其爲政森彼灌木工則度之有倫有要急哉在茲展矣君子如何勿思思不越乃心逸於人也明其采章於木也須其丹漆瞻濟濟之榛楛懿彬彬之文質雖非班扁之奇妙敢獻斲輪之良術（文苑英華）

魏絳梓材賦曰昔成王纂位周公輔理命爾康叔尹茲殷士既因命以申勸欲善終而令始述文武之所修陳藝術之攸起播英聲於典訓揚芬烈於國史則知上之化下如梓之材遵繩墨以運思受鈐模於簡能其度木也佇林衡之畢選其取制也仰倕和之所開於是既勤樸斲惟所云爲奚茲服用靡尚精奇信其有益取於無私工必止其淫巧物欲稱其事宜去雕鏤所以昭代俗之反素塗丹雘所以知禮義之攸施擬古呈功觀象制器或因事以立法亦憑質而託類臨時通軌開物以利乃作誥於聖人俾流戒於在位凡教在始而法在初莫不念乎梓匠愼爾攸居苟方圓之失理是風化之蔑如故王者創般跡述周令汲汲賢良孜孜善政招延俊造以輔明盛俾夫立德垂訓名言在茲凡百斧藻各其乃司勿謂幽昧神其聽之自然片善無遺羣材靡失輪桷兼採棟梁並出實有補於大廈方見用於王室擅高會之規矩騰雅頌之洋溢闡無疆之淑懿成不朽之政術（文苑英華）

梁洽梓材賦曰立政施教能簡則理爲器擇才唯良是視政有孚而可大器自斲而稱美學古入官斯可已矣故周公設誠取鑒梓材百工飾化以物作高勢曲成而象開桷之可伐而取諸新甫松之可斷而美於徂徠何備川之微要信崇功而大哉觀夫良匠掄木知無不爲盡力以獻藝因材而合規勤樸斲而去夫濫觚向儉素而昭於軌儀智者相物後人述器得成風之妙窮運斤之利或經緯乎陰陽亦法象乎天地上棟下宇資丹雘之餘飾從有之無

通舟車乎遠致嘉茲義之可分而發聪乎在位是尋是尺其墍其梠每從繩而則正巽投刃而皆虛觀梓匠之勁矣吾是知爲政之所如材之既度可施於政若意匠以合則必由庚而在詠俟其韡而念茲在茲政有善人則不欺山有木工則度之材有常質政則匪一每是器而受用亦相待而陳術夫如是諧利貞保元吉信前賢之濟代豈小人之能悉（文苑英華）

王澄梓材賦曰猗嗟掄才者杍必將有以掄者動不妄施材者用之爲美塗其丹雘之色契乃斲雕之理成乎器用孰不勤止則知能者軌物其利溥哉達於道必獲乎象酌於事實在乎材材罔不

奇戒乎不知應時可重匪飾胡爲須度長而絜大諒方矩而圓規役是司者勉矣厥宜亦猶德必輔人材不假器人失德而奚取器非材而奚利材濫則過於杍人德乖則失乎爾位其有取非輪桷性質散樗以不材而見棄思入用其焉如豈北山有之亦修短惟準工度也而例理有餘既罕節而抱直成大廈之厥居者哉夫如是則工以理材爲難國以教人爲聖聖體材而存道材象道而成政宏之在人慎乃出令藏器俟時人罔物思達乎至極欽哉有司惟試可矣以材校之守而勿失其德秩秩以人觀材以材觀實非獨陳伊周之宏義將以翊我唐之政術儻小材之不遺願雕奐於茲日（文苑英華）

王昌齡公孫宏開東閤賦曰易窮則變變則乃通一氣相感萬物初蒙拆於陽甲化於陰風彼君臣有際會屠釣無終窮其未遇也如獸之檻如禽之籠其合德也起阿衡於莘媵獲太師於渭翁覩公孫之發跡知漢帝之尊崇阨危則異元亨則同火有炎光木有根柢奐者斯附晷者蒙蔽苟得其所亦爲大悲動必有獲自然之勢抑折節以下人亦開國而來詣衣布被以薄已散金帛以賙濟近乎仁者之心與袞馬而俱弊以光招賢之策不失終身之計故能多士爰處僉謀是行拓南蠻之微增朔方之城大啟侯國載揚

天聲與夫蚩蚩以致誚孰若兢兢而立名僭上則差偪下則鄙仄祜誰各豚肩隘矣或儉奢而得中即達人之至理躬服勤以抗節在庶幾乎君子璞玉在山白虹在上精靈不隱物理相暢君任下以不疑臣薦賢以答既失之者喪得之者王況乎左右股肱舉爾無妄道有興廢人亦焉廋屈之則否伸之則休不正其名亦去其實賓閣既闢擁門自佚使賢醜錯雜而不分登駑駘於招士之室喟然宜父悲之已久儻相府之可依銘盛德於不朽（文苑英華）

李琚公孫宏開東閤賦曰客有海上浴德淄川養蒙業因才進位以經通當漢皇之有道登股肱於此公順天招物德盛聲崇接士

於衡門之下起閣於相府之東陽榮納日陰戶生風爾其建高規起崇制舊宇深靜垣墻閉衞取木非南澗之才延賓乃北山之潛訪善不日馴道以歲其選器也則收用而棄瑕其進德也則取材而遠勢故能克遐厥聲休績莫京寡私則布衣韋帶自公惟脫粟菜羹服之而德以廉恥食之而心以和乎豈粱肉夏屋而賓實之名哉則知厚內者德先薄外者事理身正則遠怨心邪則近恥固惡盈而守沖誠見足而知止太常居甲第之日丞相作封侯之始是以作漢名相惠音流暢誠前哲之用心豈後賢之猒望及夫人歿政耗閣廢道休俾馬廄之是宅奚人德之不修言念於此我心

其瘳故知道劣者事微苟名者失實奚量才之遠近箭比跡於勞逸（文苑英華）

楊謙公孫宏開東閣賦曰君立相以道崇相輔仁而協同庶績多士允釐百工始於其家且有招賢之義刑於四海大啟尙賢之風猗乎哉漢武照臨之秋孫宏輔弼之歲能好善以逮下不恃貴而怙勢子與視夜屆賓閣而猶開鷄鳴在春知賢路之不蔽道有行止時有興廢雖盛明則多士乃知人則下第遇風雨而不易將安樂以無替善乎立身誰爲之繼夫拔茅者利其彙征開閣者求其友生茅思同茹友貴同樂故秩秩執初筵之禮丁丁諧伐木之聲在貴則勿遺乎賤於舊而孰能無情況閣可以備時之燥溼相可以爲君之聽視賢是斯來賓是依止升降出入溫柔之始脫粟布被雖逢汲黯之嗤下薦上開竟遇漢皇之美況親仁而又崇此亦存乎卞理動不爲妄德風遐暢善固有由仁聲允休豈比夫漢臣崇奢後堂空羅夫妓樂齊相爲險累年不易其狐裘者哉惟其人心酌乎故實德不遐棄敬之終吉然後知掃門者亦孔之醜望塵者未離乎諂當効乎津而延賓知可大而可久（文苑英華）

韓液公孫宏開東閣賦曰乎載之下凜然清風才生於代道積厥躬洎十五而達爲百夫之雄時然後遇否極斯通賤不憂貧牧豕

之心在貴而好我招賢之道崇招賢伊何東閣不閉常虛懷以應物每趨風以接袂屈己於士德必不孤應以同聲宜而合契爰符醴以爲食不倨賢而恃勢故門多長者之轍奄有輝光座必非常之人亘以年歲豈徒開閣於假日之中抑亦留心於接應之際道不虛行有聞無聲方積善以志其大匪飾非以外其情故人得盛大之譽館得招賢之名欣其託身之先美其投足之始名以才著高因下起槐市居尊柏臺是履多士拭目羣英傾耳猶尙德以尊賢將興化以致治豈比夫鄭驛迎而爲賢陳榻解而稱美然以匪階而遷任道而暢自家刑國封侯作相不出十年之中獨立羣賢

之上歟若前哲惟德之休其儀棣棣其政優優知足則止辭榮而歸順好賢不倦垂範而空留且賁以時須賢爲代出得之者則政舉失之者則政佚安得不開閤以崇敬袪繁華而撫實誰其嗣之代何不有惟秉鈞與當軸宜欽風而善誘庶斯道之不虧信昭彰而可久（文苑英華）

二十三年（乙亥）

正月乙亥耤田禮畢大赦天下詔曰每渴賢良無忘寤寐頃雖虛佇未副旁求其或才有王霸之略學究天人之際知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宰之舉者五品已上清官及軍將都督刺史各舉一人孝弟力田鄉閭推挹者本州刺史長官各以名聞（舊書本紀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十月詔曰文學政事必在考言孝悌力田必須審行頃從一概何謂四科其孝悌力田舉人宜各自疏比來事跡爲鄉閭所委者朕當案覆必有處分（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七人

賈至（狀元　李華三賢論長樂賈至幼鄰名重當時）

李頎（唐才子傳李頎東川人開元二十三年賈幼鄰榜進士及第調新鄉縣尉　文苑英華辨證引登科記作李欣）

蕭頴士（舊書韋述傳蕭頴士者聰儁過人富詞學有名於時貴曾席豫張垍韋述皆引爲談客開元二十三年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孫逖稱之於朝　李華蕭頴士文集序蘭陵蕭君頴士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高天下十九進士擢第又三賢論蕭茂挺文爲宮丞得罪謫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還台縣遊使車發辭乞哀惟一涕下即日舍之　按蕭頴士爲梁武帝十世孫其世系詳見因話錄　摭言蕭頴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夐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憩於逆旅獨酌獨吟會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領一小僮避雨於此頴士見其散冗頗肆陵侮逡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父上馬呵殿而去頴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邱頴士常造門未之一面極所驚愕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命引至廡下坐而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復曰子負文學之名倨忽如此止於一第乎後頴士終於揚州功曹　太平廣記引明皇雜錄同）

李華（舊書文苑傳字遐叔趙郡人開元二十三年進士擢第又曰蕭頴士字茂挺與華同年登進士第　按華寄趙七侍御詩注云華與趙七侍御驊故蕭十功曹皆昔貧同年三人登科）

趙驊（舊書忠義傳趙驊字雲卿鄧州穰人其先自天水徙爲貞觀中主客郎中德言曾孫也父敬驊志學善屬文開元中舉進士連擢科第　新書趙宗儒傳父驊字雲卿少嗜學履尚清鯁開元中擢進士第　李華三賢論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

柳芳（李華三賢論河東柳芳仲敷該練故事　太平廣記引定命錄云柳芳常應進士舉累歲不及第詣朝士冥坐客八九人皆朱紱亦有識亦官芳最居坐末又衣服麤故客咸輕焉有善相者衆情屬目獨謂芳曰柳子合無兄弟姊妹無莊田貧產孑然一身羈旅辛苦甚多後二年當及第後祿位不歇一座之客壽命官祿皆不如君諸客都不之信後二年果及第歷校書郎畿尉丞遊索於梁宋間遇太常博士有闕工部侍郎韋述知其才通明諳詳又識古今儀注遂舉之宰輔恩敕除太常博士時同座客已者六七人矣）

李粵（李華三賢論趙郡李鶚伯高含大雅之素文苑英華辨證引登科記作李伉　按李粵爲元德秀門人見新書元德秀傳）

張階（文苑英華辨證引登科記作張錯）

張南容

楊拯（李華楊騎曹集序弘農楊君諱拯字齊物舉進士時刑部侍郎樂安孫公逖以文章之冠爲考功員外郎精試羣材君以南陽張茂之京兆杜鴻漸瑯琊顏眞卿蘭陵蕭頴士河東柳芳天水趙驊頓邱李琚趙郡李粵李頎南陽張階常山閻防范陽張南容高平郗昂等連年高第華亦與焉　按柳芳李粵張階張南容不知的年附此俟考）

張暈（唐詩紀事暈開元進士蕭頴士同年生也　按蕭頴士有張暈下第歸江東詩云俱飛仍失路盍謂制科落第）

王霸科　劉璀（見唐會要）　杜綰（見唐會要）

智謀將帥科　張重光（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圓（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新書本傳字有裕舊書）本傳清河東武城人後魏左僕射亮之後父景晊圓少孤負志尚閱博好讀兵書有經濟宇宙之心開元中詔搜訪遺逸圓以鈐謀射策甲科授執戟　太平廣記引定命錄崔圓微時欲舉進士於縣見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開元二十三年應將帥舉科又于河南府充鄉貢進士其日正於福唐觀試遇敕下便於試場中喚將拜執戟參謀河西軍事應制時與越州判縣尉竇公衡同場並坐親見其事

李華崔公頌德碑敘於王庭甲科入仕　李廣琛（見冊府元龜）

牧宰科　張秀明（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開元二十三年張秀明牧宰科）　崔國輔（新書藝文志國輔應）縣令舉授許昌令縣令舉疑即此牧宰舉也　李彭（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云令夫人清河人也弟國輔秀才擢第制舉登科

知貢舉　孫逖（唐語林蕭穎士贈韋司業書曩時與孫考功無里閈交遊之知親朋推薦之分勢懸望阻聲塵不）

接羅無情之節迴必斷之明懷恩下隔於至公而見遇盡闕於薄技則是僕詞策之知己非心期之知己

二十四年（丙子）

三月十二日（舊書本紀作三月乙未）以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所訟乃下詔曰每歲舉人求士之本專典其事甯不重歟頃年以來惟考功郎所職掌位輕事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官又銓選猥積但六官之列體國是同況宗伯掌禮宜主賓薦自今已後每年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於禮部集既眾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冊府元龜唐會要）　唐大詔令集　按此詔張九齡所草　大唐新語摭言並云俊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李昂員外性剛急不容物以舉人皆飾名求稱搖蕩主司談毀失實竊病之而將革焉集貢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時求聲于人者當首落之既而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乃舉權於昂昂怒集貢士召權庭數之權謝曰人或猥知竊聞於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觀眾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有言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典將與眾詳之若何皆曰唯公之命既出權謂眾曰向之斯言其意屬我也吾誠不第決矣又何藉焉乃陰求昂瑕以待之異日會論昂果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手前曰夫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昔有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應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豈執事之詞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髦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時國家寧謐百僚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蹉跌昂聞惶駭蹶起不知所酬乃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權吏初昂以強愎不受屬請及是有請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廷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使禮部侍郎掌焉憲司以權言不可窮竟乃寢罷之

九月二十七日禮部以貢舉請別置印（唐會要）

十月禮部侍郎姚奕請進士帖左氏傳周禮儀禮通五與及第（唐會要）

進士二十八人　崔巨（唐詩紀事崔巨開元二十四年進士）　張巡（韓文考異引樊注張巡開元二十四年進士）

明經科　鄭龍（獨孤及榮陽鄭公墓誌銘公諱龍字若驚榮陽開封人二十舉明經高第以永泰元年卒年四十九計之二十歲在此年）

諸科七人

拔萃科　顏真卿（留元剛魯公年譜開元二十四年公年二十八年判入等授朝散郎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按文苑英華有顏真卿三命判蓋即此年所試　盧先之（見文苑英華）　馬抗（見文苑英華）

知貢舉　李昂（玉海引登科記作李昻　唐會要開元八年七月王邱爲吏部侍郎擢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丞張晉明進士王冷然李昂等不數年登禮闈掌綸誥焉）

顏眞卿三命判曰侑食以樂執恭展禮以辨等威以明貴賤乙以筮仕策名清朝從大夫之後既登三命循先人之祭有事十倫已而鏗鏘具舉和平不爽苾芬承祀胡考之甯舉特且叶於禮經加牢承廚於祀典人告其僭罔知攸伏（文苑英華）

盧先之三命判曰易陳殷薦書列禋宗於昭考祀作樂崇德況春冰風泮河濱有獺祭之魚秋葉霜凋山林有豺祭之獸儆物尚爾生靈伊何且國有十倫仕登三命尊卑式序威儀孔昭車服以肅祀享甯僭矧惟舉禮無乃用心凡舉特牲者克從其祀少牢者實符於班失或歸於訟人禮不黷於君子爲之過矣其在茲乎（文苑英華）

馬挑三命判曰聖人成能設位待仕君子修業考行入官等威有倫名器不假乙爵登寵命位列周行舉善有存乎禮物敬享無虧於豐殺既感霜露不忘豺獺是以用禴於焉展牲信以大夫之禮能行孝子之志緣祀而加誠不違於舊典或入妄告固未適於時宜雖二簋之可享豈少牢之爲僭此其禮也固無尤矣（文苑英華）

二十五年（丁丑）

正月（唐會要作二月）詔曰致理興化必在得賢强識博聞可以從政且今之明經進士則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來殊乖本意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安得爲敦本復古經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選士取賢之道也其明經自今以後每經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舊試一帖仍案問大義十條（唐語林作停墨策試口義）取通六已上免試經策一條（通典作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宜停小經准明經例帖大經十帖取通四已上（唐語林作收帖大經加論語）然後准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具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其所問明經大義日仍須對同舉人考試庶能否共知取舍無媿有功者達可不勉與（冊府元龜　唐會要　按冊府元龜注云此詔因侍郎姚奕奏也）

二月勅應諸州貢士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所宜貢之人解送之日行鄉飲禮牲用少牢以官物充（摭言　記纂淵海引登科記）

進士二十七人（文苑英華有花萼樓賦高蓋賦序云有司盛稱此樓並命賦之王諲賦云於茲百有二十載按唐有天下至此歲百二十年是花萼樓賦爲此年試題又按文苑英華辨證云今文苑花萼樓賦以花萼樓賦一首並序爲韻皆押入韻登科記作花萼樓賦并序以題爲韻）

高蓋（見文苑英華）　王諲（見文苑英華）　張甫（見文苑英華）

56 100要
17B

陶舉（見文苑英華） 敬括（見文苑英華 舊書本傳河東人少以文詞稱鄉舉進士新書敬晦傳括字叔弓）

邵軫（按摭言李華與趙驊蕭穎士邵軫未冠游太學李趙蕭三人同年與開元二十三年及第邵十六司倉後二年擢第）

諸科三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姚奕（唐語林 玉海開元二十五年丁丑始命侍郎姚奕典舉 舊書姚崇傳少子奕少而修謹開元末爲禮部侍郎）

高蓋花萼樓賦（有序） 開元中歲天子築宮於長安東郛有以眷天代邸之義舊者中宮起樓臨瞰於外乃以花萼相煇爲名蓋所以敦友悌之義也銀牓天題金扉御闕俯盡一國旁分萬里崇崇乎實帝城之壯觀也是時海內賓薦之士咸遊仙署馳神累日以待問於有司有司盛稱茲樓並命賦之小子庸蔽敢同頌美詞曰惟唐六代盛德被於幽遐彌元都暨丹穴掩扶海與流沙莫不推福祚之攸永極威靈之所加敦本既同夫羲軒之日睦親又比乎棠棣之花裂土苴茅以表慶錫圭分瑞以聯華信可以受無窮之祉而保乂我皇家者哉迺命有司濬池隍繕城郭將崇大壯之義載考方中之作繚垣牆周乎舊宮設井榦而爲新閣既準既繩以揆以度望馳道而通禁林走建章而抵長樂攢欒栱以交映列綺窗以相薄金鋪搖吹以玲瓏珠綴含煙而錯落飾以粉繪塗之丹雘飛梁迴繞於虹光藻井倒垂乎蓮萼信神明之保護亦列仙之憑託

於是乘輿乃登夫翠輦而建華旒鉤陳警道兮環衞周命期門使按蹕將有事乎娛遊六龍驤首以啟路八駿騰光而夾輈且肅肅以穆穆幸夫花萼之樓然後層軒四敞聖情周顧遙窺函谷之雲近識昆池之樹綠野初霽分渭北之川原青門洞開覽山東之貢賦亦以崇友悌之德勸農桑之務豈止唯臨鄠社之郊空指邯鄲之路而已哉且壯麗難匹光華匪一憑禁掖以孤明隱垂楊而半出赫昈昈以宏敞肅隱隱而甯謐非匠氏之奇工梓人之妙術孰能至於是哉歲如何其歲之首花萼樓兮對仙酒願比華封兮祝我聖君千萬壽歲如何其歲始正花萼樓兮開御營願同吉甫兮頌我聖君億載聲蓋聖人去有欲反無名深宮皓素高居穆清觀鞶材之樂業朝諸侯而嚮明創知華夷欣慶冠帶混并均五氣之善叶三光之精嗟乎時難再得歲不我與跡已混於沈滯心未齊於出處此小子之所以瞻梁棟以自非仰雲霄而失序（文苑英華）

王諲花萼樓賦曰我唐有國澌炎海而苑絕漠封日域而提流沙生堯舜而開統誕文景而承家于茲百有二十載開元皇帝馭極居藩符五馬之兆在天□□豈一龍能加愛弟則淮南之仙術名王則臨淄之才華朝有土階之約宮靡瑤臺之奢飾舊館而納景建飛觀而臨霞長公子之自薄塞主人之相誇非徒擬花萼之麗

蓋取諸棠棣之華請循其始仍舊而作珍林自生靈池不鑿下池塘之煙霧植掖垣之花萼晃鷙翕習而來止樓臺蹇產而相錯雨日而雲起澄潭聲夕而月懸高閣歸梁國於上苑通代邸於平樂洞複道而爲臨幸矗層城而作垠堮於是于城之陬建此飛樓横邐迤而十丈上峻嶒而三休仰接天漢俯瞰皇州百廛之所迴合九逵之所夷猶總萬象之多少極三曜之環周爲棟宇之殊觀實崇高之尊代蓋術者之不陋亦帝王之所遊規模制度去奢維素方面曲折匠石所務浮欄鬱律而郤偃飛甍參差而前注連磴道而內屬曳軒窗之横鶱龍獸撫柱而相驚虹蜺亙薄而齊布塗椒

蘭以爲馥衛明月而爲炷牓題仲將之手頌登文考之賦六合清朗天地靜謐明主垂裳賢臣屈膝龍輿親覽珠旗曉出言羽衛以清帳勅太史之擇日點翠幕而夾道列雲影而競術萬國爭馳而駢會千官畢屆而咸秩宮闕超遙其若浮郡國森羅以如一廣宴殖太官之膳鴻臚司寇之律獻春之望歲更羅守月上南山燈連北斗魚啟鑰於樓上龍銜燭於帳口帝城縱觀而駕肩王宮望瞻而仰首鼓吹更落琴笙夜久清歌齊升而切漢妙舞連軒而垂手張廣樂以建和示至樂於羣有天子偃伯天下高臨穆清理國以道興代作程不純儉以愆德不徇奢而害盈建宮而豐其屋則遵求舊作室而節其用則示閑情其孝友也署爲花萼之號其勤也則牓以務本之名何聖人之啟意物與遊而相并秦作阿房而窮侈靡漢宮未央以自尊榮由是展禮樂闢塾序太學時薦列國奉舉擇仙郎爲清選之官闢星臺爲明試之所顧無智上之知難而勞能者之虛佇（文苑英華）

張甫花萼樓賦曰粵若帝業盛惟皇家宅秦都雍枕梁通巴開列館以對赫飾離宮而再華敘溫恭之深愛沐棠棣之榮花當其代邸初搆華池方蟠鴻雁新來潛龍未躍盤石利建維城固作授車東華之門飛蓋西園之樂升降五位周環四託維梓維匠爰謀爰

度建采樓規層閣欒櫨口翼以攢闘枝撐杈牙而相搏凌兢雲垂業發星錯風恬氣隱雨霽煙廓中坐平望數香街之往來憑檻下觀盡天京之郊郭厲丹鳳陵白鶴浮綱玲瓏流光灼爍陰移翠仗影碧潭之清冷日上金題照鄴林之花萼帝曰惟休順豫而遊躋攀初極眺覽還周登萬樂或歌或舞列千品乃公乃侯莫不傾赤縣竭神州士女都集衣冠盡留悉觀聖旨共仰皇猷掩宮扉則聞簫聲之下漢卷珠箔則覩天人之在樓至若乃趣是求室喻政有光於聽覽事無妨於農賦邈以迴出花容玉質綺樓紛映類仙臺之下空天光照臨若秦樓之上日列衆窗以啟扉疏重門而夾室

紅塵晝斂則數之疑千絲雲暮屯則望之如一理孝光大教敬則及撫安戎狄調六合以爲家敦睦友于冠百王而爲首化猷方行士無不并演禹湯之仁惠邁唐虞之頌聲士庶從而言曰觀其壯則知至尊之攸處察其功則知萬人之是與欽其號則知昆弟之相穆見其儀則知君臣之有序此聖情方在於元邈豈小人之賦能舉（文苑英華）

陶舉花萼樓賦曰粤若稽古大哉皇家叶聰明於六聖敦孝友於四遐睦親親以相及與韡韡以同華漢后龍宮建邸園之水樹梁王雁沼通禁掖之煙花仍峻隅以立制葺重樓之可嘉嘉其謂何

感物而作取諸棠棣目以花萼旣揆日而爰謀亦占星而是度奢必去泰儉而匪薄素壁照曜以霜鴿丹柱翕赩而霞錯㰅欒櫨之夭矯繞軒檻之周流雖麗萼之不足實規模而寡仇秦皇祈年之觀漢武井幹之樓在縱驕而彼得豈興奇而我儔若乃百寮望幸一人流眄君御下而觀風臣登高而獻賦信布澤而昭德豈徒樂而是務銜徑且千鄽閈如一察近遠而皆盡指纖微而匪失前卷珠簾後卻疏牖分渭北之川光別終南之峯首千門迴彝百陌微明翠帳凝煙暖青軒以靄映紅荷浸水嬌綠蒲以縈盈否謀景暇遊務晨并爰居爰處載笑載語萬人是察九族惟敘猶側聽於輿言或敢揚於君舉（文苑英華）

敬括花萼樓賦曰大哉神武四三皇而作主赫矣勛華一六合而爲家莫不北荒於窮髮西極於流沙故得殊方效祥則貢銀紫玉禁苑呈瑞則芝草仙花彼成康與文景又安足以道耶美夫一人有作庶品咸若以爲不壯不麗無以彰至尊是用上棟下宇將以信景鑠於是建白堵之崇墉起九重之層閣上鬱律兮中窈窕靈煌煌兮神漠漠形直舉而孤標勢將飛而不御俯蘭叢之長坂對旗亭之延郭鑾輿屢降豈寫望於桂殿金榜遙開遂與名於花萼懿哉鴻紛以口寵夫何佳氣之蕭索洎夫冰開御溝春滿皋洲青

氣始霽旭日初浮皇帝乃被法服登玆樓羅綵仗駐鳴騶閉繡戶之銀鐶卷珠簾之玉鉤冠蓋穆然而仰敬晬容端拱而倚旒將欲居北辰而觀萬國嚮南面而朝諸侯豈徒爰居爰處以遨以遊而已哉邈邈崚雲崇崇作固虹梁蜿蟉而霞赩皓壁晶晃而月素互以遐路近對東郭之門周以瑣垣遙接上林之樹流雲衡漏而中斷飛鳥拂簷而斜度賁育之捷猶盱眙而不能蹻揚馬之才斯倚從而爲之賦若乃雷雨作解乾坤得一澤布三春歡逢五日陳簪笏之濟濟耀威儀之秩秩皇帝乃臻大此樓也若其旁倚鳳城卻瞰龍首帟幕彩以分布車徒紛以相糅奉常陳百戲之樂太官進

千鍾之酒巍巍天子南面山壽德洽蒼生樂乎大有別有失路營營棲遲此情時哉未遇命也雖并參歲賦兮徒延佇懷明君兮變芳序思入仕以盡忠悵良時而誰與儻仙郎之高鑒冀夫鵷鸞而爲侶（文苑英華）

二十六年（戊寅）

正月丁丑（據會要是正月八日）親迎春於東郊畢制曰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宏長儒教誘進學徒化人成俗率由於是斯道久廢朕用憫焉宜令天下州縣每一鄉之內里別各置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每年引見訖並令就國子監謁見先師所

司設食學官等爲之開講質問疑義（按舊紀作明經加口試蓋即謂質問疑義也）且公侯之允皆稟義方學禮聞詩不應失墜容其僥幸是長慢遊如聞近來宏文崇文學生緣是貴冑子孫多有不專經業便與及第深謂不然自今以後宜一依令式考試朕之爵位唯待賢能雖選士命官則有常調而安卑遁迹倘慮遺才其內外八品以下官及草澤間有學業精博蔚爲儒首文詞雅麗通於政術爲衆所推者各委本州本司長官精加訪擇具以聞奏（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壬辰勅曰孝悌力田風化之本苟有其實未必求名比來將此同舉人考試詞策便與及第以爲常科是開僥倖之門殊乖敦勸之意自今已後不得更然其有孝悌聞於郡邑力田推於鄉里兩事兼著狀迹殊尤者委所繇長官時以名薦朕當別有處分更不須隨考試例申送（冊府元龜　唐會要　唐大詔令集）

八月甲申親試文詞雅麗舉人命有司置食勅曰古者求士必擇其才考之以文施於有政自非體要何用甄明頃年以來亦嘗親試對策者衆而登科者少蓋繇宿搆之詞不與所問相對所以然也卿等博達古今肆膺推薦朕之所問皆有節目宜指事而對勿指游詞並宜坐食食訖就試有郭納姚子彥等二十四人升第皆量資授官（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三人（詞學指南開元二十六年西京進士試擬孔融薦禰衡表又按崔曙試明堂火珠詩及第則明堂火珠爲是年試題）

崔曙（書錄解題崔曙開元二十六年進士狀頭）

明經科

鄭相如（前定錄云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爲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明年春相如明經及第按太平廣記又引鄭相如滄州人進士及第進士蓋明經之訛）

諸科二十一人

文詞雅麗科

郭納（見冊府元龜）

姚子彥（見冊府元龜　獨孤及故秘書監姚公墓誌姚公諱子彥字伯英其先馮翊人徙家河東公力行博學溫故知新錯綜六藝以作詞賦例舉進士又舉詞藻皆升甲科）

馮萬石（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開元二十六年萬石登文詞壯麗科按壯當雅之訛）

知貢舉　禮部侍郎姚奕（按奕再知舉見唐語林惟語林誤數自二十四年始今正）

崔曙明堂火珠詩曰正位開重屋中天出火珠夜來雙月合曙後一星孤天淨光難滅雲生望欲無還將聖明代國寶在京都（唐詩紀事）

（曙以是詩得名明年卒惟一女名星星始悟其讖也曙開元二十六年登進士第）

二十七年（己卯）

正月制令諸州刺史舉德行尤異不求聞達者特乘傳赴京（冊府元龜）

二月己巳加尊號大赦天下制曰草澤間有殊才異行文堪經國爲衆所推如不求聞達者所繇長官以禮徵送（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按此詔孫逖所草）

八月甲申制曰宏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揮此道啟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嗚戲楚田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纔列陪臣棲皇旅人固可知矣年祀浸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朕以薄德祇膺寶命思闡文明廣被華夏時則異於今古情每重於師資既行其教合旌厥德爰申盛禮載表徽猷夫子既曰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冊命其文宣王陵并舊宅廟量加人灑掃用展誠敬其後嗣褒聖侯宜改爲文宣公至如辨方正位著自禮經苟不合度何以示則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仍舊宜補其墜典作茲成式自今以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列侍且門人三千則見今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軌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淵既云亞聖須優其秩可贈兗公閔子騫贈費侯冉伯牛贈鄆侯仲弓贈薛侯冉子有贈徐侯仲子路贈衛侯宰子我贈齊侯端木子貢贈黎侯言子游贈吳侯卜子夏贈魏侯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允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膠庠之雅範布告中外咸使知聞（冊府元龜）

己丑追贈曾參等六十七人皆爲伯制曰道可褒崇豈限今古則追贈之典旌德存焉夫子弟子十哲之外曾參等六十七人同升孔門博習儒術子之四教爾實行之親奉微言式揚大義是稱達者不其盛歟欽若古風載崇元聖至於十哲亦被寵章而子輿之倫未有稱謂宜亞四科之士以疏五等之封俾與先師咸膺盛禮（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四人

諸科五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翹（見唐語林）

二十八年（庚辰）

五月帝謂宰臣曰朕在藩邸有宅在積善里東南隅宜於此地置元元皇帝廟及崇元學（冊府元龜　按唐會要於元元皇帝廟置崇元學）

進士十五人

明經科　蕭直（獨孤及故給事中蘭陵公墓誌銘公諱直字正仲十歲能屬文工書十三游上庠十七舉明經上第名冠太學誌言卒在丁酉年四十六按誌文有廣德元年一歲三遷永泰元年拜太子左庶子大歷二年授給事中之語大歷後丁酉爲元和十二年其距廣德已五十五年蓋丁酉爲己酉之誤己酉爲大歷四年三年爲給事中次年卒故稱曰故給事中也以己酉計之十七歲當在是年）

諸科五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翹（見唐語林）

二十九年（辛巳）

正月丁酉（按會要爲正月十五日）詔曰三皇之時兆庶淳樸蓋繇其上以道化人自茲厥後爲政各異我烈祖元元皇帝稟大賢之德蘊至道之精乃著五千文用矯時弊可以理國家超夫象繫之表出彼明言之外朕有處分令家習此書庶乎人用向方政成不宰爰茲下士未達微言是以重有發明俾之開悟期窮喪而知復宏善貸於無窮兩京及諸州各置元元皇帝廟一所每年依道法齋醮兼置

崇元學於當州縣學士數內均融量置（按冊府元龜云京師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文列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令習道德經及莊子文子列子待習業成後每年隨貢舉人例送至省准明經考試通者准及第人處分（按冊府元龜云京師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置助教一人（按會要作置博士一員）委所繇州長官於諸色人內精加訪擇補授仍稍加優獎（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唐會要）

又詔曰朕所求才待之若渴既旌於巖穴亦貢於邱園片善必收寘無遺逸然士人藏器衆何以知豈若父子之間自相推薦昔祁奚之舉祁午謝安之任謝元良史書之咸以爲美賢彥之士何代無人慮恨嫌疑致有拘忌其內外官有親伯叔及兄弟并子姪中灼然有才術異能風標節行通閑政理據資歷堪充刺史縣令者各任以各薦其卑官所舉人聽於所繇長官處通狀一時錄奏其考試通人任用之後如後有虧犯典憲名實不相副者所舉之人與其同罰如政績著聞終始廉謹爲衆所知者其所舉人與其同賞（冊府元龜）

五月庚戌帝夢元元皇帝告以休期命有司圖畫眞容分布天下乃下詔曰大道混成乃先於天地聖人立教用敷於宗極故能發揮妙本宏濟生靈使秉志者悟往迷方者知復以此救物故無棄

人其孰當之曷若我烈祖元元皇帝矣朕纂承寶業重闡元猷自臨御以來罔不夙夜滌慮凝想齊心服禮祠於尊容未明而畢事將三十載矣蓋爲天下蒼生以祈多福不謂微誠上達宗祖垂鑒頃因假寐或夢眞容既覺之後昭焉以贍殊相自然與夢相協誠爲密降仙府永鎭人寰告我以無疆之休德音在聽表我以非常之慶靈貺有期乃昊穹幽贊宗社儲休豈朕虛薄能致茲事若便寢之乃乖祇敬宜令所司卽寫眞容分送諸道採訪使令當州道轉送開元觀安置所在道士等皆具威儀法事迎候象到七日夜設齋行禮仍各賜錫用充齋慶之費自今已後常令講習道德經以暢微旨所置道學須倍加敦勸使有成益是知眞理深遠宏之在人不有激揚何以勵俗諸色人等有明道德經及莊列文子等委所繇長官訪擇具以名聞朕當親試別加甄獎（冊府元龜）

九月壬申御興慶門親試明道德經及莊文列子舉人問策曰朕聽政之暇嘗讀道德經文列莊子其書文約而義精詞高而旨遠可以理國可以保身朕敦崇其敎以左右人也子大夫能從事於此甚用嘉之夫古今異宜文質相變若在宥而不理外物而不爲行遂古之化非御今之道適時之術陳其所宜又禮樂刑政所以經邦國聖智仁義所以序人倫使之廢絕未知其旨道德經曰絕

學無憂則乖進德修業之敎列子力命曰汝奚功於物又違懲惡勸善之文二旨孰非何優何劣文子曰金積折廉璧襲無贏宜申其義莊子曰恬與和交相養明徵其言使一理混同二敎兼舉成不易之則副虛佇之懷（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是月起居舍人王邱撰成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集賢學士蕭嵩上之頒所司行用焉（唐會要）

十一月九日侍郎韋陟奏掌舉官親族皆本司郎官考試事在嫌疑請移送考功試侍郎覆定從之（玉海　按別頭試已見上元二年）

進士十三人　武般（前定錄武般者鄴郡人於肅宗改名紹之明年擢第按肅宗爲太子於開元二十八年更名紹則武般擢第當在此年）　周萬（開元末登第見唐詩紀事）　李揆（舊書本傳字端卿隴西成紀人秦府學士給事中元道係秘書監贈吏部尚書成裕之子少聰敏好學善屬文開元末舉進士）　柳芳（新書柳登傳父芳字仲敷開元末擢進士第）

明經科　朱巨川（李紓朱巨川神道碑巨川字德源嘉興人年二十明經擢第以建中四年卒年五十九推之擢第在是年）

諸科四人

上書拜官二人　是光乂（新書藝文志開元末是光乂自秘書省正字上十九部書語類十卷授集賢院修撰後賜姓齊）　苑咸（新書藝文志咸京兆人開元末上書拜司經校書）

明四子科（舊書本紀作明四子人唐大詔令集作四子舉人李白有送于十八應四子舉落第還嵩山詩）　姚

子彥（見冊府元龜　獨孤及姚子彥墓誌開元二十九年詔立黃老學親問奧義對策者五百餘人公與今相國河南元公載及廣平宋少貞等十人以條奏精辨才冠列等　舊書本紀作姚子彥誤）

元載（見冊府元龜　舊書本傳載鳳翔岐山人家本寒微父景昇任員外官不理產業載母攜載適景昇冒姓元氏載自幼嗜學好屬文性敏惠博覽子史尤學道書家貧徒步隨鄉賦累上不升第天寶初元宗崇奉道教下詔求明莊老文列四子之學者載策入高科）

新能（見冊府元龜）

宋少貞（見上）

馮子華（王起馮宿神道碑先府君諱子華天寶中明皇以四子列學官時與計偕一鳴上策）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翹（見唐語林　按舊書本紀是年十月遣大理卿崔翹等往諸道黜陟官吏蓋以知舉後改官也）

登科記考卷九

唐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大興徐松

天寶元年壬午

正月丁未朔改元大赦天下詔曰國之急務莫若求才頃者雖屢搜揚士庶尙慮遺逸更宜精訪以副虛懷其前資官及白身人中有儒學博通及文詞秀逸（舊書本紀逸作英）或有軍謀越衆或武藝絕倫者委所在長官具以名薦（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四月戊寅（按會要爲四月三日）詔曰化之原者曰道道之用者爲德其義至大非聖人孰能章之昔有周季年代與道喪我烈祖元元皇帝乃發明妙本汲引生靈遂著元經五千言用救時弊義高象繫理貫希夷非百代之能儔豈六經之所擬承前習業人等以其卷數非多列在小經之目微言奧旨稱謂殊乖自今已後天下應舉除崇元學生外自餘所試道德經宜並停仍令所司更詳擇一小經代之其道經爲上經德經爲下經庶乎道尊德貴是崇是奉凡在遐邇知朕意焉（冊府元龜）

其年加爾雅以代道德經（唐會要）

五月中書門下奏兩京及諸郡崇元學生等伏准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制前件人合習道德南華通元沖虛等四經又准天寶元年

二月制改庚桑子爲洞靈眞經准諸條補崇元學亦令誦讀伏准後制合通五經其洞靈眞經人間少本臣近令諸觀尋訪道士全無習者本既未廣業實難成并通元沖虛二經亦恐文字不定元教方闡學者宜精其洞靈等三經望付所司各寫十本校定訖付諸道採訪使頒行其貢舉司及兩京崇元學生亦望各付一本今冬崇元學人望且准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制考試其洞靈眞經請待業成後准式從之（冊府元龜唐會要）

六月制曰大道先於兩儀天地生於萬物是以聖哲之後咸竭其誠今後應緣國家致命表疏簿書及所試制策文章一事已上諱指道教之詞及天地乾坤之字者並一切半闕宜宣示中外（冊府元龜）

九月庚申御花萼樓試文武舉人命有司供食（冊府元龜）

十月應文詞秀逸舉人崔明允等二十人儒學博通劉鋕等八人軍謀越衆令狐朝等七人並科目各依資授官（冊府元龜）（岑參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詩云時天寶初七月初三日在內學見有高道舉徵是此年有道舉）

是年禮部侍郎韋陟奏請有堪秀才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舉送者並停（通典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秀才舉其時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及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有此奏）

進士二十三人

○王閱（天寶元年進士狀元及第廣卓異記引登科記）

呂諲（舊書良吏傳）

56 100冊 18B

諲蒲州河東人里人程楚賓家富於財謂娶其女楚賓及其子震皆重其才厚與貲給遂遊京師天寶初進士及第

柳載（柳宗元柳渾行狀載字元輿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爲之冠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韓注曰天寶元年禮部侍郎韋陟知貢舉柳載中第十四人載後改名渾　舊書柳渾傳天寶初舉進士）

趙涓（舊書本傳冀州人幼有文學天寶初舉進士）

于益（新書于休烈傳子益天寶初及進士第）

明經科

郭揆（顏魯公集郭君神道碑銘君諱揆字良宰太原人年十七崇文生明經及第侍郎韋陟揚言於朝稱其稽古之力許其青紫之價以天寶八載卒年二十四推之及第在是年）

諸科四人

文詞秀逸科二十人　崔明允（見冊府元龜）　顏真卿（見冊府元龜殷亮顏魯公行狀天寶元年秋扶風郡太守崔琇舉博學文詞秀逸元宗御勤政樓策試上第以其年授京兆醴泉縣尉令狐峘顏真卿墓誌銘天

寶初制舉甲科作尉醴泉按留元剛顏魯公年譜是年魯公年三十四）

儒學博通科八人　劉迺（冊府元龜）

軍謀越衆科七人　令狐朝（冊府元龜）

賢良方正科　蕭正（獨孤及故殿中侍御史蕭府君文章集錄序侍御諱立南蘭陵人也天寶元年詔徵賢良方正以備多士公時年十七射策甲科按此則是年有賢良方正科矣）

知貢舉　禮部侍郎韋陟（舊書韋陟傳爲禮部侍郎好接後輩尤鑒於文雖詞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文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覈片善無遺美聲盈路按孫逖授韋陟吏部侍郎達奚珣中散大夫禮部侍郎制云家卿宗伯邦國和人乃立其貳非才莫可正議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權知吏部侍郎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韋陟明斷一堅純鋼百鍊中書舍人權知禮部侍郎上騎都尉達奚珣忠公淑慎白圭三復名排邦直皆擅詞雄峻節彌高清標不雜頃膺時舉之委深得選賢之稱如有所試已副於僉諧必也正名寧光於並拜陟可吏部侍郎珣可中散大夫守禮部侍郎勳封各如故是韋陟與達奚珣先後爲禮部侍郎達奚珣二年知舉知是年爲韋陟矣）

二年（癸未）

正月丙辰兩京崇元學改爲崇元館（舊書本紀）

三月詔禮記月令篇宜冠衆篇之首餘篇依舊次之（唐會要）

十六日制崇元生試及帖策各減一條三年業成始依常式（冊府元龜）

（唐會要）

五月以重注孝經頒天下詔曰化人成俗率由於德本移忠敎敬

實在於孝經朕思暢微言以理天下先爲注釋尋亦頒行猶恐至賾難明羣疑未盡近更探討因而筆削兼爲敘述以究源流將發明於大順庶開悟於來學宜付所司頒示中外（冊府元龜）

是時海內晏平選人萬計委有司考覈書判詔重其事兼命他司考之務求其實吏部侍郎宋遙與苗晉卿苟媚朝廷又無廉潔之操取舍偷濫甚爲當時所醜有張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辯菽麥假手爲判時升甲科會下第者嘗爲薊令以其事白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祿山恩寵崇盛謁請無時因具奏之帝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十無一二焉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

字時謂之曳白帝大怒貶邈爲武當郡太守晉卿爲安康郡太守又貶倚爲淮陽郡太守詔曰庭闈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乃以託人時士子皆以爲戲笑或託於詩賦諷刺考判官禮部郎中裴朏起居舍人張烜監察御史宋昱左拾遺孟朝皆貶官嶺外（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六人　劉單（狀元　元和姓纂有禮部侍郎劉單岐山人當即此人　舊書楊炎傳元載自作相嘗選擢朝士有文學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將以代己初引禮部郎中劉單單卒引吏部侍郎薛邕恐姓纂作侍郎誤）　邱爲（唐才子傳邱爲嘉興人初累舉不第歸山讀書數年天寶初劉單榜進士王維甚稱許之）　孟彥深（唐詩紀事彥深字士源登天寶二年第　甘澤謠有前進士孟彥深）　張謂（唐詩紀事謂登天寶二年進士第）　喬琳（舊書本傳琳太原人天寶初舉進士　按前定錄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擢進士登第）　衛庭訓（太平廣記引集異記衛庭訓河南人累舉不第天寶初遇華原梓潼神曰來歲合成名至京明年果成名釋褐授涇陽縣主簿）

明經科　楊暄（太平廣記引明皇雜錄楊國忠之子暄舉明經禮部侍郎達奚珣考之不及格將黜落懼國忠而未敢定時駕在華清宮珣子撫爲會昌尉珣遽召使以書報撫令候國忠具言其狀撫既至國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滿門將欲趨朝國忠方乘馬撫因趨入謁於燭下國忠謂其子必在選中意色甚歡撫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試不中然不敢黜退國忠卻立大呼曰我兒何慮不富貴豈藉一名爲鼠輩所賣耶不顧乘馬而去撫惶駭遽奔告於珣曰國忠恃勢倨貴使人之慘舒出於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於上第　按雜錄言暄爲戶部侍郎珣纔自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故附於第一牓）

博學宏詞科　李華（獨孤及趙郡李公中集序公名華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博學宏詞皆爲科首）

知貢舉　禮部侍郎達奚珣（唐語林作中書舍人蓋以中書舍人守禮部侍郎也）

三載（甲申）

正月丙申朔改年爲載（舊書本紀）

七月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爲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訛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永念典謨無乖於古訓庶遺簡易有益於將來其舊本仍藏之書府（冊府元龜　唐會要）

十二月甲寅（新書作癸丑）親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禮畢大赦天下制曰自古聖人皆以孝理五常之本百行莫先移於國而爲忠事於長

而爲順永言孝道實在宏人自今以後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誦習鄉學之中倍增教授郡縣官長明申勸課百姓間有孝勤過人鄉閭欽伏者所由長官具以名薦朕惟熙庶績博訪逸人豈唯振拔滯淹以期於大用亦欲褒崇高尚將敦於薄俗虛佇之懷兼在於此其有高蹈不仕遁跡邱園遺近知聞未經薦舉者委所在長官以禮徵送（舊書本紀　唐大詔令集此制孫逖所草）

進士二十九人　趙岳（狀元）　岑參（唐才子傳岑參南陽人文本之後天寶三年趙岳榜第二人及第　杜確岑嘉州集序天寶三載進士高第）　楊賁（唐詩紀事賁登天寶三年第）

知貢舉　禮部侍郎達奚珣（見唐語林）

四載（乙酉）

五月引見諸州高蹈不仕舉人詔曰君子之道所以正心志全貞吉也逸人之舉所以勵天下激浮躁也朕欽崇先訓以道化人思致棲眞之士用光咸在之列是以頻降旌帛冀空巖藪虛懷式竚明發不忘卿等來膺辟命遠至城闕周文多士既叶於旁求虞舜疇咨亦在於僉議爰命臺省詢於道業或善行無跡名實難窺或大器晚成春秋尙富津涯未測輪桷何施事且隔於行藏道遂分於出處其馬曾（唐大詔令集作馬尙曾）常廣心賀蘭廸等三人宜待後處分崔從一王允貽（唐大詔令集作王元贈）韓宣胡祭（唐大詔令集作胡賁）趙元獎等五人

年鬢既高稍宜優異宜各賜綠衣一副物二十段餘并賜物十段不奪隱淪之志以成高尚之美並宜坐食食訖好去仍依前給公乘還郡數日曾爲左拾遺廣心廸並爲金吾衛兵曹（冊府元龜）

七月乙卯詔曰王者天其祖學者父其師義有尊崇情歸孝敬況我元宗道要無名象先猶龍莫測昔嘗問禮寀鮮有論歷代攸尊永爲重元眾教之父者也朕纘承聖緒祗服元言乙夜觀書將求於道雖理歸絕學信無取於筌蹄然垂代作程義必存乎文字俾之大順亦合禮經其墳集中有載元元皇帝南華等眞人猶稱舊號者並宜改正其餘編錄經義等書亦宜以道德經列諸經之首

其南華經等不須編在子書仍即令集賢院審詳改定應舊號并科目訖具付宣所司仍須示中外（冊府元龜）

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李齊古表上石臺孝經曰臣齊古言臣聞孝經者天經地義之極至德要道之源在六籍之上爲百行之本自文宣既歿後賢所注雖事有發揮而理或乖舛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陛下敦穆孝理躬親筆削以無方之聖討正舊經以不測之神改作新注朗然如日月之照遐矣合天地之德使家藏其本人習斯文普天之下罔不欣戴仍以太學王化所光孝經聖理之本分命璧沼特建石臺爰展睿詞書

題御翰以垂百代之則故得萬國之歡今刊勒既終功績斯著天文炳煥開七耀之光輝聖札飛騰奪五雲之氣色煙花相照龍鳳杳起實可配南山之壽增北極之尊百寮是瞻四方取則豈比周官之禮空懸象魏孔氏之書但藏屋壁臣之何幸躬覩盛事遇陛下興其五孝忝守國庠率胄子歌其六德敢揚文教不勝忭躍之至謹打石臺孝經本分爲上下兩卷謹於光順門奉獻兩本以聞臣齊古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勅曰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親自訓注垂範將來今石臺畢功亦卿之善職覽所進本深嘉用心（石刻拓本）

進士二十五人 殷寅（見文苑英華　新書王紹傳紹父端與柳芳陸據殷寅友善據官端之莊芳之辨寅之介可以名世）　李岑（見文苑英華）　趙鏵（見文苑英華）

高蹈不仕科　馬儹（見文苑英華）　甯廣心（見冊府元龜）　賀蘭迪（見冊府元龜）

知貢舉（冊）禮部侍郎達奚珣（見唐語林　石臺孝經刻於天寶四載九月其後列銜有中大夫行禮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達奚珣是其年知舉也）

殷寅元元皇帝應見賀聖祚無疆詩曰應歷生周日修祠表漢年復兹秦嶺上更似霍山前昔賚神功起今符聖祚延已題金簡字仍訪玉堂仙睿祖光元始曾孫體又元言因六夢接慶叶九靈傳北闕心超矣南山壽固然無由同拜慶竊抃賀陶甄（文苑英華）

李岑元元皇帝應見賀聖祚無疆詩曰皇綱歸有道帝系祖元元運表南山祚神通北極尊大同齊日月興廢應乾坤聖后趨庭禮宗臣稽首言千官欣賜覩萬國賀深恩錫宴雲天接飛聲雷地喧祥雲飛紫閣喜氣繞皇軒未預承天命空勤望帝門（文苑英華）

趙鏵元元皇帝應見賀聖祚無疆詩曰聖主今司契神功格上元豈惟求傳野更在叶鈞天留夢西山下焚香北闕前道光尊聖日福應集靈年咫尺真容近巍峩大象懸觴從百寮獻形爲萬方傳聲教惟皇矣英威固邈然慚無美周頌徒上祝堯篇（文苑英華）　按冊府元龜（天寶四載二月甲午崇元館學士門下侍郎陳希烈奏曰伏見太清宮道士蕭從一狀今日五更欲於殿上焚香行至三清門忽有二片紫雲從空下兼有異常音樂忽然如夢身心驚駭見空中有異人乘仙童玉女謂從者曰我是元元皇帝可報吾孫汝是上界真人今侍吾左右吾賚使天匠就助成就訖長衛護汝受命無疆及害自除天下安樂言訖隨雲氣便入殿門謹按諸道士學生皆稱今日後晨於三清門外見道士蕭從一鞠躬唱諾三四聲有紫雲及音樂移時不散伏惟陛下虔誠奉道福佑所歸置玉石真容侍聖祖左右仙樂下降天匠助成紫雲徘徊移時不散空中有語所報非常言聖壽之延長億萬載之無極伏望宣付史館帝手詔答之故知就此年試題）

五載（丙戌）

正月十三日詔曰禮記垂訓篇目攸殊或未盡於通體是有乖於大義借如堯命四子所授惟時周分六官曾不繫月先王行令蓋取於斯街分至之可言何弦望之是舉其禮記月令宜改爲時令（冊府元龜　唐會要）

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李林甫等上注解刪定禮記月令表曰臣聞昔在唐虞則歷象日月敬授人時降及虞舜則璿樞玉衡以齊七政夏后則更置小正周公則別爲時訓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呂氏纂集舊儀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恒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捐並月朔差異日晷見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沴事資革弊允屬更宜歷代敬天勤民順時設教是以有皇極之敷言親降聖謨重有刪定乃依杓建爰準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

始不爽候於上元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火無相奪倫蓋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乃命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貞直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宣城司馬齊光乂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修撰官家令寺丞兼知太史監事史元晏待制官安定郡別駕梁令瓚等爲之注解臣等虔奉綸旨極思何有愧無演暢之能謬承載筆之寄義深罕測學淺無能莫副天心空塵聖意謹上（石刻拓本）

三月二十四日詔曰道爲理本孝實天經將闡教以化人必深究於微旨朕親承聖訓覃思元宗頃改道德經載字爲哉仍隸屬上句及乎廷議衆以爲然遂錯綜真銓因成注解又孝經舊疏雖粗發明幽賾無遺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且妙本逾元微言久絕或怡然獨得或參以諸家庶宏聖哲之規用叶君親之義仍令集賢院具寫送付所司頒示中外（冊府元龜　唐會要　按孝經注已於天寶二年重修此修者孝經疏也）

進士二十三人（[illegible]）　羊襲吉（玉芝堂談薈於六年楊護之前載三年狀元羊襲吉按三年狀元爲趙岳則三字恐五字之譌附此俟考）

知貢舉（[illegible]）禮部侍郎達奚珣（見唐語林）

六載（丁亥）

正月戊子南郊禮畢（冊府元龜作丁亥南郊按舊書本紀丁亥親享太廟戊子親祀圜丘今從之）大赦天下制曰選賢推能嘗慮不廣三府之辟則惟採於大名四科之薦蓋不通於小學今承平日久仕進多端必欲遺賢弓旌載空巖穴片善必錄末技無遺天下諸色人中通明一藝已上各任薦擧仍委所在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流輩遠近所推者具名送省仍委尚書及左右丞諸司委御史中丞更加對試務取名實相副者一時奏聞（冊府元龜　元結喻友云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漏洩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曰擧人多卑賤愚瞶不識禮度恐有俚言汚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吏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爲野無遺賢）

進士二十三人（玉芝堂談薈作二十二人雲麓漫鈔天寶六年楊護榜試罔兩賦按文苑英華罔兩賦以道德希夷仁美爲韻）

楊護（狀元見唐才子傳玉芝堂談薈）

李澥（見文苑英華　穆員刑部郎中李府君墓誌銘府君諱澥字堅水天寶中擢進士調太子校書按澥又見述書賦注）

石鎮（見文苑英華　按鎮於是年登科故天寶四載撰奉國寺上座龍瑩記其結銜但稱河南府鄉貢進士也）

蔣至（見文苑英華）

包佶（新書劉晏傳包佶潤州延陵人父融　唐志子傳包佶字幼正天寶六年楊護榜進士書錄解題包佶天寶六載進士兄何後一年）

孫鎣（見文苑英華）

劉蕃（唐詩紀事蕃登天寶六年進士第）

諸科一人

風雅古調科　薛據（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唐才子傳薛據天寶六年中風雅古調科第一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巖（見唐語林）

李澥罔兩賦曰夫物有形而必累影隨形以相保窮希微而歸眞信罔兩之合道豈其取捨焉得醜好諒不由其運行實稟之於元造原夫不皦不昧無失無得常在陽而必遷曷處陰而自默罔言成象合莊叟之深衷責影辨疑異田巴之見惑豈徒飾詞比事所以尊道貴德增於物或有知其長短察於人孰可分其黑白搏之則微聽之則希將去彼而取此由虛往而實歸明引喻混是非用之於身豈疾走可息行之於國則至道之肥（原闕四字）故往無思吾有影而何患吾有色而可遺同焉皆得沒而不衰尋邊鄙契之於罔

象鑄扃鑰合之於希夷夫焉則豈止持操自保納虛爲鄰復歸無物夫何有云匪勞逸之足眩曷行藏之是親任皇人之化迹通天地之不仁況我國家道周寥廓德及純粹攜攜歸眞絕聖棄智漢陰抱甕而匿影赤水遺珠而有愧罔兩雖明慌惚無累徒以知人藏化見德思義儻微陰之所及幸餘光兮不我祕（文苑英華）

石鎮罔兩賦曰粤若窮理盡性在宗載考觀窮元元討謨天造惘鷦鷯之爲得處一枝而屬厭詞罔兩而格言詳萬籟於至道道之爲體也無思無慮惟靜惟默黃帝得之而升於雲天維斗得之而運於辰極下空洞之路理必諸於襄野登隱坌之邱義無虧於建德爾其問影責實稽謀惟微審行止之常分固怨舊而用希陰與夜兮吾所隱火與日兮吾所依若有待而持操誠不協於天機且夫步白者足憐蚿者夔雖鳧鶴而異稟將斷續而則悲苟安時以處順惟我心之則夷如莫邪之或躍必歐冶之見遺客有感之而歎曰大塊勞我聖人不仁天地無私於覆載陰陽胞合於陶鈞動之則嬉寘之則親汎然無跡瞠然絕塵時既來而不再物亦煦而知春夫如是則何患無位不作守道安貧而已哉於是罔兩卑陬改容逡巡徐避養澹泊懷簡易鄙白龍之遇制嗤文豹之有累寓百骸於神理休四海之光被在埏埴於洪鑪得修身之明義（文苑英華）

蔣至罔兩賦曰揖傲吏以逍遙啟眞經於探討則知辨影萬物宥有三寶假影外之微陰喻域中之大道惟彼罔兩同夫糾纆邈矣雖名混兮不測離婁目眩而方見桑宏心計而甯識其出也與影偕遊其入也與陰相息乃謂影曰子於我兮何力我於子兮何德將詰之於心請對之於聽殊途兮同歸孰是兮孰非進豈得苟退殊所希繄我有待俾爾相依在波瀾而比目升雲漢而聯飛胡乃折責其持操而欲論乎等威者哉且夫出入隨日行藏任時儀刑長短取象毫釐雖異華而今槁豈變態而殊姿語默無滯類達人之舒卷視聽無及符至道之希夷原夫以陰託影以影輔人行則

無跡居必同塵不樂葆太甯悲賤貧非藜被褐非所恥腰金鳴玉非所珍誰泣楊朱之路誰迷宣父之津誠滑疑於至理不夭閼於天眞則知於物有憑處身如寄和光遠害是其道先人後已是其義鑒之者雖臨水而罕窺畏之者將奔走而奚避欲明有象之無象有媿知音之意（文苑英華）

包佶罔兩賦曰罔兩謂形豈伊天造試一商榷此爲探討謂之小入乎無間謂之大達於蒼旻離則名參於異物抑亦齊理於至道今將議其旨窮其色爲涅而不緇爲繫而不食或託之於鱗介或生之於羽翼謂子有同日之役謂子有戴山之力向若執盈似虛

太白若黑黽黽有難名之稱乘乘有可尙之德苟不然者人將奚則彼逐者影動每相依既不可逼又不可違淩靑冥而對舉投汙漫而雙飛鑒秋葉而逾靜臨夕陽而暫徵彼何事而相託此何心而所希罔兩曰我形子影我應子追我憑子之狀子假我之威當論立兮與坐夫何操而不持似都捐於視聽宛冥合於希夷未識形爲影之主影亦形之賓詎可責之於動息又何怒之於因循使惡跡者止其足厭影者蔭其身子之意兮焉適唯此求而得仁更億班固麗藻漆園淸眞述幽通於前烈繼逍遙於後塵沈吟染翰願慕書紳於是稽乎古陳乎義常未得其一端罔多慚於明試（文苑英華）

孫鑒罔兩賦曰兩華眞人立元古悠探討折罔兩之喩明希夷之道將欲侔三光之懸爲百代之寶其始也若乃天淸氣明長雲如掃呈纖微之虛質揚大陽之杲輩莫不以影爲典以形爲則動靜委任眞纖合德欣禦寇之輕盈恥壽陵之匍匐遇夫明也有似夫亨通通夫陰也何異於否塞罔兩責於影曰子實傷躁吾之甚微謂爲無也雖微而必有謂其有也雖可名曰希吾將捨子而去子復何所歸影乃假訥而喩曰夫鴻鈞造物其道大夷至精者不思而元得憒昏者役慮而不知則吾之與爾皆形之陰也焉得以自

顧亦何以捨天地之大德承日月之無私幸文明之宣照故纖毫而不遺罔兩於是欣然而應曰此乃遁其身居其神靜躁匪肅吉凶由人雖議搆不能以相間安繩墨之竟爾相因翳夫行高道潔煦然慈仁規行矩步和光同塵志存禮義上奉君親是以吾以與爾俱得其眞無終食之見捨罔不孤之有鄰豈比夫其體囂頑本枝險詖隨誇競以馳騁靡道德之浸漬務呫囁之委曲疲趑趄之巧僞騰浮薄而爲名競顚蹶以俱累豈與盛明之光燭希薦能而比義（文苑英華）

七載（戊子）

五月壬午受册徽號大赦天下詔曰古者鄉有塾黨有序所以明尊卑之儀正長幼之序風化之道義在於茲先置鄉學務令敦勸如聞郡縣之間不時訓誘閭巷之內多廢禮節致使言詞鄙褻少長相陵有玷清猷何成雅俗自今已後宜令郡縣長官申明條式切加訓導如有禮儀興行及綱紀不立者委採訪使明爲褒貶具狀聞奏道教之設消化之原必在宏闡以敦風俗須列四經之科將冠九流之首雖及門求道頗有其人而覩奧窮微罕聞達者豈專精難就爲奬勸未宏天下諸色人中有通明道德經及南華等四經任於所在自舉各委長官考試申送（舊書本紀　册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二十四人　楊譽（狀元）　包何（唐才子傳包何字幼嗣潤州延陵人包融之子也與弟佶俱以詩鳴時稱二包天寶七年楊譽榜及第）　李嘉祐（唐才子傳李嘉祐字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楊譽榜進士極元集李嘉祐袁州人天寶七年進士）　權皐（舊書權德輿傳父皐字士繇少以進士補貝州臨清尉　李華權皐墓表既冠進士及第以大歷元年卒年四十二計之是年二十四故曰既冠也　權文公集王妣楊夫人墓誌云天寶四年先太保貞孝公既孤夫人慈仁訓育以文行紹續繇進士第授臨清尉）　郭珍岑（沈亞之旌故平盧軍節士文郭昈家平盧軍父珍岑天寶七年及第以舉進士與權皐著作同上第）　李栖筠（新書本傳字貞一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　權德輿贊皇文獻公文集序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爲同門生　按栖筠卽吉甫之父　按黃石公祠碑題趙郡李皐撰碑陰有大歷八年齊嵩記云所題趙郡李皐卽今臺長栖筠是棲筠未第時名皐也）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巖（見唐語林）

八載（己丑）

進士二十八人

有道科　高適（唐詩紀事高適字達夫　舊書本傳高適者渤海蓨人父從文位終韶州長史適少濩落不事生業家貧客於梁宋以求丐取給天寶中海內事干進者注意文詞適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爲好事者稱誦宋州刺史張九皐深奇之薦舉有進科　讀書志高適又字仲武渤海人天寶八年舉有道科中第）

拔萃科　王閱（康卓異記引登科記閱天寶元年狀元八年拔萃頭登科）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巖（見唐語林　封氏聞見錄天寶初達奚珣李巖相次知貢舉進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時或試詩放過謂之贖帖）

九載（庚寅）

正月丁巳詔以十一月封華嶽（新書本紀）

三月辛亥西嶽廟災時久旱制停封西嶽（舊書本紀）

七月己亥國子監置廣文館從生徒爲進士業者（舊書本紀　摭言云天寶九年七月詔於國子監別置廣文館以舉常修進士業者斯亦救生徒之離散也）

進士二十一人　沈仲昌（唐詩紀事仲昌登天寶九年進士第）　賈邕（唐詩紀事邕天寶九年李暐侍郎下登第　蕭穎士江有歸舟詩序後進而余師者自賈邕盧冀之後比歲舉進士登科）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暐（見上　唐語林作中書舍人李韋　唐詩紀事又作崔暐　封氏聞見錄李右相在廟堂進士王如泚者妻公女以伎術供奉元宗欲與改官拜謝而請曰臣女壻王如泚見應進士舉伏望聖恩回換與一及第上許之付禮部宜與及第侍郎李暐以詔詣執政右相曰如泚文章堪及第否暐曰與亦得不與亦得右相曰若爾未可與之明經進）

士國家取才之地若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今以及第與之將何以觀林甫創自聞奏取旨如泚賓朋讌賀車馬盈門忽中書下牒禮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試聞者愕然失措矣

十載（辛卯）

正月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饗太廟甲午有事於南郊合祭天地禮畢大赦天下制曰朕搜羅賢俊庭實邱園猶慮遺跡藏名安卑守位瞻言及此寤寐思焉其諸色人中有懷才抱器未經薦舉者委所在長官審加訪擇具名錄奏（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九月辛卯御勤政樓試懷才抱器舉人命有司供食有舉人私懷文策坐殿三舉並貶所保之官（冊府元龜）

丙申舉人並下第勅曰朕祗膺寶歷服遠圖慮草澤之遺賢降弓旌於虛辟是以三紀於茲羣材輻湊或一言可紀必適輪輗一善有經每加獎進庶六合之內靡然同風四科之門咸能一貫何茲意之緬邈而增修之寂寥今者舉人深乖宿望朕之所問必正經史卿等所答咸皆少通所問多否以獨鑒未周必資僉議爰命朝賢三事精加詳擇咸以爲關於聚學莫可登科至於每歲秀才有司考試帖經問策兼以雜文假如及第在階選序令之將擢待以榮班各非異才孰可超獎墾鑿經傳且未精勤俯拾青紫豈宜倖覬其懷才抱器舉人並放更習舉即好去其有不對策羅嘉茂既是白丁宜於劍南効力全不答所問崔慎惑劉灣等勅爲本郡充學生之數勿許東西其所舉官各量貶殿以示懲誡（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人（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天寶十載侍郎李麟知舉試豹鳥賦湘靈鼓瑟詩按文苑英華豹鳥賦以雨爲用四聲爲韻）

李巨卿（狀元）

錢起（唐才子傳錢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年李巨卿榜及第　舊書錢徽傳父起天寶十載登進士第起能五言詩初從鄉薦寄家江湖常於客舍月夜獨吟遽聞人吟於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爲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試之年李暐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謠十字爲落句暐深嘉之稱爲絕唱是歲登第　按李暐當作李麟　困學紀聞錢起名在第六豹鳥賦）

謝良輔（唐詩紀事謝良輔登天寶十一年進士第按文苑英華豹鳥賦有錢起謝良輔當從之）

魏璀（見文苑英華）

陳季（見文苑英華）

莊若訥（見文苑英華）

王邕（見文苑英華）

明經科

賈耽（鄭餘慶左僕射賈耽神道碑公諱耽字敦詩天寶十載明經高第）

賈至（唐才子傳讀書志皆云天寶十年賈至明經擢第按賈至已於開元二十三年進士及第此以進士又應明經也）

博通墳典科

歸崇敬（柳宗元四門助教廳壁記歸崇敬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蘇州府志列於是年）

才可宰百里科

顏允臧（顏魯公集顏允臧神道碑銘君諱允臧字季常京兆長安人天寶十載制舉縣令對策及第）

歸崇敬（新書本傳崇敬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

上書拜官一人

杜甫（新書本傳天寶十三載元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詔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　黃鶴曰舊書元宗紀十載正月乙酉朔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饗太廟甲午有事於南郊朝饗太廟賦曰壬辰既格於道祖乘輿卽以是日致齋於九室有事於南郊賦曰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與舊書甲子俱合則爲十載獻賦明矣按

黃說是也今從之

知貢舉　兵部侍郎李麟（唐語林作中書舍人按舊書本傳云天寶七載遷兵部侍郎同列楊國忠專權不悅麟同職宰臣奏補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俄而國忠爲御史大夫麟復本官十一載遷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是知舉時不爲中書舍人明矣）

錢起豹舄賦曰麗哉豹舄文彩彬彬豹則雕虎齊價舄與君子同身故得飛聲入楚見賜留秦曩者胡爲隱霧而不下今則何幸對雪而迎賓蓋因虞者之獲成於匠者之手苟當時以爲用雖殺身而何有於以理之美且無度既居下以霑渥亦迎前而啟路花映香塵光生玉步借使登朝廷列臺閣規矩不改會同自若投其迹

必陟鵷鷺之行取其文不改犬羊之鞟詩人歌其事春秋美其名捨則止用則行逶迤齊飛還分鄰合之術入朝曳響近雜佩書之聲彼糾糾葛屨珊珊珠履一則固窮一則僭起制度首出惡章俱美嘗試談論其兹舄而已士或覽之而言曰象以齒而焚軀以胥而斃況之豹也憑巖穴以逞欲以爪牙而自衛而有用於人竟以皮而戾一朝寢處成此新偉夫斑文散煥氄毛蒙茸映鶴氅以迎暉臨翠被以曜質於斯時也不可談悉亦有刻意未參卑秩東郭之曳履長穿王生之結襪何日思蔚然而一變歌豹舄以自畢（文苑英華）

謝良輔豹舄賦曰惟兹舄兮稱珍受異質而彬彬其文也合變於君子其用也見美於詩人伊昔大匠未知合章可久栖山隱霧或羣或友且申威以肅口寧畏險而挺走豈知獻狀於繚青之身入用於屨人之手敏手既至光華增媚兩美必合一朝成器信帶功之嘉猷爲盡飾之美利苟賞善之在我甘殺身而不懟曲直裁成威儀可覩若向也獸而今也舄諸侯所重楚子之翠被有光王者攸宜周官之赤舄無斁左之右之乍合乍離寧唯命以進退將有翼於威儀擇地而行豈慮泥塗之辱有道則至尚懷文彩之奇故尚書之曳履聲則有旨中郎之倒屣義亦爲美雖借（原注疑）足以同

方豈能文而可紀則知隨時應物順人合度克通夫莫往莫來實怪於規行矩步滯阜鄉之自惜飛鄴縣之可慕願賓上國之增墀冀吾君之一顧夫材俟時而進用時俟材以求索彼微獸之有章亦飾躬而備作慕公孫之几几恥滑稽以文錯幸參鵷鷺之行無雜犬羊之鞟若然者則荷夫天衢之亨對斯文而不作（文苑英華）

錢起湘靈鼓瑟詩曰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文苑英華）

魏璀湘靈鼓瑟詩曰瑤瑟多哀怨朱絃且莫聽扁舟三楚客叢竹

二妃靈淅瀝聞餘響依稀欲辨形柱間寒水碧曲裏暮山青良馬悲銜草遊魚思繞萍知音若相遇終不滯南溟（文苑英華）

陳季湘靈鼓瑟詩曰神女泛瑶瑟古祠嚴野亭楚雲來泱漭湘水助清泠妙旨徵幽契繁聲入杳冥一彈新月白數曲暮山青調苦荊人怨時遙帝子靈遺音如可賞試奏爲君聽（文苑英華）

莊若訥湘靈鼓瑟詩曰帝子鳴金瑟餘聲自抑揚悲風絲上斷流水曲中長出沒游魚聽逶迤彩鳳翔微音時抑徹雅韻乍含商神理誠難測幽情詎可量至今聞古調應恨滯三湘（文苑英華）

王邕湘靈鼓瑟詩曰寶瑟和琴韻靈妃應樂章依稀聞促柱髣髴夢新粧波外聲初發風前曲正長淒清和萬籟斷續繞三湘轉覺雲山迥空懷杜若芳誰能傳此意雅會在宮商（文苑英華）

十一載（壬辰）

七月舉人帖及口試並宜對衆考定便唱通否（册府元龜　唐會要）

十二月勅禮部舉人比來試人頗非允當帖經首尾不出前後復取者也之乎頗相類之處下帖爲弊已久須有釐革禮部起今每帖前後各出一行相類之處並不須帖是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爲三行（原注不得帖斷絕疑似之言也）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　經問十義得六者爲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爲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原注舊制帖一小經幷注開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經其爾雅亦幷帖注也）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爲第（原注經策全通爲甲策通四帖通四以上爲乙策通三帖通三以下及策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經雖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爲不第）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原注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爲甲通八以上爲乙自七以下爲不第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原注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試無常限皆通者爲第算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各有差（原注九章九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爲第凡衆科有能兼學則加超獎不在常限（册府元龜）

封氏聞見錄天寶十一年楊國忠初知選事進士孫季卿曾謁國忠言禮部帖經之弊舉人有實才者帖經既落不得試文若先試雜文然後帖經則無遺才矣國忠然之無何有勅進士先試帖經仍前後開一行是歲收人有倍常歲

進士二十六人

薛播（舊書本傳河中寶鼎人中書舍人文思曾孫也父元暉什邡令播天寶中舉進士）播天寶十一年登第見五百家韓注　岑參送薛播擢第歸河東詩曰歸去新戰勝盛名人共聞鄉連渭川樹家近條山雲夫子能好學聖朝全用文弟兄負世譽詞賦超人羣雨氣醒別酒城陰低暮曛遥知出關後更有一終軍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麟（見唐語林　按舊書本紀十一月丙午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國忠兼領劍南節度使蓋李麟復本官在此時而楊浚代爲禮部侍郎故十二月有楊浚奏也）

十二載（癸巳）

六月八日禮部奏以貢舉人帖經既前後出一行加至帖通六與

過（唐會要）

七月壬子詔天下舉人（舊書本紀作齊人）不得充鄉試（舊書本紀作鄉貢）皆須補國子學生及郡縣學生然後聽舉（舊書本紀作貢舉）四門俊士停（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進士五十六人。楊儇（狀元玉芝堂談薈作楊衆蓋字形相近致訛）　鮑防（舊書本傳幼孤貧篤志好學屬文天寶末舉進士　唐才子傳鮑防字子愼天寶十二年楊儇榜進士襄陽人也　穆員鮑防碑有唐尚書東海貢公姓鮑諱防字子愼河南洛陽人舉進士高第以貞元六年卒年六十九計之是年二十二）　皇甫曾（唐才子傳皇甫曾字孝常冉之弟也天寶十二年楊儇榜進士　唐詩紀事皇甫冉曾天寶中兄弟踵登進士第　獨孤及故左補闕皇甫冉集序君母弟殿中侍御史曾字孝常與君同稟學詩之訓君有誨誘之助焉既而麗藻競爽盛名相亞）　張繼（唐才子傳張繼字懿孫襄州人天寶十二年禮部侍郎楊浚下及第與皇甫冉有髫年之故契逾昆弟早振詞名　唐詩記事引高仲武云張繼員外累代詞伯積襲弓箕其於爲文不雕不飾及爾登第秀發當時）　李清（唐詩紀事清天寶十二年進士）　長孫鑄（唐詩紀事鑄天寶十二年楊浚舍人下及第）　劉太沖（唐詩紀事太沖天寶十二年楊浚舍人下登第）　林披（林藴睦州刺史府君神道碑曾大父瀛州刺史元泰生大父饒州郡太守萬龍饒州生府君贈睦州刺史府君諱披字茂則年十有五自寫六經百家子史千餘卷年二十以經業擢第授臨汀郡曹掾　永樂大典載臨汀志引林氏續慶圖林披二十以明經擢第　林氏續慶圖字茂彥萬龍久子天寶十一年擢第　閩川名士傳披一作丕莆田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楊浚（見唐語林按諸書所引楊或作陽浚或作俊又作渙皆非　李華三賢論禮部侍郎楊浚掌貢舉問蕭穎士求人海內以爲德選）

十三載（甲午）

三月乙亥（新書作甲戌）御興慶殿受徽號禮畢大赦天下制曰自臨御以來四十餘年棫樸延想寤寐求賢林藪無遺旌招不絕猶慮昇平已久學業增多至於徵求或遺僻陋其博通墳典洞曉元經清白著聞詞藻宏麗軍謀出衆武藝絕倫者任於所在自舉仍委郡縣長官精加詮擇必取才實相副者奏聞且厚其風俗五教之旨莫興貢於邱園士翼之風斯在其士庶間衆推孝弟累代義居高尚確然隱遁巖穴者委採訪使博訪聞薦（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宗令集）

七月二十七日敕如聞嶺南州縣近來頗習文儒自今以後其嶺南五府管內白身有詞藻可稱者每至選補時任令應諸色鄉貢舉仍委去使准式考試有堪及第者具狀聞奏如有願赴京者亦聽（冊府元龜）

十月（唐會要作十月一日）御含元殿（舊書本紀楊綰傳皆作御勤政樓）親試博通墳典洞曉元經詞藻宏麗軍謀出衆等舉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罷其詞藻宏麗科問策外更詩律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自此始也時登科甲者三人太子正字楊綰最爲所稱乙第者凡三十餘人（冊府元龜）

策洞曉元經科曰問大象無體元功陰騭雖稟生之類萬殊而含道之原一致是以至人垂訓將以微言演爲眞宗貽厥後學包括六藝周流八表或因事以立言或寓言以詮意至如交樂於天交

食於地不相與爲事不期與爲謀善無所私惡無所棄施之於教何以勸勉經曰不爭善勝不言善應正直如繩平易如水常務斯道曷往不臻又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斯言信矣皆放勳欽明光宅天下人歌擊壤政叶雍熙可謂善乎建抱善乎拔脫宜其帝緒播還貽厥孫謀綿綿瓜瓞邁德垂裕何丹朱之不嗣而祭祀輟乎又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若以天下親天下豈有二君乎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君無賢臣誰與共理粤若舜舉八元致垂拱之化漢用三傑成霸王之業夏殷之末任佞去賢宗社淪亡爲無匡輔經稱不尙賢者其旨何哉聖人立教專氣致柔故

刑不欲勞往不欲竭深根固帶可以常存則有朝穆肆任勞逸過度促齡損性御以爲然又有惟靜惟清守眞守樸二經之說何取則焉又聞善攝生者動與吉會武不措爪兵難容刃兕豹品居水飲身代俱損壽永色彌不免噬搏何衞生之不異而利害之頓殊子旣洞曉元經探微索隱矛盾若此何以會明側席虛心佇聞啟沃（文苑英華）

十六日道舉停習道德經加周易宜以來載爲始（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三十五人　楊綰（狀元　玉芝堂談薈作楊肱）　韓翃（唐才子傳韓翃字君平南陽人天寶十三載楊綰榜進士　許堯佐柳氏傳云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按度卽浚之訛）　元結（舊書本傳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字惟固從太宗征遼東襄常山公祖亨字利貞父延祖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　唐才子傳元結字次山武昌人魯山令元紫芝之族弟也天寶十三載進士禮部侍郎楊浚見其文曰一第慁子耳遂擢高品後舉制科　元結自撰文編序云天寶十二年漫叟以進士獲薦名在禮部會有司考校舊文作文編納於有司當時叟方年少侍郎楊公見文編嘆曰以上第汙元子耳明年有司於都堂策問羣士叟竟在上第　結又有別王佐卿序癸卯歲元結次山年四十五癸卯爲寶應二年是天寶十二年年三十五故曰年少也）　喬潭（摭言喬潭天寶十三年及第任陸渾尉時元魯山客死是邑潭誠倖禮葬之復卹其孤　李華三賢論云潭昂之孫有古人風）　房白（唐詩紀事房白天寶十三年楊浚侍郎下登第）　鄔載（唐詩紀事鄔載天寶十三年楊浚侍郎下登第按錢起有送鄔三落第還鄉詩）　魏顥（顥作李太白集序題前進士魏顥序云顥今登第又云解攜明年四海大盜蓋於是年登第）　尹徵　劉太眞（蕭穎士江有歸舟詩序云門弟子有尹徵之學劉太眞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連茹甲乙淑問休聞爲時之冠浹旬有詔傳徵典校祕書且馳傳擁首領

元戎書記之事四牡騑騑薄言旋歸而太眞元昆前已甲科未始間歲翩其連舉夏五月迴棹京洛告歸江表按太眞兄太沖於十二年登第云未始間歲是太眞登第在十二年矣尹徵蓋亦是年登第　裴度劉太眞神道碑銘太眞字仲適族彭城公十有五而志於學弱冠以行義修潔詞藻瑰異名聲藉甚於諸公閒天寶中與伯氏太沖迭爲太常第議者榮之舊書本傳宣州人少師事詞人蕭穎士天寶末舉進士）

諸科一人

詞藻宏麗科　楊綰（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玉父侃綰生聰惠年四歲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鐙檠曰燈盞柄曲衆咸異之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無不該覽尤工文詞藻思清贍而宗尚元理沈靜寡欲舉進士調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載元宗試博通墳典洞曉元經詞藻宏麗軍謀出衆等舉人取詞藻宏麗時登科者三人綰爲之首　按舊書元結傳結舉進士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

（入間是結登制科卽在是年絹首登詞藻宏麗科或結亦其一也）

洞曉元經科　獨孤及（唐才子傳獨孤及洛陽人天寶十三年舉洞曉元經科　梁肅獨孤及行狀天寶十三年載應詔至京師時元宗以道莅天下故黃老教列於學官公以洞曉元經對策高第解褐拜華陰尉）

軍謀出衆科　胡口（太平廣記引定命錄御史裴周使幽州日見參謀姓胡云是易州人不記名項有刀痕問之對曰某昔爲番官曾事特進李嶠嶠異其聰明每有所作皆令收掌常熟視謂之曰汝甚聰明然命薄少官祿年至六十以上方有兩政三十有重厄不知得過否爾後轗軻不得見身征胡至三十忽過張往北征便隨入軍軍敗賊刃頸不斷於積屍中臥經一宿乃得活自此已後每憶李公之言更不敢覓官於寺中洒掃展轉至六十因至鹽州於刺史郭某家爲客有日者見之謂刺史曰此人有官祿今合舉薦前十月當得官刺史曰此邊遠下州某無公望豈敢輒薦舉人俄屬有恩赦令天下刺史各舉一人其年五月郭舉　此人有兵謀至十月策問及第得東宮衞佐官仍參謀范陽軍事　按李嶠爲特進在景龍三年參謀能掌詩什必已弱冠左右積至此年得有六十餘是年有敕制又於十月御試參謀以兵謀及第必應軍謀出衆科也故據以載入）

知貢舉　禮部侍郎楊浚（見唐語林）

獨孤及對策曰臣聞道之爲物無名無形蓋聖人酌而用之推而宏之取其精以脩身用其麤以賴物從本降跡散樸爲器於是有可道之道忘言之言其大略雖以沖寂爲宗虛極爲體然妙用無朕故不可致詰今陛下詰其體探其宗豈不欲因言演教其教遺有夫長風吹而衆竅號則大無不動細無不應況陛下用爲大道以鼓羣有臣則吹萬之一音也敢不唱於衆竅之末臣謹按夫有施地有利用天之施以處其和謂之交樂分地之利以養其正謂之交食夫相與生於有爲有爲生於有事有事則謀名存矣善惡生於公私公私生於用用則棄名立矣然聖人有爲不爲爲有事無事爲有謀不謀爲有善無善爲有惡無惡爲泯善惡於一致合同異於萬殊則妙門可存教父斯立臣又按道德經云天罔恢恢疏而不失常有司殺者殺之此不爭善勝之應也文宣王稱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不言善應之驗也周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正直如繩之效也經又云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此平易如水之證也陛下垣其言抱其道以爲天下式四十有二載矣且復推功外名不有不恃考言詢事若神若缺詔臣等日常務斯道焉往不臻臣鯫生也焉知其辨雖然有一於此願陛下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使神不違於人人不違於天天人合并如應響交應則甚夷之道焉往而不臻夫有國者必善建皇極善抱至道道之不存傾其宗遷其社之謂拔桀放南巢受死牧野是也極之不建失其器亡其國之謂脫太康去洛汭幽王敗驪山厲王流彘是也至如堯知天歷在躬故以至公官天下天下戴之而不辭知丹朱不肖又以至公禪天下天下去之而不怨可謂邁德矣其後商更霸迭王重之以御龍唐杜之代祿可謂垂裕矣陛下興廢繼絕立五帝祠郎春秋備其祭典亦可謂祭祀不輟矣方之拔

脫臣謂不同經曰不尙賢使民不爭大哉聖人之知微知彰乎夫尙賢者國家之所當先然古先聖人曰雖求賢審官其用未始不無爲也而聖人能無爲於求賢不能使無爲無迹存則有爲者尙之以爲利於是有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其漸起於一時之名其弊存乎千載之後不尙賢者非謂廢股肱之任絕臣輔之力也蓋欲因時致功功成則遺而遺之因義立事事遂則有而無之無之則跡滅跡滅則爭息爭息則於爲無爲於事無事雖八元以翼唐弼虞三傑之戡秦滅項其無爲無事一也若夫齊天地冥萬物莫大於全眞專氣致柔全眞之本也惟淸惟靜全眞之中也各然

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全眞之末也設教者三合其一以貫之雖道遥與道養殊途然性靜與力命同轍苟因其合而較其分則子產不得不勞於刑政朝穆不得不逸於肆任若矯其肆任之性以徇刑政之端是續鳧截鶴虧其全矣故聖人以大猷御六氣之辨以大方合二經之旨明應變無方立言不一學者宜忘言以究其體統不可執言以滯其筌蹄經不云乎返者道之動惟動而當靜靜可以取則權足以合義義無反經凡養生者以本爲精以物爲麤閉其外愼其內迹不踐凶危之境故兵不能容其刃心不居馮暴之地故武安得措其爪苟守其精而遺其麤故得於內而喪其外

外內無以持其分則衞生之經悖矣謂之不異臣竊異之至如希微大體徼妙元鍵陛下得黃帝之遺珠久矣雖廣成無所陳其至精傳說無所用其舟楫啟沃之問豈臣及之有顯謇謀懼隕越於下謹對（文苑英華）

十四載（乙未）

二月十日宏文學生自今以後宜依國子監學生例帖試明經進士帖經並減半雜文及策皆須粗通仍永爲常式（冊府元龜 唐會要）

四月初勑國子監諸生等既非舉時又屬暑月在於館學漸炎蒸其欲有歸私第及還鄉貫習讀者並聽仍委本司長官具名申牒

所繇任至舉時赴監東京監亦准此（冊府元龜）

十月甲午頒御注老子并義疏於天下（舊書本紀）

十一月甲子安祿山反於范陽（通鑑）

十二月丁酉祿山陷東京（舊書本紀 太平廣記引定命錄天寶十四年王諸應舉欲入京於越州沈七處卜得純乾卦下四位動變觀卦沈云公今應舉得此卦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本是嘉兆然交動聲陰成陽下成乾卦上變至四又不至五五是君位未得利見大人恐公此行不至京而迴果至東京屬安祿山反奔走歸江東）

進士二十四人

常袞（舊書本傳京兆人父無爲袞天寶末舉進士按于邵與常袞書云相公當時裒然居天下第一是常袞爲狀元十三載爲楊綰榜十五載爲盧庚榜故知常袞在是年）

于邵（舊書本傳字相門其先家於代今爲京兆萬年人曾祖筠戶部尙書邵天寶末進士登科于邵與郭令公書云令公先府君刺史于渭家世出牧於岷山境相接數

年修好聘爲弟兄契以金石則令公之所聞見也初以專經進業常假籍於渭之渚於時使君又待以禮送問以時務許以大名爲之下楊敦之改業復歸以報命先人從而誨焉天寶中忝以進士及第其年判入超絕科授校書又與常相公書云昔常陪相公鄉里之舉時應神州甲乙之選其餘馳逸足揮勁翮修容儀裒來以干進者蓋千百數在公堂預鹿鳴之宴猶不可得況會府薦還之地者乎相公當時裒然居天下第一愚賢不佞忝從斯列六子登科又厠其數凡我連茹世論以榮皆因依相公用白粉黛嗚呼同時之人零落向盡彭楊李賀冥冥何之今相公宰平天下而鄙夫拘束邊外獨不得一親顏色更露腹心

拔萃科　于邵（舊書本傳登進士科書判超絕授崇文館校書郎）

知貢舉　禮部侍郎楊浚（冊府元龜天寶十四載三月給事中裴士淹禮部侍郎楊浚太常少卿姚子彥往河南河北江淮宣慰是放榜畢奉使也）

十五載（丙申）

六月甲午上御勤政樓下制親征乙未出延秋門（通鑑）

祿山陷京師（新書本紀）

七月甲子上至普安郡詔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其有文武奇才隱在山藪宜加辟命量命擬擢（通鑑　冊府元龜）

八月甲子肅宗即位於靈武尊元宗爲上皇天帝大赦天下改元至德詔曰其有直言極諫才堪牧宰文詞博達武藝絕倫孝弟力田抗論草澤委所在長官聞奏詣闕自陳者亦聽（冊府元龜　通鑑）

進士三十三人（文苑英華載皇甫冉東郊迎春詩當是此年試題）　盧庚（狀元）　郎士元（唐才子傳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天寶十五載盧庚榜進士）　皇甫冉（唐才子傳皇甫冉字茂政安定人天寶十五載盧庚榜進士　高適皇甫冉集序皇甫冉補闕自擢桂禮闈遂爲高格　獨孤及故左補闕皇甫冉集序君十歲能屬文十五歲而老成伯父祕書少監彬尤器之自是令聞休暢舉進士第）　令狐峘（天寶末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順宗實錄峘國子祭酒德棻元孫）　關播（舊書本傳字務元衢州汲人天寶末舉進士）　封演（新書藝文志封演天寶末進士第按演作聞見錄云余初擢第太學諸人共書余姓名於舊紀末）　李徵（李景亮人虎傳隴西李徵皇族子家於虢略弱冠從州府貢焉天寶十五載春於尚書右丞楊元榜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補江南尉後化爲虎與陳郡袁傪同登進士第按楊元當從宣室志作楊浚右丞當作左丞）　袁傪（見上）　劉刑　殷少野（以上二人唐詩紀事皆作天寶十六年楊浚舍人下登第按天寶無十六年六字誤附載此年）

明經科　陸康（前定錄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來適有魏山人琮能知人告康曰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明年康明經及第按有逆胡陷兩京元宗幸蜀之語康蓋於十五年及第）　柳□（演公塔銘大師俗姓柳法號明演累代家於相州湯陰縣天寶季擢明經第寶應中調補濮州臨濮尉）

知貢舉　禮部侍郎楊浚（見唐語林唐摭言天寶十二載禮部侍郎楊浚四榜共放一百五十人後除左丞按自十二載至此歲四榜共一百二十八人是登科記傳寫有舛誤　皇甫冉有上禮部楊侍郎詩郢匠掄材日體輪必盡呈敢言當一顧徵試隸諸生末學慚鄒魯深仁錄弟兄餘波知可挹弱植更求榮績媿他年敗功期此日成方因茜桃李猶冀載飛鳴道茂猶懷分時移但自驚闕門驚靜節林壑厭春晴千里萬峯近千秋嶺水清煙花迷戍谷墟落接陽城郊默思鄉夢遲迴知已情努歌終此曲還是苦辛行）

皇甫冉東郊迎春詩曰曉見蒼龍駕東郊春已迎綵雲天仗合元象太階平佳氣山川秀和風政令行鉤陳霜騎肅御道雨師清律向韶陽變人隨草木榮遙觀上林苑今日遇遷鶯（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卷十　　　　大興徐松

唐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

至德二載（丁酉）

正月上皇下詔曰天下有至孝友悌行著鄉閭堪旌表者郡縣長官采聽聞奏（舊書本紀）

四月八日制曰勅朕聞惟理亂在庶官以先王旁求俊彥思皇多士以倡九牧阜成兆人頃者姦臣執權專利冒寵惟正直是醜惟邪佞是比壅塞賢路罔蔽天聰使忠臣不得盡其謀才士不得展其用廢三載之黜陟寢九德之推擇多有老於郎署滯於邱園吏稱無人才不給位朕以薄質嗣守大寶寇戎未殄王業惟艱兢兢乾乾日慎一日緬維堯舜求賢之意周公吐握之義思欲廣進髦乂輔寧邦家實賴公卿大夫宏我視聽易曰方以類聚語曰舉爾所知凡宰相王臣宜加搜擇其常參官及郡縣長吏上佐等皆從歷試而踐通榮如各知其密行異能博學深識才堪濟代術可利人名不彰聞位不充量湮淪屠釣流落風波者一善可錄便宜公舉遠則裁表附驛近則進狀奏聞勿避親讎無限儕伍其有獨負奇才未逢知己即仰投匭并所在陳狀自論長官登時與奏夫惟薦士非止一舉永爲恆典有即登聞昔荀桓子立翟之功士伯受

瓜衍之邑柳下惠賢而不舉臧文仲被竊位之名春秋書之千載不朽凡百在位可不勉歟宜宣示中外令知朕意（文苑英華　唐大詔令集　賈至集）

九月癸卯廣平王收西京（舊書本紀）

十月壬戌廣平王入東京癸亥上自鳳翔還京（舊書本紀）

十二月丙午上皇至自蜀戊午上御丹鳳門大赦制曰百姓中孝弟力田不求聞達者委採訪使聞奏其文經邦國學究天人博於經史工於詞賦善於著述精於法理軍謀制勝武藝絕倫並任於所在自舉委郡守銓擇奏聞不限人數（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二十二人江淮六人成都府十六人江東七人（冊府元龜云至德元年以後依前舉貢）

嚴維（唐才子傳嚴維字正文越州人至德二年江淮選補使侍郎崔渙下以詞藻宏麗進士及第）

顧況（唐才子傳顧況字逋翁蘇州人至德二年天子幸蜀江東侍郎李希言下進士）

戴孚（顧況戴氏廣異記序譙郡戴君孚幽賾最深至德初況始與同登一科君自校書終饒州錄事參軍）

王察（舊書王徽傳祖察至德二年登進士第）

知貢舉

禮部員外郎薛邕（摭言至德二年駕臨岐山右補闕兼禮部員外郎邕下二十一人按二十一人即登科記二十二人之異文是二十二人鳳翔所放也）

門下侍郎崔渙（舊書本紀京師陷賊車駕倉皇出幸七月庚午次巴西郡太守崔渙奉迎即日以渙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上皇遣韋見素房琯崔渙等奉冊書赴靈武十一月詔宰相崔渙巡撫江南補授官吏故於江淮知舉也）

禮部侍郎裴士淹（見唐語林疑此元宗在蜀知舉）

禮部侍郎李希言（見上蓋江東知舉舊書李紓傳紓禮部侍郎李希言之子是希言爲禮部侍郎也）

三載（戊戌）

二月丁未改至德三載爲乾元元年（舊書本紀）

今後醫卜入仕者同明法例處分（舊書本紀）

四月甲寅郊祀事畢翌日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詔曰草澤及卑位之間有不求聞達未經推薦者有一藝已上恐遺役又令兵部吏部作徵召條目奏聞國子監學生明經明法帖策口試各十通四已上進士通三與及第鄉貢明經準常式州縣學生放歸營農待賊平之後任從常式（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十月甲辰帝御宣政殿冊成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詔曰爲政之要求賢是急比令中外薦舉多非實才所以詢事考言登科蓋寡猶慮巖穴之內尚有沈淪宜令所在州縣更加搜擇其懷才抱器隱遁邱園並以禮徵送如或不赴具以名聞凡與前詔科目相當一切委內外文武五品已上官有所知者不限人數任各薦聞如自舉者亦聽於所在投狀有堪任用不限常資（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玉堂閒話唐肅宗之代急於賢良下詔搜山林草澤有懷才抱德及匡時霸國者皆可罰而任之有徵君自靈武衣草衣躡芒屩詣於國門肅宗聞之喜曰果有賢才應募矣遂召對訪時事得失卒無一辭但再三瞻望聖顏而奏曰微臣有所見陛下知之乎帝曰不知奏曰臣見陛下聖顏瘦於在靈武時帝曰宵旰所勞以至於是侍臣有匿笑不禁者及退更無他言帝知其妄人也恐閉將來賢路但俛除授一邑宰）

進士二十三人　蘇端（杜甫集雨過蘇端錢箋以爲至德二載作引卞圜曰端時白衣唐科名記端明春始及第則及第當在是年）　柳伉（困學記聞引登科記伉乾元元年進士按即疏請斬程元振者）

知貢舉　禮部侍郎裴士淹（見唐語林）

乾元二年（己亥）

四月（冊府元龜作三月誤）詔京文武五品已上正員清資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任自封進（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五月丁亥上御宣政殿試文經邦國等四科舉人（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五人（玉芝堂談薈作十七人）

應制及第　姚南仲等（舊書本傳華州下邽人乾元初登制科高等　按制科當即文經邦國等四科也）

上書拜官一人　沈浩（冊府元龜沈浩隱居四明山肅宗乾元二年進廣孝經十卷授祕書郎集賢殿待詔仍賜緋袍牙笏）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揆（宣室志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爲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狐在庭中擣練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語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至明日果遷禮部侍郎　舊書李揆傳拜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閒亦不能摛其詞藻深昧求賢之意也及其試進士文章日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日之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按本紀三月乙未以禮部侍郎李揆爲中書侍郎）

三年（庚子）

閏四月乙卯以星文變異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乾元爲上元

詔曰王者稽古設教擇賢以理廣徵巖穴用副薪槱宜令中外五品已上文武正從員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各一人武藝文才俱堪濟理者亦任狀舉其或文乏詞策武非騎射但權謀可以集事材力可以臨戎方圓可收亦任通舉並限制到一月內奏畢（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二十六人　魏萬（魏顥李翰林集序云顥始名萬次名炎萬之日不遠命駕江東訪白遊天台還廣陵見之謂余爾後必大著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顥爲集顥今登第豈符言耶解攜明年四海大盜按四海大盜當謂祿山則登第在天寶十三年而唐詩紀事云萬上元初登第當必有據今從之）

才兼文武科　王翃（舊書本傳太原晉陽人新書翃字宏肱翃少治兵家天寶中授翃衛尉羽林軍宿衛擢才兼文武科按是年有制舉武藝文才俱堪濟理則才兼文武科當在是年）

知貢舉　中書舍人姚子彥（見唐語林）

上元二年（辛丑）

九月壬寅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爲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爲名（新書本紀）

進士二十九人（文苑英華有迎春東郊詩當是此年試題）　張濯（唐詩紀事濯上元進士第）　王緯（文苑英華）

知貢舉　中書舍人姚子彥（見唐語林）

張濯迎春東郊詩曰顓頊時初謝句芒令復陳飛灰將應節賓日已知春考歷明三統迎祥受萬人衣冠侍執玉壇暉曉清塵肅穆來東道迴環拱北辰仗前花待發旂處柳凝新雲斂黃山際冰開素滻濱聖朝多慶賞希爲薦沈淪（文苑英華）

王緯迎春東郊詩曰玉管潛移律東郊始報春鑾輿應寶運天仗出佳辰睿澤光時靄恩輝及物新虯螭動旌旆烟景入城闉御柳初含色龍池漸啟津誰憐在陰者得與蟄蟲伸（文苑英華）

寶應元年（壬寅）

建卯月辛亥南郊大赦天下詔曰文武不墜道宏於人務在搜揚俾其展效其諸道人中有詞學高深兼通政理軍謀制勝明習韜鈐者委所在刺史揀擇奏聞舉薦京官四品已上正員文武官任各舉一人（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建巳月甲寅上皇崩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爲正月月數皆如其舊丁卯上崩己巳代宗卽位（通鑑）

五月丁酉大赦天下制曰其有明於政理博綜典墳文可經邦謀能制勝及孝弟力田諸州刺史並宜搜揚聞薦投匭者不須勘以停處姓名務招直言以副朕意（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七月詔曰推薦之道必務於至公賞罰之間亦資於不濫其諸色舉人等須有處分令薦所知實佇才能用施政理自宜愼擇以副

虛懷古者效官三歲考績善惡既著褒貶斯存舉之得人必受旌能之賞舉之失選亦加懲過之罰賞罰之典期於必行凡百具僚宜知朕意（唐大詔令集）

停貢舉

唐代宗睿文孝武皇帝

寶應二年（癸卯）

五月丙寅尚書省試應制舉人命左右丞侍郎對試賜舉人食如舊儀（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六月二十日禮部侍郎楊綰（按楊綰時爲太常少卿言禮部侍郎傳誤）上疏條奏貢舉之弊曰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己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葉澆詐茲道浸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周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寖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傳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

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爲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爲常談以向背爲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樸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喁喁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自古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辯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遠奧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問經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者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殊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

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準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澆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奏聞給事中李廙給事中李栖筠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所奏議狀與綰同尚書左丞至議曰禮部奏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勑合議者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謚號述行美極於文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

也由詞以觀行則及詞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詩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唯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士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由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同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宏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

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生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宏四科之舉西京是振經術之學東京終持名節之行至有外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化於鄉里哉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脩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從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

楊綰所奏實爲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板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尙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設土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鑿地望繫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止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宏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尙無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宏獎勸不其謬歟祇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

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靑靑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謹議議者然之宰臣等奏以舉人舊業以成難於速改其今歲舉人望且許依舊來歲卽依新格勅旨每州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弟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並停道舉亦宜准此禮部卽具條例奏聞（舊書楊綰傳　文苑傳　冊府元龜　唐會要　賈至集　按宋張方平選格論云唐代宗時楊綰以貢舉滋弊建議請廢明經進士之科而復鄉舉里選之法詔下其議在廷之臣多同於綰遂行其制後近臣滋滯者或論其不便上不能持旋以復舊）

七月壬子改元廣德大赦天下制曰河北河南有懷才抱器安貞（一作貧）守節素在（一作養素）邱園不仕爲衆所知者委所在長官具名聞薦諸色人中有孝弟力田經術通博文詞雅麗政理優長本州各以名薦（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二十六日（通鑑作戊辰）禮部侍郎楊綰奏貢舉條目曰孝廉舉人請各令精通一經其取左氏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毛詩尙書周易任通一經每經問義二十條皆須旁通諸義深識微言試格策三道問古今理體及當今時務取堪行用者仍每日問一道頻三日畢經義及策全通爲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吏部便與官其問義

每十條通七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者罷之論語孝經皆聖人深旨孟子亦儒門之達者其學官望兼習此三者共爲一經其試如上先取在家有孝義廉恥謙恭之行好學不倦精通經義並堪對策者縣令徵於鄉里送名與州刺史與曹官對試以其通者送省既是貢士刺史縣令不得以部人待之加其禮數隨朝集使以十月二十五日到省其鄉飲酒及至上都朝見並謁先師並依舊式又以冦難之故衣冠多去故鄉所居必問才行斯在望許所在州縣且舉所諳知者秀才舉人準舊格惟試方畧策五條望令精通五經每經準孝廉例問義二十條對策五道每日試一道全

56　100葉

通爲上第上第者送名中書門下超與處分問義十條通七策通四爲中第中第者送禮部與官下者罷之又國子監舉人亦請每歲本業博士推擇才行送名與祭酒依鄉貢例試通者送省舉人自縣至州皆不得輙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請並停明法舉人望付刑部考試孝弟力田但能熟讀一經言音典切卽令所司舉送試通使與出身其今年舉人或舊業既成理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須收獎不可中廢其今秋舉人中有情願依舊業者亦聽今年之後一依新勑疏入帝以廢進士科問翰林學士對曰進士行來已久遽廢之恐失人業勑旨進士明經宜

來日久今頓令改業恐難其人諸色舉人宜與舊法兼行（冊府元龜　唐會要）

是日勑宏文崇文兩館生皆以資廕補充所習經業務須精熟楷書字體皆得正樣通者與出身不通者罷之（冊府元龜　唐會要）

十月吐蕃犯京畿丙子駕幸陝州庚寅（新書作癸巳）郭子儀收京城（舊書本紀）

十二月詔曰理道同歸求賢是急非人不乂辟士是勤招以弓車設其壇席且優遒軸如待神明朕臨御多方誕敷至化虞遺廢穴載佇雲津知白珩之非寶降元纁於下體一自鳴鑾闕外駐蹕陝郊每念明數深勞寤寐聽正言以蘇國疾思碩德以定人訛而猶高士鴻冥幽人豹隱將朕之不德而禮或有遺望干旄之忠告佇少微以嘆息盼然惕厲顧覽山河藿食薇歌往而不返永懷賢者朕甚愿焉今將意達巢居誠通卜兆一麾必起四皓爰來敦其素風成我王道宜令行在側近府州長官搜舉遺逸其有懷才抱器高蹈不仕精加訪擇必以名薦仍須以禮資遣送赴行在貢於郎園待以郎署務令申勸悉朕意焉（冊府元龜）

丁亥車駕發陝郡還京（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七人（日中有王字賦以題爲韻次用見文苑英華是此年試題）

洪源　古之奇

（唐才子傳寶應二年及第）　耿緯（唐才子傳作湋書錄解題注云湋登科記一作禕唐才子傳耿湋河東人寶應二年洪源榜進士與古之奇爲莫逆之交）　杜黃裳（舊書本傳登進士第宏詞科柳宗元集注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寶應二年中進士第　按卓異記載座主見門生知舉有蕭昕杜黃裳是黃裳爲昕門生）　高郢（舊書本傳郢字公楚其先渤海蓨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父伯祥郢舉進士第）　鄭錫（唐詩紀事錫登寶應進士第）　喬琛（文苑英華作喬琮注云登科記作喬琛）

諸科（登科記闕）　王淇（杜牧寶列女傳王淇年十一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以大和元年年七十五推之及第在是年）

拔萃科　李鄘（韓愈李鄘墓誌銘以朝邑員外尉選爲公眞卿第其所試文爲上等五百家注引樊注顏眞卿爲吏部侍郎按魯公於寶應二年三月改吏部侍郎八月除江陵尹充荊南節度觀察處置使則李鄘拔萃在是年　按鄘卽李漢之父）

19 B

敕寬（寶應朝擢書判拔萃科　案寶應止二年一科諸與李邪同年對被耆請選判　案牛粹王治並對此判）

知貢舉　禮部侍郎蕭昕（見唐語林　舊書新書本傳云遷中書舍人歷禮部侍郎兼揚府司馬佐軍仍舊入拜本官　白香山詩集有與諸同年賀座主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子詩注云座主於蕭尚書下及第容齋五筆云考登科記樂天以貞元十六年庚辰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寶應二年癸卯禮部侍郎蕭昕下第九人登科迨郢拜太常時幾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進士之後二十四年丁卯又以禮部尚書再知貢舉可謂壽俊）

鄭錫日中有王字賦曰至陽之精內含文明成命有符神化陰隲偉元聖而緯天爍靈符之在日人文變見元象貞吉煥爾殊容昭然異質三陽並列契乾體以成三一氣貫中表聖人之得一蓋是時也河清海晏時和歲豐車書混合華夷會同皇帝乃率百吏禮

六宗登臺視朔候律占風祀夕月於禮神之館拜朝日於祈年之宮霽氛霧埽烟虹地涯靜天宇空陰魄既沒大明在東吐象成字昭文有融法科斗以為體並跡烏以處中馮相未覩疇人發蒙此乃聖人合契至化元通不然者何為曜靈啓瑞明彼於有截垂光燭地運行而無窮至人以不宰成能日月以無私可久偶聖則呈祥逢昏則顯晢貞觀契無為之功休祥應無疆之壽沒於地我則取誠於明爽登乎天我則呈形於大有其初見也昭昭彰彰流晶曜芒若神龍負圖兮呈八卦於羲皇其少登也發色騰光乍見乍藏狀靈龜銜書兮錫九疇於夏王蔽虧若木隱映扶桑曈曨五雲之表輝煥重輪之旁臨紫宸兮千門洞照出黃道兮八極增光惟德化成惟王正位兄其日兮姊其月父事天兮母事地啓六合以為王統三才而制字道不藏寶神開奧秘王在日兮垂文日在天兮垂懿豈徒色映合璧光連抱珥三舍迴魯陽之戈再中美漢文之志皇上以為命不于常惟德是據災逐祥啓福隨禍著知微知彰一喜一懼因嘉瑞以增德合元符而降祚客有上國觀光金門獻賦覩日中有字之感成天下至公之務傾心太陽企踵雲路願同光以暫燭庶千載之一遇（文苑英華）

爵琛日中有王字賦曰至尊者王至明者日處其位兮無二配其

德兮惟一制服以象必圖之而並臨視朝以時方候之而俱出懿夫日實也厥生於東王往也厥居於中其呈祥以下燭必布德而上通然則日中之有王字者豈不以昭宸聰彰國風煥乎黃道赫矣者符表皇綱之不紊延聖祚於無窮者哉且天垂三光日當其首人執六藝書列於後此神功之所成彼人力而何有況乎烏為烏矣無慚若頡之能日匪屑焉寧假右軍之手稽圖緯與載籍信可大而可久豈比夫龜麟龍鳳徒在乎宮沼郊藪適足以夸於史臣未可以齊乎不朽夫運行不已者天地之常臨照無私者日月之光美之則配於太昊懸之則比夫夏王是以逆其時則休亦成

皆順其道則否亦爲賊故昔王者莫不覩天文兮順陰陽授人時兮正紀綱而人用康而邦其昌如此者厥鑒不遠寔歸美乎我皇信所謂承天之序兮襲於休祥者也是知君能則天天必呈瑞明海內之四目瞻日中之一字士有仰止雲路苦心詞賦戢欲酬兮日將暮儻魯陽之修戈可借羲和仲之餘暉可駐願傾葵藿之心希成桃李之樹（文苑英華）

廣德二年（甲辰）

五月庚申（會要作二十四日）罷歲貢孝悌力田童子等科（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云五月罷歲貢孝悌力田及童子科從禮部侍郎楊綰奏也綰以孝悌之行宜有實狀童子越眾不在常科同之歲貢恐成僥倖之路　唐會要孝弟力田科其每歲宜停童子每歲貢者亦停童子仍限十歲以下者）

七月丙午勅曰古者設大學教冑子所以延俊造揚王庭雖年穀不登兵甲或動而俎豆之事未嘗廢焉頃年以來戎車屢駕天下轉輸公私匱竭帶甲之士所務廩糧鼓篋之徒未能仰給繇是諸生輟講絃誦蔑聞宣父有言是吾憂也投戈息馬論道尊儒用宏庠序之風俾有簞瓢之樂宜令所司量追集賢學士精加選擇使在館習業仍委度支准給厨米教茲儒術庶有大成甲科高懸好學者中敷求茂異稱朕意焉（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十三人又十二人　楊栖梧（狀元）　蘇滌（唐才子傳蘇滌廣德二年楊栖梧榜進士）

本不平者往來剽盜善用白弩巴賨商人苦之稱曰白跖後自知非折節從學遂成名　按杜集有贈蘇侍御渙詩　張叔良（唐詩紀事張叔良廣德二年第）

知貢舉　禮部侍郎蕭昕（按賈至集有授禮部侍郎蕭昕守秘書監制又有授楊綰禮部侍郎制其楊綰制云鯨鯢初懸謂是年正月李懷仙斬史朝義首來獻也蓋昕知舉後遷秘書監綰代爲小宗伯）

永泰元年（乙巳）

正月癸巳朔大赦天下改廣德三年爲永泰元年制曰孝弟力田懷才抱器遺逸未經薦達者各委州府聞奏親當策試量能敘用（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按孝弟力田科前年所停者歲貢也制舉不在此限）

始置兩都貢舉禮部侍郎官號皆以知兩都爲名每歲兩地別放及第（冊府元龜　時賈至以時艱歲歉舉人赴省者眾權奏兩都分理亦見冊府元龜　舊書本紀於上年九月云尚書左丞楊綰知東京選禮部侍郎賈至知東都舉兩都分舉選自至始也按去年九月即知今年之舉故冊府元龜載於永泰元年今從之本紀之文殊誤甚當作禮部侍郎楊綰知東都舉尚書右丞賈至知上都舉兩都分舉自此始也選字衍文）

進士二十七人（按自兩都分置貢舉惟永泰二年言兩都共若干人其餘不言者缺東都之數祇載上都也大歷三年高拯詩可證　詞學指南廣德二年進士試藏鬥賦）　蕭遘（玉芝堂談薈於寶應之後大歷之前有狀元蕭遘不知其年附此俟考　按此與咸通五年蕭遘同名）　徐申（舊書本傳京兆人擢進士第　權文公集徐申墓誌銘申字維降東海郯人永泰初當著作賈常侍至操柄儀曹掌士林之菁華舉進士上第　李翱徐申行狀公東海郯人永泰元年寄籍京兆府舉進士）

知貢舉　上都尚書右丞賈至（舊書本紀此年二月有禮部侍郎賈至按楊綰傳作尚書左丞賈至）

（而本紀大歷三年言右丞賈至爲兵部侍郎左即右之訛也賈至於大歷三年始遷官紀言禮部侍郎蓋因上年之紀致誤杜集有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至詩）

東都禮部侍郎楊綰（賈至集授楊綰禮部侍郎制云門下鯨鯢初懸理化未洽思敦馳騖之侍必宏廉退之風太常少卿兼修國史楊綰質稟天和才優大雅理能自暢學不爲人自委身於周行孤立於中道喜慍莫形於顏色外物無得而親疏聲問日高志致爾遠固足以抑揚雅俗宏奬素風宜貳職於南宮仍膺詞於東觀俾難進之夫增氣干仕之子知慚斷雕澄源朕志斯在可守禮部侍郎仍修國史餘如故施行盡於廣德二年放榜後代蕭昕）

二年（丙午）

正月乙酉詔曰理道同歸師氏爲上化人成俗必務於學俊造之士皆從此途國之貴遊罔不受業修文行忠信之教敦祇庸孝友之德盡其師道乃諧成人然後揚於王庭考（一作敷）以政事徵之以禮任之以官寘於周行莫匪邦彥樂得賢也其在茲乎朕志求理道（一作承理體）尤重儒術先王設教敢不底（一作虔）行頃以戎狄多虞於經略大學空設諸生蓋寡弦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憫焉今寓縣乂寧文武並備方投戈而講藝俾釋菜以行禮使四科咸進六藝復興神人以和風化浸美日用此道將無間然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爲奉義方脩德立身是資藝業又恐干戈之後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諮稟山東寘問質疑必就於馬融關西盛名尊儒乃稱於楊震負經來學當（一作宜）集京師并宰相朝官及神策

六軍諸將子弟欲得習學者自今以後並令補國子學生欲其業重籝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亦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簡擇行業堪爲師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並所供糧料及緣學館破壞要量事修理各委本司條件聞奏務須詳悉稱朕意焉（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通鑑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是年正月勅復補國子學生）

二月丁亥朔釋奠於國學賜宰臣百官飧錢五百貫於國學食（舊書本紀　通鑑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

辛卯命有司修國子監（通鑑）

八月丁亥國子監釋奠復用牲牢上元二年詔諸祠廟祭至是魚朝恩請復舊制（舊書本紀　通鑑魚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

十一月甲子日長至大赦天下改永泰二年爲大歷元年制曰周徵俊造漢辟賢良垂之典謨永代作則天下有安貧樂道孝弟力田未經薦用者委所在長官具以名聞奏朕當親自策試量才叙用（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兩都共二十六人

裴樞（乾𦠆子河東裴樞字環中季父耀卿唐元宗朝位至丞相親姨夫中書舍人薛邕時有知貢舉之耗元日因來謁樞親乃曰幾姊有處分親故中舉人否其親指樞邕整容端手板對曰三十六郎自是公共積選之才不待處分矣伏恐別有子弟樞郎應聲曰姨子失言因舉酒瀝地誓曰薛姨夫知舉樞當絕跡匿形不履人世其親

（決責令拜謝邕樞竟不屈永泰二年賈至侍郎知舉樞一舉而登選後大歷二年薛邕方知舉）

陳京（新書儒學傳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京善文詞常袞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　昌黎集有與陳京給事書五百家韓注引樊注云京字慶復大歷元年中進士第柳宗元有陳京行狀柳集先友記韓注云京爲大歷六年進士六蓋元之訛）

何士幹（柳宗元故嶺南臨鐵院李侍御墓誌妻廬江何氏季父曰士幹韓注士幹永泰二年及進士第累爲藩鎮）

呂牧（見柳宗元先友記韓注永泰二年中進士第）

竇叔向（唐才子傳竇叔向字遺直扶風平陵人有卓絕之行登第於大歷初）

鄭雲逵（舊書本傳滎陽人大歷初舉進士）

知貢舉　上都尚書右丞賈至（見上）

大歷二年（丁未）

十月癸卯上御紫宸殿策試茂才異行安貧樂道孝悌力田高蹈

不仕等四科舉人（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八人（文苑英華載武少儀射隼高墉賦以君子藏器待時爲韻當是此年試題）

崔琮（唐詩紀事琮登大歷二年進士第）

李竦（唐詩紀事竦登大歷二年進士第）

敬騫（見文苑英華）

武少儀（韓愈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有司業武公少儀五百家注引韓注少儀大歷二年登第）

李覿（柳宗元先友記覿隴西人韓注大歷二年覿舉進士第）

宇文邈（柳宗元先友記邈河南人韓注大歷二年進士）

賈弇（柳宗元先友記弇長樂人韓注大歷二年中進士第）

諸科一人

明經科　馮伉（舊書儒學傳馮伉本魏州元城人父玠後家於京兆伉少有經學大歷初登五經秀才科授秘書郎）

（按五經秀才卽五經登第也）

茂才異行科　韋夏卿　韋正卿（舊書韋夏卿傳夏卿苦學大歷中與弟正卿俱應制舉同時策入高等　南部新書韋夏卿與弟正卿同日登制科皆曰今日盛事全歸二難之手　呂溫韋夏卿神釋碣太子正字與仲弟正卿以賢良借徵策入異等鴻冥雙舉當代榮之）

杜確（柳宗元爲韋夏卿祭杜確文云大歷之歲詔徵茂才時忝同科俱起草萊懷策既陳綸言煥開考第居甲自天昭回韓注大歷二年夏卿與弟正卿及確同舉賢良方正高第按是年無賢良方正科蓋卽茂才異行科）

高郢（舊書本傳應制舉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

樂道安貧科　楊膺（冊府元龜唐會要）

知貢舉　上都禮部侍郎薛邕（摭言大歷二年右補闕薛邕拜禮部侍郎聯翩四榜共放八十人）

敬騫射隼高墉賦曰蹇形元豹兮以隱霧而成文振羽飛蛾兮因附火而自焚彼翻然之落隼誠昧此而喪羣誠不知高非小者所

處靜爲躁者之君苟失度而接（原注疑）適將受斃而何云且夫長墉崇崇矗若雲峙飛隼翀翀候隨風止曾不料其微陋焉更知其休否故疾惡之夫善射之子操騂角之弓調白羽之矢縱穿楊之妙呈落雁之美量遠近於目端審高下於規裏紛衕胷而達腋果裂嗉而破嘴原夫剛鏃初桀勁弦正張引彎彎之月影迸的的之星光鏃毛羽之振迅挫容貌之昂藏審必中而後發固爲用而不臧若也處身順理投跡知常時決起而無滯或怒飛而有方烟雲足以遐賞翳薈足以來翔必絕損軀之患豈貽在彀之殃是則素有傷志往無不利藏器者人獲隼者器矢應弦而上激禽應矢而橫

墜微隼諒比於小人高墉亦方於重位苟不戒於游處曾何免於顛躓士有五善斯在載竊有待麗龜之郊未忘貫隼之誡勿攻幸文武之不墜希持非之必來則知發矢有期獲禽俟時想大易之盛文微言可頤（按頤或賾之訛）稽高墉之元象壯立空持既是則而是效永念茲而在茲（文苑英華）

武少儀射隼高墉賦曰羽族紛紛彼飛隼兮獨勁捷而莫羣心耿介以騰踴氂斑斕而被文摯每依於素節翔亦致乎青雲匪全身以自變寧有齒而見焚貫矢落庭既垂名於孔宣父搏鳩陷網又伏罪於信陵君今也何時輕乎所履伊膺甸不遊乃高墉爰止信非位乎是蹈宜賈害而觸死吾嘗問術於列禦寇學藝於熊渠子爾或捨諸吾斯過矣我矢惟良我弓未臧度中而發於何不臧矧專精而致用究得失之難畢哉於是正色歛容凝心定志脫手引滿目注神萃驚弦駭括將辟易以翻飛裂臆洞胸已披離而迸墜觀彼隼之貽戚諒吾人之會意故君子周而不比用則擇地無苟進以躡高位無躁求以享厚利智昧於是妄往而免夫顛躓然則懷貪怙力者怨所聚材小任崇者禍可待故聖人明象象以立言懸日月而不改或有人兮脩其詞遇其時三復射隼之兆載欣射隼之期幸寸長而罔貴冀一鬪而在斯（文苑英華）

三年（戊申）

四月二十五日復置童子科舉每歲本貫申送禮部同明經考試取十歲以下習一經兼論語孝經每卷誦文十科全通者與官通七已上者與出身仍每年冬本貫申送禮部同明經舉人例考試訖聞奏（冊府元龜）

七月增置崇元生員滿一百（唐會要）

進士十九人　高拯（唐詩紀事拯大歷三年進士試官薛邕也又云拯及第後贈試官云公子求賢未識眞欲將毛遂比常倫當時不及三千客今日何如十九人按此爲上都及第）

諸科三人

知貢舉　上都禮部侍郎薛邕（見上）

四年（己酉）

進士二十六人　齊映（狀元舊書本傳瀛州高陽人父圯試太常少卿兼檢校工部郎中映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詞五百家韓注樊氏曰登科記齊映大歷五年進士第按言五年誤玉芝堂談薈亦作四年　太平廣記引逸史齊相映應進士舉至省訪消息歎禮部南院遇雨未食傍徨不知所之徐步墻下有一老人白衣策杖二小奴從揖齊公曰日已高公應未飧某居處不遠能暫往否映愧謝相隨至門外老人曰某先去留一奴引郎君躡上白驢如飛齊公乃行至西市北入一靜坊新宅門曲嚴潔良久老人復出侍婢十餘皆有所執至中堂坐華潔多盛良久因鋪設於樓酒饌豐異邀迎入報有送錢百千者老人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丸藥作一瓮酒及晚請去老人曰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昇耶齊公思之良久云宰相老人笑曰明年必及第此官一定卿自數十走云愼不得言於人有暇即一來齊公拜謝自後數往皆有郵賚至春果及第同年見其東服修

壑乘醉詣之不覺盡言僧二十餘人期約俱詣就謁老人問之甚悔至則以廢疾託辭不見各率一縑獨召公入責之曰爾何乃輕世也比者昇仙之事亦得令不果矣公哀謝負罪出門去旬日復來宅已貨訖不知所詣

李益（舊書本傳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 唐才子傳李益字君虞隴西姑臧人大歷四年齊映榜進士 蔣防霍小玉傳大歷中隴西李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

冷朝陽（唐才子傳朝陽金陵人大歷年齊映榜進士及第不待調官言歸省覲自狀元以下一時名士大夫及詩人李嘉祐李端韓翃錢起等大會賦詩攀餞唐詩紀事載李嘉祐送朝陽登第歸江寧云高第由佳句諸生似者稀長安帶酒別建業候潮歸雅子歡迎棹鄉人爲掃扉含情過舊浦鷗鳥亦依依又錢起送朝陽擢第後歸金陵覲省詩云來了書歸今始好攜圖景色夏偏濃夕陽流水吟詩去明月青山出竹逢兄弟相親初讓果鄉人爭賀舊登龍佳期少別俄千里雲樹愁看過幾重）

鄭儋（韓愈河東節度觀察使鄭公神道碑公諱儋明左氏春秋以進士選爲太常參軍事五百家注引樊曰大歷四年登第）

賈全（弁之弟見柳宗元先友記韓注全大歷四年進士）

諸科二人

博學宏詞科（文苑英華大歷四年試宏博五星同色賦以昊天有成命爲韻）

張叔良（見文苑英華）

崔琮（見文苑英華　按崔琮已見前則琮當作淙　按呂溫作崔淙行狀但言明經上第則進士及第者名琮與淙爲二人 呂溫集有博陵崔公行狀文苑英華子目作崔淙行狀淙字君濟出博陵第二房見世系表 按呂云始以經明上第調佐夏陽尉以詞麗甲科超尉王屋）

知貢舉　上都禮部侍郎薛邕（見唐語林）　東都權知留守張延賞（按舊書李映傳言映於東都舉進士及宏詞時張延賞爲河南尹東都留守又任華餞李紓序言宗伯張公蒞留守兼知舉非特將漠爲東都然實始於延賞也延賞於大歷二年拜河南尹五年正月始充東都留守而杜鴻漸於三年八月代王縉爲東都留守以疾未之任延賞本傳於是年言權知留守是矣今從之）

張叔良五星同色賦曰聖人守公器膺大寶下順乎黔黎上法乎元造天且不言而親於德星有同色兮應以道日月既運機檢必掃近接唐堯遠徵太昊惠化已敷於萬國降精何慚於五老若乃二儀覆載七曜迴旋運行有準次舍有躔或以璧合或以珠聯更水火之齊閉遣金木而推遷且鎮也者配萬物以時應周四序以功全德位居中混儀之人事著矣色黃主土國家之王氣在焉故歲以春而布令辰以冬而候宜熒惑奉炎於夏日太白御煞於秋天皆青白各爾赤黑自然忽與土而同色瑞我皇之應乾遐覽傳記遐徵休咎陰數六陽數九上蒼降精元象所守事須合於往契政必由乎厥后二儀交泰兮自古同休五星輝彩兮當今信有天下歡洽百姓殷阜況運昌兮屬乎羲軒刻歲稔兮逢乎申酉且夫據大號寶鴻名既資乎日角亦稟乎星精然後徵符瑞叶休禎天雖高兮取則不遠象既設兮其應甚明覩五曜之同質齊四序之有成則知聖能法天天能瑞聖君臣合作遠近相慶德邁乎古今道洽乎歌咏信五星之一色乃昊天之睿命（文苑英華）

崔琮五星同色賦曰大儀設象下土是保作炯戒於人主垂吉凶於穹昊咎厥失政休厥有道盈縮之分足推進退之心可考或主德而有功必融或主法而有罪必討爲天之佐兮融融作乾之緯

分杲杲若乃從橫天宇經紀星躔光芒井口熠燿斗邊乍聚乍散或離或連分道則熒熒米散周流乃點點珠圓其動也直其靜也專道濁則失位時清則色妍豈比夫二使獨能承命七紀徒為麗天者也今我后運乾之符握坤之紐表正萬方肇康九有移土繼聖乃人和而歲阜順時立政故天長而地久所以有倫有次不淫不守光光兮作邦之孚崇崇兮作聖不朽故我后修五禮偃五兵君臣一德歌舞以行斯翕斯應如坻如京玉衡正太階平遂使金也水也不能知白而守黑木也火也不能全曜而自貞乃並用而丕變與黃中而同明東為四方之首胡不與歲而同色水為五行之長胡不助神以同榮繁土也是我皇之休運乃昊天而有成且玉燭常明霜天若鏡躔月魄而擢燦落天律而隱映朝臨日道助我后夙興之勤思暮入天樞表逞辰夜寐之勤政有以見日月之貞觀有以見天地之寶命暫逢忌景之時更作重暉之咏（文苑英華）

五年（庚戌）

六月己未彗星始滅赦天下制曰文武官及前資六品已下并草澤中有碩德（一作學）專門茂才異等智謀經武諷諫主文者仰所在州府觀察牧宰精求表薦如所繇搜揚未盡遺逸林閭者即宜詣闕自舉親當策試量能擢用（舊唐本紀　册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二十六人（玉芝堂談薈作二十七人）

李摶（狀元）

李端（唐才子傳李端趙州人嘉祐之姪也大歷五年李摶榜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極元集李端字正已大歷五年進士端之父虔大理丞見舊書李虞仲傳）

顧少連（舊書本傳舉進士擢上第以拔萃補登封主簿杜黃裳顧少連神道碑少連字夷仲吳郡人也存弱齡耕採擷情墳典齒列上庠升堂觀奧時小宗伯薛公邕深所欵異以為東南之美盡在廊廟之器不孤推進士中科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顧少連兩京試及第）

衛準（唐詩紀事準大歷五年登進士第按準一作舉）

韋重規（見柳宗元集韓注重與大歷五年登進士第）

裴佶（舊書裴耀卿傳耀卿子綜綜子佶字宏正幼能屬文弱冠舉進士以元和八年卒年六十二推之大歷六年二十歲按傳云佶授藍田尉時有詔命畿內諸縣城奉天時嚴郢為京兆政尚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風霆本曹尉韋重規其室方娠而疾畏郢之暴不敢以事故免佶因請代役無愆程當時義之重規於五年登第疑佶之同年故附載是年）

李玗（任華餞李玗擢第還鄭州序今年東都秀才登第者凡十數人隴西李玗為之稱首且宗伯方以拔淹滯慇勤舊為務而玗則年甫二十餘豈張公意耶其如考詩文則上等試文策又上等欲以年少棄可乎不可也按張公謂延賞）

明經科

陳潤（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陳潤是年舉明經文中奇才異能科唐詩紀事陳潤大歷間人終坊州鄜城縣令樂天之外祖也舊書張鎰傳大歷五年除濠州刺史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比去郡升明經者四十餘人附載於此）

知貢舉

上都禮部侍郎薛邕（見唐語林按薛邕至此年放四榜共九十一人摭言以為八十人或字有奪誤）

東都留守張延賞（按張延賞於是年正月充留守）

六年（辛亥）

四月戊午（舊書本紀作丁巳）上御宣政殿親試諷諫主文茂才異等智謀經武博學專門等四科舉人宿親慰勉有司常食外更賜御廚珍饌及茶酒禮甚優異舉人或有敝衣菜色者帝憫之謂左右曰兵

革之後士庶未豐皆自遠來資糧不足故也因爲之泣下時方炎暑帝具朝衣永日危坐讀太宗貞觀政要及舉人策成恐皆觀覽一百餘道將夕有策未成者命大官給燭令盡其才思夜分而罷

時登科者凡一十五人（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八人

王溆（狀元）

章八元（唐才子傳章八元大歷六年王溆榜第三人進士居京既久牀頭金盡歸江南訪韋蘇州待贈甚厚復來都歷制科　唐詩紀事八元睦州人登大歷進士第　韋應物送八元擢第往上都應制詩云欲勝文場戰已酬行應辟命復才堪旅食不辭遊闕下春衣未換報江南天邊宿鳥生歸思關外晴山滿夕嵐立馬欲從何處別都門楊柳正毿毿）

路季登（舊書路巖傳巖祖季登大歷六年登進士第）

沈竦（元和姓纂沈廸番陽令生竦大歷六年進士左庶子）

趙需（柳宗元先友記需天水人韓注大歷六年進士）

張惟儉（柳宗元先友記惟儉宣城當塗人韓注大歷六年進士）

盧景亮（見柳宗元先友記韓注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大歷六年中進士第　舊書文苑傳盧景亮第進士宏詞授秘書郎）

楊於陵（南部新書章八元及第後居浙西恃才浮傲宴遊不恭韓晉公自席械繫之來晨將議刑時楊於陵乃韓女壻以同年救之曰爲楊郎屈法按此則於陵爲是年及第　李翺楊於陵墓誌銘公諱於陵字達夫年十八舉進士第　舊書楊嗣復傳言於陵十九登進士第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當以傳爲正於陵是年十九歲）

諸科二人

諷諫主文科　鄭珣瑜（新書本傳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大歷中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

李益（冊府元龜　唐會要）

茂才異等科　陳潤（見上　奇才異能應卽茂才異等科）

博學專門科（闕）

知貢舉　上都禮部侍郎張謂（見唐語林　常袞授張謂禮部侍郎制云勅稱秩元祀春官職司舉秀興廉國都兼領非文儒碩茂器識精實重於一時者不在此地中散大夫守太子左庶子上柱國河內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張謂宏達有檢和平易容豈道廣而難周亦言淵而無捍博涉羣籍通其源流振起淪滯正其聲律翰飛北闕煥發司言居部長人不忘惠訓輔相東禁孝友彰明貳宗伯之掌禮典諸侯之貢士以爾公望副茲眷求可守尚書禮部侍郎散官勳封賜如故）

東都留守張延賞（舊紀五月癸卯以河南尹張延賞爲御史大夫則春試時延賞猶在東都也）

進士三十三人

張式（狀元　舊書張正甫傳正甫兄式大歷中進士登第　柳宗元先友記式南陽人韓注大歷七年進士）

暢當（唐才子傳暢當河東人大歷七年張式榜及第　新書儒學傳暢當進士擢第）

王仲堪（余家有唐王叔平故監察御史裏行王公墓誌銘云公諱仲堪字仲堪其先太原人生而岐嶷體備剛柔越在齠年便志于學逮乎弱冠乃爲燕趙聞人經史該通詞藻豔發本道廉察使賢而薦之自鄉試西游太學羣公卿士聆其聲而交之所居結轍名動京邑大歷七年進士擢第）

王礎（昌黎集與陸傪員外書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五百家注引孫注大歷七年中第十五年卒）

胡珦（昌黎集少府監胡公神道碑胡公諱珦字潤博凡一試進士二卽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五百家注引補注云大歷七年珦登第　按珦張籍妻父也）

諸科四人

歸登（舊書歸崇敬傳歸登字沖之大歷七年舉孝廉高第）

博學宏辭科　楊於陵（見上）

知貢舉　上都禮部侍郎張謂（見唐語林）

八年（癸丑）

進士三十四人（文苑英華載崔鄴東郊朝日賦以國家行仲春之令爲韻容齋續筆引唐登科記作東郊朝日賦以

（國家行仲之令爲韻誤缺二字是年試禁中春松詩亦見文苑英華）

陸贄（順宗實錄陸贄吳郡人年十八進士及第　讀書志陸贄嘉興人大歷八年進士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陸贄西京試第六人　權文公撰翰苑集序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偕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　舊書本傳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辭登科　唐詩紀事有錢起喜陸贄擢第還蘇州詩云鄉路歸何早雲間喜擅名思親盧橘熟帶雨客帆輕夜火臨津驛晨鐘隔浦城華亭養仙羽計日再飛鳴）

嚴綬（舊書本傳嚴綬蜀人曾祖方約利州司功祖挹之符離尉父丹殿中侍御史綬大歷中登進士第　元稹嚴公行狀公以大歷八年舉進士禮部侍郎張謂妙選時彥在選中）

鄭利用（柳宗元先友記利用餘慶從父兄也韓佗利用大歷八年進士）

周存（見文苑英華）

員南溟（見文苑英華）

常沂（見文苑英華）

諸科五人

知貢舉　上都禮部侍郎張謂（見唐語林）　東都留守蔣渙（舊書本紀七年五月癸亥以檢校禮部尚書蔣渙充東都留守八年九月甲午東都留守蔣渙兼知東都貢舉）

陸贄東郊朝日賦曰日爲炎精君實陽德明至乃照臨下土德盛則光被四國大垂象聖作則候春分之節時刻罔愆順周官之儀事乃不忒於是載青旂儼翠華蓋留殘月旗拂朝霞咸濟濟以皇皇備禮容於邦家天子躬整服以待曙心既誠而望賒候爾罷嚴更闢禁城五輅齊駕八鸞啟行風出郊而草偃澤先路而塵清卷餘霧於林薄動神光於旆旌初破鏡而半掩忽成輪而上征杲耀榮光分輝於千品萬類烟熅瑞色均燭於四夷八紘一人端冕以仰拜百辟奉璋而竭誠故曰天爲父日爲兄和氣旁通帝德與日德俱遠清光相對帝心與日心齊明時也春事既用夾鐘律中登觀臺而瑞集覩芳甸而農眾東爲陽位故出拜於國東仲居時中乃展禮於春仲既而盛禮畢陳鍚鑾回輪家有磬室巷無居人備禮服之燦燦殷遊車之轔轔人望如草我澤如春惟天德與聖謀配朝日而長新伊茲禮之可持歷前代而脩之漢拜庭中成煩褻之細事魏朝歲首失禮經於舊時國家欽若天命率由時令矯前王之失德修古典而施敬俾伯夷之掌禮作軒后以作聖蒸承命於春卿遂觀光而興詠（文苑英華）

陸贄禁中春松詩曰陰陰清禁裏蒼翠滿春松雨露恩偏近陽和色更濃高枝分曉日虛籟雜宵中嵐助爐烟遠形疑蓋影重願符千載壽不羨五株封儻得廻天眷全勝老碧峯（文苑英華）

周存禁中春松詩曰幾歲含貞節青青紫禁中日華留偃蓋雉尾轉春風不爲繁霜改那將眾木同千條攢翠色百尺澹晴空影密金莖近花明鳳沼通安知幽澗側獨與散樗叢（文苑英華）

員南溟禁中春松詩曰鬱鬱貞松樹陰陰在紫宸葱籠偏近日青翠更宜春雅韻風來起輕烟霽後新葉深棲語鶴枝亞拂朝臣全節長依地淩雲欲致身山苗蔭不得生植荷陶鈞（文苑英華）

常沂禁中春松詩曰映殿松偏好森森列禁中攢柯霑聖澤疏蓋

引皇風曉色運泰苑春香滿漢宮操將貞石固材與直臣同翠影宜青瑣森枝秀碧空還斜沐天眷千載更葱蘢（文苑英華）

九年（甲寅）

進士三十二人（東都試蜡日祈天宗賦見乾𦠆子上都試元日望含元殿御扇開合詩東都試清明日賜百僚新火詩見文苑英華）

楊憑（狀元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舊書憑字虛受新書一字嗣仁柳宗元祭楊憑詹事文童宗說注云大歷元年憑舉進士甲科）

張莒（柳宗元先友記莒常山人韓注大歷九年進士）

鄭轅（唐詩紀事轅大歷九年進士第）

韓濟（唐詩紀事濟大歷九年進士李端送濟及第歸江東觀省詩云登龍兼折桂歸去當高車舊想攜猶暗前隋柳已疏月中逢漢客淚裏得鄉書見說江邊住知君不厭魚）

王濯（唐詩紀事濯登大歷九年進士第）

史延（唐詩紀事大歷九年留守蔣渙試進士於東都延登第）

閻濟美（舊書良吏傳閻濟美登進士第乾𦠆子載閻濟美紀事云某三舉及第初舉劉單侍郎下雜文落第二舉坐主侍郎雜文落第某當是時年已蹉跎常于江徼往徑山欽大師處問法是春某既下第又將出關因獻座主六韻律詩曰謇諤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鑪金自躍應物鏡何偏南國幽沈盡東堂禮樂宣輪今游異士更昔至公年芳樹歡新景青雲泣暮天惟愁鳳池拜孤賤更誰憐座主覽之問某今年何者退落具以實告先榜落第座主赧然變色深有遺才之嘆乃曰所投六韻必展後效足下南去幸無疑將來之事某遂出關秋月江東求薦名到省後兩都置舉座主已在洛下北某到洛更無相知便投跡與化里店爾時物翔貴囊中但有五緡領驢而已有舉公盧景莊已爲東府首薦亦同處焉僕馬甚豪與某相識未交一言久乃問某曰閣子自何至止對曰從江東來敬奉不敢怠景莊一旦際韓醉歸怨蒙問某行第乃曰閣二十消息絕如景莊大險某對曰不然必先大府首薦聲價已振京輦如某遠地一送豈敢望有成哉景莊曰足下定矣十一月下旬遂試雜文十二月三日天津橋放雜文榜景莊與某俱過其日苦寒是月四日天津橋作鋪帖經景莊尋被黜落某具前白主司曰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書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禮闈故事亦許詩贖某致詞後紛紛去留某又遽前白主司曰侍郎開獎勸之路許作詩贖帖未見題出主司曰賦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某只作得二十字某詩曰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已聞主司催納詩甚急日勢又晚某告主司天寒水凍書不成字便聞主司處分得句見在將來主司一覽所納稱賞再三遂惜過其夕景莊相賀云前與足下並鋪試蜡日祈天宗賦竊見足下用魯某對衞賜據義衞賜則子貢也足下書衞賜作駟馬字雖以此奉憂耳某聞是說反思之實作駟馬字意甚惶駭比榜出某濫忝第與狀頭同參座主座主曰諸公試日天寒急景寫札雜文或有不如法今恐文書到西京須呈宰相請先輩等各買好紙從來請印如法寫淨送納抽其退本諸公大喜及某撰本卻請出駟字上朱點極大座主還闕之日獨指前曰春間遺才所投六韻不敢暫忘聊副素約耳按唐詩紀事亦載此事言濟美於大歷九年春下第將出關獻座主張謂詩是年張謂知上都舉乾𦠆子作王侍郎非也第東都十年知舉爲蔣渙紀事以爲張謂亦非乾𦠆子又言劉單侍郎考大歷中上都知舉無劉單）

楊瑀（瑀大歷九年進士見柳宗元先友記韓注）

知貢舉　上都禮部侍郎張謂（唐詩紀事張謂大歷間爲禮部侍郎典七年八年九年貢舉）

東都留守蔣渙（見上）

張莒元日望含元殿御扇開合詩曰萬聖來朝歲千秋覲聖君蒼迎仙仗出扇匝御香焚俯對朝容近先知曙色分冕旒開處見鐘磬合時聞影動承朝日花攢似慶雲蒲葵那可比徒用隔炎氛（文苑英華）

鄭轅清明日賜百寮新火詩曰改火清明後優恩賜近臣漏殘丹禁晚燧發白榆新瑞彩來雙闕神光煥四鄰氣回侯第暖烟散帝城春利用調羹鼎餘輝燭搢紳皇明如照隱願及聚螢人（文苑英華）

韓濟清明日賜百寮新火詩曰玉騎傳紅燭天廚賜近臣火隨黃

道見烟繞白榆新榮耀分他室恩光共此辰更調金鼎膳還暖玉堂人灼灼千門映煇煇萬井春應憐聚螢者瞻望獨無鄰（文苑英華）

王濯清明日賜百寮新火詩曰御火傳香殿華光及侍臣星流中使馬燭耀九衢人轉影連金屋分煇麗錦茵焰迎紅蘂發烟染綠條春助律和風早添爐暖氣新誰憐一寒士猶望照東鄰（文苑英華）

史延清明日賜百寮新火詩曰上苑連侯第清明及暮春九天初改火萬井屬良辰頒賜恩踰洽承時慶亦均翠烟和柳嫩紅焰出花新寵命尊三老祥光燭萬人太平當此日空腹賀陶鈞（文苑英華以上又見唐詩紀事）

登科記考卷十一

唐代宗睿文孝武皇帝

大興徐松

大歷十年（乙卯）

五月二十五日敕童子科宜停（舊書本紀冊府元龜唐會要）

六月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張參五經文字序）

進士二十七人（文苑英華辨證引唐登科記大歷十年上都試五色土賦東都試日觀賦按文苑英華五色土賦以皇子畢封依色建社爲韻日觀賦以千載之統平上去入爲韻又按唐詩紀事大歷十年東都試龜負圖詩）

崔恆（上都第四人及第文苑英華作崔損注引登科記作崔恆無崔損按崔損乃大歷十一年進士文苑英華誤其開元十八年崔損別是一人）

崔種（上都第六人及第）

盧士閱（文苑英華作士開注引登科記作士閱今從之）

丁澤（文苑英華作丁春澤注引登科記作丁澤今從之唐詩紀事丁澤爲東都第一）

王建（唐才子傳王建字仲初潁川人大歷十年丁澤榜第二人及第按建爲東都第二人）

諸科一人

知貢舉　上都禮部侍郎常袞（舊書本紀九年十二月中書舍人常袞爲禮部侍郎）　東都留守蔣渙（見唐語林）

崔恆五色土賦曰至哉土德光含五色其色也辨五方以建侯其德也發萬物以生植自夏禹而作貢在徐方而是職王者立社以封疆諸侯苴茅而有國於赫巨唐德之皇皇乘土而化康釆大漢強榦之宜裂地以脩法有周維城之制分土而王各班其位各正其方用甲日而靡忒建陰氣而允臧定五方而式序分五色而有章乎野煙銷發卿雲之瑞彩高天雨霽浮麗日之重光眾色環封所以示外共其方職正色居上所以表內附於中黃觀其儀則知大君之有彌稽其旨則知邦伯之有秩列三才則惟數在五參十端則惟德居一既明既麗可以比乎天文不騫不崩所以保乎陰騭配皇王之永久齊天地而終畢剡夫經邦理社必土是封光昭聖德協贊時雍將尊天以親地在侯土與國社既薦翰乎四海實底甯乎天下若然者君立社以布政臣受土而宣威象君臣之同理知社土之相依是以成百王之則作萬邦之憲珪璋玉帛莫不

因我而執公侯伯子莫不因我而建土之德也斯美社之義也奚擬其色也匪同五星而乍連乍散其質也各表一方而嶽立山峙有以崇國祚於我皇有以同磐石於宗子夫如是則其義廣矣豈斯文之所能盡紀（文苑英華）

盧士閱五色土賦曰尊彼國常乃立人極依大社以封土命諸侯以方色木官復位東方於焉必青火正是司南方由之可識西同白帝之象北察元武之職配中黃而立名覆四方而作式於是端扆穆穆授策皇皇賢戚封建君臣樂康既載人之爾厚亦植物而惟良可以載八紘包大荒豈離逷於爾邑盡東南於我疆昔神顓

無厥闓革故於有魏天祚明德遂惟新於聖唐總祝融與蓐收臣元冥與何芒知合之以濟代故貢之以來王守於爾位亦有寵子思窮桐而是立故分茅以共理所以維臣所以撫封爰作稼穡錫之附庸列五色以相備和八音以相從色能惟正音乃叶雅將察之以報功故封之以立社惟人是恤選賢以建仰夏王之攸敘法周官之大憲胙之而氏可命相之而宅可依五德聿修萬方知歸卬之也員彩煌煌望之也靈壇巍巍足以表正方夏發揚德輝箕乎珪瑞叶以元吉建樹侯家藩屛王室分之惟五行之惟一實邦家之永固與天壤而齊畢（文苑英華）

丁澤日觀賦曰日之升也浴海而麗天嶽之峻也切漢而臨邊登高者以致九霄之上愛景者欲在萬人之先其所惟一其仞惟千伊風靈之有截彼日觀之存焉夫其夜刻未終曙色猶昧彼窮高之極遠此有進而無退未辨昏明斯分覆載屢聞鳴雁猶隂沈而不覩忽聽晨雞卽曈曨而可愛於是漸出暘谷將離地維嚴巒旣秀草樹生姿氣則赫赩人皆仰之其望也如燭其照也無私昔者帝王御宇立極垂統封禪及此成功巡狩應其春仲莫不登茲絕頂退燭大明思煦嫗之義窮造化之精以爲日象一人之德嶽是三公之名信王侯之設險俾夷狄之來平方今一德無爲三光有象動植昭泰神祇肸蠁于茲瑞色思效祉以爰升萬壑春雲欲入封而空上客有乏才羽儀心思騫翥每積聚螢之志難登望日之處引領終夕含情達曙知燭照之有期故躊躇而不去重曰有覩兮絕代獨立登之望兮無遠不及何太陽之至精莫不專於出入（文苑英華）

丁澤龜負圖詩曰天意將垂象神龜出負圖五方行有配八卦義寧孤作瑞旌君德披文叶帝謨乘流喜得路逢聖幸存軀蓮葉池通泛桃花水自浮還尋九江去安肯曳泥途（文苑英華）

十一年（丙辰）

六月七日國子監司業張參撰五經文字序云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爲謬惑矣王者制天下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敎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亾矣蓋夫子少時人猶有闕疑之問後亾斯道嘆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制亦有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

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得焯知者也劉子政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人之急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字失六書猶爲壹事五經本文蕩而無守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職事之病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共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極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若借后爲後辟爲避大爲太知爲智之類經典通用）陸氏釋文自南徂北徧通眾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爲詳舉固當以此正之（唯今文尚書改就今字刪定月令依其時進本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卒以所刊書於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慕古之士且知所歸然以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惑體（若鼎鼒同物禮經相舛蔿薳同姓春秋互用詁故同義詩題交錯之類）音非一讀（若鄉原之鄉爲嚮取材之材爲哉兩音出于一家而不決其當

否）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蒞至當之餘但朱發其傍而已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儒復無汙失其本眞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爲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若古文作明篆文作朙古文作坐篆文作㘴之類古體經典通行不必改而從篆）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若祧禰逍遙之類說文漏略今得之於字林）其或古體難明眾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若宐變爲宜晉變爲晉之類說文宐晉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若亯變爲享㮚變爲栗之類石經湮沒經典及釋文相承作耳）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明爲經不爲字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者無至多惑（石刻拓本）

停東都試貢舉（摭言）（冊府元龜十年五月詔今年諸色舉並赴上都集注云時禮部侍郎常袞以貢舉人合謂見異於選人並合上都集舉舊章也蓋十年放榜後停十一年東都之舉故從摭言載于十一年冊府元龜又注云是後不置東都貢舉）

進士十四人

楊凌（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童宗說注引登科記大歷九年楊憑中進士十三年楊凝中進士十一年楊凌中進士皆有名時號三楊唐詩紀事凌字恭履最善文章）

許孟容（舊書本傳孟容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撫州刺史孟容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甲科後究王氏易登科　柳宗元集

（韓注孟谷字公範京兆長安人大歷十一年中進士第）崔損（柳宗元先友記損清河人韓注損字至無系本博陵大歷十一年中進士第　舊書本傳大歷末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科）王紓（紹之兄見柳宗元先友記韓注紓大歷十一年中進士第）

知貢舉　禮部侍郎常袞（見唐語林　舊書常袞傳大歷中為禮部侍郎時中官劉忠翼權傾內外涇原節度馬璘又累著功勳恩寵莫二各有親戚干貢舉及求為兩館生袞皆執理入告拒之　按摭言載貞元中有無名子自云山東野客移書劉吏部云兩京常調五千餘人書判之流亦有碩學之華莫不風趨洛邑霧委咸京其常袞之徒令天下受屈以茲偏見求典禮闈深鑒物情實乖時望袞云親奉密旨令少取人等豈聖人容眾之意耶今信四監了取彼五幽人且吉中孚判以大明御宇為頭以敢告車軒為尾初類是領翻乃成歲其間又金盤對於玉府非惟問頭不識抑亦義理全乖據此戶鶚堪入觀穰張載華以江皋對遲洛朱邵南以養老對乞言理自未通對仍未識並考入等可哀也哉王申則蠹于何知表通則因人見錄苟容私謁豈謂公乎況宏辭大國光華吏曹物色公明立標榜令盡赴上都東京者棄而不收常袞大辱於國當即袞知舉時事也）

十二年（丁巳）

進士十二人（此年試通天臺賦以洪臺獨存浮景在下為韻見文苑英華）

黎逢（狀元　唐詩紀事逢登大歷十二年進士第　摭言黎逢氣貌山野及第年初場至便於簾前設席主司異之謂其生疎必謂文詞稱是專令人伺之句句來報初聞云行人徘徊日亦是常言既而將及數聯莫不驚嘆遂擢為狀元）

周澈（見十四年周渭注下　按墓誌言聯中正鵠於二有司之下渭及第於潘炎下則澈及第於常袞下明矣文苑英華石硯賦有黎逢張少博又尙書郎上直聞春漏詩有張少博周澈故知澈不在黎逢前也）

鄭餘慶（舊書本傳祖長裕官至國子司業父慈與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餘慶少勤學善屬文大歷中舉進士　柳宗元先友記韓注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大歷十二年中進士第）

任公叔（見文苑英華）

楊系（見文苑英華）

知貢舉　禮部侍郎常袞（見唐語林）

黎逢通天臺賦曰行人徘徊登秦原而遊目見漢右之荒臺消風穆其尙在翠華歸而不迴對古情至臨高思來披蔓草以遐想覩離宮而興哀試問薪者乃秦人也云漢之興茲臺之下馳道通乎中禁周牆繞於平野經逝川而不息撫環堵而殊尊昔漢皇帝幸甘泉宮肆目將遠築臺其中高居物外若與天通祈列仙之戾止致壽聖之延洪繹繹憑雲蹲蹲捧日干元氣以直上倚長空而迴出危檻岧嶢迴途鬱律植承露之盤開齋神之室將以接上元朝太一乘大君之登降訪總眞之撫實於戲郊祀之義志而可採鴻

紛之狀望而已改哀壯麗之都失想威靈其如在徒野鳥之飛來何眞人之可待且白日可以精貫元珠難乎力求雖層臺嶙峻磴道周流泰畤乎西面齊宮乎上頭仰通蒼昊俯瞰皇州胥不死之可致謗其生也若浮我國家立太平尙清靜儼宸居以自整絕仙臺之穿幸雖丹檻栖於列宿飛棨歷於倒景有唐虞之允恭無漢武之遊騁化出其衷居愼其獨有儀可象無思不服自然為域中之大獲天下之福等南山之不騫何高臺之是築（今本文苑英華闕名據永樂大典載舊本文苑英華補）

任公叔通天臺賦曰武皇起雲陽之宮致崇臺於爽塏就山谷之

交會得神明之所在近瞰八極周臨四海將端冕而不二必垂衣而有待是用迴載天路高標地游依稀元圃想像丹邱嶝道邈以特立通天赫其無倚託神靈於泰甸結元氣於雍邱白日旁轉青雲上浮八埏可接於咫步萬象無逃於寸眸是獻歲春眾靈咸秩天子乃舉羣祠撰吉月郊上元禮太一風伯陪乘蚩尤扈蹕向甘泉以整像屆通天而挺出既而越氛霧之逵近星辰之境背嶙衍之五畤面長安之萬井岐陽太華雙標象魏之形泰嶺終南遥樹軒墀之屏蹈煙霞而有慕潔齋戒而思眘奉寶位之虔恭佇神仙於光景當其宵衣待曙暘谷未開鈎陳匝乎營衛天漢列以四燿火周起神光迴來暨三山之遍登當仰候於斯臺靄靄高躅神祗燋煙喜氣周旋慶雲廻復召安期於滄海降王母於黃屋樹翠玉以青蔥草靈芝之以芬馥上結綵織高居耳目斯覽物於懷柔非取樂於幽獨觀乎層構淩空形勢作雄風起而纖埃不致雨過而瀑溜潛通其戴惟厚其覆惟洪所以大啟於皇祚豈徒峻極於蒼穹是以擁帶休徵感通純嘏會歌童之曲節彰從臣之風雅立極人望叶靈王者將大漢之可追顧侍祠於臺下（文苑英華）

楊系通天臺賦曰伊昔炎漢功高化洪樂率土之暨阜築通天而且崇初一簣以發地終百尋以隱空構之以楩梓飾之以丹紅浮

彩外爍流光內融赫兮烜兮獨出煙雲之表壯矣麗矣迥標天地之中柏梁不同井幹非疋勢岌嶷以山峙體曈曨而景軼中邃而寵入之者當晝而居昏上跂崚蹭登之者光曙而覩日偓佺於是乎宴處安期於是乎暇逸月上壁而旁飛雲緣梯而下出絫絫彩彩靈仙兮所在若瑤臺之雲馭冠鰲山於溟海炳炳彪彪天子兮其遊若瓊樓之雲蔚照龍燭於崑邱光玉樹而蔥翠影甘泉以沈浮於是孝武皇帝紹祚郇允登眺遠騁高揖八極俯窺萬井拂軒楯之宛虹步櫩楹之倒影乃言曰可以臨萬國可以游九垓凡厥層構莫先斯臺窺地底以豁險狃天門以崔嵬謂四夷不遐將拓跡以開統見百神咸在則祈禨而禳災既玉女之下視復金烏之上迴既面發雲獻賦文質彬郁且曰陛下承天啟聖聿膺多福排玉戶於玉堂飈金鋪於金屋亦可以上憂宗社下恤惸獨何峻極於臺樹恣歡娛於耳目將乘奔而獨懼殊長途而中宿至矣哉斯言也我皇德循楷式帝錫純嘏儀茅茨而是陋堯何是平光宅天下（文苑英華）

十三年（戊午）

進士二十一人　楊凝（狀元）　（柳宗元爲李實祭楊凝郎中文惟是伯仲並爲士則連擢首科迭居顯職童宗說注云大歷九年憑中進士第十三年凝中進士第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云楊凝第一人及第　權德輿兵部郎中楊君集

（序君諱擬字懋功早歲遭難於江湖間與伯氏嗣仁叔氏恭履修天爵振儒行東吳賢士大夫號爲三楊易象之爻文孔門之言詩皆生知之舉進士甲科）

衛次公（舊書本傳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韻和雅弱冠舉進士禮部侍郞潘炎目爲國器擢居上第）

仲子陵（權德輿仲子陵墓誌君少歲好古學與同門生肄業於峩嵋山下探撫前載可以爲文章樞要者紬繹區別凡數十萬言大歷十三年舉進士甲科）

諸科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郞潘炎（舊書本紀十二年四月壬午禮部侍郞常袞爲門下侍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未以右庶子潘炎爲禮部侍郞）

十四年（己未）

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德宗卽位（舊書本紀通鑑）

六月己亥朔大赦天下詔曰天下有才藝尤著高蹈邱園及直言極諫之士所在具以名聞諸色人中有孝悌力田經學優深文詞清麗軍謀宏遠武藝殊倫者亦具以名聞能詣闕自陳者亦聽仍限今年十二月內到朕當親試（冊府元龜　通鑑十二月邵州賊帥王國良阻山爲盜上遣都官員外郞關播招撫之辭行上問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上曰朕比以下詔求賢又遣使臣廣加搜訪庶幾可以爲理乎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

進士二十八人（是年試貢寶出日賦以大明在天恒以時授爲韻見文苑英華試花發上林苑詩見唐詩紀事）

王儲（文苑英華注云大歷十四年王儲作魁玉芝堂談薈王儲狀元惟作大歷五年誤）

周渭（文苑英華注引登科記周渭第二人權文公集周君墓誌銘君諱渭字兆師服儒篤學工爲詞賦大歷末常潘繼居小宗伯號爲得士君與令弟激聯中正論于二有司之下是歲孝文帝嗣大統詳延諸生又以貞師伐謀對有明法授汝州梁城尉拔貞師伐謀郞明年軍謀越衆科）

袁同直（文苑英華注引登科記袁同直第五人按呂溫臨洮送袁七書記歸朝詩注云時袁生作僧蕃人呼爲袁師又鮑溶有見袁德師侍御說江南有仙檀花因以戲贈詩皆謂同直也）

竇常（舊書竇羣傳兄常字中行大歷十四年登進士第唐才子傳竇常叔向之子也京兆人大歷十四年王儲榜及第褚藏言竇常傳府君諱常扶風平陵人大歷十四年舉進士與故吏部侍郞奚陟商州牧卞倪祕書獨孤綬同年上第按傳言寶歷元年卒年七十則是年二十四歲）

卞倪（見上）

奚陟（舊書本傳字殷卿亳州人祖乾繹天寶中弋陽郡太守陟少好讀書登進士第　劉禹錫奚陟神道碑陟字殷衡幼而擢陵苕之秀長而成清廟之器羣倫月旦咸以第一流處之及從鄉賦洎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詔郡國徵賢良設四科以書材公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宏文館校書郞　柳宗元先友記奚陟江都人韓注陟字殷卿大歷十四年中進士）

王表

朱遂

趙博宣（乾𦠆子侍郞潘炎進士牓有六異朱遂爲朱滔太子王表爲李納女壻彼軍呼爲駙馬趙博宣爲冀定押衙袁同直入番爲阿師竇常二十年稱前進士奚某亦有事時人謂之六差　唐詩紀事同奚某作奚陟）

獨孤綬（文苑英華作獨孤授注云登科記作獨孤綬第十八人）

博學宏詞科（試放馴象賦以珍異禽獸無育家國爲韻文苑英華又有沈珠於泉詩當亦此年試題）

獨孤綬（舊書于邵傳獨孤綬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爲乙第邵中書覆升甲科人稱其當　杜陽雜編上每臨朝多令徵四方邸閣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題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用絕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爲意上試制策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卽濃筆抹之至尾如輒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徧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是以公卿大臣已下無不服上藻鑒宏詞獨孤綬所司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稱嘆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於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以綬爲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卽位悉令放之於荊山之南而綬不辱其受獻不傷放弃故賞其知去就焉按舊書本紀放文單國所獻舞象事在大歷十四年閏五月丁亥獨

（孤綬蓋於是年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獨孤良器（見文苑英華）

知貢舉　禮部侍郎潘炎（見唐語林）

王儲貢賓出日賦曰惟天爲大兮堯實則之命羲和而馭日俾出納而從時肇歲首以平分既中星鳥及宵衣而敬導始見嵎夷所以示農功之有序叶君德於無私我國家克定三元光臨四海纂唐虞之舊說崇德禮而私在將璧正以履端奉天時而不改繇是春官藏事太史作程天子居青陽之左个覽萬物之初生始昭宣於東作終協贊於西成杲杲臨空無幽而不燭遲遲監下有蟄而皆驚伊兆人分地之利我聖上則天之明淑氣載揚暢禽魚而共

躍融風乍扇迺葵藿而咸傾庶績其凝三農式就高臺紀於雲物大野陳其蒐狩畢鷹化以觀光亦順時而敬授歲如何其歲既登節盈縮兮日有恆歲如何其歲將起兆發生兮日之始苟奉順而無違得禎祥而所以原夫君比德於日日麗光乎天撫有萬方每朝君於歲始照臨庶物故出日於春前煦百泉而氷泮熏九陌而蒼然合璧表無爲之化重雲示有慶之年信惟貞而惟一示無黨而無偏各有藏器俟時卑躬思泰遇乾坤之訢合覩日月之光大莫不向春景以自娛沐堯風而永賴（文苑英華）

周渭貢賓出日賦曰陶唐氏欽若日出賓授人時乃命羲仲往哉汝司紀寅賓而建始旌燭照兮無私暘谷初昇退羣冥於側陋扶桑適上兮萬象於毫釐日之爲德也均日之爲功也大作朝夕之程準見乾坤之交泰無遠無近幽而必通惟植惟生罔不咸稍出於東兮示發生之所在伺於西兮覩光靈之不改必將表歲以務穡崇獨陵虛而賦彩爾其孟陬叶月大簇和聲農祥正而土膏咸動庶績凝而百度惟貞于以秩東作于以望西成塗足沾體勉穡夫與田畯布和施令樂國泰而君明豈不以五行班序七曜宣精者哉則有三足呈祥重暉降祉瑞聖斯應爲光有以遠色杲杲非童子之辯焉浮彩昭昭惟仲尼之揭矣爰考休徵圖牒與能既煦

育之無外同寅賓而有恆賓者導也惟人之導暘寅者敬也唯人之敬授諒難踰而可仰參地載而天覆觀其煜爚動川澄明麗天消瀌瀌之殘雪斂靄靄之輕煙詠東君與楚客祀岱嶽於漢年顧捧圖稱瑞以相宣（文苑英華）

袁同直賓出日賦曰日爲天經春爲歲始貞三農而允協於度調四時而不僭於理敬其所出導其所以升黃道而萬化融出青方而百工起所以放動欽明羲仲是司協和天意敬授人時闕其職則厚生斯廢行其典乃庶績咸熙且曉色朧朧清光杳靄垂大明於有截察幽深於無外兮晦明之度類順躔次之交會合一德

而無私位三光而稱大煦育無偏陰陽氣宜應律管而初變暖林花而未鮮與農功於燠室發耒耜於原田旣陶陶以受歲亦欣欣而樂天則知日以賜爲德君以政爲恒陽虧則物無仰承政失則年用不登睹寅賓之有則知平秩之方宏瞻彼漂海日之所在出扶桑而吐輝泛暘谷而裕彩貞明宇宙協順時候將虔敬而專其所職豈出納而輕其所授我國家獻歲發生舒句達萌驚大田於東作紀斯稍於西成君德與日德俱遠道光與日先齊明將授官而守職俾萬化而爲程（文苑英華）

獨孤綬寅賓出日賦曰古先哲王允釐內外雖庶政之咸敘在司

天而爲大所以叶乎上下所以察乎交會其職廢而時令則乖其職修而黎人永賴歲旣陽止東風作矣惟時羲仲奉若天紀候暘谷之初昇揆農功之當起寅賓克展守而勿失耒耜乃修視其所以觀乎旭日之漸也麗蒼穹而曜晶按黃道而徐行萬物發春仁氣良由茲始四方仰照陽德協於麗明盈縮必循夫晷度職司寅關其將迎木位値于扶桑初杲杲以出土膏潤於南畝且澤澤其耕故王者重焉官不虛授考之歷象則象是用貞準之田農則農靡愆候惟帝典之明徵示人有常惟日官之無改永代斯在平秩乎下以播百穀欽若乎上以刑四海愼徽有司惟其敬之是將邁

景德於太皞俟神功於女夷玉燭開爛金烏效遲致人和而歲美無亂日而廢時況吾君承乾元化昭宣敘三光以齊象乘六龍而御天經紀不忒職官惟賢分命之事畢曲成之道全觀寅賓之出日端稼穡兮大田願聆舜絃歌唐年因末光之可就與羲馭而迴旋（文苑英華）

王儲花發上林苑詩曰東陸和風至先開上苑花穠枝藏宿鳥香蘂拂行車散白憐晴日舒紅愛晚霞桃間留御馬梅處入胡笳城郭連增媚樓臺映轉華豈同幽谷草春至發猶賒（文苑英華）

周渭花發上林苑詩曰灼灼花凝雪春來發上林向風初散蘂垂

葉欲成陰人過香隨遠煙晴色自深淨時空結霧疏處未藏禽奉葺何年植間關幾日吟一枝如可冀不負折芳心（文苑英華）

賓常花發上林苑詩曰上苑曉沈沈花枝亂綴陰色浮雙闕近春入九門深向暖風初扇餘寒雪尚侵艷回秦女目愁處越人心繞繞時縈蝶關關乍引禽寧知幽谷羽一擧欲依林（文苑英華）

王表花發上林苑詩曰上苑春何早繁花已滿林笑迎明主仗香拂美人簪地接樓臺近天垂雨露深晴光來戲蝶夕影動棲禽欲託凌霄勢先開捧日心當知桃李樹從此必成陰（文苑英華）

獨孤綬花發上林苑詩曰上苑韶容早芳菲正吐花無言向春日

閑笑任年華潤色寵輕霧晴光豔晚霞影連千戶竹香散萬人家幸繞樓臺近仍懷雨露賒願君垂採摘不使落風沙（文苑英華）

獨孤綬放馴象賦曰彼炎荒兮王國是賓此馴象兮越俗所珍化之式孚則必受於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吾君於是詔掌獸之官諭如天之意惟越獻象不遠而致推己於物曾何以異徒見弭雄姿而屈猛志安知不懷其土而感其類揆夫國用芻豢之費則多許以方來道途之勤亦至與其紲之而厚養孰若縱之而自遂且彼集於禁林我則有五色九苞之禽在於靈囿我則有雙骼共觝之獸何必致遠物於外區崇偉觀於皇都是用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甯恤乎焚軀非同委棄罔或踟躕知拜跪兮則有謝渥恩兮豈無復得顧侶求羣跨川登陸食豐草以垂鼻出平林而瞪目逍遙乎存存之鄉保守乎生生之福懷仁初就於羣摯順理竟致於亭育游乎水同反身之龜處乎山異放麑之鹿大道茲始淳風不退感以和樂亦參乎百獸率舞騶之仁壽胥胆乎四海爲家奚必充帝庭之實蓋鼓吹之車然後可以爲國華者哉由是聖心孚於下國物靡不獲其所化乃允臻其極放一獸而庶類知歸遂四方而萬代作則彼周驅犀象漢放駿馬未可論功而校德（文苑英華）

獨孤良器放馴象賦曰皇上御寶歷之惟新闡乾符發坤珍德被華夷敷雲雨之廣澤恩及飛走含天地之全仁乃卻走馬以反素斥馴象而不異非耳目之可役同寶玉之遐棄放之於無人之境歸之於不毛之地或羣或友伊飲齕之無虞載寢載興信生成之自遂解網之惠無聞放麑之仁克類然後以儲爲林藪賢哲以爲禽以道爲囿利忠良以爲獸亮功格於人神德齊於宇宙是由化與澤俱仁與道符賢爲其寶太康之訓不作獸用不擾虞人之箴遂無徇物之情允著好生之德式孚可以順天然可以遂亭育既絕燧尾之患不虞焚身之戮去狂顚於人寰徇野心於林麓伊昔漢氏惟其晉家焚翟頭之裘於前殿卻千里之馬於後車猶自颸休垂美有聞無譁況我一人溫恭允塞本忽之而勿營非欲之而復抑往籍之所未覩前王之所不克誠可以懷四夷柔萬國者也（文苑英華）

獨孤綬沈珠於泉詩曰至道歸淳樸明珠被棄捐失眞來照乘成性卻沈泉不是靈蛇吐猶疑合浦旋岸旁隨日落波底共星懸致遠終無脛懷貪遂比肩欲知恭儉德所寶在唯賢（文苑英華）

獨孤良器沈珠於泉詩曰皎潔澄泉水熒煌照乘珠沈非將寶契還與不貪符風折璿成漲空涵影似浮深看星并入靜向月同無

尤價憐時重亾情信道樞不應無壓至自爲暗投殊（文苑英華）

唐德宗神武孝文皇帝

建中元年（庚申）

正月丁巳朔改元建中（舊書本紀）

十五日（唐大詔令集作二月十五日）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問朕聞古之善爲國者未嘗不旁求正士博採直言勤而行之輔成教化者也朕臨御日淺政理多闕每期忠義切投藥石子大夫戢翼藏器思奮俟時今啟心以俟予當有犯而無隱朕不自滿假企慕前王上法羲軒下遵堯舜還已散之淳樸振將頹之紀綱使禮讓興行刑罰不用而人猶輕犯吏尚徇私爲盜者未奔不仁者未遠豈臣非稷契而致是乎抑君謝禹湯使之然也設何謀而可以西戎即敘旋何化而可以外戶不扃五諫安從三仁誰最周昌比漢高於桀紂劉毅方晉武於桓靈但見含容兩無猜怒故君不失聖臣不失忠子既其儔應詳往行四賢優劣佇辨深疑在於朕躬所有不逮條問之外委悉書之必無面從以重不德（冊府元龜　文苑英華　唐大詔令集）

六月九日勅孝廉科宜停（唐會要　按冊府元龜以爲二年六月勅）

皇太子欲以仲秋之月行齒胄之禮歸崇敬上疏曰五經六籍古

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國家創業制取賢之法立明經發微言於眾學釋回增美選賢與能自艱難以來取人頗易考試不求其文義及第先取於帖經遂使專門業廢請益無從師資禮虧傳授義絕今請以禮記左傳爲大經周禮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其公羊穀梁文疏既少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所擇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憑章疏講解分明注引旁通問十得九兼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儀型規範可爲師表者令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者給驛年七十已上者蒲輪其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上下生徒之數各有差其舊博士助教直講經及直律館算館書館助教請皆罷省其教授之法學生至監謁同業師其所執贄服脩一束清酒一壺衫布一段其色隨師所服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斟酒三爵而止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爲依經辨理略舉一隅然後就室每朝晡二時請益師亦二時居講堂說釋道義發明大體兼教以文行忠信之道示以孝弟睦友之義旬省月試時考歲貢以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上下其有不率教者則夏楚扑之國子之不率教者則申禮部移爲太學生太學之不變者移之四門四門之不變者歸本州之學州學之不變者復本役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而學不成者亦歸

之州學其禮部考試之法請無帖經但於所習經中問大義二十得十八爲通兼論語孝經各問十得八兼讀所問文注義疏必令通熟者爲通一又於本經問時務策三道通二（一作三）爲及第其中有孝行聞於鄉閭者舉解具言於習業之下省試之日觀其所實義少兩道亦請兼收其天下鄉貢亦如之習業考試並以明經爲名得第者授官之資與進士同若此則教義日深而禮讓興禮讓興則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中來者也詔下尚書集百僚定議以聞議者以爲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禮代掌其職者曰氏國學非代官不宜曰（一作爲）太師氏其餘大抵以習俗既久重

難改作其事不行（舊書歸崇敬傳　冊府元龜　按唐語林云建中初金吾將軍裴冀曰若禮部先時頒天下曰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勸學之一術也當亦是年事）

十一月辛酉朔朝集使及貢士見於宣政殿兵興已來四方州府不上計內外不朝會者二十有五年至此始復舊制（舊書本紀　摭言計吏至一百七十三人仍令朝集使每日二人待制）

進士二十一人（摭言引作二十二人）

魏宏簡（柳宗元魏府君墓碣府君諱宏簡字裕之由進士策賢良連居科首韓注建中元年宏簡中進士第貞元元年又中賢良）

辛惲（柳宗元先友記惲隴西人韓注建中元年進士）

唐次（見柳宗元先友記韓注次字文編并州晉陽人建中元年進士第又見舊書文苑傳）

孔戣（戣見舊書孔巢父傳）（按戣爲戡母弟蓋亦巢父兄岑父子韓愈孔戣墓誌銘戣字君嚴始以進士佐三府五百家注引補注建中元年戣第進士）

杜兼（舊書本傳京兆人貞觀中宰相杜正倫五代孫舉進士　新書初正倫無子故以兄子志靜爲後父廣爲鄭州錄事參軍事安祿山亂爲所害兼尚幼逃入終南山伯父存介爲賊執將刑兼號呼願爲奴以贖遂皆免建中初進士高第　韓愈杜兼墓誌銘兼舉進士第五百家注引補注兼字處宏又引韓曰建中元年兼中進士第）

田敦（舊書令狐峘傳峘貶衢州別駕衢州刺史田敦峘知舉時進士門生也初峘當貢部放榜日貶逐與敦不相面敦聞峘來喜曰始見座主迎謁之禮甚厚敦月分俸之半以奉峘）

諸科二十七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姜公輔（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登進士第爲校書郎應制策科高等授左拾遺　新書公輔愛州日南人）

元友直（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樊澤（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字安時河中人父詠澤長於河朔相衞節度使薛嵩奏爲磁州司倉堯山縣令建中元年舉賢良對策禮部侍郎于邵异遇之

新書澤舉賢良方正次灞闕雨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亮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　舊書于邵傳初樊澤常舉賢良方正邵一見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爲節將　按澤即樊宗師之父韓愈樊宗師墓誌銘父澤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蓋是年有軍謀越衆科因而致誤也）

呂元膺（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字景夫鄆州東平人曾祖紹宗右拾遺祖崇殿中侍御史父長卿右衞倉曹參軍元膺建中初策賢良對問第授同州安邑尉）

韓皋（舊書韓滉傳子皋字仲聞由雲陽尉擢賢良科拜右拾遺轉左補闕累遷起居郎考功員外郎俄丁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　按德宗之初建中元年貞元元年貞元四年皆舉賢良方正科韓滉卒於貞元三年則皋登科在其前而貞元元年韋執誼等十八人名皆見會要冊府元龜無皋名則皋於建中元年登第無疑矣）

文詞清麗科　奚陟（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登制舉文詞清麗科授宏文館校書）

梁肅（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元翰梁肅墓誌銘君諱肅字寬中建中初以文詞清麗應制授太子校書　新書肅字敬之）

劉

公亮（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鄭轅（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沈封（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吳通元（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文苑傳吳通元海州人幼應神童舉建中初策賢良方正等科通元應文詞清麗登乙第授同州司戶）

經學優深科 孫玭（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黎逢（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白季隨（見冊府元龜唐會要白季隨一作李隨）

高蹈邱園科 張紳（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衛良儒（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蘇哲（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軍謀越衆科 夏侯審（唐才子傳夏侯審建中元年禮部侍郎令狐峘下試軍謀越衆科第一釋褐授校書郎） 李知和（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鄭儋（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韓愈鄭儋神道碑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五百家注引孫曰建中三年中軍謀越衆科） 凌正（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周渭（見冊

府元龜唐會要） 丁悅（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 郭黃中（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浩（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牧（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知貢舉 禮部侍郎令狐峘（舊書本紀大歷十四年九月中書舍人令狐峘爲禮部侍郎建中元年二月甲寅貶史館修撰禮部侍郎令狐峘柳州司馬 順宗實錄大歷八年劉晏爲吏部尚書奏峘爲刑部員外判南曹 累遷至禮部侍郎峘之判南曹晏爲尚書楊炎爲侍郎峘德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爲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宏文生炎常出杜氏門下託峘以封峘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峘賣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即炎當害臣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 樊澤傳言禮部侍郎于邵拔令狐峘貶時試制舉已過則澤實峘門生非邵也傳但言于邵厚遇之亦未言爲門生）

姜公輔對策曰臣聞堯舜之馭寓也以至理理萬邦以美利利天下百姓猶懼其未化也萬邦猶懼其未安也乃復設謗木詢讜議不敢滿假不敢荒甯伏惟陛下元德統天文思居業愼重光之丕緒返湻古之休風光啟憲章疇咨菅蒯錫臣之策思以啟沃臣狂簡不知化源謹昧死稽顙輒陳愚慮制策曰朕竊不自揣敢慕前王欲上法羲軒下遵堯舜還已散之湻樸振將頹之紀綱使禮讓興行刑罰不用而人猶輕犯吏尚徇私爲盜者未奔不仁者未遠豈臣非稷契而致是乎爲君謝禹湯使之然也大矣哉陛下之言

乎臣聞禹稱善人不善者遠矣伏見陛下徵隱逸於空山拔夔龍於下位聘名士禮賢者善無微之從發惟新之詔使吏肅人悅法明令張而猶曰君謝禹湯臣非稷契此陛下讓之至也臣何敢聞爲夫中於道者易以興化失其道者難以從宜事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事審其分則殊途同歸計歲者非一時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於制事之初望化於經年之外使損益鑒六替寒暑漸於春秋何憂不均理於羲軒同光於堯舜制策曰設何謀而可以西戎即敘施何術而可以外戶不扃者陛下孚惠心和戎狄相彼君長解辮戶庭應以地僻遐荒未知聖造伏以戎狄輕

而寡信貪而無親覦邊戍申嚴則請通國好覬疆場無備則屢啟貪心固難可以禮義和難可以恩澤撫取今之要莫過於智將悍卒設險邊隅臣伏以陛下且以恤下爲心不以西戎爲慮今請制其邊兵有常數將有常務分其土而居之給其畜而業之因其業也而爲之城池因其將焉而爲之牧守又申嚴其令使獲虜馬者賞以馬使獲虜羊者賞以羊人皆因業戰自力倍則可少安今積甲曰深與戎歲廣黎人抗弊未可動師伏望利物之原息人之道使廣庶類農桑以時宏濟之士於朝盛洋洋之化於野使其來也慕斯文物之盛居其邊也杜其利欲之求然後欽塞而可卽敘

矣夫姦邪生於豪傑廉恥生於禮義禮義立孰有不恥且恪乎衣食足孰有背義趨利者乎臣以爲遂其富利之業申其仁義之化則外戶不扃矣制策曰五諫安從三仁誰最者夫諫者以諷爲先亂國非無直言也直言不用故諂諛勝矣理國非無諂諛也諂諛不用則直言勝矣時逢否閉仲尼或守其主文今日昭明微臣請從其直諫臣之職也敢二一事乎昔商紂不君虐棄天物三仁溺諫藩捍宗彝退入百之師抑三分之衆均其憂亂俱可稱仁較其持危或非同德比干知死亡之義且日陷君微子去父母之邦或云智免進退不失其正在於太師乎制策曰周昌比漢高於桀紂劉毅方晉武於桓靈俱見含容兩無猜怒故君不失聖臣不失忠子既其倚應詳往行四賢優劣佇辨深疑臣聞君明則臣直二聖以乘時開國參佐昌圖二臣以委質造邦克扶興運開忠讜之路成不諱之朝固擬議失倫比方不怍將以感君之未寤致理於昇平絕好惡之門傳和睦之代名高終古傳在策書巍巍三代斯爲盛美臣素無學術謬竊對敭若變其微斯言之玷使臣以禮晉武甯劣於漢高鼓怒抗辭周昌不優於劉毅制策曰在乎朕躬有所不逮條問之外委悉書之必無而從以重不德者臣固凡陋越在側微仰天地之大全空忻化育體陰陽之廣運每荷陶甄豈意聖詔

薦臨猥垂下問心慮殞越夏蟲不覩於春冰曲士甯知於天道欲申微素進退憂惶伏見陛下以道生成以德覆載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捐金玉於江湖反珍奇於藪澤委符瑞爲草莽用忠良爲靈廣臨羣下以正德惠兆人以厚生誠太平之道也刑措之漸也臣不勝其忭願陛下俯仰必於是寤寐必於是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抑臣以爲知終終之可以存義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終之臣不勝葵藿傾心之至謹對（文苑英華）

二年（辛酉）

二月中書門下奏准制崇元館學生試日減策一道者其崇元館

附學館見任者既同行事例合霑恩惟策一道不可更減減大義兩條從之（冊府元龜　唐會要）

十月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先時進士試詩賦各一篇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贊奏以箴論表贊代詩賦仍各試策三（一作二）道應口問大義（一作諸）經等舉人明經之目義以爲先比來相承惟務習帖至於義理少有能通經術寖衰莫不繇此今若頓取大義恐全少其人欲且因循又無以勸學請約貢舉舊例稍示考義之難承前問義不形文字落第之後競喧者多臣今請以所問錄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既與策有殊又事堪徵證憑此取舍庶

歸至公如有義策全通者五經舉人請准廣德元年七月敕超與處分明經請減兩（一作一）選伏請每歲甄擢不過數人庶使經術漸興人知教本敕旨明經義策全通者令所司具名奏聞續商量處分餘依（冊府元龜　唐會要　按次年進士試學官箴是罷詩賦自三年始第不知復於何年用詩賦考文苑英華載貞元四年試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大約貞元之初即復舊制故大和間禮部奏言國初以來試詩賦中間或暫改更旋即仍舊是也）

進士十七人（據摭言是年原試白雲起封中賦按趙贊之奏在十月故此年試猶用詩賦）

崔元翰（狀元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崔元翰建中二年進士狀元及第　舊書于邵傳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登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誥令又崔元翰傳博陵人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制科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三舉皆昇甲第年已五十餘　新書崔元翰名鵬以字行　柳宗元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啟有崔比部韓注比部名鵬字元翰　唐語林詞科本以京兆等第爲錦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敖崔備三人府元府副第三人于邵知貢舉依次放及第誥推崇藝實不能易也）

崔敖（見上　摭言崔元翰爲楊崖州炎所知欲奏補闕懇曰願進士由此獨步揚中然不曉程試先求題目爲弟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開盛氣白侍郎曰白雲起封中賦敖請退主司於簾中卒愕換之是歲二崔俱捷第）

崔備（見上　唐詩紀事崔備登建中進士）

鄭元均（柳宗元先友記元均滎陽人韓注建中二年進士）

于公異（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于公異建中二年登第　舊書本傳吳人登進士第公異初應進士第與舉人陸贄不協及贄爲宰相奏公異無素行黜之）

明經科

董溪（新書董晉傳子溪擢明經　韓愈董溪墓誌銘溪字惟深十九歲明四經獲第有司以元和六年卒年四十九推之及第在是年）

諸科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于邵（舊書本紀四月丁巳貶禮部侍郎于召桂州刺史按召即邵）

三年（壬戌）

四月敕禮部應進士舉人等自今以後如有試官及不合選并諸色出身人等有應舉者先與舉人陳狀准例考試如才堪及第者送名中書門下重加考覈如實才堪即令所司進納告身注毀官甲准例與及第至選日仍稍優與處分其正員官不在舉限（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二十八人（詞學指南建中三年進士試學官箴又進士別頭試試敧器銘見潘昂霄金石例）

諸科一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趙贊（見上）

四年（癸亥）

十月丁未涇原兵叛上出苑北門戊申至奉天（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七人（是年試易簡知險阻論見國史補）　薛展（狀元）　武元衡（唐才子傳武元衡字伯蒼河南人建中四年薛展榜進士　舊書本傳曾祖德載天后從父弟官至湖州刺史祖平一終考功員外郎修文館學士父就殿中侍御史元衡進士登第）　韋同正（唐詩紀事韋同正登建中四年第）　韋純（舊書本傳貫之本名純以憲宗廟諱遂以字稱八代祖寶仕周號逍遙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貫之即其第二子少舉進士貞元初登賢良科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武元衡與韋貫之同年及第武拜門下侍郎韋罷長安尉赴選元衡以爲萬年丞過堂日元衡謝曰某與先輩同年及第元衡遭逢濫居此地使先輩未離塵土元衡之罪也貫之嗚咽流涕而退後數月除補闕是年元衡帥西川三年後入相與貫之同日宣制）　柳澗（澗建中四年進士見洪興祖韓子年譜按澗爲華陰令以贓貶昌黎上疏理澗復爲國子博士）　熊執易（國史補熊執易通于易義建中四年侍郎李紓試易簡知險阻論執易坐剖析傾動場中一舉而捷　摭言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鄰店有一士吁嗟數四執易詣何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進焉遽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　記纂淵海引該聞錄云唐熊執易通九經當時設科取士題目甚多執易供中等中章武皇帝詔就殿試以二論一簡易而知險阻一五運相承是非執易前論書三千字五運相承論于卷首題云五運相承出於遷史非經典明文又唐方承土運故不對朝廷賞其才授西川節推　按是時能詩賦故試進士有論該聞錄以爲殿試非也）

諸科三人　馮伉（舊書儒學傳馮伉建中四年登博學三史科按博學三史當即三史科非制舉也）

拔萃科　李益　韋綬　路泌（舊書路隨傳父泌字安期建中末以長安尉從調與李益韋綬等書

判同居高等泌授城門郎屬德宗遷難奉天泌時在京師棄妻子潛詣行在）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紓（舊書本傳紓自虢州刺史徵拜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擢爲同州刺史尋棄州詣梁州行在拜兵部侍郎反正兼知選事李懷光誅河東節度及諸軍會河中詔往宣勞節度使還敷奏合旨拜禮部侍郎）

興元元年（甲子）

正月癸酉朔帝在奉天行宮受朝賀畢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大赦天下制曰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玆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誠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晦迹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名聞奏朕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識洞韜略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二月丁卯車駕幸梁州（舊書本紀）

五月戊辰李晟收京城（舊書本紀）

七月壬午上至自興元（舊書本紀）

進士五人（是年進士試朱干銘見潘昂霄金石例）　馬異（唐才子傳馬異睦州人也興元元年禮部侍郎鮑防下進士第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鮑防（見唐語林　穆員鮑防碑眞拜右常侍扈從巡狩轉禮部侍郎）

唐德宗神武孝文皇帝

貞元元年乙丑

大興徐松

正月丁酉朔大赦天下改元貞元（舊書本紀）

四月十一日勅比來所習爾雅多是鳥獸草木之名無益理道自今已後宜令習老子道德經以代爾雅其進士亦宜同大經略帖試（唐會要）

五月二日勅自今已後明經習禮記及第者許冬集（唐會要）

九月乙巳（唐大詔令集注云九月二十五日按舊書本紀乙巳後有庚申辛酉冊府元龜載此月有丁巳其非二十五日明矣）上御宣政殿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三科舉人（舊書本紀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注云試官鮑防獨孤愐）

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問皇帝若曰蓋聞上古至道之君垂拱無爲以臨海內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道之以禮教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婾豈澆漓必繫於時耶何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勵如恐失墜憂濟庶務夕惕晨興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啟之征作周文之罰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奸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廣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居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勢不可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祲沴頻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降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常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乖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廩積

朕屢延卿士詢訪謨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開言路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欲轉糧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擘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子大夫蘊蓄才器通明古今副我虛求悉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書無有所隱（冊府元龜文苑英華陸宣公集）

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問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鴻烈獲主鄉器任大守重懼不克堪思與賢士大夫共康理道虛懷以求而羣議紛然所見異趣

依違以來七年於玆矣國制多缺朕甚恧焉今子大夫博習墳典深明教化褎然充舉咸造於庭其極慮精心以喻朕之未寤仲尼敘禮樂刪詩書修春秋廣易道六經之教所尚各殊豈學者修行理當區別將聖人立意本異宗源施之於時孰爲先後考之於道何者淺深差次等倫指明其義夫知本乃能通於變學古所以行於今今之教人則異於是工祝陳禮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文而不究其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革前非固有良術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然則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三仁四凶皎然自異有教無類豈虛言哉作

樂移風問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音必希文侯列國之賢君猶曰則惟恐寐矧彼流俗其能化乎將使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丕變姦慝不萌何施何爲以致於此王者制理必因其時故忠敬質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秦剗古法漢雜霸道紛綸千祀至教不興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漓一處都邑者利巧而無恥服田畝者樸野而近愚尚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又莫救其鄙俗立教之本將何所從自昔哲王惟以三正互用後之術士乃言五運相生以漢應火行則周爲木德禮稱尚赤義例頗乖永言於玆莫識厥理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亡之由王鄭識禮之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必精必究用沃虛懷（文苑英華　唐大詔令集　陸宣公集）

策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問皇帝若曰朕退觀典謨詳求理道三代之際粲然可徵未嘗不文武並興農戰兼務故能居則足食動則足兵兵足則威食足則固威則暴亂息固則教化行理國之本實在於此秦漢以降王制不修選士廢射御之儀教人無蒐狩之禮卹戎者不知其稼穡力本者罕習於干戈於是異文武之人分農戰之道守則乏食征則鮮兵歷茲千年竟莫能復抑知之者蓋寡將行之者惟艱歟朕念之甚勤思繼前躅頃以軍旅之士役戍靡寧勳庸既多爵秩咸貴俾服田疇慮興怨咨仰給縣官不可勝

計由是版圖日減阡陌歲荒水旱小愆廩餉咸竭欲使軍人悅歸於耒耜儒者咸達於韜鈐田萊盡耕攻取必勝誘人孔易其術安施王者之師本於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奇德以信成奇以詐勝理有違反將何適從宋襄成列而敗軍見嘉魯策韓信決囊以摧敵取貴漢朝然則喪國亡身豈霸王之道冒危乘險非仁誼之心所宜討論以定褒貶夫眾寡不敵克必以謀樂生下齊孫子破楚魏武之勝袁紹宋高之滅姚泓成敗之由備陳本末古人有言曰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又曰善爲國者不師二端異焉其有深旨子房序次兵法任宏論譔軍書指明異同詳錄名氏想聞商略擇善

而行（文苑英華　唐大詔令集　陸宣公集）

丁巳詔曰朕祗膺祖宗之業猥居億兆之上任大守重不敢康寧永懷萬事之統懼有所闕夕惕若厲中夜以興求賢審官期於至理而政化猶鬱太平未臻思得海內忠良竭誠規諫洎經術之士才略之臣以明教化以立武事惟茲三者政之大經慮巖穴之間尚多遺逸故科別條目廣延異能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韋執誼等達於理道甚用嘉之位以旌能宜升秩序其第三等人委中書門下即超資與處分第四等人即優與處分第五等人即與處分嗟乎强學以待問進德以及時昔公孫宏猶闕十上失之正鵠必反諸身凡爲多士宜各自勉（册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十月甲子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韋執誼等一十八人官有差（册府元龜）

十一月癸卯冬至大禮大赦天下制曰致理之本在乎審官審官之由資乎選士將務選士之道必精養士之方魏晉已還澆風未革國庠鄉校唯尚浮華選部禮闈不稽實行學非爲己官必徇人法且非精弊將安救宜令百僚詳思所宜各修議狀送中書門下參較得失擇善而行（舊書本紀　唐大詔令集　陸宣公集）

進士三十三人

鄭全濟（狀元）

麴信陵（唐才子傳麴信陵貞元元年鄭全濟榜及第容齋五筆麴信陵以貞元元年鮑防下及第爲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

羊士諤（唐才子傳羊士諤貞元元年禮部侍郎鮑防下進士）

陸暢（唐詩紀事擢登貞元元年進士第）

姚係（唐才子傳姚係河中人貞元元年進士）

盧汀（昌黎集有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五百家注引集注云盧四名汀貞元元年進士）

錢徽（舊書本傳徽字蔚章父起徽貞元初進士擢第　白居易和錢員外答盧員外早春獨遊曲江詩醉思詩侶有同年注雲夫蔚章同年及第）

崔從（舊書崔慎由傳父從貞元初進士登第釋褐山南西道推官）

崔頲（珙之父貞元初進士登第見舊書崔珙傳）

諸科二十一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韋執誼（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京兆人父浼官卑執誼幼聰俊有才進士擢第應制科高等）

穆贄（文苑英華作穆質注引登科記作贄第二人　舊書穆寧傳穆質強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傳之　新書鮑防傳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祲沴質對撰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宏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愐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高第帝見策嘉挹　柳宗元祭穆質給事文云賢良發策始振其儀天子動容敬我直辭藏之册府命以諫司　太平廣記引異聞集穆質初應舉試畢與楊憑數人會穆策云防賢甚於防姦楊曰公不得矣今天子方禮賢豈有防賢甚於防姦穆曰果如此是矣遂出謁鮮于弁弁待穆甚厚食大[illegible]報云尊師來弁奔走具靴笏遂命徹食及至一眇道士爾質怒弁非待之薄且來者是眇道士不爲禮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謂質曰豈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問莫曾上封事進書策求名否質曰見應制已過試道士曰面色大喜兼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後當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補闕故先奏白質辭去至十五日方過午聞扣門聲郎甚厲遽人應問曰五郎拜左補闕當時不先唱第三等便兼官一時拜耳故有此報）

鄭利用（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楊邵（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裴復（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韓愈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云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又云公舉賢良拜同官尉）

柳公綽（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字起之京兆華原人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正方直言極諫科貞元元年也）

歸登（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歸崇敬

傳歸登貞元初登賢良科 **李直方**（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邠**（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少舉進士又登賢良方正科） **鄭敬**（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魏宏簡**（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宏簡見建中元年以墓誌貞元二十年辛未年四十九推之是年二十八） **沈迥**（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田元祐**（見唐會要冊府元龜作元祿） **徐夤**（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韋純**（見新書鮑防傳） **錢徽**（見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 **麴信陵**（見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熊執易**（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劉簡甫**（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陸亘（舊書本傳亘字景山吳郡人應制舉授萬年縣丞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陸亘及第）

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許贄**（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超絕科（見雲麓漫鈔）

知貢舉 禮部侍郎鮑防（見唐語林 按防是年又爲考策官唐才子傳鮑防遷御史大夫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柳公綽等皆位至台鼎世美其知人穆員鮑防碑詔徵賢良求其讜言時員仲兄不敢違詔賚蒼生利之宗臣病之與公並命考策者以爲異日故事言或有犯投之不疑爲公曰使上聞所未聞聖朝之瑞也擢居甲第）

穆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曰臣聞帝王之理殊塗而諫諍之道一致五諫之要同歸而直諫之用爲急今朝廷之不聞直聲久矣伏惟陛下採唐堯師錫之義降禹湯罪己之詞詳延直臣博求失政自近古已來憂勞思理未有如此其至者且何患乎不得爲堯舜而已若欲陛下之德於天比崇欲陛下之名與天無極斯乃天之意也臣之志也不然者臣當退從作者七人之八耳孰爲來哉制策曰上古有道之君垂拱無爲以臨四海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導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婾豈澆涫必繫於時耶將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臣聞三皇以道化五帝以德化故曰脩己以安百姓垂衣而化天下天何言哉帝何力哉無爲而已遂性而已至道既往至德寖衰而三代之主先之以禮義故有法度之制質文之變高其隄防崇其刑辟不臻大化迄可小康上古之君三代之主教化既異勞逸自殊則知禮之盛衰皆德所致效在德有優劣非時有

澆涫繼三代者其隆殺可知矣制策曰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厲如恐墜失憂濟庶務夕惕晨興臣聞舜禹日兢湯武日業皆前代帝王之所以爲理憂勤之至也臣竊聞陛下憂勞大道勤績庶務無大無小必躬必親靡不關心靡不經手勤亦至矣憂亦至矣然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古人云人生處代如白駒過隙耳何忽自苦如此又陛下一則罪己二則罪己若然者復何用宰相乎何用有司乎制策曰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高祖以求賢興夏啟之征作周文之罰旌孝弟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均平徭賦黜陟幽明厲精孜孜勤亦至矣

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尙齒之儀蒸黎無安土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恥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勢不可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刻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事而行臣聞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陛下追惟前王之典謨是稽古之道也然陛下師古爲理也欲何爲乎爲皇乎爲帝乎爲王乎驅天下之人欲令歸忠耶歸敬耶歸文耶漢文帝以清淨爲宗近稱刑措漢宣帝以刑名律下亦謂中興自古以來未有不舉綱而目正不澄源而流淸者矣此亦陛下熟聞之矣是憲是則之宜更申明之使在下者有所趨也臣聞大禹稱三王首者以其卑宮室菲飲食裕人克己儉之至也其道湮沒不嗣久矣惟陛下獨能師而行之苟綸言之可復則天下之可化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也臣聞自古求賢各以類至三皇師其臣五帝友其臣三王臣其臣取其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其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以皮幣先焉陛下欲爲皇則行事師之禮欲爲帝則行取友之禮欲爲王則行取大臣之禮自昔哲王則有感夢而行傅巖惟肖則有協卜而出渭濱親載則有卑辭以厚禮湯命五返於處士則有可就不可

屈備獨三顧於草廬此皆陛下備聞之矣臣竊見國家取賢之道其禮部吏部失之遠矣則制策之舉最爲高科以臣言之不得無弊且陛下弓旌不出元纁深藏無聘問之先有投刺自媒者無軟輪之禮有躡屩而來者支離於京闕會計於有司又慮張節文妄設條格禁禦約束隣諸盜賊防賢之意甚於防姦崎嶇困辱曠日引久然則一覩天顏一承聖問臣恐皇王佐畧不可由此而致也今之所得者乃臣輩瑣瑣者耳彊名曰賢賢者固如是耶厚顏包羞臣竊自笑則高宗求賢之意似或不然此乃國家最弊之務伏惟陛下加思重而愼之陛下文可經天地武可定禍亂我武載張則河壖亡命之寇既已指朝自滅我文載脩則淮瀕逋逃之醜可以不日自來道冠古今功格上下夏啓周發曾何足云陛下旌孝弟而孝弟未能化人旌之未得其實也舉直言而直言未得上達舉之不得其人也養高年則廢禮已久未有聞也敦本業則失農者多鮮有勸者平均徭稅而怨嗟日生姦贓之吏未去也黜陟幽明而善惡同貫考課之法未精也陛下師崇儉之遺訓則浮靡何患不革前王之典謨必用則理化何患不行化行則暴亂懲奸犯息然後禮義可浹五教自宣矣七臣者豈非孝經所謂天子有爭臣七人乎今朝廷立官致位有以諫爲名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

其數甚衆不止七八使陛下有未臻之嘆其過將有所歸矣以陛下養高年之禮著於上則鄉黨不廢尙齒之儀均徭役之法行於吏則蒸黎有安土之志安士則樂業樂業則務本務本則興農興農則家給家給則賦不減而人不貧矣吏道愈濫者吏之不精也臣竊見吏部課最者遺其實以資歷爲優試材者失其本以書判爲上加以檢驗滋章簡牘繁揉贖賍淹滯吏緣爲姦事壅於上權移於下胥役末品得擅官府所以財賄公行不殊市道量職求直價若平準然古則爲官擇人今則爲財擇官反古害今其弊如是又有通經之目試文之科不同歸於吏部選之至於此雖廉察日

增固不及也若剗革前弊明詔固當疾行創立新規微臣以爲不可且烈祖之憲章未改前王之法度粲然德輶如毛在克己而已何必改作然後成功因人之欲順天之時則易從行古之道得理之中則有據制策曰自頃陰陽舛候祲沴頻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孼必有由然屢爲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恒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相反其誰云從今人罷蓋藏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旣聞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欲轉輸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

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臣聞旱蝗者稽諸洪範爲言不乂之罰也言之不乂命之不信也言者西方金也金失其性爲木所傷木東方少陽占云陽勝所以爲旱陽旣亢極氣又鬱蒸則介蟲爲孼蟊螟爲害臣見比年旱魃爲害已甚矣則洪範之徵亦明矣無乃陛下詔令不信乎抑又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其擁兵者不本乎仁義貪於殘戮人用愁苦怨氣積下以傷陰陽之和也則國家兵先於河北河北旱蝗隨之次及河南河南旱蝗亦隨後次及關中關中又蝗旱旱旣仍歲蝗亦比年無乃陛下用兵者不詳其道也臣謹稽古典參於歷代禳除異術祈禱多門至若貶食省

用稼穡圭璧求卯於幻術覬福於淫流土龍矯首於通衢羣巫分袖而鼓舞此又從人之欲也至若兩漢舊儀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宏羊可烹此又一時之事也然俱非救旱之本去災之道則有一郡一邑一宰一牧勤恤人隱精達神明或以身禳或以心禱蝗且去境旱不爲災牧宰之微尙或臻此況陛下尊爲天子德爲聖人神動而天從氣使而時變至誠所感何往不通臣伏見陛下去年八月二日所下德音避正殿而不居損常膳而不御議獄緩死掩骼埋胔詔文始書害氣將究詔書始下和氣自生故不旬朔之間宄渠殲殄兵革偃息甘雨薦降氛災自銷天之監人也明矣速矣

56 100東
21 B

然則陛下之德有以動天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若堯湯之災陰陽之數此則先儒之言略矣小臣不敢傳疑惟洪範之徵信也謹而言之陛下從而鑒之臣聞堯之水湯之旱而國無損瘠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國家或時不雨一歲不登堯湯比之懸矣人至困竭國爲空虛者備之不早頃所以賦斂無極怨讟日盈權須詭求朝令夕具豈不以兵食乎今蒲同勞師既還關輔生人纔息不急軍食不煩軍須則搜粟關中重擾未可轉輸江徼雖遠可期關兵食以廩儲雖積食猶慮費用者多則功臣何因而懷怨擇賢才以實官雖省員猶慮曠職者衆則多士何憂而靡歸臣聞方內之理亂由君上之所執上有所執則下有所守臣竊觀國理似或不然無可久之圖無常備之制用無本末舉無條綱任運而行應急而化若虛舟之觸用濟江河如亂絲之棼望成綸綍朋以遇運則福至遇厄則禍生遇歲惡則勞遇歲豐則逸坐迎天命不關人謀聖心浩然罔知攸濟者乃彝倫不敘之故制策曰子大夫蘊蓄才器通明古今副我虛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書無有所隱此乃陛下厚禮衆君子之意臣微曷足以當之若臣者生爲唐人馬牛之齒甫以壯矣道不得行身不得遂陋矣賤矣與蠛蠓何異然詩書天人之際皇王經緯之道三墳六經九流百氏前王沿革之要歷代興亾所由既嘗經之於心頗亦備之於學雖未之究可略而言至若時政之損益任賢之得失刑辟之有輕有重生人之或利或病臣又耳或有所妄聞身遠與寡莫爲之先且無因至陛下言之爾皇天后土宗廟社稷實宜知臣之心每用憤發悃款隱憂惱臆激於肝血藏於骨髓思有以一出之久矣蒙陛下開天地之德降雷雨之施深詔執事旁延郡國俾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舉臣也幸苟有志人乃畢之此亦上天降祐皇唐使陛下錫臣此便得有路察言之於上也若賢與良則臣豈敢惟諫與直或有可觀言不直諫不極是微臣不忠之罪孤陛下虛聽之德也至如忌諱挾誅誹謗附律脯醢淫戮鼎鑊濫刑此乃昏主暴君亾國之具亦陛下之所明知故臣不復有虞於聖朝耳是敢竭慮極愚指陳其切是耶納而行之非也容而宥之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謹對（文苑英華）

二年（丙寅）

六月十一日勅開元禮國家盛典列聖增修今則不列學科藏在書府使效官者昧於郊廟之儀治家者不達冠昏之義移風固本合正其源自今已後其諸色舉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人同一經例選人不限選數許集但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

資與官義通七十條兼通二道已上者放及第已下不在放限其有散試官能通者亦依正員官例處分其明經舉人有能習律一部以代爾雅者如帖義俱通於本色減兩選令即日與官其明法舉人有能兼習一經小帖義通者依明經例處分（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二十七人

張正甫（狀元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張正甫第一人及第舊書本傳正甫字踐方南陽人曾祖大禮坊州刺史祖紹貞尚書右丞父況蘇州司馬正甫登進士第）

竇牟（唐才子傳竇牟字貽周貞元二年張正甫榜進士韓愈竇牟墓誌銘公學問于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于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雖吾舅之私五百家注引程注牟京兆金城人褚藏言竇牟傳府君諱牟字貽周貞元二年舉進士與從父弟故相贈司徒易直故相贈少師李公夷簡故兵部侍郎張公賈故工部侍郎張公正甫同年上第按長慶二年卒年七十四是年二十八歲）

竇易直（見上因話錄竇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就業村學其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中寒爭附火唯竇公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閒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吏中榮達按舊書本傳云易直舉明經爲祕書省校讐郎言明經似誤）

李夷簡（見上舊書本傳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第中拔萃科）

李俊（太平廣記引續元怪錄岳州刺史李俊舉進士連不中第貞元二年有故人國子祭酒包佶者通於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當以名聞執政初五更俊將候佶里門門未開立馬門側旁有賣糕者其氣爞爞有一吏若外郡之郵檄者小囊氈帽坐于其側頗有欲糕之色俊爲買而食之客甚喜啗數片俄而里門開衆競出客獨附俊馬曰願請閒俊下聽之曰某乃冥之吏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牓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俊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偕計者亦十年今復無名豈終無成乎曰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祿位甚高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剝纔獲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于冥吏即於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問幾何可曰陰錢三萬貫某感恩而以誠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遺牘吏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筆使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夷簡名俊欲指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溫名客曰可矣乃指去溫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既而俊詣佶佶未冠聞俊來怒出曰吾與主司分深一言狀頭可致公何躁甚頻見問吾其輕語者耶俊再拜對曰俊懇於名者若恩決此一朝今當呈榜之晨冒責奉謁佶唯唯色猶不平俊愈憂之乃變服伺佶出隨之經皇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佶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荊不足以謝然迫于大權難副高命佶自以交分之深意謂無阻聞之怒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若移妄于某蓋以某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於豪權留之不得竊恃深顧外于形骸見責如此甯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榜指名填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指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溫曰可矣遂指去溫字注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已前所指處其日午時隨衆參謝不及赴糕客之約迫暮將歸道逢客泣示之背曰爲君所誤得杖矣牘吏將舉勘某更他祈其止之某背實有重杖者俊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勘之厄俊曰諾及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後筮仕之後追勘貶降不絕于道纔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按是年即包佶放榜小說家言未足盡據）

李稜（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故殿中侍御史李稜貞元二年擢第）

張賈（呂溫韋夏卿傳言開府辟士有禮部員外郎清河張賈）

張署（昌黎集有河南令張署墓誌銘君諱署河間人大父利貞皇考諱郇使君方質有氣形貌魁頎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五百家注引樊曰君行十一又引補注署貞元二年進士第見柳宗元送嚴公貺序韓注據貞元二年中第）

劉闢（舊書本傳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詞登科獨異志唐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葫蘆生筮得一卦以定官祿葫蘆生雙瞽卦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不得善終闢留束素與之其後厥禍從韋令公於西州官至御史大夫爲行軍司馬既二十年韋病甚使闢入奏請益東川詔未允闢乃微服單騎復詣葫蘆生筮之揲蓍成卦謂

闕曰吾二十年前常與一人會卜得无妄之隨今復得此卦非曩昔賢乎闕卽依阿唯諾詡盧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闕不甚信乃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之戮于藁街（按韋皋卒於永貞元年逆數至貞元二年爲二十年惟韋皋傳言順宗卽位皋遣支度副使劉闢於京師獨異志謂皋薨後闢乃入奏非是且皋已死誰復使闢耶）

諸科一人

韜晦奇才科　朱放（唐才子傳朱放字長通南陽人貞元二年詔舉韜晦奇才詔下聘禮拜左拾遺不就）

知貢舉　禮部侍郎鮑防　國子祭酒包佶（舊書本傳正月丁未以禮部侍郎鮑防爲京兆尹國子祭酒包佶知禮部貢舉　穆員鮑防傳每歲貢士充於王庭心爲靈寵事絕請託京師仍歲蝗旱務殷人耗拜京兆尹　摭言貞元二年禮部侍郎鮑防帖經後改京兆刑部侍郎　永樂大典引嘉定鎭江志包幼正以國子祭酒知貢舉）

三年（丁卯）

進士三十三人　牛錫庶（狀元　摭言貞元二年牛錫庶謝登蕭少保下及第先是昕寶應二年一榜之後爾來二紀矣國之耆老殆非後造馳騖之所二子久屈場籍其年計偕來主文頗以耕鑿爲急無何並馳人事因遇遊朝客誤入昕第昕岸幘倚杖謂二子來謁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誰也以訪于閽吏吏曰蕭尙書也因各以常行一軸而贄大蒙稱賞昕以入無後進及門見之甚喜因留連竟日俄有一僕附耳昕盼二子驟然既而上列纔至二子隱于屏後或曰二十四年載主文柄國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聞之亦不意是昕猶慮數刻淹留失之善地朝士既去二子辭昕而告之復許以爲第竟如所諾　太平廣記引逸史牛錫庶性靜退寡合累舉不第貞元元年因聞日者曰君明年合狀頭及第錫庶但望偶中一第爾殊不信也時已八月未命主司偶至少保蕭昕宅前值昕杖策將獨遊南園錫庶遇之遽投刺幷贄所業昕獨居方思賓友甚喜延與之語及省文卷再三稱賞因問曰外間議者以何人當知舉錫庶對曰尙書至公爲心必更出領一歲昕曰必不見命若爾君卽狀頭也錫庶起拜謝復坐未安忽聞馳騎傳呼曰尙書知舉昕遽起錫庶復再拜曰尙書適已賜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昕曰前言期矣明年果狀頭及第）

謝登（見上）　趙傪（因話錄趙傪貞元三年進士及第當年制策登科唐語林以爲貞元六年進士按傪于四年登制科則語林誤矣按郎撰顯慶登科記序者）　裴堪（柳宗元裴府君墓碣公諱堪字封叔河東聞喜人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　韓注貞元三年堪中進士按堪之後夫人宗元兄女）

諸科五人

知貢舉　禮部尙書蕭昕（舊書本傳昕貞元初兼禮部尙書尋復知貢舉　按舊書三年正月乙丑禮部侍郎薛播卒蓋以播代昕方知舉也）

四年（戊辰）

正月庚戌朔御丹鳳樓大赦制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高蹈邱在隱居巖穴孝弟力田聞於鄉里所在長官具以名聞親當策試（冊府元龜）

是月敕應補宏文崇文學生員闕至少請補者多就中商量須有先後伏請（按伏請上疑有奪文）准建中三年十一月敕先補皇緦麻已上親及次宰輔子孫仍於同類之內所用蔭先盡門地清華履歷要近者其餘據官蔭高下類例處分（唐會要）

四月（唐大詔令集作正月今從冊府元龜）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問皇帝若曰朕聞王者統御寰宇司牧黎元一人之聰不足以周聽一人之目不足以徧觀敷求賢良用輔闕見朕以寡德纂承丕緒託於人上十載於茲雖多難僅甯而昇平未復永惟前古之理布在方冊憲

章典禮可得而詳考之則易遵行之則難至中夜忘寢莫知所以然子大夫學覽該通待問斯久欽襟應召朕甚嘉焉各啟爾心以袪予惑成王致理刑措不用孝文勵精斷獄四百太宗皇帝肅勺羣慝削平八隅囹圄空虛又踰前代一歲所決二十九人今者官署尚存法令明具封域之內可謂小康而黔首上僚尙資科禁循源究本其故何哉豈朕教之不明將或人之多僻佇數旨要當酌其宜文王建邦經制斯備周公立政禮樂增修然而朝命六卿揆分百度鄉閭有長林澤有官計以職員勳以萬數農夫不充于籍伍編籍不給於虞衡以是制人義或安在永言師効良用爲疑唐

虞設規九載三考俾安其位將盡其能列授羣司寄之眾務一官不理事有所曠一吏非人官有所廢罰宗侯於終日賞不待於踰時若官廢而後求人事廢而後變法政將口澆其道如何今欲濟天下於太和致羣生於仁壽勸農務本何術爲先敦學崇儒何禮爲切何方可以順風雨何典可以序神祇成湯遇災何七年而後禱高祖伐叛何歷載而不賓辨於古者通於今鑒於事者明于理備陳終始朕親覽焉（唐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一人（摭言貞元中劉太眞侍郎試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按太眞連放兩榜此未知何年姑載于第一榜俟考　五百家韓注引孫注貞元四年侍郎劉太眞知舉放進士三十六人崔立之中第　按此年三十一人云三十六人未知孰是或誤以五年人數當之也）

包諠（摭言包諠者江東人也有文辭初與計偕到京師後時趁試不及宗人祭酒佶倚之館于私第諠多遊佛寺無何唐突中書舍人劉太眞覩其色目即舉人也命一介致問諠勃然曰進士包諠素不相識何勞要問太眞甚銜之以至專訪其人於佶佶聞諠所爲大怒而忌之因詰責遣移他舍諠亦無怍色明年太眞主文志在致其永棄故落雜文俟終場明遣之既而自悔之曰此子既忤我從而報之是爲淺丈夫也必矣但能永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入策太眞將放榜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眞錯愕趨出不記他人唯記諠爾及諠謝恩方悟己所惡也因明言乃知得喪非人力也蓋假手而已　唐語林包諠江浙人下第遊襄南與劉太眞相會辨難劉詞屈責其不敬詬擲杯中其額後太眞爲禮部侍郎諠應舉太眞覽其文卷於包侍郎佶之家初甚驚嘆及視其名乃包諠也遂黙然至出榜宰相欲有去留面問太眞換一名太眞不能對忽記諠之姓名遽言之遂中第　按唐語林所載與摭言異故兩存之　顧況華亭縣令延陵包公壁記云君府秀才以文字自附隨難奉天重圍暨解上撫其背而春官亦以賓禮待之按包公疑即諠也）

崔立之（唐詩紀事立之登貞元進士第　容齋續筆崔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顯仕他亦無傳而韓文公推奬之備至其藍田丞壁記云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其贈崔評事詩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輸不盡曾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城員外丞心跡兩崛奇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坐各低面不敢捩眼窺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頷底髭其美之如是但記云貞元初挾其能戰藝于京師再進再屈於人而詩以爲連年收科第何其自爲異也予按杭本韓文作再屈千人蜀本作再進屈千人文苑亦然蓋他本誤以千字爲于也又登科記立之以貞元三年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　按韓文考異于藍田縣丞廳壁記下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又於寄崔二十六立之詩下云立之中貞元四年進士第知舉侍郎劉太眞洪氏所引登科記誤）

鄭羣（韓愈鄭羣墓誌銘羣字宏之世爲滎陽人以進士選吏部考功五百家注引樊氏曰貞元四年羣登進士第）

李君何（見文苑英華）

周宏亮（見文苑英）

（華、唐詩紀事。宏亮登貞元進士第。）曹著（見文苑英華）陳翥（見文苑英華）

明經科　林藴（明林俊見素文集：藴字夢復，披第六子，貞元四年明經及第。）

諸科二十六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崔元翰（廣卓異記引登科記：貞元四年崔元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頭登科。權得輿崔君元翰集序：年殆知命，與計偕至京師，洎博學宏詞、直言極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按玉芝堂談薈：唐有四元，崔延翰又為制科首。延翰當為元翰。）裴次元（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李彝（見冊府元龜、唐會要。任華送李彝宰新都序：宗室後進有以學術辭藻著稱者，彝也。去年制舉不捷，無何以書歷抵二相國，論安邊術，由是召試西掖，凡數十百人，彝與莊若訥、高郢同入高等。）崔農（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史牟（見冊府元龜、唐會要）陸震（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柳公綽（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二十一。

劉禹錫舉開州柳公綽自代狀：前件官以賢良方正再敭王庭。）趙修（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徐宏毅（見冊府元龜、唐會要）韋彭壽（見冊府元龜、唐會要）鄭儒立（見冊府元龜、唐會要）王及（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杜倫（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杜行方墓誌：烈考倫，文術政事，為時龜玉。異時選部第書判，明廷策賢良，皆登甲科。歷志門郎署，而後出分符竹。）元易（見冊府元龜、唐會要）王頍（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按是年林藴亦應賢良方正而未登科，其策有云：臣遠祖比干因諫而死，天不厭直，更生微臣。見黃滔莆山靈巖寺碑銘序。）

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　李巽（見唐會要，冊府元龜作李異。按舊書本傳及權德輿作墓誌皆不言巽應制科，則作巽者是。）

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　張皓（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知貢舉　禮部侍郎劉太真（唐語林：貞元四年，劉太真侍郎入貢院，寄前主司蕭昕侍書詩曰：獨坐貢

闈裏心憐芳草生山公

昨夜事應見此時情

李君何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曰春晴憑水軒仙杏發南

園開蕊風初曉浮香景欲暄光華臨御陌色相對空門野雪遥添

淨山烟近借繁地閒分禁苑景勝類桃源況值新晴日芳枝度彩

鸞（文苑英華）

周宏亮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曰江亭閑望處遠近見秦

源古寺遲春景新花發杏園萼中輕蕊密枝上素姿繁拂雨雲初

起含風雪欲翻容輝明十地香氣遍千門願莫隨桃李芳菲不為

言（文苑英華）

曹著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曰渚亭臨淨域憑望一開軒

晚日分初地東風發杏園異香飄九陌麗色映千門照灼瑤華散

葳蕤玉露繁未教遊妓折乍聽早鶯喧誰復爭桃李含芳自不言

（文苑英華）

陳翥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曰曲池晴望好近接梵王家

十畝開金地千林發杏花映雲猶誤雪照日欲成霞紫陌傳香遠

紅泉落影斜園中春尚早亭上路非賒芳景堪遊處其如惜物華

（文苑英華）

五年己巳

二月勅特置三禮開元禮科（舊書職官志　按開元禮科置於二年至此年始有登科者見登科記職官志誤）

四月詔曰明經舉人所習爾雅多是草木鳥獸之名無益理道宜令習老子道德經以代爾雅其進士同大經例帖（册府元龜）

五月四（[illegible]作[illegible]十）日詔曰王者設教勸學依先生徒肄業執禮爲本故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然則禮者蓋務學之本立身之端居安之大猷致理之要道屬辭比事而不裁之以禮則亂疏通知遠而不節之以禮則誣實百行之本源爲五經之戶牖雖聖人設教罔不會通而學者遵行宜有先後自頃有司定議計功記習不量教化淺深義理難易遂使修傳學者例從冬集習禮經者獨授散官致本勸人頗乖指要姑務宏獎以廣儒風自今以後明經習禮記及第者亦宜冬集如中經兼習周易若儀禮者量減一選應諸色人中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例（通典册府元龜作依科目選例吏部考試）白身人依貢舉例（通典册府元龜作依貢舉例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三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令主司於朝官學官中簡擇精通經術三五人聞奏主司與同試問質定通否義策全通爲上等特加超獎大義每經通十五條（通典會要作二十五條）已上策通兩道已上爲次等依資與官如先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例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爲上等大義通八十條已上策通兩道已上爲次等餘一切並准習三禮例處分其諸館學士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並聽仍永爲常式（册府元龜　唐會要　唐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六人

盧頊（狀元）

楊巨源（唐才子傳楊巨源字景山蒲中人貞元五年劉太真下第二人及第）

崔簡（柳宗元祭姊夫崔使君簡文韓注崔簡貞元五年中進士第又崔使君權厝志注云崔簡字子敬）

馬逢（唐才子傳馬逢關中人貞元五年盧頊榜進士）

王叔雅（許志雍故江南西道觀察判官監察御史裏行太原王公墓誌銘公諱叔雅字元宏太原祁人郡舉進士纔及京師動目屈指傾蓋結懽爲禮部侍郎劉太眞深見知遇再舉而登科以元和四年卒年五十五推之是年三十五歲）

嚴公弼（柳宗元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于布衣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童宗說注云嚴公貺兄公弼貞元五年登第）

張正元（唐詩紀事正元登貞元五年進士第）

裴度（舊書裴度傳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五年進士擢第　劇談錄唐中書令晉公裴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曰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平定忽觀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問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果領鄉薦明年及第洎秉鈞衡遂平淮西入朝居廊廟大拜止司徒爲侍中中書令洎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　摭言裴晉公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者在洛中大爲搢紳所神公時造之問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書若不至貴郎當餓死然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勿以粗糲相餬候旬日爲郎君細看公然之凡數往矣無何假朝客在彼因退游香山佛寺徘徊廊廡之下忽有一素衣婦人致一緹緗於僧伽和尚攔楯之上祈祝良久復取筊擲之叩頭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其所遺忘念致彼既不可追然料其必再至因爲收取躊躇至暮婦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攜之歸所止詰旦復攜至彼時寺門始開俄覩向者素衣疾遽而至逡巡撫膺恍歎若有非橫度從而訊之婦人曰新婦阿父無

（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遺津要不幸遺失于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顧而去尋詣相者相者審度顏色頓異大言曰此必有陰德及物此後前程萬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詰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祇此便是陰功矣他日無相忘勉旃勉旃度果位極人臣　裴度劉太眞神道碑銘貞元三年拜禮部侍郎天下賓王之士尚實遠名者竊相賀矣秉公心而排羣議屢正道而杜私門以爲貿善與能試言考藝若求虛譽獲小嫌是全身之計非取士之方也適貶抑浮僞仍歲不回適値時棟變更朝柄奪移怒不在公而及于公矣遂因囂讟之口成是貝錦出爲信州刺史又曰門人之在朝廷者諫議大夫杜羔中書舍人裴度起居舍人盧士玫殿中侍御史李修光祿少卿盧長卿右司郎中韋乾度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在藩牧者浙東觀察都團練使御史中丞李遜黔中觀察經略使御史中丞李道古澤州刺史中丞盧頊嘉州刺史王良士復州刺史鄭覃河州刺史嚴公弼慈州刺史劉元鼎其在幕府者侍御史田伯殿中侍御史盧播馬逢監察御史馮魯楊巨源其在畿者櫟陽令麻仲容藍田丞崔立之盩厔尉麴濟等咸懷賞鑒自悼遺闕　按裴公統言兩榜無由別爲某年今并載於下以俟考）

胡証（舊書本傳証字啟中河東人父瓌証貞元中纍登科　摭言胡証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度嘗狎遊爲兩軍力人十許輩陵轢勢甚危窘度潛遣一介求救于証証衣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証飲後到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杯盤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証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蹻訴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觥者凡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逮至並座証舉躋將擊之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爲神人証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按昌黎有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詩）

羅玠（摭言羅玠貞元五年及第開宴曲江泛舟沈玠以溺死後有關宴前卒者謂之報羅　按玠衡山人劉禹錫送周魯儒詩序言玠升俊造仕甸服官至御史則摭言之說未確）

杜羔（新書杜兼傳從弟羔貞元初及進士第　按世系表羔爲襄陽杜氏兼爲洹水杜氏非同族　玉泉子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卽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迴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卽時而去竟登第而返）

劉平（昌黎集有

送竇平從事序五百家注引孫注曰平扶風平陵人貞元五年登第）

李方叔（見昌黎集張署墓誌銘五百家注引樊曰方叔貞元五年登第）

盧士玫　李修　盧長卿　韋乾度　李遜（舊書本傳字友道曾祖進德太子中允祖珍玉昌明令父震雅州別駕遜登進士第　元稹李建墓誌銘曰與仲兄遜舉進士並世爲公卿）

李道古（舊書李皐傳子道古登進士第　韓愈李道古墓誌銘公以進士舉及第五百家引補注道古貞元五年登第）

王良士　劉元鼎　盧播　馮魯　麻仲容　麴濟　張汾（乾腆子貞元初邢君牙爲隴右臨洮節度進士張汾往謁後二年及第　按邢君牙拜節度在貞元三年則汾登第疑在此年）

明經科

丁公著（舊書孝友傳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祖夷父緒公著年十七父勉令就學年二十一五經及第　按公著卒於大和六年年六十四及第當在是年）

諸科六人（玉海引登科記貞元五年始有開元禮一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劉太眞（舊書本紀三月丙寅貶禮部侍郎劉太眞爲信州刺史　冊府元龜德宗貞元五年禮部侍郎劉太眞貶信州刺史太眞性怯懦詭隨其掌貢舉宰臣姻族方鎭子弟先收擢之又常敘陳少遊勳績擬之桓文大招物議因有斯貶　按魏邈墓誌銘云少履文字貞元初以鄉舉射策上省者五六以賄援兼無竟不登第然當時稱屈者衆矣是其時貢舉固未厭人望也　楊巨源有懷德抒情寄上信州座主詩）

六年（庚午）

九月勅本置兩館學生皆選勳賢胄子蓋欲令其講藝紹習家風固非開此倖門黷紊典教且令式之內具有條章考試之時理須精覈比聞此色倖冒頗深或假市門資或變易昭穆殊虧教化之本但長僥競之風未補者務取闕員已補者自然登第用膺既已

乖實試藝又皆假人誘進之方豈當如此自今已後所司宜據式文考試定其升黜如有假代並准法處分（册府元龜）

進士二十九人（按柳宗元集有省試觀慶雲圖詩韓注以爲公舉進士時所作考子厚舉進士于貞元五年則省試自六年始七年以後題皆可考則觀慶雲圖爲六年試題矣）

唐欵（舊書文苑傳唐欵貞元六年登進士第　權德輿唐君墓誌君諱欵字嘉言北海人貞元初舉進士甲科）

李君房（昌黎集有愛直贈李君房別一篇五百家注引集注云君房張建封壻也貞元六年進士）

鄭權（舊書本傳榮陽開封人登進士第　昌黎集有送鄭權尚書序五百家注引孫曰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明經科　林著（明林俊見素文集著小名友直按第三子貞元六年明經及第）

諸科五人　丁公著（公著以五經及第明年又通開元禮授集賢校書郎見孝友傳）

博學宏辭科　崔立之（見韓文考異）

知貢舉　禮部侍郎張濛（歐陽詹唐天文述歲在辛未實貞元七年范陽張公濛爲春官之二年蓋劉太真貶後張濛代爲禮部侍郎至七年爲三年是六年爲張濛知舉矣新書張說傳言濛事德宗爲中書舍人不言爲禮部侍郎　按濛張說之孫均之子）

七年（辛未）

十二月秘書監包佶奏開元刪定禮記月令爲時令其音及義疏並未刊正其開元禮所與月令相涉者請還通儒詳定從之（唐會要）

進士三十人（試珠還合浦賦以不貪爲寶神物自還爲韻青雲干呂詩見文苑英華）

尹樞（狀元　摭言杜黃門第一榜尹樞爲狀頭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選知與無預評品者第三場庭參之際公謂諸生曰主上誤聽薄劣俾爲社稷求棟梁諸學生皆一時英儁奈無人相救時入策五百餘人相顧而已樞年七十餘獨趨而進曰未喻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對曰樞不才公欣然延之從容因命卷簾授以紙筆樞援毫斯須而就每札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聞之咨嗟歎其公道者一口然後長跪授之唯空其元而已公覽讀致謝訖乃以狀元爲請樞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筆親自札之　盧綸有送尹樞令狐楚及第後歸覲詩云佳人比香草君子即芳蘭寶器金罍重清音玉珮寒貢文齊受寵獻禮兩承歡鞍馬并汾地爭迎陸與潘）

陸復禮（見文苑英華）

林藻（永樂大典引莆陽志貞元以前人未有登進士者七年林端公藻始擢第　太平廣記引閩川名士傳貞元七年杜黃裳知舉聞尹樞時名籍籍乃微服訪之問場中名士樞唯唯黃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某他不能盡知敢以爲請樞欣然謝曰既辱下問敢有所隱卽言子弟有崔元略孤進有林藻令狐楚數人黃裳大喜其年樞狀頭及弟試珠還合浦賦藻賦成忽假寐夢人告曰何不敘珠來去之意既寤乃改數句及謝恩黃裳謂藻曰敘珠來去如有神助　能改齋漫錄引趙傪唐登科記林藻第十一人　按全閩詩話謂是年進士二十八人林藻第十八誤直齋書錄解題藻字緯乾　按藻披次子黃滔祭陳嶠文云俱擅乙中之二注謂林藻與嶠皆第十二人當以此爲正）

令狐楚（唐才子傳令狐楚字殼士敦煌人也五歲能文章貞元七年尹樞榜進士及第　舊書本傳祖崇亮父承簡楚兒童已學屬文弱冠應進士貞元七年登第　劉禹錫令狐公集序公名楚字殼士敦煌人今占數於長安右部天授神敏性能無師始學語言乃協宮徵故五歲已爲詩成章既冠參貢士果有名字時司空杜公以重德知貢舉擢居甲科）

王履貞（見文苑英華）

彭伉（永樂大典引宜春志彭伉貞元七年登進士第伉尤之孫　唐詩紀事彭伉評事宜陽徵君之孫伉始以詩寄妻曰莫訝相如獻捷遲錦書誰道淚沾衣不須化作山頭石待我東堂折桂枝及第後兼使于公辟入幕歲久未回妻張氏寄二絕其一云久無音信到羅幃路遠迢迢遣問誰問君折得東堂桂折罷那能不暫歸其二云驛使今朝過五湖殷勤爲我報狂夫從來誇有龍泉劍試割相思得斷無　李涉酬彭伉詩云公孫閣裏見君初衣錦南歸二十餘莫嘆屈聲猶未展同年今日在中書　按同年在中書謂令狐楚蕭俛）

蕭俛（舊書本傳俛字思謙曾祖太師徐國公嵩祖華父恆俛貞元七年進士擢第又曰俛與皇

（甫鎛及令狐楚同年登進士第乾𦠆子唐貞元中蕭俛新及第時國醫王彥伯住太平里與給事鄭雲逵比舍住俛患寒熱早詣彥伯求診候誤入雲逵第會門人他適雲逵立于中門俛前趨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說狀雲逵命僕人延坐為診其臂曰據脈候是心家熱風雲逵姓鄭若覓國醫王彥伯東鄰是也俛赧然而去）

皇甫鎛（舊書本傳安定朝那人祖鄰幾汝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鎛貞元初登進士第又令狐楚傳楚與皇甫鎛蕭俛同年登進士第）

房次卿（昌黎集有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詩五百家注引樊汝霖曰諱行錄云房次卿字蜀客登科記蜀客貞元七年登第房武墓誌志云男次卿有大才昌黎祭房君文云五官蜀客孟郊集有祭房十五次卿少府篇）

薛放（韓愈薛戎墓誌銘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五百家注引樊氏曰放字達夫貞元七年登第按放河中寶鼎人戎之季弟舊書有傳）

獨孤實（柳宗元送獨孤書記序獨孤生與仲兄實連舉進士韓注貞元之七年實舉進士）

竇楚（能改齋漫錄貞元七年進士為宰相者四人令狐楚竇楚皇甫鎛蕭俛）

諸科二十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杜黃裳（本傳不言黃裳以何官知舉廣卓異記云貞元七年禮部侍郎杜黃裳下三十人及第今從之）

尹樞珠還合浦賦曰驪龍之珠無脛而至駭浪浮彩長川再媚迴夜光之錯落反明月之瑰異非經漢女之懷甯泣鮫人之淚朕徵既往莫究奚自偶冥吏兮斯來遇貪夫兮則闕想夫旋返之儀圓明可期輝如電轉粲若星馳光涌淑質竄蛟螭映沙礫晃漣漪在暗而投誠則悲路人未鑒沈泉而隱亦常表帝者無為欣出處兮據德幸浮沈兮中規是以特表殊姿潛懷有道中含逸彩上繫元造魏當時之寶餐應為政之美好眞列郡之光祥實重泉之至寶於是煥淸瀾輝淺灣奔璀璨走燭斑豈能與石前郤隨流往還泛漣波之下盈一水之間而已哉茲川兮始明老蚌兮勿剖瓴甋兮能榮瓊瑰兮莫偶抱圓質而胥就揚眾彩而未久方載忱而載浮且曷澣而曷不玉非寶泉戒貪貫為國之司南誠感神德繄物在為政之不昧愚是以頌其實而悅（按字疑有誤）其人美斯政而感斯珍想治洞於舊渚念涵泳於通津則知美政不避竊脈入神故中潛皎晶下沈竊淪轉則無類磨而不磷誠丹泉之莫擬諒赤水之非珍苟或疑此為虛誕願徵之於水濱（文苑英華）

陸復禮珠還合浦賦曰珠行藏兮與道為鄰政善惡兮感物生神私以務貪必去土而匿耀光之崇儉則還浦而歸眞我政無累匪求而至死若中流昭然明媚對三光而分色契一德而潛致盈虛無朕不隨月魄以哉生往返有孚殊異奔星之出使徒見其表跡罔知其奚自覩映水之新規謂沈泉之初棄為人利也且一貫以稱珍與眾共之雖十斛而不匱然知此珠之感唯政是隨當政至而則至偶俗離而則離入而無道兮不去何以入而有得兮不復何為止舊浦而可採同暗投而在斯質若纍纍疑照綴於霄漢色仍皎皎終炫耀乎漣漪且夫彼邦政悖我則為不居之物彼邦政

閑我則能應道而還豈專巨蚌是剖實惟無脛而走將不貪以共存非甚愛之能守浦之不吝任變化以往還珠之圓（疑當作員）來辨政理之奸不明可以入（按疑有脫誤）遠泥沙而有光知進退而不苟利用溥博何必取之於龍頷報德宏多奚猶得之於蚌口其來也所以輔政其去也所以戒貪誓循良之夕惕俾傲很以知懲勿以珠爲蘊蓄勿以珠爲珍好且還浦而離期且離邦而難寶將守之而勿失在閑邪以存道（文苑英華）

令狐楚珠還合浦賦曰物之多兮珠爲珍通其貨而濟乎人纔拔沙以晶耀儀（疑當作儀）錯彩以璘玢避無厭之心去在他境歸克儉之

政還乎舊律繇是觀德孰云無神相彼南州昔無廉吏富期潤屋貪以敗類孤漢主析珪之恩奪蒼梧易米之利濫源既啟貪質斯闕從予舊而不暇（按字疑有誤）諒天眎兮有自孟君來止惠政潛施欲不欲之欲爲無爲之爲不召其珠珠無脛而至不移其俗俗如影之隨爾其狀也上掩星彩遙迷月規粲粲離離與波透迤乍入潭心時依浦口驚泉客之初泣疑馮夷之始剖依於仁里天亦何言富彼貪夫神之所不沙下兮泥間韜光而自閑映石華之皎皎雜魚目之鮮鮮豈比黃帝之使罔象元珠乃得藺生之詭秦王荊玉斯還繇是發潤洲蘋增輝崖草水容益媚澤氣彌好川實効珍地寧愛寶隱見誠符乎龍嬬虧全非繫乎時若豈惟彰太守之深仁可以表天子之至道觀夫采耀外激英華內含飾君之履兮豈不可照君之車兮豈不堪猶未遭於采拾尚見擲於江潭雖貴吏之錄與前賢之誡終思入掬以騰價永得書紳而厲貪於惟明時不貴異物徒飾表者招累而握珍者難屈是珍也居市流而委棄歷終歲而埋鬱望高鑒兮闇投諱餘波之洗拂（文苑英華）

林藻青雲干呂詩曰應節偏干呂亭亭在紫氛綴雲初度影捧日已成文結蓋祥光迥爲樓翠色分還同起封上更似出橫汾作瑞來衞國呈形表聖君徘徊如有託誰道比閒雲（文苑英華）

令狐楚青雲干呂詩曰郁郁復紛紛青霄干呂雲色令天下見候向管中分瑞覆無人境遐彰有德君瑞容驚不散冥感信稀聞湛露羞依草南風恥帶薰恭惟漢武帝餘烈尚氛氳（文苑英華）

王履貞青雲干呂詩曰異方占瑞氣干呂見青雲表聖與中國來王見六（按字疑有誤）君迎祥殊大樂叶慶類橫汾自感明時起非因獨石分映霄難辨色從吹作成文須使留千載垂芳在典墳（文苑英華）

彭伉青雲干呂詩曰祥輝上干呂郁郁又紛紛遠示無爲化將明至道君勢凝千里靜色向九霄分已見從龍意寧知觸石文狀煙殊散漫捧日更氛氳自使來賓國西瞻仰瑞雲（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卷十三

唐德宗神武孝文皇帝

大興徐松

貞元八年（壬申）

進士二十三人（試明水賦以元化無宰至精感通爲韻見文苑英華御溝新柳詩見洪興祖韓子年譜）

賈稜（狀元）

陳羽（唐才子傳陳羽江東人貞元八年禮部侍郎陸贄下第二人登科　按韓詩落葉一首送陳羽　陳羽有酬幽居閑上人喜及第後見贈詩云九霄心在勞相問四十年閒豈足驚風動自然雲出岫高僧不用笑浮生）

歐陽詹（永樂大典載莆陽志引登科記云歐陽詹貞元八年進士第　能改齋漫錄歐陽詹第三人　唐語林閩自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爲新學記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衿林藻弟藴與歐陽詹觀之歎息相與結誓登科第　歐陽詹有所恨詩序云予待試京師六年及第歸覲故園又有及第後酬故園親故詩云才非天授學非師以此成名顯豈期楊葉射頻因偶中桂枝材美敢當之稱文作藝方慚德相賀投篇料愧詞猶著褐衣何足羨如君卽是載鳴時又與王式書予年二十有一公範與羣公則可予以進士之目而有令予觀國之心予先與靈源道士虹巖逸人有潘湖合鍊奉養之契乞從宿志勤勤懇懇獲與靈源虹巖同居者三年公範與羣公雖不若以前事相迫而流言時至建中初因當道廉察故相國常公本州將故中書舍人薛公南閩之談西湖之禮丹青目下程準前期公範與羣公激勵轉加予亦稍信云云之勸時兄弟親屬方以眾情聞于大人大人與羣公遂有龍首之會特詢可否至於再三羣公不悔前言以爲可固可必人之於予皆欲具升高致遠至其秋大人則有遺從計吏之命當發之日大人及慈親親祭行於東郊公範與羣公亦共餞神餘於野席離觴既發人人誡勗數言言可切骨銘心征車云動慈親鳴咽數聲聲堪斷腸祗愧公範與羣公備見聞也慰上下之望在乎早成名早歸甯予必不惜伎能而有所絕墜以深上下之念汲汲搖搖如旌如翹受遣之明年達於長安賃廡六秋禮闈四上頻竭激昂之力累爲鐵揚之棄反躬忖已徘徊又疑　黃璞歐陽行周傳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貞元八年登進士第畢關試薄游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卽灑泣而別仍贈之詩尋除國子四門助教往樂籍中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粧引髻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歐陽生使至可以是爲信又遺之詩絕筆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啟函閱之又見其詩一慟而卒　韓愈歐陽詹哀詞貞元三年予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詞同考試登第始相識　李貽孫歐陽詹文集序歐陽君生於閩之里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振屬會故相常袞來爲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至之日比君爲之英君之聲淅騰於江淮且遂於京師矣尋而陸相贄知貢舉拔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倫比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到於今伏之　按歐陽詹爲第三人莆陽志作第二人誤　困學紀聞歐陽生哀詞閩人舉進士繇詹始史因之黃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考之登科記信然）

李博（韓譜又引姚康科第錄云李博實本年末名科名記錄於第四非也　韓愈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云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爲之）

李觀（李觀帖經日上侍郎書鄉貢進士李觀長跪薦書侍郎座右昨者奉試明水賦新柳詩平生也實非甚倘是日也頗亦極思侍郎果不以嫌奪妍不以瑕廢瑜獲邀福於一時小子不虛也而以帖經爲本求以過差去留觀去冬十首之文不謀於侍郎矣豈一賦一詩足云乎哉十首之文去冬之所獻也有安邊書漢高祖斬白蛇劍贊報弟書邠甯慶三州饗軍記謂文宣王廟文文大夫種碑項籍碑請修太學書弔韓弁投胡中文等作上不困古下不附令直以意到爲辭辭說成章中最逐情者有報弟書一篇不知侍郎常覽之耶觀嘗竊覽侍郎頃年詩一篇有才者許以不一端文者許以所長則雖班固司馬遷相如未聞若話言是侍郎雖評掩于三賢矣故觀今日以所到之文謀于侍郎不以帖經疑侍郎也　李觀與張宇侍御書觀年十有八再忝鄉薦身未入洛家猶寄吳又報弟兌書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以初誓心不徒還乃於京師窮居讀書著文無闕日時是年冬復不利見小宗伯乃以其明年司分之月乘羸驢出長安會候人衆嫌謂或來遂夜馳歸長安窮處蕭條猶初又上賈僕射書觀江東一布衣耳客游長安五年以文藝求容又上陸相公書不肖之身出自大賢門下其爲幸也不敢忘也　按新書觀李華從子　孟郊有贈李觀詩注云觀初登第　韓愈李元賓墓誌銘李觀字元賓其先

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又瘞硯文云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歡否泰未嘗廢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瘞言始春官氏擢廣文生者名第無高下貞元八年歐陽詹居第三人李觀第五人

馮宿

王起馮宿神道碑銘年二十六舉進士是時明有司即兵部侍郎陸公贄其人也又應宏詞科試百步穿楊葉賦雖爲勢奪而其文至今諷之後生以爲楷昌黎有與馮宿書與馮宿論文書五百家注引孫注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

王涯

舊書本傳王涯字廣津太原人貞元八年進士擢第登宏詞科劉禹錫王涯先廟碑代郡公早在文士籍射策連中

張季友

韓愈張君墓誌銘尙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與余同年進士又祭虞部張員外文徃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

齊孝若

令狐楚薦齊孝若書稱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學必專授文皆雅正又曰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崔顒亦有薦齊秀才文

劉遵古

許季同

新書許孟容傳弟季同遷兵部郎中孟容爲禮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尹時京兆尹元義方出爲鄜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與季同舉進士爲同年才數月輒徙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爲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耶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亦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

侯繼

昌黎送侯參謀赴河中幕詩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君頤始生鬚我齒清如水又有答侯繼書

穆贄

穆贄門穆質已於貞元元年登賢良方正第授左補闕豈有復舉進士之事至穆贄亦於大歷五年父甯爲和州刺史時已釋褐爲濟源主簿穆員又於貞元九年及第則此作贄者蓋賞之訛也賞爲甯第四子

韓愈

舊書本傳大歷貞元之間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鋭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于時尋登進士第　唐才子傳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擢第昌黎上宰相書四舉於禮部乃一得又答崔立之書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　李翱韓退之行狀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按昌黎上邢君牙書云二十五年而擢第又北極一首贈李觀云

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

李絳

讀書志李絳贊皇人貞元八年進士中宏詞　劉禹錫李公集序公諱絳字深之趙郡人徔貢士中傑然有奇表既登太常第又以試賦升甲科　摭言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爲肅所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愈等既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卜　嘉話錄李丞相絳先人爲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空澤爲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爲判官主鄉薦張公知絳有前途啓司空曰舉人中悉不如李秀才請只送一人諸人之資悉以奉之欣然允諾又薦絳弟爲同舍郎絳感澤殊常之恩不十年登庸

溫商

庾承宣

新書歐陽詹傳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

員結

胡諒

崔羣

舊書本傳羣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十九登進士第又云羣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訪于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以太和六年年六十一推之是年二十一傳言年十九者誤　摭言崔羣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爲友　柳宗元送崔羣序崔君以文學登於儀朝韓注貞元八年羣試禮部中其科

邢册

按昌黎集同年祭張季友文五百家注引舊本作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庾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册等

裴光輔

萬璫

以上全榜見洪興祖韓子年譜引科名記

明經科

周匡業

歐陽詹送周孝廉擢第歸覲序云始未與周相接二年聞於貞府稱人中見之年甚華神甚清英如頴如若金在沙若松在林常奇之曰誰家千里駒可羨也豈權衡藻鏡而遺於是耶今春獻藝果登孝廉上第予以片言隻字進亦同年成名既昔情所佐又今跡斯叶或因有覩獨與之語宮商起於朱絃蕙桂在乎太牢泠然可聽芬乎可嘗已比郄詵之玉思懷陸績之橘夏五月自京而東賃陋居迴軒見別予則不敏輒奉以言會稽之竹既鍭矣宜羽之荊山之璞既琢矣宜尊之雖休勿休古有光大晨昏之暇勿忘則疊札之望可酬連城之價可取勉哉有如君材蓋不易得　按永樂大典引清漳志周匡業明經

（科及第則周孝廉是匡業也匡業即匡物之兄）林薦（明林俊兒素文集薦拔第四子貞元十二年侍郎陸贄下明經及第按陸贄知貢舉在是年言十二年誤）

諸科八人

張□（韓愈贈張童子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考異云童子以貞元八年升於禮部）

博學宏詞科（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見玉海按文苑英華有鈞天樂賦以上天無聲昭錫有道爲韻裴度陸復禮李觀皆有賦爲宏詞試題無疑）

陸復禮　李觀　裴度（唐詩紀事是歲陸復禮第一李觀裴度次之明張燧千百年眼云裴晉公度在裴垍下第四人及第按晉公於劉太眞下第進士此云及第者蓋登宏詞科也舊書裴垍傳轉殿中侍御史尚書禮部考功二員外郎時吏部侍郎鄭珣瑜請垍考詞判垍守正不受請託考覈皆務才實是此年宏詞考官爲裴垍矣惟文苑英華只載三人而晉公爲第四未知闕者何人）

知貢舉　兵部侍郎陸贄（唐會要貞元七年兵部侍郎陸贄權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　摭言陸忠州榜時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薦八人俱捷餘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事見韓文公與陸傪員外書　舊書吳通元傳通元與陸贄爭寵會贄權兵部侍郎知貢舉乃正拜之罷內職皆通元譖之也陸贄與宰相竇參相惡參從子申嗣虢王則之從父甥也潛結吳通元兄弟爲參共傾陸贄則之令人造謗書言贄考試舉人不實招納賄賂德宗知之罷參知政事貶柳州司馬申錦州司戶李則之昭州司馬通元泉州司馬　順宗實錄陸贄眞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云陸贄貞元三年丁憂六年遷兵部侍郎又加知制誥七年出守本官）

賈稜明水賦曰祭祀上潔精誠克宣伊明水之爲用諒至誠以爲先積陰以成符嘉應於冥數以鑑而取感無私於上元將假以表敬式彰乎告虔皎皎泛月瀼瀼降天旣稟氣在陰亦成形於夜有無雖繫於怳惚融結寧隨於冬夏明者誠也我則晦然而彰水惟信爲吾非倏爾而化徒觀其淸宵霧斂朗月輪孤鑒淸熒而類鏡水滴瀝而疑珠混金波而共潔迷玉露而全無感而遂通配陽燧之爲火融而不涸異寒水之在壺彼旣無情此何有待始同方而合體寧望遠而功倍故能佐因心於霜露均潤下於江海有形有實徒加以強名無臭無聲孰知其眞宰是以昭其儉潔其意合水月之涓粹侑柔盛於豐備作元酒而禮崇登淸廟之誠貴嗤潢汙之野薦陋甘醴之莫致祀事孔明其儀旣精無朕而有不爲而成二氣相臨本自蟾蜍之魄三危莫比殊非沆瀣之英至道自元而

兆醴泉因地而生原夫月麗於天水習乎坎物有時而出故方諸而夜呈事有朕而因故陰靈而下感大滿若冲其來不窮風塵莫染其眞質天地不隔其幽通況國家崇儀祠祀薦敬旻穹方欲行古道稽淳風客有賦明水之事敢聞之於閟宮（文苑英華）

陳羽明水賦曰彼美明水含精自天孤影流輝乃凝空作潤萬靈來宮故爲酒稱元所以貴新滌慮殷薦告虔水本涵淸表至深之心著明以比德惟馨香之義全想夫含氣過空成形示夜出陰鑒則凝淸自美對明燭則搖光相借至誠所感同就溼而流大饗是資若待神而化斯可謂至精無朕明誠有孚泛淸月而乍融乍結

洗輕烟而若有若無澗而鮮見湛露之濡金鏡晶兮探頻清氷之在玉壺至若高天委秋皎月分彩氤氳既合精粹斯在方昭德以降神異趣下而歸海是知嚴而敬者其德大潔而祀者其福倍繁貞命之不渝豈成功之不宰原夫明水之初化也天子齋心司烜戒事望靈月鑒炎燧皎晶浮光清泠在器自無而有知靈化之不測應感而來知神物之斯至其或崇國祀設方明備禮樂潔粢盛用陶匏之器薦蘭栗之牲秩神祇而配坐望天地之合精匪明水而神不降無明水則祀不誠是以明處作離水居爲坎諒明水之潛化本陰陽之所感其名也合五行之德其用也冠三酒之功洎

爾味淡凝然色融至馨無臭至潔含光則是水也與靈物幽通（文苑英華）

歐陽詹明水賦曰智之不測有明水焉方諸在手圓月居天象質遐分則迢遞而迥遼精華潛合遂滴瀝以流連可謂妙自斯妙元之又元茲道也自何而來彼靈也從何而借越杳杳之蒼昊滋遐邇之永夜望蟾魄而光彩殊流端蛤形而清泠忽下等陽燧之通感實柔祇之闔化豈非月包陰德蛤乃陰餘英精合契氣類相符共稟坤而配坎諒交津以有濡是理焉自取之乎必有斯水也遂生之於本無精潔可嘉淸明斯在湛玉露以無垢入犧罇而有待處罍實爵今則由於聖人置下升堂以不聞乎眞宰覩其所自原夫所致臨庭目擊雖從陰鑒而來向月心祈允似上天而至來莫我緊至莫我精棄本不仁故存名而曰水從儀酌號遂表性以稱明信可薦宗祧祈上淸是故祭先展敬類帝昭誠首三酒而上獻掩五齊以先行招百神之景福致萬姓之惟貞無益下人部玉漿於夜漏自求其溢哂珠露於金莖遊原習坎固有旁感處陸騰空不無元通龍吟雲而致雨虎嘯谷以來風動無千里之爍潤幾百里之功豈若以握中之瑣細映天上之朣朦精液下融神人以崇而福祿攸同者乎（文苑英華）

韓愈明水賦曰古聖人之制祭祀必主忠敬崇吉蠲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瀆斯用致之於天其事信美其義惟元月實水精故水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爲於是命烜氏候淸夜或將祭圓丘於元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持鑒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覩之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形象未分徒逞離婁之目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既齊芳於醴酒詎比賤於潢汙明德未馨神功不宰於以表誠潔于以誡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爲如得其情明水之薦斯在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糵之名實處罇罍之器降於圓

甝殊匪金莖之露出自方諸已似鮫人之淚將以贊於陰德配夫陽燧夜寂天溝煙銷氣明桂華吐耀兔影流精聊設教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有象的爾而呈始茫茫以霜積漸微微而淚生豈不以德叶於坎有孚則感形昭在空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論不謬武嘯于谷之道可崇庶令知聖真之無黨驗天地之至公竊比大羹之貴味幸希薦於簡中（文苑英華　昌黎集）

賈稜御溝新柳詩曰御苑陽和早章溝柳色新託根偏近日布葉乍迎春秀質方含翠清陰欲庇人輕烟度斜景多露滴行塵裊裊堪離贈依依獨望頻王孫如可賞攀折在芳辰（文苑英華）

陳羽御溝新柳詩曰宛宛如絲柳含黃一望新未成溝上暗且向日邊春嫋娜方遮水低迷欲醉人託空芳鬱鬱逐溜影鱗鱗弄色滋宵露垂枝染夕塵夾堤連太液還似映天津（文苑英華）

歐陽詹御溝新柳詩曰東風韶景至垂柳御溝新嫋作千門秀連爲一道春柔黃生女指嫩葉長龍鱗舞絮迴青岸輕烟拂綠蘋王孫初命賞佳客幾傷神芳意能相贈一枝先遠人（文苑英華）

李觀御溝新柳詩曰御溝迴廣陌芳御對行人翠色枝枝滿年光樹樹新畏逢攀折容愁見別離辰近映章臺騎遙分禁苑春嫩陰初覆水高影漸離塵莫入胡兒笛還令淚溼巾（文苑英華）

馮宿御溝新柳詩曰夾道天渠遠垂絲御柳新千條宜向日萬戶其迎春輕翠含烟發微音逐吹頻靜看思渡口迴望憶江濆裊裊分遊騎依依駐旅人陽和如可及攀折在茲辰（文苑英華）

陸復禮鈞天樂賦曰何上天之默默有鈞天之可名蓋德至而則至從無聲而有聲和樂發音與夢寐而潛契精誠自感何耳目之能營懿乎元德升聞天降鑒覩匪同乎搏拊之和豈在乎霄雲之上感夫心志達乎肌膚都萬物而有喜閱九奏而可娛其靜也寂寂其動也于于異霜天之鐘應同漢月之川呼肹蠁兮乍有杳冥兮若無表穆公之休烈爲簡子之祥符以遨以遊賓我之獨得不

考不擊豈他人之是愉惟茲至樂信夫元造非天私於一君惟天響（疑當作嚮）於有道不然何融融洩洩發於自然萬籟不雜八音相宣且降帷以入夢知惟德之動天實深乎骨髓之內豈專於視聽之前惟寤語之有悅何言詞之能全至哉無金石之迭代無宮商之先後忽變化於合潰韻鏗鏘於妙有既登不死之福庭自諧保生之仁壽則知夫天可通兮道可守自感應之無差知影響之不苟降鑒匪遙德音孔昭鄙末善之周武甚盡美之虞韶豈獨聆之兮四肢酣暢感之兮心神洗滌將使道德之不昧必受如斯之殊錫者也（此篇今本文苑英華闕名茲據永樂大典載舊本文苑英華補）

李觀鈞天樂賦曰異哉天帝之樂其可聞乎美矣盛矣神夫至夫謂其有不見其有謂其無不見其無是惟德盛者能感能詞工者足愉故背秦穆之寐也去乎人間卽乎天上豁若有遇杳若無妄太音嘈兮交作上帝儼以延望百神紛紜而齊赴萬變合沓而殊狀日月正其東西星辰分其背向乃有地祇上謁天仙下朝奕奕翩翩霓裳羽蓋之薦集砰砰磕磕撞鐘擊鼓之相讙舞之者傞傞而中節歌之者洩洩而匪驕其疾武足畏其徐文足昭遇之以神殊季札之觀魯樂而忘味類宣尼之聽韶是知窮深極厚于何不有罕見其眞莫尋其首德聲及於無外協氣積於虛受駭矣乎樂以和和之至而天用作天之神而樂克宣其動也與元氣迭運其靜也與太虛相全噫乎哉不可階升者天道但見夫乘虛躡浩乍如周文之夢賓異季路之禱獲覩天樂之和羅神工之擊考是天之所合道不虛行九奏未終初疑八佾三嘆既退方異六英徒觀夫鏗鏘之內響優柔之正聲六幽爲之震颯七曜爲之重晶而莫識其曲達其情既覺既悟如喜如戚天樂之遺音在耳天神之仿像猶覩顧何德而承之受祉於天錫（文苑英華）

裴度鈞天樂賦曰嘉大樂之同和惟上帝之申錫豈功成之可致必神遇而來覩吉夢足徵奇音無斁爰昇天表備聽乎皦如繹如

方悟人間徒聞乎擊石拊石想夫秦穆趙簡遊魂太淸下連霄而無覺上和奏而有聲感之深殊九變之曲神而化異三代之名則知昭假於下潛通在上俾晝作夜既徜寐而冥濛好樂無荒乃克諧而劉亮翕然並作隱爾盡暢所以娛其精誠所以滌夫昏妄既而受天錫降天衢空恍惚於沖漠猶髣髴於虛無餘響愔愔而在聽擁躬眇眇而異途原夫育萬靈騰九有縱未央之娛樂表不息之悠久永爲一主觀樂鈞天假夢中之高會豈邦內之驩然未若我皇沖一氣而獨運協六律而相宣發善令爲鐘鼓播仁聲於管絃將興慶於乾坤之內非取樂於耳目之前不識不知順天之道傍流喜氣甯候於鏗鏘盡得歡心詎資於擊考斯乃常聞於率土不閟於重霄致中和而廣被誠教化之孔昭是曰鈞天之樂也又何萬舞之與九韶（文苑英華）

陸復禮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曰春仲令初吉歡娛樂大中皇恩貞百度寶尺賜羣公欲使方隅法還令規矩同捧觀珍質麗拜受聖心崇如荷邱山重思酬方寸功從茲度天地與國慶無窮（文苑英華）

李觀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曰陽和行慶賜尺度爲臣工寵荷乘佳節傾心立大中短長思合製遠近貴相同共荷裁成德將酬分寸功作程施有用垂範播無窮願續延洪壽千春奉聖躬（文苑英華）

裴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曰淑景風光媚皇明寵賜重具寮須玉尺成器幸良工豈止尋常用將傳度量同人何不取則物亦賴其功紫翰宣殊造丹誠厲匪躬奉之無失墜恩澤自天中（文苑英華）

九年（癸酉）

十一月乙酉南郊大赦天下制曰天下有蘊德懷才隱居不仕委所在觀察使表薦當以禮邀致諸色人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或詳練故事長於著述或精習律令曉暢法理或該明吏術可委理人或洞識韜略堪任將帥者委所在州府長吏及臺省常參官詳錄行能舉奏並限來年七月內到京朕當親試（唐大詔令集　陸宣公集　冊府元龜載此制作天下有才德高遠為眾所知及隱遁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州府長吏具名迹聞薦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或博通墳典達于教化或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委常參官及州府長吏各舉所知聞奏朕當親自策試）

進士三十二人（是年試平權衡賦以晝夜平分銖鈞取則為韻風光草際浮詩見永樂大典載瑞陽志引登科記）

苑論（狀元　柳宗元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謙孚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轄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於昭代究其文辨其勝於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樸厚之質行浮於依顯之閣游公卿之閒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鈇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于簡牘左右圖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於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

穆寂（永樂大典載瑞陽志貞元九年穆寂榜是寂為狀元誤　嘉話錄貞元末太府卿韋渠牟金吾李齊運度支裴元齡京兆尹嗣道王實皆承恩寵事薦人多得名位時劉師老穆寂皆應科目渠牟主持穆寂齊運主持師老會齊運朝對上嗟其羸弱許其致政而師老失授故無名子曰太府朝天昇穆老尚書倒地落劉師　釋皎然送穆寂赴舉詩曰天子錫元纁傾山禮隱淪君拋青霞去榮資觀國賓劍光既陸離瓊彩何璘玢鸞篇別情遠商弦秋意新冥冥鴻鵠姿數尺看蒼旻殘寇近宋郊西行惡颷塵立身素耿介處難思經綸春府捜才日高科得一人）

李南容（永樂大典引元一統志李南容貞元九年與柳子厚同舉進士又引瑞陽志李南容高安人　柳宗元送李南容歸使聯句詩序渤海李君　既登于太常之籍又云我同升之友韓注南容與公同登進士第　嘉話錄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於慈恩塔談元茂秉筆時不欲名字彰著曰押縫版子上者牽多不達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斟酌之張復元已下馬徵鄧文佐名盡著版子矣題名皆以姓望而李南容人莫知之元茂曰閣筆曰請李先輩言其族望李君適在他處柳曰南容東海人元茂曰得知柳曰東海之大無所不容俄而李至人問其望曰渤海眾大笑慈恩題名起自張莒本于寺中閑遊而題其同年人因為故事）

柳宗元（舊書本傳曾伯祖奭高宗朝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御史宗元少聰警絕眾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為侔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　唐才子傳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苑論榜第進士又試博學宏詞授校書郎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子厚少精敏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五百家注引樊氏曰子厚登第年二十一　劉禹錫柳君文集序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　柳宗元與楊誨之第二書云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又先侍御府君神道表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奸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為子求舉矣又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僕之始貢于京師書者卦之曰是謂鑿之末觀隱而未見曠乎遠而有榮者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于壽星其果合乎重宗說注云貞元七年辛未歲在鶉首至九年癸酉子厚遂登第酉與辰合壽星屬辰也）

劉禹錫（舊書本傳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漵仕歷州縣令佐禹錫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宏詞科　權德輿送劉秀才登科後侍從赴東京覲省序每歲儀曹獻賢能之書於王然後列於祿仕宜其績用耳小司徒以楚金

餘刃受詔兼領彭城劉禹錫貫首是科劉禹錫夔州刺史謝上表臣貞元年中三忝科第蘇州刺史謝上表謬以薄技三登文科又作子劉子自傳云禹錫既冠舉進士一幸而中試間歲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

談元茂

張復元（劉禹錫送張盥赴舉序古人以偕受學爲同門友今人以偕昇名爲同年友余與張盥爲丈人由是道也又贈詩云永懷同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二君子齊飛凌烟旻按唐人爲同年之父爲同年丈人禹錫蓋與張盥之父同年疑卽張復元俟考）

馬徵（柳宗元御史馬君墓誌嗣子徵由進士爲右衛冑曹）

鄧文佐（見嘉話錄）

武儒衡（武儒衡與柳宗元同升禮部見宗元四門助教廳壁記李翱武儒衡墓誌銘公字庭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以長慶四年卒年五十六推之是年當二十五歲）

許志雍（韓愈送許郢州序考異引樊注志雍安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終監察御史）

邱絳（劉禹錫傷邱中丞詩引河南邱絳有詞藻與余同升進士科從事鄴下不幸遇害舊書田承嗣傳有進士邱絳者嘗爲田緒從事及季安爲帥絳與同職侯臧不協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爲下縣尉使人召還先掘坎於路左既至坎所活排而瘞之）

穆員（新書員字與直卽甯第三子按員）

盧景亮（元稹酬白學士代書一百韻詩注先是穆員盧景亮同年應制俱以詞直見黜舊書文苑傳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第進士宏詞）

邱穎（權德輿送邱穎應制舉序云邱侯前年舉秀才上第按穎於十年登制科當亦九年登進士也）

薛公達（新書薛播傳子公達擢進士第昌黎集有祭薛公達助敎文五百家注引樊曰公達字大順貞元九年登第又薛君墓誌銘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圓丘詩）

衛中行（昌黎集有與衛中行書五百家注引集注云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昌黎集又有監察御史衛之元墓誌銘卽中行兄也劉禹錫送張盥赴舉詩序吾不幸向所謂同年友當其盛時聯袂齊鑣亙絕九衢若屏風然今來落落如曙星之相望然而尚書右丞衛大受兵部侍郎武儒衡二君者當時偉人咸萬夫之望足以訂十朋之多也呂溫韋夏卿碑言開府辟士有中山衛中行）

杜行方（鄭澣杜府君墓誌公諱行方字友直京兆杜陵人曾祖元志王父參謨烈考倫公弱冠遊國庠以明經擢第釋褐任右司禦率府曹參軍以太和七年年六十推之弱冠當在是年鄭澣於十年及第爲行方姨弟不言是同年故疑在此年也）

裴杞（見文苑英華）

陳璀（見文苑英華）

吳祕（見文苑英華）

李宗和（見文苑英華）

陳祐（見文苑英華祐一作佑劉禹錫有贈同年陳長史員外詩云明州長史外臺郎憶昔同年翰墨場）

明經科

元稹（舊書本傳稹字微之河南人曾祖延景祖悱父寬稹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爲稹自授書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侯鯖錄載元微之年譜云貞元九年微之明經及第劇談錄元稹年少以明經擢第一常結交於李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入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稹慚而退）

諸科八人

博學宏詞科

（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見洪興祖韓子年譜引科第錄又云是科應者三十二人中選者李觀裴度陸復禮按李裴陸三人已于去年登宏詞洪氏誤載文苑英華太清宮觀紫極舞賦以大樂與天地同和爲韻按韓昌黎集有顏子不貳過論）

張復元（見文苑英華）

李絳（見文苑英華）

知貢舉　戶部侍郎顧少連（柳宗元送苑論序韓注戶部侍郎顧少連權禮部侍郎知貢舉丁居晦重脩承旨學士壁記云顧少連貞元七年遷中書舍人八年四月改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

劉禹錫平權衡賦曰惟天垂象惟聖作程播二氣而是分晷度立五則而在審權衡上穆天時應陰陽之克正下統人極俾準繩而惟平於是黍累無差毫釐必究等度量而化通遠邇體平均而勢行宇宙當其夾鐘中律南呂戒候銅渾應節於寒暑玉漏方齊乎宵晝縣是命有司而申令考前王而是遵權輕重以審則中規矩而和鈞事垂文兮風傳乎千古道如砥兮日用於兆人懿夫正以處中平而立矩命其同也有虞之制克彰稱其謹焉宣父之言可

取故能用該仁里衆合天文既左旋而右折量輕併而重分持平罔虧可爲範於秉鈞之佐竝信惟一將有助於執契之君不然則何以懸之而息彼奸詐正之而協於夙夜得平則正我之道兮允執厥中益寡裒多衆所用兮不言而化化之有孚功莫可踰立規程罔慚夫龜鏡揣鈞石甯失乎錙銖匪假垂鈞而其用不匱何勞剖斗而所爭自無方今百度惟貞萬邦承則順時設教兮靡不獲所同律和聲兮允臻其極玉衡正而三階以平七政齊而庶政不忒矣美君臣之同體猶權衡以合德孚準繩之在心庶輕重之不惑（文苑英華）

李宗和平權衡賦曰王者統四時均五則彼權衡之爲準驗陰陽之不忒鈞深致遠黍累於焉靡差稱物平施晷度由之斯得惟權也分其重惟衡也取其平明乎國經固懸茲以垂範掌乎天秩如用茲而永貞衡任權以鈞物權資衡以作程故一人體之以淸萬國萬國仰之而庶政以成當其元鳥司分晦人敬授既量諸夕又測其晝盈虛氣等何藉于土圭日夜時分已傳於玉漏莫不同度量以應其茲（原注疑）平權衡以協其候苟順氣以須節實從時而不謬其功斯博其道式孚諒同君（原注疑）於遠近故不失於錙銖俾稱物者守之無易掄材者持之罔渝皇矣我君康哉神化萬方取則自得於均平一氣何分無私於晝夜不然者何以佐璿璣之斟酌調元氣以絪氳申乎舊章執以權衡之大匪無同異所爭（原注疑）春秋之分齊其輕重等其規矩豈鈞銖之是待在準繩而有取固將平邦國亦以敘彝倫七政惟齊有符乎應天之運百工咸賴實資乎秉國之鈞宜其平域中而齊律度貞天下而利黎人惟正直可法惟中平可均夫如是則權衡者蓋亦考茲義而是遵（文苑英華）

陳諝平權衡賦曰俾民不迷茲器維則行之而萬衆正動之而天下直一人不宰命任權者必公百辟以孚在持衡者守德此蓋國之恆準敎以順行雖因時以考正乃假人而後成權之垂或俯下

而斯重衡之正乃得一以至貞忠以自勝直哉惟淸物無偏以衷德器守公而作程動必推移佐璿璣而克正靜無假仰若太階之既平懿夫衡之誠懸德乃是茂秉中正以不惑在毫釐而何謬衆星分列若歷歷以拱辰一權下臨正亭亭而當晝斯斟酌之所以俾名實以相副者也爾其觀象取則其數可陳積而成重銖以和鈞稱物平施則其道無極從時利用乃有命惟新既審度而攸準夫何患乎不均安則無傾正以順化四時行令必因其陰陽一德奉天諒貞夫日夜是知分寸相生成乎象盈虛有準觀夫文因黃鍾以起數應元鳥之司分爾乃七政允脩五常斯覩爲時德也誠

金義而木仁爲器法焉乃左旋而右矩既輕重之必審雖細微而待取平之爲美曲逆終作漢臣中以見稱伊尹是爲殷輔茲乃衡之爲道也可大權之爲義也斯爭繩從則正德不可誣動不欺於黍絫用有識於分銖若夫求平之至者執中之謂乎（文苑英華）

張復元風光草際浮詩曰纖纖春草長遲日度風光靃靡含新彩霏微籠遠芳殊姿媚原野佳色滿池塘最好垂清露偏宜帶豔陽淺深浮嫩綠輕麗拂餘香好助鶯遷勢乘時冀便翔（文苑英華）

裴杞風光草際浮詩曰澹蕩和風至芊綿碧草長徐吹遥撲翠半偃作浮光葉似翻宵露叢疑扇夕陽透迤明曲渚照耀滿迴塘白

芷生還蕤崇蘭泛更香誰知攬結處含思向餘芳（文苑英華）

陳璀風光草際浮詩曰春風泛瑤草九日遍神州已向花間積還來葉上浮曉光緣圃麗芳氣滿街流澹蕩依朱萼飄颻帶玉溝向空看轉媚臨水見彌幽況被崇蘭色王孫正可遊（文苑英華）

吳祕風光草際浮詩曰草色春沙裏風光曉正幽輕明摇不散鬱昱麗仍浮吹綏苗難轉暉閑葉本柔碧疑烟彩入紅是日華流耐可披襟對誰應滿掬收恭聞掇芳客爲此尚淹留（文苑英華）

陳祜風光草際浮詩曰秀發王孫草春生君子風光摇低偃處影散豔陽中稍稍移蘋末微微轉蕙叢浮烟傾綠野遠色澹晴空泛彩池塘媚含芳景氣融清暉誰不挹幾許賞心同（文苑英華）

張復元太清宮觀紫極舞賦曰樂者所以諧萬國舞者所以節八風故元宗制紫極之舞朝太清之宮俾觀舞以知德德以容備省風以作樂樂以文同吾君纘道紀脩祖功將有事以朝獻必斯舞之是崇方其一人在庭羣后列位奉常執禮以恭命太樂陳儀而蔵事望聖主以龍升見舞童而鷺至舞之作矣應其度而展其容樂乃徧焉動於天而蟠於地其始也顧步齊進蹁躚有序既乍抑而復揚遂將墜而還舉始躡跡以盼睞每動容於取與陳器用之煌煌曳衣裳之楚楚觀乎俯仰迴旋乍離乍聯輕風颯然杳兮若

俯虹霓而觀列仙飄颻遷延或鄉或前清宮肅然儼兮若披雲霧而覩青天惟紫也取紫宮之清惟極也明太極之先用之則邦國之光備施之則中和之氣宣徐而能濁比上帝鈞天之樂靜而不過小圓丘雲門之和亦何必持彼羽旄方闡乎得禮執其干戚然後爲止戈彼延陵空嘆于象箾宋玉徒美其陽阿詎能合天地之大德調陰陽之大訛者乎洪惟我后遵祖爲大道其樂侯萬物無不宜飾其容使兆人無不賴容有觀而作頌願播之於九域之外（文苑英華）

李絳太清宮觀紫極舞賦曰開元中賜海內以正朔示天下以禮

樂舞紫極於宮庭饗元元於雲憭乃樹以旌旃設以宮懸由中出以表靜用上薦於告虔盛德之容昭之於行綴至和之節奏之以周旋激乎流音之下存乎大樂之先八佾以敷肅然舞於清廟九奏之作杳若享乎鈞天如是則文始不得盛於漢日大章未可比於堯年振萬古而獨出豈百王之相沿洎乎秉翟而敘候樂以舉協黃鍾歌大呂乍暘開於籥管忽陰閉於柷敔淹速以度正直是與若中正而離立復徐動而進旅和之感物應鳥獸以蹌蹌禮以成文乖衣裳之楚楚由是俾有司夙夜在公侯吉日鼓鐘于宮方將萬舞爰節八風于以易其俗于以告厥功因乎所行制在其中申敬也其恭翼翼宣滯也其樂融融齊無辭於合莫感有情而就同則其業之所肄習之則利作茲新樂著為故事亭當其時舞於此地退而成列周廟之干戚以陳折而復旋魯宮之羽籥斯備美乎冠之象以峩峩舞其容以傞傞合九變之節動四氣之和散元風以條暢洽皇化之宏多是時也天地泰人神會舞有容歌無外故曰作樂以象德有功而可大（文苑英華）

十年（甲戌）

十月癸卯御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舉人（舊書本紀歐陽詹與張尚書書云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逮試即此年制舉也）

以官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而進士裴垍等一十人（冊府元龜繫此事於九月丁丑唐會要又載於十二月按十月御試固知九月授官之誤而十二月又失之過遲故俱削之）

進士二十八人（是年試風過簫賦見西陽雜俎按文苑英華風過簫賦以無為斯化有感潛應為韻）

陳諷（狀元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文苑英華注陳諷貞元十年及第）

范傳正（傳正字西老貞元十年舉進士見柳宗元祭李中丞文注 舊書良吏傳范傳正南陽順陽人舉進士又以博學宏詞及書判皆登甲科授集賢殿校書郎 酉陽雜俎范傳正中丞舉進士省試風過簫賦甚麗為詞人所諷）

李逢吉（舊書本傳逢吉字虛舟隴西人祖顏父歸期逢吉登進士第）

陳通方（永樂大典引閩中記陳通方閩縣人貞元十年第四人及第 閩川名士傳陳通方閩縣人貞元十年顧少連下進士及第時為公道大開採擬孤俊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年少名高輕薄自負與王播同年王時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後時因期集戲拊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為遲其可再乎王心銜之通方尋值家艱歸王果捷為科官漸達通方後屢入事人閩王已丞郎判鹽鐵通方窮悴寡坐不知王素銜其言投之求救同年李虛中時為副使通方亦有詩和之求為汲引云應念路旁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王不得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職未及其所又改為浙東院僅至半程又改與南陵院如是往復數四困躓日甚退省其咎謂姪曰吾尚戲謔不知王生遂為深讎人之於言豈合容易哉尋值王貴拜禮分懸絕通謝無地愧恥病終）

李虛中（見上 韓愈李虛中墓誌銘 虛中字常容進士及第拔判制為命書者 五百家韓注以虛中十一年登第誤）

王播（舊書本傳播字明敭曾祖璡嘉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恕揚州參軍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正制科 唐詩紀事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飧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名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以二絕句曰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鄭瀚（舊書鄭餘慶傳餘慶子瀚瀚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 昌黎集有送鄭涵校理序五百家

（田引補注涵第進士餘慶時爲東都留守）

豆盧署（太平廣記引傳載豆盧署本名輔眞少年旅於衢州刺史鄭式瞻厚待之謂曰子複姓不宜二名吾爲子易之乃書署著助三字授之曰吾恐子羣從中有同者子自擇焉是夕夢老父告之聞使君與君易名君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又曰君後二十年牧茲郡又指一方地曰此處可建亭臺既寤因改名署後已再下第又二舉後復不第又二舉及成名蓋自改名後四舉也後二十年果爲衢州刺史于所夢之地立徵夢亭　按前定錄作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既二年又下第後二年果登第故知在此年）

柳立（河東柳立見柳宗元四門助教廳壁記韓注貞元十年立中進士）

李頎（太平廣記引感定錄貞元中有舉人李頎方就舉聲價極振忽夢一人紫衣云當禮部侍郎顧少連下及第寐覺省中朝並無姓顧者及頃有人通刺稱進士顧少連謁頎驚而見之具述當門生顧曰某纔到場中必無此事來年頎果落第自此不入試罷歸至貞元九年顧少連自戶部侍郎權知貢舉頎又未第因潛往造焉臨放榜時相特囑一人頗又落但泣而已來年秋少連拜禮部侍郎頎乃登第按貞元中當作大歷中）

席夔（五百家韓注引樊注云諱行錄席夔行八貞元廿年進士[illegible]）

齊昭（五百家韓注樊氏曰登科記昭貞元十年登進士第）

夏方慶（見文苑英華　按陳羽有伏翼洞送夏方慶詩見荊公百家詩選）

明經科

張□（昌黎贈張童子序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　按童子以貞元八年舉童子科此年又明經及第也）

諸科二十六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裴垍（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字宏中河東聞喜人弱冠舉進士貞元中制舉賢良極諫對策第一授美原縣尉　劉禹錫韋處厚集序德宗朝天水姜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垍以賢良方正徵）

王播（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宗閔王播神道碑銘貞元十年舉進士第是年策賢良以直言校書于集賢殿以太和五年卒年七十二推之是年三十五歲閩川名士傳以爲五十六歲者誤）

朱諫（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裴度（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高等授河陰縣尉）

熊執易（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許堯佐（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權德輿送許協律判官赴西川序十年冬予與今左曹相君兵部郎崔君同受詔禁中雜問對策以第其等將命于庭有請程百職之功緒者且以郎吏諫曹爲言時相君爲吏部郎崔爲右補闕因相顧曰直言者方議切吾黨其可捨諸子撫手賀之以爲得雋及後詔下徵他日之詞則許生也　按許生當即堯佐唐詩紀事許康佐諸弟皆第進士而堯佐最先進又舉宏詞　新書許康佐弟堯佐擢進士第又舉宏詞爲太子校書）

徐宏毅（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杜轂（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羣（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柳宗元送崔羣序中後進之選首譽校之列童宗說注云貞元十年羣舉賢良方正授校書郎）

皇甫鎛（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鎛貞元初登進士第登賢良文學制科　容齋續筆唐德宗貞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垍爲舉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羣皇甫鎛繼之六名之中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貿不侔度羣同爲元和宰相而鎛以聚斂賄賂亦居之度羣極陳其不可度恥其同列表求自退兩人竟爲鎛所毀而去且三相同時登科不可爲無事分而玉石雜糅薰蕕同器若默默充位則是固寵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賢詎難以處也　按此是崔羣皇甫鎛名在裴度之次今冊府元龜唐會要傳鈔誤也）

王仲舒（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文苑傳王仲舒字宏中太原人不就鄉舉貞元十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仲舒登乙第超拜右拾遺　權德輿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太原王仲舒貞元十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　韓愈王仲舒神道碑銘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　又見墓誌銘）

許季同（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仲子陵（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新書儒學傳仲子陵蜀人舉賢良方正　權德輿仲君子陵墓誌銘貞元十年舉賢良方正拜太常博士又司門員外郎壁記鼓城仲子陵脩詞而登仕說經有師道）

鄭士林（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邱頴（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權德輿有送邱頴應制舉序　按邱頴與韓昌黎同爲董晉幕客昌黎寄周員外詩云陸孟邱楊久作塵同時存者更誰人其言邱即頴也　按容齋續筆是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楊嗣復權文公集序又作升名者十七人此祇十五人當有奪佚）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朱穎（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　張平叔（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李景亮（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博學宏詞科（洪興祖韓子年譜引科第錄十一年試朱絲繩賦冬日可愛詩學生代齋郎議按韓文考異學生代齋郎議諸本作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是洪氏譜誤）　陳諷（見文苑英華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陳諷貞元十年進士狀元及第當年宏詞頭登科）　王太眞（見文苑英華）　庾承宣（見文苑英華）

知貢舉　戶部侍郎顧少連（見唐語林柳宗元與顧十郎書云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韓注貞元九年十年顧少連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取進上六十八人諸科十九人按進士之數與登科記符諸科疑有誤字）

范傳正風過簫賦曰風爲氣兮溥暢簫在物而虛受何相會於自然合無情於妙有泠泠斯韻習習占久如聞松蓋之顛甯比土囊之口颯爾而至鏘然輒隨響纔度以俄遠聲成文而不斷其虛其實是可披襟而納以條以暢何煩鼓腹之吹彼孔雀下降鳳皇來儀雖見美於格物豈不慙於有爲彼簫之韻惟風所借或激越於清曉或悽涼於永夜寂寞之內爰生不考之音希夷之閒是合不言而化謂越客乍流其遺響謂秦女遙度其仙駕散彼寥夐復於沈潛被治國之風以安以樂在敬心所感乃直乃廉動有輕重應無洪纖解憾且和可並鼓琴之唱不姦而順亦其從律之占若乃察其所感蓋有符於元濆豈惟契於閒澹籟之所之智之所知誠

萬殊之舛錯終一貫而逶迤感從武兮飄忽簫象鳳兮參差何體異之如彼而音同之若斯豈不以宮商所合唱和爲稱類霜鐘之暗叩同灰管之潛應時然後風匪躁求激而乃揚簫爲靜勝彼鈞天之音胼鬘洞庭之樂虛無豈比風簫之成召亦由律呂之相須異搜奇於蔡笛鄙濫吹於齊竽徵顏成南郭之言浩然難究擬宋玉王褒之賦懸或同塗（文苑英華）

夏方慶風過簫賦曰風之過兮一氣之作簫之應也眾音以殊雖高下以異響終合散而同途繼宮商而自得韻清濁以相須動必遵適用當其無宜然理順昭與道俱以由一人之化爲而不有萬物之心以虛爲受帝於何力各自遂其生成天且不言乃能恆於悠久觀夫指大塊之噫氣裁眾管而聲隨始颼飀兮清越終杳杳以逶迤遠而聆之初疑白武方嘯近而察也旋驚丹鳳來儀知化本之有眹見天籟之在斯道固無名物罔不感彼命宮而商應信陽舒而陰慘雲何事而從龍水何情而習坎故達人作用而虛清其心大道不疵乃滌其元覽之風也扇其輕重之簫也應以洪纖彼若疾而飄我則以號以噭彼若和而靜我則若沈若潛曷異夫暴心感而麤以厲敬心感而直以廉爾其斷續清空蕭寥永夜歷虛無而輕颺自遠拂松竹而幽韻相借微聞闕下件金奏之發天

庭廻徹雲中疑笙籥之隨羽駕莊生詎之以齊物子綦由是而觀化化之至矣茲焉可知風乃不私其用籥亦自得其宜元元立言事無事我后垂拱爲無爲君子曰風籥也罔（原注疑）不爭其善勝契不言而自應是將觀彼以化成豈獨因之而比興（文苑英華）

王太眞朱絲繩賦曰達者覩物而自識脊繩而象直白能受采知成用而可脩樂匪在音遂執中而有得諒絲繩之爲物類託質以自植幸操張以一伸任縱橫而取則故能貞而守正勁以全眞含至和以不屈抱孤直以誰憐若剛克以自致諒柔立而有音齊達人之履道比君子之脩身久而莫渝豈紅紫之見奪勁而不撓非

糾纏（疑作纆）之爲倫當其說水初滋勢如東理女工爰作視其所以如積微於杪忽遂立質於經紀察其本同成經以自綸喻乎時表直道以如砥挂端標以有準持正色而爲美將配德於清蒞願齊名於直矢故能從繩作直因物寓詞苟一繩之可法將百行以爲師義足仰而象矣理自中而得之直可自伴奚感鮑君之與色非我行徒興墨子之悲將勁挺而自守庶回邪而不欺俾夫取象師心必由斯道考朱絲之外物得素尚於中抱奚水鑒之足徵詎章稚之是保覩夫正不與奸色僞勸吾人之聿脩直不爲虛聲枉俾吾人之取象故能名昭樂曲義暢人誤鄙在芬而不理殘爲直以就汙願處微而自正終守直而不渝足以詭貢材而轉雖操端緒質而喻通逆苟中正之可進願從繩而已乎（按文苑英華此賦闕名永樂大典載作王太眞今從之）

原承宣朱絲繩賦曰絲之爲體兮柔以順德絲之爲用兮施之則直從其性而不改成其音而不忒故君子體直以爲象履中而立身豈委曲而取媚將勁挺而惟新既端懿以難正想高張而莫倫初未爲稚兮信任其舒卷既比夫矢也諒難乎屈伸甯慬不合於衆而改操不同其類而易直雖立質以假物立音而因人敦夫嬈氏之功辨夫圓客之義非撓指以可悅將如絲而是仰志士以是

而興嘆詩人因此而取象清廟之瑟非我而莫聞空桑之琴非我而奚響惟直是與惟端是求惡靡然以從俗恥紛若以隨流夫豈保眞側媚見而用悔（原注疑）神道助正讒諂鑒而無憂信乎去邪以受福孰不履正而身脩閒其色兮未嘉素其質兮孰美信挺挺而直繩是若固奕奕而渥丹無比欲衆之好我染之而能他知代之懸邦直之而有以非矯其俗將遷其時甯三時而有贊諒一向而無疑道在斯而爲得文捨此而何之古所以嗟是非而莫分怨邪正之難考多將任情而媚俗鮮能率性而行道何不鑒朱繩而獨異與羣類而且殊其美雖偶其道則孤儻斯言而是當又可得而

已乎（文苑英華）

陳諷冬日可愛詩曰寒日臨清晝寥天一望時未銷埋徑雪先暖讀書帷屬思光鄰駐舒情影若遺晉臣曾比德謝客昔言詩散釆甫偏照流音信不追餘輝如可就迥燭幸無私（文苑英華）

庾承宣冬日可愛詩曰宿霧開天霽寒郊見初日林疎照逾遠冰輕影微出豈假陽和氣暫忘元冬律愁抱望自寬羈情就如失欣欣事幾許曈曈狀非一傾心儻知期貞願自茲畢（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卷十四　　大興徐松

唐德宗神武孝文皇帝

貞元十一年（乙亥）

三月丙申諸州準例薦隱居邱園不求聞達蔡廣成等九人各授試官令給公乘到京日量才敘用（舊書本紀冊府元龜載於十二年三月非是　因話錄德宗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縣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云將應不求聞達科）

進士二十七人（試立春日曉望三素雲詩）

崔元亮（舊書本傳元亮字晦叔山東磁州人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　白居易虢州刺史崔元亮墓誌銘幼嗜學長善屬文以詞賦舉進士甲科　柳臧尊雁塔題名殘拓本有貞元九年正月五日進士崔元亮當是未第時所題故無前字）

韓泰（柳宗元送韓豐詩後序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上京董宗說注云韓豐弟泰字安平貞元十一年中進士又見館驛使壁記及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韓愈舉韓泰自代狀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又見順宗實錄）

苗蕃（昌黎集故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君諱蕃字陳師少爽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五百家注引韓注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

周君巢（君巢貞元十一年進士見洪興祖韓子年譜　昌黎送李判官正字歸湖南序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巢獨存柳宗元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作汝南周公巢）

齊暤（昌黎集有送齊暤下第序五百家注樊氏曰齊映兄弟六人昭政映暤照煦無有暤者按登科記暤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　按暤與暤字形相近而訛）

獨孤甯（柳宗元送獨孤書記序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甯韓注貞元十一年登第）

李季何（見文苑英華　唐詩紀事季何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

陳師穆（見文苑英華）

李應（唐詩紀事應登貞元十一年進士第）

諸科八人

隱居邱園不求聞達科　蔡廣成（冊府元龜作蔡武永樂大典引作蔡茂今從舊書）　劉明素（褚藏言竇羣傳府君諱羣字丹列弱冠不樂進士之科郡守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卿知公以爲江左文雅無出其右適貞元十年詔徵天下隱居邱園不求聞達之士韋公薦焉與桂山處士劉明素同表其時天下慰薦九人公獨不除授）

博學宏詞科（歐陽詹與張尚書書云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逮試便往西秦今冬將從博學宏詞科赴集期拔試直言極諫在十年十月則詹應此年宏詞也）

知貢舉　禮部侍郎呂渭（見唐語林）

李季何立春日曉望三素雲詩曰靄靄青春曙飛仙駕五雲浮輪初縹緲承蓋下氤氳薄影隨風度殊容向日分羽毛紛共遠環珮杳猶聞靜合烟霞色遥將鸞鶴羣年年瞻此御應許從元君（文苑英華）

陳師穆立春日曉望三素雲詩曰晴曉仲（原注疑）春日高心望素雲彩光浮玉輦紫氣隱元君縹緲中天去逍遥上界分鸞驂攀不及仙吹遠難聞禮候於斯覩明循（原注二字疑）在解紛人歸懸想處霞色自氤氳（文苑英華）

李應立春日曉望三素雲詩曰元鳥初來日靈仙望處分冰容開上界玉輦擁朝雲碧落流輕靄紅霓開彩文帶烟時縹緲向斗更氤氳髣髴隨風馭迢遥出曉雲茲辰三見後希得從元君（文苑英華）

十二年（丙子）

三月十七日國子司業裴肅奏爾雅博通詁訓綱維六經爲文字

之楷範作詩人之興咏備詳六親九族之禮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古習傳儒林遵範其老子是聖人元微之言非經典通明之旨爲舉人所習之書伏恐乖本義伏請依前加爾雅奉敕宜准天寶元年四月三日敕處分（唐會要）

是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雪之歌德宗聞之怒欲廢科舉後但流斥南史乃止（國史補）

進士三十人（試日五色賦以日麗九重聖符土德爲韻春臺晴望詩見柳宗元集注）

李程（狀元舊書本傳程字表臣隴西人父鶴伯貞元十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宏詞科摭言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員外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門詢之所試程探靴靿中得賦藁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末綴寫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誚主文從容紿之曰侍郎今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此韻腳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即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謀之於陵于是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或云出榜重收程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賦此題頗慮浩愈于己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啓緘尙有憂色及覩浩破題曰麗日煌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北夢瑣言）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爲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佇覽之次服其才麗至末韻侵曉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咍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陵邁

孟郊（唐才子傳孟郊字東野洛陽人貞元十二年李程榜）進士時年五十矣調溧陽尉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先生諱郊字東野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

去閒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五百家注引樊注曰登科記東野及第在貞元十二年年五十四　孟郊有登科後詩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又有同年春燕詩云少年三十士嘉會良在茲高歌搖春風醉舞摧花枝意蕩晼晚景喜凝芳非時馬跡攢驂裹樂聲韻參差視聽改舊趣物象含新姿紅雨花上滴緑煙柳際垂淹中講經義南皮獻清詞前賢與今人千載爲一期明鑒有皎潔澄玉無磷緇永與沙泥別各整雲漢儀盛氣自中積英名日四馳塞鴻絕儔匹海月難等夷鬱抑忽已盡親朋樂無涯幽蘅發空曲芳杜綿所思浮跡自聚散壯心誰別離願保金石志無令有奪移又有擢第後東歸書懷獻座主呂侍御詩云昔歲辭親淚今爲戀主泣去住情難並別離易感傷天矯大空鱗曾爲小泉蟄幽意獨沈時震雷忽相及神行旣不宰直致非所執至運本遺功輕生各自立大君思此化良佐自然集寶鏡無私光時文有新習慈親誡志就賤子歸情急擢第謝靈臺牽衣出皇邑行襟海日曙逸抱江風入蒹葭得波浪芙蓉紅岸溼雲寺勢動搖山鐘韻噓吸舊游期再踐懸水得重挹松蘿雖可居青紫終當拾　柳城摹雁塔題名殘拓本有貞元九年正月五日進士孟郊題是未第時題故無前字

馮審（舊書馮宿傳宿從弟審貞元十二年登進士第新書審字退思）

張仲方（舊書本傳仲方韶州始興人祖九皐父抗）伯祖始興文獻公九齡開元朝名相仲方貞元中進士擢第又曰敬宗朝位李程作相與仲方同年登進士第召仲方爲諫議大夫　白居易張仲方墓誌銘公諱仲方字靖之貞元中進士擢第博學宏詞選登科

李方古（昌黎集有答渝州李方古）使君書五百家注引韓注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

崔鄘（鄘舉進士平判入等見舊書崔鄘傳杜牧崔鄘行狀崔鄘字）廣略貞元十二年中第十六年平判入等

蕭鍊（柳宗元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逾時而名擢太常尊注云貞元十二年禮）部侍郎呂渭知貢舉試日五色賦春臺晴望詩鍊中第

湛賁（摭言彭佑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佑妻即湛姨也佑舉進士）擢第湛猶爲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佑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時佑方跨驢縱遊於郊郭忽有家僮馳報湛郎及第佑失聲而墜故袁人謔曰湛郎及第彭佑落驢　唐詩紀事至今袁州之西有落驢橋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湛賁登進士第

崔護（唐詩）

（紀事護字殷功貞元十二年登第終嶺南節度使）鄭實（見文苑英華）喬弁（見文苑英華）

諸科四人

博學宏詞科（試扱沙揀金賦以求寶之道同乎選才爲韻見文苑英華又有竹箭有筠詩亦當爲是年試題）李程（唐卓異記引登科記李程貞元十二年進士狀元及第十三年宏詞頭登科按十三年爲十二年之訛）柳宗元（柳宗元與楊誨之第二書云吾年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按貞元十二年公年二十四又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云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李摯　李行敏（摭言貞元十二年李摯以宏詞振名與李行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登第時俱二十五歲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席夔（見文苑英華）張仲方（見文苑英華唐書本傳仲方宏詞登科釋褐集賢院校理）

知貢舉禮部侍郎呂渭（見唐語林摭言貞元十一年呂渭第二榜撓閣不能定去留因以詩寄前主司曰獨坐貢闈裏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應見此時情）

李程日五色賦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驗瑞典之所應知淳風之不遐禀以陽精體乾文於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氣於皇家懿彼日昇考玆禮斗因時而出與聖爲偶仰瑞景兮燦中天和德輝兮光萬有既分羲和之職自契黃人之守舒明耀符君道之克明麗九華當帝業之嗣九時也寰宇廓清景氣澄霽浴咸池於天末拂若木於海裔非烟捧於圓象蔚矣錦章餘霞散於重輪煥然綺麗固知疇人有秩天紀無失必觀象以察變不廢時而亂日合璧方而孰可抱珥比而奚匹泛草際而瑞露相鮮動川上而榮光亂出信比象而可久故成文之不一足使陽烏迷莫黑之容白駒驚受彩之質浩浩天樞洋洋聖謨德之交感瑞必相符五彩彰施於黃道萬姓瞻仰於康衢足以光昭千古照臨下土殊祥著明庶物咸覩名聲矯翼如威鳳兮鳴朝陽時靄傾心狀靈芝兮耀中圃斯乃天有命日躋聖太階平王道正同夫少昊諒感之以呈祥異彼夏王徒捐之而比盛今則引耀神州揚光日域設象以啓聖宣精以昭德彰燭遠於皇明乃備彩於方色故曰惟天爲大吾君是則（文苑英華）

湛賁日五色賦曰聖日呈耿至德所加布璀璨之五色被輝光於四遐纖塵午收爛彼雲閒之彩清漣既動煥乎川上之華且夫德惟純一瑞符祚九彼合璧而未方願抱珥而何有豈若青赤以之彩錯光芒屏其氛垢星同色而冀儔彝成文而爲偶至乃天衢將曙春雨新霽廓彼長空斂其纖翳煥翟車而逾媚映彤庭而轉麗同象德於金天陋再中於漢帝于時宸眷屢迴聖心方契恆旰食以爲慮豈浮雲之能蔽觀其往復黃道隱見非一彰有德而天下文明照無私而海內倚謚馴翟對而阻色儀鳳臨而委質光浮石壁謂媧皇之補天影入詞林疑江淹之夢筆彼連珠之代王字之日雖得以載其圖牒實難以爲其儔匹未若光分五色德合三無

明天道以下濟與人事而同符敷茲嘉祉超於邃古杲杲而五色成文郁郁而萬物咸覩祥光旁燭偏宜連畛之瓜瑞彩下臨更竝建社之土予以光被四表昭彰元聖播頌聲於管弦流喜氣於歌豖刻其堯舜爲理羲和　奉職仰以陽精象於我德不然何以照耀六合元黃五色出乎震位煥夫皇極仰其耀希煦嫗以資成傾其心比葵藿之生植儻餘光之可惜庶分陰之有得（文苑英華）

崔護日五色賦曰陽精之瑞兮惟瑞之嘉首三光而委照備五色以連華繁彩遙分叶二數於聖運祥光下燭賁元吉於皇家且夫天之降禎昭示肇有日之效慶丕應元后軼圖牒而稱靈著策書而不朽徑惟千里表年歷而當于麗彼九華彰帝業之在九懿其廓烟霄而朗霽斂天宇之氛曀出暘谷之方融歷離宮而增麗羲和疑而愕立曦官駭以橫睇循黃道以遲遲爍青冥而晰晰觀其瑞景中煥浮晶外溢所以告昌期符聖日結金天以標異掩羣祥而首出仰其眾色比河上之榮光徵彼謠言異江中之萍實景麗天衢明均八區知神光之有孚信元化之潛敷娟韶陽於紫陌混佳氣於皇都于是見土行之善應識帝載之珍符君一德兮格於上天日五色兮臨於下土實有感而斯見固惟仁而是輔乘虛散彩狀朝烟之煖空綵隟迴輝若晴虹之入戶燦爛同耀元黃交映

彙藻繪於金輪聚雲霞于寶鏡當道泰以垂貺契河清之表聖諒四晝之莫儔豈再中而攸競則知天意非昧人情可測所以異其彩示輝光之日新所以呈其祥慶文明之允塞偉夫彼日之瑞可以象君之德謬膺薦於春闈幸觀光於上國（按今本文苑英華闕名據永樂大典所載）（舊本補）

李程春臺晴望詩曰曲臺送春目景物麗新晴靄靄煙收翠忻忻木向榮靜看遲日上閑愛野雲平風慢遊絲轉天開遠水明登高塵慮息觀徼道心清更有遷喬意翩翩出谷鶯（文苑英華）

鄭賁春臺晴望詩曰追賞層臺迥登臨四望頻熙熙山雨霽處處柳條新草長秦城夕花宜漢苑春晴林翻度鳥紫陌開行人旅客風塵厭山家夢寐親遷鶯思出谷鶱翥待芳辰（文苑英華）

喬弁春臺晴望詩曰層臺聊一望遍賞帝城春風暖閙啼鳥冰開見躍鱗晴山煙外翠香蘂日邊新已變青門柳初銷紫陌塵金湯千里國車騎萬方人此處雲霄近憑高願致身（文苑英華）

李程披沙揀金賦曰物有感者其沙之同流韜至精之未吐俟明鑒以來求披匱袘歷汀洲期往而有覿必專而是謀若不克見何遠不討大無閒於洪流細甯忽於潢潦必因目擊信夫川則效珍不假鏡臨所謂地不藏寶於戲未分美惡必在妍媸當有期于慎

簡幸無見于忽遺經營乎永昌之日徘徊乎麗水之湄初若決浮雲搖星光之的又似剖羣蚌貫珠彩之纍纍充一鎰而有待貫三品而方期出輕漣而沈潛自照麗景而光炅生姿泊乎沙之汰之既堅既好斷之則同心斯得用之則從革是寶必資作礪自同選衆以求仁曾是滿籯未若勸學而知道伊昔識眞者寡罕遇良工遺我於一撮之內混我於衆流之中純固空知夫自守精英不得而外融與砂礫而雜居則如雲積處積（按字疑有誤）璞而自異詎可雷同寶既有矣況於人乎夫辨之掌握尙辱在泥塗則將排碧沙涉清淺雖有懷于揀金庶不遺于片善今則藻鑒既明庸將自

媒與公雅符於通論士衡猶患於多才不然者則懷寶而退矣曷爲體物而來哉（文苑英華）

柳宗元披沙揀金賦曰沙之爲物兮眎污若浮金之爲物兮恥居下流沈其質兮五材或闕耀其光兮六府孔（外集作以）修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愼擇之日則又何求配圭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爲儔披而擇之斯焉見寶蹢浸淫而顧盼指炫炅而採討動而愈出將去幽以即明湼而不緇實既堅而且好潛雖伏矣獲則取之翻渾渾之濁質見耀耀（外集作熠熠）之殊姿久晦未彰固亦將君是望先迷後得孰謂棄余如遺其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於至道其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元同儻俯拾而不棄諒致美于無窮欲益而彰故燗爾而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觀其振拔汙塗積以錙銖研清暉（外集作碎清光）而競出耀眞質而將（外集作特）殊錐處囊而纖光乍比劍拭土而異彩相符用之則行斯爲美矣求而必得不亦悅乎豈徒媚旭日以晶熒帶長川之淸淺皎如珠吐類剖蚌之乍分粲兮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詩乍比而祈招卽詠（外集作周德思比而岐昌郎詠）陸文可俾而昭明是選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賸謝滿籯之學汰之愈明

詎慚擲地之才客有希採擷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文苑英華　河東外集）

席夔披沙揀金賦曰寶之至者金實難儔何混質于微細每隨沙以流浮不耀其光誠觀而莫辨退藏於密故披而可求元鑒在人至誠斯保察晶熒於礦礫覩隱映於潭島濬以冥搜靜而窮討斛混濁酌澄浩得之爲利雖云貨以藩身揀必於精終是不貪爲寶道以之至行無越思研精既辨取捨奚疑浩浩同流詎謂衆難分矣尋尋匪惑盡可汰而出之倘多雜而不混何在小而見遺故得方以選才比諸振藻符至人和光之德明君子知微之道豈止匪

固於窮思濫於中懷至寶竊元功披贋沲而不厭積貨產以未豐則情惟盜比而業於商同也徒觀夫敷彩汙塗涅而不渝外濁如汨中明自殊養正以蒙潛雖伏矣從人之欲道豈遠乎彼荊山採玉河上求珠刖雙足而未偶冐萬死而爭遡匪曰能鈞是爲至愚曷若隱而自彰微而可辨常保質於堅重匪淪精而展轉以是爲德則和而不同以是求賢則舉不失選況今至珍必見剖鑿恆開細無不察大無不該在沈潛而未耀求揀鍊而斯來亦何必披鄧陽之沙方見爲寶覽士衡之賦然後稱才（文苑英華）

張仲方披沙揀金賦曰披流沙之至寶惟良金而可求諒真質以

相混信韜光而莫儔處其汙而含潔潛其剛以產柔將陶甄以入用在晶熒而必收爾乃發彼眾彩瑩然祕寶砂礫之下自守其堅剛茫昧之中我得其精好遠遁必取纖微罔遺泛贋沲以吐色洗蒙垢以成姿匪塵泥之足亂豈玉石以生疑既乍明以乍滅在沙之而汰之同至人受污以不吝等君子藏光以俟時且流形厚地晦質元造厥貢取戒於不貪務求必歸于有道然後百寶惟斥三品惟崇美價初炫徽明內融晦沈潛而不雜秉熠爚以潛通將耀質而有異豈藏山之與同鑿裁無疲期必分於醜好拂拭相借固不假於磨礱俾精鍊以作範庶從革以成功亦何異夫才爲物表道出常途標百行以卓爾摛繁文而煥乎每和光而不昧居眾流而有殊善惡猶兹必分真僞於焉可辨雖知己而見鉉本良工而妙選將永隔於下流且不遺於片善故明因特達道靡邅迴乍披之而可玩亦求之而乃來同無壓而斯感豈眾口以爲猜今振藻以作賦而愧乎擲地之才（文苑英華）

李程竹箭有筠詩曰常愛凌寒竹堅貞可喻人能將先進禮義與後彫鄰冉冉猶全節青青尙有筠陶鈞二儀內柯葉四時春待鳳花仍吐停霜色更新方持不易操對此欲觀身（文苑英華）

席夔竹箭有筠詩曰共羨東南美青青歎有筠貞姿眾木異秀色

四時均枝葉當無改風霜豈憚頻虛心如待物勁節自留春鮮潤期棲鳳嬋娟可並人可憐初籜卷粉澤更宜新（文苑英華）

張仲方竹箭有筠詩曰東南生綠竹獨美有筠箭枝葉詎曾凋風霜孰云變偏宜林表秀多向歲寒見碧色乍蔥蘢青光常蒨練皮開鳳彩出節勁龍文見愛此守堅貞含歌屬時彥（文苑英華）

十三年（丁丑）

中書試進士策問先師之言辨君子小人而已勸學則舉六蔽咸事則稱九德推其性類又極于是矣孟軻之數聖者有清有和文子之言人位上五下五列 夷惠於天縱頗有所疑況牛馬於最盞

豈爲至當班固之古今表劉邵之人物志品第推遷或鉤擿纖微誠有可觀恐非盡善既强爲己之學必有析理之精敬俟嘉言以祛未達（第一道）

問乃者西裔背盟勞師備塞今戎王自斃邊遽以聞而議者或曰因其喪而弔之可以息人或曰乘其虛而伐之可以闢地或曰夷實無厭兵乃危事皆所以疲中國也不若如故是三者必有可採思而辨之（第二道　權文公集　中書試進士事無所考按是年德宗以有司出賦題不悅宰相諭使減人數十餘人已得復黜見李翺獨孤朗墓誌銘或使中書重試以蔽歟）

十二月顧少連爲尚書左丞權知貢舉奏伏以取士之科以明經爲首教人之本則義理爲先至於帖書及以對策皆形文字並易考尋試義之時獨令口問對答之失覆視無憑黜退之中流議遂起伏請准建中二年十二月敕以所問錄于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仍請依經疏對奏敕宜依（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二十人（玉芝堂談薈作三十人試西掖瑞柳賦以應時呈祥聖德昭感爲韻見舊書本傳文苑英華又載龍池春草詩當是此年試題）

鄭巨源（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郭炯（見文苑英華）

陳詡（永樂大典引閩中記陳詡字載物貞元十三年及第歐陽詹泉州刺史席上宴邑中赴舉秀才于東湖亭序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首薦于闕下秋八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既修遂有東湖亭之會是日人有甘棠頖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參和穎川陳詡邑人濟陽蔡沼　按詡于是年登科蓋三舉而後及第楊熙三山志陳詡終戶部員外郎制誥）

宋迪（永樂大典引宜春志貞元十三年宋迪登進士第）

獨孤申叔（柳宗元獨孤申叔墓碣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韓注貞元十三年申叔中進士）

裴操（柳宗元呂侍御恭墓誌呂渭貞元十三年爲禮部尚書知貢舉擢裴延齡子操居上第會入閣遺私謁之書於廷罷爲湖南觀察使　按禮部尚書當作禮部侍郎）

尚侯造（見文苑英華）

高元裕（舊書本傳字景圭渤海人祖彪父集元裕登進士第本名允中大和初爲侍御史奏改　按元裕以大中二年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在鎮五年入任吏部尚書卒于道蓋卒于大中七年年七十六蕭鄴高元裕神道碑云弱冠博學工文擢進士第弱冠在貞元十三年也）

明經科

李□（歐陽詹送李孝廉及第東歸序貞元癸丑歲明經登者不上百人孝廉冠其首　按癸丑爲丁丑之訛）

諸科六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呂渭（舊書本傳渭授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樹建中末枯死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後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渭試進士取瑞柳爲賦題上聞而嘉之　按唐會要載此事作上聞而惡之考李翺獨孤郁墓誌銘當從會要）

（冊府元龜禮部侍郎呂渭知貢舉諂附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其子操舉進士文詞非工渭擢之登第爲正人嗤鄙渭連知三舉後因入閣遺失請託文記遂出爲潭州刺史　舊書本紀九月以禮部侍郎呂渭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郭炯西掖瑞柳賦曰乾坤至誠草木無情神靈乘化而致理枯朽效祥而發生當聖澤未沾故兀然枯瘁及天光迴照遂蓊蔚敷榮因萬物以感遂與百祥而畢呈故得垂陰瑣闈之中固本鳳池之側始孤標而穎拔乍再弱而條直長充西掖之佳氣迴奪東門之秀色芬敷自異永垂不朽之名變化無常用表好生之德懿其黄生漸蔚榦聳惟條拂瑞景而增麗褰祥風而獨摇可以彰聖主之元感可以見昊天之孔昭舒卷以時賦梧桐之半死榮枯順理鄙

松栢之後彫且春布發生之慶秋行肅殺之令於天地而不失其常在金木而各得其性衆皆畢出盡達我則向日而賁衆皆黃落萎腓我則感時而盛不然何以知至德之動天運神功而瑞聖者矣翠色牂牂異酒泉嘉柰之祥輕陰澹澹同郁郅枯梓之感煙銷雨霽霏素雪於宸居日晏春深雜繁花於睿覽青翠葳蕤垂軒拂墀在日月偏臨之處當鸞鸞集苑之時至矣哉天降靈貺聖爲明證既得地而不雜衆流常託根而獨標美稱是知天聽自人而應者也（文苑英華）

陳詡西掖瑞柳賦曰柳變西掖瑞彰聖時感巡遊之來至失榮落

於先期雨露所均常比中園之鬱鬱宮闈暫閉若無春日之遲遲所以望車塵之行幸慰都人之怨思物或有憑神固難宰生植不易地而孤影忽同秋而異色豈上天之降鑒俾下民之是則于以徵忠臣之心于以彰大君之德初斯柳之夭常人未知其爲祥秦原之煙景明媚漢苑之草樹芬芳獨孤彫而槁瘁似禾隔於風光無絮花之似雪意宵露之疑霜及夫天迴暫步木得其性千官捧日以輸忠萬姓從龍而翊聖彼衆芳之已歇我得秋而始盛豈固異於常材實願貞乎景命偉夫瑞發匪遙成天意之孔昭德惟可覽結人心之幽感不然抑且無情曷枯而生其枯也當煙塵之晦其生也表氛沴之淸與時不偶叶聖斯呈政或可持疾風始知夫草勁節無所立歲寒徒稱乎栢貞宜其俯鳳池而灑潤接雜樹以連榮儒有因物比興屬詞揣稱聞瑞柳於春宮遂揄揚於天應（文苑英華）

陳詡龍池春草詩曰青春先鳳苑細草遍龍池曲渚交蘋葉迴塘惹柳枝因風初冉冉覆岸欲離離色帶金堤靜陰連玉樹移日光浮靃靡波影動參差豈比生幽處芳馨衆不知（文苑英華）

宋迪龍池春草詩曰鳳闕韶光遍龍池草色勻煙波全讓綠堤柳不爭新翻葉迎紅日飄香借白蘋幽晏偏占暮芳意欲留春已勝

生金埒長恩藉玉輪翠華如見幸正好及茲辰（文苑英華）

萬俟造龍池春草詩曰暖積龍池綠晴連御苑春迎風莖未偃裛露色猶新苒苒分堦砌離離雜荇蘋細叢依遠渚疏影落輕綸遲引紫花蝶偏宜拾翠人那憐獻賦者惆悵惜茲辰（文苑英華）

十四年（戊寅）

九月癸酉詔鄉貢武舉幷應百隻箭及三十隻箭人等今年宜權停時諫議大夫田敦因蒙召對奏言兵部武舉等每年嘗數百千人持挾弓矢出入皇城間恐非所宜上聞而矍然故命停之其實武舉者每歲不過數十人時議惡敦貴欲非短舊事奏議不實自

是說於貞元更不復置（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人（按呂衡州集有禮部試鑒止水賦注云以澄虛納照遇象分形爲韻任不依次用限三百五十字已上成又有青出藍詩注云題中用韻限四十字成文苑英華所載同是爲此年試題）

李隨（狀元）

李翺（舊書本傳翺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參軍翺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　李翺感知己賦序貞元九年翺始就州府之貢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右補闕梁君十一月梁君遘疾歿翺漸游于朋友公卿間梁君歿于茲五年每歲試于禮部連以文章罷黜按序作於十三年末及第時）

張仲素（唐才子傳張仲素字繪之貞元十四年李隨榜進士與李翺呂溫同年復中博學宏詞　唐詩紀事張仲素建封之子　按廣川書跋載李翺慈恩題名云李翺第一張仲素次之十人解送而九人入等蓋李張皆於上年爲京兆等第也）

呂溫（唐才子傳呂溫字和叔河中人初從陸贄治春秋梁肅爲文章貞元十四年李隨榜及第中宏詞　唐詩紀事溫字和叔一字化光禮部侍郎渭之子貞元中連中兩科　劉禹錫呂君集序東平呂和叔始以文章振三川三川守以

爲貢士之冠名聲四馳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鋒刃愈出　呂溫有及第後答潼關主人詩云本欲雲雨化卻隨波浪翻一沾太常第十過潼關門志力且虛棄功名誰復論主人故相問暫笑不敢言）

權長孺（權德輿送三從弟長孺擢第後歸徐州覲省序吾嘗思天下之理必求其端於士行博厚人文昭明則理道從之孤卿大夫皆由士而進得不謹于初以自重耶然則鍛干之刃驟驥之步百鍊千里必俟知者此長孺所由獲進於左君之門也左君嘗試六官之半復以剸轄再臨儀曹銛鋒絕足於是乎得且爾髫年秀發好學不遷迨于弱冠餘勇可賈修詞體物講貫習復發功中的觀者偉之夫每歲登名者四方之人皆屬耳目以評其當否不可誣也若爾之敬遜務時敏沛然得之異時遠至如在步武矣吾與長孺曾王父在永崇開耀之間繼以賢能之書來獻于王庭德名家法華萼相輝暨吾早歲亦將砥礪充賦而先友過聽遽以名聞蓬茅之中末策而仕旣而中外族姻有以前心見勉者吾以爲雖充員解巾亦君所命也豈可更名越禮以孟晉求售耶循性所安遊寓湖海或辱賓召亦嘗從之頃歲以禮官徵至闕下因緣朝獎忝冒清近既非所宜居常缺然歲時易過道義難就視爾之年猶前日耳每思孔孟不惑不動心之言以爲元龜而未能也然則舉於禮部者士君子之末爾能事備其慰如何叔父以廷尉評典城于豐理有課最家有教義篤言歸寧拜慶堂下青紵被體桂枝在手服名教者相賀況吾之心耶宗門單尠從弟之仕次者不十數輩相愛以誠惜別爲甚因爾之文藝徵吾之出處故詞雖繁而不能已也噫風水之積厚也方可以負大舟大翼爾其勉之其餘則良會慎夏寓書而已十四年四月從曾祖兄德輿敘　按集有再從叔故試大理評事兼徐州蘄縣令府君墓誌銘府君諱有方貞元十六年五月歿于楚州有子曰長孺弱冠舉進士甲科　顧少連時爲尙書左丞故曰左君）

獨孤郁（舊書本傳郁及之子河南人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文學有父風尤爲舍人權德輿所稱以子妻之　獨孤郁有上權侍郎書云貞元十三年八月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不肖辱承大賢之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自薦也意欲以大賢擇衆賢如七十子之徒是亦方孔子于大賢也蓋登第後始爲德輿之壻

李翺獨孤朗墓誌銘年二十一與弟郁同來舉進士其二年旣得之矣會有司出賦題德宗不悅宰相喻使減人數故公與十餘人皆黜公卽日歸養使其弟留以卒業以大和元年卒年五十三計之二十一歲當貞元十一年舉進士之二年則十三年也留弟

卒業謂郁于十四年及第　韓昌黎獨孤郁墓誌銘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常州刺史及之第二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望臨一時登君於門歸以其子）

王起（舊書王播傳播弟起字舉之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登制策直言極諫科　白居易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子起應博學宏詞科選授集賢殿校書郎）

王季友（見文苑英華）

盧元輔（舊書盧杞傳子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于時進士擢第）

李正叔

李建（建爲遜之弟見舊書李遜傳　元稹李建墓誌建字杓直始以進士第二人試校秘書郎）

李逢

張隸初

蕭節

時元佐（續定命錄德皇之末前進士時元佐任協律郎）

李宗衡

鄭素（以上九人見呂溫祭文其年未詳附此俟考）

明經科

韋溫（舊書本傳溫字宏育京兆人祖肇吏部侍郎父綬德宗朝翰林學士溫七歲時日念毛詩一卷年十一應兩經及第　杜牧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公年十一以明經取第以會昌五年年五十八推之及第在是年）

諸科九人

知貢舉　尚書左丞顧少連（冊府元龜　唐會要　呂溫祭座主故兵部尚書顧公文維貞元十年門生侍御史王播監察御史劉禹錫陳諷柳宗元左拾遺呂溫李逢吉右拾遺盧元輔劍南西川觀察支使李正叔萬年縣主簿談元茂集賢殿校書郎王起秘書省校書郎李建京兆府文學李逢渭南縣尉席夔鄠縣尉張棐初奉禮郎獨孤郁協律郎蕭劊奉禮郎時元佐滎陽主簿李宗衡前鄉貢進士鄭素其文有云中侍六載內朝十年三司秋賦五掌春銓又曰播等爰自諸生昇爲王賓播嘗忝於科第始一命於朝倫或負知於一紀或登用於數旬凡在京兆一十九人四忝御史三爲諫臣　按貞元十年爲元和十年之訛）

張仲素鑒止水賦曰水可取鑒人能就諸將審己以徵實必舍形而內虛其止也靜其清也徐方潛兮而皎鏡異洒彼而淪胥符上善之心自多宏納見無私之狀臨或躊躇資以德之深矣詣至人之淡如當其曉日增鮮光風未度既清泠以爰止持炯戒以爲論等濫觴之猶蓄何一杯之是指諒善惡之咸觀必形影之自遇豈獨無當五色空濔眾文伊吉凶之肇起如動靜之潛分俯而窺似神交之淡泊默而察若靈化之絪緼且義叶養蒙道深觀竅洞虛無以責有在清明而惟肖心不同也常稱厚貌之疑鑑之精兮未若重泉之照辨妍媸而無失固潔耆而爲妙斯所以田巴覽之而獨悲陸雲觀之而自笑若乃芳塘始啓白水初澄有美人兮方覯坐曲岸而情凝毫髮已分想沈姿而映藻清華不動見浮彩之生

靈是知聲有往而必復者謂其響答水以止而能鑒者謂之冥合方取則於川渟孰混歸於海納此亦紀人事垂正經庶在觀身而責影豈徒品物而流形今則萬頃方臨羣容在掌隨方圓以見意在清通而賦象苟明鑒之不遺願飾躬而是往（文苑英華）

呂溫鑒止水賦曰水止矣靜之其徐物鑒矣久而益虛且無情於美惡又奚議夫親疏委質員來所期乎上善同利忘筌已悟甯慮夫至清無魚若乃迴塘月抱高岸環合泥滓湛然自沈金沙炯其不雜同道德之以虛而受與川澤之惟汙是納有匪君子此焉明徵氣隨波息心與源澄端形赴影如木從繩其表徵也挂金鏡而當晝其索隱也隔玉壺而見氷爾其色必洞徹光無滉瀁不蒸鬱之氣不激潺湲之響百丈在目千仞指掌惡每自乎中見美實非乎外獎鑒形之始方似以身觀身得意之間乃同求象忘象徒觀其下倒星漢上披煙雲守其常而性將道合居其所而物以羣分君鑒之以平心臨下以簡臣鑒之而厲節在邦必聞妍媸無形兮惟人所召物我兼遺兮水無私照廉士以之立誠至人以之觀妙豈比夫流若激矢波如建瓴不捨晝夜爭輸滄溟徒乖躁靜之理莫分眞僞之形者哉國家以賢爲止水鑒有餘裕羣形鱗集眾象景附濫巾竊吹者十手共指研精摭實者千載一遇矣如是始

自攝其威儀亦何憂而何懼（文苑英華呂衡州集）

王季友鑒止水賦曰鑒於水者不在于廣大而在於澄渟奔流則崇山莫辨靜息則纖芥必形故能任人倫之巨細隨物色之丹靑皆一鑒而洞達若三光之出冥因見底之淸成照膽之朗以無心而應物皆潔己而呈象如白日之輝煌無孤蓬之振盪憑虛之狀信有姸而有媸閱實之明固無偏而無黨若乃仙井舊渠華池旣瀦中無浴鳥下絕游魚疑金鏡之湛寂若瑠璃之至虛當其來見威儀之酷似及其去無朕迹於淪胥向使潺湲不息噴薄長住將沃日而騰虹或因山而瀑布遭駭飈之歘起值潛虬之交驁雖有

淸明之本質豈能使形影之相遇是知專而靜可以居要明而動亦不能照斯大道之指歸豈常情之感召得懲躁之爲誡知飾容之惟肖人覩於水旣定而後詳水鑒於人當止而爲妙照其美也非所愛照其惡也非所憎不分明于有位不掩映於無朋諒可移性俾居於正直豈懷鑒貌獨貴於淸澄想夫煙雨初霽泥沙不雜明看皎練止若氷合忽形來而影見類聲往而響答在良賢而暫窺宜陋軀之愧納今者貞淸特異穎燿前聞雖萬形之森列終一鑒而區分（文苑英華）

呂温靑出藍詩曰物有無窮好藍靑又出靑朱研方比德白受始成形袍襲宜從政衿垂可問經當時不採擷佳色幾飄零（文苑英華呂衡州集）

王季友靑出藍詩曰芳藍滋匹帛人力半天經浸潤加新氣光輝勝本靑還同氷出水不共草爲螢翻覆衣襟上偏知造化靈（文苑英華）

十五年（己卯）

進士十七人（文苑英華有行不由徑詩當是此年試題）　封孟紳（狀元　唐詩紀事孟紳貞元十五年高郢下進士第一人終于太常卿）　張籍（唐才子傳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也貞元十五年封孟紳榜及第授祕書郎　侯鯖錄引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高郢下登科　按張籍爲昌黎在徐州所薦送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詩云州家擧進士選士謬所當馳詞對我策章句何煒煌張籍哭退之詩云公領試士司首薦到上京一來遂登科不見苦貢場是也籍有徐州試反舌無

聲詩）　王炎（舊書王播傳播弟炎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白居易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子曰播曰炎曰起咸以進士擧及第炎旣第未仕）　李景儉（舊書本傳景儉字寬中漢中王瑀之孫父褚景儉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　呂溫韋夏卿碑言開府辟士有隴西李景儉）　邵楚萇（永樂大典引閩中記邵楚萇字待倫閩縣人貞元十五年及第　按待倫當照三山志作待翰又云楚萇終校書郎）　裴頲（白居易代裴頲作王府君墓誌銘云某不佞頃對策于王廷也與炎同升諸科焉　按王炎是年擧進士題蓋與同年）　孟寂（張籍哭孟寂詩云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注云唐進士登科記孟寂乃中書舍人高郢所取十六名其年進士十七人博學宏詞二人故詩云十九人　按孟郊有分水嶺別夜示從弟寂詩）　俞簡（見文苑英華）

諸科四人

博學宏詞科二人（試題爲樂理心賦以易直子諒油然而生爲韻終南精舍月中聞磬詩題中用韻六十字成見

（呂衡州集）獨孤申叔（柳宗元獨孤申叔墓碣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呂温見文苑英華呂衡州集）

知貢舉　中書舍人高郢（舊書權德輿傳貞元十年遷中書舍人是時德宗親覽庶政重難除授凡命於朝多補自御札始德輿知制誥給事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歲岱卒郢知禮部貢舉獨德輿直清禁　柳宗元送辛生下第序略云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擁袂矯枉痛抑華耀韓注云高郢貞元中爲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知貢舉時四方上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衒名忘實郢患之乃謝絕請謁專取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

封孟紳行不由徑詩曰欲速竟何成康莊亦砥平天衢皆利往吾道本方行不復由蹊徑無因訪蔣生三條遵廣道九軌尚安貞紫陌悠悠去芳塵步步清澹臺千載後公道有遺名（文苑英華載此詩誤作孟封據唐詩紀事改正）

張籍行不由徑詩曰田裏有微徑賢人不復行孰知趨捷步惟恐異端成從易衆所欲安邪患所生誰能達大路共此競前程子羽有遺跡孔門傳舊聲今逢大君子士節再應明（文苑英華）

于炎行不由徑詩曰邪徑趨時捷端心惡此名長衢貴高步大路自規行且慮藥紆僻將求坦蕩情訢同流俗好方保立身貞遠跡如違險脩仁在履平始知夫子道從此得堅誠（文苑英華）

俞簡行不由徑詩曰古人心有尚乃是孔門生爲計安貧樂當從大道行詎應流遠迹方欲料前程捷徑雖云易長衢豈不平後來無在路先達擅前名一示遵途易微衷益自精（文苑英華）

獨孤申叔樂理心賦曰心爲靈府樂有正（一作和）聲感通而調暢之理自得訢合而邪僻之慮不生翕如冥契混若化成孕和平於德宇保純粹於元精故先王立極受命制民作則脩匏土革木之器備干戚羽毛之飾將以悅萬人康四國動盪其心志推移乎道德藹然而煦日以和悠爾而躋之壽域成文不亂知至樂之有融從律弗姦見王道之甚直聲之所感性罔不悛致和易於無象禁奸邪於未然希夷自適鬱結攸宣苟斯須之不去何嗜慾之能遷況乎大樂同和至音交暢聽寂寞而何求親窅冥而無狀將欲革驕

志以純仁化貪心爲貞節在乎思不惑兮心不流安至樂兮優而柔順至性之蕩蕩符大道之油油純如皦如足養浩然之氣融融洩洩脩抱悄爾之憂是知以德音爲音則合于仁義以淫樂爲樂則比於慢易咸濩作而理亦隨之鄭衛興而時乃殆而信至化之所繫實和樂之攸資是以重華明兮簫韶若此獨夫靡兮顛沛若彼忘味興歎於宣尼觀風見稱于季子則知樂之爲用也不獨逞煩手謹俚耳正心術而導滔源非聽其鏗鏘而已（文苑英華）

呂温樂理心賦曰道無象大無聲聖人不有作曷以觀化成由（集作於）是鼓吹大塊鏗鏘元精因乎心而式是理本形乎器而強爲樂

名以齊五方之俗以厚萬物之生始積中（集有而字）發外李充性與情（集作足充）性而養情樂與心冥則所謂固天之縱心由樂理亦得夫自明而誠至若樂在朝廷君臣叶義一發而賜唱陰和九變而雲行雨施上以見爲君之難下以知爲臣之不易有國者理心以此必覩（集作獲）儀鳳之（集有嘉字）瑞若乃樂在閨闈父子靜專蓋取諸無荒而樂有節而宣和以嚴濟愛由敬全有家者理心以此必返天性於自然且夫樂之作也一動一息心之理也惟淸惟直然後（集有能字）在聽而必聽無入而弗克（集作不得）節有序觀貫珠而匪珠聲成文見五色而（集作於）無色其或惟邪是念惟慝是虞（集作鬼）則離琴瑟在御管磬畢

偕立樂之方既失理心之術何求亦焉望變淸（集作澆）風之浩浩致和氣之油油徒觀其心向元通樂賁交暢明則贊天地之化育幽則索鬼神之精狀會節有極象之則發而時中應變無方擬之則貞而不諒大矣哉至樂希夷俟其韡而聽之以思固不貲（集作專）於子野作必在聽（集作不在聽）亦無俟於后夔方今敦和統同反本復始別（集作辨）六律以分聽（集作聰）納八風而齊軌（集作齊八風而同軌）拱鍾虡受我則明其直言朱絲（集作絃）遺音我則戒夫專美此吾君之以樂理心宜乎貴爲天子（文苑英華　呂衡州集）

獨孤申叔終南精舍月中聞磬詩曰精廬慙（原注疑）夜景天宇滅埃氛幽磬此時擊餘音幾處聞隨風樹杪去支策月中分斷絕如殘漏淒淸不隔雲羈人方罷夢獨雁忽迷羣響盡河漢落千山空糾紛（文苑英華）

呂溫終南精舍月中聞磬詩曰月中（集作峯）禪室掩幽徑（集作磬）淨昏氛思入空門妙聲從覺路聞淸泠流眾（集作滿虛）壑杳杳出重（集作寒）雲天籟疑難辨霜鐘詎可分偶來依（集作遊）法界便欲謝人羣竟夕聽眞響荷花積露文（集作塵心自解紛　文苑英華　呂衡州集）

十六年（庚辰）

禮部策進士問周禮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

不帛不績者不縗皆所以恥不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然爲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生業若驅彼齊人强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己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貫神廢禮誰曰非闕且使日中爲市貿遷有無者更何事焉（第一道）　問書曰眚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眾不赦過若然豈爲政以德不足恥格峻文必罰斯爲禮乎詩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則明哲者不成仁歟殺身者非崇德歟（第二道）　問聖哲垂訓言微旨遠至於

禮樂之同天地易簡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徵於何象絕學無憂原伯魯豈其將落仁者不富公子荆曷云苟美朝陽之桐聿來鳳羽泮林之椹克變鴞音勝乃侯乎木雞巧必資乎瓦注威所未悟庶聞其說（第三道）

問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不易之理也乃至鄒衍吹律而寒谷暖魯陽揮戈而暮景迴呂梁有出入之游周原變堇荼之味不測此何故也將以傳信乎抑亦傳疑乎（第四道）

問薪積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賤蠶織者勞焉公議者知之欲乎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廩之實生於農畝人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一不登則種食多竭往

年時雨愆候宸慈軫懷遣使振廩分官賤糶故得餱糧載活麥禾載登思我王度金玉至矣竊聞壽昌常平今古稱便國朝典制亦有斯倉開元之二十四年又於京城大置賤則加價收糴貴則終年出糶所以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者若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時斂散以均貴賤其於美利不亦多乎（第五道　白氏文集）

十二月戊寅敕禮部別頭舉人宜委禮部考試不須置別頭（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會要　按選舉志言高郢掌貢舉奏罷齊抗傳又謂抗爲相奏罷蓋禮部議必關于中書也）

進士十九人（據白居易詩云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則十九人當作十七人　試性習相近遠賦以君子之所愼焉爲韻玉水記方流詩見摭言）

陳權（狀元）

吳丹（白居易花前歎云幾人得老莫自嫌樊李吳韋盡成王注吳謂吳饒州丹　唐詩紀事丹字眞存登第歷職至鎮州宣慰副使知匭使尚書卒于饒州葬於常州樂天爲詩按居易有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　居易留別吳七正字詩云成名共記甲科上署吏同登芸閣間疑亦謂丹又酬吳七見寄詩莫忘蝦蟆內進士有同年）

鄭俞（白居易吟四雖詩云命雖薄猶勝于鄭長水注云余爲河南尹時見同年鄭俞始授長水縣令）

白居易（舊書本傳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元珠斬白蛇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于京又曰居易與元稹書曰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閒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于科試亦不廢詩　白居易與陳給事書云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遣家僮獻書於給事今禮部高侍郎爲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竊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于給事蓋即此年正月也又箴言序貞元十

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　白香山年譜十六年二月十四日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第　按樂天生于大歷七年是年二十九歲李璜舊譜據香山詩此生知負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之語以爲樂天二十九猶未第誤也　摭言白樂天省試性習相近遠賦攜之謁李凉公逢吉公時爲校書郎于時將他適白遽造之逢吉行攜行看初不以爲意及覽賦頭曰噫下自人上達君成德以愼立而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遂寫二十餘本其日十七本都出白居易及第後歸覲留別諸同年詩十年常苦學一上謬成名擢第未爲貴賀親方始榮時輩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軒車動行色絲管舉離聲得意減離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又東都冬日會諸同年宴鄭家林亭詩盛時陪上第暇日會群賢折桂應同樹鶯遷各異年賓階紛組珮伎席儼花鈿促膝齊榮賤差肩次後先助歌林下水銷雪酒中天他日升沈者無忘共此筵）

戴叔倫（唐才子傳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貞元十六年陳權榜進士　權德輿戴叔倫墓誌銘公早以詞藝振嘉聞）

李□（白居易酬鄭二司錄與李六郎中寒食日相過同宴見贈詩注二人並是同年按鄭二當即鄭俞李郎中名俟考）

王鍔（見文苑英華） 杜元穎（舊書本傳元穎萊公如晦裔孫也父佐官卑元穎貞元末登進士第 白居易七年元日對酒詩注余與循州杜相公及第同年） 陳昌言（見文苑英華） 陸□（白居易寄陸補闕詩注前年同登科） 崔元亮（白居易賀湖州崔十八使君詩云貞元科第忝同年又云為是蓬萊最後仙注云貞元初同登科崔君名最在後當時崔自詠云人閒不會雲閒事應笑蓬萊最後仙）

諸科八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高郢（按白詩年譜又作中書侍郎）

鄭俞性習相近遠賦曰酌人心之善敗惟性習乎所分習者物之遷以動為主性者生之質以靜為君遷情有同於鎔鑄通志亦比夫耕耘或定心以純一或逐境而糾紛故定心者若疏源而自得逐境者猶理絲而又棼且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徇物無已近之則歸於正性遠之則滅於天理雖眞妄之多端諒御用而由己至若習於所是則孟母之訓子其居也初闤闠之是鄰遂賈鬻而無恥及夫又徙於學徒示以墳史卒能振文行以標名彰古今而播美豈不以性相近而習之至矣又若效之而非則壽陵之從師其故也等善行之無轍見大道之甚夷及夫邯鄲之學匍匐于茲既所能之未盡終故步而莫追豈不以習相遠而性亦失之固宜入定其情物安其所苟欲遷性習以交喪易賢愚之攸處則捨于己而效於人學彌得而性彌阻逃而莫息亦莫之禦是非乖理而亦徇

末若襲愼而委順勿牽外以概名在執中而克愼欽若與旨闢諸古先習之則善道可進守之則至理自全茲義也智所不染愚亦難遷儻中庸之可甄願斯焉而取焉（文苑英華）

白居易性習相近遠賦曰噫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習則生常將俾夫善惡區別慎之在始必辨乎是非糾紛原夫性相近者豈不以有教無類其歸于一探習相遠者豈不以殊途異致乃差於千里昏明波注導為愚智之源邪正歧分開成理亂之軌安得不稽其本謀其始觀所由察所以考成敗而取捨審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返迷途於騷人積習者遵要道於君子且夫德莫德于老氏乃曰道是從矣聖莫聖於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則知德在修身將見素而抱樸聖由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藝業於黍累慎言行於毫釐故得其門志彌篤矣性彌近矣由其徑習愈精而道愈遠而其旨可顯其義可舉勿謂習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眞而相去幾許亦猶一源派別隨渾澄而或濁或清一氣脈分任吹煦而為寒為暑是以君子稽古於時習之初辯惑於成性之所然則性者中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於馴致外徇誡於妄追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習則性順故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禍與福在乎慎與不慎慎之義莫匪乎

24A

率道爲本見善則遷觀炯誡於既往審進退於未然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失之則眾心不等猶面如面焉鹹哉習性之說吾將以爲教先（文苑英華）

吳丹玉水記方流詩曰玉泉何處比四折水文浮潤下宵踰矩居方在上流映空虛碌碌涵白淨悠悠影碎疑衝斗光清耐掩舟珪璋分辨狀沙礫共懷柔願赴朝宗日縈迴入御溝（文苑英華）

鄭俞玉水記方流詩曰積水綦文動因知玉產幽如天涵素色倖地引方流潛潤滋雲起英華射浪浮魚龍泉不夜草木岸無秋璧沼甯堪比瑤池詎可儔若非懸可測誰復寄冥搜（文苑英華）

白居易玉水記方流詩曰良璞含章久寒泉徹底幽尹孚光泛泛方折浪悠悠凌亂波紋異縈迴水性柔似風搖淺瀨如月落清流潛穎應旁達藏真豈上浮玉人如不見淪棄即千秋（文苑英華）

王鑑玉水記方流詩曰玉潤在中洲光臨碕岸幽氛氳冥瑞影演漾度方流乍似輕漣合還疑駭浪收夤緣知有異洞徹信無儔比德稱殊賞含輝處至柔沈淪如見念況乃屬時休（文苑英華）

杜元穎玉水記方流詩曰重泉生美玉積水異長流如見清堪賞因知寶可幽斗迴虹氣見磬折紫光浮中矩諧明德同方叶至柔月生偏共映風煖竹將遊異賞雖無脛逢時願俯收（文苑英華）

陳昌言玉水記方流詩曰明媚如懷玉奇文自託幽白虹深不見綠水折空流方珪清沙遍縱橫氣色浮類圭才有角寫月讓成鉤久處沈潛貴希當特達收滔滔在何許揭厲願從遊（文苑英華）

白居易對策曰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縗蓋勸厚生之道也論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也夫田畜蠶績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務者眾故周禮舉而爲條目且使居之者無遊惰無隳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舉則隨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

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爲大中垂之不朽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強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萍於中逵植橘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甚焉豈直易俗失宜撓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爲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利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矣謹對（第一道）

聖王以刑禮爲大憂理亂繫焉君子以仁德爲大寶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

可得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融人心實善者衆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衆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宥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善者衆一人不善衆人效之故赦之之不可也所以明懲惡勸善且革澆漓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文由茲興焉此聖王所以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爲君子者爲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之雖殊時異致同歸于一揆矣何

以覈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于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崇德者不爲成仁殺身者不爲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戾同根於冥數其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其濟於歲功也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昭可知矣謹對（第二道）古先哲王之立彝訓也雖言微旨遠而學者苟能研精鉤深優柔而求之則壼奧旨趣將焉

廣哉然則禮樂之同天地其文可得而考也豈不以樂作於郊而天神和焉禮定于社而地祇同焉上下之大同大和由禮樂之馴致也易簡之在乾坤者其象可得而徵也豈不以乾以柔克而運四時不言而善應坤以陰隲而生萬物不爭而善勝柔克不言之謂易陰隲不爭之謂簡易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絕學無憂微其溺於時俗之習也原伯魯不學將落戒其廢聖哲之道也孟子不宥之說慮績利而生孽也公子荊苟美之言嘉安人而豐財也鳳鳴朝陽非梧桐而不棲擇木而集也鴞止泮林食桑椹而好音感物而變也事有躁而失靜而得者故木雞勝焉有貴而失賤而得

者故瓦注巧焉雖去聖逾遠而大義斯存是故遠旨微言可明徵矣謹對（第三道）原夫元氣運而至精分三才立而萬物作惟天地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數情性各有其常其隨事應物而遷變者斯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蓋天地無常心以人心爲心苟能以最靈之心感善應之天地至誠之誠感無私之日用則必如影隨形響隨聲矣而況於水火草木乎故有吹律於寒谷和氣生焉揮戈于雖壘暮晷迴焉神合乎水游呂梁而出入不溺化被於草木周原而堇荼變味蓋品彙之生則守其常性也精誠之至則感而常通也靜守常性動隨常通是道可于物

而非常於一道也夫如是則兩儀之道七曜之度萬物之性可察矣可信矣夫何疑焉謹對（第四道）

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戶食之蓋能爲之開衣食之源均財用之節也方今倉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工勞以愚所覩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數無常故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而有縮也古之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嗇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無菜色者無他焉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利利天下以後生生

蒸人返貞觀之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善乎實倉廩均豐凶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聞率脩舊制上自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貴糴以利農歲歉則賤糶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資爲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爲三軍之糧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修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災救弊利物甯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賤者由錐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流通則布帛之價輕重平矣抑居易聞短綆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慚下問謹對（第五道白氏文集）

登科記考卷十五

大興徐松

唐德宗神武孝文皇帝

貞元十七年辛巳

進士十八人（文苑英華樂德教胄子賦以育材訓人之本爲韻有鄭方賦知是此年試題）

班肅（柳宗元送班孝廉序隴西辛殆庶以班孝廉之行爲請又云勵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韓注貞元十七年禮部侍郎高郢知貢舉班肅第一辛殆庶與班肅同年進士　按言肅第一是肅爲狀元矣其稱孝廉者或肅先第明經歟）

辛殆庶（見上）

李彥方（見文苑英華）

羅讓（見文苑英華　舊書孝友傳羅讓字景宜祖懷操父珦讓少以文學知名舉進士　權德輿羅珦墓誌銘嗣子讓進士甲科）

徐至（見文苑英華）

鄭方（見文苑英華　白香山詩集有賀鄭方及第後秋歸洛下閒居詩云勤苦成名後優游得意間玉憐同匠琢桂恨隔年攀自注云同高侍郎下隔年及第盍高郢連放三榜樂天在

十六年第二榜鄭方在十七年第三榜）

劉積中（見文苑英華）

杜省躬（酉陽雜俎劉積中常於西京近縣莊居與杜省躬同年及第友善　按杜省躬見御史臺精舍題名碑陰）

杜周士（見文苑英華　周士又見柳宗元童區寄傳宗元又有送杜留後詩序　韓注周士貞元十七年中進士第）

許稷（閩中名士傳許稷挾策入關遇舍人陳詡四門助教歐陽詹校書郎邵楚萇侍御林藻在京師閩川舉子釀酒食會諸先達詹以稷爲鄉人親故特與之藻酣乃戲曰今日之會子何人斯輒冒其間稷投杯憤悱曰男子患不能立志脊漢豈有局鎩王侯出處豈必常耶明此一觴稷之過矣遂嚥酒而去深入終南山隱學三年出就府薦遂擢第　按黃滔司直陳公墓誌銘貞元中林藻冠東南之科第十年而許員外稷繼翔是稷及第當在此年永樂大典引莆陽志作十八年誤）

諸科八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高郢（舊書本傳改中書舍人凡九歲拜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遊馳逐聲名每歲冬州府薦送後唯追奔讌集罕肆其業郢性剛正尤嫉其風既領職拒絕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藝專考程試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濫之風翕然一變）

李彥方樂德教胄子賦曰王者垂訓導於門子戒驕盈於代祿屬師嚴以成教誨敷樂德而宣化育長能從而可久幼能正以不瀆悅之以道甯假乎干戚羽旄動之斯和詎資乎匏土革木是知深於樂者豈徒然哉暢生成於壽域道純粹於靈臺明明而六德是以蕩蕩而舉心有開瞻之在前佇將成於國棟由乎充選庶有綱於鄉材登於雋造釋其奸回聆音乃接武而至樂善而差肩載來且於中者表得中而可尊和者達至和而不紊緊吾道之克廣諒

乃心之是訓青衿選其悅學絳帳資乎待問于以識瑰□之姿于以言始終之訓然則祇者敬也居敬足以脩身彝者常也守常而能化人萃羣生之濟濟達誘善以循循肅穆以居而文明有耀條暢斯及而樂教惟新然後以孝友俾其師資春秋則教夙夜惟寅宏廣博易良人胥効矣美父母兄弟誰能間之內必成性外無越思匪鏗鏘而感物咸敬順以親師異齊國之閒於宣父叶虞帝之命以后夔惟德音之是進豈奸聲之能混入於國學習者由是知歸祭於瞽宗享者於焉報本至哉聖人之設教諒終古而無損（文苑英華）

羅讓樂德教胄子賦曰至樂之極兮德教所蓄德者體中和而定剛柔教者正性情而靖耳目既垂法於國胄亦布政於方族四術允正三行祇肅所以明俊選之標表所以致才賢之蘊育比師嚴而道尊信仁行而禮復樂正初協司成理該被其風而導其志滌其濫而釋其回持筋骸以固束刷性靈而洞開德義可依異射宮之取士程準斯在同杼人之理材樂且致之行之廣運內無聲以是託表中庸以垂訓在敝遜以務時資端愨而待問斯乃成性所臻斆學相因既廣博而克己抑直易以播身不特考擊兮教備無假拊搏兮行酯以道應物以樂和人事且符於米廩義且暢于成均將俟乎綺紈之子率變何患乎胄樂之性難馴苟以我於木鐸爾宜必誠必信苟以我於蕤鑌爾胄不智不仁庶居之也洩洩諒講之乎誼諠在聲音之道兮以律度是維諧和是司在德教之術兮以友敬爲儀忠孝爲師固捨彼而取此念鑽之而仰之足彼放心精正體道希夷罷鏗鏘於師氏黜明命於后夔甯鼓篋而徒至必擺衣以慎茲俾行乎鄉黨尊尊長長俾立乎黌塾庸庸祇祇夫然則寬恩者日益簡傲者日損習語舞而殊源教詩書而異臺斯教也教之至誠天下之本（文苑英華）

徐寅樂德教胄子賦曰至哉樂爲德也保太和茂生育是以先王

法之以成教樂正尊之以宗睦將磨琢於仁義匪鏗鏘於匏竹洋洋乎節以惠和煦煦然致其恭肅其儀不忒故容止可觀其道既宏乃進退可復信月將而日就庶不諂而不脊且有教無類道之原來廉讓之風斯扇愷悌之德不回趨隅以繼其志待問以成其材于以見易和之容參於前也中庸之德夫何遠哉何必朱干玉戚一起一偃將以宮商克懸角徵潛運危趨碧沼皆藉藉於令名魚貫青衿各愔愔於淑問百行由是內融三德於焉成順俾夫遷善者樂以陳脩己者德以眞樂者樂也可以樂其孝友德者得也可以得其忠臣昔后夔所以推其典樂虞舜所以稱其聖人豈不以人心感樂樂有其倫者哉今國家德教綏於九有禮樂達乎四維樸素遠符於軒氏和樂方軼於周詩多士濟濟百寮師師明誠之德可見中和之樂在茲自君臣達乎父子性成也何莫由之由之伊何行之非遠亦由端本去末化遐自闡然後外可以維城中可以補袞於與樂乎實教人之大本（文苑英華）

鄭方樂德教胄子賦曰國有學家有塾播樂德之文釆率胄子以化育始先徵其清濁而後攻其節目鼓篋之士宣聲音以相和函杖之時俾心志而思服語於效者執德不回道以樂者知陽必來盈耳之聲詎作理心之教有開賓俎豆之間矣肅鐘鼓而云哉動

於外而暢於中使和其性進以德而舉以事各盡其材惟其斆學必有謨訓咸養以致和強學以待問觀德畢賢愚之貫序德同長幼之分豈不以樂之至也通乎神教之至也慎乎身惟彼樂之爲德是彰教之有倫不在匏竹設金石振乃貴于祇庸備孝友陳豈不愈終始而典學美教化於成均遂乃與誦諷觀屈伸斯可以移風易俗不止於溫故知新保和於心暢五聲而授之有道將遜其業崇四術而宏之在人厥類可知允懷在茲諒審樂以知政由切問而近思初感至音聽角聲而惻隱變矣終懷雅性聞羽奏而覓大似之且被之以簫管加之以訓辭升學而在於春候合射而戒

於秋時然則不教以中和不能知樂不教以博依不能安詩是以學者爲王化之端樂者繫國風之本故曰觀大學之道然後知困而滿知損（文苑英華）

劉積中樂德教胄子賦曰惟天惠人惟王司牧必資立樂以化被聚賢而致肅樂垂六德允接於生靈人抱七情□是乎脩睦故命樂官宣樂德之旨教國子俾國人思服施行而萬邦作乂動蕩而羣生茂育原其詔司樂闢靈臺選國中之胄子集宇內之懷材示中和於前俾行而不忘尊祗庸於次將守而不回實克孝而克友必無間而無猜緬賾謨猷明徵義訓樂同和而會極綱有條而不紊中爲忠□俾邪者奉忠格之心和乃適正制剛者守調適之分非有象以外感乃無聲而潛運祇敬必逾（原注疑）庸言是尊率感儀而允淑致言行之惟醕睦蒸蒸之孝誠全乎天性勖怡怡之友義原乎天倫設教之規爰立列樂之事方陳是將崇德教播成均議通自己建中於人夫就學必時爲樂在茲春誦夏絃順陽而樂功猶懋無虐無傲率下而樂德增丕所以舜命伯伯讓夔立之以四教道之以六詩然後學制敦浹國經允釐通至性於倫理垂善教於師資慕其人則遐不謂矣仰其教則學以知之方今政舉道光文修武偃播崇德爲宣風之始訓國子爲化人之本忝承教之在

躬庶聲名之不遠（文苑英華）

杜周士樂德教胄子賦曰國家自誠而明講信脩睦既移風以設教每登賢而制祿由是命司樂之職率彼成均教舞勺之童取諸鄉族常德咸事庸言可復納諸軌物則物有其容攝以威儀則儀無不淑日將月就不疾而速于以見中和之教克修杞梓之材可育觀鼓篋請益攝齊員來嚴師尊道至矣休哉捧函丈之筵無思不服聽撞鐘之問有說必該心不望於翼翼視有主于梅梅審依仁即童蒙之求我語成器如杍人之理材且鼓舞鏗鏘徒聞於物格與道諷誦亦資於擇回豈如中以理心和而適分敬居簡而可

久德有常而不素孝實天經友爲義訓本其至也可以贖天地之情引而伸之可以暢雍熙之運則知通和章德在聖與仁革蒙悉於初志致輝光於日新於以代天工則庶績時序於以施邦教則百姓皆新斯可爲理以樂成俗師以賢得人於戲至教在茲無從匪彝合游洋以來學任道德而爲資孝友祇庸則無不順者自上下下可感使由之夫然則樂之教也義微而婉以八音爲制以六德爲本旣履孝而資忠宜任重而道遠若然者安得不愼其終而思其反者也（文苑英華）

十八年（壬午）

五月敕明經進士自今以後每年考試所收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滿此數（冊府元龜 唐會要）

策進士問六經之後百氏塞路微言大義寖以乖絶使昧者耗日力以滅天理去夷道而趨曲學利誘於內不能自還漢庭用經術以昇貴位傳古義以決疑獄誠爲理之本也今有司或欲舉建中制書置五經博士條定員品列於國庠諸生討論歲課能否然後刪非聖之書使舊章不亂則經有師道學者顓門以爲如何當有其說至於九流百家論著利病有可以輔經術而施教化者皆爲別白書之（第一道） 問易曰君子夕惕若厲語曰君子坦蕩蕩禮之言絅衣則曰惡其文之著也儒行則曰多文以爲富或金歸以爲孝或殺身以成仁或玉色以山立或毀方以瓦合皆若相戾未能盡通顏回三月不違仁孟軻四十不動心何者爲優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子文三已而無慍何者爲愈召忽死子糾管仲相小白棠君赴楚召子胥爲吳行人何者爲是析疑體要思有所聞（第二道）

問周制什一是稱中正秦開阡陌以業農戰今國家參酌古道惠綏元元均節財征與之休息豐年則平糴於轂下恆制則轉漕于關東何慮地有遺利人有遺力生之者少靡之者多粟帛寖輕而緡錢益重或去衣食之本以趣末作自非翔貴之急則有甚賤之傷欲使操奇贏者無所牟利務農桑者沛然自足以均貨力以制盈虛多才洽聞當究其術至若管仲通幣之輕重李悝視歲之上下有可以行於今日者因亦陳之美利嘉言無辭悉數（第三道） 問懲忿窒慾易象之明義使驕且吝先師之深誡至若洙泗之門人故人漸漬於道德固已深矣而仲由慍見原壤夷俟其爲忿與驕不亦甚與商不假蓋賜能貨殖從我之徒而吝惜缺如是皆所未達試爲辨之（第四道） 問育材造士爲國之本脩辭待問賢者能之豈促速於儷偶牽制於聲病之爲耶但程試司存則有拘限音韻頗叶者或不聞于轍響瑳瑋特達者亦有累於微瑕欲使楚無獻

玉之泣齊無吹竽之濫取捨之際未知其方子曰盍各言爾志趙孟亦請七子皆賦以觀鄭志古人有述祖德敘家風之作衆君子藏器而含章者久積善而流慶者遠各言心術兼敘代德鄙夫虛佇以廣未聞（第五道　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策明經問孔聖屬詞耶明同恥裁成義類比事繫年居體元之前已有先傳在獲麟之後尚列餘經豈既簡之難徵復絕筆之云誤子產遺愛也而賂伯石叔向遺直也而戮叔魚吳季札附子臧而吳衰宋襄公捨與夷而宋亂陣爲鵝鸛戰豈擬于魚麗詛以犬雞信甯僾於牛耳子所習也爲予言之（第一道春秋　五經宏文生同）

問三代之

弊或樸或薄六經之失或愚或誣夫以殷周之理道詩書之述作施於風俗豈皆有所未至耶穀祭納書誠爲追遠執戈桃茢無乃傷恩何二者之相反耶兩楹坐奠歎有功於宗子九齡魂交數能移於與爾何二者之不一耶山節藻棁豚肩狐裘皆大夫也又何相遠耶檀弓袒免子游衰麻何如直諒而忠告之耶各以經對（第二道禮記　五經宏文生同）

問四營成卦三古遺文本自河圖演於羑里而西鄰禴祭斯乃自多箕子利貞且居身後豈理有未究復古失其傳乾之彖辭乃大六爻之末坎加習字得異八純之體无妄則彖稱物與同人則彖引卦名或備四德而穢乎悔亡或無一德而自居貞吉訪於承學思以稽疑至若康成之陰陽象數輔嗣之人事名理異同優劣亦爲明徵（第三道周易　五經宏文生同）

問左史記言古之大訓何首載堯典而乃稱虞書當文思之代而九官未命及納麓之時而四凶方去豈允恭克讓待元德而盡善耶仲虺作誥伊尹作訓豈臣下忠規之稱耶伯禽費誓穆公秦誓豈帝王軌範之書耶好風好雨既從於箕畢時若恆若復係於休咎何所適從耶伏生傳於耄耋壁得於殘缺前代講訓孰爲名家可以詳言用窺奧學（第四道尚書　五經同）

問二南之化六義之宗以類聲歌以觀風俗列國斯衆何限於十四陳詩固多豈止於三百頌編魯頌奚異于商周

風有王風何殊於鄘衛煩疑倒置未達指歸至若以句命篇義例非一瓜瓞取綿綿之狀草蟲棄喓喓之聲斯類則多不能具舉既傳師學一爲起予企聞博依之喻當縱解頤之辨（第五道毛詩　五經同）

問魯史成文以一字爲褒貶漢庭尚學有二傳之異同雖子夏授經孫卿肄業而去聖寖遠傳疑儻多閏以定時何非乎告朔雩乃閔雨奚憂於去讓文有無天之說定有無王之年例或難通理亦未盡衛輒辭以尊祖於義安乎許止闕于嘗藥受誣乃甚以茲疑滯皆藉發明穀梁子之言固當有據應上公於古復是何神諸儒待問一爲覼縷（第六道穀梁　五經同）

問孔門達者列在四科顏子不幸

伯牛惡疾命之所賦誠不可問至若攻冉求以鳴鼓比宰我於朽木言語政事何補于斯七年可以即戎百年可以去殺固弛張之有異曷遲速之相懸爲仁由己無信不立拜陽貨則時其亡也辭孺悲則歌使聞之聖人之心固當有爲鄙則未達子其辨歟（第七道論語宏文生同　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策道舉問莊生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蓋以游刃無全善刀而藏之故也禦寇則曰養生如何肆之而已莊生曰嗜欲深者天機淺禦寇則以朝穆善理內而性交逸何二論背馳之甚耶夫一氣之蹔聚爲物之逆旅誠不當傷性沽名以耗純白儻昧者未通矯抗之說因遂耳目之勝其心寘力則如之何既學于斯仁有精辨（第一道）

問駢拇之言曰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以易其性庸詎知不有性於仁義而不可易者乎以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庸詎知伯夷非安於死而不可生耶徵濠上觀魚之樂則莊生非有虞與伯夷也又安知有虞與伯夷之不然耶徵鳧鶴短長之脛又安知有虞與伯夷之性非不可斷不可續者耶雖欲齊同彼是先逆後合惡用謬悠卓詭如是之甚耶蓬心未達幸發吾覆（第二道）

問至人恬漠外其形骸使如死灰如木雞斯可矣至若蹈履水火而不燋沒雖以誠信庸至是乎斯所以有疑於呂梁丈人商邱開之說也蓋有以誠信安於死而不遷者未有以誠信蹈難而必不死者此何所謂其質言之（第三道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策宏文崇文生問儒館設科以優華緒亦明勸學然後審官諸生或以紈綺之年講誦未暇在琢玉之或（按字疑有誤）怠于製錦而如何儁材舉章程以明課試因粲粲之質加孳孳之勤可以遠圖固爲盡善但因循既久慮物議爲難盍自言之將求折衷（第一道）

問左披東朝載宏學斅貴游胄子於是翔集法禁或弛藝實難徵推恩補員據闕升第或入疑張祿或詞假葛龔誠瑕不揜瑜豈仕優則學澄汰則眾心未允因仍則流弊寖深有司病諸生喻其術（第二道）（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按文苑英華載十九年及二十一年策問以上各問失載年月當在是年）

進士二十三人（文苑英華有風動萬年枝詩當是此年試題）

徐晦（狀元玉芝堂談薈作徐敏誤　永樂大典引莆陽志貞元十八年徐晦狀元舊書本傳晦進士擢第新書晦字大章　白居易云四雖詩云眼雖病猶勝于徐郎中注徐郎中晦因疾喪明）

尉遲汾（容齋四筆引登科記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章紓沈杞李翱澄第　昌黎集有答尉遲生書又貞元十七年洛北惠林寺題名有尉遲汾）

侯雲長（韓文考異雲長中貞元十八年進士第）

章紓（見文苑英華　按摭言唐詩紀事作章紓昌黎集作章摯玉據韓子年譜是二人紓于是年及第摯亟於二十一年及第）

沈杞（韓文考異杞中貞元十八年進士第）

李翱（韓文考異翱中貞元十八年進士第　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

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援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之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溫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于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才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辯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苰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以解之問焉則與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　摭言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于傪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紓其次六人沈杞張苰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而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苰紳後餘不出五年內皆捷矣

崔琯　舊書崔珙傳珙有子八人皆至達官時人比漢之荀氏號曰八龍長曰琯貞元十八年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　新書琯字從律

樊陽源　見文苑英華　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唐山南節判殿中侍御史樊陽源元和中入奏岐下諸公攜樂于岐郊漆方亭餞飲從事中有監察陳庶獨孤乾禮皆在幕中六七年各歎淹滯陽源乃曰人之出處無非命也某初名源陽及第年有人言至西府與取事某時閑居洛下約入月間至其年七月有表兄任密縣令使人招某驟到密縣某不得已遂出去示通門宿夜夢見一高塚上一著麻衣人似欲鄉飲之禮顧視左右又有四人塚上其人乃以手招陽源陽源不樂去突一人從陽源前而上又一人躡從而上上左右四人皆上陽源意忽亦願去遂繼陟之比及五人見塚上袖一文書是河南府送舉解第六人有樊陽源時無樊源陽矣及覺甚異之不日到密縣便患痢疾聯綿一月困憊甚稍間徑歸洛中謂表兄曰西府取解舊例

亢須申某或恐西府不得兄當與首送矣密宰曰不可慮但令密縣海送固不在託及到洛中已九月半洛中還往乃勸不如東府取解已與西府所期違矣陽源心初未決忽見密縣解申府陽源作第六人不名源陽處士石洪曰陽源實勝源陽遂話夢于洪洪曰此夢固佳塚者邱也豈非登塚爲邱徒哉於此大振亦未可知況縣申名第一如夢中未必不爲祥也是歲許孟容爲州守又謀陽源密縣第六人某已處分試官更升三而路比府牓出陽源依縣申第六人孟容怒責試官陽源其以夢告明年權侍郎下及第

許康佐　舊書儒學傳許康佐父審康佐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　按新書言許堯佐擢第八年康佐繼之堯佐於十年及第則康佐當附是年

馮定　舊書馮宿傳弟定字介夫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于頔牧姑蘇也定寓焉頔友於布衣間後頔帥襄陽定乘驢詣軍門吏不時白定不留而去頔慚答軍吏馳載錢五十萬及境謝之定飯逆旅復書責以貴傲而返其遺頔深以爲恨權德輿掌貢士擢居上第　按定與宿審皆舉進士傳獨以二馮君繫之貞元者蓋審及第於永貞也定與審皆權德輿門生傳不言聯登故知定在第一牓矣

明經科

牛堪　昌黎集有送牛堪登第序云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按昌黎以貞元十七年秋冬間除四門博士十九年職滿故附此年

諸科三人

博學宏詞科

試瑤臺月賦以仙家帝室皎潔清光爲韻見文苑英華

王涯　見文苑英華

知貢舉

中書舍人權德輿　舊書本傳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來年眞拜侍郎凡三歲掌貢士至今號爲得人　韓愈故相權公墓碑貞元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又曰前後考第進士及廷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

韋紓　風動萬年枝詩曰嘉名標萬祀擢秀出深宮嫩葉含煙藹芳

柯振惠風參差搖翠色綺靡舞晴空氣稟禎祥異榮霑雨露同天年方未極聖壽比應崇幸列華林裏知殊眾木中（文苑英華）

樊陽源風動萬年枝詩曰珍木羅前殿乘春任好風振柯方裊裊舒葉乍濛濛影動丹墀上聲傳紫禁中離披偏向日凌亂半分空輕拂祥煙散低搖翠色同長令占天眷四氣借全功（文苑英華）

許稷風動萬年枝詩曰瓊樹春偏早光飛處處宜曉浮三殿日暗度萬年枝婀娜搖仙禁繽翻映玉池含芳煙乍合拂砌影初移爲近韶陽煦皆先眾卉垂成陰知可待不與眾芳隨（文苑英華）

王涯瑤臺月賦曰素月霄凝寒空迥徹照瓊樹以增麗煥瑤臺而

共潔遠而望也浮皎皛之精光近而察焉帶巍峩之積雪美其清熒互映絢練相鮮洞玉砌以周設對金波而正圓增搆參差迥出林巒之表光輝照燭還同崑閬之前覩重壁以發地瞻百常之造天乍動乍搖難審詳於眾目若明若滅疑陟降於羣仙顧兔淒涼崇臺窅窱惵儐意駭倏然魂悄騑階級以雲矗粲瓊瑛之霄皎徒引耀之可觀豈懷材之足表若見仙闕如遊玉京月映臺而九天共聳臺照月而萬里俱明舍冰霰而迥潔軼氛埃而更清斯可以滌鄙夫之幽抱暢達士之高情皎皎寒光悠悠清質凝精以降委照而出玩浮光而神竦炫微輝而皆溢視乎外美清瑩乎瑤華璧乎中致齊莊於虛室由斯可保亦既有光始激射以內照忽飛騰而外揚璧彩遙分奪冰壺以的的桂華中映同日觀之煌煌於是天地朗然纖埃不翳九成由其直上八表可以旁睨將以象清都朝玉帝豈徒恣遐想窮遠睇徘徊於臺榭之間悵望於蟾蜍之際而已哉吟翫既久規圓已斜歎將傾於桂魄思復攀於瓊華庶竭精於冊府竄遠慕於仙家（文苑英華）

十九年（癸未）

策進士問漢廷董仲舒公孫宏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而施于教化韋元成匡衡之倫以明經至宰相封侯皆本王道以及人事今

雖以文以經貴蘇學者而詞綺靡于體物寖夫古風學因緣于記問寖窮典義說無師法經不名家有司之過敢不內訟思欲本司徒之三物同樂正之四術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名義益脩風俗益厚程孝秀之本業參周漢之舊章慮難改作式佇嘉話事關理本必議上聞斯乃誠求諸生毋忽（第一道）

問齊人之所以務於賦輸用給公上大抵饋軍實奉邊備而已今北方和親西通禮命南詔納欵屢獻奇功而蠢茲西戎尚有遺類猶調盛秋之戍頗勤中夏之師思欲盡復河湟之地未銷爟燧之警師息左衽人無外徭酌古便今當有長策乃者戎人願脩前好因請其俘或曰彼實無

厭絕之以固吾圉或曰始示大信許之以靖吾人或曰歸貴種以懷其心或曰奪長技以翦其翼當蘊皎然之見備陳可舉之方（第二道）問祖宗昭穆王者之盛典明祀嚴禋有固之大事頃歲奉常上奏以獻祖之位非正太祖之尊未伸而公卿諸儒雜有其議皆以百代不遷宜居東向而獻懿二主所歸不同或曰藏于夾室或曰寘於別廟或曰祔於德明興聖酌殷周之制或曰遷于園寢石室採漢魏之儀而又有並居昭穆之列竟虛其位分饗禘祫之禮互處于西衆議云云莫有所一至今留中未下誠聖意所重難也至當無二衆君子辨之（第三道）

問人之生也稟五行之秀其化也

順一氣之散而牛哀爲獸杜宇爲鳥趙王爲蒼犬夏鯀爲黃能傅巖之相爲星圯橋之老爲石變化糾紛其故何也夭壽貴賤賦命萬殊而驪山之儒長平之卒歷陽之魚鼈南陽之侯王豈稟數斯同復適然也衆君子通性命之理究古今之學幽探造化佇所未聞（第四道）

問有司之求才與多士之求進其心不相遠也諸生知之乎計借者幾乎五百籍奏者不逾二十蓋二十五之一也諸生又知之乎雕龍之辨皆謂有餘靈蛇之珠無非在握射或失鵠瑜蓋掩瑕雖涇渭終分而蓬麻未直匿名飛語誣詆云云誠無它腸時有譏口豈有司之道未至復諸生之所習難化耶異時有司固諸生之所履也復何如哉非有防川之心願聞易地之說（第五道文英）（英華權文公集）

策明經問魯史之文先師用明於王道漢武之代左氏不列於學官誠義理之可觀終誣黯而多失鳳凰兆啟陳氏不得不昌鸜鵒成謠季氏不得不叛既未然於前定於立教而謂何同恥釋經豈其如是夏五之闕雖繫月而何嫌艮八之占於兼山爲何象因生因謚未詳命氏之殊德命類命請數制名之義生既充賦無辭說經（第一道左氏傳）

問冠婚成人著代之義一獻之饗舅姑先降以奠酬三加彌尊毋兄皆拜而爲禮責婦順而則可於子道而謂何一與

之齊終身不改而夷狄有問服二姓之合爲重而孔門多出妻蹈白刃或易於中庸引重鼎奚列於儒行裼袞疑衰之制繼別繼禰之差生既講聞佇觀詳辨（第二道禮記五經宏文崇文生同）

問周制六官以倡九牧分事任之廣計名物之多下士吏胥頗繁於先食上農播殖力或屈于財征簡則易從寡能理衆疑宋毋之失實豈周公之信然今欲舉司徒之三物教賓興之六藝又慮樂舞未通于韶濩徒玩干旄鄉射有昧於和容務持弓失適廢術學豈賓賢能至若六變入變致神祇之格天產地產有禮樂之防忝貳春官企聞詳說（第三道周禮）

問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豈天

下之動者存乎辭又曰吉人之辭寡寂然不動則感而遂通見幾
而作乃不俟終日豈各有所趣幸備言其方至若巽之于人爲廣
顙白眼坎之于馬爲美脊薄蹄誠由成以彌綸何取象之瑣細佇
聞體要然後忘言（第四道周易）　問堯之文思也命羲和四嶽敬授人
時其道巍巍矣舜之登庸也則流放竄殛考績黜陟熙帝載而亮
天工者二十有二人其理昭昭矣至禹則別九州導九河分五服
建五長辛壬癸甲荒度土功其勤云云矣夫以陶唐虞夏皆聖人
也而勞逸斯殊豈時不得不然復道有所不及何事功元德煩簡
相去之遠耶願聞其說（第五道尚書）　問三綱之道有君臣焉有父子

焉周南召南以風化于天下關雎鵲巢乃首（按疑有脫字）　於夫婦舉后
妃曷若先天子美夫人曷若稱諸侯豈自邇而及遐將舉細而明
大又太師所採孔聖所刪以時則齊襄先於衞頃以地則魏土褊
於晉境未詳差次何所後先一言雖蔽於無邪六義乃先於諷諫
既歌乃必類何失之於愚理或出於鄭箋言無憚於匡說（第六道毛詩）
（五經同）　問褒貶之書宣父約於史氏淸婉之傳卜商授於門人經
有體元且無訓說日稱夜食頗近迂異徵禿眇之脩聘聚綦輒之
方言晉大夫奚侯於脩行衞公子豈名其天疾隱居攝以崇讓鄭
討叛以滅親宋曰申鄭靈爲積慮鄒氏夾氏學既不傳尸子沈子

復爲何者鄙夫未達有仁嘉言（第七道穀梁）　問荀曰君子無終食之
間違仁又曰仁遠乎哉則子文之忠文子之淸由也之果求也之
藝皆曰不知其仁豈盡非君子耶胡爲乎登夫子之門而稱齊楚
之賢大夫也其愚如愚甯武與顏生孰愈三思三省季文子與曾
子孰優虞仲隱居以放言下惠辱身以降志頗殊取捨皆曰逸賢
探索精微當有師說（第八道論語　宏文崇文生）（同　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策道舉問安時處順泊然懸解至人之心也故曰材全而德不形
又曰休影息迹與夫五漿先饋屨滿戶外者固不侔矣然則以紀
渻之養雞痀僂之承蜩匠石之運斤梓慶之削鐻用志不分移於

敎化則萬物之相刃相靡者悠然而順闇然而和奚在於與元趾
元眼之徒支離形德然後爲德耶願聞其說（第一道南華經）　問文于元
虛師其言於老氏計然富利得其術者朱公疑傳記之或差何本
末之相遠人分五位智辨居忠信之前體包五藏耳目乖肺肝之
主皆何故耶當有其說至於積德積怨實昧其圖上義下仁頗聆
其旨大辨若訥大道甚夷豈在顚之倒之使學者泥而不通也（第二
道通元經　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策宏文崇文生問鄉賦國庠已有定制又闢兩館以延諸生蓋砥
礪貴游而進之于學也二三子江夏童年頗聞岐嶷舞雩春服皆

己鮮明雖異實興亦稱講業於經書所好何旬於古哲所慕何人兼陳從政之方用辨保家之美（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六月（舊書本紀作七月）敕禮部舉人自春以來久愆時雨念其旅食京邑資用屢空其禮部舉人今年宜權停（冊府元龜　唐會要）

韓愈論今年權停舉選狀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分之一

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

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宏淸閒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昌黎集五百家注引孫曰李相杜佑所請也　權德輿周渭墓誌銘前歲凶旱詔罷郡國選舉慮歉下艱食之不給也君抗疏以爲無肆眚且久得非濫刑失職者含冤以謐和氣邪臣以爲答于天戒者在此不在彼雖留中不下而士友多之　按此則渭亦論停舉選矣）

進士二十人（文苑英華載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以嘉節初吉修是農政爲韻當是此年試題按國史補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

曹景伯（舊書曹確傳確父景伯貞元十九年進士擢第）

侯喜（韓愈贈侯喜詩吾黨侯生字叔迟　韓文考異侯喜貞元十九年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　寶刻叢編引集古錄目唐復黃陂記前鄉貢進士侯喜撰按碑以元和三年立故稱前進士也）

李礎（洪興祖韓子年譜李礎貞元十九年進士仁鈞之子也昌黎有送李判官正字礎歸湖南序）

賈餗（見文苑英華　舊書本傳字子美河南人祖渭父甯餗進士擢第）

胡直鈞（韓愈有答胡生書考異引登科記胡直鈞貞元十九年進士　按鈞一作均）

鄭式方（見文苑英華）

諸科六人

博學宏詞科（是年試漢高祖斬白蛇賦文苑英華又載呂炅王起貢舉人謁先師聞雅樂詩蓋亦此年試題）

呂炅（韓愈河南少尹李素墓誌銘呂氏子炅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閒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昌黎又有詩云非癡非狂誰氏子注云謂炅　白居易和元九與呂二同宿話舊詩見君新贈呂君詩憶得同年行樂時即謂炅也）

王起（元稹酬哥舒少府寄同年科第云前年科第偏年少未解知羞最愛狂九陌爭馳好鞍馬八人同看綵衣裳注云同年什第宏詞呂二炅王十一起拔萃白二十二居易平判李十一復禮呂四頻哥舒大恆崔十八元亮逮不肖八人皆奉榮養）

拔萃科（是年試毀方瓦合判見文苑英華）

白居易（汪氏香山年譜貞元十八年鄭珣瑜領選部公試判拔萃科入等養竹記云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選制以十一月為期至三月畢故十九年亦作十八年居易祖名鍠與宏同音故白公不應宏詞試摭言謂公試宏詞賦考落者誤）

李復禮

呂頻（文苑英華作呂穎誤）

哥舒恆（一作垣白居易有酬哥舒大見贈詩）

元稹（侯鯖錄載元微之年譜貞元十八年微之年二十四中書判拔萃第四等授校書郎唐才子傳元稹擢明經書判入等）

崔元亮（皆見上）

知貢舉　禮部侍郎權德輿（舊書李實傳前歲權德輿為禮部侍郎實託私薦士不能如意後遂大錄二十人迫德輿曰可依此第之不爾必出外官悔無及也德輿雖不從然頗懼其誣奏　容齋四筆引登科記貞元十九年權德輿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　按權德輿李公遺愛碑云十九歲九月制詔湖南長帥中執法李公巽為江西申命小宗伯呂公渭為之代蒞呂公既去權公代為小宗伯事在九月故權文公于十九年十月十二日祭戶部崔侍郎文結銜稱禮侍郎權德輿也　柳冕與權侍郎書云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姓美其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閤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義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儒之生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閤下因從容啟明主稍革其弊奏為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第一等其有精于誦注者與精于誦疏者以為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為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儒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任人之眾而人物殄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于理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喁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仰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　權德輿答書云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判失權衡輕重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以為仁由己然亦沿于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上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嘗慕之當時置于國庠劇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慚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業劣學當儀曹為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偕多有親故故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宏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半年以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回復于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蔚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齷齪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釋通其義則面牆木偶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伍其問令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內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今吏部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有司率情下上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　按權文公有再歲計偕之語是再知舉後事故附於此年）

侯喜

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曰我后令節中和孔嘉凍已全解桃

仍欲華慶賞之多燕樂既均於九有播植之始教化爰貞於四遐

於是心膂周召股肱稷卨泊彼庶尹當茲新節陽和溥暢言拜賜

於生成稼穡艱難乃載陳於睿哲觀其克合天意咸造皇居僉曰

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儲政令不差則夷華知勸水旱無備則倉

稟其虛且自古在昔靡不有初敬授人時而堯典垂記大無不麥則魯史頻書今陛下夔夔慄慄日愼一日惟人是憂惟農是恤是以域中無事海內殷實人獻其誠神降之吉臣等叨遇昌運思禆大猷惟茲南畝可致崇邱虔考令辰實當四仲之首（原注疑作月）敬舉彝典庶爲六府孔脩豈止合彼九疇冠夫百氏高懸象魏必日就而月將永播蒸黎自風行而草靡帝曰善哉子之言是於變時雍恭愼是宗應天地中和之氣備朝廷中和之容君告成中和之功久而作樂臣獻守中和之術先告三農此所謂超羲越軒臣賀主聖樹光宅之深本爲經邦之善政美哉啟沃之義於斯爲盛（文苑英華）

貢餘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曰聖上覩萬國之無事偉三農之可嘉因月令之初爰詢播植俾年豐之慶無陽斷退於是文武畢陳威儀斯列爰修耒耜之務用廣異同之說將期國實京坻人懷禮節捧書而進知地利之可分足食是圖見天心之載悅既而啟文字儼翕禠煥夔龍之獻納掩河洛之圖書得富國以如此契生人於厥初稽重穀之言徒稱董仲驗深耕之法何媿朱虛所以候驚蟄之辰應夾鐘之律昭八政之所用著九年之罔失是薦是蓘將致乎千斯倉爰始爰謀必因乎四之日故當載陽之候以進爲邦之術俾農識不耕之凶歲獲終畝之吉且中也者表天地之交泰和也者彖德化之優柔致中和之令節展稼穡之允脩將以肥磽異等豐歉殊收人靡在阿之歎野傳擊壤之謳已矣哉富庶之規既如此弼諧之道必于是佐元化之風行動黎元而草靡故得祥生地表慶發天宗百穀允修臣罔慚於后稷兆人乃粒帝有邁於神農伊斯事之明盛掩前代之輝映因獻壽之嘉辰遂啟心於善政何必考李悝之地力覽崔寔之月令懿此羣公之書永作九州之慶（文苑英華）

胡直鈞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曰農爲務本春則歲華和者取至和之靡忒中者象居中之莫邪吾君將以發教源於仲序配節令

於孔嘉知稼穡之道則無逸之書何遠覩播植之論審后稷之訓不遐至若四海無事萬方胥悅野思疆理之勤朝有田疇之說鑄兵器爲農器更舊節爲新節天子方坐承明之廬端穆淸之居百執事孜孜而奉職羣有司濟濟以進書曰陛下德被稽古時登太初念耘耔之劬每思勤勞位豐年之應曾不自康臣所以極聞見而獻可庶將使大小之所如伏以羲御平秩時在元吉既鏤鑄之徒營固準直而何失運西成於遺秉之歲戒東作於寅賓之日庶居勤之輩咸執其常惰遊之人罔敢不率皇上諸眾議允嘉猷戩耒耜而親耕天下皆勸率公卿而終事庶績咸修然後創典章頒

遠邇斯再耕之自此世多稔之于彼稽氾氏之法未足方之考周官之規諒當改是豈不以覃下執躬在上務農故將降元功於后土介景福於天宗况令節適時良圖合盛近可法於三務遠從規於八政豈將獨播于茲辰冀終古而輝映（文苑英華）[illegible]

鄭式方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曰聖人淸謐六合車書一家皇心協於天統節令徵爲國華思播植以富人故農書是進建中和而照物俾淳風不遐是以四夷即敘九穀用嘉當其天顏低臨韶光發洩二月初吉式協於農祥三務成功不虧平歲節授其時用天之遐進其書知人則哲一人垂拱以憂勤百辟獻章而誠竭於是

元老進而言曰陛下道洽無外化康有截猶慮九扈未宏三時尙缺命陳書而王化可闡俾知方而農政斯列既戒既稷粢盛之望有期弗震弗渝地利之宜奚設豈不以寒氣總入春陽始初陳乎五種之用本乎三農之書王者則千畝是耤庶人則中田有廬故年穀之順不差物力之功克實首嘉節而東作方起符中星而西成乃畢其殖也習無不利其耕也動罔不吉然後邦國知設節之宜家魏識勸農之術于以見君臣克協于以見土穀惟脩足食表豐年之慶多稌興大田之歎且夫節者育物於生成農者豐功於遐邇善宣兮時罔不若化洽兮物無非是乃彊乃理歌積庾於京坻有翼有憑致殊方之率俾非我后聖應太昊德包神農則不能盡地力祈天宗故得貞萬姓行八政幸沐化於和平庶採葑而謠詠（文苑英華）

呂炅貢舉人謁先師聞雅樂詩曰禮聖來羣彥觀光在此時聞歌音乍遠合樂和還遲調朗能諧竹聲微又契絲輕冷流簨簴繚繞動纓緌九變將隨節三終必盡儀國風由是正王化自雍熙（文苑英華）

王起貢舉人謁先師聞雅樂詩曰藹藹觀光士來同鵷鷺羣鞠躬遺像在稽首雅歌聞度曲飄淸漢餘音遏曉雲兩楹凄已合九仞杳難分斷續同淸吹洪纖入紫氛長言聽已罷千載仰斯文（文苑英華）

白居易毀方瓦合判曰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羣在毀方而和衆況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圜鑿而方枘物豈相容道且尙于無隅義莫先于不劌司業以訓導貴別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寬何傷瓦合教之未墜盍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將觀學者所宜體之（文苑英華）

呂頻毀方瓦合判曰國崇太學禮尙師儒教失其源人將安放學官構夫古訓好是多方徒探儒行之辭俾從瓦合罔思絜矩之道不改松心雖百行殊途在來者之所擇而四教闕載何先師之不遵苟訓導以生常懼毀方之易性樂正禁之非禮抑有明徵胄子

順以嚮方幸無迷復（文苑英華）

哥舒恆毀方瓦合判曰敬業服勤冀聞立身之本傳經作誡寧違從衆之規惟彼國庠典夫胄子以爲公侯之允自伐淹中謂其禮樂之家雖爲人下故毀方瓦合承聖人之情使慕賢容衆臻儒者之旨正睢弟子可學何慮成均見非（文苑英華）

元穎毀方瓦合判曰教以就賢雖無黷下俾其容衆則在毀方太學以將務發蒙宜先屈己君子不器須懷處受之心至人無方何必自賢於物爰因善誘式念思恭將誠同塵之誠遂中合土之譽況卑以自牧仲尼嘗述於爲儒禮貴用和子張亦非於拒我義存

無傲道在可嘉長善之本不乖成均之言何僭（文苑英華）

崔元亮毀方瓦合判曰學於是專教所以立信尊賢可上在易性雖從眷彼儒流職司學校誠宜警不及之誠懼將落之辭苟毀方以爲心雖容衆而奚用且非善誘在傳授而則乖曾是詭隨於博裕而何有不可以訓無易由言請從四業之規無取學官之見（文苑英華）

二十年（甲申）

停貢舉（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唐監察御史李顧言貞元末應進士舉甚有名稱歲暮自京西客游迴詣南省訪知己郎官適至日已晚省吏告郎官盡出顧言竦轡而東見省東南北街中有一人挈小囊以烏紗蒙首北去徐吟詩曰放榜只應三月暮登科又較一年遲又稍聯吟若令顧言聞顧言策馬逼之于省北有驚塵趨遂失其人所在明年京師自冬雨雪甚饑內不稔停舉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帝晏駕果三月下旬放進士榜　皇甫湜悲汝南子桑文云汝南周子桑治書通春秋非仁義不動止年二十三貞元十九年如京師將舉五經秋及陝見無辨詔東還又答劉敦質書湜求聞來京師三年矣一年以未成顧蹶二年以不試狼狽及今三年而不遇有司按所謂不試者即停舉事　權德輿過張監閣老宅對酒奉酬見贈詩云里仁無外事徐步一開顏荆玉難收盡齊竽喜暫閒秋風傾菊酒霽景上蓬山不用投車轄甘從倒載還原注其年停貢舉）

唐順宗至德宏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貞元二十一年（乙酉）

正月癸巳德宗崩丙子太子即皇帝位（通鑑）

策進士問古之善爲政者在得人而已在求理而已周以功德詔

爵蘇秦以農戰居職員漢武帝詔察茂異可以爲將相者夫功與德非常才所及也農與職非教化所宜也安危注意之重非設科可俟也是三者同有利病幸錯綜百之又三適之宜九品之法或計戶以貢士或限年以入官事有可行法有可採制度當否悉期指明（道第一）　問夏殷周之政忠敬文之道承弊以救始終循環而上自五帝不言三統豈備有其政或史失其傳嬴劉而下教化所尚歷代相變其事如何豈風俗漸靡不登於古復救之之道有所未至耶國家化光三代首冠百王固以忠厚勝茲文弊前代損益佇聞討論遠數之中所希體要也（道第二）　問古者士足以理官業

工足以備器用商足以通貨賄而農者居多所以務三時之功有九年之蓄用阜其業實藏於人乃者惰游相因頗復去本今皇帝勵精至化在宥萬方德音聖澤際天接地凡宏予理道者無不至也裕於濟人者無不被也而又詢吏祿公田之制稽財征榷筦之宜使羣有司質政損益庶官匹士皆得上言衆君子躬先師之儒生盛聖之代佇茲嘉話當爲所闕（第三道）

問昔伊尹酒保傅說胥靡竟昌殷道以阜王業春秋時觀丁父彭仲爽申鄀之俘也克州蓼朝陳蔡楚邦賴之漢庭韓安國徒中拜二千石張釋之以貲爲郎並稱名臣焯敘前史然則俘從作役或財用自發前代取之而

得人如是魏晉已降流品漸分筮仕之初率先文學或薦賢推擇皆秀發州閭而致理之風頗未及古豈樸散浸久或求之大稽其故何也常有所懵今四門大闢百度惟貞執事者固欲上副聰明悉搜才實幸酌古道指陳所宜（第四道）

問言身之文也又曰灼於中必文於外司馬相如揚雄籍甚漢廷其文盛矣或奏琴心而滌器或賚符命以投閣其於溺情敗度又奚俟于文章耶至若孔融禰衡夸傲于代禍不旋踵何可勝言兩漢亦有質復敦厚之科廉清孝順之舉皆本於行而遺其文復何如哉爲辨其說（第五道文苑英華權文公集）

襄明經問春秋者以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邱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元凱悅邱明之傳而爲注然則夫子感獲麟之無應因絕筆以寄詞作爲襃貶使有勸懼是則聖人無位者之爲政也其于筆削義例豈皆周法耶左氏有無經之傳杜氏又錯傳分經誠多蠹害慮失根本旣學於是頗嘗思乎（第一道左氏傳）

問大學有明德之道中庸有盡性之術闕里宏教微言在茲聖而無位不敢作禮樂時當有開所以先氣志然則得甫申之佐猶曰降神處定哀之時亦嘗問政致知自當乎格物夢奠奚歎於宗予必若待文王之無憂遭虞帝之大德然後凝道孰爲致君爾其深惟以判其惑（第二道禮

記）

問潔淨精微研幾通變伏羲重其象文王演其辭設位盡通於三極脩德豈惟於九卦何思何慮旣宜以同歸先甲先庚乃詳於出令儉德避難頗殊蹇蹇之風趨時貴近方異謙謙之吉窮理盡性之奧入神致用之精乾元用九之則大衍虛一之數成性有存存之道知幾窮至至之（闕）此所講聞試陳要略（第三道周易）

問洪範之美大同也曰子孫其逢吉斂五福也曰考終命皆其極致也至若允恭克讓而生丹朱方命圮族乃產神禹何吉凶之相戾金縢請命方秉珪以植璧元龜習吉乃啟籥而見書豈賦命之可移也絕地天通未詳厥理血流漂杵何乃溢言待問而來幸陳師說

第四道（尚書）問風化天下形於詠歌辨理代之音厚人倫之道邶鄘褊小尚列于篇楚宋與區豈無其什變風雅者起於何代動天地者本自何詩南陔白華亡其辭而不獲谷風黃鳥同其目而不刋舉毛鄭之異同辨齊魯之傳授牆面而立既非其徒解頤之言斯有所望

第五道（毛詩）問穀梁名經興於魯學劉向博習稱于漢朝或貶絕過深或彙類無據非立異姓乃以滅莒成文同乎他人豈謂齊侯之子異類頗甚後學雖從諱親諱賢當舉其例耳理目理季數其盲何詞所謂近於情何義所謂失于短凡厥師授為予明之

第六道（穀梁傳）問夫子以天縱之聖畏匡厄陳行合神明故久於某禱將行理道奚矣于天厭對社稷之問宰我強通歎山梁之時仲由未達季氏旅岱冉求莫救皆見稱于達者或纔比於具臣嘗肆善言願多滯義末卷載游夏之事終篇紀舜禹之詞頗疑不倫可以敷暢

第七道（論語）

正月甲子御丹鳳門大赦天下制諸色人中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宜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朕當詢事考言審其才實如無人論薦者卽任自詣闕廷（順宗實錄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辛丑太上皇誥改元永貞乙巳憲宗卽位（通鑑）

進士二十九人（權文公集上巳日貢院考雜文不遂赴九華觀祓禊之會以二絕句申贈詩云三月韶光處處新九華仙洞七香輪老夫流滯何由往珉玉相和正繞身注云時以沾美玉爲題按是年德宗晏駕三月下旬放進士榜見上年續定命錄此年試題爲沽美玉）

沈傳師（舊書本傳傳師擢進士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傳師於貞元二十一年登第唐詩紀事傳師字子言既濟之子材行有餘杜牧故尚書吏部侍郎沈傳師行狀貞元末舉進士時許公孟容爲給事中權文公爲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於其間者其年禮部畢事文公詣許曰亦有遺恨曰爲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丈人或援致中第是累丈人公舉矣某孤進故不敢自達許曰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詣公不可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人比公爲顏子聯中制策科）

實修（金華子李趙公紳再鎭廣陵實修猶幕江淮修永貞二年相公權德輿門生洎武宗朝踰四十載趙國雖威嚴亦以修宿老敬之按永貞無二年當是元年之訛）

劉述古（韓文考異述古中貞元二十一年進士第容齋四筆引登科記同）

韋珩（貞元二十一年珩中進士第見柳宗元集注珩字羣玉韋夏卿弟正卿之子曰珩曰瓘昌黎與陸員外書曰羣玉京兆之從子京兆指夏卿也柳子厚有寄珩詩云回眸佐晃日別羣玉獨赴異域穿蓬蒿考異以羣玉不見于登科記謂有司以京兆從子之故遠嫌異議矯而黜之蓋不知羣玉卽珩強爲之說耳）

李宗閔（舊書本傳宗閔字損之宗室鄭王元懿之後祖自仙楚州別駕父翶宗正卿與兄夷簡元和中宰相宗閔貞元二十一年進士擢第又云宗閔與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

牛僧孺（舊書本傳僧孺進士擢第李珏牛僧孺神道碑僧孺隴西狄道人舉進士軒然有聲時韋崖州作相網羅賢雋知公名願與交公袖文往謁一見如舊由是公卿籍甚名動京師得上第聯以賢良方正舉又冠甲科北夢瑣言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後居宛葉之間少單貧力學有倜儻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

楊嗣復（舊書本傳嗣復

字繼之僕射於陵子也七八歲時已能秉筆爲文章二十進士擢第又云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皆權德輿貢舉門生情義相得按嗣復卒於大中二年年六十六則二十擢第當在貞元十八年惟本傳又云年二十一登博學宏詞科考二十二歲爲貞元十九年其年宏詞二人見元微之詩注無嗣復之名疑本傳所載年誤今據傳言與牛李同門之語載入此年）

馮審（審與楊嗣復同年見大中九年注）

羅立言（舊書本傳立言貞元末登進士第新書立言宣州人）

陳鴻（陳鴻大統紀序云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始閒居修大統紀三十卷七年書始就絕筆于元和六年辛卯按貞元無丁酉以七年至辛卯推之即此年乙酉之訛是鴻於此年登第白居易於元和元年十二月作長恨歌其序稱前進士陳鴻）

杜元穎（舊書本傳元穎萊公如晦裔孫父佐官卑元穎貞元末進士登第）

蕭籍（蕭籍祭權少監文門生蕭籍敬祭于前相國故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兼興元尹御史大夫贈尚書左僕射之靈昔在貞元實同文衡第甲者七十有二人惟籍鯫生名不閒於將命者公以至公俾居選中數仞之牆得門而入　按德輿連三年知舉籍及第未知何年附此俟考）

明經科（權德輿送三從弟況赴義興尉序吾三年第經明者三百餘士而知類通達者往往有焉　昌黎集故相權公墓碑云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五百家注引補注德輿知舉取明經初不限員）

殷侑（昌黎送殷侑員外使回鶻序五百家注引韓曰侑陳郡人貞元末及五經第）

滕遂（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滕遂明經及第又書判登科）

渾偘（路嚴義昌軍節度使渾公神道碑公諱偘字復貴大父諱瑊父諱鎬公九歲由宏文生擢孝廉第以咸通六年卒年六十九推之九歲在是年）

諸科十八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權德輿（楊嗣復權文公集序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升名者十七人及爲禮部侍郎擢進士第七十有二鸞鳳杞梓舉集其門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十人其他任鎭岳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　按順宗實錄是年六月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戶部侍郎而本集祭張工部文云貞元二十一年七月四日禮部侍郎權德輿疑集所

載月日誤）

羅立言沽美玉詩曰誰憐被褐士懷玉正求沽成器終期達逢時豈見誣寶同珠照乘價重劒論都浮彩朝虹滿懸光夜月孤幾年淪瓦礫今日出泥塗采斲資良匠無令瑕掩瑜（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卷十六

唐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

大興徐松

元和元年（丙戌）

正月丁卯赦天下改元（通鑑）

甲申上皇崩於興慶宮（通鑑）

三月辛未御史中丞武元衡奏兵部吏部禮部貢院官員近起十月至來年二月稱在選舉限內不奉朝參令式無文禮敬斯闕一年之內半歲不朝準貞元十二年中丞王顏奏敕釐革載在明文尋又因循輒自更改若以兵部禮部選舉限內事繁即中書門下

御史臺度支京兆府公事至重朝請如常而況旬節已賜歸休常參又許分日一月之內纔牽十日朝參其間甚暑甚寒又蒙矜放臣求故實以爲王顏任中丞日嘗論其事舉對甚詳當時敕文處分甚備請準貞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敕旨自今以後永爲常式他年妄改前條請委臺司彈奏庶使班行式序典法無虧從之（舊書本紀）

四月國子祭酒馮伉奏應解補學生等國家崇儒本於勸學既居庠序宜在交修其有藝業不勤遊處非類樗蒲六博酗酒喧爭凌慢有司不修法度有一於此並請解退又有文章帖義不及格限頻經五年不堪申送者亦請解退其禮部所補學生到日亦請準格帖試然後給廚後每月一度試經年等第不進者停廚庶以止姦示其激勸又准令九年不及第者即出監訪聞比來多改名卻入起今以後如有此類請送法司准式科處敕旨從之（冊府元龜）

丙午（按白居易策林序云與微之俱應制舉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又代書百韻詩注云自冬至夏頻改試期蓋以順宗崩故遲至四月也）命宰臣已下監試應制舉人於尚書省以制舉人皆先朝所徵故不親試制曰朕以寡薄獲奉睿圖嚴恭寅畏不敢暇逸永惟萬邦之廣庶務之殷而燭理未明體道不至思欲復三代之盛烈覩十聖之耿光是用詳求正言思繼先志子大夫等藏器斯久

賁然而來白駒就維洪鐘待扣膺茲獻納朕甚嘉之言觀國光宜有廷試本將詢事豈忘臨軒園邑有期營奉是切永言誠感未暇躬親爰命公相洎於卿士親諭朕意延訪嘉謀至於興化之源才識攸重練達吏理詳明儒術當是三道副朕旁求意或開予虛佇所隱條列所問畢志盡規當酌古而參今使文約而意備朕將親覽擇善而行並宜坐食食訖就試（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二十八日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illegible]

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拾斥已之至言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宏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於下升中於天周漢已還莫斯爲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甿未遂富庶督耕殖之業而人無懋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請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啟迪來哲之懷眷茲治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元帝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今子大夫熟究其旨著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册府元龜　文苑英華　唐大詔令集）

辛酉詔曰構大廈者必總於羣材成大川者必資於百谷故思理之主求賢罔遺所以昭宣令圖廣大前緒觀文緝化其在茲乎朕

以寡昧獲奉丕業虛己問政實始於茲考言求益敢不祗若攸命左右輔弼洎有位之臣會於中臺必究其論緘密以獻省自朕躬果獲賢能副予饑渴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人第三次等元稹韋惇第四等獨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韋慶復第四次等崔韶羅讓崔護元修薛存慶韋珩第五上等蕭俛李蟠沈傳師柴宿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第五上等陳岵等咸以待問之美觀光而來詢以三道之要復於九變之選得失之間粲然可觀宜膺德茂之典式叶言揚之舉其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上等中書門下即與處分（册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二十三人（文苑英華載山出雲詩是此年試題　摭言是年郭求府元落）

武翊黃（狀元　唐語林武翊黃府送第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敕頭時爲武三頭後惑於媵嬖薛荔苦其家婦盧氏雖新昌李相紳以同年厳之而眾論不容終至流竄　章孝標錢塘贈武翊黃詩天人科第占三頭　按宰相世系表翊黃字坤輿元衡之子）

皇甫湜（五百家注引孫注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元和元年擢進士第爲陸渾尉）

陸暢（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陸暢元和元年登第　韓愈送陸暢歸江南詩云舉舉江南子名以能詩聞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考異引洪注暢字達夫）

張復（韓愈張徹墓誌銘君弟復亦進士五百家注引孫注元和元年復中進士　幽閒鼓吹元稹在鄂州張復爲從事稹常賦詩命院中屬和復乃簪笏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也稹嘉之曰質實如是賢于能詩者矣）

李紳（舊書本傳紳本山東著姓父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因家無錫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敎以經義紳能爲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元和初登進士第　唐才子傳李紳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武翊黃榜進士與皇甫湜同年　沈亞之李紳傳李紳者本趙人

（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　容齋四筆引登科記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　李濬慧山寺家山記金陵之屬郡毗陵南無錫縣有佛寺曰慧山寺濬家山也貞元元和中先丞相太尉文肅公心窟色資家寓是縣因肄業於慧山始年十五六丙戌歲擢第歸省　李紳龍宮寺詩序元和三年余以前進士爲故薛常侍招至越中）李顧言（元和元年及第見太平廣記引定命錄）

韋惇（舊書韋處厚傳處厚字德載京兆人父萬監察御史處厚本名淳避憲宗諱改名處厚元和初登進士第又云處厚與李紳皆以孤進同年進士　劉禹錫韋處厚集序公本名淳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更名處厚字德載　按惇當作淳今相承誤書）

崔公信（公信元和元年登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雲溪友議有崔巡官者昔居鄭圃與李丞相同年之舊按丞相即李紳崔巡官不知即公信否俟考）

王正雅（舊書本傳正雅字光謙元和初舉進士登甲科禮部侍郎崔邠甚知之）

張勝之（見文苑英華）

韓佽（舊書韓思復傳子朝宗朝宗孫佽字相之新書元和初舉進士）

李虞仲（舊書本傳字見之趙郡人祖震父端虞仲元和初登進士第）

高鉞（舊書本傳字翹之祖鄭賓父去疾鉞元和初進士及第）

明經科（雲麓漫鈔於元和元年載五經科學究科誤以爲制科應入此年明經科下）

諸科三十六人（雲麓漫鈔於是年載開元禮科學究科律令科明習律令科應入諸科下亦誤以爲制科也）

博學宏詞科

杜元穎（因話錄趙宗儒以舊相爲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考憲宗紀及宗儒傳宗儒於貞元二十年遷吏部侍郎元和元年十一月自吏部侍郎爲東都留守貞元二十年停貢舉元穎蓋以貞元二十一年登第元和元年擢宏詞也）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

元稹（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爲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　侯鯖錄載元微之年譜元和元年微之年二十八歲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拜左拾遺）

韋惇（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劉禹錫韋處厚集序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惇以才識兼茂徵）

獨孤郁（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元和初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拜左拾遺　韓愈獨孤郁墓誌銘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五百家注引孫曰郁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中第三人）

白居易（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縣尉　白居易策林序微之首登科予次焉）

曹景伯（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曹確傳景伯登制科）

韋慶復（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琯（冊府元龜作詔唐會要作紹皆誤　舊書崔珙傳琯制策登科釋褐諸侯府）

羅讓（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孝友傳羅讓應詔對策高等爲咸陽尉　按權德輿羅珦墓誌言讓登直言極諫科誤）

崔護（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薛存慶（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韋珩（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蟠（冊府元龜一作璠唐會要作瑀）

元修（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沈傳師（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登制科乙第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作貞元十年誤）

蕭俛（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元和初復登賢良方正制科拜右拾遺）

柴宿（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

陳岵（疑即貞元九年登第之陳祜）

蕭睦（冊府元龜　舊書韋貫之傳元和元年與中書舍人張宏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後多以文稱　白居易撰元稹母鄭夫人墓誌銘今天子始踐阼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稹冠其首焉按十八之數正符而經術精深可爲師法科不見及第人其言三科未詳）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邠（舊書本傳邠爲禮部侍郎弟郾鄯鄲等六人皆登進士第邠郾鄲三人知貢舉　永樂大典載蘇州府志作中書舍人崔邠按是年豐陵優勞德音有禮部侍郎崔邠見唐大詔令集當以本傳爲是）

陸暢山出雲詩曰靈山蓄雲彩紛郁出清晨望樹繁花白看峯小雪新映松張蓋影依澗布魚鱗高似從龍處低如觸石頻濃光藏半岫淺色類飄塵玉葉開天際遙憐占早春（文苑英華）

張復山出雲詩曰山靜雲初吐霏微觸石新無心離碧岫有葉占青春散類如虹氣輕同不讓塵陵空還似翼映潤欲成鱗異起臨汾鼎疑隨出峽神爲霖終濟旱非獨降賢人（文苑英華）

李紳山出雲詩曰杳靄祥雲起飄颻翠嶺新瑩峯開石秀吐葉間松春林靜翻空少山明度嶺頻迴崖時掩鶴幽澗或隨人姑射朝疑雪陽臺晚伴神悠悠九霄上應坐玉京賓（文苑英華）

張勝之山出雲詩曰片雲初出岫孤迥色難親蓋小辭山近根輕觸石新飄颻經綠野明麗照晴春拂樹疑舒葉臨流似結鱗從龍方有感捧日豈無因看取爲霖去恩霑雨露均（文苑英華）

元稹對策曰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言及之是天下人人之福也微臣其敢忽意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賦納豈虛美哉蓋用之也是以益贊禹而班師說復王而作命斯皆用言之大略也洎漢文帝羞不若堯舜始以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爲塞詔者晁錯而已至武帝時董仲舒出然而卒不能選用條對施之天下夫用其策不棄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又何爲乎若此則徒設試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朝成而暮敗之不暇又惡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寵綏其爵祿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問得某士行某策濟某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直言之士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用耶今陛下肇臨海內務切黎元求斥己之至言青署明之確論斯命說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然臣所以上愿對皆以指病陳術而爲典要不以舉凡體論而飾文詞事苟便人雖繁必獻言苟諧理雖鄙必書固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盡微臣之獻替耳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有覩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迨我明天子然後能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便時則臣

有欺聖欺天之罪將寘於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矣亦臣之所甘心焉臣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禮樂之寖微恤黎人之重困責復盛濟艱之術酌推恩寓令之宜斯皆當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刷白而書之昔我高祖武皇帝撥去亂政我太宗文皇帝鞬櫜干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取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之惡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氣和總天下之衆而天下之衆理理故敬讓之節著和故歡愛之化行是以革三王之所因兼六代之所舉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是異事哉誠有物以將之也明皇帝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召賢能也雖

禹湯文武之俗不能過焉四十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植四海大和於是舉升中告禪之儀則封泰山而秩嵩華舉東巡西狩之典則宅咸鎬而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耗天寶之後征戍聿興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時之乳哺而有之者一朝爲兵殲之兵興以來至今爲梗兵興則戶減戶減則地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征之罪多而權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羣儒念禮樂之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將絕復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對揚之微臣以爲將欲興禮樂必先富黎人將欲富黎人必先息兵革息兵革之術臣請兩言之夫古人

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銷鑠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於上則忠孝行於下敬讓立於內則夷狄和於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敬讓立則爭奪之患銷爭奪之患銷則和順之心作和順之心作則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修政戢兵興禮樂富黎人之大略也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之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不充雖神農設教天下不能無餓殍之人矣是以古之不農而食之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敵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物之智則食之且四者率皆明者勇者巧者智者之事也百天下之人無一二焉其不能於此者不農

則不得食不織則不得衣人之情衣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游食者恆寡而務本者恆多豈強之哉彼易圖而此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吏理無考課之明卒伍廢簡稽之實百貨極淫巧之工列肆盡兼并之賈加以依浮圖者無去華絕俗之貞而有抗役逃刑之寵假戎服者無超乘挽彊之勇而有橫擊詬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九爲游食蠢樸愚鈍不能自遷者而後依於農此又非他彼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以惰游之戶轉增而耕桑之賦愈重曩時之十室共輸而猶不給者今且數家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尚不能存若慘斷擊搏之則將轉移於溝瀆矣今

之課吏者以賦斂無逋負爲上第以臣觀之足陛下之賦者誠所以害陛下之人耳若此則農桑之用既如彼惰游之眾又如此耕桑之賦重則戀本之心薄惰游之戶眾則富庶之道乖此必然之理也今陛下誠能明考課之法減冗食之徒絕雕蟲不急之功罷商賈兼并之業潔浮圖之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征異耕戰之術則惰游之戶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戀本之心固則富庶之道興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矣若此則既往之失由前將來之虞由後在陛下悠久戒之慎之而已至於主父偃乘七國并吞之後謀分裂而嬌推恩管夷吾當諸侯爭奪之時先詐力而行寓令皆一

時之權術也豈可謂明白四達與日月齊明於聖朝哉臣雖賤庸尙不敢陳王道於帝皇之日況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及議死言之臣伏讀聖策又見陛下以爲執契則羣下用情躬親則庶官無黨以漢元尙儒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而昧通方以臣愚之辯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其情蓋考績之課廢而淸濁之流濫也尙儒術而衰盛業蓋章句之學興而經緯之道喪也課吏職而昧通方蓋苛察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之夫神農之斲耒耜敎耕耨所以墾良田而植嘉穀也然而不能遏稂莠之滋焉其所以遏之者芟夷鏟鏄之而已唐堯之闢朝廷

宅百揆亦所以殖禹舜而種皐陶也又不能遏共工驩兜之逆焉其以遏之者放棄殛誅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滋而廢耒耜之用故能存用器之方唐堯不以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之所任顧何如耳豈可謂任之必不可哉至於考績之課廢章句之學興經緯之道喪會計之期速皆當今之極弊也幸陛下問及漢元光武之事臣遽數而終之令國家之所謂興儒術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者又不出於覆射數字明義者材至於辨析章條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而通經之士蔑然以是爲通經通經固若是乎哉至於工文自試者則不過於雕詞鏤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苟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致郞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連科者進速累捷者位高拱嘿因循者爲淸流行法蒞官者爲俗吏以是爲儒術儒術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豈不以朝廷有遷次進拔之用乎臣竊觀今之備朝選而不由文字者百無一二焉夫施眾網而加一禽尙不能得況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其可得乎哉以此察羣吏羣吏又可察乎苟或不可察又可任之而絕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歎用情念垂衣而懼不理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禮部以兩科求

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及國家制度之書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能專其一者悉得謂之學士以環貫大義而與道合符者爲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緯今古理中是非者爲上第藻績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於末隸在朝省者悉得以兩科求士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龍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罷書判萬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每歲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禮部郞校天下羣吏之理最在第一至第三者校定日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官籍之爲理者則上賞行焉若此則通次之道

明而遷速之分定矣二曰任賢之式每歲內自僕射至於羣有司之正長外至於廉問節制者各舉稱朝選者一人外自牧守內至於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舉吏郡縣者一人因其所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舉賢爲不察舉不賢爲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保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三曰敘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不屬於文政不登於最行不知於人則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役任之若此則敷用之典恆而尺寸之才無所棄矣兩科立則羣材遂三式行則庶官當陛下乃執左契以御之總樞極以正之委庶官如心目之運支體是支體運而無效於心目

乎察羣材如明鏡之形美惡豈美惡形而逃隱於明鑒乎然後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天下之目視達四聰以天下之耳聽不私其言以爲好惡端拱巖廊高居宸極以冕旒自蔽而秋毫必察以黈纊塞耳而芥蔕必聞則彼漢元章句之儒光武督責之術又惡足繁爲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人在上人不夭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下爲君仁壽懽康未始有極何忽自苦隤肝膽而言天下之事乎誠以爲國家兵興以來天下之人憯怛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踐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致臣恐此輩不及見陛下功成理定之化而先飲恨於窮泉此臣之所以汲汲於心者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謹對（文苑英華）

韋惇對策曰臣聞古之以道蒞天下皆酌之人言用凝庶績伏惟陛下統承丕緒光膺駿命志氣中蘊淸明下臨撫黎庶而惠慈方洽梟叛戾而威武已熾猶能慮危於未兆思理於已安聿追孝思纘述前烈慼官吏之無用求斥已之至言微臣才用不足以操事體識不足以經遠祇奉聖問伏用兢惶謹昧死上愚對制策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闢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

求茂異搶斥已之至言推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齋懷思索其眞是用發懇惻之誠諮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臣聞復濟慎懼雖危必樂理安佚肆雖理必憂帝堯之爲道也大矣書稱其本曰允恭克讓文王之爲德也宏矣詩美其功曰小心翼翼圖天下之安者必稱之於勞慮天下之大者必慎之於微任賢誠固思慮誠深百姓雖未富庶四夷雖未賓服天下明知其治也任賢不固思慮不深百姓雖富庶四夷雖賓服天下明知其亂也今陛下覽前代已往之失求當今

未然之理使虛文不設於下至言必聞乎上端視疑聽所委惟賢則上獲其益矣惠爵施祿所理惟直則下輸其情矣願言而勤思利乎安則何慮乎昔之不行願行而勤思利乎安則何慮乎行之有倦誠能兢兢於一日二日業業於無小無大苟能此道雖微必昌雖柔必強鳳凰騏驎不足來甘露醴泉不足致三光四時不足序天之高明也斯不愛其道地之博厚也斯不愛其寶彼之大者猶若是況其細者而難乎制策曰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宏化萬方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於下升中於天周漢以還莫斯爲盛自禍階漏壞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甿遂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者伏以陛下蘊充明德繼荷大業居十聖之全區宇守百代之成禮樂揚高祖之耿光播太宗之休烈思顯武而弭戢念疲甿之富庶理自順此生危自反此作兵者國之威也兵不威則暴不禁君得其術而已舉其要而已凡善用兵者用兵之精次用兵者用兵之形用精者國逸而功倍用形者人勞而威立令行禁止俗富刑清仁足以懷義足以服端居廟堂之上威加四海之外而叛者嘗欲繫其頸而制其命伏其心而脊其背此兵之精也金鼓擊刺追奔逐北攻城掠地斬馘獻俘憂思巖廊之上謀制千里之外而叛者有以畏其威而懲其罰化其心而戢其暴此兵之形也陶然而化其效不形兵貴藏有於無兵之形不可張也騷然而動其政難久人不可終擾兵之精所宜密勝也今陛下旣梟叛寇復征違命屈已之至已浹於兆庶恤人之誠已敷於四海乘衆之怒用兵之形則近無轉輸騷擾之勤遠無經費供求之役誠能固守必大畏其力小懷其德矣豈兵宿中原之爲虞生人耗竭之爲慮臣又聞理國之本富之爲先富人之方勸農爲大三代以耕耤率天下漢朝以孝悌配力田皆勸之之道夫農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晝夜之筋力勤爲父兄之手足悴焉而官輸籍督坐非己有吏時郡邑長吏偷容朝夕養聲釣祿非恤人隱此所以耕植之業不勤戀本之心不固有遁於軍旅而邀功賞者有冒於老釋而瀆清濁者有逸於負販而制貧人者有隱於榷利而干教令者農耕之難也如彼日百其勸常有不務者矣游惰之逸也如此日百其禁常有不息者矣由上之爲政知人苦之者勸之必深知人樂之者禁之必至昔賈琮以最於十二州頒之以璽書黃霸以甲於二千石寵之以侯印惟陛下注意於守宰字人之官以田懇闢爲最地荒榛人離散爲殿卽耕植可勸困竭可蘇兵

末弊則人不蓄人不蓄則農不勸農不勸則國用虛此榷酤所以興也然鹽麴之稅山澤之利法用得其要不在峻其科理不得其吏不猶（原注疑）明其法明其法得其要則上無峻刻之舉下無重斂之困矣陛下制策曰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臣聞王者之興皆鑒乎前代聖君賢佐之所以興昏主庸君之所以喪景行其興也用得以常理戒慎其喪也用得以常存詩人美殷鑒于有夏賈山諫漢而借諭亡秦備於圖籍著於編冊非臣繁詞所可曲盡自陛下統極舉滯淹已逋責恤刑獄振乏絕德澤所踰載之不暇微臣未見其失也明將來之戒其在法令刑賞乎四海

之廣億兆之衆非家令戶告之能也發號出令而已矣伏惟陛下事求善政大振洪猷人之獻替政之損益燦乎其書灼乎其人始則鼓舞蹈詠不足以充其善終則渴日望歲不足以諭其勞教之本莫大乎復言政之先莫大乎重令誠能復言重令上之克當乎天心下之允協乎人情天人交相為感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非此則日有德音而人不悅日有威罰而人不畏苟不悅矣無與同勸苟不畏矣無與同沮此非法令之可裁也成一時之功者寵乎其功者也恩百代之利者榮乎其名者也其榮名不足以勸者則刑罰存焉其劾不得而寵者則褒貶存焉是小人之所趨君子之所務令陛下刑賞已足勸懲褒貶又存文史君子竭忠小人輸力舉如鴻毛拾如地芥何理而不成何求而不效陛下之不為非不能也伏以致誅逆黨罪止渠魁原情究惡不及其母此帝王之刑也戎臣饋軍致命折寇渥恩必厚爵位必加此王霸之賞也然善有彰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賞一人不足以聳天下之善者其賞不足行刑一人不足以禁天下之暴者其刑不足用今宜賞不遺微細惟功之所加罰不為暴亂惟罪之所出此天下之人所以皆知賞之可重而罰之可戒制策曰昔主父懲患于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啟迪來者之懵

眷茲洽閫固所詳究臣聞漢興鑒亡秦孤立之弊蹤周官衆建之法苴茅列土非復異姓其後吳楚強大木根不拔晁錯之策未終七國之兵已發主父念前事之敗露期本朝之強大分封子弟使得推恩諸侯之國星解於上漢庭之威風行於下此所以為謀也齊桓當周季陵夷之運思大彰翊霸之功志闕兼弱力存攻昧思逞其欲是務強兵習之野大國防其謀習之朝小國諱其術某志不可以速得其功不可以立侯用為隱政而行寓令此其所以霸也制策曰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

非義言述取捨未獲所從吾心浩然蓋所疑惑子大夫孰究其旨爲之於篇與自朕躬無悼後害者臣聞契者君之所司也綜其會歸則庶務隨而振之職者臣之所司也踐其軌迹則百役通其流矣委之於下者委之職業也非委其權專之於上者專其操持也非專其事賞罰好惡之出生殺恩威之柄此非權與操持乎委之於下則此道不行矣提衡舉尺守器執量此非事與執業乎事之於上則下功不成矣不委其操持安所用其私乎不專其職業孰慮無效乎君收其大柄臣職其所守然大柄不得亢於上臣得佐而成之所守不可屬於下君得舉而明之乾之經曰首出庶物坤

之文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而泰形焉陰陽離而否形焉君臣之道蓋象乎此漢元優游於儒學而權歸王氏失其所專也光武責吏事於三公而勞神簿書集其所委也十則曠而蕩一則察而隘既非中道不可以範臣所謂陰陽乾坤之說各存其道而交有所感然成其悠久配乎持載如此而已才者綜物以研務識者辨惑而不泥體者撫往以經遠用者臨事而造至神而明之可以輔陶鈞可以贊化育微臣固陋從師之說循名而實不充承問而學不稱進退殞越懼煩刑書謹對（文苑英華）

獨孤郁對策曰臣聞天發生以雷雨聖人發生以號令天道地道並行於上羣僚庶物咸遂於下伏惟陛下與天爲仁與雷作解臣則蠢動之一物也氣下乃出安知其由比於金石草木物之無心者也扣之或大鳴小鳴終始相生清濁雜作變而成文者以聖人擊考之不得藏其聲也若臣者樸直蠢愚陛下考之而無聲是不如金石草木之無心矣敢不極聞以對伏以陛下發德音訪巖藪招賢士求直言詢可行之謀垂不倦之聽欲使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此禹所以稱大漢所以稱盛者用此道也臣何足以仰承之臣以爲有國不患無賢患不能用賢不患無直言患不能容直言今夫朝廷之大百官之衆非無賢也然陛下尠

纔凝旒或未之察羣臣各默默來朝而退雖有賢哲孰能辨之觀易卦乾上坤下否坤上乾下泰乾爲君坤爲臣君意下降臣誠上達則是天地交泰之時也君意不下降臣誠不上達則是天地不交否之時也若太宗文皇帝每一視朝未嘗不從容問羣臣政之得失下有一毫之善上無不獎上有一毫之失下無不諫或有引入禁內或周旋禁中疾則幸其第沒則臨其喪君臣之道可謂至矣是以無遺才無闕政魏魏蕩蕩與天無窮者上下交泰也秦帝胡亥信用左右左右欲專秦柄乃教胡亥曰陛下富有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於是胡亥常居禁

中羣臣希見者不聞其過天下所以亂者上下不交也伏惟陛下上法其天下法其地中法太宗每坐朝宣旨使羣臣各有所陳陛下賜之溫顏盡其啟沃言語侍從之臣得以奉其職左右有所書以貽來代諫諍之官與聞其政而獻替之使此輩無有所補黜之可也使其稍識大體陛下與之論道講政豈不可裨於萬一也孰敢不輸其情乎苟居位者不與之言獻直言者不與之用又何必搜羅巖穴遠訪不用之人乎勤求不信之言乎賢者又何來也來者又何言也此體用之要求賢濟理之術盡於是矣惟陛下行之若生人之困於衣食而無戀本之心但兵宿中原如此實曰方面大臣之罪也夫方面大臣宜直播天子之休風保撫其人如赤子而乃傾其脂血剝其生財聚奇技摠淫巧以蕩上心天子誠以爲物力有餘而不知其情也執事者又未嘗聞以生人艱苦爲言而得罪者豈其盡直而不用乎夫王者居于九天之上非臣下痛激肝血指明而言亦何由而達也若臣者草木孤賤宜周旋其所以能而言之也今天下困於商稅不均可謂甚矣百姓之忘本十而九矣昔嘗有人有良田千畝柔桑千本居室百堵牛羊千蹄奴婢千指其稅不下七萬錢矣然而不下三四年桑田爲墟居室崩壞牛羊奴婢十不餘一而公家之稅曾不稍蠲督責鞭笞死亡而後已於是州伯邑長方以人安賦集攖賀乎其閒趨辦朝廷用昇考績取彼逋責均其所存展轉奔逃又昇戶口是以賦益重而人益貧不均之甚一也是故欲人之財賦均一而無日蹙之患宜視通邑之盈虛使鄉戶坐乎田迭相隱覈其上下不使貪官贓吏紛動其閒則有無輕重可得而均也夫古有四人今轉加七計口而十分之其所以盡悴出賦而衣食其九者農夫蠶婦而已絳衣淺帶以代農者人十之一縵胡之纓短後之服仰衣食縣官者人十之二髡頭壞衣不耕不蠶坐而供養者人十之二審曲面勢以飭五材鬻工而衣食者人十之二乘時射利貿遷有無取倍稱之息而衣食者人十之二游手倚市以庇妻孥以給衣食者人十之一其餘爲農桑之數焉農夫糠覈不足而十人者畜馬厭粱粟蠶婦衣不蔽形而十人者咸襲羅紈是以性近儒則人仕近武則從軍善計則貿遷避事則髡削技巧則爲工師拙姦則爲駔儈非戇愚專一無他腸者孰肯勤體効力爲稼穡之苦乎且以田廢而衣食罕者戶口所在減而背本之利多不均之甚二也陛下誠能寬農人之征而優樂之杜眾邪之門而困辱之則農桑益而衣食有餘也自兵革以來人多流散版籍廢絕戶口蕩析加以憂懼越於異鄉未以僥倖利其苟且寬之則偷之於朝夕勤之則挺而陷於邪又

訛言爲屋室聚爲瓦礫田野俱爲榛蕪賦稅不均居者日困又爲此也伏願陛下敕百姓所在編爲土著不卽歸之舊鄉籍黃籍生則書之死則去之度男女之所生戶口之多少可得而知也無田者給與公田假種食因其井泉制爲民居爲藝桑麻種蒲蔬育狗彘三年不輸官自初卽于三年人猶有之他者所至得以重罪罪之然後人安其生樂其業而無奔亡之患矣安土則敦本敦本則人庶矣稅均則斂輕斂輕則人富矣以此阜俗不盛何爲以此濟人何難之有若夫鹽榷者經國之所資財用之大寶也然而當今之務莫若修其業除其弊亦可以無重斂之困也夫鹽榷之重弊失於商徒操利權州縣不奉法賈太重而利太煩布帛精麤不中數矣夫以商徒操利權則其利有時而廢州郡不敢誰何是勸農人以逐末也州郡不奉法則各私其入而盜煮者行矣賈太重則貧者不堪矣吏太煩則糜費之者衆矣布帛精麤不中數則女工徒損風俗偷薄而上困矣卽如此宜罷鹽鐵之官以省費停郡府之政令以一其門禁人爲商以反其耕損其厚買以利其入矣速其售而布帛必精以齊其俗以厚其利如此亦可大裨於國大賴於人矣酒酤之人罷之可也夫既往之失不能久於其道將來之虞中道盡也自古帝王未有不勤儉於其初天不歸焉滿假於其終天下離焉陛下以勤儉爲恆滿假爲戒勤而不已損之又損慎終如初守而勿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其可息乎可懈乎晁錯所以急絀七國者欲尊天子恐削弱遲而禍大矣主父所以推恩子弟者因其欲而分裂諸侯之易矣今天下一家盡爲郡縣無諸侯強大之患無宗室葭莩之親而以推恩爲言臣恐未可以令天下也齊桓之時列國相傾管夷吾欲轄覇業恐諸侯先謀而爲之備是以偷其寓令而兵食足焉使戰者必耕耕者必戰無事則散之壠畝有事則授之兵甲此古人之意可行之驗也夫舜之所以爲聖人以其選賢任能也五教契也五穀棄也五刑皋陶也八音夔也虞伯益也水土禹也喉舌龍也共工垂也舜無事焉是以執左契垂衣裳而天下理豈以必躬必親侵於百職然後以爲聖乎必也信而願之作而行之任之而續用不立則有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殛鯀於羽山刑罰有可必加矣孰敢用其私乎儒家者流示人以中而爲之節訪其所至而導其不至使夫君臣父子各得其正此其所長也然而迂者爲之則執古以非今凝滯而不變夫責課者所以俯仰百官也然光武用之而非美者責人之効重也伏惟陛下取漢光武之求實勿務速成用漢元帝之崇儒知其凝滯任人而示之所

爲端拱而不失其勇（原注疑）取捨之間於此乎判矣陛下不能用臣言不當問也謂臣不能言其事不當來也旣來矣陛下問狀宜直其辭旣問矣微臣盡忠宜探其策盡忠者不易持也直者誰欲爲也忠未見盡直必有悻悻構而直不悔不信而忠不迫者蓋有之矣由未見其爲人也非天之與其剛健地之與其直方內不疑其身外不疑於人憂君而不顧其己濟物而不求其利者孰肯悃悃欵欵出於骨髓發於肝膈如此其切於天下乎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天下安微臣得保其生不安微臣不保其死是以懷其効以天下爲憂不懷其身以天下爲念知所以責難于君者所以倌

其身所懷其身者宜及天下如此況陛下宗廟之重其可忽乎屬之於篇勉之於上是在陛下酌之而已矣謹對（文苑英華）

白居易對策曰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歲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爲辭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爲美談然臣觀自茲以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髣髴於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于文帝臣之忠不逮於賈誼乎不然則喪亂之時愈多而公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病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己咨詢臣以可行之策示臣以不倦之意懇惻讜悄發于至誠眞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宏於前代微臣之才誠劣於古人輒欲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阼之後有樸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惟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甿之方

別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於此此實萬葉之福也豈惟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緣矣救療之方有次第矣臣請爲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元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旣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禮旣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民自化動植之類咸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以降政教

浸斂寇既薦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賦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筦榷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剝月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脩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望黎庶之安雖元宗不能也何則事有所必然雖常人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爲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元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

息兵革將欲息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脩政教何者若政教脩則下無詐僞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境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饋餫飛挽之費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驁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以減疲甿可以安富庶可以

滋困竭可日蘇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行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悅而歡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難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脩戒將來之虞莫大於寇不銷而兵不革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若齊行寓令之法以覇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七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時也雖欲寓令令將何所寓耶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耶但陛下期貞觀之功宏開元之理必能光

二宗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爲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倪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上之宜致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今古之所疑而陛下幸念之臣有以知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謂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

也臣請爲陛下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爲之道乎臣聞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于脩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百揆內勤萬幾昃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爲者乎終則安於恭己逸於得賢明刑至于無刑明賞至于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眞無爲乎故臣以謂無爲者非無所爲也必先爲而後致無爲也老子曰無爲而無所不爲蓋謂是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位君

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衆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聽所能徧察一明所能鑒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焉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兼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效其能而周武總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宜其力而漢高兼其用以取天下三君者不能爲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肢九竅百體也不能爲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爲主也故臣以爲君得君之道雖專之于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矣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大小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而業以寖衰者非他昧無爲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俱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則無所惑也臣伏以聖策首章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誠其末章則又曰與自朕躬無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于是莫不欲遏其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于後利害之效可略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

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奸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于奸邪也人餒而後食之凍而後衣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于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願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則保邦恆在於未危恭己常居於無逸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幸得爲唐人當陛下臨宇之時覩陛下昇平之始則是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況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者乎今所以極千慮

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謹對（文苑英華）

羅讓對策曰臣聞干業萬化聖帝哲王聲烈遐載者無他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已矣以謀大化而已矣伏惟皇帝陛下垂拱六極始初清明丕揚累休渙發於詔敕天宇而邈古藁至和以極令咸懷浸沈罔不濡澤誠至正也誠大化也猶復乃遠乃近乃左乃右旁求下問舉薦奔走履衆美而不顯儲神明其如遺銓邦政之肥瘠鏡人事之善敗優游紬繹以循始終外其羣制常其忌諱恢恢乎揉轥百王之獨致也臣愚智能淺薄不明大體時用之宜術業暗昧不充才識兼茂之稱徒冒萬一觸罪以聞臣伏讀聖策首陳禹拜漢徵之旨求索眞之要臣聞上古之君藁能同和不敢自是必求讜諫以諭缺敗用心之過則旌獎其人言之失中則寬容無虞使人上得其情下得流通也後代帝王雖有作者道或外是已實內非言之或臧寥寥無聞言之或違隄防斯至雖科條增設適足張其亂目矣叩擊切害適足寵其直聲矣聞之失得君之効歟今陛下躬神聖之資痛源流之塞較量至當加迪今來黜退姦邪齊謀體要誠猜雄者之所共遠亦狹隘者之所共難凡曰胸臆是

皆發實詳近語直之幸也伏見聖策咨問兵戰商農之道臣請指事而言之臣聞兵者以謀全以氣勝以謀全制度爲神耳得其數則威令格物少能成功失其數則黷武無別多益爲弊寖用不制刑于寓內今國家自兵興以來僅數十年生物以之暴殄人情以之盤遊殆擬兵者建置失其道歟何者天下之甲兵其數則不廣屯置散地且或至半而兵柄之臣率好生事不思戢伏貴算威名則有崇廣卒徒之員聚擁虓闞之羣厚斂殘下媮取一切要君養敵張皇自衛望容攻守之至復有懷弱軟以內顧務儲蓄以託私倚行伍之數訖貧羸之具外實內虛守以藉之固者及殷而成之叢（原注疑）而戰之其中未必有也朝廷又影響誅罰索其効死其可得乎此兵之所以煩而益病也而人之所以困而不解也大抵不賢者得掌其兵百則思兵千尋掌其兵千又思兵萬尋掌其兵萬又思兵數萬以因其力以贍其欲長一日之廢代謀萬里之策勸徒仰費於縣官高（原注疑）病於悠久誠何謂矣陛下誠亦慮之乎伏望躬親視其將帥之爲苟非任盡易之不令其疑留而後罰也嚴備其要地之屯苟不切盡罷之不令其廣置而出入也其所閱揀非實不用其所樹置兵精不在多使名弓者必用百發之巧名劍者必有擊刺之妙名騎者必有超乘之捷名步者必有卒奮之奇

自外徂中歸乎一體自然無先軍無惰人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軍無太半之耗人懷反業之志此滅兵之術也富庶之教於是乎生亦何必遠取於古法也然而思戀本之心繫重賦之困又在於賦稅之道矣臣請得而具之臣聞古者因地而料人今則稅人而捨地古者任土而作貢今則溢貢而棄土古者均田而抑富今則與富而奪貧是以人口窮耗而不息田畝汙萊而甚曠者非人懷苟且之志樂懈惰之方迫不可忍勢有由耳王者在上量入以出祿食賜與歲養經費必厚下以為用助而不稅廛而不征亦非無其事也用菽粟稾秸有常稅人不愛也絲枲布帛有常賦人不艱也

雖雜以凶荒接以喪死問以興廢子弟父兄猶復勉勵率從不更其業何者制度專也以臣觀之則今之賦稅仍舊貫籍斂不加重而畎畝流離窮困無告殆執事有殊陛下之意乎必有急令暴賦發取無厭徭山役海詭求無狀奇貢珍獻希冀無忌託公寄私崇聚無極於是一水一土一草一木圭要（按字疑有誤）壟利俯權仰算蒞之官焉專守之刀兵焉商不得回販農不得舉手即奪其利又卻其人此而不困孰以為困榷酤之道如是乎人顧其上猶仇讐安能思戀骨肉乎人視其居猶鳥獸安肯縈著桑井乎人慳其取猶寇盜安望輕重元本乎所以逋走苟免死亡不顧財口窮而事日削地益蕪而人益煩猶前事也伏惟陛下審念之其有不經不度之人不常不政之調必禁其所萌必罰其所自則奸官濫守慎不敢生事生生之理阜繁矣陛下又以禮節其情以樂樂其志又何患乎不復其盛不濟其難臣伏見聖策顧問既往將來之事臣請以江淮凶旱之事明之臣聞凡有災傷水旱之處有歷代所說多聞詭隨之詞媚時主必曰帝堯乎有懷山襄陵之運也成湯乎有流金鑠石之運也是皆曲說非愚則誣臣嘗私怪之何不曰大舜乎無雷風霜雹之運也神禹乎無飛流彗孛之運也不直其詞因循若是天運之時集變易水旱歲時未為災也理或失中感動陰

陽頃刻為災也故精舒謹孚則七年不足罹其咎簡誣輕忽則一日二日亦未成其災脩政書誠端心復德既往之事陛下宜以此為懲矣然臣之所慮江淮又急者禦災之術將來之戒復憂於斯願悉數於陛下矣今國家內王畿外諸夏水陸綿地四面而遠而輸明該之大貴根本實在於江淮矣何者隴右黔中山南已還境瘠齒薄貨殖所入力不多也嶺南閩蠻之中風俗越異珍好繼至無大贍也河南河北河東已備（按字疑有誤）甲兵長積農厚自任又不及也在最急者江淮之表裏天下耳陛下得不念之乎屬頃者連郡五十豪被災旱長老聞見未之曾有涯脉川澤登為埃塵草木

殘爲煙火斗粟之價重于兼金餓殍之家十有七八間乞僕於男女者何暇保其家室乎鬪立死於道路者何暇思其糠粃乎嗷嗷眾徒展轉無所灰燼狼顧至今未寧且今日狼顧明日狼顧力大勢訕禍欲何圖此臣之爲陛下惜也長吏者又聞或非良善厚其毒忍縣（原注疑）痏而簡問威剝而自虔則陛下雖有賑發不輕得及雖有蠲放不輕得獲雖有詔諭不輕得聞此臣所爲陛下疑也然欲安存綏輯斯終何由以臣計之視長吏之悖理者選其重臣代之不待其爲蛇爲虺也察郡縣之受災者擇其實以勞之不使其貌而無告也如此則朝令夕悅江淮保全則四鄙賦稅轉輸肩摩

殺學關中坐固而根本不搖猶無凶旱矣臣故曰將來之由在此而已矣臣伏見聖策次問推恩寓令之計夫漢晁錯陳諸侯削地之制謀之至者主父偃獻子弟推恩之令計之術者削地之制行則轉弛爲急七國之難結推恩之令下則強幹弱枝一王之理定猶見之熟與不熟法之漸與不漸在於漸也則寒暑得其相成以暴則天地不能速化求之肯意庶取於今又齊桓之霸國管仲之寓令晝戰足以目相識夜戰足以耳相聞將取威於隣敵俾遑志於天下五覇之事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猶羞言之若此者則小國權臣之細術耳臣固不能爲陛下述伏讀聖策次問專委儒術者

臣聞聖王在上賢臣在下道德兼濟材智集備專于上則聰明倍資安有無其效耶委於下則公器相率安有用其私耶然今以陛下之資材清光羣臣其敢及若集事者在陛下必躬必親之謂乎躬之無偏親之有制則垂衣執契亦不爽矣孝元則制自左右非用儒之失也光武則弊及羣下非用課之得也儒近于得而所用者宜一變其弊若臣所見今之大者政或貴此可得而言國朝自武德已來典章甚明職員甚列布官吏甚該備而道不宏政要或未臻者其官非人歟理非道歟略其大歟錄其小歟臣所謂小者則天官鄉采之調閱致驗選書至於一簿一尉一掾之末銓次升

降勞而後罷是詳于瑣小也及其擒量親人撫字之官又未論也臣所謂大者夫子之庭日相日受軼越倫輩乃有名邦闊邑羣居之柄不階課最是非未聞蹤跡賢不肖欵言喧嘩隨其所來轉化容易似不留聽是寄耕于天下也詳覈及小鹵莽及大輕重反殊使盜名死官之徒波走飈馳惟恐居後狂扇誘掖寵賂爲事以相終始夫復何望夫持尺寸之祿懷輕據微邀觸施爲尙猶不堪況明權不制賞耤殺生之柄兼兵馬之眾連數十城之地肅雜橫恣偷居其上何以堪之諺曰不堪耳目陰附事亦無由得而聞悔之何益耶陛下得不慎其所授乎臣以爲今之郡縣長帥之官最闕

生人性命用在百里之父母莫如縣宰君乎千里之父母莫如刺史列城之父母莫如郡統使一得之必小康二得之必中庸三得之必大康矣陛下雖不在（原注疑）殿天下之人洽于理平終亦無由誠不在多惟慎此三官而已矣臣又聞書曰爵罔及惡德春秋傳曰官之失德在所納邪惟君無邪則不納邪矣夫偏聽獨任羣於左右所自邪也小臣大祿制度失中所自邪也錦文珠玉滿侈充斥所自邪也教令察視壅遏不宣所自邪也掊克聚斂億度于上所自邪也依阿求同徑而不道所自邪也煩察纖縛弊歸于下所自邪也坐躋仁壽陛下又何疑乎不得浩然其心此微臣之志也

伏維審察之伏惟留念之臣伏見聖策終有究旨屬篇之說者臣罔無以道師之說僅能勿墜耳俯仰脊問假薄無所震其心胸如不克寧不自勝攣戀之至謹對（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卷十七

大興徐松

唐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

元和二年（丁亥）

正月辛卯，有事南郊還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制曰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委內外官各舉所知當親策試（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八月國子監奏准赦今月二十四日諸州府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就國學官講論質定疑義仍令百僚觀禮者伏恐學官職位

稍卑未足飾揚盛事伏請選擇常參官有儒學者三兩人與學官有儒學者庶聖朝盛典輝映古今於是命兵部郎中蔣武考功員外郎劉伯芻著作李蕃太常博士朱頴鄭王府諮議章庭規同赴國子監講論（冊府元龜）

十二月壬申禮部貢舉院奏五經舉人請罷試口義依前試墨義十條五經通五明經進六便放入第從之敕自今以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迹涉疎狂兼虧禮教或曾爲官司科罰或曾任州府小吏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薄有詞藝并不得申送入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見任及已停替者殿一二年本試官及司功官見任及已停替並量事輕重貶降仍委御史臺常加察訪（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會要）

是月國子監奏南京諸館學生總六百五十員請每館定額如後西監學生五百五十員國子館八十員太學館七十員四門館三百員廣文館六十員律館二十員書館十員算館十員（冊府元龜）又奏伏見天寶以前國館學生其數至多並有員額至永泰後西監置五百五十員東監近置一百員未定每館員額今謹具定額如後東都國子監學生一百員國子館十員太學十五員四門五十員律館十員廣文館十員書館三員算館二員伏請下禮部准額補置敕旨依奏（冊府元龜 摭言）

進士二十八人（文苑英華載舞中成八卦賦以中和所興盛德斯陳爲韻又有貢院樓北新栽小松詩爲此年試題）

王源中（狀元 宏詞）（王源中字正蒙擢進士見舊書文苑盧景亮傳）

竇鞏（褚藏言竇鞏傳府君諱鞏字友封元和二年舉進士與今東都留守孫公簡故吏部侍郎興元節度使王公源中中書舍人崔公咸制誥李公正封同年上第唐才子傳竇鞏元和二年王源中榜進士）

孫簡（見上舊書文苑傳孫逖子宿宿子公器公器子簡範並舉進士新書簡字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

崔咸（舊書文苑傳崔咸字重易博陵人祖安石父銳咸元和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

張存則（見文苑英華）

李正封（見文苑英華）

白行簡（唐詩紀事白行簡字知退敏而有詞元和二年登第爲度支郎中行簡小字阿憐見樂天同宿湖亭詩注）

錢眾仲（見文苑英華）

楊敬之（新書楊憑傳敬之元和初擢進士第平判入等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童宗說注楊凌子敬之字茂孝常爲華山賦韓愈稱之中元和二年進士）

費冠卿（唐詩紀事冠卿字子軍池州人久居京師登元和二年第母卒既葬而歸歎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

（親喪何以祿爲遂隱池州九華山長慶中殿院李行修舉其孝節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常預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邱園絕跡仕進守其志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効冠卿竟不應命 太平廣記引神仙感遇傳費冠卿進士及第）

張後餘（韓文考異後餘中元和二年進士第洪興祖韓子年譜云唐科名錄諸本皆作後餘摭言作俊餘誤 柳宗元哭張後餘詞云後餘常山張氏少余七年巔弟啇之既得進士明年疽發辭卒）

王參元（元和二年參元中進士第見柳宗元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注）

張弘（容齋四筆引登科記元和、二年崔邠放張後餘張弘）

權璩（永樂大典引嘉定鎮江志璩字大圭德輿之子元和二年登進士第）

齊煦（五百家韓注樊氏曰登科記煦元和二年登進士第）

韋楚材（韓愈孔戡墓誌銘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五百家注引樊曰楚材元和二年登第）

吳武陵（柳宗元濮陽吳君文集序會其于偏更名武陵升進士韓注元和二年武陵登第雲溪友議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爲信州刺史時吳武陵郎中貴溪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于州牧而遣以五布三帛吳嫌輕鮮以書讓之其詞唐突不存桑梓之分李微謂焉贊皇母氏諫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斛趙郡果爲宰輔竟釋其憾焉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潛揖名來呈相府纔見首座李公公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吳武陵及第也其榜尚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上李公公謂曰武陵至是粗人何以當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雖則未聞文筆乃堪採錄名已上榜不可卻矣相府不能因私絀士唯唯而從吳君不附國庠名第在於榜末是日既集省門試謂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挂榜也觀者訝焉）

明經科（雲麓漫鈔於元和二年載三禮科其誤與元年同）

諸科十一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邠（見唐語林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云元和二年崔邠爲禮部侍郎連放二榜）

張存則舞中成八卦賦曰樂之容舞爲則導於情崇於德製其衣而五方咸備須其序而八卦不忒然後體利貞而疾徐有度法行健而循環不窮數盈而剛柔匪雜綴短而明德將融初配六以迴旋肰馬行於此及變三而成列知龍化其中信乾坤之簡易應金石之變通於是步日而前因風而舉乘飄颻而婆娑雜沓映照燭而長短合序既順之而不卻亦明之而有所則離巽之不差豈進退之無旅則有應水之理象木之規聚若奔溜散如繁絲五色相宣謂神龜初負八音咸奏知靈鳳來儀震也坎也何斯邅斯既以悅隨企其遵令象山而乍結乍凝依澤而若游若泳肰巍巍之德仰之彌高節蕩蕩之音於斯爲盛是知艮兌之爲美故必隨而不競是故聖人窮樂之變制舞惟新效知來而藏往故有要而有倫非干戚之前設若鈞天之所陳至若卿雲共臨瑞日同霽乍離乍合若翔若滯隨方辨色非前代之舊章應節成文實我唐之新製是知舞以適道無煩樂以審政同和觀象取則異乎側弁俄俄則舞也實百代之不訛（文苑英華）

自行佾舞中成八卦賦曰卦惟體德舞以象功分其節於乾坤之位列其畫於綴兆之中相彼六爻爰配數於六律作茲八體俾叶義於八風原夫乍合乍離進旅退旅參於綠而九變無撓辨於位

而五方有序作既自於天心用必在夫君所剛柔斯別皆取象於負圖俯仰可觀各分行於曳緒爾其舞既備位亦陳贊陽和之啟蟄助雷雨之解屯卦始畫於庖犧當皇唐貞元之歲易咸列於宣爻在聖祖中和之辰度曲未終變態無極震艮以節其動止離坎以分其南北聞之者正性命而深和觀之者守精微而不賊繼虞韶之盡美哂夏樂之慙德徵其本察其儀成於巽而德風備矣變爲兌而聖澤在斯近取諸身且表乎是則是効大合乎樂孰謂乎不識不知矧夫作者既取諸身演者必因於聖諒曠代而莫覩實於斯而爲盛其始也取於卦而施諸人其終也觀其妙而通乎政

是以契茲穆穆異彼傞傞象在於中將致天地交泰德形於外以明保合太和且夫周八佾而非美漢五行而徒製雖冠華秉翟於干戚之間起索隱鈎深於天人之際曷若容止合於彖象幽賾殊乎卜筮客有欣千載之一時歌聖功而獻藝（文苑英華）

錢眾仲舞中成八卦賦曰舞者樂之容卦者象之則故因舞以成卦乃觀象以知德八音是所位必配乎八風五方具陳衣必表乎五色是以德從之理也功加有截化洽無爲作樂以習舞同文而共規俾萬姓覩而悅服百代勸而行斯懿其舞者員來樂人攸敘甸土革木兮夙設六律五聲兮具舉初就列以修容忽揚袂而進旅體殊舜樂九成徒辨其疾徐跡類羲文八卦自分其處所行綴罔失俯仰攸同乾坤定而有倫有要震兌分而自西自東稟雷澤以浹洽象天地之昭融紛綸乎抑揚之際輝煥乎節奏之中進退相依變易交映艮巽布而若離若合離坎時而不譁不競體山風之次序叶水火之情性周旋乎元武之閑綮會乎羽籥之盛既而諧管磬感神人卦成列而不已節有序而復頻赴度應聲候鳳轉而龍翥攢青拖紫粲霞駭而錦新翹遥兮比大章而未匹縹緲兮異鈞天之下陳我后惟明舊章爰製以嗣以續不陵不替和樂且孺每立象以化人德音不忘故體乾而稱帝是知卦之設也八方

正四序和彼象功以明德安可與茲舞而同科（文苑英華）

李正封貢院樓北新栽小松詩曰青蒼初得地華省植來新尚帶山中色猶含洞裏春近樓依北戶隱砌淨遊塵鶴壽應成蓋龍形未有鱗爲梁資大廈封爵恥嬴秦幸此觀光日清風屢得親（文苑英華）

白行簡貢院樓北新栽小松詩曰華省春霜曙樓陰植小松移根依厚地委質別危峰北戶知猶遠東堂幸見容心堅終待鶴枝嫩未成龍夜影看仍薄朝嵐色漸濃山苗不可蔭孤直俟秦封（文苑英華）

錢眾仲貢院樓北新栽小松詩曰愛此凌霜操移來獨占春貞心初得地勁節始依人映月煙猶薄當軒色轉新枝低無宿羽葉淨

不留塵每與芝蘭近常慙雨露均幸因逢顧盼生植及茲辰（文苑英華）

吳武陵貢院樓北新栽小松詩曰拂檻愛貞容移根自遠峯曾經芳草沒終不任苔封葉少初陵雪鱗生欲化龍乘春濯雨露得地近垣墉逐吹香微動含煙色漸濃時迴日月照爲謝小山松（文苑英華）

三年（戊子）

三月乙巳（文苑英華作二月二十三日冊府元龜亦作二月唐會要載入二年四月）御宣政殿試制科（冊府元龜作四科）舉人（舊書本紀韓愈王適墓誌銘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李翺盧坦傳上策賢良方正之士有條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爲策詞抵忤宜輕其質上從之）

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問皇帝若曰蓋聞昔之令王體

上聖之姿御大寶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過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夙夜之虞求賢咨諫豈敢忽怠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武緯文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所志也子大夫將何廷建而致之乎自中代以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效難彰明莫不欲還樸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疏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媿常不脩莫不欲禁人無爲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盭豈無根源矣自近歲仍數大澤霜露所墜霑濡必同滌瑕穢以導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備眾官以敘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敢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歎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丕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周之德受田有經制漢之法名田有恆數今疆畛相接半爲豪家流傭無依率是編戶本於交易焉得貪富以補貧將欲因循是曰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取人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

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遍知不必文采爲輕重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爲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渴於良規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眾性徵於前訓而有據乙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文苑英華唐大詔令集）

敕制舉人試訖有逼夜納策計不得歸者並于光宅寺止宿應巡檢勾當官吏並隨從人等待舉人納策畢並赴保壽寺止宿仍各仰金吾衛使差人監引送至宿所如勾當勿令喧雜（唐會要）

四月乙丑以起居舍人翰林學士王涯爲都官員外吏部員外郎

韋貫之爲果州刺史先是策賢良詔楊於陵鄭敬李益與貫之同爲考官（舊書韋貫之傳貫之與戶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爲考官）是年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考官考三策皆在第（舊書本紀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閔並登賢良方正科第三等）權幸或惡其詆己而不中第者乃註解其策同爲唱誹又言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先上言故同坐焉居數日貫之再黜巴州司馬涯虢州司馬楊於陵遂出爲廣州節度使裴垍時爲翰林學士居中覆視無所同異乃爲貴倖泣訴請罪于上上不得已罷垍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唐會要）（舊書裴垍傳元和三年詔舉賢良時有皇甫湜對策其言激切牛僧孺李宗閔亦苦詆時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垍居中覆視無所同異及爲貴幸泣訴請罪於上憲宗不得已出於陵貫之官罷垍翰林學士又楊於陵傳元和初以考策昇直言極諫牛僧孺等爲執政所怒李翺楊於陵墓誌銘會考制舉人獎直言策爲第一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爲嶺南節度使是時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員外郎韋貫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益鄭敬皆抵於患）

白居易論制科人狀臣伏見內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驚遠近之情不無憂懼喧喧道路異口同音皆云制舉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亂中外謂爲誣妄斥而逐之故竝出爲關外官楊於陵以考策敢收直言者故出爲廣府節度韋貫之同所坐故出爲果州刺史裴垍以覆策又不退直言者故免內職除戶部侍郎王涯同所坐出爲虢州司馬盧坦以數舉事爲人所惡因其彈奏小誤得以爲名故黜爲左庶子王播同之亦停知雜臣伏以裴垍王涯盧坦韋貫之等皆公忠正直內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權致之近地故比來衆情私相謂曰此數人者皆人之望也若數人進則必君子之道長若數人退則必小人之道行欲卜時事之否臧在數人之進退也則數人者自陛下嗣位以來竝蒙獎用或任之耳目或委以腹心天下人情日望致理今忽一旦悉疏棄之或降於散班或斥於遠郡設令有過猶可優容況且無瑕豈宜黜退所以前月以來上自朝廷下至衢路衆心洶洶驚懼不安直道者孜心直言者杜口不審陛下得知之否凡

此除改傳者紛然皆云裴垍等不能委曲順時或以正直忤物爲人之所媒孽本非聖意罪之不審陛下得聞之否臣未知此說虛實但獻所聞所聞皆虛陛下得不明辯之乎所聞皆實陛下得不深慮之乎慮之與實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誰當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輕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臣又聞君聖則臣忠上明則下直故堯之聖也天下已太平矣倘求誹謗以廣聰明漢文之明也海內已理矣賈誼猶比之倒懸可爲痛哭二君皆容納之所以得稱聖明也今陛下[illegible]下詔令徵求直言及以爲罪此臣所以未喻也陛下視今日之理何如堯與漢文之時

乎若以爲及之則誹謗痛哭倘合容而納之況徵之直言索之極諫乎若以爲未及則僧孺等之言固宜然也陛下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爲陛下流涕而痛惜也德宗皇帝初即位年亦徵天下直言極諫之士親自臨試問以天旱穆質對以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宏羊可烹此皆指言當時在權位而有恩寵者德宗深嘉之自第四等拔爲第三等自畿尉擢爲左補闕書之國史以示子孫今僧孺等對策之中切直指陳之言亦未過於穆質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承耿光之道也書諸史策後嗣何觀爲陛下得不再三省之乎臣昨在院與裴垍王涯等覆策之時日奉宣令臣等精意考覆臣上不敢負恩下不忍負心唯秉至公以爲取捨雖有讐怨不敢棄之雖有親故不敢避之唯求直言以副聖意故皇甫湜雖是王涯外甥以其言直合取涯亦不敢以私嫌自避當時有狀具以陳奏不意羣口嗷嗷構成禍端聖心以此察之則或可悟矣儻陛下察臣肝膽知臣精誠以臣此言可以聽採則乞俯迴聖覽特示寬恩僧孺等准往例與官裴垍等依舊職獎用使內外人意歡然再安若以臣此言理非允當以臣覆策事涉乖宜則臣等見在四人亦宜各加黜責豈可六人同事唯罪兩人雖聖造優容且過朝夕在臣憮惕豈可苟安敢不

自陳以待罪戾臣今職爲學士官是拾遺日草詔書月請諫紙臣若默默惜身不言豈惟上孤聖恩實亦下負人道所以密緘手疏潛吐血誠苟合天心雖死無恨無任憂懼激切之至（白氏文集）

五月壬辰兵部奏鄉貢武舉准貞元十四年九月詔宣權停今請准舊例御置從之（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進士十九人　柳公權（舊書柳公綽傳公權字誠懸元和初進士擢第　唐語林柳公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科十餘年便掌綸誥　按首冠諸生謂狀元也元和二年狀元已見則公權當是此年狀元）　周況（昌黎集祭周氏姪女文五百家注引孫曰元和三年周況登第公以好好妻之生一男一女　按好好爲昌黎兄俞之長女適四門博士周況適張徹者俞之次女）　鄭薾（舊書本傳薾滎陽人祖烈父閱薾苦心力學元和三年擢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新書薾字文敬）　陸亘（亘元和三年進士書判高等見冊府元龜按本傳不言舉進士）

諸科二十四人

博學宏詞科　柳公權（見上）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牛僧孺（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僧孺登賢良方正科杜牧牛僧孺墓誌銘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　按四年當作三年　乾撰子革乾度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牛僧孺以制科敕首除伊闕尉臺參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問何色出身僧孺對曰進士又曰安得入議僧孺對曰某制策連捷忝爲敕頭）　皇甫湜（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韋處厚上宰相薦皇甫湜書竊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學窮古訓詞秀人文　五百家韓注引樊注曰按唐登科記湜中賢良蓋元和二年　按二當作三）　李宗閔（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宗閔元和四年登制舉賢良方正科初宗閔與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又與僧孺同年登制科

（按四年當作三年）李正封（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吉宏宗（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徐晦（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晦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皆自楊憑所薦）賈餗（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餗登制策甲科文史兼美新書云授渭南尉集賢校理）王起（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廣卓異記元和三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十一入登科其後牛僧孺李宗閔王起賈餗四人相次拜相）郭球（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按球疑即元年府元落之郭求）姚袞（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庾威（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　馮芑（見冊府元龜唐會要）陸亘（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亘字景山吳郡人祖元朗父持諒亘以舉判授集賢殿正字華原縣尉應制舉授萬年縣丞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陸亘制科中第又書判高等　按蘇州府志於貞元二年及此年兩載陸亘登科亘于是年及第則貞元誤也今削之）

軍謀宏達（新書樊澤傳作宏遠）材任將帥科（材任五百家韓註作堪任）樊宗師（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新書樊澤傳子宗師字紹述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郎　韓愈樊紹述墓誌銘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冊府元龜唐會要皆作達于吏治可使從政科蓋以元年科目致誤也今從雲麓漫鈔正）蕭睦（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虞仲授蕭睦祠部員外制云以爾克茂才實嘗擢科名）

知貢舉　中書舍人衛次公（舊書本傳權知中書舍人尋知禮部貢舉斥浮華進貞實不爲時力所搖眞拜中書舍人　權德輿有崔衛唱和詩序云清河崔處仁河東衛從周同爲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人爲翰林學士處仁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既而處仁西垣即眞從周復以外郎掌詔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郎眞俄掌貢舉實爲之代元和三年秋處仁爲吏部侍郎從周爲兵部侍郎又云德輿與二君子相繼典貢士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云衛次公貞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自左補闕充學士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加司勳員外郎賜緋魚袋三月十七日知制誥元和三年正月拜權知中書舍人）

皇甫湜對策曰臣伏見陛下徵天下之士親策於庭求賢思理亦云至矣然臣未知將以爲虛策乎將以求其實效乎以爲虛策則後之搢紳者觀書於太史氏曰天子之憂如此急賢如此徵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禮而問之斯亦足以爲名矣若以得人爲務社稷之計爲心則不宜待之如是也夫王者其尊如天其威如神以護問先之以禮貌接之造膝而言虛心以受猶恐懼殞越而不得自盡其所懷況乎坐之揩庭試以文字拳曲俯僂承問而上對乎且天下之事難一二以疏舉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宜聞知清問所不該又欝而不得發彊附之於篇考視者必以爲餘煩又擯而不得進陛下何惜一二賜臣容足之地於冕旒之前使得熟數之乎可採則行之無用則罷之何損於名也然臣不敢有望於是謹旁緣聖問纚娟愚瞽儻陛下憐察其志而覽其昧賜之旹日之間而卒其說則覆照之下形氣之生孰不幸甚制策曰蓋聞昔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寶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過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武緯文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原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所志也子大夫將何以匡建而致之乎此陛下之憂勤如

此臣聞堯舜以有天下爲已之累而不以位爲樂也臣又聞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失之也必在慢之今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敢怠忽思爲國之經而不忘夙夜求賢咨諫延及微士臣有以見堯舜之心矣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順陰陽之和以育物事無不序動無不時此窮神知化之盛德也武以止殺禁暴則兵宜戢文以經邦濟時則化必行此經武緯文之大業也崇禮而明義好士而尊儒斥魏晉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漢已前盛明之理斯考古會極之方也任賢而勿貳招諫而必行屏近習之邪佞進周行之骨鯁斯明目達聰之道也抑臣又聞先王所以不視而明不聽而聰披頸負之明斷非僻之精其道易知也蓋左右僕御惟正之供必有知法者必有知禮者出使足以盡情僞居常足以助聽覽左右之臣既如是矣而又日與公卿大夫講論政事史書其舉官箴其闕以至於百工庶人莫不諫而謗焉濟濟之士爲之股肱赳赳武夫爲之爪牙此所以永有天下也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百工事來朝請而退而律且有譏及乘輿之誅未知爲陛下出諫喉舌者爲誰乎爲陛下爪牙者爲誰乎日夕侍起居從燕遊輿之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臧否者復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接爪牙不足以衛其何獻替之有矣夫褻狎虧殘之微禍險之徒皂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此貞夫義士所以寒心銷志泣憤而不能已者誠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末禍還諫官史官侍臣之職使之左右前後日延宰輔與論義理有位于朝者咸引而進之溫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對以盡其詞可採者必行有犯者無罪王之爪士宜擇公卿大臣總統而分理之則政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財不足豐蠻夷戎狄不足臣休徵嘉瑞不足致矣又何慮乎視聽之表有所不周乎制策曰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効難彰明莫不欲還樸厚而撓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疎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媿常不脩莫不欲禁人之爲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盭豈無根源者臣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王者之謂也故人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己正軌度其流怨已及物自誠而明此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截也中代已還則異乎此至誠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信不孚而欲繩身以檢物雖砥礪其意而事實不符此所以有其意而無其效也夫欲人之樸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無爲至誠所以撓風常扇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以卑宮菲食沈珠貴穀所以侈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好

悅耳之言所以巧詖常進也欲近莊士而悉拂心之慮所以忠直常疏也欲勉人於義而貪濁在位所以廉媿常不脩也欲禁人爲非而法則不一所以抵冒常不息也則謬盭之本其在茲乎陛下誠能一皆反之其效可立彰明矣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數大澤霈露所墜霑濡必同滌瑕穢以道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之才之歎未輟於終食盡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

不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每失乎仁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以陛下滌瑕穢而改行者未聞政之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改行率德慎明賞罰不濫滌瑕穢也故賞當譽罰當惡天下曉然逃惡而趨善賞當功罰當罪天下聳然遠罪而趨功則人自爲理而上無爲矣此堯舜之所以莅天下也夫賞罰皆報也賞之失稱罰之不當咎孰甚焉伏見兵興已來開權宜之道行苟且之政臺省之官王公之爵溢於國郡遍於輿臺將帥之臣借緋紫而使令定官位而奏請名器均於土芥操柄擅於爪牙此其所以賞人而人不勸也州縣之斷獄月以千數連年累紀未聞有一疑獄而上于朝者未聞有屈人而訴于王者豈天下長吏盡如皋陶哉律令格式具而不遵鄉縣州府各自爲制所怒則惠殺（按句疑有誤）居常則臆斷人過且不知所避而能自達不其難乎況乎賦役之不恆衣食之不足尚不懼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罰人而人不沮也賞之不勸罰之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難焉雖滌其瑕穢惡奸貸法而已又何爲也伏惟陛下慎用賞賞必當功則天下之善勸矣慎用刑刑必當罪則天下之非沮矣夫擇人而任之則僭濫不作富庶而教之則廉恥自生如是則無所改其行無所滌其瑕矣又何足憂之哉陛下省徭役而輸勞者未艾小惠未遍而有司

長吏或壅而未盡承故也若陛下加惠而俯察之則物力何憚乎不豐勞者何憂乎未艾乎陛下蠲田租以厚農室而人猶艱食者生者猶少而費者猶多故也商乘堅而厭肥工執輕而御紈兵橫行而厚祿僧道無爲而取資勞苦頓瘁終歲之絕濱於死而爲農者亦愚且少矣況乎兩稅不均失變通救弊之法百端橫賦隨長吏自爲之政乎若均工商老釋之勞逸輕田野布帛之征稅禁橫暴之賦減鎮防之兵則耕者如雲積者如山矣臣請再爲陛下精言之夫賤瑰奇之貨斥雕琢之淫則工商之道自嵩矣黜異端之學使法不亂而教不煩則老釋之流常屏矣且天下所以蒽蒽然

者豈非以兵乎使稅之原人之居而可行調徭役者豈非以商乎今昆夷未平邊備未可去中夏或虞鎮防未可罷若此生就其功則莫若減而練之可也今之將帥勝任而知兵者亦寡矣怙眾以固權位行貨以結恩澤因循鹵莽保持富貴而已豈暇教訓以時服習其任乎今若特加申飭使之教閱簡拳勇秀出之才斥屠沽負販之黨則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夫多而無用曷若少而必精乎又比者州府虛張名籍妄求供億盡覆其給以豐其私令若核其名實料以文法則五分之兵又可省其二矣其眾之虛曷若寡之寔乎一則以強兵二則以寬賦若江淮州郡遠冦戎屬清平自

非具使令備儀注者一切可罷以其經費代征繇薄逋懸然後慎擇長吏曲加綏撫無四三中則家給而人和則橫暴不作賦斂自均至理而升平矣尙何虞於人猶艱食乎陛下葺國學以振儒風而微言尙鬱者蓋其所以干祿而得仕者以章句記誦而不由義理故也若變其法則可以誅其弊矣陛下督廢職以補維綱而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者庶工之罪也今職備而不舉法具而不行諫諍之官溢員不聞直聲彈察之臣塞路未嘗直指公卿大夫則側合苟求持祿養交爲親戚計遷除領銜籍而已興利之臣專以聚斂計數爲務共理之吏專以附上剝下爲功習以爲常漸以成

俗標異而圭角者悔吝旋及和光而溺泥者富貴立須雖陛下焦勞聰明如此之切至理何益矣伏請下明詔爲畫一之法使居是官理是人職是法者必有明績然後許遷擢考功之殿最無敢阿比而干刑司則能者日進不能者日退而庶工立事之績將發揚記述之不暇矣陛下備眾官以序賢俊而乏才之歎未輟於終食者由在上者遷之太亟居下者刻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得五猶以爲多也曲輪直桷各適其用今則不然舉於禮部則曰闒昧者凡陋而不可採選於吏部則曰聲名者虛浮而不可用工文者則懼華而不實敦質者則懼樸而寡能冠蓋之族則以爲因

依徼賤之人則以爲幽險上求之愈切下搜之彌深夫士何負於有司而乃蹇頓之抑刻之如是哉才能如積鬱抑居下一朝關輔相之職卿士大夫之官求之不得則曰岳不降神時乏人於是循環其所已用者遞遷居上者不知格限無聞聲績或一時三拜或再歲九遷是以位高者當能也是仕進之門常闔而天下之官天子之權當途者五六人迭居持之而已以陛下之明聖夫豈不欲國之得人乎以宰相之公忠夫豈不欲人之足用乎蓋從來已久因循如是耳伏惟陛下申敕朝廷州府令每歲各舉所知於禮部吏部於計偕常選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待以不次之位過

以非常之恩不得其人則必行殿最以懲渝濫則周之以盛舜之可封坐而致矣乏才之歎何有於聖朝乎陛下爲霈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者由有司長吏不得其人也捨人務政雖勤何益臣伏見赦書節文周備纖悉然空文虛聲溢於視聽而實功厚惠未有分寸及於蒼生主德不宣王澤不流雖陛下寤寐思理宰相憂勤奉職不可爲也夫將直其枝必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枝也今朝廷之號令有朝會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式有昔廢而今行矣伏惟陛下正綱以張萬目澄源以清萬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繁而

愈失也貢承詔將事者之罪耳制策曰周之受田有經制漢之名田有恆數今疆畛相接半爲豪家流傭無依率是編戶本爲交易焉得貪富以補貧瘠欲因循是曰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者臣聞古之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紂周之幽厲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亂我太宗元宗井田法非脩也而天下大理夫貞觀開元之際不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贍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實得以聞一吏之犯得以誅由此致也是政之舉化之成則田自均人自贍而天下陶然化矣豈待曲防而事制乎其與貞觀開元非異時也法苟未行政苟失職徒易其制更其業擾人斂怨而已矣制策曰取人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遍知不必文采爲重輕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爲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濶於良規者今之取士以文學記讀爲法其素履實行則無門而知使由文學而進者往往犯奸贓爲梟獍此誠甚弊也乾元以還版籍斯壞而所在游寄莫知所從伏請救天下人士未歸者一皆復貫願留者則令著籍置鄉校縣學州庠以教訓其子弟長育其才志自鄉升之縣自縣升之州自州升之禮部公卿子弟盡育于京輦者則使之必由太學然後登有司如是則其幼弱其壯老發言舉

足云爲趣進皆可得而知矣然後參以才藝試其器用誠取人之急務伏惟陛下裁之密資考之限其章句之庸才資蔭之常調者宜仍舊貫賢能之士則皆行臣嚮者之謀從有司長吏之舉其賞必行其法信焉可已也制策曰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衆姓徵於前訓而可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佷勿拃以稱朕意者臣聞古者山林藪澤皆有時禁動作之爲害無差月令則六氣以序百祥以來而懷生之類莫不躋仁壽之域矣今捨此而不務殺胎毀卵傷仁撓和而使諸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斷天下之屠欲蓄物產而祈福祐斯亦誣矣伏惟陛下動遵月令

垂訓可據之文也事稽時禁當代易從之道也施之而不已執之而有恆則帝皇之美遠慙於今日矣謹對（文苑英華　文粹）

四年（己丑）

四月丙申撫州山人張洪騎牛冠履獻書於光順門書不足採遣之（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八人（文苑英華有薦冰詩當是此年試題）

韋瓘（狀元　桂林風土記韋舍人瓘年十九入闕應進士舉二十一進士狀頭敕下除左拾遺　按此與韋珩之弟同名別是一人）

鮑溶（唐才子傳鮑溶字德源元和四年韋瓘榜第進士　唐詩紀事溶登元和進士第與韓愈李正封孟郊友善）

郭承嘏（舊書本傳承嘏字復卿生而秀異比及成童能通五經元和四年禮部侍郎張宏靖知其才擢升進士第）

楊汝士（舊書楊虞卿傳虞卿兄汝士字慕巢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

盧商（舊書本傳商字爲臣范陽人祖昇父廣商元和四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登科）

趙蕃（見文苑英華　摭言趙蕃爲等第十三年方及第）

盧鈞（舊書本傳鈞字子和范陽人祖炅父繼鈞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書判拔萃　摭言盧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率費俄有一僕願爲月傭服飾鮮潔謹幹不與常等覩鈞褊乏往往有所資時俯及關宴鈞未辦醵率撓形于色僕輒請罪鈞具以實告對曰極細事耳郎君可以處分最先後勾當何事鈞初疑其妄既而將覘之紿謂之曰爾若有技吾當主宴第一要一大第爲備宴之所次則徐圖其僕唯而去頃刻乃迴白鈞曰已稅得宅矣請幾郎檢校翌日鈞強往看之既而朱門甲第擬於宮禁鈞不覺欣然復謂曰宴處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張陳對曰但請選日啓閤侍郎張陳某請專掌鈞始慮其非口反覆詰問但微笑不對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於猜疑既宴除之日鈞止於是俄覩帟幕茵毯華煥無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稱是鈞之醵率畢至由是公卿間靡不誇詫詰朝其僕請假給還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遂旬日鈞異其事馳往舊遊訪之則向之花竹一無所有但見頹垣壞棟而已議者以鈞之仁感通神明故爲曲贊一春之盛而成此終身之美）

李行修（韓愈王仲舒墓誌銘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五百家注引孫注元和四年行修登第）

范傳質（見文苑英華）

陳至（見文苑英華）

張徹（韓愈答張徹詩云從賦始分手朝京忽同舲考異引孫注謂徹赴舉試也又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云張君名徹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考異云徹元和四年進士五百家韓注引孫注張秘書徹元和四年登進士第娶韓氏禮部郎中雲卿之孫開封尉俞之女於公爲叔父孫女）

諸科七人

知貢舉　戶部侍郎張宏靖（舊書郭承嘏傳言爲禮部侍郎本傳言爲戶部侍郎　按憲宗紀元和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裴垍爲中書侍郎四年十二月壬申朔以戶部侍郎張宏靖爲陝州長史蓋宏靖代裴垍爲戶部侍郎權知貢舉本傳是也）

鮑溶薦冰詩曰西陸宜先啟春寒寢廟清歷官分氣候天子薦精誠已辨瑤池色如和玉珮鳴禮餘神轉肅曙後月殘明雅合冰容潔非同雪體輕空憐一掬水珍重此時情（文苑英華）

趙蕃薦冰詩曰仲月開凌室齋心感聖情寒姿分玉坐皎質發丹楹積素因風壯虛空向日明遙涵窗戶冷近映冕旒清在掌光逾澈當軒質自輕良辰方可致由此表精誠（文苑英華）

盧鈞薦冰詩曰薦冰朝日後闢廟曉光清不改晶熒質能彰雨露情且無霜比耀豈與水均明在捧搖寒色當呈表素誠凝姿陳俎豆浮彩映璁珩皎皎盤盂側稜稜嚴氣生（文苑英華）

范傳質薦冰詩曰乘春方啟閉羞獻有常程潔朗寒光徹輝華素

彩明色疑霜雪靜影照晃旒清肅肅將崇禮兢兢示捧盈方圓陳玉座小大表精誠朝覲當西陸桃弧每共行（文苑英華）

陳至薦冰詩曰亥寒開固沍寢廟致精誠色靜澄三洒光寒肅兩楹形鹽非近進玉豆爲潛英禮自春分展堅從北陸成藉茅心共結出鑑水漸（按字疑有誤）明幸得來觀薦璽臺一小生（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卷十八

大興徐松

唐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

元和五年（庚寅）

三月獻策人張權輿游君愛各賜衣任所適（册府元龜）

進士三十二人（是年試洪鐘待撞賦見韓文五百家注　唐會要元和四年上嘉魏徵諫諍詔訪其故居則質賣已）更數姓析為九家矣上出內庫錢二百萬贖之以還其家通鑑載其事於四年閏三月唐詩紀事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奏云今日奉宣令撰李師道請收贖魏徵宅還其子孫甚合朕心允依來奏者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其子孫合加優卹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伏願明敕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美歸聖德憲宗深然之其後有司以為詩題試進士（[illegible]）

李顧行（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李仍叔　陳彥博（永樂大典）

引閩中記陳彥博字朝英閩縣人元和五年及第初夢至一公庭牀帳熒煌中几榻上有尺牘爛然若金字上書曰此明年進士名將奏之上帝彥博前觀有三十二人其名在焉及榜出果符前兆

前定錄陳彥博與謝楚同為大學廣文館生彥博將取解忽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幃帳飾以錦繡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照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答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之所彥博驚喜因求一見其人引至案傍有一紫衣執象簡彥博見之斂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有三十二人彥博名在焉從上二人皆姓李而無謝楚名既寤獨喜不以告人及與楚同過策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彥博彥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諭之曰君之能豈後於我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彥博方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大學諸生曰誠如所說事未可知明旦視榜即果如夢中焉彥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侍郎及第上二人李顧行李仍叔謝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淳熙三山志陳彥博終貴溪令）

王璠（舊書本傳璠字魯玉父礎進士）文辭知名璠元和五年擢進士第登宏詞科　前定錄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嘗夢為河南尹平旦視事有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崙邦如何處置曰已決二十遞出界訖覺乃書於告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上洛陽令與分司郎官皆故人從容宴語郎官謂令曰崙邦如何處置令曰已決二十遞出界璠聞之遽起還內良久不出二客甚訝曰吾等向者對答率易王尹得非怒邪頃之璠持告牒所記出示二客徐徵其事乃是邪官家奴竊財而遁擒獲送縣縣為斷之如此

崔蠡（舊書崔甯傳甯季弟密密子綸綸子蠡蠡字越卿元和五年擢第）

崔元儒（舊書崔元略傳元略弟元儒元和五年登進士第）

楊虞卿（舊書本傳虞卿字師皐虢州宏農人祖燕客父甯虞卿元和五年進士擢第又應博學宏詞科　劉軻牛羊日歷楊虞卿祭酒甯之子弟漢公兄弟元和中並登進士第　白居易與楊虞卿書足下未應舉時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又曰由甲乙科入官而吏資聞于邑　摭言楊虞卿及第後舉宏詞為校書郎來淮南就李鄘婚姻過前進士陳商啟護窮窘虞卿未相識聞之倒囊以濟）

唐扶（舊書文苑傳唐次子扶字雲翔元和五年進士登第）

孔敏行（舊書隱逸傳孔述睿子敏行字至之舉進士元和五年禮部侍郎崔樞下擢第呂元

膺廉問岳鄂辟為賓佐）

錢識（永樂大典引宜春志識登元和五年進士第）

孟琯（洪興祖韓子年譜云孟琯元和五年進士見雁塔題名韓愈有送孟琯秀才序五百家注引孫氏曰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鐘待撞賦孟琯中第）

裴大章（見文苑英華）

諸科十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樞（見上　唐詩紀事裴垍舉宏詞崔樞考之落第及垍為宰相擢樞為禮部笑謂樞曰聊以報德也　唐語林韓文注皆作刑部侍郎）

陳彥博恩賜魏文貞公諸孫舊第以導直臣詩曰阿衡隨逝水地館主他人天意能酬德雲孫喜庇身生前由直道歿後振芳塵雨露新恩日芝蘭舊里春勳庸留十代光彩映諸鄰共賀昇平日從

茲得諫臣（文苑英華唐詩紀事）

裴大章恩賜魏文貞公諸孫舊第以導直臣詩曰邢茅雖舊錫第邸是初榮迹往傷遺事恩深感直聲雲孫方慶襲池館忽春生古甃開泉井新禽繞畫檐自然垂帶礪況復激忠貞必使千年後長書竹帛名（文苑英華）

六年（辛卯）

進士二十八人（摭言元和六年楊正舉府元落）王質（舊書本傳質字華卿太原祁人少負志操以家世官卑思立名於世以大其門寓居壽春躬耕以養母專以講學為事門人授業者大集其門年甫強仕不求聞達親友規之曰以華卿之才取名位如俯拾地芥耳安自苦於闒茸者乎揚名顯親非耕稼可致也質乃白於母請赴鄉舉元和六年登進士甲科 劉禹錫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常侍諱質字華卿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因決策而西上在貢士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尚屑意角逐攻取初無此心不爭而速告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

盧簡辭（舊書本傳簡辭字子策范陽人後從家於蒲祖翰父綸文宗好文尤重綸詩嘗問侍臣曰盧綸集幾卷有子弟否李德裕對曰綸有四男皆登進士第今員外郎簡能侍御史簡辭是也簡辭元和六年登第）

高鉥（舊書高釴傳釴弟鉥元和六年登進士第新書鉥字權中 按權中當從唐詩紀事作權仲）

郭周藩（唐詩紀事周藩河東人登元和六年第）

侯洌（唐詩紀事洌登元和六年進士第）

謝楚（見上年陳彥博注）

諸科十三人（雲麓漫鈔是年有神童科當即童子科也應入諸科下）

拔萃科 馮芫（元和六年馮芫判入等見冊府元龜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馮芫判入等授興平縣尉）

知貢舉 中書舍人于尹躬（唐語林作中書舍人按白居易有貶中書舍人于尹躬洋州刺史制語林是也）

七年（壬辰）

十一月戊寅吏部尚書鄭餘慶請復置吏部考官三員吏部郎中楊於陵執奏以為不便乃詔考官韋顗等三人祇考及第科目入其餘吏部侍郎自定（舊書本紀）

十二月權知禮部侍郎韋貫之奏試明經請停墨義依舊格問口義從之（冊府元龜唐會要）

進士二十九人（摭言元和七年劉隲田邕等第羅舉）李固言（狀元舊書本傳固言趙郡人祖并父現固言元和七年登進士甲科 新書固言字仲樞 記纂淵海引三峯集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應曰吾

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棗糕祠我固言許之未幾狀元及第 摭言李固言等第末為狀元又云李固言生于鳳翔莊墅雅性長厚未習參謁始應進士舉舍于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固言不諳人事俾習趨謁之儀候其磬折密於頭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賃固言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為右常侍於時朝中鄙此官號曰貂腳頗不能為後進延譽固言始以所業求知謀于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固言果詣之孟容謝曰某官緒極閑冷不足發君子聲采雖然已藏之於心又覩頭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乃以固言為狀頭 太平廣記引瀟湘錄紀傳李固言初未第時過洛有胡盧先生者知神靈間事曾詣而問命先生曰紗籠中人勿復相問及在長安寓歸德里人言聖壽寺中有僧善術數乃往詣之僧又謂曰子紗籠中人是歲元和七年許孟容以兵部侍郎知舉固言訪中表間人在場屋之近事者問以求知游謁之所斯人且以固言文章甚有聲稱必取甲科因紿之曰吾子須首謁主文仍要求見固言不知其誤之則以所業竟謁孟容孟容見其著述甚麗乃密令從者延之謂曰舉人不合相見必有嫉才者使詣之固言遂以實對孟容許第固言於牓首而落其教

者姓名乃遣秘焉既第再謁聖壽寺問紗籠中之事僧曰吾常於陰府往來有爲相者皆以形貌用碧紗籠於廡下故所以知固言竟出入將相皆驗焉　太平廣記引感定錄元和初進士李固言就舉忽夢去看榜見李顧言第二人上第及放榜顧言第二人固言其年又落至七年許孟容下狀頭發第　酉陽雜俎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游蜀遇一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明年果狀頭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目　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元和六年京兆韋詞爲宛陵廉使房武從事秋七月微雨詞於公署因晝寢忽夢一人投刺視之瞭然見題其字曰李故言俄于恍惚間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狀頭是將元和初有李顧言及第意訝其事爲名中少有此故字焉得復有李故言哉秋八月果有取解具名投刺一如夢中但故爲固耳詞聞夢中之事不浼乃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衆君之首是冬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舉果擢爲榜首

李漢（舊書本傳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元和七年登進士第）

陳夷行（舊書本傳夷行字周道潁川人祖忠父邑夷行元和七年登進士第）

李玨（舊書本傳父仲朝玨進士擢第又登書判拔萃科　東觀奏記李玨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南養母以孝聞舉明經華州刺史李絳見而謂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擢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地一舉不第應進士舉許孟容爲禮部擢上第）

歸融（新書歸崇敬傳融字章之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融登元和七年第）

賈餗（永樂大典引宜春志餗登元和七年進士第）

姚嗣卿（唐語林作姚嗣　太平廣記引盧氏雜說許孟容與宋濟爲布衣之交及許知舉宋不第放榜後許頗慚累請人申意兼遺門生就看宋不得已乃謁焉許但分訴首過因命酒酣乃曰雖然某今年爲國家取卿相時有姚嗣卿及第後數日而卒因起慰許曰邦國不幸姚令公薨許大慟　按盧氏雜說又云唐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時宋濟在僧院過夏上忽入院濟方在窗下犢鼻葛巾鈔書上曰茶請一椀濟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請自潑之上又問曰作何事業兼問姓行濟云姓宋第五應進士舉又曰所業何曰作詩又曰聞今上好作詩如何宋濟云聖意不測語未竟忽從輦遽到曰官家官家濟惶懼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榜上命內臣看有濟名時迴奏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當亦其時事惟誤憲宗爲德宗）

諸科十四人

知貢舉　兵部侍郎許孟容（舊書本傳改兵部侍郎俄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頗抑浮華選擇才藝　因話錄進士陳存能爲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萬方欲爲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爲具入試食物兼備晨食請存偃息以俟時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蹴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八年（癸巳）

四月吏部奏應開元禮及學究一經登科人等舊例據等第高下量人才授官近日緣校書正字等名望稍優但需科第皆求注擬緊待員闕或至踰年若無科條恐長僥倖起今已後等第稍高文學兼優者伏請量注校正其餘習開元禮人太常寺官有闕相當注通經人國子監官闕相當者並請先授以備講討如不情願即通注他官庶名實有名紀律可守其今年以前待闕人亦請依此條限使爲常制敕旨依奏（唐會要）

進士三十人（文苑英華有履春冰詩是此年試題是年唐炎以府元落張僕韋元佐以等第罷舉見摭言）

尹極（狀元閬州人樞弟見玉芝堂談薈）

舒元輿（舊書本傳元輿江州人元和八年登進士第　元輿上論貢士書曰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脩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脩臣竊以爲有司過矣臣爲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于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脩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于古聖人言皆信之謂肖賓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爲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士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板樣立束縛檢約之目磨勘狀書

剸貲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盥手攜脂燭水炭泊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爲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闈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觀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折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爲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爲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于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闈以截遮是疑之以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爲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肯污辱爲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者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爲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爲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邪遺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才邪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爲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拔三代故事明循格文使天下人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爲登源源既登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藝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晡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坌浸如此上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爲士身正則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爲士名邪未有不公卿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爲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爲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士之禮事便辟巧佞馳騖關鍵固非臣之所不能也恥不爲也故互以頑才干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　死罪死罪

見文苑英華

張蕭遠（唐詩紀事張蕭遠元和進士登第與舒元輿聲價俱美）

王含（昌黎集有送王含秀才序五百家注引樊注曰含元和八年進士）

楊漢公（舊書楊虞卿傳弟漢公元和八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新書漢公字用乂摭言元和九年韋貫之榜殷堯藩雜文落矣楊漢公乃貫之前榜門生盛言堯藩之屈）

諸科十二人

知貢舉：中書舍人韋貫之（唐語林按鄭餘慶祭杜佑文云元和八年四月九日權知禮部侍郎韋貫之是其爲中書舍人也）

舒元輿履春冰詩曰投跡清冰上凝光動早春兢兢愁陷履步步怯移身烏照微生水狐聽或過人細還形外影輕躡鏡中輪咫尺憂偏遠危疑懼已頻願堅容足分莫使獨驚神（文苑英華）

張蕭遠履春冰詩曰一步一愁新輕輕恐陷人薄光全透日殘色半銷春蟬想行時翼魚驚蹈處鱗底虛難動足岸闊怯迴身豈暇躊躇久肯容顧盼頻願將矜慎意從此越通津（文苑英華）

九年（甲午）

十一月禮部貢院奏貢舉人見訖謁先師準格學官爲開講質定疑義常參及致仕官觀禮舊例至時舉奏詔宜謁先師餘并停後

雖每年舉奏並不復行（唐會要）

進士二十七人

張又新（唐才子傳張又新字孔昭深州人也初應宏詞第一又為京兆解頭元和九年禮部侍郎韋貫之下狀元及第時號為張三頭　舊書張薦傳薦子又新希復皆登進士第　張又新煎茶水記云元和九年春予初成名與同年生期于薦福寺余與李德垂先至）

李德垂（見上　舊書李紳傳李逢吉問計于門人張又新李續之疑續之即德垂　按太平廣記引水經載煎茶水記李德垂作李德裕誤）

殷堯藩（唐才子傳殷堯藩秀州人元和九年韋貫之放榜堯藩落第揚尚書大為稱屈料理因擢進士　唐詩紀事堯藩登第許渾贈詩云幾載聞名翰墨林為從知己信浮沈青山有雪諳松性碧落無雲稱鶴心帶月獨歸蕭寺遠翫花頻醉庾樓深尊思一見如瓊樹空把新詩舊日吟）

高鍇（舊書高釴傳弟鍇元和九年登進士第升宏詞科　新書鍇字弱金　按摭言是年高鍇以府元落）

陳商（昌黎集有答陳商書五百家注引集注云商元和九年進士　新書藝文志商字述聖）

諸科十一人

上書拜官一人　李渤（册府元龜李渤為左拾遺罷官閒居東雒撰禦戎新錄二十卷以獻元和九年四月壬午詔曰前左拾遺內供奉李渤隱居求志殫見洽聞嘗致弓旌之招尚懷林壑之戀而閒肆其素業成此新書詞章典雅謀議深遠獻于闕下良所嘉焉故洽今思用循舊議可授秘省著作郎）

知貢舉　禮部侍郎韋貫之（舊書本傳拜中書舍人改禮部侍郎凡二年所選士大抵抑浮華先行實由是趨競者稍息　按白居易有中書舍人韋貫之授禮部侍郎制云典邦祀之禮獻賢能之書今小宗伯實兼二事非直清明正者不足以處之中書舍人韋貫之沈實堅俊文以禮樂行成于內移用于官公直之聲滿於臺閣頃以詞藻選登禁掖秉筆書命時稱得人久積勤勞宜有遷轉可使典禮以和神人可使考文以第俊秀儀曹之選僉議所歸往脩乃官無替厥問可禮部侍郎蓋于八年眞拜也）

十年（乙未）

六月癸卯盜刺武元衡裴度（舊書本紀　國史補王義即裴度之隸人也度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為人所刺義捍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為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

進士三十八人（文苑英華有春色滿皇州詩當是此年試題）

沈亞之（唐才子傳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侍郎崔羣下進士涇原李彙辟為掌書記　沈亞之與京兆試官書時亦有人勉亞之于進士科言得祿位大可以養上飽下去年始來京師與羣士皆求進而賦以入詠雕琢綺言與聲病亞之習未熟而又以文不合于禮部先黜去今年復來聞執事主選京兆長安中賢士皆賀亞之曰某執事斯謂明矣其取舍必以目辨而察又上書州李大夫書亞之前應貢在京師而長幼骨肉萍居于吳無咫尺地之居以自託其食給旦營其晝晝營其暮加是凡三黜禮部又與李給事薦士書新及第進士沈亞之再拜稽首給事閤下昔者五年亞之以進士入貢至京師與其等清河張宗顏比居至春宗顏夫還家）

滕邁（唐詩紀事進登元和

進士第）

裴夷直（唐才子傳裴夷直字禮卿吳人元和十年禮部侍郎崔羣下進士）

封敖（舊書本傳敖字碩夫其先渤海蓨人祖希奭父諒官卑敖元和十年登進士第）

張嗣初（見文苑英華）

任畹（沈亞之送同年任畹歸蜀序十年新及第進士將去都生揖語亞之曰吾家世居蜀嘗以進士得第吾少能嗣其業幸子之文得稱甚光願為我序還家之榮亞之辭謝不敏曰願無讓曰始生與兄之來舉進士得緇及綴字為便已之句歷贄其文于公卿之門由是一歲而名八年成都貢士生名在貢首九年生與其兄試貢京兆京兆籍貢名生名為亞首生之兄亦在列下十年禮部第士生名在甲乙如是而後歸亞之以為相如還蜀之榮而生未後也　姚合有送任畹及第歸蜀中覲親詩云子規啼欲死君聽固無愁闕下聲名出鄉中意氣游東川橫劍閣南斗近刀州神聖恩前字千人看不休）

龐嚴（舊書本傳嚴壽春人父景昭嚴元和中登進士第　新書嚴字子肅　因話錄京兆龐尹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是登科記誤本剗書龐嚴姓名遂貫舟丐食就謁時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姪龐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殷勤便留款曲兼命對舉匕筯久之語及族人都）

（非麗氏之事麗方詡之因闕止覽鄭君何姓曰某姓嚴麗撫事大笑曰君誤矣余自姓麗預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尙拜謝叔父從容而退）

胡□　韓復　張正謨（沈亞之祭胡同年文曰同年韓復張正謨麗嚴沈亞之祭于故安定胡公之靈　元稹獻滎陽公詩注張秀才正謨滎陽公首薦登第也）

紇干臮（唐語林開成三年書判考官刑部員外郎紇干公崔相羣門生也按沈詢授紇干臮嶺南節度使制惟爾元和中以文學德行升爲甲科）

劉嚴夫（昌黎集有答劉正夫書五百家注引樊注曰正夫或作嚴夫書云某于足下忝先進予嘗從游于賢尊給事給事劉伯芻也公詩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新題二十一詠卽其人伯芻二子寬夫端夫嚴夫嚴夫字子耕元和十年登進士及第）

李干（昌黎集李干墓誌太學博士頓邱李干余兄孫壻也初干以進士爲鄂岳從事五百家注引樊氏曰元和十年干中進士第年四十）

呂讓（呂讓渭之子元和十年中第見柳宗元送表弟呂讓序注）

諸科十四人（周墀元和十年撰國學官事書云元和七年詔郭彪之爲國學助教由是得諸生每歲累及薦擢於有司）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羣（獨異志崔羣元和自中書舍人知貢舉夫人李氏因暇嘗勸樹莊田以爲子孫之業笑曰予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憂夫人曰不然者君非陸贄相門生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試如君以爲良田卽陸氏一莊荒矣羣慚而退累日不食　按丁居晦重脩承旨學士壁記云崔羣元和二年十一月六日自左補闕充學士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加庫部員外郎五月五日加庫部郎中知制誥十二月賜緋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遷中書舍人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出院拜禮部侍郎是以禮部侍郎知舉白居易有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詩獨異志誤）

十一年（丙申）

策茂才異等科舉人問大禹求賢而夏德長茂文王多士而周道緝熙然則爲政在人人存政舉朕德薄化淺嗣膺寶業夙興夤畏若涉大川求思至讜庶答天誡子大夫志行脩潔學術通贍儲思於天下之際研精於大道之極儼然就辟艮用嘉焉迺者夷夏多虞烽鞞屢警因之以荒饉生人蕩析比屋榛蕪今八表甫清萬兵未戢朕恭承丕緒實濟橫流期致和平惟新制度且成湯受夏周武定殷劉矯嬴弊魏乘漢俗以亂爲理以安易危必有至政存乎令典同符今日可舉而行精辯所長著之於策禹謨之六府三事周法之八政五紀有守有爲是彝是訓經綸遠古用彰得失國志詳載天官必書成務濟時莫斯爲急並宜明敷功利別白條流較前王之損益揆今代之用捨沿革之要茂對所宜今欲廢關市之征輕什一之法歸踰年之成罷無事之官則國用靡資軍食尙歉

人多胥怨邊有侵軼匠無良畫明示謀謨其法令或不便于時吏入將未適其任賢士見沈於貧俗遺綱有補於化源可以均沃增于原田便工商於市肆改制徵物釐創建正復務官曹澄清流品使朝有濟理之士邊有死難之臣而致俗廉隅還風樸略必書効實指陳利害授簡之外儻有令圖各罄所聞備申讜議虛懷固久勿隱于達（文苑英華　按策言去歲以彗星徵考新書天文志元和十年三月有長星於太微尾至軒轅蓋以十一年策制舉唐受命至是年爲一百九十九年故策曰近二百年）

進士三十三人（摭言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語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靑天按此詩爲周匡物及第詩）

鄭澥（狀元見永樂大典引淸漳志　唐才子傳）

作鄭解玉芝堂談薈作鄭澥當從御史臺精舍題名碑作鄭澥唐詩紀事作高澥誤

姚合（唐才子傳姚合陝州人宰相崇之曾孫也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貢舉有夙好因拔泥塗鄭澥榜及第　按宋鄭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陝郡姚氏懿巂州都督文獻公生元景元之元素元素生陽陵令算算生閈閈子秘書合世所稱姚武功者則合為元素曾孫才子傳以為崇曾孫誤舊書以為崇元孫光誤　按舊書姚崇傳以合為崇元孫　姚合有寄陝府內兄郭冏端公詩云蹇鈍無大計酷嗜進士名為文性不高三年住西京相府執文柄念其心專精薄藝不退辱特列為門生事出自非意喜常少於驚春榜四散飛數日遍八紘眼始見花發耳得聞鳥鳴免同去年春兀兀聾與盲家寄河朔間道路出陝城暌違逾十年一會豁素誠同遊山水窮狂飲飛大觥起坐不相離有若親弟兄中外無親疏所算在其情久客貴優饒一醉舊疾平家遠辭思切風雨甚亦行到茲戀仁賢淹滯一月程新詩忽見示氣逸言縱橫邊羅憲千里騷雅文發明永晝吟不休咽喉乾無聲羈貧重金玉今日金玉輕又有及第後夜中書事詩云夜睡常驚起春光屬野夫新銜添一字舊友遜前途喜過還疑夢狂來不似儒懷花持燭看憶酒犯街沽天上名應定人間盛更無報恩丞相閣何啻殺微軀又有杏園宴上謝座主詩云得陪桃李植芳叢別感生成太昊功今日無言春雨後似含冷涕謝東風又有成名後留別從兄詩云一辭山舍廢躬耕無事悠悠住帝城為客衣裳多不穩和人詩句固難精幾年秋賦唯知病昨日春闈偶有名却出關東悲復喜歸尋弟妹別仁兄）

廖有方（柳宗元有答廖有方論文書又有送詩人廖有方序韓注元和十一年有方中進士第改名游卿　雲溪友議廖有方元和乙未歲下第游蜀至寶雞西界適公館忽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徵也乃于暗室之內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彊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知音眄睞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俄忽而逝遂賤鬻所乘鞍馬于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苟為金門同人臨岐悽斷復為銘曰嗟君歿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為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後廖君自西蜀迴取東川路至靈龕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親懿淹留半月僕馬皆飫熊虎之珍極一賓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悽傷尤甚臨別其妻又悲啼贈驢綃錦一馱其價值數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綰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復敘平生之弔所遺之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辭曰僕為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敢當茲厚惠遂促轡而前驛將奔騎而送復逾一驛尚未分離廖君不顧其物驛將執袂各恨東西物乃棄于林野鄉老以義事申州州以表奏中朝文武宰寮願識有方共為導引明年李侍郎逢吉知舉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動華夷皇唐之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帖本道節度甄昇至于顯職克勤名義與廖君同遠矣唐詩紀事有方交州人）

周匡物（永樂大典引清漳志元和十一年周匡物進士及第　太平廣記引閩川名士傳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一年王播榜下進士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初周以家貧徒步應舉落魄風塵懷刺不遇路經錢塘江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濟乃于公館題詩云萬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出見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傳此詩諷誦舟子不敢取舉選人錢者自此始也　按是年李逢吉入相王播代放榜故曰王播榜　唐詩紀事周匡物及第後謝座主詩云一從東越入西秦十度聞鶯不見春試向昆山投瓦礫便容靈沼洗埃塵悲歡暗負風雲力感激潛生木植身中夜自將形影語古來吞炭是何人又有及第謠云水國寒消春日長燕鶯催促花枝忙風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遙望龍墀新得意九天敕下多狂辭驊騮一百三十蹄踏破蓬萊五雲地物經千載出塵埃從此便為天下瑞）

令狐定（舊書令狐楚傳弟定字履常元和十一年進士及第）

皇甫曙（唐詩紀事曙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李逢吉下登第是歲高解第一人劉端夫李方周匡物廖有方等皆預選）

劉端夫（按端夫當即巖夫之兄也）

李方（見上）

楊之罘（韓愈有招楊之罘詩五百家注引補注云之罘行第八元和十一年進士）

諸科十四人

茂才異等科

杜元穎（文苑英華　按舊書本傳不言應制舉第言元和中為左拾遺右補闕召入翰林充學士吳元濟平以書詔之勤賜緋魚袋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蓋以制舉登科授拾遺補闕也　按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云杜元穎元和十二年□月十三日自太常博士充翰林學士二十日改右補闕□月十八日賜緋蔡州平在次年十月元穎時已入翰林故知登科在此年）

知貢舉　中書舍人李逢吉（舊書本傳元和九年改中書舍人十一年二月權知禮部貢舉按舊書本紀十一年二月以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賜緋魚袋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本傳以入相爲知舉年月誤　摭言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試策後拜相令禮部尚書王播署榜其日午後放榜　因話錄李太師逢吉知貢舉榜成未放而入相禮部王尚書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腳迹門生前世未有　按姚合有和座主相公西亭秋日即事詩又有和座主相公雨中作座主即李逢吉也）

杜元穎對策曰臣元穎案周易君道下濟臣志上通謂之泰其繇曰小往大來臣歷觀書契以還君德定位未有遺斯道而能達聰明目光極鴻業者也伏惟陛下誕膺明命克敷文德親降大問詢於微臣愚智識庸鄙經術短淺不足以充明詔之言而隱罪大矣敢不俯罄愚衷仰謝萬一　制策曰朕躬承丕緒實濟横流期致和平惟新制度且成湯受夏周武定殷劉矯嬴獘魏乘漢俗必有至政存乎令典者臣聞湯革夏政野以質武革殷政鬼以文秦暴以亡漢寬以矯此皆古王之令典也比東漢既衰皇綱幅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用漢法以取威權中原粗平遂偷神器其政刑典禮踳駁前世固非蕭曹畫一文景更令之比也雖曰革命固無足採陛下承七聖以取大器赫雷電以掃羣凶功爲一戎業定再造欲維新制度以救生靈幽明動植罔不稱慶實天下幸甚然臣之私心有願獻替不憚斧鉞以干龍鱗伏惟陛下少留意焉臣聞自古王者易姓受氏告成于天則維新制度以改人視聽所以示亡王之驕僻也所以揚造邦之耿光也其餘少康復夏武丁興殷武王興周光武紹漢則皆舉用舊典以昭其先朝之休德清茂也以辯其凶逆之滑天干紀也以志其昭前之光而纂脩其德也我高祖勤恤人隱始除暴亂而建王業我太宗叶贊經綸增輝先聖皇天眷祐祚以名臣於是酌之人心參之典禮立我王度爲萬代業陛下誠宜恭以守之勤以行之克配彼天立我人極矧乎周秦漢魏造邦之事非臣之所宜言也臣又伏見去歲徵臣等詔書聖旨殷勤憂天譴見今制書首章則曰求思至謨庶答天誡次曰期至和平維新制度下曰改制徵物釐創建正臣伏念聖上豈不以彗有布新之道明欲承順天意旌于國章乎臣愚以爲自古災眚多矣大者天地震裂次者日月薄蝕小者星辰變譎皆或應或否繫於其君之德也夫嚴風不能凋翠葉凝寒不能冰醇酎何者不當凋者風則何有不當冰者寒亦故爲然則災眚者天道之常無德者當之不爲有道者售亦已明矣陛下若欲寅畏上天大爲恭默則德爲之實而禳爲之華居其實不居其華此社稷之景福也制策曰禹謨之六府三事周法之八政五紀有守有爲是彝是訓經綸遠古用彰得失國志詳載天官必書成務濟時莫斯爲急宜明

敘功利用白條流者臣聞夏禹之弼成五服也皐謨六府三事周武之誕敷明命也實陳八政五紀語其功利其六府者人仰以生三事者德據以成八政爲經國之用五紀爲歲天之道別其條流則曲直木也從革金也水以潤下育物火以炎上同天土順則五稼阜滋穀登則蒸人乃粒直己以正德理財以利用務本以厚生此九功所以惟敘也八政食所以生人也貨所以聚人也祀所以仁鬼神也司空實平水土司寇實詰姦慝司空實敷五教賓以叶多方師以具七德此先王保乂萬有也周星者歲之紀合朔者月之紀信旬者日之紀星辰以察乾象歷數以授人時此先王所以

合德二儀也得其道者王失其道者亡古今雖殊其致一也陛下執古之道馭今之有降此彝訓以及于臣但禀師說難副睿問謹策曰較前王之損益揆今代之用捨沿革之要茂對所宜者臣聞貫古今藏天壤而不可易者道與德也時損益而皆便於理者名與物也所以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倚道之主莫不襲行其餘正朔服色聲名文物則三代以降逮乎陳隋各從其所尚爾伏惟陛下視其善者用之其不善者舍之此沿革之要也制策曰廢關市之征輕什一之賦者臣以征關市稅什一者古今通典苟不踰轍無害于人誠宜取之以資國用陛下明欲廢之輕之以息黔首甚大

惠也然臣以爲百姓之患者不在于此在于法令不一賦斂迭興名目滋彰杼軸皆盡爾今王畿之內外地州縣亦不當賦稅者何有鎮守團練等使數州又置節度支度使皆多聚強兵增置部伍車不斗米皆出于人計其誅求十倍王府至于睚眦之際不戢自焚殺長吏夷城郭者又亦多矣卒然邊陲有雞羽檄交馳必不得一人尺鐵以資天討伏望陛下下曠然之詔使內地州縣悉依平時舊帥故老盡罷以息疲人則天下賦稅十減七八矣制策曰歸踰年之戍罷無事之官者臣聞王卒以猜楚子所以敗也將驕卒惰項梁所以亡也今練邊將士勳已高位已重進不求賞退不畏

刑伏望申命將帥言於軍中有思歸者內以新卒代之願充軍者復以師律整之夫如是則軍政必行軍政必行則邊無侵軼矣臣又聞賞功以貴任能以職古之道也伏見比歲詔旨諸員外兼試等官才者能者改授正員其餘並依本資數進陛下已得人柄馭功之道矣微臣又何閒焉制策曰法有或不便于時吏有或不適其任賢士見沈於負俗遺綱有補於化源者此皆經國大體則當與朝之衆君子議焉臣位卑識寡何足裨補然臣以爲令合於經而人悅之者可存也令爲救弊而作行已久而猶未安之者可省也若乃申黜陟明之典則吏人砥節矣遵尊賢錄能之義則俊

乂教職矣若王綱者布于方册顧在陛下行與不行何謂之遺矣制策曰均沃墳于原田便工商於市肆者臣聞度土功因地利所以惠衆人也禁末作絕奇貨所以惠工商也其要在于申明田令與不擾市人耳制策曰改制徵物釐創建正者伏以國家受命向二百年憲章典禮并吞千古今陛下嗣聖御極孝理君臨華夏既平臨（按字疑有誤）欲改制此皆先聖舊典臣竊惜之臣又聞夏以木德王而正以人統殷以金德王而正以地統周以火德王而正以天統孔子曰夏正爲得天此不易之道也制策曰復務官曹澄清流品者臣聞設官分職以蕆王事猶列宿定位同拱北辰也伏見難

虞以來增制使額類官有二一事人無底從銷錢銷食十場十擾今陛下欲使復務于官人志所底此爲政之本也臣聞政以賄成則廉者貪（原注疑）直其道則貪者廉此仕進之情也今聖慮及此孰不潔其源而浚其流乎制策曰朝有濟理之士邊有死難之臣者臣聞舜舉皋陶湯舉伊尹則仁者至矣今賢才夾輔俊乂揚庭猶滄海之富珠璣崑山之積瑱玉但恐未察耳伏望聽政之暇引備顧問則十六相不專美于堯代矣臣又聞子驕者不志孝臣驕者不志忠伏望陛下訓將帥以禮示司徒以義則伏節犯難者孰變其功乎制策曰致俗廉隅還風樸略者臣以爲非難也其化始于

朝廷公卿大夫孰不尙退讓崇節儉而率土之士嚮不從風而靡乎制策曰授衙之外儻有令圖者臣以爲當今所務者在于興禮樂務耕稼禁游食抑奢侈其餘則詔書所以問臣纖悉謹對（文苑英華）

十二年（丁酉）

進士三十五人（是年孟夷等第龍舉見摭言）

蕭傑（舊書蕭俛傳俛弟傑字豪士元和十二年登進士第）

崔龜從（舊書本傳龜從字元告清河人祖璜父誠龜從元和十二年擢進士第又登書判拔萃科　續前定錄崔龜從未達時嘗至宣州夢到一府門屋宇深大有綠衣吏抱案龜從揖而問之曰某未達應舉請爲一檢可乎吏因爲檢曰灼然及第科名極高言訖遂覺明年果中第又聯得科目）

諸科十四人

博學宏詞科　張又新（廣卓異記引登科記又新元和九年進士狀元及第十二年宏詞頭登科）

寶黃（按字有誤疑作龔黃科見雲麓漫鈔）

知貢舉　中書舍人李程（舊書李程傳元和十一年拜中書舍人權知京兆尹事十二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

十三年（戊戌）

十月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奏臣有親屬應明經進士舉者請準舊例送考功試從之自貞元十六年高郢掌貢舉請權停考功別試識者是之自今始復（册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三十二人（摭言陳標贈元和十三年登進士詩曰春官南院院牆東地色初分月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

三十二人同眼看魚變辭凡水心逐鷰飛出瑞風莫怪雲泥從此別總曾惆悵去年中文苑英華有玉聲如樂詩當是此年試題

獨孤樟（狀元見永樂大典引清漳志王芝堂談薈作獨孤梓誤）

李廓（舊書李程傳子廓進士登第唐才子傳李廓宰相程之子也少有志勳業覽慨然而未肯府就遂困場屋中作下第詩曰榜前潛制淚眾裏獨嫌身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暖風張樂席晴日看花塵盡是添愁處深居乞過春時流皆稱賞且憐之因共推挽元和十三年獨孤樟榜進士僧無可有冬夜姚侍御宅送李廓少府詩）

李石（舊書本傳石字中玉隴西人祖堅父朋石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因話錄李相公石是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任魏博耶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摭言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衣金紫時門生李石先于內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

柳仲郢（舊書柳公綽傳子仲郢字諭蒙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

程昔範（唐語林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謨三卷韓文公稱歎之及赴舉言于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不第人以為屈庾尚書承宣知貢舉程始登第韓文考異引灌畦

暇語子齊初應舉韓公賞之為作丹穴五色羽詩）

王涑（東陽夜怪錄前進士王涑字學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居鄭圃閒名山習業涑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涑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睹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乃元和八年也）

樂坤（雲溪友議樂坤員外素名沖出入文場多蹇元和十二年忿起歸耕之思乃辭知己東遁夜禱華嶽廟虔心啟祝願知升黜之分止此一宵如可求名者則重適關城如不可則無由再窺仙掌矣中夜忽夢一青綬人檢簿書報云來年有樂坤及第名已到冥簿不見樂沖也沖遂改名坤果如其說春闈後經岳祈謝又祝官職于主簿夢中稱官歷四資郢州守而已乃終於郢州神其靈哉）

劉軻（唐詩紀事軻字希仁元和末登進士第軻為僧時瘞遺骸夢一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食之嚥一而吞二後精儒術摭言云軻慕孟軻為文故以名焉少為僧止于豫章高安之南果園復求黃老之術隱于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軻上座主書曰軻本沛上耕人代業儒為農人家天寶末流離于邊徙貫南鄙邊之人嗜習甌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耕捨學與邊俗齒且曰言忠信行必果雖蠻貊行矣故處邊如沛然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于廬山之陽日有芟夷畚築之役雖震風淩雨亦不廢力大耨或農闕餘隙則吟窗下口與古人磨礱前心歲月悠久寖成書癖）

潘存實（永樂大典引清漳志潘存實元和十三年進士及第）

陳彤（昌黎集有送陳彤秀才序五百家注引韓氏曰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為山陽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掾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諸科十三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庾承宣（見唐語林）

劉軻玉聲如樂詩曰玉叩能旋止人言與樂并繁音忽已闋雅韻詘然清珮想停仙步泉疑咽夜聲曲終無異聽響極有餘情特達知難擬玲瓏豈易名崑山如可得一片佇為榮（文苑英華）

潘存實玉聲如樂詩曰表質自堅貞因人乍叩鳴靜將金並響妙與樂同聲杳杳疑風送泠泠似曲成韻含湘瑟切音帶舜絃清不獨藏虹氣猶能暢物情后夔如為聽從此振琤琤（文苑英華）

十四年（己亥）

七月己丑御宣政殿册尊號禮畢大赦天下制曰用賢納諫常所虛心計科求人抑亦古典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委中書門下尚書御史臺及諸司四品以下清望官五品以上清望官諸道觀察使刺史各舉所知仍限來年正月內到上都朕

當親自策試（唐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一人（是年章環等第罷舉見摭言文苑英華王師如時雨賦以慰悅人心如雨枯旱爲韻又有騏驥長鳴詩皆此年試題）

章諶（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章孝標（唐才子傳章孝標字道正錢塘人李紳鎮淮東時春雪孝標參座席有詩名紳命札請賦唯然索筆一揮六出花飛處處飄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李大稱賞薦于主文元和十四年禮部侍郎庾承宣下進士及第授校書郎　雲溪友議章孝標元和十二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章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得詩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仍候秋期必當薦引庾果重典禮闈章孝標來年擢第羣議以爲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遵遞相類嚮也詩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　摭言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相曰及第全勝十改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眞金鍍若是眞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孝標又有初及第歸酬孟元翊見贈詩云六年衣破帝城塵一日天池水脫鱗未有片言驚後輩不無慚色見同人每登公讌思來日漸聽鄉音認本身何幸致詩相慰賀東歸花發杏桃春）

陳去疾（永樂大典引閩中記陳去疾字文醫侯官人元和十四年及第）

馬植（舊書本傳植扶風人父晙植元和十四年進士又登制策科　新書植字存之）

李讓夷（舊書本傳讓夷字達心隴西人祖悅父應規讓夷元和十四年擢進士第）

張庾（太平廣記引續元怪錄張庾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庾在月下忽開異香滿院方驚之俄聞履聲漸近庾屣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豔美無敵推門而入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院小臺藤架可矣遂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豔服飾華麗宛若豪富家人庾走避堂中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牀榻牌盤玉樽盃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絲背方動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張樂得無慢乎既是衣冠邀來同歡可也因命一青衣轉語曰姊妹步月偶入貴院酒食絲竹輒以自樂秀才能暫出爲主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踈野庾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青衣叩門庾不應推不可開遽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入不敢頋既入其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來何須更召于是一人執樽一人糾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殽饌芳珍音曲清亮庾度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從坊中出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頃鬼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搘牀石徐開門突出望塵而擊正中臺盤紛然而散庾逐之奪得一盞以衣繫之及明視之乃一白角盞奇不可名院中香氣數日不歇盞鏁于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辨其所自後十餘日傳觀數次忽墮地遂不復見庾明年進士上第）

章中立（中立於元和十四年中第見柳宗元答中立論師道書注）

諸科十二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庾承宣（見唐語林）

章孝標王師如時雨賦曰念黎庶兮罹於毒痛我興師以剪屠如旱歲之稼穡得膏雨之霑濡豈不以垂渥澤潤涸枯草木之心胥慮暵其乾矣天人之意將同衛討邪乎至乃銳戈矛齊卒伍誠告虔於上帝祈發生於下土龍旗電掣疑驅蔚矣之雲鼉鼓雷奔似送霈然之雨匪六師之是凌實百姓以爲心所謂謀臣如雨猛將如林馳之驟之似得時而將降六伐七伐謂決渠而就深既踴躍而成列象沈陰之欲泄再淬削而破塊將分白羽麾而散絲不絕密潤草之芳茂信洗兵之是閱異苞茅之貢矣爾職不恭同陰雨以晉之我心則悅不疾不徐翼張翼舒向兵革而自弭喻霧雹之有餘多鼓均聲知上善之不若密雲不雨想西郊之未如且宣王六月兮非旱之備高宗三年兮適足爲懲推鬼方之是懼何人倫

之足慰豈比揖綏林寸一戎賓蒼生於百井知我者信號令如春不知我者疑甘澤隨輀一鼓而風雲作氣再麾而寰宇清塵以此出征爲活國不能無戰乃愛人故得戎羯來王淮夷納款嗟螻蟻之猶聚將刑戮而何殺今挾泰山壓危卵不得已而用師如救歲之大旱（文苑英華）

陳去疾王師如時雨賦曰惟唐十二葉盛德如春雖幽無不被而猶有未臣帝曰苟非我武焉能庇人於是考龜策諧謠詢投干戈於苗扈之地拯黎庶於塗炭之辰是師也以勝殘爲心以除暴爲主得周宣之薄伐非漢皇之黷武爾乃誓六師命吉甫鼓而出兮

俯而取始天聲乍發闞若雷霆終聖澤旁流霈如甘雨既殲元惡不問其餘誠與之更始而待之如初簞食壺漿將爭先以邀路緇黃耆艾知弛負以甯居是以足蹈手舞怨釋憤攄洗心盪而沃若類草木之賁如始其聞金鼓之聲疑殺戮之謂及其蒙霑需之賜衆乃歆歔以相慰曰豈圖汙俗猶軫聖心殷雲雷以作解與枯槁而爲陰濟濟恭徒一以貫乎睿旨顒顒嚬類咸得滌其煩襟渥恩既溥幽夏爰泄愛離畢之時見覩燎原之焰滅始憑鼓怒信天步之不回終乃發生諒人情之大悅既而新厥政革其謨遂開儒風與文教載褰越棘與燕弧正皇綱于寒暑變下幽之榮枯夫如是莫不休仁澤以愉愉詠恩波之侃侃方且觀濠梁之魚樂豈復比農夫於歲旱（文苑英華）

章孝標騏驥長鳴詩曰有馬骨堪驚無人眼自明力疲吳坂峻嘶苦朔風生逐逐懷良御蕭蕭顧樂鳴瑶池期弄影天路欲飛聲皎月誰知種浮雲莫問程鹽車終願脫千里爲君行（文苑英華）

陳去疾騏驥長鳴詩曰騏驥忻知己嘶鳴忽異常積悲攄怨抑一舉徹穹蒼迹類三年鳥心馳五達莊何言從蹇躓今日逐騰驤牛皁休維縶天衢恣陸梁向非逢伯樂誰足見其長（文苑英華）

十五年（庚子）

正月庚子憲宗崩（舊書本紀）

閏月丙午穆宗即位于太極殿東序（通鑑）

二月壬寅敕先帝所徵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朕不欲親試宜令中書門下尚書省四品已上官於三月二十三日就尚書省同試（舊書本紀冊府元龜唐會要）

三月戊午（按戊午是十六日）吏部尚書趙宗儒等奏應制科人等伏奉今月十一日（舊趙宗儒傳作十五日）敕比者先朝徵集應制人等已及時限恐皆來自遠方難于久住酌宜審事遂委有司定日就試如聞所集之人多已分散須知審的然後裁定宜令所司商量聞奏者伏以

制科所設本在親臨南省試人亦非舊典今覃恩既畢庶政維新況山陵日近庶務繁迫待問之士就試非多臣等商量且宜停罷從之（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會要　舊書趙宗儒傳元和十四年拜吏部尚書穆宗卽位以初釋服令尚書省官試先朝所徵集應制舉人宗儒奏云云）

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鎭州宣慰制如有隱於山谷退在邱園行義素高名節可尙或才兼文武卓然可奬者具名薦聞（通鑑　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九人（試早春殘雪詩見唐詩紀事又老學菴筆記云國初韻略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第敕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則此年所試有何論矣）

盧儲（狀元　唐詩紀事李翺江淮典郡儲以進士投卷翺禮待之置女卷几案間因出視事長女及笄閑步鈴閣前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靑衣曰此人必爲狀頭迨公退聞之深異其語乃令賓佐至郵舍典語于儲選以爲壻儲謙辭久之終不郤其意越月遂許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關試徑越嘉禮催粧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幸爲秦晉會早敎鸞鳳下粧樓後虎北官舍迎內子有庭花開乃題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朶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

鄭亞（舊書鄭畋傳父亞字子佐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崔嘏授鄭亞桂府觀察使制早昇甲乙之科雅有詞華之譽）

盧戡（樊南文集有爲滎陽公謝除盧副使等官狀云盧戡與君同年登第是戡與鄭亞同年也又有爲桂州盧副使戡謝聘錢啟云丙科擢第未全染于桂香盛府從知自鷲于銅臭）

呂述（樊南文集有祭呂商州文云既步京國亦薦鄉里與田蘇游有太叔美鄭都才運洛陽年齒何異神仙張良女子禮闈之擅譽也如彼冊府之傳名分若此又云月中乃共詩科桂池裏亦相矜幕蓮馮氏注云此代鄭亞作呂盍與鄭同年新書藝文志呂述黠戛斯朝貢圖傳一卷注云字脩纂會昌秘書少監商州刺史必卽其人今從之）

裴乾餘（見文苑英華）

施肩吾（唐才子傳施肩吾字希聖睦州人元和十五年盧儲榜進士第後謝禮部陳侍郎云九重城裏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不待除授卽東歸　施肩吾與徐凝書云僕雖李忝成名自知命薄遂栖心元門養性林壑又有及第後過楊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又有上禮部侍郎陳情詩云九重城裏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弱羽飛時攢箭險蹇驢行處薄冰危晴天欲照盆難反貧女如花鏡不知郤向從來受恩地再求靑律變寒枝又有及第後夜訪月仙子云自喜尋幽夜新當及第年還將天上桂來訪月中仙　按是年爲李建知舉才子傳以爲陳侍郎誤摭言又以肩吾爲元和十年及第亦誤）

唐持（舊書文苑傳唐持字德守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　按持求之子扶之弟）

姚康（唐詩紀事康元和十五年進士第　書錄解題康字汝諧南仲孫　按卽撰唐登科記者）

崔嘏（新書李德裕傳崔嘏字乾錫舉進士　唐語林元和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舉放進士二十九人時崔嘏舍人與施肩吾同榜肩吾寒進嘏嘗一日曲江宴賦詩肩吾云去古成段著蟲爲蝦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陳越石（宣室志頴川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呼吸之聲其異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深知其怪惡而且懼久之聞燭影下有語我病故奉謁願以少肉致掌中幸無見阻越石卽以少肉投于地其手卽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訖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屬曰妖鬼何爲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之得毋悔耶其手卽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氏曰女郎能以少肉見惠乎越石謂張氏曰慎無與張氏詭不與久之忽于燭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髮蓬然兩目如電四射若鋒刃之狀甚可懼以手擊張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卽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視明日窮其跡于垣上有過蹤越石曰此物今夕將再來矣于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頃夜叉果來既踰垣足未及地越石卽以杖連擊數十及夜叉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蓋擊而墮者自是張氏病愈至夕聞數里外有呼者曰陳黃石何爲不歸我皮也連呼不止僅月餘每夕常聞呼聲越石度不可禁且惡見呼于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進士至會昌二年卒于藍田令）

盧宏正（舊書盧簡

（辭傳宏正字子强。元和末登進士第）李中敏（舊書本傳隴西人父嬰中敏元和末登進士第）

諸科十三人

處士科（見雲麓漫鈔）

知貢舉：太常少卿李建（摭言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十五日太常少卿知貢舉李建下二十九人至二月二十九日拜禮部侍郎。冊府元龜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是年禮部侍郎李建知貢舉建取捨非其人。又惑于請託故其年不爲得士竟以人情不恰遽改爲刑部侍郎。唐語林李建爲吏部郎中嘗曰方今秀英皆在進士使吾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于吏部使尉緊縣既罷復集使尉望縣既罷又集使尉畿縣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爲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滯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再捷下曹得其脩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溥議者是之。按元稹李建墓誌銘云公出刺澧州入以亞太常于禮部中覈貢士用己鑒取文章選用多薦說者遂爲禮部侍郎遷刑部又白居易李建墓碑銘云在禮部時由文取士不聽譽不信毀與冊府元龜所載迥殊蓋不聽毀譽故不免于過謗也）

裴乾餘早春殘雪詩曰霽日彫瓊彩幽庭減夜寒梅飄餘片積日墮晚光殘零落偏依桂霏微不掩蘭陰林披霧縠小沼破冰盤曲檻霜凝砌疏篁玉碎竿已聞三徑好猶可訪袁安（文苑英華）

施肩吾早春殘雪詩曰春景照林巒玲瓏雪影殘井泉添碧甃藥圃洗朱欄雲路迷初醒書堂映漸難花分梅嶺色塵減玉堦寒遠稱棲松鶴高宜點露盤佇逢春律後陰谷始堪看（文苑英華）

姚康早春殘雪詩曰微暖春潛至輕明雪尚殘銀鋪光漸逕珪破色仍寒無柳花常在非秋露正團素光浮轉薄皓質駐應難幸得依陰處偏宜帶月看玉塵銷欲盡窮巷起袁安（唐詩紀事）

登科記考卷十九

大興徐松

唐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

長慶元年（辛丑）

正月辛丑南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制三代致理皆重學官兩漢用人蓋先經術天下諸色人中有能精通一經堪爲師法者國子祭酒訪擇具以名聞將加試用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政術詳明可以理人者委有司各舉所知限今年十月到上都（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三月制以劉總獻遼陽八州之地其管內有賢才隱於山谷遼在

邱園並具薦聞（冊府元龜）

敕今年禮部侍郎錢徽下進士及第鄭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等重試聞奏（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丁未（舊書本紀作四月丁丑按摭言錢徽於二月十七日放榜三月二十三日重試落第十人若遲至四月恐非事實今依冊府元龜作三月丁未惟是年三月丁酉朔丁未爲十一日與摭言所載月日亦互異）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亦多比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誠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宏寬假（一作宥撫）式示殊恩特掩爾瑕庶明予志孔溫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麤通可與及第裴譔特賜及第鄭朗等十人並落下（本紀作盧公亮等十一人可落下）錢徽從別敕處分自今以後禮部舉人宜準開元二十五年敕及第訖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貶禮部侍郎錢徽爲江州刺史（舊書本紀　錢徽傳　冊府元龜　唐會要　舊書錢徽傳長慶元年爲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

榜出渾之漢賓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譴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志由徑以徼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子壻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尋貶徽爲江州刺史　舊書白居易傳長慶元年二月受詔與中書舍人王起覆試禮部侍郎錢徽下及第人鄭朗等一十四人　舊書鄭覃傳覃弟朗字有融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　摭言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氣色謂公曰郎君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而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眾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其所卜　舊書柳公綽傳錢徽掌貢之年鄭朗覆落公綽將赴襄陽首辟之朗竟爲名相　舊書李宗閔傳長慶元年宗閔子壻蘇巢於錢徽下進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閔涉請託貶劍州刺史　舊書楊虞卿傳楊汝士長慶元年爲右補闕坐弟殷士貢舉覆落貶開江令又曰魯士字宗尹本名殷士長慶元年

（進士擢第其年詔翰林覆試殷士與鄭朗等覆落因改名魯士復登制科）
白居易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臣等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
奏者甚衆伏計煩黷聖聽之外必以爲或親或故同爲黨庇臣今
非不知但以避嫌事小隱情責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不奏伏希
聖鑒試詳臣言伏以陛下慮今年及第進士之中子弟得者僥倖
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試重試乃至公至平凡是平人孰不慶幸
況臣等才識淺劣謬蒙選充考官自受命以來夙夜惶懼實憂愚
昧不副天心敢不盡力竭誠苦考得失其間瑕病纖毫不容猶期
再三知臣懇盡然臣等別有愚見上裨聖聽反復思量輒敢密奏

伏惟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
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給燭只許兩條迫
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雖詩賦之間皆有瑕
病在與奪之際或可矜量倘陛下垂仁察之心降特達之命明示
瑕病以表無私特全身名以存大體如此則進士等知非而愧恥
其父兄等感激而戴恩至於有司敢不懲革臣等皆蒙寵擢又忝
職司實願裨補聖明敢不罄竭肝膽謹具奏聞伏待聖裁謹奏（白氏
文集）
七月壬子羣臣上尊號上受册於宣政殿禮畢大赦天下制曰天

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
宏遠堪任將帥政術詳明可以理人者委有司各舉所知限今年
十月到上都（唐大詔令集　按此制元稹所行）
十月詔文武常參官及諸州府準制舉薦賢良方正人等以十二
月二十五日御宣政殿策試宜令所司準式（册府元龜）
十一月戊午御宣政殿試制科舉人制曰古人有言嘗引一代之
人以理一代之務雖雋賢茂彥不乏於時然亦在敷納以言精覈
其實若決川瀆以導其氣叩金石以求其音使抱忠義者必盡其
誠知古今者必宣其慮朕纂承鴻業以撫兆人嘗欲憲三代之禮

修列祖之法猶念和氣之未洽休祥之未臻百姓之未安五兵之
未戢故詳延修潔之士庶得聞乎未聞將以達天地之心究俗化
之變研安危之慮探理亂之源子大夫覃思於六經馳騖於百氏
得不講求至論以沃朕心方直者舉朕之闕政術者體時之要慕
元遠者畢其論贍文詞者抑其華言經者折衷於聖人以明教化
論將者先之以仁誼無效縱橫於戲于大夫當朕之時必思自達
且古之翼戴其君者嘗委輅納說荷擔吐奇由壺關以上言自南
昌而諷刺況文陛之下負扆親臨若藏器不耀結囊而去顧朕深
志復何望焉當體予衷無懼後害宜坐食食訖就試（册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按此制爲李德裕所行）

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問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積德累勤多歷年所經盛世之慮豈有過哉然猶好問察言勤求賢士蓋以承天之任重憂人之志深也況朕長於深宮涉道日淺奉列聖之鴻緒撫萬寓之黎人夙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求讜言以輔不逮子大夫是宜發所蘊書厥予虛懷當極意盡詞勿有隱諱昔王政之興必臻於康泰霸道所立由致於富彊我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乎百王無堯舜之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尙彫譌家無蓋藏公闕儲偫（一作蓄）卒陳之數貨幣（一作帛）之資綂而較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殖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失於今歟固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末失之漸具陳興復之謨且文武行孝以成身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懋本才周可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與心難以成課去秩無守輕爲惰游指明其貫之由斯合二途之利永言致理期酌厥中施爲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義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僞思聞旨要得合誠明旌別比周之情敷詳忠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智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或乖方宜陳取捨之端

以彰眞僞之辨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子大夫其勉之（冊府元龜　文苑英華　沈亞之集　舊書白居易傳長慶元年十一月穆宗親試制舉人又與賈餗陳岵爲考策官又賈餗傳長慶初策召賢良選當時名士考策餗與白居易俱爲考策官選文人以爲公　冊府元龜注云是年中書舍人白居易膳部郎中陳岵考功員外賈餗同考制策）

十二月辛未制曰朕自郊上元御端門發大號與天下更始思得賢儁標明四科命羣公卿士暨守土之臣詳延下位周於草澤成列待問副予虛求昧爽臨軒俾究其論正辭良術精義宏謀繹之旬時深見忠益言刈其楚列而第之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第三等人龐嚴第三次等人呂術（後作張述）第四等人韋曙姚中立李甝第四次等人崔嘏崔龜從任畹第五上等人韋正貫崔知白陳元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第四等人李思元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第四次等人崔郢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第三等人吳思第五等人李商卿咸以藝學茂識揚於明廷況當短晷之辰頗盡論思之美粲然高論深沃朕心永言藏器之規豈忘縶駒之義寵之命秩允答嘉猷其第三等人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其第四等人第四次等人第五上等人中書門下即與處分（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甲申以登制科人前試宏文館校書郎龐嚴爲左拾遺前試祕書省校書郎張述爲右拾遺前試太常寺協律郎吳思爲右拾遺供

奉京兆府富平縣尉韋曙爲左拾遺內供奉前鄉貢進士姚中立李虞崔嘏並可祕書省校書郎同州參軍崔龜從爲京兆府鄠縣尉太子正字任畹爲京兆府興平尉韋澤韋正貫爲太子校書郎前鄉貢進士崔知白爲祕書省正字前鄉貢進士崔郢爲太子校書郎前鄉貢進士李商卿爲崇文館校書郎制曰昔仲尼之門以四科品第諸生所得十哲今吾徵四海九州之士而登名者十有五人搜羅甄拔非不勤至以今況古可謂才難是用詔爵以嘉獎其忠超擢以光明其道俾巖石之下人思自奮兕葦之盛遠以爲鄰延登諫垣式佇忠益鏘書結綬皆曰顯途循其秩次亦云科等服我新命勖哉遠猷可依前件（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三人駁下十八人重試十四人（按當作進士二十五人駁下十一人重試及第十四人史大騃駁未可依據　是年辛諫崔嘏薛渾以等第罷舉見摭言）

李躔（舊書李回傳回字昭度宗室鄭王禕之後父加仙回本名躔以避武宗廟諱長慶初進士擢第雲溪友議李相公回舊名躔累舉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又訪龜者鄒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將遠布矣然成遂之後二十年間名終當改今則已應天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爲隙他年必爲深釁矣長慶元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乃歎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信矣李公既爲丞郎魏謩爲給事因省會謂李公曰昔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廟諸公之列耶合座皆驚李公曰君今就御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何得以舊事相讓李乃尋求獨坐之權三臺肅畏而昇相府後三五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及李相公有九江之除籍有臨川之出跛步江湖喟然歎曰洛橋先生之誡吾自取尤然亦命之故定也）

李款（字言源長慶初第進士見新書）

盧鍇（因話錄盧老彭號知人族子鍇初舉進士就安邑所居謁之謂鍇曰爾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晚爲恨登朝亦得大美官鍇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庶子）

盧簡求（舊書盧簡辭傳簡求字子臧長慶元年登進士第）

崔璵（舊書崔珙傳弟璵字朗士長慶初進士擢第）

裴譔（舊書裴度傳子譔長慶元年登進士第　按雲溪友議言元稹在中書以論裴譔及第出同州今裴元兩本傳皆不載此事）

皇甫宏（太平廣記引逸史皇甫宏應進士舉華州取解酒忤於刺史錢徽被逐出至陝州求解訖將越城關聞錢自華知舉自知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因寢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去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婆神乃相與去店北草閒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胥皇甫郎欲應舉婆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郎必得矣他日莫忘報賽生即拜謝乳母卻送至店門遂驚覺曰我夢如此分明安至無驗乃卻入城應舉錢侍郎意欲挫之放雜文過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怨宏今若庭辱之郎不可但不與及第郎得又令帖經及榜成將寫錢心恐懼欲改一人換一人皆未決反覆籌度近至五更不睡謂子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舉人文章來既開乃皇甫宏卷錢公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及第東歸至陝州問店人曰側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頭石一片牧牛小兒戲爲敲琢似人形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與店人共往皆夢中經歷處拜奠石婦而歸）

孔溫業（見文苑英華　舊書孔巢父傳孔戢子溫業登進士第　新書溫業字遜志　闕里文獻考以溫業爲是年第二人未知所據）

趙存約（見文苑英華）

竇洵直（見文苑英華）

諸科三十八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龐嚴（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舊書本傳長慶元年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是月拜左拾遺　劉禹錫有哭龐京兆詩云俊骨英才氣褭然策名飛步冠羣）

（賢注云少年有俊氣常擢制科之首）**呂術**（一作述又作張述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韋曙**（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姚中立**（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李躔**（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舊書李回傳登賢良方正制科）**崔嘏**（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新書李德裕傳嘏以制策厯邢州刺史）**崔龜從**（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舊書本傳登賢良方正制科）**任畹**（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韋正貫**（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新書韋皋傳皋弟平平子正貫字公理少孤謂能大其門名曰臧孫推蔭爲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改今名舉賢良方正異等張祜有送韋正貫赴制舉詩云可愛漢文年鴻恩蕩海堧木雞方備德金馬正求賢大戰希游刃長驅在著鞭佇看晁董策便向史中傳）**崔知白**（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陳元錫**（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沈亞之**（沈亞之對策見文苑英華及本集蓋於是年登科）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李思元**（一作李思立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　**崔郢**（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軍謀宏遠（一作達）堪（一作材）任將帥科　**吳思**（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李商卿**（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知貢舉　禮部侍郎錢徽（見上）

孔溫業鳥散餘花落詩曰美景春堪賞芳園白日斜共看飛好鳥復見落餘花來往驚翻電經過想散霞雨餘飄處處風送滿家家求友聲初去離枝色可嗟從茲時節換誰爲惜年華（文苑英華）

趙存約鳥散餘花落詩曰春曉遊禽集幽庭幾樹花坐來驚豔色飛去墮晴霞翅拂繁枝落風添舞影斜彩雲飄玉砌絳雪下仙家分散音初靜凋零蘂帶葩空階瞻玩久應共惜年華（文苑英華）

竇洵直鳥散餘花落詩曰晚樹春歸後花飛鳥下初參差分羽翼零落滿空虛風外清香轉林邊豔影疏輕盈疑雪舞髣髴似霞舒萬片情難極遷喬思有餘微臣一何幸吟賞對宸居（文苑英華）

龐嚴對策曰臣言臣少從師學講論載籍爲皇爲帝爲王爲霸之所行理亂興衰之所由起迨壯歲而以身處窮賤又得農桑工賈之利病人情風俗之厚薄思願一發於明天子之前鬱抑於中無因自致乃月正日陛下有事於南郊迴御丹鳳樓赦天下臣與萬姓咸觀列在大逵之南祥風北來時聆德音乃聞有直言極諫之召私自快喜得進所志於今日也今蒙陛下親策於赤墀之下懼所以燭理未究省躬未明乃使臣極意正詞勿有隱諱微臣其敢不直不極而有闕偭哉生三十年實沐唐化恨無以自效於日月之下乃逢昌運獲進狂言願增天高以益地厚懇迫激切不知所裁謹昧死上愚對制策曰昔王政之興必臻於康泰霸道所立由致於富强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乎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彫譌家無蓋藏公闕儲蓄卒乘之數貨幣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殖變於古歟將皐時政令

失於今歟固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末失之漸典陳興盛之謨臣聞以道化者皇以德教者帝以禮樂刑政理者王夫以處天下之尊舉四海之力爲皇爲帝爲王爲霸致之一也猶反掌之易而況人之誠僞時之厚薄必由上而下者乎帝王之道高不降於天厚不取於地遠不致於四夷師友輔弼而已矣師友輔弼豈有他求哉賢哲忠信而已矣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念天地之無全功也不自尊其德仰日月之有薄蝕也不自是其明必求賢哲置諸左右然後德尊而益至臣日獻其謨君日行之臣日聞其過君日改之其始也一善出於臣其終也百善歸於君以爲皇者師帝者友卒

未聞師聖於皇而友明於帝後之王者其或不然臣有所獻或慮乎美歸於下是以言有所不聽臣有所替或慮乎惡彰於己是以過有所不去然則曰諫我之曲彼必正乎會不知疾之在身必飲醫工之藥而醫工未必免病也飲其藥者或有效焉必待其筋力異於人顏色殊於衆而後飲其藥則疾之根本得不爲深乎今陛下適帝皇之聖輔弼有師友之賢所謂聖賢根逢而上古之理可得而致猶慮乎人未蕃庶俗尚彫譌則變理不及於三王德不超於五帝其致之哉誠有道焉臣願陛下詳視典謨舜禹所以待夔契者何如哉殷之成湯周之文武所以臣伊呂周召者何如哉貞觀所以任房杜者何如哉開元所以用姚宋者何如哉其所以致堯舜成湯文武之名貞觀開元之理何如也今陛下自卽位以來舜禹之心已刑於四海矣陛下尊敬師傅拔用忠賢謫棄奸貪發散滯積皆舜禹之心也臣願陛下尊敬之不廢其道拔用之不廢其言謫棄之今勿復之散發之今勿斂之夏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陛下能終之又何憂蕃藏不贍於下人儲蓄有關於公府鑄鋒銷鏑卒乘之數可減於後時薄賦節用貨幣之資可益於前代末失之漸莫甚於賢不任而政不修興盛之謨莫先於復開元而履貞觀則三代之康泰可翹足而致彼五霸富强之術安足爲陛

下道哉制策曰且文武行孝以成身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戀本才周可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異心難成考課去秩無守輕爲惰游指明共貫之方斯合二途之利者臣以爲文武之道雖不同士農之業雖各異而要歸於修其職業而擠於時也今之所謂文者何哉文采而已所謂武者何哉騎射而已欲求兼學其可得乎經緯古今文之業也用之於武武之德也禁暴戢兵武之業也用之於文文之輔也不修其本而事其末欲求其備其可得乎今苟各覩其才以授其任亦可以濟天下之務矣是以仲尼有四科以廣其道漢高有三傑以成其功所以不

求備於人故能創業於前代垂教於無窮者也士農迭居以豐業今所以輕爲惰游者國家自幽薊兵興人無土著士者農者遷徙不常蒙政化則來苦苛暴則去祿有厚薄在桑土不均則知去秩者無守不爲游惰者何所歸乎陛下端心克己於上任賢使能於下則文武各得其任士農各安其業矣寧慮家有不給才有不周之患乎制策曰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爲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義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僞思聞旨要得合誠明辨別比周之義敷詳忠厚之道陛下以修睦勸義爲念而以難知益僞爲慮豈耳目之臣未盡得賢乎何憂歎之深也自中代以降

淳樸既漓賢不肖混淆莫能兩辨臣以爲天下之事統而計之善而不可以爲不善者十一二焉惡不可與爲善者十一二焉其閒六七之多率中人也法令修明則賢人多也懲勸不精則貪冒衆也必在上有所施行而在下者有所承流者乎且陛下左右惟賢所進惟賢則四目明四聰達不難知矣陛下左右非賢所進非賢則僞行堅僞言辨心益僞矣今陛下必擇忠賢居之左右以爲耳目以爲腹心矣任忠賢所進者復何疑乎誠若是則管夷吾鮑叔牙友進之不爲比祁奚祁午父進之不爲私是在陛下有所任之而已制策曰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

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則乖方宜陳取舍之端用明眞僞之辨者陛下精問及此非念切求賢取士之道乎夫求賢取士所以備官也設官所以分理衆務也夫得一尺之木將斲以用之必使匠者有一塊之土將埏而器之必使陶者今陛下選人以仁天下皆歸於仁矣選人以義天下皆歸於義矣夫理天下者必以仁與義矣今朝廷用人不以仁而惆默低柔進人不以義而因循持疑言有不符於行才有不足於用矣陛下雖欲精五事五事何術而精雖欲法九徵九徵焉得而法若是求衆務之理者是以材與陶以土與匠而求器用之得也不亦難乎今朝廷開取士之門

不爲不廣其中選擇精詳望爲俊彥者適於進士中外之重擢清秩選於是者十八九誠有才有器亦盡萃其中然而所采者浮華之名所習者雕蟲之技是以主教化者不道皇王之術官牧守者不知疾病之源豈其有任事之才而無任事之智乎蓋藝非而職異也臣聞古者有豢龍之官夫龍神妙不測變化無窮而能節其嗜欲察其動息擾而制之無所不得者蓋代襲其官述修其業也楚人之操舟冀人之乘馬豈盡性哉必習而善矣今縱未能大更其事苟明殿最考績之科驅天下之人於修效飭行之地假如某任某官著某行立某事舉某善雪某冤必擢而遷之又能著某行

立某事舉某善雪某冤又擢而遷之蔑然無聞不待罪而黜之則下無蔽善黨惡之情矣下無蔽善黨惡之情則賢者不進於朝廷復何往也安有言行相乖才望不稱者乎制策曰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者臣陳帝王之道於前矣陛下又垂問以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豈不欲躋人於善道補政之闕遺哉臣又陳取士任賢之道矣陛下誠能任賢於上待人於下朝廷豈有闕而不修四方焉有弊而不去何必備繁細之事以干聰明者矣夫有天下者莫不欲使人富使人壽使人遷善使人無惡統四夷於荒外正百事於朝廷夫欲人之富莫若

厚耕植欲人之壽莫若和陰陽欲人遷善莫若明勸賞欲人無犯莫若慎刑罰服四夷莫若修文德正百事莫若任忠賢忠賢不任雖日親眾務百事其得而正文德不修雖日致干戈四夷其得而服刑罰不慎雖日殺千人奸盜其得而止勸賞未明雖日爵千人禮義其得而修冤濫未盡雪陰陽莫得而和浮屠未盡去耕殖莫得而厚此六者政之大端也伏惟陛下念之抑臣又聞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下懼化之未光懼德之未合懼一物之失所懼眾政之有乖訪遺闕於下臣張修目於請問凡前強對者莫不備陳所得則陛下知之不難矣在行之何如耳臣又以天下之事小大萬端陛下深居九重廣有四海安得勞心神於思慮之外極神明於視聽之表臣願陛下爲一事必師於古行一道必法於天明日月之光正星辰之位降雨露之澤振雷霆之威內有變能掌萬機之務外選方召視百事之成利於上者必慮於害人擇於志者必求諸非道則天下之望慰微臣之志塞矣謹對（文苑英華）

沈亞之對策曰臣伏念目之包明其在昏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屬日蒙光乃能眉元黃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中則爲愚者混非遇聖偶時安能調陰陽育萬物其理一也盲者雖蒙光莫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智其理一也故舜禹翊其光於上益稷之

徒周其視於下其由懸白日而省離婁也三代以降君之光微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覩其前而昧其後其由秉燭螢而臨庶目也今陛下神光動天燭彼幽寒猶懼理有未至故親省羣言而臣智愚非能踰於智傑副陛下之清問而勉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微臣所冒非任當伏竄棄之尤不足以塞罪乃輒伏進所言伏讀睿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思天災之病也臣愚以爲皆由尚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睿問有念人俗之凋譌及於卒乘之數貨幣之資臣請以今戶部之壞舉之睿問有思才周於文武本固在於士農臣請以禮部工部之壞舉之睿問

有欲以辨行之員偽臣請以吏部之濫舉之賽問有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賽問有四方之弊臣請以山東隴右之急奏之伏願陛下詳臣之言察臣之志無以臣微而輕其奏也臣聞周設六官以統百辟立國八百年由綱之不絕於所制也太宗龍興革魏晉之殘政修法度立中事設尚書六曹以敘班文武以條系天下號令既布而萬方從矣愛其人若愛己之德保其黎庶若保幼子恐有墜也明四目以先其視指其未見者也達四聰以先其聽喻其未聞者也尊賢之言而為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陷於災害而康泰矣後代雖有盜臣姦黨而終不患其亡由綱之不絕於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六腑也耳目口鼻之樞繫於元首手足之用關於肘膝其血氣根脈皆統於六腑符而命之然後能動用失其用者非邪則跛夫人莫不尊其首故足司其所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處身猶君之居上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明矣今尚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謬今人俗凋謫者其由戶部之綱不理也昔戶部其在開元最為治平當時西有甘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師其餘利殖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間富庶滂洋之若是及一日上恃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狠直言得

死諫臣獲進轉掌之朋清蹕巡於巴蜀矣今西涼為虜兩河為兵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卒勝衣之農而百徭出矣觀役重繁不勝於籍榷之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深危苦眾多欲無凋謫不可得也兵部之選武士亦謬矣夫試射百中為重馳射次之馳戈亦次之此武夫賤者之宜業也而員者百無一焉其餘盡買豪姦之革役者以侯冒入奮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估肆富人之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用願欲占籍自恃以逭徭於鄉閭耳而欲卒乘貨幣之充強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閒至於幽薊連屬西邊北邊而仰給之卒多於其士之齊人十九在兵部者所操曾不能制一校尉而況紐其綱乎古者兵農之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秋藏而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綱紀根於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於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何卒貨不充於古哉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為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擇之及乎為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重器令取之至微而望甚大其猶擊陋缶而望曲齊於韶濩也今仕進之風益壞矣必以險詐為朴陽明為狂顧以武為汙矣而況兼學乎陛下何不令禮部之臣督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則人可化矣夫惟博大之士為能兼學耳夫持綱舉維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求博大之士非

竭誠不能也故殷宗之竭誠於神神感於夢而得傅說周文之竭誠於氣氣感於兆而得太公陛下如能用殷周之誠而求之何虞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綱不舉其由百工之不條理焉且務於捷濫則能速壞惑於邪巧則多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使財費之不窮工力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於土階之上蔭於茅茨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勤理水而卑宮室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厭蓋欲使天下之人自然而儉易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載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主未有不極游觀之樂窮巧侈之娛恣羅紈之靡雖有生植之眾不足

充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塞百工之役雖竭蠶婦之勞不足給綺綵之廣秦隋之末君不如此不足以褻宗社今仕家不著籍於鄉閭亦已久矣則農夫唯恐他業之不容於趨也安肯顧隴畝而戀其本哉伏願陛下仰堯舜禹之聖敬畏秦隋之敗者念漢文之節儉凡在百工之用關於將作內作技同者必使統於工部以觀制作之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下人則堯聖禹明周規漢儉唯陛下擇耳何止士農之固業哉今吏部之補吏歲調官千餘其試以偶文儷語之書程以二百字爲準考其能否以定取捨直使其人眞能然尚何以補況十九皆僞人乎以此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昆吾之利莫耶之才雖巧用不能離咫尺之木鷙鳥之羅雖善掩者不能拘蚊蚋如使恢宏博大之士裁心鏤舌以爲此辭而其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羣官立於朝者歲各貢其所知各以其所畏試之各以其器任之不勝其任者罪罔上闕其貢者罪蔽賢而洽聞者爵適次禮部吏部以時舉籍刑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人爭好賢人人務克己何患乎眞僞不可辨哉今朝廷之闕眾多其最急者刑部刑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之不信勅命迭降而其旨相違故有行之於今日而廢之於明日罪之於此而赦之於彼是慢易欺詐之藪耳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苛去其

相逾則人人易守難犯然後命儒賢究掌之不明於此者不得爲刑部之官無令猾賊之徒輕身重貨竊法以自弄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遠罪修己之風序今非止於闕蓋將病且痼矣夫病者其在皮膚則易也六腑已繆氣非所經而其體痼不亦危乎臣請以醫方之言諭國之病伏惟陛下察焉臣聞良醫之理痼也陳以奇方伐以猛餌外以鍼火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於其中及痼解病瘳六腑亦憊於是竭良藥以材調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百體正內強而外和矣夫代之愚醫則不然必使病勝而形羸不危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果刑信賞國之筋絡

也九州百郡國之四支八蠻國之外膚也驕荒淫異國之痼病也嘉謀長算國之奇方也强將勁兵國之鍼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膳良藥也夫百骸居於外六腑列於內相假而成生相致而動息本爲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日大攻而不除其久爲痼除而不補其久復發爲廢雜矣臣以爲天寶貽痼始於一支而容之浸及百體幾危其形元宗肅宗除而不終痼及與元德宗之時又無良臣可進內强之術而攻不克先皇攻於除而不攻於補今乃復發於幽薊居國之左又有西戎之厲居於右掌之膚涉腕逾肘今已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也以安西至於涇隴一萬

二千里其閒嚴闕（疑作闕）重阻皆爲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肩之去喉能遠乎柰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於中朝之闕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之急（闕）若武備之不至又請詳舉之夫聖人之毋萬物必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爲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爲武備盡其肅厲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齊之故能相理而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閒明正陰之有位而盜陰不生也故聖人因之以武備至於十一月陰盈包將來之陽可大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厲之恐僭陽之道也內密燠而養之使其爲文爲光也故聖人因之求賢以爲輔弼東霜雪禁其莢蕪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罰風爲前驅蕩其所不通溫光從而暢之陽德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德文雖先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擒齊魯滅常山死幽薊歸臣未見制法有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爲兵可戢也遂用羸將守常山滯儒臨薊北不旋踵而賊氣復作矣伏願陛下慎動誠盈無傷陰之大候且行化在便人舉兵在立勢夫百斛之車百蹄之牛不能搖其轂如措之峻阪之上援之力者不盡數牛及轟然而遷則牛足之運不給輪奔矣此立勢之樞也今幽薊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也人虛而强履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於聚威於深

棣實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冀馬之縱（疑作蹤）不望合於燕蹄矣以太原之師入薊邱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傍運矣此拘燕固冀之方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則在名將而用耳如其威不聚於急力不實於危雖有名將不能爲也陛下見西制戎北制肩壁壘之勢盤連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以爲戎虜之畏此而不敢犯塞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卒虛名占籍者十五不留日夜飛金鑒走銀繒市言惟恐田園陂池之不廣也臂弭羽錮之不修也洞房綺闥之不邃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固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闕）日戎

戈東刃陛下將安倚乎今北路猾夏猶已事嫁矣而西戎之虛盟安足信之不可無虞也夫人性有勇怯地性有險易勇怯可以習制制之以刑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惜之以勢則亡怯假如涉險利強弩以持重者據之平陸利騎戈以捷手健跡者兼之此得勢而亡怯也今士卒之獲戎者得其馬羊牛雜畜及衣裝寶貉皆與之無令有所奪奪此顧利而亡怯也蒙兵失律者皆誅此畏刑而亡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臣嘗仕於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已東神烏燉煌張掖酒泉東至於金城會寍東南至於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爲戎奴婢田牧種作

或聚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爲歲時必東望嗚呼其感故國之恩如此陛下能不念之臣意西戎今冬當踰河拒北虜明年必大入靈武寇西城先擊鹽宥誠能因此時詔寍隴邠涇及南梁皆會兵計事獨得以老弱留護城其他少壯及騎士皆持裝佩鹽糗令邠寍涇原軍皆出平涼道彈箏邠寍軍北固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遮木硤關鳳翔軍逾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關南梁軍道鳳逾黃花因狄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羊足以供具各以輕騎入賀蘭撫諭其遺人飛聲流勢延（闕二字）西則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內安有警烽之（闕二字）臣固曰四

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言極諫則言無不直直不懼於罪也若諫無不極者今百不盡臣之一二焉何者答問之所及或未利於國臣雖欲漏之而不解則懼執事之臣不庸也睿問之所不及者當臣之所蓄或有利於國臣雖欲奏之臣懼罪言於非宜也而況晦寒之晨犇光馳曜之下筆之條奏拘以文陳乎臣所以憤懣之誠百不及一二焉豈無異日而顧問哉伏惟陛下察焉謹對（文苑英華）

二年（壬寅）

閏十月國子祭酒韋乾度奏當監四館學生每年有及第闕員其

四方有請補學生人並不曾先於監司陳狀便自投名禮部計會補署監司因循日久官吏都不檢舉但準禮部關牒收管有乖大學引進之路臣忝守官請起今已後應因館有闕其每年請補學生者須先經監司陳狀稱請替某人闕監司則先考試通畢然後具姓名申禮部仍稱堪充學生如無監司解申請不在收管之限舊例每給付廚房動多喧競請起今以後當監進士明經等待補署畢關牒到監司則重考試其進士等若重試及格當日便給廚房其明經等考試及格後待經監司牒送則給廚房庶息喧爭當監四館學生有及第出監者便將本住房轉與親故其合得房學

生則無房可給請起今以後學生有及第出監者仰館子先通狀納房待有新補學生公試畢後便給令居住當監承前並無專知館博士請起今以後每館眾定一人知館事如生徒無故喧競者仰館子與業長通狀領過知館博士則準監司條流處分其中事有過誤眾可容恕監司自議科決如有悖慢師長彊暴鬬打請牒府縣錮身遞送鄉貫敕旨宜依（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二十九人（唐詩紀事周墀以木雞賦及第是木雞賦爲此年試題木雞賦以致此無敵故能先鳴爲韻見文苑英華文苑英華又載琢玉詩當亦是此年試題　是年平曾以府元落韋漸李餘以等第罷舉見摭言　唐詩紀事長慶二年平會同賈閬仙輩貶謂之舉場十惡）

白敏中（舊書白居易傳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父弟祖鏻父季康敏中長慶初登進士第　白居易故溧水縣令白季康墓誌銘公後夫人高陽敬氏生子曰敏中進士出身又曰夫人訓子爲賢母故敏中遵其教飭其身升名甲科　陳振孫香山年譜長慶元年公從弟敏中及第香山集有喜敏中及第詩云自知羣從爲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葉盡驚人轉於文墨須留意貴向煙霄早致身莫學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

賀拔惎（摭言王相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惎爲交友惎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申意俾敏中與惎絕前人復約敏中爲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然惎果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出惎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召惎于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負陽而寢前人報之大怒而去懇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惎矣）

周墀（舊書本傳墀字德升汝南人祖頲父霈墀長慶二年擢進士第）

陳標（唐詩紀事陳標終侍御史長慶二年進士）

苗愔（韓文考異引登科記愔長慶二年進士第愔蕃之孫也）

丁居晦（見文苑英華）

浩虛舟（見文苑英華通志氏族略唐隰州刺史浩聿狀云本郜氏因避難改爲浩氏聿生虛舟）

裴休（舊書本傳休字公美河內濟源人祖宣父肅休長慶中從鄉賦登科盧肇宣州新興寺碑裴公休擢進士中科登直言制首　按長慶惟三年傳言長慶中故載于此）

諸科十人

山人科（見雲麓漫鈔）

日試百篇科（見雲麓漫鈔）

田夷吾　曹璠（白居易有日試詩百首田夷吾曹璠等授魏州兗州縣尉制云乃者魏兗二帥以田夷吾曹璠善屬文貢置闕下有司奏報明試以詩五言百篇終日而畢藻思甚敏文理多通賢侯薦延宜有升獎因其所貢郡縣各命以官而倚馬爰來衣錦歸去以文得祿亦足爲榮可依前件　按二人當即此年登第　又按新書藝文志載郁渾常應百篇舉壽州刺史李紳試之李紳刺壽州在寶歷中蓋其時亦置此科也）

知貢舉　禮部侍郎王起（舊書本紀長慶元年十月辛未以中書舍人知貢舉王起爲禮部侍郎　王播傳播弟起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長慶元年遷禮部侍郎其年錢徽掌貢士爲朝臣請託人以爲濫詔起與同職白居易覆落者多徽貶官起遂代徽爲禮部侍郎）

浩虛舟木雞賦曰惟昔有人心至術精得雞之情情可馴而無小無大術既盡而不飛不鳴對勍敵以自持壂如挺植登廣場而莫顧混若倒成初其教以自然誘之不懼希漸染而能化將枯槁而是喻質殊樸斲用明不競之由狀匪雕鎪蓋取無情之故然則飲啄必異嬉遊每殊苙棲心而自若期顧敵而如無日就月將功盡而稍同顛桁不震不悚性成而漸若朽株已而芥羽詎設雕籠莫閉卓然之至全變兀若之姿已致首圓壓直輪栫之狀俱呈觜利

距銛枳枸之芒並利是以縱逸情絶端良氣全膺離披而踵附胖眊矅而節穿驚被文而錦翼蔚矣迷塞木而花冠爛然虛驕者懷不才之虞安能自恃賈勇者有攻堅之懼莫敢爭先故能進與激昂處同虛寂郢工誤起乎心匠酈氏徒驚乎目擊潸然無撓子綦之質方儔確爾不回周勃之强未敵之喻斯在其由可徵馴致已忘乎力制積習潛通乎性能是則語南國者未足與議闕東郊者無德而稱士有特力自持端然不倚塊其形而與木無二灰其心而顧雞若是彼靜勝之深誠冀一鳴而在此（文苑英華）

丁居晦琢玉詩曰卞玉何時獻初疑尚在荆琢來聞制器價衒勝

連城虹氣衝天白雲浮入信貞珮爲廉節德杯作侈奢名露璞方期辨雕文幸旣成他山豈無石寧及此時呈（文苑英華）

浩虛舟琢玉詩曰已沐識堅貞應憐器未成輝山方可重散璞乍堪驚玷滅瑮心正瑕銷奪眼明琢磨虹氣在拂拭水容生實翫冰光冷提攜月魄輕伫當親捧握瑚璉幸齊名（文苑英華）

三年（癸卯）

正月禮部侍郎王起奏曰伏以禮部放榜已是成名中書重覆尚未及第若重覆之中萬一不定則放榜之後遠近誤傳其於事理實爲非便臣伏請今年進士堪及第者本司攷試訖其詩賦先送中書門下詳覆候敕卻下本司然後準舊例大字放榜從之（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會要）

二月諫議大夫殷侑奏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故先師仲尼稱志在春秋歷代立學莫不崇尚其教伏以左傳卷軸文字比禮記多較一倍公羊穀梁比尚書周易多較五倍是以國朝舊制明經若大經中經能習一傳即放冬集然明經爲傳學者猶十不一二今明經一例冬集人之常情趨少就易三傳無復學者伏恐周公之微旨仲尼之新意史官之舊章將墜於地伏請置三傳科以勸學者左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

梁各問大義三十條策三道義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與及第其白身應者請同五經例處分其先有出身及前資官應者請準學究一經例處分又奏歷代史書皆記當時善惡繫以褒貶垂裕勸戒其司馬遷史記班固范煜兩漢書旨意詳明懲惡勸善亞於六經堪爲代教伏惟國朝故事國子學有文史直者宏文館宏文生並試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來史學都廢至於有身處班列朝廷舊章昧而莫知者況乎前代之載焉能知之伏請置前件史科每史問大義一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進二以上爲及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請同五經三傳例處分其有出身及

前資官應者請同學究一經例處分其有出身及前資官稱優與處分其三史皆通者請錄奏聞特加獎擢仍請頒下兩都國子監任生徒習讀敕旨宜依仍付所司（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會要 舊書職官志以三史三傳科置於二年誤）

進士二十八人（其年試麗龜賦見書錄解題是年郭崖等第罷舉見摭言）

鄭冠（狀元）

袁不約（唐才子傳袁不約字還樸長慶三年鄭冠榜進士 羅隱東安鎮新築羅城記汝南袁不約還樸以文學進）

顧師邕（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長慶三年顧師邕登第 新書本傳顧師邕字睦之少連子性恬約喜書寡游合第進士）

李敬方（唐才子傳敬方字中虔長慶三年鄭冠榜進士）

韓湘（唐才子傳湘字清夫愈之姪孫也長慶三年禮部侍郎王起下進士昌黎集宿曾江口示姪孫湘詩考異引孫注湘字北渚老成之子公兄弇之孫昌黎又有示爽詩考異謂爽亦湘之字）

李餘（唐詩紀事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蜀人也張籍送餘歸蜀詩云十年人詠好詩章今日成名出舉場歸去惟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山橋曉上蕉花暗水店晴看芋葉光鄉里親情相見日一時攜酒上高堂賈島送餘及第歸蜀詩云知音伸久屈覲省去光輝津濟逢清夜途程盡翠微雲當綿竹疊鳥離錦江飛肯寄書來否原居出甚稀 姚合有送李餘及第歸蜀詩云蜀山高岧嶤蜀客無平才日飲錦江水文章盈其懷十年作貢賓九年多邅迴春來登高科升天得梯階手持冬集書還家獻庭闈人生此爲榮得如君者稀李白蜀道難羞爲無成歸子今稱意行所歷安覺危與子久相從今朝忽乖離風飄海中船會合難自期長安米價高伊我常渴飢臨歧歌送子無聲但陳詞義交外不親利交內相違勉子愼其道急若食與衣苦熱道路亦行人念前驅一杯不可輕遠別方自茲又朱慶餘有送餘及第歸蜀詩云從得高科名轉盛亦言歸去滿城知發時誰不開筵送到處人爭與馬騎劍路紅蕉明棧閣巴村綠樹蔭神祠鄉中後輩遊門館半是來求近日詩 按卽上年等第罷舉者）

李訓（舊書本傳訓肅宗時宰相揆之族孫始名仲言進士擢第 按舊書王播傳李訓卽王起貢舉門生故附此年）

諸科十九人

道舉科（見雲麓漫鈔）

日試萬言科（見雲麓漫鈔）

張□（白居易有報衢州張使君詩云萬言舊手才難敵注張曾應萬言登科 按張涉登萬言科在天寶時德宗朝已放歸田里不應至長慶中年爲衢州刺史蓋張使君於是年登科也）

知貢舉 禮部侍郎王起（舊書王播傳起掌貢二年得士尤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閱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榜從之議者以爲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故出爲河南尹 張籍有喜王起侍郎放榜詩云東風節氣近淸明車馬爭來滿禁城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萬里盡傳名誰家不借花園看在處多將酒器行共賀春司能鑒識今年定合有公卿）

四年（甲辰）

正月壬申穆宗崩（舊書本紀）

丙子敬宗卽位於太極東序（通鑑）

三月壬子上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制曰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術優深可爲人師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邊將者委常參官并諸道節度觀察使諸州刺史各舉所知限來年正月到上都（冊府元龜）

進士三十三人

李羣（狀元 摭言合肥李郎中羣始與楊衡符載等同隱廬山先是封州李相還閭長會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執辭之際屢以文柄迎合於公公曰誠如所言廬山處士四人儻能計偕當以到京先後爲齒既公果主文於是擁旌造柴關敘之而笑時三賢皆膠固唯合肥公年十八翼然曰及其成功一也遂束書就貢比及京師已鎖貢院乃搥貢

（院門請引見公問其所止答云到京後時未還就館合肥神質瓌秀主司爲之動容因曰不爲作狀頭便可延於吾廈矣）韓琮（唐才子傳琮字成封長慶四年李羣榜進士及第唐詩紀事作琮字代封）韋楚老（唐才子傳韋楚老長慶四年中書舍人李宗閔下進士金華子韋楚老少有詩名相國李公宗閔之門生也自左拾遺辭官東歸寄居金陵）李甘（舊書本傳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擢第摭言引登科記李甘長慶四年及第因話錄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甘出於李相國武都公門下時以爲得人）韓昶（昌黎符城南讀書詩考異引樊注登科記公之子昶登進士第在長慶四年韓昶自爲墓誌銘云昌黎韓昶字有之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六七歲出言成文張籍奇之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爲之文與樊不同遂改體就之年二十五及第）唐沖　薛庠　袁都（唐語林李相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濤雅俊茂唐沖薛庠袁都時謂之玉筍）

諸科十五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李宗閔（舊書本傳宗閔入爲中書舍人三年冬權知禮部侍郎四年貢舉事畢權知兵部侍郎按本紀十月以權知禮部侍郎李宗閔權知兵部侍郎按李宗閔撰李戾臣碑其結銜稱朝請大夫守禮部侍郎卽紀傳所謂權知也）

登科記考卷二十

大興徐松

唐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

寶曆元年（乙巳）

正月辛亥上祀南郊還御丹鳳樓大赦天下改元制曰澄清敎化莫尙乎太學明治心術必本乎六經天下諸色人中有能精通一經堪爲師法者委國子祭酒訪擇具以名聞天下州縣各委刺史縣令招延儒學明加訓誘名登科第卽免征徭（舊書本紀　册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三月辛酉詔常參及諸州府准去年三月三日制舉諸色目見到總三百一十九人（按舊書本紀作二百九十一人）今月二十八日御宣政殿臨試宜付所司準式（册府元龜）

辛未帝御宣政殿試制舉人詔曰朕聞心術順道天下可一言而興聽明壅途堂上有千里之遠故唐虞而降則考試觀俗漢魏之際則詔策求賢朕纘紹丕圖撫臨方夏實懼誠有所偏信甕有所未周乃前歲詔六官九卿方岳尹正有位之士逮于庶僚高懸四科博薦羣彥將訪衆政之闕酌至論之中子大夫庭列儼然可膺其品是用宵興前殿永日渴求條列坦明咸本經意固子大夫之所講磨矣當竭誠慮無有蘊藏宜坐食食訖就試（册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以中書舍人鄭涵吏部郎中崔琯兵部郎中李虞仲並充考制策官（舊書本紀）

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問皇帝若曰朕恭守憲祖中興之運穆宗紹甯之業寅畏兢翼亦免荒墜諸侯忠上而奉職卿士循法而恪官四夷內向兆人休息至於屬統垂文程示後代終有致人之意未有理人之術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也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令俗於至道躋兆人于泰和子大夫皆蘊器歷薦憤憤悱悱思所以奮者於日久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夫禮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

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卑天時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恥設防銷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四人混處遷于異物歷代已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尙篤固而多捐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齎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漢高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丙魏朕觀其書燦焉盡在我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覩其書則拔羣絕類者不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謨謀而無際歟爲史官詞志不能及於其事歟口食至多而墾

闕者惰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臻而鰥（一作寡）弱者未贍必有其旨何以辨之無泛無略無游說無隱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文苑英華　唐大詔令集）

四月丁亥制曰朕深居法宮高處宸極嘗慮天下多務壅于上聞朝廷大猷闕于中興至於伏陛叩顙造膝犯顏皆驟遷顯榮寵以優錫猶思物不得茂遂道有所鬱堙是用虛衷訪賢側席前殿緘詔以獻閱自朕躬切劘予違無所回忌第于上下揚於正朝吾之不恡亦可謂信于海內矣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第三等唐伸韋端符舒元褒第四等蕭俶楊魯士楊儉來擇趙柷（一作祝）裴惲（一作暉）第四次等韋繇李昌實（一作賓）嚴楚封田罯崔璜第五上等李漣（一作運）蕭夷中馮球元晦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第五上等韋正貫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第三等裴儔第四次等侯雲章咸以讜言正詞兵符教本應問如響不窮如泉著之於篇爛然盡在宜膺中鵠之選用叶縻爵之經其第三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上等中書門下即與處分後不數日帝謂宰相曰韋端符楊魯士皆涉物議宜與外官乃授端符同州白水縣尉魯士興元府城固縣尉宰臣等請其罪名不得（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三人（是年李景方盧鑑等第龍舉見摭言）

柳璟（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舊書柳登傳子璟寶歷初登進士第　新書璟字德輝　因話錄小柳舍人璟自祖父郎中芳以來奕世以文學居清列舍人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　卓異記載座主見門生知舉有楊嗣復柳璟又云嗣復與璟又是禮部侍郎璟首及第）

歐陽袞（永樂大典引閩中記歐陽袞字希甫閩縣人寶歷元年及第　按淳熙三山志歐陽袞終侍御史）

易之武（永樂大典引宜春志易之武寶歷元年登進士第）

楊洵美（唐詩紀事洵美登寶歷元年進士第終監察御史）

李從晦（新書宗室傳從晦寶歷初及進士第　按從晦與柳璟同年見大中九年注）

裴素（寶眞齋法書贊裴素明日帖裴素制誥書寶歷元年楊嗣復相公下及第更不知聞是何薄情也明日爲吾人請假一日具空艙祗候望捨卻他事早見訪也更無人惟有崔十學士此走狀不宣素再拜二十一官郎中使君閣下二日　按帖語當是素與其同年書存之俟考）

杜勝（舊書杜黃裳傳弟勝登進士第　新書勝字斌卿寶歷初擢進士第楊嗣復數薦材堪諫官）

諸科三十二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唐伸（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韋端符（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舒元褒（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新書舒元輿傳弟元褒擢賢良方正文苑英華注云元褒第三人）

蕭俶（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楊魯士（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魯士本名殷以進士黜落改名登制科）

楊儉（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來擇（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新書藝文志擇字元擇）

趙柷（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裴惲（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韋繇（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昌實（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嚴楚封（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田罯（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璜（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漣（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漣李漢弟見舊書李漢傳又見韓愈李郱墓誌）

蕭夷中（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馮球（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元晦（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　韋正貫（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蕭鄴韋正貫神道碑正貫長慶初對賢良極諫策登乙科授太子校書敬宗朝又以華原縣尉再登詳閑吏理科遷萬年主簿考京兆進士能第上下頗得一時之俊　崔嘏授韋正貫京兆尹制再昇文字之途一舉雲霄之路）

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　裴儔（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肅之子休之兄見舊書裴休傳）　侯雲章（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博學宏詞科　柳璟（見上）

知貢舉　禮部侍郎楊嗣復（舊書本傳牛僧孺作相欲薦拔大用又以於陵爲東都留守未歷相位乃令嗣復權知禮部寶歷元年二月選貢士六十八人後多達官按是年及明年進士適符六十八人之數而傳言元年二月或專謂元年進士及諸科然祇六十五人疑有誤字　新書本傳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爲美）

舒元褒對策曰臣久謂今之天道運行地力負載生生滋息皆與堯舜禹湯之時不異及言其理亂安危則邈然數千里而遠臣因靜索其源蓋由時君之所致也在禹以夏王桀以夏亡在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是古今有異耶直人事而已矣臣嘗病之願抱血誠而寫置於天子之前天路甚高無由聞達是以卒歲於悒如抱沈痼天意似知臣有移時之術而能懇懇不已幸使臣不爲霜露所薄而無犬馬之疾謂遭遇陛下嗣位之日首以直言極諫徵天賢良方正之士而虛心以問之此乃五帝三王之所難行而一朝陛下盡能行之所謂天地交泰之時也臣不敢懼避願就湯鑊之誅願盡吐成敗利害之根願解天下元元倒懸之急也亦不枝蔓藻飾以爲言上繹聖問下切人情度陛下必能行之者而後言之伏惟陛下察其忠而諒其直實天下幸甚謹昧死上言制策曰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兩漢陶冶俗于至道躋兆人於泰和子大夫皆蘊器應薦憤悱思所以奮者於日久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者陛下首問及此有以見聖人思理之深也臣聞揚雄有希顏之言顏淵有慕聖之語皆謂生雖異代但行其道即其人也今陛下蘊上聖之姿執大寶以御乎人夫寒暄發于咳唾生死繫于喜怒其力與天地爭大其財與泉源不窮臣竊謂以此之力提五岳而塞乎四海也今賜策曰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此乃陛下謙光之至也微臣敢不拜舞稱賀條列而言乎臣聞三代之理以義化天下其猶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雖負至聖之姿常若不足在求賢以輔弼諫以規憂天下之憂樂天下之樂未嘗枉一物而私其功也三代之後亦求其所理之門何者足以立功而親人此道苟失在未嘗有思天下之苦既不知其苦必輕用其人所謂輕用者非謂其日殺不辜蓋以天下之力已困

而上之用無節上之用無節則有轉死溝壑之患生于無節足以爲生人之刀鋸也又有甚於此者則爵祿偏於輿臺威福生于左右刑罰不中法令不行天下昏亂猶不知覺自以爲萬代之安以此求理何異緣木而求魚哉今陛下欲追蹤乎三代則莫若用三代之理何者伏望陛下以其德理天下則思求賢以廣其覆載以貞明並日月則思納諫以助其照臨察逆耳之言則知其爲端士而進用之聞悅心之語則辨其爲邪諂而斥遠之御一膳思天下之饑披一裘思天下之凍覽國史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覩貢賦思黎甿耕織之勤苦居宮殿思採伐之勤勞視嬪嬙思離曠之怨恨

聲色遊晏悟伐性之言馳騁畋獵念垂堂之戒戢六軍無令特寵抑近習無縱威權無使有求恩之名無使有得幸之號無使內于外政無使中奪外權無垂飾喜之賞無行遷怒之罰無求悅目之華無好蕩心之巧此乃三代明王理天下之術也陛下誠能慕之則宜法而行之行之不已自然遠超于三代矣況俯視二漢乎此則陶今俗于至道躋兆人於泰和又豈勞聖慮哉制策曰夫禮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時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恥設防銷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者臣聞禮樂刑政理天下之本也三代之理未始不先於禮禮明則君臣父子長幼尊卑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矣人倫之序正則和順孝慈之慶感于上所以阜天時也貴賤之位別於內則奢侈耗蠹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利也自然上下交泰而天下之心悅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于樂樂達則神人自然和矣神人和則天下之心樂天下之心樂則風俗自然齊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乎固非謂乎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伏惟陛下舉三代禮樂而行之而不以形聲之爲貴則可以阜天時而節地利和神人而齊風俗刑政者國家之大典臣聞貞觀之理刑政

甚明夫刑者期於無刑政者期于無政蓋以一人而齊天下能用之者則理不能用之者則亂刑設而不犯畫一之謂也政立而不易必行之理也然後能去奸宄懲暴亂而養育黎人也然其患在於任情好惡遠近雷同雖堯舜不可爲理也況今人人自爲强禦欲其愧心格恥設防銷微無由得也何以言之今軍伍之人陛下之人也府縣之人亦陛下之人也既恃陛下之人則刑政所宜共守今有惰遊無賴之人不脩本業輸貨權酤苟求微利一入北軍張影附勢憑託附籍恣行凶頑執憲與尹京者持陛下刑政以繩其罪主者則云彼越局而挫我也遂夸其威權以固護之持刑政

者無由而禁徒有城狐社鼠之歎耳此陛下刑政不行于轂下況其遠者乎其外則守土之臣或多自開戶牖征徭榷稅不本制條刑罪重輕率于胸臆此陛下刑政不行於內地況其遠者乎伏惟陛下明于用刑則可以期於無刑矣豈止於愧心恥格乎率力爲政則可以期于無政矣豈止于設防鎖微乎伏惟陛下徵貞觀刑政而行之則天下之人有恥且格矣制策曰四人混處遷于異物歷代已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捐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齎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者臣聞明君在上制四人之業不使爲異物所遷今士之爲儒非不强學而有詭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親巧諛而疏鯁直也農人之業非不篤固而多捐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惡菲食也工人之藝非不專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厭樸素而尚淫巧也商人之利非不多而齎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帛也伏惟陛下斥巧諛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絕珍味則農無棄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則商無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此乎夫矯弊在先原其本務後責其末何者制士人之祿使稍優寬農夫之稅使加薄酬工人之庸使當直末商人之貨使其通如此自然各修其業矣復敢

有爲異物所遷者則陛下之刑政存焉制策曰漢高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丙魏朕觀其書燦焉盡在我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覩其書册拔翠絕類者不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讜謀而無際歟者臣聞元首以輔弼興理自古王者期建非常之業則必有非常之人以佐之漢之高祖資蕭曹孝宣憑丙魏一則以創業一則以中興其道可得而知也漢高起于布衣以有天下大敵未滅日月持久蕭曹匡輔謀計居多所以覺其功業盛也孝宣起于人閒霍光歿後方親政事然霍光雖乘時之功不通經術非王者之佐弊政尤多丙魏乘弊之餘以竭股肱之任卒致中興所以覺其輔佐之勞也我太宗元宗明聖之資海內從化而房杜姚宋當至理之代皆盡啓沃之力咸有匡輔之道主聖臣賢君臣道合是以貞觀開元與漢之功臣有異而兩朝功德事業光乎史册陛下以拔翠絕類之不相遠者則臣竊所謂主聖臣賢道合交泰正史氏無德而稱焉制策曰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眾而財官是空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固德澤仍臻而寡弱者未贍必有其旨何以辨之毋泛毋略毋游說毋隱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陛下終問及此有以見聖心憂勞之至也微臣敢有所隱而不盡言乎陛

下以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眾而財官是空非上失勤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夫欲墾闢多而財賦足者莫若勸人之務本務本在百姓樂其業而墾土以穀樹桑以絲此皆取之於厚地厚地之出如泉源焉豈有窮竭耶今捨此不務而欲墾闢之不惰不可得也今陛下宮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輙趨斧斤之利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後宮羅紈鉛紅者數千人日費數千金此耕夫十去其二也向食之饌窮海陸之珍以充圓方一飯之資亦中人百家之產此耕夫十去其三也廐馬與鷹犬之多皆使厮養之其芻粟粱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此耕夫十去其四也車輿服玩皆錯以兼金鏤以美玉或文犀瑇瑁大貝明珠齒革羽毛窮奇極異採之者或航溟海梯崇山力盡不回繼之以死此耕夫十去其五也有假於浮屠削髮聚眾而建立寺宇刻雕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此耕夫十去其六也姦吏理人苟以應辦爲先急徵其稅厚剝其賦以媚于左右此耕夫十去其七也上好珍奇則商通無用之貨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于人人力乃委于無用之地此耕夫十去其八也此數者乃困生人之力而竭國用之甚者陛下誠能慕采椽茅茨之化絕浮屠惑眾之教抑姦吏賦斂之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百姓皆歸本而墾闢矣

何慮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誠能簡嬪嬙之侍斥犬馬之費減海陸之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然足何慮乎供億之眾哉故語有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使伊傅復生爲陛下計者不能易此也陛下以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豈非擇才授任之不明歟遷轉課績之不覈歟今自三事及羣有司皆有其官官有其祿考成在於歲滿則輒不知陛下何以選而致之哉臣聞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言內外各用其人爲理而天下安甯也今多士盈朝而使陛下憂勞若此雖無闕員將何用哉甚失文王以甯之謂也陛下何不各於其局而考其課績有其效者則升之無其效者則退之如此則尸素充員者鮮何憂乎家食而告困哉陛下以德澤屢降而羸弱者未贍豈非方鎮之臣爲壅遏其恩者耶竊見今主守之臣與聚斂之臣巧計萬端割剝生人膏血兩稅之外徵率雜科以爲非時之進富貴（原注疑）陛下恩澤於是有月進時進朝賀之進羨餘之進當進之時表章上言皆云臣自方圓不擾陛下百姓舉此一節則明其欺詐甚矣今長吏節度觀察刺史之家其奢者家僮數百人其儉者不下百人以其祿俸自給尚且不足必重斂于人以繼之則明知其所進非祿俸也既非祿俸而云不擾百姓將何得哉所以兩稅之外常有誅求鹽鐵榷酤重疊寵稅託爲進奉般次

相運水陸轉輸半入私家今天下之人流離棄業日益困矣而陛下無由知之雖仍降德澤德澤不流則鰥弱從何而贍陛下聞之得不爲少軫聖慮少動聖心臣竊料陛下將不忍聞也陛下倘察臣之言特回聖意一爲思之赦有司籌天下舊定之租賦禁奸臣非法之誅求減鹽鐵榷酤之繁稅絕天下無端之進奉如此則德澤自降而天下之人自獲蘇息富而庶矣豈慮乎鰥弱之不贍哉然清問所及皆當今之切者微臣何言亦已盡矣陛下察而行之在陛下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而已何者陛下春秋鼎盛上荷十二聖之重構自卽位以來嘗日旰不視朝大臣憂懼百辟惴慄進諫者詞旨懇切陛下旣嘉其忠亦允其請然宰相卿士未有轉時之對則萬幾之重其闕幾時加之千門之深羽衛之隔則堂上之遠豈止於千里哉雖陛下雄傑聰明極思慮而憂天下何由而得雖曰徵賢良爲直諫又何益于理故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推是而言則天下理亂不由陛下而致其由誰乎臣所謂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蓋爲此也況今大弊未去其可忽之耶所謂大弊者在法吏之侮文權臣之弄柄朋黨連結貨賄公行以中外重位出入迭居名器輕於糞土公侯僞于頑嚚恣行威福苛傷暴殘諫官不敢論御史不敢糾雖陛下有

曰天下之名而此輩乃害天下之實此弊不去生人未安陛下必欲去其弊者拔其根本斥諛佞進忠賢早朝而晏退引宰相公卿詢訪天下之利病至於羣有司皆使觸直列侍而親決萬幾之務此乃聖帝明王理天下之術也伏維陛下留神獨聽無惑于左右則四海九州幸甚微臣敢愛一身之死而不直乎謹對（文苑英華）

二年（丙午）

十二月八日（敬宗紀作辛丑）敬宗遇害（舊書本紀）

乙巳文宗卽位（通鑑）

進士三十五人（是年崔仲府元落韋敎等第罷舉見摭言）

裴俅（狀元　舊書裴休傳休弟俅字冠識登進士第李商隱爲榮陽公桂州舉人自代狀裴俅身先較蓺之場首出觀光之籍唐才子傳作求摭言又作求）

張知實（見唐闕史　杜牧隴西李府君墓誌銘有張知實）

朱慶餘（唐才子傳朱慶餘字可久以字行閩中人寶歷二年裴球榜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　書錄解題朱可久字慶餘以字行受知于張籍寶歷二年進士　唐詩紀事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索慶餘新書篇什留二十六章置之懷袖而推贊之時人以籍重名皆繕錄諷詠遂登科慶餘作閨意一篇以獻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沈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于海內矣　張籍有送朱慶餘及第歸越詩東南歸路遠幾日到鄉中有寺山皆遍無家水不通潮聲蓮葉雨野氣稻花風州縣知名久爭邀與客同姚合亦有送朱慶餘及第後歸越詩勸君緩上車鄉里有吾廬未得同歸去空令相見疏山驛棲鶴起天曉落潮初此慶將誰比獻親冬集書）

夏侯孜（舊書本傳孜字好學本譙人父審封孜寶歷二年登進士第　玉泉子夏侯孜在舉場有王生者有時名遇孜下第偕遊京西鳳翔節度使館之從事有宴召焉酒酣從事以骰子

祝曰二秀才明年當得第當鄭堂印王生自負怒曰吾誠從將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後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

劉蕡 舊書文苑傳劉蕡字去華昌平人父勉蕡寶歷二年進士擢第　玉泉子劉蕡楊嗣復之門生也

李方元 杜牧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君諱方元字景業洲部尚書贈司空貞公長子少有文學年二十四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以會昌五年卒年四十三推之知上第在是年

鄭復禮　**郭言揚** 唐闕史榮陽鄭氏其先相故河中少尹諱復禮應進士舉十不中所司還困危且甚于佛寺有僧宏道者人言晝則平居夕則視事于陰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復遣不勝其蹇頓憤惋則擇日齋沐候焉頗容接之且曰某未嘗妄洩于人今知茂才抱積薪之歎且久之不能隱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類異不可名也鄭拜請其期宏道曰唯君無期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冤如是者骨肉相繼三榜三榜之前猶梯天之難三榜之後則反掌之易也鄭愕眙不諭復再拜請語四事之目宏遲疑良久則曰愼勿言于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爲異矣其一須是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三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

者闕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弟姪三榜率須依此鄭雖大疑其言然鬱鬱不樂以爲無復望也敬謝而退長慶二年人有導其姓名於主文者鄭以其非再知貢舉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歷之二年新昌楊相國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洩言來春遂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奇歎且久因紀于小書之抄來至故尚書右丞諱憲應舉大和二年頗有籍籍之譽以上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期周之恤爾後應大和九年九舉年年敗于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之二年高鍇再司文柄明年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張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又附書于小書之抄來至故駙馬都尉諱顥應舉時譽轄洽至改元會昌二年禮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爾後榮陽之弟姪就試如破竹之勢迎刃自解矣

盧求 舊書盧攜傳父求寶歷初登進士第宰相世系表求之父損　唐詩紀事盧求登寶歷二年進士第李翱之壻也翱典合淝有道人號先知始翱妹壻楊嗣復知舉求落第至是嗣復再知舉道人以一卷遺嗣復曰放榜之日開之洎放榜開卷乃曰裴頭黃尾三　六李時第一人裴求榜末黃駕次則李俅盧求又李方元從毅　裕景初李助李俅共六人道人又謂翱曰公之子不如外孫後求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爲相皆翱外孫也按此則是年有四求矣

崔球 舊書崔珙傳珙弟球字叔休寶歷二年登進士第（

劉符 政會之後方平之子寶歷二年擢第至戶部侍郎贈司徒見邵氏聞見錄　按符字端期蔡州刺史秘書郎濛之子見宰相世系表及古今姓氏書辨證邵氏以爲方平子誤符八子皆登進士第即崇龜崇彝昆弟也

李從毅　**李道裕**　**李景初**　**李助**　**李俅**　**黃駕**（一作價見上）

諸科十二人

長慶九經科（見雲麓漫鈔）

知貢舉　**禮部侍郎楊嗣復** 唐詩紀事寶歷中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于潼關宴新昌里第僕射與所執坐正寢嗣復領諸生翼兩序元白俱在賦詩席上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屛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吏盡傳馨當時疏廣雖云盛詎有茲筵醉綠醽其日

大醉歸謂其子弟曰吾今日壓倒元白

唐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

大和元年丁未

二月（冊府元龜作正月誤）乙巳大赦改元制曰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及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者常參官及方牧郡守各舉所知無人舉者亦聽自舉並限來年正月到上都（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敕自今已後天下勳臣節將子弟有能修詞尚學應進士明經及通史學者委有司務加獎引（唐會要）

七月辛巳敕今年宜權於東都置舉其明經進士任便在東都赴集其上都國子監舉人合在上都試及節目未盡者委條流聞奏（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會要）

八月禮部貢院奏東都置舉條件其上都國子監宗正寺鴻臚寺舉人並請待東都考試畢徊迴就上都考試從之（冊府元龜）

十月中書門下奏應禮部諸色貢舉人及吏部諸色科目選人等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學只合于禮部應舉有出身有官方合於吏部赴科目選近年以來格文差誤多有白身及用散試官并稱鄉貢者並赴科目選及注擬之時即妄論資次曾無格例有

司不知所守其宏詞拔萃開元禮學究一經則有定制然亦請不任用在散試官限其三禮三傳一史三史明習律令等如白身並令國子監及州府同明經進士薦送如考試及第明習律令同明經一史三禮三傳同進士三史當年關送吏部便授第二任官如有出身及有正員官本是吏部常選人則任於吏部不限選數應科目選仍須檢勘出身及授官無踰濫否緣取學藝其餘文狀錯繆則不在駁放限如考試登科並依資注與好官惟三史則超一資授官如制舉人暨諸色人中皆得選試則無出身無官人並可亦請不用散試官伏以散試偶於諸道甄錄處得便第二第三任

官既用虛銜及授官則勝進士及諸色及第登科人授官實恐僥倖敕旨依奏（冊府元龜　唐會要）

是月京兆府鄉貢明經孫延嗣等三百人進狀舉大歷六年七年例請同國子監生上都考試許之（冊府元龜　因話錄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編飾爲詞號爲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出自文儒）

進士三十三人　李郃（狀元）　蕭倣（舊書蕭俛傳俛從父弟倣大和元年登進士第　新書倣字思道）　崔慎由（舊書本傳字敬止清河武城人高祖融曾祖翹祖異父從慎由大和初擢進士第　按唐語林云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元和即大和之誤）　陳會（北夢瑣言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滌器之風也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爲業爲不掃街官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修進不許歸鄉以成名爲期每歲餱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至郎

中業八韻唯螳螂賦大行大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闔其戶家人猶拒之逡巡賀登第乃聖善獎訓之力也後爲白中令子壻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許玫（唐詩紀事許玫大和元年登第其兄弟瑨璀皆高科）　崔鉉（唐詩紀事魏公鉉元略之子也爲兒時隨父訪韓晉公滉滉指架鷹令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絛人滉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實歷三年登第久居廊廟三擁節旄宣宗嘗謂侍臣曰崔鉉眞貴人裴休眞搢大初李石鎮江陵辟爲戎倅一旦告去既入京華俄昇翰苑造朝凡三歲石未離荊渚崔既秉鈞衡石馳牋賀之曰某早拜光塵叨承眷與深蒙異分屢接清言幸曾顧于厚恩俯見循于末契去載分麾南楚拜節西秦思賢方詠于嘉魚棲止實慚于威鳳賓筵初啟曾陪罇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下光生鄰部喜溢轅門豈惟九士獲安斯亦一方多慶乃掌記李騭之詞也）　侯固（永樂大典引閩中記侯固字子重閩縣人大和元年及第）　陸賓虞（前定錄吳郡陸賓虞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聲色兼知術數賓虞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驗至寶歷二年春賓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止留

（一宿明旦謂賓虞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則殊等與及第必矣賓虞乃書於晉昌里之牖間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恭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趨廻憇于從孫聞禮之舍旣入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雙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虞素嗜魚便令作羹至者輒盡後且因覩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帷瑛且紿之曰將遊蒲關故來訪别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爲賓虞深信之因取薦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帷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名之外狀元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休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虞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虞言于從弟符符與石賀書壁間後月餘狀頭李郃賓虞名在十六卽三十三人也　北夢瑣言吳郡陸龜蒙父賓虞進士甲科　按賓虞張仲方之壻見白居易張公墓誌銘）

韋慤（字端士大和初登第見舊書韋保衡傳）

房千里（字鵠舉大和初進士第見新書藝文志　雲谿友議載房千里初上第遊嶺徼詩序　按宰相世系表千里識之孫夷則之子）

諸科十五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鄲（舊書本紀寶曆二年十月壬戌以中書舍人崔鄲爲禮部侍郎　冊府元龜大和元年五月甲申召待制官禮部侍郎崔鄲工部侍郎獨孤朗日對一刻蓋是年七月始有東都置舉之詔故五月猶得召對也）

二年（戊申）

三月辛巳（唐大詔令集作三月二十九日按三月丁巳朔辛巳爲二十五日龐嚴傳作二月誤）上御宣政殿親試制策舉人詔曰士志於道蓋道以致君爲先代實生才蓋才以濟理爲務不索何以獲其實不言何以知其志故帝堯重詢衆之訓殷宗首沃心之術其傳曰嘉言罔攸伏又曰俊人用彰漢魏以還詔策時作暨于我唐遵爲故事繇是善政惟乂魁能閒出朕祇荷大寶勤恤兆人明不燭于幽昧惠未流於鰥寡御朽兢廪求思永圖是以命有司會羣材列稽疑延問闕政子大夫達學通識儼然來思操觚濡翰條論宿滯慰我虛佇必宏嘉猷故臨軒命書策以審訪繼燭俟奏其悉乃辭各宜坐食食畢就試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宜並充考制策官是日宰臣等以監待制舉人及夜並宿于中書省（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文苑英華）

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舉人問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元默無爲端拱司契陶吪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夐乎莫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先百僞滋熾風流寖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踰檢大學明教化之源也期于變風而生徒多墮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怪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

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究此繆盭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啓宿懵冀臻治平子大夫識達古今明於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王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于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脩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可充推之本源著于條對至于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于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舊書劉賁傳　文苑英華　唐大詔令集）

閏三月甲午（按舊紀閏三月丙戌朔甲午爲九日）詔曰王者謹天戒酌人言叶時凝命資賢贊理斯爲令典也朕以菲德祗膺大統歲屬凶旱人思底甯庶察弊以勤理因舉能而詢衆科別條問臨軒致試載搜尤魁果副虛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第三等裴休裴素第三次等李郃第四等南卓李甘杜牧馬植鄭亞崔璵第四次等崔讜王式羅紹京崔渠崔愼繇苗愔韋昶崔博第五上等崔湊韓賓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舉人第四次等宋昆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舉人第四次等鄭冠宋（一作李）栻等皆直躬遵道博古知微敷其遠猷志在宏益實能攻朕闕紹政經究天人交際之理極皇王通變之義指切精洽粲然可觀既效才於明試宜旌能於受祿其第三等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上等人中書門下卽與處分時有劉賁應直言極諫科條對激切凡數千言雖不中第其文本行於時（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劉賁傳時對策者百餘人所對止循常務唯賁切論黃門太橫將危宗社是歲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爲考策官三人者時之文士也覩賁條對歎服嗟悒以爲漢之晁董無以過之言論激切士林感動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當途考官不敢留賁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之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抑之以避黃門之怨唯登科人李郃謂人曰劉賁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讓賁事雖不行人士多之　玉泉子劉賁楊嗣復之門生也旣直言忤中官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邪嗣復懼答曰嗣復昔與賁及第時猶未風耳）

李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智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劉賁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上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賁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賁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於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賁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奬譸於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賁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

內忠義之士皆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柰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臣逃苟且之慚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吞齋稍畢蕡既不得仕子朝而李郃亦不顯蓋無敢用之也　摭言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宏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以下靡不斂衽然以指斥貴倖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郃詣闕進疏請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間屈聲播于天下）

十二月禮部貢院奏五經明經舉人試義請准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敕以墨義代口義許之（冊府元龜）

進士三十七人（試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見因話錄　是年韋甄府元落元道韋術等第罷舉見摭言又云大

和二年崔郾侍郎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牧有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釀酒卻將春色入關來　按此則是年為三十三人登科記作七誤也）

韋籌（兆元）　**厲元**（唐詩紀事元大和二年進士終於侍御史）　**鍾輅**（見文苑英華）　**杜牧**（唐才子傳杜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大和二年韋籌榜進士與厲元同年後又舉賢良方正科　舊書杜佑傳牧進士擢第又制舉登乙科　摭言崔郾侍郎既拜命于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覽于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請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則第三人郾曰亦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卻請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為誰曰杜牧眾中有以牧不拘細行間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牧雖屠沽不能易也　杜牧投知己書云大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

行可與進業可與脩暄而書之乎為知己者不啻二十人又隴西李府君墓誌銘牧大和元年舉進士及第鄉貢上都有司試于東都）

崔黯（舊書崔甯傳黯字直卿大和二年進士擢第　按黯為繪第二子柳宗元報崔黯秀才書韓注以黯為甯之子誤）　**鄭溥**（因話錄鄭溥應舉時曾夢看及第榜榜上但見大書鳳字大中元年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鄉貢士紙之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坐側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　按大中為大和之譌）

明經科（雲麓漫鈔於是年載學究周易科應入明經下）

諸科三十六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裴休**（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龐嚴傳大和二年二月上試制舉人命嚴與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為試官以裴休為甲等制科之首又裴休傳應賢良方正升甲科）　**裴素**（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按杜牧有陝州醉贈裴四同年詩未知為休為素俟考）　**李郃**（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南卓**（見冊

府元龜唐會要）　**李甘**（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甘制策登科）　**杜牧**（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杜牧有重登科詩云星漢離宮月出輪滿街含笑綺羅春花前每被青蛾問何事重來只一人）　**馬植**（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登制策科釋褐壽州團練副使）　**鄭亞**（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亞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內連中三科）　**崔璵**（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崔珙傳璵制策登科）　**崔讜**（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王式**（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新書王播傳式以門蔭為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　**羅紹京**（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按紹當作劭舊書李友傳羅讓子劭京字子峻進士擢第又登科）　**崔渠**（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慎由**（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諸侯府）　**苗愔**（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韋昶**（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博**（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翱武孫衛墓誌銘大女嫁前進士崔搏疑即其人搏為博之譌）　**崔渙**（見冊府元龜一作瓊唐會要作煥）　**韓賓**（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唐大詔令集作王賓誤　劉禹錫

有閩韓佽撫節歸覲以詩美之兼賀韓十五曹長詩云零陵香草滿郊坰丹穴雛飛入翠屏孝若歸來成畫讚孟陽別後有山銘蘭陔舊地花纔結桂樹新枝色更青為報儒林丈人道如今從此鬢星星　按詩注云時韓牧永州蓋韓十五即賓父也

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　宋昆（冊府元龜唐會要）

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　鄭冠（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栻（一作式冊府元龜唐會要）

　按舊書劉蕡傳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蓋并三科數之也

處士科（見雲麓漫鈔）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郾（舊書本傳轉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平心閱試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　劉禹錫崔郾神道碑惟太常及尚書暨令相國皆自中書舍人爲禮部侍郎凡五貢賢能書得士百四十有八人按太常謂邠尚書謂郾相國爲鄲今數五知貢舉凡進士一百四十六人蓋登科記有誤字

厲元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曰緱山明月夜岑寂隔塵氛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韻流多入洞聲度半和雲拂竹鸞驚侶經松鶴舞翠蟾光聽處合仙路望中分坐惜千齡遺音過汝墳（文苑英華）

鍾輅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曰月滿緱山夜風傳子晉笙初聞盈谷遠漸聽入雲清杳異人間曲遙分鶴上情孤鸞驚欲舞萬籟寂無聲此夕留煙駕何時返玉京惟愁音響絕曉色出都城（文苑英華）

三年己酉

三月御史臺據吏部分察姚中立（高鍇傳作監察御史姚中立）稱准策考試別頭進士明經等官考功員外郎高鍇考試禮部關送到進士鄭齊之李景素（李一作季高鍇傳作李景）兩人明經王淑等十八人並及第放牓之後羣議沸騰職當分察不敢緘默及得高鍇狀伏以進士明經並先無格限其所送進士二人文藝並堪與及第明經比年所送不過三五人今年禮部關送十一人及考試帖義十一人並堪與及第敕鄭齊之李景素據所試比校舊例得者不甚過差宜並與及第明經王淑等五人覆試帖義通數高並與及第餘落之（冊府元龜）

監察御史姚中立又奏停考功別頭試（新書選舉志）

十一月甲午南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制曰晁能受用允屬於羣材舉善推賢是先乎公族經學可以宏教本高尚可以觀時風宗子中有才行者明文學優異者委宗正寺具名聞薦比類加獎諸色人中有精究經術洞該今古求志不期聞達委所在長吏具以名聞（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五人　崔璐（舊書崔鄲傳子璐大和三年登進士第）　邢羣（杜牧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邢渙思諱羣進士及第又銘曰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終刺史按終于大中三年年五十歲及第當在是年）

鄭齊之（見上　崔嘏授鄭齊之靈武副使制如聞齊之自得科名留心政術）　李景素（見上　舊書李蔚傳父景素大和中進士）

諸科二十六人　王淑（見上）

知貢舉　禮部侍郎鄭澣（舊書鄭餘慶傳子澣大和二年遷禮部侍郎典貢舉二年選拔造秀時號得人）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云鄭澣大和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自中書舍人充翰林侍講學士二十八日賜紫二年六月一日遷禮部侍郎出院）

登科記考卷二十一

唐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

大和四年（庚戌）

正月德音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經術優深可爲師法詳明吏治達於教化等科委常參官及方牧郡守各舉所知草澤無人舉者亦聽自舉限來年正月至上都（唐會要）

十月中書門下奏應開元禮學究一經二禮三史明習律令科人等準大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敕散試官及白身人並於禮部考試其有出身及有官人並吏部科目選者凡是科目本合在吏部試自分兩處考試每處皆別與人數轉多事理非便臣等商量望準前吏部收試其諸節目並準大和元年十月十三日敕處分從之（册府元龜）

是年敕進士進士及第不得過二十五人（見下九年中書門下奏）

進士二十五人　宋邧（狀元見淳熙三山志王芝堂談薈作宋祁誤）林䆄言（淳熙三山志宋邧榜進士林䆄言字欲訥福清人終漳州軍事判官）楊發（唐才子傳楊發大和四年禮部侍郎鄭澣下第二人及第舊書楊收傳楊遺直生四子發假收嚴發字至之大和四年登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釋褐校書郎湖南觀察推官）令狐綯（舊書令狐楚傳子綯字子直大和四年登進士第）魏扶（舊書鄭餘慶傳令狐綯魏扶皆鄭澣貢舉門生　唐詩紀事扶登大和四年進士第大中初知禮闈入貢院題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榜出無名子創爲五言詩以譏之）鄭滂（因話錄進士鄭滂在名場歲久流輩多已崇達常有後時之歎一夕忽夢及第而與韋周方同年當時韋氏先期舉人無周方之名者益悶悶大和元年秋移舉洛中時韋景方居守尚書族弟也赴舉過陝尚書時廉察陝郊詰景方曰我名宏景汝兄宏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吾名一字名之殊無義也遂更名周方滂聞之極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果同年焉滂登朝至殿中侍御史）韋周方（見上）

諸科七人

拔萃科　張正矩（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秘書監劉禹錫其子咸允久在舉場無成禹錫憤惋宦途又愛咸允甚切比歸闕以情訴于朝賢大和四年故吏部崔羣與禹錫深于素分見禹錫蹭蹬如此尤欲推輓咸允其秋羣門生張正謩充京兆府試官羣特爲禹錫召正謩面以咸允託之覬首選焉及榜出咸允名甚居下羣怒之戒門人曰張正謩來更不要通正謩兄正矩前河中參軍應書判拔萃其時羣總科目人考官糊名考訖羣讀正矩判心竊推許又謂是工部尚書正甫之弟斷意便與奏及敕下正矩與科目人謝主司獨正矩啟敘前致詞某叙身無地以報相公深恩一門之內兄弟二人俱叨科名拔擢粉骨齏肉無以上答方泣下語未終羣忽悟是正謩之兄弟勃然曰公是張正謩之兄爾賢弟大無良把羣販名豈有如此事與賊何異公之登科命也非某本意更謝何爲）

知貢舉　禮部侍郎鄭澣（見唐語林）

五年（辛亥）

正月十七日詔以兵戈未息舉人權停（唐會要　按即舊年正月德音所舉者）

十二月國子祭酒裴通奏當司所授丞簿及諸館博士助教直講等謹按六典云丞掌判監事凡六學生每歲月業成上于監者以其業與司業祭酒試之明經帖經

雜文策時務徵故事注云其試法皆依考功口試明經帖限通八以上明法明算皆通九以上主簿掌印句檢凡學生有不率師教者則舉而免之其類三年下第九年在學無成者亦如之注云假如違程限及作樂雜戲者同準彈琴習射不禁諸博士助教皆分經教授學者每授一經必令終講所講未終不得改業諸博士助教皆計當年講授多少以為考課等級應補當司諸學生等按學令云諸生先讀經文通熟然後授文講義每旬放一日休假前一日博士考試其試讀書每千言內試一帖帖三言講義者每二千言內問大義一條總試三條通二為及第通一及不全通者酌量決罰謹具當司官吏及學生令典條件如前伏望敕下有司允臣所奏敕旨宜依（冊府元龜唐會要）

進士二十五人　杜陟（狀元玉芝堂談薈以李遠為狀元誤）　李遠（唐才子傳李遠字求古大和五年杜陟榜進士及第蜀人也遠有及第後送家兄游蜀詩陪新及第赴同年會詩玉芝堂談薈遠夔州人）　殷羽（舊書殷侑傳子羽大和五年登進士第）　徐商（李騭徐襄州碑公名商字秋卿始舉進士文宗五年春考登上第舊書徐彥若傳父商字義聲大中十三年及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按大中十二年商已為襄州刺史本傳誤）　李汝儒（唐詩紀事汝儒登大和五年進士第官至翰林學士）　苗惲（韓文考異引登科記惲大和五年進士第蕃之孫也）

諸科六人

拔萃科　韓泉（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昌黎韓泉故晉公滉之支孫博通經史大和五年自大理丞調選平判入等）

知貢舉　中書舍人賈餗（舊書本傳大和三年拜中書舍人四年九月權知禮部貢舉五年榜出後正拜禮部侍郎凡典禮闈三歲所選士七十五人得其名士多至公卿者七年五月轉兵部侍郎）

六年（壬子）

是年賈餗奏復別頭試（新書選舉志）

進士二十五人（文苑英華辨證引登科記大和六年試君子之聽音賦以審音合志經綸為韻）　李珪（狀元）

許渾（唐才子傳許渾字仲晦潤州丹陽人圉師之後也大和六年李珪榜進士讀書志作字用晦渾有及第後春情詩云世間得意最春風散誕經過觸處通細搖柳臉牽長帶慢撼桃株舞碎紅也從吹幌驚殘夢何處飄香別故叢猶以西都名下客今年一月始相逢）　畢諴（舊書本傳諴字存之鄆州須昌人祖凌父勻諴少孤貧然薪讀書刻苦自勵既長博通經史尤能歌詩端愨好古交游不雜大和中進士擢第又以書判拔萃東觀奏記畢諴本估官之子連昇甲乙科永樂大典載蘇州府志畢諴大和六年登第摭言畢諴相公及第年與一二人同行聽響卜夜艾人稀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于地羣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北夢瑣言唐相畢諴吳鄉人詞學品度冠于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者希為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譏其賤賈之子請為諴字相國忻然受而謝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臺輔前之朝士慚悔交集也）　韋澳（舊書韋貫之傳子澳字子斐大和六年擢進士第又以宏詞登科南部新書韋澳舉進士時日者陳子諒號為陳特快云請事未敢言惟青州節度使不求自得後果除拜按許渾有酬康州韋侍御同年詩而澳未為御史俟考）　杜顗（杜牧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公墓誌銘君諱顗字勝之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直闕下獻書與裴丞相度書指言時事書成各數千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峴有文學峭邏不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顗中間寥落一千年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一舉登上第時賈相國餗為禮部之二年朝士以進士于賈公不殺有傑強毀嘲者賈公曰我祇以杜某敵數百輩足矣大中五年卒年四十五是上第在此年而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啟云顗二十一舉進士及第蓋傳鈔誤按顗牧之弟）　侯春

（時許渾有與侯春時同年南池夜話詩）崔□（許渾有送同年崔先輩詩）

諸科五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賈餗（見上）

七年（癸丑）

八月甲申朔冊皇太子德音漢代用人皆繇儒術故能風俗深厚教化興行近日苟尚浮華莫脩經藝先聖之道堙鬱不傳況進士之科尤要釐革雖鄉舉里選不可復行然務實抑華必有良術既當甚弊思亦改張今寰宇乂甯干戈已戢皇太子方從師傅傳授六經一二年之後當令齒冑國庠以興墜典宜令國子監于諸道搜訪名儒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其公卿士族子弟明年已後不先入國學習業不在應明經進士之限其進士學宜先試帖經並略問大義取經義精通者次試議論各一首文理高者便與及第其所試詩賦並停其試帖經官便以國子監學官充禮部不得別更奏請（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按開成元年文宗謂宰臣所見詩賦似勝去年是大和九年仍用詩賦也則停試詩賦惟大和甲寅一年耳）

禮部奏進士舉人先試帖經并略問大義取經義精通者次試議論各一首文理高者便與及第其所試詩賦並停者伏請帖大經各十帖通五通六為及格所問大義便於習大經內準各明經例

問十條仍對眾試口義伏惟新制進士略問大義緣初釐革今且以通三通四為格明年以後並依明經例其所試議論請各限五百字以上為式敕旨依奏（冊府元龜　唐會要）

九日敕宏文崇文兩館生今後並依式試經畢日仍差都省郎官兩人覆試須責保任不得輒許替代（唐會要）

是月國子監起請準今月九日德音節文令監司於諸道搜訪名儒置五經博士一人者伏以勸學專門復古之制博採儒術以備國庠作事之初須有奬進伏請五經博士秩比國子博士今左氏春秋禮記周易尚書毛詩為五經若論語爾雅孝經等編簡既多不可特立學官便請依舊附入中經敕旨依奏（冊府元龜　唐會要）

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壁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冊府元龜　唐會要　按新舊書皆不載此敕此即刊石經之始其時又勑覆定九經字體見九經字樣蓋是年覆定乃於九年上石也一百五十九卷當作一百六十卷　劉禹錫國學新脩五經壁本記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異說咸束之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歲崩剝汙衊淟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國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皞實尸之博士公肅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士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皆施陰關使眾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廡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逐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讐校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燦若星辰以徹來趨肅如

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蓍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逢掖者鑽仰而已于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之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矩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傳士維韋俾我學徒弦歌以時切切祁祁不敖不嬉庶乎道人來宋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贊宗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藝文云（按石經勒于大和九年故是時國學尙用木版自大歷十一年至是歲爲五十八年）

進士二十五人

李餘（玉芝堂談薈大和八年狀元李餘成都人按八年狀元爲陳寬則李餘當在此年）

李福（舊書李石傳石弟福字能之大和七年登進士第）

魏謩（舊書本傳謩字申之鉅鹿人五代祖文貞公徵曾祖殷祖明父馮謩大和七年登進士第　摭言大和初李相回任京兆府參軍主試不送魏相公謩深銜之會昌中回爲刑部侍郎謩爲御史中丞嘗與次對官三數人候對于閤門謩曰某頃歲府解嘗明公不送何幸今日同集于此回應聲答曰經如今也不送謩爲之色變一從懷憤恚後回謫牧建州謩大拜回有啟狀謩恐不納既而回怒一衙官決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庭褫役求隸籍者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人切恨停廢後因亡命至京師接時相訴冤諸相皆不問會亭午憩于槐陰顏色憔悴旁人察其私詰之其人具述本意于是誨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子盍詣之言訖魏公導騶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即如所誨望塵而拜導從問對曰建州百姓訴冤公聞之倒持麈尾敲檐子門令止及覽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于是爲魏相極力鍛成大獄時李相已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鞫獄廻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于貶所）

胡激（宣室志安定胡激家於東郡以文學知名大和七年春登進士第時賈餗爲禮部侍郎後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國是歲冬十一月京師亂餗與宰臣涯已下俱逃去有詔捕甚急時中貴人仇士良護左禁軍命部將執兵以窮其跡部將謂士良曰胡激受賈餗恩今當匿在激所願得驍健士五百環其居以取之士良可其請于是部將擁兵至激門召激出厲聲曰賈餗在汝家汝宜亟出不然與餗同罪激度其勢不可以理辨抗辭拒之部將怒執激詣士良戮于轅門之外太平廣記引補錄記傳作胡激又云激前劍南節度吏誕之子誤）

明經科（雲麓漫鈔于是年列三傳科三史科蓋誤以制科也三傳當入明經下三史當入諸科下）

諸科五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賈餗（見上）

八年（甲寅）

正月禮部奏明經宏文崇文館生太廟郊神齋郎掌坐等共五百五十二人今六色共請減一百三十八人從之（冊府元龜）

是月敕明經及第不得過一百一十人（見下九年中書門下奏）

是月禮部侍郎李漢奏準大和七年八月敕貢舉人不要試詩賦策且先帖大經小經共二十帖次對正義十道次試議論各一首訖考覆放及第（冊府元龜）

是月中書門下奏進士放榜舊例禮部侍郎皆將及第人名先呈宰相然後放榜伏以委在有司固宜精慎宰臣先知取捨事匪至公令年已後請便令放榜不用先呈人名其及第人所試雜文及鄉貢三代名諱並當日送中書門下便合定例敕旨依奏（冊府元龜唐會要）

七月堂帖中書門下御史臺尙書省諸進節度觀察使置令各舉解周易一人（冊府元龜）

八月丙申詔罷諸色選舉以歲旱故也（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九月敕吏部禮部兵部今年選舉並緣秋末蟲旱相因恐致災荒

榷令停罷及歛藏之後物力且任念彼求名之人必懷觖望之念俾遂我令以慰其心宜依常例御置應緣所納文狀及銓試等期限仍準今年格文遞延一月（冊府元龜）

十月禮部奏進士舉人自國初以來試詩賦帖經時務策五道中間或暫改更旋即仍舊蓋以成格可守所取得人故也去年八月敕節文先試帖經口義論議等以臣商量取其折衷伏請先試帖經通數依新格處分時務策五道其中三道問經義兩道時務其餘並請準大和六年以前格處分敕旨依奏（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五人（記纂淵海引秦中記唐大和八年放進士多貧士無名子作詩曰乞兒還有大通年六十三人籠仗全薛庶準前騎瘦馬范鄴依舊蓋番氈按是年進士諸科祇三十六人言六十三人誤　是年殷恪劉筠等第罷舉見摭言）

陳寬（狀元）

雍陶（唐才子傳雍陶字國鈞成都人大和八年陳寬榜進士及第　姚合有送雍陶及第歸覲詩云獻親冬集書比橋復何如此去關山遠相思笑語疏路尋丹壑斷人近白雲居幽石題名處憶君亦記余　賈島有送雍陶及第歸成都甯親詩云不唯詩著籍兼又賦知名議論于題稱春秋對問精半應陰騭與全賴有司平歸去峰巒眾別來松桂生漲江流水品當道白雲坑勿以攻文捷而將學劍輕製衣新濯錦開醞舊燒罌同日昇科上誰同膝下榮　雲溪友議雍陶上第後稍薄于親黨）

裴坦（新書本傳坦字知進隋營州都督世節裔孫父乂福建觀察使坦進士及第　北夢瑣言唐相國裴公坦大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業未精遂此叨忝未嘗朝謝座主辭歸鄴縣別墅三年肄業不入城歲時恩地唯啟狀而已至于同年鄰於謝絕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為時名相也）

鄭處誨（舊書鄭餘慶傳餘慶孫處誨字延美於昆仲間文章拔秀早為士友所推大和八年登進士第）

苗恪（静文考異引登科記恪大和八年進士第蕃之孫也）

趙璘（璘作因話錄云余座主隴西公為劉丞奏令孔尚書温業丞相徐公商為監察及孔為中丞隴西公淹恤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朝而孔徐二公以時為丞相每讌集人以為盛事亦可嘆息于宦途也按隴西公為李漢是璘十大和八年登第璘于大和六年應京兆府試入等第亦見因話錄）

薛庶（見上）

范鄴（見上）

諸科十一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漢（舊書本紀大和七年六月壬申以御史中丞李漢為禮部侍郎）

九年（乙卯）

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今月九日閣內面奉進止令條流進士人數及減下諸色入仕人等進士準大和四年格及第不得過二十五人今請加至四十人明經準大和八年正月敕及第不得過一百

一十人今請再減下十人伏以國家取士遠法前代進士之科得人為盛然于入仕須更指撝必使練達固在經歷起來年進士及第後三年任選委吏部依資盡補州府參軍緊縣簿尉官滿之後來年許選三考後聽諸使府奏用便入協律郎四衛佐未滿三考不在奏改限如任江淮官特與勉其綱使又聞每年貢士嘗僅千人據格所取其數絕少強學待用嘗年不試孤貞介士老而無成甚可惜之臣等商量望付所司精求行藝起來年添滿四十人及第仍委禮部于所試諸色貢舉人元格數內共減一十五人都守每年放出身貴衣人數永為定制編入常格庶令才人速得自効

經於下位以致上達可之（冊府元龜　容齋續筆引登科記中書門下奏進士元額二十五人請加至四十人即此年奏也）

中書門下又奏奉進止令減下諸色入仕人其宏文館學生見定十六人今請減下一人敕旨依奏（唐會要）

進士二十五人　鄭確（狀元　確玉芝堂談薈作璀）　賈馳（唐才子傳賈馳大和九年鄭確榜進士）　何扶（摭言何扶大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絕寄舊同年曰金榜題名墨上新今年依舊去年春花開每被紅妝問何事重來只一人）　牛蔚（舊書牛僧孺傳僧孺子蔚字大章十五應兩經舉大和九年復登進士第）　侯固（湻熙三山志鄭確榜進士侯固字子重閩縣人累官鄜坊靈武易定節度使）

諸科五人　王凝（舊書王正雅傳王凝字致平十五兩經擢第再登進士甲科以乾符五年卒年五十八推之十五歲在是年）

知貢舉　工部侍郎崔鄲（舊書本傳大和八年爲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權知禮部是于九年知舉也）

開成元年（丙辰）

正月辛丑朔大赦天下改元制曰其有藏器待時隱身巖穴奇節獨行可激風俗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各以名聞文武之道合而兼濟勳臣子弟有能脩詞務學應進士明經及通諸科者委有司先加獎引（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二月癸未宰臣奏事于紫宸殿帝曰從來文格非佳昨試進士題目是朕自出所見詩賦似勝去年宰臣李石曰陛下改詩賦格調以正頹俗高鍇亦能厲精取士仰副聖旨（冊府元龜）

五月庚申判國子祭酒宰臣鄭覃奏太學新置五經博士各一人請依王府官例賜以祿粟從之（舊書本紀）

十月中書門下奏朝廷設文學之科以求髦俊臺閣清選莫不由茲近緣覈實不在于鄉閭趨名頗雜子非類致有跋扈之地情計交通將澄化源在舉明憲臣等商量今日以後舉人于禮部納家狀後望依前五人自相保其衣冠則以親姻故舊久同游處者其江湖之士則以封壤接近素所諳知者爲保如有缺孝弟之行資朋黨之勢跡由邪徑言涉多端者並不在就試之限如容情故自

相隱蔽有人糾舉其同舉人並三年不得赴舉仍委禮部明爲戒厲編入舉格敕依奏（唐會要）

進士四十人（冊府元龜自其年至二年三年並高鍇知貢舉每年皆恩賜題目及第並四十人）　陳上美（唐才子傳陳上美開成元年禮部侍郎高鍇放牓第二人登科）　鄭史（永樂大典引宜春志鄭史字惟直宜春人登開成元年進士第　唐詩紀事鄭史終國子博士）　蔡京（唐語林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鎭滑臺之日因道場見于僧中令京挈甁鉢彭陽公曰此子眉目清秀進退不懾惜其卑幼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零陵鄭太守史與京同年）　陸瓌（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開成元年舍人高鍇知舉陸瓌登第）　李□（鄭谷詩引云谷卯歲受同年丈人故川守李侍郎敎諭又詩云多感京河李丈人童蒙受敎便書紳拔谷爲鄭史之子李侍郎蓋與史同年其名侯考）　劉瑑（舊書本傳瑑彭城人祖璠父燗瑑開成初進士擢第　新書瑑字子全）　裴德融（太平

廣記引盧氏雜說裴德融諱皋值高鍇知舉德融入試鍇曰伊諱皋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郎官一人同參右丞盧簡求到宅右丞先屈前一人入從容多時前人辭云某與新除屯田裴員外同祗候右丞裴員外在門外多時盧遽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倉遑失措騎前人馬出門去｜按高鍇知舉不知第幾榜附載于此

諸科九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高鍇（舊書本傳大和七年遷中書舍人九年十月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開成元年春試畢進呈及第人名文宗謂侍臣曰從前文格非佳昨出進士題目是朕出之所試似勝去年鄭覃曰陛下改詩賦格調以正頹俗然高鍇亦能勵精選士仰副聖旨帝又曰近日詩賦章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記以誡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乃以鍇為禮部侍郎）

二年丁巳

高鍇司貢籍詔曰（按此詔在去年秋以係二年貢舉事類載于此）夫宗子維城本枝百代封爵所宜毋令廢絕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揀藝能勿妨賢路所試賦則準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任用韻（雲溪友議　唐闕史開成初文宗皇帝耽玩經典好古博雅嘗欲黜鄭衛之樂復正始之音有太常寺樂官尉遲璋者善習古樂為法曲簫磬琴瑟戛擊鏗拊咸得其妙遂成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中書門下及諸司三品以上具常服班坐以聽金奏相顧曰不知天上也瀛洲也因以曲名宜賜貢院充試進士賦題）

高鍇先進五人詩奏曰臣鍇昨日奉宣進止令將進士所試詩賦進來者伏以陛下聰明文思天縱聖德今年詩賦題目出自宸衷體格雅麗意思遐遠諸生捧讀相賀自古未有倍用研精覃思磨勵精諸其今年試詩賦比于去年又勝數等臣日夜考較敢不推公進士李肱霓裳羽衣曲詩一首最為迥出更無其比詞韻既好人才俱美臣前後吟詠近三五十遍雖使何遜復生亦不能過兼是宗枝臣與狀頭第一人以獎其能次張棠詩一首亦絕好亞次李肱臣與第二人其次沈黃中琴瑟合奏賦又似文選中雪月賦體格臣與第三人其次王收賦自立意緒言語不凡臣與第四人其次柳棠詩賦與思敏速日中便成臣與第五人凡此五卷詩賦擇其中科實所不愧其餘三十五人或奬書文別錄人材非止一途四面搜擇臣並與及第李肱書文亦好人物絕奇每視其（闕）他

日必為卿相宗枝之俊實為難得況屬籍之中讀書為文者甚少伏望聖恩俯留宸覽李肱等五人詩賦若有不堪敢受欺天之罪如或可採伺候聖心其李肱詩賦伏望陛下聖慈特加獎飭宜示百僚以勸皇族飭脩之道臣繆忝主司不勝悚惕之誠其詩賦總為一卷謹隨狀奉進以聞上披文曰近屬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劉安之識可令著書執馬孚之正可以為傳奏嬴統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冏曷不非也（雲溪友議　唐詩紀事）

覆定石經字體官朝議郎權知沔王友翰林待詔上柱國賜緋魚袋唐元度撰新加九經字樣序云臣聞秦焚詩書衆人視聽撲與

典籍以廣聰明伏以龜鳥之文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陛下運契黃虞道崇經籍覩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乖方繇是遂徵臣之上請許以國學創立石經仍令小臣覆定字體謬當刊校瞽蠡所知大歷中司業張參撥衆字之謬著爲定體號曰五經文字專典學者實有賴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冗漏一以正之又于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其偏旁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爲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解于雅言執禮誠媿大儒而辨體觀文式遵小學其聲韻謹依開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今條目已舉刊削有成願竭愚衷以資後學當開成丁巳歲序謹上（石刻拓本）

八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牒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右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元度狀準大和七年十二月五日敕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準其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比就正訛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

中纂錄爲新加九經字樣壹卷或經典相承與字義不同者具引文以注解今刊削有成請附于五經字樣之末用證紕誤者其字樣謹隨狀進上謹具如前中書門下牒國子監牒奉敕宜依牒至準敕故牒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夷行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石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固言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覃撿校司徒平章事劉（使）司徒兼中書令（使石刻拓本）

十月癸卯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義啓導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伯喈刊碑立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舊書本紀　鄭覃傳文宗即位四年覃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召宿儒奧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覃嫉進士浮華開成初奏禮部貢院宜罷進士科初紫宸對上語及選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華所以不治上以材堪即用何必文詞帝曰進士及第人已曾爲州縣官者方鎮奏署即可之餘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因亦不可過有崇樹時太學勒石經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温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石經在今西安府學凡十二經又附以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共二百二十八石都計六十五萬二千五十二字其末題云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於元日惟丁亥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顯彌書石官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臣栢暠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上覆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元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

檢校官銜皆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覃考鄭覃傳及劉禹錫記蓋自大歷十年詔定經本次年張參書五經于論堂之壁大和七年祭酒齊皥司業韋公肅易之以木鄭覃之議勒石實發端于此石經創議于大和四年校刊于大和九年畢工於開成元年九月至十月乃上進

進士四十人（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任用韻見上是年鄭從讜府元落崔澹等第罷衆見摭言）

李肱（狀元雲溪友議李君文章精練行義昭詳策名于脊哲之劉得路于皋齋之筆然止于后齊二牧未登大任其有命焉）

張棠（見上一作堂）

沈黃中（見上）

王收（或作牧非收行古之子進士登第見舊書王徵傳）

柳棠

見上

雲溪友議東川處士柳余節習百家之言衣華陽鶴氅或可爲柳骨師又曰柳有經行上棠應進士舉才思優贍見者奇之龐嚴舍人睠眄諸歌姬方獻上堦問墻頭何人也曰柳秀才也遂令姬者飾妝召柳秀才對觀之龐公曰恐墻上遠見不得分明故請細觀賜棠棠深恥之不辭而去時裴諫議休因封事出漢州郎棠諳知也聞棠來且喜及登謁則藍衫木笏而已裴公扣其故對曰名場孤寒虛擲光景欲求羣衆之養以成子道焉有宴召馮戲胡擯柳棠三舉上裴公於棠名下注曰此柳秀才已于鹽鐵承事不用屈私令棠見之蓋惜其衆子也柳棠之欲罷舉者爲龐門有失乃棄藍袍而歸舊服非時請見司諫司諫謂曰子方年少篇翰如流不可驟乖長成闕謝深林況今急上之仮必能消遣兼與薦書開成二年上第後歸東川歷向但居抑牸舊游之處不謁府主楊尚書汝士楊公謂諸賓曰何見報前柳棠秀才多于妓家飲酒或三更至暮竟來相訪社日必相召爲及召棠至已在醉鄉矣斟三器酒內一巨魚示棠不卽飲楊公乃誚曰文章設道能吞鳳杯酒何曾解喫魚今日梓州張社會應須遭遣老尚書棠答曰未向燕臺逢厚禮幸因社會接餘歡一魚喫了終無恨鴟化成鵬也不難初棠與西撲爭先棠所頌頌及第後戲與詩曰桃花浪裏成龍去竹葉山頭退鷁飛棠戲爲友甚喜焉柳每於東川席上狂縱日甚干忤楊公詩曰莫言名位未相倚風月何曾阻獻酬前輩不須輕後輩靖安今日在衡州靖安李宗閔尚書與楊公中外昆弟況付朗陵之分東川爲怒爲時讓其座主高鍇侍郎曰柳棠者內悖嵩登識者惡之彼過仲容才非大子仕牌門之貴豈宜有此生乎小宗伯曰某濫司文柄以副懸旌以夜號惶恐遭訕謗是以搜求後[illegible]明不[illegible]才與棠及第東川又書曰昔周公撻伯禽以[illegible]昌邑殺王式而怨霍光乎豈不由師傅之情爾興亡之道孔子先推德行然後文學焉吾師垂訓千古不易前書曰不敢[illegible]才何必一柳棠矣若以篇章取之濟失于何植王條也高公又[illegible]書曰唐堯之聖也不致丹朱之賢宣尼之明也不免仲由之害[illegible]可化安有墜典伊祁九子盡可等于黃唐門人三千恐能繼[illegible]閔若棠者自求瑕玷難以磨滅其所忤犢尊威亦了謬舉之[illegible]也棠聞二君交讓不任憂惕又不敢遠申此謝遂之劍州王使君使君者善畫松竹狗兔以十五侯而四郡守棠至聯夕而飲王君辭曰某以衰朽恐乖夫就小男忝趨文場不知許容侍座否老夫歎歸想欲焉王氏之子泊醉輕易之甚棠呵之曰公稱舉人與棠分有前後畫師之子安得無禮于先輩乎王氏乃自去其道服[illegible]戴黃葛巾謂棠曰汝大似賢尊師幸不顧酬耳棠轉益怒叱[illegible]而散柳生雖登科第始參越嵩軍事而天喪且渤海高公三榜一百二十八人多乎人得路若柳棠者誠累恩門舉主嵩予裴公曰人不易知也

李商隱

舊書文苑傳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曾祖叔恒祖俌父嗣商隱幼能爲文令狐楚鎮河陽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游楚鎮天平汴州從爲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

商隱上崔華州書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硯凡爲進士者五年始爲故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不知明按賈相謂賈餗崔宣州謂崔鄲自太和七年賈餗知舉至開成二年凡五歲餗時已誅死故義山顯譏之

又與陶進士書僕自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倚作箋啟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況復能學人行卷耶時與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爲寫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于朝揖曰八郎之交誰最善綯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爲薦託之詞故夏口與及第然此時賢于文章辭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一數耳

又上令狐相公狀云今月二十四日禮部放榜某徼倖成名不任感戀某材非秀異文謝清華幸忝科名皆由獎飾昔馬融立學不聞薦彼門人孔光當權詎肯言其弟子豈若四丈屈於公道申以私恩培樹孤株騫騰短羽自卵而翼皆出于生成碎首糜軀莫知其報效瞻望旌棨無任戴恩附謝之至

按義山成名皆令狐楚所薦故上狀如此

又有及第東歸次衢上郵寄同年詩曰芳桂當年各一

枝行期未分歷春期江魚朔雁長相憶秦樹嵩雲自不知下苑經過勞想象東門送餞又差池灞陵柳色無離恨莫枉長條贈所思

韓瞻（唐詩紀事韓偓父瞻李義山同年也義山有爲韓同年瞻上河陽大夫啟又餞韓同年西迎家室戲贈詩又赴職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詩留贈畏之詩迎寄韓魯州同年詩寄惱韓同年詩）

獨孤雲（李商隱有妓席暗記送同年獨孤雲之武昌詩）

韋潘（李商隱有十字水期韋潘侍御同年不至詩）

鄭憲（見寶歷二年注李商隱有寄在朝鄭曹獨孤李四同年詩鄭或即鄭憲）

郭植（見寶歷二年注）

李定言（李商隱有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詩）

牛叢（舊書牛僧孺傳孺子叢字表齡開成二年登進士第杜牧牛僧孺墓誌銘五男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叢新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第不藉公勢）

鄭茂諶（舊書鄭餘慶傳餘慶孫茂諶避國諱改茂休開成二年登進士第）

曹確（舊書本傳確字剛中河南人父景伯確開成二年登進士第　按李商隱寄四門同年詩曹疑即曹確）

楊鴻（永樂大典引宜春志開成二年楊鴻登進士第）

楊戴（一作戩　摭言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時號楊家三喜　新書楊凝傳文宗向儒術以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　唐闕史祭酒楊尚書敬之任江西觀察使載江西廳科時成均長年天性尤切時已秋暮忽夢新榜四十進士歷歷可數寓目及半鍾陵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辨既第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愿者爲文甚高且有聲譽時搜訪草澤力急色目雖在選中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至京國楊公誠其子令聽之俟其到京與其往來以符斯夢一日楊公祖客滿上客未至閑休于逆旅舍有秣馬伺僕如自遠來者試命詢之乃貢士偵所自曰閩問其姓曰濮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吁斯天啟也安有既夢于彼復遇於此哉亟命相見濮陽逡巡不得讓執所業以進始閱其人眉宇清秀次與之語詞氣安詳終閱其文體理精奧問其所抵則曰今將僦居楊公曰不然盡驅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寅夕與之同處楊公朝廷舊德爲文有掞轢韓柳意是後大稱濮陽藝學于公卿間人情翕然謂升第必矣試期有日因食麪之寒者一夕腹鼓而卒楊公惋痛嗟駭搜囊甚貧鄉路且遠力爲營辦歸骨閩中仍謂江西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及第甲乙則江西中選而同年無氏濮陽者固不可諭之夏首將關送於天官氏時相有言前輩重族望輕官職今則不然竹林七賢曰陳留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歲慈恩寺榜因以望題題畢楊公開步塔下仰覩之則曰宏農楊載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覩　按開成元年至三年皆進士四十人唐闕史言新榜四十進士事在此三年也鄭覃自大和九年十月判國子祭酒至開成四年五月始罷相敬之以何年拜祭酒史無可考據石經末所列諸臣姓名開成二年十月有國子司業楊敬之敬之於大和九年七月貶爲連州刺史其起爲司業當在開成二年之春從摭言爲是　又按新書楊凝傳敬之初客濮上見閩人濮陽愿閱其文大推挹徧語公卿閒會愿死敬之爲斂葬唐闕史以爲敬之任江西觀察使時事蓋即連州刺史之誤也）

吳當（見上）

諸科三人　楊戎（三史登科見摭言）

知貢舉　禮部侍郎高鍇

李肱霓裳羽衣曲詩曰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競搖曳醮罷水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文苑英華　雲溪友議）

三年（戊午）

二月兩軍使狀稱請準大和元年五月十七日以前敕文官階至品便許用陰與子孫補兩館生出身敕旨神策大將軍用陰補兩館生宜準左右金吾大將軍例處分（唐會要）

五月丁巳朔敕禮部貢院進士舉人歲限放三十人及第（舊書本紀　按冊府元龜時禮部奏請故有是敕）

十二月（南部新書作癸卯）敕諸道應薦萬言直子等朝廷設科取士四目

至多有官者合詣吏曹未仕者即歸禮部文詞學藝各盡其長此外更或延引則爲先長起今以後不得更有聞薦俾由正路禁絶倖門（冊府元龜　唐會要　案原注雜有是命而以童子爲薦者比比有之）

進士四十八人（文苑英華辨證引登科記開成二年試霓裳羽衣曲賦任用韻　盧氏雜說是年試太學創置石經詩　摭言開成二年高侍郎鍇主文恩賜詩題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復前詩題爲賦題太學石經詩並辭入貢院月面賜　唐詩紀事文宗嘗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則何以爲人君耶每試進士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所試披覽吟詠終日忘倦　是年胡澳樊京等第龍舉見摭言）

裴思謙（狀元　摭言高鍇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鍇庭譴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第二年鍇知舉誡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攜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階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接之書中與求巍峩鍇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鍇不得已遂從之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釭斜背解明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按此爲高鍇第三榜摭言以爲第二年誤）

趙璜（唐詩紀事趙璜開成三年登第）

李滂（永樂大典引閩中記李滂字汪善閩縣人開成三年及第　按淳熙三山志李滂終大理評事）

蕭膺（永樂大典引閩中記蕭膺字大元侯官人與滂同年是歲閩中兩人發科朝士詩云幾人天上升仙桂一歲江南折四枝　按淳熙三山志蕭膺終大理司直）

歸仁晦（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開成三年歸仁晦登第）

沈朗（見文苑英華）

陳嘏（見文苑英華）

諸科七人

博學宏詞科

孫穀（因話錄開成三年余忝列第考官刑部員外郎紇干公崔相羣門生也紇干及第時于崔相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爲考官之前假居崔相故第亦于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教頭孫河南穀先於雁門公爲丞紇于封雁門公　按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云孫穀會昌二年自左拾遺充翰林學士疑穀當作穀）

趙璘（按因話錄爲璘所撰是十此年登科惟唐語林引作書判考官則科目八人合宏詞拔萃言之也）

知貢舉禮部侍郎高鍇（舊書本紀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三年榜出後敕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途塡委要窒其源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鍇選擢雖多頗得實才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　按容齋續筆云鍇銜凶璫之意以裴思謙爲舉首史謂頗得才實恐未盡然　摭言嵩嵚者鍇之子也久舉不第或誚之曰一百二十個蝦蟆推一個屎塊不上蓋高氏三榜每榜四十人　舊書本紀五月癸未以吏部侍郎高鍇爲鄂岳觀察使吏部郎禮部之誤）

沈朗霓裳羽衣曲賦曰儒有悅聲教以自勗覩至樂於實錄如元宗之聖代制霓裳之麗曲豈惟象德以飾喜將以變風而易俗原夫鼎湖道洽薰絃思深惡繁聲以惑志思雅樂以理心調乎琴瑟之間無非故曲奏自雲韶之下盡是凡音乃制神仙之妙響是知鄭衞之難侵與鈞天之潛契冀瑤池之可尋時也廷臣並觀樂器斯設絃匏由是而居次簫管因之而在列假宮商之具舉成曲度之妙絕變虛徐之歌態始訶遏雲振飄飄之舞容忽驚迴雪既應絃而合雅亦投袂而赴節已而樂自寢廬備于太常首瓊殿之法曲改梨園之樂章配八佾以稱美旌九功而無荒盡文物之全盛致衆庶之歡康是知和平有因雅正無比既容與而在目復周旋而盈耳融融然節奏合度傞傞然周旋有旨逸調奏兮既徹嘉名

播兮未已今皇帝奕葉繼代明德是資開元之聖運復啟羽衣之餘響寵遺觀兩階之舞干既柔殊俗覩三清之仙樂復播明時下臣就列以貢賦喜聞韶而在茲（文苑英華）

陳嘏霓裳羽衣曲賦曰我元宗心崇至道化叶無爲制神仙之妙曲作歌舞之新規被以衣裳盡法上清之物序其行綴乃從中禁而施原夫采金石之清音象蓬壺之勝槩俾樂工以交泰儼彩童而相對瀟灑合節初聞六律之和播曳動容宛似羣仙之態爾其繹節迴互霞袂飄颻或眄盼以不動或輕盈而欲翔八風韻肅清音思長引洞雲於丹墀之下颯天風於紫殿之旁懿乎樂洽人和

曲含仙意雜管絃之繁節濟君臣之元思清淒滿聽無非沖澹之音颯沓盈庭盡是雲霄之事吾君所以凝清慮慕元風無更舊曲用纂成功既心將道合乃樂與仙同悅康平于有截延聖壽於無窮美矣哉調則沖虛音惟雅正于以臻逍遙之境于以暢恬和之性遂使俗以廉平人無分競見天地之訢合致朝廷之清淨小臣抃而歌曰聖功成兮至樂脩大道叶兮皇風流願揄侔于竹帛贊元化于鴻休（文苑英華）

四年（己未）

十月敕每年明經及第宜更與十人（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三十人（是年溫岐等第罷舉見摭言　按溫庭筠本名岐庭筠開成五年病中書懷呈友人詩注予去秋試京兆薦名居其副又見感舊陳情五十韻詩注）

崔□（狀元　芝田錄唐崔蠡知制誥日丁太夫人憂居東都里第時尚清苦儉嗇四方寄遺茶藥而已不納金帛故朝家不異寒素雖名姬愛子服無輕細崔公卜兆有期居一日宗門士人有謁請于蠡者閽吏拒之告曰公居喪未嘗見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門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遠之日願一見公公聞之延入與語直云知公居搢紳間清且約太夫人喪事所須不能無費某以辱孫姪之行又且貲用稍給願以錢三百萬濟公大事蠡見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納其意終卻而不受此人調舉久不第亦頗有屈聲蠡未幾服闋拜尚書右丞知禮部貢舉此人就試蠡第之爲狀元衆頗驚異謂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獻藝由善價成名一第則可矣首冠未爲得以是人有詰于蠡者答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狀頭是某私恩所致耳其以前事告之于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

曹汾（舊書曹確傳弟汾亦進士登第　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汾字子晉銅陵人開成四年登進士第　古刻叢鈔曹汾開成四年崔蠡下進士後爲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忠武軍節度使實丞相確之弟

唐詩紀事汾字道謙開成四年登第）

田章（唐詩紀事田章登開成四年進士第）

諸科二人

博學宏詞科

張不疑（博異記南陽張不疑開成四年宏詞登科授祕書）

知貢舉　中書舍人崔蠡（舊書崔蠡傳崔蠡開成初以本官知制誥明年正拜舍人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四年拜禮部侍郎　李商隱爲濮陽公陳許舉人自代狀崔蠡既還綸閣復掌禮闈人驚吞鳳之才士切登龍之望）

五年（庚申）

正月四日辛巳文宗崩（舊書本紀　唐語林文宗皇帝試進士多自出題目及所司試覽之終日忘倦）

辛卯武宗即位（通鑑）

進士三十人（唐詩紀事開成五年樂和侍郎下三十一人及第時在諒闇率皆雅飲趙嘏以詩賀曰天上高高月桂叢

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尚飄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翠空按（此詩則是年進士當三十一人是年蘇俊等第罷舉見摭言）

李從實（狀元）

喻鳧（唐才子傳喻鳧毘陵人開成五年李從實榜進士唐詩紀事鳧卒于烏程令永樂大典引嚴州府新定志喻鳧其先南方人開成中登進士第僧無可送喻鳧及第歸陽羨詩曰姓字載科名無過子最榮宗中初及第江上覲難兄月向波濤沒茶連洞壑生石橋高思在且爲看東坑）

李蔚（舊書忠義傳李景讓開成四年入爲禮部侍郎五年選貢士李蔚後至宰相楊知退爲尚書舊書李蔚傳字茂休隴西人祖上公父景素蔚開成末進士擢第釋褐襄陽從事）

楊知退（見上）

沈樞（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開成五年侍郎李景讓知舉沈樞楊假登第元和姓纂沈既濟生傳師宏師傳師生樞詢樞進士諫議大夫商州防禦使詢進士浙東觀察澤潞節度）

楊假（舊書楊收傳假字仁之進士擢第）

薛躭（卓異記載座主見門生知舉者李景讓薛躭則躭爲景讓門生于此年登第）

諸科十八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景讓（南部新書李景讓典貢年有李復言者納省卷有纂異一部十卷牓出曰事非經濟動涉虛妄其所納仰貢院驅使官卻還復言因此罷舉）

登科記考卷二十二

大興徐松

唐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

會昌元年（辛酉）

正月辛巳有事南郊大赦改元（新書本紀　是年赦文未見考僖宗南郊赦文云準會昌中勑家有進士及第方免差役其餘只庇一身楊夔復宮闕後上執政書亦引之疑爲此年赦書節文）

進士三十人　崔峴（元狀）　薛逢（唐才子傳薛逢蒲州人會昌元年崔峴榜第三人進士調萬年尉　舊書文苑傳薛逢字陶臣河東人父倚逢會昌初進士逢文詞俊拔論議激切自負經畫之略久之不達應進士時與彭城劉瑑尤相善而瑑詞藝不逮逢每侮之至大中末瑑揚歷禁署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俄而瑑知政事或薦逢知制誥瑑奏曰先朝立制兩省官給事中舍人除拜須先歷州縣逢未嘗治郡宜先試之乃出爲巴州刺史既而沈詢楊收王鐸由學士相繼爲將相皆同年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收作相後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隄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潛龍無水謾通神收聞大銜之又出爲蓬州刺史收罷相入爲太常少卿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塵輕鐸又怨之援逢有上崔相公啟云某自開成建號則執藝求知迹忝及門名切中選或緣情序美移時而獎導再三或體物達誠一席而稱揚數四遂使聲華振耀道動萬流桂折高枝名登上第疑崔爲鄉賦主也　摭言薛監晚年厄于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綴行而出時進士團司所由輩數十人見逢行李蕭條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逢囅然即遣一介語之曰報道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沈詢（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沈詩會昌元年登第　舊書沈傳師傳子樞詢皆登進士第　新書詢字誠之）

楊收（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楊收會昌元年登第　舊書本傳收字藏之同州馮翊人父遺直初遺直娶元氏生發假繼室長孫氏生收嚴收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疏眉秀目寡言笑方于事上博聞強記初家寄涔陽甚貧收七歲喪父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三略通諸經義善于文詠吳人呼爲神童兄發戲令詠蛙即曰兎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令詠筆仍賦鑽字即曰雖非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良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爲詩什觀者壓敗其藩收嘲曰爾幸無羸角何用觸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收以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勖之曰俟爾登進士第可肉食也收以仲兄假未登第久之不從鄉賦開成末假擢第是冬收之長安明年一舉登第年纔二十六　北夢瑣言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爲不州都押衙父遺直爲蘭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爲義其房子以柷以來爲名假以夏爲義其房子以貺爲名收以秋爲義其房子以鉅鏘鏞罷爲名嚴以冬爲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爲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修行楊家與靖恭諸楊比於華盛）

王鐸（舊書王播傳播弟炎炎子鐸字昭範會昌初進士第）

李蠙（南楚新聞李蠙司空初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添一畫成虱字及寤曰虱者蠙也乃改名果登科　唐語林李蠙王鐸進士同年也玉泉子因話錄又引李蠙與沈詢同年）

談銖（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談銖會昌元年登第　唐詩紀事銖吳人登會昌進士第）

康口（孫樵集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序公姓康氏會稽人自宣城來長安三舉進士登上第是歲會昌元年也其年冬得博學宏詞授秘書省正字）

謝防（永樂大典引宜春志會昌元年謝防登進士第）

諸科十六人

博學宏詞科　康口（見上）

知貢舉　禮部侍郎柳璟（見唐語林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同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云柳璟開成二年七月十九日自庫部員外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二年四月十四日加庫部郎中知制誥二月九日遷中書舍人五年十月改禮部侍郎出院）

二年（壬戌）

四月戊寅受冊尊號大赦制曰涉歷吏事蕃崇理本自因近制卻啟倖門大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勑進士初合格並令授諸州府

參軍及緊縣簿尉未經兩考不許奏職蓋以科第之人必宏理化黎元之弊欲使諳詳非惟可塞倖門實亦用懲澆俗近者諸州長吏漸不遵承雖注縣僚多廢使職苟從知己不顧蒸人流例寖成侵費不少況去年選格更改新條許本郡奏官便當府充職一人從事兩請料錢虛占吏曹正員不親本任公事其進士宜至合選年諸道依資奏授州縣官即不在兼職之限（冊府元龜）

進士三十八人（是年韓宁等第龍舉見摭言）

鄭顥（狀元　舊書鄭絪傳絪子祗德祗德子顥登進士第唐語林鄭顥宰相子狀元及第有聲名）

張潛（第二人及第見寶歷二年注）

鄭從讜（舊書鄭餘慶傳餘慶孫從讜字正求會昌二年登進士第）

鄭畋（舊書本傳畋字台文滎陽人曾祖鄰祖穆父亞畋年十八登進士第釋褐汴宋節度推官畋因授官自陳曰臣十八進士及第二十二書判登科又自陳曰臣會昌二年進士及第大中首歲書判登科　鄭餘慶傳鄭畋與從讜宗人同年登進士）

鄭諴（淳熙三山志會昌二年鄭顥榜進士鄭諴字中虞閩縣人歷刑部郎中郢安鄧三州刺史永樂大典引閩中記作誠按諴乃鄭谷從叔當以三山志爲正）

郭京（見寶歷二年注）

宋震（永樂大典引瑞陽志宋震高安懷傳鄉營村里人會昌二年柳璟下進士又引袁州府圖志宋震齊邱之祖登會昌二年進士第）

崔樞（唐語林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歿君能始終之否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畜異寶何無人置於柩中瘞於阡陌後一年崔游亳州聞番人有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於亳來追捕崔曰儻窀穸不爲盜所發珠必無他遂剖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爲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按王彥謨當即王彥威之誤參考彥威傳及方鎮表彥威於開成五年代李紳任河南節度使會昌中入爲兵部侍郎則樞登第當在會昌元二年今載此俟考　宰相世系表清河大房有祕書監崔樞疑即其人）

諸科十三人（酉陽雜俎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寢倚徙于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衣黃訪問明經姓氏明經詣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因訪鄰房鄉曲五六人或言得者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店外有犬競驚曰差矣夢覺遽呼鄰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值而去也明經大駭解衣質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皆如夢中乃謂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與鄰房三人夢中所訪者悉上第）

知貢舉　禮部侍郎柳璟（舊書柳登傳璟武宗朝轉禮部侍郎再司貢籍時號得人新書會昌二年再主貢部坐其子招貶信州司馬）

三年（癸亥）

正月勅禮部所放進士及第人數自今後但據才堪即與不要限人數每年止于十人五人總得（冊府元龜　唐會要作每年止于二十五人）

是月宰臣李德裕等奏舊例進士未放榜前禮部侍郎遍到宰相私第先呈及第人名謂之呈榜比聞多有改換頗致流言宰相稍有寄情有司固無畏忌取士之濫莫不繇斯將務責成在于不擾既無取舍豈必須知臣等商量今年便任有司放榜更不得先呈臣等仍向後便爲定例如有固違御史糾舉奏者其時有勅重試進士因柄纂塔災且止（冊府元龜）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

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于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寖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及於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既遇春節難阻良游三五人自爲宴樂並無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爲宴會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謹具如前奉敕宜依（唐詩紀事　摭言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過關宴後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會昌三年贊皇公爲上相有此奏于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蓋贊皇公不由科第故設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復舊態　玉泉子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恆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貴要束手德裕嘗爲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進士二十二人（是年試風不鳴條詩見文苑英華李膺韓胈等第能舉見摭言）

盧肇（狀元永樂大典引瑞陽志盧肇字子發望蔡上鄉人會昌三年進士第一　摭言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爲試官末送肇有啟謝曰巨鼇屓屭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某限以人數擯排雖獲申展深慚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耶一座聞之大笑　又曰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又曰盧肇袁州宜春人與同郡黃頗齊名頗富于產肇幼貧乏與頗赴舉同日遵路郡牧於離亭餞頗而已時樂作酒酣肇策蹇郵亭側而過出郭十餘里駐程俟頗爲侶明年肇狀元及第而歸刺史以下接之大慚恚會延肇看競渡於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君不信果然銜得錦標歸　北夢瑣言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于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榜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榜中得一狀元也起未喻其旨復遣親吏于相門偵問吏曰相公于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爲狀頭及第時論曰盧雖受知于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肇上王僕射書云伏以文物之勢業乎將類聖上一旦惕然思高祖太宗經天緯地之勤甚美于千萬世其術祗在乎人文之中人文之中則不踰擇士之賢否也故度天下之德莫重于僕射計天下之學莫深于僕射觀天下文章莫高于僕射兼是三美然後詢于廟堂之上使咨于僕射俯而雍之其貢不曾若移太山之重以鎮之也夫如是則預于貢士者何故造次而進哉某本孤淺生江湖閒自知書已來竊有微尚窺奧索隱久而不疲垂二十年以窮苦自勵伏念當太平之辰不預兵役農桑之務得盡其志則將欲發其身大其家盡心于明時以竟其成也乃志望士林之中及來華下而試皆黜觀望於時而擯于事至于得之者未必盡賢失之者未必盡愚意謂隨天下貢士且進且退可以無咎今乃不意遇聖君賢相以僕射爲日月照臨多士莫不屏氣攝息人之自答若抱罪戾其在王門公族少讀文學尚爲憂惕啟僕射之德振于文機其必得天下將心之人而進之然後優遊盛明爲皋爲伊以茂生植者也不然豈至于是適二十載復匡之乎是知天啟德于僕射在此時也某于此時若不得循牆以窺則是終身無竊望之分也敢有愚拙伏惟特以文之光明而俯燭之幸甚幸甚非獻拙賦一首塵冒尊嚴無任悸慄之至　盧肇進海潮賦狀臣于會昌三年應進士舉故山西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擢臣爲進士狀頭　盧肇有別宜春赴舉詩曰秋天草木正蕭疏西望秦關別舊居筵上芳樽今日酒篋中黃卷古人書辭鄉且伴銜蘆雁入海終爲戴角魚長短九霄飛直上不教毛羽落空虛又有成名後作詩曰桂在蟾宮不可攀功成業熟也何難今朝折得東歸去共與鄉閭年少看）

丁稜（摭言稜字子威　玉泉子李德裕抑退浮薄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官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例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三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答曰安用問所欲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不可與及第耶起于是依其次而

（放　又曰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啟詞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卽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頳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有人笑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非箏聲也耶）

黃頗（唐語林盧肇黃頗同游李衛公門下王起再知貢舉訪二人之能或曰盧有文學黃頗能詩起遂以盧爲狀頭黃第三人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黃頗字無頗宜春人與盧肇相上下每見肇所爲文輒不取會昌三年擢進士科頗自升等第後十三年始中選）

姚鵠（唐才子傳鵠字居雲會昌三年禮部尙書王起下進士）

高退之（摭言退之字遵聖和周墀詩注云退之自顧微劣始不敢有所竊之望策試之後遂歸盩厔山居不期一旦進士闕遣人齎榜扣關相報方知忝幸矣）

孟球（摭言球字廷玉）

劉耕（摭言耕字遵益）

裴翻（摭言翻字雲章）

樊驤（摭言驤字彥龍）

崔軒（摭言軒字鳴岡）

蒯希逸（摭言希逸字大隱）

林滋（淳熙三山志會昌三年進士林滋字後象閩縣人歷金部郎中後王鐸辟爲判官　永樂大典引閩中記作字厚象　按永樂大典又引池州府志林滋字德潤會昌三年進士第當別是一人亦非此年進士俟考）

李宣古（唐才子傳李宣古字垂後澧陽人會昌三年盧肇榜進士又試中宏詞　雲溪友議李宣古會昌三年王起侍郎下上第）

張道符（摭言道符字夢錫）

邱上卿（摭言上卿字陪之）

石貫（摭言貫字總之）

李濳（摭言濳字德隱）

孟守（摭言守字處中　南部新書孟守長慶三年王起放及第至中書爲時相所退其年太和公主和戎至會昌三年王起自左揆再知貢守以龍鍾就試而成名是歲石雄入塞公主自西蕃還京）

唐思言（摭言思言字子文）

尤牟（摭言作左牟牟字德膠）

王甚夷（摭言甚夷字無黨）

金厚載（摭言厚載字化光）

諸科十四人

知貢舉　吏部尙書王起（舊書王播傳王起會昌元年徵拜吏部尙書判太常卿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

明年正拜左僕射復知貢舉起前後四典貢部所選皆當代詞藝之士有名於時人賞其精鑒徇公也其年秋出爲興元尹　摭言周墀任華州刺史武宗會昌三年王起僕射再主文柄墀以詩寄賀并序曰僕射十一叔以文學德行當代推高在長慶之間春闈主貢采摭孤進至今稱之近者朝廷以文柄重難將抑浮華詳明典實繇是復爲前務三領貢籍迄今二十二年于茲亦縉紳儒林罕有如此之盛況新榜既至眾口稱公墀忝沐深恩喜陪諸彥因成七言四韻詩一首輒敢寄獻用導下情兼呈新及第進士詩曰文場三化魯儒生二十餘年振重名曾忝木雞誇羽翼又陪金馬入蓬瀛雖欣月桂居先折更羨春蘭最後榮欲到龍門看風水關防不許暫離營起答詩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憶同仙禁六義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峯之下欲徵黃時王起門生一榜二十二人和周墀詩盧肇詩曰嵩高降德爲時生洪筆三題造化名鳳詔佇歸專北極驪珠搜得盡東瀛褰衣已換金章貴禁掖曾隨玉樹榮明日定知同相印青衿新列柳間營丁稜詩曰公心獨立副天心三轄春闈冠古今蘭署門生皆入室蓮峯太守別知音同升翰苑時名重遍歷朝端主意深新有受恩江海客坐聽朝夕繼爲霖黃頗詩曰二十二年文教主三千上士滿皇州獨陪宣父蓬瀛奏方接顏生魯衛遊多羨龍門齊變化屢看雞樹第名流升堂何處最榮美朱紫環尊幾獻酬姚鵠詩曰三年竭力向春闈塞斷浮華眾路岐盛選棟梁非昔日平均雨露及明時登龍舊美無斜徑折桂新榮盡直枝莫道只陪金馬貴相期更在鳳凰池高退之詩曰昔年桃李已滋榮今日蘭蓀又發生葑菲采時將有道權衡分處且無情叨陪鴛鷺朝天客共作門闌出谷鶯何事感恩偏覺重忽聞金榜叩柴荊孟球詩曰當年門下化龍成今日餘波進後生仙籍共知推麗則禁垣同得薦嘉名桃谿早茂誇新萼菊圃初開耀晚英誰料羽毛方出谷許教齊和九皋鳴劉耕詩曰孔門頻建鑄顏功紫綬青衿感激同一簣勤勞成太華三年恩德重維嵩楊隨前輩穿皆中桂許平人折欲空慚和周郎應見顧感知大造竟無窮裴翻詩曰常將公道選羣生猶被春闈屈重名文柄久持殊歲紀恩門三啟動寰瀛雲霄幸接鴛鸞盛變化欣同草木榮乍得陽和如細柳參差長近亞夫營樊驤詩曰滿朝簪紱半門生又見新書甲乙名孤進自今開道路至公依舊振寰瀛雲飛太華清詞著花發長安白屋榮忝受恩光同上客唯將報德是經營崔軒詩曰滿朝朱紫半門生新榜勞人又得名國器舊知收片玉朝宗轉

鵷集登瀛同升翰苑三年美纔入花源九族榮其卽蓮羣聽雪唱欲饜仙閣意怔營劉希逸詩曰一振聲華入紫微三開秦鏡照春闈龍門舊列金章貴鶯谷新遷碧落飛恩感風雷皆變化詩裁錦繡借光輝誰知散質多榮忝鸞鶴清塵接布衣林滋詩曰龍門一變荷生成況復三傳不朽名美譽早聞喧北闕頽波今見走東瀛鴛行既接參差影雞樹仍同次第榮從此青衿與朱紫升堂侍宴更何營李宣古詩曰恩光忽逐曉春生金榜前頭忝姓名三感至公裨造化重揚文德振寰瀛佇爲霖雨增相賀半在雲霄覺更榮何處新詩添照灼碧蓮峯下柳間營張道符詩曰三開文鏡繼芳塵暗指雲霄接去程會壓洪波先得路早升清禁共垂名蓮峯對處朱輪貴金榜傳時玉韻成更許下才聽白雪一枝今過郤詵榮邱上卿詩曰常將公道選諸生不是鸞鴻不得名天上宴迴聯步武禁中麻出滿寰瀛贊襃盡過前賢貴門館仍叨後學榮看著鳳池相繼入都堂那肯滯關營石貫詩曰重德由來爲國生五朝清顯冠公卿風波久佇濟川檝羽翼三遷出谷鶯絳帳青衿同日貴春蘭秋菊異時榮孔門弟子皆賢哲誰料窮儒忝一名李潛詩曰文學宗師心稱平無私三用佐貞明恩波舊是仙舟客德宇新添月桂名蘭署崇資金印重蓮峯高唱玉音清羽毛方荷生成力難

繼鸞皐上漢聲孟球詩曰科文又主守初時光顯門生際會期美擅東堂登甲乙榮同內署侍恩私羣鶯共喜新遷木雙鳳皆當郎入池別有倍深知感士會經兩度得芳枝唐思言詩曰儒雅皆傳德教行幾敦浮俗贊文明龍門昔上波濤遠禁署同登渥澤榮虛散謬當陪杞梓後先霑巽感生成時方側席徵賢急況說謳謠近帝京尤牟詩曰聖朝文德最推賢自古儒生少比肩兩放龍門將二紀兩司鶯谷已三年蓬山皆羨齊榮貴金榜誰知忝後先正是感恩流涕日但思旌旆碧峯前王甚夷詩曰春闈帝念主生成長慶公門兩歲名有詔亦心司雨露無私和氣浹寰瀛龍門乍出難勝寺鴛侶先行是最榮遙仰高峯看白雪多慚屬和意屏營金厚載詩曰長慶曾收間世英早居臺閣冠公卿天書再受恩波遠金榜三開日月明已見差肩趨翰苑更期聯步掌台衡小儒謬跡雲霄路心仰蓮峯望太清

盧肇風不鳴條詩曰習習和風至過條不自鳴暗通青律起遠望白蘋生拂樹花仍落經林鳥不驚幾牽蘿蔓動潛惹柳絲輕入谷迷松響開窗失竹聲薰絃方在御萬國仰皇情（文苑英華）

黃頗風不鳴條詩曰五緯起祥飈無聲瑞聖朝稍開含露蘂纔轉惹烟條密葉應潛變低枝幾暗搖林間鶯欲轉花下蝶微飄初滿綠隄草因生逐水苗太平無一事天外奏虞韶（文苑英華）

姚鵠風不鳴條詩曰吾君理化清上瑞報昇平曉吹何曾息柔條自不鳴花香知暗度柳色覺潛生只見低垂勢那聞擊觸聲大王初溥暢少女正輕盈幸遇無私力幽芳願發榮（文苑英華）

允宰風不鳴條詩曰旭日懸清景微風在綠條入松聲不發過柳影空搖長養應潛變扶疏每暗飄有林時嫋嫋無樹漸蕭蕭謨逐

青烟散輕和樹色饒豐年知有待歌詠美唐堯（文苑英華）

王甚夷風不鳴條詩曰聖日祥風起韶暉助發生蒙蒙遙野色裛裛細條輕荏苒看漸動怡和吹不鳴枝含餘露溼林靄曉烟平縹緲春光媚悠揚景氣晴康哉帝堯代寰宇共澄清（文苑英華）

金厚載風不鳴條詩曰寂寂曙風生遲遲散野輕露華搖有滴林葉裊無聲暗翦蕤芳發空傳谷鳥鳴悠揚韶景靜澹蕩舜烟橫遠水波瀾息荒郊草樹榮吾君垂至化萬類共澄清（文苑英華）

四年（甲子）

二月中書門下奏伏以朝廷興復古制置五經博士以獎顯門之

學爲訓胄之資必在得人不限官次今定爲五品俸入四方有經術相當而秩卑身賤者不可以超授有官重而通詩達禮者不可以退資從今已後並請勅本色人中選擇據資除授令兼博士其見任博士且仍舊勅旨宜依（唐會要）

八月平潞州穩首其諸色人內如有文學節行比來藏遯劉從諫隱跡山林者並令搜訪具以名聞（冊府元龜）

十月中書門下奏朝廷設文學之科以求髦俊臺閣清選莫不繇茲近緣覈實不在于鄉閭趨名頗雜於非類致有跋扈之地情計交通將澄化源在舉明慮臣等商量今日以後舉人于禮部納家狀後望依前三人自相保其衣冠則以姻親故舊久同游處其行江湖之士則以封壤接近素所諳知者爲保如有缺孝弟之行資朋黨之勢跡繇邪徑言涉多端者並不在就試之限如容情故自相隱蔽有人糾舉其同保人並三年不得赴舉仍委禮部明爲戒勵編入舉格從之（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五人（是年魏錄孫興等第罷舉見摭言）

鄭言（狀元）

項斯（唐才子傳項斯字子遷江東人會昌四年王起下第二人進士　唐詩紀事斯字子遷江東人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楊苦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明年擢上第　項斯有春夜樊川竹亭陪諸同年讌詩）

趙嘏（唐才子傳嘏字承祐山陽人會昌四年鄭言榜進士　摭言趙嘏嘗家于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計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攜去會中元爲鶴林之游浙帥窺見悅之遂爲其人奄有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絶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靑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于嘏嘏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見兜舁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尙書差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認嘏嘏下馬揭簾視之姬抱嘏慟哭而卒遂葬于橫水之陽　趙嘏有成名年獻座主僕射兼呈同年詩曰拂烟披月羽毛新千里初辭九陌塵曾失元珠求象罔不將雙耳負伶倫賈嵩詞賦相如手楊乘歌篇李白身除郤今年仙侶外堂堂又見兩三春　按嘏有贈解頭賈嵩詩曰顧我先鳴還自笑悲沾一第是何人　嵩與嘏同舉而未第楊乘時亦未第詩謂堂堂兩三春殆期二人於兩三年中及第也）

楊知溫（舊書楊虞卿傳子知溫登進士第　摭言楊汝士鎭東川其子知溫及第命妓張宴人與紅綾一疋詩曰郎君得意又靑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疋兩頭娘子謝夫人　按傳書楊虞卿傳楊汝士於開成元年十二月領東川四年九月入爲吏部侍郎是年蓋知至落下知溫及第也）

孫玉汝（永樂大典載信安志引登科記孫玉汝登會昌四年進士第　容齋續筆云唐登科記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劾罷侍御史孫玉汝會稽大慶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州刺史孫玉汝記榮王宗緯書目有南北史選練十八卷云孫玉汝撰其人也）

陳納（永樂大典引閩中記陳納字廣裕詡之子會昌四年及第占籍閩縣　淳熙三山志納終大同軍副使　按廣裕三山志作廣譽）

顧陶（書錄解題顧陶會昌四年進士）

馬戴（唐才子傳戴字虞臣華州人會昌四年左僕射王起下進士與項斯趙嘏同榜俱有盛名　按新書藝文志作馬載）

張裼（舊書本傳裼字公表河間人父君卿裼會昌四年進士擢第釋褐壽州防禦判官　北夢瑣言張裼尙書恃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後歸東都一日彷彿見其亡親謂曰汝得也遂裝謝入京果登朝籍）

李景述（是年景述以同州解頭及第見元稹之詩注）

鄭祥（趙嘏送同年鄭祥先輩歸漢南詩曰年來驚喜兩心知高處同攀次第枝人倚繡屏閑賞夜馬嘶花徑醉歸時聲名本是文章得藩閣曾勞筆硯隨家去恩門四千里只應從此夢旌旗注云時恩門相公鎭山南　按王起以會昌四年秋出爲興元尹兼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續放一人　楊嚴（摭言會昌四年二月權知貢舉左僕射太常卿王起下及第二十五人續奏五人堪放及第刑部尚書楊汝士之子知至故相牛僧孺之甥源重河東節度使從元式女婿鄭樸監察御史楊發之弟嚴故相竇易直之子緘恩旨令送所試雜文付翰林重考覆續奏進止楊嚴一人宜與及第源重四人落下時楊知至因以長句呈同年曰由來梁鷰與冥鴻不合翩翩向碧空寒谷謾勞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此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三月春光正搖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舊書本紀時左僕射王起頻年知貢舉每貢院考試訖上榜後更呈宰相取可否復人數不多宰相延英論言主司試藝不合取宰相與奪比來貢舉艱難放人絕少恐非引誘之道帝曰貢院不會我意不放子弟即太過無論子弟寒門但取實藝耳李德裕對曰鄭肅封敖有好子弟不敢應舉帝曰我比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人道路昨楊知至鄭樸之徒並令落下抑其太甚耳德裕曰臣無一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伎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不於私家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臺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習熟也則子弟成名不可輕矣　又楊收傳嚴字凛之會昌四年進士擢第是歲僕射王起典貢部選士三十人嚴與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樸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起覆奏武宗勅曰楊嚴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

諸科七人

知貢舉　左僕射王起（摭言會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勑諫議大夫陳商守本官權知貢舉後以延英對見詞不稱旨十二月十七日宰臣遂奏依前命左僕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又云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榜內道場詩僧廣宣以詩寄賀曰從辭鳳閣掌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闢文場無枉路兩開金榜絕冤人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鶯飛谷口春明日定歸台席去鵷鴻原上共陶鈞起答曰延英面奉入春闈亦進功夫亦選奇在冶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學秤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鶯谷飛鳴自有時獨喜向公誰是證彌天上士與新詩劉禹錫和王侍郎酬宣上人詩云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徧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自吟白雪銓詞賦指示青冥借羽翰借問至公誰印可支郎天眼定中觀元稹和王侍郎酬宣上人詩云渥洼徒自有權奇伯樂書名世始知競走牆前希得雋高懸日下表無私都中紙貴流傳後海外金塡姓字時珍重劉繇因首薦爲君送和碧雲詩）

五年（乙丑）

正月受尊號辛亥有事於郊廟禮畢大赦　制曰武功既暢經術是修宜闡儒風以宏教化應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外州府舉士人等修所經進士業者並隸名太學每一季一度據名籍分番於國子監試帖三度帖經全通者即是經藝已熟向後更不用帖試如三度全不通及三度託事故不就試者便落下名籍至貢舉時不在送省之限其外寄居及土著人修進士明經業者

並隸名所在官學仍委長吏於見任官及本土著學行人中選一人充試官亦委每季一試餘並準前處分如無經藝雖有文章不在送省之限宗子每因恩澤皆賜出身自幼授官多不求學未詳典法頗有愆違委宗正寺收補明經每年許參三十人出身同兩館例與補各搜圖籍精驗源流明爲保舉不得容有踰濫仍一季一度試帖經餘並同進士明經條例處分所送人數其國子監明經舊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請送二百人進士依舊格送三十人其隸名明經亦請送二百人其宗正寺進士送二十人其東監同華河中所送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不得過五十人其鳳翔

山南西道東道荆南鄂岳湖南鄭滑浙西浙東鄜坊宣商涇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東川陝虢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經不得過二十人其河東陳許汴徐泗易定齊德魏博澤潞幽孟（按孟字疑誤）靈夏滄景鄆曹兖海鎮冀麟勝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人明經不得過十五人金汝鹽豐福建黔府桂府嶺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七人明經不得過十人其諸支郡所送人數請申觀察使爲解都送不得諸州各自申解諸州府所試進士雜文據元格並合封送省準開成三年五月三日勑落下者今緣自不送所試以來舉人公然拔解今諸州府所試各須封送省

司檢勘如病敗不近詞理州府妄給解者試官停見任用闕（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摭言　按宣商之宣疑衍文商當在金汝之下　通鑑是年注云鎮州凡五十六州四十一道此詔所列當有脫佚）

二月諫議大夫權知禮部貢舉陳商選士三十七人中第物論以爲請託令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冊府元龜以覆試爲三月事翰林學士上有戶部侍郎四字）落張濆（摭言張濆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濆等八人趙嘏先有喜張濆及第詩曰九轉丹成最上仙青天暖日踏雲軒春風賀喜無言語排比花枝滿杏園又貽濆詩曰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眞個是仙才猶堪與世爲祥瑞會到蓬山頂上來　按濆卽漬之訛）李玗薛忱張覬崔凜王諶劉伯芻等七人（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敏中覆試落下議者以爲公）

三月中書門下奏貢舉人並不許於兩府取解仰於兩都國子監就試（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七人覆試落下八人（按本紀作三十七人當以登科記二十七爲正落下八人當從本紀作七）易重（永樂大典引瑞州府圖志易重字鼎臣上高人延慶之祖又載宜春志引登科記云會昌五年張濆作狀元易重第三其年翰林重考張濆黜落以重爲狀元　唐詩紀事易重居榜首有詩寄宜陽兄弟云六年雁序恨分離詔下今朝遇已知上國皇風初喜日御階恩渥屬身時內庭再考稱文異聖主宣名獎藝奇故里仙才若相問一春攀得兩重枝）孟遲（唐才子傳孟遲字遲之平昌人會昌五年易重榜進士與顧非熊甚相得且同年按讀書志作孟達字叔之）處嗣立（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孟遲字須仲青陽人處嗣立字敏紹秋浦人杜牧守池州同舉於朝同登進士第又引秋浦新志云會昌五年高元裕以詩簡知舉陳商云中丞爲國拔英才寒畯欣逢藻鑑開九朶蓮花秋浦陽兩枝丹桂一時開爲江東佳話）魯受（永樂大典引宜春志魯受會昌五年登進士第）顧非熊（北夢瑣言唐著作郎顧況字逋翁好輕侮朝士貶在江外

爰興僧道交遊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卽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況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得多時別非熊在冥閒聞之甚悲憶遂以情告冥官皆憫之遂商量卻令生於況家三歲能言冥閒聞父苦吟卻求再生之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　摭言顧非熊況之子滑稽好辯夌轢氣燄子弟爲衆多怒非熊號爲所排在舉場垂三十年屆聲既人耳會昌中陳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詔有司追榜放及第時天下寒進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爲童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花前翻有淚鬢上卻無絲從此東歸去休爲墜棄期又云劇況全家隱居茅山竟莫知所止其子非熊及第歸慶既莫知況甯否亦隱于會山或聞有所遇長生之祕術也　唐才子傳非熊及第授盱眙主簿　項斯送顧非熊及第歸茅山詩曰吟詩三十載成此一名難自有恩門入全無帝里歡湖光愁裏碧巖景夢中寒到後松杉月何人共曉看　厲元送顧非熊及第歸茅山詩曰故山登第去不似舊歸難帆卷江初夜梅生惆少寒探薇留客飲折竹掃仙壇名在儀曹籍何人肯挂冠　顧非熊酬陳標詩事喜及第與假何共貽詩曰至公平得意自喜不因媒榜入金門去名從玉案來歎倚聽鳥語笑眼對花開若擬華筵賀

當期觴百杯又非熊關試後嘉會里聞蟬感懷呈主司詩曰昔聞驚節換常抱異鄉愁今聽當名遂方歡上國游吟纔依樹午風已報庭秋併覺聲聲好懷恩忽淚流

諸科五人

知貢舉　左諫議大夫陳商（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會昌五年正月十五日權知禮部侍郎陳商等有是帝爲義安皇太后制服輕重事狀）

六年（丙寅）

三月二十三日（新舊書作甲子）宣遺詔以皇太叔光王即位是日上崩（舊書本紀）

丁卯宣宗即位（通鑑）

進士十六人（按十六人疑作二十六人）　狄愼思（狀元　玉芝堂談薈作思愼恐此作愼思因咸通十一年林愼思致訛）

薛能（唐才子傳薛能字大拙汾州人會昌六年狄愼思榜登第大中末書判入等中選補盩厔尉）

張黯（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張黯會昌六年登第）

顏□（按顏蕘作顏上人集序云蕘同年丈人故許州節度使尙書薛公字大拙是蕘之父爲此年進士）

諸科五人

拔萃科　鄭畋（舊書本傳言畋大中首歲書判登科以年二十二計之當在此年蓋宣宗於三月即位四月吏部試故卽謂大中也）

知貢舉　禮部侍郎陳商（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於會昌五年稱諫議陳商權知貢舉會昌六年稱禮部侍郎陳商知舉當是眞拜也今從之　陳商華嶽題名云會昌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商祗召赴闕商題後六年自禮部侍郎出鎭分陝）

唐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

大中元年（丁卯）

正月甲寅赦天下改元（通鑑）

是月（舊書本紀作三月丁酉朔按下言二十五日奉勅是三月二十五日始放榜似爲過遲今從冊府元龜唐會要）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二十三人（舊書本紀作三十三人按登科記與唐會要同作三十三人當從之）續奏堪放及第三人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實有詞藝爲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位不敢令中選取其所試詩賦封進奏進止詔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誥韋琮等重考覆稱合程度其月二十五日（一作三）勅曰彥卿等所試文字並合度程可放及第有司考試祗在至公如涉請私自有朝典從今已後但依常例取舍不得別有奏聞（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會要　舊書本紀帝雅好儒士留心貢舉有時微行人間採聽輿論以觀選士之得失　唐語林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有喜便問所賦詩賦題並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必歎息久之嘗於禁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

勅自今放進士榜後杏園任依舊宴集所司不得禁制先是武宗好遊巡曲江亭禁人宴聚故也（冊府元龜　唐會要　舊書本紀載在三月今不取）

六月中書門下奏貢舉人取解宜準舊例於京兆府河南府集試從之（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二十三人　顧標（狀元玉芝堂談薈作會昌七年狀元會昌七年卽大中元年也）　陳鏞（永樂大典引閩中記陳鏞字希聲侯官人大中元年及第）　楊乘（舊書楊收傳發子乘登進士第有俊才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楊乘大中元年及第　唐詩紀事乘大中初登第官終殿中侍御史）　劉贍（舊書本傳贍字幾之彭城人祖升父景贍大中初進士擢第）　李義叟（唐詩紀事義叟義山弟也義山集有喜舍弟義叟及第上禮部魏公詩曰國以斯文重公仍內署才風標森太華星象逼中台朝滿遷鶯侶門多吐鳳來衛同魯司寇只鑄一顏回又有為弟作謝座主魏相公啟義叟啟伏奉前月三十八日勅旨授祕書省校書郎知宗正表疏續奉今月五日勅改授河南府參軍依前充職者小宗伯之取士早辱獎揚大宗正之薦賢又蒙抽擢未淹旬日再授班資任重本枝職齊載筆方殊王逸惟注楚辭育異郝隆但攻蠻語此皆相公事均卵翼勢作風雲特于汩沒之中俯借扶搖之便孔龜效印未議於酬恩楊雀銜環徒聞于報惠感忭之至罔知所裁謹啟）　崔沼（舊書崔珙傳珙子沼大中初登進士第）

續放三人　封彥卿（敖之子見舊書本傳）　崔琢（琢字子文鄲之子見宰相世系表）　鄭延休（按宰相世系表延休官山南西道節度使當是涯之子合敬之弟）

諸科二十人（雲麓漫鈔載大中元年有童子明經童子學究仍應入童子科又載明算科）　王凝（司空圖王公行狀公諱凝字成庶太原人年十五舉孝廉上第其為文根六經必先勸誡著鄙邑六岡銘益振時譽魏相國扶主貢籍選中甲科）

知貢舉　禮部侍郎魏扶（唐詩紀事大中初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榜出無名子例為五言詩以譏之　李義山集有獻侍郎鉅鹿公啟云今月某日舍弟新及第進士義叟處伏見侍郎所制春闈放榜後寄呈在朝同年兼備新及第諸先輩五言四韻詩一首）

二年（戊辰）

正月中書門下奏從貞元元年大和九年秋冬前皆是及第便從諸侯府奏試官充從事兼史館集賢宏文諸司諸使奏官充職以此取人常多得士由是長不乏材用大和會昌末中選後四選諸道方得奏充州縣官職如未合選並不在申奏限臣等昨已奏論面奉進止自今已後及第後第三年卽任奏請勅旨依奏（唐會要）

進士二十三人　盧深（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崔堯（舊書崔甯傳崔堯字野夫大中二年擢進士第　按堯為蠡之子）　楊牢（新書李甘傳始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虜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骨有可憐狀譬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閒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行路稠人為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為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門咭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牢後擢進士第　唐詩紀事牢登大中二年進士第又云牢宏農人少孤年六歲母俾人雜學誤入人家乃父友也方彈棊戲以局為題俾牢賦之應聲曰魁形下方天須臾二十四寸囹中月年十八中第）　李彥昇（陳黯華心篇云大中初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得大食國人李彥昇薦於闕下天子詔春司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然常所賓貢者不得擬）　鄧敞（玉泉子鄧敞封敖之門生初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勢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為君展力甯漸一第乎時敞已婚李氏矣其父嘗為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迹敞願已寢賤必不能致媵婢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孝牛氏而歸將及家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侯卿氏可乎牛氏許之洎到家將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之奴駈其轀槖直入郎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帳帷幔雜物列於庭廡之閒李氏驚曰此何為奴曰夫人將到令具陳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為郎撫膺大哭頃之牛氏至知其賣已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容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孝豈唯夫人乎今願一切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于鄧郎甯忍不

（爲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于官二女力辭挽其袖而止後微以秘書少監分司慳吝尤甚　按甌賸言此事即琵琶記傳奇所由本也牛丞相即僧孺）

韓藩

崔瑄（金華子韓藩端公大中二年封僕射敖門生也與崔瑄大夫同年而相善瑄廉問宛陵請藩爲副使）

裴□（李商隱爲興元裴從事賀封尙書加官啟注云裴即封之門生蓋於是年及第也）

諸科十七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封敖（舊書本傳宣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大中二年典貢部多擢文士　唐語林封侍郎知舉首訪能賦人盧駢諳羅邵輿問之駢曰主司安邑住邵輿居宣平彼處要賦無由得知）

三年（己巳）

進士三十人（試堯仁如天賦見唐語林）

于珪（大中三年狀元及第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　按珪爲休烈弟二子見舊書于休烈傳）

高璩（舊書高元裕傳子璩登進士第新書璩字瑩之　張祜孟才人歎序云武宗皇帝疾篤遷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隕上令醫候之曰脈尙溫而腸已絕矣及上崩將從其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櫬櫬至乃舉嗟夫才人以誠死上以誠明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進士高璩登第年宴傳於禁伶明年秋貢士文多以爲之目大中三年遇高於由拳話於余聊爲興歎按此璩似於元年登第考孫樵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序會昌五年調再授秘書省校書郎大中二年復調授京兆府參軍其年冬爲進士試官故中書侍郎高公璩尙書倉部郎中崔亞前左拾遺陳畫洎樵十輩皆出其等列璩蓋於大中二年入等三年登第也　蕭鄴高元裕碑子曰璩進士擢第）

崔安潛（舊書崔愼由傳愼由弟安潛字進之大中三年登進士第　唐詩紀事何澤韶陽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經略有文稱澤乾甯中隨計至三峯行在永樂崔公安潛即澤之同年丈人也聞澤來乃以一絕報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訪吾子穩將鬢髮上龍門　按此安潛蓋與澤之父鼎同年自大中三年至乾甯四年爲四十九年澤於梁太祖時及第也）

何鼎（見上）

趙隱（舊書本傳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大中三年應進士登第　按新書作會昌中擢第誤）

崔彥昭（舊書本傳彥昭字思文清河人大中三年進士擢第釋褐諸侯府宰相世系表彥昭父玭　中朝故事咸通中輔相崔彥昭兵部侍郎王凝乃外表兄弟也凝大中元年進士及第來年彥昭猶下第因訪凝凝披衣見之崔甚恚凝又戲之曰君卻好應明經舉也彥昭忿怒而出三年乃登第懿皇朝多自夏官侍郎判鹽鐵即秉鈞軸一旦凝拜是官決意入相彥昭昭之後數月之閒鹽鐵中有璟壞凝褫職朝廷以彥昭爲之半載而入相彥昭母乃命多製鞋履謂侍婢曰王氏妹必與王侍郎同竄逐吾要伴小妹同行也彥昭聞之泣拜其母謝曰必無此事王凝竟免其責也　按彥昭傳言趙隱高璩與彥昭同年進士）

王傳（唐詩紀事傳登大中三年進士第初貧窶於中條山萬國寺入院讀書）

諸科十八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褒（唐語林大中三年李褒侍郎知舉試堯仁如天賦衢州韋使君弟瓚不識題試同鋪或曰止於堯之如天耳瓚不悟乃爲句曰雲攢八彩之眉電閃重瞳之目賦成將寫以字數不足憂甚同輩紿之曰但一聯下添一者也當足矣褒覽之大笑）

四年（庚午）

進士三十人

張温琪（狀元）

曹鄴（唐才子傳曹鄴字業之桂林人累舉不第爲四怨三愁五情詩時爲舍人韋愨所知力薦於禮部侍郎裴休大中四年張温琪榜中第　按業之新書藝文志作鄴之　唐詩紀事曹鄴杏園郎席上同年云政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枕上數聲鼓衡門已如市白日採得珠不待驪龍睡忽忽出九衢僮僕顏色異故衣未及換尙有去年淚晴陽照花影落絮浮野翠對酒時忽驚猶疑夢中事自憐孤飛鳥得接鸞鳳翅永懷共濟心莫起胡越意　桂林風土記遷鶯坊本名阜財因曹鄴中丞進士及第前政令狐大夫改爲遷鶯坊　曹鄴有成名後獻恩門詩曰爲物稍有香心遭蠹蟲嚙平人登太行萬萬車輪折一辭桂嶺猿九泣東門月年年孟春時看花不如雪僻居城南隅顏子須泣血沈

理若九泉誰肯開口說辛勤學機杼坐對秋燈滅織錦花不常見之盡云拙自齒孤生竹出土便有節每聽浮說言喉中似無舌忽然風雷至驚起池中物拔上青雲顛輕如一毫髮瓏瓏金鎖甲稍稍城烏絕名字如鳥飛數日便到越幽蘭生雖晚幽香亦難歇何以保此身終身事無缺

林簡言（永樂大典引閩中記林簡言字欲訥福唐人大中四年及第）

馮涓（唐語林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書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厚賫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 太平廣記引王氏聞見錄馮涓舊唐名士雄才奧學登進士第 十國春秋馮涓字信之先世婺州東陽人唐吏部尚書儔之孫）

盧鄴（唐詩紀事鄴大中四年登第為浙東觀察使）

劉蛻（北夢瑣言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荊州解及第號為破天荒 摭言大中四年劉蛻舍人以荊府解及第時崔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略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蛻上禮部裴侍郎書曰臨其事不能苟有待而先自請者閤下以為難乎贊功論美近乎諂飾詞言已近乎私低陋摧伏近乎鼠竊廣博張引近乎不敬鉤探簡尚則畏不能動乎人偕儷相比又畏取笑乎後情志激切謂之躁詞語連綿謂之黷夫臨其事而自言者其難如此也然不有聽者之明言者無病則固當背惶蹐蹙俟乎知者而自知也用者自用也安得持一言於已難之時者哉然或不得已而言之者亦將自言而已矣又豈敢因其時而遽言大體哉蛻少時不知小人通生有自可之事樹之為梔茜種之為穀粟貿於市釣於江亦以老也無何羅絡舊簡附會時律懷筆啟於搢紳家十二三年矣謂丱而習之亂而成其壯而歷級乘時無難梗我苦之疲今者欲三十歲矣所望不過抱關輸力求粟養親而已何者家在九曲之南去長安近四千里膝下無怡怡之助四海無強大之親日行六十里用半歲為往來程歲須三月侍親左右又留二月為乞假衣食於道路是一歲之中獨留一月在長安王侯聽尊媒妁聲深況有疾病寒暑風雨之不可期者鄉處一歲之中哉是風雨生白髮田園變荒蕪求抱關養親亦不可期也及今年冬見乙酉部書用閤下以古道正時文以平律校羣士懷才負藝者踴躍至公蛻也不肖已入春明門請與八百之列負階待試嗚呼蛻也材不良命甚奇時來而功不成事修而名不副將三十年矣今而後閤下進之蛻亦得以至公進閤下退之蛻亦得以至公退進退者由閤下也未可知也干瀆尊嚴敢忘僇辱情或須露豈曰圖私不然則蛻也豈敢蛻再拜

釋齊己送劉蛻秀才赴舉詩曰百發百中穿五年丹桂如計分一箭的無偏文物兵銷國關河雪霽天都人看春牓韓字在誰前）

崔涓（舊書崔珙傳子涓大中四年進士擢第）

諸科十三人

博學宏詞科　**劉瞻**（舊書本傳瞻大中四年登博學宏詞科）

知貢舉　禮部侍郎**裴休**（見上 按唐闕史云丞相河東公得古益後以小宗伯掌文學柄得士之後生徒有以益賛為請者裴公設食會門生器出乎庭獨劉舍人蛻以為非是裴休以禮部侍郎知舉矣 曹鄴登岳陽樓有懷寄座主相公即謂休也又有翠孤至渚宮寄座主相公詩）

五年（辛未）

進士二十七人又三人　**李郜**（狀元）　**鄭嵎**（唐才子傳鄭嵎字賓光大中五年李郜榜進士）

柳珪（舊書柳公綽傳仲郢子珪字鎮方大中五年登進士第南部新書柳珪是崔慜門生嘗云三十人惟柳先輩使進燈燭下木 按珪及第後應白敏中之辟樊南集為河東公謝相國京兆公啟云某第二子前鄉貢進士珪充攝劍南西川安撫巡官又有為柳珪謝京兆公啟）

諸科二十二人　**林勛**（永樂大典引閩中記林勛字公懋閩縣人大中五年開元禮登科 按淳熙三山志林勛終吉州刺史）

制科　**莫宣卿**（白鴻儒莫孝肅公詩集序唐宣宗大中五年龍集辛未設科求賢合天下士對策於大庭臚傳以莫公宣卿為第一公字仲節廣南封州人也 柳珪有追莫仲節狀元歸省詩曰青驄聚送謫仙人南國榮親不及君椰子味從今日近鷓鴣聲向舊山聞孤猨夜叫三湘月匹馬時侵五嶺雲想到故鄉應臘過藥欄猶有異花薰 按是年設科無考制科第一據此亦得稱狀元）

知貢舉　禮部侍郎韋慤（舊書韋保衡傳：父慤，大中四年拜禮部侍郎，五年選士，頗得名人。沈詢授韋慤鄂岳節度使制云：職司誥命，參貳春官，業彌振於訓詞，道愈光於得士。）

六年（壬申）

進士二十八人　劉駕（唐才子傳：劉駕字司南，大中六年禮部侍郎崔璵下進士。初與曹鄴為友，深相結，鄴既擢第，不忍先歸，待長安中，駕成名，乃同歸范蠡故山。曹鄴有擺川寄進士劉駕詩。）　許道敏（唐闕史：貢士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於時相，是冬主文者將徹事於貢院，謁於相門，丞相大稱其文學精琛，宜在公選，主文加簡，揖領而去。許潛知其旨，則磨礪以須，臨指試則大掛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於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為儐贊。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據觴高譚，極歡而罷。居無何，時相敷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恐駭，主文不敢第於甲乙。爾後晦昧坎壈，不復聞達，繼丁家故，垂二十載。至大中六年，崔璵知舉，年方擢於上科。時有同年張侍郎讀，一舉成事，年才十九，乃道敏取于垂成之冬儐導外郎鵲僑之

夕牟夫人所出也。　按：許道敏，堯佐之子，登進士第，見舊書儒學傳。）　苗台符（撫言：苗台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羣籍，著臯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二人常列題于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張讀位至禮部侍郎。　韓文考異引登科記：苗台符，藩之曾孫，愔之子，大中八年進士第。疑八為六字之訛。）　張讀（舊書張薦傳：張讀登進士第，有俊才。　按：讀為薦之孫，希復之子。）　趙隲（舊書趙隱傳：弟隲亦以進士登第。　廣卓異記：大中六年崔璵知舉，放趙隲及第。）

諸科九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璵（舊書崔珙傳：崔璵，大中五年以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六年選士，時謂得才。七年權知戶部侍郎。　杜牧崔璵除兵部侍郎制：前權知尚書戶部侍郎崔璵，上知自得，不器難名，既擅高文，兼通古學，掌言綸閣，典貢春闈，詞同三代之風，士掇一時之秀。）

七年（癸酉）

進士三十人　于璵（廣卓異記引登科記：于琄大中三年狀元及第，弟璵大中七年狀元及第。）　崔瓌（玉泉子：崔殷夢，瓌宗人，瑤門生也，夷門節度使龜從之子，同年首冠于瓌。瓌白瑤曰：夫一名男子飭身世以為美也，不可以等埒也。近歲關試內多以假為名，求適他處，甚無謂也，今乞侍郎不可術其舊轍。瑤大以為然。一日，瓌等率集同年詣瑤起居，既坐，瑤笑謂瓌等曰：昨得大梁相公書，且欲先輩一到，駿馬健僕往復，嘗不至，稍滯，幸諸先輩留意。瓌以座主之命，無如之何。　撫言作殷夢名儒。）　李詹（玉泉子：唐李詹大中七年崔瑤下擢進士第，平生廣求滋味，每食鼈，輒緘其足，暴於烈日，鼈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鼈方醉，已熟矣。復取驢縶於庭中，圍之以火，驢渴即飲以灰水，蕩其腸胃，然復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絕而為火所過，爕外已熟矣。詹一日方中，首失力仆地而卒。頃之，詹膳夫亦卒。一夕，膳夫復蘇曰：某見詹為地下責其過害物命，詹對以某所為，某郎以詹命不可違答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傳，故得以週。無何，慎思復卒。慎思亦登進士第，時為小諫。　按：慎思會昌六

年狀元。）　韋蟾（唐詩紀事：蟾字隱桂，下杜人，大中七年進士登第，初為徐商掌書記，終尚書左丞。　按：蟾，表微之子，見舊書儒學傳。）

諸科十一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崔瑤（舊書崔珙傳：瑤出佐藩方，入升朝列，累至中書舍人，大中六年知舉，旋拜禮部侍郎。　唐語林：崔瑤知貢舉，以貴要自恃，不畏外議，榜出，率皆權豪子弟。）

八年（甲戌）

九月七日御札墨制除賈島遂州長江主簿敕曰：比者禮部奏卿風狂遂且，令關外將息。今既郤攜卷軸，潛至京城，遇朕微行，問卿高詠，觀其至業，可謂屈人。是用顯我特恩，賜卿墨制，宜從短簿，別

侯殊科可守劍南道遂州長江縣主簿仍便齎勑乘驛赴官所管藩侯放上聞奏（鑒戒錄賈島初赴名場日常輕於先輩以八百舉子所業悉不如已又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公卿惡之與禮闈議之奏島與平曾等風狂撓擾貢院是時逐出關外號為十惡議者以浪仙自認病蟬是無搏風之分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凝在腹塵點任侵晴黃雀并鳶鳥俱懷害爾情島後為僧改名無本入京投蜀僧悟達國師知元院中或去法乾寺返初了潛於鐘鼓安下日與師覺輝無可上人姚殿中合衷私唱和慮鄭相所聞專俟宣宗微行欲見帝希特恩非時及第及宣宗微行值元不在上聆鐘樓上有秀才吟詠之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吟次詩欲看島不識帝攘臂睨帝遽於帝手奪之曰郎君何會耶帝慚赧下樓元公尋亦歸院島撫膺追悔欲投鐘樓帝惜其才急詔釋罪謂島曰方知卿薄命矣遂下墨制敕因授此官示離貢籍　摭言賈島不善程試每試自疊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乞一聯）

是年韋澳為京兆尹榜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重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唯務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為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于差官之日曾非考覈藝繫經營與學雄文例舍於貞方寒素增年矯貌盡取于朋比羣強雖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司畿甸合貢英髦非無藻鑑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況在窺管實難裁處況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庭解送不合區分今年所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為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東觀奏記先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甄別行實近年公道益衰止于奔競至解送之日威勢撓敗如市道焉至是澳榜云云摭言載於七年考舊本紀八年五月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韋澳為京兆尹今從之）

上書拜官一人

李羣玉（唐才子傳李羣玉字文山澧州人清才曠逸不樂仕進赴舉一上即止裴相公休觀察湖南厚禮延致之郡中大中八年以草澤臣來京詣闕上表自進詩三百篇休適入相復論薦上悅之勑授宏文館校書郎李羣玉有始忝四庫奏狀聞薦蒙恩授官旋進歌詩延英宣賜言懷紀事呈同館諸公二十四韻）

進士三十人（李頻有省試振振鷺詩當是此年試題）

顏標（狀元　摭言鄭侍郎薰主文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寇作亂薰志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曰標寒進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嘿而已尋為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李頻（唐才子傳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給事中姚合愛其標格以女妻之大中八年顏標榜擢進士調校書郎為南陵主簿試判入等遷武功令　摭言李頻師方干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鄭谷有故少師從翁隱巖別業詩云理論知清越生徒得李頻鄭巢號所居為隱巖　李頻梨岳集有及第後歸詩曰家臨浙水傍岸對買臣鄉縱棹隨歸鳥乘潮向夕陽苦吟身得雪甘意鬢成新況此年猶少酬知足自強又有及第後還家過峴嶺詩）

劉滄（唐才子傳滄字蘊靈魯國人大中八年禮部侍郎鄭薰下進士榜後晉謁謝薰曰初謂劉君銳志一第不足取故人別來三十載不相知聞誰謂今日白頭紛紛矣與李頻同年　劉滄看榜日詩曰禁漏初停蘭省開列仙名目上清來飛鳴曉日鶯聲遠變化春風鶴影回廣陌萬人生喜色曲江千樹發寒梅青雲已是酬恩處莫惜芳時謝酒杯又及第後宴曲江詩曰及第新春選勝游杏園初宴曲江頭紫毫粉筆題仙籍柳色簫聲拂御樓霽景露光明遠岸晚空山翠墜芳洲歸時不省花間醉綺陌香車似水流）

畢紹顏（舊書畢誠傳子紹顏登進士第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大中八年侍郎鄭薰知舉畢紹顏登第）

李循（舊書文苑傳李巨川父循大中八年登進士第）

崔□（李頻漢上逢同年崔八詩云去歲曾游帝）

（里春杏花開過各離秦日定同進士及第其名俟考）許口（李頻有春日南游寄浙東許同年詩名俟考）李口（按李頻有賀同年翰林從叔舍人知制誥詩未知其名俟考）

諸科十五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鄭薰（鄭處誨授鄭薰禮部侍郎制曰敕儀曹劇任中臺愼擇總百郡之俊造考五禮）之異同必求上才以允僉屬中散大夫尙書工部侍郎鄭薰高陽茂族道德盛門秉莊氏之遺風蘊名卿之品業文諸騷雅鼓吹前言響洽搢紳領袖時輩操守必修其謙柄進退常踐于德藩屢中詞科亟升清貫持橐列金華之侍揮毫擅紫闥之工貳職冬官克揚休問是用俾司貢籍以振儒風朕以化天下者莫尙於人文序多士者以備乎時選育材之本惟善是從舉拔既尙于幽貞發勸勿遺於冑緒無求冠玉無採雕蟲當思取實之方必有酌中之道爾其盡慮以奉至公可守禮部侍郎　舊書本傳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　按薰惟此年知舉舊書謂再知禮部誤　太平廣記引盧氏雜說鄭薰知舉放榜日唯舍人畢誠到宅謝恩蓋誠以子紹顏登第而謝也劉滄有罷華原尉上座主尙書詩蓋即薰也　李頻亦有奉和鄭薰相公詩

李頻振振鷺詩曰有鳥生江浦霜華作羽翰君臣相比潔朝野用爲歡月影林梢下冰光水際殘飛翻時共樂飮啄道皆安迴翥宜高詠羣棲入靜看由來鴛鷺侶濟濟列千官（文苑英華　按振振鷺梨岳集作振鷺）

九年（乙亥）

正月十九日制曰朝議郎守尙書刑部郎中柱國賜緋魚袋唐扶將仕郎守尙書職方員外郎裴紳早以科名薦由臺閣聲猷素履亦有可嘉昨者吏部以爾秉心精專請委考覈而臨事或乖于公當物議遂至於沸騰豈可尙列彌綸是宜並分符竹善綏凋瘵以補悔尤扶可虔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裴可申州刺史散官如故（時試宏詞舉人漏泄題目爲御史臺所劾扶爲考試官也）吏部侍郎兼判尙書銓事裴諗左授國子祭酒吏部郎中周敬復罰一月俸監察御史馮顓左授祕書省著作佐郎（舊書本紀作馮顓罰一月俸料）考院所送博學宏辭科趙秬等十八人並宜覆落不在施行之限初裴諗兼上銓主試宏拔兩科其年爭名者衆應宏詞選前進士苗台符楊嚴薛訢李詢古敬翊已下一十五人就試諗寬豫仁厚有賦題不密之說前進士柳翰京兆尹柳憙之子也故事宏詞科只三人翰在選中不中者言翰子諗處先得賦託詞人溫庭筠爲之翰既中選其聲聒不止事徹宸聽杜德公（按杜審權謚曰德）時爲中書舍人言于執政曰某兩爲考官未試宏詞先鎖考官然後考文書若自先得賦題者必佳糊名考文書得佳者考官乃公當罪止（按下疑有闕文）諗爲考官不合坐宏詞趙秬丞相令狐綯故人子也同列將以此事嫁患于令狐丞相丞相逐之盡覆去（東觀奏記　唐會要載此事於二月　舊書本紀載于三月　按裴紳即庭裕之父記其家事較爲有據故從東觀奏記）

御史臺據正月八日禮部貢院捉到明經黃續之趙宏成全質等三人僞造堂印堂帖兼黃續之僞著緋衫將僞帖入貢院令與舉人虞蒸胡簡党贊等三人及第許得錢一千六百貫文據勘黃續之等罪款具招造僞所許錢未曾入手便事敗奉勑並準法處死

56 100頁

主司以自獲蠢人並放（舊書本紀　按本紀載于三月試宏詞之後今有正月八日之文當與試宏詞同爲正月事）

進士三十八人

孫樵（讀書志孫樵字隱之大中九年進士新書藝文志作樵字可之　孫可之文集自序云幼而工文得之眞訣提筆入貢士列於時以文學見稱大中九年叨登上第　按樵祭梓潼帝君文大中十八年鄉貢進士孫樵再拜獻詞考大中無十八年蓋十字衍文樵於九年登第故八年猶稱鄉貢）

盧攜（舊書本傳攜字子升范陽人祖損父求攜大中九年進士擢第授集賢校理　北夢瑣言唐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慧蓋短舌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岫尙書加敬謂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爲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獎拔京兆至福建觀察使同時輕薄諸弟卒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

柳璧（舊書柳公綽傳仲郢子璧大中九年登進士第　新書璧字贅玉）

楊授（舊書楊嗣復傳嗣復子授字得符大中九年進士擢第）

陸肱（唐詩紀事肱大中九年登進士第咸通六年自前辰武從事試平判入等牧南康郡辟許棠爲郡從事鄭谷寄詩云江山多勝地賓主是貧交肱以存賦得名）

李彬（玉泉子大中九年沈詢侍郎以中書舍人知舉其登第門生李彬父蕃爲萬年令同年有起居之會倉部李郎中蟾時在坐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蟾與賢座主同年時右司李郎中從誨又在座戲蟾曰殊未耳小生與賢座主同年如何謂郴州柳侍郎也衆皆以爲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馮尙書審則又柳公座主楊相國之同年舉座異之　按楊相國謂嗣復）

沈儋（雲溪友議潞州沈尙書宣宗九載主春闈將欲放榜其母郡君夫人曰吾見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似無一家之謗汝所此事家門之幸也於諸葉中擬放誰耶詢曰莫先沈光也太夫人曰沈光早有聲價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與之吾以沈儋孤單鮮有知者汝其不愍孰能見哀詢不敢違慈母之命遂放儋第焉光後果升上第擢奏芸閣從事三湘太夫人之朗悟儋亦感激焉）

羅洙（南部新書韓洙與沈詢尙書中表詢憐洙許與成事如是歷四五年太夫人又念之復累付于詢詢知舉大中九年也自第二人遷改爲第七人方定及放榜欲爲羅洙後詢見韓詢未嘗不深咎其向）

諸科六人

博學宏詞科　趙秬等皆落下（見上）

知貢舉　中書舍人沈詢（南部新書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文昌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爲禮部甚懼焉至是三科盡覆試宏詞趙秬等皆落下　按三科謂進士明經宏詞）

十年（丙子）

三月中書門下奏據禮部貢院見置科目內開元禮三禮三傳三史學究道舉明算明法童子等九科近年取人頗濫曾無實藝可採徒添入仕之門須議條流俾精事業臣等已於延英面論伏奉聖旨將文字來者其前件九科臣等商量望起大中十年權停三年滿後至時赴試者令有司據所舉人先進名令中書舍人重覆問過如有本業精通堪備朝廷顧問即作等第進名候勑處分如事業荒蕪不合送名數者考官當議朝責其童子近日諸道所薦送者多年齒已過僞稱童子考其所業又是常流起今已後望令天下州府薦送童子並須實年十一十二以下仍須精熟一經問皆全通兼自能書寫者如違制條本道長吏亦議懲罰從之（舊書本紀）（冊府元龜唐會要皆作五月今從本紀）

四月禮部侍郎鄭顥進諸家科目記十三卷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出鶯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

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虔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於聖朝謹尋上進方俟無疆勅宜付翰林自今放牓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冊府元龜　唐會要）

（唐語林　東觀奏記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貢舉後宣索科名記顥表上）

進士三十人　崔鉶（狀元　舊書崔元略傳元受子鈞鉶銖相繼登進士第）　伍愿（永樂大典引臨汀志伍愿大中十年進士及第愿又改名正己字公謹甯化人調臨川尉）　徐渙（永樂大典引宜春志徐渙大中十年登進士第）　李郢（唐才子傳李郢字楚望大中十年崔鉶榜進士及第　唐語林李郢有詩名鄭尚書顥門生也初赴舉聞鄰女有容求娶之遇有爭娶者女家無以爲詞乃曰備錢百萬先至者許之兩家具錢同日皆至女家無以爲詞復曰請各賦一詩以爲優劣郢乃得之登第同江南駐蘇州遇故人守湖州邀同行郢辭以決意春歸爲夏作生日故人不放與之胡琴焦桐方物等令且寄歸代意郢爲寄內詩曰謝家生日好風烟柳暖花春二月天金鳳對翹雙翡翠蜀琴新上七絲絃鴛鴦交頸期千歲琴瑟偕和欲百年應恨客程歸未得綠窗紅淚冷涓涓）　崔瑾（舊書崔鄲傳鄲子瑾大中十年登進士第）

諸科五人

知貢舉　黃門侍郎鄭顥（摭言大中中都尉鄭尚書放榜上以紅牋筆札一名紙云鄉貢進士李億以賜顥　又曰鄭顥都尉第一榜託崔雍員外爲榜雍甚然諾顥從之雍第推延至榜除日顥待榜不至隕穫且至會雍遣小僮詩兒者傳云來早陳賀顥問有何文字壽兒曰無然日勢既昇詩兒且寄院中止病顥亦懷疑因命搜壽兒懷袖一無所得顥不得已遂射自操觚夜艾壽兒以一蠟彌丸進顥即榜也顥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無更易　又曰大中十年鄭顥都尉放榜請假往東洛覲省生徒餞於長樂驛俄有記于屋壁曰三十驊騮一烘塵來時不鎖杏園春楊花滿地如飛雪應有偷游曲水人）

十一年（丁丑）

進士三十人　歸仁翰（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杜審權知舉歸仁翰登第）　王徽（舊書本傳徽字昭文京兆杜陵人曾祖擇從祖察父自立徽大中十一年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又曰徽登第時年踰四十）　盧處權（南部新書杜審權大中十一年知舉放盧處權有戲之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可謂權不失權）

諸科三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杜審權（舊書本紀大中十年九月以中書舍人杜審權權知禮部貢舉　本傳審權正拜中書舍人大中十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一年選士三十人後多至達官正拜禮部侍郎）

十二年（戊寅）

二月中書舍人李藩知舉博學宏詞放陳琬（雲溪友議作玩太平廣記引作琬）等二人及進詩賦論等召謂藩曰所賦詩中重用字何如藩曰錢起湘靈鼓瑟詩有重用字乃是庶幾上曰此詩似不及起乃落下（冊府元龜　唐會要　雲溪友議宣宗十二年前進士陳玩等五人應博學宏詞選所司考定名第及詩賦論進訖上于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藩等對上曰凡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藩對曰賦忌偏枯叢雜論失褒貶是非詩則緣題落韻只如白雲起封中詩云封中白雲起是也其閒重用文字乃是庶幾亦非有常例也又曰孰詩重用字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有二不字上曰錢起雖重用字他詩似不及起其宏詞詩重用字者登科更期年考校起詩便付吏選）

勅鄉貢進士溫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于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隋縣尉（東觀奏記　摭言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爲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

既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黜隨州隋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為責辭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一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詩人爭為辭送唯紀唐夫得其尤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皇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卻累身且飲綠醽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玉泉子溫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從鄉里舉客游江淮間楊子留後姚勖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為狎邪所費勖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其姊趙顓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于勖一日廳有客溫氏偶問誰氏左右以勖對之溫氏遽出廳事執勖袖大哭勖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為移時溫氏方曰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遂無有成安得不由汝致之遂大哭久之方得解脫勖歸憤訶竟因此得疾而卒　唐才子傳溫庭筠字飛卿舊名岐并州人宰相彥博之孫也少敏悟天才能走筆成萬言尤工律賦每押官韻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每一韻一吟而已場中曰溫八吟又八叉手成八韻名溫八叉又多為鄰鋪假手然薄行無檢幅與貴胄裴誠令狐滈等飲博後夜嘗醉詬俠邪間為邏卒折齒訴不得理舉進士數上又不第大中末山北沈侍郎主文特詔庭筠試于簾下恐其潛救是日不樂逼暮先請出仍獻啟千餘言詢之已占授八人矣執政鄙其為留長安中待除宣宗微行遇于傳舍庭筠不識傲然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流乎又曰得非文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後謫方城尉　按此敕中書舍人裴坦之詞舊書本紀十一年四月以職方郎中裴坦為中書舍人明年冬裴坦知舉故附此年

進士三十人

李億（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宋言（雲溪友議宋言近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將取府解言本名嶽因晝寢似有人報云宋二郎秀才若頭上戴山無因成名但去其山自當通泰覽來便思去之不可名獄遂去二犬乃改為言及就府試馮涯侍郎作掾而為試官以解首送也時京兆尹張毅夫以馮參軍解送舉人有私奏謫澧州司戶再試退解頭宋言為第六十五人郊聞來晴宋曰來春之事甘已參差及李藩舍人放榜言第四人及第　新書藝文志宋言字表文　按太平廣記引感定錄載進士李獄更名李言疑即此事之訛）

崔沆（舊書崔元略傳銓子沆登進士第　摭言崔沆及第年為主罰錄事同年盧彖俯近關讌堅請假往洛下拜慶既而淹緩久之及同年讌于曲江亭子彖以雕幰載妓微服躍驢縱觀于側遽

為團司所發沆判之略曰深攪席帽密映氈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盧彖（見上）

徐彥若（舊書本傳彥若天后朝大理卿有功之裔祖宰祖陶父商　廣卓異記大中十二年徐商為襄州節度使長子彥若與于琮同年及第至咸通六年商自御史大夫拜相七年琮自兵部侍郎拜相　按舊書本傳作咸通十二年進士擢第咸通即大中之訛）

侯岳（永樂大典引閩中記侯岳國之姪大中十二年登進士第　淳熙三山志侯嶽字公祝未仕終是岳當作嶽）

李質（唐詩紀事引科名分定錄李質發第後廉察豫章時大中十二年也又曰質字公幹襄陽人）

于琮（舊書于休烈傳于敖四子球珪瓌琮皆登進士第琮落託有大志駙馬都尉鄭顥奇之會李藩知貢舉顥託之登第　舊書本紀大中十二年三月以前鄉貢進士于琮為秘書省校書郎尋尚皇女廣德公主蓋于放榜後尚主）

吳睦（唐語林令狐滈弟澄皆好文有稱科場中以父為丞相未得進滈出訪鄭侍郎道遇大尹投國學避之過廣文生吳睦從容久之睦袖卷呈滈由是出入滈家為睦于鄭公遂先滈一年及第　按滈于大中十三年及第則睦及第在此年惟此知舉為李藩言鄭侍郎誤）

明經科

過訥（杜去疾故過少府墓誌銘公諱訥字含章澤州高平人曾祖庭大父遷考昊公以大中十二年明經上第當守選時潛修拔萃虛窗弄筆研幾自愧于雕蟲子為在心可否節由于甲乙於咸通四年授棣州蒲臺縣尉）

諸科四人

博學宏詞科（見上）

知貢舉　中書舍人李藩（舊書本紀大中十一年十月以中書舍人李藩權知禮部貢院十二年二月以朝議郎守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李藩為尚書戶部侍郎蓋於放榜後遷戶部侍郎也　唐語林李侍郎藩知舉落入棘多）

十三年（己卯）

五月上不豫八月崩於大明宮（舊書本紀）

丙申懿宗即位（通鑑）

進士三十八人　孔緯（狀元。舊書本傳緯字化文魯曲阜人宣尼之裔曾祖岑父祖戣父遵孺緯大中十三年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作孔緯大中二年狀元當從本傳）　李𠊓（舊書李鄘傳鄘子柱柱子𠊓字景望博學多通文章秀絕大中十三年一舉登進士第）　豆盧瑑（舊書本傳瑑河東人祖愿父籍瑑大中十三年登進士科　新書瑑字希貢）　崔澹（舊書崔珙傳珙弟璵璵子澹大中十三年登進士第唐語林崔澹容貌清瘦擢第升朝）　儲嗣宗（唐才子傳儲嗣宗大中十三年孔緯榜及第）　劉汾（汾大赦庵記云汾自大中己卯登科以來官至兵部員外郎咸通三年遷本部侍郎）　張台（宋張禮游城南記引唐登科記進士中有大中十三年及第之張台而無嘉話錄所載慈恩題名之張莒）

諸科三人

知貢舉　黃門侍郎鄭顥（孫棨北里誌序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第故其愛壻鄭詹事再掌春闈上往往微服長安中逢舉子則狎而與之語時以所聞質於內庭學士及都尉皆聳然莫知所自故進士自此尤盛曠古無儔然率多膏粱子弟平進歲不及三數人由是僕馬豪華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爲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仍歲滋盛自歲初等第於甲乙春闈開送天官氏設春闈宴然後離居矣近來延至仲夏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後能致于他處惟新進士設筵顧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贈之資則倍於常數諸妓皆居平康里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詣如不恡所費則下車水陸備矣）

十四年（庚辰）

十二月丁未大赦改元咸通（舊書本紀　新書在十一月）

進士三十人　劉蒙（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翁彥樞（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侍郎裴坦知舉翁彥樞登第　玉泉子翁彥樞蘇州人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里出入故相國裴公坦門下以其年髦優惜之雖中門內亦不禁其出

入手持貫珠閉目以誦佛經非寢食未嘗輟也坦主文柄入貢院子勛質日議牓于私室僧多處其間二子不之虞也其擬議名氏迨與奪進退僧悉熟之矣歸寺而彥樞訪焉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己答曰第八人足矣即復往裴氏之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耶郎君知舉耶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劃革前弊孤平得路今之與奪率由郎君侍郎衛偶人耶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至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讎曲折畢中二子所諱勛等大懼即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貧僧老矣何用金帛爲自鄉人翁彥樞者徒要及第耳勛等曰即列在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勛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僧一文書來彥樞其年及第竟如其言）　劉虛白（摭言劉虛白與裴坦早同硯席坦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句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北夢瑣言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卻下丹田）　令狐滈（舊書令狐楚傳楚子綯綯子滈少舉進士以父在內職而止綯罷權軸既至河中上言曰臣男滈爰自孩提便從師訓至于詞藝頗及流輩會昌二年臣任戶部員外郎時已令應舉至大中二年猶未成名臣自湖州刺史蒙先帝擢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尋充學士繼明遐澤遂忝樞衡事體有妨因令罷舉自當廢絕一十九年每遇退黜更令勤勵臣以祿位逾分齒髮已衰男滈年過長成未霑一第犬馬私愛實切憫傷臣二三年來頻乞罷免每年取得文解意待纔離中書便令赴舉昨蒙恩制寵以近藩伏緣已逼禮部試期便令就試至于與奪出自主司臣固不敢撓其衡柄臣初離機務令具上聞昨延英奉辭不擬面奏伏以戀恩方切陳誠至難伏冀宸慈察臣丹懇詔令就試是歲中書舍人裴坦權知貢舉登第者三十八人有鄭羲者故戶部尚書澣之孫裴宏餘故相休之子魏簹故相扶之子及滈皆名臣子弟言無實才諫議大夫崔瑄上疏曰伏見新及第進士令狐滈是河中節度使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令狐綯男舊名壽敢名滈竊聞頃年暫曾罷舉自父當重位而權在一門求請者詭黨風趨妄動者邪朋雲集每歲春闈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雖出於綯取捨悉由于滈喧然如市傍若無人威振寰中勢傾天下及綯去年罷相出鎮其日令狐滈於禮部納卷伏以舉人文卷皆須十月已前送納豈可父身尚居樞務男私拔其

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若宰相子弟總合應舉卽不合繼絕數年如宰相子弟不合應舉卽何預有文解公然輕易隱蔽聖聰將陛下朝廷爲綯滈家事伏恐奸欺得路孤直杜門非唯取笑士流抑亦大傷風教伏請下御史臺子細推勘納卷及取解月日聞奏臣職當諫署分合上聞疏留中不出 北夢瑣言時張雲劉蛻崔瑄疊上疏宣宗優容 冊府元龜大中十三年十二月河中節度使令狐綯以其子滈求應進士舉勅曰令狐滈多時舉人極有文學流輩所許合得科名比以父綯職在樞衡避嫌不赴今因出鎮卻就舉場況謂通規合試至藝宜令主司準大中六年勅考試只在至公如涉徇情自有刑典從今已後但依常例放榜本司舉士貴在得人去留之閒惟理所在 按此爲十四年貢舉故類入此年

北夢瑣言綯上表訴子之冤其略云一從先帝久次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奸不得臣恩者謂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己之短取誚于人 按先帝謂宣宗表蓋上懿宗也 十國春秋令狐滈登進士羅隱賀以短章滈父綯曰吾不喜兒得第喜得羅公一篇耳

鄭羲

裴宏餘（唐語林裴）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裴相休以坦非才不稱力拒之不能得命既行坦至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于本院上事宰臣送之施一榻壓角而坐坦巡謁執政至休聰多輸感激休曰此乃首台謬選非休力也立命肩輿便出不與之坐兩閣老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人爲坦恥之至坦知貢舉擢休子宏餘上第時人稱欲蓋彌彰 按宏餘宰相世系表作宏字裕志

魏簹（皆見令狐綯傳）

崔瀆（舊書崔珙傳珙子瀆大中末進士登第）

陳河（冊府元龜時舉子尤盛進士過千人然中第者）皆衣冠之子惟陳河一人孤貧負藝第于榜末 按新書藝文志陳汀字用濟大中進士第疑汀卽河之誤

諸科三人

博學宏詞科 冊府元龜大中十四年考試官庫部員外郎崔鉶言放宏詞登科一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裴坦（舊書本紀大中十三年十月以中書舍人裴坦權知禮部貢舉）

登科記考卷二十三

唐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　大興徐松

咸通二年（辛巳）

進士三十人　裴延魯（狀元）　于濆（唐才子傳于濆字子漪咸通二年裴延魯榜進士　唐詩紀事濆終泗州判官）　牛徽（唐詩紀事徽登咸通二年進士第叢之子也）　李藹（太平廣記引盧氏雜說李藹應舉功勒敏妙絕倫人謂之東翅鵠子咸通二年及第）　孔絢　孔綸（闕里文獻考咸通二年進士有孔絢孔綸未知所據附此俟考）

諸科十二人

博學宏詞科（舊書本紀八月以兵部員外郎楊知遠司勳員外郎穆仁裕試吏部宏詞選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薛躭（舊書本紀咸通元年十一月以中書舍人薛躭權知貢舉）

三年（壬午）

進士三十人（試倒載干戈賦以聖功克彰兵器斯戢爲韻天驥呈才詩見王郎中傳）　薛邁（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蕭廩（舊書蕭倣傳倣子廩咸通三年進士擢第新書廩字富侯）　王棨（黃璞王郎中傳王棨字輔之福唐人也咸通三年鄭侍郎從讜下進士及第試倒載干戈賦天驥呈材詩成名歸覲廉使杜公宣猷下請署團練巡官景慕意深將有瑞席之選公辭以舊與同年陳郎中翟有要約就陳氏婚好時益以誠信奇之初就府薦焉推爲試[illegible]三篇定天山賦當意爲涯所知欲顯滯遺明設科第以來言[illegible]狀頭公爲第二時毅夫中丞尹京兆怒涯不取旨摛命收擢拔倣名第甲省其年等第雖破公道益彰凡曾受品題數年之間及第始盡前今與論莫不美焉公之善得其材榮公之德任其選從事本府乞假入闕尋又首捷玉不去身賦春水綠波詩古公去邠論李公隲時擅盛名自內翰林出爲江西觀察使辟爲團練判官自使下監察赴調復平判人等授大理司直未幾除大常博士入省爲水部郎中公初上第鄉人李郾署舉進士鬱有聲芳貽公詠詩云蓬瀛上客顏如玉手探月窟如夜燭笑顧姮娥玉兔言謂折一枝情未足時謂顏狀得其美若有前知公十九年內二捷其於盛美蓋七閩未之有也又云福清啟福院界北止王郎中墓後由有偉承裕者生長此地王郎中棨同年進士及第先德□官人閩承裕生長此地遂寓桑梓焉時以詞賦著稱成名後又平判人等尋授雲陽尉後除國子四門博士病終大略相同蓋七閩之地自歐陽詹王棨爲之倡首相繼登上第遂盛於時云　陳黯送王棨序黯去歲自褒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某郎質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告歸省於閩命序送行某辭以未第言不爲時重輔文曰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爲重輕哉愚繇是不得讓鱗蟲之衆也必聖其能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鳳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異于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嚮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虵虺鳩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山藪迄唐爲擢賢之首也寰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幾于千有司升其名者復止于三十其不爲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

業儒而探于詞賦其體物諷諭與相如揚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于文陣而聲光振起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盡慶之晨爲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薛承裕（見上　永樂大典引閩中記薛承裕字饒中閩縣人與王棨同年　淳熙三山志薛承裕終國子四門博士）　徐仁嗣（見文苑英華）　盧征（見文苑英華）　鄭賛（見文苑英華）　陳翌（見上）

諸科十一人

博學宏詞科（舊書本紀十一月以吏部侍郎鄭處誨蕭倣吏部員外郎楊嚴戶部員外郎崔彥昭等試宏詞選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鄭從讜（舊書鄭餘慶傳鄭從讜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知制誥故相令狐綯魏扶皆父貢舉門生爲之延譽尋遷中書舍人咸通三年知貢舉拜禮部侍郎）

王棨倒載干戈賦曰欲廓文德先韜武功倒干戈而是戢鑄劍戟

以欣同千里還師迴刃于戎車之上一朝偃伯垂仁於王道之中皇上以心宅八紘威加四極有罪必伐無征不克旌旗西嚮競納款於中原鼙鼓東臨咸獻俘於上國然後軫宸慮惻皇情萬姓荷宜于予視三邊可俟其塵淸由是罷師旅休甲兵干櫓勢傾壓雙輪而委積戈鋋色寢犧十乘以縱橫雜以戰乃危事兵惟凶器欲令永脫于禍機必使先離于死地所以前縛俄視迴轅繼至虞舜舞而會用此此寔同符陽揮以貝來于斯則異既不收其豹略乃長苞于虎皮諒櫜弓而若此詎反旆以如斯徵彼禮經折軸曾聞于山立考諸易象盈車徒見其離爲豈慮自焚誠同載戢五兵從

此以皆弭七德于焉而復立遂使頑兇之子無日可尋更憐忠烈之臣徒云能就故得殺氣潛息嘉猷孔彰以此懷柔而何人不至以此亭育而何俗不康罷刃銷金道無慚于齊帝放牛歸馬德寔愧於周王大矣哉因爾仁天用藏兵柄得東征西怨之體見師出凱旋之盛小臣伏覩乎寰瀛敢不歌揚於明聖（麟角集）

王棨天驥呈才詩曰馬知因聖出才本自天生馹駿何煩隱權奇願盡呈龍從雙眼落雲向四蹄輕過去王良喜嘶來伯樂驚絕塵楖逸步曳練羨能名雅待金鞭下春風紫陌情（麟角集）

徐仁嗣天驥呈才詩曰至德符天道龍媒應聖明追風奇質異噴玉彩毛輕躞蹀形雖狀連蜷勢乍呈効才矜絕影表殊名岐路寧辭遠關山豈憚行鹽車雖不窮今日亦長鳴（文苑英華）

盧征天驥呈才詩曰異產應堯年龍媒順制牽權奇初得地躞蹀欲行天詎假調金埒寧須動玉鞭嘶風深有戀逐日定無前周滿詩常馭燕昭恨不傳應知流赭汗來自海西偏（文苑英華）

鄭賁天驥呈才詩曰毛骨合天經權奇步驟輕曾邀于闐駕新出貳師營噴勒金鈴響追風汗血生酒亭留去跡吳坂認嘶聲力可通衢試材堪聖代呈王良如顧盼垂耳欲長鳴（文苑英華）

四年（癸未）

二月進士皮日休上疏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遺乎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必戾乎經史爲聖人之賊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其書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眞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奕奕于前而其書沒沒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孟子矣夫古之士以湯武爲取逆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於人亦不輕

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業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安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疏奏不答（冊府元龜唐會要皮子文藪）

進士三十五人（五百家韓注引任注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倣知舉試謙光賦澄心如水詩中第者二十五人按二十五三十五未知孰是）

孫龍光（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柳告（是年柳告第三人及第韓綰第八人及第告字用益子厚之子綰郎退之之孫見五百家韓注）

韓綰（韓文考異綰登咸通四年進士第昶之長子）

武瓘（唐詩紀事瓘登咸通進士第有感事詩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瓘初投卷于知舉蕭倣見是詩賞其有存故之志遂放及第）

李昌符（唐才子傳李昌符字若夢咸通四年禮部侍郎蕭倣下進士　北夢瑣言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于裝修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推道那家娘子臥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箇箇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些些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浹旬京城盛傳其詩篇爲嬭嫗輩怪罵騰沸盡要摑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同用奇即無異也）

伊璠（永樂大典引宜春志咸通四年伊璠登進士第　唐詩紀事作伊璠　伊璠有及第後寄梁燭處士詩曰繡轂尋芳許史家獨將羈事達江沙十年辛苦一枝桂二月艷陽千樹花鵬化四溟歸碧落鶴棲三島接青霄同飛不得同遊翫今對春風日又斜）

薛扶（注見下）

孔振（注見下）

蘇鶚（注見下）

諸科十一人

知貢舉　左散騎常侍蕭倣（舊書本紀咸通三年十二月以吏部侍郎蕭倣權知禮部貢舉　唐語林據言皆作常侍蕭倣考蕭倣傳云倣咸通初遷左散騎常侍四年本官權知貢舉則本紀誤也　據言咸通四年蕭倣雜文榜中數人有故放榜後發覺二月十三日貶蘄州刺史中書舍人知制誥宇文瓚制敕朕體至公以御極推至理以臨人舉必任才黜皆由過二者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權知禮部貢舉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蕭倣早以藝文爲升華顯清貞不黨介潔無徒居多正直之容動有休嘉之稱近者擇司貢籍期盡精研既叅官差互且睽泉魚之察徒懷冰蘗之憂豈可尚列貂蟬復延騎省俾分郡牧用示朝章勿謂非恩深宜自勵可守蘄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仍馳驛赴任倣至蘄州謝上兼知貢舉敗闕表臣某言臣謬掌貢闈果茲敗失上負聖獎下乖人情俯省己以兢慚每自咎而煙灼猶賴陛下猥矜拙直特貸刑書不奪金章仍付符竹荷恩宥而感戀奉嚴譴以奔馳不駐羸驂繼持舟楫臣二月十三日當日于宣政門外謝訖便辭進發今月一日到任上訖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性稟樸愚材昧機變皆爲叨擾果竊顯榮一心唯知效忠萬慮未嘗念失是以頃升諫列已因論事去官後忝瑣闈亦緣舉職統廂身流嶺外望絕中朝甘於此生不到上國伏遇陛下臨御大寶恭行孝思詢以舊臣徧霑厚澤臣遠從海嶠首還國廷才拜丹墀俄捧紫詔任掄才于九品位超冠于六曹家與國而同歸官與職而俱盛常恐惕厲難免悔尤已廢銓衡復忝貢務昨雖有過今合俱陳臣伏以朝廷所大者莫過于文柄士林所重者無先於辭科推公過即怨讟並生行應奉郎語言皆息爲日雖久近歲轉難如臣孤微豈合操專徒以副陛下振用明時至公是以不聽屬論堅收沈滯請託既絕求瑕者多臣昨選擇實不屑人雜文之中偶失詳究扇眾口以騰毀致謗與以指名緘深懇而未得數陳奏詔命而須乘郵傳罷遠藩赴闕還鄉國而只及一年自近侍謫官歷江山而又二千里泣別骨肉愁涉險艱今則已達孤城唯勤郡政綏輯郭邑訓整里閭必使獄絕冤人巷無橫事峻法鈐轄于狡吏寬宏撫育于疲農蘇亢微勞用顯前過伏乞陛下特開矜瑩俯察愚衷臣前後黜貢多因奏公秉持直誠常逢黨與分使如此時亦自嗟寫肝膽而上告明君希哀殘而得還帝里豈望復升榮級更被寵光願受代于蘄春遂閑散于輦下臣官爲牧守不同藩鎮謝上之後他表無因違大聖而知在何時備繫辭而併陳今日

驄魂怳筆流血拜章形神雖處於遐陬夢寐向馳於班列臣無任感恩惶恐涕泣望闕屏營之至謹差軍事押衙某奉表陳謝以聞

倣又與浙東鄭裔綽大夫雪門生薛扶狀某昨者出官之由伏計盡得于耶吏久不奉榮問惶懼實深某自守孤直家大夫眷與最深輒欲披陳其事略言首尾冀當克副虛襟鑒雪幽抱伏以近年貢務皆自閤下權知某叨列清榮不掌綸誥去冬還因銓衡叨主文柄珥貂載筆忝幸實多遂將匪石之心冀伸藻鏡之用塈過末俗囂辨訛風刈楚于庭得人之舉而騰口易唱長舌莫辨以毛豈惜其一言指頻何嘗于十手既述官謗皆由批直肯以長年主司親屬盡得就試某赦下後榜示南院外內親族具有約勒並請不下文書斂怨之語日已盈庭復禮部舊吏云常年例得明經一人某面責其事郎嚴蠹革然告陰蓄狡恨求肆盡言致雜文之差互恐舉吏之搆成失于考議敢不引過又常年榜帖並他人主張凡是舊知先當垂翅靈蛇在握棄而不收璞鼠韜懷疑而或取致使主司脅制於一時遺恨遂流于他日今春此輩亦有數人皆朝夕相門月旦自任共相術角直索文書某堅守不聽唯運獨見見化子弟無三舉門生舊知總數人推公擢引且既在門館日夕郎與子弟門生賜為輕小之徙望風傳說曰筆削重事闈門得專某但不欺知白之誠豈畏如簧之巧頃年赴廣州日外生薛廷望應一李仲將外生薛扶秀才云貧文業窮寄嶺嶠到鎮日相見之後果有辭藻久與宴處端厚日新成名後人傳是蕃夷外親嶺南臣當發身財賂委質科名扶郎薛謂近從兄弟班行內外親族絕多嶺表之時寒苦可憫曾與月給盧說蕃商據此謗言豈麤相近況孔振是宜父胄緒韓綰卿文公令孫蘇藕故奉常之後鴈序雙高而風埃久處柳告是柳州之子鳳毛殊有而名字陸況其餘四面搜羅皆有久居藝行之士繫于儔牘不敢具載某裁斷自己實無愧懷敦朝廷厚風夫士林時態此志惶撓豈憚悔尤今則公忠道銷奸邪計勝衆情猶有惋歎探分御無憫嗟何直道而遽不相容豈正德而亦同浮議久猜疑問莫輸尊崇幸無大故之嫌勿信小人之論讞陳木未希存舊知臨紙寫誠舍毫皆歎特垂器宵無輕棄遺幸甚

擿言又云房翊河南人太尉之孫咸通四年垂成而敗先是名第定矣無何寫錄之際仰泥土落擊翻硯瓦汙試紙翊以中表重地祇薦翊一人主司不獲已須應之翊既臨膳吏請印副試主司不諾遂罷按此亦蕭倣不聽囑諭之一端也附此備考

五年（甲申）

進士二十五人

韋保衡　舊書本傳字蘊用京兆人祖元貞父慤保衡咸通五年登進士第保衡恃恩權素所不悅者必加排斥王鐸貢舉之師蕭遘同門生以素薄其為人皆擯斥之

蕭遘　舊書本傳遘蘭陵人開元宰相嵩之五代孫祖遴父寘遘咸通五年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遘與韋保衡同年登進士第保衡以幸進無藝同年門生日薄之遘形神秀偉志操不羣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戲呼太尉保衡心銜之及保衡作相掎遘之失貶為播州司馬又云咸通中王鐸掌貢籍遘與保衡俱以進士中選而保衡纍貴與鐸同在中書及僖宗在蜀遘又與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臣鐸年高昇階足跌蹈句陳中遘旁叟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相予之幸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鐸不獨司長臣應舉歲鐸為主司以臣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于卿無負矣遘謝之而退

盧隱　**李峭**　唐語林盧隱李峭皆王鐸門生

裴倨　通鑑衡州刺史裴倨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

諸科九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王鐸　舊書本紀咸通四年十一月以中書舍人王鐸權知禮部貢舉五年四月以中書舍人王鐸為禮部侍郎又王播傳王鐸咸通初拜中書舍人五年轉禮部侍郎典貢士兩歲時稱得人

按鐸雖此年知舉云典貢士兩歲誤

六年（乙酉）

進士二十五人

劉崇龜　舊書劉崇望傳劉崇龜咸通六年進士擢第新書崇龜字子長

袁皓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袁皓字退山宜春人咸通六年擢進士第唐詩紀事皓咸通進士龍紀集賢殿圖書使自稱碧池處士初登第過岳陽悅妓葉珠以詩寄嚴使君曰得意東歸過岳陽桂枝香惹蕊珠香也知暮雨生巫峽爭奈朝雲屬楚王萬恨只憑期刻漏寸心惟繫別離腸南亭宴罷笙歌散回首煙波路渺茫嚴以妓贈之皓及第後作云金榜高懸姓字真分明折得一枝春蓬瀛乍接神仙侶江海迴思耕釣人九萬摶扶排羽翼十年辛苦涉風塵昇平時節逢公道不覺龍門是嶮津

常修　南楚新聞

（關圖有一妹甚聰惠文學書札罔不動人圖常語同保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樹耳後寓居江陵有鹺賈常某者囊蓄千金三峽人也亦家于江陵深結託圖圖亦以長者待之數就常公死有一子狀貌頗有儒雅之風紀而略曉文墨圖竟以其妹妻之則常修也關氏乃與修讀書習二十餘年才學優博越絕流輩咸通六年登科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東羅隱下第東歸有詩別修云六載辛勤九陌中卻尋歧路五湖東名慚桂苑一枝綠鱠憶松江兩箸紅淨事到頭須適性男兒何必盡成功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又廣陵秋夜讀修所賦三篇復吟寄修云入蜀還吳三首詩藏於篋笥重于師劍閣夜讀相如聽瓜步秋吟煬帝悲物景也知輸健筆時情誰不許高枝明年二月東風裏江島閑人慰所思修名望若此關氏亦有助焉後修卒關氏自為文祭之時人競相傳寫）

翁綬（唐才子傳翁綬咸通六年中書舍人李蔚下進士）

諸科十八人

博學宏詞科（舊書本紀二月以吏部尚書崔慎繇吏部侍郎鄭從讜吏部侍郎王鐸兵部員外郎崔瑾張彥遠等考宏詞選人）

拔萃科（舊書本紀二月金部員外郎張乂思大理少卿董庾試拔萃選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李蔚（舊書本紀咸通五年十月丙辰以中書舍人李蔚權知禮部貢舉　又李蔚傳正拜中書舍人咸通五年權知禮部貢舉六年拜禮部侍郎）

七年（丙戌）

進士二十五人（是年試被袞以象天賦見摭言　岳珂寶眞齋法書贊有林逋借唐登科記檢咸通中試被袞象天賦帖）

韓袞（狀元　韓文考異袞登咸通七年進士第昶之次子　摭言韓袞咸通七年趙騭下狀元及第性好嗜酒謝恩之際趙公與之首宴公屢賞歐陽琳文學袞悅之曰明公何勞再三稱一夜姘漢公將然為之徹席自是從容不過三爵及杏園開宴時河中蔣相以故相守兵部尚書其年子泳及第相國欣然來突衆皆榮之袞厲聲曰賢郎在座兩頭者子女相公來此得否相公錯愕而去及泳歸公庭責之曰席內有頗酒同年不報我豈人子耶自是同年莫敢與之歡酣矣　困學紀聞韓文公子昶雖有金根車之譏而子綰袞皆擢第袞為狀元君子之澤遠矣）

蔣泳（摭言咸通中進士及第過堂後便以騾從車服侈靡之極稍不中式則重加罰金蔣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時家君作太常卿語泳曰閑門緒孤微不宜從世祿所為可先納罰錢懷初以騾從也　按泳字越之伸之子見宰相世系表）

歐陽琳（永樂大典引閩中記歐陽琳字瑞卿袞之子咸通七年及第又中宏詞科弟玭亦登進士　唐語林歐陽琳與弟玭同在場屋著其負直每語先達輒刺輒同幡時人稱之　淳熙三山志歐陽琳再中宏詞擢祕書省正字累遷侍御史）

杜裔休（唐語林杜邠公在岐下歐陽琳以子裔休同年謁之是裔休亦此年進士矣　雲溪友議故荊州杜司空琮自忠武軍節度使出澧陽宏詞李宜古者數陪游讌每戲謔於其座或以鉛粉傅其面或以輕綃為其衣侮慢既深杜公不能容忍使臥宜古于泥中欲辱之積慙也長林公主聞之不待穿履奔出而救之曰何苦不念諸子之學文擬陷李秀才覬席豈在飲筵而舉人細過待士如此與時鄉得平陽之譽乎遂遣人扶起李秀才于東院以香水沐浴更以新衣後二子裔休儒休皆以進士登科人謂之曰非其賢母不成其子）

沈光（唐才子傳沈光吳興人咸通七年禮部侍郎趙騭下進士　摭言沈光始貢于有司嘗夢一海船自多後成敗于垂成際登第年亦如是皆謂失之之夢而特一第不測厥何謝恩之際升階忽爾迴風吹一海圖拂光之面正當一巨舶卽夢中所覩之物　北夢瑣言前進士沈光有洞庭樂賦韋八座蟾謂朝賢曰此賦乃一片宮商也後辟為從事　羅隱送沈光及第後東歸兼赴嘉禮詩曰青青月桂觸人香白苧衫輕稱沈郎好繼馬卿歸故里況聞山簡在襄陽盃傾別岸應須醉花傍征車漸欲芳擬把金錢贈嘉禮不堪栖宿困名場）

汪遵（唐才子傳汪遵宣州涇縣人幼為小吏晝夜讀書員苦人皆不覺咸通七年韓袞榜進士初遵與鄉人許棠友善棠應二十餘年舉遵猶在胥徒工為絕句詩而深自晦密以家貧難得書必借于人徹夜強記棠實不知一旦辭役就貢棠時先在京師偶送客至灞滻間忽遇遵于途行李索然棠訊之曰汪都何事來遊曰此來就貢棠怒曰小吏不付而欲與棠同筆硯乎甚侮慢之後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

崔璐（唐詩紀事璐登咸通七年進士第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作崔珞　崔璐有覽皮先輩盛製因作十韻以寄用伸）

欽仰詩陸龜蒙有和皮襲美酬前進士崔璐盛製見寄詩）

孔晃（閩里文獻考咸通七年進士有孔晃未知所據附此俟考）

諸科十七八

幸軒（永樂大典引瑞陽志幸南容之孫名軒咸通七年中三史科知舉趙隲）

拔萃科（舊書本紀十一月以禮部郎中李景溫吏部員外郎高湘試拔萃選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趙隲（舊書本紀咸通六年九月以中書舍人趙隲權知禮部貢舉又趙隱傳隱弟隲以進士登第咸通初正拜中書舍人六年權知貢舉七年選士多得名流拜禮部侍郎　摭言趙隲試被袞以象天賦更放韓袞爲狀元或爲中書語之曰侍郎既試王者被袞以象天賦更放韓袞狀元得無意乎隲由是求出華州　廣卓異記大中六年崔璵知舉放趙隲及第至咸通七年隲自翰林學士出拜禮部侍郎知舉璵爲禮部尚書隲放榜後攜門生詣相國里謁璵集於崇化坊龍興觀前進士韓袞已下題云集此從座主侍郎起居大承士尚書　按丁居晦承旨學士壁記云趙隲咸通三年二月二十日自右拾遺遷起居舍人四年八月七日改兵部員外郎五年七月八日加駕部郎中九月十七日加朝散大夫戶部侍郎其月三十日改禮部侍郎是隲以禮部侍郎知舉紀傳以爲中書舍人誤也）

八年（丁亥）

進士三十人

鄭洪業（狀元　唐詩紀事洪業咸通八年鄭愚下第一人擢第）

牛徽（舊書牛僧孺傳僧孺子蔚蔚子徽咸通八年登進士第）

韋昭度（舊書本傳昭度字正紀京兆人祖緒父逢昭度咸通八年進士擢第）

韋承貽（唐詩紀事承貽字貽之咸通八年登第　摭言韋承貽咸通中策試夜潛紀長句于都堂西南隅曰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試迴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發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升平雅頌聲纔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畫難成　皮日休有寄同年韋校書詩）

崔昭符（見下）

皮日休（讀書志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咸通八年登進士第　唐語林皮日休榜末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目何皮對曰侍郎不可以一目廢二目謂不以人廢言也　皮子文藪序云

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歸州東別墅丙戌爲七年　玉泉子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關內嘗宴於曲江醉寢于別榻衣囊書笥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鉉之子固蔑視之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即固問且欲戲之日休童僕劇前呼之昭符知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會奕以其藥笥皆皮所人傳之以爲口實）

宋□（皮日休有江南書情二十韻寄祕閣韋校書貽之商洛宋先輩垂文二同年詩又有登第後寒食杏園有宴因寄錄事宋垂文同年詩垂文一作垂丈）

諸科二十八

博學宏詞科（舊書本紀十月以禮部侍郎盧匡吏部侍郎李蔚兵部員外郎薛崇司勳員外郎崔殷夢考吏部宏詞選人）

孫緯（唐詩紀事緯咸通八年宏詞登科）

知貢舉

禮部侍郎鄭愚（見上）

九年（戊子）

進士三十人（是年試天下爲家賦見摭言）

趙峻（狀元見淳熙三山志）

羊昭業（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侍郎劉允章知舉羊昭業登第昭業字振文）

連總（永樂大典引閩中記連總字會川閩縣人咸通九年及第　淳熙三山志連總終嶧陽尉）

孔紓（鄭仁表左拾遺孔府君墓誌銘仁表與拾遺同歲爲東府鄉薦菸第不中等再罷去明年偕宴于東堂宴之日博陵崔公蕘出紫微直觀風日常下表爲支使校芸閣書拾遺始及第乞假拜慶勸進士得意歸去多不伏拘束假限往往闕試不悉集貢曹久未舉公事故地遠遊二千里例不給告時供別太常公節制天平軍以是勤不得請拾遺曰人之多言必以我爲宴安說春不宴年少乘喜氣亦春頭竟不對狎客持一杯酒人以矜黠關試日都堂中揖別同年徑出青門公諱紓字持卿魯司寇四十代孫）

鄭仁表（唐語林鄭仁表劉允章門生仁表與李都善初允章知舉即訪都而訓之曰儀之某爲朝廷委任何以見裨少塞責乎都欲薦其所知者允章迎謂之曰請不言牛孔安得歲歲須人先是牛孔數家憑勢力每歲主司爲其所制故允章亦云適中都所欲言都曰蘊中錯也欲其闕以與都雅熟允章納焉即孔紓也復示允章以文一軸發之日大半

曰此可以與否允章佳賞比及卷首乃仁表也允章鄙其輕薄而辭之都曰公是遺雁者奈何復聽讒言乎于是皆許之　按仁表絪之孫洎之子舊書本傳仁表擢第後從杜審權趙騭爲華州河中掌書記入爲起居郎仁表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顏□（顏萱送羊振文歸覲桂陽詩注先輩拾遺是叔父同年）

諸科十一人

博學宏詞科（舊書本紀正月以兵部員外郎熊賓司勳員外郎李嶽考宏詞選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劉允章（舊書本紀咸通八年十月以中書舍人劉允章權知禮部貢舉又劉迺傳允章登進士第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咸通九年知貢舉　摭言劉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日進士納卷不得過三軸劉子振聞之故納四十軸又曰劉允章試天下爲家賦爲拾遺杜裔休駮奏允章辭窮乃謂與裔休對時允章出江夏裔休詩亦敗

官　南部新書咸通九年劉允章放榜後奏新進士春關前擇日謁謝先師皆服青襟介幘有洙泗之風焉　唐語林劉允章祖伯芻父寬夫皆有重名允章少孤自立以臧否爲己任及掌貢舉尤惡朋黨初進士有十哲之號皆通連中官郭纁羅虬皆其徒也每歲有司無不爲其干撓根蒂牢固堅不可破湖射于崇方日恩澤士題鐵爲熟偽乃允章不應纁竟不就試比考帖虬居其間允章誦其詩有策外桃花曬熟紅不知熟紅何用虬已具在去留中對曰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侍郎得不思之頃之唱落衆悉不失色及出榜惑于浮說予奪不能塞時望允章自鄭濟分司東都其制中書舍人孔晦之詞晦弟紓爲諫官乃允章門生舉同年遂于跋下紓猶欲前行允章正色曰請還公不去故事門生無答拜者允章于是答拜同行皆愕然　按摭言載十哲有沈雲翔林繕鄭杞劉業唐珣吳商叟秦韜玉郭纁八人語林又有羅虬一人　按丁居晦承旨學士壁記劉允章咸通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自倉部員外郎再入翰林六年正月九日加戶部郎中知制誥八年十一月四日遷工部侍郎其年十一月十六日改禮部侍郎出院是允章以禮部侍郎知舉並未爲中書舍人也本紀誤）

十年己丑

進士三十人

歸仁紹狀元（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咸通十年侍郎王凝知舉歸仁紹登第）

司空圖（舊書文苑傳司空圖咸通十年登進士第主司王凝於進士中尤奇之　唐才子傳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也父輿大中時爲商州刺史圖咸通十年歸仁紹進士　摭言王凝初典絳州圖時方應舉自別駕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閽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凝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同年訝其名甚暗成事太速有浮薄者號之爲司徒空凝知有此說因召一榜門生開筵宣言于衆曰某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采益振　唐詩紀事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采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爲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有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

有文曰戀恩稽命黜聲洛師予今十年方忝綸閣　司空圖有記恩門王凝故事云愚嘗襲跡門下受知特異）

歐陽玭（淳熙三山志　按玭爲袞之子字□中終書記）

林慎思（子林永撰唐水部郎中伸棠家傳云伸字虔中姓林氏[illegible]福州長樂人少儻有大志力學好修與昆弟[illegible]）

盧鼎（[illegible]楊鉅唐御史盧鼎墓誌銘[illegible]）

劉鄴（摭言永寧劉相鄴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廷特敕賜及第中外賀緘極衆[illegible]鬱蓋指斥太中的也　按新舊書本傳咸通初劉瞻高璩居要職以故人子薦爲左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賜進士第　宰相表十年六月劉瞻同平章事故附于此）

諸科十人

博學宏詞科（舊書本紀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楊知溫吏部侍郎于德孫李元考官司封員外郎盧蕘刑部侍郎楊戴考試宏詞選人）　林愼思（永樂大典引長樂縣志林愼思咸通十年以宏詞登第按林永作家傳云咸通十一年高實侍郎下再試中宏詞拔萃魁敕考高實疑高湜之訛高湜于十二年知舉無試宏詞事當從長樂縣志）

拔萃科（舊書本紀十一月以虞部郎中宋震前昭應主簿胡德融考科目舉人　按科目舉人疑即拔萃科）

知貢舉　禮部侍郎王凝（舊書王正雅傳王凝朞年移疾華州踰年以禮部侍郎徵凝性堅正貢闈取士拔其寒俊而權豪請託不行為其所怒出為商州刺史司空圖王凝行狀中外之議謂公不司文柄為朝廷闕政竟拜禮部侍郎韋澄遒在內廷懸人相之勢其弟保殷干進自謂殊等不疑黨附者又方據權亦多請託擴脅傲睨人為寒心公顯言拒絕及榜出沸騰以為近朝難事）

十一年（庚寅）

正月甲寅朔羣臣上尊號赦天下（通鑑　按舊書在十二年正月新書在十一年十一月皆非唐語林咸通十年停貢舉前一年日者言已丑年無文柄值至仁必當重振明年上加尊號內有至仁兩字韓袞為補闕上疏請復之夏侯孜謂楊元翼云李九丈行不得事我行之九丈即衛公也）

四月戊子敕去年屬以用軍之際權停貢舉一年今既偃戈卻宜仍舊來年宜別許三十人及第進士十人明經二十人已後不得按例（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會要）

停舉（太平廣記引年號記咸通十一年以龐勛盜據徐州久屯戍卒連年飛輓物力方虛因詔權停貢舉一年是歲進士盧尚卿自遠至闕聞詔而迴乃賦東歸詩曰九重丹詔下塵埃深鎖文闈罷選才桂樹放教遮月長杏園終待隔年開自從玉帳論兵後不許金門諫獵來今日灞陵橋上過關人應笑臘前回　羅隱讒書重序云隱次讒書之明年以所試不如人有司用公道落去其夏調膳于江東不隨歲貢又一年朝廷以彭門就辟刀机猶溼詔吾盧不宜求試按讒書作于丁亥其明年為咸通九年又一年為十年己丑詔吾輩不宜求試謂停舉之詔下于十年也隱又作陳黠集後序云黠字希儒曩者與予對跡相接於京師各獲舉于進取咸通庚寅歲膠其道於蒲津秋試之場亦謂是年停舉也）

博學宏詞科（舊書本紀正月以吏部尚書蕭鄴吏部尚書于德孫吏部侍郎楊知溫考官司勳員外郎李燿禮部員外郎崔澹等考試應宏詞選人）

十二年（辛卯）

進士四十人　李筠（狀元）　裴樞（舊書裴遵慶傳遵慶子向向子寅寅子樞字紀聖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　按與大歷元年登第者同名）　許棠（唐才子傳許棠字文化宣州涇人也咸通十二年李筠榜進士及第時及知命

嘗曰自得一第稍覺筋骨輕健愈於少年則知一名乃孤進之還丹也調涇縣尉　唐語林許棠初試進士與薛能陸肱齊名薛擢第尉盩厔肱下第游太原棠并以詩送之棠登第薛已自京尹出鎮徐州陸亦出守南康招棠為倅初高侍郎湜知舉棠納卷覽其詩云退鷁已經三十載登龍曾見一千人乃曰世復有屈於許棠者乎永寧劉相以其子希同年留為淮南館驛官　摭言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旦大會賓客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聘莫知其來啟緘卽知戴潛遣一介恤其家矣　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張喬字伯遷時李頻以參軍主試喬及許棠張蠙周繇皆華人時號九華四俊試以月中桂為題喬詩擅場人皆推為首選喬曰許君場屋舊游喬何敢居上遂推棠為首　張喬送許棠及第歸宣州詩曰雅調一生吟誰為曉達心傍人賀及第獨自卻霑襟宴別喧天樂家歸礙日岑青門許攀送故里接雲林又李頻送許棠及第歸宣州詩曰高科終自致志業信如神待逢公道由來合貴身秋歸方覺好舊夢始知眞更想青山宅誰為後主人又貫休聞許棠及第因寄桂雍詩曰時淸道合出塵埃淸苦為詩不仗媒今日桂枝平折得幾年春色併將來勢扶九萬風

（初極名到三山花正開更有半人居勢屋還應爲作一聲雷）

劉希（希字至顏鄴之子見宰相世系表）

李拯（舊書文苑傳李拯字昌時隴西人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

公乘億（唐才子傳公乘億字壽山咸通十二年進士按壽山新舊書高湜傳作壽仙 摭言公乘億魏人也以詞賦著名咸通十二年垂三十舉矣嘗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坂下遇其妻始夫妻闊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麤縗跨驢依稀與妻類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果億內子與之相持而泣路人歎異之後旬日億登第矣）

聶夷中（唐才子傳聶夷中字坦之河南人也咸通十二年禮部侍郎高湜下進士 北夢瑣言咸通十二年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內孤平者公乘億有賦三百首人多書於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時人謂之許洞庭最奇者有聶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田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咸得三人見湜之公道也）

曾孫（永樂大典引宜春志咸通十二年曾孫登進士第）

韋保乂（舊書韋保衡傳弟保乂進士登第 摭言韋保乂咸通中以兄在相位應舉不得特敕賜及第擢入內庭 按韋保衡於咸通十一年四月同平章事十二年十一月拜司空應附此年）

諸科九人

博學宏詞科（舊書本紀三月以吏部尚書蕭鄴吏部侍郎歸仁晦李當考官司封郎中鄭紹業兵部員外郎陸勳等試宏詞選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高湜（舊書本紀咸通十一年十月以中書舍人高湜權知禮部貢舉 按高釴傳子湜咸通十二年爲禮部侍郎或知舉後正拜也 新書時士多由權要干請湜不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 玉泉子高湜雖與路巖相善湜既知舉問巖所欲言時巖以去年停舉已潛奏恐有遺滯請加十人矣即託湜以五人湜喜其數寡形于顏色不累日十人制下湜未之知也巖執詔笑謂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果自致也湜覽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壬辰）

進士三十人

鄭昌圖（狀元玉芝堂談薈作鄭昌符 玉堂閒話廣明年中鳳翔副使鄭侍郎昌圖未及第前嘗自任以廣度宏襟不拘小節出入遊處悉恣情焉洎至輿論喧然且欲能舉其時同里有親表家僕自宋亳莊上至告其主人云昨過洛京於殺水店邊逢見二黃衣使人西來某遂與同行至華嶽廟前二黃衣使與某告別相揖於店後面謂某曰君家郎君應進士舉無僕曰我郎主官已高諸郎君見修學次又問曰莫親戚家兒郎應無曰有使人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榜之使也自秦由來到金天處印署其榜子尋相遇僕遂請窺其榜使者曰不可汝但記之遂畫其地曰此年狀頭姓偏傍有卜名兩字下一字在口中榜尾之人姓偏傍亦有此卜名兩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記之記之遂去鄭公親表頗異其事遂訪岐副具話之且勉以就試昌圖其年狀頭及第榜尾鄭希同也姓名畫點皆同 摭言咸通末執政病舉子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亦皆騎驢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尤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昌圖魁偉甚故有此句按執政盧氏雜說作得元與 又曰鄭光業中表間有同人試者于時舉子率皆以白紙糊案子面昌圖潛紀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辭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昆季或從容用資諧戲即命二僕舁苦海于前人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光業常言及第之歲策試夜有一同人突入試鋪爲吳語謂光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業爲輟半鋪之地其人復曰必先必先可取一杓水光業爲取之其人再曰便干託煎一杓茶得否光業欣然與之烹煎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啟頗敘一宵之素略曰既取水更煎茶當時之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周繇（唐才子傳周繇江南人咸通十三年鄭昌圖榜進士調福昌縣尉 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周繇字允元 唐詩紀事繇字爲憲池州人及咸通進士第以明皇夢鍾馗賦知名調池之建德令李昭象以詩送曰投文得士而今少佩印還家古所榮後以御史

（中丞與段成式韋蟾溫庭皓同游襄陽徐商幕府）

韋庠（見廣卓異記）

裴贄（舊書裴坦傳族子贄字敬臣及進士第）

鄭延昌（新書鄭延昌字光遠咸通末得進士第）

趙崇（廣卓異記咸通十三年禮部侍郎崔殷夢下三十八人及第其後鄭昌圖趙崇裴贄鄭延昌等四人相次拜相）

鄭希回（摭言咸通十三年三月新進士集于月燈閣為蹵鞠之會擊拂既罷痛飲于佛閣之上四面看棚櫛比悉皆褰去帷箔而縱觀焉先是飲席未合同年相與循欄肆覽鄭希回年七十餘榜末及第時同年將欲即席希回堅請更一巡歷眾皆笑或謂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諸科十一人

博學宏詞科（冊府元龜三月以禮部尚書蕭鄴吏部侍郎獨孤雲考官職方郎中趙蒙駕部員外郎李超考試宏詞選人試日蕭慟替差右丞孔溫裕權判　按文苑英華載公乘億春風扇微和詩注云咸通宏詞疑在是年）

知貢舉　**中書舍人崔瑾**（舊書崔鄲傳子瑾歷尚書郎知制誥咸通十三年知貢舉選拔頗為得人尋拜禮部侍郎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元和二年崔邠連放二榜大和二年邠之弟郾連放二榜大和九年郾之弟鄲放一榜大中七年鄲之子瑤又放一榜崔氏六榜皆刻石于長樂街泰寧寺時人謂之曰榜院瑤後為陝州長史其詞曰雖爾諸父自元和代滅一於衛躬五十年間四士文柄上下六載輝爛一時允于庭臣皆汝門生天下以為盛咸通十三年鄲之子瑾又放一榜乃命門生韋庠刻石將飾七榜）

十四年（癸巳）

七月十八日懿宗崩（舊書本紀）

僖宗即位（通鑑）

進士三十人（唐語林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禮部者千餘人其間有名聲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詩具麻來鵠賈隨以文章稱溫庭筠鄭瀆何涓周鈴宋耘沈駕周繫以詞翰顯賈島平曾李淘淘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傳張維皇甫川郭鄩劉廷輝以古風著雖然皆不中科）

孔緘（廣卓異記引登科記孔緯大中二年狀元及第弟緘咸通十四年狀元及第緘乾符三年狀元及第）

唐彥謙（唐才子傳彥謙字茂業并州人咸通舉進士及第　唐詩紀事彥謙唐儉裔孫歷慈絳澧三州刺史自號鹿門先生陶穀之祖也穀避晉祖諱改姓陶後遂不易識者非之又曰彥謙學義山為詩）

杜讓能（舊書杜審權傳子讓能咸通十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咸陽尉　新書讓能字羣懿　唐語林杜讓能承相審權之子韋相保衡審權之甥保衡少不為讓能所禮保衡為相讓能以不中第及登第審權憤其沈厄以一子出身奏監察御史）

李渥（舊書李蔚傳子渥咸通末進士及第釋褐太原從事）

曹希幹（唐詩紀事希幹汾之子咸通十四年登第汾以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鎮張宴置榜于側將進士胡錡有啟賀略曰桂枝折處著萊子之綵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韋昭範（摭言宣慈寺門子不記姓名附其人義俠之徒也咸通十四年韋昭範先輩登第昭範乃度支侍郎楊嚴懿親宴席間帑幕器皿之類皆假於計司楊公復遣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中宴于曲江亭供帳之盛罕有倫擬時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悖之狀旁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長耳引頸及肩復以巨箠振築佐酒謔浪之詞所不忍聆諸君子駭愕之際忽有于眾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墜於是連加毆擊復奪所執箠箠之百餘眾皆致怒瓦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然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而來救門子乃操箠迎擊中者無不面仆于地敕使亦為所箠既而奔馬而返左右從而俱入門門亦隨閉而已坐內甚忻愧然不測其來仍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召行殿寺者訊之曰爾何使人與諸郎君非素而能相為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君無素第不平其下人無禮耳眾皆嘉歎悉以錢帛遺之復相謂曰此人必須亡去不則當為擒矣後旬朔座中賓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者門子皆能識之靡不加敬竟不聞有追問之者）

諸科十人

知貢舉（按唐語林咸通十三年盧莊為閣長都尉韋保衡欲以知禮部莊七月卒是年知舉未知何人考唐才子傳載高蟾）

事有於馬侍郎下下第明年李昭知貢雖其言不無舛誤而李昭知舉自必實有是事北夢瑣言載樂朋龜舉進士亦云李昭侍郎似爲可據唐中葉數十年中知舉姓名按年可考惟此年不詳疑其爲李昭也馬侍郎疑爲高侍郎之誤謂前年高湜知舉

唐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

咸通十五年（甲午）

十一月庚寅大赦改元爲乾符（舊書本紀）

進士三十八人　歸仁澤（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侍郎裴瓚知舉歸仁澤狀元）　劉崇望（舊書本傳）

崇望字希徒符之子崇望咸通十五年登進士科　金華子光德劉相崇望舉進士因朔望起居鄭太師從讜閣者已呈刺適遇裴侍郎瓚後至先入從容公乃命劉秀才以入相國以主司在前不敢升進廳隅拜于副階上鄭公降而揖焉亟乃趨出鄭公佇立于階所目送之候其掩映門屏方回步謂瓚曰大竒及第舉人瓚唯唯明年列于門生矣

夏侯潭（舊書夏侯孜傳子潭）

登進士第　北里志故陝州夏侯表中澤相國少子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聞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疏猛不拘言語爲牙娘批頰傷其面頗甚翌日期集于師門同年多竊視之表中因厲聲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澤顙同年皆駭然裴公俛首而哂注云裴公瓚其年主司

崔致遠（東國通鑑崔致遠少梁部人十八登第致遠桂苑筆耕序云右臣自年十二離家西泛當乘桴之際亡父誡之曰十年不第進士則勿謂吾兒吾亦不謂有兒往矣勤哉無隳乃力臣佩服嚴訓不敢弭忘懸刺無遑冀諧養志實得人百之己千之觀光六年金名榜尾後調授宣州溧水縣尉致遠又狀奏云前湖南觀察巡官裴璙是某座主侍郎再從弟某去乾符三年冬到湖南起居座主侍郎之時見於諸院弟兄中偏所記念）

顧雲（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顧雲字垂象一字士龍貴池人咸通十五年進士第　唐詩紀事雲初下第鄭谷有詩勉之云鳳策聯華是國華春來偶未上仙槎鄉連南渡思菰米淚滴東風避杏花吟貼暮鶯歸廟院睡銷遲日寄僧家一般情緒應相信門靜莎深樹影斜　唐語林顧雲受知于相國令狐公雖鹺商子而風韻詳整顧賦爲時所稱切于成名嘗有啟事陳于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名于尾科之前也）

蔣曙（新書蔣乂傳乂子係係子曙字耀之咸通末由進士第署鄂岳團練判官）

諸科十一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裴瓚（舊書本紀七月以禮部侍郎裴瓚爲潭州刺史）

二年（乙未）

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大赦制曰詞科出身士林所重本賓踐歷漸至顯榮近者惟扇澆風皆務躁進麻衣纔脫結綬王畿是能十年宦途今來半歲遷授頗爲譌弊須舉重明自今以後進士及第並許滿二周年後諸道藩鎮及戶部度支鹽鐵及在京諸司方得奏請如未及奏官限內有攝職處一任隨牒攝其宏文館集賢院

奏請直館校理並依此月限如出身後諸道奏已請初銜未得兩考者輒便奏職內尉充在職兩考方得依資除官改轉其授使下官先自有月限資序一一須守舊規不得超越比擬（新書本紀文苑英華）

是月敕進士策名向來所重由此從官第一出身誠宜行止端莊宴游儉約事務率釀動合兢修保他日之令名成在此之慎靜豈宜縱逸唯切追歡近年以來澆風大扇一春所費萬餘貫錢況在麻衣從何而出力足者樂于書罰家貧者苦於成名將革弊訛實在中道宜令禮部切加戒約每年有名宴會一春罰錢及鋪地等相許每人不得過一百千其勾當分手不得過五十人其開試開

寔並須在四月內稍有違赴必舉朝章仍委御史臺當加糾察（唐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八人

鄭合敬（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唐詩紀事合敬乾符三年登上第終諫議大夫按三年爲二年之誤 按宰相世系表合敬當爲延休之兄 摭言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楚娘字潤娘妓之尤者）

張文蔚（舊書張裼傳子文蔚乾符二年進士擢第 舊五代史張文蔚傳唐乾符初登進士第時丞相裴坦兼判鹽鐵解褐署巡官按新書宰相表裴坦以乾符元年二月同平章事其年五月卒文蔚登第在二年不得爲裴坦巡官五代史誤也）

崔允（舊書崔慎由傳子允字昌遐乾寍二年登進士第按乾寍爲乾符之誤 舊書張裼傳崔允擅朝政與文蔚同年進士尤相善）

崔瀣（唐語林崔沆知貢舉得崔瀣時榜中同姓瀣最爲沆知談者稱座主門生沆瀣一氣）

楊涉（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侍郎崔沆知舉楊涉登第 舊書楊收傳涉楊嚴長子乾符二年登進士第）

林嵩（唐才子傳林嵩字降臣長樂人也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 淳熙三山志林嵩長溪人終金州刺史）

孟棨（摭言孟棨年長于小魏公放榜日棨出行曲謝沆泣曰先輩吾師也沆泣棨亦泣棨出入場籍三十餘年）

鄭隱（摭言鄭隱者其先閩人徙居循陽因而耕焉少爲律賦辭格固尋常咸通末小魏公沆自闕下黜循州佐于時循人稀可與言者隱贄謁之沆一見甚慰意自是日與之游隱年少懶于事因倣循官掾由是犯衆怒故責其連祖繫之非所沆聞大怒以錢代隱輸官復延之上席未幾沆以普恩還京命隱偕行隱稟性趑趄沆之門吏宗僕靡不惡之往往呼爲乞索兒沆待之如一行次江陵隱狎遊多不館宿左右爭告沆沆召隱微辨隱以賓對沆又賚以財帛左右尤不測也行至商顏詔沆知貢舉時在京骨月聞沆携隱皆以書止之沆不能捨遂令就策試然與諸親約止于此耳覽榜除之夕沆巡廊自呼隱者三四嬰然頓氣而言曰鄭隱崔沆不與了更有何人肯與之一舉及第然隱遠人素無闕外名足不跡先達之門既及第而益孤上過闕識策蹇出京縈桓淮浙間中和末鄭續鎮南海辟爲從事諳同舍皆以無素知聞隱自謂有科第志無復答既赴辟同舍皆不睦續不得已致隱于外邑居歲餘又不爲宰君所禮會積欲貢士以幕內無名人迎隱尸之其宰君謂隱恨且久仇之必矣遂于僕送筵置鴆隱大醉吐血兩卒 淳熙三山志鄭隱字伯超福清人）

陳讜（淳熙三山志鄭合敬榜進士陳讜字昌言侯官人終韶州刺史）

諸科九人

博學宏詞科　韋昭範（摭言引咸通十四年韋昭範登第事太平廣記引作乾符二年韋昭範登宏詞科當由一事兩載也）

知貢舉　中書舍人崔沆（按舊書本紀乾符元年十月以中書舍人崔沆爲中書侍郎二年五月又云中書舍人崔沆爲禮部侍郎盖沆于放榜後正拜侍郎元年之中書侍郎係權知貢舉之誤也 唐語林自興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洋二年甲子鮑防侍郎知舉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舉計九十二年而二年停舉九十年中登進士第者一百一十六人諸科在外惟范陽盧氏不出座主）

三年（丙申）

進士三十八人（試王者之道如龍首賦以龍之視聽有符君德爲韻一吹竽詩又試漲曲江池詩以春字爲韻見黃御史集 按黃御史集作乾符二年文苑英華於漲曲江池詩下注云乾符丙申歲春是黃御史集之二年爲三年之誤也今改正 是年牽例沉賀羅隱周繫等第罷舉見摭言）

孔緘（狀元）

高蟾（唐才子傳高蟾河朔間人乾符三年孔緘榜及第初累舉不上題省牆間曰冰柱數條搘白日天門幾扇鎖明時陽春發處無根蒂憑仗東風次第吹怨而切是年人論不公又下第上馬侍郎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春風怨未開意指亦直馬僯之又有顏色如花命如花之句自況時運蹇窮馬因力薦明年李昭知貢遂擢第按馬侍郎李昭皆誤）

鄭谷（唐才子傳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光啟三年進士永樂大典引宜春志亦云鄭谷史之子光啟三年登進士第按文苑英華載鄭谷漲曲江池詩注云乾符丙申歲春則鄭谷當于乾符三年及第光啟爲乾符之訛今改正 薛廷珪授鄭谷右拾遺制谷二雅馳聲甲科得雋 谷擢第後入蜀題海

（棠詩云手中已有新春桂多謝煙香更入衣）

苗延（延乾符三年登進士第見韓文考異引登科記按世系表儞生延乂延蓋延乂之訛）

李嶼（鄭谷有荆渚八月十五夜值雨寄同年李嶼詩）

趙□（鄭谷有寄同年禮部趙郎中詩又有春夕伴同年禮部趙員外省直詩）

諸科十一人

博學宏詞科（舊書本紀三月以吏部尚書歸仁晦吏部侍郎孔晦吏部侍郎崔蕘試宏詞選人考功郎中崔庾考功員外郎周仁舉爲考官）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沆（據才子傳是年當李昭知舉按舊書崔沆傳乾符初拜舍人尋遷禮部侍郎典貢舉選名士十數人多至卿相是爲禮部侍郎時仍知舉矣本紀三年九月禮部侍郎崔沆爲尚書右丞則此年沆知舉也　黃御史集有代陳錫謝崔侍郎啟云某詞學疏蕪進取乖拙一叨貢士累黜名場足間之刖處縱橫額上之點痕重疊今春伏遇侍郎精求俊彥歷選滯遺某又名礙龍頭跡乖豹變都由薄命翻負至公以此怔忪莫寧惶惑無已在良時而自失於異日以何歸謂一生而便可甘心歎二紀而徒勞苦節豈料侍郎堅垂記錄確賜憫傷令後人而副取前心指陋質而說爲遺恨將使蔡經之骨終繫仙家士燮之魂卻還人世蓋施陰德豈止陽功喜極翻驚感深惟泣明年春色致身雖出于他門今日恩光碎首須歸于舊地）

鄭谷漲曲江池詩曰王澤倚通津恩波此日新深宜一夜雨遠似五湖春泛灔翹振鷺澄清躍紫鱗翠低孤嶼柳香失半汀蘋鳳輦尋佳境龍舟命近臣桂華如入手願作從游人（文苑英華）

四年（丁酉）

進士三十人（摭言乾符四年新進士曲江春醼甲于常年有溫定者久困場籍坦率自恣尤憎時之浮薄因設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輿金翠之飾夐出于衆侍婢皆稱是徘徊于柳陰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鷁首既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必矣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于此或肆調謔不已羣興方酣定乃于簾前垂足定膝極偉而長鬣衆忽覩之皆掩袂亟命迴舟避之或曰此必溫定也）

劉覃（摭言唐時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劉鄴第三子覃及第時鄴以故相鎮淮南敕邸吏日以銀一鋌資覃醵罰而覃所費往往數倍邸吏以聞鄴命取足而已會時及薦新狀元已下方議醵率覃潛遣人厚以金帛預購數十石矣於是獨置是宴大會公卿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及適口而覃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者人享蠻榼一小盎亦不啻數升以至參御輩靡不霑足　又云乾符四年諸先輩月燈閣打毬之會時同年悉集無何爲兩軍打毬軍將數輩私較于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强遲留用抑其銳劉覃謂同年曰儻能爲羣公小挫彼驕必介解去如何狀元已下應聲請之覃因跨馬執杖躍而揖之曰新進士劉覃擬陪奉可乎諸輩皆喜覃馳驟擊拂風驅電逝彼皆瞪眙俄策得毬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數輩慚沮僶俛而去時閣下數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北里志劉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陵入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駟時同年鄭賓先輩扇之）

鄭賓（北里志鄭賓本吳人舉或薦裴瓚爲東牀因與名士相接素無操守粗有詞學乾符四年裴公致其捷與鄭覃同年因諳事覃以求維揚幕不慎廉隅猥褻財利又薄其中饋竟爲時輩所棄斥　新書藝文志賓字貢華乾符進士第）

邵安石（摭言邵安石連州人也高湘侍郎南遷歸闕途次連江安石以所業投獻遇知遂挈至輦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詩人章碣賦東都望幸詩刺之曰懶修珠翠上高臺眉日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　曹松送邵安石及第歸連州覲省詩曰及第兼歸覲宜忘涉驛勞青雲重慶少白日一飛高轉楚聞啼狖臨湘見疊濤海陽沈飲罷何地佐旌旄）

諸科十人

博學宏詞科（舊書本紀正月以吏部尚書鄭從讜吏部侍郎孔晦吏部侍郎崔蕘考宏詞選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高湘（舊書本紀三年九月中書舍人高湘權知禮部侍郎　又高鍇傳鍇子湘乾符初爲中書舍人三年遷禮部侍郎選士得人）

五年戊戌

進士三十八人（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見摭言）

孫偓（狀元　新書偓字龍光父景商偓第進士　摭言孫龍光偓崔殷夢下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龍光潛履往復既而請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郎君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眾材之上也　北里志鄭舉舉者善令章孫偓為狀元頗惑之與同年侯潛杜彥殊崔昭愿趙光逢盧擇李茂勳數人多在其舍他人不得預盧嗣業與同年非舊知聞多稱力窮不遵醵罰致詩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　按淳熙三山志作孫偓）

牛嶠（唐才子傳牛嶠字延峯隴西人宰相僧孺之後乾符五年孫偓榜第四人進士　唐詩紀事嶠字松卿一字延峯乾符五年進士歷遺補尚書郎　王建鎮蜀辟判官及僭位為給事中）

侯潛（字彰臣見北里志）

杜彥殊（字當臣見北里志　按杜審權之子彥林於乾符中登第殊疑林之訛）

崔昭愿（字勛美見北里志）

盧擇（字文舉見北里志）

李茂勳（按茂勳為茂藹之弟）

盧嗣業（按嗣業簡辭之子）

康軿（新書藝文志軿字駕言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康軿乾符五年登進士第）

陳蜀（永樂大典引閩中記陳蜀字文都閩縣人乾符五年及第初神人謂曰當在山下水邊及第至是主司乃崔瀣也）

趙光逢（舊書趙隱傳子光逢乾符五年登進士第釋褐鳳翔推官　舊五代史本傳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議者目之為玉界尺僖宗朝登進士第踰月辟度支巡官　光逢字延吉見北里志　蘇軾趙抃碑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隱生光逢光裔）

諸科八人

博學宏詞科（舊書本紀三月以吏部尚書鄭從讜吏部侍郎崔沆考宏詞選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崔瀣（舊書本紀四年八月以中書舍人崔瀣權知貢舉　摭言崔瀣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為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厭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　容齋續筆引語林云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唯而已無何仁晦復詣託之至于三四殷夢斂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殷夢諱也按宰相世系表殷夢父名龜從又按歸仁澤已于乾符元年及第擇字恐誤）

六年己亥

進士三十八人

杜宏徽（舊書杜審權傳三子讓能彥林宏徽彥林宏徽乾符中相次登進士第　按上年之杜彥殊當即彥林則宏徽登第在此年）

諸科九人

博學宏詞科（舊書本紀三月以吏部侍郎崔沆崔瀣試宏詞選人駕部郎中盧蘊刑部郎中鄭項為考官）

康軿（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康軿中乾符六年博學宏詞科）

知貢舉　中書舍人張讀（舊書本紀五年十二月以中書舍人張讀權知禮部貢舉　舊書張薦傳張讀累官至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典貢舉時稱得士）

廣明元年庚子

正月己卯朔改元（通鑑）

十一月丁卯（舊書作己巳）黃巢陷東都（通鑑）

十二月甲申上與諸王妃后數百騎自子城由含光門金光門出幸山南是日晡晚賊入京城（舊書本紀）

進士三十八人

鄭谿（狀元）

劉崇魯（舊書劉崇望傳崇魯廣明元年登進士第　新書崇魯字郊文　按崇魯為劉符第四子）

何迎（永樂大典引宜春志何迎廣明元年登進士第）

李深之（北里志劉郊文崇魯及第年惑于鄭舉舉同年宴而舉舉有疾不來遂令同年李深之為酒糾）

錢珝（唐才子傳錢珝吳興人起之孫也乾寧六

（年鄭藹榜及第按乾寧為乾符之訛）楊鉅（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廣明元年錢珝楊鉅登第 新書藝文志鉅字文碩按鉅楊收次子見舊書收傳）

諸科四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厚（舊書本紀乾符六年十月以禮部侍郎張讀權知左丞事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廣明元年侍郎崔厚知舉蓋厚代張讀也）

二年（辛丑）

正月庚戌朔車駕在興元丁卯次成都（舊書新書本紀）

七月丁巳改廣明二年為中和元年（舊書本紀）

進士十二人（唐語林廣明元年盧渥中丞知舉帖經後黃巢犯闕天子幸蜀韋昭度侍郎於蜀代放十二人）

于稅（摭言于稅舊名韜玉長興相國兄子貴主視之如己子莫不委之家政往往與於關節由是衆議喧然廣明初崔厚侍郎榜貴主力取鼎甲榜除之夕為設庭燎仍為具以候同年展敬選內人美少者十餘輩執燭跨乘列于長興西門既而將入辨色有朱衣吏馳報曰胡子郎君不及第惆悵諸炬應聲擲之於地巢寇難後于川中及第依倭田令孜矣或曰稅及第非令孜力後依其門耳）黃郁（摭言黃郁三衢人早游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歷正郎金紫李端曲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為令孜賓佐）李端（見上）

續賜第二人 王彥昌（摭言王彥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于鼎甲廣明歲駕幸西蜀恩賜及第後為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門時宰臣學士不及隨駕知柔以京尹判鹺權中書事屬近輔表章繼至切于批答知柔以彥昌名聞遂命權知學士居半載出拜京尹又左常侍大理寺卿為寺胥所累南遷）杜昇（摭言杜昇父宣猷終宛陵昇有詞藻廣明歲蘇導給事刺劍州昇為軍倅駕幸西蜀例得召見特敕賜緋導尋入內庭韋中令自翰長拜主文昇時已拜小諫抗表乞就試從之登第數日有敕復前官並服色議者榮之 唐語林杜昇自拾遺賜緋後應舉及第又拜拾遺時號著緋進士）

知貢舉 戶部侍郎韋昭度（舊書本傳從僖宗幸蜀拜戶部侍郎中和元年權知禮部貢舉 司空圖故太子太師盧渥神道碑初公報政當陟且懸文柄之命權倖所沮事未克行及此傳聞中外推敬故宰執得伸其所志冬十月拜禮部侍郎羣輩之躁聚勢門欲以浮論籠駕主司者迎自咎其牙角洎入貢署幾引明經則美稱已譁于外議遇大駕南巡乃中輟人至今惜之 北夢瑣言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攜在中書歎宗人無掌文柄乃擢羣從陝虢觀察使盧渥知禮闈是歲十二月黃巢犯闕僖皇播遷舉子星散迨收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羨色趙崇大夫戲之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

中和二年（壬寅）

進士二十八人（按唐才子傳引作二十四人） 楊注（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侍郎歸仁紹知舉楊注登第 舊書楊收傳注中和二年進士登第按注為楊嚴第二子）

裴廷裕（新書藝文志裴廷裕字膺餘 摭言小歸尚書榜裴起部與邪之李搏先輩舊友搏以詩賀廷裕曰鯽梁下里曙雲開仙籍新從紫府來天上已張新羽翼世間無復舊塵埃嘉禎果中君平卜賀喜須斟卓氏盃應笑戎蕭刀筆吏至今泥滓曝魚鰓既而復以二十八字謔之曰曾隨風水化凡鱗安上門前一字新聞道蜀江風景好不知何似杏園春裴有六韻答曰何勞問我成都事亦報君知便納降蜀柳籠隄煙矗矗海棠當戶燕雙雙富春不並窮師子濯錦全勝旱曲江高捲絳紗楊氏宅半垂紅袖薛濤窗浣花泛鷁詩千首靜眾尋梅酒百缸若說絃歌與風景主人兼是碧油幢）

盧何卿（唐詩紀事何卿僖宗中和二年登第於蜀）

程賀（唐詩紀事賀有君山詩時號程君山詩云曾游方外見麻姑說道君山自古無云是崑崙山頂石海風飄落洞庭湖崔亞典眉州賀為聽僕崔見其風味不常問曰爾讀書乎曰薄涉藝文崔指一物令詠之雅有意旨因令歸選舉稱于諸侯問凡二十五舉及第時中和二年也入京則館博陵之第亞卒賀服緦三年）

秦韜玉（唐才子傳秦韜玉諂事田令孜巧宦未期年官至丞郎判鹽鐵保大軍節度判官僖宗幸蜀從

爲中和二年禮部侍郎歸仁紹放榜特敕賜進士及第令於二十四人內安插絹入春榜　唐詩紀事韜玉字仲明京兆人父爲左軍軍將韜出入田令孜之門又與劉瓚李嵓士姜垍蔡挺之徒交游中貴各將兩軍書尺僥求巍科時謂對軍解頭僖宗幸蜀韜玉以工部侍郎爲令孜神策判官小歸公主文韜玉準敕及第仍編入榜中韜玉以書謝新人呼同年曰三條燭下雖阻門闌數仞牆邊幸同恩地　唐語林秦韜玉應進士舉出于單素屢爲有司所斥京兆尹楊損奏復等列時在選中明日將出榜其夕忽叩試院門大聲曰大尹有帖試官沈光發之曰聞解榜內有人曾與路巖作文書者仰落下光以韜玉爲問損判曰正是此

諸科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歸仁澤（黃休復益州名畫錄僖宗幸蜀回鑾之日令常重允於中和院寫御容及隨駕文武臣寮眞內有尚書禮部侍郎知貢舉歸仁澤則是年爲仁澤知舉諸書言仁紹者誤）

三年（癸卯）

四月甲辰（新書作丙午）李克用收復京城（舊書本紀）

進士三十八人

崔昭緯（狀元）（摭言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昭緯其年首冠後七年自內庭大拜按宰相表崔昭緯以大順二年正月同平章事自此年至大順二年爲七年玉芝堂談薈以爲乾符三年誤　舊書本傳昭緯清河人祖庇父璵昭緯進士及第　新書昭緯字蘊曜）

劉崇謨（舊書劉崇望傳劉崇謨中和三年進士及第）

諸科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夏侯潭（舊書夏侯孜傳子潭累官至禮部侍郎中和三年進士多至卿相）

四年（甲辰）

停舉（摭言唐朝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道殣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爲意江西節帥鍾傳令公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爲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爲急務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求貢于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于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于治平行鄉飲之禮常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怠時舉子有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者歲皆不下數輩）

五年（乙巳）

三月丁卯車駕至京師己巳御宣政殿大赦改元光啟（舊書本紀）

五月（冊府元龜作正月）詔曰朕每念艱難之末思拯濟之圖理少亂多古猶今也蓋搜揚之未至非爵賞之不行況自鄉里沽名物情貲怨朝市有爭先之黨山林多獨往之人彼豈自窮驅而莫返其有文苞經緯道冠儒元貞遯自肥浮名不染豈無加等之爵以待非常之流今委使臣遠近徵訪必行備禮以聳羣芳且幾貫研深用惟

體要運當無事固垂拱而可持時屬多虞非拔奇而不振或有才優將略業洞兵鈐辨勝負於風雲計長短於主客妙得神傳之決恥成兒戲之名不俟臨機方期制變或銷聲于屠釣或屈志于風塵勿媿白媒當期致用至乃旁窺國病動適事宜深探貨殖之源備得富強之術排於浮議鬱彼良圖又有志擅縱橫久潛韜褐材推超異見辱儕流苟全一藝之工不必萬夫之敵亦有推研歷象校步星辰言必效于機先術豈疑于億中是貲奇器孰曰異端亦在勸來仁加殊賞隱功名可慕少壯幾何在君親則忠孝相資念國家則安危同切勿甘流俗猶銜寘安並委使臣榜示訪求長吏

律置發遣同心體國無使淹延懸賞俟能必行擢朕雖鍾艱否亦謂憂勤高祖太宗之在天固當垂祐社稷生靈之有主夫豈乏賢達我敷求咨爾將命勿孤翹矚苟自因循其間儒學優游軍謀宏遠密陳時務願應制科者已從別敕處分漸弛遺才沈淪末位不礙文武並須升聞布告天下咸使知悉（唐大詔令集）

十二月乙亥沙陀逼京師丙子田令孜奉僖宗出幸鳳翔（舊書新書本紀）

進士三十五人　許稙孫（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倪曙（永樂大典引閩中記倪曙字孟曦侯官人中和五年及第　按倪曙於乾符四年試火中寒暑退賦殘月如新月詩入等第見摭言　淳熙三山志倪曙仕劉隱爲工部侍郎平章事）　崔彥撝（東國通鑑後晉出帝開運元年高句麗惠宗義恭王元年冬十二月翰林院令平章事崔彥撝卒彥撝新羅人稟性寬厚自少能文年十八入唐登科四十二還國拜執事侍郎瑞書院學士及新羅歸附太祖命爲太子師委以文翰之任宮院額號皆所撰定一時貴游皆師事之及卒年七十七謚文英以年推之及第在是年）

諸科二人

知貢舉　黃滔上翰林薛舍人啓云某伏以十一日襐除主文旋歷情懇罪責則可言于躁切憫傷則宜恕于單危非不三省九思沈吟履行而以途窮日蹙恐懼風波亦猶抱沈痾者悉將虔告於神醫懷至痛者無不上呼于穹碧伏以學士舍人軒鏡照臨蜀秤懸心仰惟燭臨當極剛奧且夫禮司取士寒進昇名若無苦匠以斵成未有良時而自致不然者則安得權懸至鑒代有遺人伏惟學士舍人標表士林梯航陸海凡言進取須自門牆今以文柄有歸至公宏播則精力固同于造化嘉言乃作于蓍龜而某折角有年交鋒無託羽毛零落鬢鬚摧殘若不自學士舍人推恩極山岳之隆攘臂到溝隍之底則還憐抱璺難出甑盆兼近者而獲悲居親承念錄哀某昔年五隨計吏則雙足以全空今復三歷貢闈救陸沈而未暇許垂援手極上重霄讓以誓向鬼神刻于肌骨中興敎化一身免沒於風塵下國兒孫百世敢忘於廝隸下情無任攀投懇悃之至（按黃滔以咸通十三年鄉薦言五隨計吏三歷貢闈是在鄉薦之後數年此年疑爲薛舍人知舉其名俟考）

光啓二年（丙午）

正月車駕在鳳翔（舊書本紀）

田令孜迫乘輿請幸興元三月丙申車駕至興元（舊書本紀）

進士九人　陸扆（狀元　舊書本傳扆字祥文本名允迪吳郡人徙家于陝曾祖灃祖師德父郜扆光啓二年登進士第其年從僖宗幸興元　北夢瑣言陸扆舉進士屬僖宗再幸梁洋隨駕至行在與中書舍人鄭損同至逆旅扆爲宰相韋昭度所知欲身事之速了屢告昭度昭度曰柰已深夏復使何人爲主司扆以鄭損對昭度從之因令扆致意榜帖皆扆自定其年六月狀頭及第後在翰林署時苦熱同列戲之曰今日好造榜天矣然扆名冠一時兄弟三人時謂三陸希聲及威也　唐詩紀事扆

詩有今秋已約天台月之句或云扆昭宗末舉進士及第六月榜出盛暑同舍戲之曰造榜天也觀扆此詩豈幸倉猝苟科第者）

顧在鎔（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光啓二年陸扆狀元顧在鎔登第）

陳嶠（黃御史集司直陳公墓誌銘公諱嶠字延封闢識好學弱冠能文與高陽許龜圖江夏黃彥修居莆之北巖精舍五年而二子西去復居北平山兩地穴脊壺之榻十年）索隨氏之珠然後應詔諸侯求試宗伯而以咸通乾符之際龍門有隋僞之險鶯谷無孤飛之羽才名則溫岐韓銖羅隱皆退黜不已故公自丁丑之丙申高價馳而逸步躡既而大盜移國德公文行之深者安州鄭郎中諴孫拾遺棨歎而勉之久乃持輦下之屈名適蜀中之貢府致鄉士倒屣場席開路清風既閉竊爲權官沽諸將求識而薦之公時已出經試比言之者口策紙而已是舉光啓二年收開三年榮登故相榮陽鄭公禮部上第又有喜陳先輩嶠及第詩云不是駕前偏落羽錦城爭得杏園花又祭陳嶠文注云林端公貞元七年首闈越之科第以珠還合浦賦擅名後十年莆邑許員外榮登自此文學之士繼躡而悉不偶時曠八十七年始鍾于延封其文以中泰續篇擅名後六七年徐正字及第漲某塵忝林端公同延封榜皆第十二人　摭言陳嶠謁安陸鄭郎中

（誠三年方六見誠從容謂嶠曰識閔廷言否嶠曰偶未知聞誠曰不妨與之往還其人文似西漢）

諸科二人　劉日新（陳致雍唐故金華大師正和先生劉日新碑銘日新字繼平閩侯官人七歲舉童子釋褐按京兆府文學以保大十一年年七十六推之是年七歲）

知貢舉　中書舍人鄭延昌（永樂大典載蘇州府志是年中書舍人鄭損權知貢舉按宰相世系表鄭損爲蔚尉未爲中書舍人考陳嶠墓志及唐詩紀事温憲條下載鄭延昌知舉葢蘇州府志鄭損爲鄭延昌之訛也新書鄭延昌傳言爲翰林學士進兵部侍郎不言以中書舍人知舉葢傳失之　唐語林鄭延昌相公爲京兆尹兼知貢舉）

三年（丁未）

三月壬辰車駕至鳳翔（通鑑）

進士二十五人　趙光裔（舊書趙隱傳子光裔光啟三年擢第舊五代史趙光逢傳光逢與弟光裔皆以

文學德行知名）　黃匪躬（十國春秋黃匪躬連州人登唐光啟三年進士）　趙昌翰　趙光庭（廣卓輿記引趙氏科名錄云趙氏十三榜十四人登科內光啟三年故柳大夫榜再從弟兩人同年及第即昌翰光庭也）

諸科一人

知貢舉　尚書右丞柳玭（見唐才子傳）

四年（戊申）

二月壬午車駕自鳳翔至京師（舊書本紀）

戊子大赦改元文德（舊書本紀）

三月癸卯上崩於靈符殿昭宗即位（通鑑）

進士二十八人　鄭貽矩（狀元）　崔塗（唐才子傳崔塗字禮山光啟四年鄭貽矩榜進士及第

崔塗入蜀赴舉秋夜與先生話別詩曰欲[illegible]峨嵋別中宵寢不能聽殘池上雨吟盡枕邊燈失計方期隱脩心未到僧雲門一萬里應笑又擔簦　按禮山荆公百家詩選作禮仙）

諸科一人

知貢舉　尚書右丞柳玭（按唐會要僖宗謚議右丞權知禮部侍郎柳玭撰僖宗葬于文德元年十二月其時柳玭猶權知禮部侍郎是此年知舉）

登科記考卷二十四　　大興徐松

唐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

龍紀元年（己酉）

正月癸巳朔大赦改元（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五人

李瀚（狀元）

溫憲（唐才子傳溫憲庭筠之子也龍紀元年李瀚榜進士及第　唐詩紀事溫憲員外庭筠子也僖昭之間就試于有司值鄭相延昌掌邦貢也以其父文多刺時復傲毀朝士抑而不錄既不第遂題一絕於崇慶寺壁後榮陽公登大用因國忌行香見之憫然動容暮歸宅已除趙崇知舉卽召之謂曰某頃主文衡以溫憲庭筠之子深怒嫉之今日見一絕令人惻然幸勿遺也于是成名詩曰十口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按憲於咸通四年作程修己墓誌銘已題曰鄉貢進士是亦久困文場之證　摭言溫憲光啓中及第詩爲山南從事辭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略曰蛾眉先妒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吳融（新書本傳吳融祖翥融龍紀初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　唐才子傳融字子華山陰人龍紀元年李瀚榜及進士第　唐詩紀事韓偓與吳子華侍郎同年玉堂伴直懷恩敘懇因成長句兼呈同年云往年鶯谷接清塵今日鼇山作侍臣二紀許諧勞筆硯一朝宣入掌絲綸聲名烜赫文章士金紫雍容富貴身絳帳恩深無路報語餘相聚卻酸辛　又注云予與子華俱久困名場　北夢瑣言吳融侍郎乃趙崇大夫門生）

韓偓（唐才子傳韓偓字致堯京兆人龍紀元年禮部侍郎趙崇下擢第　唐詩紀事偓父瞻李義山同年偓小字冬郎義山云嘗卽席爲詩相送一座盡驚句有老成之風因有詩云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于老鳳聲偓字致堯今曰致光誤矣自號玉山樵人又云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駕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上面許偓爲相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鎭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充是選乞迴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歎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之輕佻贊復有釁馳入請見于上前且言二公長短上曰趙崇是偓薦時偓在側梁王叱之偓奏曰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閣　韓偓及第過堂日作詩曰早隨眞侶集蓬瀛閶闔門開尙見星龍尾樓臺迎曉日鰲頭宮殿入靑冥暗驚凡骨升仙籍忽訝麻衣謁相庭百辟歛容開路看片時輝赫勝圖形）

唐備（唐才子傳唐備龍紀元年進士）

崔遠（舊書崔珙傳珙弟璵璵子澹澹子遠龍紀元年進士登第）

李□（韓偓有訪同年虞部李郎中詩又春陰獨酌寄同年虞部李郎中詩又同年前虞部李郎中自長沙赴行在以紫石硯贈之詩按李郎中未知其名偓和孫舍人荆南重圍中寄諸朝士詩有李郎中冉疑卽其人也）

諸科七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趙崇（北夢瑣言唐趙大夫崇清介門無襍賓慕王濛劉眞長之風也標質堂堂不爲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一人自代亞台未嘗舉人云朝中無代已也世亦以此少之又曰梁相張策嘗爲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曰劉蕡雖作僧未爲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蓋爲天水拒棄竟爲梁相也　摭言張策同文子也自小從學浮圖法號藏機桑名內道場爲大德廣明庚子之亂趙少師崇主文策爲時事更變求就貢籍崇庭詬之策不得已復舉博學宏詞崇職受天官復黜之仍顯揚其過策後爲梁太祖從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頗奇之爲謀府策極力媒孽崇竟罹侁酷　吳融有和寄座主尙書詩和座主尙書登布善寺樓詩遂水席上獻座主侍郎詩和座主尙書春日郊居詩蓋皆謂崇也）

大順元年（庚戌）

正月戊子朔大赦改元大順（舊書本紀）

二月丁巳宰臣兼國子祭酒孔緯以孔子廟經兵火有司釋奠無所請內外文臣自觀察使下及令佐於本官料錢上緡抽十文助脩國學從之（舊書本紀）

56　100冊

進士二十一人　楊贊禹（狀元。黃御史集有寄楊贊圖學士詩注云學士與元昆俱以龍腦登選元昆即贊禹　薛廷珪授楊贊禹左拾遺制云贊禹連中殊科首冠羣彥）　王駕（唐才子傳王駕字大用蒲中人自號守素先生大順元年楊贊禹榜登第授校書郎　唐詩紀事僖宗幸蜀駕下第還蒲中鄭谷以詩送云孤單取仕休言命早晚逢人苦愛詩後有次韻王駕校書結綬見寄之什云直應歸諫苑方肯別山村勤苦常同業孤單共感恩駕仕至禮部員外郎與司空圖鄭谷爲詩友）　戴思顏（唐才子傳戴思顏大順元年楊贊禹榜進士及第　唐詩紀事作司顏）　王虬（新書藝文志字希龍泉州南安人大順初舉進士第）　張瑩（淳熙三山志瑩字昭文連江人楊贊禹榜進士終禮部尚書知延州）　林袞（淳熙三山志袞字藏言閩縣人終祕書校書郎）

諸科一人

知貢舉　御史中丞裴贄（按裴贄凡三榜二榜見後是年當爲第一榜摭言裴公第一榜拾遺盧參預之謂通榜也）

二年（辛亥）

進士二十七人　崔昭矩（摭言崔昭矩大順中裴贄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按宰相表崔昭緯以大順二年正月庚申同平章事是昭矩爲此年狀元　北夢瑣言唐進士崔昭矩爲狀元有進士團所由動靜舉罰一日所由疏失狀元笞之遂逃所由謝杖于階前對諸進士曰崔十五郎不合于同年前面顯決所由請罰若干博陵無言以對）　陳鼎（淳熙三山志鼎福清人崔昭矩榜進士按十國春秋黃晟辟前進士陳鼎羊紹素爲賓客當即其人）　黃璞（新書藝文志璞字紹山大順中進士第　按徐寅贈黃校書先輩璞閒居詩曰取得驪龍第四珠退依僧舍卜貧居是璞以第四人及第　淳熙三山志黃璞字德溫侯官人後遷莆田官至崇文館校書郎自號霧居子有集二十卷　按璞於是年及第故景福二年撰陳巖墓誌結銜稱前鄉貢進士也）　杜荀鶴（唐才子傳杜荀鶴字彥之嘗謁梁王朱全忠與之坐忽無雲而雨王以爲天泣不祥命作詩乃賦曰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王悅之荀鶴寒進連敗文場甚苦至是送春官大順二年裴贄侍郎放第八人登科正月十日放榜正荀鶴生朝也王希羽獻詩曰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于第八枝荀鶴居九華號九華山人　北夢瑣言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裴之于禕之姪文章秀麗精神敏俊甚有時稱所生母常戴玉天尊黃巢亂離莫知存沒或有於枯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以曙未訪遺骸不合進取以此阻之後于裴贄侍郎下擢進士第官至右補闕曾戲同年杜荀鶴曰杜十四仁賢大榮幸得與張五十郎同年荀鶴答曰張五十郎大榮幸得與荀鶴同年天下只聞杜荀鶴名字豈知張五十郎耶彼此大咍　按杜十四摭言作杜十五　唐新纂荀鶴舉進士及第東歸過夷門獻梁太祖詩句云四海九州空第一不同諸鎮府封王　唐詩紀事荀鶴或曰牧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所謂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者也時妾有妊出嫁長林鄉正杜筠而生荀鶴擢第年四十六矣李昭象喜杜荀鶴及第詩云深嚴貧復病榜到見君名貧病渾如失山川頓覺清一春新酒興四海舊詩聲日使能吟者西來步步輕又殷文圭寄賀杜荀鶴及第云一戰平疇五字勞晝歸鄉去錦爲袍大鵬出海翎猶溼驟馬辭天氣正豪九子舊山增秀絕二南新格變風騷由來稽古符公道平地丹梯甲乙高　顧雲唐風集序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年遯者來隱者出異人俊士始大集都下於羣進士中得九華山杜荀鶴拔居上第　十國春秋杜荀鶴庭前楙樹生二芝次年及第因名之爲科名草　按杜荀鶴及第試卷至宋時猶存王禹玉作龐穎公神道碑其家送潤筆金帛外參以古書名畫三十種內一種即荀鶴試卷亦見石林燕語）

王渙（唐才子傳王渙大順二年禮部侍郎裴贄下進士及第　唐詩紀事渙字羣吉　摭言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趙光允自補袞拜小儀王拯自小販拜少勤渙首唱長句感恩上裴公曰青衿七十榜三年建禮含香次第遷珠彩乍連星錯落桂花曾對月嬋娟玉經磨琢多成器劍拔沈埋便倚天應念銜恩最深者春來爲壽拜尊前裴公答曰謬持文柄得時賢粉署清華次第遷昔歲策名皆健筆今朝稱職並同年各懷器業甯推讓俱上青雲豈後先何事老來猶賦詠欲將酬和永流傳）　李德鄰（見上）　王拯（見上）　趙光允（舊書趙隱傳子光允大順二年進士登第　舊五代

33 B

史光允光逢之弟也俱以詞藝知名亦登進士第

張曙 摭言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目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第曰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君當于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卻待我作宰相與郎君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三榜裴贄下及第果于崔下過堂 唐詩紀事張曙杜荀鶴同年生也荀鶴酬曙詩云天上書名天下傳引來齊到玉皇前大仙錄後頭無雪至藥成來竈絕煙笑躡紫雲金作闕夢拋塵世鐵爲船九華山叟驚凡骨同到蓬萊豈偶然

吳仁璧 永樂大典引湖州府志侍郎裴贄知貢學仁璧登第又曰吳仁璧字廷寶長洲人新書藝文志作字廷實

蔣肱 摭言大順二年孔魯公在相位特賞吳仁璧於蔣肱之上 按吳仁璧爲廣文生蔣肱爲鄉貢咸通乾符以來率以廣文生爲末第魯公特矯其弊如此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蔣肱登大順三年進士第三蓋二之誤

羅袞 永樂大典引臨邛續志羅袞臨邛人應進士舉文學優贍操尙甚高唐大順中策名不歸故鄉時屬喪亂朝廷多故契闊兵難備歷饑寒蜀先主致書于翰林令狐學士吳侍郎選書記一員欲以桂陽應聘外郎謂知己曰昔捧馬通衢服弊布衣以俟外朝無復西歸爲魯國東家某也竟通朝籍終于梁禮部員外郎也

吳蛻 十國春秋吳程傳程山陰人父蛻大順中登進士解褐鎮東軍節度掌書記

王翃 新書藝文志翃字雄飛大順進士第

諸科六人

知貢舉 御史中丞裴贄 黃滔上裴侍郎啟云某伏念薦孟明則子桑所能免叔向匪祁奚莫議推言及是懸懇爲宜上賡請降敢希容聽伏惟侍郎中丞頃持文柄大闡至公匪爲聖代之準繩懸作貢闈之日月某爲後無私之兩榜差乖必字於十年伏蒙侍郎中丞曲賜矜傷直加賞錄連歲薦論瑣質傾極重言而以弱植難培么弦易斷且驚負累空費生成既而不罷龍鍾愈蹙恩遇昨者面容跪履親俾窺天仍如琢玉之品題更啟如金之然諾便于此日上喬重霄今則已除主文只祈陰德延頸丁溝隍之底膺恩於邱岳之隆雖龜龍不瑞于匹夫而犬馬合田于本主沾巾塵睫瀝膽披肝不在他門誓干死節下情無任攀託依投懇悃之至 按啟言無私之兩榜是裴公第二榜舊書本紀乾甯四年有前御史中丞裴贄此啟亦言侍郎中丞是以御史中丞知舉矣 杜荀鶴有辭座主侍郎詩 唐詩紀事裴贄第二榜策夜李樹簾前獻詩曰公道此詩知不得昭陵慟哭一時休尋卒蜀中裴公無子人謂屈洞所致

景福元年壬子

正月丙寅大赦改元景福 舊書本紀

進士三十八人 十國春秋徐寅試止戈爲武賦徐正字集有省試東風解凍詩當即此年試題

歸黯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歸仁澤乾符元年狀元及第子黯大順三年狀元及第 摭言歸黯親迎拜席日狀元及第榜下板巡脫白期月無疾而卒

徐寅 唐才子禮徐寅大順三年蔣泳下進士及第按永樂大典引莆陽志作乾符元年誤 十國春秋徐寅字昭夢

莆田人登唐乾甯進士第試止戈爲武賦一燭栽畫已有破山加點擬戍無人之何禮部侍郎李擇覽而奇之拔此年蔣泳抑舉李擇未詳所出 徐寅放榜日詩曰喧喧車馬欲朝天人探東堂榜已懸萬里便隨金鸞三台仍借玉蓮錢花浮酒影彤霞爛日照彩光瑞色鮮十二街前樓閣上卷簾誰不看神仙又曲江宴日呈諸同年詩曰鵷鸞與鳳凰同忽向中興遇至公金榜連名昇碧落紫花封敕出瓊宮天知惜日遲遲暮春爲催花旋旋紅好是慈恩題了望白雲飛盡塔連空 五代史補徐寅登第歸閩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賦時梁祖與太原武皇爲讎敵武皇眇一目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曲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胡奴望英威而膽落未幾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見而大怒及莊宗之滅梁也四方諸侯以爲唐室復興奉琛爲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問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因慘然曰汝歸語王審知父母之讎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聞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殺徐寅爾今殺則未敢奉詔但不可用矣即日戒閽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終身止于秘書正字

盧仁炯 徐寅有寄盧端公同年仁炯詩

□□ 徐寅有贈垂光同年詩曰丹桂攀來十七春如

（今始見茜苑新須知紅杏園中客終作金鑾殿裏臣逐分家風惟錦礼元成事業是陶鈞他時黃閣調元處莫忘同年射策人）

諸科六人

知貢舉　蔣泳（見唐才子傳未知何官）

徐寅東風解凍詩曰暖氣飄蘋末凍痕銷水中扇冰初覺泮吹海旋成空入律三春照朝宗萬里通岸分天影闊色照日光融波起輕搖綠縠遊乍躍紅鱗動排弱羽飛翥起如風（徐正字集）

二年（癸丑）

進士二十八人　崔膠（狀元）　易標（永樂大典引宜春志景福二年易標登進士第）　張鼎（唐才子傳張鼎字台業景福二年崔膠榜進士）　歸藹（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景福二年侍郎楊涉知舉歸藹登第　舊五代史歸藹字文彥吳郡人也登進士第按藹生于大中十一年是年三十七歲）　盧元輝（摭言盧大郎補闕元輝升平鄭公之甥也輝少孤長于外氏愚常誨之衆進士咸通十一年初舉廣明庚子歲遇大寇犯闕竄身南服府外兄鄭續鎮南海輝向與續同庠序續仕州縣官輝自號白衣卿相然二表俱爲愚鍾愛附來未十稔續爲節行將輝乃躬備復脫身虎口挈一囊而至續待之甚厚時大駕幸蜀天下沸騰續勉之出處且曰人生幾何苟富貴可圖何須一第耳輝不答復請賓佐誘激者數四復遣右府以待輝輝因曰大朝設文學之科以待英俊如輝者能否焉敢期于饕餮然聞昔馬氏所勖常以一第見勉今舊館寂寥奈何違夙昔之約若白衣沒世亦其命也若見利改圖有死不可續聞之加敬自是龍鍾場屋復十許歲大順中方爲宏農公所擢卒於右衮按言大順中誤）　張道古（唐詩紀事昭宗時拾遺張道古貢五危二亂之表黜于蜀後間關走西岐又遷東洛皆契五危之事悉歸二亂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爲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可在誰能更與讀來看道古庶幾入景福中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拾遺　新書藝文志道古字子美景福進士第）　杜晏（杜甫子宗文生東山翁東山翁生禮禮生詡詡生晏景福中第進士官至侍御史見宋李燾撰杜莘老行狀）　曹愚（淳熙三山志愚字古直長溪人景福二年及第）

明經科　賈潭（徐鉉賈宣公墓誌銘公諱潭字孟澤洛陽人六代祖黃門侍郎晉國公至五代祖孫種曾祖昶祖琛考翊潭景福二年以學究一經射策高第）

諸科十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楊涉（見上　黃滔有上楊侍郎啟云伏以羲爻不兆之文何人復演魯史不褒之事曠古誰稱厥理非遙斯言可喻伏以侍郎榮司文柄宏闡至公歷選滯遺精求文行泉下則大臣有感揭起銷沈場中則寒族無差酌平先後所以如某者曾干衡鏡經定否臧若不蒙指向後人說馬遺恨則宰輔之爲薦舉帝王之作知音而主目不言人誰肯信餘是須出侍郎金口須自侍郎瑤函今則論啟無私恩如瓊質錫生成于此日過分付于將來早從握內以拚排便是眼前之科第然後念以漸臨風水莫如蓬島之音塵俾拜雲水親吐蘭言而誨諭留心郎是自古所希莫不拳跼循涯兩手抹泣質向神鬼誓子子孫鶯谷乘春雖託他門而振羽靡軀異日須歸舊地以論恩澤肝膽以無窮萬幾毫而莫徹下情無任感恩懇悃之至）

乾甯元年（甲寅）

正月乙丑大赦改元乾甯（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八人　蘇檢（狀元　按太平廣記引聞奇錄蘇檢登第歸吳省家蓋吳人也）　韋莊（唐才子傳韋莊字端己京兆杜陵人也乾甯元年蘇檢榜進士釋褐校書郎　唐詩紀事韋莊見素之後　北夢瑣言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巢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　韋莊放榜日作云一聲天鼓闢金扉三十仙才上翠微萬水霧中龍乍變緱山煙外鶴初飛鄒陽暖豔催花發太皞春光簇馬歸回首便辭塵土世彩雲新換六銖衣）　陳乘（永樂大典引莆陽志）

乾甯元年徐寅陳乘登進士第（按乘爲陳崇之族子見徐鍇陳氏書堂記　十國春秋陳乘仙游人）　唐摭（永樂大典引宜春志乾甯元年唐摭登進士第）　孔昌庶（十國春秋昌庶迥之子見宋史孔承恭傳闕里文獻考昌庶爲乾甯元年進士未知所據附此俟考）

明經科　張佶（九國志張佶京兆長安人乾甯初以明經中第）

諸科三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擇（十國春秋以徐寅爲是年進士列舉者李擇今從才子傳移徐寅於大順三年而存擇名於此以俟考）

二年（乙卯）

二月乙未敕高宗夢傳說周文遇子牙列位則三公穪諸則四輔

朕纂承鴻緒克紹寶圖思致理平未臻至化今大朝方興文物須擇賢良冀於僉選之閒以覩廊廟之器今年新及第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竝指揮取今月九日於武德殿祗候委中書門下準此處分仍付所司（按黃滔放榜日詩注云其年當日奏試蕊郎于乙未日放榜也）

丙申試新及第進士張貽憲等於武德殿東廊內一人盧賡稱疾不至宣令昇入又云華陰省覲其父僅進狀乞落下分二十五鋪分不許往來內出四題曲直不相入賦取曲直二字爲韻良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脈理皆邪若何道理取五聲字輪次各雙用爲韻（按容齋四筆引作皆取五聲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爲韻限三百二十字成）詢于芻蕘詩回紋正以芻字側以蕘字爲韻品物咸熙七言八韻成今至九日午後一刻進納

丁酉宣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誥陸扆秘書監馮渥於雲韶殿考所試詩賦各賜衣一襲氈被等

己亥敕朕自君臨寰海八載於茲夢寐英賢物色巖野思名實相符之士藝文具美之人用立于朝庶裨于理且令每歲鄉里貢士考覈求才必在學貫典墳詞窮牧化然後升于賢良之籍登諸俊造之科如聞近年已來茲道寖壞鷄多拔于隼翼羊或服于虎皮未聞一卷之師已在遷喬之列永言其弊得不以懲昨者崔凝所

考定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覩其所進文書雖合程度必慮或容請託莫致精研朕是以召至前軒覩其實藝爰于經史自擇篇題今則比南郭之竽音果分一一慕西漢之辭彩無媿彬彬既鑒妍媸須有升黜其趙覩文程晏崔賞崔仁寶等四人才藻優贍義理昭宣深窮體物之能曲盡緣情之妙所試詩賦辭藝精通皆合本意其盧贍韋說封渭韋希震張蠙黃滔盧鼎王貞白沈崧陳曉李龜禎等十一人所試詩賦義理精通用振儒風且躡異級其趙覩文等四人幷盧贍等十一人竝與及第其張貽憲孫溥李光序李樞李途等五人所試詩賦不副題目兼句稍次且令落下許後

再舉其崔礪蘇楷杜承昭鄭稼等四人詩賦最下不及格式蕪類頗甚曾無學業敢竊科名洗我至公難從濫進宜令所司落下不令再舉其崔凝虧秩已崇委寄殊重司吾取士之柄且乖慎選之圖孤朕明恩自貽伊咎委中書門下行敕處分奏來其進士張貽憲等二十四人名準此處分賜陸扆馮渥銀器分物其落下舉人並賜絹三匹

中書門下覆奏伏以文學設科風化是繫得其人則儒雅道長非其才則趨競者多實在研精仍資澄汰昨者宣昭貢士明試殿庭題目盡取于典墳賦詠用觀其工拙果周睿鑒盡叶至公升黜而懲勸並行取捨而憲章斯在其趙觀文等二十四人望准宣處分崔凝商量別狀奏聞

丁未敕國家文學之科以革隋弊歲登俊造委之春官[illegible]欲華實相符為第一用近寢訛謬虛聲相高朕所以思得貞正之儒以掌其事而聞刑部尚書知貢舉崔凝百行有常中年無黨學窺典奧文聽菁英洎遍踐清華多歷年數眾更顯重積為休聲遂輟其憲綱任之文柄宜求精當稍異平常朕昨者以聽政之餘偶思觀閱臨軒比試冀盡其才及覽成文頗多蕪類豈宜假我公器成彼私榮既觀一二之吹噓乏彬彬之美且乖朕志宜示朝章尚遵含垢之恩俾就專城之任勉加自省勿謂無恩可貶合州刺史（以上并見黃御史集引昭宗實錄　摭言昭宗皇帝頗為寒進開路崔凝覆試但是子弟無問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其間屈人頗多孤寒中唯程晏黃滔擅場之外其餘以程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貞白張蠙律詩趙觀文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閫閾者也　容齋四筆唐昭宗乾甯二年進士二十五人覆試但放十五人白頭張貽憲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蘇楷其一也故挾此恨至于駁昭宗聖文之論是時國祚如贅洸悍鎮強藩請隧問鼎之不暇顧惓惓若此貽憲等六人說唐末不復綴榜益是時不糊名一黜之後主司不敢再收拾也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閩人也九世孫沃為吉州永豐宰刊其遺文初試覆試凡三賦皆在考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二字為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為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韻乘寶祚之綿綿下平聲也第三韻無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粲粲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豐人王貞白時再試中選郡守為改所居坊

名曰進賢且減戶稅亦後來所無）

七月辛酉上趣南山宿莎城鎮甲子上徙幸石門鎮（通鑑）

八月辛亥車駕還宮（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五人（試人文化天下賦以觀彼人文以化天下為韻內出白鹿宣示百官詩見黃御史集是年韋彖府元落見摭言按彖疑即四年及第之韋彖）重放一十五人（王貞白御試後進詩云三時賜食天廚近內宿偷吟禁屬滿二十五家齊拔宅人間已寫上昇名注云是年初放二十五人後覆試止放十五人也）

趙觀文（唐詩紀事趙觀文乾甯二年崔凝下第八人登第是年命陸扆重試而觀文為榜首　桂林風土記進賢坊因趙觀文狀頭及第前陳太保改坊名　黃御史集和同年趙先輩觀文詩云玉兔輪中方是樹金鼇頂上別無山雖然迴首見煙火幸主酬恩難使閑　皆載賀趙觀文重試及第詩云一枝仙桂兩迴春始覺文章可致身已把色絲要上第又將彩筆冠群倫龍泉再淬方知利火浣重燒轉更新今日街頭

（看御榜大能榮耀苦心人　孔平仲珩璜新論道觀文桂州人狀元及第）

程晏（讀書志程晏字晏然乾甯二年進士）

崔賞

崔仁寶（黃御史集有同年崔學士仁寶詩云半因同醉杏花園塵忝鴻爐與鑄顏已脫素衣酬素髮敢持青桂愛青山雖知珠樹懸天上終賴銀河接世間畢使海涯能拔宅三秦二十四畿寰）

盧贍（按宰相世系表有盧贈無盧贍未知孰是黃御史集有寄同年盧員外詩云聽罷鶯聲出雍州秦吳煙月十經秋龍門在地從人上郎省連天須鶴遊休戀一巢惟妙絕已經三字入精求當年甲乙皆華顯應念愧宮今雪頭疑即其人）

韋說

封渭（黃御史集二月二日宴中貽同年封先輩渭詩云帝壟城裏日銜盃每倚稽康到玉頹栘苑五更驚榜後蓬山二月看花開垂名入甲成龍去列姓如丁作鶴來同戴大恩何處報永言交道契陳雷又有寄同年封舍人渭詩云唐城接軫赴秦川宴合歡離駱十年龍頷摘珠同泳海鳳杳煉翰別昇天八行眞跡雖收拾四戶高扃奈駙懸能使邱門終始雪莫教華髮獨潸然）

韋希霞

張蠙（唐才子傳張蠙字象文清河人也乾甯二年趙觀文榜進士及第釋褐爲校書郎黃御史集有貽張蠙同年詩云夢思非一日攜手御溝涼詩見江南雹遊經塞北霜馳車先五漏把菊後重陽惆悵天邊桂誰教歲歲香　唐詩紀事蠙登第尉櫟陽避亂入蜀王蜀時爲金堂令）

黃滔（黃御史集引莆陽志黃滔字文江乾甯二年乙卯趙觀文榜進士光化中除四門博士尋遷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又集後年考云滔以咸通壬辰歲舉年三十三又越二十三年乃登第　黃御史集有放榜日詩云吾唐取士最堪誇仙榜標名出曙霞白馬嘶風三十轡朱門秉燭一千家郤詵聯臂昇天路宣政飛章奏日華歲歲人人來不得曲江烟水杏園花有成名後呈同年詩云業詩攻賦薦鄉書二紀如鴻歷九衢不待得至公搜草澤如從平陸到蓬壺雖慚錦鯉成穿額忝獲驪龍不寐珠蒙楚數疑休下泣師劉大叫已爲盧人間灰管供紅杏天上烟花應白榆一字連鑣巡甲族千般唱罰賞皇都名推顏柳題金塔飲自燕秦索玉姝退愧單寒終預此敢將恩嶽怠斯須有御試詩云已表隨珠各自攜更從瓊殿立丹梯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靈鳳敢期翻雪羽洞簫應或諷金閨明朝莫惜場場醉青桂新香有紫泥六曹三省列簪裾丹詔宣來試士初不是玉皇疑羽客要教金榜帶天書詞臣假寐題黃絹宮女敲銅奏子虛御目四篇酬九百敢從燈下略躊躇有出京別同年詩云一枝仙桂已攀援歸去烟霄前日村雖恨別離還有意槐花黃日出青門）

盧鼎（宰相世係表鼎字調臣起居舍人與起居郎蘇楷羅袞請改昭宗諡曰襄黃御史集有寄少常盧同年詩云官拜少常休青緗擬庭裘狂歌離樂府所夢到瀛州古器嚴耕得神方客謚留清溪莫沈約王者或吹游疑即其人）

王貞白（唐才子傳王貞白字有道信州永豐人也乾甯二年登第時榜下物議紛紛詔翰林學士陸扆於內殿覆試中選授校書郎　唐詩紀事天祐年中內試貞白札翰狼籍帝覽拂下玉案有黃門奏此舉人有詩名御批曰粗通放棄此即是年覆試之事天祐字誤　僧貫休送貞白重試及第東歸詩云辛苦酬心了東歸謝所知可憐經試者如折兩三枝雨毒逢花少山多愛馬遲此行三可羨正值倒戈時）

沈崧（吳越備史沈崧字吉甫閩人也祖輅大理評事賜緋父超福州長溪縣令崧初生時有大蛇墜二牀前引首觀之久而方去既七日將浴忽大風雨震撼浴盆乾甯二年崔凝主禮闈二十五人登進士第渝濫尤衆昭宗命覆試凡落十人是日崧再以章奏捷　按閩書及王芝堂談薈以崧爲乾甯三年狀元誤）

陳曉

李龜禎（黃御史集有寄同年李侍郎龜禎詩云石門南面淚浪浪自此東西失帝鄉崑璞要疑方卓絕大鵬須息始開張已歸天上趨雙闕忽喜人間捧八行莫道秋霜不滋物菊花還借後時黃）

落下十人

張貽憲（裼之子見舊書張裼傳）

孫溥　李光序　李樞（舊五代史李專美傳專美父樞唐昭宗時嘗應進士舉爲覆試所落不許再舉）

李途　崔礪　蘇楷（舊書哀帝紀蘇楷尚書循之子凡劣無藝乾甯二年應進士登第後物論以爲濫昭宗命翰林學士陸扆祕書監馮渥覆試黜落永不許入舉場楷目不知書手僅能執筆　舊五代史蘇循子楷乾甯二年登進士第中使有奏御者云今年進士二十餘人僥倖者半物論以爲不可昭宗重試于雲韶殿詔云蘇楷盧賡等四人詩句最卑無累頗甚付所司落下不得再付舉場　唐會要天祐二年蘇楷議改昭宗諡號楷負愧銜怨與起居郎羅袞起居舍人盧鼎連署議）

杜承昭　鄭稼（按此惟九人以盧賡先已落下也）

諸科三人

拔萃科　黃詵（湻熙三山志詵字仁澤乾甯二年登拔萃科璞之子終左宣義郎節度巡察判官始遷長溪白林有二子長蔡華次慕風）

知貢舉　刑部尚書崔凝（摭言乾甯二年崔凝榜放貶合州刺史先是李滚附於中貴凝憤退黜百計摧之上亦深器滚文學因之藉怒密旨令內人於門搜索懷挾至於巾履靡有不至）

黃滔人文化天下賦曰明彼今古聞諸聖賢易垂言而著在八卦人有文而形於晉天用以成章旣驗斯風之肅穆屬之於物乃知厥德之昭宣吾君乘此格言恢乎至理以爲文在天而苟可覽文在人而誠足觀在天則時變從之在人則化成有以故體此以御宇取茲而教人且文也肇自河龜見洛書陳道德故仁義新出無爲而人有象齊父子而一君臣旣而上古邈中古遐苟流播之如此乃弛張而若彼始則六十四位演自周王旋則三百五篇刪于孔氏故得有國之君準繩斯文詩書禮樂以表裏干戚俎豆以區分莫不經天緯地髣髴氤氳布彼寰瀛風行而草偃被於億兆玉粲而蘭薰然後鏗作咸韶散爲風雅調暢動植周通夷夏車書得以合矣豈睽與而同也遂使九州四海皆贍黼黻于朝端墨客詞人交露鋒芒於筆下大哉人文之義也煥矣赫矣可名可觀唯聖朝之所擅豈悖德之能干推其時而時或異論其道而道斯完故將垂百王而作範豈唯充萬國以咸懽者也夫如是則肩比三王威銷五霸宏彰馭馬之成政克俾雕龍之擅價彬彬乎哉郁郁乎哉有以見我唐之至化（黃御史集）

黃滔曲直不相入賦曰曲也者厥理惟何直也者其詞可屬一則見回邪之所自一則非平正而不欲故聖人立此格言爲乎懿躅俾有家而有國不與混同令自高而自卑靡相參觸至如木也或表從繩之直或壘來巢之曲雖則含煙帶雨共呈蒼翠于巖間而聳本盤根各稟規模于山足勿言同地而錯糅固乃殊途而瞻矚所以方能中規俟良匠之所知勁不爲輪信奇才而可錄莫不分彼邪正鎮于時俗且木之理兮猶不差忒人之道兮切在忠直直也不可以曲從曲也不可以直飾行於己而已有異施於人而人是測繇是屈原在楚餔其糟而不爲比干相殷剖其心而可得顧惟忠讜之受性豈與邪諛而同域其不相入也理苟如是俗奚以惑小人曲媚或乘造次以得時君子直誠可仗英明而輔國今我后恢睿哲以御乾澄聖心而立極惡似鉤而在物樂如弦而比德惟曲是斥彰萬乘之準繩惟直是求示百王之楷式微臣之獲詠歌敢不佩之于取則（黃御史集）

黃滔良弓獻問賦曰文皇帝以精求要義下訪良弓以木心之邪正旣別將理道之比方乃同木若有邪奚副準繩之一一理如無

荷必貢國祚之崇崇斯益體元立制啟聖乘乾與禹湯而接軫將堯舜以差肩覩於物也必有誠焉言念爲弓倘窮元於脉理豈於有國不注意於英賢否則何以宏丕圖於赫赫垂寶祚於緜緜者哉則知黃帝造舟車之旨其難爲比周武倒干戈之文殊不稱美覩草木而向此燭幽統寰區而足彰致理遂使度木掄材之子每自依依獻可替否之臣曾非唯唯今吾皇播聲教以綿洋濟恩波而浩汗乾坤與之而合德夷夏有之而一貫斯弓不御洞其理以明明斯問克興露其言而粲粲儒有生在江嶺來趨輦轂波濤久慕於化鯤兮（下闕　黃御史集）

黃滔內出白鹿宣示百官詩曰上瑞何曾之毛羣表色難推于五靈少宣示百寮觀形犇場駒潔光交月兔寒已馴瑤草別孤立雪花園栽牙懸端士抽毫躍史官貴臣歌詠日皆作白麟看（黃御史集）

黃貞白宮池產瑞蓮詩曰雨露及萬物嘉祥有瑞蓮香飄雞樹近榮占鳳池先聖日臨雙麗恩波照並妍願同指佞草生向帝堯前（文苑英華　按原注云帖經日試）

三年（丙辰）

七年李茂貞進逼京師壬辰上出自渭北丙申至華州（通鑑）

進士十二人　崔詡（狀元　永樂大典引莆陽志昭宗御內殿試崔詡以下十二人是崔詡狀元也玉芝堂談薈亦是年狀元崔詡又云沈崧）

楊鑄（收之子登進士第見舊書楊收傳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侍郎獨孤損知舉楊鑄登第）

翁承贊（唐才子傳翁承贊字文堯乾甯三年禮部侍郎獨孤損下第四人進士又中宏詞敕頭　唐詩紀事承贊閩人唐末爲諫議大夫唐語曰槐花黃舉子忙承贊有詩曰雨中妝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　翁承贊擢進士詩曰霓旌引上大羅天別領新銜意自憐蝴蝶流鶯莫先去滿城春色屬羣仙又擢探花使三首詩曰洪崖差遣探花來檢點芳叢飲數杯深紫濃香三百朵明朝爲我一時開九重烟暖折槐芽自是升平好物華今日始知春氣味長安虛過四年花探花時節日偏長恬淡春風稱意忙每到黃昏醉歸去紵衣惹得牡丹香　黃滔寄翁文堯拾遺詩云龍頭鳳尾前年夢今日須憐應若神注云滔卯年冬在宛陵夢文堯作狀頭及第又申年四月十二夜在濤源夢到殿前東道自西厲聲唱翁某拜右省拾遺　按詩言應若神則承贊爲狀頭矣才子傳作第四人未詳書錄解題作乾符二年進士誤　宋王邁臞軒集謝陳侍郎立縣學續登科記並書啓云翁承贊爲第四人時目以探花之使　按宋鄭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翁承贊字文饒　淳熙三山志翁承贊福清人居蒼嶺）

諸科四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獨孤損（見上）

四年（丁巳）

進士二十人（試未明求衣賦　見唐詩紀事）

楊贊圖（狀元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楊贊禹大順元年狀元及第弟贊圖乾甯四年狀元及第　唐詩紀事薛昭緯以侍郎掌貢舉楊贊圖爲榜首　殷文圭有趙侍郎看紅白牡丹因寄楊狀頭贊圖詩）

韋彖（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載唐登科記乾甯四年禮部侍郎薛昭緯下進士二十人韋彖舉選彖字先貴池人　摭言羊紹素夏課有畫狗馬難爲功賦其實取畫狗馬難于畫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吳子華子華覽之謂紹素曰吾子此賦未嘉賦題無鬼神而賦中言鬼神子盍爲畫狗馬難于畫鬼神賦卽善矣紹素未及改易子華一夕成於腹笥有進士韋彖池州九

（華人始以賦卷謁子華子華開之甚喜家居數日貢一篇于子華其破題云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于鬼神子華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紹素竟不能以已下之其年子華爲冢取府解）

卓雲（淳熙三山志卓雲楊贊圖榜進士）

孫郃（諸書志孫郃字希韓四明人乾甯四年進士　唐詩紀事郃與方干友善好荀楊孟子之書學退之爲文爲校書郎）

劉纂（摭言劉纂爲等第後二十一年方及第　按纂爲等第在乾甯四年至此凡二十一年）

諸科三人

王棲霞（徐鉉貞素先生王君碑君諱棲霞字元隱七歲神童及第以保大壬子卒年六十二推之七歲在此年）

博學宏詞科

翁承贊（淳熙三山志乾甯四年翁承贊中博學宏詞科）

知貢舉

禮部侍郎薛昭緯（舊書本紀乾甯三年十月戊申制以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薛昭緯爲禮部侍郎　舊書薛存誠傳保遜子昭緯乾甯中爲禮部侍郎貢舉得人文章秀麗　唐詩紀事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侵侮諸叔自起居舍人貶洗馬而卒昭緯其子也頗有父風嘗任祠部外郎時李系任小儀王蕘任小賓且立仗班退昭緯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旒蕘遽請下何昭緯應聲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天復中自憲丞累貶磎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蕘嘗制曰陵轢諸父代嗣其凶薛存誠之子廷老廷老之子保遜保遜之子昭緯爲乾甯禮部侍郎性輕率坐事貶磎州刺史　摭言華州榜薛侍郎示諸門生詩曰時君過聽委平衡粉署華燈到曉明開卷固難窺浩汗執心空欲慕公平機雲筆舌臨文健沈宋篇章發詠清自笑觀光輝昨日披心爭不愧羣生　北夢瑣言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爾後請不弄笏與唱浣溪紗即某幸也時人謂之至言有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公知之乃召謂曰試于庭前學得似則恕爾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之小吏安詳傚然舉動酷似笑而舍之）

五年（戊午）

八月壬戌車駕自華還京師甲子大赦改元光化（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八人（試春草碧色詩見文苑英華　鄭谷有光化戊午年舉公見示省試春草碧色詩偶賦是題一首）

羊紹素（狀元）

殷文圭（唐才子傳殷文圭字表儒池州青陽人乾甯五年禮部侍郎裴贄下進士　唐詩紀事作湯文圭池州人居九華小字桂郎苦學所用墨池底爲之穴舉進士中途遇一叟曰屑綠夸文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沖虛爲儒當大有名于天下唐末詞場請託公行文圭與游恭獨步賜屋乾甯中帝幸三峯文圭攜梁王表薦及第仍列榜中尋爲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朱全忠表薦之既而由汴宋馳歸全忠大怒遣吏捕之不及矣自是屢言措大率皆負心每以文圭爲證白馬之禍蓋自此也文圭事楊行密終左千牛衛將軍子崇義自江南歸朝改姓湯名悅　摭言文圭家池州之青陽辭親販道至行在無何隨榜爲吏部侍郎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以身事門梁王王乃上表爲之文圭復投啟事於公卿間略曰於菟猶食非求尺璧之珍鷄鵰避風不望洪鐘之樂既擢第由宋汴馳過俄爲多言者所發梁王大怒急遣追捕已不及矣）

劉鹹（殷文圭賀同年第三人劉先輩鹹辟命詩曰甲門才子鼎科人拂地藍衫榜下新脫俗文章笑鸚鵡凌雲頭角壓麒麟金壺藉草溪亭晚玉勒穿花野寺春多媿受恩同闕里不嫌師辟與顏貧）

王轂（唐才子傳王轂字虛中宜春人自號臨沂子乾甯五年羊紹素榜進士　釋貫休送王轂及第歸江西詩曰太宗羅後彥桂玉比光輝難得終須得言歸始是歸風帆天際吼金鷄月中飛五府知交辟魚書莫便稀）

褚載（唐才子傳褚載字厚之家貧客梁宋間困甚以詩投襄陽節度使邢君牙云西風昨夜墜紅蘭一宿郵亭事萬般無地可耕歸不得有恩未報死應難流年怕老看將老百計求安未得安一卷新詩滿懷淚頻來門館訴饑寒君牙憐之贈絹十疋又薦於鄭滑節度使不行乾甯五年禮部侍郎裴贄知貢舉君牙又爲之遂擢第　唐詩紀事陸威爲郎官載以文投獻數字犯其家諱威因覽然載謝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慚誤筆殷浩之矜持太過翻達空函）

孔邈（冊府元龜以乾甯五年登進士第　舊五代史孔邈文宣王四十一代孫登進士第）

陳炯

何幼孫（永樂大典引宜春志陳炯何幼孫登乾甯五年進士第）

賈詠（摭言賈詠父倚有義聲詠落拓不拘細碎賓佐武臣倅晉州時昭宗幸蜀三榜）

裴相贄時爲前主客員外客游至郡詠接之傲睨裴嘗暫匆造詠詠戎裝一揖曰主公尚書邀放鵝子勿怪如此倥傯而退裴贄頗銜之後裴三主文柄詠兩舉爲裴所黜既而謂門人曰賈詠潦倒可哀吾當報之以德遂放及第

盧肅 摭言盧肅鈞之孫貞簡有祖風光化初華州行在及第自大寇犯闕二十年搢紳雕不徧之肅始登第俄有李鴻者造之願備力鴻以雖刀暇日往往反資于肅此外未嘗以所需爲意肅有舊業在南陽常令鴻徵租皆如期而至往來千里而未嘗侵費一金既及第鴻奔走如初及一春事畢鴻卽辭去

路德延 北夢瑣言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國巖之姪嶽之子擢進士第太平廣記德延光化初擢第大有詩價

諸科一人

知貢舉　禮部尚書裴贄（舊書本紀乾甯四年十月以大中大夫前御史中丞裴贄爲禮部尚書知貢舉）

按此年爲裴贄第三榜摭言云第二第三榜通榜者爲諫議柳遜起居舍人于兢紫微錢珝　殷文圭有省試夜投獻座主詩

殷文圭春草碧色詩曰細草含愁碧芊綿南浦濱萋萋如恨別苒苒共傷春疏雨煙華潤斜陽細彩勻花黏繁闘錦人藉輭勝茵淺映宮池水輕遮輦路塵杜回如可結誓作報恩身（文苑英華）

王轂春草碧色詩曰習習東風扇萋萋草色新淺深千里碧高下一時春嫩葉舒煙際微香動水濱金塘明夕照輦路惹芳塵遶坐功何處陽和力自均今當發生日瀝懇祝良辰（文苑英華）

光化二年（己未）

進士二十七人　**盧文煥**（摭言盧文煥光化二年狀元及第頗以宴醵爲急務常俯闊宴同年皆患貧無）以致之一日給以遊齊國公亭子既至皆解帶從容文煥命團司牽驢時柳璨告文煥以驢從非己有文煥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璨甚銜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煥憂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

柳璨 摭言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上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相　舊書本傳柳璨河東人曾祖子華祖公器父遵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然木葉以照書性謇直無緣飾宗人璧玭貴仕於朝鄙璨樸鈍不以諸宗齒之宋柳開上主司李學士書曰開之大王父唐光化中趙公司貢士也實來應舉趙將以榜末處之據有移書于趙公毀我先君者趙公始得一書乃遷名而進一等以至於前後得謗書二十六通趙公每得一書而必一進名是歲也趙下二十七人故我先君名止於第二苟是時書未止於二十六人之毀也卽必冠乎首矣按此則璨以第二人及第

諸科一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趙光逢（舊書趙隱傳乾甯三年光逢從駕幸華州拜御史中丞改禮部侍郎舊五代史趙光逢傳改禮部侍郎知貢舉又云門人柳璨登庸除禮部侍郎太常卿）

三年（庚申）

十一月庚寅（新書作己丑）　左右軍中尉劉季述王仲先廢昭宗幽於東內問安宮（舊書本紀）

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皓劉得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但恐憤氣未銷上沖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

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署便以特敕顯示優恩俾使已升冤人皆霑聖澤後來學者更勵文風收中書門下詳酌處分（摭言　容齋三筆　摭言所引尚有孟郊李甘顧邵孫沈珮顧蒙按孟郊李甘皆已及第莊云未及第誤　鑒誡錄云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等奏前有名儒屈者十有五人請賜孤魂及第）

進士二十六人（按避暑錄光化中放進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爲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此作三十六人未知孰是）

裴格（狀元）

盧延讓（唐才子傳盧延讓字子善范陽人也有卓絕之才光化三年裴格榜進士朗陵雷滿爲辟之滿敗歸僞蜀授水部員外郎累遷給事中卒官刑部侍郎延讓師許下薛尚書爲詩詞意入僻不競纖巧且多健語卞士大笑之初吳融爲侍御史出官峽中時延讓布衣薄遊荊渚貧無卷軸未遑贄謁會融弟得延讓詩百餘篇融覽其警聯如宿東林云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個星猶在天旅舍言懷云名紙毛生五門下家僮骨立六街中贈元上人云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蜀道云雲間鬧鐸驟馱去雪裏殘骸虎拽來又云樹上諏諮批頰鳥窗間逼駮扣頭蟲等大驚曰此去人遠絕自無蹈襲非尋常耳此子後必垂名余昔在翰林召對上曾舉其借鷹健卒橫氈帽騎馬佳人卷畫衫一聯雖淺近自成一體名家今則信然矣遂厚禮遇贈給甚多融嘗中奇詩云永日應無食終宵必有詩後奮科第多融之力也　摭言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吳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讓百篇融覽大奇之由是大獲舉糧延讓深所感激然猶因循竟未相面後值融赴急徵入內延孜於公卿閒稱譽不已光化戊午歲來自襄南融一見如舊相識延讓嗚咽流涕於是懷帖成之矣　北夢瑣言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汭見賞又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句爲王先主建所賞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盧嘗有詩云因知文賦易爲下者之乎後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因知文賦易爲下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也　按摭言云延讓業辯滋詩文賦二句投吳子華卷中說詩一篇斷句也　唐詩紀事作盧延遜）

裴皞（舊五代史本傳皞光化三年擢進士第以天福五年卒年八十五推之是年四十五歲　新五代史本傳皞字司東河東人也）

王定保（書錄解題王定保光化三年進士　按定保作摭言云予次匡廬其夕遙祝九天使者俄夢朱衣道人長丈餘特以青灰落我襟霏霏然常自謂魚透龍門凡二經復透矣私心常慮舉事中輟既三舉欲罷不能於是四舉有司遂作黍矣　十國春秋王定保南昌人　按定保爲琅邪王氏宰相世系表載太原王氏有定保字翊聖別是一人）

崔籍若（摭言序云同年盧十三延讓楊九十一贊圖崔二十七籍若按楊贊圖非此年及第或是別科同年）

鄭珏（舊五代史本傳珏光化中登進士第初珏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爲第十九自登第凡十九年爲宰相又昆弟之次第十九時亦異之通鑑考異云珏光化三年及第　新五代史云珏舉進士數不中第張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　按昇仙廟興功記碑末云前進士鄭珏書又注云光化三年添前字蓋碑作于乾甯四年正月足年及第後添前字也）

吳靄（全唐詩吳靄字延俊連州人光化三年進士七歲時詠野燒詩曰烟隨紅焰斷化作白雲飛識者知其爲青雲器）

孔昌明（闕里文獻考昌明爲光化三年進士未知所據附此俟考）

明經科

楊知萬（冊府元龜後唐長興元年七月前興唐府冠氏縣尉楊知萬經中書陳狀稱光化三年明經及第）

諸科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渥（舊書李蔚傳子渥庠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光化三年選貢士　按王定保摭言序有恩門右省李常侍渥）

四年（辛酉）

正月甲申朔（新書作乙酉）　昭宗反正（舊書本紀）

四月甲戌（新書作丙子）　御長樂門大赦天下改元天復制曰漢徵極諫晁董陳理亂之端晉策能言詵元貢闕遺之政乃登道廣請舉公

平誠在得人以匡不逮應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政術詳明祈文武常參官及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具姓名聞薦至十一月到京朕當親論策試擇其可否施行（舊書本紀　唐大詔令集）

敕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德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制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光問松希羽可祕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時謂此舉爲五老榜（摭言　容齋三筆　摭言又云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貧屈人宜令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

十一月壬子中尉韓全誨與鳳翔護駕都將李繼誨奉車駕出幸鳳翔（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六人（試天得一以清賦武德殿退朝望九衢春色詩見永樂大典引瑞陽志載登科記）　歸佾（狀元　玉芝堂談薈佾作脩蘇州人）　陳光問（容齋三筆引登科記光問第四人）　曹松（永樂大典引安慶府圖經曹松字夢徵舒州人光化四年登第　容齋三筆引登科記曹松第八人　讀書志曹松特敕授校書郎而卒　摭言松學賈司倉爲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啓事爲送羊脚狀　唐詩紀事松及第敕下宴中獻座主杜侍郎詩云得召邱牆淚卻頻若無公道也無因門前送敕朱衣吏席上銜盃碧落人半夜笙歌教泥月平明桃杏放燒春南山雖有歸溪路爭那酬恩未殺身）　王希羽（摭言希羽歙州人詞藝優博　容齋三筆引登科記希羽第十二人）　歐陽持（永樂大典引瑞陽志載登科記云歐陽持字化基高安人天復元年歸佾榜進士）　劉象（摭言象京兆人　唐詩紀事沈彬字子文高安人也天才狂逸好神仙之事少孤西游以三舉爲約常夢著綵衣貼月而飛識者言雖有虛名不入月矣洪州解至長安初舉納省卷夢仙謠云玉殿大開從客入金桃爛熟沒人偷鳳驚寶扇頻翻翅龍誤金鞭忽轉頭第二舉憶仙謠云白榆風颯九天秋王母朝迴宴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鼇愁雲翻簫管相隨去星觸旌幢各自流詩酒近來狂不得騎龍御上清游第三舉納省卷贈劉象爲首云曾應大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鬢蕭疏不隨世祖重攜劍卻爲文皇再讀書十載戰塵銷舊業滿城風雨壞貧居一枝何事於君惜仙桂年年幸有餘劉象孤寒三十舉無成主司覽彬詩其年特放象及第）　柯崇　鄭希顏（摭言崇希顏皆閩人　容齋三筆引登科記象崇希顏居末級）　沈顏（十國春秋沈顏湖州德清人天復初舉進士第授校書郎　讀書志沈顏字可鑄傳師之後）　裴口　顏口　李口（曹松有鍾陵寒食日與同年裴顏李先輩鄭校書郊外閒游詩校書疑即希顏）

諸科三人

博學宏詞科　李琪（舊五代史本傳琪舉進士登天復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杜德祥（唐語林杜牧之二子曰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其弟德祥昭宗時爲禮部侍郎知貢舉亦有名聲）

天復二年（辛酉）

停舉

三年（癸亥）

正月甲子車駕出鳳翔幸朱全忠軍己巳入京師（舊書本紀）

停舉

四年（甲子）

正月丁巳（新書作戊午）車駕發京師癸亥次陝州（舊書本紀）

四月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通鑑）

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州甲辰車駕由徽安門入（舊書本紀）

乙巳御光正門大赦天下改天復四年爲天祐元年制曰恩拯艱難實資材幹尚慮非常之士猶懷自進之嫌苟或失人焉能致理倘有懷才抱德隱遁山林武藝絕倫沈淪衆職者仰所在處長吏察訪奏薦如得才實當待以不次之位（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八月壬寅夜朱全忠令左龍武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樞密使蔣元暉弑昭宗於椒殿丙午昭宣帝即位（舊書本紀通鑑）

進士二十六人

李旭（永樂大典引宜春志李旭登天復四年進士第　唐詩紀事旭及第後呈朝中知己云凌晨曉鼓奏嘉音雷擁龍吟出陸沈金榜高懸當玉闕錦衣郎著到家林貞珠每被塵泥陷病鶴多遭螻蟻侵今日始知天有意還教雪得一生心）

許晝（摭言許晝者睢陽人也薦攻五字詩天復四年大駕東幸駐蹕甘棠晝于此際及第梁太祖長子號大卿郎君者常與晝屬和晝以卿爲與主隨駕至洛下攜同年數人醉于梁祖私第因折牡丹十許朵主吏前白云凡此花開落皆籍其數中令公秀才奈何恣意攀折晝謾罵久之主吏銜之潛遣一介馳報梁祖梁祖聞之頗睚眦獨命械晝而斷于時大卿竊知聞道先遣使至晝遂亡命河北莫知其止）

盧程（舊五代史盧程天復末登進士第　北夢瑣言盧程擢進士第爲莊宗皇帝河東判官）

劉岳（新五代史本傳岳字昭輔洛陽人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龜崇望其諸父也敏於文詞舉進士　按岳爲劉符之孫珪之子）

王澥（宋尹洙集陝郡開元寺建初院有進士登科題名二記在焉其一題云天復四年左丞楊涉下進士二十六人實唐昭宗遷洛改元天祐歲駐蹕于陝楊涉丞相所放進士榜第十四人王公諱澥之嗣于工部追書也其一題云咸平元年翰林學士楊礪下進士五十一人第九人劉公劉公大父太常卿岳前天復榜中第十一人）

陳用拙（十國春秋陳用拙本名拙連州人用拙其字也少習禮樂工詩歌長遂以字顯唐天祐元年擢進士授著作郎）

陳詠（北夢瑣言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有詩名善奕棋昭宗劫遷駐蹕陝郊是歲策名歸蜀韋書記莊以詩賀之）

姚顗（新五代史本傳顗字百眞京兆長安人司空圖以女妻之舉進士　舊五代史本傳顗唐末隨計入洛出遊嵩山有白衣丈夫拜于路側請爲童僕顗辭不納乃曰鬼神享于德君子孚于信余則鬼也將以託賢者之德通化工之信幸無辭焉昔余掌事陰府承命攝人之魂氣名氏同而其人非且富有壽算復而歸之則筋骸已敗由是獲譴使不得爲陽生公中夏之相輔也今爲謫中天之祠者以某姓名求之神必許諾顗爲虔禱而還白衣迎于山下曰余免其苦矣拜謝而退次年擢進士第　按舊唐書本紀天祐元年

六月前進士姚顗爲校書郎前進士趙頎劉明濟實專並祕書省校書郎正字）

趙頎　劉明濟　實專（按諸人皆當是此年進士）

諸科一人

知貢舉　尚書左丞楊涉（摭言天祐元年楊涉行在陝州放榜後大拜）

唐昭宣光烈孝皇帝

天祐二年（乙丑）

六月癸巳敕衛尉少卿敬沿是裴贄之甥常累于身或以明經擢文柄或以私事竊化權贄已左遷爾又何逭可貶徐州蕭縣尉（舊書本紀）

八月乙未敕僞稱官階人泉州晉江縣應鄉貢明經陳文巨招狀罪欵付河南府決殺（舊書本紀）

壬寅敕前大中大夫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司空圖俊造登科朱紫升籍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而釣名志樂激流心輕食祿匪夷匪惠難舉公正之朝載省誠懇當徇幽棲之志宜放還中條山（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三人　歸係（狀元玉芝堂談薈云蘇州人侑之弟）　楊凝式（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侍郎張文蔚知舉歸係第一人及第楊凝式第三人及第舊五代史楊凝式傳唐昭宗朝進士第按言昭宗誤　游宦紀聞載楊凝式年譜生于咸通十四年癸巳是年三十三）　劉贊（舊五代史本傳贊魏州人年三十餘登進士第與學士竇夢徵同年登第鄰居友善夢徵卒贊與同年楊凝式緦麻爲位而哭按贊卒于清泰二年年六十餘是生于咸通末乾符初至天祐二年正三十餘歲北夢瑣言唐劉瞻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傳先婚李氏生一子即劉贊也相國薨後贊且孤幼甚憐鍾愛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即李殷衡侍郎也以劉氏之門不可無後常加楚箠終不長進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適無以訪尋聖善憶念涙如綆縻莫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母團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擢進士第梁時登朝充崇政院學士預時俊之流）　竇夢徵（舊五代史本傳夢徵同州人少苦心爲文登進士第）　崔庸（唐詩紀事庸登天祐二年進士第又云庸吳郡進士）

諸科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張文蔚（摭言天祐二年張文蔚東洛放榜後大拜　舊書本紀天祐二年三月以吏部侍郎張文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新書作禮部侍郎今從之）

三年（丙寅）

正月辛巳國子監奏得監生郭應圖等六十人狀稱伏覩今年六月五日敕文應國學每年與諸道等明經一例解送兩人者應圖等早辭耕稼夙慕詩書自拋鄉邑之中便忝國庠之內棲遲守學轗軻於時未諧昇進之期彌抱減退之患苟或諸道解送監府同條實謂首尾難分本支無異伏請聞奏俾遂遲恩者又河南府奏當府取解明經舉人周定言等二十七人各據取解差司錄參軍崔蘊考試並已及格伏緣明經舉人先準敕諸州府解送不得過二人者今當府除去留外見在二十七人考試並已及格若只送二人必恐互有爭論難以指揮者敕曰取士之科明經極重每年人數已有舊規去夏雖舉條流蓋慮所司踰濫今者國子監既有聞奏河南府亦具陳論不念遠人何以誘進只在乎升降之際切務公平又何必解送之時便爲沙汰將免遺才之歎須開汲善之門特改舊條俾循往例國子監河南府所試明經並依準常年例解送禮部所放人數亦許酌量施行但不得苟徇囑求遂致僥倖兼下諸道準此（舊書本紀）

二月癸卯禮部奏伏以朝廷累年多事道途艱辛在遺舉人併與隨計逐年所司放榜人數不常量其少多臨事增減今者千戈稍

弭水陸漸通舉人等皆貧窶擔簦裂裳裹足來求試藝競切觀光難人數不廣于近年而貢籍頗甚其屈礱臣於俊造亦有其人臣今欲於去年數外更放三數人佗開勸誘之門以贊文明之運已選今月二十一日放榜伏候進止者敕曰朝廷取士之科每歲擇才之重必資藝實以副勤求或來自遠途或久稽鄉薦今年就試多有屈人所司奏論是宜俞允荷叶無私之道俾開振滯之門切在精詳茲觀公當其禮部所放進士於舊年人數外宜令更添兩人（舊書本紀冊府元龜唐會要）

壬戌（按壬戌上下字當有一訛）朱全忠奏河中判官劉崇子匡圖今年進士登第遞列高科恐涉羣議請禮部落下（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五人　裴說（唐才子傳裴說天祐三年禮部侍郎薛廷珪下狀元及第　唐詩紀事唐舉子先投所業于公卿之門謂之行卷說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年秋賦復行舊卷人有譏之者說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見知何假別行卷哉識者以爲知言說天復六年登甲科其年以苦吟難得爲工且拘格律嘗有詩曰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又贈僧貫休云總無方是法難得始爲詩又云是事精皆易唯詩會卻難遭亂故宦不達多游江湖間有石首縣詩云出擕一家住贏得半年吟深閨乍冷鑑開匲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垂垂白練明如雪獨下閑階轉淒切祇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門已無月時聞寒雁聲相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度□□□□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袖勻紅淚紅箋謾有千千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寄邊使此說聞砧詩也說終禮部員外郎說與諧俱有詩名諧唐天祐三年登第終于桂嶺假官宰字而已）　裴諧（見上）　陳光義　翁襲明（永樂大典引莆陽志天祐三年陳光義翁襲明登進士第）　李愚（新五代史本傳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劉繼通幽昭宗於東內愚以書說韓建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舊五代史本傳愚初以艱貧求爲假官於洛州廬彥威署安陸[illegible]丁憂服闋隨計之長安屬關輔亂離頻年罷[illegible]客于蒲華[illegible]復初歸洛陽衛公德裕孫道古在平泉舊墅愚往依焉子弟親採樵負雜以給朝夕未嘗干人故少師薛廷珪掌貢籍之歲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

諸科四人

知貢舉　吏部侍郎薛廷珪（舊書文苑傳薛廷珪光化中復爲中書舍人遷刑部吏部二侍郎權知禮部貢舉）

四年（丁卯）

三月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於梁（通鑑）

進士二十人　崔詹（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陳淑（永樂大典引莆陽志天祐四年陳淑登進士第）

楊元同（玉堂閑話唐天祐年河中進士楊元同老于名場是歲頗亦彷徨未涯兆朕宜祈吉夢以卜前途是夕夢龍飛天乃大足及見榜乃名第六按及第不知天祐幾年附此俟考）

諸科二人

登科記考卷二十五

大興徐松

後梁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

開平元年（丁卯即唐天祐四年）

四月甲子皇帝即位戊辰大赦改元（新五代史本紀　舊五代史本紀云帝初受禪求理尤切委宰臣搜訪賢良或有在下位抱負器業久不得伸者特加擢用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規救時病者可陳章疏當親覽擇利害施行然後賞以爵秩有晦跡邱園不求聞達者令彼長吏備禮邀致冀無遺逸之恨）

七月（冊府元龜作六月）敕近年舉人當秋薦之時不親試者號爲拔解今後宜止絕（舊五代史選舉志　五代會要）

進士（按梁以四月受禪進士二月放榜此年進士已見唐天祐四年）

二年（戊辰）

正月癸酉諸道貢舉一百五十七人見於崇元門（舊五代史梁紀）

四月敕賜劉斥同進士及第仍編入今年榜內第八人（五代會要）

五月敕禮部所放進士薛鈞是左司侍郎薛廷珪男方持省轄固合避嫌其薛鈞宜令所司落下（五代會要　冊府元龜載于二年五月今從會要）

七月癸巳以禪代已來思求賢哲乃下令搜訪攀龍之期以好爵待以優榮各隨其材咸使登用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搜訪每得其人則疏姓名以聞如在下位不能自振者有司薦導之如任使後顯立功勞別加遷陟（舊五代史梁紀）

進士十八人　崔邈（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陳沆　鄭希閔（永樂大典引衢陽志開平二年陳沆鄭希閔同第進士）　鄭雍（一作鄭致雍似因陳致雍而誤　玉堂閒話鄭雍學士未第時求婚于白州崔相公遠纔允許而博陵有事女則隨例塡宮至朱梁開平之前崔氏在內託疾敕令出宮還其本家鄭則復託媒氏致意選日親迎士族婚禮隨其豐儉亦無所闕尋有莊盆之戚又杖經期周莫不合禮士林以此多之美稱籍甚場中翹足望之一舉甲科封尙書膀下脫白授秘書兼內翰）　廖澄（十國春秋廖澄順昌人少貧忠義舉梁開平二年進士）　劉斥（見上）　韋洵美（侍兒小名錄引燈下閑談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爲　按洵美所寵素娥爲羅紹威所奪紹威於開平三年冬已病開平元年又無榜故載於此）

諸科五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封舜卿（舊五代史封舜卿傳舜卿仕梁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平三年奉使幽州以門生鄭致雍從行復命之日又與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雖有文詞才思拙澀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時以爲座主辱門生　按舊史梁紀開平元年十月有中書舍人封舜卿又言工部侍郎張策轉禮部侍郎二年四月辛策始爲刑部侍郎則舜卿知舉時爲中書舍人未爲禮部侍郎也本傳誤）

三年（己巳）

十一月己酉搜訪賢良（新舊五代史梁紀　按冊府元龜載三年制曰自開創以來凡有敕書德音節文內告委諸道搜訪賢良尙慮所在長吏未切薦揚其有卓犖不羈沈潛用晦負王霸之業蘊經濟之謀究古今刑政之源達禮樂質文之奧機籌可以制變經術可以辨疑一事軼羣一才拔俗並令招聘旋具奏聞然後試其所長待以不次所貴攀龍俊傑採摭英翹當即是年詔書）

是年敕條流禮部貢院每年放明經及第不得過二十人（冊府元龜）

進士十九人

諸科四人

博學宏詞科二人　余遲（見冊府元龜）　李慇（見冊府元龜）

四年（庚午）

九月甲午詔曰朕聞歷代帝王首推堯舜爲人父母孰比禹湯睿謀高出於古先聖德普聞于天下尚或卑躬待士屈己求賢俯仰星雲慮一民之遺逸網羅巖穴恐片善之韜藏延爵祿以徵求設丹靑而訪召使其爲政樂在進賢蓋緣國有萬機朝稱百揆非才不治得士則昌自朕光宅中區迄今三載宵分輟寐日旰忘餐思

其力於廟謀庶不靳于王道而乃朝廷之內或未盡於昌言軍旅之間亦罕聞于奇策眷言方岳下及山林豈無英奇副我延佇諸道都督觀察防禦使等或勳高翊世或才號知人必於塗巷之賢備察芻蕘之士詔到可精搜郡邑博訪賢良喻之以千載一時約之以高官美秩諒無求備唯在得人如有卓犖不羈抗辭自負通霸王之上略達文武之大綱究古今刑政之源識禮樂質文之變朕則待之不次委以非常用佐經綸豈勞階級如或一言拔俗一事出羣亦當舍短從長隨才授任大小方圓之器皆限九流溫良恭儉之人雖誣十室勉思薦舉勿至因循俟爾發揚慰予翹渴仍

從別敕處分（舊五代史梁紀　按新舊五代史梁紀四年九月辛亥搜訪賢良疑即此詔而日互異）

十二月兵部尚書知貢舉姚洎奏曰近代設詞科選胄子蓋所以綱維名敎崇樹邦本者也曩時進士不下千人嶺徼海隅偃風稱化近歲觀光之士人數不多加以在位臣僚罕有子弟就其實少復避嫌疑實恐因循漸爲廢墜今在朝公卿親屬將相子孫有文行可取者請許所在州府薦送以廣毓才之義從之（冊府元龜五代會要）

（舊五代史選舉志載于開平元年四月按二年知舉爲封舜卿非姚洎故不從薛史）

進士十五人

諸科一人

乾化元年（辛未）

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新五代史梁紀）

進士二十人

諸科十人

知貢舉　兵部尚書姚洎（見上）

二年（壬申）

六月太祖遇弒友珪自立（新五代史梁紀）

進士十一人

諸科一人

知貢舉　尚書左僕射楊涉（冊府元龜：乾化元年十二月，以尚書左僕射楊涉知禮部貢舉，非常例也。）

後梁均王

乾化三年（癸酉）

正月甲子，郢王友珪大赦，改元鳳歷。（遺鑑）

二月，均王友貞誅友珪，即帝位，復稱乾化三年。（通鑑）

進士十五人

聶嶼（舊五代史本傳：嶼，鄴中人，少為僧，漸學吟詠。）

趙都（冊府元龜：乾化中，翰林學士鄭珏連知貢舉。鄴中人聶嶼與鄉人趙都俱隨鄉薦，都納賄于珏。人報榜日登第，嶼聞不捷，詬來人以嚇之，珏懼，亦俾成名。）

王易簡（宋史本傳：易簡字國寶，京兆萬年人。曾祖則，祖逵，父貫。易簡少好學，工詩。梁乾化中，邢王友誨鎮陝，易簡與進士諸府拔解，友誨贈錢二十萬，明年遂擢第。　唐詩紀事：易簡，唐末進士，梁乾化中及第，名居榜尾，不看榜而歸華山，尋就山釋褐，授華州幕職，後召入，拜左拾遺，又辭官歸隱，留詩一絕曰：「相投朝班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按四年停舉，故附此年。）

皮光業（吳越備史：光業字文通，世為襄陽人，父日休，為蘇州軍事判官、允常博士。光業生於姑蘇，十歲能屬文，及長，以其所業謁武肅，累署浙西節度推官，賜緋。命入貢京師，梁後主特賜進士及第。　按賜及第蓋非登第也。事在貞明前，當附是年。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皮日休，蘇州刺史，生光業，光業生元帥府判官文粲。）

知貢舉　禮部侍郎鄭珏（舊五代史鄭珏傳：珏入梁，為補闕、起居郎，召入翰林，累遷禮部侍郎，充職。　通鑑：貞明二年十月丁酉，以禮部侍郎鄭珏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侯鯖錄：唐末五代，權臣執政，公然交賂，科第差除，各有等差，故當時語云：「及第不必讀書，作官何須事業。」）

四年（甲戌）

停舉

貞明元年（乙亥）

十一月乙丑，改元。（新書五代史梁紀）

進士十三人

諸科二人

二年（丙子）

進士十二人

何澤（通鑑注引薛史曰：何澤，廣州人。梁貞明中，清海節度使劉陟薦其才，以進士擢第。　摭言：何澤，韶陽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經略，有文稱。澤乾甯中隨計，至三舉，行在永樂崔公郎，澤之同年丈人也，聞澤來舉，乃以一絕贈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訪我子，穩將鬐鬣上龍門。」時主文與奪未公，又會相庭有所阻，因之敗于垂成。後漂泊關外，梁太祖受禪，澤假廣南幕職入貢，敕賜及第。）

諸科一人

三年（丁丑）

進士十五人

珪（唐詩紀事：貞明三年，薛廷珪以宮漏出花遲為詩題。）

和凝（舊五代史本傳：凝字成績，汶陽須昌人。曾祖敏，祖濡，父矩。凝幼而聰明，姿狀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咸達其大義。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進士第。以周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推之，貞明二年為十九歲，然是年進士十二人，疑不得云十三人及第，蓋登三年之榜也。　按東都事略、邵氏聞見錄、西谿叢語、北夢瑣言皆言和凝第十三人及第，舊五代史本傳作第五人，誤。）

崔棁（舊五代史本傳：棁字子文，博陵安平人。曾祖元受，舉進士，直史館。祖銖，安、濮二州刺史。父涿，刑部郎中。棁少好學，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為開封尹王瓚從事。）

張鑄（宋史本傳：鑄字司化，河南洛陽人。曾祖居卿，祖暢，父文蔚。鑄梁貞明三年舉進士，補福昌尉。）

諸科二人。

知貢舉　禮部尚書薛廷珪（贈太尉葛從周神道碑題云銀青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權知貢舉上柱國臣薛廷珪奉敕撰按碑立於貞明二年十一月是廷珪知三年舉矣）

四年（戊寅）

進士十二人　陳遜（玉芝堂談薈載貞明某年狀元陳遜未知其年附此俟考　太平廣記引稽神錄泉州文宣王廟庭中有皁莢樹每州人將登第則生一莢梁貞明中忽然生一莢有半其年州人陳遜進士及第黃仁穎學究及第仁穎恥之復登進士舉至同光中舊生半莢之所復生全莢其年仁穎及第）

明經科　黃仁穎（見上）

諸科二人

五年（己卯）

進士十三人

諸科一人　尹拙（宋史儒林傳尹拙穎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

六年（庚辰）

五月詔曰有進士策名累年未釋褐者與初任一官已釋褐者依前資敘用（舊五代史梁紀）

進士十二人　許鼎（唐詩紀事鼎唐末詩人至梁貞明六年始登第）　李京（唐詩紀事京唐末詩人至梁貞明六年登第）

諸科三人

龍德元年（辛巳）

正月丙戌朔改元（通鑑）

停舉

二年（壬午）

進士十四人　黃損（十國春秋黃損字益之連州人登龍德二年進士第）　趙瑩（舊五代史本傳瑩字元輝華陰人曾祖溥祖孺父居晦瑩風儀美秀性復純謹梁龍德中始解褐爲康延孝從事）　顏衎（宋史本傳衎字祖德兗州曲阜人自言兗國公四十五世孫梁龍德中擢第解褐授北海主簿）

諸科二人

後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

同光元年（癸未）

四月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制曰內外文武官及諸色人任封事兼有賢良方正抱器懷能或利害可陳無所隱諱直言極諫將一一行之亦委諸道長吏具姓名申奏其貢舉之道誘導爲先切要便行責申獎士委中書門下速商量聞奏或所在有藝行頗高爲鄉閭所推者並仰准例舉選所司量才任使（冊府元龜）

十月己卯滅梁（新五代史唐紀）

十一月己丑大赦詔曰側席求賢將臻至理懸旌進善式贊鴻猷應名德有稱才藝可取或隱朝市遁跡林泉並委逐處長吏遍加

擢揚律致赴闕朕當量才任使兼僞庭僭逆已來凡有冤抑沈滯之人並宜特與申雪仍加遷陟（冊府元龜）

停舉

二年（甲申）

二月已巳朔有事於南郊大赦制曰事主之道以立節爲先致理之方以賞善爲本應懷才抱器不事僞朝衆所聞知顯有節行仰所在官吏將所著事狀其姓名聞奏當加甄奬兼授官秩堯鼓明懸冀聞進諫舜旌旁建比爲來賢是當廣納話言庶箴闕政洎僞梁八猺撓薄朝掩忠良蔑聞投水之規莫識從繩之路此後應內

省文武常參官并前資草澤之士有謀分利害事合機宜並許上表敷陳朕當選長旌錄（新五代史唐紀　冊府元龜）

三月敕選舉二門仕進根本當掄擇於多士全委仗于有司苟請託是從則踰濫斯極況方行公事已集羣材須行戒勵之文俾絕倖求之路宜令吏部禮部翰林考藝必盡於精詳滅私徇公無從於請託仍委三銓貢院牓示省門曉告中外（冊府元龜）

五月中書奏凡有進狀乞官及諸州府初奏請判官薦舉前資自詣中書求官等竊聞所稱頭銜多有踰越中書既無舊案除授何以爲憑起今後凡有諸色前資若命官者除近曾任朝官及有科第外請資官爲衆所知並須追到前任告敕中書點檢後方可進擬貫絕虛授以杜僥求從之（冊府元龜）

十月中書門下奏獻可效忠前經之令典因時建議有國之明規道既務于化成事亦敷於競勸攸裨宸聽輒罄芻言伏惟陛下業茂經綸功成理定五材七德威冠于伐謀百氏三墳義彰於知教爰自中興啟運下武膺期照臨而日月光華鼓舞而乾坤交泰英明取士睿哲崇儒誠宜便廣于搜羅豈可尚令於淹抑但以今春貢士就試不多即目選人磨勘未畢宗伯竟辭於俊乂天官難辨於妍媸況已過秋期將行公事側聞道路悉是家貧比及到京多

踰程限文闕選部皆礙條流伏請權停貢選一年俟選闕者更勵進脩希干祿者益加循省然後精求良幹博採異能免有遺賢庶同樂聖敕舉選二門國朝重事但要精確難議權停宜准常例處分（舊五代史選舉志　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進士十四人（釋齊已同光歲送人及第東歸日西笑道何光新朝若杜堂春官如有傳內試似文皇變化龍三十升騰鳳一行還家幾多興滿袖月中香　按言龍三十似及第者三十人矣而同光中無進士三十人俟考）

崔光表（宋韓魏公安陽集故尚書工部侍郎致仕贈工部尚書崔立行狀曾祖光表情河大房休之後十二世孫也後唐同光初舉進士第一終右補闕直史館　按進士第一當是狀元同光元年停舉則光表爲二年狀元矣　舊五代史崔周度父光表舉進士甲科）

張彌（舊五代史本傳彌字夢臣磁州滏陽人也祖慶父寶世爲農彌幼嗜學有文藻居同光初擢進士第尋拜左拾遺直史館）

會郭崇韜伐蜀奏請彌掌軍書（按伐蜀在同光三年九月時彌已爲拾遺當于此年登第）

諸科二人　郭忠恕（同光二年童子登科見冊府元龜五代史補郭忠恕七歲童子及第　王禹偁五哀詩故國子博士郭公忠恕詩云在昔舉神童廣場推傑出尚書詢在日何論落日筆總角取科名弱冠紆纓紱注云公應舉時已念尚書手寫論語）

知貢舉　戶部侍郎趙頎（舊五代史唐紀三月戶部侍郎知貢舉趙頎卒以中書舍人裴皞權知貢舉九月戊申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裴皞爲禮部侍郎　按頎卒于三月是在放榜後也）

三年（乙酉）

三月（舊五代史唐紀作四月癸酉）敕今年新及第進士符蒙等宜令翰林學士承旨盧質就本院覆試仍令學士使楊彥珞監試（冊府元龜五代會要云時以新及第進士符蒙等尚干浮議故命盧質覆試）

其月敕禮部貢院今年新及第進士符蒙成僚王澈桑維翰四人國家歲命春官首司貢籍高懸科級明列等差廣進善之門爲取士之本所重者藝行兼著鄉里有稱定才實之淺深振聲名于夷夏必當得儁允副旁求爰自近年寖成澆俗多聞濫進全爽舊章朕自興復不圖削平僞紀方作事以謀始盡革故以鼎新蓋欲望釐正訛去華務實誠爲要道無切於斯今據禮部奏所放進士符蒙等四人既慊輿情頗干浮論須令覆試俾塞謷言又遣考詳貴從精覈及再覽符蒙成僚等程試詩賦果有瑕疵今若便有去留慮乖激勸儻無昇降卽昧甄明況王澈體物可嘉屬辭甚妙細披製作最異儕流但應試以效成或求對而不切桑維翰差無紕繆稍有功夫止當屬對之間粗失求妍之美須推事藝各定否臧貴叶允平庶諧公共其王澈改爲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第三成僚第四禮部侍郞裴皞在掄材之際雖匪阿私當定名之時頗虧優劣但緣符蒙等既無紕繆裴皞特議寬容勿負憂疑已從釋放自今後應禮部常年所試舉人雜文策等候過堂日委中書門下准本朝故事細加詳覆方可奏聞不得輒徇人情有虧事實（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又云時命盧質覆試於翰林院試君從諫則聖賦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臣事君以忠詩是歲試進士科者數十人裴

皞精選其文惟得王澈輩或譖毀於宣徽使李紹宏曰今年新進士不繫才進各有阿私物議以爲不可紹宏訴于郭崇韜因奏令盧質覆試質爲賦韻五平聲三側聲且踰常式覆試之日中外爲口議者非之　舊五代史盧質傳改兵部尚書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會覆試進士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由是大爲識者所誚　按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載唐時賦韻之制八韻者以四平四側爲定格然亦有三平五側者有五平三側者有二平六側者有六平二側者冊府元龜薛史似未詳考）

五月禮部貢院奏當司准流內銓牒應請定冬集舉人內有前鄉貢童子者三銓已前閤奏冬集皆將前鄉貢童子伏緣格文只有童子科此無鄉貢字銓司先爲請定冬集舉人九經張仲宣等內有前鄉貢明經童子成光籌遂檢詳六典及蘇冕會要又無本朝書子細檢討惟有十三年閏十二月敕諸道應薦萬言及童子起

今後不得更有聞薦據此童子兩字皆出諸道表薦因無鄉貢之名又無口義帖經亦不合有明經之字進則止于暗誦便號神童此外格文別無童子其成光誨銓司准格只收署前童子團奏去二月十五日具狀申留司宰臣取裁奏例准申者伏緣三銓見團奏冬集右內有鄉貢及明經字已依成光誨例准格只署童子團奏亥諸左伏以院司常年考試皆憑諸道表薦降敕下到當司准格考試及格者便放及第其同光二年童子郭忠恕等九人皆是表薦童子敕內并納到家狀並有鄉貢兩字院司檢勘同便牓示引試及第後先具白關牒報吏部南曹續便團奏春關奏狀下到

中書省追當司元下納家狀檢點同覆奏放敕經過諸處敕下後方始到當司備錄黃關牒報御史臺尚書省并吏部南曹今准流內銓牒伏緣院司承前皆憑敕命施行童子敕內並有鄉貢兩字若使落下恐涉專擅者奉敕起今後宜准開成三年敕文凡有官者並諳吏曹未仕者皆歸禮部其童子則委本州府依諸色舉人例考試結解送省任稱鄉貢童子長吏不得表薦若無本處解送本司不在考試之限（冊府元龜）

八月敕條例諸道州府不得表薦童子（冊府元龜）

九月庚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新五代史唐紀）

十一月己酉蜀王衍降（新五代史唐紀）

進士四人

王徹（宋史王祐傳大名莘人父徹舉後唐進士至左拾遺　按即宋王旦之祖亦見旦傳玉芝堂談薈作徹又謂是王曾祖皆誤）

桑維翰（舊五代史本傳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父珙維翰性明慧善詞賦唐同光中登進士第　春渚紀聞桑維翰試進士有司嫌其姓黜之或勸勿試維翰持鐵硯示人曰鐵硯穿乃改業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洛陽搢紳舊聞記桑魏公父珙爲河南府客時桑魏公將應舉父乘閒告齊王張全義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齊王曰有男應舉好事可令秀才將卷軸來魏公之父趨下再拜既歸令子侵早投書啟獻文字數軸王請見魏公父教之趨階王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可歸客司謂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終以客禮見王一見奇之禮遇頗厚是年王力言于當時儒臣由是擢上第　舊五代史陳保極傳初桑維翰登第之歲保極時在秦王幕下因戲謂同聲曰近知今歲有三箇半人及第蓋其年收四人保極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也）

符蒙（書錄解題符蒙同光三年進士同年四人蒙初爲狀頭覆試爲第四　按諸書或作符蒙正正字衍文蒙第三人陳氏以爲第四人誤）

成僚（皆見上）

知貢舉　禮部侍郎裴皥

四年（丙戌）

正月五科舉人許維岳等一百人進狀言伏見新定格文三禮三傳每科祇放兩人方今三傳一科五十餘人三禮三十餘人三史學究一十人若每年祇敕兩人及一人逐年又添初舉縱謀修進皆恐滯留臣伏見長慶咸通年放舉人元無定式又同光元年春榜亦是一十三人請依此例以勸進修敕依同光元年例永爲常式（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按同光元年停舉此言春榜十三人者蓋指元年春所放之榜而言其實爲龍德三年榜也）

二月癸丑中書門下奏僞蜀官員先有敕旨黜降近者員數極多相次到闕並是未承前敕慮抱憂疑宜令御史臺具所到官員出身歷任三代家狀約僞官品秩准前勅次第當擬同正官奏復如是僞蜀將相家屬稍多卽于山東州府安置如位卑家屬少者或是本朝舊人有骨月見在班行卽任便居止或是三川居人願還本土亦俟三兩月放歸本處或有本朝曾登科第歷任班行材器爲衆所知可以甄錄卽續具人才酌量奏擬從之是時僞蜀宰相王鍇庾傳素張格皆本朝衣冠之後也豆盧革韋說素知之旣聞歸欽意欲處之善地故有是條奏以俟其來（册府元龜）

四月丁亥莊宗崩丙午皇帝卽位於柩前（新五代史唐紀）

甲寅敕同光四年爲天成元年制曰力學登第承蔭出身或欠文書侵成踰濫先遭沒毀幾至調選無人州縣多是攝官爲弊滋甚宜令銓選別爲起請止除僞濫餘復舊規（册府元龜）

八月敕應三京諸道今年貢舉人可依常年例取解仍令隨處量事津送赴闕（舊五代史選舉志　册府元龜　五代會要）

進士八人　王歸樸（狀元簡州人見玉芝堂談薈）　韓熙載（十國春秋韓熙載同光中擢進士第　徐鉉韓熙載墓誌熙載字叔言其先南陽人曾祖均太僕卿祖殷侍御史考光嗣祕書少監淄青觀察支使故又爲齊人公始弱冠遊於洛陽聲名藹然一舉擢第　熙載奔吳上行止狀云熙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其末題云順義六年七月進士韓熙載狀　按順義六年卽同光四年熙載不稱前進士者或其時因國難未過關試也熙載生於唐景福元年是時已三十餘歲誌言弱冠誤考光嗣通鑑作叔嗣誤）　張緯（十國春秋閩人張緯入中朝應舉夢人授長笛一柄且教之吹覺而語人或謂之曰子得功名吹噓之力也乃寅緣景進而及第焉）

諸科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裴皞

後唐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

天成二年（丁亥）

正月二十七日尚書禮部貢院奏五經考試官先在吏部日長定落合請兩員數年係屬貢院准新定格文祇令奏請一員兼充考試伏緣今年科目人數轉多卻欲依舊請考試官各一員如蒙允許續具所請官名銜申奏奉敕宜依（册府元龜）

三月太常丞段顒奏請國學五經博士各講本經以申橫經釐冑之義從之（册府元龜）

四月二日（按下言今月六日則二日當有誤）中書門下奏尚書禮部貢院申當司奉今月六日敕吏部流內銓狀申據白院狀申當司先准禮部貢院牒稱據成德軍解送到前進士王蟾狀請罷攝深州司功參軍應宏詞舉前件人准格例應重科合在吏部其王蟾并牒解送吏部請准例指縱（按縱疑當作揮）者當司遂具狀申堂奉判送吏部分析近

年事例如何者伏緣近年別無事例今檢登科錄內於僞梁開平三年應宏詞登科二人前進士余渥承旨舍人李愚考官二人司勳郎中崔賁兵部員外郎張貽憲者再具狀中堂奉判送吏部准例指揮其前進士王蟾應宏詞考官試官合在流內銓申請者前進士王蟾請應宏詞伏自近年以來無人請應今詳格例合差考官二人又緣祇有王蟾一人獨應銓司未敢懸便奏請差官者奉中書門下牒奉敕宜令禮部貢院就五科舉人考試者伏以舉選公事皆有格條准新定格節文宏詞拔萃准長慶二年格吏部差考試官二人與知銓尚書侍郎同考試聞奏又准格節文內准大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敕應禮部諸色貢舉人及吏部諸色科目選人凡無出身及未有官祇合于禮部應舉有出身有官方合于吏部赴科目選其應請宏詞舉前進士王蟾當司當年放及第後尋已關過吏部訖若應宏拔例待南曹判成卽是科選選人事理合歸吏部況緣五科考試官祇考學業難于同考宏詞者奉敕王蟾宜令吏部准往例差官考試（冊府元龜）

十二月敕新及第進士有聞喜宴關宴今後逐年賜錢四十萬（舊五代史唐紀　冊府元龜　四十萬五代會要作四百貫）

進士二十三人

黃仁穎（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按仁穎于梁貞明中學究及第至是年復登進士第見

前陳逖條下）　王蟾（見上）　盧士衡（書錄解題後唐盧士衡天成二年進士）　馬允孫（廣卓異記裴皞放馬允孫及第後未踰九年允孫自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舉放進士十三人　按清泰三年進士十三人允孫以清泰二年知三年舉自清泰二年逆數至天成二年爲九年故曰未踰九年也）　李濤（宋史本傳濤字信臣京兆萬年人唐敬宗子郇王瑋十一世孫祖鎮父元朱梁革命元以宗室懼禍挈濤依馬殷濤從父兄郎上言濤父子旅湖湘詔殷遣歸京師後唐天成初舉進士甲科　王禹偁懷賢詩李兵部濤云兵部事晉朝文學中甲科）

諸科九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裴皞（舊五代史唐紀天成二年四月禮部侍郎裴皞轉戶部侍郎蓋放榜後改官也）

（舊五代史裴皞傳皞累知貢舉稱得士宰相馬允孫桑維翰皆其所取進士也後允孫知貢舉引新進士詣皞皞喜爲詩曰宦途最重是文衡天遣愚夫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當時榮之　按廣卓異記云同光二年三年四年禮部侍郎裴

皞連放三榜蓋首年知次年舉故皆先一年也）

三年（戊子）

二月十日禮部貢院奏當司據鄉貢九經劉英甫經中書陳狀請對經義九十道以代舊格帖經奉堂判令詳狀處分者當司伏准格文九經祇帖九經書各一十帖并對春秋禮記口義各一十道今准往例並不曾有應排科講義九經若便據送到引試排科講義卽恐有格例者奉敕劉英甫請以講義便代帖經既能鼓篋而來必有撞鐘之應宜令禮部貢院考試（五代會要）

七月四日工部侍郎任贊上言曰伏以聖代設科貢闈取士必自

鄉薦來覲國光將叶公平惟求藝行盡廣搜羅之理且非喧競之場伏見常年舉人等省門開後春榜懸時所習旣未精研有司箭免黜落或嫉其先達或恣以厚誣多集怨于通衢皆取駭于尋聽頗虧教本利成亂階宜立新規以革前弊自今後伏請宣下諸州府所有諸色舉人不是家在遠方水陸隔越者望令各于本貫選藝學精通賓僚一人一例分明比試如非通贍不許妄薦儻考覈必當即試官請厚於甄酬若薦送稍私并童子盡歸于竄逐冀彰睿化免紊儒風庶絕濫進之人共守推公之道敕宜令今後諸色舉人委逐道觀察使愼擇有詞藝及通經官員各舉所業考試及格者即與給解仍具所試詩賦帖經通粗數一一申省未及格者不得徇私發解兼承前諸道舉人多於京兆府寄應例以洪固鄉冑貴里爲戶一時不實久遠難明自此各于本道請解具言本州縣某鄉某里某爲戶如或寄應須具本貫屬入狀不得效洪固冑貴之例文解到省後據所稱貫屬州府戶籍內如是無名本人并給解處官吏必加罪責京百司給解就試准前指揮兼下貢院其本朝舊格諸色舉人每年各放幾人及第到日續更詳酌處分（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是月敕應將來三傳三禮三史開元禮學究等考試本業畢後引

試對策時宜令主司須于時務中採取要當策題精詳考校不必拘于對屬須有文章但能詞理周通文字典切即放及第如不及此格雖本業粗通亦須黜落應九經五經明經帖書及格後引試對義時宜令主司於大經汎出問義五道於簾下書于試紙令隔簾逐段解說但要不失疏注義理通二通三然後便令念疏如是熟者並須全通仍無失錯始得入策亦須于時務中選策題精加考校如粗于筆硯留意者則任以四六對仍須理有指歸言關體要如不曾于筆硯致功即許直書其事申明利害不得錯使文字其問義念疏對策逐件須有去留（冊府元龜，五代會要。冊府元龜云天成三年春趙鳳知貢舉場中利病備述天聽因敕進士帖經通三即可五科試本業後對策全精即可諸經學帖經及格後于大經汎問五義書于試紙令直解其理通三即可對策並須理有指歸言關體要　按此敕當即趙鳳條奏之事）

是月敕近年諸道解送童子皆越常規或年齒漸高或精神非俊或道字頗多訛外或念書不合格文主司若不去留貢部積成乖弊自此後應諸道州府如公然濫發文解略不考選藝能其逐處判官及試官並加責罰仍下貢院將來諸道應解送到童子委主司精專考較須是年顏不高念書合格道字分明兼無壓失即放及第仍依天成三年例主司未出院間便引就試與諸科舉人同日放榜不得前卻（冊府元龜）

十月三日敕訪聞每年及第舉人牒送吏部關試判題雖有判語全無祇見名書未詳仍或正身不至如斯乖繆須議去除此後應關送舉人委南曹官吏准格考試如是進士并經學及第人曾親筆硯其判語即須緝摛文章辨明治道如是無文章許直書其事不得祇書未詳如關試時正身不到又無請假字即牒貢院申奏停落（五代會要）

十二月戊午禮部貢院以諸色及第人失墜出身請同年一人充保次年及第二人充保即重給春關（冊府元龜）

己未以近令進士帖經通三即放慮非所知致今年令不及通三亦放來年秋賦詞人並令對義（冊府元龜）

進士十五人

郭晙（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玉堂閒話郭俊應舉時夢見一老僧屐于臥榻上蹶踊而行既寤甚惡之占者曰老僧上座也著屐于臥榻上行屐高也君既巍峩矣及見榜乃狀元也按俊當即晙之誤）

陳保極（淯熙　三山志保極字天錫閩縣人郭晙榜進士終禮部倉部員外郎賜金紫　舊五代史本傳保極好學善屬文後唐天成中擢進士第秦王從榮聞其名辟爲從事三山志又云唐自神龍迄後唐天成三百有三年福州擢進士者三十六人）

諸科四人

知貢舉　兵部侍郎趙鳳（舊五代史趙鳳傳朱守殷以汴州叛馳驛賜任圜自盡既而鳳哭謂安重誨曰任圜義士也肯造逆謀以讐君父乎如此濫刑何以安國重誨笑而不責是年權知貢舉按殺任圜在二年十月其年知舉即知三年之舉也又按舊五代史唐紀天成二年二月趙鳳以戶部侍郎改兵部侍郎四年以兵部侍郎改門下侍郎則知舉時正爲兵部侍郎）

四年己丑

二月貢院雖鎖未試舉人敕先往雒京赴本省就試（冊府元龜　按通鑑明宗於二年十月如大梁四年二月庚午還洛陽）

中書舍人知貢舉盧詹進納春關狀內漏失五經四人姓名罰一月俸（冊府元龜　按此條不載月日言進春關狀當在四月矣）

七月戊子禮部貢院奏今年諸色及第人中有曾攝州縣官及有御署攝牒兼或有正授官及曾在賓幕赴舉者請條格中書奏及第人先曾授職官者宜令所司于守攝文書內署重應舉及第年月日或改名不改名分明印押擺其轉賜于人假資冒進也其中曾授正官御署并佐幕者仍約前任資序與除一任官如自中興以來諸科及第人曾授職官者並令所司追納文書到日准今年及第人例處分已授官者不在此限兼勒貢院府來舉人納家狀內各分析曾爲官及不曾爲官改名不改名其曾爲職官者先納歷任文書及第後准例指揮從之（舊五代史　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是月敕應今年新及第人給春關並于敷政門外宜賜處所司邀頡故也（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十月一日中書門下條流貢舉人事件如後一應諸道州府解送

諸色舉人須准元敕若有才藝公正官考試及格然後給解仍具所試詩賦義目帖繇送省如逐州府解內不署書前件指揮事節所司不在引試之限禮部貢院考試諸色帖經舉人今後據所業經書對義之時逐經須將生卷與熟卷中半考試不得依往例祇將熟卷試問一今後主司不得受內外官寮書題薦託舉人及安排考試官如或質講（一作請）如（按講如二字疑皆衍文）有才學精博者任具奏聞若受書題屬託致有屆人其主司與發書人並加黜責其所舉人別行朝典三銓南曹亦不得受諸色官員書題薦託選人如違並准前指揮一應諸色落第人此後所司具所落事條別張懸文

榜分明曉示除諸州府解送舉人外餘有於河南府寄應及宗正寺國子監生等亦須准上指揮其中有依託朝臣者於解內具言在某官某姓名門館考試及第後並據姓名覆試一諸色舉人至入試之時前五日內據所納到試紙本司印署訖卽送中書門下取中書省印印過卻付所司給散逐人就試貢院合請考官試官今後選學業精通廉慎有守者充若在朝臣門館人不得奏請奉敕宜依（冊府元龜五代會要）

是月兵部尚書盧質奏請逐年諸色貢舉人州府取解之時選強明官考試具詩賦義目送省從之（冊府元龜）

十二月戊戌詔應授官及封贈官誥舉人冬集等所費用物一切官破（舊五代史唐紀）

是月國子監奏伏以國家開設庠序比要教授生徒所以日就月將知討論之不廢卜禘視學明考較之有程先生旣以親臨學士豈宜他適蓋以頃者監名雖補各以私便無嘗且居因離羣則學能敬業終成孤陋誰爲琢磨但希託迹爲梯媒只以多年爲次第罔思蟻術惟俟鶯遷忍淹養之時徒積觀光之歲今國家化被流沙漸海政敷有截無疆大闡素風恢張王道是以重興數仞分設諸官教且有嘗業成無忒而況時物甚賤館舍尤多諒無懸罄

之庚足得撞鐘之問但自學徒所好可以教亦隨機旣欲成名必須精業如有好春秋者教之以屬辭比事三體五情尊王室而討不庭昭沮勸而起新舊其所異同者則引之以二傳也如有好禮者則教之以恭儉莊敬長幼尊卑言揖讓而知獻酬明冠昏而重喪祭其所沿革者則證之以二禮也如有好詩者則教之以溫柔敦厚辨之以草木蟲魚美盛德而刺淫昏歌風雅而察正變如有好書者則教之以疏通知遠釋之以訓誥典謨思帝德而敬王言稽古道而統皇極如有好易者則教之以潔淨精微戒之以躁動兢進體十翼而分交爻應凶吉而先擬議也至於歷代子史備述

變通既屬異端誠非教本但以適當凝凍將近試期欲講小經以
消短晷今已請尙書博士田敏講勸論語孝經行莫大于事親道
莫逾于務本如有京中諸官子弟及外道舉人況四門博士趙著
見講春秋若有聽人從其所欲穎俟放榜別啟諸經既温故而知
新惜寸陰而輕尺璧穎經者若能口誦碩學者又得指歸自然廢
好爵以當仁策科名而得倖幸不孤于選士冀有益於化風從之（冊府元龜）

進士十三人

諸科二人　趙匡贊（舊五代史唐紀四年正月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臣孫贊年五歲默念論語孝經舉童子

汴州取解就試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能念儒書備彰家訓不勞就試特與成名宜賜別敕及第附今年春榜　宋史趙贊傳贊字元輔本名美後改焉幽州薊人祖德鈞父延壽贊七歲誦書二十七卷應神童舉明宗詔賜童子及第仍附長興三年禮部春榜　按宋史與薛史異今從薛史　按贊本名匡贊後避宋太祖偏諱改則登第時當作匡贊）

知貢舉　中書舍人盧詹（舊五代史本傳詹遷中書舍人天成中拜禮部侍郎知貢舉　按舊五代史唐紀天成四年八月以中書舍人盧詹爲禮部侍郎是放榜後爲禮部侍郎也）

五年（庚寅）

正月二十三日禮部貢院奏當司准天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敕
文內准近敕自此進士試雜文後據所習本經一一考試須帖得
通三已上即放及第者奉敕進士帖經本朝舊制蓋欲明先王之

行趣閱多士之文章近代以來此道稍墜今且上從元輔下及庶
僚雖負藝者極多能明經者甚少恐此一節或滯羣才既求備以
斯難庶觀光而是廣今年凡應進士舉所試文策及格帖經或不
及通三與放及第來年秋賦詞人所習一大經許令對義義目多
少次第仍委所司條件聞奏其今年逐處所解送到進士當司引
試雜文帖經後欲令別于所習一大經內對義目五道考試通二
通三准帖經例放入策其將來秋賦諸寺監及諸道州府所解送
進士等亦准去年十月一日敕條流考試其詩賦義目帖由等並
解送赴省如或不依此解送當司准近敕並不引試奉敕宜依（冊府

元龜　五代會要）

二月九日（按二月乙未朔九日爲癸卯）敕近來文士輕視格條就試時疎于帖
經登第後恥于赴選宜絕躁求之路別開獎勸之門其進士科已
及第者計選數年滿日許令就中書陳狀于都堂前各試本業詩
賦判文等其中才藝灼然可取者便與除官如或事業不甚精者
自許准添選（舊五代史選舉志　冊府元龜）

乙卯（按乙卯爲二十一日）大赦改元長興（通鑑）

是月敕傳科不精公穀虛有其名禮科未達周儀如何登第兼知
春官不曾教誨舉子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況又斥先聖

之名失爲儒之體今後及第人放榜時並須據才藝高低從上依次第安排不得以儁科取鼎盧岳斗之名爲貴冀從敦實以息浮澆兼不得呼春官爲恩門師門不得自稱門生除賜宴外不得輒有率斂別謀歡會曾赴舉落第人無故不得改名將來舉人並依選人例據地里遠近於十月三旬下納文解如違不在收受之限敕旨從之（舊五代史唐紀　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七月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崔梲奏臣伏見開元五年敕每年貢舉人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聖先師學官爲之開講質疑所司設食其監內得舉人亦准此例其日清資官五品以上并朝集使

並往觀禮永爲常式自經多故其禮寖停請舉舊典從之（冊府元龜）

八月敕其童子准往例委諸道表薦不得解送兼所司每年所放不得過十人仍所念書並須是部帙正經不得以諸雜零碎文書慮成卷數兼及第後十一選集第一任未得授親人官（冊府元龜）

是月三日尚書吏部奏據禮部貢院牒送府試請應書判拔萃前虢州盧氏縣主簿張岫親書紙內對六節判四通二粗准例及第五等上其所試判令錄奏聞奉敕宜付所司今後吏部所應宏詞拔萃宜並權停其貢院據見應進士九經並五科童子外諸色科前後空間定制去留皆在終場博通者混雜以進身膚淺者倖求

而望事須明敕俾叶公途自此後貢院應試三傳三禮宜令准進士九經五經明經例逐場皆須去留不得候終場方定仍具所通否粗一一旋于牓內告示其學究不在念書可特試墨義三十道亦准上指揮如此則人知激勸事有區分主司免致於繁忙舉子不與於僭濫（冊府元龜　按此條下原注云學究不念書新例也國朝所設五科唯學究文書最少乃令念其經而通其義故曰學究今祗許對卽學者皆專于此科時論非之）

五月敕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並宜停廢（冊府元龜）

六月壬子中書門下奏敕新及第進士所試新文委中書門下細覽詳覆方具奏聞不得輒徇人情有駭事體中書于今年四月二

十九日帖貢院准元敕指揮中書量重具詳覆者李飛賦內三處犯韻李瑴一處犯韻兼詩內錯書青字爲清字並以詞翰可嘉望特恕此誤今後舉人詞賦屬對並須要切或有犯韻及諸雜違格不得放及第仍委付翰林別撰律詩賦各一首具體式一一曉示將來舉人合作者即與及第其李飛樊吉夏侯珙吳洄王德柔李瑴等六人望放及第盧價賦內薄伐字合使平聲字今使側聲字犯格孫澄賦內御字韻使宇字已落韻又使膂字是上聲有字韻中押售字是去聲又有朽字犯韻詩內田字犯韻李象賦內一句六石慶兮並合使此奚字道之以禮合使此導字及錯下事嘗字

韻內使方字計中言十千十字處合使平聲字偏字犯韻楊文龜賦內均字韻內使民字以君上爲驂騑之士失奉上之體兼善字是上聲合押偏字是去聲如字內使與字詩中偏字犯韻師均賦內仁字犯韻晏如書宴又如河淸海晏晏不合韻又無理晏字郎落韻楊仁遠賦內賞罰字書法字銜勒字書鍼字詩內蓮蕭字合著平聲字兼黍粱不律王谷賦內御字韻押處字上聲則落韻去聲則失理善字韻內使顯字犯韻如字韻押殊字落韻其盧價等七人望許令將來就試仍放再取文解高策賦內于口字韻內使依字疑其海外音訛文意稍可望特恕此其鄭朴賦內言肱股詩中十千字犯韻又言玉珠其賓貢鄭朴許令將來就試亦放取解仍自此賓貢每年祇放一人仍須事藝精奇張文寶試士不得精當望罰一季俸今後知舉官如敢因循當行嚴典伏以國設科人貪上第所望不小其業須精實以喪亂年多苦辛人少半失宜尼之道倍勞宗伯之心不望超羣且須合格令逢聖運大闢皇猷設官共革于時訛選士實期于歲勝又朝廷校藝爲擇賢才或臣下收恩豈成公道時論以貢舉官爲郎門恩門及以登第爲門生門生者門弟子也顏閔游夏等並受仲尼之訓即是師門大朝所命名亦宜停罷（冊府元龜）

十月吏部南曹關試今年及第舉人進士李飛等六十九人內三禮劉瑩李斐李銑李道全明算宋延美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尋勘狀皆稱晚逼試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付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爲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稾草侮瀆公場載究情繇實爲忝冒及至定期覆試果聞自懼私歸宜令所司落下其所給春關仍各追納兼放罪許再赴舉兼自此南曹凡有及第人試判之時切在精專點簡如更有效此者准例處分（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十二月學士院奏伏以體物緣情文士各推其工拙掄才較藝詞場素有其規程凡務策名合遵常式況聖君御宇與學盈朝倘令明示其規模或慮衆貽其臧否歷代作者垂範相傳將期絕彼微瑕永若舉其舊制伏乞下所司依詩格賦樞考試進士庶令分職互展恪勤（冊府元龜）

進士十五人　李飛（見冊府元龜）　樊吉（見冊府元龜）　夏侯珙（見冊府元龜）

吳洄（見冊府元龜）　王德柔（見冊府元龜）　李穀（見冊府元龜　宋史李穀傳穀字惟珍潁州汝陰人年二十七舉進士連辟華泰二州從事）

重試落下九人　盧價（見冊府元龜）　孫澄（見冊府元龜）　李象（見冊府元龜）

楊文龜（見冊府元龜）　師均（見冊府元龜）　楊仁遠（見冊府元龜）　王谷（見冊府元龜）

高策（見冊府元龜）　鄭朴（見冊府元龜）

明經科　劉棨（見冊府元龜）　李斐（見冊府元龜）　李銑（見冊府元龜）　李道全

（背三禮科見冊府元龜）

諸科一人　宋延美（明算科見冊府元龜）

知貢舉　左散騎常侍張文寶（舊五代史唐紀天成四年十一月張文寶爲右散騎常侍長興二年閏五月改兵部侍郎　按本傳作左散騎常侍知貢舉今從之）

舊五代史李懌傳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爲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輩撰格詩格賦各一道中書宰相未以爲允夢徵等請懌爲之懌笑而答曰李懌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髦俊爲之標格假令今卻稱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

長興二年（辛卯）

二月癸巳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敕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爲文曾無舊制王道以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顯行豈盛觀光尤敦勸善每取翰林學士往例皆試五題共觀筆下摛詞不俟燭前搆思其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門開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歷請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晝試應諸科對策並依此例餘准前後敕格處分（舊五代史唐紀選舉志　五代會要）

四月敕舉選人衆例是艱辛會因兵火之餘多無敕甲不有特開之路皆爲沉棄之人其失墜春闈冬集者宜令所司取本人狀當及第之時何人知舉同年及第人數幾何如實部吏勘本貫得同舉否授官者亦先取狀當授官之時何人判銓與何人同官上任能任何人交代仍勘歷任處州縣如實則別取有官三人保明施行（冊府元龜）

五月庚戌獻時務人前澤州錄事參軍韓滔所司面試策問一件無詞以對敕旨以納言路廣進策人多別出試題蓋防假手韓滔獨駭衆例輒出已懷敢以間詞有違明敕而又情惟自衒事匪合宜朝堂干祿之時尚猶偃強州縣親人之處可任作爲便合舉違敕之科加不恭之罪緣當誕月刑法務寬宜殿一選（冊府元龜）

是月敕國賴賢良雖務搜揚之道官縣請託寔開僥倖之門蓋任不當材則民將受弊稍乖掄擇大紊紀綱近聞百執事等或親居內職或貫列廷臣或因官達君恩或因句當公事經繇列鎮干擾諸侯指射職員安排親昵或潛申意旨或顯發書題苟徇私情罔循公道爭能峻阻須至強行遂使受命者負勢以臨人得替者銜冤而去職既將恒舉漸益躁求務要肅清當行釐革自今已後應內外臣僚不計在朝出使並不得輒發書題及行所屬于諸處亂安排人宜令三司兼諸道節度防禦團練刺史等或更有人不畏新敕猶躡舊蹤者并仰密具姓名聞奏發薦人貶所在官求薦人

配流遐遠州縣嘗知所在如逐處長吏有徇人情顯違敕命只仰被替本人詣闕上訴勘問不虛長吏罰兩月俸發薦人比前條更加一等被替人不准是何職掌徇令依舊句當仍從再句當後三年內除別頭有罪名外不得妄有替移其餘長興二年五月一日已前所犯不在上訴之限兼敕到後但是州府並于管驛處粉壁具錄敕命曉示每令修護永使聞知況國家懸爵待人惟賢是舉稍聞俊乂必令獎昇其有端士正人雄文大學言可以經綸王道行可以規矩人倫者但當顯陳表章明具論薦名如得正工不棄財所務絕彼倖人豈可滯諸賢者（冊府元龜）

六月丁巳朔口凝（據冊府元龜注知其人名凝疑是和凝）奏貢院明法試律令十條以識達義理問無疑滯者爲通所貴懸科待士自勸講學之功爲官擇人終免曠遺之咎況當明代宜舉此科敕旨宜升明法一科同開元禮選數赴舉之時委貢院別奏請會刑法試官依格例考試（舊五代史唐紀載于長興二年六月丁巳朔五代會要作二年七月朔冊府元龜作元年八月按歐史本紀長興二年十二月甲寅朔則六月當爲丁巳朔會要作七月誤冊府元龜原注云先是天成三年十一月權判大理寺蕭希甫上言曰臣聞禁暴亂者莫先于刑律勸養禮者無切于詩書刑律明則人不敢爲非禮義行則時自然無事今詩書之教則業必有官刑律之科則世皆莫曉近者大理正朱昇請置律學生徒雖上聞未蒙申舉伏乞特頒詔旨下付國庠令再設此科許其歲貢仍委諸州各薦送一兩人就京習學俟至業成便放出身兼許以卑官卻選本處則率土之內盡會刑書免誤觸于金科冀咸遵于皇化至是凝復奏請

按疑復奏請句有奪文）

七月敕朝臣相次敷陳請搜沈滯簪纓之內甚有美賢山澤之中非無俊彥若令終老乃是遺才鄭雲叟頃自亂離久從隱逸近頒特敕除授拾遺不來赴京自緣抱病非朝廷之不錄在遐邇以皆知宜令諸道藩侯專切搜訪如有隱逸之士藝行可稱者當具奏聞必宜量才任使（冊府元龜　新五代史鄭遨傳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

前安州應城縣主簿王鼎前隨州唐縣主簿陳廷毓同獻時務七件敕旨投匭上章條流不阻合表進策理例無間而況七件之中有長有短兩人之內孰否孰臧方當選以公才未可混其言路王鼎陳廷毓宜各試以策問兩道定其優劣兼自此應諸色人進策每五道別試策問兩道十道已下試三道十道已上約此指揮比較元進策條詞理可否當與等第處分仍令匭院分明榜示此後止絕不得有同表進策所貴人知區別事無沉行庶堅激勸之誠免誤儗倫之道（冊府元龜）

進士四人（是年試鑄鼎象物賦見玉壺清話）

艾穎（玉壺清話艾侍郎穎少年赴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茸闕顧謂艾曰君此行登第必矣艾曰賤子家于鄆無師友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學疏窮鄉觀場屋爾安敢俯拾耶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授君宜少俟於此詰日奉納翌日果持至乃左傳第十卷也謂艾曰此卷書不獨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科甲然齡祿俱不及君記之艾頗爲異時亦諷誦果會李愚知舉試鑄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愛之擢甲科後四十年當祥符五

（年御前放進士亦試此題徐奭爲狀元　按長興二年至祥符五年凡八十二年言四十年誤）師均（宋史師頏傳父均後唐長興二年進士　按師均即前年落下者）何仲舉（十國春秋本傳何仲舉營道人天成中入洛會秦王從榮爲河南尹傾身下士仲舉與張抗江文蔚同游其門逾年遂登進士第時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爲擅場仲舉因獻秦王詩曰碧雲章句裁離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　按從榮之拜河南尹薛史在天成四年歐史在長興元年江文蔚等同舉獨仲舉擅場蓋仲舉於二年登第江文蔚等皆次年登第也）

知貢舉　太常卿李愚（舊五代史本傳任圜爲宰相雅相欽重屢言于安重誨請引爲同列屬孔循用事援引崔協以塞其請俄以本職權知貢舉改兵部侍郎充翰林承旨合新舊五代史唐紀及新史李愚傳考之天成二年四月愚自翰林承旨守中書舍人爲禮部侍郎天成四年八月自禮部侍郎轉兵部侍郎長興元年二月南郊後罷爲太常卿長興二年三月自太常卿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同光天成知舉之人皆可考疑張文寶知舉後以愚代之其時爲太常卿放榜後入相也舊史本傳誤）

三年（壬辰）

正月戊申詔曰貢舉之人辛勤頗甚每年隨計終日食貧須寬獎勸之門俾釋羈口之歎今後落第舉人所司已納家狀者次年便付貢院就試並免再取文解兼下納文解之時不在拘以三旬但十月內到者並與收受（舊五代史唐紀　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二月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旨教導之本經籍爲宗兵革已來庠序多廢縱能傳授罕克精研緣是豕亥有差魯魚爲弊苟一言致誤則大義全乖倘不討詳漸當紕繆宜令國學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鈔寫注出子細勘讀然後召雇能雕字匠人各隨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所貴經書廣布儒教大行（冊府元龜）

四月敕近以遍注石經雕刻印板委國學每經差專知業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讀并注今更於朝官內別差五人充詳勘官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祠部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段容太常博士路航屯田員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經事大不同諸書雖已委國學差官勘注蓋緣文字極多尚恐偶有差誤馬縞已下皆是碩儒各專

經業更令詳勘貫必精研兼宜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謹楷寫出續付匠人雕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所減等第優與選轉官資（冊府元龜　按王明清揮麈餘話言其家有後唐印本五經爲太學博士李鍔所書後題長興二年或二年已刊五經此年更刊九經也）

九月敕朕大啟四門無遺片善冀有智能之士來陳利害之言是命選量賢得酬獎須論條件以定等差應進策人等若是選人所進策內一件可行與減兩選兩件減四選三件已上便依資與官如無選可減及所欠選數則少可行事件則多據等級更優與處分如是諸色舉人貢院自考試本業格式不在進策之限如有智

謀宏遠文藝優長或一言可以興邦一事可以濟國是爲奇傑難預品量得有獻投旋令擬議（冊府元龜）

十二月二十日禮部貢院奏准會要長壽二年七月十日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伏見比年以來天下諸州所貢方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惟貢人獨于朝堂列拜伏請貢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廷之禮制曰可近年直至臨鏁院前赴應天門外朝見今後請令舉人復赴正仗仍緣今歲已晚貢士未齊欲且據見到人點引牒送四方館至元日請令通事舍人一員引押朝賀列在貢物之前或以人數不少卽請祗取諸科解頭一人就列其餘續到者候齊日別令朝見如蒙允許當司卽于都省點引習儀奉敕宜准元敕處分餘宜依（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進士八人　盧華（狀元）　江文蔚（十國春秋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爲河南府館驛巡官　偶儁江文蔚長興三年盧華榜下進士八人與張沆吳承範殷鵬范禹偁爲學士　按徐鉉江文蔚墓誌云文蔚之先濟陽考城人誌言文蔚卒於保大十年年五十二以是推之得第時年三十二）　張沆（十國春秋何仲舉傳作張抗當卽舊五代史之張沆也　舊五代史張沆字太元徐州人父嚴沆少力學攻詞賦登進士第秦王署爲河南府巡官）　吳承範（舊五代史本傳承範字表徽魏州人少好學善屬文唐閔帝之鎮鄴都也聞其才名署爲賓職承範辭求隨計閔帝許之長興三年春擢進士第）　殷鵬（舊五代史本傳鵬字大舉大名人弱冠擢進士第唐閔帝之鎮魏州聞其名辟爲從事）　范禹偁（十國春秋范禹偁九隴人父虔爲衙吏禹偁少落拓虔死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名曰張祿有道士謂曰子骨法異常苟屈首受書他日必大貴由是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本姓名上州刺史啟曰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閭復作范睢之裔　按此則登第時應作張祿）

諸科八十一人　程□（宋歐陽修撰程元白墓誌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

（按卽宋程琳之祖父）

四年（癸巳）

二月十六日知貢舉和凝奏今後舉人就試日請令皇城司公幹人於省門前聽察叫呼稱屈及知貢舉有倖門者引付皇城司勘問如是的實虛妄請嚴加科斷兼舉人挾帶文書入院請殿將來舉數自一舉至三舉放榜後及第人看榜訖便綴行于五鳳樓前列行舞蹈謝恩訖赴國學謝先師然後於知貢舉官相識期集祗候敕命兼過堂及過樞密院又舊例侵晨張榜訖知貢舉官及考試官已下便出院蓋恐人榜下喧訴今年請放榜後知貢舉官並考試官至晚出奉敕五鳳樓前非舉子謝恩之所宜令敕下後於朝堂謝訖卽赴國學其試舉人日宜令御史臺差人院司聽察放榜日知貢舉官至晚出院此後永爲定制及第舉人過樞密院宜不施行（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是日禮部貢院奏新立條件一九經五經明經呈帖由之時試官書通不後有不及格者唱落後請置筆硯將所納由分明卻令自

若或是試官錯書通不當與改正如懷疑者便許請本經書面前檢對如實是錯誤卽更於帖由上書名而退一五科常年駁榜出多稱屈塞今年並明書所對經書墨義云第幾道不第幾道粗第幾道通任將本經書疏照證如考試官錯書不粗請別將狀陳訴當再加考校如實錯誤妄陳文狀當行嚴斷一今年舉人有抱屈落第者許將狀披訴于貢院當與重試如貢院不理卽詣御史臺論訴請自試舉人日令御史臺差人受舉人屈訴文狀并引本身勘問所論事件或知貢舉官及考試官已下取受貨賂昇擢親情屈塞藝能應副囑託及不依格去留一事有違請行朝典一懷挾

書策舊例禁止請自今年後入省門搜得文書者不計多少准例扶出殿將來一舉上鋪後搜得文書者准例扶出殿將來兩舉一遞口授人迴授試處及鈔義題帖書將請般相救准例扶出請殿將來三舉一自是藝業未精准格落下出外及見駁榜後竊見同人妄扇屈聲擬爲將來基址及別人帖對過場數多者便生誣玷墜陷或羅織殿罸者並當收禁牒送御史臺請賜勘鞫如知貢舉官及考試官事涉徇私屈塞藝上請行朝典若虛妄者請痛行科斷牒送本道重處色役仍永不得入舉場同保人亦請連坐各殿三舉奉敕宜依（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三月童子闕惟一等三十九人進狀伏見貢院榜童子祗放十人乞念苦辛更加人數敕旨都放二十人須是實苦辛者仍此後不得援（冊府元龜）

八月戊申冊尊號制曰山林草澤之人雖頻命搜羅而尚慮沈滯委所在長吏切加採訪的有才氣藝行者具以名聞必議量才任使（冊府元龜）

十一月戊戌帝殂（通鑑）

十二月癸卯朔始發明宗喪宋王卽皇帝位（通鑑）

進士二十四人

范質（宋史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父遇質長[illegible]四年舉進士 容齋四筆和凝以唐長

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爲第十三人蓋凝在梁貞明中及此級故以處質云 澠水燕談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常以第十三輔自期登第之日名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賞歎卽以第十三名處之塲屋間謂之傳衣鉢若輔宗之相付授也後質果繼凝登相位 玉堂閒話引范質云質于癸巳年應舉考試畢塲自以孤平初舉不敢決望成名然憂悶如醉晝寢于逆旅忽有所夢寐未叱問有九經府之才相訪卽驚起而坐具告以夢夢被人以朱筆于頭上亂點已牽一胡孫如驢許大府卽以夢占之曰君將來必捷兼是第三人矣因問其說卽曰亂點頭者再三得也朱者事分明也胡孫大者爲猻算法圓三徑一故知三數也及放榜卽第十三人也）

李瀚（玉壺清話李瀚及第于和凝相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瀚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于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于榻攜之盡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ゝ）

申文炳（舊五代史本傳文炳字國華洛陽人長興中進士擢第附載此年）

劉熙古（宋史本傳熙古字義淳宋州甯陵人唐左僕射仁軌十一世孫祖實進熙古避祖諱不舉進士後唐長興中以三傳舉時翰林學士和凝掌貢舉熙古獻

（春秋極論二篇演論三篇凝甚加賞召與進士試擢第）

諸科一人

知貢舉　主客郎中和凝（舊五代史本傳召入翰林充學士轉主客郎中充職兼權知貢舉貢院舊例放榜之日設棘于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撤棘放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爲得人）

後唐潞王

淸泰元年（甲午）

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通鑑）

四月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爲鄂王甲戌太后令潞王卽皇帝位

乙酉改元（通鑑）

九月壬子中書門下帖太常以長興三年敕諸科舉人常無薦送先令行鄉飲酒之禮凡預舉人例從鄉賦遂奏鹿鳴之什俾騰龍化之津雅音既動于笙簧厚禮復陳於筐筥行茲盛事克振儒風宜令復行鄉飲酒之禮太常草定儀注頒下諸州預前肄習解送舉人之時便此行禮其儀速具聞奏時李懌爲太常文士淺放禮學唯博士段容撰禮記賓主次第申初長興中宰臣李愚好古奏行此禮累年不暇至是愚復舉奏及覩禮官所定無緒禮直官孫知訓以爲古禮無次序不可施行博士或言于愚曰梁朝時青州曾行一度遂令青州放舊簿書以聞（舊五代史唐紀冊府元龜）

進士十七人

諸科一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盧導（舊五代史本傳導長興末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明年春潞王自鳳翔擁大軍赴闕唐閔帝奔于衛州是此年爲導知舉也）

二年（乙未）

七月御史中丞盧損言天成二年二月敕每年進士合有聞喜宴春闈宴并有司所出春關牒用綾紙並官給臣等以舉人既成名第宴席所費屬私況國用未充枉有勞費請依舊制不賜詔曰春闈冬集綾紙聞喜關宴所賜錢並仍舊官給餘從之（冊府元龜）

九月己酉禮部貢院奏奉長興二年二月敕進士引試早入晚出今請依舊例進士試雜文并點門入省經宿就試往例童子表薦不解送每年所放不過十人長興四年三月詔許放二十人應順元年正月詔許放十五人今請如最後敕人數長興元年詔進士九經五經明經五科童子外諸色科目並停緣舊有明算道舉今欲施行又奏長興二年正月放每年落第舉人免取文解今後欲依元格諸科並再取解以十月十五日到省畢違限不收又奏天成四年敕諸色舉人入試前五日納試紙用中書省印訖付貢院司緣五科所試場數極多旋印紙鎮猶內中書往來不便請祗

用官司印從之（舊五代史唐紀　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其月舉人張洞而下以去年落第人各于鄉里取解以試期近來往不及乞今年且衍舊例從之來年即勅本州取解（冊府元龜）

進士十四人

熊皦（書錄解題熊皦後唐清泰二年進士其屠龍集中多下第詩蓋老于場屋者）

薛居正（宋史本傳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父仁謙居正清泰初舉進士不第爲遣愁文以自解寓意倜儻識者以爲有公輔之量踰年登第　曾鞏隆平集　薛居正清泰中登進士第）

劉載（宋史本傳載字德輿涿州范陽人唐盧龍節度濟之六世孫父昭　宋太宗實錄劉載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及第解褐祕書省校書郎）

諸科一人

知貢舉　禮部尚書王權（舊五代史本傳權爲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判銓清泰中權知貢舉改戶部尚書）

（按舊史唐紀長興三年十二月以尚書左丞王權爲禮部尚書清泰二年五月以禮部尚書王權爲戶部尚書是放榜後遷官也）

登科記考卷二十六

大興徐松

後晉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

天福元年（丙申）

五月明經崔覌等經中書訴宋州節度掌書記上封事貢舉人須依舊格取本州申文解者見附國子監諸生赴舉皆不取文解條例異同詔曰凡布化條惟務均一苟公平之乖張卽中外以適從國子監每舉舉人皆自四方來集不詢解送何辨是非其附監舉人並依去年八月一日敕須取本處文解如不及第者次年便許監司解送若初投名未嘗令本處取解者初舉落第後監司勿更收補其淮南江南黔蜀遠人卽不拘此例監生禮部補令式在焉（册府元龜）

十一月丁酉契丹主命石敬瑭爲大晉皇帝是日卽皇帝位（通鑑）

己亥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制曰弓旌聘士巖穴徵賢式光振鷺之班將起維駒之詠應山林草澤賢良方正隱逸之士委逐處長吏切加採訪咸以名聞當議量才敘任（册府元龜）

閏十一月壬午敕曰應有懷才抱器隱遁山林方切務于旁求宜遍行于搜訪委所在長吏備遂朝旨具以名聞（册府元龜）

進士十三人

高頔（宋史文苑傳高頔字子奇開封雍邱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同輩紿之曰何不從裴僕射求知乎時裴皞以左僕射致仕後進無至其門者頔性純樸信其言以文贄于皞明年禮部侍郎馬允孫知貢舉乃皞門下生也皞以頔語之遂擢乙科）

趙宏（十國春秋趙宏薊州漁陽人父玉常客滄州依節度判官呂兗劉守光破滄州收兗親屬盡戮之兗子琦年十四玉負之以逃當是時燕趙義士以玉能存呂氏之孤翕然稱之明宗時琦官職方員外郎知雜清泰中琦爲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玉已卒矣宏入洛舉進士琦薦于主司馬允孫擢甲科）

衞融（十國春秋衞融字明遠青州博興人晉天福初第進士調南樂主簿）

知貢舉　禮部侍郎馬允孫（新五代史唐紀清泰三年三月丙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允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知舉時爲禮部侍郎矣舊五代史本傳允孫初爲河中從事赴闕宿于邏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爲翰林學士允孫以爲奬鴻筆之兆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

二年（丁酉）

十月壬午詔選人試判兩道（舊五代史晉紀）

進士十九人

崔頎（舊五代史王延傳清泰末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時有舉子崔頎者故相協之子也協素與吏部尚書盧文紀不睦及延將入貢院文紀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于時所以去年老夫在相位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衡然貢闈取士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則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謂人曰盧公之言蓋爲崔頎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頎登甲科）

上書拜官一人

張休（册府元龜天福二年六月敕進策官前攝鄭州防禦巡官前鄉貢明經張休以屢科擢第義府遊心既堅拾芥之勤累契然薪之志而能救斯時病來貢封章覽其所陳甚爲濟要之旋諸寰國示以寵章王畿式解於褐衣縣簿仍超於常品可將仕郎守河南府伊陽縣主簿）

知貢舉 中書舍人王延（舊五代史本傳延字世美冀州長豐人知舉年改御史中丞 舊史晉紀五月戊寅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王延爲御史中丞）

三年（戊戌）

正月敕舉選之流辛苦備歷或則就書歲久或則守事年深小有違礙格條例是不知式樣今則方求公器宜被皇恩所有選人等宜各令所司除元駁放及落下事由外無違礙並與施行仍令所司徧下諸道起今後文解差錯過在發解州府官吏（冊府元龜）

三月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權知貢舉崔梲奏臣謬蒙眷渥叨掌文衡實憂庸懦之材不副搜羅之旨敢不揣摩頑鈍絕杜阿私上則顯陛下求賢次則使平人得路但以今年就舉比常歲倍多科目之中兇豪甚眾每駁榜出後則時有喧張不自省循但言屈塞互相朋扇各出言詞或云主司不公或云試官受賂實慮上達聖聽微臣無以自明晝宵夜思臨深履薄今臣欲請令舉人落第之後或不甘心任自投狀披陳御請所試與疏義對證兼令其日一甲同其校量若獨委試官恐未息詞理儻是實負抑屈則所司固難追戀章如其妄有陳論則舉人乞痛加懲斷冀此際免虛遭謗議亦將來可久遠施行儻蒙聖造允俞伏乞降敕處分從之（舊五代史選舉志 冊府元龜）

八月丙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奏臣伏覩先降御札令文武百官各進封事臣聞舉善爲公知人則哲聖君在位數澤莫有於隱淪昭代用才政理自無于紊亂求賢若渴從諫如流鄭所以舉子皮魯所以譏文仲爲國之要進賢是先庶遵理治之風宜舉仁人之器（宋史作陛下方樹丕基宜求多士）臣欲請降敕命指揮文武百僚每一司之內共集議商榷其一士奏薦述其人有某能改爲某官某職便請朝廷據奏薦任用若能符薦果謂當才即請量加獎賞（宋史作所奏之官望加獎賞）或有乖其舉兼涉徇私亦請量加殿罰（宋史作所奏之官宜加殿罰）所貴官繇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位參近侍每謝匪躬之節嘗慚濡鼠之譏將贖貪叨聊陳狂狷敕曰進賢受賞備有前文得士則昌斯爲急務竇貞固名參國籍職在禁庭貢章疏以傾心請班行而薦士於可否之際分賞罰之科無媿當仁無或曠職今後宜許文武百僚於搢紳之內草澤之中卯灼然有才器者列名以奏納其章疏記彼姓名否臧藎達於予懷用舍免私于公議仍付所司（冊府元龜 宋史竇貞固傳書奏帝深嘉之命所司著爲令典）

進士二十八人

孔英（冊府元龜晉高祖天福三年崔梲權知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行醜而才薄宰相桑維翰素知其爲人深惡之及梲將鎖院禮辭于維翰維翰性語簡止謂梲曰孔英來也蓋慮梲誤放英故言其姓名以拒之也梲性純直）

（不復稟覆因默記之時奐又自稱是宣尼之後每凌轢於方場梲不得已遂放奐登第榜出人皆嗤笑維翰聞之舉手自抑其口者數四蓋悔言也）

賈玭（宋史賈黃中傳父玭字仲寶晉天福三年進士）

竇儀（宋史本傳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曾祖遜祖思恭父禹鈞儀十五能屬文晉天福中舉進士按傳言儀與弟儼侃偁僖相繼登科儼以天福六年及第四年五年停舉則儀之登科當在是年侯考　樂善錄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脩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逋寫券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焚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年又嘗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黎明復入院以伺失者果一人涕泣而至公問其故曰為父犯大辟遍告諸親貸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失去不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婭有喪不能舉有女不能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周急家尚儉建書院四十間藏書萬卷延文行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是以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歷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實一時標準生五子並登第）

知貢舉　戶部侍郎崔梲（舊五代史本傳天福初以戶部侍郎為學士承旨命權知二年貢舉）（舊史晉紀天福三年五月戊寅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崔梲為兵部侍郎）

四年（己亥）

停舉（舊五代史晉紀天福三年六月詔貢舉宜權停一年以員闕少而選人多常調有淹滯故也）

五年（庚子）

三月戊寅詔及第舉人與主司選勝筵宴及中書舍人靸鞋接見舉人兼兵部禮部引人過堂之日幕次酒食會客悉宜廢之（舊五代史晉紀　冊府元龜）

四月禮部侍郎張允奏曰明君側席雖切旁求貢士觀光豈宜濫進竊窺前代未設諸科始以明經俾昇高第自有九經五經之後及三傳三禮已來孝廉之科遂因循而不廢搢紳之士亦緘默而無言以至相承未能改作每歲明經一科少至五百已上多及一千有餘舉人如是繁多試官豈能精當況此等多不究義惟攻帖書文理既不甚通名第豈可妄與且常年登科者不少相次赴選者甚多州縣之間必無遺闕輦轂之下須有稽留怨嗟自此而興謗讟因茲而起但今廣場大啟諸科並存明經者悉包於九經五經之中無出于三傳三禮之內若無釐革恐未便宜其明經一科伏請停廢又奏國家懸科待士貴務搜揚責實求才須除訛濫童子每當就試止在念書背經則雖似精詳對卷則不能讀誦及名成貢院身返故鄉但刻日以取官更無心而習業濫蠲徭役虛占官名其童子一科亦請停廢敕明經童子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並停（舊五代史選舉志　冊府元龜）

停舉（冊府元龜天福四年六月辛卯敕尚書禮部歷代懸科為時取士任使貴期于稱職搜羅每慮于遺才其如銓司注官員闕有限貢闢考策人數不常雖大朝務廣于選求而常調頗聞于淹滯每候一闕或經累年遂令羈旅之人多起怨咨之論將令通濟須識從權庶幾進取之流更勵專勤之業其貢舉公事宜權停一年）

六年（辛丑）

五月十五日敕明法一科今後宜令五選集合格注官日仍優與

處分（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八月壬辰如鄴都壬寅大赦詔曰擢文武之才今之急務旌孝義之行古有明文贊治道以克隆致人倫之式敘山林草澤內有文才武藝爲衆所推者委長吏切加搜訪具以名聞當議量才敘用（新五代史晉紀　冊府元龜）

進士十一人　邊珝（宋太宗實錄珝字待價華州下邽人曾祖頡祖操父蔚珝晉天福六年舉進士解褐祕書省校書郎）

竇儼（宋史竇儼傳弟儼字望之幼能屬文既冠舉晉天福六年進士）

諸科四十五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張允（舊五代史本傳允天福五年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部改御史中丞按本紀張

允以天福五年三月由右散騎常侍爲禮部侍郎至天福八年五月改御史中丞是六年七年八年皆係允知貢舉矣）

七年（壬寅）

五月敕應諸色進策人等皆抱材能方來投獻宜加明試俾盡臧謀起今後應進策條中書奏覆敕下其進策人委門下省試策三道仍定上中下三等如是元進策內有施行者其所試策或上或中者委門下省給與減選或出身優牒合格參選日其試策上者委銓司超一資注擬其試策中者委銓司依資注擬如是所試策或上或中元進策條並不施行所試策下元進策條內有施行者其本官並仰量與恩賜發遣若或所試策下所進策條並不施行便仰曉示發遣不得再有投進餘並准前後敕文處分（冊府元龜）

六月乙丑帝殂是日齊王即皇帝位（通鑑）

七月庚子大赦制曰山林逸士草澤遺賢將裨教化之風宜廣搜羅之道應有懷才抱器隱遁邱園者委隨處長吏切加搜訪具以名聞（冊府元龜）

進士七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張允

後晉齊王

天福八年（癸卯）

國子監祭酒兼戶部侍郎田敏進印本五經書（舊五代史晉紀）

進士七人　程羽（宋太宗實錄程羽字沖霄深州陸澤人少好學能屬文晉天福八年擢進士第解褐爲鄆州陽穀縣主簿）

知貢舉　禮部侍郎張允

開運元年（甲辰）

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通鑑）

八月乙未詔曰明經童子之科前代所設蓋期取士亘謂通規爰自近年暫從停廢損益之機未見牢籠之義金牓將闢斯文宜依舊貫庶臻至理用廣旁求其明經童子二科今後復置（舊五代史晉紀　冊府）

（府元龜）

閏十二月工部尚書權知貢舉竇貞固奏進士考試雜文及與諸科舉人入策歷代已來皆以三條燭盡爲限長興三年改令晝試伏以懸科取士有國常規沿革之道雖殊公共之情難失若使就試兩廊之下揮毫短景之中視晷刻而惟畏稽遲演詞藻而難求妍麗未見觀光之美但同欵答之由既非師古之規恐失取人之道今欲考試之時准舊例以三條燭爲限其進士幷諸色舉貢人等有懷藏書册入院者舊例扶出不令就試近年以來雖見懷藏多是容縱今欲振舉弛紊明辨臧否冀在必行庶爲定式勑禮部貢院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爲限幷諸色舉人等有懷藏書册不令就試宜並准舊施行（册府元龜　按册府元龜載竇貞固奏於十一月載敕于十二月今從舊）

（五代史本紀）

進士十三人　孟賓于（唐才子傳孟賓于字國儀連州人晉天福九年禮部侍郎符蒙知貢於廉下投詩云那堪雨後更聞蟬溪隔重湖路七千憶得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蒙得詩以爲相見之晚遂擢第時已敗六舉矣與詩人李昉同年　郡閣雅談賓于卜珓華山神有如一年之一珓凡六擲得大吉後六舉及第　王禹偁孟水部詩集序水部諱賓于生於連州其先太原人故其詩云吾祖并州隔萬山吾家多難謫郴連幼擅詩名吟詠忘倦後唐長興末渡江赴舉岐帥李秦王曮館于門下晉相和魯公凝禮部王尚書易簡翰林承旨李學士頓儀刑部李侍郎詳成推薦之由是詩名藉甚游舉場十年故有十載戀明主之什凡八章五上登第故詩云兩京遊寺曾題榜五舉逢知始看花晉天福甲辰歲禮部符侍郎蒙門人也　按證以五舉逢知句則言六舉者誤賓于子唐入宋爲黃州司馬亦見王禹偁序）

李昉（記纂淵海引江南野史孟賓于與李昉同擢第後昉寄賓于詩曰初擕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二昔日聲名喧洛下只今詩句滿江南　按才子傳言詩人李昉疑與漢乾祐元年登第者是二人十國春秋以爲即宋翰林學士李昉恐誤）

諸科五十六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符蒙（按舊五代史本紀天福八年五月以中書舍人吳承範爲禮部侍郎六月禮部侍郎吳承範卒吳承範傳云少帝嗣位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尋遘疾而卒是先以吳承範知舉承範卒故以符蒙代之）

二年（乙巳）

進士十五人　寇湘（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孫抃寇準碑父湘博古嗜學有文章名晉開運中登甲科冠多士後應辟爲魏王記室終焉）

諸科八十八人

知貢舉　工部尚書竇貞固（見上）

三年（丙午）

十二月契丹滅晉（新五代史晉紀）

進士二十人

諸科九十二人　賈黃中（宋太宗實錄賈黃中字媧民滄州南皮人唐相魏國公耽之四代孫父玭嚴毅善教子每士大夫家有子弟好學必持刺脩謁孜孜誨誘之黃中幼聰悟日誦書千言漢乾祐初舉童子登科年始六歲　宋史本傳黃中方五歲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　玉壺清話黃中舉童子狀頭及第李文正昉以詩贈之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茲穩

（上言晉去萬里誰能翻羽翰　按書錄解題邵氏聞見前錄王壺濤語俱作七歲今從實錄本傳黃中以宋至道二年卒年五十六是年六歲）

知貢舉　工部尚書王松（舊五代史晉紀天福二年八月以工部尚書王松權知貢舉）

後漢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

天福十二年（丁未）

二月辛未劉知遠卽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通鑑）

六月戊辰改國號曰漢（通鑑）

進士二十五人

諸科一百五十五人

知貢舉　尚書左丞張昭（冊府元龜張昭初仕晉爲左丞少帝開運三年命知貢舉來歲屬契丹犯闕而諸侯受賂請託甚峻昭未嘗搖動但務公平時皆服其鎮靜得鉅儒之體）

乾祐元年（戊申）

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制曰朕昔在藩邸頗熟臣寮文武之才嘗備觀其梗概方圓之用宜更察于精微俾取質于衆多庶無遺于俊造應文武常參官仰准唐建中年故事上任後三日表舉一人自代徵聘邱園免遺邦彥俶張名教俾厚人倫應有蘊蓄器能精通理道文理該博武略縱橫而退遁於家高尚其事者委所在訪尋當俟擢用（通鑑　冊府元龜）

丁丑帝殂於萬歲殿（通鑑）

二月辛巳朔周王卽皇帝位（通鑑）

癸巳大赦制曰任賢勿二得士者昌仰稽聖謨敷求時彥訪諸貢道庶無遺才天下有賢良方正文才武略不求進達處于沈滯者仰所在搜訪以聞名實相符當加擢任（冊府元龜）

四月（舊五代史漢紀作五月己酉朔）國子監上言在監雕印板九經內只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雕造印板從之（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三人

王溥（狀元　宋史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父祚溥乾祐中舉進士甲科　廣卓異記引五代史乾祐元年戶部侍郎王仁裕放王溥狀元及第溥不數年拜相仁裕時爲太子少保以詩賀曰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敕案前人到少築沙隄上馬歸遲押班長得遙相見親押爭如未貴時溥依韻和曰擅毫文陣偶褰旗待詔金華亦強爲白社幸當宗伯選赤心旋遇聖人知九霄得路榮雖極三接承恩出每遲職在台司多少暇視師不及舞雩時　石林詩話王仁裕取王溥爲狀元溥時年二十六後六年拜相　容齋三筆載王溥自問詩序云予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

李昉（宋史本傳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漢乾祐舉進士爲祕書郎輿地紀勝王仁裕知貢舉時所取進士三十三皆一時名公卿李昉王溥爲冠　按三十三人是二十三人之訛　曾鞏隆平集李昉父超仕至集賢學士昉以門蔭補齋郎漢乾祐中登進士第　按宋史本傳作父起誤）

鄧洵美（永樂大典引滄川志鄧洵美奉化鄉人與李昉漢乾祐二年同擢進士第　按乾祐二年當作乾祐元年王溥李昉皆爲顯官洵美不得志溥貽洵美詩曰綠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洵

（美亦有答同年李昉見贈次韻詩曰詞場幾度讓長鞭又向清朝賀九遷品秩顯然殊此日歲寒終不改當年驅名早已超三院侍直仍折步八磚今日相逢翻自愧閒吟對酒倍潸然）

李惲（十國春秋李惲字孟深汴州陽武人乾祐初第進士與王溥李昉同年）

竇侃（宋史竇儀傳弟侃漢乾祐初及第）

許仲宣（宋史本傳仲宣字希粲青州人漢乾祐中登進士第時年十八以淳化元年六十一推之及第在上年丁未然傳明言乾祐故載此年則時年爲十九矣）

諸科一百七十九人（按進士與諸科共二百二人王仁裕詩作二百一十四門生則登科記數誤）

知貢舉　戶部侍郎王仁裕（新五代史王仁裕傳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其得人王仁裕與諸門生春日會飲繁臺賦詩曰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生飲古臺淑景即隨風雨去芳樽宜命管絃開謾誇列鼎鳴鐘貴寧免朝烏夜兔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又示諸門生詩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聖世偶將疏網罩群英衰翁漸老兒孫小異日知誰略有情）

後漢隱皇帝

乾祐二年（己酉）

刑部侍郎邊歸讜上言臣竊見每年貢舉人數甚眾動應五舉六舉多至二千三千既事業不精即人文何取請敕三京鄴都就道州府長官合發諸色貢舉人文解者並須精加考校事業精研即得解送不得濫有舉送冀塞濫進之門開興能之路敕從之其間條奏未盡處下貢院錄天福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敕文告諭天下依元敕條件施行如有故違其隨處考試官員當准敕條處分（冊府元龜）

進士十九人

竇偁（宋史竇儀傳儀弟偁字日章漢乾祐二年舉進士）

韓恆（王禹偁韓君墓誌公諱與今上御名同字可久祖直登州黃縣令父慶孫申州團練判官公即申州次子幼聰悟善屬文漢乾祐中一上登進士第年二十一牓中推爲探花先輩解褐祕書省校書郎宋史文苑傳作韓常以避諱改也祖直傳作祖貞傳云常密州高密人漢乾祐二年擢進士第裁二十一常應舉時著四時成歲萬餘言又爲蓉蘭賦頗存寄託　按墓誌言恆開寶七年卒年四十七以是推之則得第時年二十一）

趙逢（宋史本傳逢字常夫媯州懷戎人父崇逢舉進士是歲禮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司徒詡典貢舉擢登甲科解褐授祕書郎）

劉蟠（宋史本傳蟠字士龍濱州渤海人漢乾祐二年舉進士解褐益都主簿）

諸科八十八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司徒詡（舊五代史本傳詡字德普清河郡人少好讀書通五經大義弱冠應鄉舉不第漢初除禮部侍郎凡三主貢舉按本紀乾祐元年二月詡自工部侍郎爲禮部侍郎周廣順元年改刑部侍郎是乾祐二年三年及廣順元年皆詡知舉　按詡一作翊）

三年（庚戌）

兵部侍郎盧價上言臣讀唐史見薛登上疏云古之取士實異于今先觀名行之原考其鄉曲之譽崇禮讓以厲己取名節以標言以敦樸爲先最以雕文爲後科故人從禮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進者必脩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臣因覽前書覩茲舊事望于聖代復用此言則有才者皆務造脩無行者不宜推擇從之（冊府元龜）

十一月郭威反乙酉帝爲亂兵所弑（五代史漢紀 通鑑）

進士十七人 王朴（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舊五代史本傳朴字文伯東平人父序朴幼警慧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中擢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館于邠第是時漢室寖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因乞告東都未幾李業等作亂 按史宏肇與蘇逢吉不協及李業作亂皆此年事是朴于此年及第王禹偁懷賢詩王樞密朴云文學中甲科風雲參霸府）

明經科 侯陟（宋史本傳陟淄州長山人漢末舉明經）

諸科八十四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司徒詡（冊府元龜漢司徒詡爲禮部侍郎乾祐三年上言開獻書之路）

後周太祖聖神恭肅文孝皇帝

廣順元年（辛亥）

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制曰山林草澤之間懷才抱器之士切在搜訪免致遺賢（新五代史周紀 冊府元龜）

六月差翰林學士魚崇諒就樞密院引試進策人考定昇降聞奏（冊府元龜）

進士十三人 竇僖（宋史竇儀傳弟僖周廣順初及第 按曾鞏隆平集以竇偁爲周廣順初登第宋史蓋以僖與偁互訛）

諸科八十七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司徒詡

二年（壬子）

二月禮部侍郎趙上交奏貢院諸科今欲不試泛義口義其十五道改試墨義共十一道（五代會要作十道）從之（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宋史趙上交傳會將試貢士上交申明條制頗爲精密始復糊名考校）

十一月丙子詔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典經是爲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終而便爲無主或羈束于仕宦或拘忌于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只有稱家爲禮掃地而祭尚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應內外文武官僚幕職州縣官舉選人

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其合赴舉選者或是葬事禮畢或是卑幼在下物于所納家狀內其言不得罔冒宜令御史臺及逐處長吏本司長官所由司覺察申舉其中有兵戈阻滯或是朝廷特恩除拜起復追徵及內外管軍職員皆以金革從事並不拘此例（舊五代史周紀 冊府元龜）

進士十三人 扈載（新五代史本傳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廣順初舉進士高第 舊五代史本傳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初隨計于禮部文價爲一時之最是歲高等 按宋史言載甲科疑爲此年狀元） 梁周翰（宋史文苑傳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父彥溫周翰周廣順二年舉進士授虞城主簿） 董淳（宋史趙上交傳擢扈載甲

科及取梁周翰董淳之流時稱得士口以女妻之生子曰孟容季昌宋史文苑傳賴常弟愉與常齊名　王禹偁撰恆墓誌恆同母弟愉門廕順賴愉二年登進士第倉部員外郎知制誥口

諸科六十六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趙上交（宋史本傳廣順初拜禮部侍郎蓋是年以禮部侍郎知舉轉戶部侍郎明年以戶部侍郎知舉也）

三年（癸丑）

正月丁卯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九經舉人元帖經一百二十帖墨義三十道臣今欲罷帖經於諸經對墨義一百五十道五經元帖經八十帖墨義二十道今欲罷帖經令對墨義一百道明經元帖書五十帖今欲罷帖書令對義五十道明法元帖律令各十帖（一作各十五帖）義二十道今欲罷帖律令對義六十道學究元念書二十道對義二十道今欲罷念書對義五十道三禮元對墨義九十道三傳元對墨義一百一十道今欲三禮于周禮儀禮各添義二十道三傳於公羊穀梁傳各添義二十道開元禮三史元對墨義三百道今欲各添義五十道進士元試詩賦各一首帖書二十帖對義五道今欲罷帖經義別試雜文二首試策一道童子元念書二十四道今欲添念書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從之（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舊五代史周紀作趙上交奏諸科舉人欲等第各加對義場數進士除詩賦外別試雜文一場）

從之（蓋節畧括此文也）

是月契丹降人僞授儒州晉山簿李書鄭縣簿王喬秦州司法劉裴等著賜比明經出身喬裴比學究出身（冊府元龜）

五月敕進策獻書人宜令翰林學士申文炳如樞密院引試定優劣聞奏（冊府元龜）

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策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藐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校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先是後唐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按三字石經誤當作一字石經）唐朝亦于國學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嘗見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於文教矣乃奏聞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經注敏於經注長于詩傳孜孜刊正援引證據聯爲篇卷先經奏定而後雕刻乃分政事堂廚錢及諸司公用錢又納及第舉人禮錢以給工人（冊府元龜　按通鑑是年六月云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版成獻之胡三省注曰雕印九經始二百七十七卷自明宗長興三年至是而成凡涉二十八年松按舊五代史本紀晉少帝天福八年田敏進印本五經又于乾祐元年雕造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是九經

（雕印已有成書此年所進但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蓋以石經有此二書故亦雕板通鑑以爲九經成于此年似考之不審胡氏注亦誤）

九月（舊五代史周紀五代會要皆作八月）翰林學士承旨刑部侍郎知制誥權知貢舉徐台符奏貢舉之司條貫之道有沿有革或否或臧盍趣向之不同致施行之有異今欲酌其近例按彼舊規參而用之從其可者謹條如右九經元格帖經一百二十帖對墨義汎義口義其六十道策五道去年知舉趙上交起請罷帖書汎義口義都對墨義一百五十道臣今請去汎義口義都對墨義六十道其帖書對策依元格五經元格帖書八十帖對墨義二十道臣今請對墨義十

五道其帖書對策依元格（按此處脫去明經）明法元格帖律令一十帖（一作律令各十五帖）對律令墨義二十道策試十條去年罷帖對墨義六十道策試如舊臣今請並依元格學究元格念書對墨義各二十道策五道去年罷念書都對墨義五十道今請依去年起請三禮元格對墨義九十道去年添四十道臣今請並依元格三傳元格對墨義一百一十道去年添四十道臣今請並依元格開元禮三史元格各對墨義三百道策五道去年加對五十道臣今請並依元格進士試雜文詩賦帖經二十帖對墨義五道去年罷帖經對義別試雜文二首臣今請依起請別試雜文其帖書對義謂依元格童子元格念書二十四道起請添念書都五十道及三十通者放臣請依起請敕國家開仕進之路設儒學之科校業掄才登賢舉俊其或藝能素淺履行無聞來造科場要求僥倖及當試落便起怨嗟謗議沸騰是非蜂起至有僞造制敕之語扇惑儕流巧爲誣毀之言隱藏名姓以茲取士得非薄徒宜立憲章以示澄汰其禮部貢院條奏宜依仍於引試之時精詳考校逐場去留無藝者雖應年深不得饒借場數若有藝者雖當黜落並許訴陳祇不得于街市省門故爲喧競及投無名文字訕毀主司如有故違必行嚴斷本司鏁宿後御史臺開封府所差守當人專切覺察其有不自苦

辛祇憑勢援潛求薦託俯拾科名致使孤寒滯于進取起今後主司不得受薦託書題如有書題密具姓名聞奏其舉人不得就試令後舉人須取本鄉貫文解若鄉貫阻隔祇許兩京給解（册府元龜）

十一月乙卯命翰林學士竇儼試進策官曹巨源鄧泉李曉等於禁中策曰王者以禮御人倫以樂和天地以兵柔萬國以刑齊兆民四者何先殊塗同治或因或革各適所宜故五帝殊時不相襲禮三王異世不相沿樂兵有務戰不戰之異刑有輕次重次之差歷朝張弛繁不具引自唐祖混一函夏太宗嗣成聖功言其禮則三正有常言其樂則七宗有秩兵息而臣道成順刑措而民（按下文治）

（猶作理則民當人字之訛）心不渝五帝三王不足尚也越自天寶之後國經混然禮樂湮墜而衆不知兵刑煩擾而下不畏朱梁晉漢皆用因仍洎我朝開創以來力務興振然薰歇燼滅歷年滋多焦思勞神觀效未著予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夫義婦聽聲明文物無其缺祝嘏辭說必有序萬儀咸秩百神受職家肥國肥知禮之尊也當用何理副茲虛懷予欲六律六呂七政九變金石絲竹之器羽旄干戚之容歌其政舞其德與夫文音武坐比崇昔時天和地平知樂之崇也子當深辨其理爲時陳之予欲混同天下親征未服手振金鼓跋履山川如商高宗之伐鬼方若魏武帝之登柳塞則六師所至供億無窮衆與民勞自古皆慎若但任偏將屯于邊歸縱兵時入茹食居人交戶塞路暴骨盈野終歲如是得無憫然何以令佳兵不具彼魁革面王塗無所圯隔方貢自來駿奔更思爾謀以述明略予欲斧鉞不用刀鋸不興桎梏朽蠹無所設施無城春鬼薪之役無三居五宅之流畫衣冠而人不犯虛囹圄而人不入無刑之理何以致諸子大夫博議洽聞窮微覩與提筆既千于奇遇撞鐘必應於嘉音抱屈將伸直言勿隱旣而以所對之詞上進乃授巨源及杲衛掾賜嶢進士出身（冊府元龜）

進士十八人　雷德驤（宋史本傳德驤字善行同州郃陽人周廣順三年舉進士解褐磁州軍事判官）

內落下二人　李觀（見冊府元龜）　侯璨（見冊府元龜）

諸科八十三人

賜出身一人　李嶢（見冊府元龜　按李嶢與摭言所載章宙增李嶢及第者別是一人）

知貢舉　戶部侍郎趙上交舊五代史周紀廣順三年二月癸酉以戶部侍郎知貢舉趙上交爲太子詹事是歲新進士中有李觀者不當策名物議諠然中書門下以觀所試詩賦失韻句落姓名故上交移官　又王峻傳廣順三年戶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上交嘗詣峻峻言及一童子上交不達其旨榜出之日童子不第峻銜之及貢院申中書門下取日過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引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選士不公當須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指揮過臨事不欲改移況未敕下覆試非晚峻愈怒斥責上交聲聞于外少頃令引過及能上交詣本廳謝峻峻又延之飲酌從容翌日峻奏上交知舉不公請致之于法太祖頷之而已　宋史趙上交傳戶部侍郎再知舉謗議紛然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嘗爲童子上交拒之峻怒奏上交選士失實貶商州司馬朝議以爲太重旬峻貶乃止但坐所取士李觀侯璨賦落韻改太子詹事顯德初遷賓客二年拜吏部侍郎多請告不朝時出游別墅世宗因問陶穀曰上交豈衰老乎穀對曰上交昔掌貢舉放鬻市家子李觀及第受所獻名園多植花卉優游自適世宗怒免其官

顯德元年（甲寅）

正月丙子朔大赦改元制曰山林隱逸草澤才能所屬長吏搜訪具以名聞（冊府元龜　通鑑）

壬辰帝殂於滋德殿丙申晉王即皇帝位（通鑑）

三月辛巳大赦制曰應有懷才抱器出衆超羣或養素于衡門或屈迹于末位孤寒難進志業何伸咸用搜羅待以爵秩諸隱遁不

仕及卑官下仕中有文武幹略灼見可稱者所在具名以聞（新五代史周紀　冊府元龜）

十一月敕國子監所解送廣順三年已前監生人數宜令禮部貢院收納文解其今年內新收補監生祇仰將下今後須是監中受業方得准令式收補解送（冊府元龜　按原注云先是國學收補監生顯有條例邇來學官因循多有近何州府不得解者即投監請補送省卒以爲常是歲主文者知其弊因取監司所送學生七十四人狀事詳之例不合于令式悉不收試由是移刺紛紜更相援引監司舉奏束脩之條以塞其議貢院告于執政因達于上聽故降是命議者非成均而是禮闈）

進士二十八人　李穆（宋史本傳穆字孟雍開封府陽武人父咸秩穆周顯德初以進士爲郢汝二州涑水記聞李穆幼沈謹溫厚好學聞酸棗王昭素先生善易往師之昭素喜其開敏謂人曰觀李生才能氣度他日必爲卿相昭素先時傳易論三十三篇祕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穆由是知名舉進士翰林學士徐台符知貢舉擢之上第宋太宗即位屢遷至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登進士第除授司封員外郎）　盧多遜（宋史本傳多遜懷州河內人顯德初舉進士解褐祕書郎集賢校理）　趙孚（宋史趙安仁傳父孚字大信周顯德初舉進士調補開封尉）　韓溥（宋史文苑傳韓溥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少俊敏善屬文周顯德初舉進士）　朱遵式（王禹偁監察御史朱遵式墓誌遵式字成則祁州無極人曾祖儼祖公政皆隱德不仕考思瓊贈大理司直公即司直第二子幼而聰悟始能言即好誦書將舉神童內艱而罷服闋業文不拾晝夜二十四應進士凡四上爲權勢所抑周顯德初翰林承旨兵部侍郎徐公典貢舉褒拔寒俊精覈藝實公始成名　按墓誌言遵式卒于太平興國三年年五十五則得第時三十一歲）

明經科　喬維岳（宋史本傳維岳字伯周陳州南頓人治三傳周顯德初登第授太湖主簿）

諸科一百二十一人

知貢舉　刑部侍郎徐台符（舊五代史選舉志作兵部侍郎今從冊府元龜五代會要　宋史邊光範傳爲禮部侍郎時禮部侍郎于貢部或掌或否光範拜官將及秋試乃言于執政曰單門偶進何言名第若他曹公事光範不敢辭若處文衡校閱名第品藻優劣非下走所能執政曰公昔未爲翰林樞密直學士勿遜事也及期光範辭疾不出乃以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掌之時論多其自知）

後周世宗睿武孝文皇帝

顯德二年（乙卯）

二月中書奏國子監祭酒尹拙准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伏以陸氏釋文唐初撰集綿歷歲月傳寫失眞非多聞博識之人通幽洞微之士重其商榷必致乖訛況今朝廷富有鴻碩如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皆文儒之領袖也或家藏舊卷或手校六經實後學之宗師爲當今之雄伯伏乞日察以事繼垂教情非屬私時賜敷敭俾同讎校敕曰經典之來訓釋爲重須資鴻博共正疑訛庶使文字精研免至傳習眩惑其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詳校（冊府元龜）

三月壬辰敕尚書禮部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李覃嚴說何曮武允成王汾閭邱舜卿楊徵之任惟吉趙鄰幾周度張愼微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等一十六人所試詩賦文論策文等國家設貢舉之司求英俊之士務詢文行方中科名比聞近年以來多

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放舉人試令看詳果見紕繆須至去留其李賈何曮楊徽之趙鄰幾等四人宜放令及第其殿說武允成王汾閻邱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慎微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勾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溫叟失于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謫尚示寬恕特與矜容劉溫叟放罪其將來貢舉公事仍令所司別具條理聞奏（舊五代史周紀、冊府元龜、五代會要）

五月丙申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貢舉竇儀上言伏以朝廷設科比來取藝州府貢士祇合薦能爰因近年頗隨舊制其舉子

之弊也多是纔諳習業便切干名周儀未詳赴三禮之舉公穀不究應三傳之科經學則偏試帖由進士則鮮通經義取解之處請張妄說于幸勤到京之時奔競惟求于薦託其舉送之弊也多是明知荒淺其委兒蘸新差考試之官利其情禮之物雖所取無幾實啟倖非輕凡對問題任從同議謏鑿通而鑿否了無去以無留惟徇人情僅同兒戲致令至時就試不下三千每歲登科罕踰一百假使無添而漸放約須畢世而方周乃知雖其舉則至公而有益於人易其來則小惠而無實于事有益者知濫進不得必致精勤無實者欲多放無能慮令來往且明經所業包在諸科近朋應者漸多其研精者益少又今之童子比號神童既幼稚之年禀神異之性語言辨慧精采英奇出于自然有則可舉竊聞近日實異於斯抑嬉戲之心教念誦之語斷其日月委以師資限隔而游思不容扑扶而痛楚多及孩童之意本未有知父母之情恐或不忍而復省試之際歲數難知或念誦分明則年貌稍過或年貌適中則念誦未精及有司之去留多家人之訴訟伏況晉朝之日罷此三科年代非遙敕又見在今宜釐革別傳進俯臣謬以非才獲承此任本重難而爲最復遺闕以相仍虔奉敕文重令條奏或從長而仍舊亦因弊以改爲上副聖情虔遵公道除依舊格敕施行外

其明經童子請御依晉天福五年敕停罷任改就別科赴舉其進士請今後省卷限納五卷（宋史作五軸）已上於中須有詩賦論各一卷餘外雜文謌篇並許同納祇不得有神道碑誌文之類其帖經對義並須實考通三已上爲合格將來御復盡試候考試終場其不及第人以文藝優劣定爲五等取文字乖舛詞理紕繆最甚者爲第五等殿五舉其次者爲第四等殿三舉以次稍優者爲第三第二第一等並許次年赴舉三禮請今後解試省試第一場禮記第二場周禮第三場儀禮三傳第一場左氏第二場公羊第三場穀梁並終而復始學究請今後周易尚書併爲一科每經對墨義三

十道仍問經考試毛詩依舊爲一科對墨義六十道及第後請並減爲上選（宋史作七選）集諸科舉人所對策問或不應問目詞理乖錯者並當駁落其諸科舉人請第一場十否者殿五舉第二場三場十否者殿三舉其三場內有九否者並殿一舉其進士及諸科所殿舉數並于所試卷子上朱書封送中書門下請行指揮及罪發解試官監官等其諸科舉人若合解不解不合解而解者監試官爲首罪勒停見任舉送長官聞奏取裁監官試官如受取解人情禮財物請今後並准枉法贓論又進士以德行爲基文章爲業苟容欺詐何稱科名近年場中多有詐僞託他人之述作竊自己之聲光用此面欺將爲身計宜加條約以誡輕浮今後如有倩人述作文字應舉者許人告言送本處色役永不得仕進又竊覽唐書見穆宗朝禮部侍郎王起奏所試貢舉人試訖申送中書候覆訖下當司然後大字放牓是時從之臣欲請將來考試及第進士先具姓名雜文申送中書奏覆訖下當司與諸科一齊放榜詔並從之唯進士并諸科舉人放榜一依舊施行（舊五代史周紀　冊府元龜　按宋會要乾德二年權知貢舉盧多遜言請準周顯德二年敕諸州解發進士差本判官考試如本判官不曉文章即于諸從事內選差所試並得合格方可解送諸科若錄事參軍考試如錄事參軍不通經義即於州縣官內揀選本判官監試如有選門相授傳本與人者即時遣出不在試限紙先令長官印書至時給付凡帖經對義並須監官對面同定通否逐場去留合格者即得解送仍解狀內開說當州府元若干人請解若干人不及格落下訖若干人合格見解其合申送所試文字並須逐件朱書通否下試官監官仍親書名若合解不解不合解而解者監官試官爲首罪並停現任舉送長官聞奏取裁諸科舉人第一場十否者殿五舉第二場第三場十否者殿三舉其三場內有九否者殿一舉其所殿舉數于試卷上朱書封送中書門下云云　蓋即因竇儀之奏下此敕宋史及冊府元龜不載附錄于此）

進士十六人

李覃（見冊府元龜）　何曮（見冊府元龜）　楊徽之（見冊府元龜　宋史本傳徽之祖郜父登　宋楊億集楊徽之行狀建州浦城縣乾封鄉長樂里楊徽之字仲猷時李氏建國奄有淮淝贄幣不通邊關甚急公不居一國有志四方思樹勳于中原恥偃安于故土杖策微去潛伏間行非來上都忽于逆旅適及秋賦假籍河南首冠薦書時譽愈出時翰林學士竇公儀樞密直學士王公朴皆負公望爲一代龍門公徧投以文竇公倒屣相迎王公置書爲謝待以奇士名動一時明年禮部侍郎劉公溫叟實掌文衡擢于殊等同時登第者凡十有六人周世宗申命近臣再加考覆唯公及李覃何曮趙鄰幾得預其選　眞德秀楊文莊公書堂記按公名徽之字仲猷甫冠通經尤刻意于詩得騷人之趣時李氏王江表公恥官僞廷杖策走中原以顯德三年進士高第入文館升諫垣）

趙鄰幾（見冊府元龜　宋史文苑傳趙鄰幾字亞之鄆州須城人周顯德二年舉進士解褐祕書省校書郎）

重試落下十二人（按登科記闕據例補入）

嚴說（見冊府元龜）　武允成（見冊府元龜）

王汾（見冊府元龜　按汾後於五年登第）　閭邱舜卿（見冊府元龜）　任惟吉（見冊府元龜）

周度（見冊府元龜）　張愼微（見冊府元龜）　王嘉（見冊府元龜）　馬文（見冊府元龜）

劉選（見冊府元龜）　程浩然（見冊府元龜）　李震（見冊府元龜）

諸科一百十六人

上書拜官一人

趙守微（冊府元龜顯德二年草澤趙守微投匭上書指陳治道帝覽之宣召顧問初令

樞密直學士邊歸讜試策論詩賦，復令中書程試，以其文義小有可覩，翌日乃授右拾遺，賜衣服、銀帶、繒帛、鞍馬等，兼降詔獎飾，仍以所試策論詩賦宣示百官。）

知貢舉　禮部侍郎劉温叟（宋史本傳：温叟知貢舉，得進士十六人，有譖于帝者，帝怒，黜十二人，左遷太子詹事。温叟實無私，後數年，其被黜者相繼登第。　國老談苑：劉温叟方正守道，累居顯要，清貧尤甚，未嘗受人饋。知貢舉時，適有經學門生居畿内者，獻粟草一車，温叟卻之。其人曰：此物出於躬耕，願以致勤。温叟不得已而受之，即令家人製衣一襲以爲答。計其直，即倍於粟草矣。自是無敢獻遺者。）

三年（丙辰）

十二月辛巳，故襄邑令劉居方男士衡賜學究出身，獎廉吏也。（舊五代史周紀）

進士十六人　賈黄中（宋太宗實録：黄中能屬文，每觸類必賦詠，多傳誦人口。其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即得食肉。十六舉進士，中第，解褐校書郎、集賢校理。　書錄解題：黄中十六歲進士及第第三人。　按本傳、部氏附見、前錄俱作十五歲，今從實錄、書錄解題。）

諸科二十九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竇儀（見上。　宋史竇儀傳：劉温叟知貢舉，所取士有覆落者，加儀禮部侍郎，權知貢舉。）

四年（丁巳）

八月乙卯朔，兵部尚書張昭上疏，望準唐朝故事，置制舉，以罩英才。帝覽而善之，因命昭具制舉合行事件條奏以聞。（舊五代史周紀　宋史張昭傳云：昭嘗奏請興制舉，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治達于教化三科，職官、士流、黄衣、草澤並許應詔，諸州依貢舉體式，量試策論三道，共以三千字以上爲准，考其文理俱優，解送尚書吏部，其登朝之官亦聽自舉。從之。　按宋史繫此奏于廣順時，今從薛史。）

十月戊午，詔曰：制策懸科，前朝盛事，莫不訪賢良于側陋，求讜正于箴規，殿廷之間，帝王親試。其或大裨于國政，有益于時機，則必待以優恩，處之好爵，拔奇取異，無尚于茲，得人者昌，于是乎在。爰從近代，久廢此科，懷才抱器者鬱而不伸，隱耀韜光者晦而莫出，遂使翹翹之楚，多致于棄捐，皎皎之駒，莫就於縻縶，遺才滯用，闕孰甚焉。應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

爲師法、詳閑吏理達于教化者，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黄衣草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試例，差官別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已上，當日内成，取文理具優、人物爽秀者，方得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舊五代史周紀　冊府元龜）

進士十人　李度（宋史文苑傳：李度，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舉進士，工于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時翰林學士申文炳知貢舉，樞密使王朴移書錄其句以薦之，文炳即擢度爲第三人。釋褐永甯縣主簿。　按玉壺清話作李慶，誤。）

諸科三十五人

上書拜官一人　段宏（冊府元龜：顯德四年，屯田員外郎、知制誥扈蒙試進策人鄉貢進士段宏等，内段宏

賜同三傳出身先是詔獻言事者甚衆命蒙以時務策試之蒙遂中者四人帝覽之命樞密副使王朴覆試唯留宏一人而已蒙由（是坐奪俸一月）

知貢舉　中書舍人申文炳（舊五代史本傳廣順中爲學士遷中書舍人知貢舉　按王朴于顯德三年九月充樞密副使薦李度五年知舉爲劉濤六年朴與文炳皆卒則是年文炳知舉無疑舊五代史周紀顯德六年正月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申文炳爲左散騎常侍是知舉時正爲中書舍人也）

五年（戊午）

三月庚子詔曰比者以近年貢舉頗是因循頻詔有司精加試練所冀去留無濫優劣昭然昨據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等所試文字或有否臧爰命詞臣再令考覈庶涇渭之不雜免玉石之相

參其劉坦（一作垣）戰（一作戴一作甲皆誤）貽慶李頌徐緯張覲等詩賦稍優宜放及第王汾據其文詞亦未精當但念以頃曾剝落特與成名熊若谷陳保衡皆是遠人深可嗟念亦放及第郭峻趙保雍楊丹安元度張昉董咸則杜思（一作是）道等未甚辛苦並從退落更宜脩進以待將來知貢舉右諫議大夫劉濤選士不當有失用心可責授右贊善大夫俾令省過以戒當官先是濤于東京放榜後奉新及第進士劉坦已下一十五人來赴行在具以其所試詩賦進呈帝覽之其詞多紕繆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故有是命（舊五代史周紀　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進士十五人

劉坦（見周紀冊府元龜會要）　戰貽慶（見周紀冊府元龜會要　通志氏族略五代有戰貽慶登進士第）　李頌（見周紀冊府元龜會要）　徐緯（見周紀冊府元龜會要）　張覲（見周紀冊府元龜會要）　王汾（見周紀冊府元龜會要）　熊若谷（見周紀冊府元龜會要　夏竦朱昂行狀家世儒業與進士熊若谷鄧洵美力學）　陳保衡（見周紀冊府元龜會要）

內落下七人

郭峻（見周紀冊府元龜會要）　趙保雍（見周紀冊府元龜會要）　楊丹（見周紀冊府元龜會要）　安元度（見周紀冊府元龜會要）　張昉（見周紀冊府元龜會要）　董咸則（見周紀冊府元龜會要）　杜思道（見周紀冊府元龜會要）

諸科七十二人

知貢舉　右諫議大夫劉濤（宋史本傳四年知貢舉樞密使王朴嘗屬童子劉譜於濤濤不納朴銜之

時世宗南征在迎鑾濤引新及第人赴行在朴時留守上都飛章言濤取士不精世宗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出者七人濤坐責授太子右贊善大夫）

六年（己未）

正月壬子對諸道貢舉人石熙載等三百餘人于萬春殿賀例每歲舉人皆見于閤門外上以優待儒者故允其入見（冊府元龜）

甲戌詔曰起今後每年新及第進士及諸科舉人聞喜宴宜令宣徽院指揮排比先是禮部每年及第人聞喜宴皆自相醵歛以備焉帝以優待賢儒故有是命（舊五代史周紀　冊府元龜　李燾通鑑長編云唐時禮部放榜之後醵飲于曲江號曰聞喜宴五代多於佛舍名園周顯德中官爲主之）

乙亥詔曰禮部貢院起今後應合及第舉人委知舉官依逐科等第定人數姓名幷所試文字閒奏候敕下後放榜（舊五代史周紀　冊府元龜）二月辛卯以新及第進士高冕爲右補闕仍賜衣一襲烏金帶一銀器一百兩衣著二百疋銀鞍勒馬一匹是時帝銳意於平燕及冕登第因其謝恩入對命宰臣以平燕論試之既而冕著論盛言燕可擊甚愜帝旨故有是超拜復厚加賜賚焉（冊府元龜）

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梁王宗訓卽皇帝位（新五代史本紀　通鑑　胡氏通鑑注曰當此之時主少國疑宿衞將士多歸心于太祖皇帝明年正月遂因出師翼戴而天下爲宋）

進士十八人　高冕（見冊府元龜）　石熙載（宋史本傳熙載字凝績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進士登第）

諸科五十八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竇儼（宋史竇儀傳儼拜中書舍人顯德元年加集賢殿學士父憂去職服闋復舊官世宗南征還詔儼考正雅樂儼權知貢舉按薛史世宗於顯德五年三月克淮南十一月作通禮正樂則儼于五年知六年舉也）

登科記考卷二十七

大興徐松

附考

進士科

馬伯達（李宗閔馬公家廟碑士儒生伯達入唐舉進士爲懷河內尉）

來濟（舊書本傳揚州江都人隋左翊衛大將軍榮國公護子也篤志好學有文詞善談論尤曉時務舉進士）

李元義

魏知古（皆進士見杜牧上高大夫書魏知古進士及第又見太平廣記引定命錄）

魏元同（舊書本傳定州鼓城人舉進士新書元同字和初祖士廓仕齊爲輕車將軍）

王勉（舊書王質傳文中子通生福祚福祚生勉登進士第劉禹錫王質神道碑同）

高智周（舊書良吏傳智周常州晉陵人少好學舉進士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高智周嘗出家爲沙門鄉里惜其才學勉以進士充賦擢第）

胡元禮（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胡元禮定城人也進士擢第）

許圉師（舊書許紹傳紹少子圉師有器幹博涉藝文舉進士）

郭正一（舊書文苑傳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中舉進士）

郝處俊（舊書本傳安州安陸人父相貴處俊貞觀中本州進士舉吏部尚書高士廉甚奇之解褐授著作佐郎）

王遐觀（陳子昂申州司馬王府君墓誌云君諱某字某其先太原人也父湛瀘州都督君年若干爲國子生射策甲科解褐補吳王府參軍遷岐州扶風縣令按楊炯瀘州都督王湛神道碑長子朝散大夫行扶風令遐觀當即所謂王府君也湛或謹之訛）

崔漪（張說崔君神道碑君諱漪博陵安平人弱冠以門胄入國學舉進士母弟汲以明經同年擢第大理卿張文瓘人倫之表也目君曰昔兩劉並舉以爲驥二龍焉今兩崔齊飛可謂儀雙鳳矣）

孔禎（舊書文苑傳孔紹安子禎新書禎第進士）

魏之遠（柳宗元魏表防綦誌府興有問士諱之遠者與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爲儒宗）

權無待

權若訥

權同光（權德輿梓州刺史權公文集序公諱若訥天水略陽人弱冠與伯氏無待叔氏同光同遊太學連登上第永徽開耀之後以文求士應詔累踐甲科又契微和尚塔銘和尚姓權氏考同光皇河南縣尉長安縣丞興伯兄益州成都縣尉無待仲兄歙桂梓三州刺史若訥同以大名舉進士擢第又答喜慶感懷詩注曾王父成都府君曾叔祖梓州府君長安府君同以進士居甲科載登科記）

于知微（姚崇于知微碑永徽元年補玄文生爰以佩觿之年且懋過庭之訓特降恩旨許其在家比及三冬擢第釋褐）

韋思謙（舊書本傳鄭州陽武人本名仁約字思謙以音類則天父諱故稱字焉其先自京兆南徙家于襄陽舉進士冊府元龜高季輔爲吏部尚書韋思謙弱冠舉進士）

趙武孟（舊書趙彥昭傳父武孟初以馳騁畋獵爲事嘗獲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畋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按宰相世系表及大唐新語皆作武蕃）

蘇味道（舊書本傳趙州欒城人弱冠本州舉進士）

李嶠（舊書本傳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父鎮惡襄城令嶠爲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

韋承慶（舊書韋思謙傳思謙子承慶字延休弱冠舉進士）

韋嗣立（舊書韋思謙傳嗣立承慶異母弟少舉進士）

宗楚客（舊書蕭至忠傳楚客蒲州河東人則天從父姊之子也新書長六尺八寸明晳美須髯及進士第）

張廷珪（舊書本傳河南濟源人新書第進士）

劉知柔（舊書劉子元傳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第按知柔爲知幾之兄當即六人之一）

徐堅（舊書本傳西臺舍人齊聃子也少好學徧覽經史性寬厚長者進士舉）

裴守眞（舉進士見舊書孝友傳）

郎餘令（舊書儒學傳餘令定州新樂人祖楚之父知運餘令少以博學知名舉進士）

杜易簡（舊書文苑傳杜易簡襄州襄陽人九歲能屬文及長博學有高名登進士第）

王勮（王勃之兄舊書文苑傳勮弱冠進士登第）

劉允濟（舊書文苑傳洛州鞏人南齊彭城郡丞縣六代孫弱冠本州舉進士）

祖雍（及進士第見新書）

李適（新書李適字子至舉進士舊書文苑傳李適雍州萬年人）

韋元旦（舊書文苑傳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元旦擢進士第補東阿尉）

翟楚賢

翟木棲（長孫僕漢故丞相翟公垂建碑表國朝已還楚賢木棲皆以文詞登第）

唐奉一（李嶠授唐奉一兵部侍郎制唐奉一文堪得儁翰苑推工）

孟詵（舊書方伎傳孟詵汝州梁人舉進士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孟詵平昌人也進士擢第父曜明經擢第）

趙謙光（咸亨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張柬之（舊書本傳

（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補太學生涉獵經史尤好三禮進士擢第按丁鳳撰柬之孫軫墓誌云雁東之秀才擢第蒞以進士爲秀才也）

馬頎（李宗閔馬公家廟碑伯蓮生頎舉進士）

韓思復（舊書本傳京兆長安人新書篤學舉秀才高第）

平貞眘（張說平君神道碑公諱貞眘字慰一字閑從燕國薊人始以司成館進士補盧州慎縣尉）

元懷景（張說元府君墓誌公諱懷景弱冠以國子進士高第）

薛稷（舊書薛收傳稷舉進士）

岑羲（新書羲字伯華第進士舊書作岑長倩子新書作文本孫按當是文本子）

鄭惟忠（舊書本傳儀鳳中進士舉授井陘尉）

裴元質（河東裴元質舉進士得第見太平廣記引朝野僉載）

陸餘慶（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陸餘慶吳郡人進士擢第累授長城尉拜員外監察久視中遷鳳閣舍人）

陳希烈（太平廣記引定命錄左相陳希烈初進士及第時與人制碑文其人則天時破家因搜家資見其文以爲與反者通所由便以枷杖送于府陳色無懼自辨其事）

元希聲（崔湜元公碑公諱希聲河南洛陽人舉進士授相州內黃主簿）

邵炅（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邵炅安陽人擢第授汾陰尉）

李日知（舊書孝友傳李日知鄭州滎陽人舉進士）

周允元（舊書豆盧欽望傳允元豫州人弱冠舉進士）

盧藏用（舊書本傳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父璥官至魏州司馬藏用少以詞學著稱初舉進士選不調乃著芳草賦以見志）

趙彥昭（舊書本傳甘州張掖人少以文詞知名新書舉進士）

盧懷慎（舊書本傳滑州靈昌人懷慎少清謹舉進士）

源乾曜（舊書本傳相州臨漳人隋比部侍郎師之孫也父直心高宗時爲司刑太常伯乾曜舉進士）

嚴挺之（舊書本傳華州華陰人少好學舉進士新書挺之名浚以字行）

裴構（舊書本傳河南偃師人父慤則天時爲衞尉少卿構少舉進士）

張漪（漪姪子愿撰故朝散大夫著作郎張府君墓誌云君諱漪字若水范陽方城人特進中書令漢陽王諱柬之府君之冢子天縱明達家傳孝友質而能史文而不華周舉成均進士擢第按丁鳳撰漪子彰墓誌云父漪秀才擢第亦以進士爲秀才）

王志愔（舊書本傳博州聊城人少以進士擢第）

韋維（舊書韋績傳維少習儒業博涉文史舉進士）

元行沖（舊書本傳河南人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也舉進士）

倪若水（新書倪若水擢

進士第舊書若水恆州藁城人）

和逢堯（新書和逢堯武后時負鼎詣闕下上書流莊州十餘年舉進士高第）

蔣欽緒（新書欽緒工文詞擢進士第）

吉頊（舊書酷吏傳吉頊洛州人進士舉）

路敬潛（舊書儒學傳敬潛貝州臨清人父文逸敬潛舉進士）

盧粲（舊書儒學傳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代孫祖彥卿粲博覽經史弱冠舉進士）

劉延祐（舊書文苑傳劉允之徐州彭城人弟子延祐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補渭南尉）

王祚（劉禹錫王涯先廟碑稱戶部府君未冠以文告於行司由前進士補延州延安縣主簿）

富嘉謨（舊書文苑傳富嘉謨雍州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

吳少微（舊書文苑傳少微舉進士唐詩紀事吳少微進士第羅願新安志吳御史少微新安人第進士長安中累官至晉陽尉與武功富嘉謨同官友善）

王易從（蘇頲王公神道碑新城王府君諱易從八歲工詞賦十五讀典墳十八涉歷代史十九初游太學二十升甲科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云王麗家杜陵生明遠明遠生壽壽生河西令喆喆生蒲州長史慶慶五子易從敬從擇從朋從言從易從擇從朋從言從四人俱擢進士第至鳳閣者三人故號鳳閣王家自是訖大中登第者十八人）

席豫（舊書文苑傳豫進士及第）

梁知微（嗣聖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李□（陳子昂水衡丞李府君墓誌君諱某趙國人也少尚名節躬行仁義始入太學以精理見稱未幾登進士高第）

陽瑒（李華陽騎曹集序父瑒永平令得進士舉邦族高之）

辛怡諫（石門闕碑題云前成均進士隴西辛怡諫文）

劉憲（舊書文苑傳劉憲宋州甯陵人父思立憲弱冠舉進士）

閻朝隱（新書朝隱連中進士孝弟廉讓舊書文苑傳朝隱趙州欒城人）

閻仙舟

閻競幾（永樂大典引欒城縣志閻仙舟舉進士歷官朝散大夫閻競幾仙舟弟舉進士乾元中爲祕書郎按元和姓纂監察御史文選生朝隱仙舟則競幾仙舟皆朝隱之弟也）

許景先（舊書文苑傳景先常州義陽人後從家洛陽少舉進士授夏陽尉）

馬光粹（李宗閔馬公家廟碑頎生光粹舉進士爲滎陽令）

宋務光（舊書本傳舉進士及第）

李惟恕（寶刻叢編引集古錄目云唐匡城令鄭府君碑前國子進士李惟恕書）

褚璆（新書褚遂良傳遂良曾孫璆字伯玉擢進士第）

蔣挺（舊書

（良吏傳蔣楷子捷舉進士新書捷作挺）

范履冰（摭言郭代公崔湜范履冰皆由太學登第　按履冰即范仲淹之遠祖見富弼撰范仲淹墓誌）

趙賓符　**趙不器**　**趙夏日**　**趙和璧**　**趙居貞**

趙頤貞　**趙彙貞**　**趙鄰**（廣卓異記引登科記云趙不器子夏日冬曦和璧安貞居貞頤貞彙貞父子八人皆進士及第內冬曦安貞神龍二年兄弟二人及第時人謂之科第趙家　元和姓纂趙賓符生不器不器生夏日和璧冬曦安貞居貞彙貞頤貞兄弟七人舉進士自賓符至冬曦孫鄰又五代進士　按頤貞疑即登科記頤貞之訛　舊書韋述傳作趙冬曦兄冬日弟和璧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並詞學登科冬日當即夏日之訛　華嶽題名大歷六年有前國子進士趙鄰）

權徹（獨孤及權公神道碑公諱徹字幼明隴西天水人童子時舅氏崔湜奇其文嘗有何無忌之似其鄉舉也考功郎中蘇頲拔諸羣萃之中）

魏恬（新書魏元同傳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第進士）

王愜　**劉仲丘**　**崔藏之**（見新書馬懷素傳皆懷素撰錄四部書目者）

張孝嵩（舊書郭虔瓘傳張孝嵩身長七尺偉姿儀進士舉）

宇文審（新書宇文融傳融子審擢進士第）

苗晉卿（舊書本傳祖夔父殆庶晉卿幼好學善屬文進士擢第　王維苗晉卿德政碑年若干秀才擢第）

楊播（舊書楊炎傳父播登進士第隱居不仕）

嚴郢（舊書本傳字叔敖華州華陰人父正府郢及進士第）

于休烈（舊書本傳河南人也高祖志甯貞觀中任左僕射父默成沛縣令休烈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爲文詞之友齊名一時舉進士）

張巡（舊書忠義傳張巡蒲州河東人舉進士三以書判拔萃入等）

袁高（舊書本傳字公頤恕己之孫少慷慨慕名節登進士第）

段平仲（舊書本傳字秉庸武威人隋人部尚書段達六代孫登進士第）

郗純（舊書郗士美傳父純字高卿爲李邕張九齡等知遇尤以詞學見推與顏眞卿蕭穎士李華皆相友善舉進士）

胡玫（舊書胡証傳証伯父玫登進士第）

蔣冽　**蔣渙**（舊書良吏傳捷子冽渙並進士及第又見唐詩紀事）

李翰（舊書文苑李華傳宗人翰亦以進士知名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君名翰趙郡贊皇人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衛縣尉）

陸據（舊書文苑傳陸據周上庸公騰六代孫舉進士新書據字德鄰河南人）

李文素（梁肅越州長史李舒墓誌文素以文章知名舉秀才歷伊闕尉）

顏康成（進士）

顏希莊（進士二人爲顏含十二代孫魯公祖行）

顏朝隱（進士拔萃魯公父行）

顏清修（進士）

顏孝悌（進士）　**顏勝**（進士）　**顏方僑**（進士以上魯公兄弟行）

顏韶（進士魯公姪　以上皆見顏眞卿顏含碑）

崔液（進士第一見唐詩紀事）

程行謀（蘇頲程行謀神道碑公名則字行世以字行志大好學尚中甲科初補潞城尉）

談戴（曲阿人進士第長洲尉）

申堂構（丹徒人進士第武進尉）

蔡希寂（曲阿人進士第渭南尉）

張鼎（曲阿人進士第校書郎　以上見嘉定鎮江志）

劉□（儲光義有劉先生閒居詩注云先生及第後爲道士居太淸宮）

胡瑜　**胡玖**　**胡頊**　**胡玘**（元和姓纂開元中胡瑜弟頊玘並舉進士　按韓愈胡明允墓銘五百家注引集注明允之父頊伯父玖皆登第）

張軫（呂巖說故河南府參軍范陽張府君墓誌君諱軫字季心其先范陽方城人九世祖貞仕宋甫從五世祖策隨梁北歸寓居襄陽因爲此土舊族年九歲以母氏宿願固請爲沙門自削髮緇流持衣絣宇內求三藏之賾外綜六經之微蹈其元編得其深極蠡以爲攝慧乘者良已以究物知理道者徙義以適權況乎祖之謀孫初闇道旨見之誠弟再有思告青哉所以曳長裾遊太學不諸不贖爲寵爲光寺以進上甲科拜河南府參軍事　丁鳳亦撰軫墓誌云傅母罷乳猶服衆皆岐疑有成詩書便隨往昔中宗復辟邪黨搆端大父被奪罷通歸末與郡見君性不食肉幼及成童奏爲披施沙門配居龍興精舍叔雖及紀材必爲明吾謂釋門之道也祈沒後之因儒門之教也救當今之弊俯患秩於方已濟世博於蒼生反初服於巾簪捨緇流而冠帶屬天波昭滌祖廟立宗支子從班大才誰繼喟然曰吾當擅禹筆取青紫即入太學擢秀才無何拜河南參軍其銘曰翻飛國庠擢秀明數　按軫張柬之之孫蒞之子蓋由成均擢第）

王岳靈（開元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薛維翰（開元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萬楚（開元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楊顏（開元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劉裴（邵氏聞見前錄劉徽之子裴開元中以功臣之後賜進士第爲濟州東阿縣令）

崇顥（通志氏族略唐開元登科有崇顥）

張佐（孫頠中宗傳云開元中前進士張佐）

參閒（通志

（氏族略唐開元登科有參開）

趙惟暕（直齋書錄解題琴書三卷唐待詔趙惟暕撰稱前進士滁州全椒尉）

韋弁（宣室志杜陵韋弁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第）

滕雲翼（開元進士見元和姓纂）

田休光（法藏禪師塔銘題云京兆府前鄉貢進士田休光撰文）

陳彝爽（乾𦠆子陳義郎父彝爽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于三鄉習業彝爽擢第歸天寶中彝爽調集授蓬州儀隴令）

苑咸（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韋迪　**韋適**　**韋迴**　**韋迢**　**韋巡**（廣卓異記引登科記云韋述並弟迪適迴迢巡六人皆進士及第舊書韋述傳同）

李湜（太平廣記引廣異記趙郡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岳廟過三夫人院忽見神女恐是生人湜問以官云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皆如其言）

盧象（劉禹錫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序云公諱象字緯卿始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與王維崔顥比肩由前進士補秘書省校書郎）

鄭口（白居易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鄭公墓誌公諱某好學攻詞賦進士中第　按卽雲逵之父）

王昭度（張景河南縣尉廳壁記太原王昭度字世範登進士第爲河南尉）

李叔恆（舊書文苑傳李商隱曾祖叔恆年十九登進士第位終安陽令李商隱請盧尚書撰曾祖妣誌文狀安陽君諱某字叔恆年十九一舉中進士第與彭城劉長卿劉眘虛清河張楚金齊名）

鮮于向（顏眞卿鮮于氏離堆記君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以進士高第驟登臺省又見韓雲卿鮮于氏里門碑）

蘇源明（新書本傳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天寶閒及進士第　杜少陵八哀詩有蘇源明詩云射君東堂策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按杜所言似又登制科也）

崔倫（新書崔衍傳父倫字敍居及進士第）

楊綰（舊書本傳舉進士）

陳少遊（舊書本傳博州博平人祖儼安西副都護父慶右武衛兵曹參軍少遊爲崇文館學生甚爲大學士陳希烈所敬賞又以同宗遇之甚厚擢第）

劉迺（新書本傳河南伊闕人舊書本傳字永夷高祖武幹武德初拜侍中郎中書侍郎林甫從祖兄子也父如璠朐山丞迺天寶中舉進士）

辛平（天寶進士見元和姓纂）

郤說（舊書本傳相州安陽人舉進士爲史思明判官說讓吏部侍郎表微臣十六而孤迨至天寶年中謬忝詞揚擢第）

王定（權德輿王定神道碑定字鎮卿京兆人弱冠游大學進士甲科　按定卽易從之子

見舊書王徵傳）

王密（進士登第定之兄見舊書王徵傳）

劉可大（太平廣記引廣異記劉可大以天寶中舉進士入京遇華山神可大求檢己簿吏云劉君明年當進士及第歷官七政可大苦求當年吏云當年只得一政縣尉可大固求之至京及第數年拜滎陽縣尉而終）

呂詔（元和姓纂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呂崇粹生詔進士　按宰相世系表詔作韶）

周頌（太平廣記引廣異記周頌者天寶中進士登科）

劉迥（新書劉子元傳迥以剛直稱第進士累遷給事中劉公墓誌公諱迥彭城人天寶中進士及第）

孫昌允（登天寶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褚朝陽（天寶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魏叔虹（一作升卿）

嚴詵　**薛彥偉**　**滕亢**（皆見岑參詩）

劉邈之（前定錄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後樓某下登科拜汝州臨汝縣令　按樓疑楊之誤天寶中知舉無樓姓者）

盧巽（與賈邕比歲舉進士登科見蕭穎士江有歸舟詩序）

王晃（劉禹錫王涯先廟碑惟太尉府君以文學自奮年十有五貢然從秋賦明年春升名子司徒　按晃卽涯之父）

李叔齊　**李仲雲**（廣異記監察御史李叔齊者與兄仲雲俱進士擢第大歷初叔齊卒數年仲雲亦卒）

孫革（極元集有韓翃送孫革及第東歸詩云過淮芳草歇千里又東歸野水吳山出家林越鳥飛荷香隨去棹梅雨點行衣無數滄州客如君達者稀）

孫頠（郎士元送孫頠詩云及第人多羨）

崔成甫　**崔祐甫**（舊書崔祐甫傳字貽孫舉進士顏眞卿崔沔宅陋室銘記長子成甫進士校書郎祐甫以進士高第累登臺省李華崔沔集序長子由進士擢第）

胡宰臣（韓昌黎胡良公神道碑父宰臣用進士宰官平陽冀氏令）

張從師（獨孤及張公墓表有唐逸士吳郡張從師秀才高第還家）

張芃（梁肅送張三十昆季西上序[illegible]衛大陸之閒士風鬱世生偉人其大名大節之後著于天下惟張氏爲盛義子得其叔季曰芃曰苞閒八九年相遇于江淮閒則叔也秀才登科已知名于代）

李佐（太平廣記引獨異志李佐山東名族少時因安史之亂失其父後佐進士擢第有令名）

薛少殷（前定錄河東薛少殷舉進士及第）

沈旣濟（元和姓纂婺州武義主簿沈朝宗生旣濟進士翰林學士）

蘇弁（舊書儒學傳蘇弁字元容京兆武功人少有文學舉進士授秘書正字）

班宏（舊書本傳衞州

（汲人祖思節春官員外郎父景倩秘書監宏少舉進士）
鄭鄰（亞之祖登進士第見舊書鄭畋傳）
李殷（獨孤及頓邱李公墓誌有才子二人曰興曰殷殷舉秀才甲科）
劉從一（舊書本傳中書侍郎林甫之元孫祖令植禮部侍郎父璀之京兆府少尹從一少舉進士大歷中宏詞）
盧虔（舊書盧從史傳父虔少孤好學舉進士）
趙博宣（舊書趙涓傳子博宣登進士第）
呂渭（舊書本傳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越州刺史浙江東道節度使渭舉進士按世傳洞賓呂嵒即呂渭之後見蒙齋筆談）
姜公輔（舊書本傳登進士第）
劉濟（舊書劉怦傳濟怦之長子新書濟遊學京師第進士權德輿劉濟墓誌濟字濟之始以門子橫經遊京師有司擢上第）
周徹（見權德輿周君墓誌）
劉商（唐才子傳劉商字子夏徐州彭城人擢進士第武元衡劉商郎中集序有唐文士彭城劉公諱商字子夏眘子一先後之筆莊子兩中外之親）
鄭絪（舊書本傳字文明父羨池州刺史絪擢進士第登宏詞科）
趙宗儒（舊書本傳宗儒字秉文舉進士）
任迪簡（舊書良吏傳任迪簡京兆萬年人舉進士）
陽城（陽城及進士第見新書本傳舊書隱逸傳陽城字亢宗北平人）
韋執誼（順宗實錄執誼進士對策高第擢遷拾遺）
韓弇（李翱韋氏墓誌韓氏府君諱弇進士及第）
李鄘（舊書鄘字建侯江夏人北海太守邕之姪孫父暄官至起居舍人鄘大歷中舉進士）
濮陽守（大歷進士見元和姓纂）
侯季文（華嶽題名大歷七年有前鄉貢進士侯季文）
劉復（大歷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韋穎（華州下邽縣丞韋公夫人墓誌題曰哀子前鄉進士穎謹撰按穎為韋端子韋公夫人卒于大歷十三年葬于貞元六年穎登第當在大歷間）
張參　虞說　褚藻　楊睒　鄭巨（皆見錢起詩）
王宇（見嚴維詩）
胡滿（見李端詩）
顏粲（建中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房式（舊書房琯傳式琯之姪舉進士）
皇甫鏞（舊書皇甫鎛傳鎛弟鏞端士也亦進士擢第白居易皇甫鏞墓誌鏞字鄉卿由進士出身補夏陽主簿）
鄭元（舊書本傳舉進士第）
韋賞（舊書杜兼傳賞進士及第）
裴垍（舊書本傳垂拱中宰相居道七代孫垍弱冠舉進士）
于敖（舊書于休烈傳敖字蹈中志行修謹登進士第）
劉伯芻（舊書劉迺傳子伯芻字素

芝登進士第）
鄭楚相（陳京同州澄城縣令鄭公德政碑公字叔敖鄭州滎陽人既冠試吏及壯佐州名盈利權道厭曠貴遂以幅巾諸生修刺先進擢秀才第東觀校書郎）
盧常師（太平廣記引逸史秘書少監盧常師進士擢第性淡薄不樂軒冕）
崔邠（舊書本傳字處仁清河武城人祖結父倕官卑邠少舉進士）
崔鄲　崔鄯　崔郇　崔郾　崔璀　崔璜　崔彥融（舊書崔邠傳弟鄲郾郇鄯等六人子璀璜璀子彥融皆登進士第）
崔元略（舊書本傳博陵人祖渾之父儆貞元中官至尚書左丞元略舉進士第）
魏正則（見武元衡詩）
林貢　林贊（元和姓纂貢神武胄曹贊崇文校書並舉進士按貢贊皆藴之兄）
楊紹復（嗣復之弟進士擢第李翱楊於陵墓誌子紹復舉進士登宏詞科）
韋瓘（正卿子字茂宏及進士第見新書韋夏卿傳）
李景信　李景仁（景儉弟皆登進士第見舊書李景儉傳）
李夷亮　李夷則　李夷範（夷簡之弟皆登進士第見舊書李宗閔傳）
鄭穆（亞之父登進士第見舊書鄭畋傳）
薛存慶（薛珏子字嗣德及進士第見新書）
柳及（前定錄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
沈述師（元和姓纂沈既濟生傳師進士次子述師進士）
鄭馴　鄭駒（太平廣記引河東記鄭馴貞元中進士擢第與弟駒有科名時譽）
司空曙（極元集司空曙字文明廣平人舉進士貞元中水部郎中）
黃構（見孟郊詩）
孟簡（郊之叔見孟郊詩）
李章武（奇鬼傳進士李章武初及第又見才鬼記章武字飛貞元時人）
王逢
王仲周（權德輿王定神道碑長子仲舒以進士宏詞甲科幼子仲周亦以進士甲科又見舊書王徵傳）
王行古（徵之子進士登第）
楊衡（符載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游南越序前年冬中師鄭盛文思兆常于禮闈聞飛聲騰陵諸動公卿常伯輸教俯授高第又云己巳歲中師自長安僑寓荊州己巳爲貞元五年則所謂前年當是三四年也又犀浦縣令楊府君墓誌有才子衡進士擢第）
韋宏景（舊書本傳京兆人祖尉父堯宏景貞元中始舉進士第）
韋行檢（權德輿韋肇墓誌子行檢進士第）
郭遵（貞元進士第見唐詩）

（紀事）

葉季良（貞元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高沐（舊書忠義傳沐渤海人父憑沐貞元中進士及第）

李宣遠（貞元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熊孺登（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獨孤良弼

獨孤良史（唐詩紀事獨孤良弼貞元間進士為左司郎中又有良史者登進士第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唐獨孤楷父屯姓李氏從齊神武戰於沙苑敗為杜國獨孤信所擒配為士伍賜姓獨孤氏楷所生卿雲卿雲生元節元節生珍珍生頎頎生良佐良弓良器良弼良史良儒良史[illegible]皆進士復姓李氏）

薛存誠（貞元進士第見唐詩紀事舊書本傳存誠父勝　韓愈祭薛中丞文五百家注引樊曰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貞元中登第）

王公亮（貞元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馮寬（元和姓纂虞部員外郎馮宿弟定審寬太和中進舉進士按馮宿馮定馮審若于貞元登第言太和誤）

王魯卿（魯人第進士有名見新書何蕃傳）

許元佐（元佐康佐之弟登進士第見舊書儒學傳）

柳□（柳宗元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自進士登高第調河南府文學又墓表云登儀曹擢攻章韓注云謂試于禮部中進士）

崔琢（穆員陸渾尉崔君墓誌崔君名琢字君易清河東武城人進士擢第）

元宗簡（白居易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云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京兆亞尹二十年長慶三年遘疾彌留）

范傳式

范傳規（柳宗元送范明府詩序韓注時又有范傳式傳規皆中第按皆作正民弟）

虞鳴鶴（柳宗元前進士虞鳴鶴誄云譽洽于鄉論為秀士首郡之選叢于京師生之始至則奮其儀名卿是挈先進咸推方出聲猶振耀于時禍丁舅氏謫淪海沂捧訃號呼匍匐增悲投袂就道乘艱若夷又曰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聞于邦家倚閭千里歎詠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

孔戡（舊書孔巢父傳戡巢父兄岑父之子新書戡字勝如進士及第韓愈孔戡墓誌戡字君勝始舉進士第）

崔純亮

崔寅亮（舊書崔元亮傳始元亮登第純亮寅亮相次升進士科按柳城摹雁塔題名殘拓本有進士崔元亮進士崔寅亮進士崔純亮貞元九年正月五日字茲未第九時所題）

徐牢（登進士科商之祖見舊書徐彥若傳）

蔣鍊

蔣銖（蔣冽子鍊蔣渙子銖皆進士舉見舊書良吏傳）

韋張（元稹獻滎陽公詩序客有前進士韋張）

李元規（權文公李銘墓誌子曰元規進士及第）

李呂（權文公李條墓誌其孤曰呂舉進士甲科）

李諒之（李翺祭從祖弟秘書少監文曰秘書少監十弟諒之之靈惟君文行修潔夙負嘉名累升科第士友歎挨）

錢□（李翺祭錢巡官文某維潔行而文上第有司猶辯京泰）

趙櫓（唐語林進士趙櫓河東人昆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

韋表微（舉進士登第見舊書儒學傳）

韋力仁（摭言韋力仁為等第十三年方及第按摭言敘力仁于趙蕃之前蕃于元和時登第力仁當貞元元和閒登第）

韋齊休（太平廣記引河東記韋齊休擢進士第累官至員外郎大和八年卒）

孫俛（簡之弟與簡並舉進士見舊書文苑孫逖傳）

陸簡禮（舊書陸贄傳子簡禮登進士第）

張希復（張薦傳希復登進士第）

劉寬夫（舊書劉迺傳伯芻子寬夫登進士第按寬夫弟巖夫為元和十年進士則寬夫登第亦在元和時也）

薛廷老（新書薛存誠傳廷老字商叟及進士第）

熊望（舊書本傳登進士第新書望字原師）

崔登（舊書崔羣傳羣弟子登進士官至郎署有令名）

舒元褒

舒元肱

舒元迥（皆元輿之弟第進士見新書）

宇文籍（舊書本傳字夏龜父滔籍登進士第）

馮燠（貴州刺史合浦公馮士剡之兄進士見元和姓纂）

崔元受（舊書崔元略傳元略弟元受登進士第）

崔宏禮（舊書本傳字從周博陵人北齊懷遠之七代孫祖育父和宏禮舉進士第）

盧簡能（[illegible]）

張[illegible]（[illegible]遠登進士第與元[illegible]價俱美）

李播（[illegible]見唐詩紀事）

盧宗回（元和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孟簡（舊書本傳字幾道平昌人天后時同州刺史詵之孫工詩有名擢進士第[illegible]中上第[illegible]按此與孟郊之叔別是一人）

王季則（見唐詩紀事元和進士第）

鄭還古（見唐詩紀事）

薛淙（太平廣記引博異傳前進士薛淙元和中游河北）

李讓夷（永樂大典引元一統志李讓夷字達心隴西人第進士辟李絳府判官）

陳元錫

陳夷實（夷行之弟）

（皆進士擢第見舊書陳夷行傳）韋元貞（保衡之祖進士登第見舊書韋保衡傳）路羣　路序　路單（舊書路巖傳季登生三子羣序單皆登進士第羣字正大既擢進士又書判拔萃）杜審權　杜蔚（舊書杜審權傳佐生二子元穎元絳絳生二子審權蔚並登進士第審權又書判拔萃）豆盧愿（瑑之祖進士擢第見舊書豆盧瑑傳）張君卿（舊書張裼傳父君卿元和中舉進士詞學知名）徐閎（商之父登進士科見舊書徐彥若傳）盧宏宣（舊書良吏傳盧宏宣字子宣元和中擢進士第）李景讓　李景莊　李景溫（舊書忠義傳李玄化生三子景讓景莊景溫自元和後相繼以進士登第　金華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唐語林景莊累舉未登第太夫人因其被黜輒笞其兄中表皆勸景讓屬于主司景讓終不用曰朝廷取士自有公論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主司知是景讓弟非自取名者白當放及第是歲景莊登科）庾敬休（舊書忠義傳庾敬休字順之其先南陽新野人祖光烈父何敬休舉進士以宏詞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馮藥（舊書儒學傳馮伉子藥進士擢第）韋雍（雍字叔和擢進士第見新舊列女傳　按與韋貫之傳之韋雍別是一人）元佑（元稹授元佑洋州刺史制聞爾佑以甲乙科為校書郎甚有名譽）李孝本（舊書本傳孝本宗室之子也新書元和時舉進士）宋中錫（舊書本傳中錫字慶臣少孤貧有文學登進士第）李渚　李洗　李潘（李漢弟皆登進士第見舊書李漢傳）羅劭京（羅讓子進士擢第見舊書孝友傳　按劭京于大和二年登賢良方正科）羅劭權（舊書羅讓傳兼南從弟詠詠子劭權字昭衡進士擢第）蘇景胤（唐語林蘇少常景胤[illegible]世以為美）呂價（寶刻類編引集古錄目唐魏博節度田布碑前鄉貢進士呂價書）裴賁（舊書裴遵慶傳[illegible]子向向子賁登進士第）李方元（新書李遜傳遜子方元字景業第進士）李訥（新書李遜傳遜子訥字敦止及進士第）郭行餘（登進士第見舊書本傳）郭[illegible]（字無悶[illegible]）吳汝納（武陵兄之子進士擢第見舊書李紳傳）令狐緯（柳城摹雁塔題名殘拓本有大和九年前進士令狐緯題

名同題者有令狐緒令狐綯後又言後十六年與緒綯同登則緯當是綯之昆弟行）裴儔（休之子登進士第　按儔子寶歷元年登制科則登進士第當在長慶時矣）錢可復　錢可及（舊書錢徽傳子可復可及皆登進士第）袁德文（舊書袁恕己傳曾孫德文舉進士）蔣伸（舊書蔣乂傳伸登進士第新書伸字大直　按伸為係之弟乂之子）劉允章（舊書劉迺傳允章登進士第新書允章字蘊中）柳韜（舊書柳登傳璟子韜亦以進士擢第）韋潾（舊書韋貫之傳潾登進士第按潾為貫之次子）劉濛（新書劉晏傳晏少子宗經宗經子濛字仁澤舉進士）劉濆（新書劉晏傳晏兄暹暹孫濆字子固擢進士第）崔碣（新書崔滉傳滉子縱縱孫碣字東標及進士第）敬晦（新書本傳字日彰進士及第）敬昕　敬暤　敬昈　敬暾（新書敬晦傳晦兄昕暤弟昈與俱第進士籍）崔確（字岳卿縉之第三子進士擢第見舊書崔衎傳）崔顏（字希卿縉之第四子進士擢第見舊書崔衎傳）劉承雍（舊書劉禹錫傳子承雍登進士第亦有才藻）張毅夫　張元夫　張傑夫　張徵夫（舊書張正甫傳子毅夫登進士第初正甫兄式大歷中進士登第繼之以正甫式子元夫傑夫徵夫又相次登科大和中文章之盛世共稱之）王眾仲（舊書王正雅傳正雅從弟重重子眾仲登進士第）蕭鄴（舊書本傳字啓之及進士第）封望卿（敖之子）封特卿（敖之從子皆進士及第見舊書封敖傳）韋琮（舊書本傳字禮玉進士及第）王蔚（大和進士第見唐詩紀事）劉三復（北夢瑣言唐大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思時[illegible]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為謂曰子可為我草表能立就或請以創之三復又請曰漸歌聯唱皆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為表德裕嘉之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其子鄴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科見唐詩紀事攻及大和元年登第　按[illegible]）柴夔（[illegible]見唐詩紀事）韋安之（[illegible]）（[illegible]之河陽人赴舉擢第授杭州於潛縣尉）馮陶　馮韜　馮圖（[illegible]）

（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代無比為當大和初馮氏進士及第者海內十人而公家兄弟叔姪八人　新書馮宿傳　圖字昌之連中進士宏詞科）

王初

王哲（太平廣記引獨異志長慶大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續于時韓愈王仲舒墓誌子男七人初進士及第）

苗纘（唐語林苗給事粲子纘應舉次而給事以中風語澀而心中至切臨試又疾亟纘乃為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猶能把筆淡墨為書曰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纘及第）

薛袞（李商隱為裴懿無私祭薛郎中袞文澤宮獵首棘場楊葉前夫星衝弓懸月悵兩書上第五牌名公）

呂□（李商隱祭呂商州文既步京國亦為鄉里與田蘇游有太叔美鄰都才運洛陽年齒何憂神仙張良女子禮闈之擅譽也如彼冊府之傳名今若此）

夏鴻（開成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薛蒙（字中明開成中進士第見新書藝文志）

孫緯（見李商隱詩）

陳嘏（見趙嘏詩）

張不疑（唐語林張不疑進士及第宏詞登科按張不疑於開成四年登宏詞科）

周傑（宋史方伎周克明傳克明祖傑開成中進士解褐獲嘉尉）

歐陽秬（字降之詹之從子開成中擢進士第見新書歐陽詹傳）

韓北渚（沈亞之送韓北渚赴江西序北渚昌黎公之諸孫也今年春進士得第冬則賓休于江西）

馬文則（李翱馬君墓誌子曰文則由進士補錢塘尉）

戎昱（登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崔嘏（登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侯溫（玉泉子白敏中為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為子壻）

張爽（詳張仁願下）

劉景（唐語林相國劉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徒掌牋衛因題商山驛側泉石司徒奇之免以進修役解薦擢進士第　景凡再舉成名見芝田錄　湖南通志桂陽人元和閒及第　宰相世系表彭城劉氏瞻父字同光鄰坊從事）

蕭寘

韓乂

崔壽

宋邢

王廣（杜牧隴西李府君墓誌居江南秀人張知實蕭寘韓乂崔壽宋邢楊發王廣皆擢名交之後皆得進士第又有爲韓乂敍云韓及第後歸越中）

楊知進

楊壇

楊堪（虞卿之子皆登進士第見新舊書楊虞卿傳）

楊範

楊籌（漢公之子皆登進士第見舊書楊虞卿傳）

楊知遠

楊知權（汝士之子皆登進士第見舊書楊虞卿傳）

孫紓

孫徽（皆孫簡之子並登進士第見舊書文苑孫逖傳）

劉

頊（舊書劉瑑傳弟頊亦登進士第）

豆盧籍（見舊書豆盧瑑傳瑑之父進士擢第）

李承慶（杜牧李承慶除鳳翔節度副使馮軒除襄成軍推官等制曰李承慶以文學升名于有司以才能入仕于官次又曰軒等皆吾卿大夫之令子弟也清風素範克肖家聲彤章能取科第）

馮軒（見上）

夏侯瞻（杜牧夏侯瞻除忠武軍節度副使制以科名詞學閒敏多才久遊諸侯常蘊令聞）

陳季卿（太平廣記引纂異記陳季卿者家于江南舉進士後成名）

杜庭堅（舊書杜黃裳傳勝子庭堅亦進士擢第）

許保遜（延老子登進士第見舊書許存誠傳）

孔遵孺

孔溫裕（皆孔戣子登進士第見舊書孔巢父傳）

李祕（[illegible]）

鄭薰（[illegible]）

韋博（[illegible]）

（業京兆萬年人取進士第[illegible]元和此條疑後人所增）

孫朴（[illegible]大中五年從辟劍南西川節度使府為掌書記按朴蓋會昌中進士大中初宏詞）

劉刺夫（三水小牘彭城劉刺夫會昌中進士上第）

崔明（金華子[illegible]）

崔序

崔福

崔雍（唐語林崔起居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兄明序福八人皆進士列甲乙科當時號為點頭崔家樊南集為東川崔從事福謝辟啟早屬梯媒獲沾科第）

周墀（杜牧司徒周公墓誌公少孤舉進士第[illegible]）

苗紳（見溫庭筠詩）

周圖南（見李頻詩）

吳康仁（見李頻詩）

王績（白居易有前進士王績授校書郎江西觀察判官制）

荀就（玉泉子荀就以進士及第終江州刺史）

張復魯（杜牧[illegible]墓誌女四人長嫁南陽張復魯得進士第有名于時）

盧甚（東觀奏記京兆府參軍盧甚有文學登進士第[illegible]）

于球

于瓌（舊書于休烈傳[illegible]三年琮登第[illegible]大中十二年）

楊仁贍（東觀奏記前鄉貢進士楊仁贍女弟嫁前進士于瓌）

李璋（字重禮繹之子登進士第見舊書李繹傳）

韋庾

韋序

韋雍

韋郊（舊書韋貫之傳子庾登進士第序雍郊皆登進士第）

崔鈞

崔鉥（舊書崔元略傳元受子鈞鉥相繼登進士第）

（按崔鋼已見大中十年）沈先（沈先上第見雲溪友議）應咸（南部新書崔元翰晚年取應咸爲首捷京兆解
頭禮部狀頭宏詞敕頭制科三等敕頭）盧知猷（字子謨簡能之子登進士第見舊書盧簡辭傳傳言知猷釋褐祕書
省正字宰臣蕭鄴鎮江陵成都辟爲兩府記室薛延珪授盧知猷兵部侍郎制闕前尚書右丞盧知猷在和武光孝皇帝朝以文
學詞賦擢進士第登宏詞科摭言乾寧末駕幸三峯太子太師盧知猷於西溪亭子赴進士關宴因謂前達曰老大似這關宴至
今相從赴三十箇矣按和武光孝大中二年所上尊號）盧元禧（簡辭無子以元禧入繼登進士第）盧虔
（濮宏正子存俊才進士登第）盧嗣業　盧汝弼（皆簡求子登進士第見舊書盧簡辭傳南部新書范陽
盧氏自興元元年甲子至乾符二年乙未凡九十二年登進士者一百十六人而字皆連於子）盧告（舊書良吏傳盧宏宣
子告字子有及進士第）黃金生（何贊故實有黃金生者擢進士第問與頗同房否對曰別洞黃本溪洞豪姓生故以
此對）楊技（嗣復之子進士擢第）楊拭　楊撝（皆嗣復子斯進士擢第）楊擢　楊拯

楊據　楊揆（皆紹復子）楊揣　楊振（皆師復子舊書楊於陵傳大中後楊氏諸子登進士第者
十人楊授已見大中九年故不載）王超（收之子進士登第見舊書王徽傳）金可記（太平廣記引續仙傳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博學強記屬文清麗俄擢第）獨孤庠（舊書獨孤郁傳郁子庠登進士第）高湜
（釴子）高湘（鍇子皆登進士第見舊書高釴傳劉得仁有高湘擢第詩）馮袞　馮顓　馮軒
馮敍（四人元之子皆登進士第軒文見杜牧集）馮緘（寬之子進士擢第皆見舊書馮宿傳）李朓（舊書
李漢傳漢子朓登進士第）令狐渙　令狐渢（綯之子俱登進士第）令狐澄（緘之子進士登第皆
見舊書令狐楚傳）李琨　李瓚（舊書李宗閔傳子琨瓚大中朝皆進士擢第）李恬　王羽
（見方干詩）沈仁衛（詢之子進士見元和姓纂）薛調（唐語林薛調李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爲生菩薩瓚
俊爽人號爲劍按李瓚或作李瓚似誤）魏潛（魏謩子登進士第見舊書魏謩傳）豆盧瓚　豆盧

璨（舊書豆盧瑑傳弟瓚璨皆進士登第）路嶽　路巖（舊書路巖傳路羣二子嶽巖大中中相次進士登第）
畢知顏（誠之子紹顏之弟登進士第見舊書畢誠傳）陳[illegible]（東觀奏記大中十二年白敏中與前進士陳鍇鈞宴
閣靜話）崔鍔言　崔罕言（白居易崔元亮墓誌子曰鍔言罕言進士按唐詩紀事引作紹言罕言登
進士第）李渥（進士登第見唐詩紀事）崔珏（大中進士第見唐詩紀事新書藝文志珏字夢之）李
節（大中進士第見唐詩紀事）張賁（大中進士第見唐詩紀事）李郢（全唐詩話郢字楚望大中進士終于御史）
韋顓（劇談錄大中歲韋顓舉進士詞學贍而貧窶滋甚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沍報光
成事者絡繹而至顓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酒饌慰安顓夜分歸所止擁爐愁歎而坐候光之成名將進修賀禮顓
坐逼于壞爐以橫竹挂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顓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乃謂諸候者曰吾
失意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顓已登第光服用車馬悉將遺焉按此事亦見俗本朝野僉載

當以劇談錄爲正）濮陽宁（寶刻叢編引集古錄目云唐闕遷新社記攝佗驛巡官前進士濮陽宁撰戒充宁爲守之
識按濮陽宁爲大歷進士此記立於大中十年知其非誤）陸翺（金華子陸翺字楚臣進士擢第詩不甚高而才調宛
麗及第累年無人召游東諸侯獲錢僅百萬而已長子希聲昭宗朝登庸）王搏（新書王方慶傳搏字昭逸擢進士第辟佐
王鐸滑州節度府李磎授王搏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等制某官王搏等並以升籍早登朝列）裴懿（江公都墓
誌娶河東裴氏先府君諱懿登進士第）謝蕘　楊夔　易偲　潘圖　趙翀　梁
燭　武灌　劉溫其　黎球　戴遐　殷珙　戴光義　晏璩
晏墉（歐陽脩晏殊碑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於高安）徐瓊　歐陽薰
伍唐珪　李甲　張爲　謝碎　陳嶰　吳罕　黃諷　劉望
李滄　彭遵　袁希古　劉廓　宋鵬舉　周確　梁珪　張咸

許洞　**蔣勳**　**趙昉**　**崔絳**　**劉仁祥**　**李餘慶**　**易廷楨**

彭惟岳（以上永樂大典引宜春志）

鄭愚（北夢瑣言鄭愚尚書廣州人擢進士第）

李夷遇（三水小牘咸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爲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乃夷遇登第時所使也）

李轂（李傒授李轂河南府參軍充集賢校理制衡被儒學賢相之後以進士擢第）

李庾（唐語林李相石從子庾少擢進士第石之力也）

盧渥（司空圖盧渥神道碑公未就鄉學舉會府方重首薦公爲主試者所強與子弟效其業于主司則隨門投贄者已數百輩時宣宗銳意文治白衣備出流類亦往往上門故公中選甲科　唐詩紀事渥在舉場甚有時稱嘗于渭水逆旅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斂身避之帝可與相見乃自稱進士盧渥帝請詩卷袖之而去他日對宰臣語及盧渥令主司擢第宰相問渥與主上有何階緣渥具陳其由時亦不以爲忝　唐語林盧渥司徒以府元爲第五人）

崔凝　**沈文偉**（劉崇望授崔凝沈文偉守本官充翰林學士制皆以墨妙詞芬策名試第）

李彙征（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王鐐（咸通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太平廣記引抒情集王鐐富有才情數舉未捷門生盧緜等公薦于春官果擢上第　按鐐王鐸之從父兄弟也）

杜孺休（雲溪友議杜悰之子裔休孺休進士登科　按裔休咸通七年登第）

王季文（咸通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陸鸞（新書藝文志字離祥咸通進士第）

周愼辭（新書藝文志字若詞咸通進士第）

沈栖遠（新書藝文志字子鸞咸通進士第）

蔣凝（新書藝文志字仲山咸通進士第）

駱用錫（見鄭谷詩）

吳延保（見鄭谷詩）

薛遹（古刻叢鈔載咸通四年九月三日有攝觀察巡官前鄉貢進士薛遹）

劉崇彝（字子憲）

劉珪（字寶臣）

劉瓌　**劉玗**（古今姓氏書辯證劉符八子皆登進士第崇龜崇望崇魯崇謨已見前據宰相世系表補載四人）

李鉅（玉泉子韋保衡嘗訪同人家方坐有李鉅新及第亦繼至）

李晝（舊書李程傳廓子晝登進士第）

夏侯潭（孜之子登進士第見舊書夏侯孜傳）

鄭綮（舊書本傳以進士登第新書綮字蘊武）

蔣兆（舊書蔣乂傳蔣氏世以儒史稱不以文藻爲事惟伸及係子兆有文才登進士第　按兆與曙皆係之子曙見咸通末）

金夷吾（張喬送賓貢金夷吾奉使歸本國詩云渡海登仙籍是已登第也）

潘緯（唐詩紀事湘南何涓瀟湘賦緯古鏡詩天下傳之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夜賦瀟湘登咸通進士第）

司馬都（玉堂閒話前進士司馬都居于靑邱）

張仁龜（北夢瑣言張裼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蘇氏號塵外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淮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長成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爲官因竊其父與處士緘劄不告而逃歸京國裼公已薨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塵外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齒諸兄弟之列名仁龜有文行好學修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

皇甫穎（摭言皇甫穎早以清操著稱乾符中及第時四郊多壘穎以亞堂之誡絕意祿仕隱於鹿門別墅尋以疾終）

崔道紀（太平廣記引錄異記唐前進士崔道紀及第後遊江淮間）

張仁穎（古刻叢鈔唐張府君墓誌張君諱中立其先范陽人高祖紹宗生懷瓌懷瓌生涉涉以文學發制策科涉生爽爽進士及第登朝爲殿中侍御史爽生中立中立以乾符六年卒年五十五季弟仁穎登進士第有時名）

崔敬本（北里志崔垂休名敬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即崔四十相也）

陳琡（登乾符中第見唐詩紀事）

章碣（乾符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按唐才子傳云章碣錢塘人孝標之子累上不第未知即此人否俟考）

徐延休（十國春秋徐延休字德文會稽人唐乾符中進士　按即徐鉉兄弟之父）

封定卿　**丁茂珪**（北夢瑣言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卿丁茂珪場中頭角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

孔迴　**孔莊**（宋史孔承恭傳五世祖戢唐書有傳戢孫迴迴子昌庶昌庶子莊由戢至莊皆登進士第）

楊煚（授之子字公隱進士及第見舊書楊嗣復傳）

蕭頃（舊書蕭倣傳廩子頃登進士第）

楊鑒（舊書楊收傳收子鑒鉅鏻皆登進士第　按鉅於廣明元年登第鏻於乾甯三年登第）

孔崇弼（舊書孔緯傳子崇弼登進士第）

王溥（舊書本傳字德潤第進士　按此非作會要之王溥）

盧光啓（舊書本傳字子忠第進士）

翁承檢（見翁承贊詩）

孫郢（見曹松詩）

邵錫（見無可詩）

葉蒙（見貫休詩）

梁震（進士

唐末登第見通鑑　鑒誡錄梁震蜀川人比名霸僖宗在蜀方修舉業時劉象隨駕在蜀震以所業贄于劉劉曰據郎君少年才思淸秀儻隨鄕試成器非遙若不改名無由顯達何以然霸字雨下從謂雨下謂入因甚得見此後請改爲震震字雨下從辰辰者龍也龍遇水而變化燒尾之事不亦宜乎震後果得上第

孫揆 舊書忠義傳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逖五世從孫也第進士

薛廷珪 薛逢子中和中登進士第見舊書文苑傳

厲自南 中和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按通志氏族略以自南光啟登科

李嶢 摭言李嶢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因遣賃油幕以張之嶢先人舊廬昇平里凡用錢七百緡自所居連亙通衢迨及一里餘參御輩不啻千餘人驕馬車輿闐咽門巷往來無有礙滯者而金碧照耀別有嘉致嶢時爲丞相韋保衡所委干預政事爲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韋宙女宙常資之金帛不可勝紀

宇文翃 北夢瑣言唐進士宇文翃號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眞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竇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巨有氣焰能爲人致登第翃嫁女與璠璠爲言之元昆果有所獲

韋甄 摭言韋甄及年事勢固萬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志在鼎

甲未免撓懷俄聽於光德里南街忽覩一人叩一板門般喬良久軋然門開呼曰十三官尊體萬福旣而軌果是第十三人矣

李昭嘏 太平廣記引奇聞錄李昭嘏舉進士不第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託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卷軸在枕前看其題乃昭嘏之卷令送于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送枕前如此再三昭嘏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鼠報

裴鈞 摭言裴鈞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羅隱以一絕刺之略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余知古

關圖 北夢瑣言余知古關圖常修荊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連登上科關即衙前將校之子也關圖妻即常修妹才思婦也

趙琮 玉泉子趙琮妻父爲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謁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敝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酬廉使忽馳吏呼將將驚且懼旣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琮得非君子壻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書乃牓也將遣以牓奔歸呼曰趙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相與同席競以簪服而慶遺焉

華京 摭言華京建州人也極有賦名向游大梁常預公宴因與監軍使面熟及至京師已遂登科與同年連鑣而行逢其人于通衢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後頗至沆棄終于太學博士　按通鑑作葉京

王周 周有下瞿塘寄時同年詩是已登第

林寬 寬有獻同年孔郎中詩是已登第

李勳 北夢瑣言薛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勳尚書先德爲衙前將校八座方爲客司小子弟亦負文藻潛慕進修因舍歸田里未踰歲服麻衣執所業於元戎本有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善才與不才安可拒之某今自見其人質淸秀復覽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郵驛職牒一通與八座先德俾罷職司閑居恐妨令子修進爾後果策名第數歷淸顯出爲鄆州節度使也

盧藩 北夢瑣言唐盧尚書藩以文學登進士第歷數鎮薨于靈武連帥

鍾輻 摭言鍾輻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齋爲習業之所因手植一松于庭際俄夢朱衣吏白云松圍三尺子當及第爾來三十餘年輻方策名使人驗之松圍果三尺矣

鄭光業 摭言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散

元察

元充 因話錄刑部郎中元沛之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

文旣寡居奉道受籙于吳筠長子固早有名矣子察進士及第長子堯好道不仕次子充進士及第　按此文疑有脫誤

蘇鶚 新書藝文志字德祥光啟中進士第

董禹 薛廷珪授董禹左諫議大夫制董禹中詞科優有文藝

王翃 新書藝文志字雄飛大順進士第　按舊書列傳之王翃別是一人

張林 北夢瑣言唐張林本士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爲詩小巧多采景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翻人採後行花初沒舸行時他皆此類受眷于崔相昭緯

索元禮 通志氏族略唐有索元禮登科

元潮 通志氏族略唐登科有元潮京兆人

崔育 太平廣記唐前進士崔育以中原亂離客于遂上

王滌 唐詩紀事滌字用霖乾寧進士第

鄭準 新書藝文志字不欺北夢瑣言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阮自集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胸襟而[illegible]襄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有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于賀中題言其庶幾也鄭道之敬其若是乎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爲大笑

張茂樞 新書張延賞傳大宗子茂樞字休府及進士第按茂樞爲延賞曾

孫

張濟美（舊書張錫傳濟美與憲相繼以進士登第）　**陳蛻**　**陳渤**（徐鍇陳氏書堂記潯陽廬山之陽有陳氏書樓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學焉自龍紀以降崇之子蛻從子渤族子乘登進士第）

錢若愚（北夢瑣言唐乾甯中道士楊雲外常以酒自晦前進士錢若愚甚敬之）

鄭希甫（北夢瑣言希甫進士及第梁時不得意渡河易姓名爲皇甫校書莊宗即位希甫知制誥）

何瓚（新五代史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

李珽（新五代史李珽傳珽兄鄴唐末舉進士及第）

李琪（舊五代史琪字台秀舉進士第太平廣記引李琪集序昭宗朝聯中科第）

盧遜（永樂大典引宜春志盧遜唐末寄舉湖南登第獻同文詩二百首登上第老出爲閩）

孫展（摭言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操守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妹也先是姨老矣以二子爲託曰其長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不可適衆皆服泰之義嘗于都市鐵燈臺市之而命刷洗卽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中將家於義興置一別墅用緡錢二百千旣半授之矣泰游吳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迴停舟逆步復以餘資授之併其人俱往於時視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語之嫗曰老婦常逮事翁姑于此子孫不肖爲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紿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矣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爲省郎）

游恭（十國春秋游恭建安人登唐進士第其後仕吳）

毛文錫（十國春秋毛文錫字平珪高陽人唐太僕卿龜範子年十四登進士第後仕蜀）

李戴（十國春秋李戴唐平章事蔚從孫唐末舉進士第）

楊義方（十國春秋楊義方眉山人少舉進士第其後仕蜀）

欣彪（通志氏族略五代貞明登科有欣彪渤海人）

沙承贊（通志氏族略五代貞明登科沙承贊渤海人）

盧億（宋史盧多遜傳父億字子元舉明經調補新鄉主簿秩滿復試進士校書郎集賢校理）

馮玠（太平廣記引廣異記馮玠應舉及第）

竇貞固（宋史本傳貞固字體仁同州白水人父專貞固同光中舉進士補萬全主簿）

蕭孔沖（十國春秋蕭孔沖建安人登同光時進士第）

劉濤（宋史本傳濤字德潤徐州彭城人後唐天成中舉進士第釋褐鳳翔掌書記）

楊昭儉（宋史本傳昭儉字仲寶京

兆長安人曾祖嗣復祖援父景梁昭儉後唐長興中登進士第解褐成德軍節度推官）

麗式（玉堂閒話唐長興三年進士麗式肄業於嵩陽觀之側後登第除樂鄉縣令）

扈蒙（宋史本傳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曾祖洋祖智父曾蒙晉天福中舉進士）

宋琪（宋太宗實錄宋琪字叔寶范陽薊人少好學問與同鄉室昉齊名晉天福中戎虜昌熾每歲開貢籍琪舉偶進士中第）

宋溫（楊億宋湜神道碑考溫故晉天福中擢進士第）

王著（宋史本傳著字成象單州單父人漢乾祐中舉進士　按摹淳化帖之王著字知微於蜀明經及第亦有傳見宋史蓋摹帖者爲翰林侍書王著此所載者爲翰林學士王著）

高錫（宋史本傳錫字天福河中虞鄉人漢乾祐中舉進士）

李瑩（宋史隱逸李瀆傳瀆父瑩字正白善詞賦廣順進士蒲帥張鐸辟爲記室）

劉袞（舊五代史本傳袞彭城人舉進士第任左拾遺　按袞與扈載齊名當亦廣順間進士）

鄭起（宋史文苑傳鄭起字孟隆舉進士周廣順初調補尉氏主傳　王禹偁五哀詩故殿中侍御史榮陽鄭公起詩云揚袂入澤宮鶴心一箭中）

郭昱（宋史文苑鄭起傳時有郭昱者周顯德中登進士第）

楊门（楊億集送弟倚歸鄉詩注故侍讀尚書十五翁周顯德中登第）

王愼徽　**王汀**（王汀應舉時至滑州旅店夢射王愼徽一箭而中及將放榜或告曰君名第甚卑汀答曰苟成名當爲第六人及見榜果如所言或者問之則告以夢王愼徽則前年第六人及第今射而中之故知亦此科第也）

馮極（青箱雜記鄉人上官極累舉不第年及五十方得解赴省試游相國寺買詩一冊紙已漏晦歸視其表乃五代時門狀一幅曰敕賜進士及第馮極右極伏承禮部放榜敕賜及第謹牒）

高輦（高輦應舉夢雷電晦冥有一小龍子在前吐出一石子輦得之占者曰雷電變化之象一石十科也將來科第其十數矣及將放榜有一吏持主文帖子至門小吏姓名則曰姓龍詢其名第高卑則曰第十人）

明經科

張文瑾（舊書本傳貝州武城人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貞觀初舉明經）

裴行儉（舊書本傳行儉曾祖伯鳳周驃騎大將軍汾州刺史琅邪郡公祖定高馮翊郡守父仁基隋左光祿大夫行儉初以門蔭補宏文生貞觀中舉明經　張說裴

（公神道碑公諱行儉字守約河東聞喜人明經補左屯衛倉曹詔舉尊雍州司士）

牛口（太平廣記引紀聞唐牛騰字思遠其子未弱冠明經擢第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門下）

任敬臣（舊書孝友傳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刻志從學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遯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

崔及（明經擢第見進士崔瀚下）

孟曙（明經擢第見進士孟詵下）

馮元常（舊書良吏傳元常相州祐陽人舉明經）

王義方（舊書忠義傳王義方泗州漣水人舉明經）

唐休璟（新書本傳名璿以字行舊書本傳京兆始平人曾祖規祖宗作瑒少以明經擢第蘇頲唐璿神道碑璿字休璟晉昌酒泉人射策高第）

張宏雅（明經及第見宰相世系表）

元讓（舊書孝友傳元讓雍州武功人弱冠明經擢第）

裴炎（舊書本傳絳州聞喜人少補宏文生在館垂十載尤曉春秋左氏傳及漢書擢明經第）

姚璹（舊書本傳璹字令璋散騎常侍思廉之孫永徽中明經擢第）

張元弼（張柬之故益州大都督府功曹參軍事張君墓誌府君諱元弼字神臣范陽方城人五歲而孤志學伏膺于大儒谷那律爲諫議大夫紬書秘府府君以明經擢第隨律典校墳籍七徙職爲益州府功曹參軍事按元弼即柬之之父其後丁鳳撰元弼曾孫軫墓誌言元弼秀才擢第拜長安尉益府功曹以明經爲秀才誤）

姚班（舊書姚璹傳班少好學舉明經）

乙速孤行儼（苗神客乙速孤神慶碑子國子明經高第朝請大夫行絳州司馬行儼劉憲乙速孤行儼碑公諱行儼永徽中司成生擢第）

格輔元（舊書岑文本傳輔元弱冠舉明經按輔元見乾封元年幽素科）

劉口（蘇頲司農卿劉公神道碑公諱某彭城人也弱冠修文明經高第以景龍三年卒年七十七推之弱冠在永徽二三年）

孫義普（字智周樂安人以明經擢第釋褐魏州昌樂縣令見孫君墓誌）

李昭德（舊書本傳京兆長安人父乾祐昭德强幹有父風少舉明經）

李嗣眞（舊書方伎傳李嗣眞滑州匡城人父彥琮嗣眞弱冠明經舉）

王晙（舊書本傳滄州景城人徙家于洛陽祖有方岷州刺史晙弱冠明經擢第）

張知元　**張知晦**　**張知謇**　**張知泰**　**張知默**（舊書良吏傳張知謇蒲州河東人徙籍於岐兄弟五人皆以明經擢第）

宋慶禮（舊書良吏傳宋慶禮洺州永平人舉明經授衛縣尉）

羅

道琮（舊書儒學傳道琮蒲州虞鄉人以明經登第）

高子貢（舊書儒學傳子貢和州歷陽人弱冠游太學徧涉六經以明經舉）

王元感（舊書儒學傳元感濮州鄄城人少舉明經）

韋叔夏（舊書儒學傳叔夏尚書左僕射安石兄也舉明經）

韋安石（舊書本傳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鄖國公孝寬曾孫也祖津大業末爲民部侍郎父琬成州刺史安石應明經舉）

高叡（舊書忠義傳高叡雍州萬年人少以明經累除趙州都督）

祝欽明（舊書儒學傳欽明雍州始平人少通五經兼涉眾史百家之說舉明經）

張路斯（唐張公廟碑南陽張公諱路斯潁上百社人年十六中明經第景龍中爲宣城令宋蘇軾有昭靈侯廟碑米芾作辨名志云張名路者當是句讀以斯字屬下句採輯後錄辨其誤按張公即蘇詩之張龍公）

狄仁傑（舊書本傳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祖孝緒父知遜仁傑以明經舉）

韋抗（舊書韋安石傳從父兄子抗弱冠舉明經蘇頲韋抗神道碑抗字抗明經射策補魏州參軍）

蕭文裕（楊烱飛鳥縣主簿蕭文裕贊文裕就列明經擢第）

楊去盈（楊烱從弟去盈墓誌國子進士楊去盈字流謙宏農華陰縣人按誌言德成麟角道尊于壁水之前翼若鴻毛俯拾丁金門之下銘又言明經太學策射鴻都是明經及第也）

格遵（新書岑文本傳格輔元子遵亦舉明經第）

馬口（張說故洛陽尉贈朝散大夫馬府君碑君諱某扶風人入太學舉明經補巴西尉）

陸孝斌（張說齊州司馬陸公神道碑孝斌字順河南洛陽人舉國子明經選絳州參軍始州司法）

陸元方（張說文昌左丞陸公墓誌元方字希仲蘇州吳縣人始以司成明經業優擢第舊書陸元方傳元方舉明經）

許伯會（舊書孝友傳伯會越州蕭山人舉孝廉）

鄭孝本（孫逖鄭孝本誌孝本滎陽開封人始以明經高第）

光楚客（盧藏用景星寺碑都督光府君名楚客樂安郡人始以孝廉擢第倖西城尉）

李元福（李華李夫人傳趙郡李氏自後魏義興懿公璨七代至明經君元福）

封口（陳子昂臨邛縣令封君遺愛碑公名某以明經擢第）

康安國（顏魯公康希銑神道碑父安國明經高第又云君之先君至南華四代進士登甲科者七人舉明經者一十三人蓋謂自希銑之父安國至希銑之姪璀及璀之子南華爲四代新書藝文志康安國以明經高第直國子監教授三館進士）

崔

神慶（舊書崔義元傳神慶明經舉則天時累遷萊州刺史）

韋綱　韋虛心　韋虛舟（皆舉孝廉見新舊書韋湊傳）

盧從愿（舊書本傳弱冠明經舉　按從愿於神功元年應絕倫科）

楊靈萴（常袞渭州匡城縣令楊君墓誌靈萴字靈爲宏農華陰人幼以五經上第）

郭□（常袞咸陽縣丞郭君墓誌公諱某以明經擢第）

殷元覺（馮宿殷公家廟碑衛尉府君諱元覺字元明十八明經出身）

張擇（白居易和州刺史張擇神道碑凱冠好學能屬文從鄉試登明經第）

竇□（張九齡河南少尹竇府君墓碑公諱某扶風平陵人以明經上第）

韋□（張九齡故韶州司馬韋府君墓誌君諱某京兆杜陵人始以崇文生明經上第）

孔若思（舊書文苑傳孔紹安孫若思明經舉）

麻察（河東人明經第見新書）

田歸道（田仁會子弱冠明經舉見舊書良吏傳）

韋景駿（韋居子明經舉見舊書良吏傳）

姜師度（舊書良吏傳姜師度魏人明經舉）

徐有功（新書本傳有功名宏敏避孝敬皇帝諱以字行舊書本傳有功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

杜景儉（舊書本傳冀州武邑人少舉明經新書作景佺初名元方垂拱中改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杜景佺進士擢第）

楊再思（舊書本傳鄭州原武人少舉明經）

敬暉（舊書本傳絳州太平人弱冠舉明經）

杜暹（舊書本傳濮州濮陽人父承志則天初爲監察御史暹事繼母以孝聞舉明經）

王賈（太平廣記引紀聞王賈年十七詣京舉孝廉既擢第後選授婺州參軍）

崔日知（新書崔日用傳日用從父兄日知字子駿以明經進）

李傑（舊書本傳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後也少以孝友著稱舉明經）

蘇珦（舊書本傳雍州藍田人明經舉）

裴寬　裴珦（舊書裴漼傳寬兄弟八人皆明經及第按傳有弟珦爲河內郡太守則珦即八人之一也）

褚无量（舊書本傳字宏度杭州鹽官人精三禮及史記舉明經）

陳元敬（盧藏用陳子昂別傳父元敬以明經擢第授文林郎趙儋故拾遺陳公旌德之碑元敬瓌偉倜儻年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

盧同（梁肅舒州望江縣丞盧公墓誌范陽盧君諱同弱冠舉孝廉）

岑植（張景毓縣令岑君德政碑君名植字德茂南陽棘陽人弱冠以簪纓貴胄調補修文生明經擢第）

李□（常袞贊善大夫李君墓誌君諱某以五經高第冠名太學）

韋縝（獨孤及故朝議大夫申王府司馬上柱國贈太常卿韋公神道碑公諱縝鄉舉經行吏部登賢能）

裴光庭（張九齡裴公碑光庭字連城河東聞喜人神龍初明經擢第）

陳嚴（宣室志潁州陳嚴字叶夢武陽人景龍末舉孝廉後以明經入仕）

王進思（王進思碑進思字令□本太原祁人今爲洛陽人年十八宿衛財學明經擢第授潞州潞城縣尉）

崔良佐（新書崔元翰傳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擢明經甲科）

白鍠（舊書白居易傳鍠生季庚自鍠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

潘好禮（舊書良吏傳潘好禮貝州宗城人舉明經永樂大典引廣宗縣圖經志好禮宗城人事唐第明經元和姓纂唐侍御史岐王府司馬潘好禮潘尼之後）

李憕（舊書李憕傳大原文水人早年聰敏以明經舉）

尹思貞（新書儒學傳尹愔父思貞字季弱冠明春秋擢高第）

陸璪（字仲宋舉明經元方之子見新書陸元方傳）

裴子餘（舊書孝友傳裴守貞子子餘舉明經累補鄠縣尉）

宋守瓊（國子監明經見宰相世系表）

常敬忠（唐語林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徧通五經上書自舉云一徧誦千言敕赴中書考試張燕公問曰學士能一徧誦千言十徧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試燕公遂出書謂之曰可十徧誦之敬忠危坐而讀每徧畫地爲記讀七徧起曰此已誦得燕公執本觀覽不暇而敬忠誦畢不差一字卽日聞奏拜東宮衛佐仍直集賢院侍講毛詩）

鄭欽說（新書儒學傳欽說開元初由新津丞請試五經擢第授鞏縣尉）

裴稹（裴朏故朝議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裴君墓誌稹字道安河東聞喜人開元初舉孝廉高第）

李季卿（新書李適傳適子季卿舉明經博學宏詞）

張志和（新書本傳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志和十六擢明經顏真卿張志和碑元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十六游太學以明經擢第）

盧巒（宰相世系表巒明經直太常）

王璠（王君德政碑公諱璠字伯玉其先瑯琊人以國子監太學明經擢第釋褐授上黨郡長子縣主簿　按此與唐書列傳所載之元和進士王璠別一人）

鄭又元（宣室志滎陽鄭又元名家子也以明經上第）

張卓（太平廣記引會昌解頤錄張卓者唐開元中明經及第）

陳利賓（太平廣記引廣異記陳利賓者會稽人弱冠明經擢第）

鄧承楷（承樂

（大典引豫章志鄭承緒豫章南昌人開元中九經擢第對策三登科甲）章仇元素（韋述章仇元素神道碑元素弱冠以孝廉登科即章仇兼瓊之父　按）顏同貞（顏含十二代孫明經昇序）顏澂之　顏湝之（顏含十四代孫進明經）顏指　顏援　顏挺　顏據　顏揆　顏撰（顏含十四代孫並明經以上皆見顏魯公晉顏含碑）顏中和　顏至誠　顏敬仲　顏大䂓　顏溫　顏泳　顏陵（並明經見顏魯公顏惟貞碑）顏傳經（孝廉見張參五經文字序）顏春卿（新書春卿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顏真卿顏勤禮神道碑春卿工詞翰有風藻明經拔萃）顏真長（真長耿介舉明經）顏頍（頍仁孝方正明經以上皆見顏魯公顏勤禮神道碑）王備（新書王方慶傳孫備字蘊龜明經）崔器（舊書本傳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禮尚神堯館陶公主父肅然平陰丞器舉明經）李彭（李憕子擢明經第見新書）趙隨（五經登科見韋應物詩）蔣清（舊書忠義傳蔣清者故吏部侍郎欽緒之子舉明經）李

承（舊書本傳趙郡高邑人吏部侍郎至遠之孫國子司業畬之第二子也舉明經高第）裴胄（舊書本傳字允叔明經及第）裴諝（舊書本傳字士明河南洛陽人父寬諝舉明經歷代名畫記裴諝河東人以明經進　按諝與胄為從兄弟）王口（白居易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公諱某字士寬好學善屬文天寶中應明經舉及第　按即王播王起之父）段秀實（新書本傳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遂棄去）鄭回（舊書南詔蠻傳有鄭回者本相州人天寶中舉明經授巂州西瀘縣令）歸崇敬（舊書本傳字正禮蘇州吳縣人曾祖奧祖樂父待聘崇敬少勤學以經業擢第）穆甯（舊書本傳懷州河內人父元休甯少以明經調授鹽山尉是時安祿山始叛甯倡起義兵）柳鎮（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諱鎮天寶末經術高第）白季庚（白居易襄州別駕府君事狀公諱季庚天寶末明經出身即居易之父　按）盧嶽（穆員陝虢觀察使盧公墓誌嶽字周翰天寶末擢明經）崔衍（新書崔衍傳衍天寶末擢明經）元正　元季方（新書元萬頃傳萬頃孫正擢明經高第正弟季方舉明經）裴演

裴江（叔卿子皆明經見宰相世系表）張九皋（蕭昕張九皋神道碑弱冠孝廉登科）鄭叔則（穆員福建觀察使鄭公墓誌叔則滎陽人未冠以明經擢第）皇甫口（梁肅鄭州新鄭縣尉皇甫君墓誌君諱某弱冠以明經登科）呂口（梁肅外王父贈秘書少監呂公神道表公諱某二十舉孝廉）李楚金（李翱皇祖實錄公諱楚金明經出身　按舊書本傳以楚金為翱之父）衛密（顏真卿顏惟貞碑崇文明經衛密標榜之）董晉（舊書本傳明經及第韓愈董晉行狀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少以明經上第）盧士瓊（李翱盧士瓊墓誌士瓊字德卿范陽人明經及第　盧士瓊墓誌士瓊字德卿范陽人祠部郎中融之長子明經及第甯陵華陰二縣主簿）李佐（穆員京兆少尹李公墓誌佐字公輔弱冠擢明經）趙口（張九齡辰州瀘溪令趙公碣銘君諱某傳就鄉舉尋而明經登科）盧邁（舊書本傳兩經及第歷太子正字藍田尉以書判拔萃授河南主簿　權德輿盧公行狀邁字子元明經筮仕）王口　王彝倫（柳宗元王君先太夫人劉氏誌文夫人從子北海王府君諱某府君舉明經授任氏尉夫人生

二子長曰彝倫舉五經早夭少曰叔文）蕭口（穆員成都功曹蕭公墓誌公諱某幼以明經擢第）裴渙（宏文明經見宰相世系表）鄭約（穆員河南府洛陽縣主簿鄭君墓誌君諱約擢明經）韋丹（舊書良吏傳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早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庶兄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又見杜牧遺愛碑韓愈墓誌）李巽（舊書本傳字令叔趙郡人少苦心為學以明經調補華州參軍拔萃登科又見權德輿李公墓誌）權少成（權德輿權少成墓誌君甫成童通左史古文小戴禮以明經調選為睦州桐廬尉）房武（韓愈房武墓誌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劉卜兒（五經及第見宰相世系表）王緯（舊書本傳字文卿太原人祖景司門員外郎萊州刺史父之咸長安尉緯舉明經又書判入等）陳巽（歷代名畫記巽字元成國初丞相叔達之後明經出身河南尹嚴武薦為參軍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辟為從事）韋子威（太平廣記引廣異記唐大歷中有韋行式為西川採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聰敏溫克後擢明經第）馬彙（韓愈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君諱某北平莊武王之長子少舉明經　韓文考異諱某或作

（諱粲）

令狐丕簡（劉禹錫令狐楚家廟碑稱太保府君志爲君子儒以明經居上第按卽楚之父）

錢仁昉（羅隱司儀錢公傳公諱仁昉字德純舉孝廉高第）

李素（韓愈李素墓誌以明經選主虢之宏農簿）

韋寘（韓愈韋丹墓誌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

李少安（權德輿李少安墓誌少安字公和隴西成紀人方舉孝廉偶爲所親者薦授蘄州皐城縣尉）

馬晞　馬煜（熊執易武陵郡王馬公神道碑公之令弟晞前太常寺奉禮郎次煜前揚州參軍並擢宏文館明經）

姜荊寶（雲溪友議荊寶明經及第再選青城令按荊寶於韋皐未鎭蜀之先登第蓋在德宗之初也）

楊甯（虞卿之父擢明經見新書）

畢坰（新書畢構傳構子炕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炕生坰始四歲以細弱得不殺後舉明經）

程异（舊書本傳京兆長安人明經及第）

賈躭（舊書本傳字敦詩滄州南皮人以兩經登第）

孔戢（舊書孔巢父傳戢字方舉戣母弟也舉明經登第判入高等）

許孟容（舊書本傳究王氏易登科）

杜行方（杜府君墓誌云公諱行方字友直京兆口陵人曾祖元志王父參讜考倫公弱冠遊國庠以口明擢第釋褐任右司禦率府口曹參軍）

張賀（太平廣記引續元怪錄張賀者猗氏人貞元中明經授亳州臨渙尉）

韋辭（舊書本傳字踐之祖召卿洛陽丞父翃官至侍御史辭少以兩經擢第判入等）

裴均（新書裴行儉傳裴光庭子稹稹子倩倩子均字君齊以明經爲諸暨尉）

辛祕（舊書本傳隴西人少嗜學貞元中舉登五經開元禮科柳宗元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注辛祕貞元中擢明經第　酉陽雜俎辛祕五經擢第）

趙業（酉陽雜俎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巳州淸化令）

韋綬（新書韋貫之傳伯兄綬擢明經）

張存（王仲堪墓誌子壻前鄉貢明經淸河張存）

崔戎（舊書本傳字可大高伯祖元暐神龍初封博陵郡王祖嬰鄂州刺史父貞固太原楡次尉戎舉兩經登科）

杜義符（呂溫杜公夫人李氏墓誌子曰義符宏文館明經）

李位（柳宗元故邕管經略招討使李公墓誌公諱某始以通經入宏文館登有司第韓注李公諱位）

李翛（柳宗元李侍御墓碣監察御史翛字濯纓明兩經仕歷永興臨晉尉）

趙矜（趙宏智曾孫舉明經見新書　柳宗元故襄陽丞趙君墓誌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

許口（歐陽詹送常熟許少府之任序今年孝廉郎高陽許君授常熟尉君十三舉明經十六登第後三舉進士皆屈于命）

鄭伯義（歐陽詹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余友人滎陽鄭伯義以明經登科又三舉進士屈于命　又有與鄭伯義書）

唐充（韓愈唐充妻盧氏墓誌唐充明經）

石洪（新書烏重允傳石洪字濬川有至行舉明經李翺薦士于中書舍人書處士石洪原注云明經出身十五年前曾任饒州刺）

王彥威（舊書本傳彥威太原人新書舉明經甲科劉禹錫王俊神道碑季子彥威字子美始以五經登甲科）

權項（權德輿權少成墓誌長男項以經明爲鳳州兩當令）

崔蕃（崔公墓誌公諱蕃字師陳魏郡博陵人大王父元隱王父諫父瀞公早以門蔭補口文館學試經高第授華州參軍）

林邁（林俊見素文集邁舊名冀披第八子明經第）

殷侑（舊書本傳侑陳郡人貞元末以五經登第馮宿殷侑家廟碑升禮闈有聲于奉常）

路隨（舊書本傳字南式高祖節高宗朝爲越王府東閤祭酒曾祖惟恕官至睦州刺史祖俊之仕終太子通事舍人父泌陷蕃卒於戎庭隨以通經調授潤州參軍）

程脩己（程脩己墓誌公諱脩己字景立曾祖仁福祖鳳父儀公通左氏春秋舉孝廉來京師　朱景元唐朝名畫錄程脩己冀州人應明經擢第）

蔡少霞（太平廣記引集異記蔡少霞者陳留人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授兗州泗水丞元和初物故　集異記蔡少霞陳留人早歲明經得第再蘇詩注引薛用弱集異說太平廣記引集異記）

馮漸（宣室志河東馮漸名家子以明經入仕）

周口（宣室志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

顧謙（宗城縣令顧府君墓誌謙字自脩其先吳郡人公體質魁梧風神朗秀早歲舉明經三禮二科洞達微言貫穿精義）

康言（孫樵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公十二男長曰齊鄉貢進士次曰顏鄉貢進士次曰言明經及第）

李披（權德輿李伯康墓誌次子前明經披）

皮行修（皮日休皮子世錄從翁諱行修明經及第官至項城令）

李彧（權德輿李雍墓誌有子元之仕至洪洞縣令洪洞之子前明經彧）

權少淸（權德輿叔父集墓誌有男子五人次曰少淸以明經甲科）

韋璆（杜牧韋溫墓誌生四男次曰璆前明經）

張聿之（宗城縣令顧府君墓誌長女適吳郡張聿之明經出身）

姚安之（宗城縣令顧府君墓誌次女許嫁吳興姚安之舉童子學究二科）

舒守謙（杜陽雜編舒守謙即元輿之族處元輿舍未嘗一日有間薦取明經及第官歷祕書郎無何忽以非過怒守謙守謙辭往江南行及昭應元輿及禍）李德元（唐李君故夫人杜氏墓誌夫人生二男長男德元明經擢第釋褐陽縣尉）高重（新書高士廉傳士廉五世孫重字文明以明經中第李巽表鹽鐵轉運判官）錢朗（十國春秋錢朗洪州人少以五經登科）張智周（張仲方之子明經見白居易張公墓誌）孔遵孺　孔遵憲　孔溫裕（韓愈孔戣墓誌子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　按舊書孔巢父傳以遵孺溫裕爲登進士第今兩載之）潘元簡（吏部常選潘府君墓誌父元簡積學成業溫恭允克仁惠鄉閭博通古今弱冠明經擢第）王凝（舊書王正雅傳凝字致平少孤宰相鄭肅之甥依舅氏年十五兩經擢第）牛蔚（僧孺子十五應兩經舉見舊書牛僧孺傳）王晟（宰相世系表晟明經及第）張紹儒（宰相世系表紹儒明經及第）張忠（忠明經及第見宰相世系表忠與紹儒同時）艾居晦（前四門館明經）陳玠（前四門館明經皆石經書石學生見開成石經）劉暎（李商隱有贈送前劉五經映三十四韻詩）

朱沖和（金華子朱沖和五經及第恃其強敏好干忤人號爲宦途惡少）柳玭（舊書柳公綽傳仲郢子玭應兩經舉）王台老（宰相世系表台老明經及第）張克勤（太平廣記張克勤者應明經舉後五年登第）劉寡辭（金華子記釣駱駝事有前明經劉寡辭）李同（彬之子前明經見彬妻宇文氏墓誌咸通時人）崔韜（太平廣記引集異記崔韜蒲州人明經擢第）杜禮（按禮即景福中進士晏之父舉明經爲僖宗諫官見宋查籥撰杜莘老行狀）文龜年（十國春秋文谷傳漢文翁之裔有龜年者唐乾符中明經及第任彰明令）敬穉（宋文彥博撰其王父文銳墓誌云府君諱銳字挺之本姓敬當晉室以犯高祖御名改賜今姓取文之象也至聖朝以避翼祖廟諱遂不復舊高祖暄太和中由鴻臚丞充北都留守判官曾王父穉特以明經中第守汾州參軍　按改姓在後晉時則在唐時姓敬也）劉度（永樂大典引龍江志劉度京兆萬年人唐末明經及第　按度即宋劉恕之六世祖見司馬光十國紀年序）楊延式（十國春秋楊延式泉州人唐末明經登第）周延禧（徐鉉周延構墓誌考延禧明經擢第有吳之霸受辟爲淮南巡官）夏侯浦（宋史夏侯嶠傳父浦梁開平中以明經至棣州錄事參軍）田敏（宋史儒林傳田敏淄州鄒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景範（扈載撰景範神道碑以公輔之位必由稽古升廊廟之才必以經濟顯而公以明經擢第於春官氏　按範卒于周顯德二年年五十二登第當在晉漢時）聶崇義（宋史儒林傳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孫蘭（通鑑長編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前鄉貢三傳孫蘭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其門人有被黜退者蘭乘醉突入貢部喧譁不已　按稱前鄉貢則當五代末登第）

制科

張行成（舊書本傳行成定州義豐人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王世充僭號以爲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宋州穀熟尉又應制舉乙科授雍州富平縣主簿）盧莊道（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盧莊道年十二造高士廉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擢第年十六授河池尉滿二歲制舉擢甲科）任敬臣（舉制科擢許王文學見舊書孝友傳）

孔昌寓（新書孔述睿傳祖昌寓字廣成貞觀中對策高第）王勉（舊書王質傳勉制策登科劉禹錫王質神道碑作試賢良上第）冉實（張說河州刺史冉實神道碑應八科舉策問高第授綿州司戶參軍轉揚州大都督倉曹參軍又舉四科敕旨簡帝除益州尋江縣令）馬頠（李宗閔馬公家廟碑頠舉進士又舉八科上）李懷遠（舊書本傳邢州柏仁人應四科舉擢第）李嶠（新書本傳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徐彥伯（舊書本傳兗州瑕丘人少以文章擢名河北道安撫大使薛元超表薦之對策擢第）張廷珪（舊書本傳弱冠應制舉）魏奉古（大唐新語[illegible]）張元弼（張柬之張府君墓誌七從職爲益州府功曹參軍事以賢良徵詔入[illegible]甲科未[illegible]職以[illegible]元年五月十九日終于洛陽李行[illegible]里第[illegible]擢第金門論驅泉日未終千日俄成萬古　按元弼登第當在顯慶四五年）宋璟（蘇頲授姚元之等兼太子庶子制姚元之宋璟等並以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著于天下揚於王庭　按姚元之已見下筆成章科）陸元方（舊書本傳元方又應八科舉）權若訥（權德輿故通議大夫梓州諸軍

（事梓州刺史上杜殷權公文集序公諱若訥永宗開耀之後以人文求士應詔累踐甲科）閻朝隱（舊書文苑傳中孝弟廉讓科補武陽尉）鄭惟忠（舊書本傳天授中應舉召見則天臨軒問諸舉人何者為忠諸人對不稱旨惟忠對曰臣聞忠者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則天曰善授左司禦率府冑曹參軍按惟忠儀鳳中進士則此為制舉）王珣（珣以進士應制科遷藍田尉見新書）王邱（舊書本傳弱冠應制舉拜奉禮郎）徐安貞（舊書文苑傳徐安貞信安龍邱人嘗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唐詩紀事安貞始名楚璧三登制舉甲科新書褚无量傳作徐楚璧）張□□（燉煌李君莫高窟佛龕碑造于聖歷元年題張大忠書弟隱制舉）韋見素（舊書本傳字會微京兆萬年人父湊見素學科登第按學科疑有誤字）杜文範（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杜文範襄陽人自長安尉應舉擢第拜監察御史）王祚（劉禹錫王涯先廟碑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陸象先（舊書陸元方傳元方字象先本名景初少有器量應制舉）陸餘慶（舊書陸元方傳元方從叔餘慶陳右軍將軍珣孫也新書餘慶舉制策甲科）盧藏用（新書本傳）

（應縣令舉甲科）楊悟虛（舊書楊收傳高祖悟虛應賢良制科擢第位終朔州司馬）楊茂謙（舊書良吏傳楊茂謙清河人起家應制舉拜左拾遺）王昇（白居易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君諱昇有文行學術應制舉沈謀秘略策登科按文苑英華作王昂沈謀秘略策亦載文苑英華昇即王播之祖舊書王播傳祖昇咸陽令）林游楚（元和姓纂林勝北齊散騎侍郎生曇曇生通通生登唐清苑博野二令生游楚游楚自萬全令應變理陰陽科第二等擢夏官郎中）張擇（白居易和州刺史張擇神道碑應制舉中精通經史科補宏文館校書郎）臧懷亮（李邕左羽林大將軍臧公神道碑公諱懷亮字時明東莞莒人自左衛勳應穿葉附枝舉登科又墓誌弱冠應穿葉附枝舉登科）王仁皎（張說贈太尉益州大都督王公神道碑公諱仁皎字鳴鶴太原祁人初以翊衛調同州參軍預晉州司兵應將帥舉授甘泉府果毅）呂仁誨　呂太一（梁肅外王父贈秘書少監呂公神道表郴州之嗣曰仁海以文學稱與從父兄太一俱用射策科）張承休（張說恆州刺史張府君墓誌君諱承休吳郡吳人再任始州司倉應八科舉改鄭州錄事參軍又舉賢良）

（方正）程□（李邕杜府長史程府君神道碑公諱某字某廣平新安人解褐徐城尉旋擢五臣昇第）楊鷗（符載犀浦縣令楊府君墓誌府君諱鷗字叔儀年甫弱冠儁朋推挹鄉里舉秀才未果銓試遭司馬捐館崩迫歸綿營邱三年服除承顧遵命再射策發以制科登第解褐授隴州汧隴縣）鄧承緒（對策三登甲科見明經科下）邵瓊之（邵說讓吏部侍郎表臣父殿中侍御史瓊之遇元宗撥亂與邦敫懸數四累登甲乙之第再踐準繩之任）李季卿（舊書李適之傳季卿頗工文詞應制舉登博學宏詞科）敬括（舊書本傳括應制登科）王晃（劉禹錫王涯先廟碑元宗御曆樓發德音懸文詞政術科以置髦士府君策最高按晃即涯之父）王緒（唐詩紀事緒登文詞清麗科王維為弟表縉之判策屢登甲科按舊書本傳縉應草澤科在文詞清麗之先草澤科見開元十五年）李萼（新書元德秀傳萼擢制科遷南華令按萼字伯高趙人擢制科歷官瀘州刺史見顏眞卿登峴山觀李左相石尊聯句詩注）于休烈（舊書本傳應制策登科）鄒純（舊書鄒七美傳父純舉進士繼以書判制策三中高第）元德秀（獨異志元公德

秀明經制策入仕其一篇自述云延英對引綴衣郎紅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裹過茶湯是時貴族競應制科用為男子榮進莫若茲矣乃出自河南之詠也按德秀開元二十一年進士此誤以為明經）房璩（梁肅房正字墓誌河南房君諱璩字敬叔十歲好學十五能屬文二十餘值臨渾為戎選於東南劉僕射以賢良薦授秘書省正字）李璿（牛僧孺昭義軍節度使李公神道碑皇考璿制科高第名官山水）李濤（獨孤及李嵒墓誌弱歲好學篤志經術專戴氏禮晚節耽學太史公書以經明行修宗正寺丞第一按經明行修當是制科）顏惟貞（惟貞字叔堅慶登甲科）顏日損（應制高第）顏知微（制舉）顏溫之（舉方正）顏舒（制舉以上皆見顏眞卿顏含碑）顏允臧（制舉）顏強學　顏隣幾　顏說順　顏式宣（並進士制舉以上見顏眞卿顏惟貞碑）張涉（舊書儒林傳張涉者蒲州人依國學為諸生遷國子博士亦能為文嘗講有司日試萬言時呼張萬言德宗在春宮受經於涉及即位詔居翰林恩禮甚厚遷散騎常侍唐語林亦言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涉應一藝自舉日試萬言

中書考試涉令善書者二十人各執筆操紙就席環庭而坐俱占題目身自巡歷依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千餘言仍請滿朝宰相云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拜太公廟丞直崇文館時號張萬言張中立墓誌云涉以文學登制策科

薛鎮（舊書本傳常州義興人尙書左丞列之子天寶末舉賢良） 王俊（劉禹錫王公神道碑公諱俊字眞長始以崇文生應深謀祕策考入上第拜監察御史） 奚敬元（劉禹錫奚陟神道碑第三子敬元以詞藝纘登文科按陟登文詞淸麗科則此亦制科） 張因（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張因舉詔策爲長安尉又東明張先生墓誌云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以文薦于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爲長安尉） 張署（見進士） 韓昆（南部新書韓昆大歷中爲制科第三等敕頭代皇異之詔下日坐以采輿翠籠命近臣持采仗鞭厚錫繒帛以示殊澤） 李虞仲（舊書本傳以制策登科） 陳元錫（舊書陳夷行傳弟元錫制策登科） 馮葯（葯登制科見舊書馮伉傳） 張登（乾𦠆子南陽張登制舉登科裴樞與爲師友） 虞咸（制科三等敕頭許進士下） 裴次元（南部新書裴次元制策宏詞同日敕下並爲敕頭時人榮之）

諸科

賈言忠（大唐新語賈言忠數歲記諷書一日萬言七歲神童擢第） 王邱（舊書本傳光祿卿同皎從兄子也父同晊左庶子邱年十一童子舉擢第時類以誦經爲課邱獨以屬文見擢由是知名） 李朝隱（舊書本傳京兆三原人少以明法舉拜臨汾尉） 裴潤 裴淨（叔卿子皆明法見宰相世系表） 裴濟（昇子明法見宰相世系表） 盧復（李華與表弟盧復書與弟別來十餘年比聞在代朔之地明時道舉出身） 李□（梁肅處州刺史李公墓誌公諱某隴西成紀人字曰公受生而聰遹以黃老學一舉登第） 王沼（劉禹錫王涯先廟碑太尉府君生三子長曰沼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卽涯之兄） 吳通元（神童舉見舊書文苑傳） 程异（舊書本傳明經及第釋褐揚州海陵主簿登開元禮科授華州鄭縣尉） 嚴灌夫（雲溪友議三史嚴灌夫娶毗陵愼氏按三史蓋以三史登科也） 裴□（元稹贈左散騎常侍裴公墓誌公諱某通開元禮書中甲科） 薛放（前鄉貢明法見世系表放爲嵩之從孫） 竇儔（道舉出身見宰相世系表） 李栖桐（道舉擢第見錢起詩） 朱朴（新書本傳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 劉□（太平廣記引鄭谷詩集劉神童者昭宗朝以鄉薦擢第時年六歲） 鄭小訥（宰相世系表小訥神童出身） 杜蟄（宋李光撰杜續墓誌銘杜氏故京兆人五世祖蟄唐末習開元禮以本科出身仕太子太保贈太師） 楊彥伯（稽神錄楊彥伯廬陵新淦人童子科及第人稱辛酉歲赴選） 羅修古（十國春秋羅隱父修古應開元禮） 王恕（宋史王濟傳父恕後唐時童子及第） 郭嶸（容齋續筆云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郭嶸書）

登科記考卷二十八

大興徐松

別錄上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按有史科三字疑衍當即一史三史也）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爲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期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爲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爲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學者爲之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國子監生尙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凡館二

門下省有宏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之子爲之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尙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尙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邱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旬給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試讀者千言試一帖帖三言講者二千言問大義一條總三條通二爲第不及者有罰歲終通一年之業口問大義十條通八爲上六爲中五爲下併三下與在學九歲律生六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

里外給程其不飾教及歲中邊程滿三十日事故百日緣親病二百日皆罷歸既罷條其狀下之屬所五品以上子孫送兵部準蔭配色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敘長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欵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爲及第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亦爲四等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試官能通者依正員凡三傳科左氏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傳三十條策皆三道義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爲第白身視五經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凡史科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以上爲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視五經三傳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三史皆通者獎擢之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按玉海引無卷字）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爲甲第通八爲乙第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爲第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三條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各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爲第試綴術緝古錄大義爲問答者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無注者合數造術不失義理然後爲通綴術七條緝古三條十通六記通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爲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凡宏文崇文生試一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務策五道經史皆試策十道經通六史及時務策通三皆帖孝經論語共十條通六爲第凡貢舉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其教人取士著於令者大略如此而士之進取之方與上之好惡所以育才養士招來獎進之意有司選士之法因時增損不同自高祖初入長安開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於州縣皆有數既即位又詔秘書外會別立小學以教宗室子孫及功臣子弟其後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爲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吏民子弟學藝者皆送於京學爲設考課之法州縣鄉皆置學焉及太宗即位益崇儒術乃於門下別置宏文館又增置書律學進士加讀經史一部十三年東宮置崇文館（按唐會要顯慶元年始於崇賢館置學士至上元二年改崇文館此云貞觀十三年誤）自天下

初定增築學舍至千二百區雖七營飛騎亦置生遣博士爲授經四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弟子入學遂至八千餘人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明年以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國子監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聰明者爲之試書日誦千言并日試策所業十通七然後補其祿俸同直官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之登第者加一階放選其不第則習業如初三歲而又試三試而不中第從常調永隆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建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唯誦舊策皆亡實才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自今明經試帖麤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策試武后之亂改易舊制頗多中宗反正詔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願宿衛及任國子生聽之其家居業成而堪貢者宗正寺試送監舉如常法三衛番下日願入學者聽附國子學太學及律館習業蕃王及可汗子孫願入學者附國子學讀書元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爲具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閱禮焉七年又令宏文崇文國子生季一朝參及注老子道德經成詔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

又敕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聰悟有文辭史學者入四門學爲俊士即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亦聽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二十九年始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其生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蔭第同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天寶九載置廣文館於國學以領生徒爲進士者舉人舊重兩監後世祿者以京兆同華爲榮而不入學十二載乃敕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是歲道舉停老子加周易十四載復鄉貢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廚米是歲賈至爲侍郎建言歲方艱歉舉人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貞元二年詔習開元禮者舉同一經例明經習律以代爾雅是時宏文崇文生未補者務取員闕以補速於登第而用蔭乖實至有假市門資變易昭穆及假人試藝者六年詔宜據式考試假代者論如法初禮部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十六年中書舍人高郢奏罷議者是之元和二年置東都監生一百員然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流散永泰

中雖置兩監生而館無定員於是始定生員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太學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書館三人算館二人而已明經停口義復試墨義十條五經取通五明經通六其嘗坐法及爲州縣小吏雖藝文可采勿舉十三年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奏復考功別頭試初開元中禮部考試舉送中書門下詳覆其後中廢是歲侍郎錢徽所舉送覆試多不中選由是貶官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慶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覆今請先詳覆而後放榜議者以起雖避嫌然失貢職矣諫議大夫殷侑言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都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史科及三傳科大和三年高鍇爲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御史姚中立又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餗又奏復之八年宰相王涯以爲禮部取士乃先以榜示中書非至公之道自今一委有司以所試雜文鄉貫三代名諱送中書門下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爲貴其得人亦最爲盛焉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尚及其後世俗愈媮薄上下交蒞因以謂按其聲病可以爲有司之責捨是則汗漫而無所守遂不復能易嗚呼乃知三代鄉里德行之舉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昌齡傳作公治）有名於當時考功員外郎王師旦不署以第太宗問其故對曰二人者皆文采浮華擢之將誘後生而敝風俗其後二人者卒不能有立（按此條誤辨已見前）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言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明經塡帖故爲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古先哲王側席待賢之道請依古察孝廉其鄉閭孝友信義廉恥而通經者縣薦之州州試其所通之學送於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其到狀保辨識牒皆停而所習經取大義聽通諸經之學每問經十條對策三道皆通爲上第吏部官之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其明經進士及道舉並停詔給事中李栖筠李廙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議栖筠等議曰夏之政忠商之政敬周之政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行且謚號述行莫美於文文興則忠敬存焉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觀行則及辭焉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

考文者以聾病爲是非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襲其流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亂臣賊子由是生焉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蝸蚓之餌垂海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商始興商有天下六百載湯之法棄而周始興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是以風俗淳一運祚長遠漢興監其然尊儒術尚名節雖近戚竊位强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亦能終彼四百豈非學行之效歟魏晉以來專尚浮侈德義不修故子孫速顛享國不永也今綰所請實爲正論然自晉室之亂南北分裂人多僑處必欲復古鄉舉里選竊恐未盡請兼廣學校以明訓誘雖京師州縣皆有小學兵革之後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請增博士員厚其廩稍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置太學館遣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而大人以爲舉人循習難於更變請自來歲始帝以問翰林學士對曰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大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按建中之罷詩賦不數年即復舊至大和七年又欲罷詩賦然開成元年帝謂李石曰昨試進士題目是朕自出所見詩賦似勝去年是未嘗罷志文有脫誤）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其數是時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敘齒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至是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爲門生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德裕嘗論公卿子弟難於科舉武宗曰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子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德裕曰鄭肅封敖子弟皆有才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期勉强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實藝然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

不能閑習也則子弟未易可輕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爲浮薄世所共患也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技莫不兼收其爲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爲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太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不爲無得也其外又有武舉蓋其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垜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翹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重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爲中第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復書（新書選舉志）

有唐已來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天寶三載又置崇元學習道德等經同明經例其秀才有唐已來無其人秀才出身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從九品上明經出身上上第從八品下上中第從九品上進士明經出身甲第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若通二經已外每一經加一等（唐書職官志）

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遠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但明經帖文通而後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數加於明經以帖經副之爾永隆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初無定名唐書自不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避暑錄話　按進士試雜文先用賦後增以詩皆在元宗時自始永隆誤）

大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惟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例枝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聯孤絕索幽隱爲詩賦而誦習之不通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墻面焉）天寶十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爲三行（不得帖斷絕疑似之言也）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按冊府元龜作丙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先試之期命舉人謁於先師有司卜日宿張於國學宰輔以下皆會而觀焉博

集羣議講論而遐邇部圈（圈按册府元龜作闕）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薦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或在殿廷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宴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取百纔有一（通典）

諸貢舉非其人及應貢舉而不貢舉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非其人謂德行乖僻不如舉狀者若試不及第減二等率五分得三分及第者不坐　疏議曰依令諸州

歲別貢人若別敕令舉及國子諸館年常送省者爲舉人皆取方正清循名行相副若德行無聞妄相推薦或才堪利用蔽而不舉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注云非其人謂德行乖僻不如舉狀者若使名實乖違即是不如舉狀縱使試得及第亦退而獲罪如其德行無虧惟只策不及第減乖僻者罪二等率五分得三分及第者不坐謂試五得三試十得六之類所貢官人皆得免罪若貢五得二科三人之罪貢十得三科七人之罪但有一人德行乖僻不如舉狀即以乖僻科之縱有得第者多並不合共相準折）若考校課試而不以實及選官乖於舉狀以故不稱職者減一等（負殿應附而不附及不應附而附致考有升降者罪亦同　疏議曰考校謂內外文武官僚年終應考校功過者其課試謂貢舉之人藝業技能依令課試有數若其官司考試不以實及選官乖於所舉本狀以故不稱職者謂不習典憲任以法官明練經史授之武職之類各減貢舉非其人罪一等負殿應附不附者依令私坐每一斤爲一負公罪二斤爲一負各十負爲一殿考校之日負殿皆悉負狀若故違不附及不應附而附者謂蒙別敕放免或經恩降公私負殿並不在附限若犯免官以上及贓賄入已

恩前獄成仍附景迹除此等罪並不合附而故附致使考校有升降者得罪亦同謂與考校課試不實罪同亦減貢舉非其人罪一等）失者各減三等（餘條失者準此）承言不覺又減一等知而聽行與同罪（疏議曰失者各減三等謂意在堪貢心不涉私不審德行有虧得減故罪三等自試不及第以下應附不附以上失者又各減三等餘條失者準此謂一部律內公事錯失本條無失減之文者並準此減三等承言不覺亦從貢舉以下承校試人言不覺差失從失減三等上更減一等故云又減一等知而聽行亦從貢舉以下知非其人或試不及第考校課試知其不實或選官乖狀各與同罪謂各與初試者同罪　唐律疏議）

周禮鄉大夫具鄉飲酒之禮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舉賢者貢于王庭非夫鄉舉里選之義源於中古乎夫子聖人始以四科齒門弟子後王因而範之漢革秦亂講求典禮亦解循塗方軌以須

賢俊考德行則升孝廉而激浮俗論道藝則第儒造而廣人文故郡國貢士無虛歲矣繇是天下上計集於大司徒府所以顯五教于萬民者也唐沿隋法漢孜孜矻矻以事草澤琴瑟不改而清濁殊塗丹漆不施而豐儉異致（摭言）

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舉于有司者競集於進士矣繇是趙傪等皆删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古者閭有序鄉有庠以時教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則升於諸侯之學諸侯歲貢　其尤著者移之於天子升於太學故命曰造士然後命爲周禮大　樂正論進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

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若列之於科目則俊秀盛於漢魏而進士隋大業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孫伏伽皆隋之進士也明矣然彰於武德而甲於貞觀蓋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贊神授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摭言）

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終身爲文人故爭名常爲時所重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胡三省通鑑注曰進士及第而於時無官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演繁露曰唐世呼舉人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按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補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世稱先試而得第者爲先輩由此也前進士云者亦放此也猶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　按此說非也先輩者不過彼此互相推敬之稱如柳珪是崔瑤門生而崔稱柳曰柳先輩是非謂先試而得第矣亦曰必先崔塗有覽蕭必先卷詩尚顏有送劉必先詩其解前進士亦未確謂前此爲進士猶今偁任某官謂之前任耳）俱捷謂之同年（近年及第未過關試皆稱新及第進士所以韓中丞儀擇有知聞近過關試儀以一篇紀之曰短行納了付三銓休把新銜惱必先今日便稱前進士好留春色與明年　按謂父之同年曰同年丈人）有司謂之座主（按座主亦曰恩地曰恩門座主之恩門曰大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然拔解亦須預託人將爲詩賦非謂自薦）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醼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爲離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亦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脩有焉（李肇國史補　摭言）

長安舉子七月後投獻新課并於諸州府拔解人爲語曰槐花黃舉子忙（南部新書）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搢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倜儻之才變通之術蘇張之辨說荊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宏羊之書計方朔之詼諧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無所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摭言）

進士科與俊秀同源異派所試皆答策而已兩漢之制有射策對策二義者何射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

也對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臧否也如公孫宏董仲舒皆由此而進者也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舊章垂拱元年吳師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後敕批云略觀其策並未盡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祇一人意欲廣收其材通三者並許及第後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元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尋以則天革命事復因循至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目於榜中矣（摭言）

隋置明經進士科唐承隋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六科主司則以考功郎中後以考功員外郎士人所趨明經進士二科而已

及大足元年置拔萃始于崔翹開元十九年置宏詞始於鄭昕（按鄭當作蕭）開元二十四年置平判入等始於顏真卿是年考功員外郎李昂擿進士李權章句疵之榜於通衢權摘昂詩句之失由是世難其事乃命禮部侍郎主之後有左補闕薛邕中書舍人達奚珣李章李麟姚子彥張蒙高郢權德輿衛次公張宏靖于尹躬韋貫之李逢吉李程庾承宣賈餗沈珣杜審權李璠裴恒王鐸李蔚趙隲鄭愚太常少卿李建尚書蕭昕僕射王起常侍蕭倣黃門侍郎許孟容鄭顥刑部侍郎崔樞戶部侍郎韋郎度雜主之而宏靖不以進士顯（唐語林）

進士者可進受爵祿者也王制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造士者成士也能習禮而成其士也樂正者掌國子之教今之祭酒司業也司馬者夏卿主正官也黃帝時常光爲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尚書云司馬統六師平邦國大樂正以造士之秀者移居於司馬司馬以進士之賢者然後使官爵之故王制又云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論言各置其所長也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夫秀才茂才孝廉之科其來尙矣漢之秀才對策故武帝有策秀才文孝廉者孝悌廉讓也學行俱至始得舉孝廉漢朝顯重此科後漢尙書令左

雄欲限年四十已上方可舉察胡廣駁之茂才異行者不拘年限又東漢法雄舉胡廣孝廉京師試章奏爲天下第一（按後漢之舉孝廉見於史傳者凡數十人蘇氏推舉胡廣殊爲不備）自吳魏晉皆以郡舉孝廉察秀才故州郡長史刺舉皆赴舉察漢朝又懸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近代以諸科取士者甚多武德四年復置秀才進士兩科秀才試策進士試詩賦其後秀才合爲進士一科（蘇氏演義）（按有秀才科時進士尙未試詩賦所言誤）

高宗時劉祥道言歲入流千五百經學時務比雜色人三分不及

一元宗時楊瑒言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是唐科目取人不及雜色入流之衆也然唐取士之途又有二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而楊瑒言明經進士百人二監生千百數嘗選者十之二而得第者無幾是言生徒不及鄉貢也進士科不過三十人故杜佑言進士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是進士又不及明經多也生徒不及鄉貢進士不及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開元移之禮部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旣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也亦可預託之貴者以勢託富者以財託

親故者以情託此豈復有眞貢舉哉故有因權勢以相傾奪如牛李之黨出於錢徽典舉之日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餘年於是又有畏嫌自私而矯時以爲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矣如韓退之之序齊皡是也有嫌於富而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與王參元書是也幸而不出於私則又不幸而入於矯夫其矯者必有所懲也故觀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由則通榜取士弊且如此此唐名臣多由此出彼果何以致之邪豈其有徇私之弊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邪若夫崔群之第緣梁肅杜牧之第緣吳武陵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盧肇之第緣李德裕每每類此亦何惡於請託哉

（考索續）

唐制謂衆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盛然嘗論之以唐貢舉之員數較之他流則狹矣以唐貢舉之條式較之今日則疏矣然而足以得人何哉曰儒科之重自唐始其狹且疎何尤焉而其流品之別公望之屬抑有自來故雖狹且疎而猶足以得人是儒科之所以重也韋貫之嘗言禮部侍郎重於宰相憲宗問其故對曰爲陛下揀宰相者得無重乎權德輿爲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則知其時待之之異選之之重有在於是而其奮然於事業爲國名

臣者多出於其間前世所無也杜牧言國朝自房梁已降有大功立大節者率多科第人也因歷數其人謂郝處俊來濟上官儀李元義婁師德張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幽求蘇頲父子張說張九齡張巡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才傑然不世出者然牧所言及其時而止閒有遺者以此見唐史得人之盛非虛語也（考索續）

今人但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大唐新語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幷前爲六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

令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　唐時入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注疏謂之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儻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并注疏而不觀殆于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日知錄）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元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舊唐書職官志則云秀才有唐以來無其人）杜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新唐書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士人所趨向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舉未有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秀才字出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宏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元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强學待問無失俊通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爲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爲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已後復有秀才舉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于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拔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登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乃令長官特考其常行舉送者並停冊府元龜又言代宗朝楊綰爲禮部侍郎請制五經秀才科事竟不行而舊唐書儒學傳馮伉大歷初登五經秀才科則是嘗行之而旋廢耳）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岳判曰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文選任昉爲蕭揚州府薦士表訪對不休質疑斯在）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容齋三筆）蓋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爲貢舉科目之最而今世俗以爲相輕之稱（日知錄）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事與吏部尚書袁修聿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不若今人以舉人爲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孟浩然應進士不第杜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温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不第吳筠舉進士不第皇甫鏞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　五代史亦然敬翔乾符中舉進士不中鄭遨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李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鄭珏舉進士數不中司空圖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馮玉少舉進士不中李鏻少舉進士累不中賈緯少舉進士不中）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

未可知之辭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唐文宗開成三年五月丁巳朔敕禮部貢院進士舉人歲限放三十人及第進士舉人者謂舉進士之人也）進士及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日知錄）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唐書選舉志）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困學紀聞唐制舉之科名多至八十有六）故謂之

科目令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日知錄）

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于含元殿敕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三載元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冊府元龜）杜甫哀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然則今之進士而概稱甲科非也（日知錄）

唐自貞觀訖開元文章最盛較藝者歲千餘人而所收無幾咸亨上元中嘗增其數然亦不及百人（續資治通鑑長編致和二年十月王珪奏）

自隋大業中始設進士科至唐以來尤盛當時每歲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舊額爲七十人尋亦復故開成中連歲放四十人旋復舊制進士外以經術登科者亦不及百人（宋會要）

進士之科起于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金史移剌履傳）（按專用賦詩當在元宗時非高宗也文宗嘗欲罷賦而未果所言皆誤）

明皇時士子殷盛每歲進士到省者常不減千餘人在館諸生更相造詣互結朋黨以相傾奪號之爲棚推聲望者爲棚頭權門貴盛無不走也以此熒惑主司視聽其不第者率多喧訟考功不能禦開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貢舉屬於禮部侍郎姚奕頗振綱紀焉舊例試雜文者一詩一賦或兼試頌論而題目多爲隱僻策問五道舊例三道爲時務策一道爲方略一道爲徵事近者方略之中或有異同大抵非精究博贍之才難以應乎茲選矣故當代以進士登科爲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緊十數年間擬跡廟堂輕薄爲之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又云進士初

擢第頭上七尺燄光好事者紀其姓名自神龍以來迄于茲日名曰進士登科記亦足以昭示前良發起後進也（封氏聞見錄）

國朝以來州縣皆有博士縣則州補州則吏曹授焉然博士無吏職惟主教授多以酯儒處之衣冠役又恥居此任元宗時兩京國學有明經進士州縣之學絕無舉人於是敕停鄉貢一切令補學生然後得舉無何中原有事乃復爲鄉貢州縣博士學生惟二仲釋奠行禮而已今上登極思宏教本吏部尚書顏眞卿奏請改諸州博士爲文學品秩在參軍之上其中下州學一事已上並同上州每令與司功參軍同試貢舉並四季同巡縣點檢學生課其事

業博士之爲文學自此始也（封氏聞見錄　按新舊書顏眞卿傳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進吏部則今上謂代宗也）

自貞元後唐文甚振以文學科第爲一時之榮及其弊也士子素氣屬吻遊諸侯門諸侯望而畏之如劉魯風姚嵓保柳棠平曾之徒其文皆不足取余故載之者以見當時諸侯爭取譽於文士此蓋外重內輕之牙蘖如李益者一時文宗猶日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其後如李山甫輩以一名第之失至挾方鎭劫宰輔則又有甚焉者矣一篇一韻初若虛文而治亂之萌係焉余以是知其不可忽也（唐詩紀事）

西監隋制東監龍朔元年所置開元已前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爲恥李華員外寄趙七侍御詩略曰昔日蕭邵友四人纔成童又郭代公崔湜范履冰輩皆由太學登第李肇舍人撰國史補亦云天寶中袁咸用劉長卿分爲朋頭（按朋頭即棚頭）是時常重兩監爾後物態澆漓稔於世祿以京兆爲榮美同華爲利市莫不去實務華棄本逐末故天寶十二載敕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斯乃救壓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雖拘之以法猶不能勝矧或執大政者不常其人所立既非自我則所守亦不堅矣繇是貞元十年已來殆絕於

兩監矣（摭言）

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按新書并廣文館爲七學）丞掌判監事凡六學生每歲有業成上於監者以其業與司業祭酒試之（舊書職官志凡教授之經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爲一經孝經論語並習之）明經帖經口試策經義進士帖一中經試雜文策時務徵事其明法明書算亦各試所習業登第者白祭酒上于尚書禮部（其試法皆依考功又加以口試明經帖限通八以上明法明書皆通九已上）主簿掌印勾檢監事凡六學生有不率師教者則舉而免之其頻三年下第九年在學及

律生六年無成者亦如之（假違程限及作樂雜戲亦同唯彈琴習射不禁）　國子博士掌教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已上曾孫之爲生者五分其經以爲之業習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每經各六十人餘經亦兼習之習孝經論語限一年業成尚書春秋公羊穀梁各一年半周易毛詩周禮儀禮各二年禮記左氏春秋各三年其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修一案號爲束修之禮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試讀者每千言內試一帖試講者每二千言內問義一條總試三條通一及全不通者斟量決罰）每歲其生有能通兩經已上求出仕者則上於監其秀才進士者亦如之

太學博士掌教文武官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之爲生者五分其經以爲之業每經各百人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國子博士之法　四門博士掌教文武官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之爲生者若庶人子爲俊士生者（禮記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隋書志曰曹國子學處士以貴賤梁武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取寒門俊才不拘員數即今之俊士也）分經同太學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同國子博士之法　律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以律令爲專業格式法例亦兼習之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書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以石經說

文字林爲專業餘字書亦兼習之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算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二分其經以爲之業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緝古十有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業成九章海島共三年張邱建夏侯陽各一年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唐六典）

天寶九年七月詔於國子監別置廣文館以舉常修進士業者斯亦救生徒之離散也始其春官氏擢廣文生者名第無高下貞元八年歐陽詹居第三人李觀第五人邇來此類不乏暨大中之末咸通乾符以來率以爲末第或曰鄉貢賓也學生主也主宜下於賓故列於後也大順二年孔魯公在相位思矯其弊故特置與仁璧於嶄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職及第者復循常而已悲夫（摭言）

鄉貢里選盛於中古乎今之所稱蓋本同而末異也今之解送則古之上計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太常選民年十八已上好學者補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敬順于鄉黨者令與計偕受業太常如弟子一歲輒課通經藝補文學掌故上第爲郎其秀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材不事學者罷之若等雖舉於鄉亦由於學兩漢之制蓋

本平周禮者也有唐貞元已前兩監之外亦頗重郡府學生然其時亦由鄉里所升直補監生而已爾後膏粱之族率以學校爲鄙事若鄉貢蓋假名就貢而已景雲之前鄉貢歲二三千人蓋用古之鄉貢也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鸞臺鳳閣龍石白水（按龍石白水當作石泉見咸亨五年知貢舉下）公時任考功員外郎下覆試十一人內張守貞一人鄉貢開耀二年劉思立下五十一人內雍思泰一人永淳二年劉廷奇下五十五人內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閏五月二十四日劉廷奇重試二十六人內康庭芝一人長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溫玉稱蘇州鄉貢景龍元年李欽讓稱定州鄉貢附學爾來鄉貢漸廣率多寄應者故不甄別于榜中信本同而末異也明矣大歷中楊綰疏請復舊章貴全平實尋亦寢於公族垂空言而已（摭言）

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雲麓漫抄）

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爲之文名之曰求知已

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爲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嗟乎風俗之弊至此極矣此不獨爲士者可鄙其時之治亂蓋可知矣（文獻通考）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爲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卷七）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爲邊準（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爲墨邊十六行也）率一行不過十一字（演繁露）

京兆府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選之或悉中第不然十得其七八苟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放落之由暨咸通乾符則爲形勢吞噬臨制近同及第得之者首相誇詫車服多侈靡不以爲僭仍期集人事眞實之士不復齒矣所以廢置不定職此之由（摭言）

同華解最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鎭三峰時及秋賦牓云特加置五場蓋詩謌文賦帖經爲五場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寢去唯盧宏正尙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侈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宏正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日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宏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植將家子弟從事輩皆竊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賦登山采珠賦略曰文豹

且異於驪龍探斯疏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當遂奪去正解元（摭言）

荊州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天荒解（北夢瑣言）

舉人投牒自應之制蓋昉於唐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者太廟之寶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於廟中其所以貴重之者如此至漢猶有勸駕尊顯之意賢良如公孫宏亦必待國人固推而後出未聞有投牒自應之舉然則士之賤亦甚矣（葛洪涉史隨筆）

禮部駁牓十二月出粗駁謂有狀無解無狀細駁謂書其行止之過（南部新書）

每歲十一月天下貢舉人於含元殿前見四方館舍人當直者宣曰卿等學富詞雄遠隨鄉薦跋涉山川當甚勞止有司至公必無遺逸仰各取有司處分再拜舞蹈訖退（南部新書）

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大中年薛保遜爲舉場頭角人皆體傚方作門狀洎後仍以所懷列於啟事隨啟諸公相門號爲門狀門啟雖繁于名紙各便於時也書云謹祗候起居郎某官即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後至今顛倒無人改更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北夢瑣言）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沈括夢溪筆談）

唐制禮部試舉人夜以三鼓爲限本朝率用白晝不復繼燭（國朝事實）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爲自平旦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敕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爲文曾無舊制王道以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顯行其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歷晝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晝試應諸科對策並依此例則晝試進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竇貞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爲限並諸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未知于何時復有更革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書冊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期暮也（容齋三筆）

杜陽編記舒元輿進士既試脂炬人皆自將以予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廣記云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承貽試日先畢作詩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聞吉說棘

雖何日却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云白蓮千朶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畫難成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已晚主文權德輿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彼國史實貞固傳舊制夜試以三燭爲限晉長興二年改令晝試貞固以短晝難成奏復夜試周廣順中竇儀奏復用晝乃知本朝猶周制不許見燭（能改齋漫錄）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敍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是也有四韻者蓂莢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

之天庭丹甑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貞爲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爲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魍魎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已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固能廣被禍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寶遠物爲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賦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元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浮鼻在下幽關以遠芳襲人悠久不絕日月合璧以兩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爲韻是也有五平三側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傅說之官爲韻是也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淸肅爲韻是也自大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誚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容齋續筆）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多韓文公薦劉延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困學紀聞）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歷後不復寫題（困學紀聞　按閻若璩據宋史蔣之奇傳謂慶歷後猶寫題則唐時寫題於卷明矣）

隋設進士之科唐代特隆其選歲登榜帖不過三十賢俊之器將相之□具在其中諒不虛語然主司愼選弊於回携豪右角逐之衢是非鋒起之場進孤寒則道直而有悔私權貴則道枉而無咎貢舉之開因循滋弊（夏竦議貢舉奏）

以科舉取士入唐最盛然唐進士最不易科場或開或不開每不過數十甚或不滿十貢士投卷望公卿一言爲知已遇合論薦以至伏光範不憚其開名諱轉觸展轉拘忌不可勝道非如後來拗

名較藝三歲兩科動千計士俛起草野倘有其命弱冠徒步無不驟致青雲之上即不幸潦倒第名薦書猶得賜袍笏故其弊濫吹假手僥倖冒竊泯泯不足稱數復在此雖欲不廢亦不復繼也後有作者宜一反於此矣其必以三代鄉舉里選爲經以唐法實薦試考爲緯庶幾文字之外以耳目得人物（元劉將孫送吳文彬序）

凡進士入試遇題目有家諱謂之文字不便即託疾下將息狀來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謹牒如的暴疾亦如是（南部新書）

予嘗疑宋時舉子秋試皆得詣考官而問題意若桯史所載浦然兩字頭者是也何其不禁之如是後知唐制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出處也或以己意立之故舉子皆許進問謂之上請至宋亦循故事景祐中始詔出題必在經史禁其上請耳（七修類稿）

太平王崇寶賢二家率以科目爲資足以升沈後進故科目舉人相謂曰未見王寶徒勞漫走（摭言）

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按摭言大和中蘇景允張元夫爲翰林主人楊汝士與弟虞卿及漢公先爲文林表式故後進相謂云云又見新書楊虞卿傳）後有東西二甲（按牛羊日歷云楊虞卿兄弟上撓宰政下干有司常曰人生一世成童之後精氣方壯遲能結客交遊識時知變傾心面北事三五要人可以不下牀使名譽若搏丸走坂又何必如老書生輩矻矻於筆硯間賸記六經思溺詩賦髮白齒落曾不沾于祿而饑窮不暇如此豈在讀書業文乎由是輕薄奔走以關節緊慢爲甲乙而三史六經曾不一面風俗頹靡波及舉子分鑣競路爭趨要害故有東甲西甲之說）東呼西爲茫茫隊言其無藝也開成會昌中又曰魯紹瓌蒙識即命通又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新唐書崔元略傳崔鉉所善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又有薄徒多輕侮人故裴侍御泌應舉作美人賦以譏之後有瓊値華羅甲又曰瓊値都雍識即命通（按北夢瑣言李都崔雍孫瑝鄭嶋四君子嘗其所肄者皆因進昇故曰欲得命通瑝嶋都雍又金華子云崔雍與鄭顥同爲流品所重舉子入事得遊歷其門籍者則登第必然時人相語爲崔鄭世界）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注已甲又有四字甲言深耀映庭也（一作深耀軒庭）又有四凶甲（按摭言四凶記三人陳磻叟劉子振李沼）又芳林十哲（按摭言記十哲得八人沈雲翔林緒鄭玘劉業唐珣吳商叟秦韜玉鄭薰）言其與宦官交遊若劉煜任息姜（一作江）垍李巖士

蔡鋋秦韜玉之徒鋋與巖士各將兩軍書題求華州解元時謂對軍解頭大和中又有杜顗（一作顓）竇紃蕭嶰極有時稱爲後來領袖（唐語林）

進士牓頭豎粘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袞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之或象陰注陽受之狀（摭言）

李紓侍郎嘗放舉人命筆吏勒書紙榜未及名首貢院字吏得疾暴卒禮部令史王昶者亦善書李侍郎召令終其事適值昶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揮染筆不加墨迨明懸牓方始覺悟修改不及綮然一牓之中字有兩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書榜因模

法之遂爲故事今因用釐筆淡書亦奇麗耳（南部新書）

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二三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曰榜花（南部新書）

試官石在九耀街武安王廟前橫臥街側色黑而瑩長四五尺高二三尺世傳唐時舉人就試以釘釘之卜其中否今觀石上有釘數十餘釘頭皆露亦有半入而上曲者（長安志）

進士舊例於都省考試南院放榜（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於此凡版榜及諸色條流多於此列之）張榜牆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壖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將榜就南院張掛之元和六年爲監生郭東里決破棘籬（在牆垣之下南院正門外亦有之）折裂文榜因之後來多以虛榜自省門而出正榜張亦稍晚（摭言）

承天門街之東第五橫街之北從西第一左領軍衛（衛北有兵部選院）次東左威衛（衛北有刑部格式院）次東吏部選院（以在尚書省之南亦曰吏部南院選人看榜名之所也）次東禮部南院（四方貢舉人都會所也）院東安上門橫街抵此而絕（李好文長安志圖）

放榜後狀元已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入門並敘立于階下北上東向主司列席褥東面西向主事揖狀元已下與主司對拜拜訖狀元出行致詞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

訖主司云請諸郎君敘中外狀元已下各各（齒敘）便謝恩餘人如狀元禮禮訖主事云請狀元曲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衣鉢謂得主司名第其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大衣鉢如踐世科即感泣而謝）謝訖即登階狀元與主司對座于時公卿來看皆南行敘座飲酒數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禮亦不常即有于）（有于　及謝公卿來看者或不旋踵即回馬也）三日後又曲謝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維之力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矣（摭言）（按昌黎送牛堪登第序云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是明經不至主司宅謝恩與進士異）

新進士放榜後翌日排光範門候過宰相或云排建福門集于四方館昔有詩云華陽觀裏鐘聲集建福門前鼓動期即其日也（南部新書）

謝恩後方詣期集院大凡未敕下已前每日期集兩度詣主司之門然三日後主司堅請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團司所由輩參狀元後便參眾郎君拜訖俄有一吏當中庭唱曰諸郎君就坐雙東雙西其亂名罰不少又出抽名紙錢每人十貫文其斂名紙見狀元俄於眾中騫抽三五箇便出此錢鋪底錢（又作一）自狀元已下每人三十貫文（摭言）

敕下後新及第進士過堂其日團司先於光範門裏東廊供帳備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參見于時主司亦命召知聞三兩

人會于他處此筵罰錢不少宰相既集堂吏來請名紙生徒隨座主過中書宰相橫行在都堂門裏敘立堂吏通云禮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俄有一吏抗聲屈主司乃登階長揖而退立於門側東西然後狀元已下敘立於階上狀元出行致詞云今月日禮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獲在相公陶鑄之下不任感懼（在左右下郎云慶懼）言訖退揖乃自狀元已下一一自稱姓名訖堂吏云無客主司復長揖領生徒退詣舍人院主司襴簡舍人公服靸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禮貌謹敬有加隨事敘杯酒列於階前鋪席得請舍人登席諸生皆拜舍人答拜狀元出行致詞又拜答拜如初便出

於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當時詣宅謝恩便致飲席（摭言）

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相之任是日自狀元已下同詣座主之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孫又有同宗座主宜爲姪而反爲叔言敘既畢拜禮得申子輒議曰春官氏選士得其人止供職業耳而俊造之士以經術待聘獲採拔于有司則朝庭與春官氏皆何恩於舉子今使謝之則與選士之旨豈不異乎至有悔東之子橫嚼之人皆與華族敘中表從使拜首而已論諸事體又何有哉（李德裕刊誤）

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寢削此儀（開元天寶遺事）

新進士每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于家書中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同上）

宋初王臨登科帖云金花帖高五寸許持此者騎一人腰鈴而走者二人（元劉將孫梅花阡碑）

國初循唐制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牋長五寸許闊半之書其姓名花押其下護以大帖又書姓名於帖面謂之榜帖當時稱爲金花帖子後臨軒唱名茲制遂廢（雲麓漫鈔）

神龍已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已時他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爲添前字故昔人有詩云會題名處添前字（按題名添前字之可考者鄭珏於乾寧四年書昇仙廟興功記題曰進士鄭珏書至光化三年珏及第于碑石進士上添前字是也）遊出城人乞舊衣（按演繁露云張籍送李餘及第云歸去惟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知新進士衣物人取之以爲吉兆唐俗亦既有之）（摭言）

鴈塔者以雙鴈飛翔忽殞一而下人遂瘞鴈建塔于上在唐慈恩寺中杜老有登慈恩塔詩至于題名之說一云韋肇及第偶爾題名寺塔遂爲故事一云張莒本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塔然人雖不同其義其時則一也戴埴鼠璞謂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

閲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于新進士也（七修類稿）（按廣川書跋載李翔府送後慈恩題名是舉子亦題名也）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新進士題名雖妍媸不同然皆高古有法度後人不能及也宣和初本路漕司柳瑊集而刻之石亦爲奇玩（蠟眞子　按柳伯和慈恩鴈塔唐賢題名十卷摹於宣和庚子十月伯和有跋及樊仲恕序載寶刻叢編書已不傳有殘拓本見復初齋詩集至唐賢題名之可見者宋元祐戊辰所摹懷素聖母帖後有左拾遺裴休試大理評事柳乘鄉貢進士柳槃大和四年十月十二日同登二十九字凡三行　柳瑊摹鴈塔題名殘拓本有大和九年四月一日前進士蔡京前進士李商隱蔡京於開成元年及第李商隱於開成二年及第不應於大和時稱前進士按題名下有後十六年大中四年忽見前題黯然悽愴云云疑大和九年題名至大中時重題添前字也）

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爲人惟尾不化須得燒去乃化又說新羊入羣羊抵觸須燒其尾乃定又說魚躍龍門化爲龍時必雷爲燒其尾乃得化（記纂淵海引聞見錄）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列於岸滸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矣所存者唯尚書省亭子而已進士關讌常寄其間既撤饌則移樂泛舟都爲恒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於此有若中東牀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幕櫛比而至（摭言）

曲江大會此爲下第舉人其筵席簡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屬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遠邇來漸加侈靡皆爲上列所據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所以長安游手之民自相鳩集目之爲進士團初則至寡泊大和咸通已來人數頗衆其有何士參者爲之酋帥尤善主張筵宴凡今年纔過關宴士參已備來年遊宴之費繇是四海之內水陸之珍靡不畢備時號長安三絕（南院主事鄭容中書門官張貝佐并士參爲三絕　南部新書士參卒其子漢儒繼其父業）團司所由百餘輩各有所主大凡謝後便往期集院（團司先于主司宅側稅一大第與新人期集）院內供帳宴饌甲於輦轂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後便請一人爲錄事（舊例率以狀元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人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小科頭一人（第二部）常詰旦至期集院常宴

則小科頭主張大宴則大科頭縱無宴席科頭亦逐日請給茶錢（平時不以數後每人日五百文）第一部樂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見燭皆倍科頭皆重分逼曲江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爲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妨一日春敕下後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其被袋狀元錄事同點檢闕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牀車馬闐塞莫可彈述泊巢寇之亂不復舊態矣（摭言）

世曰狀元第二人爲榜眼第三人爲探花郎秦中歲時記云期集謝恩了從此便著被袋箧子騾從等仍於曲江點檢從物無得有闕闕卽罰錢便於亭子小宴召小科頭司（一作國樂）至暮而散次則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便差定先輩二人少俊者爲兩街探花使若他人折得花卉先開牡丹芍藥來者卽各有罰（雲麓漫鈔）

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有御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平王政寬事簡意必高從誨擯荆渚時賓僚如孫光憲輩者所編皆訓儆童蒙其修進一章云咸通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

諱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斗時把帛慮有拽白之嫌燭下寫試紙誤筆卽題其後云並無揩改塗乙注如有卽言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小錄是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爲上觀以西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尖寘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及吏部給春闈牒便稱前鄉貢進士大略有與今制同者獨避宰相主文諱不復講雙隻先輩之名他無所見（容齋續筆）

進士張繟漢陽王柬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奉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封氏聞見錄張繟摭言作張倬）

神龍元年已來累爲主司者房光庭再太極元年開元元年裴耀卿再開元五年六年李納四（按開元九年十年非李納辨見前）開元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嚴挺之三開元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裴敦復再開元十九年二十年孫逖再開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已前並考功員外郎姚奕再開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姚奕再當作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始命春官小宗伯主之崔翹三開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達奚珣四天寶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李巖三天寶六年七載八載李麟再天寶十載十一載陽浚再（陽浚當作楊浚按凡四榜自十一載至十五載見摭言語林誤）天寶十二載十五載裴士淹再至德二年三年姚子彥再乾元三年上元二年蕭昕再（再當作三寶應二年下應增廣德二年）寶應二年貞元三年薛邕四大

歷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張渭三（渭當作謂謂凡四榜當增大歷九年言三誤）大歷六年七年八年蔣渙再大歷九年十年常袞三大歷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潘炎再大歷十三年十四年鮑防三興元二年（按興元無二年當作元年）貞元元年二年劉太真再貞元四年五年顧少連再（再當作三應於十年上增九年）貞元十年十四年呂渭三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按此下應補高郢三）（貞元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權德輿三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停舉永貞元年崔邠再元和元年二年韋貫之再元和八年九年庾承宣再元和十年十一年（按當作元和十三年十四年）王起四長慶二年三年會昌三年四年楊嗣復再寶歷元年二年崔郾再太和元年二年鄭澣再

太和三年四年賈餗再（再當作三應增大和七年）大和五年六年高鍇再（再當作三應增開成三年）開成元年二年柳璟再開成五年會昌元年（按柳璟再當作會昌元年二年）陳商再會昌五年六年鄭顥再大中十年十三年（按此下當補崔沆再乾符二年三年柳玭再光啓三年四年裴贄三大順元年二年乾寧五年楊涉再景福二年天祐元年）唐語林

考功員外郎掌天下貢舉之職（開元二十四年敕以爲權輕專令禮部侍郎一人知貢舉然以舊職故復敘於此云）凡諸州每歲貢人其類有六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其宏文崇文生各依所習業隨明經進士例其秀才試方略策五條文理俱高者爲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者爲上中文理俱平爲上下文理粗通爲中上文劣理滯爲不第（此條取人稍峻自貞觀後遂絕）其明經各試所習業文注精熟辨明義理然後爲通正經有九禮記左傳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周易尚書公羊穀梁爲小經通二經者一大一小若兩中經通三經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經者大小並通其孝經論語並須兼習（諸明經試兩經進士一經每經十帖孝經二帖論語八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後試策周禮左氏禮記各四條餘經各三條孝經論語共三條皆錄經文及注意爲問其答者須辨明義理然後爲通通十爲上上通八爲上中通七爲上下通六爲中上其通三經者全通爲上上通十爲上中通九爲上下通八爲中上通七及二經通五爲不第）其進士帖一小經及老子（皆經注兼帖）試雜文兩首策時務五條文須洞識文律策須義理愜當者爲通（若事義有滯詞句不倫者爲下其經策全通爲甲策通四帖通六已上爲乙已下爲不第）其明法試律令各一部識達義理問無疑滯者爲通（粗知綱例未究指歸者爲不通所試律令每部試十帖策試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者爲甲通八已上爲乙已下爲不通）其明書則說文六帖字林四帖（諸試書學生帖試通訖先口試不限條數疑則問之並通然後試策）其明算則九章三帖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等七部各一帖其綴術六帖緝古四帖（錄大義本條爲問答者明數造術辨明術理然後爲通記遺三等數讀令精熟試十得九爲第其試綴術緝古者綴術七條緝古三條諸及第人並錄奏仍關送吏部書算於從九品下敘排）宏崇生雖同明經進士以其資蔭全高試亦不拘常例（宏崇生習一大經一小經者兩中經者習史記者漢書者東觀漢記者三國志者皆須讀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試十道取粗解注義經通六史通三其試時務策者須識文體不失問目義試五得三皆兼帖孝經論語共十條）應實齋郎準貢舉例帖試（大常解申禮部勘責十月內送考功帖論語及一大經及第者奏聞）國子監大成二十員取貢舉及第人聰明灼然者試日誦千言并口試仍策所習業十條通七然後補充各授官依色令於學內習業以通四經爲限（其祿俸賜會準非伎術直例給業成者於吏部簡試孝經論語共試八條餘經各試八條間日一試爲然明練精熟爲通口試十通九策試十通七爲第所加經者禮記左傳毛詩周禮各加兩帖餘經各加一帖及第者放選優與處分如不及第依舊任每三年一簡九年業不成者解退依常選例業未成年未滿者不得別選及充餘使若經事故應敘日還令覆上其先及第人欲加經及官人前試經者亦准此）六典

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祠祭燕饗貢舉之政令凡舉試之制每歲仲冬率與計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試方略策五條此科取人稍峻貞觀已後遂絕）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凡正經有九

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周易尚書公羊春秋穀梁春秋爲小經二經者一大一小若兩中經通三經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經者大小並通其孝經論語老子並須兼習凡明經先帖經然後口試並答策取粗有文性者爲通（舊制諸明經試每經十帖孝經二帖論語八帖老子兼注五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後試策十條通七即爲高第開元二十五年敕諸明經先帖經通五已上然後口試每經通問大義十條通六已上並答時務策三道）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文取華實兼舉策須義理愜當者爲通（舊例帖一小經并注通六已上帖老子兼注通三已上然後試雜文兩道時務策五條至開元二十五年依明經帖一大經通四已上餘如舊）凡明法試律令取識達義理問無疑滯者爲通（所試律令凡每部試十帖策試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凡明書試說文字林取通訓詁兼會雜體者爲通（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兼口試不限條數）凡明算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取明數造術辨明術理者爲通（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錄大義本條爲問）凡此六條求人之本必取精究理實而升爲第其有博綜兼學須加甄獎不得限以常科（開元二十五年敕明經進士中除所試外明經有兼明五經已上每經帖十通五已上口問大義十條疏義精通通五已上進士有兼通一史試策及口問各十條通六已上須加甄獎所司錄名奏聞其進士唱及第訖其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其明經口問仍須對同舉人考試其試宏文崇文生自依常式）其宏文崇文館學生雖同明經進士以其資蔭全高試取粗通大義（宏文崇文生習一大經一小經兩中經者習史記者漢書者東觀漢記者三國志者皆須讀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試十道取粗解注義經通六史通三其試時務策者皆須識文體不失問目義試五得三皆兼帖孝經論語共十條耳）太廟齋郎亦試兩經文義粗通然後補授考滿簡試其郊社齋郎簡試亦如太廟齋郎其國子監大成二十員取明經及第人聰明灼然者試日誦千言並口試仍策所習業十條通七然後補充各授散官依色（色舊唐書職官志作舊）令於學內習業以通四經爲限（其祿俸賜會准非伎術直例給業成者於吏部簡試孝經論語共試八條餘經各試八條問日一試灼然明練精熟爲通口試十通九策試十通七爲第所加經者禮記左傳毛詩周禮各加兩階餘經各加一階及第者放選優與處分不第者三年一簡九年業不成者解退依常選例業未成年未滿者不得別選及充餘使若經事故應敘日還令限上其先及第人欲加經及官人請試經者皆准此）（六典　舊唐書職官志全錄此文故不重載）

父子知舉者三家高錯子相于邵子允躬崔郾子瑤唯崔氏相去只二十年（南部新書）

常衮爲禮部判雜文榜後云他日登庸心無不銳通宵絕筆恨即有餘所放雜文過者常不過百人鮑祭酒防爲禮部帖經落人亦甚時謂之常雜鮑帖（傳載故實）

唐世科舉之柄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有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云執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間彼

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摭言作紓）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苰（登科記又作弘）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按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傪權公凡三榜共放

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紓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摭言合陸傪在貞元間時名最著韓公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為傪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而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於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於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舊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則傪之以人物為已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權公放榜時既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負公議而采人望蓋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為四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為犯分款公作權公碑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又云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踊相躡為宰相達官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梁肅及傪皆為後進領袖一時龍門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為當國者所忌乎韓公又有與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

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耶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進名以是觀之韓之留意人士可見也（容齋四筆）

吏部員外於南省試判兩節試後授春關謂之關試諸生謝恩其日稱門生謂之一日門生自此方屬吏部矣（摭言）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為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為之杜子美從劍南節度嚴武辟為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為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

朔稍稍太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啟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會希全物色騎啟倚梧桐而其題曰遣悶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爲推官有書上張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目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旨大略相似云（容齋續筆）

唐制常舉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揚拔擢名目甚衆則天廣收才彥起家拜中書舍人員外郎次拾遺補闕明皇尤加精選下無滯才

然制舉出身名望雖美猶居進士之下仕宦自進士而歷清貫有八儁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監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不入言此八者尤加儁捷直登宰相不要歷緒餘官也朋僚遷拜或以此更相譏弄舉人應及第者關檢無籍者不得與第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放榜章甫上書昨見榜云戶部報無籍者皆傳說無姓商后置於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雎改姓易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霸張良爲韓報讎變姓名而遊下邳漢高用之爲相則知籍者所以計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良德雖籍何爲所司不能奪特詔執政收之常舉外後有通五經明一史及獻文章并著述之輩或附中書考試亦同制舉（唐語林）

漢舉賢良自董仲舒以來皆對策三道文帝二年對策者百人晁錯爲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對策者亦百人公孫宏爲第一當時未有黜落法對策者皆被選但有高下爾至唐始對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間姜公輔等二十五人太和間裴休等二十三人（按當作二十二人）其下如貞元中韋執誼崔元翰裴垍等皆十八

人（按崔元翰榜祇十七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長慶中龐嚴等至少猶皆十四人（按龐嚴榜十六人）蓋自後周加試策論三道於禮部每道以三千字爲率本朝加試六論或試於秘閣掄選既精士無濫道（石林燕語）

京兆尹有生殺之柄然而清要之官多輕薄之目爲所由之司京國士子進士成名後便列清途屈指以期大用故事若登廊廟須曾揚歷於字人遂假途於長安萬年之邑或爲在東洛亦爲河南洛陽之宰數月之後必遷居閣下京尹不可伸也爾縣令初欲莅事須謁謝京尹皆異常待庭備鋪氈茵褥府吏引一人投刺於尹前云某邑令某姓名讚兩拜而已大尹降西廊迎之從容便就飯

會府中雖爲體例（中朝故事）

李唐設科舉以網羅天下英雄豪傑三百年間號爲得人者莫盛于進士當選時謂南宮主文爲座主朗登第進士爲門生上之人繇得士者曉事之人懷藻鑑之德揚揄品目至于終身敦尚恩紀子孫不替方其盛時爲官掄才志在公議不遺分契趨于篤厚得君子之高誼成風俗之佳事斯可尚矣厥後事變弊沿法生易奔競之風開請託之路善鑽者冒恥以苟得恬淡者抱屈而陸沈公道既淪私分亦薄徒習故事漫成佻浮故有受命公朝拜恩私室之論有識之士以爲不爲而病之（宋華鎭上門下許侍郎書）

唐文宗議貢舉曰子弟寒門但取實藝宰相李德裕對曰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其祖尚浮華不根實藝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自小便習舉業目熟朝廷間事臺閣儀範不教而自成寒士固不能習也夫治平之器曰政布政之具曰文守文之基曰道行道之夫曰士士之於政由左右手焉故有國之典先夫取士雖沿革異軌而同歸求碩之塗古者諸侯薦賢有三適之制射宮選士觀五善之節姬周受命文物明備郡吏獻賢能之書登於天府樂正論進士之秀升於司馬進士之名立矣禮賢之道廣矣暨六國行玉帛之聘兩漢立四科之選魏晉或表薦而登仕齊梁或版辟而起家故孝廉明經之科秀才茂才之舉限□限年之制射策待詔之選損益無常而察德觀言之規不妄設也李唐御統叛厥制度立進士之科正名也行辭賦之選從時也而天下之士誦詩書秉刀筆乘仁義之道而進朝廷闢場屋詔宗伯以方圓曲直而取名材大儒比比而有然詩賦之制非古也古者國風雅謂之詩不歌而頌謂之賦暨三季移統七雄覿武大道既隱正音去矣故少卿五字以敘別鄒孟四言以述祖陸謝勵鋒於晉宋任范治榮於齊梁詩之體失矣頌刺之義微焉若孫卿暢幽惻之意屈宋起迂誕之說相如閎衍以前導揚雄淫麗而後殿賦之體隳矣規諷之音

衰焉唐興文流愈甚前失執彫飾爲規矩正儷偶爲繩墨詩則協聲而合律賦則限韻而拘字爍然清才而不復質矣譬諸柏梁承明體猶若秦漢之於唐虞也故德裕許其浮華則可矣至於言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斯言之玷無乃甚歟夫諸侯襲封□功繼絕須子弟奉祭祀而爵及世也若其靡恃門閥之貴屈身士大夫之間講習仁義延接時譽有縉衣之美成作述之志雖寒士之賢弗可知也若其日尚輕浮之飾馳逐豪俠之伍以奢僭自大意氣相爍不知衣食之出而忘弓裘之業雖將相之世不可任也哀哉堂構之業多墜嗣興之賢甚寡若子弟不教而成則堯之丹朱舜之

商均皆可君天下也況父母之聖非教不行也國之治非目不熟也臣之員非師保之無功也何教之而不成目熟而不知保傅而無補哉蓋上智下愚之不移也故楊□說於史高毋薦乳母子弟王昔疾其驕驁請除任子之令則知子弟之才非專任之器也詩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書曰世祿之家鮮克有禮況朝廷崇爵豐祿設宗分職治亂之道不在它而在賢愚也子弟寒士賢治愚亂其揆一也然則子弟以嗣蔭而受祿士以歷試而須爵歷試之下黜陟章明故士之不肖者鮮矣至如傅說胥靡而與商呂望屠釣而王周管仲商販而霸齊由余戎狄而強秦斯皆歷試諸難

登將相之任誠不讓於子弟也故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矣易曰賁於邱園書曰野無遺賢則豈謂子弟邪若以寒士窘急衣食不能熟習德業則仲舒下帷兒寬帶經乃子弟邪若以寒士杜門閭巷不識闕朝儀範則仲尼正魯國之雅頌叔孫定漢家之儀制亦子弟邪夫志士之學也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將負周孔之戈而舂楊墨之喉以聖君之道左之生民之心右之誓消漓薄之器於太平之爐故遑遑然急於行道也雖九經之奧必由仁義之質載籍之廣必取禮樂之制前言往行燦燦在目立於朝無赧色無愧辭也書曰學古入官此之謂歟得士之道不其偉哉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於戲宰制天下代天工也當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發號令革襲因損頤指而行何不合言之有若以選舉之制雖失中道則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擇善而行斯可也苟謂辭賦非古則策以時務問以康濟非五經不得以對非常道不得以言則經緯之術宏達之材見矣而德裕以吉甫餘烈陟位國相知簡賢附勢之旨無幸制補袞之德而場屋之下英傑間出勳名相望欲騁材術專國政不可得矣故將壞貢舉以杜賢路進子弟以崇私黨俾朝廷之人無能傑出已右故宣宗制曰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洎參信書亦引親暱

斯乃扼其咽喉而中其膏肓矣厥有朱崖之貶以謝天下宜哉（夏竦集李德裕非進士論）

登科記考卷二十九

大興徐松

別錄中

昔三代建侯與今事異理道損益請自漢言之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因習而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撓其湻和實又長其佻薄自非識度超然時或孤秀其餘溺於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啟導性靈奬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略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一作問目）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鈔略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苦以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人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世而不登第者甚眾其事難其路險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援其秩序無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嘆待不才者何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本抑末啟昏窒明故士子舍學業而趨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訾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辦即又及秋正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糜費實甚非唯妨闕正業蓋亦隳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已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至援度遂至沒身使茲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闕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貴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關中煩耗其弊九也為官擇人唯才是待今選司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纔有小瑕莫不見棄故無能之士藉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繁雜因此偷濫其事百端故俗閒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

以息獘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其條例如後謹議（趙匡舉選議）

一立身入仕莫先於禮尙書明王道論語首百行孝經德之本學者所宜先習其明經通此謂之兩經舉論語孝經爲之翼助諸試帖一切請停唯令策試義及口問其策試自改問時務以來經業之人鮮能屬綴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於此取人故時人云明經問策禮試而已所謂變實爲虛無益於政今請令其精習試策問經義及時務各五節並以通四以上爲第但令直書事義解釋分明不用空寫疏文及務華飾其十節總於一道之內問之餘科准此其口問諸書每卷問一節取其心中了悟解釋分

明往來問答無所滯礙不用要令誦疏亦以十分通八以上爲第諸科亦准此外更通周易毛詩名四經舉加左氏春秋爲五經舉不習左氏者任以公羊穀梁代之其但習禮記及論語孝經名一經舉既立差等隨等授官則能否區分人知勸勉　一明法舉亦請不帖但策問義并口問准經業科　一學春秋者能斷大事其有兼習三傳參其異同商榷比擬得其長者謂之春秋舉策問經義并口問並准前　一進士習業亦請令習禮記尙書論語孝經并一史其雜文請試兩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試箋表論議銘頌箴檄等有資於用者不試詩賦其理通其詞雅爲上理通詞平爲次餘爲否其所試策於所習經史內徵問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其十節貴觀理識不用徵求隱僻詰以名數爲無益之能言詞不至陋鄙卽爲第　一其有通禮記尙書論語孝經之外更通道德諸經通元經孟子荀卿子呂氏春秋管子墨子韓子謂之茂才舉達觀之士旣知經學兼有諸子之學取其所長捨其偏滯則於理道無不該矣試策問諸書義理并時務其二十節仍與之言論觀其通塞　一其有學兼經史達於政體策略深致其詞典雅者謂之秀才舉經通四經或二禮或三家春秋兼通三史以上卽當其目其試策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

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談論以究其能　一學倍秀才而詞策同之談論貫通究識成敗謂之宏才舉以前三科其策皆詞高理備不可同於進士其所徵問每十節通八以上爲第　一其史書史記爲一史漢書爲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爲一史三國志爲一史晉書爲一史李延壽南史爲一史北史爲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爲一史　一天文律曆自有所司專習且非學者卒能尋究並請不問唯五經所論

並舉其大體不可不知　一每年天下舉人來秋入貢者今年九月州府依前科目先起試其文策通者注等第訖試官本司官錄事參軍及長吏連押其後其口問者題策後云口問通若干卽相連印縫並依寫解爲先後不得參差封題訖十月中旬送觀察使觀察使差人送都省司隨遠近比類須合程限省司重考定訖其入第者二月內符下諸道諸州追之還九月內盡到到卽貢試之其文策皆勘會書跡詞理與州試同卽收之僞者送法司推問其國子監舉人亦准前例　一諸色身名都不涉學昧於廉恥何以居官其餘試之時雖云試經及判其事苟且與不試同諸皆令習

孝經論語其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問答精熟知其義理並須通八以上如先習諸經書者任隨所習試之不須更試孝經論語其判問以時事取其理通必在責其重保以絕替代其合外州申解者依舉選例處分　一一經及第人選日請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上縣尉之類兩經出身授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緊縣尉之類用蔭止於此其以上當以才進四經出身授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之類五經授望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之類明法出身與兩經同資進士及三禮舉春秋舉與四經同者其茂才秀才請授畿尉之類其宏才請送詞策上中書門下請授諫官史官等禮經舉人若更通諸家禮論及漢以來禮儀沿革者請便授太常博士茂才等三科爲學既優並准五經舉人便授官其雜色出身人量書判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者加一等凡蔭除解褐官外不在用限　一其今舉人所習既從簡易士子趨學必當數倍往時每年諸色舉人主司簡擇常以五百人爲大限此外任收雜色（趙匡舉選人條例　選人條例不錄）

有司或詰於議者曰吏曹所銓者四謂身言書判今外州送判則身言闕失如何對曰夫身言者豈非洪範貌言乎貌謂舉措可觀

言謂詞說合理此皆才幹之士方能及此今所試之判不求浮華但令直書是非以觀理識於此旣蔽則無貌言斷可知矣書者非理人之具但字體不至乖越卽爲知書判者斷決百事眞爲吏所切故觀其判才可知矣彼身言及書豈可同爲銓序哉有司復詰曰王者之盛莫逾堯舜書稱敷納以言爲求才之通軌今以言爲後亦有說乎對曰夫敷納以言者謂引用賢良升於達位方將詢以庶政非言無以知之其唐虞官百咨命無幾下及小吏官長自求各行敷納事至簡易今吏曹所習輒數千人三銓藻鑑心目難溥酬喧競之不暇又何敷納之有乎其茂才以上學業既優可以

言政教授以試論近於數納矣有司復曰士有言行不差而闕於文學或顧有文學而言行未修但以諸科取之無乃未備對曰吏曹所銓必求言行得之既審然後授官則外州遴試未爲通矣今銓衡之下姦濫所萃紛爭劇於獄訟僞濫深於市井法罔致此無如之何豈若外州先試兼察其行苟居宅所在則鄰伍知之官司耳目易爲采聽古之鄉舉里選方斯近矣且今之新法以學舉者一經舉收以判選者直書可否可謂易矣修言行者必當敦固不能爲此餘何足觀若有志性過人足存激勸及躬爲惡行不當舉用者則典章已備但舉而行之耳有司復曰其有効官公清且有

能政以其短於詞判不見甄升無乃闕於事實乎對曰苟能如此最爲公器使司善狀國有常規病在不行耳但令諸道觀察使每年終必行褒貶不得僭濫則善不蔽矣問曰試帖經者求其精熟今廢之有何理乎對曰夫人之爲學帖易於誦誦易於講今口問之令其講釋若不精熟如何應對此舉其難者何用帖爲且務於帖則於義不專非演智之術固已明矣夫帖者童稺之事今方授之以職而待以童稺於理非宜有司復曰舊法口問並取通六今令通八無乃非就易之義乎對曰所習者少當務其精止於通六失在鹵莽是以然耳復曰舉人試策例皆五通今併爲一有何理乎對曰夫事尙實則有功徇虛則益寡試策五通多書問目數立頭尾徇虛多矣豈如一策之內併問之乎（趙匡舉選後論）

王者官人必覩國之要杜諸戸一其門安平則尊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夏殷周選士必於庠序非其道者莫得仕進是以誘人也無二其應之者亦一及周之末諸侯異政取人多方故商鞅慮之說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於是下令非戰非農不得爵位秦卒以是能并吞六國漢室干戈以定禍亂貴尙淳質高后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朝稱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雖門闌二三

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歲務立功名銳意四夷故權譎之謀設荆楚之士進軍旅相繼官用不足是以聚斂計料之政生設險興利之臣起番系嚴熊羆等經營作渠以通濟運東郭假孔僅建鹽鐵諸利策富者冒爵射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請官者徇私上下並求百姓不堪刓弊故巧法慘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作杜周減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擊敢殺彰而法先王之術習俎豆之容者無所任用由是術通秀穎之士不游於學游於學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時霍光問人疾苦不本之於太常諸生徵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

至於東漢光武好學不能施之於政乃躬自講經肅宗以後時或祖效尊重儒術不達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尙書雖用經術之士而不行經術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於東漢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立節之徒衆無何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以鎭伏甿庶非尙賢之術蓋尊尊之道於時聖人不出賢哲無位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其風彌盛舍學問尙文章小仁義大放誕談莊周老聃之說誦楚詞文選之言六經九流時習閱目百家三史罕聞於耳撮羣鈔以爲學總衆詩以爲資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爲業雖名重於當時而不達於從政故曰取人之道可以敦化周書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愼也原夫詩賦之意所以達下情所以諷君上上下情通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後理詞治不雅既不關於諷刺又不足以見情蓋失其本又何爲乎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閭里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以勳賞功以才莅職以才莅職是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官與人乖古者計人而貢士計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官無乏吏近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

者又十於士故士無官（後魏羽林士今爲騎軍功是也）官乏祿吏擾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除保傅將相餘盡專之州縣佐史則皆牧守選辟夫公卿者王相之所任也何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事也然則王司之所選者獨何內之吏公卿府之屬耳豈不寡哉所選既寡則爲得不精近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之內政決王朝一命免拜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遍何暇採訪賢良搜覈行能卽時皆共嗤其失而不知失之所以故備詳之又曰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長長者任之以大官短者任之以小職職與人相宜而功與事並理是以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近之任官其選之也略其使之也備一人之身職無不莅若委游夏以政事責冉季以文學也何其謬歟故人失其長官失其理是以三代之制家有代業國有代官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墨曰古之爲官代守其業朝夕思之一朝失業死則及焉是知業不代習則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人也昔羲氏和氏掌天地劉氏代擾龍籍氏代司吏庾氏庫氏代司出納制氏代司鑄鐘則其事也後代以代卿執柄益私門卑公室齊篡於田氏魯弱於三家革代卿之失而不復代業之制疇工廢敗其道浸微蓋爲此也故老子曰聖人常善救人故

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不善用人者譬若使驥捕鼠令鷹守肉驥之捕鼠終不可獲而千里之功廢矣鷹之守肉死有餘罪而攫撮之效沒矣夫裁徑尺之帛刻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刻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故構大廈者先擇木然後擇材理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守人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桷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理木者也（劉秩選舉論）

天王三京北都居一其風俗遠蓋陶唐氏之人歟襟四塞之要衝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劇鎮非賢莫居則陽曲丞王公神仙之胄也術其學鏡千古知周萬殊又若少府賈公以述作之雄也鼇弄筆海虎攫辭場又若石艾尹少公廊廟之器口折黃馬手揮青萍咸道貫於人倫名飛於日下實難抗屈承懷青霄劍有隱而氣衝七星珠雖潛而光照萬壑今年春皇帝有事千畝湛恩八埏大搜羣才以緝邦政而王公以令宰見舉賈公以王霸昇聞海激佇乎三千天飛期於六月必有以也豈徒然哉有從兄太原主簿舒才華動時規謀匠物乃戩翠森筵虹梁瓊羞霞開羽觴電舉然後抗目遠覽憑軒高吟汾河鏡開漲藍都之氣色晉山屏列橫朔塞之郊原屏俗事於煩襟結浮歡於落景俄而皓月生海來窺醉容黃雲出關半起秋色數君乃輟酌慷慨搖心促裝望丹闕而非遙揮玉鞭而且去白也不敏先鳴翰林幸叨玳瑁之筵敢竭麒麟之筆請各探韻賦詩寵行（李白秋日於太原南柵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應舉赴上都序）

孟子以鄉舉秀才射策甲科二十年矣同時中楊班者今或爵爲六官亞卿或形襜虎符秩二千石而孟子猶羸馬青袍客江潭閼遇與不遇何其參貿也然君子不患貧患業不修不患位下患道不行孟子言忠信行篤敬好學工文令名藹然今茲入關有司之喜也諸公展相遇之禮其肯不以推之挽之爲己任見三月四月

之交灃灞之間三睢飛鳴草木暢茂是吾子彈冠之時也二三子不可以不賦（獨孤及送孟評事赴上都序）

彼馳騖乎士林者鮮不爭九流之勝負衒三川之聲利而張侯獨以善閉關乃知純白內充天機外朗則塵垢糠粃所不能入癸巳歲六月始以出處之道問仕於余予灑然曰今四表文明八紘廣頓此志士所當發秀造而取青紫不奮不躍如休明何由是罷琴荷蓑投竿潯浦單車匹馬是日西上君子以爲知幾吾見垂天之雲不復顧北溟矣盍使居者歌吾子乎（獨孤及送張孫赴舉入關序）

計近代以來爵祿失之者久矣其失非他在四太而已何者入仕

之門太多代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大厚督責之令太薄請徵古制以明之管子曰夫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使人無游事而一其業也而近代以來祿利所出數十百孔故人多歧心疏瀉漏失而不可轉也夫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是以言入仕之門太多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位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丞相之子不得蠲戶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

高蔭子弟重承恩獎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是以言代胄之家太優先王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祿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人致理之憂雖風猷道義士伍爲貴其苦樂利害與農工商等不甚相遠也後代之士乃撞鐘鼓樹臺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臀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昇仙不仕者如沈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夫上之奉養也厚則下之徵斂也重養厚則上覬其欲斂重則下無其聊故非類之人或沒死以趣上構姦以入官非唯求利亦以避害也是以言祿利之資太厚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膺周舉爲刺史守令畏憚覩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夫豈不懷祿而安榮哉顧漢之法不可偷也自隋變選法則雖甚愚之人蟠蟠然第能乘一勞結一課獲入選敘則循資授職族行之官隨列拜揖藏俸積祿四周而罷因緣侵漁抑復有焉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腯而偃仰乎士林之間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爲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入之爲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還者爲官如此易享祿如此厚上法如此寬下斂如此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是以言督責之令太薄既濟以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使不才之人雖虛座設位假印綬於旁揖而進授之不敢受寬其征徭安其田里使

農商百工各樂其業雖以官誘之而莫肯易如此則規求之志不禁而息多士之門不扃而閉若上不急其令下不寬其徭而欲以法術遮列禁人奸冒此猶抔土以壅橫流也勢必不止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敘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何以言之且吏部之本存乎甲令雖曰度德居官量才授職計勞升秩其文具矣然考校之法皆在判書簿歷言詞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之則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此不失猶乖得人況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先朝數人以下

言之詳矣是以文皇帝病其失而將革焉夫物盈則虧法久終弊雖文武之道亦與時張弛五帝三王之所以不相沿也是以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及年代久遠訛失滋深至於齊隋不勝其弊凡所置者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復宜掃而更之無容循默坐守刓弊伏以為當今選舉人未土著不必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謹詳度古制折量今宜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俾宰臣進敘吏部得參議焉其

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悉委於四方結奏之成咸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王明目達聰逖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偽命之徒非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迨計大數十除八九則人少而員寬事詳而官審賢者不奬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除隋權道復古美制則眾才咸得而天下幸甚或曰當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既濟以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於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向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其理不益久乎夫議事以制不以權當徵其本末計其還遷豈時得時失之可言耶或曰帝王之都必浩穰輻輳士物繁合然後稱其大若權散郡國遠人不至則京邑索矣如之何又甚不然自古至隋數百千年選舉之任皆分郡國當漢文景武帝之時京師庶富百廛九市人不得顧車不得旋侈溢之盛亦云極矣豈待選舉之士

為其助哉又夫入有定土土無賸人浮冗者多則地著者少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烏聚雲合窮關中地力之產奉四方游食之資是以筋力盡於漕運薪粒方於桂玉是由斯人索我京邑而謂誰索乎且權分州郡所在辟舉則四方之人無有遐心端居尊業而祿自及祿苟未及業常不廢若仕進外絕要攢乎京惜時懷祿孰肯安堵必貨鬻田產竭家贏糧糜費道路交馳往復是驅地著而安為浮冗者也夫京師之冗孰與四方之實一都之繁孰與萬國之殷況王者當繫其天下豈廛閈之中校其眾寡哉或曰仕門久開入者已眾若革其法則舊名常調不足

以致身使中才之人進無所容退無所習其將安歸乎既濟以爲入繫賢愚業隨崇替管庫之賢既可以入仕則士之不肖甯愧乎出流從古以然非一代也故傳云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今士流既廣不可強廢但鍵其舊門不使新入峻其宦途不使濫登十數年閒新者不來而舊者耗矣待其人少然後省官夫人之才分各有餘裕自爲情欲所汨而未嘗藝焉引之則長勞之則短在勉而已故凡士族皆稟父兄之訓根聰明之性益以依倚官緒無遷淪墊溺之虞故循常不修名義罕立此教使然也若惟善是舉不才決棄前見爵祿後臨塗泥人懷憤激孰不騰進則中品之人悉爲長

材雖曰慎選擇之何適（沈既濟選舉議）

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宴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閒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爲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儁彥韜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爲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鉤黨私爲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慝嘲爲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沈既濟詞科論）

一或曰按國家甲令凡貢舉人本求才德不選文詞故律曰諸貢舉非其人者徒注云謂德行乖僻者也居州郡則廉使昇聞在朝廷則以時黜陟用茲懲勸足爲致理有司因循不修厥職寖以訛

謬使其陵頹今但修舊令舉舊政則人服矣焉用改作答曰州郡以德行貢士禮闈以文詞揀才試官以帖問求學銓曹以書判擇吏俱存甲令何令宜修且惟德無形惟才不器博之弗得聆之弗聞非在所知焉能辨用今禮部吏部一以文詞貫之則人斯遠矣使臣廉舉但得其善惡之尤者耳每道累歲罕獲一人至如循常諄諄蚩騃愚鄙者或身甚廉謹政爲人蔽者或諂爲姦濫秘不彰聞者一州數十人曷嘗聞焉若銓不委外任不責成不潔其源以道其流而以文字選士循資授職雖口誦律令手操斧鉞以臨其人無益也改之不可　一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史牋

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爲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板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賓貢亦不試練其退州佐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沈既濟選舉雜議　按録十條之二）

文章之道取士其來舊矣或材不兼行然其得之者亦已大半故筮仕之目以東堂甲科爲美談潁川陳侯以色養力行之餘輒工詩賦長波清瀾浩浩不窮初未覩止也屯田柳郎中爲予言之且

誦其佳句曰地偏雲自起月暮山更深及獲其卷又有過於是者踠驥騄楨干將恬然褫衣以否爲泰久矣今年秋驅車江濆獻賦京師叩予柴門愳然見別予以鄙略亦嘗志於文頃年迫知己之眷辱諸官命故每客有爲卿大夫所薦舉計偕者其於餞敷或論之以言今於陳侯猶前志也（權德輿送陳秀才應舉序）

取士以孝秀二科古道也家有兼者時論多之君之羣從皆以文藻射策或致位郎署今孝廉又以溫凊之餘力行居業業茂行修西遊太學吾知夫上第之後衣春服吟舞雩東還南徐拜慶堂下粲粲門子經術發身古人有俯拾地芥之說斯[illegible]鵠矣（權德輿送獨孤孝廉應舉序）

古者採詩以辯志升歌以發德繫於時風播爲樂章有不類者君子羞之令兄能泝其末流泳於深源志之所之不遷於物以爲洙泗弟子起予者商而又嘉回之屢空鄙賜之屢中故稽經食力耕於汝山之下環堵蓬茨若蔭華榱逸韻麗藻鏘然在聽去歲臨汝守首賢能之書貢於儀曹瞻言正鵠奮固則獲前此亦嘗失之矣退實無愠贏而不驕蓋能反諸己而已且用廉賈之道故也今將抵洛郊歷平陽與賢諸侯交歡假道然後自洛之汝燕居中林磅礴古昔務諸遠大鶯出幽谷鵬擊南溟將與羣從叔季復修異日

之賀豈止於今耶南宮郎有雅知兄者且與德輿爲僚徵詩貺別以附其志謹序（權德輿送從兄南仲登科後歸汝州舊居序）

清旭燕居有秀才鈕氏以儒者衣冠訪我於衡門之下用文一軸與刺偕至訪其行色則曰將抵賢二千石陸上饒然後自江而西射策上國且上饒以偉詞適氣待東南之士士至必循分加禮繇是褒衣之徒恥不登其門故殿中韓侍御元直工爲直詞嘗貺若以序故臨海守李君于從父戶部皆以文藝風騷爲師友又貺君以詩矧夫植文行於內親仁賢於外強學不倦潔己以進今茲行也以桂林一枝爲己任豈虛也哉辱徵不腆是用詞達（權德輿送鈕秀才序）

（信州陸員外便赴舉序）

益都有司馬揚王遺風生嘗瀕游西南覽其江山頗奮文辭嘆蜀解嘲四子講德之式及夫秀士升貢有司處之以上第時輩歸之以高名飄飄然有排大風摩青天之勢今歲後四月謝諸朋游輕騎東出且以五綵之服拜慶於庭闈榮哉孝乎是往也予將與生爲五湖之游矣今則繫在柱下不能奮飛送歸如何爲姚爲談大雅云敬愼威儀以近有德雖有雜佩不如此詩報而爲好以志少別（梁肅送韋十六進士及第後東歸序）

自三閭大夫作九歌於是有激楚之詞流於後世其音清越其氣淩厲吾友君貺者實能誦遺編吟逸韻所作詩歌楚風在焉初元之明年予與君貺兄洪俱參淮南軍事屬河外塵起羽書押至每沈迷簿領之際一見夫人清揚則煩襟洗如也又常愛其人也澹然其靜也曠然其適也泛然其無不與也且從賓薦之禮以赴揚名之期又見其志也秋氣云暮蕪城草衰亭皋一望烽戍滿目邊馬數聲心驚不已感離別於茲辰限鄉關於遠道孰曰有情而不歎息傷時臨岐者得無詩乎（梁肅送元錫赴舉序）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敬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鄉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與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衆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于大官也不爲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韓愈送牛堪序）

伯樂之廄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怪之士宜乎游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旣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游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韓愈送權秀才序）

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郴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之矣其十月吾

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耶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耶（韓愈送孟秀才序）

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鬬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頎然其長薫然其和

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耶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韓愈送陳秀才彤序）

居方足下承今冬以前明經赴調罷舉進士何顒且不沛逝而能復賦國家設尊官厚祿爲人民也爲社稷也在求其人非與人求在得其人非與人得唯道德膺厥求唯賢能膺厥得〻能事事而後見道德誠誠而後信苟須事事苟須誠誠則必委以務命以職從而艱之四海之大億兆之衆不可逢而委命之是用啟稍異之罰姑致其我樂而自耀者讀往載究前言則曰明經屬以辭賦以事則曰進士中夫程度者取政事最輕小者命以始又令公侯子孫卿大夫子弟能力役供給者曰千牛進馬三衛齋郎限以年月終亦試之其有成則陟陟不已乃尊乃厚其有敗則黜黜不已乃戮乃亡取之於諸科暫殊用之於諸科則一良未卽以進士賢而明經不賢也況目覩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于一命者有之

明經諸色入仕須與而踐卿相者有之忠與孝相生君與父相階於家美卽於國良爲閭門重則爲朝廷倚此古昔聖賢絕慮萬不失一之得也僕忝居方交遊自貞元之初於今十有三祀熟得居方之爲人年纔弱冠行跡如此豈徒生哉得之以道爲美爲倘不得以道爲同爲憲時之令人豈不善歟（歐陽詹與鄭伯義書）

諸侯歲貢俊才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觀光之舉白露肅物青天始高雲迴鴻盤言遵永途吾觀夫雄心銳志將領能事則泰山壤谷不盡其力何東堂一枝南荆一片足塵其慮耶勉哉陳侯有其才奏其試知其成矣（歐陽詹送陳八秀才赴舉序）

三折肱爲良醫予五升詞場四遭擠擯是以竊知乎文則洪氏子舉秀才前後勝負予得而度夫子黼黻之性加好勤苦之節紡績墳典組織篇什觀經緯機杼則重錦纈段日日當成今年秋貢士果居首薦歌鹿鳴以飲餞想鵬搏而飭駕金欲求鍛玉將就磨光銳穎耀朝夕以冀迴雁賓海秋風落山雖難別離向慶無恨中鵠餘矢猶思再發升冬元月期會於闕下（歐陽詹送洪儒卿赴鄉舉序）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首薦於闕下古者相觀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典爲用鮮或克兼讓侯升俊造於天子遣之日唯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胾肉元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浹酒不使飲則獻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醨致王人乎德行而賢者仁未伊浹才者歎未我交其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既修乃加之以宴餚移已膳醴出家醞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軒勝境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梓之禮執賓主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還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算而儀形有肅鏘鏘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盈歧非其親懿則其閭里皆內訟而暫遷善焉於戲行其敎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扇而戶吹公斯宴則風移敎行其間矣貫盡心竭誠奉主化民

之宰也煙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咐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而昭吾人恭儉於嘉亭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棠賴官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參和潁川陳詡邑人濟陽蔡沼佐贊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甿幸鼓微聲先八人者鳴摔豆伺徹時在公之側覩眾君子之作遂從卜商之後書其旨爲首序（歐陽詹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爲良弓文學爲敢矢規爵祿猶眾侖密彀持滿溯風豈繳者數矣有措栝之妙而無雙鶴之獲報弓牧覩歸究其術繇是跡愈屈而名愈聞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鵠在庭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予以西余爲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劉禹錫澤宮詩引）

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耻不爲也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甯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

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皇甫湜答李生第一書）

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賦不是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

浮豔聲病爲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

始湜於江陵望見王膠而異之知其爲膠又說其膠名之不凡然未之論不忍而問諸膠乃稱曰膠之爲言猶牢固也膠痛今之人其始之心以利同其始之交以利遷將固吾初心與吾交勿以利遷將固吾心與吾交猶懼醉睡病昏之時忽然而忘故以膠自名欲吾造次顛沛起居寤問記吾心守與交也膠以進士舉進士尤輕其流懼混然與之化懼書紳銘坐之怠疏故以膠自名其始望見膠而異之又悅其名而爲之交又悅其言誠其意耳又悅其與吾業同遂大悅之徵其文學乃出累百篇其歌詩高處用古人其錄述詞壯而有奇然後吾與膠見其才之全其爲人之誠也今侍郎韓公余之舊知將薦膠而未果於而行敘以先之（皇甫湜送王膠序）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諸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八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子爲人軻

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郡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余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齎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偏致書於臺省故人[illegible]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書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於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

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持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白居易代書）

古之取士得明經爲清選近世卽爲進士亞之叔父獨謂古道可恃乃曰我儒世家也當勤經策義取高第耳業之三貢果得中遂理槀言歸亟思以賀爲高堂之壽嗟乎斯古孝廉之職叔父盡之無媿耳及東出都命諸子亞之譔序詩以贊行云（沈亞之送叔父歸覲序）

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屬未雜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脅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

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閔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入闕烏有不心躬嘿禮翳冠統以待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絀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爲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者邪豈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爲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忌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廬山（劉軻重與陸賀虞書）

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焦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讐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

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夫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於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彄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

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懷蔿氏生蔿賈孫叔敖薳啟疆薳子馮薳掩薳罷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碁楚國爲覇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爲强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

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冑裔書於史氏爲偉人者不可勝數不知論聖賢才能于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元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爲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爲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元義皆進士也後爲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摧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冑戰死儀革廢武后召元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裴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强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

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爲狄公爲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爲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爲相殿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禦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爲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元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産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元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元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

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爲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元宗朝號爲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元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元宗好書尙古封中太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黜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論老宿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人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附此蜀亦叛吳亦

叛其他未叛者皆髙下其目孰視朝廷希覘强弱而施其所爲司空公始相憲宗嚴權倖之機号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出兵士拔取沈潞谷還其官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劓賊於洛師脅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爲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于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蓋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傅說命高宗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故殷道復興鴻鴈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爲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公佐元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遒茂較無雁士況有誠則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儁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爲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求還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懼（杜牧上宣州高大夫書）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謹治友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治天下惡有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況有千人皆以聖人爲師眠而食一無其他雖議論是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況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肯懼道不行則不肯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成其名不肯未所喜懼衛不公耶故取之甚易耳盧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郎主一家骨肉之饑

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丐得百錢尺帛囊而聚之使其僕負以歸饒之士皆憐之能辯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爲余留睦七十日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丐矣（杜牧送盧秀才赴舉序）

夫物不得以時而發其發必熾風行溪谷颼颼習習即不得遂作必飃忽源泉混混然隄防陂畜波抉墊佚亦不可遏其於人也亦然穎川陳君學積乎勤藝高乎專喪家逆歎志用不通鬱然而居者有年矣累爲運帥賓禮貢之天子齎咨唶鳴輒以窮盡今年稍

始克偕計吏厖勉上道久憤湮鬱一旦決發若風波之得宣洩吁可當耶名光耀乎天庭聲飛馳乎海浦其在此行矣然君子學道以循祿端己以售道不肯枉尺以蘄尋直況突梯滑稽以苟得與君其勉之樵弱弓蓬矢難以安彀徒譽君之引滿强勁指期命中於行不能無述（孫樵送陳生舉進士序）

禹畫九州列其輕重舉賢用才咸在其中故周官司馬得俊造之名乃進於天子謂之進士又天子於射宮以擇諸侯所貢之士若善者乃受上賞不善者黜爵其次削地得預於射宮以射諸侯之義而爲諸侯所舉者重所用者大漢法每州若干戶歲貢若干人

吏以籍上聞計州里之大小材之多少謂之計籍人主親試所通經業策問理優深者乃中高第有行著鄉里辟選自古而然漢世得人於斯爲盛國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貢士於京師天子制策考其功業辭藝謂之進士已歷於行實矣其後以郎官權輕移之於禮部大率以三場爲試初以詞賦謂之雜文復對所通經義終以時務爲策目雖行此擢第又不由於文藝矣唯王公子弟器貌奇偉無才無藝者亦冠於多士之首然相士之道備嘗聞之行門閥清貴者有狀骨卿相者有容貫秀麗者有才藻可尚者有權勢抑取者有朋友力盛者機權抗衡詞辨雄壯臧否由己昇沈在心摯衆必集其門若見公相來交請友識面爲難動必有應遊必有從密處隱合深誠重約朱門甲第之間鬼神不能知者盡知之雖名臣碩德高位重權可以開闔之可以搖動之可以傾覆之有司畏之不敢不與之者言泉疾於波瀾舌端利若鋒鋩所排殁九泉所引昇霄漢默默無言衆必謂之長者發中心病時皆目之寃人秋風八月鞍馬九衢神氣揚揚行者避路視富貴若咳唾視州縣如奴僕亦不獨高於貴胄亦不賤彼孤介得其術者捨耒耜而取公卿乖其道者抱文章而成痼疾朝廷取士之門於斯爲最賁世以來多非其人明廷無策問之科有司亡至公之道登第之人

其辭賦皆取能者之作以玉易石羊質虎皮（闕）抱憤之人汨沒塵土天九重高不可以叫加以浮薄之子遞相唱和名第之中以隻數爲上賤其雙數以甲乙爲貴輕彼兩科題目之閒增其異名至於傅粉熏香服飾鞍馬之費多致匪人成於牧宰取資貨以利輕肥朋黨比周交遊酒食亂其國政於斯爲盛竊願明君賢臣悉力同心大革其弊復以經明行修爲急所謂斥彼浮華敦其茂實儒風免墜不失取士之道（牛希濟貢士論）

君子所以章灼當時熀耀來裔者必曰進士擢第畿尉釋褐斯道也中朝令法雖百王不移者也自興歷中興百度漸具能與此美

者今始見張郭二生矣則知九例之勢千里之行凝雲迷日未可量也鉉也不佞生於先賢之後進在二子之前此美不兼可以興忌然有事同而時異請試論之噫詞場陻廢五十年矣故老之言議殆絕後生之視聽懵然今百辟有司達於郡國吏徒見擬廷公府中一尉耳焉知其餘哉而二君子調高才逸年少氣盛將以俊造之業自重責人以既廢之禮又將以堯舜之道爲用議政於俗吏之間如是將與時大乖矣嗚呼彼衆我寡或者難以勝乎君子之道無施不可舒之彌四海卷之在掌握日磾見奇於牧馬陽元知名於水碓彼二人卽公輔大器也豈以恥辱爲累哉愚願二君子反己正身開懷戢耀無望人以不知無彊人以不能如斯而已矣今天子重文好古諸生懷才待用所以羣生未蒙福者上下之勢殊中有阻耳大易之義物不終否否極必泰泰之時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君臣相合然後事業遠矣吾以爲斯道之復不遠吾子其勉之句曲仙鄉廣陵勝地多難將弭春物將華琴棋詩酒足以爲適贈言之旨盡於斯焉（徐鉉送張佖郭貢二先輩序）

登科記考卷三十

別錄下

大興徐松

鴻鵠振羽翮翩翻飛入帝鄉朝鳴集銀樹暝宿下金塘日月天門近風煙夜路長自憐窮浦雁歲歲不隨陽（劉希夷餞李秀才赴舉）

太清聞海鶴遊子引鄉眄聲隨羽儀遠勢與歸雲便青桂春再榮白雲暮來變遷飛在禮儀豈復淚如霰（王昌齡送劉昚虛歸取宏詞解）

自從歸楚客不復掃荊扉劍共丹誠在書隨白髮歸舊游經亂靜後進識君稀空把相如賦何人薦禮闈（劉長卿送馬秀才移家京洛便赴舉）

故人西奉使胡騎正紛紛舊國無來信春江獨送君五言凌白雪

六翮向青雲誰念滄洲吏忘機鷗鳥羣（劉長卿送路少府使東京便應制舉）

適賀一枝新旋驚萬里分禮闈稱獨步太學許能文征馬望春草行人看暮雲遙知倚門處江樹正氛氳（劉長卿送孫瑩京監擢第歸蜀覲省）

吾觀鷦鷯賦君負王佐才惜無金張援十上空歸來棄置鄉園老翻飛羽翼摧故人今在位岐路莫遲回（孟浩然送丁鳳進士赴舉呈張九齡）

十五綵衣年承歡慈母前孝廉因歲貢懷橘向秦川四座推文舉中郎許仲宣泛舟江上別誰不仰神仙（孟浩然送張參明經舉兼向涇州覲省）

獻策金門去承歡綵服違以吾一日長念爾聚星稀昏定須溫席寒多未授衣桂枝如已擢早逐雁南飛（孟浩然送洗然弟進士舉）

魯客向西笑君門若夢中霜凋逐臣髮日憶明光宮復羨二龍去才華冠世雄平衢騁高足逸翰凌長風舞袖拂秋月歌筵聞蚤鴻送君日千里良會何由同（李白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

秀才何翩翩王許回也賢暫別廬江守將遊京兆天秋山宜落日秀水出寒煙欲折一枝桂還來雁沼前（李白同吳王送杜秀芝赴舉入京）

明經有清秩當在石渠中獨往宣城郡高齋謁謝公寒原正蕪漫夕鳥自西東秋日不堪別淒淒多朔風（韋應物送五經趙隨登科授廣德尉）

建業控京口金陵款滄溟君家臨秦淮傍對石頭城十年自勤學一鼓遊上京青春登甲科動地聞香名解褐皆五侯結交盡羣英

（按羣英一作時英）六月槐花飛忽思尊榮親跨馬出國門丹陽返柴荊楚雲引歸帆淮水浮客程到家拜親時入門有光榮鄉人盡來賀置酒相邀迎閑眺北顧樓醉眠湖上亭月從海門出照見茅山青昔爲帝王州今幸天地平五朝變人世千載空江聲元元告靈符丹洞獲其銘皇帝受玉冊羣臣羅天庭喜氣薄太陽祥光徹窅冥奔走朝萬國崩騰集百靈王兄尙謫宦屢見秋雲生孤城帶後湖心與湖水清一縣無諍辭有時開道經黃鶴垂兩翅徘徊但悲鳴（按但悲鳴一作悲且鳴）相思不可見空望牛女星（岑參送許子擢第歸江甯拜親因寄王昌齡）

井上桐葉赤灞亭卷秋風故人適戰勝走馬歸山東問君今年（按君

（今年一作君如今）三十幾能使香名滿人耳君不見三峰直上五千仞見君文章亦如此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辭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䌽紫綬御史鐵冠重繡衣喬生作尉別來久因君爲問平安否魏侯校理復何如前日人來不得書陸渾山下（按山下一作山水）佳可賞蓬閣閒時日應往自料青雲未有期誰知白髮偏能長壚頭青絲白玉瓶別時相顧酒如傾（一作酒初醒）搖鞭舉袂忽不見千樹萬樹空蟬鳴（岑參送魏叔虹擢第歸東都因懷魏校書陸渾喬潭）

槐葉蒼蒼柳葉黃秋高八月天欲霜青門百壺送韓侯白雲千里連嵩邱北堂倚門望君憶東歸扇枕後秋色洛陽才子能幾人明年桂枝是君得（岑參送韓巽入都覲省便赴舉）

當年最稱意數子不如君戰勝時偏許名高人共聞半天城北雨斜日灞西雲科斗皆成字無令錯古文（岑參送王伯倫應制授正字歸）

巴江秋月新閣道發征輪戰勝真才子名高動世人工文能似舅擢第去榮親十月天官待應須早赴秦（岑參送嚴詵擢第歸蜀）

時輩似君稀青春戰勝歸名登郄詵第身著老萊衣稱意人皆羨還家馬若飛一枝誰不折棣萼獨相輝（岑參送薛彥偉擢第東歸）

去馬疾如飛看君戰勝歸新登郄詵第更著老萊衣漢水行人少巴山客舍稀向南風候暖臘月見春輝（岑參送蒲秀才擢第歸蜀）

送爾姑蘇客滄波秋正涼橘懷三箇去桂折一枝將湖上山當舍天邊水是鄉江村人事少時作捕魚郎（岑參送滕亢擢第歸蘇州拜親）

粟官就賓薦時輩詎爭先盛業推儒行高科獨少年迎秋見衰葉餘照逐鳴蟬舊里三峰下開門古縣前（李嘉祐送嚴二擢第東歸）

清秀過終童攜書訪老翁以吾爲世舊憐爾繼家風淮岸經霜柳關城帶月鴻春歸定得意花送到東中（李嘉祐送張惟儉秀才入舉）

當年貴得意文字各爭名齊唱陽春曲唯君金玉聲懸黎寶中出高價世難掩鴻羽不低飛龍津徒自險直矜鸚鵡賦不貴芳桂枝少俊蔡邕許長鳴唐舉知梁城下熊軾朱戟何暐耀才子欲歸寧棠花已含笑高門知慶大子孝覺親榮獨攬還珠美寧惟問絹情離筵不盡醉摻袂一何早馬蹄西別輕樹色東看好行塵忽不見惆悵青門道（錢起送李四擢第歸覲省）

湖山不可厭東望有餘情片玉登科後孤舟任興行月中嚴子瀨花際楚王城歲暮雲皋鶴聞天更一鳴（錢起送虞說擢第東遊）

南風起別袂心到衡湘間歸客楚山遠孤舟雲水閑愛君採蓮處花鳥連家山得意且寧省人生難此還（錢起送虞說擢第南歸覲省）

林表吳山色詩人思不忘向家流水便懷橘綵衣香滿酌留歸騎前程未夕陽愴茲江海去誰惜杜蘅芳（錢起送褚瑑擢第歸吳覲省）

行人臨水去新詠復新悲萬里高秋月孤山遠別時掛帆嚴子瀨
酬酒敬亭祠歲晏無芳杜如何寄所思（錢起送楊皞擢第歸江南）
多才白華子初擅桂枝名嘉慶送歸客新秋帶雨行離人背水去
喜鵲近家迎別贈難爲此衰年畏後生（錢起送鄭巨及第後歸覲）
幾年深道要一舉過賢關名與元珠出鄉宜晝錦還蓮舟同宿浦
柳岸向家山欲見甯親孝儒衣稚子斑（錢起送李棲桐道舉擢第還鄉省侍）
大學三年聞琢玉東堂一舉早成名借問還家何處好玉人含笑
下機迎（錢起送張參及第還家）
西去意如何知隨貢士科吟詩向月路驅馬出煙蘿晚色寒蕪遠

秋聲候雁多自憐歸未得相送一勞歌（皇甫曾送鄭秀才貢舉）
儒衣羞此別去抵漢公卿賓貢年猶少篇章藝已成臨流惜暮景
話別起鄉情離酌不辭醉西江春草生（皇甫曾送裴秀才貢舉）
鄉家不識鬬雞翁閉戶能齊隱者風顧步曾爲小山客成名因事
大江公一身千里寒蕪上單馬重裘臘月中寂寂故園行見在暮
天殘雪洛城東（韓翃送王府張參軍附學及第東歸）
充賦名今遂安親事不違甲科文比玉歸路錦爲衣海運同鵾化
風帆若鳥飛知君到三逕松菊有光輝（獨孤及送虞秀才擢第歸長沙）
入貢列諸生詩書業早成家承孔聖後身有魯儒名楚水通榮浦

春山擁漢京愛君方弱冠爲賦少年行（皇甫冉送孔黨赴舉）
公車待詔赴長安客裏新正阻舊歡遲日未能銷野雪晴花偏自
犯江寒東溟道路通秦塞北闕威儀識漢官共許郄詵工射策恩
榮請向一枝看（皇甫冉送錢唐路少府赴制舉）
寂寞柴門掩經過柱史榮老夫甯有力半子自成名柳映三橋發
花連上道明械書到別墅郢曲果先成（嚴維酬諸侍御喜王宇及第見賀不遇之作）
鄱陽中酒地楚老獨醒年芳桂君應折沈灰我不然洛橋浮逆水
關樹接非煙唯有殘生夢猶能到日邊（顧況送韋秀才赴舉）
鄉賦鹿鳴篇君爲貢士先新經夢筆夜纔比棄繻年海雨沾隋柳

江潮赴楚船相看南去雁離恨倍潸然（耿湋送郭秀才赴舉）
洛水橋邊雁影疏陸機兄弟駐行車欲陳漢帝登封草猶待蕭郎
寄內書（李益中橋北送穆質兄弟應制戲贈蕭策）
年少通經學登科尚佩觿張馮本名士蔡廓是佳兒鞍馬臨岐路
龍鍾對別離寄書胡太守清與故人知（司空曙送王使君小子孝廉登科歸省）
見誦甘泉賦心期折桂歸鳳雛皆五色鴻漸又雙飛別思看衰柳
秋風動客衣明朝問禮處暫覺雁行稀（劉商送李元規昆季赴舉）
秋色生邊思送君西入關草衰空大野葉落露青山故國煙霞外
新安道路間碧霄知己在香桂月中攀（冷朝陽送唐六赴舉）

隋堤望楚國江上一歸人綠氣干橋蘚青風萬里春試才初得桂

汩渚背傷蘋拜手終悽愴恭承中外親（李端送楊皐作一縣擢第歸江東）

聖朝殊僕令才子少登科每見先鳴早常驚後進多獨居方寂寞

相對覺蹉跎不是通家舊頻勞文舉過（李端贈趙神童）

長長南山松短短北澗楊俱承日月照幸免斤斧傷去年與子別

誠言暫還鄉如何棄我去天路忽騰驤誰言有雙目識貌不識腸

豈知心內乖著我蘚蘿裳尋君向前事不欺今異翔往往空室中

膚脲說珪璋十年居此溪松桂日蒼蒼自從無佳人山中不輝光

靈藥所留藥亦焚舊草堂還君誓已書歸我學仙方既為參與辰

各願不相望始終名利途愼勿權答殃（王建山中寄及第故人）

四海重貢獻琛賮稱至珍聖朝開禮闈所貴集嘉賓若生在世間

此路出常倫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憧憧車馬徒爭路長安塵

萬目視高天昇者得苦辛況子當少年丈人在咸秦出門見宮闕

獻賦侍朱輪有賢大國豐無子一家貧男兒富邦家豈為榮其身

煌煌文明代俱幸生此辰白顧非國風難以合聖人子去東堂上

我歸南澗濱願君勤作書與我山中鄰（王建送薛蔓應舉）

杏花壇上授書時不廢中庭趁蝶飛暗寫五經收部帙初年七歲

著彩衣秋堂白髮先生別古卷青襟舊伴歸獨向鳳城持薦表萬

人叢裏有光輝（王建送司空神童）

客路商山外離筵小暑前高文常獨步折桂及斷年關國通秦限

波濤隔漢川叨同會府選分手倍依然（武元衡送魏正則擢第歸江陵）

商山路接玉山深古木蒼然盡合陰會府登筵君最少江城秋至

肯驚心（武元衡送魏正則擢第歸江陵）

馬蹄聲特特去入天子國借問去是誰秀才皇甫湜吞吐一腹文

八音兼五色主文有崔李郁郁為朝德青銅鏡必明朱絲繩必直

稱意太平年願子長相憶（馬異送皇甫湜赴舉）

貢士去翩翩如君最少年綵衣行不廢儒服代相傳曉月經淮路

繁陰過楚天清談遇知己應訪孝廉船（權德輿送韓孝廉侍從赴舉）

儒衣風貌清去抵漢公卿賓貢年猶少篇章藝已成臨流惜暮景

話別起鄉情離酌不辭醉西江春草生（權德輿送裴秀才貢舉）

衛多君子爵多儒七歲聞天笑舞雩光彩春風初轉蕙性靈秋水

不藏珠兩經在口知名小百拜垂髫稟氣殊況復元侯旌爾善桂

林枝上得鴉雛（楊巨源送司徒童子）

春色華陽國秦人此別離驛樓橫水影鄉路入花枝日暖鶯飛好

山晴馬去遲劍門當石險棧閣入雲危獨鶴心千里貧交酒一卮

桂條攀偃蹇蘭葉藉參差旅夢驚蝴蝶殘芳怨子規碧霄今夜月

惆悵上峨嵋（陳羽西蜀送許中庸歸秦赴舉）
五陵春色泛花枝心醉花前遠別離落羽（洛羽王荆公百家詩選作落第）恥爲關
右客成名空羨里中兒都門雨歇愁分處山店燈殘夢到時家住
洞庭多釣伴因來相質話相思（陳羽送友人及第歸江東）
月沒天欲明秋河尚疑白皚皚積光若耿耿橫虛碧南斗接北辰
連空濛鴻洞浮高天蕩蕩漫漫皆晶然實類平蕪流大川星爲潭
底珠雲是波中煙雞唱漏盡東方作曲渚蒼蒼曉霜落雁叫疑從
清淺驚鳧飛似在滄洄泊并州細侯直下孫才應秋賦懷金門念
排雲漢將飛翻仰之躑躅當華軒夜來陪餞歐陽子偶坐通宵見

深旨心知慷慨日昭然前程心在青雲裏（歐陽詹賦得秋河曙耿耿送郭秀才應舉）
驚禽一辭巢棲息無少安秋扇一離手流塵蔽霜紈故侶不可追
涼風日已寒遠逐杜陵士別盡平生歡逐客無印綬楚江多芷蘭
因居暇時遊長鋏不復彈閱書南軒霽紅蕖清夜闌高境身外寂
一杯腹中寬伊昔元宗朝冬卿冠鵷鸞肅穆升內殿從容領儒冠
游夏無措詞陽秋垂不刊至今羣玉府學者空縱觀世人希德門
獨若攀峰巒之子尚明訓鏘如振琅玕一旦西上書斑衣拂征鞍
荆臺宿暮雨漢水浮春瀾君門起天中多士如星攢煙霞覆雙闕
抃舞羅千官清漏滴銅壺仙厨下雕槃熒煌仰金榜錯落濡飛翰

古來才傑士所嗟遭時難一鳴從此始相望青雲端（劉禹錫送牟秀才道沖赴制舉）
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今成一丈夫
坎坷愁風塵長裾來謁我自號廬山人道舊與撫孤悄然傷我神
依依見眉睫嘿嘿含悲辛永懷同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二君子
齊飛凌煙旻曲江一會時後會已凋淪況今三十載閱世難重陳
盛時一已過來者日日新不知搖落樹重有明年春火後見琮璜
霜餘識松筠蕭風乃獨秀武部亦絕倫爾今持我詩西見二重臣
成賢必念舊保貴在安貧清時爲丞郎氣力侔陶鈞乞取斗升水

因之雲漢津（劉禹錫送張盥赴舉）
裴作久在風塵裏氣勁言高少知己注書曾學鄭司農歷國多於
孔夫子往年訪我到連州無窮絕境終日遊登山雨中試蠟屐入
洞夏裏披貂裘白帝城邊又相遇斂翼三年不飛去忽然結束如
秋遵自稱對策明光宮人言策中說何事掉頭不答看飛鴻彤庭
翠松迎曉日鳳銜金榜雲間出中貴腰鞭立傾酒宰臣委佩觀搖
筆古稱射策如彎弧一發偶中何時無由來草澤無忌諱弩力滿
挽當亭衢憶得當年識君處嘉禾驛後聯牆住垂鉤釣得王餘魚
踏芳共登蘇小墓此事今同夢想間相看一笑且開顏老大希逢

舊鄉里爲君扶病到方山（劉禹錫送裴處士昌禹應制舉）

誰憐相門子不語望秋山生長綺紈內辛勤筆硯間榮親在名字好學秉官班佇俟明年桂高堂開笑顏（劉禹錫送李友路秀才赴舉）

朝服歸來晝錦榮登科記上更無兄壽觴每使曾孫獻勝境長攜衆妓行雙鏁據鞍時驍健殷勤把酒尙多情凌寒卻向山陰去衣繡郎君雪裏行（劉禹錫贈致仕滕庶子先輩帽獻耆人）

宋日營陽內史孫因家占得九疑村童心便有愛書癖手指今餘把筆痕自握蛇珠辭白屋欲憑雞卜謁金門若逢廣坐問羊酪從此知名在一言（劉禹錫送周魯儒赴舉）

又被時人寫姓名春風引路入京城知君憶得前身事分付鶯花與後生（劉禹錫答張侍御賈喜再登科後自洛赴上都贈別）

湘中才子是劉郎望在長沙住桂陽昨日鴻都新上第五陵年少讓清光（劉禹錫贈劉景擢第）

渤澥滄海氣結成黃香才幼齡思奮飛弱冠遊靈臺一鶚顧喬木衆禽不敢猜一驥騁長衢衆獸不敢陪遂得會風雨感通如雲雷至矣小宗伯確乎心不回能令幽靜人聲實喧九垓卻憶江南道祖筵花裏開春風不能別別罷空徘徊（孟郊送黃構擢第後歸江南）

一意兩片雲暫合還卻分南雲乘慶歸北雲與誰羣寄聲千里風相喚聞不聞（孟郊舟中喜遇從叔簡別後寄上時從叔初擢第歸江南郊不從行）

長安車馬道高槐結浮陰下有名利人一人千萬心黃鵠多遠勢滄溟無近潯怡怡靜退姿泠泠思歸吟菱唱忽生聽芸書迴望深淸風散言笑餘花綴衣襟獨恨魚鳥別一飛將一沈（孟郊感別送從叔校書簡再登科東歸）

夙駕送舉人東方猶未明自謂出太早已有車馬行騎火萬低影街鼓參差聲可憐早朝者相看意氣生日出塵埃飛羣動互營營營營各何求無非利與名而我常晏起虛住長安城春深官又滿日有歸山情（白居易早送舉人入試）

莫羨蓬萊鸞鶴侶道成羽翼自生身君看名在丹臺者盡是人間修道人（白居易酬趙秀才贈新登科諸先輩）

子有雄文藻思繁齠年射策向金門前隨鸑鷟登霄漢卻望風沙走塞垣獨憶忘機陪出處自憐何力繼飛翻那堪兩地生離緒蓬戶長扃行旅喧（李逢吉送令狐秀才赴舉）

顏子將才應四科料量時輩更誰過居然一片荊山玉可怕無人是卞和（李涉送顏覺赴舉）

自說軒皇息戰威萬方無復事戎衣卻教孫子藏兵法空把文章向禮闈（李涉送孫堯夫赴舉）

青門珮亂客推木書風流名在鄉背貢心期月殿遊平沙大河急

細雨二陵秋感此添離恨年光不少留（鮑溶送王損之秀才赴舉）

羅刹樓頭醉送君西入京秦吳無限地山水半分程海上煙霞濕

關中日月明登科舊鄉里當爲改嘉名（姚合送李秀才赴舉）

重重吳越浙江潮刺史何門始得消五字州人唯有此四鄰風景

合相饒橘村籬落香潛皮竹寺虛空翠自飄君去九衢須說我病

成疏嬾趨朝（姚合送盛秀才赴舉）

篇章動玉京墜葉滿前程舊國與僧別秋江龍釣行馬過隋代寺

檣出楚山城煙近嵩陽宿渭聞瀑布聲（鄭巢送人赴舉）

去住跡雖異愛憎情不同因君向帝里使我厭山中故友多朝客

新文盡國風藝精心更苦何患不成功（章孝標山中送進士劉蟾赴舉）

登唐科第語唐音望日初生憶故林鮫室夜眠燈火冷蜃樓朝泊

曉霞深風高一葉飛魚背潮淨三山出海心想把文章合夷樂蟠

桃花裏醉人參（章孝標送金可紀歸新羅）

世路（闕二字）久嗟君進取身十年雖苦志萬里託何人處困非乖道

求名本爲親惟應（闕二字）意先與化龍鱗（朱慶餘送友人赴舉）

野店正紛泊繭蠶初引絲行人碧溪渡繫馬綠楊枝苒苒跡始去

悠悠心所期秋山念君別惆悵桂花時（杜牧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

故人別來面如雪一榻拂雲秋影中玉白花紅三百首五陵誰唱

與春風（杜牧送李羣玉赴舉）

省事卻因多事力無心翻似有心來秋風郡閣殘花在別後何人

更一杯（杜牧送趙十二赴舉）

長樂遙聽上苑鐘綵衣稱慶桂香濃壁機始擬誇文賦不覺雲間

有士龍（李商隱贈孫綺新及第）

此去幾般榮登科鼎足名無愁入南巷高價聳東京衒對嵩山碧

庭來洛水聲門前桃李樹一徑已陰成（劉得仁送高湘及第後東歸覲叔）

何曲舊宅眞自庫日月英旣摘擻擯氣安無神仙名松桂邇迴色

與君相送情（[illegible]乾膺送高遂赴舉）

金榜前頭無是非平人分得一枝歸正憐日暖雲飄路何處宴迴

風滿衣門掩長淮心更遠渡連芳草馬如飛茂陵自笑猶多病空

有書齋在翠微（薛逢李先輩擢第東歸有贈送）

千峰歸去舊林塘溪縣門前卽故鄉曾把桂誇春里巷重憐身稱

錦衣裳洲迷翠羽雲遮檻露濕紅蕉月滿廊就養舉朝人共羨清

資讓卻校書郎（趙嘏送陳嘏登第作尉歸覲）

見君先得意希我命還迴不道才堪並多緣藝其同鶴鳴荒苑內

魚躍夜潮中若問家山路知連震澤東（顧非熊送友人及第歸蘇州）

春月三改兔花枝成緑陰年光東流水浩歎傷羈心酌桂煙嶼晚鳩鳴江草深良圖一超忽萬恨空相尋上國刈翹楚才微甘陸沈撫鐙假貧女有淚沾牛衣衡岳三麒麟各振黃鍾音卿雲被文彩芳價播詞林夫子芸閣英養鱗湘水潯情沙踏蘭菊隱几當青岑明月洞庭上悠揚扑離襟停觴一搖筆聊寄生芻吟（李羣玉將離澧浦置酒野餞奉餞沈正字昆弟三人聯登高第）

幾年辛苦與君同得喪悲歡盡是空猶喜故人先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三春月照千山道十日花開一夜風知有杏園無路入馬前惆悵滿枝紅（温庭筠春日將欲東歸寄新及第苗紳先輩）

同家楚天南相識寡鄭西古來懸弧義豈顧子與妻攜手踐名場正遇公道開君榮我雖黜感恩同所懷有馬不復贏有奴不復飢滿岸秋草綠卻是還家時青門一瓢空分手去遲遲期君轍未平我車繼東歸（劉駕送友人擢第東歸）

學古既到古反求鑒者難見詩未識君疑生建安前海畔豈無家終難成故山得失雖由命世途多險艱我皇追古風文柄付大賢此時如爲君果在甲科間晚達多早貴舉世咸爲然一夕顏卻少雖病心且安所居似淸明扮櫳起新煙高情懶行樂花盛僕馬前歸程不淹留指期到田園香醪四鄰熟霜橘千株繁肯憶長安夜論詩風雪寒（劉駕送人登第東歸）

相憂過已切相賀似身榮心達無前後神交共死生承家吾子事登第世人情未有通儒術明時道不行（李頻喜友人屬圖南及第）

因爲太學選志業徹春闈首領諸生出先登上第歸一榮猶未已具慶且應稀縱馬行青草臨岐脫白衣家遙楚國寄帆對漢山飛知己盈華省看君再發機（李頻送太學史康仁及第南歸）

粉闈深鎖唱同人正是終南雪霽春閑繫長安千匹馬今朝似減六街塵（司空圖省試詩）

豈易及歸榮辛勤致此名登車思往事迴首勉諸生路繞山光曉

帆通海氣清秋期卻閑坐林下聽江聲（張喬送友人及第歸江南）

都堂公試日詞翰獨超羣品秩台庭與篇章聖主聞鄉連三楚樹縣對九華雲多少青門客臨岐共羨君（張喬送麗百篇之任青陽縣尉）

東風日邊起草木一時春自笑中華路年年送遠人（張喬送人及第歸海東）

（按張喬又有送賓貢金夷吾奉使歸本國詩則此及第者當即金夷吾也）

得水蛟龍失水魚此心相對兩何如敢辭今日須行卷猶喜他年待薦書松桂也應情未改萍蓬爭奈跡還疏春風不見尋花伴遙向青雲泥子虛（李山甫賀友人及第）

腰劍囊書出戶遲壯心奇命兩相疑麻衣盡舉一雙手桂樹只生

三兩枝黃祖不憐鸚鵡客誌公偏賞麒麟兒叔牙憂我應相痛回首天涯寄所思（李山甫赴舉別所知）

鼓聲聲裏尋詩禮戈戟林間入鎬京好事盡從難處得少年無向易中輕也知貴賤皆前定未見疏慵遂有成吾道近求稀後進善開金口答公卿（李咸用送譚孝廉赴舉）

秋風昨夜滿瀟湘衰柳殘蟬思客腸早是亂來無勝事更堪江上揖離觴澄潭躍鯉搖輕浪落日飛鳧趁遠檣漁父不須探去意一枝春晝月中央（李咸用送黃賓于赴舉）

城名年少日就業聖人書擢桂誰相比籝金已不如東城送歸客

秋日待征車若到清潭畔儒風變里閭（方干送李恬及第後還貝州）

南行無俗侶秋雁與寒雲野趣自多愜鄉名人共聞吳山中路斷浙水半江分此地登臨慣攄情一送君（方干送王羽登科後歸江東）

天遣相門延積慶今同太廟薦嘉賓柳條此日同誰折桂樹明年爲爾春倚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鳳城塵由來不要文章得要且文章出眾人（方干送弟子伍秀才赴舉）

君辭舊里一年期鑿至心身亦自知尊盡離人看北斗月寒驚鵲繞南枝書迴冊市砧應絕棹出村潭菊未衰與爾相逢終不遠昨聞祕監在台墀（方干送葉秀才赴舉兼呈呂少監）

自古主司看薦士明年應是不參差須憑吉夢爲先兆必恐長才偶盛時北闕上書衝雪早西陵中酒趁潮遲鄒說可要真消息只向春前便得知（方干送王霖赴舉）

用心精至自無疑千萬人中似汝稀上國纔將五字去全家便待一枝歸西陵柳路搖鞭盡北固潮程掛席飛想見明年榜前事當時分散著來衣（方干送吳彥融赴舉）

御題百首思縱橫半日功夫舉世名羽翼便從吟後出珠璣續向筆頭生莫嫌黃綬官資小必料青雲道路平才子風流復年少無愁高臥不公卿（方干贈孫百篇）

聖世科名酬志業仙州秀色助神機梅眞入仕提雄筆阮瑀從軍著綵衣晝寢不知山雪積春遊應趁夜潮歸相思莫訝音書晚鳥去猶須疊日飛（方干寄台州孫從事百篇登科時捷）

求仙不在鍊金丹輕舉由來別有門日晷未移三十刻風騷已及四千言宏才尚遣居卑位公道何曾雪至冤斂板塵中無恨色應緣利祿副晨昏（方干贈上虞胡少府百篇）

相看不忍盡離觴五兩牽風速去檣遠驛新砧應弄月初程殘角未吹霜越山直下分吳苑淮水橫流入楚鄉珍重鄒家好兄弟明年祿位在何方（方干送稽陵王少府赴舉）

華鹿歌中別酒催粉闈星彩動昭回久經離亂心應破乍覩昇平眼漸開顧我昔年悲玉石憐君今日蘊風雷龍門盛事無因見費盡黃金老隗臺（羅隱送章碣赴舉）

平楚干戈後田園失耦耕艱難登一第離亂省諸兄樹沒春江漲人繁野渡晴閑來思學館猶夢雪窗明（鄭谷送太學顏明經及第東歸）

苦辛垂二紀擢第御霑裳春牓（闕九字）名登塔昔讌宴為花忙好事東歸日高槐蕊半黃（鄭谷賀進士駱用錫登第）

習讀在前生僧談足可明還家雖解喜登第未知榮時果曾霑賜春闈不挂情燈前猶惡睡寤語讀書聲（鄭谷贈劉神童殿輔）

得意御恩尋舊跡新街未切向蘭臺吟看秋草出關去逢見故人隨計來勝地昔年詩板在清歌幾處郡筵開江湖易有淹留興莫待春風落庾梅（鄭谷送進士吳延保及第後南遊）

丹霞照上三清路瑞錦裁成五色毫波浪不能隨世態風鶯應得入吾曹秋山晚水吟情遠雪竹風松醉格高預想明年騰躍處龍津春碧浸山桃（鄭谷送進士韋序赴舉）

孤吟望至公已老半生中不有同人達兼疑此道窮只應才自薄豈是命難通倘激搏溟勢期君借北風（崔塗喜友人及第）

歸捷中華第登船鬢未絲直應天上桂別有海東枝國界波窮處鄉心日出時西風送君去莫慮到家遲（杜荀鶴送賓貢登第後歸海東）

家林滄海東未曉日先紅作賦諸蕃別登科幾國同遠聲魚呷浪層氣蜃迎風鄉俗稀攀桂爭來問月宮（張蠙送友人及第歸新羅）

十問九通離義林今時登第信非常亦從南院看新牓旋束春關歸故鄉水到吳門方見海樹侵閩嶺漸無霜知君已遂平生願日與交親醉幾場（黃滔送人明經及第東歸）

兩篇佳句敵瓊瑰憐我三清道路開荊璞獻多還得售桂堂恩在敢輕回花繁不怕尋香客榜到應傾賀喜杯知爾苦心功業就早攜長策出山來（黎承贊喜弟承檢登科）

門外報春榜喜君天子知舊愁渾似雪見日總消時塔下牡丹氣江頭楊柳絲風光若有分無處不相宜（曹松覽春榜喜孫郃成名）

桂枝博得鳳棲枝歡覲家僮舞翠微僧向瀑泉聲裏賀鳥穿仙掌指間飛休停硯筆吟荒廟永別燈龍赴鎖闈騷雅近來顛喪甚送君傍覺有光輝（李洞送鄭先輩歸覲華陰）

獻策赴招攜行宮積翠西挈囊秋卷重轉棧晚峰齊踏月趨金闕拂雲看御題飛鳴豈回顧獨鶴困江泥（李洞龍州送人赴舉）

未老鬢毛焦心歸向石橋指霞辭二紀吟雪遇三朝達席頻登相分廊尚祝堯迴時舊行侶免使負蒿樵（李洞出山覲春牓）

成名郊外掩柴扉樹影蟬聲共息機積雨暗封青蘚徑好風輕遊

白練衣嘉魚始賦人爭誦荆玉頻收國自肥獨坐公廳正煩暑

吟新詠見元徵（徐鉉和印先輩及第後獻座主朱舍人郊居之作）

春闈為罷啼歸慶浙煙西郡守招延重鄉人慕仰齊橘青逃暑寺

茶長隔湖溪乘暇知高眺微應辨會稽（無可送邵錫及第歸湖州）

漢家招秀士峴上送君行萬里見秋色兩河傷遠情王師出西鎬

虜寇避東平天府登名後迴看楚水清（皎然峴山送裴秀才赴舉）

春風洞庭路搖蕩暮天多衰疾見芳草別離傷遠波詩名推首薦

賦用擬前科數日聞天府山衣製芰荷（皎然太湖館送殷秀才赴舉）

名在諸生右家經見素風春田休學稼秋賦出儒宮別路殘雲溼

離情晚桂叢明年石渠署應繼叔孫通（皎然送張孝廉赴舉）

諸侯權削地選士皆不羈休隱脫荷芰將鳴矜羽儀甲科爭玉片

詩句擬花枝君賀三楚秀承家有清規（皎然送陳秀才赴舉）

豈謂江南別心如塞上行苦雲搖陣色亂木攬秋聲周谷雨未散

漢河流尚橫春司遲爾策方用靜妖兵（皎然送李少賓赴舉）

周也曾言志明君則事之中興今若此須去更何疑志列秋霜好

忠言劇諫奇陸機遊洛日文舉薦衡時虎跡商山雪雲痕岳廟碑

夫君將潦倒一說向探知（貫休送高九經赴舉）

冬暮雨霏霏行人喜可稀一階（闕）夜雪亞聖在春闈馬疾頭童遠

山荒凍葉飛（闕）師無一事應見麗龜歸（貫休送黃賓于赴舉）

年年屈復屈惆悵曲江湄自古身榮者多非年少時空囊投刺遠

大雪入關遲來歲還公道平人不用疑（貫休送葉蒙赴舉）

憶昨送君詩平人不用疑吾徒若不得天道即應私塵土茫茫曉

麟龍草草騎相思不可見又是落花時（貫休聞葉蒙及第）

主聖臣賢日求名莫等閒直須詩似玉不用力如山草白兵初息

年豐駕已還憑將安養意一說向曾顏（貫休送陳秀才赴舉兼寄韓舍人）

得桂為邊辟翩翩頗合宜嫖姚留不住晝錦已歸遲畫側花藏虎

湖心浪撼恭終朝雖項下共禮漆身師（貫休送友人及第後歸台州）

幾載阻兵荒一名終不忘還衝猛風雪如畫冷朝陽句好慵將出

甕空祁不忙明年公道日去去必穿楊（貫休送盧秀才應舉）

見心知命好一別隔煙波世亂無全士君方擬大科早隨鑾輅轉

莫戀蜀山多必貢安時策忠言奈爾何（貫休聞友人駕前及第）

兩河兵火後西笑見吾曹海靜三山出天空一鶚高賃居槐摻屋

行卷雪埋袍他日如相覓栽桃近海濤（貫休送鄭準赴舉）

詩業務經綸新皆意外新因知登第榜不著不平人句得孤舟月

心飛九陌塵明年相賀日應到曲江濱（貫休送李頻赴舉）

捧桂香如紫禁煙遠鄉程徹巨鼇邊莫言掛席飛連夜見說撫風卽數年衣上日光眞是火島傍魚骨大於船到鄉必遇來王使與作唐書寄一篇（貫休送新羅人及第歸）

九重方側席四海仰文明好把孤吟去便隨公道行梁園浮雪氣汴水漲春聲此日登仙衆君應最後生（齊己送孫鳳秀才赴舉）

分有爭忘得時來須出山白雲終許在清世莫空還驛樹秋聲健行衣雨點斑明年從月裏滿握度春關（齊己送人赴舉）

槐花館驛暮塵昏此去分明吏部孫才器合居科第首風流幸是搢紳門春和洛水清無浪雪洗高峰碧斷根堪想都人齊指點列

仙相次上崑崙（齊己送韓蛻秀才赴舉）

煙霄已遂明經第江漢重來問苦吟託興偶憑風月遠忘機終在寂寥深千篇未聽常徒口一字須防作者心此日與君聊話別老身難約更相尋（齊己送吳先輩赴京）

兩上東堂不見春文明重去有誰親曾逢少海尊前客舊是神仙會裏人已遂風雲催化羽卻將雷電助燒鱗明年自此登龍後迴首荊門一路塵（齊己送相里秀才赴舉）

雲峰滿目放春晴歷歷銀鉤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魚玄機遊崇眞觀南樓覩新及第題名處）

政府奏議二卷

據元本重雕

吳昌碩篆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目錄卷上

治體

荅手詔條陳十事

再進前所陳十事

奏乞下審官院等處應官員陳訴定奪進呈

奏乞定奪在京百官差遣等第

奏乞差官看詳投進利見文字

奏乞救濟陝西飢民

奏乞罷陝西近裏州軍營田

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

奏乞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奏乞差官陝西祈雨等事

奏爲災異後合行䟽決刑獄等六事

荅手詔五事

奏乞重定三班審官院流内銓條貫

奏議尹洙轉官

續奏乞於職官令錄中舉充京官知縣

奏爲赦後乞除放祖宗朝欠負

奏乞指揮國子監保奏武學生及令經略部署司講說兵書

奏爲置官專管每年上供并軍須雜物

奏乞兩府兼判

再奏乞兩府兼判

奏乞令兩府詳議百官起請條貫如何經久即令施行等事

奏議葬荊王

奏議許懷德等差遣

奏重定臣僚奏薦子弟親戚恩澤

奏重定職田頃畝

奏重定臣僚轉官及差遣體例

奏乞於陝西河東沿邊行贖法

奏災異後合行四事

奏贖法等三事

卷下

邊事

奏陝西河北攻守等策（一和策　二陝西守策　三陝西攻策　四河北備策）

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陝西八事　河北五事）

奏元昊求和所爭疆界乞更不問

奏爲陝西四路入中糧草及支移二稅

奏論陝西兵馬利害

奏乞陝西主帥帶押蕃落使

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

奏乞拒契丹請元昊和約

奏爲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

奏乞將邊任官員三年滿日乞特轉一資

奏乞重定戰功賞格

奏乞編錄沿邊部署司條貫宣勑

奏乞差新轉京官人充沿邊知縣
奏乞免關中支移二稅却乞於次邊入中斛㪷
奏乞許陜西四路經略司回易錢帛
奏策試方略等人各與沿邊差遣
奏乞減武臣充提刑及令樞密院三班選人進呈
奏乞揀選往邊上屯駐兵士
奏乞揀沿邊年高病患軍員
奏乞於散直等處揀有武勇心力人

薦舉

奏為薦胡瑗李覯充學官
奏邊上得力材武將佐弟等姓名
再奏乞蔣偕轉官知原州

奏乞舉雷簡夫充邊上通判
奏舉姚嗣宗充學官
奏馬懷德乞轉閤門祗候青澗城都監
奏乞酬獎張信
奏乞差宣撫副使
再奏乞名試前所舉館職王益柔章岷蘇舜欽
奏殿直王貴等
奏杜曾張沔
奏乞張去惑許元
奏杜杞等充館職
奏乞將所舉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
雪滕宗諒張亢
再奏雪張亢
奏辨陳留移橋
奏為劉滬董士廉修水洛城乞委魚周詢等勘鞫
奏葛宗古

雜奏

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邊郡
奏乞互換巡邊
奏乞免參知政事錫賚
再奏乞免錫賚
奏避蔡稟嫌
奏乞選差河北州縣官員
奏乞在京并諸道置醫學

奏乞名募兵士捉殺張海等賊人
奏乞指揮管設捉殺賊兵士
奏乞發兵往荊南捉賊
奏乞差人部送吳遵路家屬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目錄終

光緒甲戌
思賢遊家
歲寒堂刊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上

治體

荅手詔條陳十事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為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曽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寖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朝建官至少尚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為帝範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為也衆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鄙猥人莫歯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紀綱之壊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壊而不葺則王者失賢不肖混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陛下旰昃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正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長為占據有虛食廪禄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負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歳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尋常而出者祗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須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句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對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句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

交割句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句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句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覲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以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寮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為上信納者自有特恩改遷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沈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羨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為衆所許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為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

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勲勞著聞于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遺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庭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名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

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秘閣自書研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回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三等品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名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畫時彈劾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賢為有德行能為有道藝）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太廟之寳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以重其事也卿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趍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最為至要內歐陽脩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校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扞格不能創習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以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說七通者為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為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能復考校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生平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鄉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第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宣兩地參校然後御前放榜此為至當內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

聖意宣放其考按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等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来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之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今来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令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盛明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强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扵衆者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共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内銓今日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扵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

先厚禄厚禄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禄不輟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漸緐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代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禄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扵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茍朝夕到官之後必来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争利既非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贓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姦吏豪民得以侵暴扵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柰何由丁制禄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思深慮遠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贓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内而輕外窘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扵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扵為郡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

又將來陞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桒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桒粟帛常貴江浙諸路歲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于賦斂歲伐桒棗鬻而為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虚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糴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豐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太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虚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勑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桒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須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

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末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虚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强梗邊備未足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進奔便可直趍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為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聽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

一郊天子齋戒衮冕謁見宗廟乃祀上帝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閒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于寛賦歛減傜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内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廵狩之禮察諸侯善惡觀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廵狩之禮不可復

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曰重命令臣聞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準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摇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覩國家每降宣敕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旣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

審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内并近輔州府名募强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號為强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名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强兵節財之要也俟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放此漸可施行聖慈留意八曰減傜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户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緐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户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户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户七萬五千九百餘户仍置一十九縣（主户五萬七百客户二萬五千二百）

鞏縣七百户偃師一千一百户逯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冣為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為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為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榷酤關征之利兼人烟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存之邑其所存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俟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為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者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者管亦減役十餘户但少傜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曰覃恩信臣竊覩國家三年

理寺句明會法律官負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為制敕然後須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勑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撿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科斷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再進前所陳十事

臣前兩次所上共十事曾奉聖旨更進一本今寫錄進納

一曰明黜陟為重定文武百官磨勘將以約濫進責實效

使天下政事無不舉也二曰抑僥倖為重定文武百官奏蔭及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將以革濫賞省冗官也三曰精貢舉為天下舉人先取履行次取藝業將以正教化之本育鄉士之材也四曰擇官長為舉轉運使提點刑獄并州縣長吏將以正綱紀去疾苦救生民也五曰均公田為天下官吏不廉則曲法曲法則害民請更賜均給公田既使豊足然後可以責士大夫之廉節庶天下政平百姓受賜也六曰厚農桑為責諸道溝河并修江南野田及諸路陂塘仍行勸課之法將以救水旱豐稼穡強國力也七曰修武備為四方無事京師少備因循過日天下可憂請密定規制相時而行以衛宗社以寧邦國也八曰減徭役為天下徭役至繁請依漢光武故事併合縣邑以省徭役庶寬民力也九曰覃恩信為赦書內宣布恩澤未嘗施行并請放先朝欠負以感天下之心也十曰重命令為制書忽而行違者請重其法以行天子之命也臣之所陳蓋欲周悉故言辭之間有涉細碎而於國體甚大乞聖慈再加詳覽一一行之則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

奏乞下審官院等處應官員陳訴定奪進呈

臣竊見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或理會勞績或訴說過犯或陳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罷者則朝廷便有指揮內中書樞密院未見根原文字及恐審官三班院流內銓別有條例難便與奪者多批送逐司為見批送文字別無與奪便不施行号為送煞以此官員使臣三五度進狀不能結絕轉成住滯臣欲乞特降聖旨今後京朝

官使臣選人等進狀理會勞績訴雪過犯陳乞差遣朝廷未有與奪指揮只批送審官三班院流內銓者仰逐司主判子細看詳如內有合施行者即與勘會具條例情理定奪進呈送中書樞密院再行相度別取進止如不可施行亦仰逐司告諭本人知委所貴逐司主判各揚其職事無漏落亦免官員使臣選人等重疊進狀紊煩聖聽

奏乞定奪在京百司差遣等第

臣竊見內諸司并百司顯有緊慢高下事體不同令来臣僚不拘官職大小各取便乞句當紊亂綱紀深屬未便欲乞特降指揮令入內內侍省定奪內中諸司高下等第令三司定奪在京百司高下等第各合係何等官職及合入何差遣人勾當既定高下等第則陳乞之人不敢踰越所

責百司有倫不至輕授

奏乞差官看詳投進利見文字

臣竊見天下官員使臣諸色人日有投進幷奏到利見文字中書樞密院以公事文字至多不暇子細看詳其中須有民閒利濟及干邊機可行之事恐有漏落雖自來曾差兩制臣僚各有主判去處不得精專動經歲時不能與奪臣欲乞特降聖旨權扵館閣選差官二員就近置局看詳官員使臣諸色人所投進及奏到利見文字內有合行事件兩府臣僚更加詳酌逐旋取旨施行所貴下情盡達庶政有補其看詳官每季或半年一替所看文字須旋旋了當不得交割後人所有機密文字即兩府依舊自行更不送看詳官處

奏乞救濟陝西飢民

臣等竊見陝西永興軍同耀華州陝府等處今夏災旱得雨家晚民閒秋稼甚無所望官中倉廩亦無積貯若不作擘畫即百姓大段流移殍亡者衆兼軍食闕絶臨時轉漕不及臣等欲乞朝廷速降指揮委本路都轉運使孫沔速相度上件州軍向去救濟飢民及辦給軍食有何次第如難爲擘畫即便扵黄河内搬輦自京以來斛斗往彼應副仍速行相度沿路如何計綱即不至艱阻事狀聞奏候到乞朝廷早賜施行慶曆三年七月四日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罷陝西近裏州軍營田

臣等竊見陝西昨來興置營田本欲助邊以寬民力除沿邊有空閑膏腴地土處可以開墾外其近裏州縣官吏不

能體朝廷之意將遠年瘠薄無人請佃逃田抑勒近鄰人户分種或令送納租課又自來人户租佃官莊地土每畝出課不過一二斗今亦勒令分種每畝須收數斗致貧户輸納不前州縣追擾無時暫暇緣人户自用兵以來科率勞弊至扵己業尚多荒廢實無餘力更及營田其所出租課多是抱虛送納切覩編勑指揮不得將逃户田土抑勒親鄰佃蒔蓋恐害民況今歲災旱尤甚理當優卹不可非理煩擾使之重困臣等欲乞特降指揮應陝西近裏州軍營田一切廢罷如元係租佃即令依舊額出課如元係遠年瘠薄逃田舊稅額重無人請佃者即與減定稅額名人請佃所貴疲民受賜歸感睿仁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

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爲重得其人則致化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慎國家承平以來不無輕授應知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二三謬政者十有七八國家詔令程式天下一體何則能政之處民必蒙福謬政之下民常受弊非國家法令之殊蓋牧宰賢愚之異也今四方多事民日以困窮將思爲盜復使不才之吏臨之賦役不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卹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若不急扵求人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深憂也然自來雖曾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扵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勑一道令扵通判內舉成

資已上一員充知州知縣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簿尉中舉有出身三考已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職官知縣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已上之人充京官知縣仍於勑明言所薦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臣竊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乹耀等九州軍公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切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盖爲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盖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地官有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厨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而已大體且今贍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況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員並無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得錢壹伯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饗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搔擾戶民殊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己俸買物罰民愈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廢公用錢處並令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況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事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當緘默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官陝西祈雨

臣今月五日至華州華陰縣入西嶽廟燒香切見本廟有老醫官一員監當其廟廷闊遠舍屋甚多只有剩員一十四人盡是老年病患供應洒埽不前在國家崇奉五嶽之意似非嚴謹今來關中大旱永興同華陝虢以來無二三分秋苗粟米每斗一百五十文足兼鄉村無可收糴人心嗷嗷賊盜不少欲乞聖慈選精謹使命至西嶽廟專行祭告并於陝西靈湫等處祈雨澤以救生民仍乞要轉運使一員赴西嶽廟點檢廟貌祭器法物并添差兵士洒埽防護所貴崇奉之禮不至廢墜

奏為灾異後合行疎決刑獄等六事

臣今早親聞德音謂復有灾異當修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臣今條奏數事皆陛下增修明德之要一齋誠發誠特降詔命明言灾變屢見敢不罪己祗畏以告中外羣臣同心修省二遣使四方疎決刑獄非害人者悉從減降三詔天下州縣長吏訪問民間孤獨不能存活者特行賑卹四詔逐處籍出陣亡之家察其寡弱別加存養五邊陲之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本家六詔諸處欠負已該赦恩除放者官

司更不得催理違者官吏科違制之罪遇赦不原仍差近臣置司與奪陛下力行此數事下悅民心上荅天戒昔商中宗桑穀共生於朝懼而修德撫綏百姓三年而歸者十六國号為中興陛下今日因災修德則福及兆人道光千載天下幸甚

荅手詔五事

臣等伏奉六月一日手詔云云臣等各蒙獎用待罪二府不能燮理彌縫致化天下過煩聖慮特降德音上以宗廟為憂下以生靈為念臣等不任慚恐戰汗死罪詔旨謂今用何人鎮彼西方臣等思之今元昊遣人到闕名體稍順其如戎人難信止可權宜如翻覆未寧則當擇節制之帥若和好且合亦須藉鎮撫之才經度邊陲以防来患見選人具名聞奏次詔旨謂民之困弊財賦未強臣等議之國家章五代諸侯之暴奪其威權以度支財用自贍天下之兵歲月既深賦斂日重邊事一興調率百端民力愈窮農功愈削水旱無備稅斂不登減放之數動踰百萬今方選擧良吏務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而更嚴著勉農之令使天下官吏專於勸課百姓勤於稼穡數年之間大利可見又山海之貨本無窮竭但國家輕變其法深取於人商賈不通財用自困今須朝廷集議從長改革使天下之財通濟無滯又減省冗兵量入以出則富強之期庶有望矣詔旨謂軍馬尚多何得精當近韓琦范仲淹所上備邊文字內有河北五六事陝西七事精擇兵馬及攻守之策已在其中臣等見商量施行次詔旨謂將臣不和如

何制樞密院先因許懷德張亢不協曾指揮戒勵然將佐之中性情不類愛惡相攻全在主帥別白撫遏隨才任用使各得其所則怨惡不生故長帥之才不敢輕易選用詔旨謂躁進之徒宜塞奔競臣等謂躁進懷貪之人何代無之由朝廷辨明而進退之如責人實效旌人靜節貪冒者廢之趨附者抑之如此則多士知勸各生廉讓之心

奏乞重定三班審官院流內銓條貫

臣竊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來條貫極多逐旋衝改久不刪定主判臣僚卒難詳悉官員使臣莫知涯涘故司屬高下頗害至公欲乞聖慈特降指揮選差臣僚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員同共看詳重行刪定畫一聞奏付中書樞密參酌進呈別降勅命各令編成例策施行

奏議尹洙轉官

臣竊見尹洙才業操行搢紳所推由臺閣進用便可直入兩制若邊城驟遷則有未便緣去年春是太常丞在路分都監許遷張肇之下去年秋轉司諫管句經略司公事遷在鈐轄安撫之上才方半年若就除待制又遷在部署狄青之上既不因功勞又不改路分偏受寵擢衆情非便於體未安如須合進擢即今將入夏邊上無事且乞召尹洙赴闕令條奏邊事觀其陳述可采即與改職却令馳往邊上亦未為晚既因召沃面受殊恩邊臣聞之不為越次

續奏乞於職官令錄中擧充京官知縣

臣近與韓琦上言乞擇擧主令逐人於通判中擧知州一

負於知縣中舉通判一負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負官蒙降勑至密院入遞次臣看詳勑頭名署臣等上言於理未便欲乞只作朝廷憂勞之意特選臣僚舉官其體甚重仍乞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負下添入或於職官令録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計添一十九字庶無遺才

奏為赦後乞除放祖宗朝欠負

臣伏覩國家每一降赦萬人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將欠負之人依舊替責桎梏老幼籍沒家產既失大信且虧至仁蒙聖恩已差楊日嚴王質與三司詳定不係侵欺盜用該赦欠負次臣舊曾在三司定放欠負見滑州酒務有少欠雜物係專副四十餘界計八十来年登戴少數又不顯侵欺其勾當人亡殁年深只追貧弱子孫理納並不知祖父如何少欠似此剋剝傷民豈陛下愛育生靈之德臣欲特出聖意應祖宗朝天下欠負更不問侵欺盜用並與除放如省司更不舉行許三司知次第人陳告干繫人吏並坐違制決停告事人與轉一資諸處承受施行官吏並科違制之罪

奏乞指揮國子監保明武學生令經略部署司講説兵書

臣竊聞國家興置武學以来苦未有人習藝或恐英豪隱晦耻就學生之列儻久設此學無人可教則慮外人窺覘謂無英材於體未便欲乞指揮國子監不須明立武學之名如學生中有好習兵書者令本監官負保明委是忠良之人即容令聽讀臣切見邊上甚有弓馬精強諳知邊事之人則未曾習學兵書不知為將之體所以未堪拔擢欲乞指揮陝西路河東逐路經略司於將佐及使臣軍負中揀選識文字的有機智武勇久遠可以為將者取三五人令經略部署司參謀官負等密與講説兵馬討論勝策所貴邊上武勇已著之人更知將略或因而立功則將来有人可任即不得聲張多教人數

奏為置官專管每年上供并軍須雜物

臣竊見兵興以来天下科率如牛皮筋角弓弩材料箭幹鎗幹膠鰾翎毛漆蠟一切之物皆出於民謂之和買多非土產之處素已難得既稱軍期動加刑憲物價十倍吏辱百端輸納未前如負重罪一年之中或至數四官中雖給價直豈能補其瘡痍蓋是國家不為素備禍及生民伏望聖慈委三司選差官并有行止心力司屬三五人別置一司專管天下科率應副每年合要上供并軍須雜物先勘會諸處見在數目置簿拘管如朝廷取索并外處奏乞之時即先點撿見在物色支撥應副外將少數下諸處和買亦大段減得分數仍於土產處許將二稅沿納錢并場務課利依市價取人戶情願折納不得抑勒據納到數目如尚少闕亦只就土產處置場收買如此百物有備更無非時科率其非土產之處自無煩擾國家大計須為經久豈可逐度須索旋行誅求蘇息萬民無切於此如允臣所奏即乞特降勑命指揮

奏乞兩府兼判

臣謹按三代之制皆立三公建六卿太公周公召公周之三公也以論道經邦為師傅又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土此周之六卿也各帥其屬以佐王理邦國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亦以三公兼六卿之職取其重也周用此制而王道大興世祚緜久至八百年我國家有周之天下未能行周之制亦當約而申之以治天下則可卜長世之業矣今中書乃天官冢宰之任樞密院乃古夏官司馬之任其地官春官秋官冬官之職各散於羣有司皆無六卿之正又無三公兼領之重而兩府閒惟進擬差除多循資級評論賞罰各遵條例之外上不專三公論道之職下不專六卿佐王之業雖庶政不修天下

不理咎將安歸臣請朝廷於百職中選其務之重者命輔臣兼領其細要體周之三公下兼其六卿法周之六卿各帥其屬以佐理邦國唐貞元中詔宰相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戶部工部又嘗命宰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是宰相下兼其職以重其事也其不修舉者朝廷得以責之輔臣任責則庶政之弊可救天下之治可期惟陛下裁擇

一審官是京朝官所集之府固當區別善惡黜陟幽明使賢者知勸歲終書其一歲黜陟之數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令其類具目進呈

一吏部流內銓條詔程式頗閒煩碎權勢之與孤寒優便之與遠惡在乎均平惻隱方協至公況羣材所聚倚在銓品亦天官冢宰之任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書其一歲之黜陟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令其類具目進呈

一國子監又諸道郡學聚天下之士講議詩書服習禮樂長養賢俊為國器用此地官司徒之職也臣請命輔臣兼判以總天下郡學每遇科場開日或有德行文學之士鄉里所推重者不以應舉不應舉許郡學士衆舉履行善狀詣所屬薦舉逐處官員更體量名實相副者保明聞奏當議別行敦遣以勸天下之士

一三司天下金穀之府今窘於財用經費以艱刻剝既

深生靈重困宜疏通利源以救天下之弊此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此當今之急務每至歲終書其歲省冗費之數增息財利之數蠲放困窮之數具目進呈

一司農寺管天下常平倉本欲凶歲用濟生民今逐處弛慢不為急務倉廩漸虛災傷無備赤子之命委于溝壑又勸農之政新須詔令其天下官員勸課勞績並合委本寺考校以聞此亦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歲終以諸道常平倉增損之數并親民官勸課功狀之優者具目進呈

一太常禮院用歷代之禮或不謹於典法隨時緜蕝紀寖壞制度日隳太常寺用歷代之樂或八音失

序愓於大祀則神祇不享禍罰可名此春官宗伯之職朝廷之所重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歲終具禮樂有所損益或廢墜有所修舉畫一進呈

一三班院使臣數千人其品流至雜難於區別磨勘差遣日有榮悴臣請命輔臣兼判常選可用於邊陲或可委以錢穀或可付以親民或可任以殄寇至歲終以所選人數具目進呈

一殿前馬步軍司捴轄諸軍其體最大更戍邊鄙要在均平揀擢材勇責其精當至於戰陣之法號令之要皆須服習此夏官司馬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以將校選擢之數軍旅服習之效具目進呈

一審刑大理寺評天下之法生死榮辱繫於筆下禍及非辜怨動天地故二帝三王盡心此道即秋官司寇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具天下斷案中大辟流罪以特恩減放并法寺辨明出入數進呈

一刑部一司詳覆天下已斷文案凡天下訴冤之奏盡委刑部辯之此亦秋官司寇之政也今官屬寡弱與審刑大理寺勢不相敵豈敢盡行駁正故沈冤之人十無一雪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具天下斷案詳覆到差失公事并辯雪過負冤人數進呈

右伏望聖慈各委輔臣兼判前件職司其創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事有利害者並令兼判輔臣與奪其大體者別具奏呈令中書樞密院更從僉議然後奏取勑裁其逐司常務即主判官員依舊兼行

再奏乞兩府兼判

臣昨上愚見乞詔兩地輔臣兼領要務盖欲朝廷綱紀並舉以救因循之弊伏以三代命官以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按於書傳則三公兼卿事又漢以三公分部九卿唐以六尚書分部二十四司亦常命宰相兼領事任著於方冊我國家承五代破散之弊未能復三代漢唐之制事多權宜令中書是冢宰之任而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職樞密院是大司馬之任亦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職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事下不兼六卿分治之業其六尚書九卿之位皆無正官並是權假如三司審刑大理寺審官院流內銓司農寺之類是朝廷六官九卿之職而皆用人權知權判無一正官莫安其職臣到闕數月間見審刑院梁適宋祁丁度三人權判其審官院經富弼王拱辰孫抃三人權判本曹盡非正官數易無定大臣又不任責豈是永圖今二虜至強四方多事兵戈未息財利已乏生民久困苛政未寬設有飢饉相仍盜寇競起將何以定天下可憂國家當令大臣各竭其力以持危墜之勢如欲復三公九卿六尚書之位則體大難舉卒不可定願陛下從臣前議且詔兩地輔臣兼領要務庶幾可濟陛下既能責兩地之職業大臣必能振百司之綱紀綱紀備用則政令既行政令既行則天下自理使吏安其職民樂其業雖有夷狄而中國明盛彼不

敢輕雖有水旱而百姓富庶自不為亂然後社稷可久生靈無補臣非才多難令甘遠棄蒙陛下擢居輔列夙夜思報臣顧為百司中領一寂重難處如朝廷不以職業責於輔臣而伺其私有過咎然後廢黜臣恐人人自全但求免過無補國家之政不為社稷之福臣無任再三冒昧懇切之至

進呈周朝三公六卿漢朝宰臣兼判事

周官

三公

太師（天子所師法）　太傅（傅相天子）　太保（保安天子）

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

六卿

天官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今中書之任也）

地官卿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春官卿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夏官卿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今樞密院之任也）

秋官卿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冬官卿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屬謂大夫也每卿之屬六十官）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以倡導九州牧伯大成兆民之性命）歲終天子齋戒受諫（諫諍）（有所改為）六卿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質猶平也平其計）百官齋戒受質（受平報）然後休老勞農（饗食之）成歲事（斷計要）制國用

周禮大司徒職云二卿則公一人鄭注云三公者内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

周禮正義云三公下兼六卿

尚書孔安國注曰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此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

漢制三公分部九卿

太尉所部太常衛尉光禄三卿

司徒所部太僕鴻臚廷尉三卿

司空所部宗正少府司農三卿

唐太宗朝宰臣兼職事

蕭瑀内外考績委之司會（唐之尚書省今之三司）

高士廉攝太子少師特令掌選

杜如晦知選事

馬周為中書令兼右庶子

戴冑專掌選事

中宗朝宰臣崔湜與鄭愔同知選事

代宗朝宰臣元載領度支轉運使劉晏充度支鹽鐵諸道鑄錢等事使

德宗朝宰臣喬琳兼京畿觀察使竇參兼轉運使齊映兼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户部工部

文宗朝宰臣楊嗣復李珏同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李珏依舊判户部鄭覃兼判國子祭酒

武宗朝宰臣杜琮判度支監鐵轉運使曹確充延資庫使

皇朝開寶中宰臣薛居正領淮南嶺南湖南等路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司同列沈義倫兼判南劒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

開拓輔臣兼領職任條目

三司司農寺

今戎事未息三司主天下大計而財力已困又司農寺管天下常平倉以備水旱賑救生民亦可替天下勸農之政今委輔臣一員兼掌重爲經制取天下歲入之利并歲給之數較之有所不足則須專置農官以廣天地之利大變商法以行山海之

貨每至歲終具天下減省冗費之目增息財用之法蠲放困窮之數并常平倉增收賑發之數及取天下官吏勸農課績之優者畫一進呈

羣牧司

今諸路騎兵絕未精强諸軍闕馬人多相與咨怨今委輔臣一員兼領專修馬政較之漢唐增葺苑監庶於多中選擇可得精强每至歲終具括買并滋息之數及揀選格盡筋骨必可帶甲衝突者方得均與諸軍

三班院

今三班使臣數千人品流至多難於區別今委輔臣一員兼領常切選擇可任邊陲或可擒寇盜或可幹錢穀或可委親民每季具所選到人數進呈則人品自今用無不當

太常寺國子監

太常寺掌歷代禮樂上以奉天地宗廟次則正朝廷序人倫也國子監并天下學校是國家育材之府今委輔臣一員兼領以重其事每至歲終具禮樂損益之事并天下教育之數進呈

審官院流內銓

審官院流內銓是天下掄材之府今委輔臣一員兼領每至歲終具旌擢過京朝官若干黜陟過選人若干進呈

審刑大理寺刑部

經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天下之人生死榮辱繫於筆下禍及非辜怨動天地刑部覆較天下已斷文案并天下訴冤之奏盡得辯正今委輔臣一員兼領以重其事每至歲終具天下斷過大辟徒流若干人并特恩寬減及法寺辯雪人數并刑部覆校過公案若干道辯正冤訟若干件進呈

奏乞令兩府詳議百官起請條貫如可經久即令施行等事（倂用前所陳十事內重令令一門再作劄子進呈）

臣聞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揺將以行天

下之政也今覩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上失其威下受其弊盖由朝廷近来百官起請率尒須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勾明會法律官員參詳其起請内有能合律意可以久行者委中書將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為制勅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以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决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别有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酌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别從更改

奏議葬荆王

昨日奉聖旨令中書熟議荆王葬事者臣謂此議有三其一曰年歲不利此陰陽之說也其二曰財用方困此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西寇盜之後不可更有搔擾此憂民之故也臣又别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一曰諸侯五月而葬是自古不易之典今年歲不利之說非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叔耶陛下常以荆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弟雖讒忒多端陛下仁聖力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副太宗真宗之意臣為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切議哉更乞檢會先朝諸王之薨有無權厝之者其三曰自来敕葬多是撓生事端呼索無筭臣請特傳聖旨令宗祁王守忠與三司使副并禮官聚議合要物色務從簡儉畫一聞奏與降敕命依所定事件應副更不得於敕外撓生事御枉費官物仍出聖意特賜内藏庫錢帛若干備葬事使三司易為應副如此則陛下孝德無虧光于史冊其四曰自来勅葬枉費太半道路供應民不聊生臣請特降嚴旨荆王二子并左右五七人送葬外其餘婦人合存合放使與處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為供頓大減冗費既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之正體也乞聖慈從長處分臣待罪政府不敢不盡

奏議許懷德差遣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為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虛驚拋棄隨軍粮草遂送永興勘劾該赦釋放授秦州部署近又西賊侵邊破蕩却熟户一千帳不能保護即合重行朝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永興部署郭承佑降知相州為轉運使糺奏充北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遷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勲臣何以鑒戒惰将如王信狄青實有武勇堪任管軍亦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祖宗朝任用邊将賞賜至厚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己惟惜官職不令滿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馭将之術也又朝廷曾降詔所闕都虞候等更不

循轉俟有邊功除授今却不曰功勞銜改此詔而今後國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之安危與其它號令不同如須合轉起六候過郊禮使作誤恩方可進爵頒陛下再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是有所激勸不招旁議方可施行臣謂國家承五代之弊賴祖宗威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禍難今四夷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國家安危實未可保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頻失將何以保太平之業臣切思之願陛下裁擇

奏重定臣僚奏薦子弟親戚恩澤事

宰相使相舊制子除將作監丞弟兄孫姪並授太祝奉禮

今後親弟兄孫姪并朞親尊屬依舊制其餘親屬並䒭弟與試銜

樞密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舊制子除太祝奉禮弟兄孫姪并弟守祕校

今後子孫并朞親尊屬並依舊制其餘親屬並與試銜

僕射尚書舊制子除守祕校弟兄孫姪並授京主簿

今後子孫并朞親尊屬依舊制其餘親屬並與試銜

三司使翰林學士侍讀侍講學士龍圖閣樞密直學士丞郎舊制子除正字弟兄孫姪並授京主簿

今後子依舊制朞親尊屬授主簿其餘親屬並䒭弟與試銜并齋郎

給諫舍人龍圖閣直學士知制誥大卿監龍圖天章閣待制三司副使知雜舊制子與京主簿弟兄孫姪並授試銜

今後長子除京主簿其餘親屬並與試銜并齋郎

正郎至帶館職員外郎遇南郊大禮合奏薦親屬者若降在監當不得陳乞曾犯正入贓罪至追官該恩叙用後來累官正郎者只得奏蔭子孫一名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遇南郊大禮内有正郎帶館職員外郎自合奏薦外餘並須於郊禮日前到任一年者方得奏薦親屬

一已上臣僚奏薦子孫親屬内長子長孫皆不拘年甲（雖本非長子長孫見在居長者亦是）諸子諸孫須年十五以上弟姪等並須二十以上方得奏薦所奏親屬並須在五服内者如虛增年甲并妄冒服紀並以上書詐不實論其合奏異姓之時即不問服紀應曾奏得子孫恩澤後其子孫亡歿本官別無孫食祿者並許再奏子孫親屬一名更不拘年甲

一應奏蔭選人年二十五以上遇南郊大禮限半年内許令赴銓投狀差兩制以上官三員於尚書省鎖院置封弥謄錄司考試内習辭業試一場或論一首或詩賦各一首詞理可采不犯不考式者為及格與於選注官習經業者春秋禮記毛詩周易尚書逐人各專一經並兼習律文試一場墨義十道只問正文不問註疏五通者為及格與放選注官剥落者且守選限經三度試不中者選限滿日與司士參軍内有京朝官三人同罪保舉有行止堪守官者注遠地判官簿尉如不赴試又無上件舉主并雖曾三度就試詞

業紙繆對義不及格更不理選限

一奏蔭京官併年及二十五每年春一度赴國子監投狀考兩制已上官三員於太學鎮院依選人考試內及格者方與差遣併兩任無私罪有本路轉運提刑知州通判三人同罪保舉即入親民經三度試不及格者如有三人朝臣同罪保舉有行止可以差任者與小處監當併兩任無私罪本路轉運提刑知州通判五人同罪保舉方得親民其不赴程試又無上件官舉并雖曾三度就試詞業紙繆對義不及格者未得差使如却願班行者與等第安排

奏重定職田頃畝

州職田

長吏

大藩府二十頃　節鎮十五頃

防團以下州軍十頃　小軍監七頃

通判

大藩府八頃　節鎮七頃

防團以下州軍六頃

幕職官

大藩府（判官五頃餘並四頃）　節鎮（判官四頃餘並三頃五十畝）

防團以下州軍監（判官三頃五十畝餘並三頃）

縣職田

令

萬户以上六頃　五千户以上各五頃

不滿五千户並四頃

簿尉

萬户以上三頃　五千户以上（各一頃五十畝）

不滿五千户並兩頃

發運轉運使比節鎮長吏

武官職田

都署頃畝比節鎮長吏

鈐轄比防團州長吏

路分都監比節鎮通判

都監比大藩府判官

監押比節鎮判官

州軍監當官員使臣職田不得過本處職官之數在縣鎮

監當不得過簿尉之數

録事參軍比本州判官判司比倚郭縣簿尉

一無職田處及有職田而頃畝少處并元標得山石積潦之地不可耕植者限三年內撿括官荒田并户絶地土及五年以上逃田支撥添換其係官莊田見有人户出納租課者不得一例支撥如逐縣職田比今來所定頃畝數目不足即據見在重與上下衆官等第均分如地內有桑棗蔬果之利者即以所收宜利約度比附逐處地利折充職田頃畝其田許逐廳自差公人勾當并招置客户每頃占客不得過三户即不得令州縣差人勾當及招客户或遇灾傷並令撿灾傷官員依例撿覆的實分數減放子例如逐處官

負為忍減下職田子利却一例不肯收接人户灾傷詞狀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本官職田上見收子利盡底納官如將地土影庇令免却合入差徭及抑配虛作租佃令出課利入已者並以受所監臨財物贓罪論所差勾當人亦行嚴斷仍令提點刑獄司專切覺察轄下官員職田欺弊犯者畫時勘鞫施行內情理頗重失於覺察者本司官員當議勘劾各降差遣或有訣說不盡事理仰逐處起請聞奏

奏重定臣僚轉官及差遣體例

一今後兩地臣僚非有勳德善狀即不得非時進秩或非次罷免者仍不以轉官帶職為例

一兩省以上自來四年勘會轉官今後並具履歷取旨

一舊制京朝官三周年磨勘私罪并曾降差遣者四周年贓罪者五周年今後內外差遣京朝官無贓私罪者依舊三周年磨勘磨勘年限內犯私罪并公罪曾降差遣者四周年有入已贓罪者五周年每遇磨勘仰審官院先具元犯情理入已不入已因依輕重并今度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主人數進呈取旨如經兩度取旨磨勘各有勞績及有同罪舉主三人以上又無私過者即依常例三周年磨勘更不先取旨其到闕守候差遣人於指射路分內未有闕以前并受差遣以後待闕及得替赴任公程月日（水計綱路程）並許通計磨勘如守候差遣人於元指射合入路分內有闕不就則將守候差遣半年後月日并假限外及得替赴任公程外住滯日數並不得理入磨勘之限

一今後京朝官上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求就在京差遣者（此後各須收狀）並五周年磨勘所有前後資考即許通計如因省府等處保舉及准條貫差入在京勾當者依舊三周年磨勘即不得保舉及選差見任兩地并大兩省以上及省府臺諫官有服紀親屬入在京差遣

一已上差遣京朝官并陳乞在京勾當京朝官自降勑以前轉官及一周年者將來且依舊制年限磨勘一次其已得在京差遣未曾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

一今後文武臣僚善政異績可為衆範或勸課農耕厚獲美利或差鞫獄累雪冤枉或在京監當庫務能革大

弊因省得錢物萬數多者委所屬保明聞奏量事跡大小特與改官不隔磨勘或陞陟差遣其幕職州縣官未該磨勘而有上項勞效者亦與比類升擢如保明不實以上書詐不實論

一朝官轉至員外郎須自任陞朝官後有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清望官共五人同罪保舉并三周年內無私罪者方得磨勘員外郎轉至正郎須自任員外郎後有上項官五人同罪保舉并三周年內無私罪方得磨勘已上如舉主不足五周年無公私過犯者亦與磨勘郎中轉少卿監亦依此施行少卿監轉大卿監并轉諫議大夫並取聖選指揮

一今後京朝官幕職州縣官到審官院流內銓差注日仰

銓院體量如有事狀猥濫老疾愚昧之人不稱事任
並別取旨本司不舉仰御史臺彈劾

奏乞於陝西河東沿邊行贖法

臣竊見陝西河東邊計不足遂鑄鐵錢以助軍費而民多盜鑄日犯極典為法之弊久將不堪臣觀舜典曰金作贖刑又呂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注謂不應五刑當止五罰出金贖罪）是虞舜周公皆用贖法孔子刪書垂于後世明其可行之法也歷代嘗行今久不用人或疑之臣欲乞且於陝西河東沿邊次邊州軍行之候戎事稍息官不闕用則別從朝旨今具條如後

舜典曰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由金以贖罪）

呂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漢惠帝民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令民出買爵之錢一級直錢二十凡為六萬）

文帝輸粟縣官得以除罪

武帝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梁高祖詔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為條格以時奏
聞

齊武時以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僕射沈約等參定刑書其制刑為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為死罪梟其首其次棄形二歲已上為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三百收贖絹男子六百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子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已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五等之差

一徒以上罪不贖

一杖以下罪依下項

一侵損於人者皆不贖（侵謂侵財物損謂傷折於人）

一兵士公人不贖內公人不因公事私自失誤者亦聽贖

一為盜并造作詐偽及誣告論不干己事者皆不贖

一捕捉賊盜公人違限等罪不贖

一興販私茶鹽醞賣私酒并賭博人並不贖

一兩犯罪新條該贖至第三犯者不贖

一衆人共犯一事合贖富貴不均者不贖內有物力顛與衆人納罰錢者即皆聽贖造意人不以貧富不贖

一軍人百姓同犯一事者不贖

一應有蔭并老小疾患之類但舊條合贖者並依舊法每斤納錢一百二十文足

一舊條不該贖而今得贖者並取情願之人其銅每斤納錢一貫二百文足亦許以粟帛依時價折納其錢無物贖納者自依常法區分

一逐縣典押保舉有行止會業札曹司一名赴本州法司習學法律委本州長吏以下聚廳試驗精通刑名義理即放歸本縣充法司俟三周年捡斷無失者與轉一資有失誤無贓私者五年與轉一資

一所斷贖刑失錯者官吏各準其罪不以失減官典受贓者並以枉法贓論

奏灾異後合行四事

臣近日屢聞德音以灾異數見畏天罪己此實聖帝明王至仁之體也天下幸甚幸甚昨日宰臣等再奉聖旨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此又濟時責實之要也臣等敢不惶恐思竭誠志以副宵旰之意臣觀自古國家皆有灾異但盛德善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怨叛則雖有灾異而無禍變也如其德衰政暴兆民怨叛故灾異之出多成禍變也陛下今既畏天之戒上憂宗社下憂生靈固已得堯湯之心矣如更行堯湯之事使天下受賜其有灾異適足增陛下之盛德臣待罪輔臣經年無狀四方多事未敢引退思負君親擢用之意臣竊觀自祥符年後以至今日火不炎上之灾已十數度又累有地震之異今夏蝗秋潦人多妖言雖陛

下修德罪己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念及生民若不遑處臣請行此數事少助陛下救生民之萬一惟聖心裁擇

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視官吏老耄者罷之貪濁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能去謬吏而糺慢政也至於激勸善政之術即未著明其官吏中有畏上位之威希意望進或矯修廉節而爭為猛政求集事之名者務為暴斂求盡公之稱者專用深文政尚虛聲人受實弊資產竭於科率舉動觸於刑憲生民困苦善人嗟痛此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亡漢以救秦之弊而興臣請詔諸路按察官除常程糺察舉薦外於轄下知州知縣縣令中別選潔己愛民顯有善政得百姓心如倚父母者各具有的實事狀舉三兩人特與改官再任或陞陟委用如此則天下官吏知陛下憂赤子之心各務愛民求理不為苛政足以息生民之怨叛也如所舉不實仰御史臺彈奏當議重行貶黜今別進呈唐時選刺史縣令條目便乞約附施行

一天下官吏明賢者絶少愚暗者至多民訟不能辨吏姦不能防聽斷十事差失者五六轉運使提點刑獄但采其虛聲豈能徧閱其實故刑罰不中日有枉濫其奏按于朝廷者千百事中一二事耳其奏到按牘下審刑大理寺又只據案文不察情實惟務盡法豈恤非辜或無正條則引謬例一斷之後雖冤莫伸或能理雪百無一二其間死生榮辱傷

人之情實損和氣者多矣古者一刑不當而三年大旱著於史策以戒來代非虛言也況天下枉濫之法寍不名冤沴之應耶臣請詔天下按察官專切體量州縣長吏及刑獄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良善者具事狀奏聞候到朝廷詳其情理別行降黜其審刑大理寺乞選輔臣一員兼領以慎重天下之法令撿尋自來斷案及舊例削其謬誤可存留者著為例冊

一令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不逮逐處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出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能及時聚糴每有災沴及其遣使安撫雖民委溝壑而倉廩空虛無所振救徒有安撫之名且無救恤之實又國家養民之政本尚務農因民之利而利之則朝廷不勞心而民自養之矣臣請選輔臣一員兼領司農寺力主天下常平倉使時聚糴以防災沴并詔諸路提點刑獄今後得替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平倉斛㪷數目方得別奏公事移任者亦須依此發奏後方得起離仰司農寺常切糾舉及委輔臣等速定勸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

一天下茶鹽出於山海是天地之利以養萬民也近古以來官禁其源人多犯法今又絕商旅之路官自行販困于運置其民庶私販者徒流兵稍盜取者絞配歲有千萬人罹此刑禍是有司與民爭利作為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販之利較其商旅則增息非多而固護之弊未能革者俟陛下之睿斷爾臣請詔天下茶鹽之法盡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運置之勞以取長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萬一也

奏贖法等三事

臣數日前面奏三代帝王子孫綿遠蓋由積德之深臣請陛下日修至仁之德下及民庶以感動天地此聖嗣無疆之本也今有劄子三道進呈內一道為議贖法事即乞降出

臣近覩詔旨令御史臺審刑院大理寺修編勑所同議贖刑此陛下至德深仁被于億姓天下幸甚今諫官孫甫上言乞令大臣定奪施行臣欲乞特降聖旨令中書樞密院同與見議官員疾速定奪聞奏仍乞且贖杖罪已下情理輕者所貴易行取

進止

臣聞唐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詔曰觀省宮掖其數寔多憫茲深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娶婦自是宮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又正觀二年十月二日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憫隋氏末年求採無已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掃灑之餘更何所用於是命尚書右丞戴冑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揀出之臣不知今來宮中人數幾多或供使有餘宜降詔旨特令減放以遂物性又省冗費亦人君盛德之事可以感動天意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下

邊事

奏陜西河北攻守等策

臣蒙聖恩非次奬擢待罪兩府日夜憂迫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還粗知邊事不敢有隱臣等聞三代以還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陵中國被于渭洛齊晉逐之於前秦漢驅之於後中原始清人倫乃叙逮于西晉之弱羣胡猾夏天寶之末石晉之際中國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後雖疆土未復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備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復相交搆夾困中國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鎮戎殺傷軍民曾無虗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北虜舉十萬衆謂元昊是甥舅之邦責中國不當稱兵以此交搆之跡更何疑哉國家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續盟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西夏通順之議又欲主盟邀功自尊大元昊屢戰勝且倚北戎事勢雖求通順實欲息肩亦如北戎大獲厚利俟其物力稍豐可以舉衆則必長驅深入有吞并關輔之志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我師不利彼作僞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苻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朝廷若從其通順則北戎邀功自為主盟下視中國要求無厭多方困我而終於用兵矣若拒絕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虜亦必遣使問我拒絕元昊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至時寧不疑懼必於陜西選將抽兵移于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虗元昊乘虗而来必得志於關輔此二虜交搆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度是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師練兵處置邊事日夜計略為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為中國患也臣等請畫一言之

一和策

臣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聞僭擬元昊方壯遂肆凶驕外倚北戎內凌中國屢戰屢勝未嘗挫衂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虗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王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寮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騎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二陜西守策

元昊自来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時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来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求通順實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

西久屯大兵供費殫竭減兵則守之更當嚴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多習戰鬭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況昨來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於永興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塞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併遷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携家居于塞下則全今請給其實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少又素號精强使之戍邊於東兵數復可減然於逐路漸為增益二年已來方能整習固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剌保捷土兵其中尩弱不堪戰陣者宜沙汰之使歸于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款未變則東兵三分中更可減退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屬戶蕃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捍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勾呼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峽重複被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

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弊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彼將進而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已此守策之要也

三陝西攻策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鬭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為强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强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以河為限寇不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於絕漠之外也臣等嘗計陝西四路之兵揔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尔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勞而返逸我為主當逸而返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

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掠于横山更進兵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彼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閒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横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四河北備策

臣等扵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為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為天子而還遂與石晉為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釁起長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主及當時公卿盡室而去幽燕遂陷為中原千古之恥尚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故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變詭謀稱兵燕薊有背盟之變割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扵用兵遂增重賂以續前好彼既獲利方肯投師今乘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固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扵選將四急扵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為經略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興葺則罪其引惹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為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為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兵屯者自來真定府定州高陽關今為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扵何處控扼合

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為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扵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扵選將者委樞密院扵閤門祗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扵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擇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扵教戰者扵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

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揃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强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于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闕之勢至時遣使邀我欲以大河為界我既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逼京師何以為計若京城堅完則戎河朔重兵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勢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于今京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矣七密定討伐之謀者彼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乘勝北討數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歲月綿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一昨盟好已搖安保其往當訓兵養馬密為方略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決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漢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恥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于無窮矣

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

陝西八事

一相度緣邊城寨未堅牢處更加修完

二陝西諸州土兵內招顉守寨者移為邊兵

三新刺保捷土兵內有尫弱不堪戰陣者減放歸農

四移減東兵入次邊州軍駐泊以就糧草有事宜則勾赴邊上

五緣邊弓箭手逐一兩指揮各築堡子居住

六逐路差人密切先相度下山川要害可控扼處并可伏兵之處

七逐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備攻戰

八相度下橫山一帶要害之地如進兵攻討則據險修寨以奪其地就降其衆

河北五事

一遣才臣權領河北轉運使密令經度邊事

二再議河北三路合屯兵去處

三委樞密院於閤門祗候以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逐十日或一月具選人數進呈

四於陝西抽揀戰隊使臣十數人授以新議八陣之法教習諸軍

五河北州縣專選知州知縣縣令可以治兵者教習義勇并增置將校

奏元昊求和兩爭疆界乞更不問

臣竊觀史籍見前代帝主與戎狄結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

必生他變而為社稷之憂如漢高帝唐太宗身經百戰大服天下不敢黷武而屈事戎狄者正為此也及其國力强盛將師得人則長驅破虜以雪天下之耻今北虜西戎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復以議通順而延州塞門并河東豐州之地舊有屬户居之則為我利自元昊驅掠西去遂為隙地中國利害不繫於此今衆議須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借如祖宗朝北陷易州西失靈夏及其和好皆略而不言耻以前失之醜而求無用之地也今西戎怯不足與争但名體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糧草須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國富民强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富也如欲與戎狄理曲直決勝負以

耗兆民以危天下語之則易行之實難臣備位二府當思安危大計不敢避人謗議上下其說累陛下包荒之德以重增宵旰之憂臣不勝懔迫惶恐之至

奏為陝西西路入中糧草及支移二稅

臣竊見陝西四路各屯重兵所入中糧草又無定數並支却京師錢帛久而行之府庫須竭又支移關輔二稅往邊上送納道路嶮阻百姓勞費亦已凋弊至於轉運司經畫財利應副邊上每年亦無定額縱使元昊納款未能頓解邊兵悠久何以支濟自來朝廷已差逐路經略兼計置糧草即未責專任伏望聖慈指揮更選差朝臣四人充陝西四路經略計置判官專管本路稅賦課利及圖回營田等事仍令三司將逐路軍馬并見在糧草數目約度今後每年各計入中若干石於京師支給見錢比舊日十分中減下三分各令陝西轉運司約度逐路稅賦課利數目外每年各令支助錢帛若干既糧草錢帛皆是定額自然各務省節須揀精銳養贍及將蕃部弓箭手相兼使用不更占冗兵既沿邊入中有數必自那移軍馬入次邊及近裏州軍駐劄其四路經略計置判官便當知州差遣與本路經略使及知州軍等如能依此減省入中萬數及圖回財用不至虧誤即加獎擢此軍國之大計乞聖慈留意

奏論陝西兵馬利害

臣竊知陝西禁軍廂軍不下二十萬衆防秋在近必須養育訓練以期成功在乎豐以衣食使壯其力積以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如此則兵有鬭志將以

增氣雖二十萬衆合為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强平寇之期臣可卜也若飢不足其食寒不足其衣出無壯力入無厚賞軍有退志將必喪氣雖二十萬衆或有二心守則不堅戰則不强平寇之期未可卜也於弓箭手民兵肯戰守之時事須賞勸所用金帛誠須大備今陝西百姓已虛三軍未振或聞三說之法可以備邊以臣所見今推貨務商客纔有一百來名縱許於陝西河東路以三說入中即緣商客未多且可少助糧草而已若金銀錢帛則歲時之内必難充足臣所以請放行向南鹽客使客旅入納糧草并金銀錢帛數更有逐處富實之家不為商旅者必須以利勸之臣請逐處勸誘入納上件物色一件納及得萬數除給與向南末鹽交鈔外更與恩澤一萬貫者與上佐官三

萬貫者京官致仕如曾應舉到省與本科出身除家便官頹班行安排或不就差遣者亦聽所貴防秋之期頗有邊備乞朝廷速為大計使百姓樂輸三軍樂戰則夷狄不利中外無憂山海之利何足以吝國家安危之計在聖心英斷天下幸甚

奏陝西主帥帶押蕃落使

臣竊見環慶路熟戶蕃部約及二萬人內只蕃官一千餘人各有請受每人惟有料錢亦無月糧衣賜所費少於養贍長行兵士皆能辛苦熟於戰鬪如撫馭之閒恩威得所大可防托邊界減得兵馬今来環州种世衡原州蔣偕撫馭蕃部㝡有畏愛緩急可以呼集使喚欲乞朝廷先授此二人兼管轄蕃部使所貴激勸邊臣於熟戶用心專加統領緩急使喚漸可減得戍兵萬數其四路主帥亦令依舊時節度並帶蕃部使

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

臣竊見契丹遣使来朝廷言欲西征令邊上探報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家族并夾山部落及稱亦與元昊兵馬相殺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軍馬既是二國舉動大兵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等蕃部小族豈二國盡舉大兵攻討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来惟倚契丹侵凌中原今無大故何敢便與契丹相絕而舉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古聖賢議論皆稱夷狄無信今朝廷便欲倚憑此可疑三也前来契丹邀中國進納物帛欲屈伏朝廷元昊僭號擾邊屢擒將帥如盟信可保何至此今日之舉又可疑四也河東地震數年占書亦主城陷今二國之兵萃於彼方此又大可疑五也又邊上探得契丹遣使二道至南山窟化軍岢嵐軍後面覷步谷口道路此又大疑六也設或二國不守盟信卒然奔衝以數十萬衆乘不備而來河東軍馬不多名將極少衆寡不敵誰敢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點集床子弩并砲手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況元昊界無城可攻如却入漢界併攻三兩城破而屠之則其餘城乘風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此度却未奔衝以取中國之信使安於疑為後舉之策此大可憂三也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衝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也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廳便畫禦捍之策抽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後為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敢有隱繫聖斷處之

奏乞拒契丹所請絕元昊和約

臣竊見契丹来書謀事在邀功勢將構難還荅之際尤宜慎重

一書中言元昊於中國名體未順特為朝廷行征討其邀功之意又大於前若許他此舉將來何以禮報此一難也

一書中次言請朝廷絕元昊竊觀元昊所上書削號稱

臣名體頗順雖未為誠信苟遣人来納揞書朝廷何辭拒之元昊昨来納款尚不肯言契丹指蹤朝廷豈可言契丹之意以拒其和如無名而拒則我自失信而從契丹之請此二難也

一元昊於契丹從来未聞有不臣之狀或實於他邊界曾有相傷況是三二百戶彼亦自可問罪何故便要朝廷絶元昊進貢若朝廷因而從之苟元昊不日却謝過於契丹又納其請則與元昊依舊相連我與元昊怨隙轉大朝廷一失其守長四夷輕中國之心此三難也

一契丹今来逼朝廷絶元昊之款我若不敢違拒而遂從之將来契丹却稱元昊已謝過設盟更不討伐却逼朝廷與元昊通和是朝廷已失所守豈能更抗契丹之辭此四難也

一朝廷若以契丹之故阻絶元昊大信一失將来却以何辭與他和約縱巧能設辭元昊豈肯以前来所許屈伏於朝廷必乘我之失大有呼索此五難也

一元昊或納揞書既不可阻今契丹所請或即阻之誠朝廷之所重也然契丹元昊本来連謀今日之情未可憑信臣請朝廷建禦捍之謀以待二虜不必求二虜真偽之情邊事如此恐誤大計不敢不言

奏為契丹請絶元昊進貢利害

臣竊見契丹来書稱朝廷曾請契丹止遏元昊今聞名體未順遂舉兵討伐又請朝廷絶元昊進貢契丹安肯為朝廷特舉大兵以討元昊此不可信一也若自與元昊有隙必行討伐其人使即合堅請阻絶元昊何却只問楊守素往来次第是無必討之意此不可信二也余靖等今有見虜主親信須指揮夏州令楊守素入南朝勾當必是動有關報今来虜使却言北朝並不知子細此不可信三也萬一契丹必有深隙須行討伐必堅要阻絶元昊豈暇問於南朝名體順不順顯是契丹虛稱為朝廷西征駐重兵於雲朔如元昊以揞書未並入寇河東亦是相為聲援得至則享厚利如元昊更不入寇納揞書于朝廷則契丹自為因行討伐使元昊入貢以此為功而駐兵雲朔以邀重報是契丹進退有利而俱為我害也臣謂朝廷今日答書則易將報必難而專於致賂欲滿虜志則契丹大兵豈肯虛舉而善退願朝廷孰慮此是先且大議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来使虜知我有備無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遏其邀功求報之心縱背盟好亦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

奏乞將邊任官員三年滿日乞特轉一資

臣等竊見陝西河東沿邊州軍城寨主兵武臣并都監巡撿寨主監押等自来與諸處武臣班行一例五年磨勘既勞逸不均又還轉無別是致各圖優穩不就邊任以此將佐而下常患乏人況戰守之地責其死節苟循常規將何以勸臣等欲乞朝廷別立條制應陝西河東沿邊州軍滿三周年者並與特轉一資不隔磨勘所貴邊上例各得人為經久之備

奏乞重定戰功賞格

臣等竊見用兵以来戰陣行賞逐處起請所見各異或謂須要首級或謂當録陣前得力之人至於使臣軍員並不許手下人所獲令數亦與士卒一般校功是以人無適從冣害邊事臣等欲乞朝廷將元定賞格并諸處起請條貫重行定奪須下諸路所貴軍中知信茅賞無差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編録縁邊部署司條貫宣勅事

臣等竊聞朝廷已議差官刪定天聖編勅所有諸路沿邊部署司前後承受宣勅條貫不少當用兵之際再合參詳兼慮諸處多有漏落臣等欲乞朝廷指揮諸路沿邊部署司令具録前後宣勅條貫候到亦令相度編録如一司一務編勅之例須下逐處各令遵守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新轉京官人充沿邊知縣事

臣等竊見陝西河東河北沿邊次邊州軍當用兵備寇之際逐縣令長尤要得人自来除合差京朝官外其餘並從銓司擬注別無選擇之法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令後陝西河東河北沿邊次邊州軍三千户已上縣令員闕並差奏舉磨勘新轉京官人充填與當西川差遣所貴邊遠之地人受其賜亦使才俊之流諳練邊事他日選用不乏人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免關中支移二稅却乞於次邊入中斛㪷

臣竊見陝西數年以来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縣督責不能存濟兵間冣為民患者是支移稅賦轉般斛㪷赴延州保安軍山坡險惡一路食物草料常時踴貴人户往彼輸納比別路所費三倍比本處州縣送納所費五倍害民若此實非久計臣等欲乞朝廷指揮都轉運司體量關輔今来灾旱民力困乏如邊儲有備其二稅與免支移并邊上入中斛㪷大段價高出却京師見錢銀絹萬數浩瀚亦令相度權於次邊州軍入中所貴減得官中貴價既次邊有備則每遇事宜稍慢可以退那軍馬於次邊就食糧草既稍蘇民瘵又不誤軍期如此守邊庶為得策

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略司回易錢帛

臣等竊以西陲用兵以来沿邊所費錢帛萬數浩瀚官司屈乏未能充用其鄜延等四路帥臣雖有管本路糧草之名然轉運司終是本職故不敢專行計置若不委之經度即邊計常是不足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下鄜延環慶涇原秦鳳路經略使司應本路州軍所管錢帛並許選差除廉幹使臣公人等任便回易其收到利錢明入省帳收附所有句當人等如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委本司具數保明聞奏特與相度酬賞所貴有助軍費少紓民力

奏筞試方略等人各與縁邊差遣事

臣等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来筞試方略并南省特奏名受恩澤人或未該放選及不理選限者雖程試之下偶不及等或曉習邊事經歷艱苦或鄉曲有譽年未衰退若只假以虛名實恐多有遺滯況沿邊次邊小處判司簿尉并鎮寨中務場常是闕官或於近裏差官往彼勾當到本處却關官員甚有廢事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下河北陝西河東轉運司應本路筞試方略并南省特奏名人得雜出身

試銜齋郎等未該放選及長司馬士文學助教等並不理選限者如願入邊遠即相度年未衰老有心力行止句當得事之人具保明申奏與涇陜西沿邊次邊小處判司簿尉內監榷新置酒税等場務者只與驛劵更不支本官料錢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減武臣充提刑及令樞密院三班選人進

呈

今西北二方交困中原驍戚如此國家禦捍實在三邊不惟戰將之人其知州知軍并駐泊都監大寨寨主常要有心力人句當方可主兵馬安緝蕃部嚴治城寨體探事機今来諸路提點刑獄多占却心力使臣或邊上倉卒要人終是怯懼不堪任使欲乞特降聖旨諸路提點刑獄除川廣福建路依舊差文臣武職相兼外其餘路今只令文資勾當却留武職揀選少壯有精神者並與三路邊上差遣令慣習邊事或年甲雖高素有心力未至衰老者亦可充邊上知州軍駐泊都監勾當頗濟事務如無精神心力則是不材之人豈堪為按察之官澄清部下因此便可退入閑慢差使庶免取笑四方仍乞委樞密院除選揀上項提點刑獄使臣外更常切於武臣中選人及令三班院亦常選人逐月一度具選到人姓名聞奏引見與沿邊次邊差遣所貴邊上多得有精神心力之人既久於其事則漸增膽勇緩急可用此乃養育將材禦備戎寇之要也至於川廣荊湖近蠻之處亦乞重選知州軍都巡檢等以鎮撫邊界存活生民

奏乞揀選往邊上屯駐兵士

臣竊見去年以來自京差撥禁軍往陜西邊上屯戍內有諸處鄉軍雇到經敗之人并向南諸處廂軍揀上添填逐指揮內有小弱怯懦之人道路指笑及到邊上不堪披帶教閱虛破禁軍請受支賜今来又差發兵士五千人往秦州添屯并續有諸軍發往邊上替換欲乞指揮下殿前馬步軍司應在京及畿內諸軍今来并向去合起發往邊上兵士並須逐指揮依次勾来本司子細揀選下小弱不堪披帶之人更不令發往邊上其揀下小弱人數內元係在京諸司庫務并外路廂軍如却願歸本處舊指揮者並令送還內有身材比舊等樣小三兩指却少壯得力者即不得揀下所有年老病患之人即等第與剩員安排其逐指揮人員年老疾患不得力者亦便揀選別與安排却於本指揮向下人員十將內揀選得功并武藝高強人升一兩資權管勾當俟轉員日依本資施行如本指揮人員十將內無可選揀即於以次指揮內選揀令權管補填勾當所貴在路便有幹了軍員部轄各得齊整不至依前作過其所差兵士本營在外州軍府者即委逐處長吏都監監押依此揀選起發仍乞指揮諸路部署司將去年秋後差到屯駐駐泊并今後差到兵士並依此揀選施行訖逐旋開坐聞奏（所定武藝高強須以弓弩別定斗力及射親格式）

奏乞揀沿邊年高病患軍員

臣等竊見用兵之處諸軍內若有指揮使員寮得力則不唯訓練齊整兼臨陣之時各能將領其下士卒方肯用命

若人員不甚得力則向下兵士例各驕惰不受指蹤多致退敗顯是軍氣強弱繫於將校今来邊上諸軍人員甚有年老病患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見闕人數不少若不早行選擇則恐將来依前悮事臣等欲乞朝廷於都知押班及近上內臣內選差諳歷邊事者三員內二員往陝西路一員往河東路計會逐處經略部署司勾集管下屯駐駐泊就糧諸軍人員司共揀選如內有年高脚手沉重并疾患尫弱不堪披帶及愚戇全無精神不能部轄者並開坐申奏內屯駐駐泊人員一面發遣赴闕別與安排所有就糧指揮人員即更於逐人名下各令指射願管廂軍去處聞奏仍勒在本營聽候朝旨候揀選畢即據指揮見闕人數便於諸軍十將以上揀選曾有功勞者并武藝高強得

力之人升一兩資給帖權管候將来轉員却依本資敘遷所貴將校得人士卒增氣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於散直等處揀有武勇心力人

臣竊知散直并下班殿侍內甚有經歷喫得辛苦之人可以邊上使喚乞特降指揮下殿前司於散直下班殿侍內揀選或有心力並具姓名聞奏當議再行揀選內曾有過犯人如武勇出倫亦別具姓名聞奏本班人員不得抑遏漏落當行勘斷其揀到人數別令等第內上等人及識文字者差在闕人員處權管勾當三周年無過犯得力者令逐處保明奏取旨使與轉三班差遣權管與依轉員例遞遷安排有功勞者特行升擢大段勝於年老轉員之人有誤戰敵緣西北事大常須先選人在軍中使喚以備邊事

薦舉

奏為薦胡瑗李覯充學官

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賢泰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嚮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為一代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奬升之太學可為師法又建昌軍應茂才異等李覯上園之秀實負文學著平土書明堂圖鴻儒碩學見之欽愛講貫六經莫不瞻通求於多士頗出倫輩搜賢之日可遺於草澤無補風化伏望聖慈特令敦遣近於庠序仍索所著文字進呈則見非常儒之學取進止

奏邊上得力材武將佐等第姓名事

臣等在邊上體量得材武可用將佐人數如後

第一等涇原路部署狄青有度量勇果能識機變

鄜延部署王信忠勇敢戰身先士卒

環慶路權鈐轄知環州种世衡足機略善撫馭得蕃漢人情

環慶路鈐轄范全武力過人臨戰有勇

第二等鄜延路都監周美諳練邊情及有武勇（其人累有功勞）（欲乞特加遙郡刺史）

知保州安軍劉拯有機智膽勇性亦沉審

秦鳳路都監謝雲行勇力有機今之驍將

延州西路巡檢使葛宗古弓馬精強復有膽勇（其人近闕）

（本路有贓私事狀斷遣日乞別取聖旨）

鄜延路都監譚嘉震勇而有知戰守可用

涇原路都監黃士寧剛而有勇可當一隊

鄜延路鈐轄任守信能訓練有機智

涇原路都監許遷訓練嚴整能得衆情

秦鳳路鈐轄安俊勇而有辯倉卒可使

環慶路都監張建侯知書戢下可當軍陣

鄜延路都監張宗武精於訓練可備偏裨

數內劉拯張建侯張宗武雖曾改轉一資比諸將未至優異臣等今同罪舉保比三人乞各轉兩資及移易差遣

再奏乞蔣偕轉官知原州

臣等竊見涇原路西北有鎮戎軍并山外城寨及東北有

原州㝡逼賊界又原州管下有明珠滅藏康奴等蕃部常與西賊相連作過㝡為強惡若原州一面鎮靜則本路只禦捍西北一路易為兵力所以原州須要用心官貟在彼昨來臣某為覩朝廷降勑差此作坊副使蔣偕知涇州遂乞與本人轉一正使改知原州照管上項一面蕃部尋奉勑就差知原州即不蒙改轉官資緣本人自祕書丞制置青白鹽使相次該磨勘又差遣合入提點刑獄兼是准詔勑舉換右職即與近下差遣祕書丞自乞換右職人不同況涇州是近裏節鎮原州是極邊小郡比為藉其才幹非有過犯盧降却本人差遣兼本官到任已過半年州界蕃族別無騷動伏望聖慈特與轉一正使依舊本路駐泊都監知原州臣范仲淹臣韓琦（兼在環慶州界點集除得蕃部一萬八千餘人）

奏舉雷簡夫充邊上通判

臣等竊見祕書省校書郎僉書泰州觀察判官廳公事雷簡夫昨蒙朝廷敦遣起於草澤佐幕以來備見通敏求之多士得為異才欲乞聖慈特加獎擢與轉一官就差充邊郡通判庶觀能效可進榮階若不如所舉臣等甘當同罪

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舉姚嗣宗免學官

臣等竊見環州軍事判官監慶州糧料院姚嗣宗策試方略考在優等效官邊郡不避險阻文筆奇峭有古人風格兼通經術宜置國庠欲乞聖慈特受一學官俟通前任成四考（日）與轉京官若不如舉狀臣等甘當同罪臣范仲淹韓琦

奏馬懷德乞轉閤門祗候青澗城都監

臣等竊見延州青澗城兵馬監押侍禁馬懷德曾為透漏蕃賊降差監當本路體量得前人有武勇心力却奏留在邊上使喚自後掩殺蕃賊破蕩族帳累度得功只是轉一資（酬）獎其人實堪充將佐部領軍馬禦捍邊方兼种世衡曾乞納所轉官資却與本人升擢伏乞聖慈特與轉閤門祗候充延州青澗城都監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酬獎張信

臣等竊見環慶教押軍陣奉職張信自殿侍在邊上累次與西賊鬬敵前在延州趙瑜等手下作前隊殺退蕃賊得趙瑜等銀盌衣服後來趙瑜等並轉三資張信即（未曾酬）獎其人氣豪膽勇武力過人為一時之猛士在指使中少

見其比欲乞朝廷特與改轉一侍禁送种世衡手下管押軍隊令學與禁軍一兩指揮專切教習獨作一隊為奇兵使喚必能身先士卒以立勝功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宣撫副使

臣奉勑差充陝西路宣撫使續奉朝旨體量於次邊入中糧草事臣既蒙朝廷重寄須體量逐處將帥勇弱官吏能否那移軍馬并相度錢穀利害求訪民間疾苦照管緣邊蕃部料度寇情經畫勝勢以分朝廷萬一之憂非臣之愚可能獨幹衆務臣昨日入對乞聖慈更選臣寮一員與臣同往每事議而後行庶少差失伏乞早降指揮兼臣已奏乞免罷御筵錫賚雖添差一員不至勞費

再奏乞名試前所舉館職王益柔章岷蘇舜欽等

臣昨在樞密院日舉文行有名之士十人堪充館閣職事乞取聲稱著聞者先次名試自臣過中書後商量謂所舉人多不可一齊名試欲候其中更有清望官舉者即先次施行今所舉人內殿中丞王益柔已有杜衍先曾舉奏太常丞張岷又有王堯臣蔣堂舉奏大理評事蘇舜欽亦有王拱辰舉奏此三人並有清望官舉薦又見已到京及待闕未赴任欲乞降聖旨便與一試仍乞指揮學士院各試文論二首足以觀其才識不令更試詩賦恐詞藝小巧無補大猷況朝廷擢才之際宜使滯淹不同尋常陳乞之人更延資考

奏殿直王貴等

臣有隨行指使右班殿直王貴殿前指揮使出職在邊上三年有餘右班殿直徐正殿前指揮使出職在邊上二年半各好人材弓馬累度隨軍出入勾當兵馬須得幹辦三班奉職耶慶宗曾經戰鬬得功及有心計緩急使喚得力上件三人並堪邊上任使欲乞朝廷各轉一資充沿邊寨主監押如未有員闕即目令隨行指使候到邊上遇有闕處即具奏差取進止

奏杜曾張沔

臣竊聞朝廷欲差杜曾判大理寺張沔河北路轉運使杜曾詳明法令必能稱職張沔廉謹精勤搢紳所許錢穀重難實所諳練兼本官自可三司副使發運使之任緣河朔屯師右武之地當選人經營一面為用兵之備伏望聖慈委大臣再加銓擇庶免須有改更（杜曾自梓州遠回又河北轉運使自有今來留住判寺是在京重難職任乞與別議恩澤張沔自到陝府累有人薦奏乞別與差遣）

奏舉張去惑許元

臣竊覩國家用兵以來急於財利雖百姓大困更難刻剝三軍不足又須經營莫若求通敏之才省枉費之用庶幾下不生怨上不乏須臣竊見殿中丞監在京権貨務許元才力精幹達於時務伏望聖慈指揮取索権貨務勾當過有勞績特與超轉一官差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必能減省冗費疏通利源不害生民胥助軍國又臣切見寧州通判著作佐郎張去惑素有時材不避艱苦昨慶州修大順城建事之初日有寇至人情畏懼卻求中輟遂差張去惑往彼勸諭將佐晝夜興功衆乃同心方能集事兼於寧州

專管修城或創修山城功料浩瀚並以了畢防城戰具皆精辦臣昨同罪舉本人乞改一官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朝旨依奏候有闕即差今來陝西省罷轉運判官其張去惑自合別與差遣伏望聖慈差監在京権貨務替許元勾當臣所舉此二人若不能辦濟臣甘失舉之罪

奏杜杞等充館職

臣聞書曰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天下治亂繫之於人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故先王盡心焉臣伏覩朝廷兩府任人多擢於兩制詞臣必由於館殿是館殿為育材之要府豈宜賢俊不充至于衰索唐太宗置文館延天下賢良文學之士令更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政事至夜久方罷今館閣臣寮率多清貧僑居桂玉之地皆求省府

諸司職任或闕在館供職者惟三兩人甚未稱陛下長養羣材之意臣切見虞部員外郎杜杞太常丞章岷祕書丞尹源祕書丞張揆殿中丞王益柔殿中丞呂士昌大理寺丞蘇舜欽大理寺丞楚建中環州軍事判官姚嗣宗國子監直講孫復或文詞雅遠可潤皇猷或經術精通能發聖藴伏望聖慈委中書相度其間聲實已著者乞不限資任先次名試各補館職或有未協公議者乞加詢采更候悉其才行即賜施行今後館閣臣寮供職經二年不就諸司職任者乞特與恩例差遣庶令英俊之遊日玩典籍不親米鹽之務專修經緯之業長育人材無尚於此臣竊聞太宗皇帝慕唐文皇之英風特建祕閣與三館並崇聽朝之餘時或遊幸此祖宗盛事不為不重今館閣供職員數至少臣方敢上言所舉雖多皆搢紳有聞之士更在朝廷取擇臣謂天下至大聖人其難之綱紀或隳雖治必亂俊括所聚雖危必安今邊鄙尚虞旰昃未暇正宜廣搜時彥大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惟聖慈留意

奏乞將所舉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

臣近與宰臣上殿因議財用不足蒙賜德音謂宜選諸路轉運使臣尋面對云轉運司得平和之人則可得剋剝之人則百姓受弊尋奉聖旨民惟邦本不可侵擾臣退而思之以江淮制置發運司為財賦之要地冣宜得人使二員互換上京所轄諸州不暇巡歷臣切見監在京権貨務內殿中丞許元智識通敏可幹財賦復能愛民不為侵剝遂舉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又著作佐郎通判寧州張去惑

昨在邊隅實經煩使遂舉監在京権貨務替許元此二人臣曾舉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聖旨依奏候有闕日與差既是轉運判官資地今來舉充上件職任未至過越切見朝臣宗緘陳執禮為因王欽若妻并宗綬妻陳乞在京監當有臺臣上言不當已奉聖旨改差臣在樞密院日所舉許元張去惑勾當錢穀雖與前人陳乞事體不同亦慮三司別有長才可舉伏望聖慈指揮三司副使相度此二人之才如不堪上件任使即別舉朝臣庶協公議

奏雪滕宗諒張亢

臣昨日面奏滕宗諒事當天威震怒之際臣言不能盡又章得象等不知彼中事理虛實皆不敢向前惟臣知從初子細又只獨自陳說顯涉黨庇宗諒雖已行勘鞫必能辯

明虛實然有未達之情須至上煩聖聽今具畫一如後

一梁堅元奏滕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户牛驢犒設軍士

臣切見去年葛懷敏軍敗之後向西州軍官貟驚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賊馬已到渭州只是一百二十里滕宗諒起遣人户強壯數千人入城防守其時兵威已沮又木冰寒苦約十日軍情愁慘得滕宗諒管設環慶路節次策應軍馬四頭項一萬五千餘人酒食柴薪並足衆心大喜當倉卒之時有此才力雖未有大功顯是急難可用之人所以舉知慶州緣其時賊馬逼近收買牛驢犒軍從有虧價情亦可恕

一梁堅奏滕宗諒在邠州聲樂數日樂人弟子得銀楪子三二十片者臣與韓琦到邠州筵會一日其時衆官射弓各將射中楪子散與過弓箭軍人及妓樂即非宗諒所散與人而罪歸於滕宗諒又云士卒怨嗟況邊上筵會是常當直軍人更番祗候因何得其日便有怨嗟

一梁堅奏稱滕宗諒到任後使錢十六萬貫其間有數萬貫不明今來中使體量却稱只是使過三千貫入公用已有十五萬貫是加誣錢數料是諸軍請受在十六萬貫之內豈可諸軍請受亦作宗諒使過臣在慶州日亦借隨軍庫錢回易得利息二萬餘貫充隨軍公用支使外却納足官本今來宗諒所用錢數物料必亦是借官本回易所得將充公用

一環慶一路四州二十六寨將佐數十人兵馬王嵩自宗諒勾當已及八九箇月並無曠闕邊將軍民亦無詞訟處置蕃部軍馬公事又無不了若不才之人豈能當此一路

一邊上主帥若不仗朝廷威勢何以彈壓將佐軍民使人出死力禦捍強敵宗諒是都部署經略使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後來主帥豈敢便宜行事亦無以立威人皆知其自不可保且將帥對威者是國家爪牙之威也須假借勢力方能集事

一防秋是時主帥未有顯過而奪其事任將令下獄若遇賊兵寇境未知令何人卒然處置此路又差王元權之況王元在河東沮怯已曾責降今且在邊上備貟豈可便當一路委寄恐更誤事

一宗諒舊日踈散及好榮進所以招人謗議易為取信

一臺諫官風聞未實朝廷即便施行臣目擊非虛而未蒙朝廷聽納臣若是誑妄之人不當用在兩府既有目覩之事豈可危人自安誤陛下賞罰兼西北未寧見搜求稍可邊上任用之人即加獎擢豈宜逐旋破壞使邊臣憂惕不敢作事雖國家威令不可不行須候見得實情方可黜辱臣欲乞朝廷指揮宗諒且在任勾當委范宗傑在邠州一面勘鞫干連人并將已取到慶州錢帛文帳磨勘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己及乖違大過即勾宗諒勘鞫如無

乖違大過又無欺隱入己即差人取問今析緣由入急遞聞奏別取進止所有張亢亦奉聖旨令便勘鞫臣體量得張亢不能重慎為事率易畋在渭州亦無大段過犯乞委范宗傑一就勘鞫干連人依勘滕宗諒事行遣聞奏仍乞以臣此奏宣示臺諫官俟勘得滕宗諒張亢却有大段乖違過犯及欺隱入己仰臺諫官便是彈劾臣甘與二人同行貶黜臣所以極言者蓋陛下委寄邊臣使一向外禦而無外憂之禍則邊上諸路人人用心不至解體有誤大事

再奏辯滕宗諒張亢

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顏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已之坐彝典斯在具寮式瞻臣自邊陲誤膺獎擢授任不次遇事必陳切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己及邠州宴會并涇州犒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在文目擊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處置邊事亦無疏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勘逐具與辯明未銷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亢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辯明或無深過如有大段乖越侵欺入己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亢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為國家邊上將帥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衆者且遣儒臣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禦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搖動之故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錢數今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曆勘到干連人只稱有送官員等錢物亦不顯入己又是元彈奏狀外事件所有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准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撫實其干連人黨盛寒之月久在禁繫皆是非辜若令燕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辯或逼令認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錄問有辭即須差官再勘其合干人黨轉不聊生兼邊上臣寮見此深文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文過公用錢內搜求罪戾欲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甚惡觸目愁人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它處臣寮優游安穩坐享榮祿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使獄吏為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賫去取問滕宗諒張亢如實是巳犯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今析聞奏候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朝廷別選官勘鞫免致冤滯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出知在臣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次貶黜免令臣包羞於朝受人指笑　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尚留驅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乞　一郡臣得經畫邊事一一奏論或補二輔近州臣得為朝廷建置

府兵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下不奪不疑況臣久為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是麤材祗堪犬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無任祈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再奏雪張亢

臣昨日見樞密院進呈張亢所奏曾將公用錢回易到利息買馬及交鈔乞與呈索之人自甘伏罪乞不追究遊索之人取旨下燕度結案聞奏臣伏覩編勅指揮若將公使錢回易到別物公用但不入己更不坐罪其張亢所奏二事若未有發露乃是自首縱已發露亦不入己合該上項編勅指揮臣昨與韓琦在涇州同使公用錢曾為慶州簽判祕書丞馬倩身亡本人家貧親老與錢一百貫文又涇州保定知縣大理寺丞劉龍禮丁父憂家貧起發不得與錢一百貫文又虢州推官監環州入中陳牀度丁父憂家貧無依與錢五十貫文又進士黃通來涇州相看與錢五十貫文並是一面將公使庫錢回易到利息相兼使用即不曾親使著係省官錢自來邊上有公使錢處為有前項條貫及有回易利息但不入己各是從便使用今來若依編勅施行則張亢自首與遊索人錢不曾入己又是燕度元勘外事節朝廷自可指揮不須却送入案兼恐追尋元遊索之人或在遠方何時結絕若不用上件編勅指揮則臣與韓琦亦有上件與人錢物罪狀須至自劾昔人有言曰法者聖人為天下畫一不以貴賤親踈而輕重也伏望聖旨送樞密院依詳編勅及將臣與韓琦用錢事狀并張亢所奏二事一處定斷以正典刑

奏辯陳留移橋

臣前日與章得象以下親奉德音謂近知左右臣寮恐上不能主張不敢盡心言事今後不得更事形迹避涉朋黨須是論列必無所疑臣等千載遭逢得陛下聖言及此不勝慶幸不勝慶幸臣日夜發憤願盡其心以副陛下待輔弼之意雖犯雷霆豈敢回避今切見審刑大理寺奏斷王堯臣已下公案內有情理不圓刑名未審之處如便降勑恐外議紛紜傳播天下臣忝參預大政豈當緘默負陛下前日之訓為天下罪人今略指陳事節奏陳如後

一陳留橋是真宗皇帝親詔為損舟船遂遣使經度而遷之前來姚仲孫在三司日杜衍乞移此橋仲孫不行王拱辰知開封府日又乞移之拱辰亦是不行昨又令催綱使臣乞移此橋本府前來官員只差一主簿相度便具申奏朝廷不知先朝有詔失於撿詳遂許移之三司為去年新曾添修今又破材料遂奏乞差官相度乃是舉職今却以不應奏而奏坐罪惟聖慈深察方可見情

一據案中照勘得三司手今已先撿尋移橋文字於初九日納在王堯臣處要行遣申奏次日方見王溟為本人自陳留替回堯臣遂先發言問當移橋利害溟方對荅即非因王溟請託而後行也望聖慈察此一節

一經曰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又堂

高則陛高蓋言重公卿者所以尊天子也今三司使主天下大計在天子股肱之列有大罪則陛下自行貶廢不可使法吏以小過而辱之投鼠忌器正在此矣陛下縱有輕近臣之意不可外示於人何哉近臣輕則滅天子之重矣今法寺坐堯臣杖七十公罪其過至小伏望聖慈特遣中使傳宣安撫釋放贖法使令入謝以存國體羣臣幸甚幸甚

一王濵得替債盧家宅子稱每月饒減得房錢一貫文其人已移辰州通判只是暫時守官即非久住宅子之時又未曾言請託橋事量人情只是為王濵曾在本縣守官遂欲借宅子與住其王濵尚不肯須用錢債居只饒減得錢一貫文今因王礪奏王濵受盧家請託入獄之後須至虛有招認豈可一兩貫錢便使得一員外郎請託此事兼案內照勘得因堯臣問及遂說利害又無不移橋之言豈是請託之情今獨追官勒停衆議未允望聖慈深察可見其情或與罰銅監當亦減得外邊怨謗又免本人頻來理雪紊煩朝廷

一陳榮古定奪橋事據崇帳上開說所損舟船五十五隻內五十隻因風并相磕撞致損只有五隻因橋致損又根究得元乞移橋狀內所說損却人命及陷没財物並是虛誑所以榮古定奪更不移橋今來雖依王礪所奏移歸舊處一則違先朝詔命二則未及月餘已開新橋不利損却舟船撞折橋柱及水勢稍惡重船過往不易若再差人體量必是先朝不錯移改以此知陳榮古所定未必不當雖三度取狀不全招認罪名蓋有此情理須至今殊本因公事別無私曲今法寺坐為私罪伏望聖慈特與改作公罪免令過後頻來理雪

一慎鉞是三司判官本案管移橋公事既聞差王礪重行定奪遂令人探問移與不移今來勘得別無情弊伏望聖慈特與改作公罪庶免非辜

一王礪與堯臣祖同姓名素不相喜因此定奪遂誣奏乞勘三司情弊又奏慎鉞是堯臣所舉必有姦謀今來勘劾別無情弊亦無姦謀王礪親自定奪此是當以實言且非風聞之失也

右前件王堯臣罪名乞特出聖意差中使傳宣放罪令依舊起居并乞特降聖旨王濵免追官罰銅與監當陳榮古慎鉞並與改作公罪如此施行則衆情稍安羣議自息王礪初奏王堯臣必有情弊及有姦謀滿朝公卿憂堯臣禍有不測賴陛下仁聖特與辯明不陷深文羣臣又近奉德音令不避嫌疑而況陛下越次擢用敢不盡心助陛下之明德臣至誠激切絲髮不隱望天鑒照臨

奏為劉滬董士廉修永洛城乞委魚周詢等勘鞫

涇原路走馬承受趙正奏內殿崇班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枷送司理院次竊緣此二人元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永洛城即非是二人擅與及四路罷後本路部

署司抽下軍馬其人即合依稟罷修不合堅執拒抗臣料其情盖本人在彼相殺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築城寨懼見中輟之後本路責其經畫不當故以死拒抗一面興修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見非有他意況劉滬是沿邊有名將佐家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輒行軍法則邊上將佐必皆銜怨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誰肯竭力邊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將佐亦將一例枷勘盖狄青麤人未知朝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來訴之闕下亦更多有臣寮上言紊煩聖聽雖知將帥行得軍法即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爭利害致犯帥成昔陳湯矯詔命以破虜王濬違節制以下吴皆釋罪封侯以勸將列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周惟德取勘劉滬所犯因依情罪聞奏仍送邠州拘管聽候朝旨一則惜得二人不至因公被戮二則惜得狄青尹洙免被二家骨肉稱冤致訟儻允臣所奏事可兩全彰陛下保庇邊將之恩使武臣效死以報聖慈

奏葛宗古

臣竊知延州西路都巡檢使葛宗古為侵用公使錢入己奏案已上朝廷臣昨奏陳邊上得力將佐葛宗古實在其數今恐審刑大理寺斷入極典縱蒙朝廷寬貸亦須降充近下班行必然挫屈更無勇戰之氣臣伏覩刑統節文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有文記准盜論立判案減二等即充公廨及用公廨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各減一等坐之議曰即充公廨謂以官物廻充公廨今朝廷支賜臣寮公使錢既已支付遂處更不係省帳拘管不收出剩亦無磨勘其公使錢顯是廻充公廨之物私用者自有上項正條兼元無條貫令將私用公使錢入己為監主自盜之法只是法寺近例斷遣不敢從輕遂至入罪切慮今後有公使錢處官員因循之間為人掎拾多陷除名死罪之坐誠為法之一弊公朝固當正之伏望聖慈宣喚新判大理寺杜曾令上殿指陳侵用公使錢正條付中書參酌免有枉濫其葛宗古弓馬精強復有膽勇在鄜延路中最為驍果今來朝廷選將之際此人實恐難得乞從正條定罪然後議其未減

雜奏

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邊郡

臣近與韓琦上言陜西邊畫略陳八事須朝廷遣使便宜處置方可辦集又近覩手詔下問合用何人鎮彼西方兩府已奏見選人進呈次今西人議和變詐難信成與不成大須防將來之患臣久居邊塞下誠無寸功如言鎮彼西方保於無事則臣不敢當但稍知邊情頗在驅策雖無奇効可平大患惟期夙夜經畫措置兵馬財賦及指蹤諸將同心協力以禦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恐失於後時願聖慈早賜指揮罷臣參知政事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部署職任

奏乞互換巡邊

臣等奉聖旨商量互換往陜西邊上照管臣等今商量欲

乞今秋差臣韓琦先往邊上勾當候將来春初即臣仲淹却往替換所有逐人舊例御筵并錫賚等並乞免取進止

奏乞免參知政事錫賚

臣蒙恩擢授參知政事今日入朝竊知例有錫賚緣臣昨拜樞密副使已蒙恩賜虛簿之才消勞未立不可再有貪冒貽譏搢紳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庶寬憂懼實頼照臨

奏乞免錫賚

臣今月二十三日蒙聖恩差到中使賜臣銀絹者伏念臣偶以非才誤膺東掖備位樞府僅方踰月改參大政不可復賚今早已具奏陳乞賜罷回聖澤庶安愚悃謹具奏聞

奏避蔡禀嫌

臣一女子嫁得監察御史蔡禀之弟今来禀為糺彈之官臣在政府恐有妨礙須合上言乞聖慈特降指揮取進止

奏乞在京并諸道醫學教授生徒

臣觀周禮有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考其醫事以制其祿是先王以醫事為大著于典冊我祖宗朝置天下醫學博士亦其意也即未曾教授生徒今京師生人百萬醫者千數率多道聽不經師授其誤傷人命者日日有之臣欲乞出自聖意特降勑命委宣徽院選能講說醫書三五人為醫師於武成王廟講說素問難經等文字召京城習醫生徒聽學并教脉候及修合藥餌其針灸亦別立科教授經三年後方可選試高第者入翰林院充學生祗應仍指揮今後不由師學不得入翰林院如在外面私習得醫道精適有近上朝臣三人奏舉者亦送武成王廟比試更委宣徽院覆試取醫道精深高等者方得入翰林院祗應如內中及諸宮院使不經官學百姓醫人有功効者只與支賜如祗應十年以上累有効者即與助教或殿侍三司軍大將安排即不得入翰林院所有諸道州府已有醫學博士亦令逐處習生徒并各選官專管仍指揮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所到點檢其學醫生徒候念得兩部醫書精熟即與免戶下諸般差配如祗應州府累有功効者即保明聞奏與助教安排所貴天下醫道各有原流不致枉人性命所濟甚廣為聖人美利之一也

奏乞選河北州縣官貟

臣謹按唐初內開十六衛以聚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屯兵伍使三時農務一時習武無事則武臣

居內以奉宿衛有事則武臣居外以統軍旅自武德至開元百三十年天下府兵無逆亂者及開元末倚安忘危仍廢府兵天下遂亂其後兵伍皆市井徒驕蹇怨叛終喪唐室國家今於河北點得義勇鄉兵二十萬亦如唐之有府兵也然所置官屬及揀點法制即與唐末類且逐處官非其人不能以恩撫綏以威制服臣恐一旦倉卒不為國家之用既教以弓矢馭之失道則寇亂之資已先成矣今河北州縣部內各管義勇其長吏中才可馭衆或智可防亂或威攝衆望者有幾人哉臣料按察使奏黜者不過老昧貪猥之人存留者不過勤謹畏懼之士其馭衆防亂恩威得所者必未多也由此觀之是陛下河北二十萬之衆未有統領而無所倚賴也今北戎方盛河朔千里無陝西關

山之險又官軍數少難當大敵或更增置官軍即財力已困無以供億如此則陛下將何為必安之計不可不思也豈易百十貟官吏為難而不以統二十萬兵伍為重然國家恐北戎之疑必未欲多置兵伍臣請且選逐處州縣長吏須命一二才臣專往河北與轉運使安撫使令行按察逐處知州知縣縣令內有才智不長非可統理兵衆者雖無過犯並等第列名聞奏內近成資者差人承替未近成資者與移諸路州縣却將諸處舉到知州知縣縣令人內揀選有材幹者先差往河北填替仍授以訓兵之要其知州並別授宣命專管勾義勇兵甲公事知縣並帶都監監押其縣令中有頗換班行充知縣兼監押者並聽亦乞於武臣中選堪知縣者前去如此則得人稍多必能統領教習使行軍陣之序金鼓之節賞罰之約緩急遣就統領可戰可守不誤大事又良吏撫馭恩威得所雖有飢饉不為寇亂其河東路即乞續次依此施行此國家大計非臣之敢輕言也

奏乞名募兵士捉殺張海等賊人事

臣竊見鄧州奏賊人張海等一行已及六十餘人各騎鞍馬有弓弩器械驚劫縣鎮恣取金帛强掠士女不懼朝廷凶害如此百姓被害不堪其憂臣恐逐處窮民見其豪盛各生健羨聚成徒黨脅取州縣事勢漸次張大不早殄滅必生它患漢唐之末皆因羣盜而天下大亂朝廷豈得安然伏乞聖慈來日便差中使計會殿前馬步軍司於七百料錢已下軍令內名募情願捉殺强賊人貟兵士三百五人須是勇壯與得辛苦或曾經使喚之人限一兩日內引見面賜鹽纏錢并冬寒綿衣及大與逐月添支選差有心路使臣部押與謝雲行同去令布掩殺不以遠近粘趂直候捉殺淨盡即等第優與酬奬

奏乞指揮管設捉賊兵士

近奉聖旨名募到兵士三百人又於三班院取到使臣部領前去金商州捉殺賊徒雖蒙支賜綿絹及傳宣戒訖切緣彼中賊徒方盛刼取財物虜掠士女烹宰牛羊恣行意氣致諸處軍民中强惡之人往往生心其差去兵士支賜不多又是七百已下料錢每日計得錢二十餘文在路只供得火隊柴薪鹽醋歛掠或遇天寒路遠不免飢凍豈有勇氣向前力戰更恐差去使臣無別心計不能撫恤為宣命緊切連夜拖拽更致怨憤逃走入賊中其患愈大欲乞特降聖旨更選差近上有心力使臣一貟星夜前去同共部押逐程宿處官破柴薪鹽醋不令歛掠仍審切別降指揮下捉賊兵馬到有賊地令州軍只作長吏意度逐人辦肉一斤麪一斤酒一升管設所有使臣軍貟別破酒食如遇大段雨雪兵士單寒向前不得即更令製造紬綿被襖支散兩貴各得飽暖則有勇氣可以擒賊亦上感聖恩不致怨叛仍令差去使臣常切體量兵士內有結搆逃走或出怨言扇摇軍衆者明立照證處斬訖奏臣在邊上體當軍情須是如此恩威兩立纔能使喚方保無事今來兵士不多易為豐足大都防於未萌若待叛怨之後捷行招恤則深損國威亦不懷感賊大之後所費無窮其餘處捉賊

兵士到有賊地分州軍亦令依此體量施行俟賊平日各歸地分自然不更管設乞垂聖斷

奏乞差兵往荆南捉賊

荆門軍奏賊人張海等已到彼中人數漸多荆湖少兵大可憂慮似此一路殺人放火驚刼郡縣朝廷若只行遣文書將何以濟空差使命前去别無兵馬彼中賊無所畏取便屯結一路州郡無兵之援何以守禦伏望特出聖意於在京差兵三千人作三節起差如賊已銷滅即以上件兵士於荆南府潭州分屯以鎮遠方如尚猖獗聞京師兵來則一路州郡望風增氣賊勢自然窮蹙易為翦除不成大患

奏乞差人部送吳遵路家屬

知永興軍兼經略安撫使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身亡緣本家只有一子全未歷事家眷幼碎兼陝府界賊盜頗多伏望聖慈指揮下陝西轉運司多差公人兵士津置仍選官一員部送至京及指揮逐州多差人防送免致疎虞取進止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下

烏程張鈞衡景元本重開

先文正公奏議十七卷韓魏公為序在昔板行于世雖不復存其政府奏議二帙卷中不載茲得舊本惜多漫滅將繕寫鋟梓而鄉士錢翼之見爲樂爲之書於是命工刊成置于家塾期垂傳之元統二年甲戌九月八世孫文英謹識

黃慈博輯本

余襄公奏議

葉恭綽

重輯余襄公奏議序

今歲余嘗校輯宋曲江余襄公靖武溪集。讀卷首歐陽文忠神道碑。知集外尚有奏議五卷。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屢引其文。或稱奏議。或稱疏草。或稱諫草。當卽一書。蓋經別出刊行。不附專集者也。尤袤遂初堂書目章奏類則稱余襄公諫草。不著卷數。宋史藝文志作諫草三卷。蓋宋時是書卷數名目已互異矣。淸康熙間。廖燕重刻武溪集序（今刻本無此序。載燕二十七松堂集。）云。襄公奏議五卷不傳。厥後四庫書目武溪集提要。及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亦云已佚。蓋明成化間邱文莊公在內閣中備抄出武溪集三十卷。付韶守重刊。亦未嘗注意及此。殆不見於世久矣。暇因刺取羣籍。逐年編次。輯爲二卷。似已得其厓略。吾粵唐宋名臣奏議之單行本。有張文獻表草。崔淸獻奏議。今皆失傳。省志藝文祇存其目。此編謹由搜輯成之。從歐碑最初之名。仍題奏議。惜夫書闕有間。於原書體例。未知若何。然窺豹一斑。或足備徵文考獻者之采摘爾。庚午議月鐵城黃佛頤慈博謹序。

重輯余襄公奏議目次

卷上

乞納后之禮稍緩其期 景祐元年九月
上榷正漢書 景祐元年九月
上校正漢書 景祐二年
論范仲淹不當以言獲罪 景祐三年五月
議李照所定樂 景祐四年
論常平倉 慶歷二年
論文彥博知秦州狀 慶歷二年　文佚存目
論皇子服罷開宴用樂 慶歷三年正月
論元昊論和常令權在我 慶歷三年二月
請定獻官冕服 慶歷三年
請毋許夏竦入見 慶歷三年四月
請罷王珠 慶歷三年五月　文佚存目
乞寬租賦防盜賊 慶歷三年五月己丑
論河北榷鹽 慶歷三年
乞頒定捕賊賞罰奏 慶歷三年六月甲子
論考正祀典 慶歷三年七月
請罷王舉正 慶歷三年　文佚存目
請裁損待遇西使 慶歷三年七月庚寅
論西賊傳玩朝廷 慶慶三年七月癸巳
論審裁邊事 慶歷三年八月癸亥
論太白犯歲星 慶歷三年九月甲申
論慎刑 慶歷三年九月癸巳

論禦盜之策莫先安民 慶曆三年十月
乞韓琦兼領大帥鎮秦州 慶曆三年十一月
乞侍從與聞邊事 慶曆三年
論兩稅折納見錢 慶曆三年
論詔限職田 慶曆四年
論張堯佐不當與府界提點 慶曆四年三月己巳
論荆湖盜一 慶曆四年三月甲戌
論荆湖盜二
論荆湖盜三
論荆湖盜四
論當今可行急務 慶曆四年三月末

卷下

論狄青與劉滬爭水路城事 慶曆四年四月丙申
乞平時蓄養賢俊 慶曆四年四月丁酉
再論狄青劉滬爭修水洛城事 慶曆四年四月丙辰
乞罷修京城 慶曆四年五月壬戌
乞宣敕並送封駮司審省 慶曆四年
論馬政脩之由人不在於地 慶曆四年
論蠻事一 慶曆四年五月乙酉
論蠻事二
論元昊求和一 慶曆四年六月戊戌
論元昊求和二
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一 慶曆四年六月癸卯
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二

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三
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四
乞罷迎湖寶寺塔舍利 慶曆四年六月丁未
論災異實由人事一 慶曆四年六月
論災異實由人事二
論災異實由人事三
論吳王宮誤封次孫事 慶曆四年八月辛卯
論敵人求索不宜輕許 慶曆四年八月
論契丹請絕元昊進貢事 慶曆四年八月
論元昊所上誓書 慶曆四年九月甲申
乞罷天下奉生員聽讀日限 慶曆四年十一月戊午朔
議赦書條目 慶曆四年十一月辛未

乞移楊畋近邊差遣一 慶曆四年十一月
乞移楊畋近邊差遣二
乞移楊畋近邊差遣三
論王翼賜五品獻 慶曆四年十二月癸丑
論元昊獻契丹俘事 慶曆五年正月丙子
乞特令臣僚奏薦親屬不拘年甲 慶曆五年二月辛卯
奉使契丹時上言 慶曆五年二月己亥
論有司禁論從讜 慶曆五年四月戊子
薦奉親狀 慶曆五年

余襄公奏議卷上

宋工部尙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尙書左僕射累贈少師謚襄公余　靖撰

後學香山黃佛頤慈博輯校

乞納后之禮稍覩其期（景祐元年九月）

臣伏覩景祐元年八月十五日領敕，頃以中閣有虧善道，降處次妃之位，仍從別館之居，郭氏宜令於外宅居止，更不入內，美人尙氏令於洞眞宮披戴，亦不入內，美人楊氏於別宅安置者，此蓋皇帝陛下廣示憂勤，擯去聲色，割情斷愛，以從典禮，雖堯舜無以加之，天下幸甚，詔旨又云，長秋之重，陰教是宜，顧厥位以難虛，必惟賢而是擇，將行聘納，式助烝嘗（按原抄本作蒸，今改。），臣謹按春秋，君舉必書，以示後嗣，固當謹重，用存規法，切以莊獻明肅皇太后，預聞朝政，詔在母情，保佑聖躬，安固宗社，欽奉慈旨，備盡幸披，先太后登遐，方陰祥練，陛下雖行易月之制，而心喪未除，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所有納后之禮，乞候先太后服紀闋日，然後審選世閥，登進賢淑，與理內教，統領六宮，必允衆望，始議册立，不宜頻有改易，以駭四方，乃陛下孝治天下之本也，昔者魯文公居喪納幣，以娶夫人，春秋非之，公羊傳曰，娶在三年之外，此何譏爾，曰三年之內不圖婚也，是皆孔子書之，以爲世法，伏望陛下謹茲舉措，以示後代，稍緩其期，則臣綴締之願也，（宋紹興本宋名臣奏議〔以下稱名臣奏議〕九十三下註云，景祐元年九月上，時爲祕書丞。）

上校正後漢書（景祐元年九月）

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譌，恐誤後學，臣謹參括衆本，旁據他書，列而辯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讎對，謹按後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異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充雜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表，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記，熹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續爲東觀漢記，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紀一百卷，泰始中祕書監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後漢書，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爲後漢書九十七篇，祠部郎中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祕書監袁崧作一百卷，至宋豐城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朱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剡令劉昭者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右庶子斷太安洙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革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立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註范曄後漢書，儀鳳初上之，詔付祕書省，補之，至今靖洙悉取館閣諸本參校，二年九月校畢，凡增五百一十二字，損一百四十三字，改正四百一十一字，（明刻本後漢書卷首。）

校此文語氣斷續，是否奏疏原文，難以臆斷，以無他本可按，姑仍之，輯者附註，

上校正漢書（景祐二年）

案顏師古敘例云，班固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注音義，自名其家，至西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辨二家當否，號曰漢書集注，永嘉之亂，此書不至江左，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見，續厠其末，補緝前說，多引汲冢竹書，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凡稱集解音義，即其書也，蔡謨全取此書散入衆篇，自是以來，始有注本，至唐太宗時，皇太子承乾命顏師古更加以刊正，刪繁補略，裁以己說，儒者服其詳博，遂成一家，總先紹注解名姓可見者三十五人，而爵恩年代史儒載者殆半，考其附著及舊說所承注釋源流，名爵年次，謹條件以聞，望行刊于本書之末，庶令學者啓卷具知，（明刻本漢書卷首。）

論范仲淹不當以言獲罪（景祐三年五月）

臣聞位疎而言深者（按原書下衍也字）罪也。知淺而言深者妄也。臣故抵罪妄輒有開陳者。懷忠事君。不敢自愛。萬一益國。死無所恨。伏聞今月十九日以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落職守□官知饒州。臣竊謂仲淹秉朴忠之心。懷直諫之節。不識忌諱。有可矜憫。觀其臨事不苟。言必忤上。竭忠奉國。夫豈私其身哉。去歲起自貶所。召居顧問之職。爾時正人端士。酌酬賀喜。蓋喜陛下納誨思治。招來忠黨。（按當作讜）眞聖帝哲王聰明之政也。今茲遽聞以言獲佐（按疑作左）降僻遠。事出不意。驚駭耳目。何去之太暴而遂之太速乎。然則（按則字疑）仲淹若以官政闕失。自取罪戾。國有常典。誰敢議之。今以刺譏大臣。指訐時政。而不示矜恕。重加譴謫。臣深爲陛下不取也。堯舜之帝周商（按疑作商周）之王。嘗云諤諤以昌。不聞誹謗爲罪。況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犯顏逆耳。最其大者。以其言合典禮。尙加優獎。（長編作獎）（以其言合典禮故加優獎）正人端士。所以相賀者。以陛下勵精恂道。超越前古若是者也。今因進對之際。言大臣長短。縱令謀論疎淺。褒貶過當。未必盡合聖慮。則斷在陛下聽與不聽。安可與讒邪同罪乎。至如汲黯在廷。毀平津之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按原缺此二字今據宋史公本傳及長編引補）爲麤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作漢書吳王熱帥令從本傳及長編）兩用無猜。豈損令德。臣今□職而言者。（按職字上疑闕越字）非不知百官內外。各有職分。但以諫官御史畏□而未言。（按而字上疑闕[illegible]字）遂恐庶人之議。不得上達。故敢區區不避誅殛。放臣□言。（按放疑作況）亦非營救仲淹。何者。仲淹自大理寺丞四五年間至□□員外郎。（按員字上疑闕吏部二字）比於常流。此乃踰涯之寵。今雖落職□□□□□□□□有所損。（按句上闕八字）但所論者國家大體耳。古者斥去直臣。皆□□□□□□□垢忍怒。以示容納。彼非不能快意行事。□□□□□□□□陛下自親（長編作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爲常。（按奏議缺字據朱子四朝名臣言行錄九蘇公文襄行狀增）不甚重惜。則恐書以史冊。玷太平之政。鉗天下之口。（口字下疑闕一字）陛下之聰在此舉矣。不可不謹。故臣披瀝肝膽。冀陛下察之。伏望陛下以舜察邇言爲念。以漢招直諫爲謀。常雍塞而是憂。不以誹謗而加罪。追改前命。（長編作請追改前命）無量過舉。（按量字疑）則天下幸甚。（名臣奏議卷八十八。下注云。景祐三年五月上。時爲集賢校理。○按抄本宋名臣奏議此疏多訛闕。而宋史公本傳李燾通鑑長編朱子五朝名臣言行錄所引。皆非全文。姑據校改。其未引者仍闕之。）

議李照所定樂（景祐四年）

臣聞道路傳言。已降指揮。今月十六日皇帝御後殿。令中書樞密院及修書臣僚司□上前詳議李照胡瑗所定樂是非事。臣竊謂樂者因聲以布其和。聲者因器以宣其用。故假金石以爲器。然後聲得其和。分宮商以爲音。然後樂可以齊。今李照之說。形器可辨。胡瑗之議。音律未傳。以此而欲定優劣。不亦難乎。又況言有辨訥。意有巧拙。又安能頃刻之間定之乎。臣又以爲古之作樂者。知聲有清濁。故吹律以制其中。恐久而失傳。故累黍以存其法。後世增損。不能識其本聲。若以古法求之。尙或得其髣髴。疑古

而不用。未知憑何可從。況胡瑗所定。頗有經據。何不試令造鐘磬一□與李照之樂。更可迭奏。取其絲竹之聲諧和而不相奪。□定以優。而後行用。彼時集議。亦未爲晚。臣頃聞談者云云。並言李照學無師法。自傳損益。又挾閻文應以爲內助。故得紛然恣其偏見。而律度疎長。鐘聲振作。不守古□不可垂法。察於衆言。照未全是。若以樂爲政之大者。當詳重改作。則立議於李照未改之前。今既改而未定。又宜詳考律呂。審酌制度。以防其失。臣故謂當令胡瑗作爲鐘磬。而與照樂兩辨其聲。然後是非灼然。如在衡鑑。不辨而可知也。臣不任區區瞽言待罪之至。（名臣奏議卷九十六。下注云。景祐四年上。時任祕閣校理。）

論常平倉（宋名臣奏議作論倚支常平本錢　慶曆二年）

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先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備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覩眞宗皇帝景德中議

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准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利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槩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㪷等若以賑牒飢荒此固常處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常給資糧應（名臣奏議作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爲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虛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並依景德先降敕命施行又聞昨來遭旱州軍司農寺至今未曾指揮出糶斛㪷伏乞指揮司

農寺遍牒諸路州軍應合出糶斛㪷去處並仰疾速開倉減價出糶無使人民失所此實惠民之急經國之要者也（○宋文鑑（以下稱文鑑）卷四十七名臣奏議一百七下注云慶歷二年上時右正言集賢校理）

論文彥博知秦州狀

按長編一百三十六慶歷二年五月甲寅詔三館臣僚上封事及聽請對注云余靖論文彥博知秦州狀以爲五月七日敕按甲寅乃十二日今從實錄據此則公當日有此狀也今存其目

論皇子服罷開宴用樂（慶歷三年正月）

臣伏見陰陽尅擇官狀申皇子故鄂王大殮殮服並取今月十四日又伏見每年正月五日紫宸殿開宴管領契丹賀正人使切恐有司循故事申舉以戎使爲言依例作樂開宴臣身爲禮官故敢先事言之切以故鄂王雖有（按當作在）襁褓是爲無服之殤其無已撥爵命當同成人之例父子天性豈能無感今日服之而明日宴樂情何以安且臣寮之家遭此喪尚當給假況萬乘之主因戎狄之使不得申其私恩深可痛也臣以爲若不得已宣召與禮食而徹去聲樂親遣大臣告諭戎使以皇帝有嗣續之痛故服去聲樂非有輕重於此（按疑作北）朝也戎狄路同禽敵不敢以此爲恨昔周景王以子喪既葬而與宴春秋譏之以爲失禮古者卿佐之喪雖然祭祀尚猶廢樂況其親父子乎臣不勝區區之至（名臣奏議九十三下注云慶歷三年正月上時爲集賢校理兼知諫院）

論元昊請和當令權在我（慶歷三年二月）

臣竊聞昊賊差私署官入境相次到關欲與朝廷通和事伏以息兵減費番人願命國家大臣至於遣將成欲息肩以休士卒臣愚料之以謂挫北朝之氣折西羌之銳不如不和最爲得策假如元昊貪我財貨其心臣伏此之爲禍大於今日臣請別白言之伏自國家用兵以來五年之間三經

大戰軍覆將死財用空虛天下嗷嗷困於供給今乃因胡人入一介之使馳其號令遂使二國通好君臣如初吾數年之辱而契丹一言解之若胡人又遣一介有求於我以爲之謝其將何詞以拒之若使國家又有所惜必將興師責我謂之背約則北鄙生患二境受敵矣則西戎自僭名號未嘗挫折何肯悔禍輕屈於人今若因其官屬初來未有定約但少許之物無滿其意堅守名分以抑其僭雖賜以甘言彼必不服則吾服西鄙受敵而北胡未敢動也何以知之昨梁適使胡之時虜主面對行人虜使西邁意氣自若自言指呼之間便令元昊依舊稱臣今來賊昊不肯稱臣則是北朝之威不能使西羌屈伏彼自喪氣豈能來責敵臣謂今之不和則吾雖西鄙受敵而北朝未敢動也若使與西戎結服則我之和好權在番人中國之威於是盡矣契丹責我則二鄙受敵其憂深矣伏願陛下與執政大臣密謀而深服之無令陷敵計中則天下社稷幸甚必不得已聞與賀

財須作料錢公使名目，便將服服服夏作兩鎮，則賜與倍於往時，而君臣名分不改矣。或欲速成和好，而屈名分，則天下共恥之。雖强兵在境，有血戰而已矣。若他年賊自有釁，來求和者，權在於我，則不必拒之也。惟陛下裁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一百三十九。○名臣奏議一百三十四。下注云：慶曆三年二月上，時爲集賢校理。）

請定獻官冕服 慶曆三年 太常博士

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所祀鬼神大小以爲制度。今大中祠所遣獻官用上公九旒九章冕服，爲初獻，餘公卿皆七旒冕，制無差降，小祠則公服行事，乖戾舊典。謂宜詳周禮因所祭鬼神，以等獻官冕服之制。（馬端臨文獻通考〔以下稱通考〕十四。○按長編一百四十，載是年三月丙申，詔太常禮院諸小祠獻官皆常服行事，不合禮文，自今羣祀四品以下祭服，若非官給用晉精禮器者亦知之，蓋當時實從公之請，此奏在三月前上也。）

請毋許夏竦入見 慶曆三年四月

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剗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敍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解釋，則聖聽惑矣。（長編一百四十一。）

請罷王球 慶曆三年五月

按長編一百四十一，載是年五月壬申，罷戶部判官工部郎中王球知懷州，諫官余靖言球被疾不任事也。是當時必有奏疏，史不載其文，茲存其目。

乞寬租服防盜賊 慶曆三年五月己丑

臣伏覩春夏以來，旱勢至廣，陛下憂勤勞恤，躬行禱祈，雖獲澍應，而夏田先已損矣。臣以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長編及名臣奏議無國字，今據禮記王制改正。）故雖堯水湯旱，民無菜色者，有備災之術也。方今官多冗費，民無私蓄，一鎮不登，逃亡滿道。蓋上下皆無儲積故也。臣竊謂當今備災之術，最急者寬租賦、防盜賊而已。權知國家邊用未解，經費日廣，不宜更減民賦，自窘財用，其知服收有限，當

量民力而取之，雖或差減，尙有數分之入。今若全取，一旦不堪其求，必致流亡之患，則永失常賦矣。今天府之民，九重不遠，其訴旱者，尙或半得申明，半遭抑退，况遠方之人，其無告必矣。陝關已西，尤須撫之。伏望朝廷特降詔命，應遭旱州軍，委淸强官躬量實旱損夏苗去處，特與長減夏稅分數，不得容有僥倖，此乃惠民之實效也。若待有逃亡，然後振救，將無及矣。

臣又聞衣食不足，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不爲賊盜，若水旱之後，盜賊滋長，勢之常也。近聞解州、鄧州羣賊入城，刼略人戶，此乃都監、監押、巡檢不得其人之所致也。假此階漸，不可滋蔓。伏乞朝廷申明捕捉之科，嚴行賞罰之典，其不獲强盜人，不得卻將竊盜比折，特行勒停衝替降資之法，庶幾戮力同心，以折盜賊之勢。（長編一百四十一。下云：上嘉納之，又小注云：據張唐英政要。○名臣奏議一百六，下注云。）

論河北榷獲 慶曆三年（慶曆三年五月上，時爲右正言，諫院供職。）

臣切聞臣寮上言，禁榷河北鹽貨，以收遺利者。臣切以前歲事宜（通考作軍興）以來，河北之民，揀點義勇强壯，及諸色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嘗痛燕薊之地，陷於胡虜數（通考作且）百年，而民忘南顧之心者，戎狄之法大率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者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令收稅。今若一旦榷絕，價必騰踊，民苟懷怨，悔將何及？伏緣河朔土多服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唯刮鹻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獲價若高，犯法必衆，邊民怨望，非國之福。伏乞且令仍舊通商，無輒添長儲服以鼓民怨。（名臣奏議一百八。下注云：慶曆三年上，時爲右正言，供諫職。先是河北鹽務在滄、濱二州，歲課九千一百四十五萬，以給一路。自開寶以來，雖人實爲官收其算，歲課十五萬，上封者嘗請禁榷以收遺利，靖奏入，其議遂寢。○文獻通考十五。○長編一百五十九。下云：其後宣聽，又小注云：河北權鹽惟聖實始，不載余靖諫罷存。與奏及王拱辰奏立榷法時，靖爭貫久之，書先有此議者，靖論其不可。故附。）

乞服定捕賊賞罰奏 慶曆三年六月甲子 右正言

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執賞罰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細民聚而爲盜賊（原作刧，從事抗拒官，據通鑑四十五引改）不能禁止者，蓋賞罰不行也，若非大設隄防，以矯前弊，則臣憂國家之患，不在夷狄，而起於封域之內矣，南京者天下之別驛也，賊入城斬關而出，解州池州之賊，不過十人，公然入城，虜掠人戶，鄧州之賊，不滿二十人，而數年不能獲，又清平軍賊入城作變，主者注告，而軍使閉門不肯出，所聞如此，而官吏皆未嘗重有責罰，欲望賊盜衰息，何由而得，今京東賊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陽監賊僅一百人，建昌軍賊四百餘人，處處蜂起，而巡檢縣尉，未知處以何罪，當職大臣，尚規規守常，不立法禁，深可爲國家憂，且以常情官之，若與賊鬬，動有死亡之憂，避不擊賊，止於罰銅及罰俸，誰惜數斤之銅，數月之俸，以冒死傷之患哉，乞朝廷嚴爲督責捕賊賞罰，及立被賊刼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長編一百四十一，下注云難之。）

請考正祀典（慶歷三年七月　太常禮院）

祀昊天上帝，當用蒼璧，感生帝用四珪有邸，近制乃同用四珪，又祠高禖比不設弓韣，皆不應祀典，請考正之。（長編一百四十二，下云，奏可，又小注云，本志乃余靖奏，靖奏議，亦有此。）

請罷王舉正

按長編一百四十二云，慶歷三年七月丙子，給事中參知政事王舉正爲禮部侍郎，知許州，初御史臺舉屯田員外郎李徽之爲御史，舉正與徽之友壻，格不行，徽之因訟舉正妻悍不能制，何以謀國事，西諫官歐陽修余靖蔡襄，咸言舉正儒默不任職，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舉正以仲淹代之，舉正亦自求罷，上從其請，是當時公必有疏，今不存，錄目俟考。

請裁損待遇西使（慶歷三年七月庚寅）

風聞西驛勾當使臣與如定等下行，請收買物色太多，此非國家之意，臣竊以朝廷含育西戎，恩過天地，元昊累世翻覆，性同禽獸，蓋緣從前褒賚過厚，以致今日跋扈難制，非恩意不足也，昨者賀從勖來，朝廷賚賜追禮，在賊常分，固宜感恩，今者如定之來，乃形割地之詞，又知賊意輕侮中國甚於前時，朝廷待之，尤當減於從勖，始合事賊，今若恣令買物，過於契丹之使，倘此回謀議未合，使人復來，不知復以何禮待之，惟朝廷每事裁損，庶存大體，則國家之幸也。（長編一百四十二）

論西賊侮玩朝廷（慶歷三年七月癸巳）

元昊所遣如定等，已於紫宸殿朝見，竊聞元昊所上書中，有吾祖之稱，今遽令來人朝見，臣初慮朝廷之意，厭苦用兵，恐其乘秋侵擾邊鄙，所以僶俛曲從，但云遠方不足與爭，得其稱臣，則不惜呼爲吾祖，臣朝夕思之，此乃西賊侮玩朝廷之甚，古外域河單于可汗之類，皆中外共知，若從其俗固無錄，今昊賊無端譔此名目，且彼稱陛下爲父，卻令陛下呼之爲祖，此非河玩而何，賊又言九州十三縣，是其故土，況靈鹽綏宥，皆朝廷舊地，若辨封域，猶當歸之國家，許發方者不一而足，惟陛下留神，磨以歲月，則天下幸甚。（長編一百四十二）

請審裁邊事（慶歷三年八月癸亥）

朝廷賂契丹以金繒，與之再盟，所以惠寬生靈也，今日報山外事，乃西戎借勢，欲就過求之謀，北敵恃衆，必生非意之變，方此之時，處置論議，動關利害，一失不中，爲患非輕，且今之鄉兵，最近古制，而損借奏請罷去，此議者之不威也，河北之將，惟劉貽孫王果數人而已，近聞貽孫乃爲李昭述所奏，欲加之罪，此按察之非當也，又聞王果爲歸戩辟移永興都監，果諳河北人情，今乃徙之關中，關中急，河北豈不急耶，而徙爲此紛紛也，又劉渙知滄州，刺一逃軍，請運使以爲恣暴而悍之，郭承祐罷請定部署，而固欲得鎮州，其偃蹇如此，而朝廷略不加罪，欲望威行而事舉，其可得乎，願

陛下不以邊事爲略而簡裁之（長編一百四十二）

論太白犯歲星（慶歷三年九月甲申）

伏覩太白犯歲星於大微端門之右執法之前民庶共見風聞司天之奏乃以商洛羣盜便當其占此乃星官忌諱不敢正言臣歷觀漢晉隋書志凡五星之變金火謂之罰足大白與歲相犯皆主兵喪及饑惟此三者饑之大患其變乃出端門之右執法之前前志所占將有伏尸流血之盡豈山澤小寇所能當之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則知古之聖王恭勤寅畏以順承天天表之應各以其類且夫木爲德金爲刑惟金沴木五行所忌今二星同舍掩食踰時殆爲刑德之頗乎國家自近歲以來西戎不賓契丹恃强人心動搖戰守不足而軍需百物皆出於民殘忍之吏朝索暮辦鞭箠之聲徧於天下此金氣大盛而刑之失乎民之壯者籍之於軍而居者又困其財貪進之人自爲私計朘削其下以希恩榮未聞朝廷講求寬民之術此木氣遂微而德不振乎況今州郡空虛無守禦之備官吏猥濫無撫御之術一夫大呼莫敢當者伏望陛下寅籾修德以謝天變中外之政安民爲本凡州郡之兵不足守者急備其闕守宰之官不足任者速擇其代器甲之材出於農者頗緩其期米鹽之運傷於財者稍寬其力皮鐵之工拘於官者裁減其役民足於財則安其居商懷其生雖體之爲盜必不肯去安而就危也暴賦橫斂不加於民則怨怒不生而陰陽以和兵懷之患庶可消矣百官敍進必責其實使明陳所職以考功能外官必求息民之績在朝必視勤官之效則庶事盡理天下安矣至於省聲色之娛杜奢淫之好絕畋遊之禦節臺榭之觀順四時而安玉體親萬物而奮宸斷體下日慮外難固當力行自致不待臣縷陳而蔑言之矣伏惟陛下內宣慈愛以敦九族外遊才良以安百姓興廊廟大臣協忠慮謀無怠於政則天下幸甚（長編一百四十三）

論贖刑（慶歷三年九月癸巳）

臣不知誰爲陛下畫此謀者徒知高談而不知適時之變也今三邊有百萬待哺之卒計天下二稅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故茶體酒稅山澤雜產之利盡籠於官尙居日算歲計恐其不足民食其利而犯禁者雖死不避也今乃一爲體刑以寬其禁三軍之食於何取之臣伏見二年以來陝西淮南江浙新添取體酒價錢而民犯愈多今若更爲輕刑得以體論則民輕其犯而莫之禁矣朝廷之舉惟先制度今一去令式任其僭侈上下無紀莫甚於斯伏乞追改前詔特令寢罷其陝西淮南江浙二年以來所添鹽酒價講並放仍舊則冀乎民稍蘇息不犯於禁矣（長編一百四十三下注云奏不果行）

論禦盜之策莫先安民（慶歷三年十月）

臣竊見陝西京西京東淮南荆湖等路各有羣賊大者數百人小者三五十人剽刦州縣恣行殺戮官吏罷軟望風畏懼如張海等輩日肆猖狂□處州軍爲備□唯能乞師以自防□此蓋軍政久弛又少良吏故小有寇盜則上□朝廷伏見近日遴擇才臣爲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等將令上下相維謀於旬□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民此誠□治之本也然臣愚慮恩之有□年已來寇賊爲害幸一起於軍伍鳥合成羣百姓尙懷其生□□應和茲乃國家自祖宗以來輕徭薄賦以結人心至於此也臣聞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古今之通論也國家西陲用兵而來□費漸廣故言利之臣日進其術不以安民爲意者多矣惟陛下察之大抵民有蓄積能自充足則鄰里親戚共相守衛不忍棄其安逸以就死若朝廷略加存撫則不失其所凡今之所以言於農者謂官狡吏奪幷之家游手之人乘饑家賦斂猝暴而□其利以耗其蓄禦也今又加以賦盜驚擾廢其耕桑若皆失業困窮而共爲盜賊黃巾赤眉之患可憂矣故朝廷尤宜急撫之也夫州郡之兵多則食不充少則不足自漸裁當今

之所宜。唯兼濟而□可。若朝廷選擇長吏。長吏擇捕盜之官巡檢。得自募勇力之士。嚴捕賊之令。重捕賊之賞。賊無不破矣。安民之術。則但不奪其時。不傷其財。能禁其爲非。而去其爲害者。則皆安□矣。故盜賊之勢。不可使其滋蔓。惟先求安民之術而已矣。欲民之安者。在乎謹改作。勿爭其利而已矣。國家不謹改作而與民爭尋常之利。前者別具條奏。（名臣奏議一百四十四下）（注云。慶曆三年十月上。時爲右正言諫院供職。）

乞韓琦兼領大帥鎭秦州（慶曆三年十一月）

臣准五月七日詔勅節文。令後三節臣僚。如有邊防要切機宜。及朝廷大事。並令具實封奏。臣竊聞已降勅命。差韓琦等充涇原等四路都部署。韓琦范仲淹。並於涇州駐劄。仍差文彥博知秦州者。臣聞兵之勇怯在乎將。勝敗在於氣。竊見賊昊侵軼邊鄙以來。大戰者三矣。延安之役。人猶勇鬬。好水之師。陷□伏中。定川之敗。不戰而走。此皆賊乘屢勝之氣。而吾將勇

怯之分也。臣觀賊昊雖曰小羌。其實黠□其所舉動。威有次序。必先翦我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常勝之勢。□明之族。最近賊庭。故先取之。豐州之地。援兵難集。故次取之。涇原將帥軟懦。故又取之。此乃賊知先後之計也。臣竊料沿邊諸郡。最富最實者秦州耳。賊所以未敢攻秦州者三焉。嶲川尙强。雜羌未附。而韓琦爲守也。此賊昊之所畏。朝廷之所恃也。今可憂者。嶲川唃族。爲賊所侵。漸已挫折。一恃去矣。其餘雜羌附漢者。未必全歸賊者。未必誅。向我堅者。往往族滅而不能救。今雖受我封賜。賊兵若至。其肯死力而援我乎。此二恃去矣。若使韓琦且守秦州。招懷部落。撫以恩信。訓勵士卒。聳以忠果。猶須擇材勇以爲翮將。庶幾全輯三恃。使賊有所畏可也。今乃專委文彥博。許懷德守此一路。臣深爲朝廷憂之。臣亦非敢橫議沮事。但以三軍所恃者將耳。韓琦數年在邊。雖未成功。羌賊知名。士卒信服。今一旦使文彥博代之。恩信未洽。緩急有難。兵將肯用其命。平日彥博新進。懷德無聞。羌賊固將輕之矣。今雖以韓琦范仲淹在涇原。遙節制諸路。以爲聲援。但秦州之憂耳。賊若出其上策。以一軍守瓦亭。則涇渭之師。不得南矣。以一軍趨隴坻。則岐隴之兵。不復西矣。以一軍直擣秦州。而援兵不至。族羌外附。則秦州非我之有也。賊若出其下策。前驅雜羌。所在擄奪。則吾之救兵雖可至。勝負未可知也。若謂賊輕去巢穴。以爲不然。此所以出我不意也。臣以爲當今之計。不若急遣韓琦兼領大帥。歸鎭秦州。增兵故關。以扼衝要。諸路有急。不妨應援。此最安危之機也。益涇州之戍。以當兵衝。以成輔車之勢。一大將居之足矣。更宜擇材勇以代懷德。亦最急也。賊自偪强以來。未嘗挫折。若得勇將以摧其鋒。則庶可屈伏矣。朝廷措置大事。臣妄言其間。甘伏鼎鑊。（名臣奏議六十五下。注云。慶曆三年十一月上。時集賢校理。）

乞侍從與聞邊事（慶曆三年）

臣竊見朝廷每遇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臣商量。惟欲祕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使。無由論列。臣伏思國家建置侍從之官。以備顧問。諫諍之官。以救闕失。蓋欲舉無過事。謀無遺策。且書不云乎。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事有大疑。謀之欲其衆也。漢武帝征伐西戎。開置邊郡。侍從之臣。嚴助朱買臣之徒。常與大臣論議。大臣數屈。漢史稱之以爲美談。今朝臣密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伏乞宣諭大臣。凡此北狄西戎之事。繫國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爲漏洩。傳云。謀之欲多。斷之欲獨。此御國之要也。惟陛下裁擇。（長編一百四十二下。注云。既不得其月日。○名臣奏議四十九。云慶曆五年上。時知諫院。○按五當作三。）

論兩稅折納見錢（慶曆三年）

臣切聞三司計度□於淮南江淮浙荆湖等路。今年夏秋稅內。折納見錢

四百貫。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臣聞治國之要。安民爲本。地有常產。不外其求民有定賦。不盡其力。男耕於野。女蠶於家。各輸所有。以待國用。自堯禹以來。守爲彝制。先期而輸。古無此法。況累年之間。科率類併。當今天下錢貨至少。江淮之地。名爲錢荒。謂宜改制泉刀。以救其弊。而乃令百姓盡委田野蠶絲之利。一之於錢。必將倍棄其物。以就所售。百貨既輕。兆人嗸嗸。力屈財盡。散爲盜賊。雖有噬臍之悔。將無及矣。臣又聞竭澤而漁。明年無魚。百姓不足。君於何取。伏乞聖慈特賜矜允。裁減其半。令納本色。其第四第五等貧下人戶。願納本色。並聽。仍各依每年夏秋期限。送納於國家賦稅。亦無所損。而江淮之民。不至流散。則朝廷之大惠也。（名臣奏議一百四下注云慶曆三年。）

（上。時爲右正言諫院供職。）

論詔限職田 慶歷四年

伏覩去冬十一月敕。須定天下職田頃畝數目。令三司指揮。無職田處。及有職田而頃畝少處。幷元標得山石積潦之地。不可耕植者。限三年內檢括官荒田幷戶絕地土及五年以上逃田支撥添換。以廣歷四年爲始。斯蓋陛下所以勸羣臣養農吏之大惠也。然朝廷舉事。當以民爲本。民患未去。官吏何安。而倘紛紛擾之。伏見淮南江浙。經春少雨。麥田半損。蝗蝻復生。京西東荆湖南北廣南處處盜賊。未盡撲滅。陝西河東。輦運困苦。且庶民惶惶。失其農業。而長吏以下。各營其私。憂民之心。有所未至。加之檢括。甯不騷擾。況今來所定頃畝。比於舊數。三倍其多。貪吏因緣。其害甚大。伏乞朝廷特降指揮。舊有職田處。更候三二年。別取朝旨擾撥。（長編一百四十五。下注云。）

（余靖奏不得其月日。據王宇傳。以戶絕荒田爲公田。亦法裁。則參酌靖奏遂有臺章。但吏不時奏。）

論張堯佐不當與府界提點 慶歷四年三月己巳

外議皆云堯佐識見淺近。依託後宮嬪嬙之勢。已得內降指揮。改賜章服。又從內批與省府差遣。大臣依違。不能堅執。遂與府界提點。伏維陛下近

歲以來。每事思治。損節淫貨。放減後宮。絕斜封之官。無私謁之寵。此皆日來親行至美之事。安得更使外議籍籍如此。臣深爲陛下惜之。大凡嬪御親媚。但多與財帛。足表恩意。如堯佐進士出身。自當隨其才望。與之差遣。何必躐等以騰物議。府界提點。比省府判官。固是降等。然呂公弼前亦辭三司判官。就此差遣。未及半年。早已遷陟。議者不論其才。但云故相之子。所以進用太速。將來堯佐若循此例升進。外議亦必謂斜封私謁之類。竊恐上累聖德。若陛下必欲愛之。不若與有職田一近郡。足以表陛下屈己從公之德。於堯佐資敍。亦無所楊也。（長編一百四十七。名臣奏議三十四。）○

按長編引此奏下云。靖又言堯佐修媛之世父。進用不宜大遽。頃者郭后之禍。起於楊倚。不可不監。上曰。肪豈以女謁進人。蓋因臣潦論薦。而後用爾。如物議不允。當更授一郡耳。據此。則公再上之疏。必更切直。以不得其全。附錄爾證。

論荆湖盜一 慶歷四年三月甲戌

訪聞荆湖南路州軍。以羣盜之故。去山二十里。禁民不得耕種。卽不知出自何人指揮。此乃驅民爲盜耳。竊以中民以下。素無蓄積。朝夕之費。盡出耕桑。一歲不耕。饑寒並至。今賊既焚燒其廬舍。刼掠其資穀。官又禁其耕種。蕩然無所歸矣。欲不爲盜。不可得也。且衡郴道永。相去僅千里。皆山也。賊之初起。往來山中。百人耳。自官吏舉兵驅逐。而近山之民皆殺之。其不殺而幸存者。又禁其耕。千里之民。皆失其業。若不歸賊。將何所歸。故半年之中。聚至三四千。是知欲擒賊。而遂驅民爲賊者也。伏乞特降指揮。切責湖南監司帥臣。並諸州長吏。疾速出牓告諭人戶。並令依舊任便耕種。其先脅竄盤賊人。及驅率在賊中者。亦令招輯。倍加安撫。其先降宣命招收賊徒。自依前來指揮。（長編一百四十七。）

論荆湖盜二

訪聞湖南初以錢絹購斬蠻賊首級。軍人利於厚賞。道上逢人。即以爲賊而殺之。至有頭插標識。以免官軍之害者。由是標識者。賊人殺之。無標識者。則官軍殺之。其中等以上民。猶能攜家屬入城郭以避害。中民以下入城則食盡。故亡入賊中。今又頓兵九疑。以盡殺爲期。則一方之民。永陷塗炭矣。伏乞朝廷特推恩意。抽回九疑之軍。其蠻人首領。許以官封。平民各令歸業。以示陛下含忍之德。（長編一百四十七。）

論荆湖盜三

臣所奏湖南捉賊兵士等貪得厚賞。枉殺平民。尋聞楊畋殺賊有功。已推賞典。恐謂臣言迂闊。未即施行。又恐以楊畋到後。必無此事。伏緣賊自可殺。民自可生。賞功罰罪。兩不可廢。臣之所聞。皆出南來仕人之口。自楊畋到湖南後。來支斬賊賞錢。所以軍人冒利貪殺。不分玉石。感傷和氣。伏乞特降宣敕指揮。凡民不持兵器。非與官軍鬭者。皆不得殺。輒敢持民首以冒賞者。以故殺罪罪之。知而不告。從所部犯法不告之條。仍坐主將。以肅軍令。（長編一百四十七。）

論荆湖盜四

風聞湖南蠻賊。攻燒城郭。爲害不止者。竊以賊本山獠。居在巖險。嘯聚亡命。出行鈔掠。數年以來。未甚爲害。去冬今春。氣焰漸盛。其故何也。蓋緣官軍枉殺良民。以貪厚賞。近山百姓。皆入賊中。楊畋等攻賊巢穴。意在蕩除。由是賊出攻城。以爭死命。雖聞朝廷屢令招撫。而楊畋驚勇。但欲淨盡賊徒。臣愚以爲撮朝廷之力。取數千之賊。勝之未足爲武。不勝適足爲羞。今來民皆逃亡。賊無蓄積。必須急戰。乃見勝負。若能盡賊。但恐百姓亦盡。臣竊料賊勢已窮。欲降久矣。但緣楊畋固執前議。賊亦恨之。畋不屢去。賊必疑貳。臣謂宜因楊畋待罪之際。別與差遣。假此爲說。招諭蠻人。但言畋不曉朝廷素來招納之意。多行殺戮。今專委良將。惠懷吾民。百姓因此可以

復歸。山獠因此可以綏撫。事定之後。用畋不遲。臣累奏官軍枉殺平民。朝廷未信。今來廣南東路。亦奏連州土丁。因備湖賊事。枉殺鹽商四十餘人。推此可知湖南之害。伏乞朝廷詳酌大計。不可重惜楊畋。而輕荆南一路百姓。（長編一百四十七。）

論當今可行急務（慶曆四年三月末）

伏見陛下屢降手詔。令兩府大臣。條舉當今可行急務。此蓋陛下久厭因循之言。思樂興起之治。所以頻迴清問。用佇嘉謀。因欲極意更張。大去頻弊。大臣歸時進謀畫。未副陛下之貪惟。或煩爲條目。徒取衆人之忿怒。審且顧慮而不敢作事者。其故何哉。臣竊思自古帝王。必因大災變大患難。然後明君側身。賢輔協力。增修治道。以拯時危。既有非常之才。亦因可爲之勢。此皆處始最難之事也。以今之天下事勢。今之大臣所蘊。今之衆賢所議。臣料必不能副陛下之望。何者。自寶元之初。元昊僭擬。契丹驕驁。當此之時。洶洶惟憂隕越。而不能得非常之才。因可爲之勢。以修國度。以興治道。人皆歸過於張士遜呂夷簡。責其惟能私徇。不識權變。自夷簡病去。陛下取章得象晏殊而任之。又不能因此時修舉法度。以副天下具瞻。今既逾年。人心無所冀矣。若元昊既和之後。猶有可因之勢。寬民役。完國用。最其先也。臣以爲國家之務。京城擇緣司之長。邊鄙擇將帥之材。牧民選循良之官。理財委明察之吏。則兵農刑政。庶職皆修矣。去冗兵。惜冗費。議山海之禁。則國用足矣。省配率。恤有無。去侵漁之吏。則民力完矣。常歸此事。民可致於小康。皆當因事行之。不必日陳細碎之務。以取譏誚也。夫人主之所以服天下者。威令耳。威無不攝。令無不行。臂指相制。罔有遺者。今之士人名路相軋。不顧憲章。各懷倔強。如此風俗之弊。不宜崇長。古者警智之士。爲王者羽儀。材武之臣。爲王者爪牙。漢之九卿。登爲三公。唐之十六衛。出循施節。此皆儲其才於待用之地也。今之臨事無聞。皆儲其才。領

京師職。任緩急。有大謀議。遣大將帥。欲誰使者。臣愚以謂當今爲陛下計者。但能自攬威權。大臣公行賞罰。內擇百官。外擇將帥。沮蠻夷之氣。塞賊盜之原。寬民力。足國用。則天下久安之勢也。（長編一百四十七。下杜衍。余靖疏。辭呂夷簡病去。今已編年。按夷簡以三年罷相。故附此疏於四年三月末。靖請章罷擇取人望而任之。據實政要。則云章得象晏殊。今從政要。）

余襄公奏議卷下

宋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少師諡襄公余　靖撰

後學香山黃佛頤慈博輯校

論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慶曆四年四月丙申）

凡不受大將節度者、謂師行之際、當進而退、可行而止、動臨機會、必有勝負、如此之類、或違之者、著於軍法以一其衆、今劉滬因修城堡、自有利害、與夫臨陣逗留、不可同論、況水洛城據隴山之利、可以通秦渭之援、昔曹瑋在秦州、固已經營、及李紘韓琦相繼、亦欲開拓、而生戶羌人、或降或否、故不克就、今劉滬一戰而服數百千戶、因其勢而城之、難留援兵、不足爲罪、狄青所執、但以築孤壘於生羌之中、恐賊昊來攻、有難守之勢、故與滬等異同、因其忿而執之爾、朝廷若欲伸大將之令、而罪滬等、則滬以威信招納戎人、戎方來歸、而謀者獲罪、今後立功者怠、而又失信於戎、必不可也、若以狄青倚公法肆私忿而責之、則恐今後偏裨、輕於違犯、此又非朝廷之意也、二者之間、均是害焉、臣愚以爲生羌利我交易、因滬招撫、故獻其地、非滬不可守也、滬若失職、戎將生心、古者矯制及違節度者、因其立功、則可贖罪、今爲朝廷計、當切責滬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責以後效、仍詔青等共體此意、滬等所築之城、業已就、將軍既困之矣、恕之令其自守、此邊鄙安危之計、非私於滬、儻有緩急、通其策應、勿以諫之異同、幸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到、滬等公案、特與疏放、無使羌戎因此疑貳、

（長編一百四十八、下注云、此據余靖諫事附見、實錄無有也、）

乞平時蓄養賢俊（慶曆四年四月丁酉）

臣竊聞京西轉運使杜杞、准中書劄子奉朝旨抽赴闕、欲令計置收捉宜州蠻賊者、臣以爲（三十五字據名臣奏議增、）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卽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如斯事霸、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狄、始有端緒、乃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竊效、此屢易官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爲詢訪、預作與置、某人可了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廣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講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以狹也、設使別路更有盜賊、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遊暇逸、如不足憂者、及一隅有警、則倉皇移易、如素不經心者、且去年冬、兩府大臣、共選諸路轉運使、田瑜爲廣西轉運使、秦載爲判官、必謂才能出人、今蠻徼竊動、未見瑜等如何處置、有甚利害、早已疑之、此擇人之術、不自信矣、始若不知、不如勿用、只如近差王絲往湖南安撫、待其奏報、不中事節、乃知其人不可委任、知人不明、爲害不細、伏望陛下就論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自是識援、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輿、謂之乏賢也、惟陛下圖之、（長編一百四十八、〇名臣奏議十三下注云、慶曆四年四月上、時爲右正言、）

（[illegible]）

再歸狄青劉滬爭修水洛城事（慶曆四年四月丙辰）

臣竊聞狄青劉滬爭修水洛城事、朝廷尙候魚周詢勘到、滬等方行斷遣者、竊以將歸協心、乃成轉效、朝廷與法、要在公平、專聽協詞、恐未爲允協、凡大將節度、不從者誅、謂可從而違、則置於法、今二臣所爭之事、各有奏陳、臣愚以爲若強賊在近、須兵救援、召滬不到、罪則當誅、今滬言築城、有利歸害事、已復奏、乞聽朝旨、青等知滬所執、自有本末、但以所議不同、輒肆私忿、一召不至、卽舉兵擒之、既囚其身、又圍守其輿子、脫有他變、豈不

上貽國憂、若淈及士廉、犯大將之怒、而朝廷不能保全、則今後邊臣、誰肯立效、況生番數千帳、因淈來附、若使淈守、必與此城同其存亡、他人議之、恐不能及、伏乞早指揮周詢、如所築新城的實利便、卽應留淈等、令其專守此城、招撫番部、仍以此意城敕狄青尹洙、今後行事不可如此倉卒、朝廷若以淈與青等既有私隙、不欲令在一路、則當移青等、不可移淈、以失新附之心、（長編一百四十八、下注云、此奏附見歐陽修傳後、實錄無有也、）

乞罷修京城（慶曆四年五月壬戌）

臣竊聞大臣建議、內有修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伏以周堂建論、天下具瞻、帝王言動、萬世爲法、安危所繫、舉措非輕、事之幾微、不可不謹、難與慮始、人之常情、臣願陛下深思遠慮、以安民爲本、臣請條陳二事、望陛下擇其可否、臣聞西賊僭號之初、宋祁請修函谷關、此時關中動搖、謂朝廷棄號西而自守、今無故而修京城、乃是捨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四方聞之、豈不動搖、强弱之勢、正在此矣、無戎而城、春秋所譏、守在四夷、義不如此、又前歲以邊鄙之警、而河北帳路揀點鄉兵、天下百萬農夫、皆失其業、北敵慢書、亦隨而至、乃是鄉兵之利未集、而先致其害也、況今北胡之路既厚、西戎之好既講、雖知信誓不可卒保、嗷嗷蒼生、咸望帖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寧、四方何所望哉、昔魏侯恃險、吳起以爲失詞、實王料民、山甫言其害政、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戒、而安危之所起、願陛下捨此二策、別議遠圖之術、（長編一百四十九、下云、二策竟不果行、又注云、據月不得其時、因輯范雍請修京城附此、○名臣奏議一百二十六、下注云、慶曆四年五月上、時知諫院、）

乞宣敕並送封駁司審省（慶曆四年）

臣聞國家之興、必先於綱紀、號令所出、必正其源流、古者以四海之廣、萬務至衆、事已臨斷、慮其闕失、故羣司設官、以相維制、示至公於天下也、唐制凡有制敕命令、則中書宣行、進內畫可、以付門下、門下審省申覆、以付外施行、若有不便、並令封駁改正、今之宣誥、編書三省官位、各結題年月、則皆古之制也、國朝淳化中、始自樞密院分出銀臺通進二司、兼領門下封駁事、令兩制已上主判、凡制敕所有不便者、准故事封駁、張詠向敏、以咸領此職、此時宣敕、無不經歷門下、近年中來、舊制坐唐、唯選人黃甲猶准故事、其餘宣敕、百無一二、到彼則是官有封駁之名、曾無改正之實、臣今欲乞凡有宣敕除處分邊事幾宜、依舊實封入遞、祭祀行事敕、仍舊差人送付本官外、其遷免官資、升降差遣、及斷遣刑名、改更敕令、應是告身宣頭敕牒、並令中書樞密院、准故事進內發付門下、封駁司審省申覆、故有授官非稱、斷刑失中、但未便於事者、則令封駁改正、如此則官司之守、各有綱條、詔令所願、克正根本、紀律可振、無有過舉矣、其門下封駁司、乞差剛正公平大臣主判、庶其舉職、無可畏避、（名臣奏議五十六、下注云、慶曆四年上、時知諫院、）

論馬政脩之由人不在於地（慶曆四年）

臣伏覩國家自來於河東陝西沿邊等處、估買番馬、思自西號不庭已來、買馬數少、未足國用、此蓋中國久弊馬政、不能蕃息、至於專仰戎狄之馬、以成此弊、臣竊按詩書已來、中國養馬蕃息、故事乃知不獨出於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唐犬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邱今之始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周官校人之職、春執駒以番血氣、夏攻特以防踶齧、衛文公居河之渭、以建其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則牝爲蕃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周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卽今鎮定并代、皆其地也、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唐馬遊牝於牧、仲夏之月、遊牝別羣、則縶騰駒、亦秦人之馬政也、漢之大原、有家馬斷一萬疋、又搖煩胡北、皆出名馬、卽今之幷嵐石隰界也、武帝出攻匈奴、甯私馬十四萬疋、於漢之馬、最爲多矣、唐以沙苑監最爲宜馬、卽今之

同州也。又秦唐自正觀至麟德。中國馬政。四十萬疋。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於地。臣切見之今之同州及太原已東。相衛邢洛（洛當作洺）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伏乞特降敕旨。於羣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內差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揀擇孳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牧於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蓄蕃盛。（名臣奏議一百二十五。下注云。慶曆四年上。時知諫院。）

論蠻事一　慶曆四年五月乙酉

自古盜賊爲患。未嘗不赦其脅從。而誅其首惡。與其務之。不若安之。今湖南之賊。首惡者不過百人。餘皆脅從之民。官軍殺平民以邀賞。故居民不入城郭。則入賊中。乃得不死。野無耕民。則賊無所掠。而卻城郭矣。幸而城郭未破。破一城。則其惡已甚。雖欲赦之。不可得矣。宜遣謀智循良之吏。單車獨往。諭以禍福逆順之理。宜以恩信。而招撫之。示之生路。則衆可潰散。賊焰宜熄矣。若必欲勝之。則湖南之民。盡入於賊。民盡則賊盡矣。招撫之術。惟陛下速行之。（長編一百四十九下注云。余靖論蠻奏前後凡八章。實錄但載其第四章。於五月乙酉。今並取之。仍隨時附見。）（其第五章云。得蓋作過。及除執方殺黃捉鬼二事。實錄皆無之。又得蓋以慶曆二年十一月賜州印。四年五月又除黃敏。不知作過在何時。當考。）

論蠻事二

臣伏見廣南湖南梓州等路蠻賊騷動。上煩聖慮。臣竊謂皆由朝廷中外措置乖錯。以起斯患。惟陛下熟思。臣竊聞戎瀘二郡。舊管羈縻四十餘州。皆以土豪累世承襲。爲其刺史。今之聽朝命者。十不存一。昨者瀘州蠻首得蓋。戎州蠻首韋彥富。皆乞郡印。仍乞署官。以爲寵榮。朝廷賜以郡印。而不與其官。由是怨望。今者得蓋作過。爲朝廷憂。其韋彥富所乞恩澤。倘有靳吝。待有憂而後憂。豈若先是而憂之也。又聞宜州賊首區正詞。曾入蠻洞殺賊。詣闕自陳其勞。將帥貪功。不錄其績。朝廷吝賞。不與其恩。因此怨恨。擇而作賊。今賊首未獲。而賫卦巡官。隨行人力。並坐族誅。何益於事。又聞湖南蠻黃捉鬼等。詣衡州請降。知州陳執方。既已納之。尋差獄官就驛勘問。賊驚而走。因捕殺之。至今餘黨。雖欲歸降。懷疑不信。此皆中外措置錯乖所致也。伏乞朝廷以賞罰爲念。以威懷爲意。凡溪洞羈縻州縣。及有生熟蕃戶等處。每有蕃報。倍加聽問。無令頻失事機。以生兵禍。所有戎州韋彥富乞官事。當與檢尋行遣。并桂州勘到賫卦巡官隨行人力石用應等家族。亦乞特行寬貸。其湖南蠻賊。亦當追罪執方。乃能招撫。（長編一百四十九。）

揀長編卷一百三十八云。仁宗慶曆二年十一月甲午。以瀘州烏蠻王子得蓋所居爲姚州。仍令有司鑄印給之。初本州言。管下溪洞。羈州定州。高州。奉州。淯州。宋州。納州。晏州。浙州。長甯州十州。皆自唐以來及本朝所賜州額。今烏蠻所居族盛。旁有舊姚州。廢已久。烏蠻累使人詣州。願得州名。以長夷落。故許之。其後得蓋又請降黃勅。亦許爲。小註云。乞降黃勅。乃四年五月事。今并書。余靖奏議云。朝廷與得蓋州印而不與官。得蓋遂作過。此事當考。又卷一百四十三云。慶曆三年九月乙丑朔。湖南轉運使言。桂陽監蠻猺內寇。蠻猺者。居山谷間。其山自衡州常甯縣。屬於貴陽郴連賀韶四州。環紆千餘里。蠻居其中。不事賦役。謂之猺人。初有吉州巫黃捉鬼與其兄弟數人。皆習蠻法。往來常甯。出入溪洞。誘蠻衆數百人。盜販鹽。殺官軍。逃匿峒中。既招出而殺之。又徙山下民他處。至是其黨遂合五千人。出桂陽藍山縣華陰峒。害巡檢李延祚。潭州都監張克明。詔政兵捕擊之。（小注云。按歐陽修明年三月疏。余靖明年五月疏。殺黃捉鬼。乃提刑郭輔之。知衡州陳執方也。）並錄以資考證。

論元昊求和一　慶曆四年六月戊戌

元昊遣人求和。皆出契丹之意。我之言議動息。彼必皆知。伏緣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深入。先帝與之對壘河上。矢及乘輿。天下安危。在於刻漏。止

以三十萬物與之通和。今元昊戰雖屢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故爲邊鄙之憂。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仇。與物遂至二十六萬。彼若不允。豈可更添。且夫戎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竊以景德之患。繫安危於頃刻。而物數如彼。今日之患。遠在邊鄙之外。而物數如此。臣雖愚賤。深所恥之。且元昊之書。其名雖順。其詞甚悖。自言通和之事。非其本心。今雖與物更多。邊亭豈敢撤備。又況契丹之力。能制元昊。聞其得物之數。能不生心。無厭之求。終難應副。若移西而備北。爲禍更深。伏乞朝廷極慮商量。必令輕重得所。事有形比。須索提防。元昊凡所過求。不宜盡許。一啓其源。塞之實難。惟察利害而審計之。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從之。以貽國羞。（長編一百五十。○按宋史公本傳載此奏。大中文字有異同。恐當史臣修改。故不復取校。）

論元昊求和二

風聞楊守素等進狀。乞早回本國。未聞朝廷指揮者。臣竊以和好之謀。可否之報。在於元昊。不在行人。守素等雖有商量之名。必然未肯與奪。今若不早發遣。切恐別起怨詞。計元昊外則貌從契丹。內則貪我金帛。然其凶狠。必非實誠。蓋緣出師以來。未曾挫衄。勢猶大盛。心亦無厭。此去和與未和。必是大舉兵甲。戎狄之性。翻覆。勝則驕慢。敗遂來歸。此皆常情所知也。臣以爲今之計者。莫若許其歲物。定敵及和市之限。謂言獨家各守境界。兩不相侵。君臣如初。無復疑貳。已勅邊守。專待使來。如此處置。不必守素等肯與不肯也。臣又恐二國之好。因守素而成。契丹邀功。勢不可抑。況梁適失詞。敵人候望已久。事成而謝之。亦有害。事成而不報。亦有害。謝之之害小。而不報之害大。此又將來之患也。若幸而元昊未滿其意。則我或小勝。彼當自來。儻逗遛行人。待其詞伏。雖得要約。未可信也。其尹洙與楊守素等。伏乞早賜發遣。（長編一百五十。下注云。續此奏。不知幾日。今附見。）

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一　慶歷四年六月癸卯

臣竊以朝廷所以威天下者。刑賞二柄而已。聖人不妄賞人。亦不妄罰人。若夫同罪異罰者。明主之所不取也。今狄青尹洙皆坐不合枷勘劉滬爭修水洛城事。而洙罷路分。青領州任。非唯賞罰不明。兼亦措置失所。臣請別白言之。始者朝廷以狄青尹洙雖傷於猝暴。不合枷勘滬等。又緣是報廷不令修城。兼恐抑挫帥臣之威。遂移尹洙別路。狄青當路。此蓋朝廷愛惜帥臣之本意。今來只因孫沔稱病。遂忘卻舊來商量同罪異罰之外。狄青更蒙升用。其不可者六焉。臣以爲當今天下之官。最難其才者。唯是貌西四路之中當賊衝。而民戶殘破。軍中氣索。涇原最甚。當擇天下才智第一。授以涇原軍民之政。今付狄青剛悍之夫。不可者一也。報廷自來以軍人麤暴。恐其臨事不至精詳。故令文臣鎮撫。專其進止。今用狄青不思舊來制御之意。不可者二也。初緣狄青出自行閒。名爲拳勇。從未逢大敵。未立奇功。朝廷獎用太過。羣心未服。今專使統一路兵馬。必無兼才厭服其下。且以尹洙之才與相佐。尚猶如此。若獨任剛狷之人。衆所未服。必至敗事。不可者三也。本來選用狄青。謂其剛果堪爲鬭將。今兼知渭州。且夫知將以城守爲能。鬭將得野戰爲勇。各有以撫軍民。今來狄青出戰。則須別終守城。守誠則當求知將。此豈一夫所能兼之。其不可者四也。昨日狄青尹洙同枷勘劉滬。朝廷嫌其率暴。故移尹洙慶州。今洙當降罷。而青得進用。乃是朝廷專罪尹洙。且狄青麤率武人。豈得全無血氣。枷送滬等。未必盡由尹洙。歸罪於洙。事未明白。不可者五也。凡暴貴之人。不能無驕。狄青拔自行伍。位至將帥。麤豪之氣。固已顯露。只如昨來朝廷所差醫官。身帶京職。青以一怒之忿。便行鞭扑。如此恣意。豈是尹洙所使。朝廷歸罪於人。亦須察訪其實。不可者六也。且慶州極邊帥府。亦是養病之地。伏乞朝廷別選才智之人。以守渭州。兼進止一路兵馬。專委狄青獨將之事。其孫沔儻或不病。則當發遣赴任渭州。如實有病。即召歸京師診理。所以示朝廷

憂邊譴罰之意。（長編百五十一）

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二

臣近奏狄青知渭州。尹洙知晉州。不協物議。未蒙朝旨者。臣切謂若非大臣全無憂邊之心。卽是微臣當坐罔上之罪。二者之獨。必有一焉。臣伏思陝西四路。惟涇原山川寬平。易爲衝突。若戎馬之勢不遏。則爲關中之憂。關中震驚。則天下之憂也。故關家自有西事以來。長以涇原爲統歸之府。前歲葛懷敏喪師之後。朝廷欲差范仲淹往彼。殺朝尙先遣中使諭之以意。其時仲淹不敢獨當此任。乞差韓琦同往。朝廷遣韓琦范仲淹同共經略。又差張亢知渭州。狄青同爲一路部署。琦等雖名四路招討。其實只是營度涇原。亢領州事。青爲獨將。卽是朝廷憂涇原如此之深也。及至去年。召琦仲淹赴闕。又使中使問仲淹何人可以爲代。於是差鄭戩替韓琦仲淹充四路招討。尹洙代張亢知渭州。至秋。又差韓琦田況往彼宣撫。則獨

知朝廷未嘗忘涇原也。今年已罷鄭戩歸永興。又移尹洙知晉州。遂令狄青一身。兼領三人職事。且范仲淹號爲最曉邊事。不敢獨當。孫沔亦是朝廷精選而託疾不行。是涇原有可憂之勢。豈青匹夫。獨能當之。仲淹豈忘之乎。大臣必謂韓琦仲淹二年涇原成規可守。故專任狄青足以了事。臣竊實以爲不然。伏自懷敏覆沒之後。兵氣沮喪。未有小勝。百姓遭刼掠之餘。雖或歸復。而生業未備。幸賊未至。而謂完實。議和未定。而早懈怠。抽減將帥。軍民之心。尙何所望而敢自安乎。且向來於生戶界中。脩一城寨。尙有刼奪殺傷。不能相保。賊馬若至。誰復安心。是大臣全無憂邊之心明矣。初緣昨者狄青尹洙倉卒行事。上煩朝廷。臣竊料朝廷之意。謂此二人徇偏見之情。以相倡和。故換孫沔在青之上。欲令庶事有所商量。今來只因孫沔稱病。遂將涇原一路兵馬。專令狄青進止。豈天下之廣。更無一奇才。可以知渭州與青共事者。是大臣不思之甚也。況始因行事猝暴。朝廷不欲問罪。遂得專兵。朝不知是何賞罰。且緣青驟自行間。未著大功。蒙恩超擢。又其爲性率暴鄙吝。偏韓不盡。所以劉滬敢罵尹洙乳臭。狄青一介耳。今來以青獨當一路。豈不憂偏裨不服。而敗服家之事乎。雖傳聞仲淹歸行。若朝廷從之。不過涇州駐劄。以制大節。須別得渭州知州。與青緩急商量戰守之勢。又況寵顧守延。猶與王信等同事。今來反不及青獨當最驟一路。無乃籍等羞與爲伍。以懷怨望乎。朝廷乏賢。一至於此。伏乞陛下詢問大臣。如或將來賊馬衝突涇原。狄青果能保必勝之勢。不貽朝廷之憂。則臣甘先就誅竄。以當罔上之罪。（長編一百五十〇。名臣奏議六十五。下注云。慶曆四年六月上。時爲右正言。）

（慶憂曆注。）

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三

臣累具奏陳。爲狄青兼知渭州不當。未蒙朝旨聽從者。此蓋兩府大臣。不顧社稷利害。唯要遂非行事。伏緣西蒙僭叛以來。涇原服遭侵擾。任福敗

於好水。葛懷敏敗於定川。關中震驚。君臣旰食。臣謂朝廷當極選文武才傑。共守邊疆。爲謀未周。間諫不聽。豈非不顧社稷利害乎。涇原利害。服擢可計。且范仲淹前歲被差之日。必得韓琦然後同行。今日預政之謀。未爲憂國。同此議者。亦當審細。臣料大臣强爲其說。其詞有二。其一謂當今文臣無可差。其二謂自來武臣在邊。多被文臣掣肘。不若專委武臣。責其成功。此皆護短之說。本非通論。當今天下之大。峨冠委佩。出入朝廷。列侍從者。駕肩疊迹。及求一邊郡知州。則不能得之。此執政者進賢之失也。求一士而分其任。縱無奇才。比於專委一夫。不猶愈乎。況好水之敗。韓琦等羞招討使。定川之敗。王沿爲都部署。皆號本朝精選。尙擢不免喪師。豈可狄青獨能了乎。又武臣在邊。文臣掣肘之議。本爲不近人情。且琦仲淹等領兵之日。自謂安邊之謀臣。及其歸朝。遂生掣肘之謬論。若如此說。則歸籍文彥博孫沔。盡可罷去矣。竊觀狄青所爲。若其決罰宜。擒劉滬。皆驕滿之

至。豈能獨統其衆乎。且水洛垂成。而急捕劉滬。致劫掠傷殺之患。取笑夷狄。將帥之才。於此見矣。況朝廷特差魚周詢等前去。賊豈得有過。又蒙進用。朝廷之令。於何取信。勿謂楊守素等來此講議。便言邊鄙不足憂者。今春張延壽去後。兵臨秦州平州熟戶一千餘帳。埽地皆盡。城中震恐。邊臣不以實聞。此則目前之禍。不必引古爲證。伏乞早賜選差忠勤才略之臣。以知渭州。如臣言無可采。則乞還舊官。臣之分也。若謂已行之命。難爲改易。則朝廷今後一切持行。何用諫諍。（長編百五十一。）

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 四

臣等各三上劄子。論列狄青等差遣不當事。今聞大臣堅執。不肯更改。臣等近共論岑守素狄青二事。守素是陛下左右之人。只是纔罷皇城司。未當再任。陛下要命令必行。立改差命。其狄青本應有過當行。素降朝廷。惜邊將事體。只令依舊任使。大臣不能選擇能臣。就委狄青州任。明是差失。臣等累有奏陳利害甚顯。大臣一向遂非。不肯改更初議。緣今日天下之勢。最可憂者在戎狄。戎狄之患在陝西。陝西之事安危最急者。在涇原。自西事以來。賊人不過一兩次犯延州等路。唯涇原自高繼嵩王規累度鏖捍得退。外又有好水定川之敗。則賊之意豈須臾忘此一路也。蓋涇原山川廣寬。道路平易。邊臣制廣不住。可以直圖關中。如此形勢。安得輕授與人。假如賊人圍守鎮戎。狄青既是部署。豈得不出救援。青出之後。何人守城。賊若以一二萬人與青相拒。卻從間道領衆。直趨渭州。又使何人守備。臣竊聞大臣之議。但欲精選通判。前日尹洙以館職知州。關中之人以洙氣勢尚輕。預憂假急有事。不能制伏士卒。況可只委一通判小官。安能了事。以此言之。是渭州須別得能臣。與狄青分職勾當。方免朝廷深憂也。陛下欲命令必行。雖左右之人已授差遣。立有改更。大臣觀邊上事勢如此。不甚憂念。一向遂非。強有論執。是天子之意易回。大臣之偏見難改也。伏

乞陛下以安危之意。直諭大臣。令選才望素著之人。委以涇原帥府。若不如此處置。恐後悔難追。（長編一百五十。下云。事有關機。青澗并代鄜寰。又小注云。按癸卯七月。遂徙王素涇原帥。蓋因靖舉）（屬言之也。）

按長編一百五十。小注曰。靖論青武人使獨守渭州。恐敗邊事。本傳有之。六章據靖諫草。本傳實錄俱無有。二章別論水洛。四章乃專論青蒙渭州云。今據長獨所錄前三章。殆公單銜論列。後一章乃舍同列聯名奏上者也。

乞罷迎開寶寺塔舍利 慶曆四年六月丁未

臣伏見開蓋寺塔爲天火所燒。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戒懼。以答天意。等聞遣人於塔基掘到舊瘞舍利。內廷看畢。迭還本寺。將令士庶燒香瞻禮者。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廷之時。頗有光怪。臣恐巧佞之人。因此推爲靈異。惑亂視聽。先自內廷。外及四方。鈔斂講物。再願營造。臣忝備諫職。見此事。竊不可不言。臣聞帝王行事。但能勤儉修德。感動人心。則雖有急難。後必安濟。臣觀今天下自西垂用兵以來。國帑虛竭。民間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己。憂人之憂。則四方之民。安居咸蒙其福矣。如其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所望於當今。且佛者方外之教。理天下者。所不取也。割黎民之不足。奉庸僧之有餘。且以侈麗崇飾。甚非帝王之事。或有戒臣者曰。若有營造。必不出於府庫。但用內廷無用之物。準其直而與之。亦不誅求於民。任自僧徒化其願施者。積歲累月而成之。庸何傷哉。臣應之曰。天下之民。皆厭賦役之煩。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婦攜手赴井而死者。其窮至矣。陛下若恤民之病。取後宮無用之物。內帑有餘之幣。出助邊費。勿收中民一年田租。明降指揮。布告中外。此則陛下結天下之心。感召和氣。雖造百塔。無以及此。若爲無用浮侈之事。民益怨矣。又二年以來。城省後宮請給。皆言內有煎迫。不似往前。今一日捨施。則財物無紀。何以取信

四方哉.切緣市井之人.有知者少.既見內廷崇奉.則遞相扇動.傾箱竭槖.爲害滋深.若以經火不壞.便爲神異.卽本在土底.火所不及.若言舍利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所憑.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毀.又何福可庇於民哉.今朽木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況舍利本胡中怪異之物.有光亦非今日之瑞.昔梁武帝造長干塔時.舍利亦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覩此可以監之矣.其開寶寺舍利塔.伏乞指揮.更不營造.上以見陛下不惑之明.下以昭國家愛民之意.仍乞更不迎入內中供養.且胡人軍校.皆呼舍利.舍利入宮.不祥之語.尤宜戒之.其然頂爛臂之人.亦乞禁絕.（長編一百五十.○名臣奏議八十四.下注云.慶曆四年六月上.時爲右正言.）

論災異實由人事一　慶曆四年六月

臣等伏覩陛下以災變屢見.飛蝗爲孼.責躬引過.祈於天地宗廟社稷.不令殃及萬方.臣等伏念災異之來.實由人事.政治臧失.感動天地.救古之人君.或遇災異.則避正殿.撤常膳.深自刻責.思所以致之及改治之理.以至冊免三公者有之.詔求直言者有之.此皆消災異召和氣之道也.方今天下之勢至危矣.西北二敵.陵脅中國.盜賊縱橫.驚刼州縣.養兵至冗.擇將不精.科配頻繁.公私匱竭.內外之官.務爲辦事.而少矜恤之人.天下之民.急其供億.而有流離之苦.治道至此.未聞救之之術.臣等伏見數年以來.天戒屢告.朝廷雖有驚懼之意.然因循舊弊.未甚改更.所以今日災變頻數.蓋天意必欲朝廷大修人事.以救其患.乃可變危爲安也.敵患之方莫若原其致災之本.致災之本.由君臣上下之闕失也.闕失之事.臣等敢次第言之.陛下不專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朝.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議.以救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用.此大臣之過也.朝有闕失而不能救.民有疾苦而不能達.陛下寬容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百官邪正並進而不能

辨.四夷交納內侵而不能謀.有顧避之心.無力諍之節.此臣等之罪也.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望陛下必踐其言.必行其實.踐言行實之要.莫若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而和氣應矣.其大臣不舉職之過.伏望陛下以致變之由.赫然督責之.又無近效.則用災異冊免三公故事而去之.別求能賢以救大患.如臣等蒙陛下非次選擢.不能稱職.倘致陛下有如此之失.大臣有如此之過.臣等負罪至深.伏乞朝廷遠加竄逐.別求方正材識之人.俾居諫職.必能裨贊朝朝.下副聖選.（長編百五十一.）

論災異實由人事二

臣等待罪.於今七日.曾不得報.憂愧殊深.不知所措.竊以今天下之勢.外有羌戎桀逆侵脅之憂.內有邊垂守禦戰爭之苦.兵冗財竭.賦斂暴興.生民膏血.掊取無極.譬如投石入井.到底乃止.不幸有旱澇饑荒之變.盜賊乘時而起.將何以禦.今日視前一二年.國用兵力.固不如矣.復且因循.無有更改實弊之術.後一二年.還視今日.又可知矣.非獨不如今日.其患至大.縱有知者.不能爲謀.臣等以諫名官.見天下之勢至危如此.既不能開廣陛下恩信.以面民心.又不能糾正大臣闕失.以救時弊.是致災異頻數.中外恐懼.臣等上負陛下選擢之恩.下負生靈困苦之望.憂慮終日.識實滿身.尙何顏面出入朝中.臣等罪戾實深.伏乞朝廷必加竄逐.以謝天下.（長編百五十一.）

論災異實由人事三

臣等竊慮朝廷以災異所因.上下引過.不欲專罪臣等.然臣等自念昨蒙陛下於衆人之中.非次遷擢.當時物議.謂臣等必有建明.臣等協心自期.必有報効.觀今天下之勢.日可憂懼.天人災變.相仍而至.豈非臣等不能補助之致也.或朝廷尙賜矜容.不加深罪.伏乞各與臣等外任合入差遣.

庶盡心力.以展實効.朝廷別得賢才.使居諫職.必有謀畫.以助治功.（長編一百五十）

論吳王宮誤封次孫事（慶曆四年八月辛卯）

近者封建宗室.藩屛皇家.舉前王之令猷.補當朝之闕典.本支百世之盛美也.風聞諸王宮皆封長孫.惟吳王宮誤封次孫.已有爭訴者.臣愚以爲宗室至親.封建大事.固宜詳審.猶如此差錯.則知天下疏遠之務.誤者多矣.宗室紛爭.不可傳聞四方.臣曾爲禮官.頗知屬籍間事.吳王德昭五子.第二子惟吉.追封冀王.今聞冀王之子守巽.最是諸孫之長.有可便以冀王別爲一院.卽推從藹爲本宮之長.而授封爵.今若奪從藹之爵.以與守巽.則事同兒戲.書之史册.傳之方外.謬誤之議.取笑於後.臣之愚計.欲乞朝廷勘會詣實.若從藹於今實吳王宮長孫.則因而推恩.不形過舉.別以公爵授冀王之子守巽.庶幾聖德無所虧損.（長編一百五十一.下注云.從之守巽.惟吉第三子.自書於今集是具故也.）

論敵人求索不宜輕許（慶曆四年八月）

伏聞契丹耶律元衡來聘.道路傳言專報西征之事.臣雖愚陋.竊用憂之.且敵人當無事之時.尙可窮巧極詐.乘我之怯.以恣無厭之求.況今用兵之際.豈得默而無請.臣竊料敵人之意.不出數策.一曰借兵於我.同力剪除.二曰見乏資糧.欲假邊粟.三曰軍興費廣.先借數年之賚.四曰元昊與賊連謀.不宜更通和好.其他狡計.不可詳知.此皆目前所宜預備者也.敵人背約.妄起事端.不宮但務偸安.每事輕許.我守盟誓.拒之有詞.若只有借兵之言.最可理奪.伏緣景德之誓.共約休兵.只如元昊負恩.擾我邊鄙.本朝調發卒乘.數年於茲.未嘗假北敵之兵議誅討.今若夾山部落亡入我境.則當竭力同共驅除.境外之師.無名可出.此則借兵之謀.不可許也.若以資糧爲詞.亦當堅拒.伏緣國家封疆至廣.軍馬至多.內有朝廷百官之奉.外有賓客四方之事.賦入有常度.但緣愛惜生靈.不忍爭戰.故割自奉之金帛.以賚兄弟之國.一國之財.而供二國之用.固無餘羨以副非意之求.此又借糧之議.不可許也.若云先借歲聘之數.尤當阻之.伏緣契丹每言此來再結盟好.不同向前.固宜講守誠信.以敎萬世之約.況近歲新添金帛.割剝已深.山澤之利.歲計猶有不足.桑蠶所產.民力困亦無餘.比要兩國安寧.是用不惜所有.今伐一小族.便此過求.若更有大事.如何應副.侵淩之勢.無時暫已.國家之物有限.强敵之求無厭.欲望不危.必不可得.此又預借歲物.不可許也.若云元昊懷貳.與賊通謀.同盟之國.所宜共嫉.惟此一事.最難處置.從之則權在敵人.不從則强兵在境.酌今之勢.不他不從.伏緣北敵本參和議.彼此有隙.勢難兩交.若謂元昊已有好意.不可拒絕.臣恐納元昊而疏耶律.則敵人移兵於我矣.臣愚以謂元昊之論未定.猶可緩之.以順北敵之請.其餘不可從也.臣伏讀唐史.竊見回鶻於

唐朝.有收復兩京之功.每歲止賜絹三萬匹.今來契丹歲取我物五十萬.其害深矣.伏乞朝廷密勅邊臣.嚴設武備.儻或敵人過分求索.不宜輕許.以重取國辱.廟堂之上.固有謀猷.諫諍之官.惟憂闕失.望朝廷裁之.（長編一百五十一.）

論契丹請絕元昊進貢事（慶曆四年八月）

臣伏見契丹人使耶律元衡今月十四日朝見訖.中外臣僚.但聞報西征事.又知河東邊奏警急.無不憂懼.雖北邊事宜.云征夾山部落.且夾山小族.而契丹舉國征之.事勢甚大.恐似別有謀者.臣竊思之.朝廷於西北大事.前後處置失宜.所以戎狄乘釁.肆其憑陵.今者使來.必此之故.切緣元昊累世稱藩.一日僭叛.招攜出討.當自圖之.而乃屈中國之威.假契丹之援.借人之勢.權在他人.此謀始之失也.臣去年在敵中.數主親與臣言.梁適去時.云河西事了.遣人來謝.及以元昊表示臣.俾知元昊畏服之意.又

與臣言候乾元節信使迴日請仔細報來及臣歸朝首言此事只緣夷簡病退梁適差出便乃忍諱云無此言暨乾元節使信蕭孝忠來屢問館伴張錫錫終不與言元昊商量次第朝廷當元昊叛時則遣使告之及其和約欲就則問而不對必疑朝廷有異議矣此始末不同之失也臣今月十六日具奏陳擬其所謀四事一曰借邊兵二曰借邊粟三曰假數年之物四曰絕元昊之和遙度敵情在此而已必曰假借財物拒之有詞惟與元昊絕和最難處置臣竊計之遜詞以謝北敵緩詞以款西戎苟紓歲月之禍誠當今可施之策也然臣愚慮兵禍自此起不宜處置更有失錯今若徇北敵而絕西戎亦有兵禍納西戎而違北敵亦有兵禍二敵連謀共爲矛楯之勢北人才去西人必來拒納之間動皆有礙擇禍就輕守之以信使曲不在我卽得其要矣必若棄元昊以爲外虞堅絕其約使北人不能反覆而邀功此最久安之策恐謀者不能終之且元昊所以抗中國者僭尊號改年名不稱臣不奉表此其偏强之勢也今皆捨去而歸我矣三年謀之而一朝絕之及其既去北敵使至將又招之犬羊之性豈不懷忿此起兵之禍也契丹所以取重於中國者亦欲成和好之事專與奪之權也今西戎偃蹇而不從朝廷沈吟而不報及其使我絕之而據卽成之（名臣奏議作而遣卽成之）桀驁之氣豈不懷怒此亦起兵之禍也然而彼欲舉兵而使我絕約皆胡人之狡謀耳臣竊料北敵因弋獵之勢爲舉兵之名欲邀成功以德於我若報之曰天下之民一也本朝之兵尙不忍令其戰鬬以越死傷之禍況隣國之兵冒白刃而不憂其傷非所以爲心也（名臣奏議作對所以報雙南北）帝失一小蕃不可傾兄弟之國爾使迴日佇達此誠且未嘗乞師無煩大舉若元昊自有釁隙違忤北朝今之出師非復預議又元昊使來每稱北朝之意早緣名體未順難以從之近者稱本朝正朔去羌人僭僞之號而稱臣矣只以事要久遠故須往復商量今若事體準前因當拒絕但業已許

其每事恭順則受其來歸若來錯而拒之則似失信且中國以信自守故能與四海會同儻失信於西人誰復信其盟約若北朝怒其叛而伐之南朝因其服而捨之共成德美亦春秋之義也敵雖禽獸固當聞此而悛心矣惟重幣輕使以結之使其有邀功之心則必緩圖我之患矣臣又聞前歲胡人解甲後幽州亦遣刼掠財物迫奪婦女發掘墳墓燕人苦之今河東近邊恐有衝突須作隄備以戒不虞臣常觀北朝氣陵中國捃拾事緒以起釁端歸於强弩相射利劍相擊而後已不可不早備也惟陛下圖之（長編一百五十一下注云朝廷以靖書爲然於是遣靖回附〇名臣奏議一百三十五下小注云慶曆四年八月上時君同修起居注朝廷以靖書爲然館館靖稱回謝契丹使其曉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體則自宣閤歸殿門元昊於本朝稱數願之敕則無煩出師討西州畔與元昊以遣楊守素齎書入界慮不供誓約納猶可留遣若書還來則亦難卻也）

論元昊所上誓書 慶曆四年九月甲申

臣竊聞契丹國書到闕議者紛紜以不請深入爲敵中微詞不敢與元昊誓書緩行封册之禮以覆敵變此皆游談之過慮也臣昨在敵中預聞意虜主親與臣言如行封册之請遣使深入軍前恐契丹軍馬到彼誤有殺傷卽別無微意臣又詳觀二敵形勢唯有速行封册使元昊得以專力東向與契丹爭鋒二敵兵連不解此最中國之利設若二敵交兵雖有勝負契丹不能止我之和謀已先定故也假如契丹戰勝元昊伏罪則我與元昊通和契丹自以爲功又如契丹戰敗則我與元昊通和在前固非覬望加以契丹意在讎賓元昊豈復妄怨於我此皆理之必然者也儻或朝廷懷猶豫之心謀不早定則事久變生非我之利竊以元昊天生凶狡非獨今日知之且以契丹强盛尙敢侮慢況於中國數戰屢勝徒誘於利乃肯和爾豈是心服若知我逗遛以待其變則翻然屈服於契丹而專力肆忿爲患於我未必輕於契丹也臣之愚慮以謂封册元昊在二敵勝負未分以前則元昊有以爲恩契丹無以爲詞今若謀慮未定二敵交兵萬一

契丹戰敗。而遣使堅來止我之和。元昊亦遣使堅來求和。元昊已納誓書不可違。契丹兵敗不可違。未知朝廷此時何以處置。臣愚以爲及楊守素未出邊境。先降敕命。差定夏國封册使。俾共知之。以堅西賊之心。專圖北敵。此則圖二敵之策也。惟早圖之。（長編一百五十二。下注云、詔從靖言。仍令延州先移文夏人。〇注名臣奏議一百三十五。下小注云。慶曆四年九月上。時朝廷議封冊元昊。而契丹使來。却遣靖報契丹。而元昊封冊未遣。靖見契丹主於九十九泉。還。上此奏。詔從靖言。仍令延州先移文夏人。十月始降誓詔。）

乞罷天下學生員聽讀日限（慶曆四年十一月戊午朔判國子監上書）

臣伏思先降敕命。并貢舉條例。國子監生徒聽學滿五百日。方許取應。每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諸路州府軍監。並各立學及置縣學。本貫人並以入學聽習三百日。舊得解人百日以上。方許取應。後來雖有敕命。曾到省舉人。與免聽讀。內新人顯有事故給假。並與勘會除破。其如令非畫一。難以久行。竊以國家興學校。所以獎育俊秀而訓導之。由是廣學宮。頒學日。使其專心道義。以思入官之術。伏緣朝廷所賜莊園房錢等。贍之有限。而來者無窮。若偏加廩給。則支費不充。若自營口腹。則貧寠者衆。日有定數。不敢不來。非其本心。同於驅役。古之勸學。初不如此。以爲廣黌舍。所以待有志之士。去日限。所以寬食貧之人。國家存厲賢之風。寒士得帶經之便。欲乞應國子監太學生徒。如有情願聽讀滿五百日。即依先降敕命。將來如解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不滿五百日者。並依舊額取解應舉。所有開封府及天下州軍建立州學處。立取情願聽讀。更不限以日數。所貴寒士營生務學。不失其所。（長編一百五十三。下云。乃詔罷天下學生員聽讀日限。）

議赦書條目（慶曆四年十一月辛未）

臣伏覩南郊肆赦。在近曠蕩之澤。與民更始。四方延頸。相望恩渥。臣訪聞荆湖南路本因蠻賊。出就民家居停。其提點刑獄邵飾等盡令近山人戶。不得耕種。及燒折屋宇。起遣入城居住。遂致近山人戶失業。亡入賊中。及

楊畋將不曾作蠻賊人戶。盡底驅逐。散入廣南東西路。失其巢穴。又京西去歲被賊人張海等虜掠驚擾。臣欲乞於南郊赦書中特示存撫。應荆湖南北路人戶。先因脅從及投入賊中者。限赦書到後一百日內。經官司首身。並令州縣勘會。支與舊來田業。其山猺人戶。亦令安撫轉運提點刑獄等司。多方招誘。如能效順。並與放罪。務令各歸舊住山林。常加存恤。應京西及荆湖北路。去年經賊人驚擾縣分人戶。轉運司體量勘會。與免一年科配。其上項事節。乞指揮中書樞密院商量施行。（長編一百五十三。下云。從之。又小注云。余靖所請赦書條目。不知何時。赦書多從其請。今附郊禮前。）

乞移楊畋近邊差遣一（慶曆四年十一月）

臣竊聞湖南賊人首領黃四郎和尚等各已歸降。又聞郴州奏蠻賊千餘人打劫宜章縣。放火殺掠者。臣初以湖南州軍山險之處。即是蠻獠。譬如蜂蟻。各有屯聚。若得就巢穴。安其棲息。不生驚擾。必不肆毒於人。其間蠻人亦有不曾作過。一例遭官軍就居處殺戮。必然懷恨。未肯歸降。伏緣自古招撫山賊。必先恩信。如治亂繩。緩乃可解。今楊畋銳於殺伐。蠻人必不相信。臣累曾奏陳。乞抽迴楊畋。乃能令蠻賊盡類歸附。未蒙朝廷指揮。必是大臣曾與保任。所以不肯移畋。雖畋曾經邊任。身耐勞苦。與招撫蠻賊事體了不相同。但移楊畋。卻與近邊差遣。別以恩招撫蠻賊。使其降附。不可恐畋之怨。而不憂賊之疑而不降也。（長編一百五十三。）

乞移楊畋近邊差遣二

臣風聞廣南東路轉運司奏蠻賊於連韶州界打劫。乞差使臣抽押江南兵級前去捉殺。臣以爲轉運使倉卒張皇。無足憂者。竊料此賊只因楊畋打殺九疑山外蠻人巢穴。奪其理生之具。本非作過之人。既失所居。遂懷怨恨。并散爲盜。故先劫掠郴州宜章縣。次入連韶州界。初緣郴連等州山險闊遠。秋多瘴癘。朝廷益發甲兵。徒生勞擾死亡之患。賊人深入險阻。不

能得見。不可更令廣東之民受此疲弊。臣之愚計。且以天下之大。豈必與一小蠻校其勝負。只乞朝廷抽迴楊畋。幷九疑山下兵甲。卻令前來歸降賊人入洞招諭蠻人。以朝廷不恃殺伐。降者更得恩賞。使蠻之餘黨安其窟穴。自然不出爲盜矣。（長編一百五十三。）

乞移楊畋近邊差遣三

臣初見去年以來。荊湖南路蠻人。及戎瀘州蠻。相繼作過。惟戎瀘州蠻。朝廷遣官招撫。即時安定。而湖南路官軍。殺伐稍多。蠻人失其巢穴。所以至今驚擾鄉縣。延及別路。況今湖南賦稅。已不上供。不可更令廣南又困兵禍。臣愚以爲因南郊肆赦之後。朝廷宜差親信臣僚。乘驛往彼。宣導恩信。招揣降附。兵馬可罷之處。即令罷之。昭示朝廷仁恩。不尚殺伐之意。使蠻人向信。安其棲息。不復爲鄉縣之害。（長編一百五十三下小注略云。據余靖奏疏。）

論王翼賜五品服　慶曆四年十二月癸丑

治獄而賜服。外人不知。必以謂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寵。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寬。（按宋史公本傳作呂覺。下並同。）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寬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論寬是。則今日賜翼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請自今臣僚入封有輒求恩澤者。令有司劾罪。（長編一百五十三下。云從之。）

論元昊獻契丹俘事　慶曆五年春正月丙子　知制誥

朝廷受表。卻俘。此誠欲教示大體。兩存其好也。竊緣臣昨到契丹。敵中君臣將元昊表狀。皆示與臣。其間亦有毀讟本朝之語。但敵主佯詈元昊小人翻覆。交鬭兩朝。如此而已。臣愚以爲今亦宜使館伴宗睦者。將元昊獻俘表示與宗睦。兼言本朝不受所獻。復令送還北朝之意。使敵人知本朝聞其敗衄。不敢分外邀求也。（長編一百五十四。）

乞特令臣僚奏薦親屬不拘年甲　慶曆五年二月辛卯

臣伏覩近降中書劄子。今後臣僚奏薦子孫親屬內長子長孫。皆不拘年甲。諸子諸孫。須年十五以上。弟姪等並須年二十以上。方得奏薦。所薦親屬。並須在五服內者。竊以朝廷推恩延賞。皆要嗣續門戶。其有老登郎署。晚得職司。親的子孫。尚多限以年幼。不得陳乞。而乃旁蔭疏遠房從年長之人。則是舍親而用疏。遺近而取遠。殆非國家善善及子孫之意。伏乞自來奏蔭幼年子弟。並須二十五歲以上。方許出官。雖授京官。亦不破官中請受。於國家別無妨礙。兼臣今來奏臣親弟。年已及格。不礙新條。但緣年老臣僚。不得奏其親的。而旁奏親屬。於理不便。伏乞特降指揮。應合奏蔭親屬臣僚所奏子孫弟姪。特令不拘年甲。以廣賞延之典。（長編一百五十四。下注云。據成都編條貫所。余靖奏請。乃慶歷五年二月四日中書劄子。）

奉使契丹時上言　慶曆五年二月己亥

昨聞西人與契丹約和。尋復侵掠。必恐契丹兵忿不解。前又遣使來以告西伐。則將命者不絕。蠹耗財用。無有虛時。臣今奉使契丹。欲先諭以元昊反覆小臣。（按畢氏續資治通鑑四十七引作人。）其去就不足爲兩朝重輕。設或攜叛。亦是常事。彼此只邊上關報。更不專遣使臣。（長編一百五十四。下。云。從之。）

論有司禁錮從讜　慶曆五年四月戊子

書稱堯之盛德。則曰睦九族。史稱漢之盛事。則曰繼絕世。所以厚仁義之本。茂宗枝之祥。陛下紹堯之明。度漢之美。敦敘宗族。意愛博厚。有司不能奉承睿旨。深可惜焉。竊聞從讜頃因忿毆傷監門使臣。有司奏爲風狂。禁錮空宅。臣竊爲朝廷本意。以惟正無子。遂取惟忠之子爲其後者。蓋使主其閨門。奉其祭祀爾。今因躁忿小過。遽此幽閉。俾其閨門無託。祭祀乏人。甚非陛下敦敘之意也。外議往往言從讜好學尚氣。不能恬退。輕忿致過。恐非狂疾。就令實有狂疾。當使國醫攻理。以表渙恩。若或只因

輕肆，則謂宜天慈含怒，放還本宅，俾其上奉朝廷，睦九族繼絕世之仁，下逸皇宗主閨門奉祭祀之事，又所以承陛下篤親寬罰之德也。（長編一百九十五，下云，不報，從孫爲自剄死，上悼之，其追贈故官，仍錄濟州防禦使濟南民。）

薦李覯狀（慶曆五年）

具銜臣余靖，伏覩先降勑節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并高蹈邱園等科，（按元作料，今改。）並許少卿監已上及本路轉運使副，逐處長吏奏舉者。

右謹具如前。臣竊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博學通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曾於慶曆元年，應茂材異等科，（按元作料，今改。）祕閣召試下第，退居鄉里，四方生徒，從之講習。有此寒畯，淹在草萊，於臣鄉封，不敢緘蔽。臣又伏見草澤邵亢，與覯同時就試，後來亢以臣寮奏舉，已授職官。今覯退居，獨未蒙用。伏乞朝廷特與召試，以廣得賢之路。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宋李覯直講文集外集卷一。）

按直講文集卷首直講先生年譜云：慶曆五年，公薦先生於朝，狀蓋是年上也。

宋趙忠定奏議

宣統庚戌六月
葉氏觀古堂刊

宋趙忠定奏議序

宋趙忠定以理學名臣遭韓侂胄黨禁之害竄斃於衡州當時之民爲之廟祀至今春秋祈禱易姓勿衰余既掇拾舊聞求其軼事輯爲別錄八卷因讀明黃淮楊士奇等所編歷代名臣奏議見其中採公奏疏尤多輒爲抄出以意排比分爲四卷復借江陰繆筱珊太夫子藏本補其斷篇缺文公一生忠言讜論約具於此矣考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有公奏議十五卷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同明文淵閣書目載一部十冊完全自後官私簿錄罕見其目則當亡於明末國初時公制置四川暇與賓寮編有皇朝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黃淮等沿而廣之宋以前增

入周秦漢魏六朝唐人以後增入南宋元代故公奏議賴以存留十之二三不可謂非幸事也公編奏議時朱子謂宜逐人編自始終有意公以十二門分類　四庫全書提要以公體例爲善不然朱子之說然此爲總集之體式若一人之文則不可引爲比況古書如晏子春秋魏鄭公諫錄李絳論事集皆以歷官言事爲次第故其言行功業千載而下讀者如見其生平則固當以朱子之說爲政者也今於各篇末附按語鈎考其時地得其建言之先後大抵公自乾道二年進士及第（宋陳騤中興館閣續錄七）初仕簽書甯國軍節度判官（本傳）五年五月除祕書正字六年六月爲校書郎七年五月爲著作郎官于內者四年（中興館閣錄七）八年五月知信州（同上）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以左奉議郎自信州改知番陽十月二日除江西路轉運判官（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九秩官）（本傳無知番陽）四年十二月戊寅父善應卒明年葬縣東北華林岡（朱子文集九十二篇行趙君彥遠墓碣銘）官於外者三年七年六月以吏部員外郎兼侍講（宋中興百官題名二東宮官題名本傳除江西轉運判官入爲吏部郎兼太子侍講按本傳不載其丁外艱竟似以運判內用殊爲疏陋）九月除祕書少監仍兼侍講（中興館閣錄續七中興百官題名二）兼權給事中（本傳）八年三月除權吏部侍郎升兼右庶子九年五月除集英殿修撰帥福州（中興百官題名二東宮官題名）官于內者三年十二年十二月甲子制置四川（孝宗本紀）十五年以疾求去召赴行在（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十三）光宗受禪趣召未至稽命除知潭州辭改知太平州進敷文閣

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二月甲子以福建安撫使盜發降秩一等九月召爲吏部尚書（光宗本紀）官於外者十年自吏部尚書歷樞密院參知政事右丞相至慶元二年二月罷相（甯宗本紀）官於內者六年及竄斃衡州（本傳）上距庚申生年（宋張端貴耳集上）（按庚申爲高宗紹興十年）爲五十七歲綜官內外除居喪二十七月凡二十九年其間經國之宏模惠民之實政與晚年相業之彪炳不必讀其全書猶將聞風興起然則公雖屈抑於生前而卒馨香於萬古終宋之世前有岳武穆後則文信國公殉國以身若同一轍婦人孺子道其遺事猶欷歔感歎如公生時讀是編者知無不肅然起敬矣宣統二年五月後學葉德輝序

趙忠定奏議卷一

宋趙汝愚撰　　後學葉德輝編

論恢復奏（原題首云祕書省正字）

臣竊惟陛下仰承太上付託之重于此九年矣凡祖宗之疆土未復兩世之讐耻未報實惟陛下之責未已是宜陛下朝不遑食夜不遑寐日積月累勤求所以爲天下之道如拯溺救焚而不敢緩也雖然急趨無善迹促柱無和聲又烏可不量事勢苟爲一切之計惟速之是務哉臣嘗竊聞或者之言謂陛下銳於圖事惟患兵籍之不多養兵既多始憂財用之不給內外虛耗軍士怨嗟於是苟有道可以豐財則利害未暇究也苟得人出以任事則能否未暇擇也兩淮城壘土脈膏潤而不暇待也沿江保甲徒擾無用而不暇恤也凡此數者亦由陛下不忘祖宗創業之勤而求之太速耳行之不已臣恐陛下求之愈速而其效愈遲也經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今夫陛下之所爲謀者豈細事哉臣愚伏望陛下廣恢廓之度建宏遠之規不以小利動其心不以速成敗厥事求賢爲上立政次之事之可爲者屢省而後爲弊之可去者以漸而後去人事修而天事至區區戎虜有不足殄滅者矣（明黃淮楊士奇等編歷代名臣奏議九十四經國類）

按本傳公擢進士第一簽書甯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宋陳騤中興館閣錄八乾道五年五月除正字六年六月爲校書郎七年五月爲著作郎此奏云陛下仰承太上付託之重於此九年矣則在乾道七年爲著作郎之前爲校書郎之後非除正字時也

乞撫安歸正人疏

臣伏思天下之弊多矣然其大且逼者莫若歸正人彼皆祖宗涵養之餘不勝胡虜之暴一旦來歸如脫寇盜而得慈母其所望者深矣朝廷既不能盡滿其意而民間時時訛言咸謂虜人來有所索轉相驚動懷不自安夫以羈旅不自存之人而懷反側不自安之意豈得不深爲之慮也爲今日計要先求術以安之人情既安雖有姦宄不能動搖矣臣請試言所以安之之術其一換授官資之人並注添差差遣至易得也書鋪以其不知吏部格法百計邀阻所須貨賂數倍常人至有數月不得調者伏望聖慈令吏部措置明立牓約諸歸正人並以到鋪之日爲始後兩月不授差遣許至吏部陳訴犯者重置典憲仍詔州縣其合得俸給並須按月支破有積壓不支至一季以上者令監司劾奏其二北方豪傑之士捐親戚棄墳墓間關而來有閭門受戮而不顧者其志豈存升斗之利哉而所在例以傖荒待之無以自達鬱鬱叛去者亦多矣欲望明詔諸軍管軍統制及緣邊監司守臣依隆興元年薦舉武臣格式有謀畧沈雄可任大計寬猛適宜可使御衆臨陣驍勇可鼓志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者不以有無文武官資各薦

一二人人以半歲爲限陛下親賜試問擇可用者隨才用之雖拔十得五未足以盡其人而雍齒且侯其黨亦粗慰矣其三散在諸軍爲兵者人給錢絹不多飢寒切體進退無路情實可矜或者將校非人一切指爲北虜勞逸異任種種不同遂令忠義之心積成愁怨之氣國家財賦少積縱未能均有所濟猶且遴選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者俾勤而撫之尙庶幾其可也凡此三者臣日夜念之方時無虞隱伏未見小有風颷之警懼非法令之所能制也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九十四經國類）

按原編連上奏

論謀國者必有腹心之臣上疏（原題首云孝宗時正字）

臣聞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所謂腹心之臣齊威公之管仲越句踐之范蠡漢高祖之良平唐太宗之房杜是數君臣者其相與謀也皆竭誠盡意無復嫌疑如父子兄弟之謀其家自爲一定之計故其施也有序其動也有期非僥倖萬一者之所爲也陛下英明神武將大有爲於天下至於腹心之任臣獨疑之陛下臨涖以來其所顯用者多矣其間深謀密畫外廷不可得知然而遠者不過二三年近纔數月而罷去來紛紛遡無定論蓋亦有可議者矣豈非相與之誠或有所未至乎非惟人懷自疑之心專事形迹以求苟免而吏下知其無權亦從而慢之雖欲自力不可得也將何以責其謀國之效哉臣愚伏願陛下眷求賢

哲察而後信之夫輕信於前者必重疑於後爲其因失而致戒也惟察之深然後能信之篤陛下誠能察人於未試之先而信賢於既用之後使大小之臣咸得以才自盡則陛下何功不立何事不成臣謂今日清源正本之要實在於是惟陛下擇焉（同上一百十四用人類）

按陳騤中興館錄忠定除祕正字在乾道五年五月

請令監司郡守任滿合舉五人并舉京官一人奏（原題知信州上奏明張溥本上闕標目如此今從之）

臣聞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天子賜之車服弓矢以彰異數國家之制監司郡守以郡縣多寡歲得各舉所部吏古之制也其法縣令若職官須三人以上同罪舉京官者又加二人所以絕阿私示公路也然大音不合於衆耳至味難調於衆口必待一時監司郡守皆知其賢其間又不爲權勢所奪每患其不齊矣於是守道自信不求聞達之士陸沈於下僚露才揚己汲汲於仕進者干託請謁無所不至風俗大弊莫可救藥臣愚欲望聖慈詔許監司郡守謹擇所部奇才異行之人聽以任滿合舉五人之數併舉京官一人不滿五人者任滿亦聽舉一人舉縣令職官亦如之苟無其人則從舊法如此則所謂守道自信不求聞達之士或爲知己用而舉不以實之罪可行也庶幾崇尙廉隅俗日歸厚天下幸甚（同上一百六十九選舉類）

按本傳遷著作郎知信州中興館閣錄七乾道七年七月除著作佐郎八年五月知信州

請以侍從兩省臺諫所舉人姓名付中書籍記奏（原題連上奏云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聞取才貴廣用人貴精譬取牛山之木以共匠石之求則方圓曲直不勝其用乃若執東門之式用以求馬則雖空冀北之野蓋無馬矣臣伏觀國家內外須才而每有不足之歎者豈非蓄養之無素而選用之際容有未精耶然其致弊之由要非一旦之積爲今之計則莫若稍嚴職事官之選蓋數年之後外而郡守監司內而卿監侍從率皆取諸此也至於廣招徠之路絕朋比之嫌則莫若用故事

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所知若干人須才行兼備而未經擢用者陛下以其姓名悉付中書籍記候職事官有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其有不如所舉則坐以謬舉之罪庶幾塞暌並用官得其人若夫作成之道勸獎之方則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一百六十九選舉類）

按原編知信州時

請仿司馬光十科之制各以所長論薦奏（原題連上奏云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伏覩近降指揮應薦舉官並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虛詞如或違戾令吏部不得放行此誠陛下責實之先務不可不致嚴者也然而號令之初體式未具上下疑慮不知所承或謂察以所居之官或謂考其平生之行人之性情靜躁不同至於職業繁簡亦異所患士無常守咸事作爲務悅見聞遞相夸尙譎詐矯激無所不至矣臣愚欲望明詔有司詳定格式頒示於四方或止依倣司馬光十科之制各以所長論薦朝廷隨才任使自無虛詞溢美之弊如蒙聖慈俯賜俞允仍乞自今年下半年爲始（同上一百六十九選舉類）

按原編知信州時

乞置社倉濟鄉民疏（原題首云知信州）

臣伏見州縣之間每遇水旱合行賑濟賑糶去處往往施惠止及城郭不及鄉村鄉村之人爲生最苦有終日役役而不能致一錢者使幸而得錢則又一鄉之中富室無幾

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奔走告糴則已居後於是老稚愁歎始有避荒就熟輕去鄉井之意其間彊有力者又不肯坐受其弊剽攘摽竊無所不至以陷於非辜城郭之人率不致此故臣嘗謂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然而求所以施行之策則亦不過勸諭上戶廣行出糶轉移常平義倉之米以賑之而已夫勸諭上戶殆成虛文轉移米斛復多欺弊臣愚欲望聖慈遠采隋唐社倉之制而去其損耗乏絕之弊明詔有司將逐州每年合納義倉米斛除五分依見行條法隨正稅就州縣送納外將五分於逐鄉置廒每歲輪差上戶兩名充社司掌管受納委本縣丞檢察其欺弊不如法者正治之使幸得連歲豐稔

所在稍有儲蓄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遇歉歲姦軌之心無自生矣如以臣言可採即乞指揮行下本司及本路常平司同其措置先次施行（同上二百四十七荒政類）

又陳荒政五事疏

臣伏覩今歲夏秋以來雨澤不繼傳聞近自淮浙遠及江湖皆有旱傷去處陛下夙宵軫念當宁懷憂惻怛之情屢形於溫詔焦勞之意備見於玉容始則齋戒潔誠祈禱備至繼又緩刑舍禁寬縱爲多至於務穡薄征勸分發廩凡所以敬天保民弭災救患之術無不盡舉臣智識短拙何補涓埃獨念蒙被聖恩備員列位義當殫竭思慮少報聖聰是以不揆狂愚取陳管見五事其一欲盡取見諸路豐歉次第其二審知所在人材其三條具諸路事宜其四酌量事體輕重其五申嚴義倉之法其間雖有朝廷已行而未盡者臣亦不避煩瀆輒申述奏陳惟陛下裁擇幸甚（同上二十四十七荒政類）

其一欲盡取見諸路豐歉次第者臣伏見已降指揮令浙西諸州軍守臣各將所管諸縣疾速委官檢踏目今旱傷并得熟分數逐鄉從實開具申尚書省甚大惠也然猶未及浙東江東西湖南北及兩淮州郡者蓋緣所在監司守臣人人各懷意見未必能盡實申奏致誤朝廷行遣陛下覩此意趣豈能克已爲人誠恐檢踏之官又皆覩望鹵莽兼慮遷延日月致失朝廷事宜欲望特降指揮委逐路監司各具諸州大約豐歉分數諸州守城各具諸縣大約豐歉分數並限三日申尚書省朝廷便可互相參攷冀得其真若身爲監司而不知諸州爲守臣而不知諸縣致所申或有大段不同去處亦可委官體訪別議責罰庶幾人人務實緩急不致誤事

其二審知所在人材者大抵講行荒政全在得人苟任得其人則必能仰體朝廷之意每事隨宜措畫表裏相應不致乖疏苟任非其人則朝廷雖有良法美意勤勤而督訓之然或心志不同或才力有限亦鮮有不敗事者矣臣伏覩近制已委諸路監司體察守令之不堪倚仗者至於監司一路之責所係尤重今賑發常平義倉正隸提舉司計度財賦正隸轉運司盜賊刑獄事皆屬帥憲二司在於今日尤須謹擇若旱傷有分數稍重路分欲乞朝廷選委帥臣監司中有才望者專一措置施行

其三條具諸路事宜者蓋緣所在山川風土各自不同若是州縣瀕水去處便可招接商旅措置舟船隨遠近糴糴猶易爲力至有州縣鎮寨僻在一隅舟船不通商旅不至即須令本州措置及今未納秋苗之際先次約度合用賑濟賑糴米數從便兌撥苗米就本處委官送納準備將來賑濟賑糴卻以本州常平米

數撥還方爲利便其次諸州或可用會子或可用金銀或可用度牒或可用鹽引如此等類其事多端在於朝廷實難豫度乞令監司守貳各具逐州事宜朝廷斟酌重輕即可次第酬報非惟畢竭羣慮周盡事情亦可詢事考言觀其能否

其四酌量事體輕重者蓋謂朝廷德意誠厚特不可以泛而行之謂如檢會乾道七年立定賞格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饑民之人許給降付身補授名目緣所在豐歉各異米價貴賤不同若使泛然補官卻恐益至冗濫欲候取到諸州豐歉分數須旱傷及五分以上方許依格補官其次者欲斟量重輕廣與支降會子

令本州縣作糴本賑濟如格目內獻米四千石補承信郎米每石以會子二貫準之計價錢八千貫若支降會子八十萬貫可省承信郎百員夫製造會子在朝廷初無甚難若吏員猥多於國家重有利害又所在樁積米斛有久年陳腐者若常歲豐登人無所用值茲歉歲猶可充饑並當裁損舊貫及時變糶此皆化無用爲有用以虛券易冗員在於聖明必能洞曉

其五申明義倉之法者蓋義倉之法本起民間止緣人心不齊送納艱阻遂致歷代權制悉令收斂在官其實取之於民特爲聚之倉廩耳此不可與常賦等也故本朝常平免役令諸義倉計夏秋正稅每一斗則納五合（應豐熟計一縣九分以上即納一升）今州縣之間不問豐歉每正稅一斗並納一升又令即本戶放稅二分以上及孤貧不濟者免納謂如本戶正稅額管十石若放稅及二石以上即其餘八石並合免納今州縣之間雖有減放猶計餘數催取實非立法本意方此百姓饑儉猶欲仰食縣官豈可違法征催置之虛廩欲望申明法禁咸使聞知庶能感召至和允答天意臣所言疏淺心實勤拳仰祈聖聰俯垂采納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按原編連上疏

請申嚴創造寺觀之禁奏（原題孝宗時陳便民事宜茲從張本標目）

臣竊論奏國家渡江以來費用浸廣民間兩稅之外科斂不一民力可謂困矣而人不以爲怨者知朝廷養兵之費蓋不得已故也然有得已而不已者寺觀修造是已近時僧道自知道業無聞於世而專務營造以侈相高用誇己能至有一樓一閣而工費鉅萬者其銷鎔金寶又不可數計竭民膏血委於無用誠爲可惜臣竊見司馬光奏議謂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一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臣愚伏望聖慈申嚴前項去禁今後寺觀除舊管屋宇或有損壞處許隨宜修葺外並不得別有創造或遇水火不測合行再造者並委州縣長吏量度費用務從節省須出給公憑開具間架方得修造如有違

犯官吏僧道並與同罪（同上三百十六營繕類）

又乞謹天戒順人情圖久安之計疏

臣仰惟國家稽古建法比隆三代累聖相繼取於民者有制故能上下熙洽風俗歸厚不幸中更變亂有司困於調度始有一時權宜之制然亦不謂因循積習逮至於今遂與常賦無二而有司並緣苛取之數乃復加多於前日也故陛下之赤子日朘月削垂五十年至是蓋不勝其弊矣加之近歲以來郡縣之間用度彌廣吏之取於民者益以無度遂致賦繁役重人去本業亡聊之民剽掠盈道甚者十百羣聚盜弄兵於潢池尚賴陛下威靈遠加所向綏定然臣區區之愚竊謂民力困弊至此恐未可便謂既往之

事皆微孽細類爲不足慮而上下恬然遂亡後日之戒也臣比復傳聞江浙數郡已有水旱去處又乾象示異未循軌轍天其或者仁愛陛下將使陛下益謹天戒俯順人情思與執政大臣深圖所以久安之計若謂國家駐蹕東南規模畧定須俟平定之後復行寬大之澤者臣聞兵以民爲本其本末先後之理固自有序若夫不量彼己之勢而務以勝人者蓋亦兵家之所甚忌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夫功之成與否繫乎天而不可知至於創業垂統要使百世子孫爲有可繼之道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五十二治道類）

按疏云陛下之赤子日朘月削垂五十年此幷高宗中興以來計之當在淳熙初年

又乞凡事責成於有司疏

臣聞天之所以爲天也其勢高高在上不言而四時行焉無爲而百物生焉彼天者初亦何心於其間哉是故生以春夏而生者不以春夏爲恩殺以秋冬而殺者不以秋冬爲怨蓋其一氣之運上下充滿自然之理其順如此仰惟陛下天錫仁智慨然思欲上齊堯舜卑視百王故法天御極而不自以爲高稽古立制而不自以爲功猶孳孳然日與天下之士共圖治安之業建宏遠之規利無久而不興害無小而不除宗社幸甚生靈幸甚然臣聞之以道御權者君之體以勞任事者臣之分故君常尊於上而臣服勤

於下此天下之大義也近者道路所聞一二有司裁節之事或言亦取決於九重惟恐有所不及則怨亦將至矣此微臣之所甚懼也臣愚伏望陛下覽荀卿好要之說鑒虞書叢脞之戒凡事之所當爲者皆責成於羣有司而又備耳目之官重封駁之任俾謹修其職而告於上陛下於是公聽並觀操賞罰之大柄以臨之顧何求而不得哉然則所守甚要所濟甚博惟陛下裁擇（同上五十二治道類）

按原編連上疏

請以節用愛人爲本奏（原編孝宗時知福州奏便民事宜云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伏讀六月己丑勸農詔書仰惟陛下聰明仁聖保惠元元訓誥懇惻爲民而下者殆無虛月謹擇監司郡守延見

訪問考察能否而進退之所以求諸已者可謂勤矣然而十數年來未有治效卓卓如古循吏者豈非地狹國貧取於民者過制故慈惠之師溺於職而不舉彊敏辨給之吏始多爲術以病民而莫知恤也臣嘗讀漢書循吏傳班固以爲孝惠以來民務稼穡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故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由是觀之在此不在彼明矣臣愚伏願陛下淸心省事一以節用愛人爲本依做元祐以來故事選委官吏講求今日內外財用之出某事可均某事可節某事可罷斟酌次第而行之歲必有所儲也又取中興以來財賦名色自創置以及後來增損之數究竟本末擇其間可省者漸賜以予民庶幾民俗富厚而政化可行然後久任而責其成雖使郡爲龔黃縣爲卓魯可也區區狂瞽惟陛下幸赦其愚（同上一百九十二節儉類）

按疏云十數年來自隆興受禪 下推當在淳熙初年

請蠲減江西月樁錢物疏（原題云爲江西轉運判官上疏玆從張本標目）

臣昨陛辭日親奉處分令臣到江西日講究裕民事件候到任半年後奏來兼看民力比之紹興三十二年以前如何臣恭聞聖訓不勝震懼深維綿薄顧無以仰承德意夙夜惟念畢竭愚慮竊謂自昔堯舜三代歷秦漢魏晉隋唐以迄於今其間所遇之主昏明愚聖雖各不同要之未有得民心而弗永厥世不得民心而能享國長久者也我國家列聖相承所以固結人心者至深至厚故上天眷命篤生聖主日孳孳然咨訪民瘼惟恐不至顧如臣輩一介微陋猶丁甯訓戒俾得自竭況道憲名位踰臣數等者乎臣深自慶幸以爲我宋億萬年之基業實積於陛下宸衷方寸之地是爲宗社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況臣賤職有守其或效涓塵之助者臣敢不昧死以聞臣伏自到任以來不住詢訪民間利害及今來巡歷所至有可以寬裕民力者本司隨事斟酌輕重次第罷行獨有諸縣措置月樁錢物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爲一方細民之害臣試舉其大者則有曰麴引錢曰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臣嘗詢究蓋已累經朝廷指揮及前後監司約束住罷矣大抵類能力制於一時而不能保無於後日其弊正如鼠穴左固則右逸也至詰其所從出入則首以月樁無科名循例措置爲辭甚者姦贓之吏又並緣掊刻以濟其私預於簿書之間陰爲抵讕之計有司熟視不可稽考其間設有能自植立整齊紀綱者則往往窘於調度拘攣牽制因不得遂其豪宗大姓因得持是數者挾持官吏以漁獵細民流弊萬端不可殫述其原則始於月樁太重而已臣不勝忿懣因盡考諸縣月樁出納之數及其初科降之目與夫先後因革之制觀之其始

葢緣江淮用兵供億數萬朝廷深恐一時乏事遂令本路計月椿大軍錢物而月椿之名始立然其時降到旁通式內猶許先取無額經制錢不足方取上供錢又不足則取諸司封椿錢其後又增置贍軍七分酒息錢其餘不以有無拘礙錢物皆許移用甚至急闕則朝廷以時支降茶引度牒之類以濟之是時兵火之初所在皆有餘積公私未告病也今諸司封椿固不得用而無額經制錢州縣皆有定額不盡分隸月椿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錢及七分酒息錢二種而已其餘葢盡以取足於州縣也况夫比年以來州縣用度日廣財賦日蹙所以予之者歲益加少（謂如諸州科撥二稅與諸縣贍用之類）而取之歲益加多（謂如增收頭子錢勘合錢閏月坊場錢之類）非作法以取諸民則何以哉臣嘗畧計本路月椿之數每歲爲緡錢七十萬而格外所入者半之雖其間亦有傳致文法者大抵法外之斂什常三四也今朝廷縱未能大有蠲除以盡掃宿弊臣謂宜令有司擇其間最重者稍振恤之且袁與筠接壤也其地望同其賦入同而月椿輕重不齊至於五倍筠一州三縣歲額之數曾不及袁之一邑之多也故袁之麴引錢歲取於民者爲緡三萬而沿納旁取之數不與焉今夫天子明聖憂民如此而民之困於征斂如彼故臣以謂陛下不聞則已誠使陛下聞之葢如赤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其必惻然動於中矣臣伏覩陛下卽位以來焦勞勤儉雖乘輿服御未嘗有毫髮妄費至於減租

蠲賦之令爲民而一者葢前後相望也卽位之六年減福建鹽課爲緡錢數十萬七年減折帛之半爲緡錢三百餘萬十四年減四川酒課重額爲緡錢四十七萬以至減饒之天申金徽之上供絹臣所不知者又不知其幾千萬也顧江西十一郡之民生齒數百萬獨以月椿之故重困如此是豈陛下愛民之本意哉臣愚伏望聖慈特賜詳酌行下本路取見諸州軍縣月椿最重去處隨其事力輕重量與蠲減然後重禁官吏之妄取橫斂者將一二人重置於法以厲其餘孰敢不退聽也是誠拔本塞源之計惟陛下斷自宸衷指揮施行幸甚幸甚（同上一百八仁民類）

按本傳知信州易台州除江西轉運判官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秩官二湻熙二年三月公以左奉議郎知台州改知番陽十二月除江西轉運判官

又論治術遲速疏

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初登用賢俊容受直言講求治道惟恐不及天下之人皆以爲英主不世出莫不延頸企踵以望太平當是時陛下聖謨經遠豈不謂內修政事外復境土不數年間可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葢不待如是之久也今陛下宵衣旰食苦心勞思十有五年而治不加進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爲歟將所由者未得其道歟何爲力甚勤而收功甚遠也臣愚欲望陛下萬機餘暇夷考古先帝王所以致理之術而深求其故有不合者益解而更張之

庶幾乎不遠復之義不然時難得而易失臣誠深爲明主惜也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五十二治道類）

按疏云陛下宵衣旰食苦心勞思十有五年自隆興元年下推當在湻熙三年

又乞與大臣建久安之策疏

臣一介寒遠陛下不以其愚不肖俾承乏於州縣服勤賤職首尾五年竭其駑馬之智最於民閒利病耳聞目覩頗得其實輒試陳其大要惟明主擇焉仰惟陛下恭儉本於天性仁厚發於至誠卽位以來無非以節用愛人爲事是宜下奉上施家給人足仰承陛下憂勤之志而比歲州縣事力單弱財竭於上民困於下法令廢格巧僞寔繁盜賊

滋多刑辟者衆皀由賦役繁重風俗苟媮官大冗而職務不修兵雖多而法制不立士無定志民有幸心委靡陵夷可爲深慮臣竊謂當此之際正宜君臣同體內外一心兼天下之謀合天下之智汲汲然皇皇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逮而上下循默處之恬然積習成風寖不自覺尚賴聖德昭格年穀屢豐屈己和戎境外無事誠恐一旦疆埸有變不幸水旱繼興如人病羸豈任寒暑臣每覩士大夫羣居竊議孰非憂國愛君亦恐獻替之閒不無蔽欺之說指陳強富疑誤聖明誠不可不早辨也伏望陛下念祖宗剏業之艱難顧子孫持守之不易日與二三大臣思所以建久安之策成億萬年不拔之基宗社幸甚生靈幸甚（同上治道類）

按公以乾道八年五月知信州疏云承乏州縣服勤賤職首尾五年推之當在湻熙三年

乞罷陳源添差總管奏（原題首云宋孝宗祕書少監）

臣先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承樞密院關十一月十八日奉聖旨恭奉太上皇帝聖旨提舉德壽宮陳源爲應奉有勞可特與遙郡上轉行兩官臣伏覩陛下天性仁孝欽承太上慈訓兢兢業業惟恐不至故臣仰遵聖意卽已書讀了當然當時實不知陳源別有兼職今再準錄到告詞其後擬稱陳源可特授承州防禦使依前右武大夫特添差兩路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臨安府駐劄提舉德壽宮臣竊惟陳源係內侍而得參預一路軍政臣不知其

始自何年除授然其事體重害漸不可長要非太上建炎詔書之意臣請爲陛下誦之臣嘗讀建炎三年詔書自崇甯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管兵官交通假貸餽遺借役禁兵當是時內侍與兵官交通借役禁兵且猶不可今乃假以一路總戎之任臣恐非太上所以防微杜漸之意也臣伏思神宗皇帝時始令王中正李憲稍預邊事是時朝廷法度峻整若無甚害而卒之夤緣攀援竟成童貫開邊之禍靖康之變至今言之使人心折陛下安可視今日若無甚害而遂忘前日之戒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除遵除太上皇帝聖旨與轉行兩官外所有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職事特與

解罷以爲萬世子孫無窮之法以成太上建炎詔書之意宗社幸甚（同上二百九十三近習類）

按本傳除江西轉運判官入爲吏部郎兼太子侍講宋中興百官題名二東宮官題名湻熙七年公以吏部員外郎兼侍講九月除祕書少監仍兼

論天下事當經由門下省奏（原題首云孝宗時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一介疏愚昧者謬蒙聖恩令權給事中職事臣伏覩祖宗之制凡天下事無巨細未有不經由門下省者其間事體重大而或者施行未當有司自宜隨事論奏然亦有事體不至重大朝廷視之雖若甚小而於一州一縣乃至一家利害休戚爲甚重者有司往往視爲細微不敢頻瀆天聽故雖心知其不可然亦黽勉書讀行下日積月累所損多矣臣嘗讀國朝會要伏見元豐五年更定官制之初詔門下省凡中書省樞密院文字應駁奏者若事體稍大入狀論列事小即於繳狀內改正行下若事不至大雖不足論列其間曲折難於繳狀內改正者即具進呈以應改正事送中書樞密院取旨今三省合而爲一門下省不除侍中侍郎惟給事中掌行封駁其權視前日爲輕凡中書省樞密院文字既不得具奏進呈又不得從而改正顧失神祖建官之意臣愚伏望聖慈依倣元豐詔書特降睿旨今後中書省樞密院文字應駁奏者若事體稍大依舊入狀論列外事小許具事因申中書省樞密院取旨改正庶幾

大綱小紀無不具舉亦不至頻瀆天聽又臣伏見至道元年詔書樞密院自今除該機密外凡行宣命並付封駁司看詳發遣其後累聖二百餘年遵守斯制未嘗改易始因乾道九年張說在樞庭日凡所施行政令及擬進差遣多用私意不能遵守條制深懼有司舉正其失故敢肆陳臆說以便其私初畫降指揮除宣命不送門下省點勘外餘依大觀樞密院條令施行其機要文字更不關錄繼又畫降指揮今後除轉官差遣合給降告敕及事干財賦並依舊關錄外其餘係邊機及軍政可依舊制更不關錄緣此樞密院文字關送門下省者百無一二蓋甚失祖宗所以建官立法本意臣兩嘗具奏乞遵依累朝之法特降指揮今後樞密院文字除事干機密不關送中書門下省外其餘並遵依大觀樞密院條令施行經今累月未蒙頒降臣竊惟國家法制上下相維非惟取便於一時正欲貽謀於萬世今陛下聖明在上洞見微隱固若無甚害者然嘗念祖宗憂勤立法之意與夫後世子孫循守之計安得不爲之深思長慮也臣被蒙大恩義當圖報既知此事最關利害不敢輒避繁瀆復有奏陳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蚤賜指揮施行天下幸甚（同上六十九法祖類）

按本傳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中

又繳韓彥質除知臨安府奏

臣竊惟臨安雖號爲駐蹕之地其實事體所關蓋與神州

無異凡爲守臣者宜謂精選公忠端亮深知治體者爲之所補蓋非他郡比也而近歲以來頗乖選任所用如吳淵輩例皆掊克貨財交結權倖以自封殖至於一郡政刑紀綱法度無不大壞所欠行戶錢物家家以千萬計吳淵方有宮觀之命臣聞閭閻之間無不歡聲鼓舞人人舉手加額以爲陛下聖明至有逐行逐戶率斂錢物市酒相慶者此其情蓋可見也數日以來未曾除代上自士大夫下至閭境百姓皆謂朝廷不輕謀帥必得公忠端亮深知治體之人庶幾稍革前日之獘而命下之日卒用彥質臣恐都人愈失望矣臣與彥質猶未相識臣亦不能深知其才行但以一事觀之臣固知其不可緣今夏都城遺火吳淵自知無所逃罪遂嫁禍於民居建爲拆屋之說是時一城大擾百姓怨嗟然猶有可諉者謂可暫勞而永逸也今聞彥質效尤復欲自都門之外至鎮江府沿路民居屋宇並要除拆數尺於是數郡之民又大驚擾怨嗟盈道所不忍聞而彥質又不能周密頗漏其意至於遂路相傳皆謂翠華不日臨幸人言藉藉遂不可掩誠恐鄰國聞之所繫顧不重哉加之彥質此行實與北使俱往萬一北使所至或有得於觀聽之間亦豈能無疑也臣以是知彥質以謀國則甚疏以臨民則甚擾以事上則不忠其意不過欲託爲夸大可喜之說以迎合陛下之意而竊取美官爾其實非能爲國家深計也陛下英明天縱如揭日月彥質情狀豈不

洞見今乃付以京尹之任寵以祕殿之名望其能體國愛民臣知其不能矣臣愚伏望聖慈收還新命精選良吏更定規模庶幾漸復祖宗之制亦使要功生事爲國斂怨之人自今稍知懲創天下幸甚（同上一百八十三選舉類）

按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四十八秩官表吳淵淳熙五年十一月初八日以承議郎權戶部侍郎除權工部侍郎兼知六年四月初四日淵試侍郎依舊兼知七年四月十二日除權尚書兼知十月初三日淵除敷文閣直學士在外宮觀王佐十一月十一日以朝議大夫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除試工部尚書兼知九年三月一日除權尚書依舊兼知十年六月二十五日佐除權戶部尚書韓彥質是日以奉直大夫太府少卿淮西總領除太府卿兼知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彥質除權戶部侍郎張杓是日以承議郎直徽猷閣兩浙運副知十二年七月杓除直龍圖閣十二月二十日除權兵部侍郎兼知十三年八月十八日杓改知鎮江府韓彥質是月二十日以朝議大夫試戶部侍郎除試兵部侍郎再兼知十四年八月初五日彥質除工部尚書依舊兼知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彥質除徽猷閣直學士在外宮觀據此則彥質前知臨安已在忠定九年五月除集英殿修撰帥福州後再知又值忠定制置四川均無以外臣論奏府尹之體制以疏中吳淵方有宮觀之命一語證之此

奏嘗上於淳熙七年十月祕書少監仍兼侍講之時當時彥質知府尹之命初下爲忠定繳奏而止故以王佐代之後因忠定乞免除折居民屋宇疏稱彥質移知平江所至人情感悅始再以彥質代佐未可知也凡木官前後除代同在本日間亦不過二三日惟吳淵在外宮觀爲十月初三日王佐代知在十一月十一日中空三十八日彥質拜命當在此空日內范成大吳郡志（徽宗政和三年升吳郡爲平江府此從舊稱）十一牧守門韓彥質朝議大夫祕閣修撰淳熙七年十二月到是時彥質本帶殿閣故疏云付以京尹之任寵以祕殿之名蓋必始拜知臨安命時帶有此職後移知平江仍兼之若九年十二年兩次兼

知時則與此疏所論及彥質官職均不合矣彥質世忠子名見世忠傳

又薦陳葵趙劭聞王聞詩奏

臣昨權吏部侍郎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薦舉才行兼備未經擢用者二三人臣後因賜對嘗奏知係薦舉文字是臣始初奏請在臣不無妨嫌乞免薦舉是時恭奉聖訓令臣候將來人才日奏來臣自蒙恩補郡不敢妄有奏陳今臣已到任一年有餘自惟疎庸別無補報所見一路州縣小官中實有才行兼備未經擢用之人可以仰答明詔者臣若復畏忌知而不言臣則有罪臣伏見從政郎南外睦宗院宗學教授陳葵天資粹温充以問學其言約而義富其履卑而行尊自登第二十餘年棲遲選調安貧守道未嘗干舉臣觀其人經明行修表裏純茂如良金美玉可爲淸廟之器從政郎福州侯官縣丞趙劭聞器資端亮識度寬宏恬淡優游不急仕進凡勢利之際衆人所共趨者劭聞獨退然引避若無意於世者至公家有利病則未嘗不首出爲臣言之臣觀其人忠信篤實可臨大節承務郎前福建連江縣丞王聞詩故太子詹事十朋之子內行修飭頗有父風出而臨民不苟於事故事公卿之子凡到堂者類得優異差遣況十朋爲陛下舊學淸名直節當世貴重而其子能敦尚志節兩任祇就吏部注授差遣逮今任既滿且復經年蕭然里居衣食不繼乃有不復榮任

之意臣觀其人廉靖修飭可勵風俗如蒙朝廷擢用之後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罪（同上一百四十四用人類）

按本傳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中興館閣續錄七

淳熙八年三月權吏部侍郎

又乞免除折居民屋宇疏

臣去歲蒙恩賜對嘗論君人之道惟務廣恩人臣之義以勞任事是時頗蒙陛下開納其後都城內外相繼有折屋事人情擾擾然在當時百姓皆知祇是吳淵韓彥質所爲及韓彥質移知平江所至人情感悅意謂朝廷灼知其害不復更議除折今五閱月矣若因臨安府陳乞展限朝廷明降指揮更與展兩月限雖自陛下寬恩然自此行下本

府便須徧行曉諭道路相傳數郡之民不無擾動恐於朝廷事體深爲未便臣愚伏望聖慈特與收還成命當此青黃未接之際惟以慰安人情此實國家中興之本若夫除道路治橋梁蓋是有司之職異時因事爲之固未爲晚臣一介孤遠仰蒙陛下深知惟思補報苟懷所見不敢不盡惟陛下裁察幸甚幸甚（同上一百八仁民類）

按宋范成大吳郡志十一牧守門韓彥質朝請大夫祕閣修撰湻熙七年十二月到九年七月除太府少卿淮西總領而臨安志載知府尹在十年六月是知平江在先知臨安在後與疏文不合故余以爲湻熙七年十月初三日至十一月十一日潛志表中所空三十八日爲彥質拜知臨安命之時今以范志七年十二月彥質到任計之相接年月正合蓋臨安去吳郡不過三數日程朝廷因忠定論奏遂易平江則此疏當奏於湻熙八年後權吏部侍郎時矣

又論客星出傳舍疏

臣聞之知星者曰自今夏六月有客星出傳舍守之既三月矣臣謹按晉書天文志傳舍九星在華蓋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姦使亦曰胡兵起臣竊惟華蓋之上有傳舍又曰賓客之館若以人事參之卽今掖門之外閤門客星是其處也臣聞閤門中有用事者陛下委之招接北來人事蹤跡甚祕其間眞僞相接固不

可盡知然竊聞之道路之言或謂亦有姦細之人反用之爲間而其人莫之寤者臣始疑之不以爲信後徐以事考之然亦有可信者蓋西北豪傑之士其資性與南方不同彼忠純者極其忠純其狡詐者亦極其狡詐恐非常識淺慮所能窺測故雖墮其計中而未必寤也臣又聞陛下委以將帥之權付之帷幄之任奇謀祕畫世莫得聞然而不見形當覩其影使陛下用之其人能爲陛下選擇將帥訓齊士卒俾中國隱然有不拔之勢顧雖未能勒銘燕然掃清塞北有識之士固自知其可任今數年以來將帥屢易覩所居官有同客寄經營掊斂惟恐或後故軍職遷補類不以公選眞才實能之士皆屈沉於下無以自見士卒嗟怨盈於道路此非陛下撫之不勤蓋爲之主帥者無以素服其心故爾然則緩急之際豈不深悞陛下委令之寄哉今者不幸災異屢見人情動搖誠恐一旦狂狡外興姦宄內應蕭牆之事可爲深憂臣又伏思上天垂象端不虛發今昭然示戒獨出於傳舍客館之間若明告陛下於其處者蓋是天心仁愛陛下誠欲陛下聖心覺悟庶幾改爲猶銷鑠於未然也不然則楚莊王何以無災而致懼耶臣世受國恩義同休戚惟望朝廷所行皆善政所用皆忠臣蓋決不敢肆爲讒毀以陷害忠良亦非敢賣直要名爭權取寵實以事關廟社理切安危故敢採諸輿議瀝陳愚款惟陛下鑒察（同上三百七災祥類）

按宋史天文志在湻熙八年夏六月

繳論張時中獄事狀（原題首云宋孝宗時）

臣竊謂朝廷之法畫而不變者也法當輕則從輕法當重則從重有司惟知奉法而已法之外非所敢議也至於情法不能相當故有情重法輕情輕法重有司不敢專決者則具其事因以請於上亦惟上之所命如何耳臣伏覩臨安府所勘將仕郎張時中爲不合因弟居中在禁用錢行賂於獄吏徐适等法司法合徒二年私罪追將仕郎綾紙當徒一年餘徒一年贖銅二十斤其法不爲不重矣誠使時中之罪猶不止此本府惟當開具情法申取朝廷指揮不應輒用己意既乞條斷罪又乞某人特配五百里某人特配鄰州某人特送三百里外州軍編管如此則輕重予奪之權皆在有司而朝廷之法不幾於廢矣夫京師諸夏之本也使有司任情廢法一至於此四方何觀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本府將張時中止依條定斷外仍令今後不得妄於法外擅自擬法庶幾君臣之分嚴朝廷之體尊（奏議二百十四法令類）

按此當在權吏部侍郎時故得預臨安府事

趙忠定奏議卷二

宋趙汝愚撰　後學葉德輝編輯

乞蠲放旱傷州郡夏稅身丁錢疏

臣昨蒙聖恩令臣相度欲蠲減月椿錢或折帛錢如何得實惠及民事臣不量淺陋已具述管見當日實封進呈訖竊聞聖意深以折帛錢祇及上戶月椿錢亦未必盡及細民以故遲遲多日未賜處分臣仰惟陛下至仁如天地恭默如禹湯菲食卑宮薄於自奉而寬租減賦之令爲民而下者殆無虛歲凡前後蠲減之數臣竊計之蓋不知其幾千萬矣方此連歲旱傷所在流徙未定誠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若聖意終以月椿折帛爲疑則莫若將今歲旱傷州郡人戶來年身丁錢捐并第四等第五等稅戶來年諸色夏稅錢物盡數蠲放彼亡聊之民蒙被德澤預知嗣歲青黃未接之際免有征催自然人情稍安天意將格臣區區愚慮如蒙聖明采納乞斷自宸衷指揮施行（同上二百四十七荒政類）

按孝宗本紀淳熙八年十二月蠲諸路旱傷州軍明年身丁錢物與疏文合當是從公所請

論金國人使生事奏狀

臣丞來在幕次侍班承閤門傳旨令改朔日朝見臣詢問得金來使人頗失恭順奉書不虔觸犯天威罪當萬死陛下盛德全度曲示含容天地人神孰不慶幸然臣竊謂禮

者體也義者宜也得體合宜雖彊必服萬一調護之際稍失事宜竊恐黠虜益驕更貽後患故臣謂莫若且令館伴臣等委曲開諭援之以久例曉之以至理我直彼曲夫復何辭然後令就館中封進國書徐降指揮朝見蓋陛下威尊稱不宜再屈兼恐臨期復有變態則於朝廷事體將來益難區處若彼堅執愚暗倔強不從則當致館有司稍加當禮移文對境告以事因但當曲折其詞亦不至遽生邊釁說諭使人此意料彼安敢不從然須示以優游待之閑暇稍遲旦暮彼自變疑若欲姑務曲從別加厚賜非惟有傷國體亦恐開啟戎心或謂國家連歲旱傷未宜輕舉敵情難測將起爭端臣則謂不然使虜誠有深謀決非卑詞可已若祇是使人生事正可伐之以謀臣伏抱愚誠輒陳管見惟聖明裁擇幸甚（同上二百四十九夷狄類）

按孝宗本紀淳熙八年十二月戊辰金遣魏貞吉來賀明年正旦以爭執進書儀帝還內遣王抃往諭旨已貞吉奉書入見與疏文合當是從公所請

乞編類隆興以後聘使儀禮疏

臣等竊惟行人之官責任甚重欲求稱職必在擇人人固須才事當有據嘗攷周禮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名位尊卑皆有禮籍禮俗政事自爲一書神宗皇帝嘗以遼國和好盟誓聘使禮節儀式皆無攷據始命蘇頌修成一書名曰華夷魯衛錄今兩國通好姑務息民凡所遣之使人

皆是臨時選擇事非素習初匪世官或有疑慮責成吏手安危所繫事體非輕欲望聖慈特命儒臣自隆興以後聘使往來之禮吉凶慶弔之儀編類成篇以爲准式使已用之文粲然可覩後來之事酌之而行可以息爭端可以定疑慮今後遇遣國信使副及接送館伴使各授一編使之檢用誠非小補（同上一百二十禮樂類）

按此疏當因金使魏貞吉爭執進書儀而作

請選公正敢言之士奏（原題孝宗時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伏讀甲戌詔書仰見陛下聖心焦勞思古哲王之治憫士大夫習俗媮弊是故以訓以戒爲之丁甯懇切也臣竊惟陛下卽位以來講求治要靡用不至而國家之勢未復

平安彊者誠以一時之人誕謾苟且其弊猶在有如明詔所言也夫天下之事不能自行使任事者則公肆誕謾自爲遠售之術不事事者則因循苟且指歲月以待遷然則陛下何賴焉爲今之術者必曰深刑重賞可以起媮惰而禁誕謾也夫賞罰者人主之至權執此以御天下顧亦何施不可臣所不知者陛下深居九重之中而羣臣功罪之實必欲人人論得其當亦豈陛下一智一力之所能盡哉越五日戊寅臣伏讀陛下求言之詔許給舍臺諫於封駮章疏之外雖事之至微亦毋致忽大哉言乎臣愚仰見陛下無偏無黨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雖太宗之導人使諫不足進於此矣臣愚伏願陛下益選公正敢言之士悉舉而用之於朝使才與行相參可與否相濟陛下不忘終始之戒每虛懷而受之自然四方之利病毋壅於上聞懷姦之徒無所肆其巧然後是非明而賞罰行賞罰行而百工勸矣（同上一百十九賞罰類）

按原編孝宗時

又乞罷諸軍承受奏

臣仰惟陛下神聖聰明比隆堯舜渙發大號斥遠巨姦朝野聞之莫不鼓舞以服陛下之斷以頌陛下之明幸甚臣聞安危有本成敗有機撫機而失後必有悔陛下赫然奮發明斷臣謂陛下此舉威行萬里中外將士孰不人人聳懼朝廷之所爲若朝廷乘此事機一新天下之觀聽革除

壅弊委任忠良四方聞風易於感格此其勢甚順也臣所願者惟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矣臣竊觀今日之弊其最大者無如諸軍置承受其始祇緣諸軍有奏報文字或有滯留之弊故各置承受務要速達然而因循既久姦弊寖多外以壅隔諸軍之情內以潛窺陛下之意傳聞諸軍凡有奏請文字皆先取決於承受承受視以爲可則進呈承受以爲不可則退去或進或退有司皆無由稽察非若奏章通進二司皆有文據可點檢也故軍中雖有著實利害皆無由自達而陛下聖意微有喜怒必彼先事知之於是將帥禍福輕重之權陰受制於承受而貨賂之風掊克之政行矣雖陛下聖明在上每事體察而軍情戎務固有不容

盡知者也臣伏覩祖宗時雖有走馬承受之名然實非今日之制蓋祖宗時三路沿邊走馬承受皆在本路置司遇有機速公事方許馳傳入奏朝見訖亦不得在京遷延久任其使臣皆是三班院選差雖間有差內侍去處其見本路帥臣之禮祗許依屬官例其視今日事體輕重豈不萬萬甚相遠耶臣伏見行在百司凡有奏發急速文字皆經由通進司晝時進入陛下勤勞不倦無不朝奏暮報何獨至於諸軍奏請而反有滯留之弊哉此其情蓋可見也陛下誠能明立章程嚴爲賞罰斷而行之顧何不可臣愚伏望申嚴訓戒今後諸軍除常程文字並依舊赴章奏房投進外凡有機速文字並許實封晝時赴通進司投進通進卽時別項進入或有合降付三省密院商量文字亦乞明詔大臣先次將上取旨施行其諸軍承受並乞住罷庶絕上下壅隔之弊然後收還將帥之權俾爲輔相之責蓋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繫也其賞罰進退之權雖歸之人主而蒐選考察之事當責在大臣昔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聰明英武過於羣臣何啻百倍至於任使諸將收采人物亦皆訪於蕭何鄧禹房杜數公若大臣平居恬然不以人才爲意臣恐一旦邊陲有警不幸諸將或乖人意不審陛下此時誰與謀者此臣所以不得不深憂而過計也至於承旨一司比來權任甚重解綬易轍實在此時選任之間尤宜詳審歷考累朝故事蓋許文武並用

臣採之輿論得之公言咸謂前侍從中亦有老成忠實曾在督府識曉軍政徧歷宰掾深識事宜惟陛下博詢衆志斷自宸衷極一時授受之公示四方好惡之意自然本朝增重士氣激昂化貪爲廉易懦爲勇富强可待克復有期乃若姑蹈故常憚於改作非惟玩歲愒日無益於事亦恐此機一失後[illegible]難爲力也昔齊威王卽位旣九年諸侯並侵齊國不治一日發憤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之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强於天下此非其嚴有足稱者蓋其乘勢便利遂能一意行之有若順風行舟故用力少而見功多也使威王今日烹一阿大夫明日復用一阿大夫臣恐徒爲是紛紛終無益於齊之治亂矣今之事勢實類於此臣伏思累日不能默默偶值經旬假故未敢請對而愚衷迫切恐失事機謹遵用八月壬子詔書實封入奏惟陛下裁擇幸甚（同上一百四十四用人類）

按孝宗本紀淳熙九年正月罷諸軍承受復密院文書關錄兩省舊法以文臣爲都承旨與疏文合當是從公所請

論左右潛窺聖意密預政機疏

臣仰惟陛下天縱生知聖德隆備以奉天則致敬以事親則致孝以接下則有禮以撫民則有恩雖至尊至貴而內不爲聲色之奉宮館之華外不爲馳騁之娛遊觀之樂以至賞諫臣以開忠讜之路戒近臣以盡獻納之規發積蘊

以賑饑窮捐內帑以代租賦凡古之賢君所謂高世之行者在陛下固已兼備而並舉安行而優踐之矣猗歟盛哉夫行帝道而帝行王通而王譬猶春種則秋穫未有久行而不至者也然而陛下行之積二十年何乃星緯失行於上水旱洊興於下官吏媮薄民用困窮將帥非材士以愁怨忠臣志士朝夕懷憂夫豈陛下所以修諸身者爲有未至耶特以所任非其人所繇非其道深負陛下有爲之志此微臣孤憤所激所以不避衆怨而思得一鳴於陛下之前也臣竊惟陛下方養德潛藩之時蓋目覩秦檜專權之事陛下博通今古不無懲艾之心逮至卽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收召故老布在朝廷亦惟復古之期謂可旦暮而

致卒之因循歲月弗克有成陛下又慮世有遺才陞沈未用故或取諸任子或選自武臣擺脫拘攣推誠委任然亦未聞報德祇有孤恩陛下求材之道既周而圖任之功莫遂臣伏思陛下聖心於此蓋不知其所託矣於是將以兼聽爲美而或來膚受之言以分任爲功而適啟多門之弊遂至左右潛窺聖意密預政機假陛下之威靈爲大臣之輕重故弱者依違而聽命事有不可而莫敢與之爭黠者締合以養交口雖不言而實行其意陛下雖能不假之權而權實歸之矣此天下之事所以流弊至此雖聖所在上亦不得而盡知之也夫人主深居九重蓋與羣下相遠雖云執權在己猶須取信於人彼信之者是爲腹心聽之者便爲耳目初不在乎位之高下人之能否凡聖意之所嚮皆是權之所歸彼大臣持祿養交不顧國家利害固已不容誅責若夫能使陛下之大臣甘心俯首一至於此者安得不深懲而力救之也臣愚伏願陛下上謹天戒下順人情務改絃而更張先清源而正本庶幾眞材獲用宿弊頓除感召至和導迎景貺實宗社生靈之幸（同上五十二治道類）

按疏云陛下行之積二十年當作淳熙九年

論國家安危所繫四事奏（原題首云集英殿修撰）

臣聞自古天下之患常生於所忽則必有出於人意之所不料者故雖有謀臣勇士將無所用其力矣孰若思患而預防之事未至而爲之謀事既至而爲之應較其利害得

失豈不甚相遠耶臣伏念將去闕庭自此雖有犬馬之誠恐無路自達臣熟思累日謹取國家安危所繫者四事敢致其拳拳之忠陛下幸錄其意每先事而審思之庶幾獲效消塵之益幸甚其一金國使人朝見百官諸衞皆在殿門之外雖館伴臣寮亦不得進預其間故一旦使人稍失常度已無有任其責者萬有一如昔荊軻舞陽之變不知是時孰可禦之此不可不過爲之備也其二臣聞北界官司輒敢於沿邊去處明出榜約招誘本界軍人百姓有官者依舊換給官資無官者各有給散錢物緣此渡淮而去者至今未絕臣伏思邊境人情向背於國家大計固已非便萬一有沿江諸軍間有受其招誘者將致軍情轉相扇

勁此豈可不深爲之計也其三鎭江二軍最號雄勇而種姓多雜難於撫御故御得其道則易以成功御非其道則足以致亂其將帥之任尤宜遴選其四吳氏守蜀今已四世雖吳挺士心不附可無他志然而去朝廷絕遠權任太重一方之人皆熟習其姓氏吳氏子孫亦自視閫外諸軍若其家舊物異時更代之時恐必煩朝廷經理臣謂宜及今無事時稍裁制之使常知警畏庶可無後患此四者皆事之未必然而臣私憂過計者也雖然昔申屠剛有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爲得用惟陛下用剛之言哀臣之心幸甚幸甚（同上一百九十六愼微）

按本傳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宋中興百官題名二湻熙九年五月除集英殿修撰帥福建此當在初奉命時

論福州便民事疏（原題首云孝宗集英殿修撰帥福建）

準湻熙重修令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的實民間利病或邊防事件須至奏聞者（同上一百八仁民類）

一契勘本州元有西湖在城西三里迤邐並城南流接大壕通南湖瀦蓄水澤灌溉民田事載閩中記甚詳父老相傳舊時湖周回十數里天時旱暵則發其所聚高田無乾涸之憂時雨泛漲則泄而歸浦卑田無渰浸之患民不知旱澇而長享豐年之利後來人戶貪緣請射歲納些小課利謂之池戶官中但見其絲毫之入而不知其民戶永遠之害歲月浸久塡淤殆盡各立封畛以爲已物或塞爲魚塘或築成園圃甚至於違法立券相售如祖業然西湖南湖不復相通而古人積水利民之地盡爲豪民猾戶所有雖有潮水不住往來而上下阻隔無由通濟臣照得本州地狹人貧全仰歲事豐登田疇廣殖小有荒歉難以支吾況此並湖彌望盡是負郭良田自從水源障塞之後稍遇旱乾則西北一帶高田凡數萬畝皆無從得水至春夏之交積雨霖淫則東南一帶低田發泄遲滯皆成巨浸致使一方人戶白納稅租而所謂池戶者公然坐享重利第以土撮償官其爲利害大不相侔矣今來若不申明朝廷誠恐向後轉見湮廢難以興復並湖之民永被其害欲乞聖慈特降指揮行下本州告示有田之家許於農事之隙稍循舊跡開浚令附城爲壕上下流注雖未能盡復古來丈尺庶幾西湖與南湖通接負郭之田盡沾水利而長享有年之效兼照得本州舊無放生池如蒙朝廷許從今所請仍乞將上件西湖至南湖一帶盡充本州放生池禁止採捕仰祝兩宮無疆之壽其每歲不過捐本州公使庫所入池戶花利錢數百緡而爲一方人戶無窮之利且與戶部諸司錢物全不相妨無損於公有濟於私誠非小補

一竊見比年浙海去處間多盜賊臣嘗推究其原皆緣州縣官吏相承趣辦財賦不復究心寬卹細民致被衣食不充冒法輕生無所不至臣照得本州管下場務稅額重處福清縣有海口鎮務長溪縣有黃崎鎮務二鎮皆僻在海隅數十年前人煙繁盛舟船湊集故二鎮稅額不勞而辦自海口鎮爲海賊劉臣興焚爇之後居人星散市井蕭條而黃崎鎮尤號迂僻民物皆非其舊然而二鎮稅額尚存無緣登足臣因考究簿書見二鎮比年收趁本州及諸司錢數類皆不及元額然其督責追呼無時無之夫以昔時商賈之盛則凡所稅者皆當稅之物民力尚可堪耐今以蕭條焚爇之餘而欲辦往時之稅彼若不肆意一切誅取何以追一時之責臣歷詢海濱之地皆前臨大壑背負高崖土多斥鹵難於種藝惟藉魚鹽採捕以爲生業今二鎮官吏以上司督責之切故誅取例在此曹凡日用瑣碎譏察殆盡此曹平時窮餓無告一旦偶有桀黠者出而號召之則彊力者皆盜賊其弱而無能者皆耳目也且如今春海賊吳耶嘯聚成黨凡沿海捕盜官司莫或追處贏糧發貉惟恐之興今若不窒其源他時意外生事課其所費與稅額所得孰多孰寡臣今欲乞將海口黃崎二鎮稅自淳熙五年至九年凡五年所收到課利酌中立爲定額免致過

有追呼責辦然後從本州嚴行約束開具曉示不令搔擾庶幾海濱細民稍獲安業儻不蠲減舊額而虛行檢束之令亦恐徒爲文具無以取信於民如蒙聖慈矜允即乞行下本州與諸司通議不惟細民仰沾
聖德而區區徙薪曲突之策庶有取焉

、按公以淳熙九年五日除集英殿修撰帥福建疏云到任半年以上當在十年春間

又上自治之策

臣疏賤無取誤蒙陛下恩私選自諸生擢登禁路非惟身荷寵祿且將澤及子孫致命捐軀誓難圖報又念國家靖康之難同姓一時俱北行者蓋數千人然則家國之事臣實義同休戚今身雖在遠苟可以效涓塵之益者誠不當畏避者竊以疏遠自疑也惟陛下留神幸甚臣伏自去歲夏中傳聞北虜還歸本土緣臣僻居海陬無從詢問虜中事體臣仰惟陛下英明獨運威略如神多士盈庭算無遺策使臣窒蝸膴膴何補毫芒但以世受國恩不無私憂過計竊謂虜情難測未可輕言迹其盜據幽燕比年似亦安靜今乃無故妄動其間必有深謀或者謂其嫡庶不分兄弟爭立虜酋牽制不斷將分國而王之昔趙武靈王既立少子而復戀長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而身及於難漢五單于爭立而其國遂衰設如或者之言在彼誠爲失策然臣竊聞虜酋既老而常有敬慕太上皇帝之心故築宮以

仁壽爲名久欲爲傳授之事使其復愛長子欲裂土而封之亦惟下一紙之令則其事卽日可定矣何至揆其已成之業而犯衆情之所難棄中原之奧區而退伏於絕漠苦寒之地彼又豈不知陛下臥薪嘗膽志在規恢胡爲遠自遁藏深形退屈兵法有進無退義豈其然臣謂朝廷正當深察其情而思所以待之之策未可直謂其施爲悖謬而遂有輕視强敵之心也臣輒不量淺陋伏而思之而得三說其一臣昨任吏部時聞虜人之長子號許王者强暴不仁專好武事志在傾奪將爲亂階臣始聞之常私竊喜其間亦有謂不然者今臣之所治雖在南方而官吏之中多北來人士其間亦有久在淮南而熟知淮北事體者皆言其人强忍堅志素蓄姦謀接納雄豪收採時譽常至沿淮措置邊事皆乘驛騎奔馳飈去倏來人不知其爲虜酋之子也且謂其人不死必能大爲邊患使虜人善自爲計委之南據汴都授以偏師用爲藩屏則國家將倍勞戍守邊境未易得安而虜酋在燕以重勢臨之彼亦安能篡奪今若陰使其父歸伏舊巢察其姦心用志頗小其人益將挾君父之勢間兄弟之情乘北方士馬之强爲併吞其國之舉發遲禍大可爲深憂其二虜人自得國以來蓋常以北方爲根本如漢高祖與項籍轉戰滎陽京索間而以關中爲根本安祿山雖盜據洛陽而以范陽爲根本之類是也竊料虜人三世篡奪不能不過爲隄備今將立其少子而

恐或者議其後也故以其身退居根本之他而壓之以重勢俟其少定徐議後圖然則一時之計雖若煩勞恐其因事制宜亦未爲深失也臣又聞方逆亮時翦滅宗室完顏氏多死者獨今虜酋佯爲有疾退居遠郡若無能爲一旦乘逆亮之動取其國如探囊遂其僭據許時亦絕不生邊事臣觀其人似亦非輕舉妄動者蓋恐其間必自有說也其三或者疑其曩時篡弒皆在巳年今茲北遷將爲厭勝然自虜酋得國今已二十餘年蓋嘗歷癸巳之歲矣未聞有厭勝之事何也大抵人之常情安土重遷吉凶悔吝皆生乎動誠使虜人無故妄動別無他謀而違逆衆情勞役百姓中原父老固已不堪其擾矣又聞其隨行奴婢甚有逋逃去歲苦寒人畜多死如是不已孰不怨嗟竊恐其間將有豪傑之士如晉石勒劉聰之徒乘間俟隙倔起自奮弱則請服强則自固亦將重煩朝廷經理也臣竊料虜情爲是三說詳觀事勢朕兆已萌遠不踰三年近或止期歲事機一發利害萬端不審陛下萬機之餘亦嘗深念及此否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臣觀自古敵國相對常苦難得閒暇之時惟其預備於無事之先故能患至而無恐臣謂朝廷及今閒暇當亟圖所以自治之策不宜視同常務使有後時之悔也臣觀自古國之治亂兵之强弱全在得人然則搜選人材最爲當今急務練兵理財蓋又次之陛下聖意憂勤盡思一旦用兵

之計自東徂西凡備敵者幾處爲總帥者當用幾人將佐中素有威望可以獨當一面者幾人幕府賓贊能知兵家事體緩急可以濟務者幾人兵法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陛下恭儉焦勞內帑所儲者可支幾歲自古兵連禍結亦豈可以歲月計哉惟昔辛巳之役上天垂祐逆亮伏誅甲申之役虜人實有厭兵之意故兵纔及境不數月而遂解要不可以是爲準也臣觀自古用兵不計勝負惟能持久者終成帝業陛下復料今日之兵將財力事勢能以持久而不困乎若曰祖宗德澤感人甚深中原故老常有謳吟思漢之意一旦北方有變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朝廷乘破竹之勢中原遂可傳檄而定矣初不待歲月持久也臣仰惟陛下自卽尊位於今二十餘年盛德美意日新一日是宜上符天道下順人情克復之期不俟再舉然臣猶謂取諸己者可信而責於人者難期正須朝廷國勢安彊然後豪傑可收爲用若昔晉宋之際蓋無日不望中原豪傑之助也然計其功效經成晝餅故臣惟願陛下勤於自治而已兵法又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又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又曰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今酋虜北徙國人旣知之矣然其所以北徙之意朝廷猶未能深得其情是則諸將用間不密之過臣聞昔楊存中在紹興諸將中最爲不及然其設心措意猶

是向公如李顯忠輩方得罪秦檜棄置閑廢之中存中爲之傾貲結納故能卒收其用臣聞存中每遣間諜輒委之數萬緡恣其所往皆數年而後歸故能深得虜人之情狀今之諸將孰可任此臣愚伏望陛下內則親詔大臣選擧材以備政事外則密諭將帥厚遣間以覘敵情至於近邊歲幣亦宜如數遣發不必與之深較嚴戒邊吏毋得輕輒移戍修城凡動人耳目之事皆可少緩而弗爲虜人所欲生事俾其安意肆志不復以我爲疑然後養威蓄銳而徐觀其變則庶幾其可圖矣臣僭越狂妄冒瀆大威不任皇懼待罪之至（同上九十四經國類）

按本傳除秘書省正字始見卽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而疏云陛下自卽尊位二十餘年又云身雖在遠則非官正字時事當在淳熙十一二年帥福建時

乞告戒監司郡守求裕民之術疏

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甚重刺史縣令之選凡所以加惠元元爲國家深長之計非獨使之趣辦於一時也比歲州縣之間調度滋廣爲吏者不能仰體陛下選任之意曰汲汲焉惟以巧取橫斂爲事年增歲益名數非一至於民之休戚利病則一切視爲不急之務雖一旦之訟有積十數歲而不決者問其故則曰方治財賦奚暇他事爲監司郡守者亦曰彼郡彼邑財賦旣辦尙何求哉上下相師恬不爲怪然則陛下何賴焉生民何望焉孟子曰善政得民財

善教得民心又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信斯言也其爲本末先後之序葢必有道矣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書丁甯告我諸道監司郡守俾各勤求所以裕民之術具奏來上陛下擇其可者次第行之申飭刺史縣令有不以詔書從事者必罰無赦庶幾疲俗可甦和氣可召天下幸甚（同上一百八仁民類）

按原編帥福建論便民事疏後

請篤信力行奏（原題孝宗時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伏觀唐世人主莫不其始甚勤其終則怠其進甚銳其退亦速若德宗文宗始皆慨然有削平僭亂之志特以用法非人故功不果遂二君不能於此自反圖任忠賢以收後效雖元勳舊德見於已試若陸贄裴度皆不獲見用而甘心委靡廢放不復自振此固無足稱者若夫元宗憲宗皆剛明果斷卓然爲一代英君自始卽位克己用人不數年間功成治定何其易也及其驕縱之心一生則忠言易疏甘言易入於是罷張九齡相李林甫用皇甫鎛棄裴度而盛德大業俱不克終矣其間惟一太宗能用人納諫始終不倦故貞觀之治獨盛於唐而魏證諄諄然猶陳十漸之戒書曰謹厥終惟其始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嗚呼艱哉臣仰惟陛下臨涖以來二十餘載仁孝之行愈久而愈彰勤儉之誠彌積而彌勵至於詢求闕失奬勸忠直比歲孳孳日恐不逮凡聖德之所成就者視初卽位蓋益高

明光大矣雖成湯之日新又新文王之純一不已不足進於是也臣嘗究此道其實千古同符順而行之則以治以安逆而用之則有危有亂陛下聖學高遠洞照古今灼知聖帝明王未有不由斯道而能致隆平者也臣愚伏願陛下篤信而勿疑力行而弗倦尊有德以正朝廷之本容直諫以來天下之言自然士氣作成庶職修舉王功帝業爲無不成矣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一百九十勤政類）

按疏云陛下臨御以來二十餘載當在淳熙十一二年

又乞厲聖志選羣才疏

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二十餘載憂勤恭儉常如一日凡天下事之利病人之情僞陛下葢已飽聞而熟見之矣是宜有所不爲爲無不成有所不謀謀無不獲仰稱陛下規恢之意然而算計見效邈未可期論人才則偸惰而苟安論風俗則委靡而不振論兵將則懦怯而無勇論民力則困弊而弗支臣謂及今閒暇之時君臣之間朝思夕計圖回講畫猶恐弗及而朝廷之上乃循循然務要於無事陛下視今日天下豈眞無事者耶臣觀諸葛亮之治蜀也開誠心布公道明賞罰信號令有功當錄者雖疏必用有罪宜誅者雖親必戮遂能以區區之蜀制服彊魏每一出師則中原爲之震恐況我今日能兼有吳蜀之地而其勢反困弱不能奮振如臣前所云者其故何耶臣又觀亮出師表曰宮中府中均爲一體終篇所載尤諄諄於君子小人

之際誠以古今出治之道其原皆本諸此陛下聰明仁聖蓋所宜深留意也臣竊聞諸道路之言或謂陛下頗懲前日羣臣誕謾之說比年不輕於舉動所謀既多不遂稍有怠於初志夫不輕於舉動善則善矣若稍怠於初志則何異於因噎而廢食也陛下方恢復大安可使此聲有聞於中外乎臣愚伏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太上中興之不易內則益厲聖志存臥薪嘗膽之心外則精選羣材盡委任責成之道自然不勞而功無爲而治矣（同上五十二治道類）

按疏云陛下臨御以來二十餘載當在淳熙十一二年

請支撥和糴米十萬石付泉福興化三州賑糶奏（原題云宋孝宗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契勘本路八州今歲旱稻多旱惟泉州爲甚汀漳與化次之福州南劍又次之建寧邵武不至甚損臣所治福州自六月十六日蒙恩降香祈禱之後相繼得雨至二十七日大雨達旦連接至七月初四日方止其時雨勢闊遠詢之傍郡亦皆得雨霑足晚稻尚可望七分豐熟祇緣本路地狹人稠雖上熟之年猶仰客舟興販二廣及浙西米前來出糶今歲適值二廣更旱米價比常年增及一倍以上州縣閉糴客舟至彼者皆空載而還緣此雖是秋成之際本州米價全不甚減泉州興化其價尤貴臣方欲措置差人於二浙豐熟去處博糴又聞得浙西日來米價亦自頓長見今疑惑未敢發遣竊恐將來本路必至大段闕食臨時倉卒無由措辦臣愚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於沿海平江鎮江等處朝廷封樁米內支撥和糴米十萬石付泉福興化三州賑糶內泉福州各四萬石興化軍二萬石令逐州自備舟船前去般取依元和糴本錢價認還朝廷臣詢訪得今歲江東西大熟米價甚賤卻有傷農之憂朝廷若降指揮就彼和糴必不致虧損元數委實利便（同上二百四十七荒政類）

又乞選江北監司守臣接納流民耕種疏

臣伏覩往諜見古之人善能因事爲功多致轉災爲福其理非有他術亦惟所以處之之道何如耳臣比聞江浙州縣自夏秋以來水旱相繼細民逐食漸多移徙往往去向江北諸郡蓋緣其處地廣人稀尚多曠土若有土著人戶

因而接納使之耕種猶不至大段失所或者日後流徙者衆而富室之力不能盡給其勢必有狼狽道路之憂陛下深軫皇慈每令所在賑給若乘此際就選本路監司守臣中有忠實堪倚信者委令踏逐係官閑屋及寺觀屋宇權令安住外別踏逐荒閑田土及人戶請佃限滿未墾之田計口撥田使之耕種其人父母妻子皆是乍離南畝之人既感戴朝廷撫養之恩又深思一家溫飽之計必能盡力耕鑿俾無遺利其視向來屯田之兵老於行伍者其爲勤惰蓋不侔矣待其三數年後家業漸成人有固志徐於農隙之際教之戰陳之法此卽古井田唐府衛之遺制臣所

患者惟患朝廷責其速效而所附之人不能久安於彼耳誠御之以長策誘之以重賞毋憚少勞毋悋小費則事無不濟矣昔張全義爲河南尹時經黃巢秦宗權之亂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牓謂之屯將使十八縣墟落中植旗張牓招懷流落勸之種蓺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數年之後戶口歸復桑麻蔚然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比戶皆有蓄積遂成富庶夫全義一刺史屯將皆匹夫當唐室大亂之餘集一時流散之衆猶能有所植立今以

朝廷之力官吏之衆當國家無事之際而用畎畝習勞之人誠付之得其人處之盡其道而事有不濟者臣未之信也（同上二百四十七荒政類）

按原編連上奏

論軍制疏

臣伏讀國史職官志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各置都指揮使一人以節度使充副都指揮使虞候無定員以刺史以上充備則通治闕則互攝非惟平居無事可以儲蓄人材至於臨敵制變則亦名位素定力足相濟惟我
祖宗聖謨神算防慮深遠故承平百餘年海內晏然歷數秦漢以來國家安靜無事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逮至中興庶事草創一時諸將乘時崛起故內外諸軍例不除副佐雖近歲稍復置之亦十纔一二耳恐非所以盡謀慮之功而防安危之變者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舊制明詔諸軍各置副帥仍漸復軍馬一司以補三衙之闕庶幾軍制全復可圖久安天下幸甚（同上二百四十任將類）

按孝宗本紀淳熙十二年春三月命侍從臺諫兩省總領管軍官各舉堪都副統制者一二人與疏文合當是從公所請

乞諸軍各置參謀官狀奏

臣伏覩自古所命將帥皆用王之卿士極詩書禮樂之選近至唐世凡雄邊重鎮無不選任名臣其功名顯著者往

往入爲宰相其後如裴度李德裕亦皆所至茂著勳績惟我國家累世承平將帥之任不逮前古此非天之降材於今獨異亦由選任之際文武太分以至是耳故雖有慷慨功名之士皆無由習知軍旅之事而專於武勇者則例以儒生迂闊視爲無用此緩急之際朝廷所以有乏才之歎也臣伏見唐之諸鎮皆許辟召儒生學士並參戎幕若裴度在淮西用韓愈爲行軍司馬此固不論若烏重胤舊自行伍亦能以禮羅致石洪溫造二人皆一時名士賓主之間能兩無疑阻者良由當世之法文武並用士大夫間見習熟故久自安之耳今沿江諸軍舊例有許置主管機宜文字及幹辦公事去處其職本在階級之外頗得唐之遺

制然皆奪於權要或狃於私情選任太輕士亦羞鄙望其高識遠慮遂能參理戎務協贊軍謀難矣臣愚欲望聖明參稽古制思爲國家長久之計於三衙及鎭江建康鄂渚興州屯軍多處每軍特置參謀官一員如江池之類元未置主管機宜文字處與增置機宜文字一員使之與聞軍事然非稍優其禮則士不屑爲非精選其人則無益於事如蒙睿慈特賜採納其合理資任人從請給之屬並乞下有司詳議施行庶幾他日異材問出爲國家用誠非小補（同上一百四十四用人類）

按原編帥福建各奏疏後

又申乞甄敘商榮付按撫司自效附奏（原題首云集英殿修撰帥福建）

契勘本路阻山瀕海常有盜賊不時出沒正在平居收蓄人材以備緩急一旦之用某伏見保義郎商榮昨自僞境仗義來歸忠勇絕人累著勞效先任楚州磨盤巡檢日嘗過百界收復州縣朝廷以其生事責送建甯府拘管據商榮供具到脚色蓋是當時主將有實使之然者榮惟懷忠義而不知朝廷事體遂致輕銳觸犯憲章原其本情實爲可憫今來拘管已十有三年累經赦宥若不稍加甄敘竊恐無以激昂士氣欲望敷奏將榮權付本司自效隨宜支破請給候將來立功效日別與陳乞差遣（同上一百四十四用人類）

又薦部內知縣黃謙林棣李信甫趙彥繩疏

臣等伏以一邑之宰最爲近民而親使其能以體國愛民爲心者是誠可嘉臣等任一道之責自惟無以補報朝廷果有廉能循良之吏爲陛下撫字百里治狀有聲輒隱然不以上聞臣等豈容無罪竊見知建甯府建陽縣黃謙持身有道爲政有方自視事以來留心撫字前後士民列狀條其政績者非一據其所陳白有建陽莫之與比臣等初未之信及體訪覈實但見其政平訟理民無愁歎百姓愛之如愛父母況建陽劇邑財賦素窘最號難治黃謙本儒者每旦未明卽起治事夙夜盡公未嘗少懈終始二年殆如一日以此人心悅服租賦樂輸而官用充衍餘財與前政補欠數萬緡而餘力與諸生講論經學亦可謂之通材矣知泉州晉江縣林棣廉靖介潔獨立有守曩曾知平江

府崑山縣方赴任問前官任內有積逋累萬計州郡欲使之認納林棣不忍以貽民害毅然不奪甯甘心棄官而去其重義輕祿有如此者臣等考其今之邑政以律身奉公爲先以厚風俗爲本吏職民宜不擾而辦境內豐殖安其里田公事一切任理不爲權勢所移人推其公竟亦不敢干之以私往來者交口稱之誠可謂端方之士矣知福州懷安縣李信甫學有源流夙敦愷悌心如準衡無所偏黨故其見於踐履施於政事惟務安靖不爲衰暴以民隱爲急以公調爲緩身任逋責斂不及民慈祥之政洽於一邑比以微恙在告浹旬士民羣集縣庭爲之禱祈卻之不去其得民情如此知建甯府崇安縣趙彥繩天性明達優於

治縣首務革出宿弊以寬民力如除科鹽之害杜督迪之患又務觀農以敦本置學糧以養士公私不勞辦集士民爲之稱快聽訟必使兩造案前委曲難問有如父子以故事無寃枉今之縣令難乎其人此四人者爲福建八郡諸邑之冠欲望聖慈特加顯擢以爲良吏之勸以慰四邑百姓之心（同上一百四十四用人類按林栗之棣原缺避明成祖諱）

按原編帥福建時各疏後地理志泉福建甯屬福建路

論福建科場事疏（原題云由集英殿修撰帥福建又上疏論福建科場事）

臣照對今日員多闕少一官至數人共之如海口鎮係京官窠闕見任人汪機今過滿一年餘尙無人願受以此可見歲額難辦事理灼然伏乞睿照（同上一百六十九選舉類）

一照對本州今次科場所納家保狀計一萬六千餘人他州軍未有其比而解額只六十二人係二百七十方解一人場屋之內甯免遺才緣此士人遇大比年分流溢散漫或聚都城或趣他路陳乞附式千覓漕牒甚者久棄親養抵冒鄉貫僞濫之事種種有之朝廷前後約束非不諳切而習俗相誕未能自反臣詢究士風大抵地狹人衆戶多業儒進身之途旣難奔競之心愈切雖誠可罪亦在可憐臣竊見本州自崇甯三舍法行歲貢士二十七人卽係三年共貢八十一人及罷舍法行科舉本州始定解名六十人至紹興二十六年因罷流寓試續添二名共成六十二名然罷舍法之初當時就試人數大率不過三四千人今六十年間累舉增加人數已逾五倍而解名尙仍舊貫竊今來又不放行附試卽臨時奔還本貫就試人數轉多欲乞朝廷特賜矜念一方士子之衆與依崇甯貢額定取八十一人雖近日官冗之患正務撙節然約所增解額將來省試只添得一名設使其中收羅得一二究心學業之人上可不負朝廷設科之意下可以慰邦人父老之心其平日困於馳騖者因今增添解名之後或能安分鄉閭以待至公之舉風俗漸可歸厚所補多矣

一契勘本州科舉之盛實爲天下之冠然緣人數太多考校不精亦甚爲害臣嘗以前舉終場人數計之一萬

五千餘人通三場共爲四萬五千餘卷試官十員正使窮日之力豈容銖錙比較臣詢之父老數十年前就試者人數未多當時場屋甚爲整肅考官得以盡心士苟負才學馳月旦之評者無不預薦名故人知力學自重比年以來人數不啻數倍而所取之人反不如舊蓋緣玉石相眩長才實學往往爲庸流所混且有程文不曾經考官之目而例被沈淪者誠爲可惜竊惟國家設三歲大比之科將以網羅賢才爲異日選用之儲也今迺以人數之多致去取之際復不能盡厭士論豈足以仰副明詔丁甯郡國之本意哉兼本州舊有試院今緣士子衆多屢行改闢猶自陝隘以至通併轉運行司展移

曹職官廨舍每遇科舉年分動是數月上下勞擾至入場之際韋布紛然競欲爭先深有奔突蹂踐之患每引試三日官吏惴惴然常恐別有疎虞如所差謄錄人率用七八百人併在舊屋數閂之中夜以繼日不容休息每舉有疾病以至死者其間利害不容彈舉臣伏見朝廷前此患太學補試之冗嘗創諸州待補之法行之兩舉天下甚以爲便臣今來欲乞於本州每舉科場年分預於二月中遺定一日從本州互差官下逐縣如武舉法先行比試一次率兩人取一名赴秋舉謂如一縣千人比試令先取五百人則冗雜之流既以沙汰而英雋之士不敢漏遺將來秋試易爲考校其所取待補人卽

乞照累舉體例通以赴比試終場人數爲額更不裁減如蒙朝廷施行一則可以收拾人才而眞僞不至於混淆二則可以革去宿弊而場屋不至於喧雜三則可以省減有司之費爲一方永久之利

趙忠定奏疏卷三

宋趙汝愚撰　後學葉德輝編輯

以地震乞降詔求言疏（原題首云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

臣不量鄙陋輒有區區螻蟻之誠冒瀆天聽臣所治福州五月初九日丑時地震臣自夢中驚覺悸懼不知所以但覺所臥床榻動蕩如船在波浪中窗戶棟榱互相摩戛皆雜然有聲如是良久方定臣詢問此方父老皆言前此所未嘗有臣實憂懼因詢問得往來士大夫竊聞江浙閩廣數路皆然而本路漳州獨甚時動止經涉五日方定居民居舍頗多摧陷一時居民亦有被壓而致死者臣已行下本州委自知通多方賑救外臣竊惟坤厚載物本以安靜爲義今耳目所接綿亘數千里同時俱震此其爲變異非小臣不敢遠引諸儒之說繁紊宸嚴姑以目前庶事論之今彊敵在外民力困窮盜賊滋多士卒貧悴有志之士無不深憂雖陛下盛德在躬動天以實然於政事之間委任之際亦豈無可議者臣嘗讀國朝會要伏見景祐熙甯及

太上皇帝紹興中皆嘗以地震下詔許羣臣言事豈非徇獨見之明者不如盡衆人之智方此弭災消變尤宜引咎責躬屈己從諫也若聖意勿欲張皇顯言其故則乞遵用

祖宗故事祇以手詔詢問闕失或開天章閣命輔臣條畫或御迎陽門侍從臺諫條對或令中書門下頒告在廷之臣許直言過失或密札賜舊德名臣詢問機事所冀誠意昭達羣議畢陳惟捨短而用長斯轉禍而爲福（同上三百七災祥類）

按孝宗本紀湻熙十二年五月辛卯福州地震詔帥臣趙汝愚察守令擇兵官防盜賊與疏文合

申請舉子倉事疏（原題云孝宗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申請舉子倉上疏）

臣等伏見本路上四州軍風俗多不舉子大爲一方之害者其弊有三一者違逆天倫夭絕人命傷朝廷仁壽之化奸天地陰陽之和二者建邵之間男多女少姦淫劫略之事無日無之遂致殺傷倍多觸犯刑辟三者建邵等州既不舉子貴家富室雖得奴婢卻以高價買於他州緣此姦詐之徒誘略泉福等州無知男女前去貨賣遂致父子生離夫婦中絕雖遵用敕律徒流紀配而利之所在終不能

禁凡此三者朝廷法令非不嚴備又累降指揮許支義倉錢米接濟貧乏不能舉子之家德意非不隆厚祇緣本路多是山田義倉等米歲入不多州縣不能均給無以取信百姓風俗無由丕變臣等竊見前安撫史浩任內嘗有奏請乞於諸縣各置官莊收積租課添助贍養當時雖未準回降指揮數內建陽一縣已有置到官莊歲收米三百石十九石逐年係安撫司收管未曾給散臣等今措置先於建陽一縣就將上件官莊米選委士著官員士人驗實給散行之數月已成倫序復用建陽縣令於建甯府崇安建安甌甯南劍州劍浦尤溪五縣次第推行間臣等照得元降指揮舉子事係專委常平司管幹緣諸縣有安撫司官

莊米所以不免兩司同共措置候將來事定日仍將所置官莊撥歸常平司管幹許兩司公共點檢庶幾縣道不致作弊然而舉子數目頗多官莊米數有限臣等照得湻熙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準行在尚書戶部符准都省批下吏部尚書韓元吉劄子乞乾道五年以福建路有不舉子之風貧乏之家生子皆賜以常平錢一千米一斛又因守臣之請除其所納隨身丁錢臣比爲郡閩中詢之父老數年之間小民利於官給錢米不敢溺子全活甚衆然猶恐積日累月州縣怠於驗實又謂常平所破錢米已多吝於支與爲不可繼者今常平錢物雖有定額獨所謂戶絕田產州縣不常有而止許出賣福建八州內四州溺子爲甚民貧土薄所絕田產至爲微細間有寺觀絕業取八州所得積而用之亦可助上件支遣也欲望聖慈更賜睿旨應福建民戶等觀絕產自今並不許出賣專一拘檢令常平司置籍歲收其租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其不足處月支常平錢米提舉官逐歲稽考按治州縣須依元降指揮常切驗實當官散給務要實惠及民本部檢準乾道五年四月十五日敕節文臣僚劄子奏福建路有貧乏之家生子者許所屬自陳委自長官驗實於常平錢當官量行支給每生一子若給米一石錢一貫亦不爲多如或可採其餘路州軍有似此亦乞依此施行三省同奉聖旨依奏並準湻熙三年二月初日敕臣僚劄子奏乞行下諸路將出賣未盡田山等並與住賣依舊召人承佃輸納官租奉聖旨權住賣令見佃令依舊且行承佃其已承買約錢未盡與展限一季本部今勘當欲依本官所陳事理施行符常平司一依今來都省批狀指揮施行今來常平司見盡數究實根括上件田產欲乞聖慈特降睿旨許令於民戶寺觀絕產田並與住賣召人承佃將所收租利與安撫司所置官莊及常平義倉錢米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庶幾實惠及民風俗一變以廣朝廷好生之德不勝幸甚（同上一百十七）

（風俗類）

論汀贛盜賊利害奏（原題云宋孝宗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論奏）

臣伏見比歲州縣盜賊滋多其間類多汀贛之人者非惟兩州山川氣習固然亦由居官者擾之特甚故百姓弗安其居彊者四出爲盜而兩州事勢常使人惴惴然有可甚畏者臣不敢不以實聞也臣昨任江西路運判時所見江西十一州內贛州地最險俗最悍而官吏科擾爲最甚臣今任本路八州內汀州與贛州爲鄰亦地最險俗最悍而官吏科擾爲最甚臣自到任以來不住詢訪得汀州一郡係在福建一路最高處四面皆崇山峻嶺其民皆十百爲羣依山阻險而居散居田野者絕少其道路間行旅稀闊亦難得鄉店其人不能蠶桑除耕田織布之外皆別無生業其俗喜兵而好鬭爭奪殺傷之事蓋無時無之至官司遣人追捕則相率數百爲羣抗拒不出居官豈能深思遠

計惟幸其任內一時無事往往不分曲直姑將巡尉下人行遣以爲生事遂致長養成俗無復紀綱法度矣所可爲深憂者今諸寨土軍與百姓積怨旣深皆相視如仇動相讎殺自臣到任數月之閒已目擊兩事如去秋本州行下淸流縣追捕編管人蕭漢臣不獲執其母與妻在明溪寨蕭漢臣者輒率數百人圍守明溪而不去復近有寨兵以捕私鹽爲名殺死百姓葉陶之子其黨屯聚捉去寨兵三人非理苦楚至今爭競紛紛不已其互相陵暴大率類此此臣所以朝夕喘惴不能自安者也臣因詢問其致弊之由其大者有二而官吏侵漁苛刻之害不與焉其一曰賦役不均之弊其二曰措置官鹽之弊初紹興中行經界法是時惟本州盜賊方定不曾推行經界至今有稅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未必有稅比歲諸縣逃亡者衆有司窘於調度不肯爲之從實依閤遂將逃亡稅賦均及見存鄰保鄰保又去則展轉及之貧弱之民橫被追擾其間卻有豪猾之家不納租賦一彊者爲之倡首則羣弱者從而附之至有一鄉一村悍然不肯納常賦者縣道無如之何遂將上項最難催理去處徑撥與諸寨以爲寨兵衣糧令自催納其寨兵催官物者至皆被甲持刃徧下鄉村此旣飢寒切身彼方固拒不納互相仇怨職此之由又本州地勢最高去海絕遠祖宗舊法係以運鹽了辦歲計近歲諸縣闕少本錢官吏苟簡所運鹽綱盡不及租額其運鹽船戶復

大爲姦弊多以土灰雜之其鹽已甚惡矣卻有姦民就近私販廣鹽入界比之官鹽不致雜惡其價復賤常增數倍致官鹽發泄不行遂有配抑之患上下減刻其弊尤多故强悍者皆拒而不受其貧弱易制者則抑配無時又每鹽綱內例有轉運司增鹽通判廳經制鹽諸縣已難敷賣而本州復有自運歲額鹽又分令諸縣變賣故有轉運司鹽有本州鹽有通判廳鹽有本縣鹽或以委令丞或以委巡尉文書旁午雜然並出其民誠不勝其擾矣聞每有欠戶入縣則諸廳吏卒擒捕紛然致百姓有終身不敢望縣門者故甯以死抗拒官司而官司亦無如之何也臣伏思之其始皆緣諸縣歲計不足故一切之政行加以爲守令者措畫無方威信不立平時旣無以信服其下而遣數吏卒復侵擾之使百姓懷蓄不平日盼盼然視官吏如怨敵若非朝廷早爲區處使之上下各安其分誠恐異時激爲大盜必重煩朝廷憂顧也臣又聞建炎紹興閒所在盜賊蜂起然皆不數年閒隨卽勦絕惟汀贛兩州之盜羣聚山谷閒甚費朝廷經理後十餘年不得已本司遣官招撫方得平定今安撫司尙有使臣數員皆當時所招汀贛之盜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詔有司遴選守臣爲上銓擇知縣次之減節浮冗又次之如鄉來旱傷四十餘州軍吏部添差窠闕並權與住差而養老歸正等人亦不至久待闕次伏望特降指揮除本州宗室忠順官添差員闕係是見居住人

依舊存留使闕外其餘堂除吏部添差岳廟等員闕並免差注仍於本路選委監司一員將州縣官吏依條格不該支破請給並與減罷通計一州六縣比歲財賦出納之數而均節之凡官吏軍兵冗食無用去處及其他利害有可罷行者亦許隨宜條具聞奏然後蠲除逃閣招集流亡嚴減刻之科絕配折之弊使吏與民各安職業一方幸甚（同上三百十九弭盜類）

論汀州致盜有三弊奏（原題連上奏云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伏見閩中諸郡惟汀州數多盜賊十年之間已三弄兵矣惟其山川風土與他郡不同然以人事攷之要亦深有未盡其一曰獄訟不明其二曰科鹽不已其三曰賦役不

均臣竊惟國家自有家法使州縣官吏能盡心獄事殺人者必死傷人者必刑罪不可逃人孰不畏惟汀州之弊訟獄不明殺人者不敢告官告官者不敢就逮就逮者未必追證得實追證得實者亦不圓結解州囹圄之內多殺無辜豪强之民率以倖免故强陵弱衆暴寡小不忍則互相屠戮不復申訴於州縣積習薰染成此惡俗此其弊一也科鹽之弊抑配百端臣屢以奏聞不敢重述惟鄉民不堪吏卒之擾是以聚集徒衆依阻山林初欲抗拒官司終至養成姦惡故强梁者一人倡之則貧弱者十百和之非惟科鹽不行併與常賦不納官吏畏懦亦無如之何觀此事情卽是官吏驅之使爲盜賊此其弊二也汀州六縣未曾

經界稅賦不均貧者產去稅存富者有田無稅人被追擾多致逃亡逃亡之田亦復歸富室逃亡之稅則害及里閭失業之民既多往往散而爲盜此其弊三也臣愚伏望聖慈特加軫恤深詔有司遴選本州守臣仍稍重其權任俾之深察民隱窮究獄情但得官司清明自然盜賊稀少仍乞檢會帥漕兩司近條具到減鹽運等利害早賜指揮施行所有經界一節乞候鹽運既減民情漸安徐而圖之蓋亦未晚（同上三百十九弭盜類）

按原編連上奏

又按汀守趙汝劼奏

臣契勘本路汀州其地嶮僻其俗暴悍素號難治稍失調

御輒敢數百爲羣依山阻險抗拒守司爲守臣者宜得寬猛相濟撫柔其民者留意惠養庶幾上下相安幸於無事今訪聞得守臣趙汝劼自到任以來貪淫暴縱日事遊宴不恤其民催督諸縣積年欠負急於星火去秋雖蒙朝廷蠲免軍器物料本州不敢催理卻以舊欠爲名抑令諸縣認納如未蠲免之數諸縣既無軍器料名往往復苛取暴斂以塞其意至有知縣不堪其苦欲自縊而死者本州兩獄禁繫欠負之人饑餓而死者前後蓋以百數卻將所收錢物恣爲妄費今歲上元買琉璃燈數千盞所費萬餘緡所愛官奴號蔡素嬪者及隨行私僕皆交通關節貨賂公行一郡之政惟素嬪之言是聽委任進納人司理張珙及

清流縣丞曾註使權職官皆招權納賂妄作威福凡暴虐刻薄之政二人者實助之然也本州久闕推官又司理已過滿半年以上代者恐違年遣人呼索迓吏汝劼輒追其人叱而去之其私於二人如此臣等恐其更有不公不法事件除已差官前去體究外今一郡之人如在湯火之中朝夕不能自保竊恐別滋生事欲望聖慈特降指揮將汝劼張珙曾註先賜罷斥一方幸甚（同上一百八十三去邪類）

按疏云本路則在帥福建時

論薦劾西蜀諸守令奏（原題云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愚不肖付以全蜀軍民之寄臣自入境所過夔梓兩路已備見閭閻窮苦之狀比至成都日與

士大夫相接及受接人戶詞狀又見得利州一路物輕錢重民間愈覺艱難至於沿邊數州之民又苦差使繁重惟成都一路素號繁華緣自軍興以來困於支移折變日朘月削浸不可支全賴爲守爲令者各以體國愛民爲念服勤職守加意撫摩如臣所見所聞蓋有尙可議者臣伏見陛下自卽位以來勤恤民隱東南諸路凡守令有政績者皆許諸司薦舉省郞臺察多出此途惟西蜀去朝廷最遠雖名卿才士揚歷清要固不乏人蓋未聞顯然有以治績蒙薦進者是以蜀士大夫類以文藝相高而於法令最爲疎略雖風俗好尙容有不同亦由朝廷所以勸奬作成之道或有所未至也臣愚伏望聖慈下臣此章戒諭州縣各使盡心職業僉奉詔條如能學道愛人興隆政化或奉公潔已省節財用或興利除害可爲後法並許監司論薦具以實聞若乃阿黨徇私所奏不實者仍許臣覺察或有贓汙不法爲害一方而監司守臣互相容庇不行舉按者亦許臣具事狀聞奏庶幾上下相維小大咸勸萬里遠民俱受大賜（同上一百六十九選舉類）

按孝宗本紀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甲子以公爲四川制置使職官志七制置使不常置經畫邊鄙軍旅之事政和中仍兼經略使靖康初罷中興以後置使掌本路諸州軍馬屯防捍禦多以安撫大使兼之隆興以後或置或省開禧開江淮四川並置大使休兵後獨成都守臣

帶四川安撫使制置使掌節制御前軍馬官員升改放散類省試舉人銓量郡守舉避邊州守貳其權略視宣撫司惟財計茶馬不預又地理志五成都府淳熙二年復制置司罷宣撫

論宋汝爲忠節凜著客死蜀道請與其子南强一蜀郡差使便其葬父奏（原題云孝宗時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伏見通直郎宋南强之父汝爲初建炎間淪陷僞境忠節凜凜著於北方後間關來歸朝廷授以處州通州未及顯用會故相秦檜欲復遣過虜中矣汝爲義不肯屈遂棄妻子逃去變姓名爲趙復其區區之志雖竄伏狼狽猶冀國家克復境土以雪前日之恥也其後流落蜀道饑餓囚

苦十有餘年竟死於蜀藁葬於永康軍青城山時人未有知者至乾道改元朝廷嘉其忠義詔與一子恩澤南强遂得補官見任知南劍州沙縣頗著政績淳熙十三年正月九日已降指揮候任滿日赴都堂審察臣昨蒙恩自閩移蜀經由南劍之境屢得南强書備言其父汝爲平生忠義之節遁逃危苦之狀又自言其方幼弱時與其父別音問隔絕竟不相聞以至於死雖蒙補官稍經祿仕緣官卑俸薄無力入蜀謀葬其父讀之令人慨然念非朝廷特加矜恤則忠臣孝子志願莫伸伏望聖慈特賜指揮除南强一蜀郡差遣俾得盡其子道非惟上廣聖朝孝治之美亦足感厲天下忠義之氣其於風化實非小補（同上二百八十四褒賜類）

按疏云自閩移蜀經由南劍之境當在淳熙十三年初到蜀時

論羌賊降後乞修德任賢狀奏（原題首云光宗朝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

臣昨據黎州申報羌賊奴兒結之弟三開以疾自斃賴苗率其餘黨悉降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直學士臣自惟守邊亡狀何敢論功嘗瀝悃誠乞賜恩免茲奉温詔尙閟俞音臣義當固辭豈容虛受實緣臣近方辭免召命陳乞祠祿不敢再三煩瀆天聽已於今月十九日望闕祇拜新命訖伏念臣蒙陛下之知最深荷陛下之恩最厚敢因前事少效愚忠臣伏見黎州自太祖皇帝玉斧畫河之後二百餘年三陲晏然一塵不動蠢茲小醜敢爲亂階殺略吏民擾我西鄙覆亡將士犯我王略積十餘穩罪惡貫盈狡計益深乍服乍叛犂庭埽穴理無可赦陛下神武不殺惟務覊縻聖度有容屢行恩宥夫力行者遠無不至眞積者隱無不彰終之帝德升聞天鑒昭格渠魁送死授首窮荒餘黨悉平歸心大化是知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非虛語也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臣愚伏願陛下觀天道爲甚邇信聖言爲易行推其所旣爲增其所未至內以修德爲本外以用賢爲助自然天意悅於上人情協於下雖以之埽清中原克復境土宜無難者區區小羌顧何足爲陛下道哉臣學術淺陋無所知識嘗究觀羌賊本末而竊有感焉故因茲推謝而輒獻其誠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三百四十九夷狄類）

上議諸軍司馬兵曹參軍甲冑參軍記室參軍資任等事奏（原題孝宗時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竊聞近降指揮令檢止檢詳都司官同議諸軍司馬兵曹參軍冑曹參軍記室參軍資任等事臣輒有區區管見恐或可備採擇之萬一謹條畫如後（同上一百六十二建官類）

一臣伏聞所置官屬各有分領職任議者蓋謂古者建官分職皆不徒設今旣並建衆資因欲使之分理庶務幸甚幸甚然臣思之天下之事亦當爲之有漸使國家蒙實利而令上下不驚不疑故能持久不壞彼諸軍自和好以來四十餘年不復置參佐軍中庶務

惟決於主帥固難以盡拘繩墨今一旦錢穀器械之類朝廷盡責成於參佐伍主帥束手無復少肆揆之人情固自不堪加之所置官屬人人既有職務則自當盡心守職以仰稱使令然於職事之間必至互有爭占賓主乖異易至紛紜將使一大受疑羣職盡廢究觀事理恐或至此臣愚欲望聖慈且令所置官屬逐日秖赴本軍供職通僉書本軍文字如諸州幕官體例若遇軍中有大政令及更革事件亦許與主帥公同商量但使賓主協和其間自多裨益故臣謂今日朝廷設官大意本謂長養人材宜且令優游在軍中使習知諸軍事體未須驟然責以職事候一二年

問人情上下漸漸相安至時朝廷別有委任事件卻乞徐議指揮未晚

一沿江諸帥驟聞朝廷建置官屬而初未知朝廷之意將謂別有關防竊恐妄相傳播人情不安臣愚欲望聖慈特降詔書訓諭諸將使知朝廷本意蓋秖欲文武並用如比年武臣既爲監司守臣選任非一文臣卻欲使之習知軍中事務庶幾緩急必能協濟諸將亦當深體朝廷之意務在協和相與同心共濟國事

一臣昨嘗面奏諸軍官屬全在選擇得人若用一種剛正有守之人則恐意氣不能相下若用一種和柔易制之人又恐依隨不能自立須是得持己公廉接物寛厚知事體有識慮之人方能稱職然則朝廷一時選任誠未易多得也臣愚竊謂今來所議官屬資格宜令稍寛庶幾人材合格者多易於選擇

一自三衙至蜀漢軍屯十餘處合置官屬四十餘人固不易得又緣東南士大夫憚於遠涉未必肯入蜀而蜀士之能否朝廷又未必深知萬一選用非才地遠尤爲非便臣愚竊謂今來所降指揮固當遠近一體至於除用之際且乞就近差置候三兩處措畫稍成次第又逐旋搜選得人然後迤邐自近及遠非惟人物選擇得精亦使遠方知所視傚不至一時生疎所在紛擾如臣言可採即乞出自聖意指揮施行（同上一百）

六十二 建官類

按疏首條云自和好以來四十餘年自高宗紹興十一年和議成始下推至淳熙十二三年正四十餘年當在公爲四川制置使時

又論諸州廂禁軍之弊奏

臣伏見比年州縣之財取之盡而用之竭矣誠使所養皆所用雖竭民之力以求濟所用可也若所養非所用而竭民之力如是不已烏得不稍爲之變通哉諸州禁軍揀不中人近降指揮並要分番教閱臣在兩郡累曾按試多是目前招刺之人或人材短小不及等格或年齒稍高筋力退惰終是武藝生疏不堪倚仗若一併揀充廂軍剩員直

行招刺則州郡員額頓增愈難支遣謂宜分委逐路監司候秋涼日徧詣諸郡通選在城厢軍之强壯以易禁軍之老弱今後厢軍有闕並權任招補每季終專委守臣蒐閱禁軍之老弱者以充其數禁軍有闕則刺新軍新軍復不如格則守臣專坐如此則數歲之閒老弱漸去强壯日增於是嚴私役之禁申閱習之令異時朝廷有所征發則州郡不失爲有備也其次所在厢軍尤爲冗濫大率失於員額太寬故爲郡將者初不甚惜往往替移之際容受請託於是有招刺違法之弊詭名冒請之弊冗占窠局之弊差借猥多之弊蠹耗廩粟無補公家臣謂宜密會諸州尺籍視其郡之閑劇爲稍損其數異時略倣武雄等格而爲招

刺之法不及格者闕之方此財用匱竭蓋亦撙節浮濫之一端也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二百二十三兵制類）

按疏云臣在兩郡當在制置四川兼知成都時

乞按提刑吳宗旦運判張伯垓疏

臣聞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未有其身不修而能齊其家其家不齊而能治其國者也謹按知嘉州張伯垓到任以來爲政苛急督責財賦人多致死縱容子弟親隨干預政事交通貨賂出入倡館醜聲四聞初緣提點刑獄吳宗旦與之結姻遂相褻狎每用妓樂燕飲常至達旦馴至兩家子弟人有所私衆皆指名不敢塵瀆今歲上元諸郡皆不敢燕集唯聞嘉州與提刑司張鐙以多相勝連夕遊宴肆爲歡樂場務官司俱被科擾其後宗旦不避親嫌謬以伯垓爲贓最遂誤朝廷除授就陞本路運判呼索從物並要如法近聞兩屬官管押衙兵方到客次伯垓親隨數人遽執衙兵司係縛箠打取索錢至數千百兩屬官見之遂慚而退運司遠接舟船人從自有條例更於嘉州諸縣需索船錢寺院科取夫脚各有定數不知復作何用初政如此人將何堪今一路官吏百姓聞其先聲無不震恐臣謬將使指理難坐視伏望聖慈將吳宗旦張伯垓特賜罷黜使監司郡守咸知修身齊家之道以惠遠民幸甚（同上一百八十三去邪類）

按在帥蜀時地理志嘉州屬成都府路

又奏按知金州秦嵩狀

臣嘗讀前史伏觀秦漢以來謀臣良士凡言制御夷狄之術者莫不以謹擇邊吏爲首其選重矣究其爲術雖若不同而大概有五其一曰以廉律己化服異類二曰智勇絕人威震敵國三曰謹固封疆不起邊釁四曰撫摩邊民厚固根本五曰愛養士卒盡其死力能此五者則雖有彊敵亦可以坐制矣今有人焉受朝廷邊陲重寄而罪惡盈積略無善狀臣不敢以被詔命朝夕去此顧惜人情遂置而不問惟聖明裁擇臣伏見知金州秦嵩所在貪汙贓狀狼藉衆共指議不可具陳昨知黎州常遣諸寨土丁入蕃界採臘脂木以爲什器一日又遣土丁二十七人過大渡河

採斫板木遂爲青羌所執者五人死者二人幾至生事今任金州不住遣人於黎州販賣近販金珠過大安軍而爲稅官所覺收稅至數百緡則其貨物之多從可知矣望其以廉律己化服異類可乎嵩始壯時猶可幸其一割之用今聞久病不能良行每出見賓客輒用兩人扶掖比丁家艱哀悴可知而尙爾經營志在茍得望其能智勇絕人威震敵國可乎嵩在黎州旣緣採板木生事土丁五人爲青羌拘執不還嵩一時計無所出遂厚賂奴兒結俾往青羌調護其事已而盡得所執土丁及所斫板木以歸嵩旣茍逃譴責而奴兒結亦自爲功欲徙居於安靜舊寨深入漢地數十百里據沈黎之門戶而嵩遂許之不能拒也是時

羌中豪猾隨而至者二十餘人白水三村附從者亦數十人雄視一方深據要害於是蜀人上下憂懼欲逐之不可欲遠之不能遂爲沈黎腹心之害非賴留正以計殺之則大爲邊患其勢未已今仰憑陛下威靈邊事甯息然數年之間勞師動衆費耗百出推原亂階則嵩實爲之也今任金州亦未嘗以邊事爲意歸正人逃亡盜賊出沒皆縱而不問望其能謹固封疆不起邊釁臣知其不能矣上津一縣本隸商州去金州絕遠通邑人戶纔二千家而歸人正實居其半政賴守令加意存撫猶恐不及而嵩專事掊克略無顧恤之意每歲令副尉奚文欽將茶隨門賒俵至秋熟時每茶一斤折納粟麥三斗或四斗有償納不足者則

來歲從而算息息復增息每歲轉加臣聞上津一縣二千餘家而總欠金州茶錢三萬餘貫稍稍豐熟則督責盈門纔過飢荒則逃移北界木司案牘前後具存望其能撫摩邊民厚固根本臣知其不能矣嵩在黎州日投軍役數十百人入山採打竹木木爲柴薪竹爲火炬轉賣公庫收錢入己瑣碎如此其他可知轉運司支降諸軍糴米本錢每石五道嵩但以布帛雜物準錢一道配與諸寨土丁科糴粟米支散軍糧取其餘利諸軍怨之至今切齒如此而望其愛養士卒盡其死力臣又知其必不能矣臣竊惟金州北鄰大敵而居四蜀之衝其地望不爲不重又安撫一司錢物甚富朝廷本以待邊防之計諸司未嘗檢覈不幸相

繼累政多不得人變化出沒無從稽考竭民膏血盡以爲贓吏封殖貨賂之資可爲傷痛又金州民事多與戎司相關閫嵩有親戚在軍中濫充將佐故凡事皆俯首聽命略不能爲百姓主持人情怨差無所赴告伏望聖慈將秦嵩特賜黜責稍紓兩郡軍民之憤遴選有資望文臣與圖共理一方幸甚（同上一百四十四用人類）

　按在帥蜀時地理志金州屬利州路

論邊防奏（原題云宋孝宗時上奏）

臣仰惟陛下以英睿不世出之資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朝謀夕計留意邊防宗社幸甚然臣竊觀今日規模大概蓋是循用渡江一時權宜之利而實非祖宗累聖固守之

法惟守備既非素定則勝負決於臨時臣竊憂之而願獻其狂愚之說臣伏覩自古用兵正如弈者之弈其法不過以多算勝少算而已祖宗西北邊面凡所用之人所守之地所養之兵累聖講畫成法具備自近及遠節節皆有次第如極邊要害去處則有堡寨其次有城守堡寨則有巡檢有寨主城守則有守將三路有大帥如韓琦范仲淹輩皆極天下之選其所辟寮佐如田況孫沔尹洙張方平輩亦無非一時名士故士大夫習知邊鄙間事其後往往盡爲時用其兵健則有本城禁軍廂軍有堡寨土兵有番漢部落有義勇弓箭手自足以爲鎮守之備甚不得已則時出禁旅以助之蓋未嘗以舉國之師而決於一戰也故百餘年內外無事中間如李元昊父子傑黠兇狡其志非不欲窺伺中國雖屢戰屢勝而卒不能得吾尺寸之地者邊備素嚴故也今自西徂東邊防數千里所在空虛朝廷所置帥守所養兵士祇與內郡無異姑先以兩淮論之緩急之際所恃以爲禦敵之計者不過以建康之師守淮西鎮江之師守淮東而已此正臣前所謂渡江權宜之計而非祖宗固守之法也方太上渡江時長淮亦地千里蓋無藩籬之衛當時所恃以禦敵者張韓劉岳數大將而已故一時權宜之計不容不出於此今國家中興六十年南北之勢既分沿淮之地皆爲極塞虜人猶且墾闢田土暗增戍卒以爲我備然則朝廷安可不講明舊制而爲固守之計

耶且建康鎮江之師家屬皆在江南若不深察其情而驅之於並邊之地前有彊敵後無繼援勝負之命如爭一擲臣恐矢未及發而已有保固妻子之心矣辛巳之役王權以數萬衆在合淝不戰而渡江甲申之役劉寶亦以數萬衆在楚州不戰而退保此蓋前日之明驗也陛下視今日諸將孰能用衆如王權劉寶者乎不以此時預爲規畫誠恐長淮千里非復國家所有而唇亡齒寒將不可以爲國矣此臣所以日夜私憂過計不能自已者也伏願陛下講明祖宗累聖之法於邊防要地崇建帥府增置土兵漸葺諸城遴選守將假以歲月使之優游暇裕積穀訓師險爲備禦之計而勿使敵人知之一旦有事則使守將與士兵當其前而主帥與大軍繼其後俾敵人望吾之境愈進而愈難則陛下以守則固以戰則克進可以復祖宗之境土退可以保太上之基業矣（同上三百二十六禦邊類）

按疏云今國家中興六十年自高宗建炎元年丁未至孝宗淳熙十四年丁未正六十年

乞嚴戒沿邊官吏禁戢邊民生事疏

臣近據金州都統司及金州上津縣申自正月初四以後有京西路鄖鄉縣及利州路上津縣沿邊人戶將帶老小驚移不知其意續據探報有州界人馬深入鄖鄉縣界約十餘里驅掠稅戶解成張四龐博張博等家口前去未知的實或傳是京西路邊民爭理地界或傳是均房州有人

入州界行劫所致州界遣人捜捕臣各據逐去申到事狀備錄申樞密院訖臣契勘得所爭地界係屬京西路不隸州界惟是盜賊一事深繫利害輒有管見合具奏陳臣伏見從前州界如理索歸正人等州縣自合只循舊例逓還回報外至於本界無賴之人擅入州界爲盜作過生事卽與前項歸正人等事體不同或遇州界移文其間若有贓證明白者州縣自合酌量事體輕重物色追究依法行遣庶幾邊頭無賴之人各知畏懼不敢越界生事州界之人若聞得本朝曾爲如此行遣亦自心服臣訪聞得沿邊官吏多務蔽藏雖明知有累經作過之人亦不敢巢穴窮治或者吏人受賂肆爲囊槖無所忌憚又有不識事體之人互爭勝負務相報復以彊取勝卻致州界之人或以巡綽爲名或以捜捕爲說擅入本界掠驅人口而州縣官吏隱諱不言上司既不聞知其人無由理索竊恐馴致事隙事關邊境不可不防本司昨累承州界移文根究盜賊事或將作過徒伴押回本界臣卽時酌量輕重審諭本處官吏讙情追究依法行遣如或因採樵誤入州界或被北界之人自因饑隙驅虜前去本非爲盜者候見得著實情節卽已備牒州界官司照會去訖如蒙聖明見得本司前項行遣別無違礙伏乞特降指揮嚴戒沿邊官吏禁戢邊民不得越界生事如有違犯約束之人仰州縣官常行覺察如法根治重作行遣臣聞爲鳥將擊必匿其形況夫邊境之間尤宜務存大體臣近據邊報北界僞主已殂其孫嗣立從此事體恐有更張臣愚伏願陛下遠法文王遵養時晦近同句踐嘗膽會稽厚禮卑辭不憚屈己使彼君臣假然肆志不復以我爲懼然後徐觀其變起而圖之是陛下能屈於一時而獲伸於萬世也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三百三十八卷邊類）

按在帥蜀時

又乞置總首流轄金洋州歸正人疏

臣近據通判遂甯府張亨劄子稱金州上津縣管下鄉村有忠義歸正人戶散漫居住昨來朝廷以其忠義來歸給撥官田佃種各令養贍其家若夏秋豐稔可以養生卽自安業稍有饑饉便致流亡蓋緣無人爲之統總或有饑貧失所各去州縣遙遠何由伸訴乞從本司行下本縣敎請內有信義衆所推服之人數名爲之總首常管勸諭因今來賑濟之際各將諸村人戶姓名住止去處以地理遠近合係某人爲總首如各處人戶遇有荒歉貧乏不給之家并有合伸訴事件卽仰就本總首陳訴卽目本總首具申州縣優加存恤不令失所候將來取見合充忠義總首人數乞從本司先次支給犒設一次併令本州按月量與支破食錢庶幾人肯盡心統轄所有洋州眞符縣亦乞准此勘會如或可行乞行下兩州施行臣詢訪得金州上津縣洋州眞符縣多有歸正人在兩縣管下近邊去處散漫居

止緣所居處乃古商於之地其地險遠其土荒瘠設遇兩賜時順所收已自不多小有水旱之災其人便覺狼狽又緣邊頭去州縣絕遠百姓殆與官吏相忘下情無以上通上恩不得下逹或有飢饉便自流移去就之間事關利害臣今據張亨前項劄子所陳利害頗合事宜兼臣照得張亨亦是北來歸正之人久在金州居住熟知彼中人情事體又其人忠信慤實臨事審詳臣見委本官前去兩州點檢賑濟事臣因就委本官同兩州守臣相度措置候到別具奏聞外伏望聖慈特賜處分如以其言可採伏乞指揮行下本司以憑施行（同上一百八仁民類）

按在帥蜀時地理志金洋州屬利州路

又奏綿竹什邡二縣飢民賑濟疏

臣契勘去歲成都潼川利州三路緣秋雨過多間有損傷去處然亦不至甚害臣不住行下逐路監司隨宜措置賑糶已於正月十六日附遞奏聞去訖臣近詢訪得成都潼川兩路諸州日來米價不至踴貴但與常年相似積蓄之家尚患有米無處發泄亦非是無米出糶只緣是數年以來民力窮困米價雖賤亦無錢可糴故所在細民皆有飢窘之色若官司一例普行賑濟非惟州縣力有不及兼蜀中風俗易動難安一聞某處賑濟便至千百爲羣輕棄家業將口就食或官奉行無法往往所利不償所害若欲只令減價賑糶又恐如前所云米價雖賤細民無錢可以得食故臣不敢立爲定說只令逐州逐縣各看事體如何隨宜措置近聞得漢州綿竹縣自正月末間先行賑濟本縣初不曾鈔劄戶數出給牌歷但就一僧寺中同衆鄉官造飯給散緣此四遠之人扶老攜幼皆來就食旬日之間至萬餘人本縣卻憂無米可繼遂乞於附近州縣同行賑濟貴得稍分其衆旬日之間什邡一縣所聚又二萬人臣恐其聚集不已別致生事已選委成都通判馮興祖漢州通判郭德祖逐急權借本府常平錢一萬貫分詣兩縣措置各逐鄉分差官置場務要分散其衆勿令羣聚生事并再行下諸州委自知州通判多方措置賑濟賑糶去訖臣伏念四蜀細民貧困已甚去秋禾稼微有傷損便至羣起紛

紛如此萬一有方數百里水旱其事勢復當如何臣聞戊子年數郡飢民同日俱起不約而同蓋其困窮非一日也臣愚私心不勝憂懼謂不可不使朝廷知之謹具奏聞（同上二百四十七荒政類）

按在帥蜀時地理志綿竹什邡屬成都府漢州

又論治體及蜀風俗疏

臣今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將的實被火人戶數目及已賑濟支過錢米開具聞奏至十三日準尚書劄子備坐臣僚劄子奏竊聞蜀帥欲撤百年之堰以從一己之規模民情易搖當以靜治好作爲者可得而恃哉當以厚化也善惡太明則無所措矣奉聖旨令臣審度經

久利害及其改作因依費用錢物聞奏臣已遵依聖訓逐一開具奏聞訖伏念臣資稟素輕識見尤陋既無以鎮服浮議又無以取信士友招致物論萃於臣身臣惶懼震懾罪當萬死仰蒙陛下盛德全度未忍卽賜誅責令臣供具本末臣感戴聖恩尤極競戰臣自惟孤孑一身今遠在萬里之外不知議者爲誰用意安在臣豈敢復辨論曲直謹已別具劄子陳乞宮觀差遣外唯自今來臣寮所奏事理其間有實關朝廷治體者臣世蒙恩厚苟懷所見須至冒昧奏陳臣伏觀自漢以來固有以清淨簡易愊厚寬博雍容而致理者然皆在兵革初定之後蓋緣人厭久亂欲相安於無事故明君賢相亦因時而致化如漢曹參之輔惠帝本朝眞宗皇帝之用王旦是也是時民俗醇厚中外泰和公卿大夫至口不言人過還淳反樸誠有邃古之風可謂盛矣然人情習於寬縱久則弛玩至寶元慶歷間夏人首亂邊人乘之相視而起朝廷一時憂懼倉猝不知所爲於是簡拔忠良更張庶政開天章給筆札以訪問天下之事人主憂勤於上羣賢奔走於下經營數年卒以重弊結好二虜而後始定乃若西晉之時王衍之徒不貴懃勤風俗相師以清談廢務則亂不旋踵矣今國家自渡江以來用吳蜀之力養兵數十萬日朘月削六十餘年如木將凋根本先病如人既老血氣已衰有志之士懷憂竊歎凡有爲國家深謀遠計者咸謂爲今之策要當如管仲之治齊

勾踐之治吳諸葛亮之治蜀君臣合謀大小畢力選賢任能興滯補弊使兵疆國富截然成不拔之勢然後進可以復祖宗之境土退猶不失太上中興之業也今聖主焦勞恭儉常恐不及而士大夫風俗日益媮傚以循默爲靜厚以容悅爲靖共比年以來此風尤甚今論者因事而言又曰靜治曰厚化凡爲此議論者亦已多矣其心蓋欲日漸月漬陰移陛下剛健有爲之志而成此苟且偸安之俗是皆羣臣目前之利而非國家長久之福陛下於聽言之際誠不可以不深察也昔崔寔作政論仲長統稱之以爲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言曰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以今觀之事適相類臣竊謂國家治道之隆替風俗之美惡所係在此臣忝綴近臣同國休戚亦不得不因此而瀝陳悃愊也況夫蜀之風俗皆慕文華而棄法令喜議論而樂因循稍違其情易致讒謗自來監司帥守以去朝廷甚遠恐有譏議不能自明往往日夕憂虞務爲容忍姦贓不敢按治法令不敢舉行然猶謗讟橫生斥逐相望臣乃不自量力輒欲奉行朝廷法令稍裁制其末流區區之誠本無他意但欲官吏稍知奉法循理則遠民得以安業而已今臣到任一年凡所按吏不過數人而或者謂臣善惡太明則無所措此尤非臣之所喻也昔周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作冊命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

彰善癉惡立之風聲齊威公問野人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以爲墟也臣觀六經之訓諸史所載古今治亂之理莫不以賞善罰惡爲先務未聞以爲戒也矧朝廷歲下藏否之令付臣以剌舉之權臣安得而不奉行哉今蜀士大夫既不便於臣而臣賫稟懇直前此又數以職事得罪權要內外合勢公肆中傷微臣孤蹤未知死所夫孝莫孝於曾參知莫知於其母然未免於三至之疑況臣之愚身在絕遠而謗者不知其幾至也伏望聖慈憐臣獨立無助仇怨已多察臣自此號令難行無以安跡除臣一在外宮觀或江淮一小郡差遣使後之治蜀者不至以臣爲戒則猶蜀民之幸也臣勢遠情迫不得不以情實控告於君父之前乞免以臣此章付外實荷天地父母生全之賜臣昧死（同上五十二治道類）

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九湻熙丁未夏五月成都大火公爲帥盡出公錢貸民而預其貧者丁未十四年也

趙忠定奏議卷四

宋趙汝愚撰　　後學葉德輝編輯

乞於關外招制義勇軍疏

臣契勘全蜀四路三面瀕邊內黎雅文敘四州近歲頻有警擾全賴勁兵逐處鎮守且如黎州一郡西有五部落南有邛部川西南有青羌彌羌邊面二三百里所當防守非特數處然本州見管兵健有西兵有禁兵有義勇有諸州戍兵臣請一一爲陛下言之舊例每歲有屯戍西兵五百人遇增秋則增戍三百人其數非不多其人非不勇祇緣是客軍遠戍逐歲更易面不習彼中地利又州郡以其是御前諸軍恐萬一小有挫折則虧損朝廷威重自來祇令

在城中防守故方無事時假其威名以之彈壓則有餘至於緩急之際其實不敢輕用此外有禁軍額管五百人本司累行下本州措置招置面無人願就見管三百五十餘人有新招義勇三百人諸州戍兵三百五十人共九百人數內諸州戍兵自來脆弱又緣數戰不利至今其氣未振所可恃者惟本州禁軍及新招義勇而已然除本州存留人數外其分屯諸寨人數絕少稍有動靜委是闕人使喚臣到任之初適值嘉州董蠻作過臣不免於諸州調兵防守要是烏合之眾不敢十分倚仗臣竊伏思念陛下方規恢洪業志復中原若一旦有事北方則西兵豈容遠戍或者蕃蠻乘間伺隙侵犯邊疆則朝廷不能無後顧之憂此不可不預爲規畫臣欲措置於關外沿邊去處招制强壯五百人名爲義勇軍就成都府團結訓練每歲輪差二百五十人於黎州屯戍與黎州義勇同教且使之漸習地利留二百五十人住營準備嘉敘諸州調發庶幾稍壯軍勢可以左支右吾伏望聖慈俯從臣請特降睿旨將所招義勇軍許依黎州已得指揮施行所有每月合支錢引臣契勘臣本司見支義勇餘剩錢內可以支破於戶部諸司錢物別無妨關委是經久利便（同上二百二十三兵制類）

按朝野雜記甲集十八成都義勇軍淳熙末公帥蜀時創當在十五年去任之前又乙集十三十五年蜀帥趙子直以疾求去上諭大臣曰汝愚召赴行在京鏜可除

待制四川制置

薦蜀中三縣令狀

臣頃歲蒙恩備員制帥竊見西蜀四路多士如林其間學行優長俱被朝廷選用惟諸邑知縣未聞以治績蒙擢用者竊恐無以深慰遠俗臣伏見承議郎劉甲乃元祐名摯之曾孫幼孤能自奮立昨之夔州雲安縣其邑素號難理惟甲寬而有制明而不苛爲政優游人自悅服既去而人思之宣教郎程驤人物秀整嘗宰義眉青城兩大縣而青城尤多巨族租賦皆不以時輸送惟驤到官不用刑罰雖經累月而杖未嘗啟封人亦無犯從事郎謝辛爲人磊落有志事功上津極邊僻遠久無人願就惟辛一聞辟命略

不辭難時有朝旨修鶻嶺關工役甚大而窮山極谷民戶凋零勢必甚擾賴辛弼行險阻委曲措辦事濟而人安之在任三年綏撫善良鋤治强狡四境安靜及辛既滿經今累年復無一人肯就辟者右三人非惟所居政績尤異而文學行誼亦皆可觀伏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爲四蜀官吏之勸一方幸甚（同上一百四十七用人類）

按在師蜀時

又薦進士劉伯熊常堉上奏

臣等恭覩淳熙十五年九月八日明堂赦文內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爲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帥臣監司同加搜訪連銜結罪保明聞奏臣等仰惟皇帝聖德格天

禋禮告備必形睿旨廣搜遺逸孜孜訪問常如弗及臣等仰奉明詔精意考擇今有其人敢不論薦臣等伏見簡州鄉貢進士劉伯熊學術淹通制行淳古屢該免解不復就舉屏居著論不求聞達澹然味道之腴無書不覽其所爲文言約理盡藹丐後學蜀士大夫多出其門且其孝友信義不但聞於一鄉至論當世之務靡不通貫成都府鄉貢進士常堉蚤歲穎悟嘗與薦名之列後亦該免不復就試隱居山林已三十餘年草衣蔬食不改其度足跡未嘗至城市著書立言有補風教一邦之人皆敬而愛之欲乞選用赦書優加褒擢庶幾山林博習之士不至湮汨無聞非惟表盛世搜揚之禮亦以爲異時風俗之勸其於聖教實非小補（同上一百四十四用人類）

按原編師福建時今疏云淳熙十五年則在師蜀時地理志簡州屬成都府路

論山陵三事奏（原題首云孝宗時）

臣恭聞大行太上皇帝奄棄天下之養凡在臣子孰不痛心況臣累世蒙恩尤極哀慕恨以身在遐遠無繇得效奔走之賤服犬馬之勞輒有管見三事少伸誠懇之萬一惟聖明裁幸其一祖宗陵寢皆在洛陽累朝制度具存典禮唯紹興中徽宗皇帝梓宮既還未能歸葬故一時殯奉權在會稽雖寢衛之制已嚴而山陵之土未復規制淺消可爲深憂竊聞當時議者之言欲俟恢復疆土之後奉迎鑾

駕歸附永昌迹其本謀初若甚善然荏苒歲月易致因循正使克復西都豈宜再議遷改今大行太上皇帝山陵命使遠日有期陛下篤於送終動遵禮訓臣謂與其暴廬名而受實害孰若如禮及時深藏固護永爲無窮之計也昔舜都蒲坂而葬於蒼梧禹都平陽而葬於會稽皆因巡狩不返遂卽其地而葬帝王之事豈不可法伏願遠遵虞夏近法漢文因山爲陵務極深厚金銀之飾悉用屏除使千萬世永絕後患然則陛下之所以事其親者自始及終皆可以無憾矣若乃牽於權宜之說失此時而不爲臣恐陛下他日雖有追悔之心亦終難於改作誠不可以不深思而熟計也昔漢成帝營延陵泰奢劉向上疏極諫至謂死

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其言深切無所諱避陛下幸取其書一復讀之則可以鑒矣其二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天下之通禮也至漢文帝變古立制以日易月後世承用不能有改惟晉武帝雖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終三年而後復吉臣仰惟陛下天性純至篤於孝養二十六年兩宮之內父父子子人無間言雖若文武堯舜之懿殆無以過矣區區晉武顧何足進哉今一旦遭罹變故陛下不無晨昏之思羹牆之念而兩宮相望將何以用其情是不幸而處禮之變者聖人於此亦安得不隨事而制宜也恭惟皇太后春秋已高乍爾憂慼而獨處故宮之內揆之人情甯無觸目感傷之意陛下欲日朝於長

樂則又未免數蹕煩民臣謂宜因既葬之後迎太上虞主歸別殿以奉几筵請皇太后還南內以便侍養法開先鴻慶之制卽德壽宮爲神御殿以奉香火如此則陛下一舉而三事俱得百費讃省矣其三臣側聞顯仁皇后之喪太上皇帝嘗降手詔禁天下不得以助殯宮修奉貢獻煩費擾民天語丁甯德至厚也然而事大體重有司猶不免過意奉承使命奔馳冠蓋旁午所至州縣勞弊萬端今浙東旱傷百姓飢之張頤待哺方仰給於縣官而工役繁興科調方急事變至此其將柰何臣伏讀太上皇帝遺誥有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臣以是推原前日紹興之詔則知太上皇帝念念愛民之意始終不忘非特爲是空言姑循故事而已也臣願陛下明詔有司討論舊典凡土木勞造之役官吏卒乘之數給賜犒賞之費繁文末節無益於實用者皆條舉而備陳之曰某事可節某事可省其不可得而節省者則優給雇直以募浙東之飢民使之服役則飢者可以得食役者可以無怨庶幾仰稱太上皇帝遺誥之意臣方此憂虞忽聞禰變心志荒亂言語狂僭罪當萬死伏望聖慈曲賜原宥特詔大臣參照典故詳酌施行（同上一百二十）

（五山陵類）

按孝宗本紀淳熙十四年冬十月乙亥太上皇崩於德壽殿公時帥蜀喪詔當於是年十一月到

又論山陵乞遵七月之制疏

臣不避死罪復有愚悃仰冒天聽臣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恭奉太上皇帝遺誥一時號慟哀疚切心伏思紹興殯宮規制淺薄國家不可以虛名而受實害輒陳管見妄致贅言乞遵虞夏巡狩之禮法漢文薄葬之制及時加禮因山爲陵深藏固護永爲無窮之計至十二月初一日臣修寫既成緘封附遞行未旬浹而伏聞有司循用近例不待七月已卜日奉殯矣臣仰惟太上皇帝仁聖之德冠絕百王陛下大孝始終遠追三代方將以衰絰行三年之制思極所以追慕之情而大葬之禮尤用權宜歲月推遷臣所甚懼臣聞之禮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又曰葬也者藏也今太上皇帝梓宮雖已奉殯要非久計況兩京在遠道

路阻修正使克復有期豈宜更議遷改孰若考據古誼及時而葬以圖萬世之安也又禮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本朝故事喪禮亦皆用七月伏望睿慈檢照臣昨來所奏斷自聖意深詔有司遵用累朝典禮議行七月之制其山陵制度務存深厚而不必過爲開廣以藏無用之物此去三數月間尚可營辦如此則太上皇帝在天之靈可以永安而陛下事親送終之禮深長之思皆可以無憾矣臣遠守藩符山陵重事豈宜輕議而情切意迫不容但已謹昧死奏聞伏深隕越之至（同上一百二十五山陵類）

按原編連上疏亦正在淳熙十四年

奏便民事宜（原題首云知福州）

臣檢國朝會要諸州軍歲賜公用錢皆有定數且如諸州國初歲賜錢僅五百貫熙甯五年始增定爲二千貫至紹興九年本州守臣有請以升改帥府增置官屬歲用不足有旨每歲更給錢一千貫通計每歲不過三千貫而已臣略計本州近年支費每歲率用錢七萬餘貫過於歲額二十餘倍多是於係省錢內取撥全無限制詢之諸郡事體略同惟視守臣之賢否用度之豐約以爲多寡之數而祖宗法制皆蕩然無復存矣臣仰惟國家開創之初懲五代藩鎮之亂諸路置轉運使總制一路財賦務收諸鎮之權故公用錢至爲薄少累世承平文物繁富居官者頗以爲病故熙甯中神宗皇帝爲取會諸州軍例冊及三年出納

之數付司農寺詳定而稍增其數今會要所錄是也然當時法度森嚴官吏畏悚不敢有分毫踰越制度臣觀蘇軾在徐州日嘗論京東盜賊其奏略曰欲責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又曰臣願以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遴選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蓄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臣竊惟京東素多盜賊號重法地分當時官臣不敢法外求一錢以捕賊至無酒以使人孰有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如今日者哉臣伏思祖宗之時重熙累洽民間兩稅之外絕無科斂而州郡又儉約守法度如此百姓安得不富今自渡江以後養兵既多費用浸廣民間兩稅之外科斂不一如經制錢總制錢折帛錢大軍月樁錢糴本錢添收頭子錢增收勘合錢若此之類未易殫舉而州縣又有隨時科折之數民力可謂困矣而州郡費用之廣至二十倍過於往時然則百姓安得不貧臣嘗念此至熟而不敢輕易以爲言者蓋以官吏供給錢一項紹興之初已著爲令所在添員甚衆所費益多較之歲額已自過數又軍兵犒賜之類亦有久年成例不可頓革者是以官吏並緣無復法守臣愚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依倣熙甯已行體例逐路選委監司一員取會諸州租來例冊及比年出納之數除供給錢一項

別作施行外其餘公用之數參酌舊制增定其數有違法禁過數支用者許有司彈奏依法施行如此則居官者自然愛惜錢物不敢妄費又嚴糴法守亦可以杜絕干請而包苴貨賂亦不禁而自絕矣（同上一百九十二節儉類）

按本傳光宗受禪趣召未至殿中侍庶史論其稽命除知潭州辭改太平州進煥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尙書

請罷黜畢沙世堅郁元盛雄飛才堪將帥疏（原題連論軍制疏云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伏覩紹熙二年三月十五日指揮今後侍從官到任半年以後必舉材堪將帥者三人臣竊見武功大夫恩州刺

史添差權發遣廣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權知宜州沙世堅屢平劇寇而小心畏謹不伐己能嘗歷邊任而留意撫綏畢無闕事武節郎充殿前司護聖軍統領郁元刻意功名常有運甓自厲之志其持己廉儉衆情自服秉義郎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盛雄飛武勇過人亦有智略雖嘗有負累而其才實高如蒙聖慈特賜擢用而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罪（同上二百四十任將類）

按疏云年月在福建安撫時當宗本紀二年春二月爲庚辰朔甲申福建安撫使趙汝愚等以盜發所部與守臣監司各降秩一等縣會追停甲申爲二月初五日九月始召爲吏部尙書也

又按永福知縣高㮚羅源縣尉龔史良今

臣等竊惟國家之治專以仁厚寬恕爲本張官置吏凡以爲民其間有忝職失當致百姓有無辜而死者臣等職在按察不敢隱默伏見本州去歲豐熟今歲米價不至甚貴永福縣在市自米每斗不過二百二十文是自不須賑糶官米知縣事宣教郎高㮚擅作常平米出糶其減價太低又措置無術六月二十日有男子婦人小兒約五千餘人擁併入縣互相蹂踐至林仝等死者七人傷者一人又羅源縣先有行者光潤因帶銀貨入城中途爲盜所殺本縣尉迪功郎龔史良疑是鄰近景跡人項德爲盜遂併捕其子受僧就本廳逐日訊問經涉二十餘日終無贓證又不

依條申解本縣致項德被苦身死本州除已追合干人送獄根勘依條施行及將高㮚先次對移懷安縣丞外其高㮚龔史良雖是緣公致罪情在可矜然事干人命不容袒庇伏望聖慈特賜黜責以謝無辜之民（同上二百八十三去邪類）

按宋史地理志永福羅源兩縣屬福建路福州疏又云本州當在知福州時

請發憤有爲奏（原題云光宗時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嘗歷觀天下之事物蓋未有久而不壞者也然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者何哉運動故也惟我國家自祖宗開闢以來益歷二百二十有餘年如大廈然歲月深矣中更變亂庶事非復舊制今又六十餘年矣臣竊觀事勢間有偏而

不起之處與滯補弊正有賴於今日臣仰惟陛下以神禹之資而受重華付託之重是宜憂勤夙夜興起治功使功光祖宗業垂後裔而羣臣進言有勸陛下以中外無事優游安靜者是皆人臣苟安之利而非國家長久之福也臣誠愚戇不達治體然更歷數郡首尾十年自蜀至閩身行萬里所見閭閻之內民實困窮郡縣之間吏多貪濁風俗玩弊上下苟媮邊備空虛事力單弱將帥掊克而不卹其下士卒愁怨而不聽其上病弊百出不可盡言誠恐一旦有邊鄙之虞水旱之變軍旅數起盜賊繁興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此正賈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然而因謂之安者也臣愚伏願陛下思王業之艱難念民生之不易慨然發憤志於有爲凡前數者之弊勤而思之如饑者之望食病者之望藥朝夕砥礪以圖安强之效雖陛下有一日之勞而子孫享萬年之福宗社幸甚不然臣恐玩歲愒日棟撓梁折曾風雨之不庇矣臣不任惓惓愛君憂國之誠遂忘其狂瞽陛下留神甚幸（同上一百九十勤政類）

按疏云自祖宗開闢以來歷二百三十有餘年又云中更變亂今六十餘年當在紹熙初年

乞褒表孫松壽上奏

臣仰惟聖上道隆德備恭默一心懋明孝治光老之澤敷錫滲漉無有遠邇蒙被聖化民彝歸厚以行相高令其卓然者臣敢不推廣德意以所見聞之實表上姓名仰備採擇臣竊見成都府郫縣朝議大夫致仕孫松壽資稟純正內行素飭方其蚤歲奉事繼母雖處空窮必致隆盡稱其歡心人服其難自爲小官至作郡守率以忠信慈惠爲主不爲赫赫之譽治行皆可稱述自嘉州除利路運判當朝廷擢用之初松壽齒殊未衰挂冠勇退雖親戚朋舊力挽不回識者高之家居幾二十年常廬先壟歲時薦享追慕哀切年垂八十尚以其母之亡屬方童幼乃議追服斟酌情義蔬布慘戚於今三年見者無不敬而慕之臣考其始終一節不渝咸有可觀欲望聖明特賜褒表以厲風俗使知純德至行爲世所重多所感化庶幾仰稱九重崇德廣孝之意（同上一百八十四褒贈類）

按朝野雜記乙集九公表孫松壽在紹熙二年二月庚寅是時尚在福州而松壽爲成都人當是去蜀後補薦

請明舉主賞罰奏（原題首云吏部尚書茲從張本標目）

臣等竊惟今之吏部古之天官也成周之時掌聽百官府之事而詔王廢置晉宋以來其選猶重故山濤爲尚書甄拔人物多所啟擬景平問以蔡廓爲尚書時自黃散以下悉以委蔡而廓猶不拜至唐盛時率以宰相領選事其選注之法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不爲定制逮開元中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躐級毋得逾越非負譴責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遂有賢愚

同滯之譏而吏部之權廢矣惟我國家銓法甚備而循資歷考尙由唐舊苟法之所當得則雖行如桀跖爲長貳者心知其不可而一拘於法不敢不與苟於法微有拘礙則雖有淵騫之行龔黃之才爲長貳者亦不得稍致力於其間倒持太阿吏執其柄是則朝野所共知縉紳所共歎也況今員多闕少士流壅滯安可不因時救弊稍議甄別臣等伏思惟今銓量之法猶有古意而有退無進不可偏舉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四選官吏如衰病昏謬及曾有負犯者許令長貳照見行條法依公銓量外或有眞才實能陸沈未用或恬靜守道不求聞達或名節素高偶有微累並許長貳各具功狀申尙書省取旨陞擢若所舉非才徇情阿黨或挾私報怨任意自肆者並許臺諫彈劾庶幾銓部得人仰稱陛下選賢圖治之意（同上一百七十二選舉類）

按光宗本紀紹興二年九月召爲吏部尙書

請施行諸州教養課試升貢之法奏（原題連上奏云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某等竊惟太學待補之法其弊已多因仍歲時弊將益甚今欲易之混試固足取快一時然士多沓來以數萬計非惟有司重有勞費日力有限較閱難精亦恐道路奔衝不無寒暑之患場屋湫隘更多蹂踐之虞彼此相形得失居半盍有根本之論稍師古始而言夫三代鄉舉里選之法雖世遠事異不可遽復然其教育作成之意本諸天地而合乎人情者則雖百世不能改也惟我國家內自京師外

而郡縣皆置學校慶歷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風矣逮至崇觀創行舍法所任養士誠得黨庠遂序之遺意故一時學者粗知防檢非冠帶不敢行道路遇鄉曲之長上及學校之職事則斂容而避之其風俗亦誠美矣然其失也在於專習新義崇尙老莊廢黜春秋絕滅史學又罷去科舉使寒畯之士捨此無以爲進身之路事理俱礙旋以廢革此非舍法之罪其時弊則然也中興以來投戈講藝行都重建太學諸郡復行貢舉士生斯時可謂幸矣然浮僞之風勝忠信之俗微有司頗以爲病者亦由州縣之間士之榮辱進退皆不由乎學校至論德行道藝則惟取決於糊名苟爲雕篆之文無復進修之志其視庠序有同傳舍視師儒幾若路人月書季攷盡爲文具殊失朝廷教養之意某等擬欲遠稽古制近酌時宜不煩朝廷建官不勞有司增費惟重教官之選假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貢士攷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於大學庶幾士修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裨大化有三舍之利無三舍之害其法頗爲近古如蒙朝廷采錄所有諸州教養課試升貢之法乞下有司詳議施行然科舉事嚴試期甫邇其今歲待補試欲乞且與依舊放行一次（同上一百七十選舉類　又五十七治道類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四十二學校類）

按文獻通考云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混補以徠多士詔兩省臺諫可否於是吏部尙書趙汝愚合

奏

奏薦張漢卿元汝楫狀（原題首云吏部尚書）

臣等備數銓曹慚無補報所得滯淹之士兩人職守所在不敢隱默竊見從事郎張漢卿初任監興國軍在城酒稅到官未久偶太守不相知督責太過漢卿不堪其辱遂和淵明歸去來詞一篇大書於印歷而歸今杜門讀書恬澹自守已十有六年又承節郎元汝楫嘗監復州酒稅課亦登辦時郡中公使庫有賣醞酸腐太守責令酒務變賣汝楫辭曰在城拍戶困於省額不聊生矣豈能任無用之酒陪無名之錢乎堅拒不受太守怒押汝楫下簽廳供責吏稍侵之汝楫曰我直彼曲何供之有遂取印歷一抹而歸

今躬耕畎畝蓋二十餘年矣臣等竊惟漢卿等皆一介小官能不爲勢利所屈忍貧絕祿不辱其身若朝廷稍旌異之使各充其所志則異時臨事必有可觀伏望聖慈特將漢卿汝楫並與堂除差遣一次仍令吏部取索印紙重別換給庶幾廉恥道興縉紳知勸誠非小補（同上一百四十七用人類）

又應詔薦李信甫徐誼鄭湜王聞禮范蓀楊夐之狀

臣伏見朝請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李信甫質實無華剛毅有守入居臺院頗著直聲出守近藩亦多美政朝奉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公事徐誼育德粹温受才膚敏方居學校時已慨然有憂世之志今把麾持節所臨有聲朝奉郎知建寧府鄭湜文爲國華積有時望建寧災寇之後人情未安自湜下車寬猛並用旬月之間吏民悅服右三人各曾任監司太守可備郎官卿監之選宣教郎荊湖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聞禮故太子詹事十朋之子重厚質直有其父風臨事毅然義形於色宣教郎邛州蒲江知縣范蓀資稟粹然清約自守臣見其臨嘗利害羣議紛紜蓀獨退避不爭人服其量從政郎前汀州武平縣丞楊夐之風力敏彊有志當世莅官則政事可紀居鄉則信義可稱右三人資歷未深可備職事官之選若蒙朝廷擢用之後其間有不如所舉者臣甘坐謬舉之罰（同上一百四十七用人類）

按原編吏部尚書時

論儉以約己勤以爲人奏（原題吏部尚書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嘗讀書觀舜命禹之辭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臣竊惟禹之神聖其功德豈易量哉然舜受授之際獨以勤儉爲稱者何哉蓋儉以約己勤以爲人爲聖爲賢實本諸此故舜之命禹必以勤儉爲首也天祐我宋三世揖遜如堯授舜如舜授禹克勤克儉陛下已親傳而密受之矣臣請論其目則朝廷之政事不可以不厲精幾微不可以不深慮人才不可以不博訪邊備不可以不預修夜之所思旦之所行不忘乎是則勤之至矣陛下之飲食嗜好不可以不節歲時用度不可以不省民力不可以不惜賜予不可以不吝夜之所思旦之所行不異乎是則儉之至矣上以副重華付托之重下以爲子孫萬世之法

豈不休哉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五十七治道類一百九十五戒佚欲類）又

按戒佚欲類題云光宗紹熙中右丞相汝愚上奏今以疏文三世揖讓以下數語證之當在吏部尚書時

被旨薦將帥奏

臣伏見國家休兵以來垂三十年舊勳宿將零落幾盡今尺籍之內豈無奇才異能堪備器使者又往往陸沈於下無以自見臣區區之愚竊謂朝廷將帥有闕與其不次擢用資望未著之人莫若簡拔四方稍著勳勞之士非惟具孚羣聽亦以獎勸有功臣伏覩武經郎閤門祗候權發遣復州軍州事王去惡勇鷙有謀久著忠節去歲黎州變起倉卒去惡遂能一時撫定今朝廷付以專城之寄寵任不

爲不厚然恐未足究其所長又秉義郎添差靜江府兵馬鈐轄沙世堅驍勇敢鬭且識機權屢平劇寇備著勞績今猶在遠外抱負才略無繇展盡欲望聖慈特加錄用如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罪（同上二百四十任將類）

按自孝宗乾道元年和議休兵疏云垂三十年則未滿三十年之詞當在紹熙三四年

請謹問安視膳之禮五日一朝之儀奏（原題吏部尚書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竊惟人君以一身而居兆庶之上其能使四方萬里環拱內向奔走服從而不敢少慢者夫豈一人之力能勝四海之眾哉必有至德要道能以素服其心爾夫父子之道天性也非獨賢者有之愚者亦有之非獨貴者知之賤者亦知之也故一人孝敬於上則千萬人感悅於下所敬者寡所悅者衆蓋以天性之所同也人君於此一或有闕則上自搢紳士夫下及庸夫販婦遠至四夷蠻貊皆得以議己非若其他一言行之失一政事之差其利害所能比擬故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至論天下之治亦莫尚於孝人君能以孝治天下則能得萬國之驩心以事其親而效至於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苟異於此則將失萬國之驩心矣萬國之驩心既失則將譴告出於天而災害生於上怨讟興於下而禍亂作於下如是而能享國長久者臣未之見也臣愚伏望陛下熟復先聖之言深惟治亂之本日遣信臣謹問安視膳之禮時乘法駕修五日一

朝之儀凡羣臣有贊陛下早過重華使兩宮慈孝者是皆爲陛下忠謀而有補於聖德臣願陛下信之聽之而勿疑凡有爲離間之詞使兩宮疑阻者是皆姦人私自爲計以誤陛下聖聽臣願陛下察之遠之而勿惑自今父子驩然中外悅懌四夷聞之必自敬畏姦宄聞之必自退伏宗社幸甚生靈幸甚（同上二百六聽言類）

請過宮以成信孝仁三善奏（原題連上奏云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等伏見陛下自三月過宮之後至今半年有餘不到重華慈福兩宮此月十二日故事進香最爲盛禮前數日陛下既許臣等過宮甚確臣等亦謂陛下尊爲萬乘體貌大臣浚發玉音蓋無不信之理縉紳傳聞朝夕顒望方以爲

慶至期又以免到宮爲辭車駕不出羣情愈大失望今會慶節近在兩日人心憂疑羣情鼎沸臣等雖聞已有指揮二十二日車駕詣重華宮上壽然人情尚恐臨期或至反汗未免疑懼竊惟陛下父子天性豈待臣等多言第恐有離間之人誤陛下過爲疑畏陛下胡不以已行之事驗之乎去年會慶節及冬至日皆是有司夙戒法駕在庭陛下雖一時中輟不行然壽皇慈愛不介意方是時陛下固不無疑畏之心矣逮十一月二十二日車駕一到重華則父子驩然終日燕樂直至迫暮秉燭而歸陛下前疑無不頓釋臣等竊觀比日事體與去年初無小異陛下果何憚而不行乎今壽皇春秋益高人子之心所當喜懼正是陛下愛日之時定省之禮豈宜久廢萬一壽皇有微爽四時之和陛下將何以避此名乎會慶聖節湛恩錫宴上自朝廷下及郡縣官吏自一命以上無不鳴鐘擊鼓飲食醉飽盡終日之歡設若陛下是日復以他事爲辭臣等竊料北內淒涼殊無聊賴惟壽皇一人而已陛下誠思及此亦豈能恝然不動於心乎臣等竊觀季秋以來近則太白犯心熒惑入太微黑祲並起地如雷震遠則水旱交作延及數路郡縣空乏無以救恤天意人情咸大可畏臣等選惜誠有旦夕之憂陛下聖學高明能晏然不以爲慮乎伏望聖慈深鑒古者有治有亂有安有危斷自宸心翻然悔悟以天命爲可畏以人心爲難保以事親爲至德以讒言爲商鑒

恪守昨日已降指揮勿復更易以成陛下之信躬率羣臣奉觴稱壽退即宮中慈孝兩盡用家人之禮以成陛下之仁陛下一舉而三善從之自然輿情感悅景貺繁臻宗社延長生靈慶幸日漬咸尊臣等不任惶懼隕越之至（同上十三）

（孝親類）

按光宗本紀紹熙三年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率百官詣重華宮拜表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皆上疏請帝朝重華宮吏部尚書趙汝愚亦因面對請帝開納

請會慶節先到重華後開講筵奏（原題連上奏今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伏見今月二十二日會慶聖節百執班庭有司夙戒都人夾道徯望清光而俟立久之忽傳重華恩旨令免到宮一時侍臣相顧駭愕初不知其所以兩三日來道路之間妄興訛謗傳播多端然臣等備數邇聯初亦疑是陛下是日晨興微有感冒故未能出蓋甚不得已也今早臣披講筵竹閣報來日開講臣甚喜聞聖躬即日無他以得瞻天顏爲幸然妄意竊謂會慶盛禮千載一時今法駕猶未至重華而先視朝開講非惟事體未順亦恐無以解都人之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權住來日開講幸令節日未遠尚可先到重華略舉玉卮爲壽之禮實爲家國大慶或聖體畏寒猶未能出雖少遲三數日視朝蓋亦未晚臣久荷恩私竊圖補報惟欲增益聖德不敢苟爲身謀輒有瞽言死

有餘罪惟陛下幸赦其愚（同上十二孝親類）

論聽言疏

臣仰惟陛下天縱聖明寬仁盡下凡臺諫之論奏給舍之封駁微及一介疏遠之士雖寸長片善陛下未嘗不聽而受之無有難色臣每與羣臣竊窺陛下盛德全度恢乎有容如天之高如日之升光明廣大不可尙已若守之以誠行之以久使義理習熟是非著明不爲邪說所轉移則三王不足多五帝不足進矣然臣嘗觀自古納諫之君未有如唐之太宗者當時魏徵號爲善諫帝嘗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至徵陳十漸則尤加奬歎爲列諸屛障朝夕瞻仰君臣之際相得深矣及其怒也則曰會

須殺此田舍翁及徵之亡乃復有停旨仆碑之事夫以太宗之明魏徵之賢而終不能免此何耶又帝嘗止於木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而帝亦不加罪大抵人之情喜順而惡逆方其始初淸明也聞善言則喜聞惡言則懼凡君子忠藎之言雖甚拂其意然未必不蒙信用小人阿順之語雖初若可喜亦未必不加察也及其久也君子今日論某人明日論某事積其違忤之意則終將厭之矣若小人則善伺人主之意阿諛順旨終無所違逆故人主雖知其佞而卒以難去從古以來人主皆欲治而惡亂皆欲進君子而退小人然卒之君子遠而疏小人近而親危亂之日常多治安之日常少者惟在乎違道而任情喜順而惡逆爾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斯言也誠萬世人主聽言之法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二百六聽言類）

按光宗紹熙五年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閒兩宮請罷逐之此疏當上在是時

請過宮成服奏（原題連請慶會節先到重華後開講筵奏云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等仰惟大行至尊壽皇帝奄棄天下天崩地裂海內摧痛而陛下聞喪累日猶未奔訃六軍萬姓尤切痛心伏觀古者有喪必有主若無後者猶以朋友州里舍人爲之今

陛下親爲壽皇之子承付託之重而有喪無主何忍至斯臣等屢乞宣封而陳悃愊又纔入文字陳說利害而天聽尙邈殆如不聞今有司卜用十三日大斂成服陛下若失此時不出則是永無可出之時矣遺詔皇帝成服三日聽政今陛下既未成服不知何時遂可聽政耶禮法蕩然綱紀盡壞開闢以來所未嘗有臣等適備員輔近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兩日以來市井之間興訛興謗無所不有千怪萬狀不可聽聞臣等一身不敢愛死所可恨者太祖太宗創業艱難高宗中興卄年力戰今勢如累卵誠可痛爾伏望聖明早賜開悟速降指揮來日過重華宮大斂成服庶幾可以收拾人心少延國祚若更失此機會則陛下之事

去矣臣等蒙國厚恩不避誅戮披瀝血誠冒瀆威聽不任哀號隕越之至（同上一百二十四禮樂類）

按光宗本紀紹熙五年六月戊戌壽皇帝崩時公參知政事

奏請車駕過宮執喪成禮疏（原題首云光宗時知閤門）

臣等謹瀝血披誠仰告陛下邦國不幸大行壽皇帝奄棄羣臣臣等不任哀痛昨早後殿奏事陛下面許臣等只候審問關禮等子細卽便過宮玉音甚確臣等退就祥曦殿門外等候久之未有處分臣等哀情迫切相繼屢有文字控請及繳進慈福壽聖皇太后御札令臣等遂請車駕過宮雖蒙奏知晝降御寶付外亦未聞鑾駕之出至日景過

午又緣大暑大行梓宮不可遲緩臣等不得已先詣重華哭臨宣布遺誥了當雖賴陛下威靈一夕內外幸而無事然自古及今未有聞父喪而不奔赴者今陛下聖德愈虧人情愈怨縱禍亂未作臣等竊爲陛下危之臣等伏惟大行皇帝已擇用此月十一日小斂十三日大斂成服陛下若不及此時速往執喪成禮少申人子之情不知何時而遂可往耶陛下既失此時而不往則陛下將終不成服乎陛下既有父之喪而終不成服不審將服何服而視朝以見羣臣乎故事成服聽政御殿皆有節次今禮節盡廢不審陛下將用何日復視朝乎縱陛下一切不問不審北使將來弔祭陛下亦可堅辭固拒而不出乎陛下若預思北

使之來不可不往受弔祭則今日之奔赴亦何可緩也臣等受恩深重義當圖報深見今日利害如在目前不避死亡仰瀆天聽伏望聖明特賜詳覽速降指揮來日絕早過宮以成小斂之禮猶可以少慰人情少紓禍亂臣不任哀切懇請之至（同上一百二十四禮樂類）

按光宗本紀壽皇崩丞相留正率百官聽遺誥于重華宮丞相以下上疏請詣重華成禮

請過梓宮前行禮後請聽政奏（原題連上奏云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等累日不獲瞻望清光兼有合奏稟事件昨日乞詣後幄引對承御藥院傳旨別日引對緣其間有一事尤爲急切不敢不奏知臣等昨日初議緣十三日已奉太皇太后

聖旨皇帝以疾聽就宮中成服依故事合請聽政臣等已奏知及具表文將詣後殿門外拜發而禮部太常及侍從臺諫下至學官皆有文字以爲陛下嘗有指揮俟疾稍愈日過宮燒香行禮百官有司以此延頸顒望車駕先一過宮於大行梓宮前衰服哭臨行祭奠之禮臣等亦得於素幄之前面致慰禮退而二上表請聽政及將來釋服御殿皆可次第舉行則於事體無有不順伏望速降指揮俯從典禮臣等量度事勢鑾輿暫出萬無他虞其於聖德實非小補臣等無任瀝血竭誠哀懼祈請之至（同上十二孝親類）

按在樞密院時

請早謁重華行大祥之禮奏（原題連上奏云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等伏見今月初三日大行壽皇聖帝大祥初五日遂終易月之制羣臣例當釋服而百官有司紛起論議咸謂陛下自宮中成服之後至今未曾一詣几筵哭臨成禮羣臣亦未曾於素幄面慰綱常盡廢何以爲國衆議爭執未肯釋服臣等朝夕慚懼無以鎭壓伏乞陛下勉爲宗廟社稷之計俯徇羣臣輸忠之請特降指揮於初三日早詣重華行大祥之禮猶足以少慰人心稍存典禮古所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者也臣等不任哀痛激切祈天俟命之至（同上十二孝親類）

按在樞密院時

論山陵乞下禮官詳議疏（原題首云光宗時樞密使）

臣伏見哲宗皇帝以元符三年既葬於永泰陵至紹興元年昭慈聖獻皇后上僊是時高宗皇帝方駐蹕會稽江淮之間日事征戰昭慈之喪未能歸祔始爲殯厝蓋用權宜將以憤激三軍之心不絕中原之望也其後秦檜主和好而南北之勢既分永祐永思因仍不改聞見習熟視以爲常遂致諸陵尙存淺土其制卑薄可爲深憂復獻殿之中藏以廈屋不達天地之氣不覩日月之光年歲滋深大葬無日攷之典禮固已非宜驗之葬書亦所甚忌臣每思及此良切痛心今大行至尊壽皇帝將卜因山宜稽舊典稍倣祖宗山陵之法亦從南北風土之宜但使皇堂尺度不可大廣蓋石博厚不可不增修建陵臺酌爲中制仍爲獻殿勿復幽扃庶幾葬者永安後嗣蒙福若已殯而未畢俟因事而別圖如蒙聖明特賜俞允伏乞行下禮官詳議施行（同上一百二十五山陵類）

按在右丞相時

又論山陵利害乞付有司集議疏

臣聞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然則大行壽皇聖帝山陵之奉陛下安得不致其議也臣仰惟祖宗陵寢皆在洛陽制度崇深具在簡冊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每面長九十尺既高且廣守衞至嚴後代子孫所宜觀法始緣南渡蹔卜稽山號曰殯宮蓋非永制實居淺土藏以上宮本朝克復神京奉遷

靈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實難荏苒歲時今已六十餘載矣東南諸郡所至皆山凡擇地者必以山爲限地勢局促不類中原蓋自昭慈之西已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愈卑往歲思陵之葬其深不盈九尺復土之後僅能掩棺聞者寒心幾於慢藏惟江南土地卑薄難擬故都然近畿王氣所鍾豈無佳兆其如拘以陰陽之術限以日月之期刑責太嚴事體至重人懷苟且各爲身謀至於國家深長之思君父危辱之禍皆不暇顧恤嗚呼痛哉傳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歷攷古今無非商鑒今昌熙在遠恢復未期豈宜徒徇虛名以基實禍臣比見按行使副還自會稽皆言陰陽家流須用丙山壬向全類按圖索馬不復他營若

以昭穆安排苦無餘地僅存一穴又下思陵伏思穆恭二
宮他日如何合祔其後利害臣未敢言失今不圖後悔何
及伏望陛下孝思罔極惟懷永圖勿拘遠近之分毋惑陰
陽之說擇平原高燥之地爲大行深固之藏崇建陵寢悉
遵舊制陛下盡送終之禮壽皇享萬世之安臣子不勝幸
甚議者若謂累聖卜攢神靈安妥壽皇篤孝諒匪素心此
蓋婦人之仁殆非天子之孝昔吳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
死葬於嬴博之間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
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以爲合禮況壽皇英靈在天
何所限隔爲臣子者當圖實利難徇虛言臣學術荒疎而
區區管見如此不敢緘默聞已降指揮委侍從臺諫禮官

集議安穆安恭皇后合祔典禮伏乞聖慈下臣此章併付
有司集議施行（同上一百二十五禮樂類）
按在右丞相時

竹林愚隱

第一卷

乙卯冬月栞
于南昌退廬

竹林愚隱集目錄

嘉定壬午六月五日輪對第一劄
第二劄
嘉定甲申正月二十二日輪對第一劄
貼黃
甲申撥對第二劄
寶慶乙酉八月二十二日應詔上封事
上丞相史彌遠書
象州祭弟利用行十八文
附　補宋史胡夢昱傳

竹林愚隱集

宋　吉水胡夢昱　撰

嘉定壬午六月五日輪對第一劄

臣一介謬庸備數李寺循次陛對自幸遭逢越職獻言輒忘狂僭幸陛下容納焉臣仰惟陛下以純誠事天嚴恭寅畏是也以實德格天寬仁勤儉是也以陛下之操守踐履無一毫人僞介乎其間明白洞達眞可對越在天故臨御以來變故之更歷者不知其幾試以大者言之外而强藩之跋扈人皆曰此唐之淮蔡也雷厲風飛不旋踵而誅之內而權臣之根據皆曰此漢之梁氏也天開日明一反掌而去之斯二者非人力所能與也天也昔之轉禍爲福轉危爲安者無一非天邇者鎭寶之彰彰來歸輿地之寖寖自復者又何往而非天抑臣聞之承天眷之已至者易迓天眷于方來者難鎭寶之歸天也然講東都之會而使夷夏之玉帛交歸者此其兆也輿地之復天也然雪南渡之恥而使祖宗之境土盡復者此其占也與復之辭天方畀之興復之運天方啟之臣願陛下愛惜日力而以歉然不自足之心應之上下戒于驕盈內外懲于玩愒以事機易失爲深慮以事力未奮爲深恥以事變叵測爲深憂滌蕩振刷之意日新于一日經營圖治之功日加于一日則天之啟廸陛下者豈特如今日可覩而已江甯獲寶晉惟哆然自足也卒無以大規恢之業河湟歸土唐惟哆然自足也卒無以收振起之功往事亦可鑒也書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惟陛下兢兢而亟圖之傳曰責難于君謂之恭臣不勝惓惓

第二劄

臣聞謀國者不可有所玩天下之患常伏于所玩秦以慕容垂爲不足慮而玩之秦之患卒生于垂梁以侯景爲不足疑而玩之梁之患卒生于景方今天下所通患者垂亡之勢也此患之顯于有形者也臣竊以大勢而逆料之其亡之遲速未可知而終于必亡爲可知蓋其兵力銷于戰傷民力疲于轉餉才力饋於應辦外示强大之形內感危亡之證釜魚幕燕視蔭幾何國家之患終不在心腹臣之所患者則山東歸附之衆是也此則患之隱于無形者也當其歸附之初國論譁然或有養鷹颺去之疑或有養虎遺患之懼陛下斷斷然推赤心以待之果能竭知勇以報我傾忠誠以附我緩急惟命令是聽平居惟紀律自

安昔焉以爲可疑者今固不足疑矣然玩之而不復爲之防可乎昔焉以爲可懼者今固不足懼矣然玩之而不復爲之慮可乎陛下廟謨明照固足以消其奸宄之謀大臣運籌深密必有以杜其奸宄之謀桑梁之變萬萬無之抑臣之私憂過計則深以爲不可玩焉蓋我之阻隘彼盡知之我之虛實彼盡熟之生聚日繁溫飽難適希覬日重怨怒易生首領縱無他志偏裨甯肯協心苟不先時而爲之隄防隨時而爲之操縱卒然有變何以制之夫此輩平昔之所自負者特以其勇于戰鬪而王師莫能及之臣竊聞淮甸

之所藉以禦者民兵之力居多而官兵之怯特甚今莫若汰官兵之老弱覆官兵之虛籍就移其廩給以資民兵爲合其强壯者而教閱之擇其英傑者而統率之畧復其租賦常寬其徭役以優假之將見官兵之在籍者日精民兵之附籍者日衆有犬牙相制之形無尾大不掉　之患彼自有所顧忌而不敢妄生邪念矣臣所謂先時而隄防者此也夫此輩平昔之所不滿者其志每在于攻取朝廷則不欲其生事而禁約之臣竊謂仇敵未有滅亡之日邊戍未有撤還之期以守爲守不若以戰爲守官兵民兵遂咸持重

以待而時遣歸附之兵乘閒以其撓焉聚則散散復聚或持其急或擣其虛知棼所以困楚王朴所以取淮其策蓋出于此滅則有分地可以處之未滅則此輩之狼心勇氣有所發泄終不至于蓄而生變焉臣所謂隨時而爲之操縱者此也隄防操縱而盡其道非特可以消患于未形而患之顯于有形者亦不足慮矣臣之愚慮近乎迂臣之過計近乎拙惟陛下採曲突徙薪之說持履霜堅冰之戒與大臣兢兢亟圖之宗社幸甚

嘉定甲申正月二十二日輪對第一劄

臣李寺之賤有司也惟刑獄是詳其于當時之大務詎敢出位而妄言然忠誠所激有勃勃而不容遏者輒昧死爲陛下陳之臣聞漢臣董仲舒之策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陛下之嚴恭寅畏天實鑒之陛下之寬仁勤儉天實知之剡簡畀之方隆宜休祥之洽至然災異之來未有如故歲之數者遠郡之旱近郡之水京城之火譴告亦既諄諄矣繼以日蝕之變又繼以冬雷之變廼若星隕于西北有光

如電有聲如雷則尤異之大者仰窺天意俯察人事譴告未已而警懼繼之者其故果安在也臣竊思之殘賊未殄報復必深禍所伏也新令方張窺覦難免禍所伏也歸附之衆情態叵測禍所伏也驕蹇之卒輒肆扇搖阻饑之民間行剽劫禍所伏也禍機伏于隱微之中而未發焉蓋賈誼所謂痛哭者也柰何習俗惟玩愒自躭人情惟苟且自溺久安長治之策尚缺于建明防微杜漸之計或疎于植立竊意天心仁愛陛下之深惟恐禍機之發而傷敗至焉此警懼所以不厭其數也以故歲天灾流行若此繼自今以往

陛下無徒區區爲荒政之講火禁之修而已盡亦逆計事變而思膏澤有當霈者歟橫流有當遏者歟曲突徙薪之謀有當謹者歟以故歲之變屢形若此繼自今以往陛下無徒屑屑然齋心膳素露立默禱而已盡亦推測端倪而思離明之或蔽歟渙號之或愆歟星拱之邦或有陰懷不靖者歟書曰王省惟歲陛下臨御之歲今又新矣政當以故歲之灾異而深省之易曰履霜堅冰至言慮患貴乎早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言防患貴乎預也今日轉禍爲福轉危爲安于以消弭灾異于以迎迓休祥

願陛下之施行如何耳昔范純仁進言于神宗皇帝朝以爲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病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害者知之軍政之弊主帥與將領知之邊之弊守邊知之伏望特下明詔申勅中外各使條陳本職限一月聞奏然後審擇而行之此蓋救時之切論也臣敢摭之以爲陛下獻願陛下謹天之戒畏天之威鑒已往毖方來與二三大臣兢兢亟圖之若夫三白已見一稔可期固自可以占陛下獻歲之祥臣猶嘖嘖然以故歲之灾異言之可爲不識忌諱之甚者惟陛下矜其戇

不恤辠之戇而赦之

貼黃

臣生長莊農竊知所在賦額虧陷而作邑者有湯火煎熬之歎役訴紛紜而充役者有破產代輸之苦其蠹弊之源蓋有在焉諸縣之書手是也臣耳目所接如江東而諸縣所謂書手者官無一錢一粟請給及之然聖節敗買之糜費取辦焉監司過往之供應取辦焉佐官白直之傭雇取辦焉甚至縣官宴集之需送迎之具亦取辦焉其他百色誅求猶有不容縷數者夫既空役其身以服勞于官而又虛取白撰以應

辦于官所以自發其蹊寧者不與焉苟非肆欺籍帳隱漏稅苗詭甲名爲乙戶指土著爲逃移籍有產之家以爲蠶棄焉其費從何而出其間縣計從容去處能免此弊者無幾以江東西諸縣推之他處未必皆然今日之經界藉使無弊而書手之害未去焉不數年間其弊又將如故矣臣竊以爲諸縣書手人雖甚微而蠹弊之關繫則甚大繼自今當給以重祿縣計之窘促者計之申明于州州申明于上司畧豁其經賦以佐其經費之不及若是而猶敢取辦于書手則以枉法贓坐之庶乎書手免重費之累與重祿之法而有所顧藉矣不特經界之已行者不至于弊經界之未行者亦可許之首正而革其弊矣如臣言可採望陛下併付有司討議修立成法而頒行之天下幸甚

甲申擬對第二劄

臣竊惟邊戍未撤帥閫之關係甚重以今日三邊計之山陽之帥閫關繫尤重蓋歸附之衆日萃于山陽任總戎之責者苟無以鎮服之則彼將有所玩而生變無以駕馭之則彼將有所激而生變投鉞之或當或否國之安危判焉臣謂爲山陽之帥閫關係尤重

者此也臣請以古事證之河南新附在祖逖罔能以恩結之抑亦平昔之雅望素孚焉一旦統之以戴淵則烏鳩相挺叛去矣此無他無以鎮服其心故也姚襄單騎來歸纔見謝尚而歡若平生一旦制之以殷浩則反噬之禍不旋踵此無他駕馭之失其道故也山陽帥閫之虛久矣廟謨宏深本難窺測外議揣度未免紛紜或謂向來之策勳邊頭者陛下實注意焉臣竊以爲歸附之首領平時頗以爲戰功自負且以忠亦自許萬一陛下之謀帥果如外間揣度之論彼將曰子功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竊恐不能無怨心又曰豈無他人而使是子臨我是防我也竊恐不能無疑心疑忿既生釁隙易起蕭牆之變將必隨之今日文武之士布滿中外宸衷所契翹館所儲與夫公論所推人望所屬豈無鴻儒碩德胸中自有甲兵可以授鉞而分閫者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蚤爲之所選擇而遣之使如李光弼之始至而壁壘旌旗精彩皆變可也又使如韓琦范仲淹之經畧西夏而邊土有一韓一范之謠可也庶乎羣疑亡而衆論塞矣歸附之情不特帖然相安亦抑可以得其死力而終爲吾用矣春秋時師慧之過朝曰必無人焉則輕之繞

朝之贈策也日子無謂秦無人則晉懼焉以山陽帥閩之久虛而陛下弄印遲疑幾半載而未有所屬焉覘國者其謂之何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能已于言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寶慶乙酉八月二十二日應詔上封事

臣仰惟太祖皇帝艱難肇造以有天下顧命之日不傳之子而傳之弟友愛之義超越前古嘗聞周之太伯以一國而遜之弟矣未聞以天下遜之弟者也周人有道之長冠冕三代則太伯王季友愛之義實根本之我宋立國亦惟賴祖宗友愛之義以爲之根本也蓋友愛一念乃天理之眞人倫之至也所恃以培植立國之根本者莫先于此周人不幸而有管蔡之變我宋不幸而有秦邸之變又不幸而有近日濟邸之變其事不同而所以處兄弟之難者則同當管蔡挾祿父以爲亂流言騰播王室幾危周公始不得已而誅放之然惻隱暫廢常棣繼作悠然感傷之意見于歌詠之間封胡示寵蔡祀續焉是周公所以待管蔡者終歸于厚也友愛之義未嘗終絕于管蔡之身後也當秦邸陰謀竊發事迹敗露初則罷尹開封繼已賜第西洛或有以怨望告者太宗皇帝始不得已而貶責之迨凶訃上聞感泣悲痛追封之典恤孤之典相繼舉行是太宗皇帝所以待秦邸者終歸于厚也友愛之義未嘗終絕于秦邸之身後也始焉之誅放貶責雖天地鬼神亦知吾有不得已之心終焉之勤渠繾綣乃所以全吾友愛之本心天理依然人倫如故一代立國之根本初無傷焉於皇我宋所以扶持立國之根本者又與周人同一意矣迺若濟邸之變特出于一時之不幸非可以管蔡秦邸之事而例論也陛下篤孔懷之恩崇追贈之典此眞周公與大宗皇帝之用心也議者遂從而駁之臣竊以爲君臣之分不可暫借則駁之者乃臣下之職守也兄弟之情不可終絕則排羣議而無反汗焉乃陛下之恩意也秦邸之變議者或至斥以大逆或欲處以殊死大宗皇帝非愎諫者卒於不俞其請者何也彼則明君臣之分吾自全兄弟之情故也今臣下既聲濟邸之過陛下則從而宥其過臣下欲奪濟邸之恩陛下則從而厚其恩君臣之責庶兩盡矣柰何駁議一開恩命竟寢則是陛下之待濟邸友愛之義終于絕矣戕天理斁人倫我宋立國之根本傷損多矣五霸莫盛于齊威身死未寒五公子爭立迄于簡公齊無甯歲

是何其禍之慘也蓋胚胎於于糾之變也于糾死矣曾無一語追悔營葬命襯等事並無聞焉是齊威友愛之義終于絕也唐之三宗莫盛于太宗不一再傳而數世本支殲於則天之手者幾無遺類是何其禍之深也蓋胚胎于建成元吉之變也建成元吉死矣并與其諸子而芟夷之是太宗友愛之義終于絕也使陛下之待濟邸友愛之義果終絕焉厥釁不遠臣竊懼之臣又聞聖明在上天下無冤民乃若至親骨肉之間冤抑且不能以自伸未有不召變稔禍者晉之恭世子本無置毒之事也驪姬則以置毒誣之懼而出奔甘于自縊晉獻公卒不之察亦無有爲之辯明者父子之天終不回焉巽時出而爲祟狐突親見而與語焉所謂請於帝以辟冤託于秦以伐罪者若怪也晉之禍卒如其言者何也冤抑之氣鬱而不散故也漢之戾太子本無巫蠱之事也江充則以巫蠱誣之盜兵自救懼禍自經其與恭世子之事相去無幾矣自田千秋急變訟太子冤武帝爲之幡然感悟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父子之天一旦復回有晉人之變而卒無晉人數世之禍者何也有以散其冤抑之氣故也夫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均之爲天理

之眞人倫之至也以父子兄弟之至親而冤抑且不能以自伸焉他可知矣天理幾于斁而人倫幾於泯矣如之何不召變稔禍耶臣嘗閱京府所勘沈伯括等案所言濟邸隱匿有無虛實臣不得而知之就使有之其事乃在陛下臨御之前其罪合在赦宥之域今不必論矣又嘗閱詔獄所勘謝周卿等案竊見逆賊深夜突發濟王脫身竄匿既而尋獲廹以僭偽濟王發聲痛哭首以不得干犯陛下與皇太后爲戒則其本心可見矣議者乃謂其與賊同情商議入據郡治又謂其欲遁往平江排城爲固幸府僚有留其行者是殆風聞之過也否則爲府僚者駕其說以爲免罪計也不能正其僭而能留其行此必無之事也將誰欺欺天乎濟王不幸而罹此橫逆陛下正當軫鴒原急難之情矜之念之詎忍罪之陛下果以議者之言而罪之則濟王冤矣邇來間有訟其冤者然羣言雖進淵聽未回則是陛下友愛之義終于絕矣九原不可作曲直是非濟王豈能與議者辯又豈能與陛下較縱使追贈褒崇其實與濟王無加縱設欲削奪追貶其實于濟王無所損然陛下友愛一念或厚或薄天理之或缺或全人倫之或斁或合乃國家安危

治亂之所由判焉陛下未可以爲末節細故而忽之詩曰昊天其子之天子者代天作子之義也子之子尤天之所屬愛者也濟王與陛下均爲先帝子陛下兄日姊月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彼蒼者天其謂陛下何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則友愛乃孝之大者也濟王承先帝温凊有年矣亦先帝所屬愛者也先帝仙逝日月幾何陛下奉先思孝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先帝在天之靈其謂陛下何記禮者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則繼述乃孝之大者也太祖皇帝處兄弟之常如彼太宗皇帝處兄弟之變又如彼陛下鑒于成憲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祖宗在天之靈其謂陛下何記禮者又曰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則朝廷者乃孝弟之道所從出也濟王在邸初無愆德及人天下未免矜憐而追念之何也意者祖宗友愛之義衷乎人心則斗粟尺布之謠未免責陛下以備也陛下教天下以弟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天下之人其謂陛下何陛下無謂變故之潛消陰弭而天心爲已順無謂雨澤之隨禱輒應而天心爲已格人心卽天心也亦先帝與祖宗之心也自濟邸之訃旣傳聞者莫不悲之往往謂狂狡妄圖守貳不武苟能夤夜剿除豈至詰朝僭僞濟王果何罪而至此極耶人心之憤惋勃勃如也自封駁之說旣行聞者莫不悮之往往謂是特故彰濟邸之惡以成誣言耳以此謗議耳欲加之罪其無辭乎人心之憤惋則猶故也以人心察之則天心可知矣廼者乾文疊疊示變固已畧寓其譴告之意矣以天心推之則先帝與祖宗之心又可知矣陛下若不早爲友愛之天政恐奸雄得以竊議夷狄得以窺覘乘間抵巇特未可測況乎冤抑不散乖戾寖生他日國家之禍變何有終窮臣竊懼之夫子之作春秋凡二百四十二年所以垂萬世戒也而鄭伯克段之事獨首書之其意深矣此陛下所當默會也孟軻論周公誅管蔡之過以爲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臣之所以望陛下者亦猶孟軻之論周公也陛下誠能思祖宗立國之根本不外乎孝友之一念以周公之厚於管蔡太宗皇帝之厚子秦邸者爲法以齊威之薄於子糾唐太宗之薄子建成元吉者爲戒回友愛之本心復哀矜之初意亟圖今是旋悔昨非當臨朝之際感泣涕洟諭大臣若曰人皆有兄弟朕獨亡濟王僭僞事廹于凶黨非其

本謀幸平心定氣爲朕處之甯以恩而屈朕法毋執法以奪朕恩亟取先朝秦邸故事爲朕參酌而行無忽凡追贈褒崇之典甯過乎厚焉降存亡繼絕之詔徐擇人而立之加以歲時遣使致其祭祀撫其家屬厚其賚予使死者可以無憾生者不致無聊如此則濟王之冤抑如戾太子之得以自伸不至加恭世子之鬱而不散矣陛下友愛之一念油然復生恩榮浹于九泉怡愉洽于四海天理缺而復全人倫斁而復合爲天下國家九經庶可次第而推廣之仰焉可以慰天心俯焉可以慰人心幽焉可以慰先帝與祖宗

之心作宋明主垂宋休光所以扶持立國之根本者不開于周則所以綿延享國之歷數者必踰于周何憂乎奸雄何畏乎夷狄何虞乎禍變臣之所懼者不足懼矣陛下降詔求言四越月矣臣締觀默察朝思夕想惟時事紛紜可爲痛哭流涕者多矣獨于陛下待濟邸一節尤有發不愜釋之憂陛下庶幾改之臣日望之所以隱忍而未敢言陛下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臣是以不顧首領披露肺肝昧萬死爲陛下言之萬一陛下少留穆清反覆展玩幡然而聽之非臣之幸亦非濟邸之幸乃宗社之大幸否則狂僭之罪臣

無所逃斧鉞鼎鑊惟陛下所當命席藁私室以俟焉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上丞相史彌遠書

夢旵竊惟伊尹商之阿衡也而所以告戒其君者必先之以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夫立愛必自親始而親莫親于父母立敬必自長始而長莫長于兄伊尹引其君以當道豈無他說必先于斯二者何也蓋立愛立敬乃人道之大端而君道之本原所從出也大丞相擁立聖明以定宗社大計正當開導聖明以爲宗社久計可也夢旵竊聞主上恭儉寬仁不改父

道祗畏承順克慰母心則立愛之道大丞相既有以開導之矣廼者霅川之變實出于濟王之不幸聞其死莫不悲之主上存恤之意始于厚終于薄追贈之典始于渙汗終于反汗立敬之道未免缺然則大丞相開導之功無乃猶有慊歟今有人焉過值凶黨廹其兄爲首以劫掠其財物者其兄又不幸而死于鄉鄰救捕者之手自忠厚者處之必將悲其兄無辜而横死且察其兄本無心于劫掠軫其孤孀埋其喪葬凡事之所當任責惟恐有一之不加厚焉若或忿忿然真以劫掠之罪罪其兄閔有疏其兄之宿過者反

從而聽之信之哀弔不至撫問不加邱嫂之痛哭無聊者不之恤烝嘗之似續無人者不之顧視同氣如仇敵棄手足如贅疣則宗族鄕黨必將交口譏議共指爲殘忍刻薄人矣鄕曲之稍有識見者必將望望然去之而恥與之處矣此言雖小可以喩大今主上之待濟王或者其類此歟天下未有不長吾之長而能使億兆之衆權然戴之以爲君長者無怪乎人心之憤惋不平而閭謗巷議紛紜未已也主上固不免負天下之謗大丞相不容不分其謗也公論之在天下未有久而不明者大丞相能逆料此事他日必無

反覆否歟寃抑之在天下未有久而不伸者大丞相能逆計此事它日決不爲國家之厲階否歟大丞相爲宗社久安計未可以此事爲不足芥蔕而忽之夢昰又竊聞廼者海陵郡使君傾逝大丞相悲痛感泣哽咽廢食所以撫存其諸孤經紀其身後事者靡不備至友愛之義人皆仰之雖然天下至大一家之推也顧考叔之孝于母能施及鄭莊大丞相之友于兄乃不能施及主上夢昰所以深爲大丞相不滿也大丞相試深思而熟計之逝者已矣今日之追奪貶削其實于濟王有何加損然于主上君德所損甚大於大丞相計安宗社之功所損亦大今日之追贈褒崇其實于濟王有何加益然于主上君德所益甚多于大丞相計安宗社之功所益尤多主上出求言之綍今旣數月矣以直言進者固有之獨于待濟王一節議論紛紜相爲矛盾曾未有剖其事情稽其禍福平心定氣爲國家懇切言之者夢昰田野書生荷大丞相擢巾幭與濟王素無雅故亦未嘗覿面濟王僻僞委非本心夢昰因斷周鄕等深頗知底蘊若更緘默不敢舌吐一言非惟上負君相抑亦下負所學是用歷考古事參稽先朝家法披露肝膽輒上封章昧萬

死以言之謹用副本申緘鈞聽敢望大丞相不棄芻蕘留神展玩以至親兄弟手足之情體至尊兄弟手足之情當從容論道之際明以處濟邸一事開導上心務在補過而戒于文過務在格非而戒于遂非凡追贈褒崇等事蓋目今所當亟行者乃若存亡繼絕一節欲且先降旨以慰人心而徐圖之如此則主上立愛立敬之道兩無所愧大丞相開導之功於是乎大全矣一時可以無恨他日可以無愧萬世可以無議矣書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夢昰于大丞相深有望焉若或以狂僭罪之則斧鉞鼎鑊惟所裁耳夢昰

甘之如飴無悔焉

象州祭弟利用行十八文

維寶慶三年歲次丙戌五月乙卯朔越二十有三日丁丑兄夢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十八弟之靈曰嗚呼歲在丙午先人棄人間世姊九歲伯兄六歲予兩歲越明年丁未弟始生鞠育顧復先妣之劬勞極矣然猶有先祖在又六年壬子先祖亦棄人間世兄弟惸惸艱苦萬狀先妣忍飢寒躬織絍以供束修散遣從師每以無忝汝父爲訓兄弟旣長少自植立挾册授人貸米爲養先妣頗自慰每以振大家聲

勉幸而伯兄舉于鄉予亦竊第大常弟之不偶于場屋者特命耳不幸祿未及養先妣已棄人間世兄弟心盟不謀而合欲使闔內無間言橐中無私蓄怡愉相懽共振門戶以守先妣家法以踐先妣緒言家事無巨細弟每直前任之辛巳冬予蒙恩擢巾轅掾弟借予以行旣而骨肉聚處俸入不給弟協力支吾甘于寂淡時寄蕭寺閉戶繙書其用力亦勤矣抗志亦遠矣去年秋予不量狂僭欲引吭一鳴弟毅然贊之旣而坐罪削籍投竄象郡弟慨然從之水陸繚繞不知其幾千百里凡所以經紀行計調護行色者皆弟之力也予之泛應曲酬言語飲食小有過忒弟之箴警必隨之若弟者尙余之手足也亦予之法家拂士也旣抵象郡方期發召魂魄共爲講學計嗚呼豈料惡辰參會弟乃爲庸醫所殺耶弟苦痔疾特微恙耳初謂邂逅妙手因可絕一病根豈嘗聞以療痔而得死耶始予與弟同室而寢同案而食未嘗頃刻相離也正月四日招陳維清者來弟以塗痔不便始異服繼又以坐起不便始異食然無日不相聚話也十有六日遣周成等歸弟猶起而送之其晚予訪舊從外來弟與予曰我痔根突出幸可一併去之自此不

便下牀復招陳維清則曰此療痔者之常也弟不以爲疑予亦何自而疑也况無日不隔室而語耶豈料弟之死也駢至晝夜呻吟寢食俱廢手足雖屈伸有背雖轉仄弟始疑之予亦疑之二十有三日招良醫陳安叟來診視予始見弟面肉消瘦精神憔悴四體骨立陳安叟便疑脉氣不穩然猶幸可以救藥末以爲死證也用藥一日稍效自後一切不效予意謂弟出血過多元氣傷損太甚非可一二日取效也豈遽料其爲死證耶二十七夜四更後弟出血如汁遂頤二僕以背負撐跪予皇皇無以爲計二十八日藥餌

往禱于甘廟弟語予曰可至誠以往于禱而歸陳叟叟亦來診視見弟顏色紅潤語言爽凱余甚以爲喜陳安叟便言六脉俱虛將理半載未能平復亦不料燈欲滅而復明乃死證也既而又令陳維清者以藥止血幸而稍止二僕扶掖進藥食弟手足震而氣微喘急喚予曰病勢變了急煎藥來救我予猶以好語溫存急捧藥以進弟力疾啜之又曰再煎藥來併請醫者來于倉皇煎藥未熟請得陳安叟來弟顏色陡變一語不及發而溘然長往矣嗚呼予實不料弟之死也使予果料弟之死豈不能以一語問弟身後事

耶弟而不以一語及身後事抑亦不自料其至于死耶予之心弟素知之身後事雖無事于囑可也然兄弟至親萬古永訣豈有不及發一語耶是可恨也予與弟爲兄弟四十年同艱苦共患難所以相期者爲何而弟乃止于此耶是可恨也弟之筆力遒勁交遒服之餘膏賸馥往往沾漑于人一鄕擧不能得而乃止于此耶是可恨也弟之襟懷磊落交遊敬之倚友名勝傾蓋如平生歡孰不以遠大期之今乃止于此耶是可恨也弟之議論明正縉紳器之命苟遇焉必非蠅營狗苟徒爲利祿計而已今乃止于此耶是可恨也身爲羈囚予則有罪弟果何罪而死于此耶若予者眞爲弟之 累也是可恨也弟之病也妻與女不及侍死也妻與女不及斂衣棺之類取具臨時雖欲勿之有悔可得歟是可恨也是可恨也予素多病弟則康强弟偕予來骨肉恃以無恐豈料多病者倘生而康强者則死耶康强者且不可恃多病者豈可恃耶嗚呼已矣予雖强顏世間亦鬱鬱無聊賴矣而今而後予之心事訂于誰歟家事囑于誰歟開卷有得焉將誰告歟有疑焉將誰質歟正色之規逆耳之論非特予姪輩不可得而聞予亦不得而聞矣嗚呼

已矣予之手足偏斷矣予之法家拂士云亡矣嗚呼豈庸醫果能殺吾弟耶抑亦弟之冥數止于此而分當死于庸醫之手耶不然則何爲而適與之相邂逅耶善類以書相開釋者謂聞之前輩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弟之此行于意得矣弟聞此言泉下固可以無恨也予此恨不知何時而可釋耶雖然柏舟之節弟婦必能守之弟維一女當如己出撫之弟未有男當謹擇而命繼焉予與骨肉背萬一再有聚會緣甘苦休戚誓必同之斷斷乎不相離也嗚呼此願其可遂耶其終不可遂耶一付之天而已矣予罪重罰

輕再汚白簡恐恐乎後命之至則弟之旅櫬未免孤寄今幸于二姪同周才等來遂使扶護舟行道廣東以歸流行坎止于是泰然任命而無所芥蔕于中矣窀穸事則伯兄自能任其責嗚呼幾何而可以見墓之宿草耶其終不可得而見耶亦付之天而已矣弟之靈其隨旅櫬以歸耶亦留此而默相我耶弟之生不能舍我死而有知其肯舍我耶歸者自歸留者自留聲欬形不相依夜或夢可相接予之心不能一日而忘弟弟其可舍我耶詰朝惟艮舟旋將往嗚呼已矣雖欲朝夕撫棺而慟不可得矣是用披瀉肺肝灑

涕奠饋與弟爲萬萬古之訣焉弟而有知尙或饗之

補宋史胡夢昱傳

胡夢昱字季昭江西吉水縣人生二歲而孤家無立錐母羅氏教之成立平居未嘗失色失言於人聞人有善好之如自己出夙慕汲長孺氣節因改字季汲別號竹林愚隱嘉定丁丑登進士第授南安軍南安縣主簿丁母憂歸服闋授南康軍都昌縣主簿中大法科授峽州司法除大理評事凡兩輪對皆隨事獻言不毛舉細故以塞責時寶璽來歸施恩廷臣夢昱獨不受曰此豈臣工稱功德邀僭賞時因接江寶獲寶河澄歸土等事極言事勢叵測李全初附恃寵而驕寖不可制夢昱復以爲言終不省尋有人獻議請行經界夢昱曰苟非其人法不虛行弊未可革而害先及矣山陽虛閭廷議將遣許國夢昱聞之歎曰山東之禍始此矣後皆如其所料理宗即位之初封皇兄竑于濟賜第霅川會湖州民潘壬僞稱李全兵夜擁王至州治强以黃袍加身事敗史彌遠矯詔殺王執政因窮治其事轉相誣引多所連逮且議奪王爵而廢其祀夢昱憤不平遂應詔上書歷引管蔡子糾公叔段申生戾太子建成元吉事反覆千餘言爲濟王辨冤又移書責彌遠彌遠得書大怒風御史李知

孝劾夢昱祖附叛逆並及考功郎中洪咨夔遂罷咨夔議謫夢昱鍾陵起居郎魏了翁聞其將去率諸賢賦詩餞送彌遠大惡之議遂中變京府促逮聽敕勢洶洶或疑將興大獄夢昱曰吾早辦一死決不爲諸賢累尋削籍編管象州初至貶所廣西帥臣錢宏祖欲殺之賴運判陳汶營救得免而奸黨猶傾陷不已因摘楊長孺詩中便是吾鄉小遮權句指爲黨附並言夢昱罪重罰輕有詔再徙欽州未行而病卒後七年理宗親政改元更始收召正人凡得罪諸臣以次登用始申公論贈夢昱員外郎與一子官告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之而以求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深志慨激壯由廷尉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暗假月之詩間途背日訪事寵頭無幾微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于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瘴霧墮鳶悲悔何及既官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誌投杼之過爾雖死不朽矣讀者無不感歎蓋其時咨夔已起用爲中書舍人告詞即其筆也夢昱爲文長于諷諭死後其子知柔搜輯遺稿及同時諸賢送行

哭死詩文彙爲一書名曰象臺始末咸湻三年追謚

剛簡

四庫提要收象臺始末于傳記而詆其編次無體例予游金陵取丁氏所藏許周生舊鈔本觀之其言誠信書凡五卷原係剛簡子知柔寶祐時編定旣雜入元明人之作必非原編可知四庫因剛簡宋史無傳慕其人因存其書藉補史缺其實可存者只剛簡自著文數首其餘省劄謚議及諸家贈送哀祭題跋之類閱之殊無意味因別鈔剛簡劄子四首封事一首書一首祭

文一首爲竹林愚隱集並補輯一傳附於卷末雖簡帙無多置之晏元獻王梅邊之間無愧色矣原書剛簡自著文七首外尚有近體詩四首其步王盧溪韻云元來憂國不怕死非爲捐身要出奇其詠榕陰圖云排奸斥佞風霜手耐冷禁寒鐵石腸辭俗而夸疑亦後人竄入必非出自剛簡今並削去不錄乙卯六月新昌胡思敬

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056
作者=
页数=795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